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叁輯·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拾伍册目録

蜀龜鑑七卷首一卷	〔清〕劉景伯撰	一
明史斷畧一卷	〔清〕錢謙益撰	一〇九
戡靖教匪述編十二卷	〔清〕石香村居士撰	一三五
岡城枕戈記二卷	〔清〕陳殿蘭撰	二二七
國朝柔遠記二十卷	〔清〕王之春撰	二七七
邊事彙鈔十二卷	〔清〕朱克敬撰	五三三
庚子荓蜂録三卷	〔清〕不著撰者	七一一

蜀龜鑑七卷首一卷

〔清〕劉景伯撰

清咸豐刻本

蜀龜鑑敘

劉子輯明季遺聞馮子壺川題其籤曰蜀龜鑑名龜志亂也名鑑雖治不忘亂也明崇禎十七年大龜浮江三日成都陷　國朝康熙十二年大龜亦浮江三日成都陷龜之告凶也信矣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亦未必不同此龜鑑所以名也客曰書繫蜀何以兼舉外事曰倣左氏也左氏傳曾春秋而詳晉楚是編詳內畧外將以見明所以亡　清所以興闖獻所以起滅有如龜之先告鑑之坐照也不辨其亡則人不知世神熹流毒先中其子孫而後及其臣庶不表其興則人不知禍亂之作皆天之所以開聖人不并詳闖獻則人不知秦豫江楚之見屠亦以人事致之無異于全蜀此是書之所由輯也客曰經始于隱公元年正月書元者先儒所謂體元書正者穀梁所謂元年雖無事必書正月以謹始者也今始于嘉靖三年二月又始于天啓三年十二月于體元謹始之義謂何曰子不見經終于哀十四年春乎傷哀無正終與世變不知其所終也爲謹始以正之而三代下之體元表正者莫如我　朝尤莫如我

聖祖仁皇帝德位名壽亘古無儔以康熙元年正月終者于時爲否極而泰于義爲貞下起元慶萬古一逢之會也春秋有始無終是編

無始有終固時世使然亦未敢儗春秋也雖然嘗竊比左氏傳追敘惠公與其季年二十有四年又敘至悼公四年而後止者紀王霸之終始是編起嘉靖三年又敘至康熙二十年而止者紀治亂之終始也且子亦知無始而有始者乎觀嘉靖議禮稅礦知三十八年爲天眷

高皇始觀萬歷稅監四出知三十四年爲天降闖獻始觀天啟魏閹弄權知崇禎元年爲秦寇陸梁始觀順治元年除明苛政爲　國朝龍興始若夫雷震寢宮藩王自藏始也放隘口十三全川自陷始也成都民變士紳自禍始也總之以康熙登極爲　本朝咸五登三之始亦何嘗廢謹始之義乎客曰今而後知吾子之善儗傳也又知吾子之善師經也何止爲一世之龜鑑乎遂書以弁首

咸豐四年七月望後石溪居士自序于新都學署

凡例

咸豐甲寅夏新都孝廉傅君理菴惠我以歐陽遺書灎澦囊皆紀獻亂事歐陽名直廣安庠生以順治元年被俘獻營三年獻誅乃得逃所記省垣事皆目覩也灎澦囊李馥榮記通江人詳記搖黃擾川東北二書刋十道光時從來紀獻亂者所未見同輩逐勸予輯為一書爰遍閱諸紀新繁費此度荒書郫縣孫瘦石蜀破鏡詳于川西而省垣猶畧丹稜彭磬泉蜀碧江南沈荀蔚敘畧詳于川南畧于川東北必合歐李書事始畧備但其文頗冗須刪潤乃可觀耳

自獻逆屠蜀文獻蕩然無論明史採摭或未備嘉慶二十年復修通志如成都城順治三年七月墮而志云崇禎末圮康熙初年創修不得其年月況天荒地老文獻無徵之日乎至馬乾本昆明人而疑為吳縣李乾德功過不相掩茫無證據保甯知府項瓉死事烈郇與不加諸書皆不載何論賢奸得失乎是編明是非昭法戒發潛德誅奸諛斷不失先聖之旨

是篇做左氏體左氏以二十六條附于獲麟後此編以二十六條弁于卷首始于嘉靖見天之所以毓

尚是次萬歷兌天之所以降闖獻次天啟見大亂之所以成始于天啟二年十二月見泰寇之所由起穆光二帝不書穆世張居正為政光卽位一月例宜稱子從未成君例且有善政也崇禎始書元年正月若在中葉視英憲猶賢非自古亡國之君比也

古同盟之國告赴必通故左氏謂不告則不書後世邸報猶古也此編詳內畧外未敢蹈浮夸但事兼稗史間以神異徵末俗也

諸書惟彭孫有書法然昧徵者不得書之旨如賊攻綿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等殊湛湉冷茲并釐正之以存古法

春秋國滅君死之不書故公羊謂直書國滅爲亡國善辭奔執以歸見殺書以責其失節與擅殺也此編他省不書本省書朱子

待衰世意也然猶以慎擇書之

賢如劉宗周黃道周大節如孫承宗等欲書而不得旣而思柳下惠蘧瑗管晏皆不見于經姑從畧

春秋王朝惟大夫書字自大夫以上書官而太宰名咺名糾諸侯爵書字而齊年鄭語名附庸有王命書字無則皆名義例森具綱目無賢不肖皆名之恐不合經旨是編官氏名字皆附之

錄賢又有書微者之義于突士書字叔肸無位書字叔姬失國書葬是也宋文與去官宿士敏舉人費密處士皆書字竊比于突叔肸良玉官爵不名竊比叔姬至楊漣左光斗等以大臣書字

夫人而知之矣

明制封藩班軍一萬九千至少三千非多田祿不足給嘉靖以後竭天下財賦不足給宗藩田賦屢加不專爲賊惑而秦楚福蜀擁厚貲爲世指名河南武昌西安特書自陷以取法梁亡蜀藩第書變府陷兼責士奇庶幾內諱之旨惟周王爲賢

春秋叛臣如庶其卒夷等書名去氏以比外之林父華向也先儒不得其旨皆書氏此編叛亂無上皆去氏闖獻之部不書微者也闖獻誅始書可望文秀來亨李定國獨書官氏取其一節也劉進忠賀道甯書氏亦以輕重爲差

王應熊不書卒李蔚德晚歲不書官以其異于叛亂猶書氏

荒裔如楚弒賊如賴虔其見殺書君書弒皆責以君臣之大分也忠賢弒太妃自成弒烈帝可望弒主妻三桂弒永明緬甸弒君比此義綱目書安慶緒殺祿山恐未定之論

沈荀蔚謂蜀俗惡歐陽直謂風俗惡蜀碧則謂忠孝節義多非闖俗惡由嗣昌驅賊二撫不備使然皆非也風俗不惡天罰不如是之慘且酷此鄉人之戒也鑿龍天造無路卽闖始于勢紳之兼并欺陵熾于官吏之貪求需索此官紳之戒也洪永作法于涼世神熹日從其失此後世帝王之戒也

蜀龜鑑卷首

內江劉景伯石溪居士輯

是編竊比左氏左氏獲麟後類記二十六條杜氏預陸氏德明皆以爲魯史舊文欲以見聖師之卒也是編以二十六條移置卷首欲以見太祖高皇帝之生有明失德之終卽國朝受命之始也

明世宗嘉靖 明亡于烈帝成于神熹而胎于嘉靖故是編以嘉靖始移光二帝不書明亡非其罪 三年春二月罷大學士楊廷和召桂萼張璁入京師 武宗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帝崩皇太后張氏使太監至閣議所立廷和舉皇明祖訓曰兄終弟及興獻王長子憲宗孫孝宗從子大行皇帝從弟序當立廷和總政四十日與世子始入京師盡革弊政中外頌新天子聖人月美廷和功獨以議大禮積忤帝意罷

論曰罷廷和召璁萼大往小來否象兆矣

秋七月逮豐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于獄

論曰有明士人夫元氣一傷于靖難仁宣孝猶能復之再傷于議禮穆神不能養之三傷于魏閹黨禍而明社屋矣

三十有五年秋七月初稅礦 神宗二十四年千戶仲春請開採

給事程紹上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

論曰議禮朝廷元氣傷稅礦草野元氣傷亡徵兆帝脊移矣

三十有八年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生于建州右衛即俄漠惠之野 萬歷世南昌張儲客遊遼左歸語所親曰王氣在遼左夫見童卒伍多將相王侯其墓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賞東方其多事乎

論曰興獻王封安陸州正德二年帝生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軫翼望氣者言帝星明江漢豈可謂非天哉不常厥德朝野元

氣傷帝脊東頹

眞人起白山黑水之間非一日之積矣

神宗萬歷十有七年春應龍以播州叛始蜀亂 唐乾符三年南詔陷播太原楊端應募平定世官其地八百年轄長官司六嘉靖中應龍父烈仇殺長官攻剽十年爲播亂始以未出竟不具錄應龍以隆慶六年嗣性雄猜阻兵嗜殺所居僭飾龍鳳用閹人嬖妾雌鳳殺妻張氏屠其家妻叔張時照告變而黔主剿蜀主撫應龍得稽誅肆行 刼掠

論曰春秋有以內比外之法欒盈良霄書族以邾快黑肱比之林父華亥書族以庶其牟夷比之嚴討賊也先儒不得其法秦漢以下亂賊多逋誅然則孔子去氏何義也古者天子賜姓諸侯賜氏凡姓氏君王賜也于是有背天率土之義又姓于文從女生重其所以生也是故凡亂臣叛臣及陵夷其君者皆去氏以昧其生理者治之應龍去氏崇明逆瑠及闖獻諸賊準此

二十有一年春巡撫王繼光討播應龍敗我師 楊應龍詭乞降官軍不設備軍覆應龍使其黨擕金入京行間討議久不決

論曰隱十年無正左氏記十年正月會中丘定元年無正左氏

記正月城成周哀季四年無正左氏記十二年正月用田賦以見史文有正月而孔子削之神熹亡國之君也凡正月書春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復礦稅 太監王虎請招礦盜編富民爲礦頭訖四十八年七月帝崩以遺詔停止

論曰孟子七篇開章即戒王何必曰利而以弒奪終之司馬遷所謂利誠亂之源也神宗躡嘉靖覆轍礦稅三十有一年當時謂小則爭掠大則嘯聚自是民窮盜起以訖于亡

冬十有二月稅監四出張明亡之本也 自是獻礦硐者每遣中使借原奏往勘首識輸蔓延遍天下所至納奸民爲爪牙搜括及塚墓奴

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大半殘破有司稍忤以阻撓逮
治
二十有五年應龍流刧川東（亂出竟始）江津南川合江咸被刧掠明年
大掠貴州諸屯堡及湖廣四十八屯楚黔道梗（禍及鄰省）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應龍屠綦江　盡掠貲財子女餘屠之投屍
蔽江水爲赤
二十有八年春石砫宣撫馬千乘及妻秦良玉破賊于鄧坎　正
月朔二日官軍晏飲良玉料賊必乘間與千乘嚴備令其不解
甲韜戈者斬是夜賊五道并出諸營驚潰惟石砫兵奮擊一夜
破金筑等七寨黎明抵桑木關號天險官軍不能上石砫兵鈎
連上山出關後破之功第一　化龍恥官軍無功匿不以聞（廳志及馬氏家傳）
論曰故老傳聞及私家傳誌可據乎曰可據孔子作春秋疑以
傳疑亦信以傳信左氏據國史雖事多而未備公穀據傳聞家
傳每獨得經心足以正國史之紕謬者如逆婦姜于齊及齊國
佐盟于袁婁之類是也
夏六月朔六日督師李化龍使總兵劉綎奪海龍囤播州平應龍
伏誅　化龍會文武于重慶二月十二日分道出師部將嚴稽

諸苗驚曰眞天兵也海龍囤者賊倚爲天塹四月劉綎壓囤而
壘五月十八日築長圍應龍裸婦女詈于囤上官軍銃礮暗天
苦雨將士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霽踰二日破大城入計出師
至平賊百十有四日分播地爲二遵義隸蜀平越隸黔剉應龍
屍磔其子朝棟等于市
論曰播于漢屬牂牁郡自楊端受封凡七百餘年不遭屠戮人
境桃源也楊烈仇長官應龍益以殘虐諸大姓患苦久矣播雖
欲不爲內地將得已乎然自是蒲寇流寇來去若摧枯七姓幾
無遺種嗟乎楊氏自棄其土地人民播人又自棄而爲他姓所
有盛衰倚伏其可常乎播子　國初隸蜀旋隸黔其科名常爲
兩省冠蓋獻忠屠蜀隸籍者多川南舊族云
三十有四年春三月大學士沈鯉請撤陝西稅監不報
論曰不請撤天下而請撤陝西梁永之監秦尤毒也人怨極矣
則天怒于上
夏五月丁丑（有支干則書無則書日）有大星自西北流東北　卯刻大如盃
赤色有光
論曰闖獻將生而妖星先見自西北流東北者由秦入燕豫
妖賊伏誅　南京妖人劉元緒謀反詭稱關地李王以長至月李

王出世事覺誅之
論曰李淳風秘記李繼朱謂亞子滅朱梁也宋太祖易置其序明人遂謂李繼朱明宋獻策又以是干闖妄矣然妖言李王出世則自成將生讖也
萬歷三十三年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拯奏曰自唐黃巢宋秦檜以來中界罪犯久埋地獄未正天刑帝命九天清獄會議奏曰罪犯萬萬應刀兵劫內勾消着冥司判生人道因遣諸煞星降生帝憫之命太白金星因事救解見明季北畧
時民間葉子戲圖宋梁山泊綽號以百貫滅活爲勝負有曰闖

獻曰大順名曰馬弔謂福王馬士英永明王馬吉翔也
是時河北尚夸調皆男女相愁離別之音中州諸王府樂府絃索繁促淒緊聽之哀蕩識者曰天下不久盡矣
六月陝西地震
八月丁巳二十一日戌時李自成生米脂縣雙泉堡農家獻忠以是日亥時生北畧五月十一日非與膚施人張獻忠同歲皆隸延安府自成父守忠娶金氏無子禱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爲之子生自成父夢一騎入門名闖兒二句見北畧呼爲皇來兒六歲教之識字頗强記顧跳踉不可禁守忠曰皇來兒後當富貴其如頑戾何綏寇紀畧有林生者膚施縣柳樹澗

人吉耕金明驛之東土橋一日歸家中途大風雨急奔東岳廟入避倚柱假寐俄聞異香望燈燭交輝執事者遍堂上下忽報曰黑煞星君下界矣廟神緋衣平天冠踉蹌佇候林生雜稠人中望雲端一簇人馬擁仙輿飛下一赤髮藍面者昂然入登座恣飲噉廟神侍言曰星君此行奉上帝勅旨亦應萬民刼數但職忝東嶽主生願星君少延殘喘庇德非淺星君怒已而見陳設豐腆微頷而出望望投已村而沒林生牽侍者衣問星君何人曰汝弟子也清晨抵家鄰張宅果于是夜生子少長師林生年餘不識一字父使牧羊又無賴爲狗偷未幾爲流賊林生老

矣猶能言其事李調元記聞于沈祖惠
論曰眞人之生非偶大盜之生亦非偶天厭明德自嘉靖已然況益以神宗之貪惰乎是時造化人事相繼告凶當國者顧猶憒憒而莫之省也噫
礦使乘雲殺石砫宣撫馬千乘 千乘英武有才畧以開礦石砫忤內監邱乘雲逮下雲安今雲陽縣獄瘐死子祥齡幼朝命以良玉領司職廳志
四十有六年秋七月加天下田賦 時遼餉無措惟貴州地磽不加餘省依萬歷六年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額至八百萬

時遼餉五百餘萬軍用少紓而天下蕭然民窮盜起
論曰神宗二十七年以播亂加川楚田賦四十一年以倭警加
淮揚田賦未聞事畢減之也今盡加天下田賦至天啟三年增
田賦又括天下庫藏輸京師自古之損下益上未有甚于明季
者也然皆盡于闖獻之手何利乎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信哉
四十有八年秋八月石砫宣撫秦良玉援遼　與子祥齡守榆關
力戰罔懈晉封二品夫人祥齡指揮兄邦屏戰死渾河贈都督
僉事　是秋七月帝崩光宗立罷天下礦稅及監稅中官起建

言得罪諸臣一月而殂皇長子由校立
熹宗天啟初年秋九月永甯崇明入于重慶以叛　永甯界黔蜀
崇明奢氏猓玀種洪武中歸附世宣撫崇明外恭內陰鷙子寅
尤驍桀會徵兵援遼使土目樊龍帥兵至重慶巡撫徐可求汰
其老弱餉不給遂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五十餘人
論曰崇明罪浮于應龍據重慶賊我撫臣躪我成都訖崇禎二
年而後伏誅其流毒久矣然其端始于餉不給前車之覆後車
之戒也崇禎元年山西巡撫耿如杞秦督楊鶴甘撫梅之煥皆
以稽餉致勤王兵譁潰而為賊必有小人名為省費益公而陰

濟其剋餉之私者覆轍相尋至于殺身誤國而莫之省也噫
冬十月圍成都　書月久之也凡百有二日而圍始解　承平久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
人乘亂起應之陷遵義劫納溪瀘州江安興文永川榮隆壁山內
江新都皆失守城中兵二千餉又絀左布政使朱燮元斂二百
里內粟入城嬰城固守賊薄城土司坤汝常擊卻之次日賊障
革裹竹牌鉤梯附城以火箭火礮衝擊之又梟土山夾蓬革伏
弩射城城中縋力士持畚鍤窨火舉山隤賊大沮又決都江堰
灌濠賊以治橋得少息
通判胡平表如石砫乞師　通判微者書錄賢也　平表雲南臨安舉人官忠州

通判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砫乞援良玉自援遼反抵家纔
一日喘息未定又征播不賞未肯行平表慷慨號泣勺水不入
口五日良玉大感動適崇明遣使賫金求助良玉斬使祭纛以
金犒軍遣邦屏子翼明領兵四千潛據南坪關扼賊歸路邦屏
子拱明領兵四百焚賊船阻其東下良玉與祥齡帥兵六千鼓
行而西復內江安岳樂至等縣復新都得賊積糧軍大振燮元
使平表監良玉軍　華陽志
進朱燮和　化龍名燮元字輕重之僞也　為巡撫　賊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
屋如舟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

曳以午俯瞰城中變元曰此呂公車也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反走會賊將羅象乾反正崇明夜遁走瀘州

論曰播亂十年而後定然患獨中于近播藺亂九年而後定其患遂中于川西東南使閫帥無李朱荼毒比于闖獻矣秦良玉奏功于李朱而詘于邵捷春陳士奇擇帥誠廟堂之急務哉

二年春二月初九日邦彥以水西叛圍貴陽府　安氏世水西宣慰安位幼邦彥挾之反大兵克永甯崇明走匯水西二賊合遂圍貴陽掘環城墳壘殺戮甚慘撫臣李櫏固守官廩竭米升至

二十金草木敗革盡初食死人後食生人至親屬相噉部卒屠人肉四斤易銀一兩城中舊戶十數萬至十一月圍解存者千餘人新撫王三善救至邦彥走陷遵義三年四月川師復之四年陷貴州殺巡撫三善

論曰貴州古羅施鬼國夷人火濟從諸葛南征孟獲封羅甸國王訖唐宋不失爵土或謂貴州毒霧瘴氣無宛馬邛竹可動中邦窺篡致从阻蠻荒明太祖既得雲南以黔西北界川滇東南鄰楚粵本非絕域宜麗皇輿洪武十五年始置貴州都指揮永樂十一年設布政使司貴陽遂為重鎮衣冠文物比于諸華然自是安兵亦如內地豈混沌之竅一鑿轉不如渾噩之可以長世歟夫火濟傳世千年楊端傳世八百年上下相安猶有古諸侯屏藩遺意謂封建之不可行于後世者恐非通論也

夏五月石砫宣撫秦良玉復重慶府　民屏擒賊樊虎速奪二郎佛圖關　良玉夜攻通遠門斬樊龍以次復瀘州忠州捷聞晉良玉一品夫人授都督充總兵官

三年秋八月忠賢弒太妃趙氏及裕妃張氏　魏忠賢與客氏比恐宮中人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幽裕妃別宮絕飲食天雨爬簷溜數口而卒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后方震客氏

以計墮之帝因之嗣

論曰熹宗可謂寄生之君矣趙氏光宗妃熹宗母二妃以無罪死而不問不子又不夫三綱絕矣故首篇以是終

蜀龜鑑卷之一

是編以三年十二月始者十二月者[illegible]之所以終明何以終于熹宗三年以逆閹提督東廠也逆閹僭天子又僭行天子事自東漢以來所未有天怒人怨莊烈不幸而承其弊也悲夫

冬十有二月忠賢提督東廠　每出入車馬輿衛僭擬乘輿內閣部外督撫有不出其門者多得罪

吳氏偉業曰思陵身遭百六而不知逆閹竊柄七年于建牙大吏遍置私人其政事衡決法令廢弛足以蘊災而釀禍天啟中

秦撫喬應甲延撫朱童蒙皆以黨閹出鎮應甲貪婪狂易四封之內攻亭長殺官吏而不問童蒙朘削軍餉助三殿大功兵民側目自兩人始而逆閹寵任私人實由熹宗寵任逆閹始彌留之際猶以任忠賢爲囑眞所謂至死不悟者矣

五年夏六月殺前副都御史楊文孺僉都御史左遺直 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漣字文孺光斗字遺直

論曰三代後善養士氣者莫如漢明世祖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明祖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天語謙光萬年佳話士雖至陷胸決脰而不悔者其風義遠也明至熹宗之季猶有楊左諸人樹人之澤遠矣哉

七年夏五月立宦者生祠于國學　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黨人許之同時張生欲請忠賢與孔子并祠國學自言子路擊之遂殞

六月大旱 通志 遵義守召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詰之言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遲問何事曰戰場起于陝西

秋八月帝崩皇弟信王即皇帝位有大聲發于殿西　方朝若天崩地塌櫪馬皆驚百僚震恐識者曰鼓妖也西方有事其將犯

闕乎

冬十有一月忠賢及夫人氏伏誅　忠賢畏罪自縊磔屍河間籍客氏家得宮人震八莫如呂不韋李園故事榜掠死　自是始書元年正月者爍山得正其終非自古亡國之君比也

戊辰 莊烈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火妖書　五鳳樓前獲黃袱題云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內侍以聞上命推之科臣奏此必奸人所爲一加推究必有簧鼓聖聽者立火之

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秦天赤如血 占曰赤青有急兵 巳正漸黃日始出

自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論曰春秋于僖公二年書冬十月不雨明年書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歷三時三書不雨不言至于穀梁所謂閔雨也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總書之者穀梁所謂不閔雨也流賊起職方李繼貞請賑延綏爭之經年僅以十萬金塞責寇益熾其亦可謂不閔雨者矣

八月淫雨　霜殺稼饑二者皆張盜起之本也

論曰經書僖公三年六月雨者一穀梁所謂閔雨也他公書不雨無書雨者以事比之其言信淫雨八月則非可喜矣

冬十有一月邊民作亂于陝西　秦撫喬應甲延撫朱童蒙以閹黨刻削軍餉胡廷晏繼之益瞶眊罷懦民不堪復無所憚以此糾合邊人爲賊是月白水王二府谷民王嘉允倡亂李自成張獻忠往從之　自成鬪狠無賴數犯法米脂令將置之死得脫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與通手刃之偕兄子過亡命甘州投參將王國爲兵以索餉不得殺國從其舅高迎祥爲亂迎祥自號闖王自成號闖將　獻忠少從軍犯淫掠當斬總兵陳洪範救免刻梅檀爲洪範像事之面黃身長而癯最剽悍賊號黃虎其後號八大王旁掠延安諸郡邑

論曰流寇不可制邊兵多也闖獻尤邊兵之驍悍明有九邊何

以反者獨秦三邊兵延綏據河爲塞斥衍千二百里築三十六堡分險列戍常仰食縣官自萬歷四十九年訖崇禎改元延餉缺額至一百三十八萬又撫延者先後皆閹黨日朘月削新餉均輸間架三者數日增吏因緣爲姦民不堪命一遇歲荒必挺而走險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唐臣陸贄有言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自世宗稅礦以來以天下之大奉一人而不足天將厚其毒而降之罰思陵不幸而丁其時也

己巳二年春正月地大震

秋八月總督朱燮和大敗賊于永甯崇明邦彥伏誅

冬十有一月山西巡撫耿如杞以邊兵入援至京師潰　山西沿邊勁卒巳至都兵部調守通次日調守昌三月調守良鄉功令非列營汛地不給糧邊兵勞且餒五千人四出劫掠耿以不戢軍逮五千人散歸山西自成與合旬日衆萬餘推高迎祥爲首勢益張

延綏吳自勉兵至中途潰　總兵自勉沿途逗遛賄放精兵變賣營馬兵潰而爲賊

三邊總督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兩師潰　皆以稽餉譁潰畏誅亡命倡饑民爲亂

都督秦夫人 誓師入援不名進之也 時中原荒旱各鎮兵觀望不前良
玉裴糧誓 師駐兵宣武門外商民安堵召見平臺賜蟒玉詩四
章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六年以蜀有百
丈關警命 還蜀良玉留子祥齡婦張氏駐京防守七年還蜀
論曰如杞師潰兵部之責也延綏兵則自勉潰之如杞論死而
自勉善歸將何以激勸天下是年秦督甘撫兵亦以稍餉譁非
盡督撫之罪也東事急朝議核兵餉釐汰請邊裁額數十萬乘
障兵咸譟而下給事中劉懋請裁驛站則益譁而武弁之居剋
坐糧出剋行糧比比皆是也良玉一婦人而軍行有紀秋毫不

犯誅鎮帥視此能無愧乎
秦督楊鶴求撫于賊 延安知府張輦曆賊于延川王子順矩三
兒等求撫受之鶴遂遣官持牌四出賊魁黃虎小紅郎一丈青
等均給免死牒但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其後招降神一魁給賞
花紅鼓樂前導令其設誓則赦之自是羣盜視督撫如兒戲矣
有潼關道胡其俊者獨頭虎已出其竟追送九十萬錢名曰儭
賺索酒肉傳致給之
庚午 三年夏四月獻忠據十八寨
六月職方郎李繼貞請賑延綏不報

延綏大旱 山西以防河閉糴延綏民流亡載道斗米銀六錢米
脯人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
吳氏偉業曰當時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
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故忠言不用豈知涓涓不塞將成江
河後雖欲圖之而不得矣
辛未 四年夏太白晝見熒惑再入鬼宿犯積屍氣
河南草生戰鬬狀 此與宋兵馬蟲何異 人馬形狀若披甲持矛
秋七月賊圍竇莊不克 趙四兒六千餘人入山西沁水縣東北
竇莊為張忠烈銓里居銓父尚書五典築堡堅四兒至銓子道

濬道澤官京師銓妻霍氏守舍族將逃霍氏曰避賊家不保出
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盍死中求生弱卒奴僕環守賊攻四日
傷于矢石旅總督洪承疇兵至遂遁出避者多遭淫戮惟張氏
堡完冀北道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論曰是不但夫人城亦娘子軍也銓女鳳儀以妻石砫馬祥齡
當于元年 良玉入京日祥齡夫婦死忠詒令名百世銓固知人
女亦有母 霍氏風小戎之詩未足多也
獻忠就撫于總督洪承疇
壬申 五年春獻 忠與高迎祥紫金梁等寇山西

論曰洪亦撫獻賊而卽叛者然賞獻就撫于洪非若楊熊之求撫于賊三年王左掛謀叛洪誅之四年洪勞降者酒伏兵殺三百二十人洪非以撫爲利君子無譏焉

流賊犯東鄉太平。流賊亂蜀始 格裏眼蝎子塊越巴山犯東鄉太平沿途殺掠隨入秦而過天星一斗粟等躪通江新甯總鎭兵變刼保甯關箱破昭化縣旋受撫 與下一條據歐陽直書

渠縣民變。誌亂本也 生員鼓譟擊死衙蠹數十人

論曰總鎭兵變武員不得其人也府縣民變文員不得其人也予聞諸父老明季征派煩。民窮財盡。胥役索償數千痛切骨不

省紳士。簧鼓其間。一呼而挻擊者數百人。犯上者作亂之漸宜大盜乘虛而入也太慈青羊之禍始此矣司民牧者其凜凜乎朽索之馭乎

秋九月賊圍懷慶流賊亂河南始 賊魁五自山西南陷修武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豫撫樊尙璟殺賊自贖

癸酉六年春正月豫楚赤氣竟天 每日西墜赤氣竟天十餘年至乙酉夏始復故

丁酉賊闌入畿南 賊亂山西五年至是分爲二一窺固關一南入懷衛中州大震

三月賊攻百丈關 官軍敗沒良玉自京師還

宣慰馬祥麟與妻張鳳儀逐賊敗于侯家莊鳳儀死之 王家允王自用等分竄祥麟與妻分逐之軍少敗沒鳳儀健勇有毋霍氏風從姑良玉男裝擊賊諸書作土司或作馬氏俱非

夏六月旣望敘州府城鳴 翼日晝晦夜城西北隅有聲如潮平明灘徙去城一里

冬十月丁卯晉豫賊偷渡澠池 二十四營乘冰渡河南犯閿鄉陷澠池自此三晉畿南河北懷衛漳三郡不受兵者十年賊禍遂蔓于江楚蜀

流賊躪北鄙。搖黃亂蜀始訖順治十三年始定 搖天動黃龍初犯蜀號搖黃名棒賊以無戈甲故後分十三家如整齊王張顯遵天王袁韜過反王劉維明一條虎混天星王高奪食王王友進邪十萬尾九思黃鷂子景可勤震天王白蛟龍順虎混天星梁時政及王光興楊秉允陳琳等分道刼掠刺諸年少額使不得歸其歸者官皆以爲賊戮之由是從賊愈衆搖黃所至惟里中無賴皆主黠僕賊倚爲耳目不殺利其勾引或陰爲內應彼亦利賊來得以逞其夙忿時民間新立寨硐器械技勇未嫻賊至卽破先拷藏金不厭則剔目截舌斷手斮脛剝皮抽腸貫小兒于矛上投生人于

湯火視其跳躍呼號以爲樂種種酷暴不可縷述惟好施之家善御奴僕之主被虜猶有代爲解釋否則無遺種矣自壬申至于癸未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川東北訖無甯日賊酷于焚劫瑣細不收兵不殺人而劫掠一同于賊并敝衣小物皆收之民不聊生自是始節灘瀨囊

論曰闖獻之惡大而速搖黃之惡小而久闖獻屠大都名城如疾風捲籜決裂于旦夕之間搖黃劫鄉村搜硐寨如食葉春蠶非日積月累不能盡及闖獻斬誅搖黃播毒二十有九年而或以天年終者明季以兵威之而不足　國朝以檄撫之而有餘

與亡之勢異也且搖黃據大山爲巢穴見官兵即奔退復出行同鼠竊闖獻皆恥之大吏惡以盜聞又以其僻遠不攻郡城未嘗入告而通江李氏廣安歐陽氏皆川北人謂搖黃惡于闖獻蓋親見其屠戮之久也恐事湮沒據其所錄著于篇

甲戌七年春二月流賊自楚入蜀壬申夔州府陷同知何承先死之

賊自河北渡河走河南歷荆襄破宜都由歸州入蜀時正月二十七日楊正芳有金沙鋪李卑有蓮花坪鄧圯有劝地冲許成名有仙女山諸捷若使川撫董蓋砡力扼夔巫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而守隘無人賊遂闌入陷巫山遂陷夔州及大寧大昌開縣新甯諸邑大昌有羅傑者正衣冠讀書罵賊遇害

三月賊犯梁山白兎亭不克　中書涂原自京旋里結萬縣白桿土兵三千人合鄉勇據白兎亭伐木壓徑以竹畚囊石擊之毒駑矢血濡縷立斃俘三十二人訊之奎木狼也可證是年入蜀爲獻賊之誤

賊延萬禧入太平新撫劉漢儒請擢涂原以蜀人練蜀兵知地利又能戰守時不能用

論曰議者咎當事不用涂原子尤惜撫軍不能用秦良玉涂原一試之效良玉十試之效也

賊圍太平都督秦夫人救之　會祥齡自比回軍前後夾擊大敗

之廳志

論曰良玉母子以元年入京良玉六年歸祥齡七年歸久羈暴露而不離叛者惟石砫白桿兵耳以視元年中途潰至京師潰者何啻倍蓰

黃州晝晦　明日地震聲如雷

夏四月鳴銅鼓于敘州　在母猪洞聲聞一晝夜

雨灰不地全蜀皆然見歐陽書

賊陷劍州　掃地王過天星一斗粟等由甯羌入廣元總兵張爾奇檄張合守中子鋪賊由間道陷劍州　爾奇援兵至賊奔百丈

關陷南江官兵追至通江都司陳玉樸戰死通江令石承恩逃
賊入城焚其廬舍東走川東陷大昌令某罵賊死巡撫劉漢儒
督軍剿賊賊突出圍漢儒于大昌城下知縣陳俊之領義勇救
援賊始遁灩澦囊
賊屠巴州及通江東鄉太平新甯開縣　搖黃諸家陷六州縣歐陽遺書
河南大旱人相食　南陽郭廷玉妻霍氏食其女永甯川蘸倚哥
食其父母聞喜廣盈里楊雷食其子
總督洪承疇總兵曹文詔大敗流賊于河南　洪善撫ㄣ曹敢戰

軍中語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獻忠敗奔入商雒興
平大山中衆潰散與自成奔盩厔間
秋七月總督陳奇瑜圍賊于車箱峽旣而釋之　興安之界曰車
箱峽自成誤陷其中會大雨四旬弓矢俱脫馬乏芻死者過半
居民自山巔頽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路絕自成自縛乞
降賄奇瑜左右奸弁以爲請各給免死票兇徒數萬一出棧即
殺安撫官連陷麟遊等七縣
賊圍保甯巡撫劉宗祥禦卻之　攻廣元七日不克走漢羌
總兵侯良柱移駐廣元　扼秦蜀十三隘口巡撫王維章命也

八年春正月山西巡撫吳甡討平叛賊　山西降賊三賀宗漢
高加計劉浩然旣受撫歲支數萬金焚掠如故甡諭安插官訪
諸賊名號得其平日猜疑狀手書硃帖諭某有夙怨欲殺某出
獻處爵賞以待久之如是數封令諜投其營夜果有提劉浩然
首來者賞如約爲間諜如初高加計自危欲東走虎大威追及
以一矢中其喉加討馬上舞夾棍重三十斤勢如猛獸撲入軍
中皆畏之記憶
十三家賊會于滎陽　賊自盧氏出平原北至河南至楚中州千
餘里橫被淫掠賊介馬有副去來如風一日夜踔數百里我步

多騎少走不如飛朝議調邊兵協剿章下賊偵知合七十二營
頭目會于滎陽老猦猦欲渡河入晉獻忠哂其怯老猦猦怒自
成曰匹夫不可狃況擁十萬衆乎獻遂專事東方
十一日屠潁州　初七日獲奸細言十一日至潁舉火爲內應方
募兵未集賊數萬果以十一日至
十五日遂屠鳳陽　是日天大霧賊自壽州直趨鳳陽越柴金城
入焚皇陵享殿旁及公私民舍縱高牆罪宗九十一人官民士
女悉屠之自稱古元眞龍皇帝殺戮之慘天地爲昏有對父淫
女而後殺者有縛夫淫妻而後殺者有預卜孕婦男女剖驗以

[illegible]者有擄子女百千臨行盡殺之者有擲孺子于油鍋觀其跳躍啼號爲樂者有刳生人腹實以米豆飼羣馬而飼之者獲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後磔之將去以筵箒卜于神不利刳神像而去趨廬州鳳自兵火後十載無雞聲遂淮督楊一鵬棄市初一鵬爲成都推官登義倡有狂僧睨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哭數日夜吾撫其項而止耶[illegible]大驚禮拜臨別囑曰三十年後見汝于淮上及督淮治文書[illegible]有僧夜叩軍門投補親書萬世尊致書楊以詰朝請見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質明不知所往發函得七言四首其一勸早遁二西市語三四國亡讖也楊臨刑合掌稱好師傅

獻忠圍廬州　裸婦女數千詈城下少憁沮刃之

六月總兵曹文詔戰亡于眞甯　時艾萬年敗沒于襄樂文詔以兵三千戰眞甯之湫頭鎮斬級五百餘賊騎數萬合圍度不支自刎文詔萬年敢戰賊尤憚實一人亡官軍氣奪

秋八月雨血于山東

獻忠圍桐城　城上鎗礮齊發賊戕其屬曰趣此少眠俎城上[illegible]息或偶寂急起作備又言遇數十人或百人則直前蹚之一人奔衆立亂若七八人十數人不動則避之必其至親同心勠死者二老用意頗入微皆兵家精語

甯夏兵變　秦中堅壁清野賊饑疲欲散承之馳赴甯夏自成得復振突出潼關

[illegible]出朝天關（以下皆書塘報）自達州走南江廣元出朝天門至甯羌爲漢中軍所敗走陽平過江入[illegible]別部犯川東總兵侯良柱遣將截之賊由通江入西鄉蜀中少息然自此入川如駕輕就熟

（丙子）九年春正月賊圍滁明　七大賊連營百餘里誓必拔守城者礮擊其衆火其雲不賊怒掠婦女數百裸而淫之已盡斷其頭植跗倒埋露下私置以刃血淋漓向城頭厭禳迸裂或暗不鳴太僕李覺斯急取人家圊腧如其數懸堞外穢氣發始震

論曰昔楊應龍守海龍囤裸婦陰向礮礮裂崇禎乙亥賊裸婦陰以向桐城鎗礮不然守者潑犬血燒羊角煙以解之一發即震與李覺斯皆足資兵智而李尤格物之一也

總理盧建斗大敗賊于桐城　象昇字建斗宜興人臞獨骨負殊力大戰城東五里橋官軍呼聲動地自朱龍橋至關山積屍盈野滁水赤象昇先檄淮撫屯頴州淮撫疏于設防賊逸

總兵侯良柱撤廣元戍　自成犯漢中瑞王使來告急良柱往援賊避去遂撤諸隘兵九千有奇分防扼險僅留二千人守廣元

論曰艮柱撤十三隘口自成來士奇撤亟大十三隘口獻忠來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蜀天險不待設也疎防若此其及禍
宜哉
總兵祖寬副將祖大樂以邊兵應賊于河南　秦寇半官兵每接
戰多識面親鄰相與叙情話有泣下者惟驅脅從及老病者恣
官兵俘殺報功名打活仗闖逆勁卒言語不通見賊即殺三月
自成知勢不敵誘別部與官兵戰而自率麾下奔漢南
夏四月闖賊陷延安　賊延安人衣錦繡衒其親族故從亂如歸
流賊掠太平巴通　滿天星蝎子塊掠平樂鹽厰鳳翔兵屢戰于

水羊坪賊敗走黃城艮柱自廣元馳至邪之轉奔達州由營山
掠蓬州官兵追及賊奔據西充紫岩天八兩張令先伏兵于桃
紅河艮柱與張令前後夾擊斬千餘級生擒六百人賊遁入陝
捷聞加艮柱腰玉總兵合都督同知
六月丙子有大星自西南流東　赤色芒數十丈聲如雷獻忠殘靳黃兆
山西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迎祥伏誅　象昇命祖寬斬迎祥　埀寬手曰惟我與洪公
相須若左右手今洪銙五級盡以讓洪　寬曰公義貫金石寬敢
不從事先在陝象昇傳　賊遂推自成爲闖王

冬十月總理盧象昇以邊兵北還　象昇以邊兵入援由是羣賊
之匿鄖襄者沿漢江而下蘄黃以東所在告警
論曰予讀明史象昇爲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
鷄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雖以進士起家善射能治軍
自曹文詔艾萬年陣亡諸將畏賊不敢擊象昇每慷慨灑泣激
以忠義嘗絕三日餉象昇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
功嘗與孫承宗齊名一代烈帝方側席求賢奈何不以象昇代
嗣昌而使之賚志以沒也
丁丑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論曰日食不爲災惟正月朔爲三朝之會君子忌之是春又白
虹赤氣貫日明亡決矣
白虹赤氣貫日
羣賊會于池河　老狪狪所部獻忠九營潰而爲四一走羅田一
走團風鎮一向蘄水一趨岐亭闖塌天諸賊分爲二一自桐城
犯廬江一由光固踰霍山六合豫賊又南會之至池河禮醮于
大山寺儀眞六合人倚擔而立
夏閏四月十六日叙州瀘州越巂及馬湖四土司地震
二十九日地鳴于榮縣　黃時泰家聲聞半里

五月劍州大水　民登州堂以免餘漂沒黃腸囟具累累架屋樑
給事中吳宇英奏曰臣鄉以徵發兼閣中城邑空虛關梁不戒
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占曰地震王兵又曰地鳴者伏屍
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
鳴天鼓于陝西
秋八月雨蟲于黃州　色黑大如菽食苗立盡
論曰舊本作黃州天雨蟲不得書法經書雨蟲于宋與隕石于
宋同文然後上天降譴之義著變不虛生也
陝西蝗　蝗飛蔽天食禾立盡陝西通志

冬十月丙寅自成來寇　自成圍漢中洪承疇敗之與混天星過
天星入蜀十月初三日破甯羌窺廣元無備分三道一由黃壩
驛攻七盤關一由犁樹口攻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杠坪土門
塔侯良柱伏兵要隘賊知有備結十五營于烏龍山下避廣元
不攻由淺灘涉嘉陵江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圍蒼溪三日
不克走西充旁掠射洪遂甯等邑越潼川攻下金堂典史潘孟
科死之知縣黃之香遁其一以初九日攻劍門州人塞道回屯
江口初九日疾趨陷劍州知州徐尚卿自縊州人楊于鼎率子
姪諸生合青等巷戰以死良柱鬬劍州陷禦之百頃壩中賊伏

死十二日破梓潼庠生趙節妻魏氏投水死十四日三分其軍
一往綿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
尋提閩隨陷綿竹掠彭焚郫主簿張應奇死之己丑攻溫江其
一由綿州入者羅江德陽漢州官民皆先遁
丙戌焚新都
論曰新都據沃野之中爲三川衝首善守成都者必固新都欲
圖成都者亦必先得新都崇明先取新都爲積糧而後能以持
久困成都秦良玉亦先取新都而後賊以無糧遁自成火新都
惡其無糧聚而不能守久也守成都者慎毋以新都資盜糧乎

十有二月自成圍成都　分三路先後會城下連營二十餘日攻圍二
十日斬藩王兆柏爲新閩四路援兵且至遂遁總兵羅尚乾劉
貴追至梓潼遇覆戰死是役陷城三十六
論曰是役陷三十六城死事者劍州牧一昭化令一耳其三十
四城牢安在乎嗚呼此遁矣君子是以志郫縣主簿張應奇金
堂典史潘孟科
用均輸　楊嗣昌爲相議增兵必先措餉曰均糧主增曰溢地主
丞曰驛地主裁曰事例主勸諭書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
大患等語湖北提學士不祚報開納法大州縣十名小州縣五

名得擢至巡撫

論曰明賦額重于前代萬歷以來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加剿餉三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共增賦千有六百七十萬民窮且困如此欲國無危亡得乎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嗣昌不得辭其責矣 抑胎于世宗之稅礦乎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秦督洪承疇總兵 曹變蛟大敗賊于梓潼 陝寇盡聚川西承疇檄諸道嚴守匝 害賊人眾乏食以川兵誘至梓潼伏發幾殲之自成由文縣同泰子身入楚依獻忠獻忠欲殺之自成日行六百里依老回回卧疾半年餘始出剽掠

二月朔日光摩盪竟日

逮巡撫王維章 初總兵侯良柱以賊去撤其隘兵維章劾之自成竄漢中維章帥兵守保甯賊由間道陷劍州直搗成都維章軍反出其後擁兵無一騎至者輔臣劉宇亮家于綿竹賊至殲其宗上章告難帝怒逮維章下獄論死

論曰蜀碧書次于廣元譏承疇緩救非也維章尙文以境內數百里之軍無一騎至城下又無一邀遮之者洪曹二千里奔赴醜類幾殲自成由是不敢再窺蜀猶以次爲譏不亦偵乎

前少師總督川貴朱燮和卒

夏四月總兵左良玉大破獻忠于鄖西 獻詐爲官兵以襲死城適左良玉至疑而招之獻馳而走良玉追擊以一矢著其眉心馬追及良玉抽刀劈其面孫可望力格之得逸獻一日夜馳七百餘里又敗之于鄖西斬二千餘級

熊文燦乞撫于賊 文燦永甯人五溪好役使獠丁峒戸以其術用之閩越招海寇擢爲總理即下令撫令豫楚十五家賊多就撫適陳洪範與左同破獻成饑獻不多散亡降于洪範文燦受降猶責賂黄金千珠琲盈斗他珍累萬而羅汝才十三家尙在南陽恣殺掠鄉民築堡寨拒之文燦令曰殺一賊者償其死撫而不至者從以金帛羊酒諸家賊亦降處汝才眾于房竹鄖襄人惴惴憂禍及初獻忠降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栴與良玉謀俟其至誅之文燦曰汝無妬吾撫功

王光恩就撫

五月朔日食晝晦如夜 日食同恬晝晦四川所獨見灔澦囊

六月秦賊來寇一由陽平入竟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三千禦却之

秋九月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總兵曹變蛟圍自成于潼關 承疇謀于傳庭設三覆于潼關驅賊入伏中飛走路絕其奔逸漢南者居民持白梃遮險要截幾殲之自成妻女俱失以十八

騎走巴西魚復山中欲自經者數養子李雙喜救之是冬敎人
見獻忠欲自成于其營從騎數十勸其降自成仰天而嘻曰不
可獻資其衣馬以去人以尤文燦勒賄失獻忠心并失闖　承
疇貌不踰中人能苦身勤職軍行不蓐寢中夜治文書張燈達
曙濫卹士卒問所疾苦杅水乾飯與下共之人人爲致死力嘗
倉卒乏糧貸于鄉村民爭投釜鍾爲滿傳庭治軍嚴秦人愛之
不如承疇而其才自足辦賊變蛟每戰嘗數日不食與下同甘
苦臨陣以身當賊衝曰我在若何敢爲卽錯愕散去
論曰傳庭徵科大峻死忠而秦人不憐洪督善撫民貸于鄉村
釜鍾爲滿此百代督撫之明鑑矣
冬十有一月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入援京師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朔　嘉州南門流血
蘄州鬼夜哭　聽之有聲逐之有影
二月鳴天鼓于保甯　成都東嶽廟王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參政邵捷春來爲巡撫　傅宗龍入援以捷春代
獻忠復入于穀城以叛大經降　自成困川西獻忠連敗始乞撫
稽誅及據穀城潛勾諸賊以穀城舉人王秉貞爲謀主諸生徐
以顯後爲獻忠左相以兵法陣圖敎其下凡二年至是殺穀城知縣阮
之鈿羅汝才九營應之燒穀城西走　新野丁舉人妹婿于河
南獻掠取于途逾年生子聱者王又天張大經客推獻忠父子
干支屛人賀曰大貴不可言獻心動大經聞又天言遂從之
六月加徵鍊餉　勦餉外增鍊餉七百三十萬專以餉軍
秋七月總兵左良玉軍覆于羅睺山　獻忠汝才設伏羅睺良玉
恃勝輕進軍盡沒失其符印僅收殘兵數百入房縣
八月獻忠來寇獻寇蜀始　獻既敗左良玉謀入秦陝督鄭崇儉扼之與
安遂西犯興山太平等縣屯大巴山分水嶺一由義溪走馬洞
以窺合江一由鹿月坡以窺大甯川撫邵捷春檄副將王之綸
方國安分地據險之綸力不支都司何明沒于陣國安敗獻忠
于三尖峯又敗之黑水河獻忠汝才分道遁
大學士楊嗣昌督師駐襄陽
九月秦督鄭崇儉圍自成于函谷　時圍自成于殺函諸山斷其
要害將盡殲之自成乘隙突出由武關寇漢南秦兵屯于北左
良玉扼于南自成窘與宗敏步入叢祠中顧曰人言我有天下
子盍卜于神吉從我否則縛我以獻宗敏再拜三投之皆吉起
殺兩妻曰吾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有願殺妻子從者以五十
騎衝圍出入鄖陽息馬山中年餘不敢出

冬十月朔彗星見

庚辰十三年春地鳴不地全川皆鳴也嗣昌驅賊入蜀兆人畜皆驚不獲安處者數日

論曰天啟六年五月欽天監奏地鳴如雷從東北艮位行至西南雲氣障天占曰地鳴天下兵起主婦寺亂政亡邑象也魏閹以妖言立斃杖下愚謂東北　本朝龍興地言將代明西南蜀地爲獻賊搖黃所蹦十餘年不見天日也天啟君臣無一修省其及禍宜矣十年榮縣地鳴此年不地全川鳴自藩王撫軍至于士庶未聞一有遇災而懼也悲夫

嗣昌驅賊入寇　嗣昌楚人不欲一騎蹂楚捷春爭之不能得

論曰鄉人罪嗣昌以蜀爲壑不知穀城之變實文燦主之由是襲襄陽下荊鄂蹂躪湖南北而後陷蜀武陵之陷發嗣昌兩世先冢毀其骨見血何利嗣昌撫局敗西市刑亦何利于文燦悲夫國家太平二百年試遊鄖襄談往事類無不痛詈文燦者然文燦亦嗣昌引之鄖襄人毋獨尤文燦也

二月平賊將軍左良玉大敗獻忠于太平之瑪瑙山　初良玉敗于羅睺山急收降兵以自固嗣昌以其衆强表請爲平賊將軍良玉不謝嗣昌奪其印與賀人龍是年正月良玉敗獻忠于枸坪關獻遁入太平聞左兵秦兵皆會據瑪瑙山良玉下馬周覽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令曰聞鼓聲一而上我率所部衝其中與右秦兵從左路夾擊賊陣堅我兵奮勇鏖戰賊潰奔殺獲大經斬四千餘級降賊將三百三十八人墜崖谷死者無算獻忠率殘兵千餘遁興歸山中重賄山民市米鹽芻酪山中人安之反爲賊間使謂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搜

夏四月逸逆黨于襄陽獄惜失賊也十四日副將鄭嘉棟搜太平山獲賊六其一自稱黃岡生員劉若愚爲獻忠掠訊獻胥吏尹曰鳳故應城諸生潘獨鰲與邑紳爭田不平殺邑令而從獻者獻以爲僞軍師與獻妻高氏敖氏七人械入襄陽獄知府王承曾厲

悅高敖之艷託問賊事語頗洽獄吏與賊通獨鰲等得脫桎梏禁防頗疎嗣昌以獻賊飄忽屢移文戒之承曾笑曰是豈插翅能飛耶　後襄陽陷諸人皆得脫

五月都督秦夫人大敗汝才于夔州　汝才犯夔州聞良玉至反走其先鋒譚穩出賊後邀擊馬家寨敗之又邀之留馬埡斬其魁東山虎裨將秦永祚伏兵水口擊斬五百級秦翼民會張令追至譚家坪斬千一百七十八級良玉率祥齡追至仙寺嶺奪大纛祥齡擒其渠副塌天賊走大甯欲與獻合廳志

六月雨血于安岳　着衣物俱赤

秋七月獻忠西合汝才　白羊山巫巴深險處也獻轉入轉西與
汝才合由魚往溪渡江結營萬頃山歸巫皆震督師在襄陽聞
之曰二寇合西鄉必儆急駐軍夷陵
秦督鄭崇儉敗獻忠于柯家坪　左良玉追汝才至鄖陽張令追
獻忠至柯家坪崇儉駐太平忽聞獻忠圍張令九日無水斫野
蒲蔔藤滴汁飲之崇儉曰令健將宜救召賀李張汪四協援方
略前後夾擊獻敗復走匿興歸山中是役也令以三千兵當獻
數萬被圍十三日人咸服其勇云
八月己巳撫軍殺其監將楊茂選　監將覃思岱惡楊茂選誣其
通賊提春召殺之以其兵屬思岱一軍譟而走勾賊從此監入

論曰嗣昌驅賊入蜀使隋唐來數千萬生靈殞于賊手爲百世
指名可爲人臣謀國主戒矣提春撫蜀有惠政其逮也人皆惜
之獨不聽秦良玉言又以偏聽殺無罪茂選賊遂由此嚮蜀雖
百喙不能爲之解也
辛未移都督秦夫人軍于重慶　汝才獻忠自蜀回興山爲楚將
敗之于豐邑坪謀入蜀秦良玉請守要隘提春檄止之使與張
令駐渝爲犄角曾知綿州陸遜之罷歸提春命往按諸將營壘
過秦秦出見待女男裝遜之誤牽其袖秦拔佩刀斷之陸色變

周視軍壘嘆曰不圖今日見細柳營娘子軍名不虛傳也爲陸
置酒談兵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當死獨恨與邵公
同死耳遜之問故秦曰邵公移我自近所駐距重慶三四十里
遣張令守黃泥窪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
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
爲壑無智愚知之不爭山奪險令賊無取即我而坐以設防此
敗道也遜之以聞于提春移營大昌萬元吉進屯巫山而賊已
先得地利　兼採廳志
論曰提春聞良玉言移令守大昌奈何不以良玉守要隘其後

士奇撫蜀亦不聽良玉言守萬縣梁山譬猶人家防刼不守宅
門而坐匿幃帳以自蔽也欲盜無闌入得乎爲人擇地不爲地
擇人是又秉中樞者之責矣
兩京河南山陝浙旱蝗　數千里土寇蠭起白骨縱橫父子相食
論曰語有之四海困窮天祿允終均輸困之極旱蝗窮之極當
此之時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況內溫周而外楊熊也求無顛覆
得乎
癸亥賀人龍之兵譟而西歸已巳官軍敗績于土地嶺　初嗣昌
以左良玉跋扈禮兵人龍屢破賊以將印付人龍既左有瑪瑙

山提復奏留良玉 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鎮銜人龍初聞拜大將甚喜既報寢意 怏怏良玉以奪印恨慚人龍以歸印觖望獻忠遣伕與歸兩人 不肯窮搜致復振獻忠與汝才復入蜀三楸人龍兵不至遂敗

論曰人龍可謂小人矣舅之役先彰凶叚譚登稍俏伯乃能不怒從師君子謂猴譁于是乎君子雖然人龍死羣賊酌酒相賀曰賀風子死取闖中如拾芥矣人龍亦健將嗣昌奈何不兩貴之失兩帥心喪帥辱國不如王猛之能用鄧羌也已

九月乙丑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 令忠勇中流矢死良玉趨救不克轉戰復敗所部三萬人畧盡單騎詣于提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土官調兵用一箸一帚者急箸以能飯者行帚則掃寬蠹出提春見與嗣昌左而倉無見糧謝不用良玉痛哭歸

棄新軍二萬 有降賊請于邵撫曰吾從賊久恨失身疑殺我不疑當亟用吾言賊今饑疲甚倘他賊以糧濟之雖百萬人不能破時行人餓莩無人色剖人腹多草根木皮僉謂其言信賊侈言山中害金處新軍踴躍入山皆覆沒

論曰邵巡撫中智以下人也秦良玉兩進忠言不信信降賊

望兩日始出

冬十月參足突玉井

獻忠突開縣 邵撫用其將邵仲光言以大昌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守久扼水寨之觀音巖獻忠遂趨觀音巖不得渡竄上馬渡無備遂破之諸將亟邀之譚家坪時張奏凱守淨壁獻從竹菌坪突過淨壁與汝才屯開縣嗣昌斬仲光以徇

獻忠陷劍州 初提春守梁山獻由開縣走達州涉渠河西上提春急屯綿州獻由間道疾走劍州陷其城越廣元將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百丈陽平二關不能進復踰昭化走川西官軍躡之劍州敗績降將張一川戰亡綿州兵潰

獻忠由安岳南走內江 獻屠綿閬保甯兵至由間道趨安岳走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禦之東瓜崖斬其魁曹四賊乃偃旗鼓疾走成都

論曰甚矣乎獻忠之狡也綿南至省二百八十里欲窺成都而東下內江何哉由綿而射洪蓬溪至安岳六日安岳至內江三日內江至省五日往反千餘里一以攻成都之不備一以疲保甯之官兵也所至飄忽如風雨可畏哉由夔至襄陽亦千餘里而獻忠以八日至 甚矣乎獻忠之狡也

獻忠陷成都　成都城龜形下多鑿石惟北角樓土築賊于是穴
城將穿矣董卜土兵殺其卒萬人乃遁圍二十日
論曰自成圍成都以秦督洪救解獻忠圍成都以官兵之躡其
後遁亦捷春自綿同省能以戰爲守解之而諸書不載圍成都
事惟新繁曹凱度記之豈捷春還于是月不及上聞元吉又恥
于不及救乎嗣昌方以大昌失陷糾捷春自規脫禍必不欲以
守城功爲之請赦也
十有一月逮巡撫邵捷春論死　嗣昌以大昌失事糾邵捷春用
監軍道廖大亨代之其失也成都巷哭

論曰嗣昌若以殺茂選棄新軍糾則捷春無辭以失大昌糾獨
不念隘口之撤謂實尸之乎嗣昌可謂不自反者矣
乙卯嗣昌移駐重慶　令擒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庖
湢遍題斬嗣昌者銀叁錢嗣昌瞠視咄咄疑左右皆賊
辛亥獻忠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永川令戴堯雲逃　萬元吉謀
搗賊于永山時邑令逃諭鄉導無一人應者獻由南溪入漢州
德陽渡綿河以窺巴州
論曰十三年獻忠竄蜀綠于自成吳偉業謂十年最劇者非也
十年及是年惟邛雅南至建昌未遭屠戮

自成屠永甯　萬安王殺瀋王始　是秋河南大旱蝗人相食自成令軍
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出鄖均向伊洛饑民從者日益衆
至是攻陷永甯屠其城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嘉興城聲震如裂　時稱城愁
湖廣地震　楚府貓犬哭楚府自此敗兆
己丑官兵敗績于開縣自敗也　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窮追四十
餘日始及于開縣獻忠登高見後軍無繼簡精銳繞谷中出官
軍後左軍潰士傑及游擊郭開等戰死賊走巫山日夜馳與房
山中燒新開驛道中七百里無人煙初萬元吉見左賀怨望

進曰軍心不一未可以戰宜前軍躡賊後軍爲繼中軍從間道
出梓潼扼賊歸路以徐俟濟師爲萬全策嗣昌以賊屢敗不聽
自綿州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躡賊歸路盡虛故及于敗嗣昌
頓足曰吾悔不用萬參軍言引兵歸楚元吉祭陣亡將士哀動
三軍登白帝城見賊掠山谷我軍無一人禦之拊髀流涕痛吾
謀不用
吳氏偉業曰觀嗣昌議論可謂能臣乃用良玉而不得其心信
元吉而不行其語薦文燦爲首功抑承疇爲首罪其心力不專
用于辦賊而用于趨避揣摩小雅節南山之詩曰不懲其心覆

然其正此百世秉國之深戒也

河南府陷自陷也殺福王常洵于迎恩寺死非其所也世子由崧逃河北

王不喜賓客惟倡優女樂自娛援兵過洛者皆曰王府金錢百萬令吾曹枵腹殺賊乎尚書呂維祺聞之屢以大計勸王王弗省十九日賊至攻城二十日夜總兵王紹禹親兵開門逆賊王逃出宮賊迹而殺之汋其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而杞縣舉人李巖盧氏舉人牛金星卜者宋獻策勸發王府金錢賑饑民且為好語曰王侯剝窮民吾特為汝曹殺之火王宮三日不絕饑民從者百餘萬曰文選擊城死饑民猶啖其屍

論曰福府之臨也惟謹錄鑰牡坐視軍民怨咨而不恤甚府之藏也獻忠笑曰有如此金錢而不設守朱翁子真庸兒也秦府之俘也天寒冰結而不肯人給一綿蜀府之陷也請發帑金散朽粟而王不應遂使合宮喋血瓦礫灰飛此財聚民散之謂也周王先後捐金百餘萬卒保危城身家不殞于賊手此財散民聚之謂也

王紹禹伏法　紹禹為河南總兵斷軍士糗糧以自肥又收匿福王搞金三千兵益恨故開門逆賊至是伏法

成都民變　成都生員奮挺一呼從者千百人胥吏有聲者皆斃之名打衙蠹各州縣蠭起應之官司束手而已　庚辰鳳彭宰某以民間未納鞭銀為合執鞭蓋役徒工食令自往索民方謀卒歲仰事俯畜無所出役又橫廹之民怨且憤奸民王綱王紀前以事見虐于縣元日倡隊執挺盡毀衙役家各州里惡少效尤釜煮坎理其源皆起于不肖生監久之有府蠹謂投藩府之憑勢害人有豪蠹謂民間之多蓄逋逃有官蠹謂紳家之豪奴假子終之曰學蠹謂生監之武斷鄉曲成都十六屬惟新都宰黃翼聖金堂宰程大典政善士民安堵院司多方撫馭不從巡撫廖大亨誅首惡三十餘人乃戢蜀破獍

論曰民變見歐陽遺書蜀難序略又見蜀破鏡而史志不載撫按不以聞也造端于諸生終以學蠹禍人自禍信夫

順慶民變獻始屠川西終順慶兆見于此

論曰渠縣生員不靖據黃來成順生員不靖獻賊來犯上者未有不作亂紳禍成矣君子且毋尤獻之至不仁也

鳴天鼓于成都

二月獻忠襲襄陽陷之殺襄王王承胤逃　獻走當陽一日夜馳三百里以羅汝才絆大軍殺督師使者卽以其文書傳箭入城殺門者城中先伏百餘賊應之賊大隊馳至焚襄府合宮殲焉

獻以卮酒酹王曰今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殺王初良
玉破賊掠其輜重置許州爲獻襲取寄寘家口貲蓄于襄陽亦
爲獻有急馳援而賊已陷郟縣光州去
帝殺其巡撫邵捷春　捷春清謹有惠政藩王疏救不聽二月自
縊福王立贈兵部侍郎
三月丙子楊嗣昌有罪自殺　洛陽國裕襄陽軍資兩藩陷闖獻
逐不可制
論曰嗣昌有罪六加賦以病民一也妨賢以病國二也比高起
潛熊文燦以欺君三也失左賀之心不能駕馭四也驅賊入蜀
以利楚而楚先受禍五也襄洛陷闖獻始張而明隨以亡六也
達州李長祥譬之吳偉業及曲恕之吾不知其所謂
自成圍開封周王抑禦之　開封宋汴京金主亮及高琪朮虎增
築甚堅厚賊以洞車五百環傅城經七日夜鑿四丈有奇積屍
平城周王捐五十萬金厲將士賊懼而解去
夏四月庚午獻忠屠隨州　血流成溝
秋七月汝才走合自成　獻忠好以氣陵人汝才怒北合自成自
成衆百萬汝才軍善戰勢益張
平賊將軍左良玉大敗獻忠于信陽　獻屢勝而驕良玉貲蓄購

獻忠襲取者再降將家口寄襄爲獻屠人思致死大破之奪其
馬萬餘降衆數萬獻易服竄走鄖陽衆散且盡因汝才以奔自
成自成將殺之汝才授以五百騎東趨回革諸營
冬十月左良玉破臨潁屠之　臨潁爲賊守良玉屠之盡獲賊所
掠自成怒與汝才合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自成圍之
十一月自成殺陝撫汪喬年　喬年嘗發自成先冢奉命討自成
自成聞喬年至郟解郾城圍攻殺之
自成陷南陽殺唐王陷禹州殺徽王
十二月復圍開封周王及巡撫高名衡禦之　周王貯金城上
捦一賊者百金斬首五十金不之者邮其家五十金殺賊甚衆
總兵陳永福射中自成左目退屯朱仙鎮
壬午 十五年春正月鳳陽陵夜哭　至十七年止
自成攻開封　洞車附城鑿深廣數尺實火藥然之名小放迸空
數丈留柱然之一發震天名大放迸搠汴人穴城大窟十餘實
火藥數萬觔百炬齊然精騎數千望城崩擁入俄而火藥震天
輒丘悉飛鳴外擊人馬成肉糜城未穿者堅厚猶尋丈賊駭解
圍去屠陳州睢州歸德相繼陷
江北鼠渡江　物理小識 古曰鼠無故去邑有兵

論曰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營鼠一夕渡水而
密敗萬歷戊午江北鼠千萬銜尾渡江食蘆芽立盡天啟時鼠
糾結如桴渡江食蘆苗立盡是年鼠又渡江鼠去兵至其言信
而皆驗之于江南何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其禍福爲均元季
大盜起江南淮掠歲久太祖江北人廬鳳滁泗以西至黃鄂未
遭屠戮故明季江北禍重而江南不罹兵災妖鼠渡江三物之
先見者也然獻賊宿蜀宮夜爲鼠擾漏三下忽令兵各殺一鼠旦
攻皷門是夜兵毀壁穿窖黎明積鼠成京觀井川鼠患而江北
鼠智全川糜爛雖欲往而無所歸也況人乎

二月巡撫廖大亨親憂去官以提學副使陳士奇代
自成三圍開封　再攻不克士馬殺傷多羣賊憚攻多逃亡自成
乃圍而不攻
五月血汚瀘州城濠　濠水赤如血城中井鳴
血汚達州城濠　濠水變血城中井鳴
血汚劍州　城中數萬戶門有血汚鬼夜哭
論曰唐以蜀爲劍南道劍亦蜀山鎭厥應全川前萬歷四十六
年夏四月京城濠水赤四十七年夏四月正陽門御河水赤[illegible]
遼陽三路喪師應在內亦猶是也瀘達劍濠赤井鳴應在[illegible]

獻忠自破廬州蔡如蘅逃　廬城高厚不克適學使以校士至
獻令賊衣青衿雜諸生寓中甲戌夜賊驅至城中舉火應之學
使與副使如蘅俱走知府鄭履祥死之
秋八月獻忠陷六安　州民男左女右盡斷一臂誤傷者兩臂俱
折小兒女或觀馬足或擲空中迎以刃　謀取南京
延綏有妖鼠　產蝦蟆腹中　產數千三百里中食禾稼立盡是
歲舍縣田鼠食禾苗　西鼠傷麥穗
論曰延綏邊塞流寇兵禍其明相終始連年旱蝗又鼠妖天之
棄疾于秦人如此其酷烈也豈亦如蜀人之習惡與官多者撥

民之具久安者驕逸之源明以延綏爲三邊官吏多需求亟土
下相接以利而不悛自李唐來秦無大兵災盡千有餘歲矣
開封大饑人相食　周王捐歲祿萬石養軍廩穀空宮人有饑色
論曰開封圍困甚于易子析骸而無叛亂者人咸喻乎周王之
志也若易地而爲福秦川楚不待再圍而已有開門迎賊者矣
九月總兵黃得功大敗獻忠于潛山　得功京營名將藝而忠所
部三萬人每戰身自衝突勁捷若飛世號無敵將軍至是逐賊
潛山斬首萬餘級塡屍溢谿臭達百里
十五日河決開封　汴圍久食盡周王庫金廩米空請援兵望風

奔潰城守益不支恃引河水灌濠以自固謀更決堤灌賊可潰
而走賊亦食盡決馬家口以灌城是日河流驟決聲如雷洪水
沸騰數十丈城中溺死兵民數十萬遺民數萬賊乘舟入城掠
去河北請軍礮擊其前鋒奪回子女數千人
周王以家屬至于河北　周定王橚高皇第五子封于汴居汴宋
故宮有中原文物之盛好學循禮宗人被服嫻雅聽文辭爲賢
士大夫所宗仰始封卽憂河決歲有事于河至端王載發秘記
曰王室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慼嘆曰後二十年
必驗今王恭枵立河益南至是河決府第沒帥家屬由後山至

西城樓閱七日供恂以舟師迎王與其二妃世子宮人三十餘
人至河北　有褚生于去年九月十五日刱所親將沈于河固
挽不止笑曰明年今月日此中人悉如我矣人怪其狂已而驗
舊河清淺不盈尺
論曰烈帝聞汴梁圍解由王故得全遂下詔褒曰此高皇帝神
靈恫宗室維城鞏固啟王心而降之福也又以其意諭秦楚蜀
諸藩曰王不鑑洛陽已事乎苟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
滅其言至痛切彼昏昏者猶欲坐擁厚貲以自肥不知其乃藉
寇兵齎盜糧也特表一周王爲散財以得民者勸

冬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之
冬十有一月都督秦夫人上保蜀策　良玉族人秦纘勳通搖黃
既囚于成都與其黨數十人夜殺獄卒遁文移石砫良玉以大
義滅親自任誓獲纘勳數十人解省因圖全蜀形勢請亟守巫
山十三隘口士奇不能用上巡按劉之渤之渤是之蜀府大鎮
自溫郡珍撤裁後士奇不肯復設之渤欲設藩王不給餉賊偵
知蜀巫空虛由此入寇
論曰諸書謂之渤是之而無兵可發此爲士奇交過之言也守
萬縣梁山之兵通計三十萬奈何不以守十三隘口傳曰無謂

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良玉忠言至計詘于捷春再詘于士奇
蜀亂成矣至今談蜀難者皆惜之
自成屠汝甯府
十二月獻忠陷桐城屠之　每驅所掠士女殺之城下環以蒲葦
火之合穢氣薰蒸守陴者立仆無爲州黃梅太湖相繼屠戮
癸未 十六年春正月自成陷承天　張瑞奎揚承裕迎降博士承裕
請發獻陵大聲若雷震乃止知州聯奎倚鍬鋤見金甲神持斧
瓜擊之口鼻流血而死
自成屠黃陂　自成設黃陂僞令士民殺之自成屠之甚其城既

庚[illegible]南逆陷荊襄鄖郢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

獻忠復屠蘄州　蘄再屠且盡先期樹杪發火火器不發皆震見白雲騎墻揶揄人賊至令諸生自東門入出西門盡殺之趙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而麻城梅劉田李尤號强宗家僮三四千人雄張里衎豗既作思齊以尺伍聽其下糾黨為盟號里仁會其人遂飑烙衣冠推及其故主沒入其財物以奉賊蘄黃諸凶黠少年歸之搜掠屠戮此十數城尤烈云

黃州城南門夜五日哭

獻忠屠黃州　黃人聞蘄屠悉走惟婦女不及行賊入擇其姣麗

者驅以夷城縊者斬以徇指墮腕血滲漉淋壁間三日城平仍殺而投之以塡塹

論曰闖屠豫獻屠江北及楚大概類蜀鄉人謂創蜀最深則未必然特蜀之遐平較晚耳爲叙其大畧且以備闖獻本末云

夏四月獻忠屠麻城　里仁會之首曰湯志殺諸生六十人推周文江以應賊競獻取武昌策

自成攻鄖陽守將王光恩擊敗之　初獻反穀城新附者憂爲所并光恩奮曰丈夫自立門戶耳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之也即公等能我恥不爲諸校憮然應曰善請盟光恩遂㗸其指曰此不堪獻耶遂爲牘上制府曰某等不反乃擊爲反者壬午自成陷襄陽移攻鄖光恩殺賊三千餘乃遁癸未劉宗敏以三萬人來攻凡七十日不能下是年賊築麥壽高平城架礮擊丙五月三日以火箭盡燒其營甲申正月遣驍將攻四十七日夜自三月至十二月斬其將路應標乃解

論曰自崇禎十五年來天下莫强于闖獻忠畏闖亦畏左良玉良玉獨畏闖既餘子哉光恩降將也自成圖攻三年不能下秦豫楚皆破而鄖獨完非獨其才力爲之也忠義奮發結于人心所謂寄百里之命而爲君子人者令當開國時與五王爭烈矣

五月保定巡撫徐標朝于京師　見帝對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將何以臨天下乎上欷歔泣下

二十九日武昌府陷殺楚王華奎王揚基逃　獻浮江而上破漢陽撫臣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不聽賊果從煤炭洲渡新兵開門降

昭王楨高皇第六子八傳至華奎時募兵乏餉三司請貸王金不應賊入執華奎沈之西湖宮中積金百餘萬他珍稱是籍賊

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恨王之愚也先是有異人歌于市曰一羣猪屠伯至矣諸王惟楚宗最横受禍亦最酷宣言宗室惟降者不殺楚宗多投牒平人或攙其中既白刄交下欲自辨頭已落賊持刀者腕爲脫開漢陽門鐵騎蹙之江自鸚鵡洲達于道士洑浮胔蟻動水幾不流踰月人脂厚累寸魚不可食漢口富家周洪卿先乘舟遁搜獲千餘舟沈其士女有好善者城破出漢陽門人皆躍入江彼見是㮊由步行三十里至青山峽康熙初猶存

論曰三代之興皆不肯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至須爵土則親賢并建悉秉王公前代子孫來賓王室忠厚之至也明祖以天下私其子孫功臣受封不足當藩王十一已非復三代之遺意矣而胡藍之誅友黄之獄屈殺者不啻數千家自以爲莫予毒也其後諸藩駢戮及官紳士民雖曰天運不可謂非作法之凉已

川西李結實如刀豆　大足縣同

川南李生王瓜　占曰李生王瓜民皆無家

雨血　大雨霑衣如血

總兵甘良臣求撫于賊　良臣使武弁張國藩送黑虎一條龍等于成都巡撫廖大亨曰賊每以招安愚我討則曰我已就撫不討劫掠如故遂下國藩及黑虎等于獄賊聞亦羈良臣于巴州黃城徐聞黑虎未殺縱之逃而攻劫東達營渠巴儀巻閬間攻石公寨取棺蔽矢石棺內一婦面如生刺之流血驚問土人馮烈婦也爲封其墓

搖黃圍儀隴金城寨　儀隴城無隍官兵保縣後金城寨天不雨渴甚知縣羅九成願得衆心無叛甘良臣兵至不能入寨由土門先攻蒲祈寺四戰四克賊壘破斬三百餘級盡釋被俘男女乘勝衛士金銀坎解金城圍兵民爭飲于泉激死者甚衆

有陳有明妻李氏者揣金偕老姑弱妹妯娌以逃見賊將追及李急呼姑等速行賊至擲金于地爭拾之又擲金賊拾之盡將逐其走者李曰吾家有窖金揭取尤便賊喜從之行至山腰投崖死姑等皆逸去

南部義師起　諸生李俊英起兵千餘拒賊于城東北隅三戰三捷賊不敢南持月餘有貳于賊者從下流涉淺渡圍之數重俊英與弟奮勇力殺數十人不敵投水死　營山諸生李泌李晟門城東賊入死于門　儀隴諸生王宗曉賊大義賊縶之馬後過嶺奮身投崖死劉義國與妻王氏被搖黃執脅之降夫婦皆罵賊死　井蚌記

秋八月沅撫李乾德敗獻忠于岳州　獻忠逼岳州乾德令居民
他避軍士詐爲居民迎賊入伏發賊盡殲留四賊割耳縱歸獻
忠怒益兵來攻乾德立旗于道旁林中伏大礮積薪其上賊望
見旗幟投以火須臾礮震天殺賊數百獻忠怒水陸并進乾德
度賊營矢石可及即止不進戰良久度賊矢礮盡水陸奮擊三
戰三敗之獻悉二十萬衆圍岳州乾德走長沙
論曰乾德敗獻忠非無才智鄉人以屠殺楊展惡之如嗣昌錫
里新編黜之不立傳似也予維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類而不
私衛文賢君也滅邢名燬趙盾弑賊也納捷菑與其弗克君子

予乾德有功則賞惡則懲凡以備其事實而已矣
丙戌獻忠陷長沙沅撫李乾德以吉王慈煃惠王常潤奔衡州巡
撫王聚奎奔江夏尹先民何一德降（二人不書總兵賊之也）吉王封長沙
惠王封荊州先是武昌陷聚奎南奔長沙長沙人聞獻至皆走
推官蔡道憲死之　初獻分二軍一下長沙一上荊州卜于洞
庭湖神三以謀北上皆不吉庚辰斂舟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
沉其卒數千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火其舟延四十
里江水夜明如晝遂南陷長沙
論曰獻忠謀北上欲定都金陵也金陵者明祖龍興地寢廟在

焉三下洞庭不吉其明祖在天之靈所嘿相歟踰三年自成至
武昌亦以大風不克下而止金陵遂經五百年不遭屠戮或遂
以是爲安樂國也粵匪至今不蹂躪矣
庚寅獻忠陷衡州桂王常瀛及吉王慈煃惠王常潤奔廣西　桂
王神宗第七子李貴妃出封衡州獻忠分軍三一入廣西全州
一犯江西袁州一下永州全楚陷
督師孫傳庭破唐縣　賊家口寄唐縣盡殺之賊恨甚傳庭自朱
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士馬皆饑壬子兵譟于
汝州癸丑賊騎大至官兵敗賊疾追日馳四百里官軍死亡四

萬餘傳庭收散亡數千走河北
搖黃圍巴州參將王祥擊走之　初二日遵天王楊三闖食王順
虎混天星等合衆數萬圍巴州參將王祥以二千嬰城守賊設
伏佯敗以誘官軍祥曰方戰而遁僞也毋墮賊計良臣督兵救
援日數戰圍終不解祥夜置大礮城下伏兵溪口黎明賊蜂擁
而至城上號礮鳴闖食王爲礮擊死伏兵出犄斬無算賊遂奔
儀南西通諸縣
都司李祥春敗賊于梁舟壩　千總何士用善槍斬賊魁小紅狼
賊走開縣掠臨江市有胡氏攜二子被擄夫以錢贖胡氏以夫

畬不臨賊詬知其爲結髮婦也斬胡氏而倍償其贖
論曰世謂人心不死於盜賊卽孟子性善之說也封馮烈婦基
殺胡氏而反其金賢守令撫之皆良民也
副將張奏凱破儀隴賊　餉乏兵譟攻蒼溪伐木壘地將平城百
戶閻永祚以井油盛雞子投于木滾以水火發而木然譟兵失
色適餉至乃解總兵劉佳允散餉誓衆會師儀隴張奏凱曰舉
目皆賊戰則兵少不敵不若直擣巢穴賊必舍寨硐而顧妻子
是不戰而圍自解也攻開天觀賊悉回營官兵擊敗之
官兵敗績于竹山寺　相持十餘日賊奔羅池連破觀音猫兒馬

保尖三寨官兵追及賊設伏于竹山寺截官軍爲二多死傷急
命王祥援後隊前後夾攻賊始遁而關食王整齊王震天王破
通南寨硐二十餘所馬超邢十萬王光興由大甯八角場入奪
食王黃鷂子由開縣清塗鄉入賊衆咸集遵天王曰川東北寨
硐僅存一二不若重慶渡江南至叙馬可就食由是梁墊長涪
大小硐寨皆被破積屍盈路臭聞千里墊江有董氏者以夫涂
昇病不忍逃被俘賊欲污之不可脅以夫董欣然就之賊慕其
姿將殺涂董奪其力將自殺賊兩釋之
冬十月自成陷潼關督師孫傳庭戰亡　一隻虎李過陷閿鄉疾

走至潼關督師大嘉給守關者突入潼關陷城數十萬衆破
渭南傳庭沒于陣　初自成在襄議所向牛金星請直擣京師
楊承裕請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先據留京失之緩直走京師萬
一不勝退無所歸失之急關中爲元帥之邦百二山河得天下
之半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爲萬全
策自成從之
十一月自成圍西安王根子開東門迎賊　自成席捲豫楚始有
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官軍旋復之旣入秦百二山河遂
不可制

執秦王存樞降之　秦藩富甲天下擁貲千萬防兵無冬裝守者
請人給一綿衣弗應天寒傳餐結爲冰守兵嗟怨故及先是戶
部尚書倪元璐奏曰秦王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不
報至是秦藩府庫悉爲賊有據秦府爲宮收其姬妾數百僞授
秦王權將軍
論曰福王荒淫荊王橫恣其取敗宜也秦王蜀王無二王失德
而皆擁厚貲爲世指名賊之欲得而甘心久矣烈皇立東西藉
亟均輸鍊餉不足供諸王不輸賦餉軍賊兵臨城仍不恤守城
士卒財聚民散理勢自然所謂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者

也其又如後人之不監何

十一月丁巳自成陷榆林合城不屈　自成既陷延綏壬寅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大寇乘之副都任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皆曰願效死推尤世威爲長主號令僞官說三日不聽乙未賊四面環攻城上弩矢蟲射賊死屍山積更發大礮擊之賊少却適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遂陷諸將率所部巷戰猶殺賊千計賊大至文武死事者數百人合城婦女自盡兵民無一降者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饑而凛義徇城志不少挫自是甯夏慶陽甘州相繼陷前鋒遂渡

河入山西平陽澤州陷汲郡縣望風納款

甲申明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illegible]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illegible]元年初太祖問）歷于劉基書一順字太祖析之曰二[illegible]百八十年足[illegible]子知[illegible]滅國號順獻忠改元大順猶不足當之讖謂　國朝[illegible]順治[illegible]也他日又問對曰國祚無疆至萬子萬孫乃盡泰昌萬歷子天啟崇禎萬歷孫亦奇矣

論曰國祚之修短似有天焉不知修德回天之尤足據也漢文災異多殘致刑措一身之命可自作也周成王卜年七百歷八百餘年一代之命可自作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石虎曰我

家非天崩地陷亦復何愁皆與于矯誣之甚矣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春正月

論曰春秋繼世之君非踰年不書即位緣臣子之心一年不得有二君也湯武未即位史先書王當易代之年緣天命人心不可一日無異主也定公以六月即位書元于春

世祖以十月正位京師書元于歲首其倚書春秋之義也夫

朔風從乾起一占曰主暴兵破城自成起西北故有是應

司天奏帝座下移

日月無光赤如血　日中有赤氣數道上寬下銳自東指西獻賊
東來兆
赤星見西方　光芒刺目赤如血仰視星斗不復見三年獻誅乃
復故
論曰崇禎五年豫楚赤氣竟天至乙酉夏始復故是年日月星
色赤皆見西方至丙戌十二月復故皆妖氛之先見者也
甲午天彭白鹿山崩
有碑見銅仁　文曰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
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

有大龜浮錦江三日　濯錦橋下有綠毛龜出長五丈小龜數百
從之三日後乃沒　李氏記　五者蜀亡徵
論曰秦時因龜築城今龜出城郭將空兆也
賊立自成　自成忌獻忠使通好獻厚幣遜辭以報之自成喜其
下已僭號西安國號順改元永昌是日大風霾自成失色
論曰綱目于篡弒之君書自立爲皇帝懲僭亂也春秋自魯外
天子諸侯不以卽位書惟一書衛人立晉以正其無王一書尹
氏立王子朝以正其無與懲擁立者之罪則自立可不待貶也
立晉朝不言爲侯爲王實非侯王正其名也綱目文繁而義正

春秋文約而義精要之聖筆爲不可易矣
漢中府瑞王來奔重慶　瑞王常浩神宗五子封漢中地界秦蜀
萬山中闖獻屢出入自成陷西安屢檄出降王知不免閣南道
陳羽白送之重慶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
論曰春秋國滅君奔曰不名矜小弱也兵未至而奔者則名之
穀伯綏鄧侯吾離是也惟州公如曹紀侯大去不名瑞王于諸
兄弟有令名無失德特從州公紀侯例
搖黃亂川南　時有童謠云流流賊賊流流上帝差他斬人頭若
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者在後頭搖天動等掠長壽圍大基零

尖等寨遵天王等攻石公叱口等寨抄掠南川等縣始入川南
掠安谷鄉有明經杜承鯨者以通判家居率團勇禦賊走魏嗣
英俄闖么猓猓刼新鎭壩嘉州震動承鯨曰可擊而走也選鳥
鎗百餘擊敗之賊廖佐乘承鯨出掠安谷鄉妻吳氏率衆阻隘
口喝曰還所掠者出賊不得已還之吳氏謂承鯨曰此未可居
也率衆耕龍駐山中按明史崇禎九年正月盧象昇斬搖天動
是年九月孫傳庭斬黃龍而自是年至順治十三年猶稱搖黃
疑諸紀之誤後見通江李氏崇禎十五年殺闖食王于巴州而
黃龍等又立一人爲闖食王搖黃想亦羣賊另立者故仍其稱

如五年六月曹變蛟斬混世王而此後猶有混世王也　歐陽氏曰予被俘至搖黃營其童軍擊刺如飛遇人即殺每束小兒手足以其頭撞鐘鳴則髓出再撞兒無聲矣或擲兒于空迎以利刃視其手足飛舞以爲笑或縛人樹枝洞取人腸遶周身以度長短嗟乎獻以殺人紀功猶命于其長搖黃不命于其長而以殺人爲戲其慘虐又甚于獻矣 少節

總兵曾英守萬縣湖灘標將趙榮貴守梁山曰兎亭　聞獻將入川故有是命

論曰棄夔巫不守而守梁萬猶開門揖盜而拒之于房闥也

丁亥夔府陷 以自陷爲文罪士奇也 獻欲窺金陵邑左良玉駐武昌決計入蜀由岳陽至荆州偵知隘口無備至巫山梅子坡而饑無禦之者遂驅數十萬入夔正月十一日夔府陷驅士民于江畔圍殺之天忽昏黑大雷雨獻怒曰咱老子殺人天不肯耶然巨礮仰擊天忽霽殺人如故 豺班集 時撫陳士奇性率傲緣劾候代軍不放糧又不守十三隘口故及

論曰沈荀蔚有言士奇爲督學講武以是博知兵名擢撫軍及撫蜀則談詩文軍政一切不舉吳偉業亦謂蜀之陷士奇爲之嗟乎文不能戢生員鼓譟武不能禦隘口十三國家亦惡賴有是文與武乎雖然渝城陷士奇死之猶賢于食而避其難者死義不書責之歟抑惜之也

二月庚寅獻忠陷萬縣　執貢生吳獻棐强爲參軍不受斷臂死子之英哭父被磔賊留屯三月誘山中居民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江

論曰自巫至萬六百里府縣五不書死義其時文武官弁安在哉嗚呼皆逃矣李氏謂夔城兵少將微官民望風避信然

總兵周遇吉禦賊于甯武關　自成攻代五臺令迎降惟遇吉死戰兵敗合門被害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論曰昔滿洲人語王士禎曰壬癸入關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度天津爲周遇吉邀之楊柳青自辰鏖戰至酉其夜大兵徙營北去是役周兵五百人猶能以少禦衆則偏關之禦闖可知矣

自成陷大同殲代藩　殺代藩宗室殆盡

自成陷太原執晉王求桂降之　巡撫朱之馮自刎

論曰高皇封諸子二十五人生請名長請昏吉凶與貲其後踵事增華竭天下財賦不足贍宗人神宗世宗正上屬籍者十六萬思陵季幾百萬人而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歲

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藩祿乃歲至八百五十三萬石晉豫存米
二百三十六萬三千石而宗米五百四萬石即無災傷蠲免猶
不足供歲祿之半此窮則變之時也諸宗競豪侈祿或不給有
草竊以謀衣食者亦不均不安之極矣時宗藩惟秦晉楚蜀及
近封福藩極天下膏腴擁貲千萬無事不均給貧宗有事不以
贍軍而以資大盜坐視也廟沈淪公私同盡而莫之省也悲夫
監視中官勳以宣府叛　自成至大同將至宣府杜勳蟒玉鳴騶
郊迎三十里外從賊至京師縋入城勸帝自爲計帝叱出仍縋
下語守城璫曰吾黨富貴自在也

論曰秦寇起于魏閹專政京師亡于杜勳曹化淳開闗而禍實
胎于金川門啓成于魏忠賢提督東廠語曰近之則不孫遠之
則怨其信然矣
三月乙巳自成圍京師丁未十九日 太監化淳開門納賊 化淳曹姓
明自成弑帝于煤山 自成繫明見明之臣子八人得而誅之　事具明史
論曰經書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比以昭元年奔晉未臣事虔虔
自經先比死九日亦未親操刃春秋何以書弑書其君既利其
位必當首惡名爲審也子者爲虔也臣必正以爲人後者之義
所謂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自成之先由明洪武來爲其臣子

二百有七十年矣烈帝之經由自成之入自成今春僭號其利
弑甚于楚比衡以春秋大義書弑書明其何說之辭此義明闊
畀上通于天而臣闊者又不待論矣
及其大學士太傅范夢章
論曰春秋書大臣爲君死者三孔父仇牧荀息皆書及其大夫
以其君及之見其與君爲存亡者也不書官爵字如宋三忠示
至次之分也景文以下二十人樹義烈于千秋荷褒揚于
興代以視屈節偷生被拷掠死者其得失相去何如也
魏藻德以下多降于賊 不書官賤之也

論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人異于禽中國之異于
荒外惟其信而已矣京城陷賊令各官于二十一日庭見是日
官畢集一象獨仰天長號淚如泉湧嗚呼人不如禽矣同使
者六人召入不下拜賊欲殺之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
易姓無君命不敢賊不能屈嗚呼中國不如荒外矣
總兵曾英禦賊于上湖灘　湖灘險連攻三日馬元利督斬後退
者英退保望州關命李占春以舟師堵江賊留屯三月不能進
遂以一軍糾曾英一軍由間道攻白兎亭 事見李氏諸書謂江漲不得上者非
賊攻白兎亭陷之　榮貴以矢石擊賊死傷甚眾獻由間道至親

督師楊嗣昌者矢石盡榮貴棄關走保甯賊遂長驅入
論曰獻賊之用奇也我兵守湖灘獻以力攻白兎亭至于長
壽湖灘兵不攻自潰我兵守銅鑼峽獻由山徑趨江津以陷佛
圖峽兵亦不攻自潰乃知良玉守十三隘口之育爲不可易也
搖黃賊入深山、羣賊聞獻破夔悉避入深山黃龍由鄰水奔巴
州黃城搖天動由梁山攻東鄉方斗察黃鷂子馬超邢十萬由
開縣奔達州潘村黑虎混天星由大渠掠巴州金花營楊三關
爭王由太平掠巴通諸縣凡從前未破之祠寨搜劫無遺
獻出陷梁山墊江長壽皆不可守矣 邑副榜高宗州守北門賊入巷戰死妻

自經先作書聞道達其父賊執庠生古元直妻譚氏大罵觸階
死賊掩其屍
華陽令沈雲祚獻言于蜀王不報 獻破夔慶至王府詣面陳守
禦策不應內江王雅信沈遂說之曰蜀府財帛山積不及今捐
募死士一旦軍民奔逸誰與王守此府庫乎蜀有險可憑有兵
可戰特患無財用以餉軍耳且王不見周楚已事乎逆闖圍汴
梁斷一賊首與五十金卒以全城獻屠武昌笑楚府有財而不
設守前事之可爲法戒者也內江王以告王獨以祖制爲辭見范文光作沈令傳

論曰李氏謂吳令降賊邑人范文光作沈令傳有曰爲縣令而
死者獨一公又曰降賊者齗齗不遭沈死節而寡妻幼子免意
刺吳令不死沈雲祚毛西河尤展成亦責其不死故同一進言
舍彼取此
闖賊陷朝天關 自成僞將軍馬科僞節度使黎玉田陷漢中遂
由甯羌州入寇攻陷廣元逼保甯
論曰于時川東北羽檄交馳全川大震王始檄陳士奇守渝發
帑金三萬犒重慶兵然時事已迫不可爲矣
明總兵吳三桂降于我

大清 自成將二十萬衆東擊三桂三桂知勢不敵東謁攝政王
薙髮盟誓許出師
巡撫龍文光來駐順慶 朝議以士奇不足仗代以文光
夏四月己卯二十二日
王師敗自成于山海關 四月二十一日三桂開關擊賊殺傷相
當翼日大戰賊營自北山橫亘至海三桂軍右我軍左不及賊
陣之半王以自成勁敵命三桂先出是日自成挾明太子諸王
于西山攝政王登東山各立馬觀戰賊張兩翼圍三桂數重三
桂衝盪數十合不能出入忽大風自東北起塵沙眯目自成軍

銑礟自焚不能開目視英豫二王帥鐵騎二萬乘風躍入所向洞札賊陣動自成先走勢遂土崩斬賊數萬級三桂追之自成屠三桂家口尸二王于市鎔拷索金及宮中積金銀器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載以騾車焚宮殿西遁

五月朔明馬士英立福王由崧　張愼言呂大器等皆曰由崧神宗孫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姪賢明當立而士英與阮大鋮潛議已發兵送福王至儀眞勢不能難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

論曰唐宋王成器有言時平則先適長世亂則先有功范祖禹以爲不易之論然吾以爲須博選于宗室之賢者毋拘貴賤較親疎必以親貴論則光武昭烈不得稱正統矣烈帝崩九鼎沸天下思得賢明中興無論福王非命世才明年潞王監國于杭州不數日出降又不如唐王之能死矣然則當時宜立者何人周王唐王皆高皇帝裔唐王可立何獨遺周王嗚呼此明祚之所以卒斬也

十六日盜殺明保甯知府項國瓚閬中令張昌降　自成遁西安令僞巡撫馬科僞節度使黎玉田（明巡撫降自成）陷保甯知府不屈殺之

明通江知縣李存性殺賊拒闖（表存性以愧張昌也）　自成僞國公韓使西鄉人楊紹唐假副總兵銜招降存性集文武于縣署曰至尊嘗艱吾輩當効死無二異日賊臨城但縛我以獻無悔衆曰善斬紹唐烹其心肝爲食并誅其從者六十餘人

論曰此二事通志不載馥榮通江人其記國瓚存性當不謬我國家屢褒勝國孤忠而獨遺國瓚何歟是守土者之責也時闖據秦獻據蜀一年之間號令三嬗而能不以存亡易其節偉矣哉其爲守令也

大兵敗自成于慶都　丁亥自成西走三桂追及慶都賊迎戰忽狂風簸沙賊旌旗悉折人馬倒退我軍奮擊大敗之

庚寅　大兵定京師辛卯令臣民爲明崇禎帝服喪三日

己未謀擁蜀藩監國不果行　邛人劉道貞等以傳聞都城失守謀擁蜀藩監國按臣劉之渤力持之事乃寢

論曰藩王果命世才也宜立成都王至澍豈可與之舉大事哉劉之渤持之是已

諸將潰于湖灘　闖獻破墊江長壽會英退兵神溪口大海退兵猫兒石占春力戰賊退而復上官軍敗大海走涪州英與占春奔武陵劉麟長走重慶賊健鬬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號四十

萬積四十餘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
趙榮貴攻陷茂州屠之不書官以屠城例之榮貴至保甯不納遂率兵至茂
州又不納攻陷遂屠而據之
六月十三日王奔雲南不克出 馬科陷保甯獻陷萬忠成都大
震王謀奔滇巡按劉之渤持不可內江王力爭出國門守門卒
洶洶刼掠輜重姬妾不果行
是日大雷雨震王寢宮 城中人一日數驚或曰闖至矣或曰獻
至矣王宗大姓逸去者幾半
論曰魯僖十五年經書震夷伯之廟左氏謂展氏有隱慝三十

三年公薨于小寢先儒謂人君隱慝多在寢宮所以儆君心之
放逸也蜀自獻王椿以下四世七王皆好學能文謹守禮法自
康王至于至澍亦四世無聞德焉王奔滇日雷震寢宮天之示
譴于王也至矣猶不自修省其及禍不亦宜乎
火藥局災左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無故火發燬廬舍軍民死者無算人情
洶洶疑肘腋皆賊
論曰天而旣厭明德矣蜀能與獻抗乎
六月二十日獻忠陷重慶 六月八日賊兵入涪獻坐大船鼓吹
上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分師犯峽

而已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掠舟順流下十七日奪佛
圖關銅鑼峽反出其下守兵驚潰攻南錦門士奇等日夜登陴
以火罐滾木擊賊死數千賊偵知通遠門城跟有土掘壘取凶
具驅士人負以穴城十九日黑雲四布空大木爲礮裹鐵皮實
火藥千餘斤射以火箭餤起地裂如山崩賊蜂擁入
執瑞王殺之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母周端妃無寵年二十五
未婚天啟七年始就封漢中衣服禮秩降等好佛不近女色丞
監以下化之吳民解瑞府糧厚給賞有賢王稱獻忠執王于較
場天無雲而雷震行刑者獻曰再雷者釋之語畢而雷獻曰盡

殺之忽晝晦而雷獻怒曰咱老子殺人與天何涉仰礮擊天三
雷息天霽闔南道陳羽白同死
論曰世謂蜀王死宗廟賢于瑞王來奔噫蜀王特奔滇不克耳
孰若瑞王之不邇聲色潔已愛人乎故瑞王不名蜀王名
及守道劉麟長知縣王錫副將丁顯爵張奏凱 賊入丁顯爵死
于烈餤中奏凱巷戰死
論曰是編惟內衛城邑書無守土責亦不書如副使陳纁指揮
顧景巴縣司理徐世淳縣丞覃文應教授揚一忠皆死于獻從
者不備書知府王行儉見賊蒲伏卒不免酆都林明儁作三忠

何錫士奇行儉與王錫等疎矣

屠重慶　盡殺文武官弁遂屠城純官兵降者不殺計三萬七千餘人猶刵耳劓鼻斷手臂縱回各州縣但殺官封府庫以待者免。由是所至瓦解

論曰遵州獨屏潘備門戶也潘屏門戶撤欲盜無闗入得乎

賊陷合州（卦獻粮信書賊）生員薑虎治衆勇戰于長安坪不勝退據洞月餘賊攻其洞三千人無一降者時比之田橫入永川邑人將世鉉集義勇守城戰敗不屈死縣人梁士奇以不受僞職見殺

賊屠瀘州知州蘇瓊守將羅於華死之（羅於華通志不載見李馥榮記）獻將溫王瀛招於華降不聽玉瀛攻城於華伏兵敗賊擒玉瀛斬之獻怒親攻瀘州城陷合門死

秋七月闖寇陷順慶　馬科由保甯順流陷順慶八月逼綿州

八月初五日獻忠圍成都　賊自重慶遡成都州縣望風奔潰烽火數百里不絕之渤等請王捐貲募死士王以祖制爲辭賊至內資方捐金招募三日無應者獻攻城劉佳允出戰敗還新撫龍文光見寇浸撤郫令趙佳煒決都江堰資之將以灌賊賊尾至堰所禽佳煒降不詘因射死而沈其尸

甲子初九日陷成都殺成都王至澍太平王至渌　賊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綱以鉤貯藥向城樓之渤等倉卒登陴賊卻二三里初九夜天忽黑雲大雷雨守陴者不能立賊遂被浮民負稻掘穴西北隅實火藥萬餘斤火發城崩聲如雷瓦石飛空蔽天

（通江李氏）王同周貴妃自縊端和殿（叙畧諸書作投井）諸姬殷蘭珍華陽人年十六工書與邑人齊飛鸞許若瓊李麗華同選入宮賊入投西苑荷池死　飛鸞躍入御溝死逆闖執若瓊以獻僞封后夜侍晏突執銀瓶擊獻額獻怒磔之麗華幼慧能詩賊幽之絕粒五日不死吞金卒四人年俱未二十殺宮中老弱幾盡惟留其少艾者充院

論曰初蜀獻王好學高皇帝呼爲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編輯爲經籍購藏圖史甚富嗣藩日享富貴恃山川天險不爲遠慮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于內府子孫習黃白冶化故富貴與秦楚祗等其貴者積聚書古玩不肯者群妾朝歌內山酒海坐視兵民饑困而不恤卒殲其族哀哉

又曰獻破荊州惠府樂戶有瓊枝者絕色藝命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肯以歌又曰汝技止此耳獻磔之嗔大有曼仙者善迎合獻召侍飲仙置毒酒中勸飲獻先強飲之立仆獻怒磔其屍若四姬者與瓊枝曼仙爭烈矣

及巡撫龍文光巡按劉羽長副史張繼孟守道陳其赤僉事劉瞻甫華陽令沈雲祚　文光柳州進士以川北道擢巡撫城破投浣花溪死之渤字羽長寶雞進士賊以同鄉誘爲相之渤大罵賊縛于端禮門外攢射之士斗番禺進士字瞻甫之渤薦擢建昌僉事促之行士斗曰安危與君共雲祚太倉進士與之渤士斗幽大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雲祚曰吾欲食賊肉不食賊粟遂見殺子荀蔚時五歲其戚張士偉匿之山中越二十年歸里著蜀難叙畧僉事張孔教不屈死子以衛微服犇毋孔氏南同會稽同知方堯相黃崗人死于萬里橋府教授何召諸

生不至夫婦自縊成都縣志何名大成湖廣新甯人子仕乾困于綿竹孫璡由綿竹援貢仕至成都教授　文臣死者尚有監紀方堯雲仁壽令顧纙詒時寓省城蒲江令朱蘊鑅榮縣秦民湯雙流令李甲開成都陷皆死之　武臣自劉佳允外總兵張奏凱李氏謂死于重慶俟考守東門指揮曾印昌合州人羅天爵山東人羅鎭藩雅州指揮阮士奇叅將徐明蛟都司李之珍或巷戰或陷陣以死惟楊展縛至江邊賊愛其五朵綿甲將解之展乘間奪刀殺二人而泅水遁指揮曹勛守南門賊執之將斬勛勛奮起大呼絕其縛奪行刑者刀殺數人泅江亡去

論曰昔人之死烈矣獨劉巡按是邑王守陛之言而近于士奇獻圍城巡按整重慶城跟蹤躡屬衆奮擊賊退二三里天大雷雨使賊得近城非守者罪讀復榮書而慨然想見其爲人也城陷劉文秀誘以首相否則磔巡按曰願多剮我一刀少殺一百姓時已縱兵屠城三日矣因題一歌于案曰吾親嗟已逝非君安所之遙遙孤臣影化作杜鵑飛飛上北闕繞帝軒飛向北土繞墓田讀此歌者足知其忠孝性成矣士斗感之渤風義可以去而不去皆烈士也故名諸臣而兩人書字

獻忠屠城三日　城初陷士民爭走城闉不得出以兵驅至中園

先王兵地録悉殺之縱兵三日貴賤同盡惟壯男少艾婦女入營夫婦相失市巷搜括盡見紀事三日後縱兵出城稱各鄉士民入城寨塢男女亦擒入城內空房居住時屠城未屠鄉人猶以爲屠城也

鄉官士女殉難成都縣人原任順天治中莊祖詔弟致仕按察祖誥正衣冠罵賊以死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以磚斃一賊而死明經邛之坊子庠生祖福鄉居賊招降之坊堅卧于床不食死祖福以義不跪見殺　賊脅諸生王鳴珂妻熊氏氏罵曰我名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殺之明經齊瓊芳自焚華陽縣人致仕大理寺正

王寧乾罵賊死原任宣化同知王履亨見執至新橋自沉于江
生員何繼皋以偽學官楊允升逼其應試大罵自刎死原任給
事中吳宇英主事蔡如蕙舉人潘勝龍死于蜀府三人皆潼川人爲蜀府掾
新繁諸生費經世與賊將有舊欲官之以堅辭見殺什邡明經
李安芳二女適宗室與家先出城賊搜藩宗二朱投水死李氏
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沉于江　漢州諸生陳雲鵬賊執
不屈死舉人江禹澤妻陶氏偕婦張氏攜手罵賊死張氏婦聞
賊至投井數日出其屍面如生　新津拔貢王源長賊執不屈
死妻徐氏從之賊殺諸生監燦妻袁氏自經　彭縣諸生祝丕

傳負其母避樊家塲賊追及請以身代母不許皆遇害諸生劉
昌祚亦以不屈死有僧城隱者失其名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
噴血罵賊寸磔死醫徐履端解衣履投水劉時雨妻黃氏攜七
歲子避于雷打廟賊至皆死趙姓妻官氏先縊數女而後自殺
什邡顧存志自焚其室與妻賈氏投火中　以上紀城屬之不屈者
論曰班史記公孫述亂諸名流死義者十數人所以褒士節識
頹風也獻殘酷百倍公孫鄉紳士女當九鼎既沈不肯媮生屈
節若逆知有青羊宮一刼不能再全何如玉碎固有明養士之
澤長亦以見明士効忠無忝西漢而史不具載何歟嗟乎故叅

遺族皆燼于獻賊手矣
監城門出入　各城門派兵部官二都督軍千凡出入必有符驗
具甘結按驗違限及人數多少姓名差異者并斬其左右鄰入
城者面加印結失之不得出疑聽入而出者悉禁之
立酷刑　獻入王府登端禮門樓見一像上公品服金裝人皮質
頭與手足肉身內閣云國初涼國公藍玉獻王妃父太祖以謀
反剝皮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祀于樓獻忠悅先施于蜀
宗次及犯法文武不屈鄉紳又次及本營將弁凡剝皮立王府
前街之兩旁纍纍千百望如送葬俑識者知其不祥又創小剝

皮自背溝分剝揭至兩肩頭面遂出郊禁與飯食留藏同罪有
棲古墓旬餘而死者剝未畢而死行刑者斬凡有犯始杖百笞
千次重割耳鼻次重斷手足次斬次凌遲次磔割如鵝眼大以
五百刀爲限數滿稱之極重剝皮由是剝皮之刑繁興矣　按
藍玉傳無剝皮事而海瑞傳有請復太祖剝皮囊草語歐陽說
信然
丙子殺成都王世子　獲世子偽封太平公三日剝皮以徇宗室
朱奉鉀以進士官御史其劾史督師丁啟睿諸疏天下傳誦時
罷官里居并及于難

殲大慈寺　寺僧千餘因匿宗室屠其等嚴飭各州縣盡解逃宗
由是連坐之刑繁興矣
廣告密　凡碑碣坊梁有大明大順斷絕死敗等語坐十家犯者不自知爲何罪有不及報而發覺他處者詗事者斬營雜乞兒中稽查犯即收之雖至親道遇皆俯首過有街民張承恩夜語妻曰說甚張家長李家短邏者以告獻喜曰張家長我勝自成兆也重賞之由是告密之法繁興矣
論曰太祖鑒周秦之禍善待元裔子孫宜有以庇其孫子而幾燼于闖獻之手者何歟嗚呼吾今而知洪武作法之凉也洪

剝皮張即剝其孫子洪武連坐多者至百家張乃以數千萬坐洪武設儆衛以錮羣臣張乃以錮其子孫臣庶洪武沒入妻孥自成收秦宮妾數百人張亦沒蜀藩婦女充院報者雖過施者亦酷矣君子于闖獻乎何誅
賊兵四出　僞將徇各州府縣降者僭僞官抗拒即屠盡脅紳士入城民歸鄉凡居山寨者目爲反叛攻陷悉殲之
論曰勒紳士入城自是紳士無倖脫者矣
內江張於廉舊彭澤令賊廹就僞職與妻鍾氏罵賊死　安縣明經趙洪偉召入監不應子進士昱召入仕不應殺其家諸生

李若生宣大總督鑑子召入監與妻董氏自經　資陽諸生劉均芳爲賊所得持扇行歌至西門投石橋潭死以下紀外屬之不屈者
賊屠仁壽知縣劉三策死之　三策饒州舉人賊至誓死守每對紳士曰事廹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城破死賈鍾斗崇禎己卯舉人與生員劉士愷守禦城破俱死生員龍明新復聚勇拒賊被執罵賊死執貢生顧鼎鉉不屈抉兩目死生員陳素陳應新左灼亦以不屈死左灼妻閔氏殉之辜氏女及笄賊至自刎
井研雷應奇糾義勇禦賊于高境鬬力殺數賊死　汶川原任大邑高應選城陷攜子女沈于江　潼川原任給事吳宇英

王事蔡如蕙舉人汪騰龍皆以不屈死
己卯明川東兵備道馬乾克復重慶　乾擊走賊劉廷舉獻遣劉文秀帥數萬衆來爭乾嬰城固守會叅將曾英救至文秀退乾遂攝巡撫
壬午故明大學士王應熊駐節遵義不言總督不能其官也　福王以應熊總督川湖雲貴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時　大兵尚未入蜀西土僻遠巡撫馬乾叅將曾英楊展王祥等雖皆奉江南年號而事權不一應熊擁虛位而已
九月獻賊及闖賊戰于綿州　馬科師行有紀保順潼三府皆納

欸西陷綿州獻使偽都督每之悉敗還獻親督陣斬後退者馬
科敗走漢中保順潼綿復為獻有 闖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
郎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宇亮妻宋氏避白崕濟三氏曰昔吾姑
遇賊于涪懼辱投水今受汚何以見亡姑于地下同縊死
論曰自成新自京師反西安喘息未定使馬科乘勝據成都走
獻忠明年自成南下闖獻爭巴蜀則蜀禍不知其所終矣馬科
之敗也蓋天之哀憐巴蜀僅有子遺云
賊敗義師于綿竹 胡國柱不書以別于劉道楨也然猶書義師以表之 邑人胡國柱貢生可
賢子崇禎庚辰獻忠執可賢脅曰汝子國柱守城降則免汝旣

臨城語國柱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為念賊殺之攻城
不克至是城陷國柱與典史卜大經率士民巷戰力竭皆死諸
生顧天澤妻劉氏抱幼女投井楊元吉妻蕭氏語元吉曰祖宗
不可無後君速避賊至投井死民文士舉夫妻同執賊見勾氏
美逼之夫乘間亡去氏以不從磔死黃守學母柳氏自縊守學
殮畢自縊王宗道妻袁氏罵賊死
論曰是時馬科據潼綿久矣綿竹介成綿之中國柱無民社寄
承亡父志不從闖亦不從獻可不謂烈丈夫哉庚辰守綿竹不
書恕國柱也能全危城而不能全父君子惜之

初獻出成都新都人無迎送者漢州民迎之人賞一元寶其歸
也新都民迎之獻曰爾想老子元寶耶捽殺二百餘人
明國臣殺其長川南道胡恆以雅州叛 雅州今王國臣西安人
初通闖將馬爌又降獻上南道胡恆駐節邛州將殺國臣國臣
逆謀執恆以與賊恆逃入土司高克禮高與土司楊世仇互相
攻楊之裔欲因亂弒兄之明以降賊執胡恆家口數十人送獻
忠殺之婺源人汪光翰者為胡恆幕客護其子士驊妻朱氏幼
子峩生得脫匿民間走榮經武大定殺展闕朱氏驢將刼致之
朱毀容以免光翰得朱氏母子所在多方調護事平送朱氏母

子歸竟陵朱之節光翰之義楚蜀人兩難之 劉碧譔記為前後兩事據蜀難叙略合為一事
論曰是秋九月劉二虎來寇綿竹諸生陳訏謨夫妻被掠遺幼
子草間僕陳三負其子逃過之棄其子而奉幼主匿山中以免
又有劍州御史梁之棟僕王承祖聞獻據成都土寇蠭起之棟
子田璧以五歲兒繩武屬之曰梁氏一綫以累汝承祖泣謹如
命負繩武及己子走山中賊追及棄其子匿繩武于石穴賊平
始出為力耕教讀順治庚子舉于鄉人以陳三承祖為今之伯
道若國臣者豈惟愧光翰抑愧此人奴也已雖然國臣專闖獻

又殺其長胡恆家口數十人未幾宣慰馬京復黎雅國臣竟逃
去惡甚宋瑤而終于佚罰必有人非鬼責之交集于其身矣
癸酉明都督秦夫人閉關拒賊　令其下曰有縱一賊入境族無
赦獻方鑄金印以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
冬十月乙卯朔　大清定鼎燕京
世祖章皇帝即皇帝位除明苛政　九月車駕發盛京十月朔頒詔天
下與臣民更始盡革加派稅餉廠衛諸弊政
論曰興王之舉措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漢高興除秦苛政光
武興除莽苛政與武王之反商政若出一轍易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己未獻忠殺明新都知縣包書明　自是賊陷成都州縣封倉庫送欵惟
新都與崇慶州不下至是獻自綿竹回獲包于錦官驛磔之
庚午賊略崇慶州明知州王勵精死之　勵精陝西蒲城人獻破
成都州人皆遁勵精守空城三月或勸之去不應至是賊入境
濡筆書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十六字登樓
以利刃縛柱挺其鋒貯火藥樓下危坐刃前寇入城命僕舉火
觸鋒貫胸死賊義而葬之所書字歷百有餘歲墨瀋如新
論曰包不屈而逃似與王勵精有間然獻入成都州縣不屈者

惟華陽沈雙流李郫縣趙新都包崇慶王五人耳可少皆哉包
不得其名故書氏崇慶州王當西土無邦乃能戀戀孤城死于
其職可不謂之烈丈夫哉
朔五日賊陷邛州明知州徐孔徒死之　胡恆既去子之驊與孔
徒登城守孔徒江西人城陷不屈死賊屯文曲山驛士女守城有假
寐者斬之每月未曉禁舉火時遣人繞巷升屋有燈光及偶語
者收之連坐數十家尋陷蒲江
明劉道貞以義師破賊于小關山道貞徵者何以書邛無官其官皆賊　道貞字望仙
天啟辛酉舉人世襲黎州指揮獨道貞家邛以文學顯刻意兵

家言獻據成都道貞語子暌度曰邛爲黎雅及建昌門戶沿邊
土司可聯以守適邛陷僞恭將略地至邛道貞策殺之知賊必
至走沈黎資軍于曹勳勳亦黎州世襲指揮也遂起師洪雅賊
帥狄三品破邛及雅分二軍一走滎經一下洪雅勳率衆拒小
關山道貞以李衛軍來戰使暌度潛洪青衣江襲賊後賊陣動
曹勳麾之斬千餘級而甯越楊起泰奉胡恆檄援邛又敗賊于
滎經龍觀川乘勝復雅及邛尋劉文秀來以勢不敵退初走沈
黎妻王氏挈家百口避西山賊搜執之磔其族然自是嚴道以
南二年不罹寇害

論曰悲乎道貞傾家討賊以討賊破家觀其疾革語勲曰吾以一書生討賊藉公忠勇報累朝養士深思病至此死有餘恨矣此數語凜凜有生氣道貞以豪俠聞于全蜀華陽令沈嘗託其五歲兒荀荊卒以免今 國家太平二百年矣道貞有後與否他日當訪邛人而誌之

十六日賊立獻忠 僭號大西改元大順易王府正殿爲承天殿府門外爲朝房孫可望節制文武汪兆麟總決諸事詔民間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居可望李定國命稱千歲封四養子爲王可望平東監十九營定國安西監十六營劉文秀撫南監十五營艾能奇定北監十三營皆賜姓張氏置丞相六部以下官汪兆麟左相桐城諸生知獻好殺每先事迎合綿州嚴錫命右相胡默吏書彭縣令湖廣王國甯戶書成都令吳繼善禮書彭縣龔完敬兵書李時英刑書王應龍工書法禁嚴凡碑碣坊梁以大明大順紀年者誅及一方文字稱謂有誤及獻忠一字者十家連坐凡郡邑人物犯必改坊碑必鑱其字朝罷首議開科

逆明大學士陳演女 闖破京師演首獻金四萬免拷四月八日目成將襲三桂殺演及諸臣其女歸家賊逆爲后自南門五里外架橋高十數丈踰城達藩府左右欄楹五架上結錦綳絡以

明珠象星辰首尾懸水精燈籠象日月望若長虹亘天論衆曰天賜后也封其兄爲國戚不十日殺陳氏而夷其族兵馬于城上大橋出入

毀𢌞瀾塔 獻閱城望東門鎖江橋塔凝目久之顧從臣曰橋是彎弓塔是箭箭射著承天殿毀之得一方石文曰修塔余一龍折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中漢元興元年諸葛孔明記此塔萬歷時藩司余一龍建

明官兵亂 官兵亂民無所措手足矣 州縣多附賊僞官非守巡撫馬乾下渝城副將趙榮貴走龍安大旗余朝宗自號紅十萬刼內富榮威走長壽總鎭甘良臣副叅賈登聯莫宗文屠隆英王祥馮朝宣王啟等走忠涪瀘合永遵所過皆刼掠而食東南大擾廬舍悉空

明總督樊一蘅駐兵遵義 福王命也

死曾死 初廣元吳宇英閬中周建曾謁獻求仕授宇英巡撫建曾監軍駐保甯招諸山賊士民爭唾罵之建曾至巴州招袁韜降至中途從役爲鄉民所殺至通江楊秉允斬之

論曰宇英建曾與南充之汪鼎鎭綿州嚴錫命華元張大受皆從獻以求富貴李雁門誅殆天之假手于獻賊歟予聞相國宇

亮子裔盛從賊挈眷之成都妻王氏曰賊官汝可作我決不爲
賊之妻自經死諸汚僞命者聞王氏風宜少知愧哉
賊掠龍安　府庠梁道濟同妻楊氏避難山中賊搜出使跪道濟
曰我不能爲賊屈膝欲犯楊氏氏罵曰速殺我皆縛而剮之
獻忠鑄錢　取藩府古鼎寶玩雜諸寺銅像爲錢文曰大順通寶
令民以大順新錢釘其幘頂錢光潤精緻作婦女簪花不減赤
金
賊陷樂至安岳　樂至楊文煥妾賈于荆州名荆娘夫卒不嫁城
陷罵賊死　劉進忠攻陷安岳邑人竇可進崇禎庚辰進士舊

官副使被執不屈剝皮死同榜王起峩倡義兵萬人敗没
居潼川　殺王氏一家七十餘口新命年十二匿文昌土穴中後
没于旗官河東總督李允楨崇禎丙子舉人避賊老安寺嚴索
得之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忠州庠生李錦僞官逼令
鄉試佯狂卧地廹之遂自經
明監軍宋恕飛夾江舉人宿元會遁入深山之也書字　丹稜貢生宋
文翼字恕飛入國學官蜀藩長史撫陳士奇重其才使爲監軍
尋辭歸成都破走匿深山　國朝大府交薦終不出夾江舉人
宿士敏字元會僞令廹就職佯應之至千佛崖策馬投江賊信

其死不復問已而泅過江岸乘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老
論曰獻忠懸僞職以待鄉紳設科舉以待生監舉人其初固無
意于屠儒也諸君子蹈道不渝訖陷胸決脰而不悔烈矣宋宿
二君與新繁費氏父子詩所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乎以覥
朝就職夕駢戮而惡名流千載者奚啻倍蓰
忠州進士李爲龍妻吳氏自縊孝廉黃纘妻張氏毆如虹妻黃
氏貢生楊光憲妻朱氏皆罵賊死　遂寧明經姚思孝內江教
諭也不屈死諸生羅璋奉母避山中賊迹之璋殺數賊而死母
得逸　蓬溪譚性妻陳氏不受賊汚被殺

獻忠舉鄉會試　初勒生監舉人鄉會試不至者妻子没入營十
家連坐自爲御製萬言策評古帝王以西楚霸王爲首又自爲
聖諭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
嚴錫命註釋刊諸石鄉試中八十人溫江史鑽傳解元會試中
五十人漢州樊　爲文狀元鼎甲外分任各州縣華陽張大
受爲武狀元身長七尺善弓馬羣臣交頌謂龍飛首科得此奇
才不日當一統天下獻召入衣飾華靡先後賜名馬美人甲第
金幣無算屢入謝獻忽顰蹙曰咱老子每一見他就愛得過不
的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諸將縛斬大受幷戮其美女家丁盡

賊謂殺人爲打發盡殺爲收拾也

屠諸宗　承平久王宗室分處各州縣及今夏逃出搜獲者男女數萬計悉屠之惟王弟子鎭國將軍平櫟家富順間道走粤獲

論曰三代後正統明與漢同漢祖雖屠戮功臣未聞籍黨人逮坐左右鄰也洪永之間無罪夷滅者數千家矣多殺人子孫以求逞者人亦盡殺其子孫然後知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保全爲正不少也

籍富民大賈　飭各州郡籍境內富民大賈勒輸萬金少亦數千金事畢仍殺之

論曰從古大盜貪酷未有如闖獻之甚者也拷掠宗藩貴戚以次及大賈富民而又盡之是道何道歟明祖興四海壹駿駿乎有三代風矣于封建則私其子孫於貧富不拘籍沈萬三家以抑豪右始于一念之私不知末流之積弊乃至于此

又曰富者衆之怨雖以貪吝得罪于戚友宜無惡于天然大亂之世每發族而殲者何也承平久兼并興計一里百家之內有田者十家十家惟一二家有餘蓄且若無以給此窮乏者子閭五十年前昏喪費僅二三十金近者至千金猶未厭若倫費卯五十年前則是一舉而有千金施與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凡天下之顚連無告者皆吾兄弟是故聖賢有一視同仁之量今不務周急又刻削之譬如人家數子有智欺愚强陵弱必傷父母心富民刻削窮民大傷天地之心可知也宜乎亂世富民受禍最先又最酷嘗試爲富民籌保身家策矣最上者如無錫倪瓚次者如營山冉世恆冉兆元瓚家雄于貲至正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貨遍給親故人目爲癡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世恆兆元崇禎六年値搖黃起創修寨士女多貸之名以積穀數千石給之存活無算其後城寨悉破惟此寨獨全二者皆後

事之師矣

明峩眉義兵起　峩眉平夷三堡聯歸化八里萬年寺僧集勇得二萬人走僞令胡鑾獻使歐陽柄戰于峩眉紙錢街屍骸枕藉柄縱兵肆戮義兵出高橋大敗賊于了角樓柄遁歸成都

十有一月朔十日獻忠屠人于方順橋　獻忿諸州縣反正驅人至東門洪順橋（今九眼橋）方舉刃烈風晝晦迅雷擊三獻怒曰爾放我下界殺人奈何以雷嚇我仰礟擊天三是日死骸激水橋爲折

論曰古聞武乙射天楚虔詬天無擊天者獻自變渝至城凡三

戮其兇威可畏如此非天縱獻官民罪孽滿惡而殺運未除也
丹溪生曰獻姪有疤和尚者隱于灌三十六峰爲言獻度閻脫
禍無意殺人嘗盜武當山大廟金頂王靈官喝曰非上帝放汝
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爲奉天殺人禍先中于楚而後及蜀
皆曰自作孽不可活楚蜀人毋怨天作孽也　按獻姪問其名
不答面有火藥燒痕號疤和尚康熙四十年猶存
核軍功　凡居山寨者爲叛斬捕必盡逐殺僞令者城鄉悉屠幼
男女不計手掌一雙准一功官爲核驗凡州縣軍官衙門人掌
山積惟成都人掌幾于假山之嵩矗千峰一紀功一爲官勘地

雖久而朽腐不收嘗見一劄付自副將擢總兵劄頭空白硃筆
註手掌千七百雙有零有一卒日殺數百人擢都督（歐陽直）
明夾江知縣王　起兵討賊（上民貴義所起官富起兵）自賊兵四出剝皮斬
首劓手見者聞者恨次骨歐陽柄自嘉眉敗歸獻命張能第來
剿夾江令王　糾義兵會兵協討立何炮相救自此賊數敗
遁歸成都
李馥榮曰王令倡義嘉眉始有瞧類故表之惜不得其名氏蜀
碧云夾江令王某進新荔枝中漬以鹽獻怒令近侍王珂往斬
之左右曰罪不至死獻遽傳旨其文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王
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罷此詔資陽人存之至今不
知此令與否俟考
賊殺成屑張姓于關外頸裂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有呵道來
者威儀赫奕如王公既至吏持册點名死者皆提頭起應張張
起訝其無名詢從者曰府都城隍也俄而去張伏行數十里而
逃康熙六十年猶存頸上刀痕死然人呼張斫頸鄉子孫有游
庠者獻嘗言四方有路在劫難逃其然歟
賊陷嘉定　殺諸生鄭大年妻楊氏自縊正門城上躍入江僞守
任元祐促犍爲舉人周正之官不從被殺子成儒以家託叔曰

臣死君子死父一也與少弟奔抱父屍大哭皆被殺舉人陳天
祐夫妻被殺啟拘其二女置輿中見父母屍躍身撞石死
陷榮縣明知縣秦民湯死之　民湯漢陽人被執不屈殺射死
賊入保甯　今五月闖將陷保甯九月獻將王奪之賀珍來爭城
復失珍回漢中獻令劉進忠據之初獻忠攻保甯見一大黑人
持矛踞城足浸漢江者三夕詢知爲桓侯避去又欲屠其府屬
僧破山爲民請命獻持犬豕肉示曰和尚啖此止殺破山曰老
僧爲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嘗數臠乃止
論曰保甯袤延千餘里據嶺山中爲秦蜀咽喉無事易安有事

易浮動爲賊匪出沒久矣慘殺如明季至今多晉唐以來舊家
楨佚力歟破山力歟抑瘠土向義之明效歟

搖黃襲通江明邑令李存性拒卻之　存性守禦嚴賊不能近佯
爲官兵援通者道遇童子紿之曰吾同營大兵汝無怖童佯應
之近城門未閉童疾呼賊至速閉城賊殺童急攻城矢石如雨
賊遁官以成人禮葬于城西道光六年知縣蔣湘雲南舉人修
童子廟其子笑謂童子事無徵同署發狂自批其頰曰汝不見
保甯府志乎令謝之乃甦賊擄山執王廷輔妻閻氏不受辱殺
之羣烏環屍哀鳴不散

論曰孔門衛士先節而後才吳繼善成都才令也而受僞職若
存性可謂節才兼備矣通江僻處萬山中而能守孤城拒闖獻
有義令即有義童如此士奇爲巡撫竟無殊擢通志亦不載其
人嗟乎文獻之缺于亂亡與賢哲之屈于閒散古今同慨矣

賊陷東鄉　恩貢冉璘見執不屈死母楊氏妻向氏舉家登樓自
焚　至梓潼諸生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繯
死　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罵賊被剮貢生張公選女爲
賊追及罵賊以刃穿胸死　昭化生員賈亂昌母李氏任如水
母吳氏罵賊死諸生李猶龍抗節不屈賊殺之

原缺第三十五葉

息一門四十六口皆自盡

明瑤以永甯叛　永甯衛官宋瑤降獻授副將大肆貪虐
明參將楊展起兵討賊　展自成都遁囘青城裸體索衣衆詢知
爲展爭解衣衣之諜知親友起兵衛邦族衆爭執器械從之叙
府生員張文燦江安生員羅文燦展以書通之二人起義兵斬
僞令獻忿川南之殺僞官也令進忠剿川南文燦等戰敗進忠
亦不窮追展聞進忠至順流抵沿江州縣斬僞令取金帛佐軍
偵知獻忠命解餉歸成都以數人駕舟前曰有詔書請登岸宣
讀數百人皆跪聽出不意殺之收其金帛至避義旬日得勝兵

八萬人張旗鼓復歸赤水
已丑明戶部員外郎范文光起兵討賊　文光走邛雅與劉道貞
等奉宗室朱平欂爲王起兵討賊
郡人殺瑤　永甯人以宋瑤故請兵展約王祥合兵斬宋瑤
十二月獻忠亢仕官　初召五衛指揮應襲者赴襲完敬考選日
午下令盡殺之至是凡歸田文員衛所世襲武員籍其家口數
千至省悉殺之
簽兵　方有事漢中按糧簽兵徵夫殺于半道無一生歸者　有
訐訟干連公事齎解至則不問曲直緩急並解役無一生歸者

賊陷叙州原任湖廣布政司尹伸死之守士者何無一在也伸宜賓人萬歷
戊戌進士以節義文章自負工書避賊山中賊搜獲舁至井研
罵益厲與妻邵氏妾夏氏長子思婦楊氏并盡節同邑舉人周
元孝以不受偽職死諸生熊兆桂與李師武起義兵被獲賊剝
皮懸城門磔師武諸生魚燕鵬以殺偽官剮諸生劉苞晏正寅
王應世以不屈殺郭大開閉門罵賊死李含宗梁爲憲解省罵
獻死總督樊一蘅奉命討賊李夫人爲賊搜執繫獄辱之大人
曰我夫奉天討誓必殄滅爾等賊殺而裂屍于道第一若妾夏
氏年二十被執不受汙賊懸髮于樑支解焉侍郎劉之綸妻楊

氏賊逼汚之夫人曰我命婦豈爲賊屈賊剮其兩乳而死諸生
余智與妻楊氏罵賊死　珙縣舉人向科原任江陵縣賊搜獲
全家遇害慶符張祖周語人曰百年有盡貪生何爲投起純潭
死隆昌諸生劉玆爲賊殺掠其妻盧氏氏抱夫屍痛哭賊殺之
廩生范瑛妻胡氏抱幼女逃遇賊被殺筠連蘇亮工妻毋氏賊
挾以行至鳴鳳崗墜崖死高縣陳徵女三姑避硐[illegible]
納谿二王氏一生員閔翼聖妻遇賊縊一生員易[illegible]
溺
賊陷瀘州明推官韓大賓死之　原任澤州牧韓鼎不屈死[illegible]

原缺

蜀龜鑑卷之三
乙酉二年春正月朔是歲南都亡六月唐福州三月自成死獻[illegible]
衣大人射之輒頭暈目眩自是不敢生[illegible]
羣臣朝聞哭聲回顧皆無頭鬼李氏忽有道人披狗[illegible]
作犬吠命縛之忽吠聲盈庭如千百大聲振天地獻大聲呼衆
皆不聞獻退朝道人不知所往荒書一日聞後殿歌吹往視亦無
頭鬼而手持樂器一日早膳空中下千百手攫其食立盡時禁
夜行邏卒出丸石叢擊有死者自是不敢居王宮叙畧
獻忠營城北樓　朔三日晏羣臣獻曰自三國以來漢中蜀地平

東兒往取之十六日出成都
陝西大雨雪　自成以去年五月自京師歸秦怪風作麗譙象魏
俱折猶復苛虐百端秦人不堪命
大兵破潼關潼關破陝甘遂爲國家有　自成欲反據延安聞唐帥從黃甫川西
渡以十三日走藍田下武關婦女細弱凍死于七盤坡者數萬
使賀珍守漢中左良玉南下武昌虛自成入據之從兵尚數十
萬
賊敗于漢中　可望至甯羌闖將賀珍伏兵村落開褒城門以百
人條出條入前鋒張能第璽進伏發被擒又追敗于園山寨可

縋遁還是役珍以三千兵敗可望三萬縱降者曰蜀民畏獻威逃死行伍願回本籍者關津毋禁

二月獻忠新文昌宮于七曲山（昔所未有爲立立煬宮是也昔所已有爲新新延廐是也）可望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左右告以文昌神姓張獻曰吾祖也追封始祖高皇帝從官獻諛比李唐之祖混元遂命建太廟歸而落成賦詩曰一綫羊腸路此地更無憂人是人神是同國與天休命嚴錫命以下皆和之少遲斬刻石八卦亭內（國朝梓潼令王維坤碎之王長垣人）蠶叢文昌遺之合爲文致祭凡涉文義者斬之獻大聲曰爾誓咱自做文曰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爲甚嚇咱老子

咱與你聯了宗罷尚享至今人以爲笑或曰獻初過梓潼夢人以宗弟紅東來謁戒勿殺梓潼人獻語人曰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殺之故梓潼得免予問梓潼人獻屠梓惟賈裴二姓不殺命司香火故賈裴二姓世爲道士報神恩并塑賊像于殿內寧平邑令毀之今前殿猶獻賊所刱也獻所過園亭寺廟無不焚燬存者惟關帝文昌關帝泰所尊文昌獻所祖可望焚鬼頭關龍鳳祠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

明潼川府義師起棄之（前潛棄新軍罪捷春也此義師孰棄之上已書督師王應熊矣）中江射洪遺民忿獻賊慘殺與潰兵無歸者阻山壁水十餘萬城不敢戰王應熊時駐遵義去中江射洪千餘里王慎惜名器請待不即與軍中舊官稱官餘稱義士無以統馭忽傳山中有內江王者從毀僧軍中思得王監國競往迎之歡呼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定官職飭士伍十餘萬眾喜于得王也爲王建行宮選后妃拔勇士充御營尋賊王數敗王自將兵出戰賊敗走尋益兵來攻破之生擒數百擒降千餘王編入御營一日獻至御營兵識獻自外乘之十萬眾斬艾殆盡矣內江王賊也獻使其下偽爲之（李長祥記）應熊使蜀民益招貢生冉琳琳約通江向袁亮向質向琳起義兵斬偽官攻巴州賊將馬元利來援袁亮走通江

琳同東鄉袁亮得兵二萬患無長又不得請于應熊因推袁亮總兵椎牛饗士諸州縣應之孫可望至皆潰

三月明參將楊展復叙州　去年守道馬乾及參將曾英復重慶副將朱化龍復龍茂一衛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合參將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攻叙州斬數千級復其城偽都督張化龍遁一衛命應試取嘉定邛故總兵曾聯登取資簡侯天錫取瀘山春大海取忠涪甘據城奉調如洪雅曹勳監軍范文光松茂則僉事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詣時副將曾英參將劉麟長部將于大海李占春方殺賊于重慶并來奉一衛節制

邛州人反正　賊眢綿州諸生葉大賓牧邛大賓佯受之密遺綿
士寀民相時起事紿賊將曰開清江有警須調兵往援分其衆
千餘去翼日又曰大邑隸邛亦宜調兵往又分其衆千餘去大
賓下令殺賊帥而漕眞其兵護州民萬餘奔西門去
明天全六番招討楊之明起兵拒賊敗績死之　成都進士朱倖
尹川北舉人鄭延爵合謀起兵戰于雅州飛仙關兵敗楊與朱
被擒剮死延爵收兵再戰没于陣
明黎州宣慰馬京起兵討賊復黎雅　初獻鑄金印招京漢馬代後京
年十六擲印于地斬來使僞游擊苗姓率衆赴黎雅任京與弟

亭濳師擊之擒僞弁七十餘人斬首祭旗結富庄七姓大破賊
于龍觀川斬其帥方總兵七姓者姜黄奈李蔡包張也
夏四月楚人殺明自成　自成居武昌五十日謀下南京將發而
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槍盡折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保安蒲
圻沿途恣殺掠過通城命四十八部先發自成令嚴無敢反顧
者通城九宮山居民賽會自成呵二十騎止山下單騎入廟伏
謁若有物擊之不能起興國民程九伯疑爲盜取荷鍤碎其首
忽見腰下金印且有非常衣大駭走避二十騎索之則血肉糢
分矣李過乃勒兵滅其一村　何璘澧州志言闖賊不死逃澧

州石門之夾山爲僧其墳尚在書奉玉天和尚之碑卒于康熙
甲寅二月遺像鴟目蝎鼻惡不可言
論曰眞人不死大盜亦不死而卒殞于一夫之手者何也自成
以崇禎元年從不沾泥等爲盜叅政洪承疇以次擒斬惟不獲
自成七年坐困車箱峽而陳奇瑜無故縱之去九年孫傳庭斬
高迎祥自成幸而免十年子身走竹溪幾爲獻忠所殺十二年
敗于商谷走魚復山中自經數四凡五瀕于死而不死非天厚
其毒爲　聖者驅除也及陷京師與吳三桂戰于一片石天
反風鎗礮自焚自成始知天不與我也遂棄京師遁入陝又以

六十萬潰于潼關遂越商南下武昌至九宮山不攻圍自斃非
天殛自成天之降割于明子孫臣庶已足也傳記自成知事不
成遁爲僧是未受誅也且即使殞于一夫天演之子孫百萬斬
刈捜括者十有八年闖之肉其足食乎
二十二日大兵下揚州總兵李棲鳳監軍高岐鳳出降明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史憲之卒
論曰史可法初生夢文天祥入其舍其就義從容何忝柴市文
山遁入禪身死六百年越于今始配享
聖廟史公醇德天何問然

五月癸巳南都降丙午執明福王由崧以歸
閏六月丁未明唐王監國于福州 太祖二十三子唐王桱封南陽崇禎七年聿鍵嗣太祖八世孫九年京師戒嚴倡義勤王廢爲庶人幽鳳陽弟聿鐭嗣爲自成所殺福王立乃赦聿鍵順治二年五月南都降聿鍵由杭至閩總兵鄭芝龍巡撫張肯堂禮部尚書黃道周請監國福州改元隆武王好學通典故權移鄭氏不能有所爲

獻忠大殺其黨 可望自漢中還僞官連名狀郊延獻怒其沿明陋習棒殺二百人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太祐獻曰文官怕沒

人做邪朝會拜伏呼獎數十下殿有嗔者指爲不忠名曰天殺右相嚴錫命家綿州以第宅宏麗斬僞兵書龔完敬以道不治剮皮被以本職衣冠徇于市僞刑書汪兆鎮以讞因遲緩予杖百自經祭酒某生辰受諸生禮值十錢剝皮如完敬武臣惟四養子不殺然折將損兵猶與杖百而斬其隊伍以下五月十日一發兵採糧一人不回領人管隊小剝皮同行俱斬遣背

搖黃亂 搖黃至今春屠巴通東太達梁新開諸縣夏又破長壽鄰大廣岳西營渠定各地方屠城寨焚廬舍炮烙吊拷以取財穀盡殺其紳士軍民等惟掠其少艾子女入營壯丁縛以生生

庚文吉畱使任負荷積屍滿地臭聞千里獻設監紀通判與駐防參將同行至廣安搖黃攻殺之南部生員李俊英與戰不勝投江死

論曰搖黃自崇禎五年來常畏官兵攻硐寨不攻郡城甲申春猶畏獻入山今聞所在官兵亂義兵起獻敗于漢中又屢爲官兵所敗遂屠城邑殺獻所置官益張矣

明洪雅起義師表余飛也 永川刁古二族順慶譙馮二姓潼川楊先志林時泰岳池劉武舉各起義師道書賊人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妾二陳氏之恆妻宿氏之郊妻王氏一少女諸生祝

籛媳也懼汚皆沈水花溪去縣四十里前面青衣後枕飛仙關邑有余飛者伏壯勇數百于山谷以羸誘賊入隘伏發不得出望山巔植旗不敢上沿溪走徑狹騎陷田中擒斬二千人賊遁益修險阨寇來則戰去則耕其後爲劉文秀所殺衆遁其法團營自保今多勝國時土著云

明夾江千總周鼎昌起兵討賊 賊攻夾江南安鎮邑人鼎昌奉王應熊檄守南安鎮竪木爲城賊攻不下作浮橋爲長圍鼎昌令善泅者潛游水中腰鐮斷橋絡賊將卒多沈于水其奔南岸者廢而攻之盡得其所掠財穀後有曹檜者以永歷命宰夾江

撫流亡勸耕織。故夾江多士著人

秋八月獻忠勦進士舉人鄉會試(殺士不忍書楚虞殺蔡七十士不書)春二月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岳牛三八)檄偽州縣學官查檢學校復開科與後至者妻女充院本兆剝皮有司教官斬連坐十家。(遺書)

諸生至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丈合書滿幅帥字畫如斗須一筆書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草為筆以大缸貯墨濡之日一筆書成獻曰他日圖我必爾也立殺以祭旗年二十七貢院左右設長繩由東門入凡身過繩者出西門驅至青羊宮殺之先後萬人囊筆硯山積(岳牛記二萬二千三百人)二十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

其名一嘉定歐陽直也。從獻奔川北獻誅遁歸寓丹稜與予叔祖聯姻紀亂一書皆目中親見獻事今無存矣(蜀碧)按歐陽直廣安人寓嘉定蜀碧謂嘉定人誤其紀亂即歐陽遺書漢州張玉泉家有藏本裔孫鼎亦言祖有女適丹稜生員彭鐸著蜀碧載有此書而直自記云甲申被執入驍騎營解赴成都發光祿寺給養再發監軍平東又發回驍騎營無與試事豈以為獻書記諱之歟然所載皆其目覩矣。獻又詭開武科時禁民間畜馬武生至選廄馬最獰劣者脊之騎振金鼓發巨礟合營大譟馬驚人墮踐肉血成泥獻撫掌大笑

蜀碧云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縣溺污坊紳僕鞭獻父喝獻持水盡滌獻瞋目誓曰我再來必盡剿若輩以是積忿于紳宦。獻敗伏郎陽謀刼一寺積穀時諸生讀書寺中僧工拳勇者百餘人謀曰我勝懼其報不如嫁禍他人遂著諸生巾服以是積忿于諸生不知皆始于顏天漢也。

論曰搢紳被禍雖焚坑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明祖善養士自秦以下所未有然氣節盛于東都恣横亦甚于戰國賢者如靖難議禮歷九死而不移不肖者上挾有司下横州里成都順慶之民變是已獻屠儒始于成都終于順慶有以夫

又曰犍為諸生彭大同張廷機見殺于青羊宮大同妻任氏自經廷機妻梅氏投水稱雙節一生因其妻得記餘皆死無葬地而莫之知也悲夫

文廟災 文廟自火獻曰孔子不喜殺其弟子乎兆麟曰由四川文運已絕故(殺畧)

闖孽據楚蜀山中(夔東之亂甚矣)餘黨合別寇劉體仁郝搖旗李登雲塔天寶王光興王友進黨守素等竄入竹房各山中屯耕自守時出刼掠夔東千里無煙行旅絕迹(遺書)

明保郡人殺仙桂 南江李上苑起義師獻使其將翟仙桂守通

江史潰傳為通江令仙桂沿鄉劫掠上莬與戰于扶陽敗之追
至縣城斬其首殺偽王簿黎田甲
獻忠戮雜流　凡僧道醫卜百工技藝託言齋醮卜筮及大工之類
嚴拘至省皆殺之初太慈寺匿宗人遂積怒于僧有道人披狗
皮者乞于市獻初入城道人忽攔馬作犬吠獻命羣賊擒斬道
人徐行賊追不及矢射之不中獻親策馬射之中其首矢忽激
回中獻馬立斃乃已遂積怒于道太醫院舊製銅人幕其關竅
勒諸醫針之有一穴誤針者死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
供御用獻王好學又招天下名刻書傭集成都至是盡戮曰可
望留錦工十三家攜至雲南今通海緞其遺製也
定洲陷雲南　元謀土知縣吾必奎反土司龍在田討斬之適奸
人誘黔府富實土司沙定洲襲據藩府天波走楚雄
賊屠崇慶州　賊所置偽官恣意苛虐遺民競斬木揭竿執偽官
投之水火或生磔于庭獻忿恨命將分剿兵到處獻望有煙斬
其樹偏裨不忍盡殺多自經有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
千金大喜繼又大痛皆叉手委股以就斬割無或逃者
屠邛蒲　文秀至邛立搜山望煙等目迹高山深谷據寨者攻陷
碉者焚以火邛蒲二百里罔有孑遺

明丹稜義師起　賊至丹稜以長繩聯絡數十人驅至江陵廟殺
之彭萬崑聚壯勇守隘賊來輒殺賊不敢入一鄉獲全
丙戌三年（是歲九月唐王卒十一月永明王監國肇慶十二月獻忠伏誅）
春正月獻忠營南關　獻居北城樓見鬼相觸白晝現形不勝其
擾移營南關五里外大營十小營十二中營獻居之孟蜀中園
也園為蜀王外園古木千雲黎花千餘本獻王椿芳春二月集
諸府賓僚讌飲其中名登瀛洲王嘗繪為圖（見蜀明詩）又古梅一株
枝幹夭矯蓋孟蜀時物陸劍南所謂梅龍也賊皆伐之築馳道
鍊兵并斫其園木作宮殿署御府老營今名御營壩予謂宜更
名登瀛壩為不忘其初賊徒入城樵采凡先聖賢祠廟居民屋
宇悉毀為薪于是自東漢以來古蹟明太祖所頒圖書彝器至
是皆盡
初五日明眉州義師起（表陳登皞也）　眉人陳登皞嘗赤足走斬竹叢中
里許而足不傷時狄三品驅城內人殺于道姑巷乃搜鄉戶登
皞突起曰等死耳盍死中求生招壯勇千持獵械先驅樹柵臨
泉河上賊來攻殺賊三百人賊移營東館遣壯士持豚酒偽降
夜半襲營壯士鼓譟出又殺賊數百名鐵勝營逼近築寨皆名
其營曰鐵勝以人號鐵腳板故賊不敢入其竟者二年嘉定向

成功忌登醇不爲已下殺之或曰楊展使成功殺之明年成功
中流矢死楊展亦死于袁武之難
搖黃營廣安河東　凡五營上抵達州下至合陽連營千餘里數
日內草木根爲采薪掘盡硐寨破採糧至月餘始反
賊兵大出　近地以去冬出五日驗功遠地以正月出五月驗功
兵得一手二百隻者授把總女手倍之童男女不計比賞格有
踰十倍者一卒日殺數百人擢至都督由是賊營公侯伯至多
蜀碧先期令曰凡居山寨者爲叛悉行剿滅城內良民免死又示
曰除城　蠢剿城內居民有覺而逸者民不悟悉遷城內露處不

能狗叙略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領兵官以兵環圍界址次日開
剿如圍獵合龍口狀四鄉人物盡然後屠城并地方有司復蹤
草尋穴　粘搜數日乃復命有逃于他所而發覺者罪領兵官鄉
喙解一　逃民訊實戮眉人查勦戮眉官乃都督洪剝皮以徇久
之可望一路報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文秀
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殺男七千九
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自領老營其數莫得而稽也其振
武南敞　七星諸營剿川南北者不減可望等皆具五月上功疏
隨筆

論曰吾蜀據九州上游塞奧蕪纍熟異聞廣于天下獨得陰陽
之和少亢旱霪雨時于天下又據股肱之會凡遊蜀者以蜀爲
天之季子信然乎謂天之愛憐蜀人也有故海內風氣山陝專
利權江浙專名權惟吾蜀安土重遷于名利之權兩無所與天
以其無求于外若私獨豐之故天下常亂蜀常安其大較也獻
忠屠蜀自開闢以來所未有而或以是罪蜀人性惡是又不然
宋元來南北戰爭者再惟蜀得吳玠而安明玉珍竊據亦安豈
南北皆惡而蜀獨善滿必傾盈必毀天之道也亦人之心也
二月明參將曾英大破賊于多功城　初英與巡撫馬乾保重慶

川東義師附之衆五萬水陸屯塗山兩岸英號令嚴明獻使劉
文秀來爭二月至合州據多功城三月廷糵以奇兵出佛圖關
文選出合州水陸并進英遣部將于大海趙廷糵張廷寬逆文
秀俱戒以按兵勿動俟賊陣潰旗靡然後擊以鐵騎五百間道
奪多功城取賊旌旗撓其後與大海廷寬夾攻賊驚潰英逼之
于渟溪死亡幾盡賊奔回成都
三月明松潘總兵朱化龍復茂州　可望陷茂州使人召化龍并
索其印化龍以僞印與之可望去化龍發三砦夷兵復茂州
賊陷保甯　劉光裕孫女有色賊將馬元利欲進之獻劉奮躍投

南津橋下死
隆蒼溪 元利至舉人文九如守城城破自殺其妻女走洋縣病
且死洋士謀殮九如謝曰但求片石書明舉人文某墓足矣
明副將楊展恢復川南（敘展功甚著之殺也）乾展至敘府南岸以奇兵渡橫
江上流登眞武山下瞰江城賊兵潰展兵入城迎樊一蘅移駐
敘府嘉定人開門迎展僞守遁展據嘉定劉文秀狄三品來爭
爲展所敗走成都展盡復嘉眉邛雅諸州邑
明副將曾英敗搖黃于渠口（敘英功也） 英駐兵重慶江上聞搖黃東下
師舟師徃禦大敗賊于渠口擒其酋小秦王（以下三則遺書）

明巡撫馬乾移駐內江 乾至合州敗搖黃于青草壩據合陽旋
移駐內江馬應試駐瀘州之瀘衛甘良臣爲搖黃所敗同禦水
論曰是時劉文秀南下搖黃東來嘉眉有遺民楊展力也瀘渝
有遺民曾英力也資內富榮有遺民馬乾力也
明副將曾英請屯田于重慶不果行（惜之也） 重慶兵多無餉曾英議
沿江開田久荒無營兵獲牛多請分地屯田無寇耕有寇戰應
熊巴縣人以田地姻隣管業未奉旨不得給兵由是兵皆擒掠
自敘瀘至重涪打糧至一月往反無異于賊
獻復勒紳士入省 遠近鄉紳各學生監調拘太慈寺環以甲士

三層樓坐城南驗發前有高竿懸白旗上書某府州縣教官某
生員某從行李續至 展城門褫行李衣服一兵牽一生至城
南橋頭入江師生僕從無一存者江水赤屍積流阻十餘日漂
蕩始盡 此事據歐陽直時直司書記錄于順治三年當不謬
青羊宮猶可數計此則不計其數矣又按敘畧曰二年秋詭開
乙酉科殺舉貢生監及家口凡數萬人又開特科死者萬七千
餘人亦記爲兩事
論曰經書叔彭生仲孫忌皆闕一字孔子因史文之舊先儒謂
有刺譏者非也諸紀事稱獻民開葉子戲稱獻怙惡如是眞不

可復責以人理矣自是皆書獻
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 時有童謠云三月乾四月乾五月六月
埋官殺官七八月人頭堆齊山生在燕子嶺（獻忠生地）死在鳳凰山
獻臨刑亦曰果然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李氏）
明順慶義師起 譙翔字起兵殺僞守令馬元利圍之久不下
夏五月獻復大殺其黨 文秀營失一都司獻怒杖文秀百欲三
品百五十惟二人以受將不誅盡斬全營官弁及兵丁（遺書）僞總
兵温自讓延川人不忍殺無辜夜棄妻子帥所部北走獻自引
驍騎追之自讓乘善馬走所部皆自殺傷都督張君用八卦營

士明振武洪正隆隆與郭允三奇宋官永定郭尙義三才要文干城汪萬象援剿彭心見決勝周吉賢定遠張成中敵杜與文英勇張其在大成王克明龍韜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畧等營總兵官失名皆以搜括無功剝皮死仍斬其家口部將以徇隨筆撤屯屬及州縣文武官并至省殺之及其家口于是反正者衆如偽上南道郝孟旋洪雅守備潘璘皆問徵而降于監軍范文光叙畧

復屠成都前已書屠城三日書復甚之也獻見四路兵起忿然曰蜀人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詭曰天書降令我剿絕蜀人違者門誅十人爲一縛驅至中園殺之蜀碧城內掘數坑方廣十數丈殺新附士民坑爲滿叙畧剿局始于崇慶終再屠成都元年所屠者城內居人今所屠招勸入城之人也遺書王尙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塡于江臨筆所在震慄人民千百羅跪賊數十人次第斬之無一人敢起立者由是炊煙絕林鳥無聲而故民靡有孑遺矣

論曰凡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梓喬象父子蜂蟻有君臣信矣俗惡如明季眞草木鳥獸之不若宜乎草薙而禽獮之也雖然曷思其所以致此者孰爲之

殲其師川楚兵士民旣盡檢各衛兵及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成都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亘七十里積屍若喬岳隨筆大營兵懼屠譟而走差豹韜四營追及大儀悉坑之偶筆

論曰賀珍有言蜀民畏獻咸逃死行伍凡從獻者非求遂志于紳民卽以從賊爲免死窟也曾不旋踵而盡于賊手家口幷屠惟從劉進忠一軍獲免是可爲舍逆從正之龜鑑矣

復殲其師秦晉豫兵時馬科賀珍抵漢羌獻欲先收闗而後入楚與兆麟議曰吾初起以五百人橫行無敵今兵益多前年敗于漢中近敗于楊展非爲將者習富貴而不用命則兵有所貪戀懷二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汰其家口庶人人輕便所向無前兆麟曰惡兵知而譟奈何不如多置邏者有偶語微過幷置之法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法立諸營鬨故能縱博賭酒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家口坐屠是日殺十餘萬人自是營中無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伏床第伺幃幙聞有笑語卽收之偶夜靜無譁殺者令殺妻妾數十一子亦殺之無敢諫者晨興召妻妾與子左右以告又怒其不言殺其左右數百人

毀浮圖　中園浮圖置礮穴其下潛火之兵壓而死者萬餘人
銅金　獻以財貨婦女累兵心令有婦女必殺已成夫婦有子女
無不慟訣有金銀必繳藏一兩者斬十兩剝皮凡金銀器物首
飾沈井窖屢發覺者連坐一營告捕者賞以其家器物前門外
鋪廂滿地金銀山集盛木鞘數萬蜀碧測江水淺處開支流如築
決堰法水涸掘大穴投以木鞘殺運夫而實以土乃決江流復
故道續得金銀亦盛鞘至新津江口而覆敘略伐大木造舟數千
與木少休者斬合營犯法驅上大艦投之江
六月屠州縣城　遣僞將屠之謂毋爲後人捍衞牛犬悉磔之謂

毋爲後人遺種　蜀碧書盡屠非也范文光守邛雅楊展據嘉
眉曾英踞重慶安得盡屠也
論曰慘毒至獻止矣其實嬉戲如小兒當獻昔朝會擲所御冠
亦足踐其巾索侍者幗著之諸生旣集尺與一元寶令頂于首
東入西出殺一生取一寶回笑曰寶頭予殺爾還是我的遇相
知徹夜歡飲臨去贈金密使人斬于中途納其首于櫝夜飲啟
櫝曰請好友夾勸酌如平生名聚首歡娛孟子所謂雖與之天
下不能一朝居也
明副將楊展大敗獻于江口　獻率勁兵十數萬金寶數千艘順

流東下將變姓名走楚作亂　明展逆于彭山江口縱火焚其舟
展身先士卒殪其前鋒風烈火猛展登岸夾攻鎗銃弩矢齊發
士卒輜重喪失多急走成都展取所遺金寶益軍儲富強甲諸
將居民時于江口獲木鞘金銀
秋八月火成都　內外民房府署寺觀火連月不絕王府數殿不
能焚灌以膏脂乃就燼蟠龍石柱二孟蜀時物裹紗羅數十層
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敘略傍墻堅于城不能待而止今尚存
獻屠成都　平成都誠屠墻垛見遺書新通志謂崇禎末把非　按蜀碧謂屠州
縣城不言成都惟歐陽直從獻忠北行至于順慶其言決不謬

又通志言康熙初巡撫張德地捐貲重修不詳其年月至乾隆
四十八年總督福康安請發帑金六十萬徹底重修獻以　順治
三年八月屠成都十七年始徙至成都無官署建城樓以居百
有餘年而始復其舊獻之流毒甚矣
逃川北　獻自江口敗還殺內外大小文職及各處鎮守將兵俱
盡惟劉進忠一營屢調不至聞楊展自眉至曾英王祥自資簡
至燒所居中園走川北
明總兵楊展追獻于漢州弗及　展聞獻遁引兵追之至漢州獻
去已遠盡收暴骨瘞之識其碣曰予奉命討賊從師過此埠補

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論曰楊展乘江口破竹之勢疾走成都獻忠必先遁川北遺民雖盡城郭宮室可據而守也急于撈金而緩于追賊遂使錦綉江城十三年不見天日獻又毒殺數百萬而後伏誅豈天助惡人抑適順之作孽所召也則吾所不知也矣

獻奔順慶　行次順慶界大閱川兵悉坑之川兵盡無所發洩挑舊卒爲水軍驅數萬人入木柵轟以鎗礮復揮軍殲盡查四路兵存六七萬（叙畧曰初至西充兵將男女一百三十萬兩月餘宰割過半矣）獻曰咱祇須勁旅三千便橫行天下嚴督斬殺以多殺爲功採權造船殺掠尤慘

天大雷獻仰呼曰天爺爺你也要我殺得徹自是存者惟舊兵宿將然爲頭目者每日必報十餘人赴死否則斬頭目（陽歐）

擄黃賊自廣安移營至于蓬達往來倏忽不定

九月十三日屠順慶　獻嘗金山鋪元利不能下順慶親督戰斬退者陷之殺城中人十餘萬

闖孽犯西安　賀珍據漢中聞自成死自稱奉天倡義大將軍欲取西安據形勢以爭天下守者告急于　京師（李氏）

論曰賀珍不犯西安
大兵不遑西伐獻亦未能即伏誅是役也天所以降虜陷之符以之致而王著矣

冬十月大兵下汀州明唐王卒

十有一月十四日明永明王監國于肇慶　桂王常瀛神宗第七子天啓七年之藩衡州順治二年薨世子次子先卒三子由榔襲封永明王唐王卒丁魁楚瞿式耜與舊臣呂大器等推由榔監國改元永曆

英親王西征　珍迎戰敗奔漢中士民拒守不得入遁走西鄉大兵追至楮河珍復敗走石泉爲與安總兵任珍所敗竄入大甯大昌闖賊高一功劉體純等亦由西鄉走太平攻破達州走巫巴與賀珍合

肅王平漢與養馬于南鄭

劉進忠請師于漢中　獻將惟劉進忠不忍多殺進忠數諫積忤斥守朝天關所部多川兵屢調不至謀坑之并殺進忠漏言于闖者獻管兵日逃奔進忠而以告獻益忌之羽檄日三四至進忠大恐又下僞詔用秦人鄙語罵之進忠忿謂其下曰主上盡屠川兵今檄文星急如是行及汝輩將奈何衆曰惟急投漢中乃得解耳進忠與吳之茂等詣
肅王于漢中王問獻所在對以西充金山鋪去漢中千四百里疾馳五日夜可及命俟師期進忠泣曰救民水火之師宜速不宜

綏寧千歲早到一日多救生靈無限次日黎明進發入朝天關
元晃彰薇野　王問何慘苦如是對曰獻忠與搖黃所致遂下
令凡遇搖黃與獻忠同討保甯紳耆迎于煙峯樓　王諭滿漢
兵毋入城疾趨金山鋪
論曰春秋宏予取善雖叔肸自比齊民得書其字進忠謀請
王師言自圖脫禍救民水火數言亦以動
肅王非誠于爲民請命者然卒賴其言而蕩順有子遺三川亦漸
有生意君子于是乎進劉進忠
十有二月十一日明獻伏誅　獻曰謀殺進忠未設備賊諜報
大兵至三皆斬以徇曰此馬科耳天大霧對面不見人霧開鐵騎
拔柵入獻升帳將弁赤手立賊例侍班者先傳令掛帶乃掛帶
人無合寸鐵不敢持獻率指揮十數人出窺虛實（蜀碧作書）進忠指書
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其左乳（蜀碧謂中喉誤）拔視曰果然大
兵也伏積薪下兵民出縛之臨刑猶瞋目視其部下降者皆辟
易（獻嘗怒目視一章子病二日卒）
王鼓佩刀御而視之曰賊忠惡貫滔天毒流萬姓今奉天行誅謹
爲億萬人復仇祝訖屍之職遠近聞者爭斫其骨肉毀折幾盡
心疊纍扁而無肝膽傳首成都民競持去首都盈衢衢幾爲滿

殘無所不至劉進忠以故主請理之初葬叢草如棘誤觸之輒
成大瘡又嘗有黑虎噬人人爲迂道過獻之餘毒猶如此　獻
在成都忽自謂今入厄運獨入山苦錬數載可免仍當橫行天
下欲入武當爲道士不果死年四十一
論曰獻猶陽也其得伏王誅順之士女鬻食之川西人擲盜而
踐殲之尤快人意雖然獻亦屢瀕于死而不死獨出其不意而
死者何也昔常璩記讖周識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
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又曰歷觀僞僭之徒縱毒虐
劉未有如茲常璩李氏臣言猶若此嗚呼自有蜀以來前一李
後一張耳而銅仁之碑廻瀾之石與讖記後先一轍一似若蒼蒼
者有成數于其間然亦鄉人之自作孽耳雖曰天運豈非人事
乎
叙州人有辟賊入山者草衣木食遍體生毛與麋鹿無異後見
官兵以爲賊飛走入山追者莫及（劉書）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獸
攀生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雖其家人親戚召之疾
走不顧也（池北偶談）漢州張遁羲康熙甲子開荒至凉水井午饁耕
夫忽一人自深林飛下不敢近耕者告曰汝鬼也勿來人也何
害飛至與以酒大醉問姓名但指以口舌[illegible]不能言移時飛去

捷如鳥自是避日至咸與酒食漸能言姓李家凉水井南年一十全家百口死于獻藏林間得免踰年虎狼覓人食又一二年馬牛犬豕皆噬人于食草子雞頭幸不死見獸人惡獸潛隱深林久之舌硬又久之身輕能飛不火食幾四十年矣但不知今何世係何年耕者告之後不知所終劫編

論曰叙州人未與人接南江漢州與人接矣皆不能葬其山野之性何歟吾鄉岳儀部貞言巴山有白鬚嬰樵者見之自言居時人王漁洋言避東騎無閒山中有屬參者見毛人長丈許嚮而卻走毛人曰汝勿怖吾乃秦築長城卒同輩數萬人今僅七

人在耳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饑食松柏實渴飲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飛去豈能絕食色性者之皆不死歟抑別有所謂服食者如方外道流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江津廖氏戚承勳妻也承勳避賊竄于黔氏不能從幸賊未至食倉中積穀宅前有池歲自耕種得自給草為衣數年荊棘叢生儼其宅獨居四十年人無知者承勳別娶生二子年六十餘攜妻子歸訪舊居斬荊棘以入望其宅微煙出沒氏忽從樓上喝曰來者何人承勳厲聲曰此宅主人某也廖視其衣冠異昔聲容酷肖其夫泣曰君尚在耶妾廖氏速擲衣與妾蔽體得相見廖擲衣于樓彼此相見如再世年皆九十餘而卒樂齋文集

綦江張如鵬家于石磧為搖黃掠去妻任氏方震走匿山中[illegible]野菜果實以度日生一子少長以果實啖之旋反故居事平姐鵬歸荊棘以入驀見任氏恍如隔世問子生幾年曰無歷書第記梅花開十三度矣時土冦未盡徙居渝城李氏

論曰蔡時有毛女者似野人二氏非其類也能守死空房重圍破鏡豈可謂非天乎當屍山血海之時萬不獲一矣

又曰予讀呂潛成都雜感詩有萬里橋頭吟社散枇杷花下更誰居之句自注前朝婦女皆有詩社其繁華穠麗何減維揚然

識者以謂錦城風氣于是盡矣

獻黨兆林死　汪兆麟桐城諸生知獻嗜殺每先事迎合獻死眾問當何法兆麟曰法老萬歲可望怒曰老萬歲惟聽汝言以致于此恨汝一身不足償百萬人命剖其心人皆爭食之

論曰麟又殺　固人舉宋南宮萬殺華督皆不書義不以亂治亂也可望亦賊　也豈可以討兆麟乎凡文臣事獻無弗駢誅惟兆麟以善迎合　免而不免于武人之側目彼有取死之道也久矣

可望弒其主妻 賊黨兆林死然後書 可望東奔縊獻妻妾敘畧

論曰楚穎虔　齊商人皆弒賊也其見殺猶書弒書其君所以正

君臣之大分也可望于獻文移皆氏張父子之名君臣之分矣
定矣雖殺其妻妾以來歸君子猶不與況志于爲亂乎
賊東下明總兵曾英死之　英福建人累功至總兵永明王封平
蜀侯威名爲賊憚至是英聞四養子東下扼嘉陵江賊冒死衝
突不得下以奇兵衝佛圖關又爲余大海所扼忽降賊于英營
舉火師遂潰英猶挺叉殺前鋒數人勢不敵攜妻妾子女沉于
江部將李占春余大海收殘卒二千人涪州
可望陷永甯（獨晉可望不可渾也）可望以重慶無糧由綦江走永甯沿途殺
掠綦江羅大道女四姑年十四被俘投水死翁堃妻康氏被執

不屈死　督師王應熊走死畢節一子陽禧死于兵竟無後
丁亥四年（是歲國朝守保順除屬永明王）春正月明大學士瞿式耜以永明王居
于桂林　大兵下肇慶巡撫曹曅迎降王欲走湖廣丁魁楚等棄
王去式耜及吳炳吳貞毓等從王由平樂走桂林
可望入黔　初獻據成都惟遵義爲王祥守可望至播畏祥兵衆
又恐他兵不之徑入黔遵人得免于殺戮
二月大兵徇內江明巡撫馬乾死之　大兵駐合州巡撫王遵坦
招馬乾降乾雲南昆明人永明王擢爲巡撫善欽來使復書曰
某亦知天下事不可爲相惜眞愛甯不深感但某爲大臣義無

降理古人言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此正某畢命之日也兵至內
江乾死之（遺書）按明史忠義耿廷籙傳乾昆明人大兵追至重慶
戰敗與此不合殉節錄馬乾吳縣人大兵下重慶戰敗死之籍
貫又異歐陽直乾所取士時在內江署中所記與雲南省志同
故今從歐陽記乾隆時
賜諡忠節
三月丙申明以范文光巡撫川北詹天顏巡撫川南　永明王命
也時諸將各懷意見一衙號令多不從所保惟敘州一郡
論曰是年二月一衙上書永明王規復成都王晉秩太傅又得

范詹二人爲之佐後皆死于其職而卒無成者大廈傾危非一
木所能支也
疫　滿漢兵逐賊至重慶多染疫疾退合州又退遂甯疫如故始
歸保甯（李氏）
論曰沈荀蔚曰獻每向天詛云人多且發吾力所不及願天降
大災絕其種類至是果大疫謂爲兵火之餘孽可也若謂獻詛
使然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又誰爲爲之
燕巢木虎入城　虎豹如魍魅穿屋顛踰城樓而下上或乘船渡
水攫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新編）不盡食始于川南至川西北而

川東下南尤甚居民數十家同聚高樓外列大木柵甚堅虎乃自屋顛穿樓而下汲水非數十人持械不敢出叙略甚至白晝入城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食有數日而縣無一人者久之城中雜樹成林遺犬食賊殺人肉踞牙若猛獸口含風毒以嚙人立死一犬吠聲千百犬隨至利刃不能攻非多人持械不敢出

新編歐陽直曰蜀中承平時從無虎患自獻去成都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樓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聞聞亦不信予自内江奔出月下見四虎狂奔匿草間以免叙南舟行見沙際大虎成羣過瀘州岸上虎數十魚貫江行前一白虎面長毛頸

上披鬚徑尺鬪虎坐一産縱使孳生如牛馬豈三四年遂滿盈山澤康熙元年後千百萬虎狼不知從何消滅此豈非蒼蒼之德耶

論曰白虎者西方之精秦昭襄王時白虎應秦蜀巴漢四郡傷千二百人秦王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是壯士以竹弩射虎白虎盡搏殺羣虎此歐陽所謂白虎乎昔勳華之世禽獸逼人蓋亦有横噬之虞矣然猶洪水使然夏商之衰沛澤多而禽獸至則實其君相為之矣明祚告終災氣未殄州縣勸捐吏胥横索城市皆虎也搖黃搜捋闖獻虔劉闔城皆虎也兄弟相殘夫妻相賊門闥皆虎也氣類之感召久矣于虎也何尤

容藩復入于夔州　由常德至夔自立號召遠近封爭天王袁韜定西伯行十萬呼九思鎮西伯聯絡王祥李占春余大海恢復重慶長至大會韜以位高踞李上占春不平二將猜難端搆矣

明李乾德入重慶　是年遂甯呂大器西充李乾德入川乾德少遇異人善占驗好奇計視諸將惟袁武强欲與就功韜輒傾心服取重慶乾德實贊成之占春惡韜因并怒乾德乾德坐舟中仰視星氣咄咄謂此夕王急兵徒步走匿崖今占春果襲韜不克搜乾德船又不得收其孥以歸韜恐乾德之亡也大哭既至

又大喜占春卒歸其孥于是袁武據重慶占春營涪州之西平壩四面阻水賓客多歸之余大海營忠州花陵河與為唇齒王祥惡李于之盛陰結好于韜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守者懈占春踰垣盜馬出殺追者數人衆不敢逼馳一日夜達其水西營李仇視祥祥又與韜相責望以是三將益不睦

論曰天厭明德如疾風捲籜不待驅除三川諸將之相攻猶南都黃高之相并也推源禍本則容藩倡之乾德煽之

搖黃伏誅　搖黃久掠川東北千里無煙野無所掠流賊亦苟延殘喘整齊王張顯混天星王高至保甯請降　肅王曰沿途搖

骨暴露皆爾所爲令曳出斬之王友進屈九思等剽掠上司轉
忠州貝子王以大兵掩擊擒斬無算以殲之回漢中賊復由涪
州武隆彭水過江口掠綏陽綦江

肅王歸京師總兵李國英權巡撫事疑保甯蜀人有來蘇之日矣我師旣還
全川屬永明王惟保甯爲國英守內修外攘教耕興學恩威并
建偵知遂甯賊首陳琳等將犯保甯國英曰賊遠來乏食亟勦
之收其妻子輜重而還自是流賊無窺保甯者

饑
自甲申以來耕必攜兵遇賊疾登堡寨賊少則耕者與戰亂
久牛盡以人代牛將登則强者聚衆刈之弱者夜竊至是耕織

俱廢斗米萬錢賊野無所掠覓人而食深夜登高望煙火潛往
劫捕由是不敢火食惟采蕨根剝樹皮而已土賊深夜潛行有
聞兒啼入者聞語聲鼾聲入者由是不敢室居婦子望夕陽匿
汚萊間每眠則狼嚙足或負兒女去由是不敢露宿父子夫妻
餓死必用荼毘法否則爲人掘食由是不敢葬埋甚有哭之哀
旋炙而啖之以人爲糧價易數升久之不能易一升由是家人
相食爲故事

民變
渠縣成都書地謹其所自始此不地者凡有官與吏胥無不變諸州縣亂民號土暴子競以
打衙蠹爲名或戕挺刃或投水火甚則臠食其肉官司束手紳
士家豪奴悍僕戕賊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竪寨劫標旗
幟攻劫鄉里弱肉强食人畏土暴子甚于流賊

論曰明季打衙蠹始于紳士成于亂民不言其地亂極矣好作
亂自好犯上始好犯上自不孝弟始不孝弟自天子言利不言
仁義始故明亡不始于神宗復礦稅而始于世宗之初稅礦

大疫
兵火疾疢人猶不懼以疫愈于天怒也一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如斗一馬眼瘟
雙目黃大斑然露出一馬蹄瘟自膝至脛色青腫狀似馬蹄三
者皆不救久之有道人言馬蹄瘟者以木桶盛小便泡之數次
即愈民賴以生者甚衆時鬼魅晝見與人爭道夜聚室中嘷酤

不休有夢魂魘者人就枕隱隱攝魂去覺者疾呼可活少頃不
救抹臉魔者黃昏時寒噤如冰面皮自脫二物來時影形模糊
夢魂魔猶可趕逐抹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

論曰綜春秋二百四十年無疫癘魔者以予觀遺書叙畧皆謂
災害爲人事所致信矣孟子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習爲之今
不責貪官汚吏之橫于上而概謂頑梗難馴是誣民也丹徒程
雨琴觀察嘗爲予言天下惟蜀民易治今獨謂蜀人梗化是誣
蜀民也蜀于天下據坤維之會坤道柔順承夫先天爲巽巽入
而順乃其方本性中國有道則順無道則奸雄自外入者非[illegible]

殘虐民猶帖服之是以中國常亂蜀常安晉邵康節誡子伯溫曰天下將亂惟蜀獨安蜀惟嘉眉久安至于獻賊而嘉眉之被禍猶輕也其被禍最久且慘者自有蜀以來祇一見唐魏徵曰久安則驕逸難治自晉秦特來至蜀不遭大刼千有餘年矣

大兵平安岳賊　獻故將王九部者已降而剽掠如故其黨林時泰蔚九部擒飛天夭等以獻諭遣歸農而時泰仍肆刼掠由安岳及蓬遂射諸邑有告撫軍輒爲其捕殺撫軍發兵討捕賊敗降丁李占春

明定西伯楊展糴米于諸邊（南道之人始有生意）初展使子璟新屯田于洪

夾樂眉間歲收數十萬斛給軍儲遺民久不耕餓死者爲饑者食展募泅者撈江口遺金分給兵民易米于董卜高楊各土司南道多全活命裨將楊榮芳李一進等招撫災黎分給穀種民見稻如久別親知有泣下者

賊殺固原道何士元以叛（譙大定入川始）武大定叛殺固原道大兵圍之三臺山殺其妻子潰圍奔廣元至龍安與趙雲貴結好旋以欲奉宗室秦王故治兵相攻大定走成都

望攻永甯知州曾異撰死之　異撰榮昌舉人知永甯時江津進士程玉明貢生龔懋勳在署謀于異撰曰州據盤江天險扼

殲兵所不至（叙略）進忠以故主請埋之初葬叢草如蘇誤觸之輕成大塚不背有黑虎噬人人爲迓道過獻之餘毒猶如此　獻在成都忽自謂今大厄運獨入山苦鍊數載可免仍當橫行天下欲入武當爲道士不果死年四十一

論曰獻猶闖也其得伏王誅順之士女猶食之川西人掬盞而踐穢之尤快人意雖然獻亦屢瀕于死而不死獨出其不意而死者何也昔常璩記譙周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又曰歷觀僭僞之徒縱毒虐劉未有如茲常璩李氏臣言猶若此嗚呼自有蜀以來前一李

後一張耳而銅仁之碑廻瀾之石與譙記後先一轍一似蒼蒼者有成數于其間然亦鄉人之自作孽耳雖曰天運豈非人事乎

敘州人有辟賊入山者草衣木食遍體生毛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爲賊飛走入山追者莫及（蜀滇）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獸擘生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烏隼雖其家人親戚召之疾走不顧也（池北偶談）漢州張運義康熙甲子開荒至涼水井午饁耕夫忽一人自深林飛下不敢近耕者告曰汝鬼也勿來人也何害飛至酌以酒大醉問姓名　但指以口舌強不能言移時飛去

搓加烏自是逓日至咸與酒食漸能言姓李家凉水井南年二十全家百口死于獻藏林間得免踰年虎狼兗人食又一二年馬牛犬豕皆噬人予食草子鷄頭幸不死見賊人惡猷潛隱深林久之舌硬又久之身輕能飛不火食幾四十年矣但不知今何世係何年耕者告之後不知所終 新編

論曰叙州人未與人接南江漢州與人接矣皆不能葬其山野之性何歟吾鄉岳儀部貞言巴山有白髯叟樵者見之自言唐時人王漁洋言遼東騎無閒山中有斵參者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卻走毛人曰汝勿怖吾乃秦築長城卒同輩數萬人今僅七

人在耳問其飲食居處曰始饑食松柏實渴飲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飛去豈能絕食色性者之皆不死歟抑別有所謂服食者如方外道流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江津廖氏咸承勳妻也承勳避賊竄于黔氏不能從李賊未至食倉中積穀宅前有池咸自耕穫得自給草爲衣數年荆棘叢生蔽其室獨居四十年人無知者承勳別娶生二子年六十餘攜妻子歸訪舊居斬荆棘以入望其宅微煙出沒氏忽從樓上喝曰來者何人承勳厲聲曰此宅主人某也廖覘其衣冠異昔聲容酷肖其夫泣曰君尚在耶妾廖氏速擲衣與妾蔽體得相

遵公同避至內江馬公署鄉紳范文光奉毋太夫人求升斗馬公賄米五升豆一斗歸即爲惡鄰所刼并殺其弟太夫人以老瘦免文光奔控馬公捕斬以徇驗有醃人肉數方狀如腊羊自內江同潰兵過威遠遇十數饑人見予件多不敢近猶狂呼曰走不去留下三兩人作我飯糧又過一市肆治肉一鍋有少年呼食牛肉衆爭食之時數日絕糧以手掬食乃人頭面及皮骨并見土豪李調燮嘗爲予言土兵札寨每捕人爲糧肥者付廚瘦者給兵烹宰如割羊豕法後降楊展人日萬人墳 彭遵泗曰外王父諸生鄧遜菴言昔年被寇山中望茅屋炊煙微起

入視釜中皆人手掌腿足等駭失聲李王者外出否殆矣老僕言有賂于道者謀夜定剝之至則先爲人攫食兒時見里中老叟目眥如蠍詰之啖人肝所致 黃州大盜呼天王子兩目赤謂啖人心肝所致

論曰孟子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自厲幽至于戰國大亂五百年末有人相食者崇禎元年流賊起秦中四年延安人相食七年山西河南人相食何古者亂久而人穀食近代方亂而即食人乎三代盛時發號施令皆仁言近說遠來皆仁聞井田封建皆仁政勞來匡直皆仁聲睦婣任卹皆仁風和親康樂皆仁里其後上有亂君下無亂民衆著于人生之爲貴也洪水當開創

時屠戮無葬之公侯戚屬不啻數千家彼不自愛其肢體人何
有于其子孫臣庶耶
又曰語有之天下將亂善人先死謂善人之得免兵災也痛哉
食人之變而糜白骨糜白骨之變而糜枯骨糜枯骨之變刼千
年陵墓瘞金先死者猶不得免乎劉向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五壠小葬具微何以至今不遭發掘耶
明楊展殺總兵馬應試于瀘攻遵義不克而還　王祥部分三十
六總兵妄自大縉紳來去不得其歡心輒遭刼掠士大夫咸指
目祥御史錢邦芑移展書有密諮圖祥展遣子璟新帥兵至瀘

謂馬應試作梗遽殺之至永甯侯天錫合營兵敗從之遂引還
論曰是年永歷有雲貴兩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地移居肇慶
且姜瓖起山陝鄭成功出沒閩浙勢頗張然降寇與諸將不相
能展自發殺機害家凶國君子于是不能為展諱也已
明副將李占春及定西伯楊展盟于瀘（晋及李志也袁武隙展自是始）占春嘗定
川侯與展善餉絕展饋米萬石銀萬兩舟運至涪
明李乾德自稱六省經畧　文移用兵部印展幕士吳養瑚譏其
僞謳曰老先生印何自來李憍曰自行在頒發何詰瑚與曰從
來部印不離部豈行在尚書不須印頒發至此耶且部無兩部

經畧祇有關防無方印請詳之李語塞易關防逾數月以居中
謂展延渝為名展贐銀三千米百斛抵犍為招袁營而不去
明忠貞侯太子太保都督秦夫人卒于石砫　初良玉聞烈帝殉
煤山衰絰哭臨三軍雨泣忠酆遺民襁負來石砫者計十數萬
家聞賊慘殺輒痛憤嘆當路失策永明王屢加誥命老病不能
出師薨于家年七十五歲兵火後詩文焚燬
論曰自開闢以來以婦人而建武功抒忠義爵通侯者惟冼氏
秦氏二人冼氏苗產高涼人世為南越首領經事梁陳隋不足
深責良玉忠州良家女其大義在始終事明大節在斷袖示陸

遜之大計在獻言于邵捷春陳士奇兩撫軍駭不能用是又冼
夫人所不及矣
滇人殺定洲　可望據全滇矣僞御史任僎等倡議尊為國主晉
六部等官而文秀定國能奇獻同封王一旦跪三八上皆不服
定國尤不平一日可望杖定國于演武場復抱持而泣令取定
洲以自贖偵知定洲至湯[illegible]宵營疾馳圍三月絕其汲道乞降
械定洲數百人至省剝皮以徇天波拜謝滇人羅拜者咸快
之

己丑六年（是歲明孽相圖川西東南屬永明王）春正月撫軍下安縣彭明石泉

二月明總督楊喬然巡撫范文光會督師呂大器　朱容藩自稱楚世子稱制行事三人謀誅之

李乾德誘明定西伯楊展殺之（乾德不齒官自稱總督非其官矣不繫明罪其無君也書誘者殺乾德之罪益著矣）乾德以展測已僞印故恨甚其去嘉定展餽銀二千兩米百斛占春則米萬石銀萬兩因說翰曰地方餞糧應歸朝廷展私之以布惠公亦傑而仰息他人耶大定亦曰久居人下非夫也三人合謀展生日詭稱攞宴于犍爲長子武舉璟新諫阻之白馬嵎衣三展怒起曰君不畏獻豈畏他人耶擕一僮及三百人往至宴將士他所初翰謀展其妻止之曰吾舉家餒不自存賴楊將軍與部卒生活至今君殺之願與俱死不忍共受負義之名于天下不聽妻潛使以告翰與大定至展出告者目曰大丈夫肝膽相許豈有猜疑翰泣曰此小人欲離間我曹耳非公長者能無疑乎三人恭謹勸酬展大醉舁之別室解其劍展雖寐目不交睫睛光射人力士三至不敢動僮曰實寐也遂縛展展覺佯呼酒渴甚速與我水僮止之展習五行遁得水可免其死也實僮促之年四十有五棄尸于月波潭翰歸殺告者

妻死自經

論曰展以進士第三人起家破獻忠殲土賊糴米諸邊凡起義兵倚爲長城一時人傑也惜其破賊自矜好交不擇吕大器所謂志大而疎信夫然是時天方降割人不自存川南遺民恃一展遵義遺民恃一祥川東遺民恃一泰長王能保人子孫者天亦不忍絕其子孫故三人至今皆有後踰二年乾德舉家沈于江而人不憐以是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遂圍嘉定三月陷之　展子璟新力拒之城陷以三百騎潰圍出奔萬年寺追者至戰于蘇稽衆寡不敵敗璟新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窮來依我先定西處以大縣畀以多金何負于爾乃喪心圖我家袁武殺之追獲其三妾沈其弟琮新于江展四妻五妾夫人年老縋出城袁武各分其四而妾之內有叙府陳江二氏大罵求死翰殺之初意展金寶山積拷夫人及其僕婢無吝藏者二人大失望遍拷城內商民哀號數日夜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寡居有姿袁武逼入贅馮氏舉簪自刺死

論曰翰因姦婚事發始爲盜故搖艾徐孽武大定紅狼別部降

大清而復叛者例宜書盜而罪乾德者操刃者袁武教以展富可圖者李也君子于是舍袁武而罪乾德

夏四月成棟以廣東叛　李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州總兵來降
授提督不樂受總督佟養甲節制金聲桓誘之同反是月十一
日刼養甲附于永明王封惠國公
明副將李占春帥師救嘉定（不能救而書救以明其義之當救）　璟新求救于占春
占春素善展舉兵南上至嘉定爲文祭展哀動三軍戰于雅河
死傷相等又戰于江敗大定齊勛爲展刎頸交嘿然而阻樊一
蘅投書乾德曰嘉眉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
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謂此救時
大計非豎儒所知然火無不切齒乾德者

論曰乾德此舉寒志士之心啟寇仇之玩樊一蘅責之是也乃
謬謂救時規免呵責嗟乎乾德尚不能自救何以救時韜妻所
不忍乾德敢于爲之其志行又出韜妻下矣
可望求封于永明王　可望據雲南欲僭稱尊李定國劉文秀故
與等夷不爲下聞永明王在肇慶請封王其大學士嚴起恆持
不可時堵永錫駐梧州曾賜空勅得便宜行事欲結可望爲強
援矯命封遂王而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與雲南接亦欲結可
望矯封秦王
明渠縣來歸　渠人郭榮貴藥岩大斌山楊秉允帥衆據禮義城

與斌山對壘榮貴求救撫軍擊走之渠始內屬
秋賊追楊璟新于新津　袁韜追璟新急至雅鐵索橋從騎皆沒
璟新子身走丹稜彭萬崑家用其計日行三百里璟新渡橋焚
江沈其船賊不敢渡遂由江油至保甯撫軍册爲副將
庚寅七年（是歲獻孽與明孽相圖大兵下松藩餘爲永明王據）
春答藩以兵寇石砫圍萬壽
山（見袁王死有餘智也）袁王將終戒孫萬年曰今四川惟石砫完我死寇
必至城東南六十里萬壽山上平下險吾新積糧草火藥于此
有警亟率兵民往避答藩結二譚兵掠石砫圍萬壽月餘險不
可攀而斷其汲道山中以生魚數尾投之賊驚遁山有天池縱

橫丈八尺泉涌出而甘冬春不涸可濟數千家呂大器檄占春
來援容藩敗走死雲陽
大兵下龍安明守將趙榮貴及巡撫詹天顏死之　榮貴結朱化
龍詹天顏規取潼綿撫軍使總兵王國明等戰于鐵蛇關大敗
其衆次日又敗之追至文縣平西吳三桂以大兵至榮貴走階
堅壁不出大兵故示之懈榮貴果突圍奔卧龍山又追至平落
驛斬榮貴朱化龍兵至明德麾左右翼擊敗之化龍求救于天
顏明德直衝敵壘擒化龍復擒天顏于永平壩不屈死明德移
鎮松龍招葦卜諸夷皆內附

秋七月撫軍撫達州流賊　過反王劉維明入據達州撫軍使副將曹純忠招之願歸農達州遂定時震天王屯開縣後死于開闊食王𢧐巴通太平懼討自雲陽奔施州衛其流𢧐內富者內江義民王九相累夜𢧐之斬黃龍先十世祖諸生見素公殉義

九月文秀陷遵義殺明綦江伯王祥　可望詐言老萬歲寵妾老腳有遺腹子當立衆不允又欲僭號聞肇慶有君封李錦李成棟等因脅封王爵得專制蓐知秦王封僞兩請不得封聞楊展死請于永明王爲展復仇檄全川諸將附已兵至永甯侯天錫附之至播王祥弗應與文秀戰于烏江三敗自刎二子璵琎逃

仁懷之星宿溪文秀降其衆二十萬盡收遵義地祥守遵八年流寇不敢入其境川東南遺民倚以全活者數十萬口其死也人皆惜之乾隆時　賜謚節愍　隆昌入石欔有張家廟明崇禎十六年榮昌喻尚書孫女歸張珩玖踰年晨起淨面失雙金耳環嚴責其婢不獲婢走匿廟神座下日既夕燈燭交輝譟報獻忠已破夔州六月屠隆昌不遺雞犬諸神悽怚太息一神曰座有生人氣一神曰張宅婢逃躲之出戒曰亟歸告爾主逃入遵義可免婢曰賊不至遵義乎神曰有高崖神把關必無害且戒勿洩婢曰我主人金環安在神曰花鵝吞之矣婢歸以告剖鵝腹果然卽束裝走遵義獲免

論曰播人愛祥不如嘉人愛展然展死而嘉屢遭兵祥死而播人安堵當獻賊屠川內富舊家逃遵義以免者十八九其皆聞張氏之故乎抑行或使之乎要之祥亦有功于播矣其二子亡入黔者于今爲著姓

陷越巂　文秀使盧名臣取重慶自引兵渡金沙江原任長沙知縣高明集士民拒于焦家屯不勝盡室自焚死攻越巂指揮王自敏妻周氏挽所親唐氏閤室自焚同時王俞宋唐四女皆未嫁自焚

陷黎州千戶馬亭死之　初馬京破賊龍觀川黎數年不被寇京卒弟亭襲千戶文秀至與李華宇（時年八十四）苦戰皆被殺指揮丁應選與其七姓頭人皆戰死

冬十月陷榮經　知縣黃儒福建舉人被獲不屈磔于開善寺遂陷雅州取曹勳屯兵于天生城洪雅余飛戰死

論曰是役可望謀專權文秀謀專兵諸鎮自楊展死後勢孤援絕以資劉文秀破竹之勢故自占春後明武臣不以戰功書不足書也

王拱宸降　王祥死部下總兵王拱宸約綏陽總兵冷明國同行

土賊扶三聘率衆掠之撫軍使張玉潔逆之乃得達

辛卯八年是歲明孽與獻孽相圖搖黃始袁順保滻外惟松龍達內附 春正月 明李乾德沈于江自沈也 初可望脅嘉定降有會獵岷峨等語乾德復書曰自入蠶叢萬里煙絕一望荆榛惟有狐游虎逐罕見人踪遺黎二三皆五官殘廢割耳截鼻斷足刓手如游異域忽覩羅剎喘延餘息形不類人始知令先君造福于川蓋功德如此其慘毒也曾不旋踵令先君身首異處屍飽饑鴉可見天之所報人之所爲已足昭鑒公等碌碌猶不自悛欲挾令以欺天逞前奸之故志尚修鄰好奉教有期如云會獵峨岷第惟有叉手瞠目而聽之矣可望得書與文秀渡金沙由建昌進王自奇出畢節由永甯進袁武六戰六勝心輕賊既而文秀壓其前自奇尾其後全軍覆武大定孫貴嘉定與袁李痛哭焚署民舍五鼓拔營走馬少家口累重七日始達井仁間文秀輕騎疾馳一日夜追及仁壽大定棄妻子先遁俘袁李縲項負木奴辱備至截以漁舟至月波澤去年沈楊展處也乾德兒楊展朱纓金甲仗劍怒目立波上驅家人與弟德升投江死大定聞韜不殺亦降至滇可望以大定爲護衛降韜爲走卒以辱之

三月陷涪州 乘勝下敘瀘陷重慶至涪州敗李占春丁酉猶寺

口與忠州于大海放舟東下譚宏譚詣譚文等皆降搖黃十三家漸解散 初吕大器聞破山名遣人延至破山入問大器曰相公欲知父母未生面目乎未及對破山棒大器血流被面暈絕侍者扶入寢而執破山有頃大器蘇謝解破山縛敬禮甚至占春屯西平壩馭下嚴聞大器隆禮破山亦延至敬禮破山曰公現宰公侯福報慎毋妄殺占春曰我止殺除是和尚食肉破山遂肉食占春自見破山後製衲衣蒲團夜飲將士囑曰今後須爲善方得出大刼也次日候占春日午不出問左右曰巡夜未反也諸將迹之惟不見衲衣蒲團大海使人遍覓無踪影痛曰與將軍共事多年愛逾骨肉家人事我身任之遂東下荆州投誠辭而世傳占春獨遁爲黃陵廟僧與鄰僧爭井一拳斃衆縛之官左右有識之者曰公定川侯耶占春曰非也殺人償命勿多言時大帥方物色占春得之使任黃州副將

夏四月明處士費此度歸于新繁 密字此度事父經虞以孝聞父病亟嘗言糞苦生密嘗之味苦果愈經虞仕滇世亂乞休密步行奉父歸至建昌會楊展召至嘉定說屯田雅州 展死幾殺于武大定逃入西域行雪中跛一足至是歸繁宅[illegible]已燼明年二月至漢中沔縣家焉戊戌挈家至揚州學益進王士 司理

楊翔見其詩以爲絕倫丁巳至山東入將軍柯永蓁幕嘗爲
營力辭乃止寄少遭離亂晚歲著書篤守古經倡明實學著蜀
三十六種年七十七卒學者私諡中亥先生子錫琮錫瓚皆有
學錫琮詩爲蜀中一大宗合肥李司空爲舉鴻博亦謝免
論曰蜀中著述之富自楊升菴後無如密者論者謂楊王綜覽
者博覽猶遜已見較爲精要密于經學力宗古注疏而抑宋儒
雜能爲元明空疎而非眞積然內行淳篤夷險不渝晚師孫鍾
元學博而志益篤迥異于　國初諸老之放恣矣青神余蓋亦
奇士無年月可據故不書

鄰水來歸　故明總兵甘良臣鄰水人也鍊鄉兵自固賊不敢犯
者數年里有朱德洪潛行刼掠良臣欲誅之德洪請以金贖不
許遂以金賄刺良臣並刼掠鄉人助其子闕用謀討德洪賄結
譚宏闕用請師于撫軍總兵盧光祖來討賊奔萬縣降者遣歸
農　戚遠羅應林亦鍊鄉兵其友任大德曰與寇爲鄰而不結
強援非計也詣軍門納款文秀攻之不克遂殺其縣令
秋八月初舉鄉試于保甯　五百人應試取李之韡等七十二人
壬辰九年是歲順寇復擾大兵得成都而復失之春正月滇師還　文秀還滇令白文
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

兵下嘉定明巡撫范文光死之　文光內江人天啟辛酉
舉人官甯羌學正內轉國子監博士戶部正郎每言蜀將亂徙
家雅州應王應熊檄監軍洪雅永明王擢爲巡撫聞楊展死入
山不視事大兵克嘉定賦詩一章仰藥卒乾隆時　賜諡忠節
時爲成功據守石佛棧大兵攻之中流矢卒
永明王居于安隆　時楊展殺占春大海降三桂以閒復成重嘉
定永歷窮蹙而定國文秀之事復作定國誅沙定洲迎天波入
省不復爲可望下可望乃納款永歷求封秦王六年七年皆不
與及我兵內逼封之趣出兵可望遣兵扈王居安隆定國由武

岡以窺桂林殺孔有德陷廣西文秀出眉嘉以擣成都
秋七月大兵還保甯書師還見滇兵之張書保甯猶未得成都也戡亂之艱難如此吳三桂偕定
西將軍李國翰由成都下嘉定定西見嘉定三面阻水不利馳
突即日歸閬中三桂合總兵藍一魁取敘一戰爲文秀所擒三
桂往援王復臣以象衝其馬象亂馬驚三桂敗文秀追至保甯
復臣曰三桂勁敵師驟勝而驕恐有失請毋圍城以分兵勢出
奇兵斷其餉道可坐成擒文秀不聽造浮梁濟師三桂將退保
漢中撫軍曰大兵去保甯不守則四川不可取矣三桂不聽巡
按郝浴厲聲曰王一舉足彈章隨之矣文秀攻城撫軍夜潛兵

以搶其從文秀敗走觀音寺驀見一大人烏馬長矛突文秀中
軍聲如雷文秀驚潰泅水走渝城招散亡二百人耳復臣戰死
三桂不敢窮追曰吾平生未見此惡賊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
論曰從古興亡成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重慶將陷天黑雲
成都將陷天大雷雨非天助賊吾鄉人之自作孽也自成之戰
于一片石也天反風鎗礮自焚文秀之戰于保甯也空中聲如
雷中軍自潰非天亡賊我　國家之自作元命也無一片石戰
自成不棄京師無保甯戰雖漢中不可以守天人之協應豈或
遠哉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觀于此者可以塞機詐之萌

而衆百世奸雄之膽矣
賊掠達州兵備道王興國死之（我朝殉義始）　譚宏聞三桂敗掠達州渠
縣圍興國于打鼓寨興國知無外援縊妻妾子女而自刎
平南鄭妖賊　白岩硐與通南界有妖僧自稱彌勒出世從者得
飛昇士女雲集鄉兵不能入或教以犬血書靈符然後攻之必
破僧誑衆曰明日天門開各伸掌密書靈符若輩好飛昇也天
明僧已遁視之掌中皆死字硐破坐誅
通江賊潰　通江劉養粹據寨自固有逃兵百餘投之遂帥以圍
朱應先宅　應先高祖錥遂甯得穴金數萬徙通江子琨巴州諸
生兩文應先陷于賊泣奔賊營請以身代夜半從穿璉斷之潛
逃文亦倪其去琨不忍逃同遇害應先妻與琨妻王氏投崖以
免應先殉應樽控之官撫軍遣總兵冶明國副將趙葛討養粹
遁萬縣富民楊三畏家誣其通養粹殺之而沒其貲抵空山壩
養粹遁械養粹解及其黨駢斬通江三畏子控趙萬于保甯尋
職下獄
秋九月明總督樊一蘅卒　一蘅規復蜀土諸將交惡號令不行
謝事居山中鬱鬱而卒
嘉眉土賊平　楊展卒嘉眉土賊有壘打者乘夜殺掠搒取財穀

如搖黃巡查者所行又即壘打經袁武斬捕乃息袁武敗此風
復熾是年可望使狄三品鎮嘉定討平之
論曰嘉眉多遺民楊展力也君子不遺小善有能平土賊者皆
録之
冬十月滇師圍保甯　可望復使文秀等領兵十萬來寇撫軍擣
其中堅破象陣又從間道摩其壘殲數萬人乃遁
明黎州來附　可望委官侵削舊屯將羅應通文應元等皆附于
撫軍滇師來攻應通等戰死波及峩眉洪雅半脅戮其奔入峩
山者皆凍死

年（是歲成重嘉叙黎州復入于滇）春正月十五日。黎州陷。 土官以元夕張燈。守隘者皆醉。狄三品率精騎數千襲破黎州。戕馬氏一家。又突入瀘山。焚掠慘甚。

夏四月。撫軍敗滇師于順慶。（雖副將亦書撫軍功人也）滇總督魏勇琛攻順慶。副將霍光仙擊敗之。斬馘二千。

冬十月。官兵破方斗寨。 永歷使巡撫胡世亨之東鄉方斗寨。招撫川北。副將吳之茂縛石亨等十三人。解至漢中。斬之。初之茂擢布政。與巡按郝浴議事不識字。浴奏改副將。

甲午十一年。（是年川西東南猶爲永明王據）春正月。戍兵掘墓。（戍其中有可欲也） 成都新津戍卒及無賴奸民。遍掘古今陵寢卿相墳塋。金珠賤甚。古器擲草間。又搜括城郭坊市。得瘞金千百。漸少。求數百里外。往往荆棘外封。已入別幃帳什器宛然。人腊或坐或臥。蓋三冬餓死者也。江口漁人獲鞘。告于守將。以爲不止此。而撈鞘者連年打撈。時有所得。

論曰。漢臣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無可欲者。雖無石槨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諸陵皆發。惟文帝陵完。是可爲萬年之葬式矣。

二月。可望殺明大學士文忠、吳貞毓。（吳書官諡望罪遣于天）可貞毓宜與人崇

禎十六年進士。永明王立。進郎中。王奔兩粵。貞毓皆從。積勞至大學士。可望日謀篡。惡諸人不附己。脅王以盜寶矯制殺之。諸人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合瘞于安隆北門之馬場。可望敗。奔。乃建廟勒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

秋八月。鄉試。 與試八百人。取西充馮天培等六十四人。可望亦合蜀士鄉試于貴州。兩省合取四十八人。拔貢二十人。

冬十月。賊犯東達營渠。撫軍遣將擊走之。 楊秉允袁宗第劉二虎等。掠掠川東北。游擊王時明兵至。賊遁。遂增兵防隘。

乙未十二年。（是歲川西東南猶爲永明所據）春正月。撫軍上平蜀策。 大畧不一勞者不永逸。宜先取成都。資其饒沃。且屯且守。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掃清夔關。以通荆襄之氣脈。撤滇黔之門戶。即爲取滇黔之本。疏入下部議行之。

論曰。凡事豫則立。撫軍此議與武侯隆中對。王朴平南策。皆見諸施行而不爽者。其尸祝于巴蜀也宜哉。

二月。可望頒儀注。 輕文重武。參遊出。輒鞭打州縣。有以地方官避騎卒者。甚至守塘小卒與道府抗禮。法紀益不振。

秋八月。撫軍下黎雅。 郝承裔守成都。大兵至。奔黎雅。破洪雅。夾江。撫軍用丹稜彭萬昆計。焚其巢。悉降其衆。承裔走滇。

丙申十三年是歲川東西南猶為永明王據春二月川南初耕民自耕也紀粒食始自二年獻
屠成都川東西南野無民城無令千里無煙者八年至是邛雅
始開墾田久不耕益饒沃且無租稅川南晉效之久之漸達川
西諸州縣始設正佐官然無城郭居有民之所月食其供亦有
傳食者略上下之分修賓主之文不則官無所得食
論曰時保順潼龍為撫軍轄廢耕者僅一二年或三四年而西
東下南猶未耕也然而人相食之風自是少息矣
撫軍平蠻府　時以爵秩招譚文不受次之宏翼願內屬文以宏
翼來附告袁劉宏翼乃殺文以求撫太保疏授宏翼義侯翼同

化侯文部下陳貴榮不服發兵圍騾子城經年始拔斬貴榮初
宏翼攻刼石砫反其兄飛熊曰刼掠非義也鍊兵保土以俟時
清須各歸奉先人廬墓今乃效搖黃何面目見先人于地下去
翼愧其言殺之巫山舟中
明安西將軍李定國以永明王居于滇闖獻餘孽惟定國書官氏繫明桀犬吠堯君子所不棄然定國書名異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矣永明王惡可望橫恣十一年封定國
晉王文秀蜀王有鄉人金公趾者倖軍中說三國演義每斥可
望為董卓曹操期定國以武侯定國大感動曰武鄉何敢望關
張姜伯約不敢不勉遂與可望左洎受王封自誓努力報國洗

賊名引白文選共勤王奉十一年敕護王至滇可望聞之怒以
妻子在滇未敢反
冬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劉文秀築宮于陽花溪凡書地非其所也初文秀
敗于保甯可望亦于湖南為定國所敗因遷怒文秀革其職定
國娶文秀同奉永歷封蜀王是秋擁眾入蜀陽花溪距洪雅西
南三十餘里雅河所滙處三面阻水名天生城僭擬宮闕科斂
百端蓋懼可望襲之也
論曰方是時明臣能敵可望者惟定國與文秀文秀受王封而
不知感雖能與定國同奉永明戮交水而不得書是取法于城

成周之不書魏舒入成周之不書韓起者也
丁酉十四年是歲川西東南猶為永明王據春正月進撫軍太子太保總督川陝
三月明可望反明安西將軍李定國大敗可望于交水可望妻子至遂反
二月定國促文秀共討可望戰于交水晉昌王自選將軍寶名
臣先登陷陳連敗三十營可望夜遁
論曰春秋于吳楚僭號之君雖篡弒如楚頵虔亦與弒繼正之
君同例所以正名也可望于永明君臣之分定矣以反書安得
逃其罪乎
追至黔可望奔楚　挈家降經略洪承疇封義王

太保以曹勛鎮守成都　初七年九月劉文秀突至沈黎執勛降
其衆十二年太保討郝承裔勛降大軍是年夏我師入滇文秀
還救太保詗成都空虛令曹勛鎮守以高承恩守雅州郝承裔
佐之明年六月曹勛還沈黎以其子昌祚鎮守自是皆以太保書如三傳稱公
論曰是時守成都者有武臣無監司道府十六年巡撫高名瞻
始入成都蓋開闢之難如此
秋八月鄉試　與試千一百人取營山蔡其珍等七十六人
賊攻通江　楊秉允約袁劉等攻破貴扶驛掠巴州至通江千總
張洪璽戰賊解去是役賊僞易官兵旗幟民不及避擄掠甚衆

來亨據巴夔　李赤心走死廣西南留子來亨代領其衆時宏詔
據巫山袁劉郝據忠萬來亨與結盤據巫夔開屯田自給
戊戌十五年是歲重慶馬湖播州大兵丁二月大兵下重慶馬湖播州　重叙
爲白文選盧明臣等所據三桂以秦兵破佛圖關守將牟勝降
文選明臣遁還滇蘭州水西土司俱納欵
庚申大兵至黔　三桂由遵義定西將軍李固山由永甯期會于
貴州三月劉文秀卒定國勒兵屠臺我兵克之定國走畢節其
總兵趙國明來援前後夾攻我軍夫利越日間定西將軍李有
疾來攻我軍奮擊定國國明走烏撒拒于可渡我兵夜縛筏數

十黎明畢涉衝其營自晨至午滇兵潰是日固山卒于軍三桂
由桐梓直抵交水望雲南進發
太保如重慶　巡撫高名瞻時駐重慶有屢招不降者太保如重
慶宣布威德石砫酉陽各土司相繼納欵
夏六月丁酉曹勛以子昌祚據成都
甲辰明總督文安之來襲重慶　師袁宗第劉體仁李來亨等泝
流來爭總兵陳廷俊力戰五日皆敗走
論曰不先取成都取重慶成城墮重有城也且以通入滇道故
太保市馬于西甯　諸生劉達太平人避亂居閬爲太保司筆札

甚勤謹授營弁辭授州縣又辭命市西甯馬千匹解赴渝城告
歸未許告修墓許之旋命有司給舟護至渝以書辭曰頃承華
札仰高誼于雲天再詢修墓兼及纉紘大人之培植厚矣回憶
豺虎縱橫瘟蝗沴厲尸山血海萬死一生甯安知于文宗遂吹
噓于幕府非有夙昔之知也一旦託以股肱參之幃幄付萬金
而不吝遊絕塞以奚辭冰堅草枯操弓挾矢麃麖犵兕麅紘而
獲馬矢爇火夷庐盛鬯飲血啖毛似上古之茹毛飲血亦異域
之奇觀也已取道洮涼寨途荆棘昔之亭臺樓閣今之狐兕遂
藪也昔之禾黍桑麻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全非井

異類遊百存一二驚疑問訊如再世人恨不襲入間事從赤松遊耳生年逾三十尚未績紵念無後爲大慨然太息旋留以老圃老農終天天地之氣三十年而一變明季之亂泰極而否國朝定鼎否極而泰而亨否開泰者必德位兼隆之大人今之大人是也伏冀不矜不伐以簡以寬親君子以資運籌遠小人以杜讒間英才彙進將有十百乎生者惟大人留意太保覽書嘆息者久之

以楊璟新爲安慶總兵　袁韜自滇來降授秦將璟新遇于韆門拽出輿痛擊將殺之爲將士攔阻太保各予杖三十部議以璟

新復仇雖事屬前代情實可原韜負義賊殺例應抵償因事在赦前免死落職回黃沙驛病死

冬十有一月太保師至合州鬬擊遁　李來亨來爭重慶太保師至合州來亨襲而潰

己亥十六年（是歲永明王奔緬巡撫入成都惟川南夔東猶爲明孽所據）春正月朔三日大兵入雲南永明王由榔出奔緬甸　王將奔緬行人任國璽獨請死守昆明諸生薛大觀嘆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城陷舉家赴城北黑龍潭死二十六日永明王抵囊木河爲緬境緬勒從官盡棄兵仗始啟關定國殿

明蕭恭將妻劉氏卒于滇　劉氏富順人自蜀大亂從夫寓于滇（夫守雅黎）大兵入滇永明王奔緬氏以七歲幼子付家奴逃之恭將所將刃其季女自經騎突至挈女赴井死世傳題壁詩十首先嚙指血書之以驛梅驚別意隄柳暗離愁分合成十絕句　馬革何人誓裹屍四維不振笑男兒苹存碩果存幽閣驛使無由寄雅黎　木偶同朝只素餐（謂永明左右文武）人情說到死眞難毋牽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傲雪寒　苟活何如死便休（謂從亡諸臣）七文姬胡拍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鶯醒人間妾婦流　口中節義是誰無力挽江河實淚虛刀鋸不移紅粉志別無沾滯是吾

徒　立也悲傷坐也傷日沈誰與挽斜陽心憐夫嗣兒還父意恤君仇女伴娘　士兵纔過又官兵日望征夫不欲生疋練有緣紅粉盡隄邊一撮是佳城　木稼原來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似聽眞魂語柳絮因風一爲招　日前送別出陽關立石望夫還未還音信憑誰隴外寄暗悲汝婦已投繯　凶耗凶兮國喪亡（謂永明奔緬）內庭無救各奔忙（謂滇中侍從）佳人命薄成何事離却塵氛骨也香　禾黍離離最可憐火焚誰與救眉然心中一念惟夫子愁向山頭問杜鵑（按李氏謂劉春元妻王氏卒順治元年與詩意不合惟孫氏有蜀明詩選載下亡年今從之）

論曰讀者謂此詩驚才絕艷與否在武功并絕千古然所謂臣
維不振與驚醒人間妾婦流者蓋指從亡諸臣危不能救亡不
能死其苦節孤忠視夔憂周隕尤為沈痛悲夫有明養士三百
年而殉承明乃一弱女子其聞莊烈后之風而興起者乎不然
何識之卓而節之苦也
二月大戰于磨盤山　定國于永昌之磨盤山為三伏俟我師至
三伏號礮起首尾截殺必無一□　還會降官盧桂生洩其謀前
驅已入二伏多殺傷追至騰越徼磨盤山役不敢窮追
收成都見劍造之難也巡撫高名瞻知成都空虛自保甯入據之曹昌祚

迨三年獻賊去後城中絕人迹者十三年狐兔縱橫林木叢雜
凡市廛閭巷居址一切不可復識川北秦人隨大軍開闢斫樹
白其皮為界施棚帳于髑髏瓦礫間因樹為柱覆以茅遠近趨
利者踵相接然故民則萬不獲一也兵士獵豺虎熊猶日不暇
給王府則二三年後猶然城中舊井二萬餘存二百有奇餘或
人或金無異平地老僧募葺求枯骸出城日數十載不能盡
大兵下敘州　王師所指望風欵服惟土司牟勝據武隆維摩硐
大兵克其硐解勝赴京令招未服者以自贖納欵益眾
夏六月明嘉定潰　初文秀入滇以其將高承恩守雅州文秀李

欲并全川自將軍杜學明副將向蔡諸軍皆并之楊國明以將
軍守嘉定編吏胥入行伍不足三百人承恩數徵其兵恥不赴
五月承恩攻天全殺招討使高躋泰及其家八十五口命許總
兵偕杜學明領精騎千一口夜奄至嘉定國明不得已移盛筵
至二將營奏女樂侑酒飲其卒他所皆大醉夜既半國明約束
其眾帽角白帶凡無白帶者悉殺之燔屋舉礮許將匿水竇中
杜將營老蕭頂一體被殺故未爇國明將家口順流東下
秋太保招川東逋寇　太保欲孤袁李黨使吳之茂招劉秉九單
騎入其帳秉九曰吾有緩急十三家救援之茂笑曰王者天下

一家不忍置一隅于化外若一用兵轉輸十三省豈若公之倚
十三家哉秉九起立曰君言是也赴重慶請降
庚子十七年是歲川南平惟十三家據巫大　春正月雅州來降　高承恩猜暴父為
郎戰死嘗襲時郝承裔幼以付養子承恩李定國要之逆王謀
于承裔不應謀殺之承裔遂殺承恩奔成都乞降既而見成都
無城兵□弱甚悔請仍駐雅州巡撫高名瞻從之
明安西將軍李定國伐緬　定國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終不
肯出永明王
大兵還京師　去年三桂守雲南時定國惟與緬交訌不為邊患

六月鄉試　與試二千人取閬中劉迪等四十二人時成都無
貢院監臨各官仍在保甯府
新招墾尚書初耕民自耕迄此初招墾須太保之功也時初置郡縣守令遣民得反故居
千無一二太保招民墾荒登報女數視其損益而殿最之
論曰自商以來祀后稷紀粒食之始也鄉人之粒食始于太保
非嘗武揆文而又久于其職者莫勝其任家戶戶祝宜哉
十八年是歲謀討十三家春太保駐節成都　川陝各設總督改太保
專轄四川
五月緬甸猛白弒其君明封緬宣慰猶春秋之吳楚也弟莽猛白弒兄自立

蜀龜鑑　卷之四　圭

秋七月緬酋殺明黔國公沐天波　猛白欲盡殺文武諸臣使來
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吉翔邀諸臣盡往至則
以兵圍殺四十有二人惟都督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自是由
榔左右僅二十五人
秋八月吳子承裔以雅州叛　知成都無城至新津破李游擊兵
而濟太保猶在渝疾馳進討承裔還據竹箐關督兵攻之賊燒
關而遁太保伏兵山谷擒斬之川南平
冬十月太保會諸將于夔州　太保以袁李未平楚蜀道終梗請
調秦楚兵會剿

平西吳三桂移鎮雲南　家屬道經四川連年舟車供
億官民俱病太保損過就中與民休息流亡復業頌聲日起
賀道甯去其大昌　道甯賀珍子珍自漢中遁入川屯耕大昌於
明王加珍侯爵珍卒道甯襲封富平伯見天下一統與其下賀
金福議曰大兵至恐玉石俱焚吾欲下之以息兵民子為我賫
印詣夔太保曰當奏復原爵對曰道甯願歸農不願受職懇遣
官散所部回籍太保嘆美厚賜而遣之
論曰闖獻嗜殺若天性其部下不貪殺掠者獻一劉進忠闖有
賀珍父子其皆有後于昭代宜哉

蜀龜鑑　卷之四　語

撤太平㮋將　張正化太平諸生鍊義勇保銅城寨六年投太保
以求援授㮋將守太平至是見闖孽將平嘆曰吾保鄉里耳安
事功名幸昇平可以安枕矣辭城守以布衣終
十二月三桂執其君由榔寘于五華　三桂使請由榔于緬緬
人執由榔十二月至雲南寘于五華山明年四月三桂使人縊
之其地至今二百年不生青草六月定國拔劍自刎于景線自
永明奔緬定國支吾猛臘流離瑣尾百折不回時人以為難
論曰三桂未臣事由榔由榔亦非大一統之君何以三桂繫明
由榔書其君曰三桂世為明臣以君臣之分罪三桂以列國之

[illegible]春秋之義也慶封奔吳八年而克朱方書執齊慶封
楚公子比昭元年奔晉十三年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
君虔自晉歸者言未臣虔也慶封繫齊比繫楚虔豢其君與三
桂事符明年四月例書明三桂弒其君由榔以是編終于明年
正月不及書此吾所謂孔子以比事之法範圍萬世而不過者
也
又曰終春秋無書本國臣執其君者惟獲麟後書齊陳恆執其
君王寘于舒州此條所本

聖祖仁皇帝康熙壬寅元年是歲討西山逆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日巳時

皇太后佟氏年十五誕
上于景仁宮
章皇帝第二子也異香經時不散五色光氣充溢庭戶
上天表奇偉神采煥發隆準岳立耳大聲洪語出至誠切中事理
五歲好學不倦讀書十行俱下晷不遺忘八歲踐祚
皇太后問何欲對曰願天下太平民安國富
贊曰從古世及之君非中興無稱祖者明成祖篡也不足道我
聖祖致治久于成康戡亂烈于湯武仁慈若漢文帝宋仁宗而英斷有
加神武若唐太宗明太祖而寬仁益沛凡守成而兼創業者[illegible]

[illegible]斯為極盛廟號
聖祖不亦宜乎
春正月
贊曰經于哀終四年無王正傷天下之不王不正也終哀十四
年自此至楚漢分爭大亂且三百年而莫知其所終也明季之
亂甚矣風終幽雅終召旻託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孰
若于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
謌體元表正萃以加茲生逢
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思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

耳
朔太保拔永興　太保與諸將議討眾曰三省會兵易于殄滅太
保曰彼巢穴險遠出沒不常我兵雖多彼互相救援成功何日
宜先滅袁劉然後會兵東下應援絶來享自成擒矣眾曰善朔
一日乘賊不備夜銜枚突其壘眾驚潰走永與乘勝過之袁宗
第等棄城遁
論曰兵法貴攻其無備狄青之奪崑崙關太保之拔永興城是
也亦莫貴于備人所不備秦良玉之破鄧玘事見萬歷二十八年與[illegible]
防河孫賊將渡晉晃往試沿河防率同年節恐軍士酣飲此十日宜加意防守過此則無虞兵賊果于除夕[illegible]

河抵草寂然渡既近然銃礮擊之至明乃止次日賊如林終不得渡是也

慶雲見 連下四條皆見李氏紀昇平之兆也

論曰春秋有年一大有年一獨書于桓宣之世以祥爲異也終春秋不言祥瑞亂世本無祥也然孔子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以寓吾道窮之嘆中庸言將興將亡必有禎祥妖孼興亡不可知而天之吉凶見于垂象信王立而全秦赤如血烈帝崩而四川日色赤

聖祖立而慶雲見四川不言四川蜀志也

麥秀兩岐 歐陽直曰賊破成都遺民廢耕採芹蕨以度日久之草根木皮盡而人相食然獻去成都荒田自生穀種荒土自生野麥川西廣生奇草根叢白肥條磨可作餅截可蒸飯味美于麵庚子辛丑招民墾荒此草絕不生于此見天心之仁愛也沈荀蔚曰順治四五年萬金無從覓食然田有稅刈而再穫者所穫且十倍山谷亦然此自生而民以存活者天心仁愛如此

牛產二犢 初從鎮成都巡按郝浴奏川西沃土開耕一年抵三年奏通令兵屯田成都計日分授他流移土著各道招墾惟不得牛須令各土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豐年還值倘無不聽命者

虎豹相食

論曰古者聖人盡人物之性雖至大亂無所謂虎豹食人者。然卒如是其慘且酷者何哉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是率獸食人。歐陽載明季風俗之惡無父無君且十倍楊墨雖慘酷非其不幸也已。古者伯益驅猛獸。周公驅虎豹。遠之而已。

聖皇御宇。百靈翊運。諸惡自戢。雖天地大德。

皇帝神威。亦經亂而善心生。三靈會合。以致此也夫。

左氏書法終哀十六年復記至悼公[illegible]春秋大事
在齊晉田篡齊三卿分晉亂尤甚于春秋左氏[illegible]
所以始也是編終康熙元年復記至二十年而後止者[illegible]朝
大定在蜀滇西山寇滇海平迨逆墜于三代武備所以終郎文
教所以始也闖越寇未及擾蜀鄭成功事在東南與蜀無涉不具錄

癸卯二年是歲討西山寇

正月元日進秦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　二月調各路官兵及譚宏譚翼土兵四萬派兵守巫山三灘絕其交通　五月望日天陰霾大風雨忽賊聲震天來衝壁壘我兵失利退駐巫山眾議守夔門太保覽巫山地勢卑狹不利馳驟利固守遂其礮石深溝堅壘城下樹梅花樁外挑品字坑賊不得近以勁卒五百伏縣後元天觀偃旗鼓寂若無人　七月劉二虎郝搖旗等圍巫山登元天觀伏發死傷數百人再仰攻死者愈眾屢求戰不出圍漸疎忽開門擊敗其眾而圍不解賊每日擧掠糧于鄰太保以精兵三百白裹頭如劉郝營裝夜半潛伏路口賊掠糧回者皆殲之賊無糧偵探但見屍骸枕藉賊始退太保被圍十三日身不解甲與上同甘苦適秦楚官兵雲集敵始懼　八月戍都鄖試取李竑鄭等五十二名　十一月西安將軍傅喀禪會兵巫山十日望巴東進發經鐵剎山秦羅坪劉二虎阻兵守隘宗第搖旗亦蜂擁而至大兵分擊鏖戰至未申賊始敗直衝其壘二虎及妻妾子女投繯死搖旗宗第敗走黃草坪乘勝追擊二人皆授首惟李來亨尚據茅麓山

甲辰三年是歲西山平全蜀入版圖

二月會秦楚官兵圍茅麓山敵有夜出斷我糧運者太保曰寨勢險峻圍牆太遠非計也眾曰大兵二十萬尤宜逼近賊壘堅築圍牆使彼遠不得出近不得戰自然成擒矣太保令軍中各備木索黎明遮其要路連為柵逢崖過水全無空隙是夜來亨遣勁卒持利斧斫柵我兵以鎗礮擊之不得近既而復至皆却之太保令木城外圍以土城禦火器來亨計窮然猶有通梁得出入閏六月初九日我師蒙霧直上奪通梁其下有陳經黃步雲張雄皆健鬬者約今夜三更爆火為號至三更火起三人導大兵入來亨知內變合家老幼自焚時八月初六日也來亨死爲騰雲拓天寶王光興俱降闖孽之擾蜀者盡矣　是年建昌猓夷不靖總兵王德明討之平十九寨

論曰自崇禎十三年而後闖强于獻其卒也獻孽又强于闖闖

戍擊于九宮山餘黨五十萬人堵永錫撫之而遂定雖死據巫
巴其時猶未播也可望等一出川東川楚滇黔粵名城大都所
在瓦解幸劉李內攜可望不振文秀卒定國亦孤竭天下之力
至順治十有五年僅而克之闖孽亦以三年而後定是皆身經
數百戰虎視鯨吞非赤眉黃巾比也我　國家師武臣力遠邁
漢唐戡定之艱難猶若此況于明季書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爲人上者奈何弗敬
乙巳 四年是後惟臺灣未靖
丙午 五年八月鄉試以論策取韓士修等四十二人　九月九日太

保薨于重慶蜀人巷哭私祭爲罷市　賜祭葬如禮謚勤襄崇
祀秦楚蜀三省名宦
論曰明烈帝遽除太亟督撫不一二年輒他調甚或以微罪謫
且坐誅以致吏道益紛更而亂滋甚與朝之殷監也太保鎮蜀
二十有二年殄巨寇起瘡痍振紀綱修廢墜厥功偉矣非忠誠
結于主知其能不疑不忌如是乎偉哉與沐英之鎮雲南黃福
之鎮交趾比烈矣
丁未 六年
戊申 七年大有年

己酉 八年鄉試復八股改取陳崇等四十九人初開武鄉試
庚戌 九年遵義武生劉珩京控
欽差勘問武舉半冒籍龍安泰將左祚延昌齡實褫由是巡撫
張得地成都知府龔應熊等革職二十餘員
辛亥 十年立武侯祠時臬司宋琬至郊見武侯在荆棘中乃捐俸建
祠
論曰自崇禎五年爲蜀亂始訖康熙三年而後定辛苦墊隘三
十有四年惟遵義爲王祥守酉陽石砫則秦冉守之未遭屠戮
然應龍掠遵義于前客藩擾石砫于後人境無桃源矣楊展守

嘉眉棠一衛守叙劉道貞曹勳守邛雅保甯一郡太保于順治
四年鎮之雖罹兵災而瘡痍未甚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川南
死于獻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百不存一矣川
北死于獻者十三四死于搖黃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而遺民千不存一矣川東死于獻者十二三死于搖黃者十四
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數萬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獻者
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于內江人
也在明季時逃歸者百無一二然大姓十八皆有後于內江惟
宦達子孫無聞于後至新都訪舊家惟趙氏兒余豈非位高則

民至于據惡土沃者又多不材乎嗚呼流賊莫除于四川屠川西
及綦于川東南北風流襟展錦繡江山欲長享此得乎 前明之
未路是已
壬子 十一年 自康熙四年太保招兩湖兩粵閩黔之民實東西川
耕于野墾江左右關內外陝東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墾荒别
黨民力未舒十二年吳逆跳梁民疲供億有捐地與人者有棄
田廬遠徙者雖慘殺不似流賊然搖黃起而闖獻繼之闖獻之
餘孽又重擾之更經吳逆甚矣禍亂之作殆天之所以開
聖人乎

初三桂平雲南孔有德徇粵西尚可喜耿仲明徇粵東南方畧
定孔有德死于桂林無後封功臣三桂王滇可喜王廣東仲明
子繼茂王閩繼茂卒子精忠襲三藩惟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破
流寇取秦蜀滇及明永明王四方精兵猛將皆歸之順治十七
年部官奏雲南俸餉歲九百餘萬加以閩粵二藩歲二千餘萬
御史郝浴等屢奏其尾大不掉必爲國患朝廷猶晉封親王子
尚公主歸桂王五華山舊宮爲府通使達賴刺麻奏互市茶馬
于北勝州蒙古西番馬歲至以千萬計專滇十一年除授文武
號西選由是西選之官半天下時尚可喜老受制于其子之信

請歸老遼東留子守粵時十二年二月也部議允之三桂精忠
不自安亦以七月請撤藩以探 朝旨允其請徙山海關三桂
愕然遂陰勒士馬爲反計欲立明後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矣
癸丑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反殺巡撫朱國治以明年爲周元年
改元昭武蓄髮易衣冠中外震動是春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
復見大如車輪見背不見首小龜數百從游浮水三日七月資
陽一大鳥高六七尺身五彩衆鳥從之舞聲徹數里此鳥亦現
雲南爲三藩以鎗斃之或曰鳳或曰鶚鳥三桂反滇與蜀鄰故
蜀先被禍茲據有關于蜀者錄之

甲寅 十三年三桂封王屏藩僞將軍游擊董清弱前鋒僞總兵自滇
東川濟大渡河踰大象至成都郡縣聞建昌總兵降望風納款
成都城卑巡撫羅森與提督鄭蛟麟開門降屏藩入城使鄭蛟
麟取保甯以吳之茂權西僞將軍譚宏權北僞將軍二月僞巡
撫羅森安撫川東夔州降宏與蛟麟猜屏藩遂趣宏守 朝天關
五月初八日我朝兵將軍曁將軍馮將軍攻破朝天趨保甯
宏至槐樹驛知朝天失守退據保甯初九日宏斷浮橋刼城內
士女溺死無數僞提督蛟麟往救宏奔萬縣蛟麟拘宏 子壻于
保甯之茂拘宏妻子于順慶屏藩闘宏刼城逼以五月 十五日

疾趨保甯三將軍以十七日據蟠龍山而偽總兵陳國良由廣元顯靈觀襲破甯羌斷朝天糧道經略莫洛為平涼總兵王輔臣叛卒所殺勢孤援絕軍士羅雀掘鼠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五將軍決死戰出險回漢中

乙卯
十四年正月三桂加屏藩偽大將軍賜上方劍帥兵四面圍漢中二月初七日國良取城固以斷大兵歸路自正月至七月漢中食盡援絕十四日大兵趨洋縣望風峪口將走黑水峪洋縣有庠生黃某諫曰此去黑水峪山險道狹難以行兵況敵見將軍舍大道而趨小徑必調兵守險棧道必虛不若同漢中疾戰而前可安行至西安若必由小徑恐難出席柯兩將軍疑而殺之次日大兵抵槐樹關賊扼險矢石鎗礮齊發我兵死傷相繼師少卻賊躡之絕大軍為二柯將軍自刎席將軍且戰且行至擂鼓臺溪深石滑自古未通車馬嘆曰悔不聽黃生之言遂棄馬遁至西安　七月十八日屏藩入漢中漢興道胡升猷不屈被執遂東取興安北掠地至階文秦鳳至平涼王輔臣降而我大將軍圖海領兵十萬由禮縣抵鹽門屏藩引兵回漢中追至畢家河賊兵爭渡溺死者無算

丙辰
十五年三桂爵譚宏偽國公使取鄖陽宏所經州縣肆行劫掠

至鄖陽宏兵水陸俱敗奔回漢中　時殿自敏任廣西提督大敗三桂兵斬其偽將軍總兵四人三桂怒使屏藩籍自敏家妻楊氏二妾自盡殺其五子遷男女五十人于滇　是歲蜀有暴風古樹盡拔五月五日酆都大雷雹風雨墮一石于廟入地三尺色黃黑屏藩約束嚴譚宏兵在漢中者不敢劫掠妻姜氏尤貪于保甯養無賴為義子非蜀者賄姜氏即免廣南通巴太平諸州縣宏兵勒索十室九空雖窮谷深山無或倖免恣意誅求道路以目宏年踰七十淫虐無度姦妻女掠貲財有不從者以謀反罪之民望王師真大旱之望雲霓也

丁巳
十六年三桂改元陞各路偽將五月賊石成禮寇益門鎮兵敗保鳳縣偽將軍陳君及寇益門渡河上畢家山我兵仰攻失利君及夜襲我兵退入如家堡賊乘勝來攻中途大風雨平地水深數尺乃還我兵駐寶雞沿河築礮臺賊不敢逼相持六閱月

戊午
十七年秋三桂死壻胡國柱立其孫世璠改元宏化連年用兵差役繁費編戶多逃亡兵多疾疫糧餉匱人給麥豆日一合賊兵憤怨將謀變屏藩日夕隄防

己未
十八年奮威將軍王進寶大破賊于寶雞入益門鎮諸賊奔潰至武關使其子攻之曰武關不下吾父子毋相見也乃引兵出

賊由後掩之屏藩閧武關失守告其將士諸將曰王奮威非常
人前發黃河車連夜濟下臨洮策馬奏功攻益門下武關勢如
蒼山壓卵語未訖諜報王將軍至矣屏藩失色十月二十四日
兵至漢中屏藩棄城走時勇略將軍趙良棟自秦州取道階文
大敗吳之茂聞漢中下議由陽平關直渡白水由江油徑走成
都將士諫曰川路窄狹宜取保甯吳之茂良棟曰甯擒猛虎不
捕腐鼠時屏藩走通江收集敗兵譚宏由百丈關走保甯挈家
登舟走萬縣惟之茂收敗兵萬餘走保甯屏藩調西鄉兵冋約
二萬人勢復振進寶得漢中疾走南棧將士以道險請徐行進

寶曰賊以二十萬人聚漢中望風奔潰無節制可知乘我兵風
馳電掃之勢縱有險阻孰敢抗拒乎遂直趨保甯屏藩焚城外
廬舍遁時亨由間道入廣元山中阻我糧道

庚申

十九年正月朔一日良棟渡白水江波濤爲萬馬騰皺水爲立
頃刻畢濟直斫賊壘立破賊驚曰老將軍號令如山不可犯也
由間道出青林口以避劍門關之隘賊伏石峽官軍自未至酉
鏖破之川西大震初十日遂抵成都或云二十九日僞將軍韓天福等
遁良棟整兵入城市不易肆官民大說　是月十一日王進寶
兵抵土地關含蟠龍舊道由瓦子灘過江奪賊去路之茂渡江
擊之大敗于錦屏山下我兵乘勝渡浮橋擒之茂等數十人悉
降其衆屏藩守西門城樓見之茂全軍盡覆遂自經君及自刎
時亨由儀隴挈家遁餘黨猶據城進寶單騎馳入大呼曰我仁
義將軍也降者待以不死賊感泣歸命

論曰兵不奇不能制勝昔獻用奇兵以陷重慶今王進寶鑿三
將軍之覆轍由瓦子灘過江則蟠龍守兵不攻自潰趙良棟避
劍關之險由青林口入劍關守兵亦不攻自潰固兵貴神速亦
避堅攻瑕之妙術也明太祖直擣階文亦奇兵也故善守蜀者
必以重兵良將扼境外寶鷄之大散關次陽平次階文境內今

七盤次朝天又次葭萌最下者守劍閣江油

二月遣兵追彭時亨及于廣安時亨降七月時亨叛殺渠縣令
王質據斷頭山約譚宏陳大相等刼營渠東達諸州縣川北震
動　賊將郝邦俊林茂才等營瀘溪良棟使提督王倫總兵費
用之攻破其壘賊走永甯我兵圍其城賊棄城遁大兵追及戰
于烏龜橋斬級數百賊兵悉過鐵索橋我兵不得渡阻橋而壘
我兵退駐永甯九月九日賊突圍永甯穿塹丈餘官兵不得出
入偏黑二將軍駐兵梅林畏敵不救十數日糧盡城陷王倫費
用之死之　胡國柱使僞總兵趙忠國來爭瀘州營州城後桊

山廟斷我陸路水兵橫江斷我水路勢危急進寶急遣將赴援
抵內江李總兵引兵五百先至保子山城中見援兵至衝出重
圍衆寡不敵沒于陣城陷李總兵退保方山次日王總兵至大
敗賊于保子山餘賊竄入江南岸遁　艮棟檄王總兵徇遵義
由土門直入官民望風欵服眞安守將袁楊等亦降由遵義直
抵永甯僞將郝邦義迎艮棟檄南取建昌僞省將發僞將韓天
馥復據雅州王總兵過小尖山遇伏軍敗又檄總兵李芳述合
兵取雅州天馥遁李總兵深知地利逕入建昌所至望風欵附
天馥潛結各路兵三萬復圍建昌王李二總兵潰圍出保小象

嶺艮棟遣滿將軍傅等合兵復取建昌追至金沙江賊星散大
兵取武定府將直指雲南而州東北譚宏彭時亨張甚結達州
陳大相九月初八日刼通巴營虜守備吳國成勦通江令許瑄
十月十二日彗星見白氣亘天自西而東形如帛六夜方隱
有牟世將者自萬縣糾數十人倡言譚彭統兵二萬取保甯委
世將招撫所至刼掠通江令許瑄執而復逸索鄉勇二百餘人
圍世將斬四十餘賊西鄉甯文秉鳩賊據香爐山肆刼掠許瑄
請兵于保甯王游擊領兵至巴州直逼香爐斬文秉散其餘黨
總督楊茂勳飭舟師由峽口逆流而上破巫山乘風而上次

日擣夔門兵不血刃遂復夔州　彭時亨糾賊破營山執縣令
戚世珍典史梁鴻亮　十一月總兵高茂以三千兵討賊執營
山僞令廖時正大破時亨逆黨于羅石橋時亨殺所執令尉七
人奔大竹大兵追捕與時亨築壘相持譚宏姪天臣糾賊拒鐵
山關大兵攻下之天成遁走旱城寨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兵入
達州羅龍陳大相降天成走萬縣於是招流民復業降賊釋歸
農
辛酉
二十年正月初四日大兵至麻柳場僞副將黃武降至古城僞
總兵王會開降所至欵服時亨勢蹙使人詣總督請降受之次

日譚宏死子天密被圍于天子城走椒花硐依胥世秀大兵至
大密由通巴小路奔保甯降于奮威將軍巳而胥世秀董清芳
等皆被獲　三月三桂壻國柱復據象嶺艮棟帥諸軍進剿逆
破諸營遂克復象嶺黎州諸營復戰于渡河口斷其歸路國柱
請降建昌內屬勇略將軍見蜀地全定涉金沙進逼雲南圍十
月城中食盡援絕守南門者啟門納師入函世璠首獻闕下析
三桂骸頒示海內
論曰吳逆當天下粗定四方望治之殷不思報國恩為沐氏續
挾尾大不掉之勢狂逞一隅自取族滅宜也滇事起禍先中蜀

兩尋繼之巳而耿精忠煽禍于閩王輔臣從逆于陜秦之隴蜀
漢興平凉天水楚之鄖均荆襄岳陽洞庭江南之徽江右之撫
建廣饒袁臨南瑞都爲盜藪吉安爲賊踞迫耿逆庋仙霞嶺直
犯衢温處台軍書旁午南北戒嚴或請劃地講和或請斬撤藩
首議道謀築室誰與奏功非
聖祖英斷夙成其難平甚于闖獻矣以事具國史不具錄

蜀龜鑑卷之六

大哉有子之善言本也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古註訓仁爲人與章首句應蓋作亂自犯上始犯上自不孝弟始不孝弟不可爲人天亦不復以人理待之君子之務本也由家而國而天下分殊理一推暨無難雖在下位而天下亂不害其爲一家治且一家治矣天下惡能亂之亂莫甚于明季民變始于川東北熾于川西至臨以簡命之監司而不能戢犯上之焰烈矣而其端自不孝不弟始其流極以大亂終當時匿山爲堅寨硐自以爲莫予侮也卒死于獻賊之搜山與墨打搖黃之攻刼有子之言誠

萬年得失之龜鑑哉獨有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豺虎不能食瘟疫不能侵刀兵不能賊皆其時之孝子悌弟也嗚呼死孝與死忠一也而天佑忠㝡嗇不　如其佑孝子悌弟之甚旌陽有義詩赤眉不入其里彭城有姜肱兄弟遇盜爭死而兩釋浦江有鄭濂鄭湜賊相戒毋犯義門天道昭彰矣而不爽死孝者詳具前編特表其以孝弟自全者五十有七人于人心風教庶有裨乎川西六川東十川北二十一川南二十

金堂張時中父傑目盲旦夕躬授七箸夜必焚香禱天三年復明又患腹脹同卧起以手按摩尋愈父常曰願汝子如吾子也嘉慶

出逃避賊獨得免後爲清平司訓
新繁舉人費經虞尊親孝人稱孝子崇禎十四年新繁民變賊畫
閉知縣登城諭之民以瓦石投其蓋或言得費孝子一言衆當定
令要費出與民約立誅巋役三衆始解散後官昆明知縣子密見
蜀亂力請歸山家已破由漢沔浮家至揚州以不得養親爲恨㞐
㞐哭終日七十猶然門人私諡孝貞先生　子密善事父經虞病
醫言藥苦者生密嘗之味苦果愈值大亂步行入滇扶父歸里至
洪雅　大清定漢中扶父至沔投徒以養又走揚州北至山左
游嘉養親世清平乃扶父柩歸葬子錫琮錫璜亦以孝稱三世篤

行詩足名家至今稱蜀中一大宗焉
漢州趙日榮事母至孝賊至棄妻孥獨負其母入山妻孥皆被害
母年九十有七卒日榮哀毁骨立
崇慶州謝鎬年十七獨負母逃賊憐其孝舍之年八十餘卒
新繁陳聯登以義勇聞兄聯芳官邛州守備甲申冬賊衆數萬竄
邛州聯芳禦于上安鎮敗績將自刎登亟前抱持曰兄毋死爲敢
散亡破賊弟請代兄因衣芳甲冑馳赴賊爲亂矢射死大河岸芳
復整軍逐賊收弟遺骨葬之亂定載歸新繁葬先塋登無子芳命
子嗣登後屬死後合葬 以上川西

銅梁諸生邢第事母及庶母極孝賊至第與子如龍抱母柩泣賊
手刃叱之不動賊嘆爲孝子相戒勿犯而去
長壽諸生余應祥賊至母病難行應祥棄妻子扶母入山俄有挾
刃至者哀告以故皆得免
安居王堂值賊焚掠母老不能去火既熾堂從烈焰中負母以出
賊不忍害
大竹諸生徐先第父探官江南吳逆陷四川夔巫道梗先第蓄髮
易服由間道出萬死往省其父至漢陽大風舟人盡溺先第若有
物負之出者得不死後中康熙辛酉舉人乙丑成進士不樂仕宦

以詩文自娛
大竹黃承冕年十二居父憂賊至負骸避山中夜譁言賊至鄉人
驚竄跌半崖鬼物攫食忽空際叱曰此黃孝子犨物不得侮傷前
覺有人舉足推之飄然墮地毫無損傷賊平始歸廬于墓側晝
耕夜讀康熙丙午舉于鄉爲蒲城令
涪州周儼母卒事父以孝稱譚宏兵至儼將覓其父潛逃爲賊執
兩臂受傷血溢胸潰弟儒與賊戰受重傷越三月卒儼尋甦踰年
父疾革儼嘗糞試甘苦竟不起泣血七日髮盡白弟婦寡撫姪如
己出孝友節義萃于一門儼後中康熙庚午經魁

渠縣諸生湯輅父母先後卒停柩未窆山賊蜂擁至人勸之逃不
從盡出貲于門哀請曰幸持去毋驚我父母柩也賊感其義戒勿
入其廬年八十餘無疾而卒
定遠李伯春賊縱火將至其居父柩在堂伯春扶柩哀號衆感其
孝爭救得免事繼母最孝與弟叔春共爨五十年財貲不私臨卒
家人請析煙泣曰我死不忍言分字
長壽李徵儔舉人開先子甲申扶父母避兵石在大疫死者十八
九母張氏病篤徵儔割股以進母即愈父卒時年九十三徵儔年
已七十繞墓悲號不數月亦卒

大竹張賢舉人橋子父為賊獲欲殺之賢以身蔽父賊斫其臂折
其唇流血數升祈請愈哀父子俱得免以上川東
劍州鄭玉旒以孝友聞賊至民爭入城玉旒哀絰抱神主入山爲
賊執首長義而釋之贈以白金且相戒毋犯孝子宅
巴州諸生白敏家于城賊至州合城逃盡惟敏母病篤不忍舍去
賊將刃其母敏引頸受刃乞代賊兩釋之
南江蒲妙高負八十老母避山中母病戒子婦速去毋俱死妙高
與妻子負母以行遇賊伏地哀泣請以身代母賊感而釋之周以
衣食

遂州明經馬中樂負老母避難山中賊將殺其母中樂以身蔽泣
曰請殺我毋傷我母賊憐而釋之
巴州生員陳世達性至孝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晦獻賊陷巴州母
曾氏老病不肯出城世達不忍離左右賊入室欲拷掠其母世達
叩首流血願以身代賊義而舍之母子俱免李氏
遂甯諸生楊蔭奉母蘇氏避山中爲賊獲蔭抱母痛哭請以身代
賊厲以刃礪其頸色不變遂兩釋之
遂州張旻母老癱廢賊至人盡逃惟旻侍母不忍去母麾之出旻
泣曰兒誓生死不離母賊詰其不去故驚曰孝子也遂去合城止

焚掠
潼川貢生覃鳴球獻亂被俘父舍斗爲賊所殺逾十年鳴球歸里
遍訪鄉鄰得父骸葬之廬墓側哀痛而卒
三臺諸生李如金負母潛大山中如金下山求食母被執賊將舉
刃金挺身求代引頸受刃賊憐之曰此孝子也并釋之
遂甯諸生張鵬舉大學士鵬翮弟幼沈靜好學人稱端士年十七
遭吳逆亂奉二親避深山母病祈以身代弗瘳則刲股以進遂愈
事平補諸生撫軍杭愛檄學道馮雲驤旌其門曰苦心貞孝 蒼
溪任鍾麟襁褓喪母繼母高氏育之獻亂父與繼母皆罹禍鍾麟

日夕號泣刺指出血遍沁積骸認屍獲繼母骸于十廟山父骨終不可得取父遺衣同繼母合葬順治辛卯舉于鄉官至刺史　同邑有冉宗孔者幼遇賊與母相失宗孔不避兵刃跋涉尋母順治十四年至漢中始見之募財贖回是年登鄉薦

鹽亭張泰階少値寇變父被俘泰階哀求請代賊并釋之事繼母孝撫諸弟友愛甚篤

遂甯彭王垣字君藩生而穎異下筆數千言立就年十二應試拔冠一軍性純孝母疾革焚香禱天刲股以進翌日霍然賊至王垣父新卒伏泣柩旁賊感而釋之既殯避地于滇黔以事謁洪經略

將任以事以父櫬未葬辭歸兵火後荆棘成林遍求父殯所在不可得日夕悲號夜夢父拊其背曰我來矣黎明馳往得之遂營葬康熙癸卯舉于鄉不復北上躬耕自給吳逆反屏居七年學使馮重其品學委順慶教授旋辭歸鄉里忿爭每望廬而反曰無愧先生爲所居有仁里稱　同邑有張文端公父烺年甫十七八甲申成都陷明年賊兵四出移家入城母以守視衾篋未即至忽諜報寇將入境官閉城烺奔至城闉心血潮湧以是夜二更縋城下奔視其母相持而泣翼日賊破城屠之土寇日夜焚掠烺扶母入山道遇唐公夫婦其外舅姑也以女屬烺曰此汝家婦郎無辭烺謝以事平迎娶母泣曰汝兄弟皆殲于城吾無孫汝必娶之時星月皎然菜花盈路高千人入其中布席爲禮酒脯不能具母與唐夫婦破涕爲笑猶勝于中谷之仳離也天明夫婦掖母以行每得食必母飽然後食母煖然後進衣同行者百數十人或爲虎狼食爲土寇戕獨烺母子三人無害者數年產文端夢有祥雲繞其室

昭化諸生賈玎父玉元以崇禎十四年官江西龍泉知縣値寇亂母與兄嫂及玎未隨任音問不通十五年母與兄嫂先後歿于疫玎哀毀骨立康熙六年始知父卒于任所徒步奔喪時道路荒殘土寇塞路玎敝衣乞食沿途佽助得扶櫬歸葬

廣元舉人冉德避吳逆徵聘匿深箐中賊刼其父德奔救臨以刃弗去賊義而釋之蜀平選陝西西甯知縣

射洪楊蔭甫七歲偕祖母避賊入城時士民逃盡賊入城問何以不去對曰有八旬祖母不敢行賊嘉其孝止焚殺

廣元貢生王如善値吳逆叛僞將軍欲官之乃扶母匿深山中事平官南充教諭母年九十請告歸

南江歲貢何鉅父母年皆八十餘賊至鄉人盡逃惟鉅侍父母不去賊感其孝舍之去

欒至楊繼光値獻亂奉母寓閬中得無害順治十六年母年九十

繼光六十四忽抱重病語妻曰我死汝能終事母吾目始瞑卒後妻能承夫志孝養不衰以上川北

合江李長亨年七歲賊執其父華亨泣求身代賊憐其幼并釋之順治十七年母任氏病篤刲股獲愈華患痢嘗糞驗疾長亨没十年其季女年十二亦刲股以療其父人稱爲孝德傳家

宜賓樊澤迴年四歲失母號慟終日喪次不離竟以是獲疾胸結痞塊後竟不禄八歲從父避亂山中猶與兄澤達負米百里外見者莫不憐之

蘆山胡元雍年十二遭獻賊亂父兄伯叔咸遇害獨元雍與母獲

免既土寇破城負母入山中母病三年偕婦俞躬進湯藥兩弟被俘偏覓贖還人稱孝友兼盡

宜賓樊曙以門蔭襲指揮僉事博通典籍寇亂後家業蕭然躬耕養母弟暾寓滇中老而無子迎歸爲置妾生子吳逆殖以偽命力拒之年七十二卒著有楚澤吟諸刻

隆昌郭充廣父忠懿宦黔卒于任充廣年十二值獻亂無計歸櫬乃奉祖自黔省寓播日負薪米養祖夜讀書事平還鄉祖以天年終哀毁踰禮康熙癸丑歲薦饑值吳逆叛隱居教學從游者益衆每痛父柩未反與人言輒流涕不欲生終身如一日

內江諸生何天章奉母避難遵義吳逆亂偽將俘男女三百餘人天章挺身責以大義悉釋之年七十卒 先太高祖懋哉公諱士宣年十二父見素公諱邦彥明季老諸生挈之讀書白塔寺賊至黃市井見素公說以大義遂遇害懋哉侍側不敢啼問何能答以能書命日記殺人數踰年逃奔播年三十餘反故居已爲人報墾乃卜籍石碣每過父徇義處求遺骸不得悲不自勝春秋佳日語及雙親生離輒涔涔淚下

宜賓貢生樊叙倫幼失父奉母避亂山中乏食覓糧數百里外爲賊執會兵弁覓能書者叙倫少見禮重遂以老母饑泣告兵弁夜

深給米縱之出抵母所則餓死矣叙倫大痛具棺殮時平歸葬

瀘州李鳳翔避亂山莊父如星病篤鳳翔焚香露禱持刃刲股血流被體賊大至見而驚曰孝子也戒勿犯如星病旋愈

榮縣諸生王維屏嘗割股以救祖又救父皆愈甲申賊踞邑城一夜縛紳士悉戮之維屏先以負米出得免及入城賊亦釋之

宜賓樊澤達少值寇亂奉二親避兵越溪負米百里外徒跣供爨又授徒蓮塘往來皆水道嘗乘筏至魚窩沱觸石墮水間人呼曰孝子也若有扶之者以出筏猶在側不漂去後康熙辛酉解元乙丑進士選庶常陞侍讀

南溪何瑞圖值吳逆亂民盡逃瑞圖以父病獨留一日爲賊執懴
而釋之父卒負骸匿硐中數日賊去乃覓棺負土以葬兄龍圖爲
賊擄瑞圖追挽賊推溺水中附斷木順流達亂石得免繼母李多
病奉侍不懈後以歲貢任鄰縣訓導
榮經胡象極遭吳逆變奉父奔范家山父疾心痛欲絕山中無醫
藥割股療之後兄毓極遘危疾亦以割股瘥卒年七十八
洪雅張日華三歲而孤十歲獻賊分兵掠洪雅擄日華入章臣營
母子遂隔絕日華號泣不飲食章臣妻董慰之日有爾乃有母爾
不食安得生又安得見母爾第飲食吾終歸爾日華雖飲食不御

酒肉歷閩廣滇黔十九載康熙十年始聞母生耗由間道走萬山
中卒歸其母母卒廬墓三年終身絕葷血
資州蔡登雲值獻亂奔黔棄其幼子于道負弱弟以行同里張都
司後至見棄子驚曰兒何以不行兒以實對張攜之追及于內江
責蔡曰爾止一子奈何棄之登雲曰予年方壯可擬有子弟不可
棄也張曰如此居心天必全汝矣後果成立孫瑜登鄉薦
資陽王永志事母至孝獻屠城時永志年十六母卒未殯抱屍哭
曰兒甯死于兵母骸斷不可棄潛負屍出城乘間肩一木枋爲殯
具厝石槨中掩土去事平修墓亂久失父塚所在久乃得之祭掃
長號哀感行路
安縣歲貢陳我道少値滇藩變與異母弟我鼎同被俘我道已乘
間逸念弟被羈不忍去復反就羈卒與弟俱免
富順庠生向玉階居自流井康熙二年山賊肆掠玉階扶父母以
逃中途失母張氏號泣覓三年僅得骸歸葬自是茹素終身
富順歲貢羅之會負母雷氏匿山中備歷艱險僅免于難六十始
娶生二子孝養不衰
越嶲林義家貧友愛兄仁爲猓夷所掠鬻妻贖歸兄病卒于途負
骸反殯鋤地得三十金聞妻守志不受汚贖妻偕老

威遠歲貢鄒琬母王氏病思鹿炙琬入山遇虎不能進退適野火
焚山虎方奔而鹿以避火出烹以養母病遂愈
論曰此五十七八不志于求生而得生者是遵何道哉讀後漢
書及蜀檮杌而信其理有必然也赤眉嘗弛兵過詩里曰驚大
孝必觸鬼神漢州孝子范文通有盜發其父叢塚羣虎逐之文
通廬墓側虎弭耳去異哉盜賊猛獸之愛敬孝子如此而況于
神而況于天
子死孝猶臣死忠有殺身以存親而尤得其心之所安者又得
六人焉

新都楊維懷從父宦遊扶母櫬歸至三峽遇盜從人登岸逃獨守
母柩盜欲發之維懷以身伏柩盜殺而沈屍于江母柩得全
江津王應松賊縛其父母應松跪泣求代賊殺之舍其父母
劍州鄒輅見賊至自經門首賊不入其家父母得免
名泉諸生李嘉李嗣泌養子乙酉松潘兵亂獲嗣泌擄掠金帛將
殺之嘉請以身代被殺嗣泌獲免
綿竹周紹孔與弟繼孔述孔俱邑庠崇禎丁丑母子皆被擄賊將
殺其母三子請代皆殺之而舍其母八之母夢子曰母無子有孫
可以代養母母悲自是夜與母語如生時母恐延巫驅之巫忽作

三子語曰身死而依母情弗忍也非鬼非祟何詛為天明乃甦
綿州苟克孝值獻賊亂父被執紿賊曰隔江有藏金盍令吾父往
取父甫渡克孝急呼父遠避賊怒殺克孝
論曰身與親俱存天地之所矜也殺其身以存其親行其心之
所安而不失乎天理之正也即不幸而身與親俱殞上為河嶽
下為日星于人為忠孝其光日星其氣河嶽也善莫先于孝弟
惡亦莫先于不孝不弟惡有萬端而皆自不孝不弟始先孝弟
自全使人知勸次殺身存親使人知奮終以俗惡使人知懲帝
王躬行孝弟為天下率先豈有他哉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風

俗由乎上之政教也春秋紀政亂不紀俗敗俗敗由乎上之政
亂也沈荀蔚謂蜀俗惡歐陽以蜀人紀蜀難亦皆謂人事致之
吾非謂吾鄉之不惡也毋亦嘉靖以來上失其教使然乎茲具
明之亂政與吾鄉民變于篇首亂成矣而舊紀之足為後鑒者
亦舉其大略以示戒云
內江舊志曰風俗之變在人心哉隆歷間里中貴遊和雅相尚
即一二豪達酣嘯歌舞古意未亡自奢變以來民間習賭殺貨
與人鬬爭不悟悍極而偷詭巧為甚竄役為臺司戳綴之人名
曰代捕而坐受縣官飡錢井落不牛田而無故椎殺醉飽以誨

盜服役傭販之流冠士人巾峩然通衢偽妄相沿漸不可長
按以隆歷為善特就啟禎世言之且聞諸故老俗惡不僅如是
歐陽氏曰予生于萬歷四十八年兒時見里中人煙頗殷庶風
俗頗淳厚尚氣節敦信義崇禮讓厲勤苦親親長長說禮稱詩
任恤睦婣比閭相助士大夫飭廉隅而修儉德羣弟子盡孝友
而篤公忠屏去華靡珍奇獨推布帛菽粟心無機械目無干戈
陶然于和風甘雨之辰眞不啻極樂世界　按如所言則成康
極盛時也嗟乎神宗末及天啟七年猶有是醇風美俗乎予聞
獻兵至射洪城空無人老儒止之曰焉有此事俄而羣賊蝟集

老儒歎呼曰清平世界若輩欲謀反不畏死乎語未畢飛矢貫其咽老儒謂清平世界殆與此類

又曰自崇禎戊己而後世運日降風氣日漓環視錦水巴山滿目魍魎魑魅川北之人多剛辛而亢戾川西之人多柔滑而奇狡川南風氣異恐艮梏相牛至省會渝州則狙詐奸深刻薄詭譎百倍于東西南北而人心愈不可測矣一服飾則厭薄縞素競侈羅綺備制造奇月異歲變一晏集則淡泊是鄙豐腴相尚池糟林肉海錯山珍一居處則華堂綺戶捲雨飛雲園亭必花木盛植池臺必魚鳥備觀一烹宰則祇圖適口不惜物命刳臠

極虐炮炙極奇一田土則富連阡陌貧無立錐侵占膏腴欺奪孤寡交易則利己損人營求則重息撒債結交則口是心非刁唆則唇鎗舌劍逞奸則陰謀下石縱慾則貪刻奸淫見人得志則嫉忌橫生聞人不幸則幸災樂禍甚而貪官污吏學霸勢紳市棍土豪衙蠹官僕猶風固結魚肉善良傾人家破人產毀人子騙人財壞人功名害人性命淫占人妻女折散人婚姻紳衿棍蠹莫不萬畝千楹錦衣玉食鄉農傭販惟有佃田租屋號寒啼饑最甚者父子相夷兄弟相害朋友相賊夫婦相殘親戚相傷宗族相害以致憾天詛地怨鬼愁神怨氣結爲妖氛樂土轉爲愁域上干天怒爰降兇魔震蕩掃除竟成大劫從古劫難皆由人心之不善致之蜀劫之慘而最久又鄉人之大不善有以自致之也　按歐陽氏自謂蜀人紀蜀事凡所稱引皆其目覩也然猶未足盡當時惡習如川西東之民變是也明季之劫雖慘而且久非其不幸也已雖然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明之刑政嚴矣而屢姦宄屢作不靖得毋異乎上所不爲乎嗚呼高皇子孫千億勳戚文武家屬亦千億肝塗宦淵逃死無方其罹禍實與齊民不異又足爲後世之殷鑒矣

蜀龜鑑卷之七

明都督同知張令傳

張令永甯人士官奢崇明好養力士令力舉千鈞馬上弩尤精發必應弦而倒擢爲將奢崇明有異志自恨生長邊荒無由達中國有術士何若海者妄陳禍福頗有驗勸崇明反會徵兵援遼以意授樊龍樊虎遂殺巡撫徐可求以叛崇明飭令出軍令辭以疾觧食而寢又以艾灸身遍體焦灼崇明至其家問疾見其狀伏牀頓首謝信之崇明不得志于蜀謀與安邦彥逞志于黔遣他將攻貴州敗還乃以若海爲丞相帥兵取黔令自陳病愈願從大丞相爲

前驅至貴州陰與部下陳順遂擒若海以獻撫軍朱燮元斬之疏授令副將崇明怒殺令一家東其先塋燮元言令等爲國亡家請優擢與宋武并授參將崇禎九年滿天星蝎子塊等掠通巴一路總兵侯良柱檄守竹浴關賊敗奔東林壩令兵至又戰敗之賊遁營渠官兵追及龍王壩前軍失利令馳至賊敗乃走據西充紫崖天雨淹旬良柱遣令冒雨出賊前扼其去路令諭士人伏兵桃紅洞天忽霽良柱乘賊饑攻圍賊奔桃紅洞前後夾擊斬千餘級生擒六百人賊奔入陜加良柱腰玉令都督同知十三年獻忠據瑪瑙山將軍左良玉右陜撫鄭崇儉左以令有威名與總兵羅尚文

當其前獻忠不能支攀藤而走屍骸枕山谷崇儉疑太平偵賊而令窮追忽聞賊圍令于柯家坪九日官兵斫野莿荊藤滴汁爲飲崇儉曰令健將官亟往援六月十一日黎明官軍斫賊營令聞援至奮勇出重圍擒斬不可勝計是役令以三千人當賊數萬被圍十有三日斬獲倍他軍人咸服其勇至當是時蜀將惟令與秦良玉爲流賊所憚大帥以二人皆荒服人不獲盡其用令忠樸寡言有功未嘗自伐年踰七十猶擧數百鈞時號神弩殪賊酋無數十四年獻入巫巫歸山中突出監軍令方追汝才于仙寺嶺有少年玉貌緋衣者騎而呼曰孰爲張將軍請相見令橫刀出曰我是也

少年曰爾善弩今當以一矢相報語未畢飛矢射其喉扶回營卒賊酌酒相賀自是官軍氣奪以致有開縣之敗

論曰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爲作張令傳又見術士之禍人家國無紀極也獻忠叛以王又天自成犯京師以宋獻策崇明叛以何若海昔韓雍治軍有術士言禍福多奇中雍恐惑軍心將刑問曰爾知斬汝者何人對曰緋衣雍故令白衣人斬之既問其姓乃裴也雍愕然張令之計擒若海正于韓雍矣

書明忠貞侯秦良玉傳後

讀明史秦良玉傳歎邵捷春陳士奇兩不用其策以致蜀陷又歎莊烈帝任良玉不如任武陵致賊勢披猖而明遂以亡天下悵悒久之而亟欲求其顛末也咸豐元年秋七月十一日張君鶴亭惠我以石砫廳志內載墓碑銘明忠貞侯太子太保于都督總兵上永歷六年葬鶴亭嘗往謁其墓信然嗚呼永歷非一統之君石砫亦梁州內地侯不事本朝未爲知天命者然巴渝以東時爲賊窟以山川間阻始終事明僭諡皆永歷賜之者也叔姬妾也孔子書其葬以比夫人柳下惠其妻私諡也孔子亦沿其稱余取以爲法

書忠貞侯豈古所謂從夫之諡哉擺播蘭完蜀渝萬里勤王始終一節自開闢以來所未有雖崇以未有之稱不亦可乎鶴亭言馬氏受封始于定虎爲湖廣巨姓其言新息侯裔者以蠻人戶祝新息故或云自扶風徙楚未能詳也忠州歲貢白位山高祖晉侯爲侯家甥又嘗見秦氏家乘爲言侯生州西關外鳴玉溪歲貢葵長女字貞素父愛其幼慧爲課章句通經史曉大義當明萬歷時土寇蠭起葵乃以兵法部勒子弟語侯曰汝一弱女子盍習兵毋爲人魚肉久之韜略皆精熟葵語諸子曰惜哉笄而不冠汝兄弟皆不及也侯曰使兒得掌兵柄出入萬軍中洗夫人何足道哉葵晚歲王逆邊老侯指侯兄弟曰諸子皆能執干戈不忠于明非吾子孫也翁曰唯唯不敢忘焉千乘聞其文武才以禮聘焉間語千乘曰今天下多故石砫界黔楚蜀交不可不練兵爲保境計且男兒當立功萬里繼先高祖新息侯家聲何圖區區吾閫爲千乘唯唯與侯同治兵號令嚴肅之侯其下皆畏破侯至不敢仰視而侯齊溫溫爾雅士樂爲之用此皆侯始事而舊史無之者也廳志列于同知王紫綸傳未詳問其族馬斗煒初志爲同知黃克顯搖去遂失其傳也惜哉然亦有可補明史所不及者萬歷二十八年正月二日賊夜襲官軍諸營驚潰侯先期戒備合軍中解甲鞘戈者

斬與千乘首尾擊敗之功第一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而白桿兵由此名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忤內監邱乘雲逮雲安獄瘐死史謂爲部民訟陷非也子祥麟幼侯奉命襲職奢崇明之圍成都也遣樊定邦齎重金求和侯怒曰賊奴敢以逆言污吾耳斬定邦築燕燕以金寶犒三軍遂鼓行而西復新都解成都圍收重慶崇禎三年以援遵化赴京張忠烈銓見祥麟有勇略妻以女鳳儀而鳳儀與祥麟之戰功及其死事史志不能詳甲申春聞帝殉煤山衰絰哭臨氣絶者再時獻賊屠蜀避寇入境者十數萬家閭城除殺狀輒痛憤嘆當路失策以順治五年戊子處永歷四年也將嘉誠祥

甲子萬年曰今四川惟石砫完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上平
下險吾新積糧糗于此有警亟奔之庚寅朱容藩來寇焚掠一空
侯詩文亦燬于兵火惟萬年奔萬壽山賊圍之四旬不能下十六
年　大兵平蜀始率衆投誠　賜勅印如前明故事卒傳宏裔
宏裔傳宗達愛民嗜學工詩文傳子光裕無子以不謹降通判改
土歸流而酆都學博徐雲崖曰聞諸故老馬氏自建炎以來珍藏
宋誥同知黃因事籍其家不一月黃晝見一金甲女將軍一矢中
其心而仆其存于光裕妻陳氏者同知某長子彊賺取之然是子
亦以裂腹死惟藏一烈帝原賜一品服已爲盜竊至江右矣官詰

知爲侯家賜服專差送至石砫廳此良有司哉官斯土者胡弗聞
之耶咸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夜賊窺石砫忽雲中見一女將軍
天大風雨江不得涉賊遂潰志載侯初襲職遂卸裙釵著冠帶侍
女皆男裝婦張鳳儀文指揮妻白氏皆效之而陸遜之因斷袖之
怨遂誣其有男妾數十人嗚呼曾子殺人陳平盜嫂今古皆然侯
之忠孝義烈不可誣而誣其帷薄豈有人心哉聞侯用法嚴親族
一無所貸至今樓殿血殷風雨剝蝕不能滅嗚呼此正可以見侯
之心矣侯以荒裔一嫠婦馭十萬獷悍之衆當強寇百方誘致之
時不峻法示威身且不保何有于家與國而王人猶以多殺故讀
語肆誣豈知于斷袖見其節于拒賊見其守于預決成敗見其智
于始終事明見其忠于能守父命見其孝自古及今從未有巾幗
如侯者也予是以掇拾補遺且力辨其誣俾後之覽者皆慨然想
見其爲人也

奇人奇文兩俱不朽　雲彫

當分三段看前路詰題中間補遺末路辨誣尤實獲我心爲之
一讀一擊節　張瑞堂

文成法立筆筆寫生當與韓公書張巡傳後并傳　原文有鶴
亭見有扶乩者臨盤大書曰余故明太保泰都督也以婁星下

謫人間爲西南保障數語以事近織勸先生節之先生欣然删
去前輩之虛懷善下如此　門人間傑識

明石砫宣慰馬祥麟及妻節愍張氏鳳儀傳

殉節錄稱石砫土司馬鳳儀忠州人奏報者誤也今據馬氏家傳及縣志正之

明季有婦人無官爵而死事最烈承 天寵又最奇者曰張氏鳳儀山西沁水縣霍夫人女石砫宣慰馬祥麟妻也初良玉父葵以兵法部勒子弟使良玉從既而喜良玉材武難其配以與馬千乘鳳儀父銓亦以鳳儀材武難其配以與馬祥麟千乘爲礦使邱乘雲殺子祥麟幼良玉得襲職泰昌秋徵兵援遼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以五千人先往携子祥麟領精卒三千繼後天啟元年春正

月師渡渾河邦屏戰死民屏負傷突圍出瀋陽破殘兵奔入關良玉聞變與祥麟兼程進禦扼榆關祥麟目中流矢猶拔矢策馬前進是役諸城皆陷關獨完兵書張鶴鳴請加優賞賜良玉二品章服封夫人授祥麟指揮民屏都司贈邦屏都督僉事時銓以御史巡按遼陽壯祥麟年少忠勇女以鳳儀三月遼陽破銓與經略袁應泰同死謚忠烈八月祥麟就婚沁水以鳳儀歸甫一日忠州胡平表以藺變告師于祥麟西上復新都解成都圍攻重慶賊張彤逆戰祥麟斬之乘勝奪通遠門復重慶良玉晉一品夫人授都督兼總兵官晉祥麟宣慰祥麟復從朱燮元破江濱四十八砦數費金錢崇禎三年永平失守詔天下勤王時中原荒旱請援兵望風奔潰良玉獨裹糧誓師駐兵宣武門外今所謂四川營者是也時張氏兄道濬道澤官京師母霍夫人居守沁水四年秋秦賊入沁水圍竇莊夫人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賊乎且堡堅可守躬率子姓防禦賊圍四晝夜不能克賊退八月老狪狪諸賊復圍竇莊亦不克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初銓父尚書五典見天下將亂假歸築堡甚堅命子婦以時肄武至是收其用人咸謂五典有先見云六年蜀有百丈關之警良玉遣鎮留祥麟夫婦駐京防守鳳

儀以母家難與夫祥麟請援晉鳳儀武健有母風效姑男裝以無官領石砫兵奏報稱馬鳳儀諸營或不知其爲婦也屢破賊王嘉允王自用等山西幸無賊四月十九日鳳儀邀賊于臨洺關適左良玉兵少河南賊勢張詔鳳儀馳赴河南夫妻分逐賊屢立功爲大帥所抑以孤軍敗沒于侯家莊先生一子良玉名爵年竟延其祀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鳳儀謚節愍猶以土司故然鄉人至今以爲異數祥麟勢孤南旋七年獻忠陷夔州圍太平良玉往援遣祥麟間道回軍前後夾擊獻忠敗遁十三年與母追羅汝才仙寺嶺奪其大纛祥麟擒副掃天先後斬八千餘級旋調援楚

[illegible]時尋不可爲與母書言兒誓與襄陽爲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艮玉不哀而誌其旁曰好好眞吾兒其書今尚存而史志不載嗣興不如　國朝褒鳳儀足發幽光而遺祥齡作合傳

論曰自古忠孝義勇生于巾幗未有聚于一門者也鳳儀以罹夫人爲母艮玉爲姑祥齡爲夫抑于生前而顯于身後蓋其父作之合也亦艮玉母子忠義之所感云

明諸生何以政及妻顧氏傳 見鄒志

以政資沱鄉侯武後明季鄒諸生也父仕紳以鄉舉官長沙司理以政見天下大亂兼習武事散家財鍊鄉兵與同里舉人江騰龍誓同討賊舅氏劉沘深器之會沘分巡都勻託以妻子妻顧氏太僕寺卿造之孫女也少承家學通經史長美而勇嫺騎射劍戟甲申八月朔聞獻忠自資簡而西以政泣語顧氏曰吾誓與賊不兩立乘其初至挫其銳氣則錦城可保不克吾惟有死耳可念者先人血食繫此一呱呱我敗卿有膽勇亟負幼子走都勻時氏年二十有二生子世振一歲矣泣曰君以身許國猶妾之以身許君也

誰如命甲申賊逼成都與騰龍邀賊于城下以政敗死騰龍殿其卒而退越十日力戰亦死城未陷時氏由間道走遵義遇總兵劉三升豔其貌誘入署氏疾驅不顧命家人奔都勻求援三升遣騎刼取至烏江氏彎弓射殺騎者餘不敢逼俄而三升率衆至會都勻遣弁迎者亦至乃得脫是冬沘奉福王命副米壽圖按蜀氏不及偕司馬楊鼎攝巡道遣媒求娶氏不可翼日鼎盛服入委禽焉氏仗劍庭立責之曰司馬名教中人天朝節使今北都淪溺海水羣飛不激厲人心枕戈復恥乃謀刼未亡人吾遭世亂離久已置死生于度外矣必欲見逼者請齒此劍鼎面赤而退氏遂斷髮毀

顧攜幼子遁石阡山中採蕨薇拾橡栗以自給夜然苦竹以所記憶四子五經自書以教子康熙四年同郡世振後爲諸生氏以壽終

贊曰二南之詩有不爲强暴所汚者則風人美之况總兵分巡元下倍于詩之强暴乎卓哉六死忠妻完節古也有之如顧氏艱阻備嘗非智勇末由臻茲矣

義民王九相傳

王九相者字子現邑西董家溪人也行三幼失怙恃適當崇明陷內江土寇如織與長兄九仲次兄九福跳而免及長偉軀幹膂力絕人善擊劍舞青銅鏈二連轉如飛出入千軍恐披靡與鄉邑倪劉羅三人及養子王嗣昌者以俠聞明崇禎十年獻賊自綿州踩內江翼二兄匿山谷間甲申之變獻將劉進忠搜剿至邑里爲墟九相拔劍擊庭柱誓殺賊而倪劉羅三人者未至二兄奔九相獨留晝伏叢莽夜登高望賊營號火屢與賊遇少則殲之而奪其衣食衆則避之忽聞次兄九福爲賊殺益嚙齒仇賊時賊營里中薦

山九相每三更以往短衣持刀上大飽其牛羊肉賊驚起自相撞擊聲震崖谷黎明始覺則不知九相所往矣一日佬倚殺金灘石賊望見飛騎奔之忽有拍九相肩起曰賊至矣反顧賊已近疾躍入江蹵賊方立馬伺江岸九相已潛行數里登北岸去久之夜投金家街夢　關聖帝君告曰搖黃且至妖運絕當誅時進忠東下義友倪劉羅皆至搖黃自川北來屯雲頂山寺九相曰賊以烏合衆千里遠來必罷無鬬志不如乘夜劫之三人帥壯士數十夜銜賊壘火其糧斬黃龍于中軍帳餘賊遁去內江遺民僅有子遺者此戰力也進忠屯瀘州聞九相滅黃龍具書幣以驍騎都尉招之

倪曰進忠賊也恐受紿九相曰吾正欲乘機滅賊借賊使至濾進忠偉其貌下揖曰咱知爾壯士富貴共之九相陽謝曰蒙將軍拔擢慚無報稱某二友勇略十倍願將軍收之因召倪劉入見亦優偉進忠并收之次日椎牛饗三人同受僞職是夜三人并力搗中壁而進忠營牛皮帳中檻外環以精卒不可入潛繞營縱火其爆僕其出而殺之進忠堅壁不出僅斬其頭目而反賊追至城三人各以行滕纏而免劉黑骨者不知何許人遍體純黑刃石不能傷惟頸肉柔脆如平人好啖人肝為九相所獲遂有郄一日招飲其家時嗣昌歸里挈與俱坦然卽席酒數行九相睨劉足方穿于椅

向曰聞兒欲殺我有諸劉曰然九相突掀棹拗其頸割其首擲樓下嗣昌亦捽侍酒者顛于平地衆駭散里有十八人土暴中最狡黠者以人為糧九相約倪劉羅織之偵賊聚水心之盧家塒傍岩而炊九相攜劉及嗣昌先往賊覺悉出三人三刻殺其十七人一奔烏木灘又追執之椎之略無苦刺以刃膚裂無血刃出肉復合乃以石枕其項利刃截之久乃斷而死自是里中無劫賊自獻屠蜀惟九相不逃完其廬墓生七子年九十一卒其銅鏈二及斬馬劍鐫馬到成功四字脊隆隆然今尚藏于家

贊曰予觀蜀碧自楊展劉道貞外如陳登皥向成功皆作傳以行其忠勇如張令馬祥齡何以政奇女子如石砫秦夫人張鳳儀鄭麗氏什邡陳氏皆略而不書何論九相然諸人猶見于他說九相自其家傳外邑志略而不詳則知奇才異能淹沒于石爛海枯之日為不少已

溢江翁昔作此傳今汰存之

明諸生劉邦彥公事畧

幼聞父老言十世祖見素公諱邦彥明季老諸生也搖黃入內江鄉人四散公獨攜子弟讀書白塔寺山中賊至公衣冠見賊黃市井說以大義賊恚遂害其子懋哉諱士宣年十二慧而婉且善書令日記殺人數踰年逃去卒延公血食迄今吾家十六支多讀書能識字者皆公子孫也間公死烈矣何以不請祠忠義有笑于旁者曰此乾坤何等時也而讀書而課子弟而儒衣冠見賊乎噫迂矣 伯心竊訝之先 錦堂公嘗慨然語 伯等曰祖宗有善而不揚子孫之罪也爲編入志乘慰公泉壤嗚呼公之言行及生卒年月皆不

可復識矣道光己亥冬修譜略述其事以告後人 錦堂公志也 伯嘗過是堰父老指曰此公故宅今魏姓承糧而望塔山東瞻黃市颯然有英風獵獵往來于大江上下者其公之靈與其公之靈與

劉應選妻陳氏傳

氏故陳百戶女百戶見天下將亂以技勇課子弟惟氏得其傳善騎射饒智勇長適什邡劉應選會闖亂蜀團練鄉兵氏以健婦三百人自成一隊見兩河口形勝築堡爲捍禦獻屠成都草殺各州縣無敢攖其鋒者賊至兩河口應選病廢不能避謀諸氏氏命團練人夜出敵後自列炬提戈躍馬前導健婦執弓矢以從直突賊陣兩軍交忽礮聲起賊後團練人呼譟四起賊以爲官兵躡其後也驚而潰獲器械無算翌日應選卒掘地藏殯結柵木瓜坪遠近避寇者襁負入保氏擇壯健者教以技能土賊來犯輒被卻田

人不耕歲荒旱羅雀掘鼠并分啖草根木皮衆志彌固入 國朝事平始散遣團練婦女各反宅田氏遷應選柩祔先人兆年八十八卒以故川西惟什邡多士著云

論曰氏亦奇女子見蜀破猶當與晉沁水霍氏并傳而史志不載何歟嗟乎文獻皆燼于獻賊手矣

明兵部郎中歐陽直傳

君歐陽氏名磨年行十廣安州人年四歲失父七歲失母十歲諸兄皆卒嫂氏傳攜歸岩渠母家直幼美風儀孤貧力學嘗雪夜讀書不輟每就枕則窗外聞嫂兄維吉甚憐之資筆墨費年十四崇禎六年癸酉就試廣安州牧馬公乾拔置冠軍遂入泮衆謂歐陽氏有子年十七贅渠縣劉氏六禮悉嫂氏經營劉賢孝年十三割股愈母疾于歸後善事祖姑初蓄二少姬備小星自涉獵書史孜孜若經生直夜讀氏另席觀書旁置茶鐺互相敬愛耽吟咏亂後僅存二十五首年二十二卒直悼之終身續娶李氏壬午年二十

二補博士弟子用申之變被脅入省試幾殺者數司筆札三年至獻誅乃乘間逸括家藏貲舟東下欲避永遷間次明月渡搖黃賊猝登其舟妻子投江盡掠其財物縛直項短衣跣足驅行烈日中少遲撲以刃背暮至賊營無完膚仍拷索窖藏以生葦束雙指懸梁間頓撲炮烙死而復甦者再然後解于王綿號行十萬者詰無窖藏將高刃忽少姬婉泣于前乃得釋俄一女使召直入始知姬氏向故通江紳家女見直故作泣下狀屏人言憐直文弱託詞姑表代[illegible]命并詳教問答語見邢十萬如其言以良藥治其傷瘉一月兩姜直皆被掠有殊姿者尋以讒孤身逸去抵定遠被執入曾英營

值諸幕時已酉名歐陽直號存一言舉家僅存其一也會馬乾新擢遵撫疑合陽直走謁待以弟子禮言于曾鎮解幕事授安居令順治四年馬乾移鎮內江忽有弁告于直曰邑人目縣君年少豐腴將縛食矣與潛逃星夜走內江復侍幃幄馬乾太息而已會大兵下內江乾死之直遂竄匿荆棘中晝伏宵行奔入資簡界為四虎所逐困卧草中僅而免由間道過威遠值餓夫攫人而食同行三人兩被縛惟直跳屋免茹芹蒿飲水絕粒八日輾轉走嘉定謁樊總督授敘州知縣咨入楊展幕成家室己丑秋李乾德誘殺楊展武大定强據諸幕辛卯秋仲滇帥劉文秀大破袁武沈乾德于

江文秀召直供事中書科與吳三桂大戰于保甯中書科死者十餘人惟直倖脫深藏山塢中不復作出山想未幾文秀冊蜀王復索直所在授禮部司務丙申五月論平蜀功授主事丁酉大敗可望遷郎中己亥春大兵入滇直挈妻李入草間亂後歸騰越穴居露處窮不自存將軍楊子韡聘為記室家復完以康熙己酉二月目覩昇平追敘離亂于獻賊屠戮尤詳非目所親見者不具錄卒後至二十五年三月子侶范侶韓同蜀卜居彭縣

論曰予覽明末諸紀載此度詳于川西紀省垣不如歐陽存一彭碧泉詳于川南紀東北不如李鯤山歐李二書不如彭賞齋然無

此二書勸懲不備李書刊于道光二十年庚子歐書刊于道光二
十有七年丁未歲二百年而兩書始出恐遂湮沒輯為一書俾後
之覽者有所考焉李錦山無自紀者不能為之傳歐陽萬死一生
非其智力之能出險也天也

吾
師年四十有一始治春秋十五年而觀其通又十年而窮其變而
師年老矣蜀龜鑑者值粵西事起同人屬編此書五十餘日而成
在
先生爲不經意之書而序事深論識古是非明勸懲切猶人所易
知惟書法之精微過文中子元經遠原本邵朱而一以春秋爲準
有得其書中意者有得其言外意者書官書字去氏去官其輕重
之衡悉宗聖筆書初稅礦本宣世初稅畝意用均輸本定世用田
賦意此春秋言中意也賊立闖獻因衛人立晉而下推之秦忠貞
候泰將妻劉氏因紀宋兩姬而遠推之莊烈書弒因虞經申亥書
近推之篇中四大祥因傳世書雨而廣推之此春秋言外意也或
提要或鈎元使人瞭然於蜀之治亂闖獻之所以起滅明
清之所以興亡頑者使廉肆者使懼亦窕外傳心之要典也雖然
此猶鱗爪耳欲求驪頷之珠則自有春秋傳在

咸豐九年十月朔一日受業門人劉烜頓首跋

〔清〕錢謙益撰

明史斷畧一卷

舊鈔本

明史斷畧目次

洪武起兵　平定東南鈇　集[illegible]河
定鼎金陵　宋事始末　洪武平漢
洪武平吳　洪武平閩　平方國珍
平定兩廣　北定中原　故元遺兵
洪武平夏　畧下河東　戡定關中
洪武平滇　封賞功臣　褒顯忠烈
正位分藩　封國燕京
以上洪武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燕王起兵
壬午殉難　三征　開設貴州
開設交趾　平山東盜　河漕轉運
治水江南
以上永樂
太子監國
以上洪熙
征漢發人
以上宣德
麓川之役　王振用事　土木之變
以上正統
南内復辟　石亨之變　誅曹吉祥
以上天順
平藤峽寇　汪直　平固原寇
開設鄖陽
以上成化
平河北賊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平江西寇　勦平蜀寇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平郴桂寇　討寧庶人
江彬之變　誅滅岑猛
以上正德
庚戌之變　更定祀典　沿海倭亂
議復河套　俺荅封貢　世宗崇道教
嚴嵩專權　再定大同　戡定安南
平湖貴苗　追僇仇鸞
以上嘉靖

明史斷畧

海虞錢謙益

洪武起兵

太祖起兵江北先借滁陽王為潛龍奮飛之地既而總和陽以所得婦女還人此得天下之根本也雲從之彦既集渡江之策斯决用馮國用陶安之言而據金陵以為形勝然後四望以爭天下兼恃大江為險形格勢禁之道也至如克太平而葬總管靳義克集慶而葬南臺御史福壽兵戈方始即旌死事之臣得鼓舞忠義之術矣乃若天生聖人禎異多端紅羅浮水雷風成墳以及紫衣獲於道上黃雲覆於城頭視班彪王命論神母徵應殆有進焉乘元之弊芟除羣雄與漢高同符矣按起兵在至元十二年此十六年事也太祖此時用龍鳳紀年已馘元朔矣

平定南南鈇

集師滁河洪武

上之去濠而略定遠也實為趙均用彭早住所逼乃定遠諸寨或以義招或以計取椒數萬人為我用誠天贊也於是取滁州為根本立郭公為滁王救六合於瓦梁破元兵於滁澗又詐兵以取和陽得巢湖兵而渡大江直勢如破竹東南王業基於此矣然則郭公之不死於趙彭之手機在上之去濠趙彭見上到定遠氣力已成故不敢加害郭公實為上也迨郭至滁而奉之為王禀其節制報恩良厚二子背父而有圖上之謀其後一受小明王命死於元兵一境無聞焉此明史之傳疑也嗚呼獨不可因父而庇其子乎

定鼎金陵洪武

金陵東南一都會斯時元不以重兵守之而羣雄蜂起福通據頳亳天完擾荆楚士誠擅吳會俱舍金陵不圖則天之所以資太祖也然太平取而也先不服破金陵而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國有人焉自此以後置江南行中書省根本强固北伐西討可以横行矣太祖首據金陵良以元兵尚勁大江以北蟠結犄角而不可擅動先守而後可以戰計無如金陵者藉長江為險形格勢禁之道也此圖維天下之規不止一時形勢然也史記以為金陵之計首出馮國用然視是太祖意中事矣

宋事始末洪武

太祖之崛起也蓋有兩籍在河陽則籍郭子興為兵主在金陵則藉韓林兒為紀年二人死後乃自為之韓休兒自稱宋後僭元龍鳳劉福通主其事自至元辛卯以

後江北之地山東幽薊秦晉中州俱為福通所蹂躪元將最有名莫如察罕亦卒墮其手是時元兵為福通所犄不暇有事江南太祖一力江南江北一帶則有福通為之蔽此天之所以生福通諸人為聖主驅除氏忠王者之師天眷神武之主所以不勞餘力而卒定中原也歟若夫福通既死林兒携至金陵初太祖欲以御座奉之得劉基胡床一踢不果未幾遂沮噫此事非基為之吾不信也然而物不兩大此不足為太祖責也

洪武平漢

友諒與太祖爭鋒凡兩大戰一則親犯建業有龍江之敗一則攻圍南昌有鄱陽之敗而身以殲國以亡其他池州之敗與慈湖采石之敗不與焉鄱陽之敗友諒雖殲然太祖舟泊淺沙得韓成緩師又難星過度得他舟相易瀕死者屢矣呼吸生死之間於彼乎於此乎危乎危乎以古事推龍江之敗與孟德之赤壁符堅之淝水無異鄱陽之敗則楚漢垓下之師也一戰而天下定矣然龍江之役詐降者康茂才戰者劉基堅守南昌兩月不下者朱文正也三人之功尤著人嘗以時事揣之爾時張士誠據有吳會若使與友諒協謀戮力以偏師綴建業而各以大兵隨其後未審太祖何以待之且乘友諒很攻南昌之日太祖往救之時士誠以一旅搗建業太祖能無內顧之憂乎又使浙有方國珍閩有陳友定江北有韓林兒劉福通使諸渠俱乘兩主蝸蚌之勢合謀併力而殲之何有建業哉恐太祖自守不暇矣乃數人者齷齪自守無復遠志天生太祖為中原主遂生友諒諸渠代為驅除代為割據在太祖一以為誅賊一以為舉事而江楚兩粵與夫浙閩中原之地俱得於諸渠之手若與元無與焉太祖名為掃元而其實所得之土宇非元之版圖而諸渠之職方也是漢高祖唐太宗諸人所不及也在當時為太祖敵者友諒耳友諒起家漁子稱帝四年年甫四十有二太祖濯險而不死友諒流矢而天亡成敗之機決矣迨其後武昌既下陳理外降猶封歸德侯而不殺尤人情所難哉

洪武平吳

士誠起家高郵據有江浙其地南至紹興北連山左與太至相攻伐淮南浙西之間疆場彼此歲無虛日友諒而下與太祖爭東南者此人也友諒既平太祖命將規取先事淮陽蕩其巢穴既三路取杭湖分其兵勢而平江既下吳越瓦解揆厥所由說者謂士誠無遠畧以不能早取金陵及不能與陳氏共危金陵為失算夫圖金

陵者早亡而自守者獨得稍緩須臾天命有歸無强弱皆斃一也所不愧者其妻劉氏携妾媵自焚義烈與齊雲爭高士誠絕粒自盡至死不降是亦漢高之田橫哉

洪武平閩

陳友定非賊也元之忠臣也初以福清布衣談兵敗戰以巡檢積功為中書省元之待之者厚矣乃陳張兵興吳越路絕猶不避險阻海道入貢所以報元者亦厚矣至如却友諒國珍之兵土地陷而復收明使者至則殺之飲血誓以不降兵克延平則飲藥拔劍終不偷生一則曰報元一則曰為元死元之諸臣如友定者少矣究之雷雨復蘇舁之建業臨刑倨强其言曰已矣勿多談抑何從容而就義也當其時八閩之守臣雖尚有人而主張運籌則友定一人太祖取閩水陸二道先之以胡廷美何文輝從陸繼之以湯和廖永忠從水宜其摧枯也歟然而友定父子始終為元者也非寇也元之忠臣也此太祖洪武元年也

平方國珍洪武

國珍賊中之小家也觀其受元官爵伺釁自固藉我聲援三郡來歸蓋游移兩可竊據海隅無遠志者也迨湯和朱亮祖等提兵深入國珍不能一矢相加潛身出走計窮而降亦可羞矣此無他向來遨遊於元明之間觀釁勿絕恃有士誠為之蔽耳吳克而國珍隨之起事在壬辰癸巳之間猶在汝潁蘄黃羣兵未起之際而成就止此既不能稱號問鼎如陳張之兩雄復不能納土早歸煩天兵之猝至志小而情悲矣使當時元浙東當事能用都事劉基之言方氏首亂早為撲滅則江淮觀望諸公或者有所懲創不至橫行耶抑天命有歸劉基之生為明非為元也

平定兩廣洪武

兩廣為元守時無擧事者皆元臣也太祖吳元年念漢吳越三方既平乃命楊璟從陸路取廣西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已得首尾相援之勢又命贛州指揮陸仲亨出贛州犄角之其諭諸將諄諄靖亂止暴宣布招安為言又令其合兵進取廣西以故三路兵進廣東之師得元左丞何貞一降遂成唾手靖江之役兩月不下必得東師湊集始克成功皆遵廟算而行者也是役也有二善焉先是廣西屬湖廣至是乃置中書省一善也土官世守既已納印歸誠即行宣慰以招遠人令兩江溪洞黃岑二姓勿生戎心二善也此洪武二年也是時已命徐常二公有事中原矣

北定中原洪武

太祖起東南據金陵創大業漢吳浙閩既平嶺南亦定十二年為洪武元年乃遣大將徐達及副將軍常遇春北定中原蓋十三年來之所圖維無非意在中原且中原去元都近元人所必爭非徐常二人不可以故由淮入河由山東及河南由河洛及潼關皆二人功多又先命鄧愈駐襄陽以為聲援上移駕汴京以示彈壓而後乃議及元都之事於是元都遂在掌中矣讀諭中原之檄勤勤以不殺為念即蒙古色目亦示開宥大哉王言同天地矣天生聖人為中國主豈偶然哉今迹其克中原之易者何耶先是劉福通藉宋後韓林兒之名山東河南幽薊一帶為所破滅殘毀人民幾盡元之守臣殪者降者仗義死節者業已去其十之八九故太祖藉南方得勝之兵乘人心瓦解之勢自塔兒灣遇春一捷元膽已破繼之以河南務郭英一戰元主隨遁至於命湯和轉漕以繼軍需推誠降將左君弼等得其死力皆帝略之大者宜為所之所與歟

故元遺兵洪武

元都雖失元主在遁元臣擁兵各邊磨牙吮血與我為難未嘗斯須相忘太祖既得天下二十年中與元兵相終始其功最著則徐達自西安搗定西取王保保李文忠由居庸入沙漠追元主徐達沈兒塔一捷保保僅以身免擒王公以下不可勝數文忠應昌一捷元主先殂獲的孫買的八喇並后妃諸王無算此洪武三年事也二人推元之功於是首著繼此以後靡歲不戰沐英和林之捷擒火脫赤全部以歸鄧愈招諭吐番河洲以西甘朶烏思藏來降藍玉捕魚兒海大捷又得王子公主平章劉益降而遼東始為我有太尉納哈出降而東方乃以無事連年用兵諸將之功偉焉獨是王保保終不臣服此太祖所以歎息也元有人焉自是太寧福餘朶顏及東勝大同各置衛所置都指揮等官勅徐達馮勝等分布諸將屯種各鎮東至開鐵西至偏關設險守固二千餘里亭障屹然籌算邊功可謂盡善元子就擒不忍獻俘以唐太宗隋裔為比聖人存心日月爭光矣

洪武平夏

明玉珍以隨州布衣起兵元末初為倪文俊鎮沔陽湖變而上因得重慶於是慨然有自王之意得劉禎為謀主稱王稱帝奄有西蜀年三十六卒子昇繼之報聘太貢修事大之禮無缺我兵蕩關陝得與元兵端因起太祖遣傅廖等將帀伐之兩路進發傅以陸路由秦道陳

倉襲階文二州楊璟以水師進瞿塘為鐵鎖所梗不利會得廖永忠計取瞿塘然後二路合兵西川震動明主以降此洪武四年也當其時傅兵已至綿州漢州恐下流不知乃削木牌千餘書兵至日期以為消息然後廖兵聞信鼓噪而進沿江守將解體人心遂成風鶴又有鄧愈駐襄陽運糧軍興不致乏絕安得不成功哉然則蜀眞割據之區而眞主一統之外府也公孫而下不具論明之亡也張獻忠又其灼然者矣

畧下河東洪武

河東元之右臂既下元都自當有事河東況此時擴廓帖木兒守太原驍勇敢戰患居肘腋則河東之役庸詎可已徐常等取道真定直趨太行上又命馮宗異湯和等從河南一路會兵山西由澤潞以取平陽由絳州以取太原則擴廓在掌中矣澤東韓店一戰楊璟敗績幸有郭英保定之捷擴廓遁去太原遂下為擴廓此時計者若使奉元主之令直走燕京則達等即得太原無所用之惟是反兵而救太原已為達等料定且燕京既棄而太原復不可救遂致狼狽而入大同此元運之將終而非擴廓戰之罪也由是達等平定關陝而遇春殞命柳河命也此時元主之勢無如元都次則河東二方既下大統已集遇春雖死無恨矣

畧定關中洪武

徐達破吳北定中元克燕京皆勢如破竹兵不留行惟關中之役未免少卻多所蹉跌則以有擴廓帖木兒在焉故也李思齊張思道借擴廓為聲援擴廓亦資二人為羽翼故較他方獨難思齊來歸思道跳梁擴廓衝突於平涼甘肅之間伺釁而動搆鬬無虛日蘭州之役解圍而退關陝以平歟後擴廓遂遠遁沙漠以終心亦良苦按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兒養子察罕為元總帥恢復山東慶敗宋兵死於降將元封潁川郡王元運既狙元之兵力亦弱惟有擴廓自燕京敗衂復崎嶇於河東關陝之間與王師為難氣屢折而弗靡心益困而彌銳至不得已而寧為塞鬼恥為華人國雖亡有人焉有是父有是子世篤忠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洪武平滇

滇國東接烏撒西連土蕃蘭倉金沙南北萬里西偏一都會也太祖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諸人討之命以三路進師一從永寧入烏撒一由辰沅抵普定然後進兵曲靖直搗雲南諸將從之白石一戰梁王自焚雲南底定藍沐二人秋毫不犯綏輯其民宜為王者之師矣友

德再定烏撒通川蜀之糧道沐英大破平緬神機衛其
象兵諸將崎嶇大理北勝東川平越之間百戰功高雲
南雖下其所以收復雲南者力亦殫矣緬國車里八百
媳婦皆請內附顧不偉者其經畫之大者開屯田於營
衛而軍興不匱置貴州都指揮使及雲南布政司而統
軍治民有樞置鹽課司以足用改蜀道驛以避瘴所以
策雲者何詳也其宅定貢額均力役水利學校次第修
舉沐英功在僻壤宜世守矣按此時貴州尚未立布政
統於滇也至永樂乃劃四省地郡縣之與滇分治矣

封賞功臣洪武

外史曰皇明崛起翊運功臣徐常以下雲蒸霞變鳳翥
龍驤歷攷前代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懋功之典五等備
矣追封之隆進秩有差獨是因胡惟庸一人誅黨數萬
連及功臣五十餘人善長伸救卒不免於死抑所謂蔽
運未除者歟踵而繼之靖難之戈興矣抑帝性雄忒多
猜故借此為韓彭之舉如國運所不足者此耳帝既翦
之於前成祖復伐之於後忠義之魂上訴於天觀崇禎
甲申三月之事抗節死難者亦復寥寥噫亦其驗也

褒顯忠烈洪武

歷諸諸死事之臣惟鄱陽一戰為多則當時太祖勁敵
惟陳友諒為最此漢高之項籍也不減睢水矣立功臣
廟於康郎血食之長與彭蠡俱永諸臣不死矣至如韓
成臨危代主甘飽江魚之腹與紀信滎陽之事异世同
符一火一水日月爭光高陽侯之封首冠諸臣祀典允
宜其宅攻城斬將死於敵手俱得廟食配享不朽亦烈
矣至於崇尚風節旌顯余闕安福等猶足振起百世廉
頑立懦矣

正位分藩洪武

英雄舉事多有所資乘人心之憤為創起之業太祖之
與宋主韓林兒是也元得天下於宋宋中國人禮樂文
章三百年人心思宋未嘗澌滅故元末劉福通等假其
名以號召中原所向無堅城太祖起淮泗先資郭子興
後資林兒借正統之苗裔悚華夏之人心此亦漢高奉
義帝之心也克金陵偁吳王用龍鳳年號林兒殂乃即
皇帝位建元洪武是其心何嘗一日忘故主哉天生聖
人釐降多男翦桐訓梓二十有四亦云奇矣獨惟高后
所出四人太子燕王本屬同母靖難之兵以叔戕姪以
臣伐君是何相翦之急也揆之前代晉八王梁湘東與
南北二齊同室操戈骨肉相殘未有不敗者獨至成祖
一雪此言毋亦太祖救民塗炭再造區宇功最大故國

本搖而不動社稷危而復安有出於理數之外者仍歸
太祖而不在成祖也

封國燕京 洪武

太祖以太子仁柔幾欲易儲已逆知燕王之必帝千古之明主也劉三吾以秦晉爭之不果後遂有靖難之事甚矣經生之禍人國也漢高唐太宗初皆有易儲之心不即行皆不免於流毒然則國家大事英主力行亦在乎斷而已矣太祖亦為常見所拘況下此者乎說者又謂此際有天意焉燕王宮殿皆元舊制它王不以為例已生覬覦之心況有奸僧白帽之說逗其非常之想即無齊黃諸人成祖亦不以燕王終矣獨恠靖難一舉而忠義種子盡矣前有胡藍之變後有靖難之師不三十年而兩大獄繁興誅伐互起者剝國良幾無遺類天地之生材有數斧斤之誅鉏靡已甲申事起而卒不得忠義之報天心厭之矣

靖難師起 永樂

成祖驍果善用兵太祖久欲易儲已逆知其必反當太祖之喪建文業已正位乃入臨稱病不拜其跋扈無君之心已見於此齊黃謀削奪藩封遷周執齊逼湘削岷諸國受禍皆因疑燕而起乃圖燕之謀未成而諸國已先受禍謂燕王束手待斃此非人情為此時計者惟有齊泰先圖燕王一著耳乃惑於子澄之言先諸國而後燕所謂機事失於轂中天命有歸大物將改矣迨張信之言一洩而張昺謝貴遂以就擒兵端起不可救矣向來開平臨青山海之兵徒虛設耳然齊黃建文之見錯也舉事不成無害為忠成祖若敗則吳王淮南復見於後世矣建文一代之主也建文君之稱謂正史何則年號之當復不待異世辨之矣

轉戰山東 永樂

外史曰靖難初舉革除建文年號已甘心於建文不兩立之勢矣建文以李景隆為大將識者知其必敗不待度江之日矣耿炳文真定敗後景隆提師河間不進其罪當誅可以易將矣乃舉朝恬然不悟以致有北平之敗奔濟南迨至成祖攻大同而景隆來救復至道路相左是亦走也猶以捷聞加官白溝之戰成祖幾危景隆復以單騎走德州是時鐵鉉為景隆督餉知事不成普守濟南景隆棄德州走濟南布陣未定復以單騎走噫計自北平白溝德州濟南凡五走矣景何善走也人謂景隆原非將材非也蓋冥欲成祖之速帝耳成祖一阨於濟南幾死鐵鉉之手一阨於東昌脫盛庸之擒自景

隆為將曾無一捷謂非幸建文之敗而樂燕王之成誰其信之癡哉建文使景隆將兵是開門而益揖也且屬諸將勿令朕乞日有殺叔父名愚甚矣嗟乎此時若以鐵鉉為大將燕唾手矣任用非人自取其斃建文不足責齊黃輩肉可勝食哉

再出河北永樂

靖難之師再出河北而未嘗不為成祖危也盖時盛庸在德州吳平等在真定遼東守將楊文剌永蔺大同守將房昭在紫荊盛庸既有東昌之捷身為大帥則羣將聽其約束若使闓成祖未出兵之時四將合力直搗北平則成祖內顧不暇何敢南驅惟是以孤軍單敵撓逗日久自取敗衂滹沱之役德州真定繼敗而楊文始剌永蔺房昭始出紫荊關計之晚矣成祖乘得勝之師復克東西二敵回顧根本有餘裕矣惜乎先發制人克師在和而南軍未之知也此時若以鐵鉉為大將必能辨此又此時內無強鄰外無邊釁故燕王得以一意圖南耳計靖難之師轉戰山東歸北平者二一苦於濟南之鉉一苦於東昌之庸再出河北歸北平者一則房昭之議其後也可惜昭此舉不在滹沱以前而庸等夾攻之又可惜楊文與昭不同心大舉直走北平而徒擾附近之郡縣以致成祖全師而歸天也人且如之何哉然則燕王上書解兵孝孺力主進兵非乎曰是也成祖臨衣不拜建文與夫起兵去建文年號不臣之心已見於天下南兵即欲止之而孰與止之所謂騎虎之勢必難中下此成祖緩兵之計而孝孺逆破其奸也然則縱反間於燕王世子俾高煦等自生其變孝孺此舉疑非人所為曰孝孺知兵處正在此也維時高煦雄武類成祖白溝東昌之役兩救其父於危若得以一紙書搆釁於父子兄弟之間賢於南兵十萬師矣若夫計之不成則又天也人臣出死力以捍國家之急惟此兩着孝孺深中機宜在此耳

長驅金陵永樂

靖難之師南征者三歸北平者亦三其轉戰山東以東昌濟南之役歸北平再出河北以房昭出紫荊關歸北平此有二說一為根本計一為南方諸城未下恐隔歸路不免內顧耳金陵之役屬第三舉直搗金陵何歟盖南方所恃者盛庸平安二人在成祖之意以為天下之勢在金陵與吾為難者在建文金陵一日不克則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則我舉兵謂何是我倒持其柄以來天下之口且以身為众射之的也慮

方大耳故此番之舉且置諸城不問必以金陵為事以金陵為事必先克平安盛庸二人為急南方露此意者既有中官我軍同此意者又有朱能渦河之戰生擒平安去其一敵德州之役破庸將葛進乃進而渡淮而盛馬步戰艦列淮南岸竟以單舸走進而渡江而盛駐海艘上下二百里竟以單騎逃又去其一敵二敵盡矣是時也江淮之蔽既去則金陵入其掌中故斷送金陵者先李景隆而後則盛庸也竊以意斷之景隆之敗有心盛庸之敗無意然三軍之命懸於節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同歸於敗則一耳南方所用之將如此安得不亡乎獨佐齊黃此時陽脫蘇州猶欲與太守俱逃發難端者何人乎孝孺不奉草詔轟烈而死不愧建文臣矣谷王首開金川門納兵是賊也宜與景隆盛庸等並誅也可

入正大統永樂

革除之際余忍言之哉既已入正大統矣即不革除無害也革除者恨之也既已恨之則建文若在安得復為成王哉固辭帝位而不居者皆假也孝孺指斥景清犯駕罪及其身以為事君者勸亦不可乎顧乃連及九族累及鄰封生死者數千百人慘矣胡藍之變太祖推功臣於前靖難之師成祖復推諸賢於後世安得復食節義之報乎然諸君子以此成名而成祖以是累德矣跡成祖行事大類唐太宗其親身臨陣亦類之然太宗之天下自為之其父李淵無與故六月四日之事不妨自書且建成元吉有得罪宮闈之舉大義滅親異世猶或非之在成祖靖難之師既云迫於不得已而起即以避禍矣獨不可擇太祖之子兄弟之賢者而主之乎天下太祖之天下也與太宗不同也周王齊王皆可也何必身自為之由是言之不及太宗遠矣

燕王起兵永樂

燕之舉兵克捷在燕王自為將而南兵之敗在勿令朕有殺叔父名一語燕王既知此語遇戰先登瀕死者屢竟脫去則以帝詔勿殺在先而軍中人欲生擒故也然其舉兵克捷大端有四起兵之始掠薊遵懷永山後州縣已無內顧之虞一也隨攻大寧挾寧王取朵顏三衛兵分隸軍中又有口外率師來助百戰百勝半出邊騎二也又高煦驍勇屢出王危督領精兵催渡大江三也燒南兵之糧船斷南兵之餉道四也南兵之所以敗者亦有數端耿炳文敗於滹沱而不治罪李景隆敗於白溝而不治罪三易盛庸見二人敗兵如此不治罪如此安得不一走於淮再走於江乎江淮既走寇至門庭矣

軍令不嚴大將屢易欲不敗得乎事起於齊黃而法不
行於將帥此建文之所以亡也然建文一人耳諸王皆
太祖之裔懿文同父產也遷周王於雲南削岷王為庶
人兵湘繫齊幽桂何獨忍於諸王而寬於燕王乎又何
必作此姑息之語以虛名而受實禍乎臨陣且不欲殺
況米朝乎機事失之彀中持其柄以示人齊黃等死不
足以贖建文亦自取之孽矣

壬午殉難永樂

外史曰吾讀建文壬午遺事而致歎於明祚之過歷也
古來敵國之君得敵國之天下殺敵國忠義之臣未有
滅宗斬祀血流海內蔓衍株連動以萬計如靖難之酷
者也計洪武元年至壬午纔三十餘年耳而所培養砥
礪已自如此豈天地忠厚節烈之氣天篤生之以昭一
代之綱常而不關國運耶胡藍之獄連死者四萬餘人
猶曰謀逆也至遜國抗節諸臣引類而誅復數萬何以
謝忠義之魂乎扶輿之芭孕竭矣李自成一出而洪支
無噍類社以屋猶然遲之三百年之久彼成祖何以得
此哉識者猶歸功於太祖及烈宗云

三征永樂

永樂北征凡三凡八年庚寅二月征元遺孽木雅失里戰
幹難河乃元祖始興地失里遁去勒銘擒虎山十月還
北京十二年甲午三月征馬哈木戰撒里怯兒地哈木
遁去八月還北京二十年壬寅二月征阿魯台次潤灤
海收其孳畜班師九月還北京二十二年甲辰復征魯
台不遇而還師至榆木川上崩嗟乎三敵者阿魯台最
黠而征失里時阿魯台來戰靜魯鎮敗走矣其後明又
納款又遣使內附上封為和寧王未幾隨寇亭夏夫是
以有甲辰以從罷浮於失里馬哈木二人矣三者皆親
征也魯台之役以議糧不繼至誅兵部尚書方賓籍戶
部尚書夏元吉可見魯台叛服不常上心惡之憤兵必
敗宜有沙工之事若使此三事者並集於靖難之時恐
成祖不能渡江矣乃天假閒時以生邊釁成永樂神武
之名且因北征日久而遂以燕京為都南京止稱留都
誡子孫百世之利矣

開設貴州永樂

貴州羅施鬼國羅甸國王大濟之後歷唐宋皆以宣慰
治之不設流官其地西接滇蜀東連荊粵皆四省地也
洪武十四年雲南方開置貴州都指揮司未郡縣也洪
武之世定亂者三思州及古州尚蠻亂湯和楊文繼平
之馬燁以裸達奢香激變地方奢香叩閽馬燁伏誅乃

開赤水烏撒立龍場九驛周道千里以報朝廷女子立功蠻荒未有如奢香之著者也至永樂中思州思南沙坑相爭亂不止上密遣鎮遠侯顧成、校士擒之乃定於是皇帝念曰郡縣不設土目作祟亂終未有以已乃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設三司等官六府四州十五衛居然一都會矣此永樂十一年也於此見二祖遠略誠有不可及者夫馬燁不誅則奢香之心不服且諸羅告變勢必窮兵二州相爭若張皇致討露師萬里豈易得志二祖處置得宜不惜一將易千里之地不勞一師成底定之功誠亦奇矣其初鄉貢仍坿雲南後乃分治與十五國等矣

開設交趾永樂

漢武帝平南越分交趾為三郡唐宋以後羈縻之不設郡縣太祖因陳氏來貢仍之永樂在御黎季犛弒殺其主稱皇帝陳天平自老撾上變上使行人送之見殺然後令張輔沐晟征之諭以立陳氏後輔出廣西馮祥晟出雲南蒙自克其兩都罪人授首陳氏無後從國人之請裂為郡縣三司用建流官用設居然省會矣未幾有簡定之變稱曰南王又擁立陳季擴指為陳後稱皇帝二人以次就擒輔沐凡定交趾者三擒王者亦三夫以遠在蠻荒不奉正朔成祖以百戰得此一塊土豈可輕擲乃宣德厭亂楊士奇楊榮當國遂力主棄去且以朱崖為比君臣賀為盛德當時夏元吉蹇義力爭之奪於二楊不果嗟乎朱崖之棄始於賈捐之維州之棄始於牛僧孺俱在漢唐宋中葉非兵力强盛之時乃宣德去成祖未久大寶三傳割地數千里邊圖多壘小醜伺釁端自二楊作之孽矣獨計當時交趾既開張輔黃福宦其地前後且二十年俱以撫回醜變當時若以一人引沐英故事世鎮其地則交趾亦雲南矣何遂不可治哉由是論之其失又不獨二楊而在成祖之世矣

平山東盜永樂

唐賽兒一妖女子耳作亂於益都石寨煽惑安莒都鄰封遂成燎原之勢柳升專征失機逋賊忌功釀亂吳中伏誅深當其罪唯是妖姬漏網株連天下婦女幾萬人其為法也酷矣哉究竟賽兒既獲兵刃莫施解紐而去竟羽化耶它如劉忠戰死於石寨衛青救安丘於垂危王貴殺賊於諸城其功最著三人皆指揮也可見當時軍衛之設亦自可用後乃凌夷浸微矣獨計是時柳升雖誅三人不聞顯擢賞罰激勸之典毋亦尚有未盡歟此永樂十八年也

河漕轉運永樂十三年

禹貢一書九州之産皆達於河就天子都而言也漢唐宋都長安汴京漕皆因河不勞餘力元都燕京距江淮數千餘里河渠未通剏作海運元亦奇矣永樂都燕因之十三年乃變海運為漕漕在江淮之間陳瑄力多齊魯之間宋禮功著凡鑿清江浦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及鑿呂梁二洪築白塔通大江及高郵諸隄皆瑄也凡開會通河汶泗為源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皆禮也至同有事河工者衛河之開本自軍士唐順黃河中灤分道入海本自工部主事蘭芳由南而北曰浙漕曰江漕曰出黃曰入口曰湖漕凡五名而入會通由會通而上曰天井閘曰臨清曰衛河曰天津曰白河凡五名而抵通州江北漕運之大端也若夫大江以南張吳築姑蘇之隄孫氏鑿丹徒之航黃池之役始自夫差皆上都轉運一統之資也此亦河洛矣

治水江南永樂

天下財賦半出東南今蘇松常鎮四郡是也四郡右國下流枕江帶海杭湖宣歙萬山之水釀為太湖出為三江入海而止江路壅閼胡心夏漲尾閭不泄歸墟無地其魚之歎所由來乎玫之先朝治水最著者永樂夏元吉宣德況鍾嘉靖則有李克嗣隆慶則有海瑞治吳淞浦港以洩太湖者原吉也況鍾克嗣皆踵而行之此即禹貢所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是也開土渡至宋家港饑民就食河工以竣海瑞之功尚焉至如縷分纏晰曲折詳委或從劉家港即古婁江竟通大海或從常熟白茆港入大江或從大黃浦范家浜水行不一因勢利導疏湖水以滙入於海一也東南免昏墊而財賦從此出焉此與漕河之開相表裏者也

太子監國洪熙

在外曰撫軍在內曰監國古太子禮也成祖南都二十年中北幸凡五出塞者三大政遠猶出自監國享國之日雖短御極之日甚長也按洪熙仁孝天授日誦萬言先有解縉黃淮諸人讜言回天翊贊於青宮既有胡濙王瑜密疏上聞保全於末路然後君臣父子藹然如初而高煦雖有危從之功不得覬覦中宮雖有王射成之陰謀劃然冰消天生聖主百靈呵護佗奉命北發發諾詢民隱念鹽城遺颶而下蠲租之令見鄒縣饑荒隨發倉廩以拯是真堯舜為心矣又如論文章正宗及大學衍義而知真氏學術之正登滁州瑯琊論文字章疏而知歐陽事君之忠聖學治道幾致郅隆已著於監國之

日矣

征漢廢人專德

靖難之師以叔戕姪千古之大痛也高煦為成祖弟二子恃靖難功久有覬儲之意成祖仁宗繼崩反意遂決時宣宗乃仁宗子高煦之姪也反形甫著彌月而擒以姪戕叔皆成祖作之俑也幸得楊士奇一言止彰德之師否則趙王且不免矣嗟哉成祖尋戈骨肉酷熾忠義禍不旋踵爰有子骪誰謂無天道哉

麓川之役 正統

太祖收雲南改平緬宣慰為麓川麓川之名始見距金沙江千有餘里思任發作亂擾孟養地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者滇王之號中國譌為發此則稱王犯順天誅不赦英宗在御勞師者慶沐晟招之沐昂敗馬都督方政死於上江出師萬里士馬相當古記之矣當其時太學士楊士奇侍讀劉球皆主罷兵英國張輔及太監王振力主進兵於是王驥將貴三路進兵既縱火克其上江又乘勝馬鞍山破其象陣斬馘無算爵封五等顧亦偉矣思任再逋役凡四出追奔鬼哭之山立石金沙之上天兵震疊於荒服渠魁函首於京師王驥等何減衛霍哉說者謂當時吳楚川貴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僵尸流貨幾至頓武當以士奇之議為正然國家有必不可止之役此是也當時逼近雲南如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皆視麓川為動靜此之不戢亂略方長雲南不守又一交趾矣故吾以為王振之皋自在而此不害為功楊公之相業亦自在而此未可掂以為善也此正統十三年也

王振用事 正統

宣皇既崩正統即位時方九齡王振以青宮之舊因緣用事以騎射娛帝為張太皇后呵責女官刃之時三楊同在相府一言去此輩如拔毛耳乃三楊既不早為之圖又三楊次第老且死振遂有幽僇朝貴之事李時勉薛瑄薛球等或以逮或以殺則養成王振之惡者三楊也然三楊豈不能去此哉亦由私欲未化而髦將及之矣然跡王振已事罪固有之功亦宜然麓川之捷使王驥得布其四體勒銘金沙之外功何可沒說者又追咎於土木之事吾嘗論之此亦澶淵也安可以成敗論哉況此時身在行間雖為樊忠捶之而斃猶之灑血戰場耳宜英宗復辟而為之刻木招魂哉直瑾忠賢方之流矣

土木之變 正統

也先入寇正統親征未可專罪王振也不幸英宗被擄耳宋真宗澶淵之役近者漢庶人之變皆親征人不以之專寇準楊榮何哉以其成功耳王振不幸不為寇準楊榮故紛紛罪之竊以為此殆天意非振之罪也况文皇自征瓦剌宣宗自將待邊豈前此皆非乎于謙舍憲宗而以郕王監國遵上初命且遵皇太后之命已明明有弃英宗之心矣英宗幸而反國比之封疆之臣則社稷罪人矣焉得而不錮之景帝既崩應立憲宗乃奪門之役起於石亨貪功諸小人非其正也功在奪門者則罪在于謙豈顧問哉景帝奪廟號而英宗復辟謂經常何又何以責為人臣陷身幕庭與墮落賊手者哉因英宗復辟之後繼世而有天下者皆其子孫恬焉不以為怪此明史之缺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也先不殺英宗曰不足殺也歸之而得厚利殺之而受惡名也先之見自在劉聰金人之上既歸矣在景帝當明告英宗失國之故於天下以太上皇終其天年可也不必錮也楊善等語雖辯會其時用人臣之義必以于謙為正奪門諸人不足數也所恨者景帝有疾即當詔示天下明以憲宗正儲君之位而不必議及外藩則兩得之矣

南內復辟 天順

奪門之舉始於石亨而成於有貞有貞反覆喜事善曉天文知英宗之復辟乃天意之有屬故毅然率石亨張軏等奪門而不辭也不殺于謙此舉無名徐有貞之言也是英宗之意也觀其貶景帝太后及帝后汪氏等可以見矣無他皇帝璽物人爭附之英宗歸朴而景帝不讓景帝有疾而英宗臨朝可知兄弟唯帝是視但為有貞等計者與其立罪人英宗無寧立廢東宮沂王或以沂王名位不稱無如取上皇而立之為人心厭服有貞等計之審矣于謙之死蓋冤乎曰不冤也使於景帝易儲時以死爭之曰其父亡國其子得國正也即犯景帝所諱寧必死乎又不然於景帝疾作之日曉然揭於天下以憲宗承統而南內之太上皇猶然太上其孰曰不然舍是不圖為有貞等所先謙之失算在此耳然而冤矣獨怪英宗此時猶儼然為帝而不辭而不愧而竝不一言以讓之于憲宗皇帝之迷人至此哉

外史曰徐有貞元功哉南內復辟榮力皆出其手抑何偉也于謙以立景帝有貞以立上皇二人者不兩立之勢也有貞立上皇功與謙埒若竝不殺于謙則始終全人矣上皇既徇其意而殺之後得毋悔乎曰悔之所以不旋踵而有金齒之謫也當時石亨曹吉祥等有貞以

奴隸使之耳如有貞者可以言才矣

石亨之變 天順

英宗北狩敵騎逼京唯有清風店一戰也先膽寒夜來英宗得以返國者安知非實憚亨輩以為國有人焉不可犯也奪門功成干寵怙功貴為公侯尚復何望獨是譖殺于謙清議不赦遂以謀反二字下獄論死抑屈矣奪門之事雖出有貞向非石亨材武衛士力不至此英宗獨不可以奪門之功易一死乎總是盛滿難居造物忌盈不殺亨無以雪謙之寃無以洩天下士大夫之憤故殺之當時令其削爵歸第解其兵柄如宋祖待功臣故事豈不可乎史又著之曰欲以猶子彪鎮大同據臨青絕餉道及謂其黨有云陳橋之變數語遂以為反證噫勿論亨無此心即有之非其黨又誰知之者且章先慶勸而不舉行又何待乎古來殺權臣無其名輒以此名歸之非一世矣獨至石亨而人不寃所以甚殺謙之罪也必至於是而後見殺謙終非英宗之本意也

誅曹吉祥 天順

吉祥與石亨俱有奪門之功古見亨誅心懷怨望理或有之論者以為令其姪欽乘馬昂孫鏜征陝之日乘機作變乃錮上人內而立東宮竊以為此必不然之事也當時以奪門授官者千百餘人又各據顯要寵利逾淫其不與此事者心怨之雖李賢亦每以為言以為前謀若洩不知置陛下於何地且奪之一字豈可聞於後世則知恭順侯吳瑾與懷寧侯孫鏜同此心久矣若石亨尚在則吉祥尚可緩誅石亨既誅則吉祥必不可留且有姪欽及鉉鐸等皆手握兵柄一日可留於君側乎以故吳瑾夜半告變乘人主危疑之際事出倉猝執吉祥而鸞之如封孤豚然迨欽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啟始知之夫果叔姪同謀則吉祥此夜豈應無備且欽等舉事正在出人不意武備不及簡科之時何反待出師赴陝之日而乃以身嘗試之也東華門一戰非孫鏜力多欽等就縛吳瑾不免死李賢王翱命界毫髮間耳此與東漢竇武陳蕃之舉何以異哉是故石亨吉祥罪有可殺而不必以反也高視二人者也

外史曰正統六年蔣貴麓川之役曹吉祥監督軍務此內官監軍之始景泰元年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天順元年吉祥管司禮監姪欽封昭武伯鐸鉉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

平藤峽寇 三征坍 始成化至正德

藤峽險惡亘六百里為五嶺最猺獠狑獞生其地者非

伊人類侯大狗據險煽亂攻墮都邑已歷兩帝緣英宗北狩景帝繼統土木之禍未已而東南之患方滋不暇兼顧養成癰疽憲宗銳意南征又得兵部尚書王竑薦韓雍為帥兵十七萬五道分進直擣巢穴大狗授首百粵底定以數十年之逋寇成擒於期年之間起成化元年以明年正月班師雍信材王尚書亦為之人乃雍遂以是開府提督兩廣蔭子錦衣竑獨無聞焉將進賢受上賞徒虛語耳以後事觀之韓公之破嶺賊亦易與耳翳彼羣蠻依山負箐不過如虺蛇猛獸來閒咀人嶺南兵脆閒有屠惱守臣文弱不支非真鐵騎精甲有圖王定霸之舉也難滅者只是巖壑邃曲不便徼逐耳今以十七萬之師斬首二萬餘級以千鈞壓卵禽獮草薙易為力故耳同一戰也南方風氣溪毒人馬多死非戰之難而我兵入馬之難西北勁旅天下精兵處也斯戰之難故漢家出軍專意朔方伏波兩征南卒不得志誠地勢使然乎

外史曰藤峽在潯州界山谷險峻盤六百里粵南奧區
國朝凡三定之天順中侯大狗之變韓雍征之全師直擣軍分左右道分南北火攻賊巢閒道陟嶺用兵大略也又能斬四指麾以肅軍令用新會丞陶魯以贊奇功勒銘紀歲此為第一云正德中遺孽復熾都御史陳金以峽名為永通就商舟入峽者榷魚鹽以養蠻乃日久釀變復肆剽奪王守仁乃以定田州之兵還定之先平斷峽繼平八寨繼韓而起功斯偉焉此正德七年也又侯公丁之亂侍郎蔡經征之能用翁萬達計擒公丁誅之此正德十七年也計自天順至正德三十年中變者三起不旋踵而撲滅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國有人焉故也

汪直 成化

憲宗欲知外事特立西廠令汪直總之以別東廠東廠者永樂以誅建文諸臣疑不自安故設之以刺姦由是言之廠豈盛世事哉自西廠既設韋瑛進用朝紳重足汪直威福日熾於是大獄數興錦衣權重而尚書卿貳皆拜下風矣當其時抗禮得罪者項忠馬文升也或削其籍或下於理以坿會而得大官者陳鉞王越也或以討海西而躐尚書或以征威寧而封伯爵本朝以太監監軍寔自汪直始也幸大學士力主罷廠孫鏜隨而攻之遂有南京御馬之行否則欲不劉曹不可得也所可取者奏設武科一如進士例一事耳按直藤峽猺種也以獷黠小族當禽獮之餘既而刑餘得近天顏殺伐乃

其本性所以好談邊事欲取交阯誠亦亂略之材矣

平固原寇 成化

土達滿四殘元部落把丹之孫高帝時把丹來歸授以平涼千戶彷古處匈奴內地之意時以匿捕一事為撫臣陳介持之急遂入石城為亂前後殺官軍數千人一伯三指揮與馬陳介為所敗固已即項忠馬文升六路進兵猶不免於敗亦勁敵矣幸所據非地城內艱水為部下楊虎力所賣擒於東山下亂遂止若使不據石城走北方為陝患方大耳閣臣彭時商輅皆預測其必擒二公亦知兵矣不獨項馬能將也立石紀歲月亦偉矣此成化丁亥中也

開設鄖陽 成化

鄖陽開府之設三變而後置之為流民而設也饑饉薦臻流冗無所此中山谷阨塞綿結三省採掘草木而食魁傑因而為亂劉千斤之變尚書白圭定之在天順二年殺之而已李鬍子之變都御史項忠定之在天順七年劉撫互用又從出山谷發還鄉及編戍各有差皆流民也至成化十五二年流民集復如前乃命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因於楚豫秦三省分置竹溪桐柏商南諸州縣處流民置鄖陽開府由是觀之三公之續懋焉原公經略猶在百世適至崇禎末年巨寇屠陷三省郡縣無不碎者獨鄖陽未下與國始終亦可見原公方略之益城矣雖然巨寇初亦流民也顧原公不可得耳

平河北賊 正德

正德中官用事海內騷然盜賊蜂起如安化之變江西之變皆不旋踵撲滅其屠陷城邑流毒最大無如劉六劉七等之烈者也當其時兵分兩路劉六兄弟寇河北劉惠趙鐩寇河南在河南者殺長史破州縣無算為彭澤所追擊渡河及前後溺死者七千餘人趙鐩縛江夏惠不知所終南賊盡焉在河北者山東北直受禍獨酷陸元經略之劉六等由南直走黃州溺死於團風鎮劉七奔敗於狼山亦溺水死北賊盡焉此正德七年也彭陸二公功固偉哉要其管轄守令亦有力焉如商城欽事郭詔湖廣參議白金李源桐柏知縣李聚泌陽知縣劉機擒斬百數十人不等皆一時之豪豪者而樂令令許達尤稱將帥之材此時中官谷大用等弟姪皆封伯而彭陸二公獨各五等之賞謂勸懲何

安化之變 正德

劉瑾紊亂朝政海內憤怨寧夏廣畝加稅之舉守臣欲貲入賄瑾罪當誅寘鐇覬覦非分已非一日衆民之怒

以誅瑾為名其黨孫景文周昻等遂從臾之以圖僥倖殺太監御史如縛孤雛全陝震動幸仇鉞以奇兵殄店與楊英𪧐約不動聲色而擒諸戶庭之間功洵偉矣朝廷不幸有奸臣在側為舉事所藉口鮮有成功者睹漢唐已事即功成而國祚必隨之瑾犯衆惡安化之舉差快人意雖然如正德何故君子奇之非常之事人臣不可居之功也

劉瑾之變正德

瑾以青宮奄豎與上卧起得與密議其後流毒搢紳擅作威福為海內所側目致釀安化之變以誅瑾為名楊一清張永等初以安化之故帥師定寧夏乃二人至邊厥亂已定二人得以同事誅瑾之功雖一清密謀要亦張永之功居多然此時正德能用永言不疑毅然行之其剛德不可及矣獨怪此時即以其事誅之何不可而必以反名加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動人君之危而歆天下之心此誅奸臣之通例也至於瑾勢方張劉健謝遷繼去而東陽獨留保全正人尤多不知者猶或非之噫人盡潔身之為高如朝廷何嗚呼此所以為文正歟

外史曰劉瑾用事恣行威福擾亂天下強半焦芳為之縉紳之禍非李東陽婉轉申救幾同白馬矣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王守仁疏救戴銑皆得罪竟得不死且以是成直節名一以文章顯一以事功顯成二公不朽之業者瑾有力焉當時致之死如拔毛耳然攷當時諸君子以言得罪至貶除下理極矣未有致死者則亦法度猶存東陽得以行其說耳未若後世崔魏之極者也當時許進有言以為行之過激恐有甘露之變不幸言而驗則亦時勢使然非諸君子之過也誅瑾之功成於楊一清而一清所借全恃張永如永者豈非中官且八黨中人哉竟能首殲巨憝以謝天下則亦安可謂中官之盡無人也不獨永也先是王岳范亨諸人曾已密助韓文將捕瑾矣乃以焦芳洩漏得免後來無窮之惡皆芳也彼王范二人不又中官乎

平江西寇正德二年

江西盜起時以寨名者四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磜寨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桃源洞寨凡此四寨互相聲援在贛州者執殺參政趙士賢在華林者攻破瑞州府都御史陳金討之用大同邊兵及廣西狼兵卒平賊成功揆厥所由制勝有二而二兵不與焉一則能用降賊黃奇一則用新民為鄉導華林既破斬首四千餘級則碼磜東鄉膽落矣皆黃奇為之搗貳而新民為之內應故

也桃源洞雖以殺降激變流曼徽衢又得浙東夾攻餘黨遂楸要之皆視華林為動靜者也乃夷寨壘立東鄉萬年芋縣此正德二年也噫正德何多寇也以賊殺賊寓剿於撫陳金之功誠偉矣

剿平蜀寇

正德四年蜀寇之起者凡三藍廷瑞等起於保寧曹甫方四等起於江津麻六兒等起於内江此時辦其事者則總制洪鍾川撫林俊功居多惟内江之賊彭澤起而收之鍾等合秦楚蜀豫之兵破廷瑞等於松樹 擒斬殆盡方四等自蜀入黔披猖於思南石阡之間鍾等復展轉窮追破之於思南境内前後俘馘九萬有餘級至於剿平麻六兒之亂此時林洪二公既去澤以定中原之餘威蕩西陲之殘寇直折箠力耳以上三寇起於正德四年而蕩定於九年說者謂林洪二公不合軍機多忤以故成功稍遲君子是以歎和衷之難也

勦清平苗

清平衛苗阿傍等據香爐山稱王黑苗阿荻等據龍頭都黎等山二寇互相聲援三省因而勒兵主其事者貴撫鄒文盛也此輩雖未嘗陷城池然山箐雄長荼毒居民若使為虺弗摧成燎原矣此正德十二年也抑正德何多盜也

再平江西

横水桶岡浰頭南贛三大賊也王守仁成功其機有二一曰能用鄉兵為鄉導一曰以守令為將帥其破横水左溪皆以鄉兵間道先距山巔然後官兵搗入賊驚自潰乘此兵鋭隨破桶岡又以計擒浰頭諸寨而湖廣廣東江西三省之害除於兩月之間用鄉導則賊不意用守令則民不擾故曰其機有二又歷觀本朝平賊多用中貴監軍成功反遲濫及爵秩枉費金錢率皆由此南贛之役則守仁為主帥無掣肘焉宜其宜也此正德十二年也

平郴桂寇

郴桂楚東南徼山谷險惡竿綿兩粤江右之間龔全福等分據烏春臘梁延袤千里楚撫秦金平之皆文臣監武軍當其時金駐郴州居中策應前後左右各哨夾攻以正德十二年十一月進兵至十二月終獻捷成功抑何速哉毋亦仍用文監武之效也此一役也永順宣慰彭世麟功為最撓擒全福於走馬山下剿其根株皆彭力也要其成功之易因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守仁扼之於南贛而金乃處之於郴桂故無所逃其以文監

武軍殆做守仁而行之歟討正德中寇之大莫如中原流寇平川廣漠是處可以奔突又精兵強弩在焉故殲之難然一殲便無餘事惟夫小寇出没深箐邃谷兵至則獸駭兵去則賊又鴟張何也地利不便故也非戰之難而絕之難如是則郴桂南贛及清平川貴諸寇非諸公蕩之勢必養癰致潰安得臣疥癬忽之哉

討寧庶人 正德

中貴用事變起洪支且武宗無子致生希冀宸濠之變所由來也此時為宸濠計者若先取南京定大位以長江為限傳檄天下與江北爭衡勝負未可知也舍是不圖苦攻堅城之下即守仁不破南昌亦自必敗何也失其勢故也又即所使守仁破南昌宸濠竟不內顧南昌雖陷無所用之故守仁之南昌倖而成功非上策也為守仁計者仍是急擊勿失為是耳守仁之功半出伍文定乃文定以太守陞臬司而守仁止移撫江右何也曰正德欲親征而庶人已平又欲觀兵江右而守仁固止俾正德不德試雄心於一擊右左貂璫又以武功不出監軍宜其薄也古來立大功得封拜未有不藉中官力者李郭其著焉矣

江彬之變 正德

彬庸豎子耳以邊將入衛蒙上寵幸以致人君浪遊無度威福由己流毒縉紳凡武宗之所為強半皆彬之為也武宗南巡回鑾身死狗房而彬亦殲焉籍没貨財與逆瑾埒可知武宗之世銅山金穴俱歸若輩之手而國亂民貧盜賊蠭起所由來歟誅彬者楊廷和梁儲也實張太后也此時誅彬不誅彬無害也要其罪不可赦也嗟乎武宗之世外賊如河南山東江西四川内賊如劉入鄙宗室之變如安化宸濠最後乃有江彬之事前代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然而危矣因改革之一機也非帝星明於江漢則異姓起而收之矣

誅滅岑猛

岑猛世有田州南障交趾反狀未明不宜征討盛際期疏之於先而姚鏌疏之於後於是沈希儀趙臣輩布成功假手其婿翁岑璋之手以圖殄滅孰知天意不絕岑氏而次子邦相復為土目盧蘇王受挾之以反乎王守仁既招蘇受即以邦相為田州判官不設流官計之上者也及邦相為盧蘇所殺邦彥之子芝代立賈出陶諧不絕岑氏之後以安夷種不煩流官之設以固外藩君子謂是舉也與王守仁同獨是盧蘇之罪未正國法漏網耳書曰賄陶賄諧深誅之也然邊疆之臣如守臣陶

諧其正也盛陶二十公啟邊釁釀夷禍者不足錄也又史
稱岑為東漢岑彭之後彭以名將佐中興征西川死刺
客其後乃著於嶺南歷千餘年不絕抑忠烈之食報遂
哉

庚戌之變嘉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俺答入薊州塞曹楡溝由通州抵
城下掠鄉鄉保定宣大繞山陵出古北亦危矣由今論
之俺答此舉無意京城也有之則墮其掌中久矣斯時
世宗靜攝武備久弛禁旅援兵竟無敢一矢相加遺者
今之飽颺而去蓋仇鸞實啖之鸞以賄嚴嵩起為大同
總兵二人此時皆可誅也二人漏網而止誅本兵丁汝
夔等非用法之平也大都世宗俱蒙蔽於嵩而不知也
爾時俺答嫚書相遺要盟城下嵩既柄國其調度自應
有在乃復委之曰此禮部事誤軍機而長寇讐自此言
始矣仇鸞既不能驅之於大同但賂之使由他口入而
復追以追援之師張皇其辭以紿帝帝受其愚而乃以
總帥之權推之令諸軍皆奉約束凡帝所以寵鸞而授
之鉞者皆嵩左右之也至於部下健兒飾為遼東以作
賊身過敵騎則狼狽鼠竄而倖免凡此者世宗安得知
之皆嵩有以庇之世未有賣國欺君如鸞者則世未有
賣國欺君如嵩者矣若夫以御史而守通津飛章報警
而甘泉有備者王忬也臨危而能斷大事者趙貞吉也
噫前有己巳後有庚戌岌岌乎殆哉

更定祀典

明世宗固制作之主也纂修典禮折衷古今然後圜丘
方澤宗廟社稷煌煌成一代之觀至於釐正先師之號
萬古儒術知所歸宗瘞毀胡佛之像浮屠邪說無所熒
惑有成功於治統道統非前代英君所可及者良以由
藩入繼意在獻陵自言禮諸臣由是鼎沸而天地祖宗
之儀亦借是而次第以明故不便止議大禮而止也然
而前乎此者草創未暇後乎此者殷憂方啟太祖至世
宗百六十年矣禮樂興於百年豈其然乎嗟乎此仍是
議大禮之意也十七年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
帝其議實出嚴嵩世宗之心盡矣言禮諸臣其言亦止
矣向者紛紛如聚訟世宗不便明言動加嚴譴蓋為此
耳然而寵嵩禍嵩隨之矣

沿海倭亂

倭即日本在大海中北自遼左山東南抵閩浙東粵外
連琉球大洋經畧萬餘里元末張士誠及陳友定餘孽
逋藪其中與島卉綰波而宅歷世為患太祖之世貢獻

不絶時通市舶遂庸爛亂伏兵貢艘成祖之世亂乃滋甚望海

一捷總兵劉江差強人意世宗王忬普陀山一捷東南有所恃以無恐未幾而騎刼來代前功亦灰張經汪江涇復大破之又為趙文華所沮胡宗憲招撫汪直旋即殺之雖非宗憲初意要之居其功者文華也此時逆嵩擅權文華附之宗憲不附文華又焉得成功哉督撫忽撤而忽置海舶議通而議罷淮揚吳越閩中蓋無歲不苦兵矣後得戚繼光俞大猷入剿於平海衛及仙遊王倉坪而後倭患始平噫辦賊二公者其亦可謂良將哉

議復河套

河套古朔方東接偏關西控寧夏南至邊墻北至黄河中可三四千里即秦河南地漢之定襄也地土肥饒中可畜牧套騎甌脫即是巢穴明嗣元統元孽竄入連各部時出抄掠歷代皆然正統天順間毛里孩入據邊臣黄鑑議修城堡李文達當國主其議欲人創之亦坐於議貢旋止大事將成而邊籌未竟論者不無遺恨以致元孽滿魯都及孛羅忽大節囊吉俺答諸人相繼踞之數為邊患而秦晉三輔内地時為牧事之場矣王越紅鹽地之捷盧帳雖焚而亭幛未列夏言曾銑庶幾瀚海之功又復沮於奸嵩而身名俱敗河套之患終明之世無有議復者矣

俺答封貢

俺答起世宗八年犯塞至神宗九年乃殁為邊患凡四十八年子黄台吉嗣允吉死孫扯力克嗣皆以順義王封貢終其身實三娘子忠順夫人之力也三娘子俺答外孫自俺答以為妻雅慕華風勤戒部下更俺答台吉扯力克三夫歷世宗穆宗神宗三世邊臣稍得無事則一荒外女子所關匪淺矣漢史載昭君及烏孫公主事皆以一身妻三世從彼法中國視為輕重未若三娘子厥績之茂者也俺答未叟寇也無虚日周廻甘寧宣大薊遼凡數千里遭其荼毒庚戌之事尤為寒心幸一麗媪出而觧之當時將相借以成功亦奇矣顧不勝漢唐和親百倍哉

世宗崇道教

秦始皇漢武皆好神仙至有宋諸君則飾之曰崇道教道教者神仙之别名也神仙者長生之要術也國朝世宗亦然好道則必仇佛故宫中佛像盡行瘞除黄孝配饗力行移撤然後好道之心專一好道則必尊道主故邵元節陶仲文位並公孤爵列五等空中翔白鶴地方

獻靈芝皇嗣生而歸功於祝釐俺答款而推本於法壇嚴嵩以贊輔（增原作）玄修而昌竊國柄且二十年楊爵瑞等以直諫犯顏立下詔獄本朝誣罔迷惑之君未有如世宗者先則議禮既而好道君子退而小人進朝無人焉可也

嚴嵩專權

世宗四十五年終身所重者止有二事其先在於言禮其後在於好道其中隱情匿於諱言矣嚴嵩伺其間而投其好子世蕃攘其權而行其私以致一人尸居魁柄在手誅勦善類以甘制言官苞苴積若邱山越制擬於天府然後從輿論誅之以伸國法乾綱雖奮而臣節以隳然則自古奸臣誤國必君先有以誤奸臣非盡其臣之罪也所云愛之者害之也世宗由藩入繼汲汲不遑者在於帝獻宗嵩見夏言張孚敬等以言禮驟貴則心豔之於是倡為獻帝稱睿宗配上帝之說皇上之心於是大快究之嵩不過拾他人之殘瀋非能自出己見也此嵩得志於君之所由來也維時世宗慨然念曰人至皇帝足矣然縱極四海之富貴而世無萬年之天子意猶未愜於是專意道教求長生其實好神仙乃諱其名而曰好道其實求不死乃隱其意而曰長生深宮一意玄脩册封皆借道號以真人為公孤俾左道立五等爵言以法服見絀嵩乃以香冠投嗜而又結進鶴又夜覽青詞借左右為彌縫以冀醮為燮理此得志於帝者二也有此二事嵩於是挾私則動以封疆為言甘心則輒以邊釁為藉口其殺夏言曾銑也則以言河套其殺楊繼盛也則以諫馬市其殺王忬也則以灤河之役無一事不從封疆起見則無一事不當從斧鉞之誅在帝則曰嵩為國家也豈為一己之私在嵩則曰吾豈為一己也實以紓國家之難於是殺諸人也不以為罪反以為功不曰竊權也而反曰忠主嵩亦何憚而不殺世蕃亦何憚而不佐嵩以殺也哉當其東樓作二丞相票擬即是聖旨大憝在側究闇渤海太阿倒持二十餘年幸天心厭亂發於應龍一擊乃神人共憤猶謂除惡太晚嗟乎庚戌之事賄出仇鸞而受鸞賄者嵩也邂逅不諂大事去矣誅百嵩奚益哉

再定大同

天城滄濠之舉事在嘉靖癸巳與甲申五堡之舉皆以興土功禦邊騎變車心殺主將相去十年耳爾時為亂不過數人保據大同代府無恙即此非大众同反可知總制劉源清極力攻城雖以帝命臨之猶不止奚啻罷

官哉可謂庸材貪功誤國之尤當顯戮者也張瓚繼之竟不血刃而渠魁就擒全城之功百兵矣古哉帝命以為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真睿謨哉亦將畧矣

戡定安南

安南國王黎利封之者宣宗歷正統天順弘治正德黎祀不絕自陳暠作亂酋目莫登庸利主內難逼竄清華先立黎後既乃自為借元改號亂黎宗而篡其位者莫也黎寧告變中國發兵討始於夏言而成於毛伯温不立黎氏而竟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失興滅繼絕之義矣未幾國中復亂黎氏再興雲南廣西二路窮兵國家秋毫無利焉謀國者如唐胄可矣彼夏言伯温開釁喜事之臣不足為也此嘉靖十九年也嗟乎裂安南為郡縣者成祖也棄安南而不守者宣德也計成祖之世則以黎季犛而殺王陳曰焜正德之世則以陳暠而殺黎周莫登庸因而取事然則主交南者陳黎二姓陳先馬矣國朝凡三定之云

平湖貴苗

惜爾嶋爾兩山界在湖貴四川之間諸苗逃祖釀亂實藉兩山為逃逋藪張鐽開府辰州初用土官田應朝為巡撫陰相構亂久未成功後得苗魁龍許保用之乃就撫馬湖苗平事在嘉靖庚子未幾許保及吴黑苗復亂劫思州府陷印江縣得張岳主之亦開府辰州一力主討得應朝之叔田勉誅之又誅龍保等黔蜀以安事在嘉靖壬子甫一週星耳亂者再起良由遺孽未盡借三省為窟穴前此未大創故耳然則二張此舉岳優於鐽予曰亦有所懲耳治苗之法勦撫互用可也嗚呼開府辰州雖一時權宜然三省苗徒不時蠢動提督軍務必不可少後來偏沅巡撫之設倣此而行之者歟

追戮仇鸞

嘉靖庚戌之變敵由三衛入自古北出薊都城寇三輔竟無一戰摧敵於陣者僅有白羊守將扼之不出然守將亦不聞顯擢仇鸞徒拜大將軍何益哉徒以寇臨京城鸞以大同兵先至為首功耳凡此皆嚴嵩父子為之地也夫敵之不由大同而東也鸞寔使之此即通敵一節應磔鸞矣迨至敵去矣復開馬市誅於死後其幸也嗟乎庚戌之變亦危矣非天意在在京城在掌中矣仇鸞不足論而本兵丁汝夔及楊守謙等束手無策且下令勿捕大同兵近於木偶矣死何足惜哉乃嚴嵩父子此時尚稽誅謂國法何哉

〔清〕石香村居士撰

戡靖教匪述編十二卷

清道光京都琉璃廠刻本

戡靖教匪述編

翻刋必究

京都琉璃廠刋行

戡靖教匪述編序

乾隆年間賜湖趙觀察雲崧編

皇朝武功紀盛歷述平定三逆平定朔漠及準噶爾緬甸金川諸大功雖權輿四庫全書而其自敘則謂數次用兵見聞較切曾即軍門粗有記述歸田後擬一一追叙即其載明將軍死節一事亦謂將軍已殁諸戰功不及見之奏牘天下人無由知問諸從征者得其詳則知亦多得之傳聞不盡本於頒發之書也嘉慶八年教匪掃清奏凱普天慶頌我

仁宗睿皇帝

聖心勤㳙與諸王公大臣聯句誌喜異數十韻分徃其事之本末特詳草野書生幸際

昇平敬謹伏讀而歎

文德

武功超邁千古再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一書益歎

神謨

廟算洞中機宜故一時小醜旋就誅滅如某者祖孫父子生長蜀土食舊德而服先疇無非

聖天子之賜而當賊匪披猖之際桑梓士女靡骨碎身莫之有悔尤足見

朝廷德教入人之深且厚也某才雖譾劣忝竊科名鋪張鴻烈揚厲偉績臣子職也詎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之義而演述之庶不蹈僭妄之罪首紀蜀者非獨爲父母之邦抑以其遭賊較甚於陝甘楚豫故舉而先之而次以四省焉又次以襍紀附紀焉聊以存裨官野史之聞見爾時道光六年中秋之前三日謹識於石香村之書屋

仁宗睿皇帝御製邪教說

先聖王以道德仁義、禮樂刑政、裁成輔相、化育萬方、使民日趨於正道、恐為邪教所誘也、自二氏行於中國、始有釋教道教之名、因其說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勸人為善、戒人為惡、輔翼王化、無大差謬、是以聖帝明王、姑存此類、不加沙汰、至於白蓮教之起、則為騙錢惑眾、假燒香治病為名、竊仙經佛籙之語、衣服與齊民無異、又無寺宇住持、所聚之人皆失業無賴之輩、所以必流為盜賊、是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即燒香治病、原有惻

怛之仁心、在朝政所不禁、若藉此聚眾弄兵、漸成叛逆之大案、則王法之所不容、故查拏之始、原因逆謀之一二人、如劉松宋之清、劉之協、首犯耳、劉松宋之清、皆已伏法、並無株連、而劉之協自扶溝脫逃、所緝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圖利者、胥役衙書、四出滋擾、閭閻無賴、借事推求、將正犯反置於不問、妄拏無辜、名曰欲辦白蓮教、以至起於襄陽、由豫入陝、而川省達州徐添德、王三槐、亦乘時蠢動、互相勾結、自此遂東奔西竄、疲我官兵、害我良民、傷心慘目、實難備書、現今賊營中、非盡教匪也、亂民乘勢圖劫掠耳、

夫官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即如劉之協、雖為白蓮教之首、其未謀逆以前、若俯首就擒、其罪僅止發遣耳、脫逃至湖北、糾約姚齊二逆、並同教人等、定於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是真叛逆、斷不可赦矣、起事後、伊又潛往豫省漏網七年之久、若從此安靜匿藏、原可倖免、孰意又糾約李傑等、由寶鄉起事、此由罪大惡極、天神共憤、使之自投法網、得正憲章、豈人力哉、故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理、設若賊營中有一二僧道、豈盡沙汰二氏乎、有一二生員、豈盡廢科舉之典乎、

然則白蓮教之為逆者、法在必誅、其未謀逆之白蓮教、豈忍盡行勦洗耶、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則五年以來所辦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然聚眾斂錢、終流為不端、是在良有司實心訓導、宣揚正學、漸仁摩義、蹈矩循規、化其暴戾、易俗移風、庶幾小康、民安本業、朕實有厚望焉、

跋

石侯嘗謂香農曰邪匪之變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一書瞭如指掌何煩居士之編爲香農曰然

欽定舉其大小臣謹遵其指而詳爲說之故曰述也

本朝綏寇紀畧靖逆記等書堂堂行世即邪匪之平宜軒留閣亦曾備載而刊行矣猶是志也且

欽定之書辭旨奥衍遐遠尤難購爲家有居士所編虞初小說之流易得而易曉亦如經傳之有箋疏其義例具見於答我兩人書體裁嚴密記敘詳明而大旨歸於述

朝廷之恩威以勸善而懲惡觀簡端謹錄

御製邪教說冠首蓋可知矣故不妨具述而編之以備輶軒之採擇焉石侯曰然因舉以爲跋香農識

戡靖教匪述編目次

卷一至卷八 蜀述

卷九至卷十 陝甘楚豫述

卷之十一 雜述

卷之十二 附述

每編前各有小引蜀述陝甘楚豫述雜述後有論附述末錄書札數通題辭一首

戡靖教匪述編卷一蜀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案白蓮教自元明有之如[illegible]鴻儒及四川之白台仙
蔡伯貫皆習此作亂旋並殄夷我

朝

聖

聖相承厚澤深仁旁敷曲鬯尤以保大爲武安民爲功以故
神武之師明威之討靈夔呿吼雄虺摧藏凡繩行沙度之鄉
鬼難風災之域靡不奉土斂關來琛獻賮至夫環海之內

則數世以來時和歲稔士安絃誦農樂耕桑商賈工技熙
熙皥皥凡茲萬彙覆幬帡幪咸並生並育於浩浩蕩蕩之
天雖間有爲曲說邪教者亦未深究自白蓮賊總教首劉
之協猖獗異類自外生成謀逆湖北襄陽始嚴行稽禁未
幾當陽枝江相繼作亂由是勾連屢勝日聚日滋而無賴
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嘓嚕子南山之老戶襄鄖之棚民沿
江私鹽之梟各省私鑄之犯乘間闖入鼓煽刼掠紛紛而
起流轉靡定自楚而豫而陝甘而蜀越白水江蔦梓橦水
出沒夔巫鄖竹商雒之間而以南山爲巢窟不傍城郭惟
刼村塢會則魚爛敗則獸散恃老林爲藏身之固去[illegible]
鄧西至松滋北至澧縣南至孝感五省數十州縣無不遭
其蹂躪仰賴

神威

經武臨之以雷霆照之以日月自用兵以來行間將帥封疆
大吏恪稟

廟謨起湖北灌灣腦獲聶傑人以迄誅王世貴等勦撫並用俘
馘相踵咸懸藁街雖

天地之仁兵非得已而風霆之用民乃胥安其時被患重而創

最深者惟蜀爲甚在蜀賊首不下數十人徐添德最先起
嘉慶元年九月白蓮教賊徐添德作亂達州今改綏定府添德達州
之亭子舖人世業農嘗充本州役緣事斥革習白蓮教時教
首劉之協在襄陽有李某者捕魚爲業沿江往來聯絡勾結
傳報信音名通慧人故添德與湖北賊消息常通其初假燒
香求福爲名愚民多信之而蹤跡詭秘人莫能測是春湖北
告警傳聞事由教匪猶未知添德之欲爲逆也至六七月間
其家往來稠集紛紛整衣糧造器械事始大露鄉約李文現
李元德前後叠報本州不以爲意九月十五日遂與弟添壽

及王得廷、張添壽、趙麻花、王學禮、汪瀛、熊翠、熊方青、陳得學、
作亂於亭子舖、旬日間有衆萬人、先是乾隆四十六年八月、
尚書周煌　奏川省嘓匪近年每邑俱多至八九十人、常川
騷擾、並有朋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凶、如入無
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嘓匪、
如大竹縣役之子有號一隻虎等語、及楚督劉墉　奏究出
割辮嘓匪黃勝才等供稱川省匪類各有記號、其割辮髮內
成羣結拜、割下之髮燒灰入酒共飲、各護各黨、其朋頭因欲
出頭露面故不割辮云云、奉

旨嚴拏、是時川省唯有嘓匪、六十年苗疆蠢動於楚蜀之邊、蜀中
父老云、川省舊無嘓匪、金川之役、官兵不利於木果木、一時
潰兵之無歸者、逃匿場市、稍稍刼竊、又金川苗疆兩處兵粮
多募夫役、應募者皆年力精壯、失業之人及歸與逃卒合地
方相識無賴、復入其中、遂散布通省、肆行搶刼、及查拏嚴急、
白蓮教多深堂大宅、復輕財好施、此輩藉教匪家以藏身、而
教匪因以起事、故應膺鼠子嘯呼而起、戰陣技藝、有如素習、
此逆賊徐添德等所由起也、徐添德既反、其黨東鄉縣人王
三槐、冷添祿、張子聰、庹向瑤、符曰明、劉潮選、湯思蛟、張簡、孫

老五、亢作偉、湯立元等、亦聚萬人反應添德、屯聚東鄉[illegible]
城、其爲首數人籍東鄉、餘多陝楚籍、即添德黨、亦湖北至[illegible]
三之二、當是時湖北賊敗散者、多潛竄入蜀、故兩處逆賊初
起、即有衆如此、署四川總督侍郎英善統兵赴勦、軍駐達州
城、令川北中營游擊尚維岳左營游擊范懋率二千人營娘
娘廟、左營都司清福出東鄉之天星橋爲犄角、賊徐添德自
亭子舖居數日、走麻柳場、民商數千家奔逸、遂屯其中、預分
兵以拒清福、而夜刼娘娘廟、維岳懋清福及把總張大斌、周
寬死之、由是逆等輾轉蔓延、四出焚掠、遂不可遏、適苗疆未

靖、湖北賊匪又熾、軍糧存蜀無幾、鄉民之勇壯者各結團寨
以禦賊、達州、東鄉、太平、新寧、渠縣、大竹所在皆是、達州舉人
周純德、生員丁明德、瞿中舍、瞿俊升、王三立、副榜高曙茂、劉
中魁等各募義勇二百名在城防堵、又武生湛啟先者另募
六百人自備衣粮、外復捐軍餉二三千、署川督英派赴亭子
舖勦賊頗有功、戰風洞口陣亡、職員唐學職領鄉勇堵禦午
皮灘玉皇觀、身受十七傷而歿、陳鵬飛中江武庠、募鄉兵二
百赴達州投効、署督英札給千總銜、派往東鄉堵禦於落尾
子擊賊亡、達州役王國學領鄉勇數百人遇賊於范家河盡

歿先是國學曰殺遊奕賊領兵者以爲能至是死之大竹縣廩生孫文領庠生陳德大饒鎔武生鄧光周監生黃鵬率同縣義勇六百餘人戰大平興廟場死之達州歲貢生吳膺生員吳兆麟趙曲成冉仕畬劉鐸張國順王濬元武生閆朝選李欣然楊禮琳監生湯釗溫學元湯三達蔣立德秦恩和等招集義勇二百人禦賊於通天觀並死之蓋鄉勇之起雖原自衛身家亦多有被賊焚逐無家可歸而健者遂率以赴營自効然器械既劣膽氣難齊官兵又往往不繼遇賊并返走卽授首而已而爲之首者多文武生監故賊尤疾紳士嗣獲

衣冠者必痛加慘毒聞者酸鼻又賊之蹂躪州縣婦女受禍尤慘老穉者猶僅委命於一刃其他酗淫侮辱種種難堪雖潑悍倡伎且求死不得而烈者或毀髮刃閗或極口詬詈以速死爲快至鄉里之刎縊投井服鴆死者尤纍纍不可勝數也是時達州婦女生員王曰祥妻鄭氏等百八十人同時遇賊殉節○十月賊徐添德等逸逃至東鄉縣之方家坪冉家壩署督英遣甘肅大馬營游擊王相龍率所領及鄉勇武舉余耀先等扼於張家觀力戰擒數十百人賊氣少卻乃於馬鞍山曹子嶺紮木城掘深溝埋鐵籤斷路拒守遣徐添富勾

結太平黨羽黃富才卿有義作亂城口數子坪期互救援署督英飭夔府副將富明阿都司五十六知縣吳羿徐特峯州判沈咸賓縣丞呂朗恩巡檢余國蘊千總廖廷超把總張應祿外委周定國王陞攻破馬鞍山賊寨將家山義勇首桂天聰衛國平王丕承田秀起王宗麟龐錦魁李逢春等伏兵突起賊大敗而川北道李鉉率太平營都司謝開亦破鞍子坪賊屯富才有義墜崖死添富竄入深林購得傑之桂天聰札授六品軍功天聰者東鄉國學生以正直聞鄉里有子曰涵精悍多智好舞刀奪槊跳蕩不羈有周孝侯風賊起或誘之

從逆涵手格殺之父子率族鄰日與賊持賊焚其廬營鐘子山賊數萬來攻涵率數十人大呼躍出賊辟易奔又嘗從官兵出遇賊官兵潰涵率其衆伏林莽賊過疾擊其後轉大勝嘗曰暮札叢山伐草樹燃火數萬賊知涵人少意其虛張聲勢夜半往劫入營不見一人忽鼓聲四面起如百萬軍賊亂奔出歸路已塞自相踐殺至天明仍不見一人蓋涵料賊必至與數十人者散伏四山伺賊入營前以木石斷路虛作喊聲而已涵卽養齋軍門其智率類此賊犯新寧縣赤水營等倫漢塘夔協右營把總武舉車能勝堵禦新寧戰敗死之縣

武舉、張廷蓺、庠生陳朝聘、陳書、文貴、中理、袁天倫、柏太宸、嵗貢生吳震武、生林中彪、孫元岱、監生林盛毗、周子泰、並鄉勇數十人俱遇害、新寧又有孫世河者、父名玉章、援例捐州同銜、賊在麻柳場時、玉章率鄉人於玉皇觀設卡堵禦、爲賊所獲、世河痛其父遍哭隣里、衆義之、合四五百人、十八日直入賊壘、忽鳴金聲起、賊四面圍之、世河鬬甚力、戰移時、不敵、賊追殺十餘里、死傷過半、世河奮戰力盡死、賊並其父玉章殺之、又有李元逢者、亦新寧人、遇賊匪於百節山、偪其引破旁寨、元逢曰、吾寧捨一命、不忍害數千人命、賊殺之、是月東鄉

縣婦女生員孫輝妻李氏等八十人、遇賊殉節、()十一月、署督英駐達州、重慶鎮總兵袁國璜、由苗蠍領兵五百至東鄉、直偪徐添德壘、賊乘之、凡三晝夜、營柵未固、不得休息、危甚、適陝西興安鎮總兵何元卿領土漢兵、從冉家壩土地埡轉出、急攻其旁、始退、官兵逐之、頗有殺獲、遂合兵老營灣、四圍樹巨木、編竹縛以生牛皮、外坎長壕、埋鐵稜其下、賊屢來攻、輒敗去、於是賊四五日無動靜、官兵每黎明黃昏、例百人出營放鳥鎗三週、喊號三聲、偶侵晨大霧、號聲未絕、賊伏壕邊、哭起火毬、如流星百萬、擲入營內、外用長繩飛鈎援柵倒覆壕上、如平橋、營中驚起、倉猝未及披衣、火光滿帳、賊萬衆撲入、殺聲聞數十里、元卿、國璜死之、並都司高傑及軍士無一免者、棄糧糗山積、被難民飢甚、不敢取食、以爲賊已施毒於內也、二將最驍勇、累立功、袁尤特出、先是鄉人夜見賊銜枚下山、知必劫營、鄉勇桂涵間道走報、二將輕賊不爲備、故至於敗、時賊王三槐倘屯豐城東、鄉人羅思舉有膽智、力過人、矯捷如飛、不治生產、橫行鄉里間、觸禁網、屢陷屢脫、鄉里畏避、久益不知所往、時或見於人家屋瓦上、及幽崖邃洞荒寺敗舍間、足嘗纍錢砂數十斤、蹻頭倣視、行千里外、至是來歸

合、縣役鄭元、把總唐達共兵勇千餘擊賊、入其營、元、達被殺、思舉脫身出、自是或昏夜獨入其營、砍賊級往返數四、賊亦不覺、相與驚咤、副將艾如文領兵來豐城、知思舉才可用、謂曰、豐城皆茅屋、可燒而走、汝能今夜三更爇其營、則以爲汝功、思舉諾、乘夜風黑、潛入賊中軍帳、舉火、賊驚跡之、思舉學貓鳴、匿馬腹下、仰攀馬項、翹足鼓馬、蹄齧奮躍而出、回視賊營、火光薇天、賊多焦死、王三槐、冷天祿等遂走、合徐添德、於是桂涵、羅思舉起鄉兵以拒賊、各數百人、設卡堵禦、賊不敢犯、或率其精壯伺賊營左右、賊偹則止、稍懈則擊之、賊整衆

來戰、思舉烟以土着路熟輙遠颺去、巳復左右擾之、賊無如
何、往往以数十騎走、賊萬衆屡有斬獲、大帥亦時加賞激、由
是兩路義兵遂成勁旅、特是時賊黨散漫、武弁陣亡者甚多、
重慶守備石陣圖戰殁、袁道觀前大同守備陳愷龍遭劾回
籍、赴營投効、被執不屈死、外委高懷戰殁西山坡、達州武舉、
余耀先前隨王相龍扼賊於張家觀、是月率衆戰殁香鑪坪、
小河營把總岳占魁戰殁於蘇柳場、開縣汛外委米兆濟戰
殁冉家壩、提標石營把總柯世雄戰、殁於東鄉之汪家溝、又
達州民張霞一家八口、于經一家七口、蔣立德一家十八口、

李作倫、一家八口、李學才、一家二十二口、藺美揚、一家八口、
嚴爾亨一家十口、陳學浩、一家十二口、周倖、一家九口、李近
伯、一家三十三口俱被脅不從、遇害、○十二月、巴州逆匪羅
其淸與弟其書、及玆文明、解大川作亂於方山坪、通江縣則
有冉文儔與其姪添元、添泗、及王士虎、陳朝觀、李彬、楊步青、
蒲添寶、景英作亂於王家寨、太平縣則有龍紹周、徐萬富、龔
建唐、大信、王楓賢作亂於南津關、皆徐王黨也、是時四處賊
起、爲首者不下数十人、而東鄉、太平、巴州、通江俱毗連陝楚、
於是三省之賊、互相出入益肆猖狂、而羅其淸遂率衆夜圍

巴州、文員皆出、游擊王相龍率外委吳玉等、衝突賊陣、力竭
俱死之、徐王等賊亦於二十七日破拖三塲、洋烈子、曽家山、
直抵東鄉城下、成都副都統佛住帶兵鎭守東鄉、候補縣陸
霖亦委赴東鄉協護城池、邑令張宁陽及霖並縣尉楊永錫、
千總徐文英、率民夫四面分陣固守、以城壕太淺、兵民復不
相習、賊薄益急、除夕、城潰、士民有奨宁陽去者、宁陽揮手曰、
城亡與亡、吾分耳、毋累爾曹也、遂遇害、永錫、文英挺矛巷戰、
力屈、被戕、佛住、陸霖被執不屈死、宁陽浙江仁和人、霖江蘇
人、永錫山西浮山人、是年先後調赴軍營辦事遇賊死者、署

榮昌縣事、繆善、永甯縣丞徐世經、蒼溪典史楊堂、江津縣典
史楊文炳、自宁陽三人外、又有此四人、武舉王恒、把總鄧連
俱戰死、成都將軍觀成自湖北回川、協勦陝甘總督宜綿、率
師入川總統軍務

戡靖教匪述編卷二蜀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二年正月、賊徐添德王三槐冷添祿出東鄉城、營張家觀天星橋以鄉勇桂涵屢次截殺衛之、遣其黨掩至鐵子山、涵與戰殺獲數十人、賊敗去、追至冉家與天星橋再戰、殺賊二百餘人、松潘把總卿定國順慶外委程安國陣歿○二月陝甘總督總統宜綿如太平、南津關遂至東鄉、與署四川總督侍郎英善成都將軍觀成復縣治、署領侍衛內大臣子爵德楞泰、廣州將軍襄勤伯明亮以平苗兵入川、與總統宜綿會、時苗

疆事竣、領兵將領自提鎮副叅游如朱射斗索費英阿奎舒勒禮善明興玉桂長春瑪靈阿姜敏功李昌永明馬瑜楊萬年達音泰西津泰穆克登阿等俱從、十五日官兵與賊遇戰於南垻場、兩相戳而死者甚衆、田水盡赤、防禦常福祿驍騎校常齡常善懋功外委朱占元盧停千總魯君倩等戰歿、賊徐添德王三槐等移屯金峩寺○三月朱射斗以平苗兵日與賊戰、賊始懼、遂稍偪賊壘、金峩寺山頗高峻、十一日戰賊敗去、射斗逐之、拔柵將入、官兵拋火毬、忽觸柵倒、飛火藥盡發、賊選勁卒乘勢撲出、官兵退戰於山腰、賊四面圍裹、官兵無不一當百、而賊不退、有一巫揮雙矛殺數十賊、左右衝突、無不披靡、力盡而死、於是守備楊萬年千總冶正華拜登鰲高尚賢馬國寧把總馬玉成羅君虜千總王大倫外委羅應舉祁紹堯古萬龍千總馬彪張永清外委秦廷玉張文倫胡得貴署把總武東陳子現刑彪外委余正明別思滿屯外委雍忠大千總郭德元監生王選等俱死之、賊遺入寨、是戰也、官軍雖挫衄、賊死者亦數萬人、而金峩寺山旁有二硐、一孫家硐、一名陰硐、土人避兵者居之、賊每出入與官軍戰、二硐民輒伺便與鬥、賊過則擊其尾、出則攻其寨、游徼者即縛入

硐殺之、賊乃毀民居數百家、積材岩下焚而薰灼、硐中以風板扇之、烟火四散、又掘山上水田注灌之、硐中另開一竇、隨注隨瀉、賊或來探、硐民於兩山築高樓、匿人發鳥鎗、來者輒斃、賊大困、復屢為官兵所扼、遂移屯重石子香爐坪起營、朱射斗尾而追之、桂涵羅思舉各率鄉勇伏茶店子下、賊渡小溪河、桂涵與思舉左右騰衝而出、殺聲震天、賊不能相救、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溪水不流、總統宜承給六品軍功、於是鄉勇益奮、賊走香爐坪、宜綿德楞泰穆克登阿等四面圍之、朱射斗日與相殺、復逼其營、東鄉知縣劉青單騎入賊寨招降

賊歡呼迎入呼爲劉青天歘以酒食一宿送出稱醉次日哭入雙廟場殺人無算擄掠而去但苦無鹽以銀一兩與鄉民易鹽一斤民皆驚匿鹽不可得時署四川總督侍郎英善調署陝甘總督總統宜綿兼署四川總督重慶鎮總兵百祥攻冉文儔於通江文儔遁入巴州方山坪與羅其清合○四月賊匪窺伺達州城潛出三四千人分路直抵鐵釘埡干副都統西津泰與叅將魏攀䍦鼓勵兵勇併力夾擊之賊潰還斬獲甚衆州城賴以無恙大寧縣奸民陳崇德作亂於老木園以應賊將軍觀成分兵勦之均房外委蔡大勇戰死○五月

賊在香爐坪爲官兵所困西竄官兵分路追擊新寧達州東鄉太平民被賊焚掠者數十萬人各挾矛矢思尋報復聞賊竄相聚來追賊至淨土菴官兵亦至朱射斗營其西德楞泰營其北明亮索費英阿等營於東山穆克登阿營南山賊不能出乃攻朱射斗自晨及午西營軍士弓折矢盡營垂破忽鄉勇四出羣出頭上各標樹葉一枝彌山際嶺軍功首林涵羅思舉慮無統率令各拆紅布繫肩號起並發一乘馬賊將近林鄉勇發一矢應弦而倒數十萬衆蜂擁蟻奔而出賊大驚寨中火藥忽發殺聲騰驟烟塵漲天賊如山崩尸積數丈

斬馘首孫賜俸濆廒南竄穆克登阿發大礮擊死又萬餘賊哭聲震天縊於林者如束樹爲之折棄衣糧如坵阜血流成溪明年林木皆爲屍氣蒸死鄉勇兵士獻耳級以筐筥舁纍擔數十石論者謂賊起以來未有如此大創也餘賊二三千人欲北走太平縣爲田泥濡淖無復人形自頂至踵惟見兩目路旁居民驚駭爲鬼爭擊之於是東奔西竄矣先是軍功桂涵羅思舉追賊至落尾河截其後隊殺賊三百餘名餘賊在冉家埧者又斬獲百十八人轉追至譚家觀詗知賊首徐添德營夜圍攻之添德逸去殺賊八百餘名賊已爲鄉勇破膽

故得此大勝其後賊既敗謀復據天星橋先遣其黨來築寨壘涵思舉聞而馳至疾戰殺百七十八人餘賊遠颺蜀賊以徐王爲最時已大耗可冀殄淨忽湖北襄陽首逆齊王氏姚之富王光祖樊人傑張漢潮等爲楚省官兵追逼由陝入川之通江竹峪關遂至東鄉與徐王等合於是定以青黃藍白等號又設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僞號達州首逆徐添德稱青號徐添壽王登廷張泳壽趙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陳侍學附之東鄉首逆王三槐冷添祿稱白號張子聰庹向瑤符日明劉潮選湯思蛟張簡附之太平首逆龍紹周稱黃號龔建

唐大信、徐萬福、王幗賢、唐明萬、賴飛龍附之、巴州首逆羅其清稱白號、羅其書、鮮大川、苟文明附之、通江首逆冉文儔稱藍號、冉添元、添泗、王士虎、陳潮觀、李彬、楊步青、蒲添寶、景英附之、張漢潮流擾城口、重慶都司胡魁陣亡〇六月、尚書總統惠齡尾追齊王氏、姚之富入川、與署廣州將軍伯明亮署領侍衛內大臣子爵德楞泰分道勦之、齊王氏等竄掠雲陽萬縣、一路教匪沿途響應、奉節縣逆匪龔文玉與弟其位、小三聘、陳得俸稱線號、據銕瓦寺、雲陽縣逆匪林亮功與其姪林定相及張長庚、蕭占幗、包正洪、張長青等稱月藍號、據雲

陽之白岩、瀘州營都司安如峒、撫標千總楊映揚俱戰亡、是月前後各處陣歿者、撫標把總蒙彪歿牛皮灘、貴州丹江營把總馬得元歿分水嶺、建昌營把總屈澄志歿觀音山、靖遠營外委劉珩、督標把總王營陞俱歿於紅沙溪、懋功協千總陳萬年、會川營把總馬正乾俱歿於椿木營、寧越營外委劉富歿老虎口、城口廳軍功張金堂及大寧庠生冉詢等俱戰歿、蓋其時賊匪所在、皆是官兵鄉勇或分追、或堵禦、或於路遇賊、小大之戰無日無之、雲陽縣婦女劉吳氏等二百餘人遇賊殉節〇閏月、大寧老木園賊陳崇德黨、巡黑天池、紅線

岩、九龍池、勢不可遏、地方官以計擒賊首陳青雲、六月初乘晨霧撲將軍觀營於洗沙溪、官軍邀擊、頗有斬獲、至是雲騎尉李寅與州判李師曾帶兵勇與戰於飛沙嶺、蜈蚣嶺、老木園、箐林口、互有勝負、而巴州賊羅其清攻破巴州、五品軍功李遇春等死之、遇春達州武舉、因賊匪起、自備鹽糧招募義勇、身經二十餘戰、在雷音舖生擒賊目王添福、沙河灘之戰擒偽軍師尹神仙、又擒賊首張仲祥、郭聯宗等於青山觀、至是防巴州、賊來攻、與職員何大林等協力守禦、州無城、久之潰、巷戰被執、賊以大鑊烹之、州人同死者、職員李作杜、生員

王守一、羅至愷、孫承昌、楊人龍、廩生康作新、陳璠、武生李守中、何繼[illegible]、[illegible]正陽、高彌高、苟騰輝、監生王心典、李瑤、孫承爵、李蒞生、孫承韶、白鵠汀、楊續同、子承一、鄧思奇、吏員呂應愷、王曰壽、從九何大受、貢生白廷學、陳家訓等、並義勇數十人俱不屈死、同時有把總毛安國者[illegible]於蓋頂坪、或傳李遇春亦於蓋頂坪被執、云時巴州之有羅其清、無異達州東鄉之徐王、去年游擊王相龍之死、其清已破州城、城鄉男婦死者已多、一女子逃至鄰州、題詩於壁、末云可憐弱弟思鄉亟、問姊何時反舊樓、時聞賊正熾、不致遄歸、後在鄰亦死賊鋒、

又聞秀郭蓮姑、舉人郭杰亭胞妹、當其清始破巴州、賊强勒
不從、碎剮之、趕墻竄墻端、賊大書烈女屍骨四字於石、而陳
崇德等之援大寧者、邑武生譚光祥等四百餘人、並婦女生
員冉論妻鍾氏等一百餘人、俱遇害、是時鄉民數世以來、目
不見烽燧、耳不聞金鼓、一旦狂賊倏起、轉扇妖言、於是賊尚
隔數縣、閭里已日夜相驚、往往一二賊騎遠出百里外、見者
連村悉潰、賊一大呼、即棄械就縛、甚或自覓草繩繫項隨賊
馬尾、故賊常以數騎擄殺數百人、此雖劫數、亦足見賊之狂
虐、〇七月、領侍衛內大臣子爵德追賊齊王氏等至雲陽縣

之黃村、其處突起賊匪數千、以林姓爲首、王氏爲官軍追急、
恐不能脫、紿林賊曰、吾領前鋒將下湖北、大隊在後、汝急迎
之、意欲委林賊於官軍、而已可徐逃也、追兵至、賊隊迎數十
里、官軍詗知即扮賊裝而前、林賊率衆跪迎、內大臣德、受而殺
之、叅將姜敏功、邀擊賊匪林亮功於水由埧、賊遁、總兵百祥
亦擊退方山坪掠稻之賊、會川營外委陳釗陣亡、〇八月、賊
齊王氏姚之富由奉節東竄楚境、將軍伯明署領侍衛內大
臣子爵德、領川兵、尚書惠、領楚兵、追入楚、屢戰於蓮花寺、白
帝城、巫山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護軍統領舒亮、圍勦白岩

山賊、襄陽鎮總兵馬瑀、太原鎮總兵德齡、圍勦鐵瓦寺賊、楚
匪與大寧雲陽奉節賊合、提督劉君輔領兵勇攜布囊夜攻
賊巢、雲騎尉李寅、攀石磴曲折而上、賊壕密排竹簽、寅以袋
盛土塡之、首跳過濠、砍開木柵、賊格鬥、左右擊殺、受傷數處、
與宅壟外委鄭卡結、及外委童國輔、俱戰歿、賊龍紹周等圍
太平、太平無城、合尉俱出有病兵五百、署教諭魏詩、激厲而
起、復諭紳耆募鄉勇二千、築土墻、拆民家樓板欄柵、架其之、
男子皆乘城、不足、又益以五十以上婦人、男子冠服佐之、三
日殺賊二百七十餘人、圍解、〇九月、賊徐添德冷添祿王三

槐、擾川北一路、當齊王氏姚之富之入楚也、徐王等逆未與
同行、齊王氏留其黨王光祖樊人傑、與之合、從大寧過太平
一路、與太平黃號龍紹周龔建唐大信徐萬富王㠌賢等合、
復遣黨羽勾結巴州白號羅其淸、通江藍號冉文儔、下方山
坪、分擾巴州、達州、東鄉、太平、儀隴、營山、渠縣、通江、廣安州、合
州、鄰水、長壽、大竹、岳池、新寧、奉節、大寧、雲陽、梁山、墊江、巫山、
萬縣、開縣、及冬、而廣元、昭化、閬中、二十餘州縣、無非賊境、林
亮功龔文玉等、亦皆響應、而襄陽藍號張漢潮等、復由陝入
川、是後處處皆賊、兵勇疲於分應、非但賊之名目、不可周知、

郇官氏之戰死、亦不能枝與、奉節令、周景福、守備劉忠魁、敗賊於樓子垻、擒賊首謝紹武、王廷獻、忠魁、搭都司、叙馬營外委羅永吞、陣亡、太平縣婦女賈陳氏等二十餘人、爲賊所殺○十月賊徐添德、王三槐等焚靜邊寺、都官樵建昌營外委李紹文、越雋營外委馬志、力戰死之、賊遂破通江城、初總兵朱射斗遣卒賫檄往通江縣、爲賊所獲、遂以檄紿通江人云、朱鎮將至、當速迎、通江人信之、次日賊僞裝官軍裝至、兵勇鼓噪迎出、遇賊殲焉、署令涂陳策、以幹才稱、授儀隴令、調權通江、通江舊無城、至是力竭死、陳策、貴州都勻府舉人、邑庠生陳應龍等死難、通江婦女庠生陳應龍妻周氏、等三十餘人俱殉節、賊擾儀隴縣、廩生吳維幹及婦女李茂朝妻廖氏等四五十人遇害、賊破南竹縣、知縣裘良駿與汎弁赴滴水岩堵禦、留訓導佘文泰守城、賊間道猝至、兵單城陷、被執罵賊不屈、與長子學海同時死、文泰什邡縣歲貢生、賊圍營山城、先是營山城高不及丈、知縣喻廷舉聞賊起、督民夫晝夜興築、加土墻數尺、工畢而廷舉病、接篆謝惟良、憑土城以守、賊圍三日、城垂破、總兵富成等以兵至、賊僞爲鄉勇、將襲之、時城內設糧局、辦糧務知府淡士浩、遣人間道以告富、預爲

備、賊至敗之、城圍亦解、圍城時、外有東林寺地勢頗高、賊倚之爲大礮擊城、知縣謝惟良遣人焚其寺、賊失險、又敗於官軍、故退、外委朱文榜、副貢王宗耀並文武生監四十餘名、義民三百人、婦女庠生劉鎮母席氏等百人、俱死難、又有賊首張映祥、阮正溶擾近南充縣、庠生劉青標等二百餘人、婦女陳秀姑等百人死焉、流至閬中、逾廣安岳池、閬中廩生張矩等二十人、廣安舉人胡元智一家七口、岳池在籍巡檢楊光昇、庠生王大章等百餘人、並婦女三十八人、俱被殺、而王三槐等轉掠渠縣、大竹、突圍鄰水城、縣庠生盧翰昭等三百人、婦女庠生黃鐸妻、秦氏等三十八人遇害、賊毀城外民居數百家、積城下、高與城等、欲乘以入、會日暮、城中人獻計、用蘆絮灌膏燃擲之、焚立盡、朱射斗兵亦至、三槐等遂竄掠長壽境、縣無城、守備耳繼先歿於陣、賊入縣治、令出走、典史章潮巷戰被執、剖腹而死、屠其城、庠生傅昌黎並其妻羅氏等五六百人俱殉難○十一月、賊自長壽竄入墊江、梁山、千總李占魁、把總楊國名、墊江監生周文明、梁山軍功王日富等七百人、墊江婦女庠生高聯妻李氏等四十餘人、梁山婦女鄭文氏等三百餘人、俱被殺○十二月王三槐等自梁墊轉抄新寧、

東鄉都司龍愚侯、補州王嘉猷、經歷陳楨、孝廉方正張騰蛟、
千總武懷德均被戕、武生胡恒崴貢生向昭元監生李珩新
寧監生黃懋妻廖氏等紳民婦女數十人俱被難、三槐、添德、
並樊人傑、張漢潮、王光祖等狼奔豕突忽合數萬人襲殺堵
監守備樊模聚、於開縣臨江市故巨鎮也、列肆數千家夙饒
裕、時值歲除、賊日夜宴犒、歌舞、人民之流離、慘殺殆不忍言、
川北又倏有楚賊姚之富、齊國謨等萬餘人從陝西越雲棧
入廣元外委王奇英軍功何貴、在籍州同楊繼曉、貢生楊畢
等率鄉勇三四百人禦於廣元之九曲坡、戰歿之、富等遂合

阮正灘、黨擾昭化、蒼溪、一路、武生賓守禮、庠生羅玉書等數
十人被難、時川東北皆賊境、武弁守備忠達、太千總張時華、
陳椿後余海、把總謝[illegible]忍濟、馬定元、駱維文、外委王傚、
萬縣貢生王繼綸並妻女等又數十人俱罹賊鋒、向青惠齡
領官兵由太平如川、次達州、雲貴總督威勤侯勒保、調湖廣
總督代宜綿為四川總統、自黔由敘永入川、

戡靖教匪述編卷三蜀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三年正月、總統勒次梁山縣、時達州青號賊徐添德東鄉白號
王三槐、雲陽月藍號林亮功、奉節線號龔文玉、太平黃號龍
紹周名率其黨與襄陽黃號王光祖、樊人傑俱聚於開縣之
臨江市、添德遣新寧人曾椰往梁山萬縣結石壩山同教賊
郭長俊、伍一凱起事以牽我師、總統議先勦新起賊、十一日
師次石壩山、攻克賊寨、誅長俊、一凱、賊先遣曾椰馳報添德
來援、追及於彈子埧、斬椰、即勦滅餘匪幾千餘人、擒千餘人

都司劉忠魁、虎正林與大寧賊陳崇德戰於老木園敗績、外
委王正林死之、開縣在籍縣丞桂紳軍功龔正海、廩生羅于
蠻等紳民婦女三百餘人遇害、領侍衛內大臣侯額勒登保
署四川總督、兩江總督福寧署廣州將軍、伯明亮署領侍衛內
大臣子爵德楞泰等勦辦遲延先後降革、仍各帶副都統銜、
使奮力立功、四川提督穆克登阿護軍統領舒亮亦以遲延
被逮、成都副都統七十五為四川提督○二月陝西河州鎮
總兵保興戰歿達州、藍翎千總李自秀、泰寧把總王正剛、永
寧外委李進俱陣亡、再戰於渠縣大青山、官兵幾不敵、會火

藥陘蘇賊逐、擊潰巴州白號羅其清通江藍號冉文儔、徙據儀隴縣之孫家梁、尚書惠齡西安將軍宗室恒瑞直隸提督慶成勦之、總統勒保調任四川總督、署陝甘總督英善以刑部侍郎來川、與副都統衛福寧駐達州、籌辦後路糧餉、時各匪往來川東北、居民散處、裹脅甚衆、因採堅壁清野之議、通行各屬、令百姓築寨屯糧、團練鄉勇、以期自衛、並設法招撫賊中裹脅之人○三月巴州賊羅其清等、既竄儀隴、餘黨散擾巴州、千總桂涵擊之、獲賊百餘、殺賊五十名、而王三槐冷添祿等屯開縣、遣其黨欲攻新寧城、總兵朱射斗挑賊觀音

山、以防賊突開縣城、諜知、疾伏兵於新寧城外五里之普安場、賊過半、邀之、大捷、新寧城得無恙、敗賊走太平、射斗追至又敗之○四月總統勒兵至開縣、遣將佐連日與王三槐等戰梓橦廟、九龍山、又戰鐵索橋、鐵索橋之戰、官兵擊其右鄉勇擊其左、盡一晝夜、朱射斗追賊由太平過臨水、戰於金盆池、失利、棄大礮甚多、賊得之、皆棄於金盆池、池深無底、冉文儔羅其清分擾渠縣、焚掠硐寨、千總桂涵由巴州轉戰而前、頗有殺獲、軍功孫人雄戰亡、永北叅將衛攀舉戰千佛岩死之、攀舉廣元人、由武科進士選侍衛、揀雲南都司、嘗與副

都統西津泰敗竄伺達州之賊、又戰西山坪、擊賊東鄉清溪場、馮雲美及餘黨百二十八人、攻千佛岩賊巢、鼓勇先登、手刃數十人、歿於陣○五月賊羅其清冉文儔掠儀隴縣、禮台典史楊堂把總劉忠孝、隨大兵奮力截殺、歿於陣、把總任殿榮率兵攻賊營、不勝、死之、領義勇被害者、文生杜如崗等、及蓬州貢生劉瑞鶴等男婦四百餘人、時姚之富餘黨已折入陝、羅冉等賊在川北者、尚書惠齡勦辦、王徐等賊在川東者、總統勒勦辦、雲奉之賊、則提督七勦辦、而將軍觀湖廣提督劉君輔守挑川楚之交、兼辦大寧老木園賊、陳崇德老木園賊負

嵎日久、前月廿旬、官兵由三道埡進攻、焚其外圍、兵勇執擋牌先登、躍入砍斃數賊、衆乘之、殺數百人、賊首陳崇德知勢不支、率衆從西北滾岩跳澗、連夜奔逸、我兵截於琉璃溪口、賊由冉家壩越山而逃、追及木桃坪、大黃連埡、闌入太平縣、又折回水壩子、官兵復敗之、崇德自刎、先是四川將軍觀湖廣提督劉因勦賊遲延革職、至是降頭等侍衛、而賊卜三聘、張漢潮等復出沒無常、守備趙成龍、把總邢光周、並城口民婦共數十人俱被戕、漢潮竄入陝○六月巴州白號羅其清通江藍號冉文儔竄擾營山縣之箕山襄陽黃號王廷詔

白號高均德張添倫等亦至川境沿路焚刼與其清會集貫山副都統額副都統德僞兵回川協同尚書惠勤之其滿黨旋犯南江武舉王璵庠生唐夢才張鵬漢等率鄉勇並妻子婦女數十人死難東鄉白號王三槐冷添祿自開縣與徐添德王光祖林亮功等分路竄擾雲陽縣安樂坪總統勒引兵圍之成都外委周仁余朝龍戰歿○七月甘肅提督達蓓泰陣亡賊黨有屯開縣溫塘井貓兒寨者千總桂涵率義勇偕官兵圍之月餘賊由寨後垂下急擊之全數擒斬○八月思南游擊王宗佑戰死安樂坪總統勒遣都司馬龍與渠縣

貢生劉星渠入安樂坪賊壘勸之降於是二人留賊中而說王三槐入大營見總統已縱之去復命小軍二人往質給三槐來再議至則擒之二小軍死於賊而冷添祿遂代領三槐之衆仍據安樂坪三槐解京正法徐添德林亮功王光祖等自開縣走新寧燬蓋窩典史王之紳率鄉勇拒之不勝先是新寧武舉張承紀貢生張鍚鍔共輯團衆從官兵戰玉皇觀淨土菴任市舖復從知縣趙華典史于在禦賊白岩山紅岩子至是之紳率衆往禦殺三四百人遇伏發敗績總統勒遣兵追及梁山之荊竹園斬頭目林定相擒賊帥洪道人定相

雲陽月藍號僞元帥也○九月賊林亮功王光祖徐添德等犯忠州權州事王重華舉人椰敬承及生監范元祥等百餘人不屈死之凱都團首閻正川等數十人禦於熷壩子武生胡星奎率義民等戰於灘山壩俱敗死婦女張文妻杜氏等不屈死者又數十人賊旁掠長壽遂至江北廳之悅來場有小頭目稱添烜擾至沱鴛鴦橋大肆焚掠外委田應龍虎昇龍保廷楨並團勇武生戴高李萬青俱戰歿恩貢生江作冊年八十一歲賊至正襟危坐於堂朗誦不輟賊殺之婦女楊謝氏等五十八人殉難一少婦遇賊縛馬上夜釋而追之婦曰

我良家女必欲見辱則請別居靜室梳粧成禮乃永偕伉儷賊喜從之婦從容粧畢喚賊就視身甫近婦遽以梳扼其喉立斃乃互易其服飾剪髮貼賊首臥之榻上自效男子冠履而出明晨夥賊入覘以爲婦已死於榻也璧山縣舉人劉國輔集團勇防禦江北賊不敢過江亮功等旋竄至合州之大溪口武生王大造領鄉勇二百人隨恭將姜敏功拒戰於楊家崖我軍潰大造謂敏功曰公不可辱於賊吾亦捨死相從被圍數重力鬥受重傷俱歿於陣團首陳彥韜歐陽鵬劉鍾煌亦戰死初去年十二月突有賊黨窺何合州城庠生劉鍾

煌督義勇赴三層岩截之賊遁知府嚴士鋐參將徐南鵬州
牧龔際美吏目萬鍾濟知縣胡壽芝田文照州同符元與等
掩殺盡之至是賊林亮功王光祖等由賈脊山趨康家坪徐
添德由五里坡掠渭子溪鍾煌腹背受敵退至長坡箭門
手殺敵賊其義勇百人力戰陣亡合州在勝國時白蓮賊蔡
伯貫作亂曾攻破其城至是州人有憂伯貫入境者心異之
晨起見其妻女皆無頭愈大驚亟欲竄匿而賊已至其妻子
併他婦女數十人俱死○十月賊徐添德王光祖等合擾定
遠縣界武生李繼昌邱棠吏員文顯揚率義勇禦之戰死外

委張占魁把總陳泰俱歿○十一月川北賊渠羅其清屯踞
營山縣之箕山排柵三層山後寨卡林立曉夜鼓角與大營
相聞高均德冉正潍唐大信王廷詔李全左右立寨依之副
都統德領兵先破旁寨登箕山焚賊柵遂潰攻後寨亦潰時
副都統額自蒼溪至灌子場聞張公橋有賊迎擊之大捷擒
張正潍張漢潮子也於嘉慶二年與其父分兵走箕山援其
清至是被擒其清既屢敗又失援乃棄箕山先營大鵬山為
三窟走就之是役也斬賊二千餘人擒賊目劉士序等二百
餘人我兵游擊靳文銓戰死○十二月飭部楊遇春時為副

將偕副都統額從張公橋既擒張正潍斬賊五六百人乃合
攻大鵬山之觀音坪兩晝夜殺三百餘人進據馬山溪而大
鵬山週百里形勢絕險西北有觀紫山龍台山馬山溪東南
則鄭家山透迤綿亘中隔一峽為寶珠寺其東北雙山子極
高峻居民舊寨其上木柵石墻均極堅固因逼近箕山避去
官兵破箕山後其清竄踞分立卡隘官兵從旁抄之頗有斬
獲賊據寶珠寺糧食甚飽無如之何先是其清遣弟其書其
秀及賊目蘇庶從常在營山儀隴巴州抄截官糧副將楊遇
春復馳追敗散餉道以通因築長圍以困大鵬至是諸帥破

其南門遇春破其西門殺賊五千餘人生擒如之其清父子
兄弟且戰且走由官山擾巴河浮水土南北山梁復據虛空
寨官兵擊之至白埡子賊入蔡家溝為官軍所邀正酣戰副
將德寧游擊喜明馳赴之賊大潰其清父定國及弟其書其
秀子永福俱被擒是役也遇春功居多千總桂涵與賊戰老
鸛嘴大捷擢越嶲守備綏靖把總何聯陞戰死是年山西殺
虎協都司郭明宗川北千總郭德元成都外委黃玉祥把總
羅廷桂千總陳周恩原任湖北襄陽守備楊金藍翎把總仁
壽武舉江悅柏千總宋國富謝兆熊外委楊盛典俱戰歿時

賊全無紀律糧餉饑則寇掠飽則棄餘故轉徙無常而黨羽散布川東北州縣在處皆是官兵大隊所至猶稍有忌憚及往來堵禦單卒突遇醜類多被戕不能悉記

戡靖教匪述編卷四蜀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四年正月尚書惠副都統德副都統額擒賊首冉文儔通江藍號賊首冉文儔與羅其清同起事其清敗文儔亦踞通江脂蘇壩地勢險峻分築寨門外設木城三尚書惠等於上年除夕逼寨下營斷其樵汲路是夕丙夜賊分三路出官兵設伏擊退且日乘賊弛備副都統德副都統額攻其東尚書惠攻西門朱射斗阿穆勒塔入其南寨賊分拒甚力移時游擊段逢春何勝華外委蔣芳董榮李大盈等戰死官兵將不支而賊帥冉文儔執旗督出吉林甲兵德楞額川北鎮兵陳在朝李正瓏鄉勇周應瓏躍入賊陣擒之而出賊遂大潰斬冉大元及賊目苟子雨等　奏至

上諭惠齡等前次拏獲羅其清曾將出力員弁開單具奏因何珅諸事專擅賞格不行著惠齡等將前次原奏出力人員名單遇報再行進呈又近來各路領兵大員皆以專擒首逆為事竟置餘匪於不問是以王三槐羅其清拏獲後餘黨仍四出焚掠未見廓清又聞各路勦賊名為繞截其實畏賊遠避民間有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之語又聞有賊

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纔出現一語又
御製詩注比年以來齊王氏王三槐等雖先後殲擒而各路賊匪
倘衆延喘稽誅巳及三載固由領兵諸將弱懦無能亦由將權
不一互相推諉迄無成功今特命勒保為五省經畧額勒登保
明亮為參贊赦其從前稽緩之罪以責後效
上以勒保為經畧大臣節制川陜甘楚豫五省軍務藍翎侍衛永
保齎經畧印馳驛來川即在領隊侍衛上行走副都統銜明
亮額勒登保均授副都統為參贊大臣分路帶兵尚書惠齡
丁憂回京守制陜甘總督宜綿　召還侍郎英善　賜

四品頂戴駐藏辦事川省糧餉專交副都統銜福寧管理時
川省紮寨團練鄉民各能自衛通飭直省倣照辦理餘賊屯
忠州者官兵與戰於花橋失利成都守備王大勇松潘外
委張秀義邊把總陳紹先死之賊竄州掠縣竄至涪州往年
徐添德等擾梁山墊江遂至長壽涪州因團練之說起鄉民
各聚其鄉多或千人少亦數百不等推衿耆有才識者為首
警則鳴鉦相聚分派守隘大衆萃於一山壘土石為垣老弱
處其中强壯扼於門執槁杆鋤鎛為衛鋒器賊一大呼靡不
聚而殄旃涪州民譚景東等初集千餘人保鶴游坪賊至禦

却之至是坪破景東受七十傷而死生監義民共六七百人
俱死婦女倉皇陟險竄幽進寸退尺賊視其老少而殺擄焉
或偪之江千擲洪濤巨浪中飄忽而去無算也賊犯江北廳
至靜觀場有鄭錦堂者以硃塗兩手謂其子曰吾往說賊萬
一或聽如殺我當驗吾手以認屍賊殺之壁山舉人劉國輔
等督鄉勇禦之遂去其時賊分布州縣包正洪黨萃醜類突
至廣安州而冷天祿王光祖亦流轉而至欲合竄渡渠河西
安總兵楊遇春追及揮衆而前殺千五百人擒賊目嚴大林
等七十人賊走捲硐橋仁市鋪勢復張遇春繞出其前又大

敗之擒斬無算賊遁渠縣黃土坎計窮無所復之羣相恐以
楊鬍子再至則惟有死而已即楊遇春也遇春年四十而美
鬚髯胸故賊以鬍子呼之適總兵朱射斗移稱賊首蕭古帽
張長庚自閬中趨營山甚急遇春遂由靜邊寺追擊去而屬
渠縣廪生廖元瀚等於林壩場西集鄉勇以防河晨忽大霧
舉目無覩惟聽江流黯淡如戈馬聲而添德光祖包正洪等
賊騎數萬巳偷渡渠河元瀚與同縣鄉勇二百餘人俱戰亡
渠縣婦女原任廣東高明令雷際泰妻劉氏聞賊至攜子婦
並二女避於林為賊蹤跡劉氏曰我老寡死子婦及女乞全

之婦與女亦請於賊、願死鋒下以代、毋賊先殺其母、婦女三人大聲號痛、且哭且罵賊、復殺一人以懾之、其二人罵益厲、求速死、並戕焉、包正洪旋掠蒼溪貢生韓宗愈並文武生監、及婦女死者又數十人〇二月、副都統德追賊徐添德等及長壽雲台舖、先一夜、賊攻官軍營不為動、明日整兵與戰、正酣、參贊額及賽沖阿率馬隊橫衝之、萬蹄騰躍、戰塵蔽天、賊大敗、屍橫遍野、再追及平井舖、商賈百餘家悉避匿、賊被追急、乃詭以賊婦偽據市肆、具酒烹茗以待官軍、前隊至、正飢渴、飲食之、伏賊起邀之、殺宰外委楊泰等、死焉、營內有賊首張永受、達州九經坪人也、率醜類欲回故里、省募副都統德追及、大敗之、永受走太平、時守備桂涵羅思舉於雲台舖雷音舖等戰、俱率鄉勇以從、至是追及鐵鑛坝、兵始交、鄉勇鼓譟而前、又敗之、逐遁由舊縣坝井溪坝、且追且戰、俘馘纍纍、一餘賊竄至開縣白橋、招集黨類、知追兵且至、伏馬隊於橋之左右、而整衆橋東以待、副都統德望之曰、此有伏也、合桂涵羅思舉抄其左、他將擊其右、自率中隊、三路齊發、賊大敗走、直追至雲陽江口、殘無遺類、而僞天祿王光祖等自渠縣入南充未至之先、南充民日夜相驚平犬無故自嗥、倏一騎瞥

過、首裹白帕、挾長鎗、如飛而去、食頃連過數騎、俄而添祿等大衆至、蓋賊之來、必先遣選騎為前導、賊中稱探馬、頭目也、凡探馬到、能射殺一騎、則他騎皆反走、以為不利、賊衆即從別道去、否則席捲蜂擁而來、其常態也、邑武生趙輝等率團勇數十人禦於溪頭壩、被執死之、賊轉掠儀隴、上年羅其清據巴州大鵬山、諸帥連營圍攻、其清遣羅三羅大蘇應從等夥賊竄儀隴、阻絕官軍餉道、總兵楊遇春敗散幾就撲滅、遇春調 同大營、賊無忌憚、轉肆焚掠、添祿等復與之合、愈熾、儀隴監生何愼修等百餘人禦賊死、而張漢潮黨忽犯夔州、都司劉忠魁、千總薛積香、馬應舉、外委曹昌新、向天祿、陣亡、奉節婦女李全香、妻田氏等五十餘人不屈死、賊走巫山、婦女王昌福妻蕭氏等殉節、時副都御史廣興如達州辦理軍餉、 欽加道銜、忠州牧劉清協辦、嗣因各路籌運及出入支銷、事務浩繁、於簡發府道中添派四員、明年副都統托津、復馳驛來川總理儲胥、是時各省軍務已糜七千餘萬有奇、民間津貼不與焉〇三月、參贊額斬賊首蕭占幗、張長庚、初包正洪寇渠縣、一帶楊遇春追敗之、占幗長庚由閬中襲營、兵後參贊將知、迎擊之、游吉亮等敗之於騎市橋、殺七百

餘人時叅贊額病初愈即追至石鼓山朱射斗由雞喉寨抄
出夾擊殺千餘人賊匪全隊奔上譚家山叅將總兵朱射
斗楊遇春叅將劉瑞游擊吉喜明防禦全保前鋒安楚拉藍翎
領催彥畢勒委官訥言登額侵拔泰等乘夜啣枚登山殺賊
六千餘人占幗長灰爲亂兵所殺墜岩死者二千餘擒賊目
王宗元等八百人餘匪走合冷添祿被脅赴營山縣投首者
甚衆釋給銀米遣籍安插林亮功已於二年八月銷髮一開
綁白岩山而我軍叅將孫大猷守備陳凡丁洪供師亡或曰
長庚後降於雲陽老死蕭張二賊之由閬中而出也朱射斗
合楊遇春擊之賊奮潰而兩鎮之兵諸大帥倘爲左右手每
急數百里外必調赴因未及殄滅被擷去於是而戰長壽戰
達州戰太平開縣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二賊復熾駱市橋未
戰之先閬中狠籍庠生馮朝佐等率鄉勇數十人戕殺叅贊
額既勦蕭張二逆添祿與賊目符曰明乘間竄掠岳池一帶
合僞元帥劉潮選領衆先行叅贊間道冒兩進追及悅來場
賊尚未覺潛派總兵楊遇春左右抄出而合湖廣提督劉據
人頭堰以待自統大隊中路擊之戰始合侍衛噶喇領馬隊
從旁趨出四面乘之添祿爲川省首事巨賊最悍勇曾與他

帥相持年餘而莫可如何知遇春至聚驍騎來決死遇春合
善射者大呼直前賊辟易添祿中箭死潮選曰明率潰卒狂
奔欲出大竹縣與包正洪合額叅贊即於十一日率楊遇春
等邀擊於石筍河賊正喚渡官兵三面而來擒斬千餘淹死
無算斬符曰明惟潮選以去而副都統德追賊至江口賊走
香坪桂瑚官兵追至泰[illegible]縣之七星橋時著號賊首張漢潮
由湖北至夜攻官軍營[illegible]破而大麗副都統巖隊而出賊駭
退遂之至大寧毋猪漢潮回戰大敗守備桂涵羅思舉等
各擒斬賊百餘名徐添德張永壽乘官軍追漢潮因違颺○
四月叅贊額急追賊走太平縣仙女池新開場地多老林深
峰深峻飛輓過艱軍士頗有餓斃及自縊者而賊深入老林
無從覓食餓死尤衆時久雨泥濘老林冬雪未化賊凍死者
與餓死等蒲州副將關聯陞游擊冶正恩把總曾守忠俱死
賊張子聰屯開縣冉家溝掠柏橋縣民楊世祿集鄉人禦之
夜不辨賊多寡潰匿於碉妻顏氏以祖母姚病不忍棄負避
園中賊殺姚氏顏罵曰死狗奴官兵且至死無日矣賊忿殺
四十餘刀而死○五月叅贊額追湖北賊首樊人傑至開縣
戰於四方山賊先伏林中官軍至伏起失利游擊譚公義守

備朱映堂死之總兵楊遇春分追張子聰戰大黃山再戰周家溝擒斬二百餘人賊遁楊家山與他匪合層層埋伏馬步相間我兵俟入重地四面皆賊軍士有懼色遇春揚盾疾呼躍馬先入酣戰三時斬賊千人擒偽元帥樊人傑龔建徐萬從由太平走溼塘井偽張子聰狼狽求救楊遇春山援之竟大敗而子聰糾合冉添元綽號掃地王於竹谿關勢復振遁春境追入陝千總虎正江戰歿〇六月賊黨多聚開縣一帶總兵朱射斗與賊首包正洪等屢戰九龍山等處賊復折向雞鳴寺雪霜山射斗迎擊於謝家坪十六日賊掠食厚葉溝

射斗疾邀之殺七十餘人擒莫以才等十三人安學藍翎外委楊林戰死三日追至小茅坪賊依山面陣射斗督桂涵羅思舉三面圍攻之追奔二十餘里及蘆花扁疾刺包正洪鎗中左乳死殪賊四百餘名投出男婦五六百人時難民見脅從罔治之賸黃散出三四千人有被脅之趙耀宗馬經述周昌倫殺賊目龔輞發李雲飛徐必勝投獻

上諭從前招撫脅從據勒保奏教匪探馬所到將賸黃告示揭去以致解散無多勒保於難民內擇其明白勇敢者齎帶告示分投傳播散出者已有四千餘人其殺死賊目投出之趙耀宗等獎給八品頂戴所辦甚是再據松筠奏藍號賊由寧羌竄入南江自巳與白號合前於白號竄入南江時即諭勒保於雲貴廣東新到兵內撥派截勦令該處何員帶兵查明具奏欽此賊徐添德下湖北數月忽自湖北回川竄竊夔府營於進花池提督七總兵朱射斗督兵勇往攻之賊大敗賊首王光祖走死羊耳山降出數千人獲偽元帥李某守備桂涵諭之降縱歸賊營令招其黨李去不得隙後至巴州為參贊額所困乃率數百人出給以軍裝列前矛於是降者日至賊勢遂衰李後為太平游擊添德仍走湖北時賊首包正洪之弟包三竄入

大寧之尖山坪〇七月副都統德總兵朱射斗擒綠號首逆龔文玉偽元帥龔其位提督七擒偽先鋒卜三聘文玉在夔州一路為傳教總師以弟其位為偽元帥三聘為先鋒糾衆萬人與龔建張添倫辛聰等屯聚大寧巫山之交入石坪副都統德與朱射斗期由大昌進自率兵由寶塔山進初八日抵大寧賊掠食鹽場副都統德追至石埡敗之會射斗抵大昌十三日午夜合進至川埡子山下督兵仰攻奪上黑虎廟山頂可俯視八石坪射斗與賽沖阿由三叉梁入攻賊寨破之殺八百餘人擒賊目徐正明等六百人偽先鋒姚先廷探

馬頭張宗泰棄械投順先廷發夔州安置宗泰請隨營自効
因告曰文玉收集餘衆欲赴湖北竹溪與徐添德合請亟追
之副都統德因令賽沖阿等由雙橋進發自由老木孔小道
疾趨湖北界截其去路賊方食而賽沖阿馬隊突掩之賊踉
蹌逅瓦房灣官兵夾擊擒文玉及探馬頭張仰幗先後斬獲
千四百餘名龔其位逅投山兵勇並文玉之妻子獲於香沖
嗣提督七獲卜三聘之長子正順於林及子女四名越二日
並獲三聘是役我兵蟲溪外委袁龍督標千總吳鴻泰曾盐
把總陳倫外委沈卓戰死〇八月提督七督桂涵羅思舉等
自楚蜀界追樊人傑及開萬之交戰徐家壩又戰貓兒寨共
斬五百餘獲阮惟明等二百餘人其戰開縣臨江市也官兵
乘勝夜入賊營守備桂涵千總楊富貴鄉勇桂逭諫於火光
中見衣紅氊鐙賊奔下山溝知係賊首馳縛之即龔建也涵
擢都司吏部尚書魁倫如蜀逮經略大臣勒保入都因徐添
德一股數千人不即勦除仍奔竄入楚也維州千總徐恩建
昌外委劉殿勳戰死隨朱射斗追高二馬五也
上以勒保經略半年弗藏厥功又有賊衆入楚之奏以副都統額
勒登保加都統銜爲經略大臣副都統德楞泰爲參贊大臣

尙書魁倫署四川總督內閣學士廣興副都統托津代副都
統銜福寧接辦糧餉成都將軍觀成亦緣事解任首禁古北
口提督世襲誠謀英勇公阿迪斯爲成都將軍〇九月總兵
朱射斗追冉添元至苑家山是匪自率勁旅追賊大隊將及
適賊發賁濛合守備張鳳翥殿後賊先伏數十人於林後隊
至抄之鳳翥陣亡射斗以偪賊大隊不能回救建武外委王
祥元亦戰歿賊將走東鄉太平朱射斗追至開縣柞井壩總
兵穆克登阿率兵由東鄉來合戰於涼風埡克之都司桂涵
奮追數十里至關口坪賊窮且見追兵少整隊迴鬥涵獨與
數騎左右衝賊圍數十重戰四五時官兵大至接戰又移時
賊乃潰入老林非涵素勇幾不免〇十月賊樊人傑屯開縣
楊柳池初徐家壩等戰人傑走免總兵穆克登阿率桂涵等
由臨江市乘勝直抵其營殺賊數百人先是降賊李姓者告
都司涵曰賊散據各縣者無不願降但懼死苟以一書曉之
可勝十萬師涵乃令義兵向仲青賫書往諭時沿路皆避兵
鄉民硐砦往來皆斷見仲青欲往賊營疑爲賊縛入硐將殺
之仲青語之故民曰吾輩屢被紿受禍酷矣汝事在疑信姑
不殺然斷不可往前路必以汝爲猾賊伎倆不汝活矣書訖

不得達、是月、把總廖榮、馬漢章、外委王增田、自貴戰死○十
一月、賊首王登廷、掠於通江東君壩、總兵穆克登阿、會同阿
哈保、督桂涵、羅思舉馳及、乘夜砍其營、時賊號松柏二字、官
兵以入和字爲號、戰賊營中、一夜賊號忽亂、自相蹂躪、死者
無數、獲賊帥王文奇、登廷負傷而逸、至南江縣、爲鄉勇詰獲、
登廷、達州石亭舖人、本未習教、因州役妄拏其叔學禮、衆憤、
遂反、至是戰敗、隻身藏岩間、冒作難民、云賣布姓張、遇圾賊、
受傷、出覓食、被執、冉添元自關口坪奔竄蒼溪八頭山、山顛
險、經畧額、率總兵楊遇春、阿哈保、三面圍之、添元從山壓下、
官軍不得地勢、東兵在前方閉多傷、雲南游擊張明死之、楊
遇春以數十騎與賊衝、先令於近山結營、成而日暮、諸帥違
却、遇春亦退、登山入營、乙夜賊四面來攻、爇草炬、擲山下、照
耀如晝、以勁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垂盡、而曉、賊遁、總兵
阿哈保、楊遇春、追及巴州天微雨、賊屯險背場、官兵分前後
進、賊盡殪、追至方山坪、又敗之、時朱射斗與他賊戰於大寧
之毛坪、失利○十二月、官兵與賊戰於貓兒埡、次日再戰青
字埡、敗績、叅游都司多死、臨沅鎮游擊盧陳謨、督標把總彭
國仕、千總胡起萬、袁啓貴、外委陳寬、武舉習千總馬定衡等

死者數十人
上諭、額勒登保此次盤獲王登廷、與所奏貓兒埡官兵挫衄之事、
相隔僅止數日、若從前統兵之人、必將官兵失利隱摑不奏、轉
將首逆作爲打仗擒獲掩敗爲功、其陣亡多員分作數次含混
入奏、以爲支飾之計、前此積習實堪痛恨、今額勒登保並不稍
存諱飾、而登廷就獲、亦復明白聲叙、係該州縣及鄉勇之力、並
不攘爲已功、似此方不愧經畧之任、軍營統兵大員、原在調度
合宜、用人得當、不拘何人能將首逆捕獲、卽屬主帥之功、豈必
親手擒拏、始足著績、且主帥於何人擒獲、卽指明入奏、不沒其
功、則將領必人人用命、倘將他人勞績、攘爲已有、又何以勵戎
行、而示獎勸耶、額勒登保不但於將士勞績、能秉公辦理、卽爲
伊繕叙奏摺之胡時顯、能體貼公忠之意、據事直陳、不染謊報
惡習、亦堪嘉許、又勝於從前捏寫假摺之章京百倍矣、朕中心
獎許、非漫言也、但摺內賊匪業已窮蹙一語、似尚非確、果賊情
窘迫、無衣無食、當此冬令沍寒、必至凍餒、就斃豈能用計繞至
山後、攻撲營盤哉、
上諭、地方義勇鄉民、隨同打仗、出力、上爲國家敵愾、下爲鄉里保
障、其中有不顧軀命、力犯先鋒、並身陷賊中、抗節不屈者、以小

民而能激發於義憤志切同仇深堪嘉憫若不據實上聞加之
獎賞則鄉勇等殺賊既不敘功徒死亦無䘏卹似此漫無勸激
伊等豈肯用命甚至被賊裹脅轉爲賊所用亦未可知前此松
筠奏請加恩實爲得當從來軍營中未有奏及者又
諭教匪初起未有若是之多緣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事端盖邪
教之罪與叛逆殊科乃因奉文拏緝公差四出暮夜提人以致
人心逼迫變生意外正犯賄囑滑逃將村庄富戶冒名其中妄
拏者掠藉此詐索輾轉牽連州縣及胥役視拏邪教爲利藪台
灣林爽文達州王三槐未必不由於此將來賊平之後如此等
邪教但當治以本律不可指爲川楚餘匪即現在從賊中逃出
者當遣還原籍或有以其曾經從賊挾嫌告訐州縣當秉公聽
斷亦不得以川楚餘黨妄行處治

六年正月經畧大臣額領兵赴[illegible]
於達州賊首藍號僞元帥冉添元白號僞元帥張子聰綫號
僞先鋒陳得俸黃號賊首徐萬富青號賊首趙麻花汪瀛等
五路之衆合數萬人流轉剽忽聚於合州轉掠定遠縣時正
月十五鄉民於嘉陵江干演春燈慶元夕防江鄉勇參家且
畢趨劇場賊八九人闖至適空船泊東岸賊轉柁過江見無
兵丁復渡數十人登岸大呼劇場奔潰大隊飛槳而過四出
挾掠火光二百里不絕裹脅至十餘萬人其方過河也擄人
不殺皆懾以爲兵至七間房地方民多逃復日以殺人放火
爲事定遠縣庠生夏傳惠者年六十父年八十餘俱被執令
棄父同行傳惠曰死耳父子遂同遇害鄉民楊秀彩負其八
十之母謝氏並携幼女出避遇賊女投水死秀彩與母俱被
殺申萬年七十六携家避賊擄其二女殺其一孫萬挺戈鬭
死稱長松父母俱老夫婦負以逃賊追至其父嘆曰我兩人
昏邁毋以累兒輩也投水死長松夫婦大慟與其子女一家
九人赴水死江西吉安人曾明秀賈於定遠每年八十公卧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痌乖危明秀守毋不去遇害縣婦女庠生鄧古魁妻李氏等
不辱死聾賊剽至西充縣庠生何荷文等五十餘人禦賊死
婦女謝思誤妻李氏等二十餘人不辱死有一婦賊至不及
避匿被獲艷其少艾欲辱之婦堅拒賊怒斷其首棄溝中賊
去頭忽自接婦得活但首微偏頸有赤痕一道後享遐齡人
多見之賊犯蓬溪貢生薛瑞生員衛岱雲等被害賊衆風馳
電疾突圍蓬溪縣城時總督魁屯獅象山檄總兵朱射斗速
援射斗領兵千餘馳千里兵寡行速人馬汗喘不得息且勢
孤無援至高院場值人賊營賊四集雲合圍數十里官兵力
鬭連發大礮賊伏地而進礮擊不中危甚旁有小寨尚未樹
栅射斗且鬭且上圍益厚知不濟力鬭殺數十人而死兵勇
殘盡脫者跳輿人叢馳百餘里始免蓋亦不一二焉時正月
十九日也射斗貴州貴陽人從征緬甸受傳忠勇公知撫下
素有恩惠邪匪之變戰績最着為賊所憚者額勒登保德楞
泰楊遇春及射斗數人而已射斗既死兵民無不喪氣守備
毋之鼒把總劉映魁外委曾玉桂俱死成都將軍公阿廸斯
四川提督七十五先後被劾參贊大臣德楞泰自陝入川勤
保釋罪以藍翎侍衛為領隊大臣馳驛赴川協勦旋署成都

將軍於是官兵俱過嘉陵江而東方無兵徐添德湯思蛟之黨
肆虐川東州縣焚掠民居壯者籍以為兵老弱殺之閒有家
人來贖則一人須馬數匹東鄉縣民桂思敬有父天柏被擄
思敬痛其父以馬二匹往贖賊喜釋其父留思敬於營飲之
酒適有所識婦人在擄中呼曰桂軍功救我逆黨聞其曾以
擊賊得功也以火匝圍徐爇而死賊之酷多類此○二月賊
渡嘉陵江後樊脅曰衆由劍州之元山場向彰明江油西竄
接應甘肅之賊參贊德由廣元疾馳出江油之重華堰箐林
口據龍安要路賊黨攻破烏龍寨游擊馬元德阜和把總陳
啟珠戰死民請救兵至敗之五路賊衆俱集白家埧屯連九
山參贊德令衆曰賊勢方盛不挫其鋒西川危矣期今日戰
毋退者斬吾亦不復反顧及戰賊張甚參贊曰不足破也擲
之官兵共奮有蟒袍草帽戴花翎賊首二分頭督戰官兵馬
隊擊其一縛之一中箭退復有花翎賊月中鎗落馬即曳去
乘勢轉戰至新店子賊伏起賽沖阿溫春等俱被圍參贊救
之圍解生擒者線號陳得俸觔傷者藍號冉添元中鎗者添
元之弟添恒號四元帥俱渡江五路著名首逆也賊敗去棄
大礮於新店子池中民趙廷文稟報撈獲西川之無恙賴有

此戰賊走彰明縣義民蔣瑞才等戰死婦女張朝陽妻李氏等殉節賊擁眾擾南部署令王贊武死之贊武貴州普安人以舉人投戎眉令有政聲復從征廓爾喀委權南部初賊犯蒼溪近南部界贊武親詣賊壘一國卒控馬一僮執南部縣官旗前導賊嚴陣以待贊武直入賊首包正洪曰青天何為至是率眾羅拜贊武諭之降不從合千人護擁出營賊即撤去是月賊及縣之花牌坊語鄉人曰為我告王青天不敢犯父母聯假道贊武曰賊敢以甘言餂我乎以城事屬同官自率鄉勇二千人往贊武奮前衝突戰竟日退休富村驛餓賊大至與邑舉人李紹先生監職員向遐齡等俱戰亡婦女殉節者亦數十人參贊大臣德由梓潼急趨洛陽橋山頂攻破關耳梁屯聚之賊復追敗於黃蓮埡擒探馬馮林遂分兵四路由得勝山各隘口進攻擒偽先鋒楊正明陳幗祥斬旗手陳會張元獲賊崔文林等百餘人聞賊大眾聚馬蹄岡綿亙數山遂遣兵伏山後仍四路分兵賽沖阿等攻包家溝哈保等攻火石埡溫春等攻龍子觀參贊督大隊直趨馬蹄岡賊冉添元等分兵八路迎拒襲馬步戰人執樹枝一束箭來則左右麾凡戰三晝夜鼓聲振地烟塵漲天賊兵多更番休

息我兵饑渴甚垂敗守備楊春和戰死參贊下馬示必死兵益奮復上馬單騎大呼馳沖賊陣中堅將士鼓譟從之山後伏兵隨起賊陣亂自相蹂躪殺聲大起冉添元馬跌下淵蘇爾森射而擒之賊大潰獲偽總兵鮮其順殺頭目唐士林探馬頭蘇如富劉文富等數百人初將戰冉添元謂其黨曰官兵在川者惟德某可畏且日戰退一步者斬我不擒德某必德擒我故賊眾皆致死無一敢退論者謂賊自起逆以來以此戰為最○三月賊自馬蹄岡敗後竄劍州李家坪土廟子楊家埡火燒寺參贊德乘勢直抵石門寨相度形勢密遣兵勇由溝石繞上縱入西角寨門砍開木柵殺賊千餘墜岩死者數百擒偽總兵李斌偽先鋒旗手探馬頭蕭廷華等十七名及活賊八百餘人馬騾器械無算初賊於李家坪等處誘官兵來追先設伏石門何斗衝截官兵自李家坪至關廟埡過賊數千不戰而走參贊笑曰此誘我也先擊其寨寨極險屯丹森格爾甲躍入手刃數人六十鼓勇斫開木柵銃礮齊舉都司羅思舉手擒賊七十餘人賊陳得倖妻郭氏着白衣旗上大書替夫報仇並正法被擒及逃出難民極多不能悉給路票惟以一旂相率遣歸蓋自冉添元被擒賊懲前敗無

闕志也餘賊四竄梓橦彰明諸境而張子聰汪瀛等聚敗衆晝夜狂奔轉剽遂寧等縣竄至安岳民男婦多死捐職布經歷蔡齊魏奮袂而起率庄農五十人持械出城慷慨赴敵手刃數人賊四圍攢刺之遇害初邑令楊道南遍諭縣屬立寨自固二十一日賊由遂寧至焚道賢場夕抵姚市鎮距城五十里道南屬邑紳汪鳴韶王應鵾率民兵登陴守禦次日賊至流淜場又明日至魚棧灘團勇紀羅漢殺一人舉人吳子超之父朝貴及鄒開岳等皆遇害安岳道林寺鉅剎也避賊寺中者五百人僧慈鑑年七十有膽識胥令匿寺後賊至慈

鑑往說賊喜去且遺之牛數頭銀若干鑑訪牛主歸之以其銀雇人掩沿路兵死髑髏焉賊擾樂至縣歲貢生唐世勳等死難賊張子聰等鶩渡潼河先是嘉陵江口之定遠縣潼河之射洪縣俱有兵勇防守主帥爭撤以自衛及賊至潼河渡口太和鎮又不預檢船艘故賊所至如無人之境至此去成都不三日省城始戒嚴參贊德旣屢敗賊追至鹽亭縣冀前有潼河爲阻不料兵去船留二十三夜二鼓後賊數騎乘夜昏稽渡見無一卒只殘弱鄉勇數十遂大叫殺人鄉勇驚潰時江水未漲羣賊牽挽聯絡亂流而渡殺聲震地火光四起

太和鎮民商萬家不知所向惟坐以待斃焚掠慘矣千總冉斌率鄉勇千餘往禦離鎮二十里於千子墳賊重重圍之斌及衆無一脫者射洪縣令張明緊閉賊逼懼而自縊縣庠生張千鈴等戰死及鹽亭縣增生黃文朗等並妻子俱死難賊自渡潼河後大熾參贊德由太和鎮星夜追躡知賊屯新店子分攻成谷大和仁和仁義諸民寨參贊以爲先破賊巢則寨圍自解分兵三路直搗其巢大破之奔打銅埡復擊敗之乃紛紛向天星橋而循是役殄首逆雷世旺及孫老六乃襄陽掌教賊皆聽其號令統計殺賊千餘人擒亦如之四寨之

民數萬賴以免賊至中江縣民婦被難者百人旋走金堂縣簡州牧毛大瀛恐竄入州境率洗弁馬應魁督同士民團勇二百餘人晦日至金堂界土橋溝猝遇賊大瀛應魁力戰歿從死者從九品鍾兆坤監生張士修武生何占魁等七十餘人勅保以四品頂戴授四川總督兼辦糧餉參贊大臣德楞泰授四川將軍總督魁倫遠問副都統托津通政司副使廣興先後回京

上諭額勒登保赴甘肅以四川軍務交魁倫倫於達州逗遛八日以兵製衣履爲詞復饒道稽延賊遂渡嘉陵江總兵朱射斗失

利隨亡奏入予賜偷薄罰諭以防守潼河乃伊生死關頭今其固守以報效魁偷素疏懦復撤沿河黔兵賊遂過潼河擾川西故稽察賜自盡失律之臣不誅奮不顧身者何勸豈有數萬子兵與膏原野暴骨拋零爲君父者漠不關心必欲尚法保全一僨事庸臣之理宜示中外知之〇四月賊渡河後分兩路藍號冉添元外餘賊竄射洪西充鹽亭閬中一路總督勒追之白號張子聰等竄安岳中江樂至綿州參贊德追之與賊轉戰至黃鹿鎮賊逶迤集山上參贊分左右翼挺槊大呼登山數戰皆捷降者五百人擒斬過倍躡至綿州豐谷井河邊賊前

隊已渡尚餘三千人旋逼之殄殲殆盡餘悉淹斃救出難民八百餘人概給鹽米路票釋回綿州婦女庠生安啟基妻李氏等殉節賊犯三台三等達阿哈番世職廣西義寧協副將羅定国前天津縣典史譚正龍茂州外委廣福荣生員李廷泰張啟元張啟廉等死之廷泰以父病不敢逃父子遇害有黃通鑑者與賊格鬬刃刺其喉尸立三日不仆楊龍壽者據小橋與賊鬬竟日賊不能過從他道躡其後乃死白號賊屢敗後折竄潼河之東欲與藍號賊合總督勒敗之黃蓮埡參贊德敗之於觀音寺又敗之於隣家渡龔家灣初八日

賊合於江口柳樹灘正渡嘉陵江參贊兵乘其半渡擊以大礮船皆碎在岸者又蹴殺淹斃數千人陸續投出被脅者尤多獲騾馬器械無算夾岸兜擒賊目柳凱等八百餘人潼河東西一律肅清川西無恙德參贊之力也時襄陽白號高均德餘黨賊首高二馬五出龍安一路總督勒遣總兵薛大烈與戰於鐵籠堡敗之擒賊將董大榜張子拔等三十八人斬三百人賊遂竄於番地而川北昭化川東酆都俱有賊〇閏月賊由番地老林內出總督勒遣薛大烈及總兵施縉都司保德等率兵禦之大烈分兵由北抄其後未及縉驟前與戰

兵少不敵與保德力戰陣亡軍士多死大烈疾馳安縣賊走甘肅之交大烈偕阿哈保追之日馳百餘里不見賊至喬庄賊屯山下于是大烈營山右阿哈保營山左都司桂涵率鄉勇百人馳之賊震退官兵不繼賊反攻兩山軍潰入林會天晚微雨賊撤兵還潰卒從林中稍稍聚集突出截之賊疑中計亦大潰總督勒乃令提督七十五易德參贊旗幟復進有楊土司者預飭土兵伐老林巨木數百株交橫於路以扼賊退提督率桂涵等擊賊於黒河賊見馬蹄岡旗幟驚走官兵追擊前路已塞擒斬過半餘賊向甘肅文縣而逸外委謝王

貴平武縣生員王鼎並婦女百餘人被戕、賊高二馬五等犯松潘突三合堡、紅岩關、新正堡、武生徐尚書等被脅不從死、賊首汪瀛正法、徐添德起達州時、汪瀛由探馬頭爲北路總兵、後與王登廷合、登廷被擒、青號匪衆推瀛爲元帥、借藍白黃線號等賊竄渡嘉陵江、節經官軍勦殺于瀛河口、棄馬隻身逸脫、是月瀛闖大營招運糧夫欲探同類、更名汪升、入營投充、達州人蕭文魁指目檻送成都、設被害文武官神牌、凌遲剖心致祭○五月、叅贊德擒僞軍師何上達磔之、上達達州人、習六壬遁甲、爲賊軍師、擄人歸其總管、壯者充戰手、餘殺之、今年三月上達等擾大竹、綏遠城下邑令張位中憮然曰、春耕不得坐視民死乎、督把總王耀龍及團勇出戰俱遇害、從死者百餘人、城內民縋而下、奪尸還、上達等遂分竄江岸、窺伺大江涪州酆都長壽江北廳、皆告警、賊知官兵將至、向西北折竄、叅贊自隣水縣冒雨迎擊於秦家埧、七孔溪、星拱橋、賊屢敗、並擒上達、問炎爲殺官云占得好課、戕官乃利、叅贊令繕位中袖牌、委員寸磔以祭位中、江蘇上海進士也、藍號諸賊、剽通江入南江、屯長池埧、圍知縣裘良駿於李艮寨、分攻羅台元山等寨、叅贊移師往勦、時久雨、料賊師必不

親攻、渠碉直搗長池巢穴、賊不及防、大潰、圍寨賊奔回、徐分兵禦之、賊反走、追及吳家埡、獲藍號僞元帥鮮中青、徐冉添元、義兒樊人傑封爲元帥、與冉添泗、張金蓮、賴掌櫃、蒲幗讀、同事、賴掌櫃亦於是役爲鄉勇蘇元林所獲、張金蓮於上年十一月已授首、叅贊德在通江木空河所殲也、總督勒議捐廉助餉、自軍興以來、所用餉需皆由部庫內庫發給、及各省藩庫關稅鹽課春秋二撥、源源接濟、是月總督勒保 奏酌議川省歷任總督司道分捐養廉、

皇上不準所請、降旨訓飭、以軍需所用不下十千萬、各官所得養廉不過十四萬、以錙銖投滄海、何濟於事、而徒令養贍無資、辦公無費、紛紛完納、尤於政體不協、且此等捐項、豈皆盡出已貲、大吏取之州縣、州縣取之小民、而不肖之員吏、藉以染指、層層剝削、波及小民、官員博助餉之虛名、百姓受捐餉之實害、甚至謂出上意、朕不肯爲、時聞閭閻頗有津貼幫費○六月、賊首樊人傑、龐向瑤、劉潮選、湯思蛟等、前分竄陝楚、並蜀省各州縣、是月忽聚太平、新寧間、總督勒令提督七由營渠而進、叅贊德由巴州江口取道營渠、總兵李紹祖及提督七等、具有斬獲、小頭目賊龐貢、張廷鳳出降、有都司馬艮柱者、遇賊單騎奔

走頂帽巳失團首廖明達疑以為賊殺之事破明達擬徒流
艮桂子孫永不許仕提督七兵至新寧探知馬驛溝有賊即
於三更發兵見賊前隊俱係婦女伏林中俟其過突出大敗
之時高馬餘賊在畨地者復出二道橋武弁增順以兵少引
退而川東羣賊大熾有分股賊至開縣江里萬家寨鄉勇闘
敗義勇向有桂被擒賊縛而盛諸囊潑以沸湯而死名曰滾
獅子王銅匠者亦被擒以熾薪刺喉死名曰吞炭
上諭勒保稱賊勢散漫奔竄無常此賊未除他賊又熾調兵未到
原兵巳疲數語於近年情事實巳包括無遺○七月總督勒令
提督七及總兵李紹祖等過川東至寶山關與賊遇敗走之
提督兵折回隣水遇賊衆正移營遣游擊桂涵伏數里外林
莽中賊過半擊之擒斬甚夥獲樊人傑之弟人聰偽先鋒陳
得俸叅贊德追賊合州岳池戰於蕭家場大勝擒數千人總
督勒為後勁以降賊二三千人付訖丙夜與外賊通謀於營
叅贊分兵救之賊又敗叅贊德總督勒殄巴州白號解大川
大川初隨羅其清起事後與苟文明合經官兵於岳池定遠
廣安等地連日追勦大川竄至儀隴蒿枝硐典史倪霄督同
寨首陳朝會集團勇突出截之擒偽副元帥吳效古樊偽總

兵蘇映昌先鋒劉映利明日大川復來攻寨以銀五百求贖
效古朝會不許且鎗傷其左臂大川逃巴州欲向韓家硐硐
首伊諸父解文芳也先遣旗手解文屏楊仕山赴硐密商文
芳曰大川賊也吾以為諸子乎二人能擒以來者吾請賞汝
功不然吾殺汝二人惶恐受命約為內應二十一日夜二更
解文芳率解文欽解文明韓毓運等百餘人直抵大川營呼
官兵來大川驚起解文屏楊仕山斬之並縶鐵楊昌仕以獻
提督七追白號賊至大竹縣姚家岩官兵北去賊忽南來藍
翎軍功汪瀛先進死之大兵馳及戰移時兵勇奮前賊敗數
十里時稻田正茂賊擁田中為稻莖所藉獲幾盡叅贊德總
督勒合勦樊張解苟匪衆于小米溪白沙河賊奔小米溪白
沙河叅贊由望水埡龍市鎮躡追總督由草街子元口鎮抄
出兩軍夾擊斬偽總兵吳國燦解大川之叔偽先鋒解文炳
擒大頭目苟文禮大掌櫃劉崇照旗手張文元苟文經王綬
旦及羅士虎等殺三千餘人投出難民三千五百餘人總督
偵後路飛龍場有賊急飭薛大烈勦之斬賊首趙文舉獲旗
手郭萬福○八月叅贊大臣兵抵太平賊匪廣向瑤劉潮選
趙麻花等經總督勒擊敗後奔走長垻渡河叅贊與總督合

軍分佈將領迎日追勦提督七於豐城寨及大岡包等處殺賊五百餘名總兵薛大烈于茅坪殺賊三百餘擒百三十名參贊遣總兵溫春賽沖阿等與總督前隊薛大烈合擊於倒流水殺賊七百名擒賊目男婦四百六十名斬偽副先鋒湯思蛟之兄思舉及偽總兵王三魁太平團勇斬賊首唐大信初大信與張子聰合于千江河一帶游奕屢援付近居民硐寨有白水硐者團積兵糧賊時覬覦張首龐黯然恐為賊刼策先發於二十二日潛約各寨率丁壯團勇五百人乘夜起賊營正酣飲歌舞猝掩之殺賊百餘自相蹂躪迨夕翌日逃

出難民馮萬景告是夜唐大信中鎗昇至甘龍碾死餘衆擁李顯必為元帥屠牛祭旗期報復明日攻寨已有備復敗之向後炯山黃溪河遁既而參贊德總督勒分路追勦前後復殺偽總兵胡之魁擒湯思蛟之弟賊首湯思川探馬頭阮正剛偽先鋒陳元旗手黃之蘊等共擒斬八百餘名餘走東鄉縣千總朱廷桂王廷燿外委湯占龍死之○九月參贊德總督勒駐軍紫水埧賊趙麻花從大寧老林由香坪桂埧一路勾合青號賊匪折回太平官兵冒雨自江口渡河迎之偷賊由寒池埧向大水田竄至參贊迎于溝內總督兵由右山歷

下賊覺奔馬鞍山倚險為陣官兵乘未成列突上山頂賊潰入箐林是夜將士露宿林外黎明入林搜捕趙麻花衣紅額倫袋率殘匪東逸四川步兵何有富追斬之並獲其妻張氏麻花名昌應徐添德之徒於汪瀛死後始稱元帥來大水田迎其師云並擒頭目李思印林仕純偽總兵何崇信麻花死後王棚向雲陽高陽開縣奔竄官兵追至大芬坳賊正造飯亟擊之敗於磨子岩訊俘賊鍾應鼎知王棚於濫泥溝帶箭不能行被殺餘衆竄入入廟橋為新寧縣保全寨團勇截殺至觀音嘈擒旗手傅有萬及王棚之師李思槐衆稱四老師

傳者此路首夥肅清時忽有賊首朱九齡由陝陽至東鄉之平溪埧知縣徐廷鈺督團勇軍功郭倖等殺數人亦有落溪死者而張添倫之餘黨竄入金溪河者團勇亦截殺百餘人擒首逆魏蕋巴州元山寨團勇亦敗賊伍家河蕋硐寨固銳賊愈耗矣黃號徐萬富由巫山竄入湖北○十月楚省藍黃白線四號入大寧李炳即李彬陳湖觀並陝省張齊孝等賊由南江折入高家營顏陽二賊由西鄉入太平龍紹周等與唐冉徐逆由紫陽折回太平又有大隊賊由楚之房縣掠至巫山提督七率游擊羅思舉等敗於南埧場又追及三溪子復

敗之時薛大烈亦敗賊於逼江之貴門關及達州之喬莊河而東鄉白號偽元帥張子聰與其黨李德先不睦欲走合唐大信聞大信死又欲投湯思蛟思蛟亦被官兵擊敗子聰兵皆逃遂假為難民求乞潛竄至開縣在籍訓導陳希武及團勇彭朝祿詰獲獻於贊德磔之〇十一月於贊德殲楚匪白號賊首楊開第齊幗謨賊齊王氏于湖北敗死餘黨推其夫兄齊幗謨為帥楊開第兄開甲被戮亦自立為帥與李炳等合復屢擾川陝之交因棧道有兵防守川東北團寨謹嚴無可擄掠議渡嘉陵江於贊迎之巴州渠縣戰於安仁溪再戰騎

龍埡再戰巴州之兩台山再戰於官陞寨高山旺且戰且追晝掩旗鼓夜宿低坳以乘不意而經過之雷成寨插旗山九嶺寨各團勇俱下堡助戰殺數千人斬首逆齊幗謨于官陞寨斬楊開甲於柏林場擒偽總兵熊魁元先鋒苟文忠李炳于少元帥李潮坤偽總兵王得紅陳文楊開第之師金幗明副元帥馮中謨惟李炳王勝可魏棒棒遁投陳潮觀而賊首符大成紮開縣扇子山久不見官兵益無忌游擊桂涵率鄉勇乘不備亟掩之賊聞鼓譟聲登高望見桂涵旗幟即走擒斬甚眾涵乘勝追及梁山賊屯賽白渡桂涵間道疾至賊益

不防兵來之速也涵乃鳴鼓而進賊眾膽落全數殲焉獲符大臣時於贊德率馬步由棧追賊入陝〇十二月李炳等餘孽由閬中巴州奔竄於贊德總督勒提督七分三路截殺擒斬五百餘人賊辛聰由陝折入廣元李炳遂與之合而張士龍阮正潮陳潮觀等遁入太和開縣雲陽復有大賊外委楊占龍戰死巴州太平亦有零星賊名摸椿賊地方團勇捕殺三百人開縣周家禮有賊攻民寨甚急提督七馳及戰酣忽山後鼓聲大震紅旗捲出薛大烈兵至左右環攻賊大潰追百餘里擒斬幾盡是戰官軍不約而合竟成奇功李炳陳潮

觀張士龍辛聰顏勝可魏棒棒阮正瀧招邀糾集合擾川北而大寧金竹坪又有白號湯姓藍號岳姓之賊總兵薛大烈羅聲皐桂涵等追勦至徐家埧哭遇湖北賊至戰相當而總督以川北賊尤眾調大寧之兵回勦士龍竄入陝初川東北被賊府縣以戎馬倥傯士子歲科兩試暫行停止是時道路漸次肅清順慶保寧達州始請開考

石香村居士編輯

六年正月賊張士龍等被楊遇春格布舍在陝追亟將復入川提督七赴廣元禦之嘉陵江戒嚴賊分爲四一張士龍一辛聰一楊開甲餘黨僞元帥王某一魏棒棒李得陽等賊各萬人併力攻陝西卡隘楊遇春領兵勇敗之於陳家埡殲斃士龍僞總兵魏元伏辛聰遁燕子岩王某遁巫山埡魏棒棒遁岩方坪官兵逐之擒賊首李戩縫郎李得陽爲楊開甲辛聰裴入爲鍼工見其悍勢授僞先鋒遂推爲元帥屢拒大軍至

是伏誅陳潮觀辛聰等分道由通江竄西鄉張士龍等竄往通江初八日提督七自廣元移師次通江之後河嶺值賊起營一由左山一出福神溝提督與頭等侍衛武隆阿大敗之於錢家山賊忽併而爲一官兵復連擊於三台山鐵溪河椒園子冉家壩俱敗之斬士龍擒僞總兵李大維及二掌櫃趙建功擒殺千三百人襄陽貢號首賊樊人傑與太平黃號逆首徐萬富王㡌賢通江藍號冉添元之弟添泗及王士虎率其黨亦由陝之寧羌州入廣元縣至南部之新鄭壩復謀渡嘉陵江於望溪壩掠得煤船數十艘於是紅旗號衚欲過西岸十四日至河溪關參將王威寧知縣李天培禦之賊蜂湧直前戰甚危適總兵許文謨從下游至鐃鈸壩擊相持盡夜賊退紅山場走儀隴縣總督勒料賊爲東竄險必南渡飭將弁永寧等遏其來路而檄阿哈保薛大烈由紅山場進永寧十七日三更後抵新鄭壩列炬滿岸火光燭天賊窺江岸者大驚永寧鼓譟而出追殺二十餘里賊大隊屯南部碑灣寺薛大烈阿哈保十八日黎明抵其營賊出戰頗占地官兵退數十步忽紫倫兵發數矢兵勇齊奮遂北數十里游擊桂涵一人擒殺賊至一百二十名餘稱是永寧兵適至又追奔百

餘里徐萬富於木蘭寺中鎗落馬死亂鋒並斬僞總兵鮮奇林及樊人傑之妻三次殲賊千六百名擒先鋒陳上達探馬頭洪正青王大寅楊見冉祟中旗手王士傑馬倖林及男婦七百餘名賊王士虎樊人傑向土門鋪賽金場奔逸黃藍白三號賊屢敗後總兵阿哈保薛大烈恐其入陝帶兵繞截之知府劉青因賊近巴州率義勇直攻賊營賊疑爲官兵驚走提督七兵至連夜進發賊轉疑爲鄉勇侍衛武隆阿總管傳森額等率馬隊衝入賊首王士虎僞總兵周一洪中箭死擒斬賊首邱天富等千餘名諸逆至是敗殘已極川北漸次靖

諭總督勒、復令張志林許文謨分防嚴堵嘉陵江岸、自廣元
至南部、蓬州至合州、一帶地方賊匪劉潮選、湯思蛟辛聰崧
勝可魏椿棒陳潮觀李炳等尚蜂屯開縣雲陽境內、總督移
師川東、都司耿賓和把總康調元外委高欽選、童均戰歿○
二月、總兵薛大烈由東鄉麈坪壩追賊樊人傑、黨初五日抵
鄭壩、詗賊竄開縣桃子園、土龍壩兵及水田壩偵賊攻圍九
打杵、石準兩民寨、勢亮張大烈率桂涵羅思舉等奮擊兩寨
圍解、救出男婦千三百名、乘勝驅逐至廣福院、苑家山再戰、
斬藍號偽總兵苟忠恭、及餘賊二百、擒黃號偽總兵李尊賢
藍號偽總兵孟世臣、及王士虎之叔王大谷並蔡興洪何世
約、張洪修、張宗元等焚逆於苑家山、脫袍棄馬而逸、數日復
與冉添泗辛聰等合集敗衆、約萬人由開縣大寧轉掠雲陽
提督七由開縣進、總督亦由梁萬直趨雲陽、薛大烈由榨井
壩進、託雲泰由明通井遏其走老林之路、恭贊德勒龍紹周
等賊匪由大寧雞心嶺趨蘇橋道、親督將弁越嶺急追、賊既
萬餘、分三營屯老林、恭贊督兵奮擊、賊大潰、擒偽總兵趙志
成、先鋒包萬才戴世榮等、統計殺賊四五千人、釋放難民二
千餘人○三月、總督勒督總兵阿哈保薛大烈由通江至孫

家坪、遇張漢潮楊開甲餘黨、斬首四百級、擒如之有貴州官
兵遇賊於開縣百花壩與戰、逐之、賊敗奔野龍池、提督七之
前鋒侍衛武陞阿都司羅思舉西來偵知、即從六塘進兵戰
於七里坪左鹹水壩前後夾擊之、武陞阿羅思舉先登陷陣、
手刃數十級、賊大潰、獲首功千餘、逃出難民千一百人、擒偽
總兵一名、賊高二馬五由陝轉掠廣元、固原提督楊追擊之
把總李杰戰死、提督七追陳潮觀過陝、會固原提督合擊之
○四月、黃號賊擾梁山屬之金定寺一帶、總兵馬元戰敗之、
斬賊首李其及偽先鋒偽總兵並餘賊數十名、時有隨營夫
役假偽教匪往往搶掠殺人民、莫誰何、總督獲一人斬之始
息○五月奉
上諭、各股賊匪被裹良民實居大半、用繩擒縛割去髮辮、而剌蓮
花使不能出、又驅令前敵、何不乘間獻首受賞、伊等恐被軍營
冒功、不肯奔出、此更不應、現在帶兵大員屢經訓飭、一切據實
秉公、郎如陝省殄擒王廷詔高二高三馬五等、俱係徹未弁兵
及拏獲張子聰寨首一經奏明、均從優賞、必不沒其既往、將此
旨謄黃曉諭、各令知之欽此、界嶺石坪在大寧縣與湖北竹山
縣接界、賊偽元帥李顯碧本唐大信黨、後與唐明萬合於大

寧竹山及陝之平利跳蕩出入三省襟喉也爲總兵阿哈保等擊敗於柳林店二十一日總督勒由界嶺移兵令阿哈保桂涵等由石坪宵雨追至店子河其地東臨溪河連日大雨水漲賊入絶地死拒把總蕭文魁戰死官軍三面兜勦賊隊一騎草帽綴藍頂花翎怒馬指揮受傷墜而復躍竄於河湍流駛激倏忽漂沒僞元帥李顯碧也餘俱蹴撲淹斃無漏網者官兵屯大寧阿哈保戰勝回至譚家發大雨五晝夜溪水暴發不能渡糧草俱盡殺馬馬盡草根木實無餘餓死甚衆水消至大營疲極不堪外委李春和溺死〇六月由陝入川

之賊首藍號鮮俸先芶文通自馬渡關入東鄉之蝦蟆口青號何子魁自太平固軍壩與之合十四日難民避賊者名人和寨居之又攻永興寨提督七及總兵阿哈保薛大烈達斯呼爾岱搭什拉張績羅聲皐李錦麟鄔海慶傅廷標桂涵羅思舉等黃昏四面攻之賊遁走鏵尖壩臨河官兵急據淺灘廹賊從深溜泅水多溺死再蹙之衝天嶍前後殺千餘人斬俸先文通擒子魁及大旂手吳芳曉張宗仕戰手池仲榮等百餘人餘匪由東鄉踩巴州走通江沿路劫官糧掠民寨營通江之石嬰山薛大烈分兵迤逶伏龍鳳埡酒店埡土地壩以防奔軼親率桂涵等乘夜入其營賊驚潰所至伏起追兵緊躡擒徐添德之弟添壽王登廷之子僞元帥文科是夜官兵安營休息三鼓營東忽聞喊聲填索倫兵營鼓聲大震西南殺聲繼起索倫兵萬箭齊發時月微明望西南山上人影叢雜舉礮擊之賊退盖賊首芶文明不知何來務鄉民爲導知索倫系馬由東盜馬索倫巡邏者故事必手挾弓矢見賊影開弓射之合營俱起賊攻隨營商賈單士已預戒故敗去先之探候遇賊於三臣廟回營也數日賊攻乾龍硐刼軍糧甚急千總段松林隨阿哈保往援殺傷過當松林奮戰死

黃號賊龍紹周出老林叅將唐玉龍陣亡玉龍雅安縣人由行伍擢守備隨叅贊戰雒南兩河口戰香沖戰黃茅嶺新店子戰亭子鋪陸坎子戰乾溝及蔣家溝前後手擒賊目十餘人至是追龍紹周由和岡溪進賊伏老林中玉龍領步卒數百人屯溪口以遏賊賊分兵前後抄之其地兩山夾峙河水洶湧賊無去路力戰玉龍手及數十人圍益急力屈都司賈紹復外委鄭起高等俱死〇七月總兵薛大烈阿哈保追賊至廣元大毛坡賊令老弱先行伏勁兵於山中大烈等兵分爲三一由左山一由右而合桂涵羅思舉直出中路天大霧

涵等兵至山口霧散賊伏從上壓下鬪酣而左右兩路兵合抄其後賊不能進退死戰自辰至未官軍間有殺傷參將李芝榮戰死賊之勁卒亦盡於此矣有義兵苟仲貴性頗貪婪戳好奪物而勇力過人遇賊必致死是戰一賊死而手尚未倒仲貴失足墮岩而下爲監手刺心穿背死〇八月總督勒偵知賊首冉學勝等與高家營會合屯盧家灣即分派兵勇抵其營三鼓後官兵發而北賊亦四更起營而南未黎明相值黃連埡口俱未成陣片時許鬪過兩山賊退官兵乘之追奔數十里學勝棄馬投岩拔刀欲自刎小卒敖吉馳縛之並擒老掌櫃鄧金祥僞總兵岳興先鋒韓三思及探馬頭總旗手龔名冉學勝世居襄陽縣黃龍壋與張漢潮同反依劉起榮爲藍號戰手再入陝再入川累與官兵抗嘉慶四年藍號敗起榮之子允勝推爲元帥走甘肅回安康欲穿南山道商雒入豫扼於武關轉鎭安漢陰石泉今年三月掠於大壩由鳳縣過汧陽秦川敗於隴州草白峪謀往固原掠糧馬敗於張掖鋪涉渭及漢遁貫安壩流徙郎陽與支開敗於八河道遁擊數百人翻兩扇門葛條家壩及太平之高觀寺又從爛泥溝越巴山老林抵通江之空山壩是月一日合齊家營二日

合高家營議往南江廣元至是被擒學勝生而左眼眶無[illegible]呼爲青眼元帥軍中亦傳之〇九月總兵薛大烈阿哈保追賊墊江遇賊前鋒於登溪鋪索倫兵發一矢斃賊一賊懼僞降而乘夜走隣水大竹游擊桂涵獻策於大烈曰賊窘窮追必力鬪勝負未可知也度賊數日內必過達州彼有地曰鹿洞寺衛家溝我兵可伏此邀之大烈許焉衆哂不已謂涵爲懦既至令兵士飽食俟戰衆愈笑食已大隊賊至伏兵齊起聲如震雷賊駭不知所爲亞回望間官兵大衆鼓譟而出賊殄焉餘數十騎逃入林中經畧額勒辦陝賊高逆餘匪兩路逃我兵分追之二十七日固原提督楊抵南江縣河壩與西竄之賊遇訊俘知東賊辛斗爲首旋據格布舍報賊在小樹坪謀欲北遁郎間道邀之賊趨上山官兵棄馬徒步進擊賊蜂擁一騎奪路副將張琇箭中其背把總楊陞鄉勇張朝玉縛之辛斗也次日又擒僞先鋒蔡坤和僞總兵李貴蘇啟志並老掌櫃敖正道〇十月賊湯思蛟等走開縣總兵薛大烈追及長春壩與戰賊稍却官兵將安營賊伏於花盤寺不見官兵回跡之知官軍正安營衝入官兵樵汲者合救之營中甲鼓未餉疾起鬪賊退獲數十人於是連日逐追由東鄉樊

哈店走太平固軍壩、又追至通江竹耳關、其數百里、沿途斬獲甚夥、此賊四散、不成隊矣、大烈未至開縣時、賊竄義亭、義勇劉文學率鄉勇二百餘人擊賊大敗、奔開縣、先是川東北累歲豐稔、紅朽陳陳、雖貧家亦貯數年用、賊起、大吏出令民間倉廩宵行焚棄、毋資寇糧、由是戶無隔宿之儲、且多登山砦自固、水米俱乏、復漫無統率、識者憂之、而莫可如何、故團寨遭賊及者、嘗數百人、自堅壁清野議既行、久民志大固、賊無從掠食、漸就衰耗、而又招撫之令頻頒、每一戰勝、投出者無慮數百人、即團寨士民亦習見戰鬥、悉賊伎倆、凡賊近其寨、

必開壘出戰、以逸待勞、且粮飽佔地、敗亦無損、賊畏鄉勇更甚於官兵、愈大困○十一月初、賊冉添泗、王士虎於正月間為大兵衝散、其總兵龐思宇率數十人向川陝之界通江西鄉一帶老林竄匿、後遇張添倫等零匪、湊集數百人出林肆掠、經略額分兵勦之、是月初三日黎明、固原提督楊揆周家溝賊於四鼓已遁高家河、我兵追之、擒王思宇及探馬頭楊應學、並獲李彬妻冉氏、王士虎妻郭氏、龐倅先妻王氏、冉添璜欲走合李彬、領刀手百餘人去旗幟、晝伏宵行、由秦家河西去、布格舍等間道迎截、抵鎖龍關、擒添璜文倩兄子也、於是總兵豐紳、桑吉斯塔爾、擒襄陽白號賊首高見奇於通江、總兵何大烈率兵勇夜圍賊於潘家河、焚其營、越二日、至小中河、賊首郭士寬者、紮牛尾池、邀附近諸營賊首飲、天大雪、謂官軍必不出、縱酒歌舞爲樂、游擊桂涵使軍功何文往詗知無備、欲急擊之、各營以寒甚不願戰、涵獨領所部行、大烈催兵隨之、四鼓抵賊壘、賊營夜者畏寒、縮伏帳中、官兵稍稍至其柵、將曉出汲、賊見之大驚、官兵四面乘之、戰踰時、賊望平潤奔軼、遇索倫馬隊、無一脫、而賊竄擾陝西者忽出廣元昭化間、建昌守備陳應彪陣亡、應彪華陽人、初戰梅子坡、斬

賊七百餘人、又戰燕子河、殺百餘人、再戰花石溝、領三十騎、用進步連環礮、走賊數萬、賊伏螃蠏溪以誘我兵、應彪以劈山礮轟擊敗之、又敗賊於蕭家埡、又與侍衛宜綿破賊於河腦、殺二百餘人、又敗之於伊家埡、至是賊據廣元縣之王家埡、時冰稜滑、應彪奮勇先登、力戰、與巴州軍功楊仕山、外委劉大順死之、

石香村居士編輯

七年正月初四日參將桂涵兵至開縣木王埧賊麇向瑤屯木王山建層樓堅柵爲固涵於是夜自領勁卒逼敵柵天將曙賊中呼曰王麻子可起炊矣一賊出視良久曰夜如此黑莫非有官兵兵即起拔柵而入賊從樓中墜下山復四面陡絕砍殺外跌岩碎者亦數百人居民無不鼓舞稱慶〇二月賊李彬辛文由南江廣元之交擾白岩山趙貴河初八日建昌道劉青合軍功李仕玉典史猶起祥率鄉勇剿之軍功趙文

相鄉勇傅明德擒李彬鄉勇李元受縛辛文鄉勇鮮其受擒僞先鋒尹貴劉青加按察使銜給花翎趙文相等除分賞銀兩外並給藍翎餘賊狂奔定遠都司李鳳鳴率馬隊追之及大竹縣賊據岐嶺鳳鳴爭先衝陣矢石如雨鳳鳴無懼色已而石擊馬蹄徒步與鬪被戕守備歐愷遇賊於太平力戰陣歿時忠州營藍翎卒王世得川北營藍翎卒孫思成亦擊賊死〇三月初總兵田朝貴大敗賊於木箐埧探賊由巴州之陳家埡竄土地堡官兵馳之圍於金子寺殺左髮黑子賊一二賊爲奪其屍並斬之獲賊二百餘人內有三堂櫃張廷舉

襄陽張家村人父添美叔添倫習教於王廷詔起事後潛往來楚蜀陜甘肆虐五年添美死合張家魏家兩營推添倫爲總元帥陳幗朱爲元帥魏學勝爲總管戰敗時添倫爲官兵所殺幗朱學勝奪屍同死並獲僞總兵楊廷献周心泰學勝驍悍每戰落後者捶以木棒賊中呼爲魏棒棒云總督勒保奏魏棒棒本無其人因魏學勝好以木棒擊人故有此號然軍報前已將魏棒棒殄斃又有魏洪升顏中考二賊在逃而前有顏勝可與魏棒棒合衆未經弋獲不知中考即勝可否大約賊名目不一官兵亦不能得其詳也〇四月參贊

德擒逆賊龔其堯李世漢綫號自龔其位龔文玉卜三聘等勦敗後剩百餘殘匪連年於巴東梁山巫山房縣老林內輾轉虜脅又五六百人其位弟其堯爲首漸擾奉節參贊兵至鳳凰山別遣兵由二台坪抄去至雲奉滿過紫映河抵小神堡殲老教師李世漢及子幗卓僞總兵佘佐志唐大高旗手趙思文王得勝皆就縛其堯已被殺於鳳凰山時總兵田朝貴張志林亦獲賊目劉紹中朝貴志林又達斯呼爾岱又敗賊於川北擒斬二百餘人獲僞先鋒馬金保黃現文僞總兵尉文禮及湯思蛟之弟思武等吏目汪順良安嶽縣人香

赴廣元水磨堡督團堵禦、時賊之分股尚多、順慶與軍功劉
鵬、尹爾泰同戰歿於金子山、藍翎馬兵胡朝卿亦陣亡〇五
月總督勒遣副都統達斯呼爾岱、總兵張績追賊太平、初白
號敗於杜家壩投箭口河泗水逸、今四月達斯呼爾岱合恭
將蕭鳳來由漁寧關至古佛硐、遇賊戰敗之、擒二掌櫃張思
從、廣向瑤、奔鳳凰山、達斯呼爾岱出其前、又敗之、向瑤逸去、
總兵張績由太平之豐城追至沙鑼場、邀總兵田朝貴由絲
羅垻至、縱火焚賊營、賊驚潰、達斯呼爾岱總兵羅聲皐合擊
之、擒向瑤於豐城、郎三三槐等初起之地也、又殺徐添德之
從兄添培、名鉠板道人、又號鉠元帥、外委楊大剛戰歿古佛
洞〇六月總督勒令恭將桂涵搜勦餘匪、追徐添德至絲羅
垻、垂獲、而左右寨民昏夜不辨、疑官兵為賊、截其追路、總兵
田朝貴恐伏兵於前、賊誤奔入、涵兵亦至、獲添德時桂涵領
所部往來勦捕、敗賊於王家垻、又敗賊於開縣銀廠坪、又敗
之於梅家垻、共擒斬六七百名、後堵湖北竄匪於巫山大寧、
又戰新寧縣金家營、戰開縣苗檀壩、戰太平縣曹家溝、戰大
竹縣龍洞垻、戰東鄉縣雙河場、戰長壽縣朱家溝、戰忠州高
崗堰、戰長壽曹家垻及鄰水縣張家場、戰江北廳高家廟及

長壽縣雅垻、溜戰江北廳大捷、鴛鴦橋、以至秦羅坪、富河場、
無不克捷、前後斬獲二三千人、皆是年事也、蓋岔星賊匪散
布州縣、不成大隊、而桂涵之威名久著、故所到殄滅、其戰於
秦羅坪也、涵方勝、夜賞軍酒食、歌舞方酣、賊於老林突出、涵
命列陣待、有小卒驚、奉持予出陣、賊大呼而起、奉立殞死、蓋
膽已落也、涵堅坐不出、明日逐之、斬其渠、而還富河場之捷、
獲賊數百名、檻送長壽縣、時縣被兵、無監禁繫犯、鼓樓三更、
乘守兵睡熟、破械出、勾其黨王三掌櫃入縣焚殺、涵聞夜馳
二百里、一鼓擒之、總兵田朝貴追勦藍號賊匪楊步青及逆
江巴州賊伏箐林、狙擊官軍、朝貴與游擊薛升合擊斬之、步
青爲冉文儔偽總兵、往年偷渡嘉陵江、被經畧額擊敗、擒王
士虎、惟步青縱之回營、招安步青、轉合李彬焚掠川北、至是
爲鄉勇冉貴、劉天貴、李守榮、李思貴擒斬之、游擊羅思舉擒
白號賊首劉潮選、襄陽黃號伍金元於大寧、黃白青藍等號
賊掠雲陽奉節、至大寧、總督勒合思舉及褚大榮等邀追
擊擒潮選、金元、總督勒保
晉封一等男爵、前從勒精阿報臨陣斬潮選、或又一人耶、能安把
總李彝戰歿、達花池餘賊有掠鄉都者、委員陳聖培及義

勇數十人被害〇八月楚匪由巫山竄大寧、總督勒保、總兵張績邀之、又有王楓賢、餘黨劉賴等亦由楚入川、達勒精阿武隆阿邀之、張長青一股由大寧走雲陽、彭文明餘黨由陝入川北〇九月游擊羅思舉等擒白號賊張簡湯思蛟、簡隨張子聰起事、充偽元帥總督勒飭羅思舉陳弼等分路追躡知府趙華訓督鄉勇截其前、鄉勇鎗中簡脇、擒之、思蛟剃鬚改名而竄、總督令達斯呼爾岱羅聲皐追之、驍騎校巴圖蒙古見一賊投岩、即棄馬跳岩與之格鬬、連中三傷、思蛟逃至包口店內、初六日巡兵杜鎮海張觀國告本卡外委賈玉壽詰得、擒梟示、將桂涵平雲陽餘賊、經畧額、於陝西追彭文明餘黨、至太平縣黃石板、兵尚未到、涵由西南至夜抵賊營、一兵伏河岸、一兵潛入賊營、天微雪、賊伐山木為薪、雜燒之、官兵突至、不能敵、滾山而下、山極高峻、賊如空中墜落、岸兵騰躍刺之、如斬飛禽、以為戰之樂無如此次也、張長青率其黨降、黃號賊李學坤亦降、時川北僅藍白號賊數百人、楚賊千餘來掠大寧、又由西鄉入太平者數百人、梁山萬縣有黃號線號賊、江北廳亦有賊滋擾、外委朱朝富、團勇監生蕭鳳儀等戰死、總兵達勒精阿、參將桂涵馳擊之、或曰長壽郎長庚

也〇十月參贊德於湖北歸州興山、搜捕餘孽、抵巴東、知青號賊匪全數屯巫山之黃泡池、督兵進勦、重慶營兵劉仕朋建昌營兵沈中貴、尹文剛等生擒賊首陳侍學並偽總兵李學進、何學盛等、餘匪殄滅無遺、救出難民男婦三百三十餘名、侍學起事亭子鋪、往來楚陝、徐添德殁後、自稱偽元帥、於湖北收聚青藍白綫等號餘賊數百人、又於楚蜀之交裹脅多人、至是被擒、計楚省東南已靖、川省賊匪亦已無多、中河及梁萬一路、有黃藍號賊千餘人、太平舊縣壩賊三四百人參將桂涵擊斬殆盡、又有黃號賊數百人擾太平、游擊羅思舉馳太平開縣、擊之、提督豐紳王楓賢餘黨於巫山大寧、擒斬數十人、餘逃入太平山內、藍白二號賊被官兵勦散後、分作四五隊、官兵於營山巴東東鄉、各有斬獲、千總宋廷杰外委江順艾玉林捕餘匪、戰死〇十一月十九日游擊羅思舉與賊戰於大寧冉家壩、賊大敗、思舉逐之、二十一日至寶塔、見唐字旗、知係黃號賊首唐明萬、明日至石柱坪、擊之、賊大潰、明萬奪路走、鄉勇顏貴、夏貴、康貴、李毓林、羅貴馳及刺中明萬、擒之、前後擒偽總兵唐登明、先鋒李相富、趙永清共數百人、明萬湖北人、嘉慶三年於陝西起事、率二千人投

龍紹周、充偽元帥、久擾湖北、至是入川、被獲、千總李廷剛、藍
翎外委羅明玉戰死。十二月、經畧額參贊德會師川北、參
贊令穆克登布、達勒精阿搜鄰水大竹餘賊、勦平之、又令色
爾滚、馬瑜等追擊川東餘賊、陝西涇州都司黃鳳、把總龍廷
貴、江朝化、袁邠、外委薛文魁戰歿、又有藍翎馬兵何榮壽、探
賊達縣被戕。十六日、經畧大臣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四川
總督勒保、陝甘總督惠齡、湖廣總督吳熊光、合詞公摺　奏
陳大局底定、前後殲除羣匪、如俘解京師者、張正謨、聶傑人、
張正潮、覃加耀、王廷詔、劉起榮、王三槐、劉之叶、羅其清、其書

高均德、高成傑、生擒正法者、張什、高三、馬五、冉學勝、李彬、冉
添元、添泗、王士虎、龔文玉、其位、卜三聘、龔建、王登廷、陳傑、伍
懷志、張子聰、徐添壽、任瀛、王凌高、李槐、高見奇、庹向瑤、劉潮
選、楊麟生、辛斗、辛聰、陣斬者林之華、齊王氏、姚之富、張漢潮、
樊人傑、張添倫、徐添德、陳崇虎、冉文儔、冷添祿、林亮功、林定
相、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李潮、符曰明、徐萬富、王珊、李思槐、
伍金柱、阮正潅、龐洪勝、解大川、趙麻花、宋國富、雷世旺、張士
龍、劉允恭、高二、楊開甲、張允壽、張世虎、龍紹周、苟文明、蒲添
寶、魏椿椿、陳幗、朱頫飛、龍戴四、張簡等、統計首逆百餘人、積

惡頭目又數百人、邪黨數十萬人、投出者又數萬人、維時額
勒登保、
晉封一等侯世襲罔替、德楞泰
晉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銜、
賞用紫韁、勒保
晉封一等伯、其餘將領明亮、賽沖阿、楊遇春等、暨臣、惠齡、吳熊光
等爵加
獎賞、仍
申命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各督兵搜捕餘孽、

戡靖教匪述編卷八蜀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八年正月、參贊大臣侯德平天池寺餘賊、川北把總孫在朝追賊落水死、賊首王幗賢降於雲陽縣○二月、參將桂涵平墊江賊、梁山沙河驛縣丞關東署墊江縣事、賊至縣、關率役李數百人遶出戰、役皆素不知兵、遇賊戰歿、關孫同役人妻子聚哭於廳事、關計無所出、桂涵聞之、疾驅入城慰解之、不服、涵乃追掩賊於牛欄溝、大獲、以活賊與役妻子、臠割以祭、事始解、聞賊首僞元帥王青據萬縣烏龍池、復馳攻其營、獲之、

殄其衆五百人○閏月、監利把總謝加寧戰歿通江張家河、○三月、餘賊分逃各縣、崇化游擊馬明德、恩騎尉李啟功、崇寧外委張榮陞戰歿奉節縣土門子、黎雅把總楊祿、戰歿開縣青灣子、越嶲千總高守謙戰歿大寧縣○四月、參將桂涵擒賊首宋幗品、初桂涵既平墊江賊、節次戰大竹縣太垣口、潘家硐、大寧縣金家營、劉家溝、磨子岩、東鄉縣平頭山、化角嶺、斬獲七八百人、至是追宋幗品五晝夜、至高灘塲山王廟、賊奔上山、涵督兵仰攻、幗品欲逃、鄉勇彭貴、李倈侊力極圍抱持之、外委王良才馳獲、殺賊首馮麻子、宋癩子、前穆克登

布經歷花君弼及陳鼎、李廷珍陣亡、以三犯之首祭之○五月、經略大臣侯額、參贊侯德會兵楚陝之交、時三省賊合爲一、出沒老林、總兵田朝貴、羅聲皐分投林中搜捕、路險糧運艱甚、官兵採野草爲食、中毒復甦者衆、賊黨破民硐寨掠食、得以不飢、久之賊萃太平之望鄉台、參將桂涵、游擊羅思舉於十一日夜三更發兵、繞山後攻賊屯、已有備、相拒格鬪良久、賊分兵出我陣後、時月西斜、山上望之、輪大如箕、衆星亂墜、官兵潰、賊亦走、涵思舉收軍、約明日決滅賊、犒軍欲起、賊已入陣、極鬪聲振山谷、兵力盡又潰、賊又走、把總王得勝、

陳貴戰歿、先是把總羅純於四月晦日亦於黃土坪陣亡、參贊侯德所遣尚元領搜捕餘匪、獲首級八十六顆、擒僞元帥馮添貴、先鋒段三順等、所擒賊有戴紅藍水晶頂及花翎者、或係戕殺官兵所得、或本有翎頂之官兵鄉勇、不能辨也、時巫奉大寧、太平城日均無賊跡、而楚督吳稱有川匪由向家坎掠竹溪、及有竹溪潮九叢內張姓數百人、由大寧之黃墩折入兩扇門、徑陝省入楚、又川省涼山生番自正月以來焚掠馬邊、爲總兵張志林擊退、奪回被擄難民四十七名、臬司劉清派令軍功臧青雲各處搜捕藍號張揚、白號何悠然、白號吳

青揚等降之賊首黃幗濉亦降於雲陽知縣梁敦懷前已降
張長青王幗賢故也經略侯額遣游擊馬成林及把總毛三
貴軍功熊鳴鳳余貴兵丁陳玉倖等入林搜捕賊齊幗典墜
岩死斬僞元帥斬思慶化鋒路成紹等經略仍自開縣探搜
前進令總兵田朝貴追斯呼爾岱分路追擊時湖北房縣賊
掠大寧老林鄉司曾勝邀擊之大寧知縣郭南英亦斬境內
餘賊總督勒遣李應元斬張添德郎張四掌櫃並探馬頭周
湖峙川東北遺孽僅數百人○六月經畧侯額兵擒熊老
八郎與余佐斌殺穆克登布者也軍功盧倖鄉勇羅得興胡
貴擒之外委鄧維仕戰死外委張志追賊渡江溺斃達州新
寧尚有賊○十二月陝西游擊曾文通馬遏千總高正龍李
國倖魏忠才戰歿達州同時搜捕餘匪戰歿者又有藍翎兵
權安邦徐陞熊萬伸李正彪岳貴胥占雄六人廣元軍功李
植德一人

九年正月賊復闖入老林官兵鑿山伐木通道林中山谷陡絕
莫可名狀上如登天下則如墜海庭糧運隔絕軍不能成隊
伍飢渴勞頓異乎尋常時尖山壩花岳山俱有餘賊田朝貴
馬應國羅思舉搜捕之○三月外委江國用搜捕餘匪遇賊

被害外委胥元章亦追賊入江淹斃○四月固原提督楊
追賊川陝之交楊道士溝十里內皆老林先令李勳安探賊
遇伏死之逃卒出始知賊已佔近乃麾兵列陣賊佔地高勢
不敵或請提督曰兵已敗軍門可退楊手斬之把總王良才
遠前進殺二賊衆鼓譟隨之賊大敗是役也殺賊總兵元帥
共三十餘名前官兵之失利皆由探候爲賊伏所擒不及防
故也○六月諸軍合老林天盛暑營於十里坪營中無井渴
極衆有哭者忽大雨如注即以盆盎盛之或用衣帳攬水濡
注於池遂得濟次日與戰獲賊首餘斬其渠數輩數日後移
營復戰林中不能列陣失利六品軍功黃俊品探賊遇伏被
擒脅之降俊品大罵賊縛於樹萬箭射之至死罵不絕口
外委杜鎮海亦戰歿土地平○八月餘匪竄鳳凰寨亦川陝
之交也提督楊提督豐總兵馬瑜田朝貴前後夾擊大敗之
擒僞元帥羅思蘭符定富總管王宗福紀友亭蕭昌奉等七
十餘人斬僞元帥李明玉周添良總管王仕奇袁添等靖遠
千總趙祥追賊劍州江口失足落水死○九月參贊侯德之
兵斬獲賊數十餘名達州僚民黃貴趙思燦因貧糾衆搶掠
富戶提稱奉文招募新兵達縣知縣余永寧東鄉知縣楊世

整嚴治始息經畧侯額森贊侯德提督楊提督豐及田朝貴
馬瑜會兵於太平之火燒梁賊營山上官兵圍之山峻無路
飛鳥不通副將桂涵請于各帥曰我兵守此雖復數月無如
賊何涵有一策此山下有小溪通賊寨後地有民碉賊圍久
必刼碉糧若以步兵繞出賊後破之必矣諸大帥許焉乃捨
馬徒步行一日出賊背詗之賊果少分兵拒其前以勁旅數
千刼民碉官兵爲偃月陣抄之兩相圍而死者甚衆諸帥以
此次不即滅賊將更延時日故雖有傷殺戰愈力半日許踐
其營於是賊之勁兵既盡前山拒守者皆膽落鼠竄不能成

隊不日遂勦除淨盡
十年閏六月游擊羅思舉率外委王明遠藍翎軍功包相卿斬
賊首王世貴及僞總兵謝應洪他將亦於太平之白菓坝化
龍山梨子坪陸續擒斬三四十人餘賊悉平賊自作亂以來
官兵在此則竄彼在彼則竄此千百成羣布散州縣遇官軍
大隊輒不潰敗而各處堵禦巡哨兵勇以衆少力單亦往往
爲所戕至七年大局底定餘賊出沒林中蹤跡詭秘搜捕維
艱直至十年始一例肅清士農工商各安其業桑麻遍野絃
誦相聞風氣之淳厚民俗之敦龐雖堯舜之世亦無以加焉

定思痛之餘概想當時賊閃固不足食而士民之忠義節烈
散見於三川者尤不可沒也至於陝甘楚豫別次梗概於編
左
香農野史氏曰蜀自獻賊及吳逆大肆蹂躪之後稀遭寇亂
雖西藏金川苗疆偶有竊發然皆在彼地蜀土全境晏然百
餘年來時和物阜車牛輻輳民氣熙熙然忘
帝力於何有太盛而成小虧遂有徐王等逆之變一時賊氛所逼
川東則重慶夔府忠州石柱川北則綏定順慶潼川保寧城
口川西則龍安松潘綿州各府廳州所屬幾無安土而亂蜀

者又非盡蜀賊而已也湖北之齊王張樊等呌呼奔竄互相
出沒蹤跡無常往往不知來從何地賊首爲誰鄉里安業重
遷每一賊至殺掠已極然猶冀後不復來也且見官兵稠疊
何難計日殄除乃未幾而風馳潮湧賊驟至矣再經殺掠以
爲後必不復來也輒盼間賊又至矣十年之內每州縣或剽
刼數次或十餘次官兵日有擒斬而賊黨日滋賊焰日熾
朝廷憫蜀民之無辜而賊氛較他省爲尤重也故尤注意於蜀
凡統兵大帥自英侍郎而宜綿統勒威勤侯皆駐節於蜀地
額經畧德森贊魁尚書明將軍以及期門虎旅俱經營蜀賊

之日多而勤勞於蜀省者最久我
國家如天之福自賊起至於平定大有頻書民氣協和因是仗
威靈稟
謨訓天意人心之俱順羣策羣力之畢効賊遂一舉掃蕩而無遺
類今日登峩岷而眺巴渝之野禾麻千里烟火萬家
太平之景象於斯爲盛云

白蓮教賊蹂躪五省雖起於湖北旋擾河南漸及陝甘于蜀又最後在楚之賊首數十以齊王氏樊人傑王廷詔姚之富王光祖高均德張添倫張漢潮爲最悍賊則馮得士翁王祿等數人而已其歷年之出没商漢而流入甘肅者楚賊爲多蜀賊次之然五省諸賊總以劉之協爲渠魁

嘉慶元年正月白蓮教總賊首劉之協起逆湖北之協安徽太湖人習白蓮教於河南鹿邑人劉松復詭以太和縣人王廷詔假名牛八僞稱明裔謂劉松之子四兒爲彌勒佛轉世保輔牛八從入教者可免刀兵水火諸厄詞極誕妄五省教匪皆其所傳嗣以查禁甚嚴遂與張漢潮姚之富齊林妻齊王氏等同謀爲逆約以元年三月初十日年月日時皆辰糾衆起事因枝江宜都當陽賊黨先已起事蹤賊故不及待期遂四出勾連相繼作亂俱樹天王劉之協旗之協匿於新野未久賊營久之欲往湖北合賊道出葉縣令廖寅詰獲解京正法初乾隆五十八九年間湖北習白蓮教者甚衆奉

旨晉笙獲劉松及劉之協之徒宋之淸齊林等論如律惟劉之協
在逃有司率行詳報湖北白蓮教除弋獲外均自首改悔現
在並無習教之人其實習教者正熾地方官以業經申報縱
雖宛辦不肯宥役因之私行婪索多方勒儹時有四肉之號
逆黨積憤於是劉之協之徒宜都縣賊張正謨聶傑人劉盛
鳴賢正湖正月十一日聚衆倡亂於枝江縣踞灌灣腦當陽
縣令聞變坐壓事傳集書役謂曰白蓮教已反與邑界近本
邑習教者嚴緝務獲役輩齊聲曰我等卽白蓮教也更誰緝
令拍案怒罵曰汝輩反乎役等慢應曰反卽反耳何怒爲令

捋袖起擊役卽爭前擒令出署以錢一串置令左手銀一錠
置其右手中拉殺之賊首楊起元熊道成陳德本與書役鄭
雲峰等遂反據當陽城既而來鳳縣則有賊首楊子敖作亂
於小坳譚貴作亂於旗鼓寨鄖陽府則有曾士興作亂於竹
山攻破竹山保康二縣時宜都縣賊則湖北巡撫惠齡荊州
將軍成德統兵討之當陽縣則總督畢沅討之來鳳縣則署
四川總督大學士孫士毅因苗疆未靖駐四川酉陽州經理
苗疆後路軍需就近討之鄖陽府則西安將軍宗室恒瑞率
兵討之而陝西巡撫秦承恩駐防陝界繼又以前四川總督

侍衛鄂輝前西安將軍侍衛舒亮爲領隊大臣並調直隸提
督慶成及各省總兵官領所轄滿漢官兵赴楚勦辦河南巡
撫景安防守豫境烏爾木齊都統永保爲總統督師湖北○
二月湖北撫惠擒聶傑人向瑤明於鳳凰觀幷獲傑人二子
及妖僧賢明俱從張正謨爲亂者至是正法據犯供教首册
以山西岳陽縣李犬兒爲主下巡撫蔣兆全親往戶籍並無
其人○三月襄陽教匪齊林之妻王氏姚之富王廷詔劉啟
榮樊學明之子樊人傑及張漢潮張添倫高均德王光祖齊
幗謨作亂於黃龍擋齊林襄陽總役習白蓮教破案正法妻

王氏歸母家而姚之富爲齊林高弟王廷詔又王氏之兄子
齊幗謨齊林之兄之富等旣反迎王氏爲總教師聚萬人屯
黃龍擋大肆焚掠於是湖北賊蠭起而官兵尚未集各州縣
牧令及候補試用文員招募鄉勇以禦賊頗有殺獲初有武
弁領兵至麾下請出戰指揮不許久之忽欲戰賊已大熾或
止之不得一戰而敗故賊益無忌而鄉勇之氣轉奪勢乃不
可遏○五月孝感縣賊蕭焚金貴曾維志等嘯聚胡家砦宜
昌府復有林之華覃加耀作亂於長陽縣之榔坪時西安將
軍宗室恒瑞斬首逆曾士興克復竹山保康二縣旋領兵赴襄

陽協勦署四川總督孫攻克小坝首逆楊子敖伏誅餘賊遁
入旗鼓寨與譚貴合進兵逼之兩江總督福亦留楚辦苗疆
後路糧餉駐龍山防禦○七月楚督畢斬首逆楊起元熊道
成陳德本克復當陽初起元自稱僞元帥據當陽爲城中被
擄軍犯王之毫斬首縋城來獻楚督畢克復縣城殲賊千餘
生擒頭目陳德本等並著名賊目羅傳禮馮百川及妖道譚
助逆書役席雲峰等伏誅前烏魯木齊都統侍衛明掃
蕩胡家砦旋赴苗疆而來鳳之賊未除署四川總督大學士
孫病卒成都將軍觀公代之旋以兩江總督福公署四川總

督總統來鳳軍務○八月湖北撫惠生擒首逆張正謨劉宏
鐸掃平灌灣腦覃正潮竄踞凉山進兵逼之署四川總督福
成都將軍觀擒首逆譚貴旗鼓寨平移兵椰坪合勦林之華
覃加耀○十月湖北撫惠擒首逆覃正潮凉山亦平諸賊雖
多敗散而姚齊等逆猖獗益甚即敗散之賊又多半入蜀助
徐添德王三槐等造逆於達州東鄉復遣黨羽潛竄入陝勾
同教作亂俾官兵奔走不暇數省之賊皆劉之協所傳布其
招呼糾結先後並發亦劉逆詭計也○十一月陝西興安府
安康縣奸民馮得仕作亂於將軍山翁祿玉林開泰作亂於

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知作亂於安嶺胡知和廖明萬李九
萬作亂於汝洞二河陝督宜陝撫秦率兵勦之擒馮得仕翁
祿玉林開泰王可秀成自知伏誅○十二月湖北襄陽教匪
竄過襄江總統永自劾理藩院尚書惠代之陝西汝洞二河
賊首胡知和廖明萬李九萬均已勦滅而姚齊張林等逆遂
定竄擾秦蜀之計

二年正月尚書總統惠生擒襄陽首逆劉啟榮於隨州之大洪
山時苗疆事竣領侍衛內大臣威勇侯額勒登保協勦湖北
林理二逆於黃柏山○三月威勇侯率侍衛鄂綳希將楊遇

春攻入賊屯擒斬數百人追至四方台賊遁邑葉山復連摧
賊三十餘屯賊敗入大荒口○五月湖北襄陽諸賊各分號
黃號則王廷詔齊王氏姚之富王光祖樊人傑爲首伍金柱
伍懷志辛聰辛文麗洪勝曾芝秀齊幗謨伍金元附之襄陽
白號則高均德張添倫爲首宋幗富楊開甲高二高三馬五
王凌高辛斗魏學勝陳幗朱高見奇楊開第附之襄陽藍號
則張漢潮爲首李潮李槐詹世爵陳傑劉允恭張什冉學勝
戴世傑趙鑑崔宗和胡明遠附之林嶂諸賊不與焉齊王氏
王廷詔等旋竄入蜀蜀賊徐添德王三槐等之分號亦自此

始○六月副都統綸布春參將楊遇春攻賊林之華覃加耀於峭子山敗之○十一月威勇侯額勒登保參將楊遇春敗賊於朱履寨斬首逆林之華賊高均德張正潮竄漢南一路張添倫李全李其薰趨藍田欲與高張二逆合

三年正月大帥額勒登保福寧明亮德楞泰等因勦辦遲延先後降革仍各帶罪都統銜使奮力立功以覩後效額福兩都統率兵勇生擒首逆覃加耀於宗寶寨巳自楚至川復因楚匪竄陝仍領兵赴陝助討○二月威勤侯勒保調任四川總督河南巡撫景安為湖廣總督陝西布政使倭什布為河南巡撫副都

統銜明及副都統銜德齡襄陽黃號齊王氏姚之富於鄖陽縣之鄖花坡齊王氏自其夫齊林伏法後匪黨姚之富等尊為總教師諸賊聽其號令由楚入川及豫及陝大肆兇殘至是經官兵追勦四面環攻無路逃竄相繼投岩梟示湖北本籍及川陝滋事地方而賊張添倫等為參將楊遇春擊敗遂走合高均德張正潮折回楚窺伺荊門州副都統額督兵追敗之○六月襄陽黃號王廷詔白號高均德張添倫竄蜀與徐添德等合藍號張漢潮竄入陝境副都統明亮率兵追之

四年正月四川總督勒保為經畧大臣節制五省軍務陝西巡撫秦承恩湖廣總督景安俱解任河南巡撫倭什布為湖廣總督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為河南巡撫工部尚書松筠為陝甘總督旋以永保為頭等侍衛署陝西巡撫明亮額勒登保為參贊大臣額參贊德都統俱在川○七月湖廣總督倭率南寧副將孫清元痛勦川東竄去逆匪李淑於保康之歇馬河千總黃國富收降七百餘人散遣被裹難民勦除餘匪殆盡○八月蜀賊徐添德竄入楚境總統勒保被逮參贊大臣明亮與署陝西巡撫永保以互相糾劾同時被逮廣西巡撫台布調任陝西巡撫工部尚書那彥成赴陝西協辦軍

務副都統額勒登保署都統銜為經畧德楞泰為參贊那彥成旋亦為參贊○十月參贊德擒襄陽白號高均德於陝境均德襄陽三合鎮人父成均於乾隆五十七年邪教案內正法均德父子皆以劉之協弟子宋之清為師自嘉慶元年三月起事擾楚蜀陝甘敗於太平因改名郝以智於五塊石鄧盤頭山逃竄是月初六日參贊德轉戰百二十里擒均德並其叔高成傑及偽元帥王臨高藍號偽元帥曹明魁等正法先是總兵楊遇春率其弟逢春從額經畧累戰勝先後擒斬賊首甚多

上屢加旌獎賞玉帶頭鼻烟壺搬指荷包烏雲豹馬褂等物褊
上以師旅曠日持久多由將不用命
嚴旨切責經畧一奏有即如楊遇春年甫四十而鬚髮半白每
跟追之際足穿草履縋繩而上將士不可謂不用心矣時諸
將中遇春身畧尤著其次楊芳亦累獲首功

戡靖教匪述編卷十陝甘楚豫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五年正月經畧大臣額自川領兵赴甘肅時襄陽白號楊開甲及藍號張漢潮之餘黨冉學勝等由陝西竄入甘肅之秦州鞏昌勢焰大張○二月賊冉學勝等竄掠徽縣隴州一帶經畧額侍書那生擒偽元帥冉學勝之弟學林復馳及寧遠伏羌境內截擊首逆高二馬五擒其偽元帥詹世貴○三月蜀賊冉添泗等竄入西鄉縣欲與王廷詔及齊王氏之餘黨合總兵楊遇春追至洪口忽有賊二千人援杜家坪遇春馳及斬首八百人擒賊目賈仲珠訊係楊開甲之黨自甘肅竄來者遇春仍移師西鄉偪賊屯三面圍之大捷殲賊千八百人生擒八百獲偽元帥靳有年及齊王氏夫兄女齊四姑王廷詔收集醜類由九正埧折回川境隨冉添泗而去楊遇春擢甘州提督○四月提督楊大敗賊張添倫等而賊高二馬五由陝西出掠四川龍安一路○閏月賊高二馬五復逸入甘肅文縣○五月經畧額率官兵截勦陝境賊匪折竄山陽宗室恒帶兵由商南扼其入豫要路張添倫等匪踵至雒南之麻坪提督楊兵抵雒南之大栗西分三路進追至西岔河擒

偽副元帥李添倖餘、逼奔西南、不使闌入豫省、尚書那所勦之伍金柱賊黨竄鎮安之兩河關、那截擊之、離河南境亦遠、經畧額殲襄陽藍號賊首劉允恭於陝境之大中溪、又殲襄陽白號賊首楊開甲於陝西洋縣之茅坪、又殄黃號賊首龐洪勝於漢陰縣之石板溝、初楊開甲在茅坪一帶焚掠、並擄洋縣所運軍糧、是月二十六日杜克嗒爾楊遇春追至七盤溝、穆克登布綸布春前後夾擊、首逆楊開甲與執旗兵蓋金玉格闓墮馬為兵丁楊霖割取首級、龐洪勝湖廣人、流寓陝之洵陽、列肆賣米、習白蓮教、伍金柱招之入黨、官兵逼勦於石板溝、家屬殲滅無遺○八月、經畧大臣額殲襄陽白號賊首宋幗富於兩當縣之麻池溝、又殲黃號賊首伍金柱於成縣之峽溝、初經畧及總兵長齡於階州境內殺賊三千餘人、殲偽元帥曾印帥曾柳弟柳死、繼為元帥、是年隨伍金柱擾階州地方、為愛星阿射死、金柱以二千餘人夜竄太平池、被提督楊及格布舍提督豐勦斬之、時河南巡撫馬慧裕勦保豐鄖縣新起賊匪、偽元帥李岳偽總兵孫繼元等、全數肅清、皆首逆劉之協勾結之、協於葉縣被獲、解京伏誅、事載前○九月、黃號賊首徐萬富由四川巫山出兩河口、走八石坪、竄

楚省安義、總兵德英額馳及王家河、戰敗受傷、逆賊遂向六帝而去、德英額復追之歸州、不及廣東高廉鎮總兵李紹祖、追至楚省靴店、時賊高二馬五竄入陝之西鄉、徐添德餘黨竄入陝之白河洵陽○十二月、總兵長齡痛勦高二馬五兩逆於西鄉、擒其頭目王必貴、又勦之於陳家莊、擒其偽先鋒鄒順、經畧額率提督楊勦馬五王廷詔冉學勝張世龍等賊於銀硃壩、又勦徐添德於鐵爐壩、擒斬頭目郭合、偽副元帥徐二貓、又擊伍金柱餘黨曾芝秀於安康西鄉紫陽一帶、又勦添德與曾芝秀於湖北竹谿周家灣、殺賊二千餘人、又追賊於洵陽平利安康一帶、逼向川境、又由土門一路截勦、冉學勝樊人傑、提督楊射殺騎馬賊偽先鋒彭某、賊逼向西南、不至竄出楚豫、初九日總兵長齡于湖北竹谿境內會同侍衛明及總兵孫清元分勦青號張允壽藍號高二黃號樊榮華等夥賊千餘名、十一日長明兩軍於瓦屋口殺賊數百名、孫清元亦先後殄賊千餘人、是年陝甘總督松筠回京、前兩廣總督長麟代之、陝西巡撫台布改西寧辦事大臣、布政使陸有仁擢任巡撫、總督倭什布被逮、協辦大學士書麟代之、尚書那彥成亦於是年回京、

六年正月元旦經畧額勒高三馬五大隊賊匪殲斃偽副元帥卜軍敬周允貴殺賊千餘人生擒八百餘人提督楊遇勦冉學勝於石泉縣添樹嶺殲偽元帥冉大志先鋒張允桂冉學勝子更枝擒偽副元帥秦玉升楚督書督率官兵痛勦徐添德於房縣初添德竄楚擄食房縣保康等處楚督書分兵三路孫清元吉蘭泰一路於天池埡擊敗賊眾向東南逃逼長齡一路於白玉坪道險下馬步戰據山下擊賊竄而東書公明公一路迎勦賊復奔回三面合圍痛勦追奔至土地嶺總計殺賊八百餘名斬偽總兵魏以榮生擒偽總兵熊芳青之弟熊壽昌戰手王必勝等三十六名添德既敗竄匿鄖陽竹山間白號苟文明藍號李彬合於陝亦奔竹山共五六千人楚督書及倭公由吉陽關抄截徐逆陝督長及明公由化口至房竹交界阻截苟文明李彬二十七日陝督長師抵房縣之化龍堰知賊在獅子岩焚掠勢欲東走官兵於上道河直撲獅子岩殺賊三百餘名賊分三路西逼長公率兩粵兵追擊右山賊明公率山東兵追擊中路賊參將常鑅等率河南雲貴兵追擊山溝之賊寨民助擊轉戰三十餘里殺賊五百餘名擒四百八十餘名訊知苟文明賊竄於二十三日從平

利縣曾家埧越老林及竹山欲竄房縣往保康[illegible]迎官兵斬偽總兵卜興貴偽先鋒魏鎮鈞書公探知徐逆據門神坡放馬溝其地可趨鄖陽左近漢江春水未生防其偷渡即飭總兵孫清元率兵勇繞出北星河迎頭抄截楚督書及倭公副將吉林泰等領馬步兵從後夾攻復擒矛手頭目劉大貴王昌等四十名散出難民大小男婦一千名參贊德痛勦高二大股賊匪殺賊千餘名獲犯一千三百餘名擒老教首龔如一斬偽元帥閻愼貞探馬頭艾文舉大旗手包坤初高二于是月十三掠山陽縣被參贊德痛勦竄石嘴子其地北走秦嶺西通藍田參贊防其逸入選鄉勇八百餘名取山內小徑冒雪前進至野豬坪迎截提督楊伏於龍洞溪前後夾擊吉林兵箭斃高二擒偽先鋒王儒高二與馬五流擾陝甘楚蜀最為驍悍至是伏誅而馬五之子馬秉太姪秉全秉明偽元帥朱仕林俱被獲○二月陝督長提督楊合勦高三於沔縣殲戮生擒一千七百餘名斬偽副元帥羅仕桂總兵尤登舉魏文元帥賈志茂先鋒楊允第賊分為二一西逼貢洋河提督楊蹋追之一竄沔縣之武關西溝陝督長回勦先是

上命少卿阿星額賫行餉齎銀十萬兩馳驛赴大軍營會同經畧

叅贊、奮出力兵勇、按名給賞、以示拊循而增鼓舞、
詔曰、朕思招撫之旨、頻頒、而投出甚少、現在羣賊中徐添德、王廷
詔為起事首犯、高二馬五、高三、慶經戕害大員、元惡大憝、不容
覆載、萬無自首貸以一線之理、惟有刑茲無赦、用通諭立格、五
逆擒獻一名者、官擢二等、兵勇超補守備、賞銀二千、賊黨縛獻
者、拔用千總、賞銀一千、餘如樊人傑、冉學勝、龍紹周、苟文明等
視此降一等有差○野猪坪射殪高二時、即依格獎勵軍中得
重賞益奮、陝督長一路官兵追勦偽元帥王凌高、胡潞海、復
與叅贊德擊高二股內賊首大掌櫃馬應祥、於何家岩、又勦

於寧羌之唐家埧、擒應祥、兵丁田貴斬胡潞海、應祥、馬五姪、
襄陽老教首也、提督楊一路官兵、追賊於馬道黃官嶺、擒斬
千餘人、賊遁南江縣、兩股零星餘匪、俱入蜀、江漢以北漸次
肅清、經畧額率提督楊、擒襄陽黃號首逆王廷詔於陝界之
鞍子溝、初提督楊逐高馬分股賊於馬道黃官嶺、連獲勝仗、
復追賊至川陝交界之龍池場鞍子溝、擒廷詔、時楚督書勦
徐添德張允壽於沙窩山、擒賊二百餘、賊復聚觀音堂、陝督
長及明公、兩路合圍、又殺賊七百餘、擒胡思江等六十五名、
賊由紫荊洞逃遁穀城、不敢闌入襄陽、散出男婦三百餘人、

知添德允壽與白藍青三號及黃號、合約一萬人、被官兵勦
洗、及各團寨截殺、勢已窮蹙、現在匪等仍欲東走、楚督書遂
擊於霧渡河、逼使向西、以期夾擊、是時川督勒亦將雲陽開
縣之賊、督派將弁分頭堵截、不至竄入楚境、續保康知縣楊
開鏡報張徐二逆、由保康歇馬河快活嶺奔竄、開鏡率義勇
截賊不敢北、楚督書再勦徐添德匪黨、殲擒千三百餘賊、竄
黨洋河、鎗傷苟文明添德允壽及李彬等、折竄西南毘連川
境、楚督飛咨川省、嚴禦陝督長率總兵楊奎猷追勦冉學勝
賊匪擒斬併解散者一千五百名、冉逆輾轉折竄官軍追至

柳川溝、殺賊七百餘人、把總賈玉成斬賊目張姓、散遣難民
八百人、俱遞籍安插○三月蜀賊陳潮觀竄陝西、四川提督
七固原提督楊合追擊之、經畧大臣額擒襄陽藍號張漢潮
之餘黨賊首張什及高二、餘黨賊首王凌高於陝西百雄關、
斃賊四百餘名、二賊皆著名首逆也、時衡永鎮總兵孫清元
殲達州青號徐添德之分黨賊首張泳壽於楚境之熊藏山、
○四月陝西洵陽縣裕欣寨民、擒通江藍號冉文儔之餘黨
賊首陳潮觀、潮觀以藍號首逆、隨樊人傑徐添德奔竄、經叅
贊德痛勦、帶傷逸巖、及是被裕與寨首陳思揆等擒獲伏誅、

經畧額率提督楊擒襄陽白號首逆高三馬五於陝西寧羌州之鐵鎖關提督楊截擊高三大隊賊匪於舊州鋪獅子灘銅嶺寺等處至寧羌州之鐵鎖關臨陣生擒高三及馬五父子兩路全數掃蕩高二一名添升高三名添德於高均德為從弟兄與馬五合營五年四月自四川龍安分營高二領間嶺頁慎高別去高三與馬五同行至是駢誅經畧及提督楊旋追賊入蜀〇十二月參贊大臣德斬太平黃號首逆龍紹周於陝西平利縣之盤龍山初參贊於七月十九日探知龍逆向峰竹廠奔逃官兵追殺二千餘人殲偽總兵熊世金擒偽

總兵李擒逆先鋒楊貞禮夏潮武及張士龍妻孫氏至羅道龍逆於盤龍山經臉官兵間道出其背扼之斃紹周擒其偽總兵胡潮位曹應彪先鋒賴大魁等餘賊全行勦淨奉

旨經畧額勒登保　晉封三等伯參贊德楞泰　晉封二等伯賽沖阿賞給騎都尉世職溫春　賞給雲騎尉世職

七年六月參贊德率兵於湖北竹山縣追樊人傑曾芝秀至平河口人傑投河死初參贊逼勦人傑竄入房縣山中官兵追及官渡人傑與曾芝秀率衆數千走花梨溝孫家塓又追至龍坡嶺白鐵河時久雨山水驟漲賊不能渡爲官兵蹴逼樊曾二逆驅衆投河曾芝秀衝沒人傑跨花騾亂流而渡鄉勇三人泅水與鬪互相撐拒湍流迅疾頃刻俱沒擒偽總兵徐懷龍與相彭宗益陣斬人傑子應龍弟人禮姪應鳳共擒斬淹斃殆盡參贊德楞泰　晉封三等侯將軍賽沖阿總督吳熊光副都統溫春總兵馬瑜俱優賞提督長齡給雲騎尉世職被溺鄉勇並從優卹〇七月經畧額斬白號賊劉文明於陝西寧陝廳之花石岩初文明與賊羅其清冉文儔等同時起事各賊首先後誅夷文明輒[illegible]奔竄出入老林最爲詭譎前月十七日總兵李應貴於麻溝搜獲二賊訊知劉逆在花

石崖應貴等即帶兵搜捕文明撲岩骨折傷重割首梟示起事地方額勒登保　晉封一等伯餘各頒賚旌擢有差〇八月參贊德殲藍號冉添元之黨蒲添寶於湖北竹谿之瓦房溝添寶屯聚水溝參贊分派溫都統賽將軍馬瑜三路進攻擒偽總兵王元洪殲賊千餘人給票釋放添寶由雲霧[illegible]竄銅錢埡參贊分派色爾滚等追勦是月初三日追及殄二百人獲賊汪其義添寶由散水河北竄經色爾滚等窮追藍翎把總張應鼎獲賊龍茂蘭訊知添寶逃入溝脳岩自縊兵丁張朝應割取首級並茂蘭解營正法餘賊盡殲〇十月參贊

德殲襄陽藍號戴世傑擒賊首趙鈠於湖北興山縣施家灣
叅贊勒福添寶後分兵勦辦戴四郎世傑由興山一帶追勦
十一日鄉勇葛富等擒首逆戴四鄉勇陳倖生擒偽元帥趙
鑑殺賊亦百餘人經畧額珍青號餘黨賊首熊方青於陝楚
之交王家庄〇十一月經畧額提督穆擒藍號賊冉英於鐵
燈台楚陝已報肅清所餘殘敗之賊逼入川境者為數無多
至是復擒首逆冉英蒲添香前川楚交界搜捕兵弁亦擒崔
連樂等三省各營卡聲勢聯絡極為嚴密計日藏功奏
旨額勒登保晉封侯爵穆克登布著

御前侍衛上行走施加
賞騎都尉世職餘論功有差至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大帥合 奏
大局底定未幾川省餘匪亦盡平四省教匪之亂傳聞間有
異詞其詳頗難殫述而大畧已具於此惜四省之官弁士女
以身殉難者不能周知廣其采漏故悉不及載其當時節要
必須紀錄者另舉於後
石侯野史氏曰教匪跳梁小醜耳何以馮陵五省抗顏行而
稽
天討疲我士卒費我儲胥數年之久而始克靖定哉蓋陝甘湖北

毘連蜀界山澗崎嶇易於竄匿故賊得苟延殘喘猝難撲滅
耳然其時被禍亦輕重之不等大約川陝之賊皆由楚賊而
起豫境遭賊惟南陽一府而已且旋即折入楚楚則襄陽樊
城荊州施南宜昌鄖陽黃州各府皆賊也陝甘從賊者少其
入陝者多楚賊次蜀賊若高馬楊冉等之流入甘肅者又由
陝而及也然入陝皆勁賊故興安漢中商州三屬被禍尤烈
南山商漢開藏奸更易故四省之害豫最輕甘肅次之陝楚
為甚其前後經理四省軍務之大員不一其人而在陝則恒
將軍長制軍福尚書賽將軍楊軍門陸中丞在楚則明爵閣

書制軍惠吳兩尚書姜倭二中丞為最著往來勦捕無分區
界馬跡遍於秦山戎帳環夫楚水而始終其役者則額經畧
德叅贊也其後蜀地餘賊掃盡陝楚之肅清已久及定議三
省提鎮每年於楚陝蜀之交換旗會哨一次又數年復有查
勘老林之役於是幽岩絕巘叢林邃壑人跡罕到之區灌木
風清時禽韻逸狐鼠潛蹤蛇虺易而馴擾何其盛哉因念
本朝累仁積德垂二百年普天之下無弗洽肌淪髓矣邪匪之
黨蠢然自外於
皇化亦以河有防而蟻為之决稼大甚則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

徒益因承平之久敢搖蠡蠶之毒盜弄萑苻之兵折箠一笞
投戈四潰尤復
恩綸叠沛勦撫兼施仰見
宸衷智仁並用而因以成其大勇奏凱之時學士大夫多作爲詩
歌揚厲豐功偉烈石香村主人因廣爲捃摭薉述是編俾
天下後世知戡亂討逆之
聖心決機制勝之
睿畧於萬一焉

戡靖教匪述編卷十一 雜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戡靖教匪軍中機宜悉由
聖武而編中當時在事文武宣力疆場勞績亦可具見惟團練
鄉勇之衆在有功者固多遴薦得官而遇賊不防攖鋒絕
脰常數十百人至閭巷士女相率而畜於狼豕之吻者又
何多也五省聲名文物之邦賊匪搶擾十年絕無一狂生
劣監驀入其中下及愚夫愚婦亦無弗同仇致命共維綱
常雖耳目或有所限要以知
盛朝維繫乎人心者深而涵養乎風俗者至也若夫著名各賊
罪大惡極東海之波不能漸洗自當聲布萬世以爲亂民
賊子之戒

團練

團練之法一詳於南充曾公一詳於梁山方公後經勒制軍
奏遣官爲督理其法已盡善盡美教匪之平得力於此不少
即五省數十州縣之民猶有孑遺不至相率淪胥於賊也亦
賴有此耳然團寨往往多爲賊破團練之民亦往往多盡斃
死賊又似與其聚而殲旃轉不若疏散而居猶易於逃匿而

或能倖免所以然者何也凡民不無貧富之殊而山谷雜處之民饔飱不給尤十室而九其饒有贏餘可賙貸夫人者又二十室而一也今聚而爲團練往來應敵守卡坐隘領令牌則州縣奔馳條傳探則道路梭織官粮之所不及倉窖又多焚刼於千百餓殍於荒原而又加以平日之嫌釁强弱之偶凌故團寨不必遭賊而先已多自破且賊之所蹂踐者各省邊隅林谷深峻之地也而鄉陬之愚魯又其本性然也邊民之居星散比閭烟火團聚無多於是有併數團爲一團者各家姻連不能遍識嘗有至戚先已從賊不知者倉皇質從誤往依倚以頭送入其門比比也故團人既多而賊即雜其中無從察别迨羣黨之來內賊倏起應之無不立殄况賊詭百出或遣其黨數人僞難民逃寨下述行蹤歷歷求暫寄詞甚懇摯寨人憐之開門延入彼則自謂曾經遇賊鋒甚鋭且多幻術寨民已慄慄危懼賊至寨破矣甚有賊妻詐稱難婦携稚子鄰女狠狽而來團寨尤無不信地率類此詭詐極矣故團練死者尤多至團練之民敢出而與賊鬪者亦惟恃有官軍在此不過偶相牽制以待官軍之至而勦之也譬狠出游於路數童子奔而抗之在童子必恃多執械持兵之强而有力者隨其後童子乃以無恐而狠亦不敢大逞不然適送其命於羣狠之口狠無所損而又得食反疑執械持兵者之爲土木偶狠愈飽而其氣益驕團練之拒賊何以異是雖然團練亦何可少哉有團練而老弱得藏身之固其壯健者賊退則耕賊來則守智勇亦於是乎出俾賊所至雖無官兵而亦稍有所憚且不得畧脅猶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是又在乎官吏於所設各條法外善於調劑爾

鄉勇

鄉勇即古鄉兵之遺意也古之鄉兵屬於官今之鄉勇有爲官招募者有民間聚集自成一隊而鹽粮則需於官者其自備鹽粮不過暫時有之若經年累月一切皆捐諸私囊固無此巨富翁也惟團練僅僅自扞其鄉不隨官軍追逐則無所需於官耳賊匪之起適苗疆未靖兵皆從征存留無幾於是招募鄉勇以佐兵力而三省各州縣之民自相率以抗賊者亦紛紛而起說者謂十年戰鬪鄉勇皆從賊之平官兵之力亦兼藉鄉勇之力然吾謂得力於鄉勇者尤有在官兵遠來或水土不習道路生疎鄉勇人人土著何路可通何隘可守皆爛熟胸中一也同伍之人多親戚子弟患難無不相救一

人有失衆必奮力爲援二也自護其身家自衛其廬墓而又可以報功獲賞自無不竭力致死三也此三者皆鄉勇所甚便而

國家既不塵其忠上敵愾之忱又無紅白之例餉養家之別費徵調之需時道途之繹騷此鄉勇所以爲平內地之賊必資而不可廢且鄉勇一起而賊計窮鄉勇一戰而賊勢困賊之習教者賊之死黨也然習教者幾何哉計惟於鄉民丁壯中利誘之力脅之以益其衆而助之勢若戰敗而被殄殆遂又誘之又脅之而日益加多故官兵之誅戮者皆民也賊雖敗

而何損自鄉勇起而民之安室家者入團練強壯喜事者即爲鄉勇賊無傳糧之人故其計始窮賊之過民寨也必呼曰無與爾事吾不破汝寨足矣慎毋助官兵寨民亦幸其無事閉壘而覘其果遠去則環相慶以平安鄉勇不然日思殺賊求賞每與賊遇鄉勇度其可勝必盡力以相殺俾無噍類故賊度鄉勇可勝亦必盡力以相殺俾無噍類鄉勇與賊遂搆成讎仇爲鄉勇者念賊一日不絕即身家一日不保必力圖殄淨而後已故賊勢始困鄉勇爲官兵所必資而不可廢者以此吾聞長者言嘗有勁賊萬餘屯某地時鄉勇所聚僅百

人耳值宵深大霧遣勇勁而疾足者挾草人數十各持紙炮即偪賊營竪草人而燃炮大呼破賊營亂出門疾足者繞匝後復大呼之賊疑陣後者大兵也向前踐草人而奔鄉勇復分數人分隘大呼殺賊賊不敢竄向隘聚平曠逸鄉勇以二十人伏左右俟前矛過疾撓其後賊前走又如之昏暗中無敢回鬪斬殪殆盡即此見鄉勇大有人在

士民死難

官弁死綏不勝書而士民何有也然爲官弁者非我殺賊即賊殺我理勢然矣至鄉里士民則間可以無死可以無死而

死有足重矣可以無死而死而其死且多而其死且慘毒又足悲矣邪匪之亂士民死者不下數萬人有爲鄉勇團練而力鬪死者有在家被害者有運糧被戕者有途遇被刼者有匿而搜得者有往陳說利害被詈而隕命者其所以死也亦不一有焚死有沸死有蒸死有爇死有斮死有碎割死有剜剔死有𢭏矛死有倒埋死有亂箭死者種種兇毒所不忍言當時妖妄僧道猶間有一二闌入賊黨惟舉貢文武生監往往竭智盡力與賊相持絕無一人被屈其人與事詳各州縣志乘以蜀而論不下五六百人而四省可知已而民又可知

巳且賊黨嗜殺固其本性惟么鼓槌一輩好殺尤甚么鼓槌者賊中呼年十四五孌童也此輩本非人類戰則不敢向前退亦無所事事持刀矛隨賊徵逐遇老弱及婦女則戲相剸刺以為笑樂且不令即死必備諸慘毒被刺者愈號痛彼愈大笑秉性之惡過於豺狠至於被賊裹脅尤為可憫吾嘗訪諸投出就撫者云家叢山中賊突然來家人四出扳巖跳澗以為賊必無縮地法且不能於邃嶮幽厓每望見一人必逐而殺之也乃賊一入境勝則搜山擄糧潰則遍山奔越故民多被㨿身亦為賊所得時同㨿者㝡夥賊駐營畢各獻斬獲

於首逆首逆即憑斬獲之多寡以論功隨將所執之人賞與為徒徒多者得漸升總兵元帥故賊尤以掠得人多為貴既乃各領所執而出遂問其降否不降者施以前各項毒刑而死其降者截辮授白布以蒙首畧教咒語數句並飲符水一甌介嗅柴為師傳自稱曰弟子初至數日防閑甚密遇戰即驅為前隊倘逃逸被獲必備極十分慘毒乃宛轉而死總之遇賊者若不能勝賊即為賊殺猶得速死若被執降賊則死於官兵而受賊名不降則死於賊而痛苦尤甚惟有投出就撫之一途耳然投出者亦倖而得生也士民何不幸而值此哉觀士民之死難如此其衆如此其慘賊萬死不蔽其辜已

婦女殉節

婦女遇賊蹈節者多矣夫以賊之強暴甚於虎狼所至州縣婦女死者多或數百人少亦數十不等其如何而死雖不一其蹈生以殉節則一也聞賊之初起多盡室以行遇婦女故不甚掠知婦女無堵抗之力故亦不甚殺其殺焉掠焉者偶也嗣賊知必遭誅滅凡遇婦女老醜者殺之少壯必見偪辱不從者固必殺從之者事畢亦殺曰我既不能携以行毋令他人來污我婦也有靦顏從賊而行者官軍又殺之噫乎

婦女而遇此豈非命哉某州有數十婦結隊避難投深箐賊突至詰姓氏不答欲辱之則聯挽牽抱裂帶互結驅之不動拉之不開賊刃傷數人鋒不及者亦畧無懼色賊不得已聚薪燒之骸骨俱燼終無一語賊大駭遍舉以告人究不明為誰家婦女也賊平有司彙報節孝姓氏不及激烈之實跡

皇恩浩蕩俱列祠建坊而州縣又多以盡節軍民婦女合祀之制府戴羨門先生初為管山令時乃建議以昭忠為一祠節烈為一祠

東鄉之破

賊之破城自東鄉始、邪匪初以刼掠為事、原無大志、自官軍輕敵、武弁多死者、賊於是氣頗驕、及將破東鄉、猶有懼心、漸次而近、何料勢如破竹、直抵城下、而城濠深廣僅數尺、賊見大笑、嗣城中人出道官兵凌制居人、指民房曰、我當居此、民曰、此我祖遺丙舍在焉、恰無空屋、何以待將爺兵、曰我非予屋也、汝安得私、即運裝入據之、願指其丁男奴婢其婦女、民無敢訴、或市舖物不與其值、曰我來護爾命、汝敢取值耶、居民以是積怨、賊偹聞意城或可破、以偏師嘗試、城內遂瓦解、賊乘以入、都統大員及東鄉令並文武各官皆死、賊於是大[illegible]自大謂縱橫天下無與敵矣、屢歎曰、徒營出太肆殺掠、

長壽之破

巴川長壽皆以無城垣為賊所破、而長壽縣依山臨水、縣署踞山巔、令素懦、聞賊將至、潛備數舟於江岸、是夜賊遍焚旁近村市、火光燭數十里、城中人四散奔軼、忽而賊至、縣令已不知所之、武弁及典史死焉、賊遂縱火焚其城而去

開縣擄人

王三槐將至開縣臨江市、先遣其黨距市三十里屯於蘭牙場、臨江市人集鄉勇數百往禦之、賊不敢偪、而鄉勇未攜糧糗、日暮相率歸而飲食、羣賊遂大至、市人未及逃者悉被執、市素饒裕、百貨具備、且有優伶兩部在焉、時偪歲除、三槐取伶人箱中通天冠並蟒玉服之、而令諸優串戲、慶除夕、嗣徐添德樊人傑諸逆大會於臨江市、歌舞酣飲數晝夜、而市物未罄、移營安樂坪、三槐就戮、冷添祿復領其衆欲返臨江市、傍縣城過、僅隔一小河、官軍堅閉城門、隱堞而窺、賊騎數十里不絕、時河水久涸、賊探馬踏淺而渡、欲攻城、先是有鄉勇數百屯城外、見賊來、俱撤入城、一病卒不能行、卧於河岸之土地祠、至是見賊渡河、卧發鳥鎗、中賊首、騎墮水、餘遂反走、沿河而上、適民有婚者、新婦恰到、座客男婦數十人、賊驟至、有數客挾其新夫婦而逸、餘醉不能起、明日廻視、酒食一空、客掠去者半、餘死醉夢

潼河偷渡

初潼河守禦頗嚴密、已而忽盡撤其官軍、太和鎮潼河要地也、僅屯孱弱鄉勇、久不得賊耗、大小官弁亦無一至者、鄉勇益懈、日則游飲、夜或聚而呼盧、或為樗蒱戲、所持刀槍原鈍不堪用、復不知置於何所、二更後、羣與呼幺喝六、忽有面生數人驀入、各持錢數百三負、而聶摸[illegible]、問取銀為注、銀又盡

突抜刀擲案曰、請以爲賂、具衆力駭異、遂大呼殺人、頃萬衆畢渡、鎮中數千家火光燭天矣

劉之協

乾隆五十九年、各省查拏邪教、多供傳自宋之淸、而未知之淸受之劉之協、之協又受之劉松、松河南鹿邑人、乾隆四十年混元教內犯案、發配甘肅隆德縣、先收安徽太湖人劉之協爲徒、五十三年來探其師、商復舊教、改爲三陽教、舊混元點化經改名三陽了道經、改靈文爲口訣、恐不能給衆、妄指一人名牛八、僞稱明裔、謂劉松之子四兒爲彌勒佛轉世、保

輔牛八、斂錢爲根基錢、又徵打丹銀、彙送劉松、對天焚黃表、口誦靈文消災、之協復收宋之淸爲徒、之淸遞傳日衆、遂背師別投河南南陽李三瞎子、謂其子卯金刀必大貴、勾之協教內人去、之協攜劉四兒至襄陽理論、之淸斥爲虛誑、四兒亦以未見牛八怨詰之協、誘太和縣人王廷章小字雙喜兒、詭名牛八、送隆德見劉松、復稱往襄陽見之淸、嗣之淸破案、逮訊劉松、均論如律、之協逃、有劉啓榮者、亦太和人、傭於襄陽、識劉之協、叙爲從弟、從入教、之協以銀二百合齎劉松、道經舞陽縣、役訪其蹤跡詭秘、詰何之、起榮自承行竊、會扶溝

縣民江中被刼、數符舟子、亦劉姓、方通緝、遂解扶溝、令劉淸飛鞫之、供從兄劉之協給銀購線、細鞫之協、至以竊案循例取保、時楚蜀捕教匪急、同教郭念忠通信、同逃至太和八丈溝而別、云欲往史有義家、拘訊有義、供一宿而去、事下各省圖形以購、劉之協既逃往來滾鄧之間、久之居新野縣郭里集、同教張傑家、捕益急、遂與張漢潮、姚之富、齊幗謨、齊王氏等同謀爲逆、約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日年月日時皆辰糾衆起事、繼因支江宜都聶傑人張正謨林之華等已於正月十一日焚掠村庄、二月初當陽楊起元亦起、是以不待期先

發、黠賊處事敗受擒、不入賊營、但於鄧州新野同教人家藏身、湖北教匪皆其所傳、四出邀約各賊羣起、俱樹天王劉解協旗、而之協先出、欲往湖北合賊、道由葉縣、令廖寅詰獲之京、鞫出逃後情事、凌遲處死

齊王氏

齊王氏、襄陽總役齊林妻、卽所稱齊二寡婦也、林伏法後、王氏歸母家、林弟子姚之富及王氏兄子王廷詔、齊林兄齊幗謨等造逆、迎王氏爲總教首、最悍毒、有婢名黑女子、亦勇鷙善鬬、爲羣賊所服、然古有徵側徵貳、逬照平及唐之陳碩眞

霍總管宋之陳丐眼妻許夫人固石崗僧廖小姑金楊安兒妹四娘子楊妙眞元成宗時水西之蛇節明山東汶上縣因斌妻連氏唐賽兒皆以女冠稱兵震動一時而即有馮嫽蘭珠吳孫翊妻徐晉李毅女秀荀崧小女灌襄陽刺史朱序母韓北魏任城王母孟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梁高涼守譙國夫人唐柴紹段綸妻及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代宗時四川節度使崔寧妻任氏明洪武時貴州宣尉使靄翠妻奢香崇禎時沈至緒女雲英諸奇女皆以巾幗而效忠義討除寇患標炳青史洵嘉話也惜賊有都麓冷測之妖我無木蘭琅琊海曲呂母及潘將軍秦良玉等智勇發民之閫帥徒令潑悍橫行而貞良粉虀可勝悼哉寡婦姿顏豔冶雙翹纖細偕羣狼豕野逐山眠名冠諸賊之首眞人妖哉而王廷詔者祖蔭貢生選訓導廷詔造逆時令方伯董樸園先生初試用領鄉勇於湖北廷詔祖請官軍嘗言願身入賊壘呼廷詔率諸賊出降求官兵接應之先生言於地方有司弗許廷詔遂入猖獗樸園先生云

徐添德

添德達州人居亭子鋪充本州馬快手忽斥革家頗饒於財習白蓮教傳授甚衆嗣查拏教匪添德數以計免遂與冉綴相謀怨乃積糧食造兵器爲反具及湖北匪起添德糾其徒曰今天下已亂上帝將於某月某日大降天災人民必盡斃死亡惟吾教可免盍相邀舉室以來吾請師演教誦經以相超度及期遠近同挐妻子來者數百家添德與其弟添壽及王登廷等共十人議衆已集可舉大事衆推其衆屯亭子鋪市州牧遣前山首之鄉約往諭之添德曰汝來講和耶甚多言歸語某知州取總役二十人首並銀十萬來犒吾衆乃無事耳言已即叱去鄉約奔告州牧惶遽無計姑少許銀求其解散鄉約復返則添德已與爲首十人者列高坐侍衛森嚴令鄉約匍伏入長跪於地添德厲聲歷列罪狀辭多誕妄且曰與汝無學然既來可以其頭祭旗叱縛之擲座後令其衆曰今舉兵反不從者斬同教人亦有不知其逆謀者然素相敬服且室屬已來只得勉相順從因分給軍裝糧糗豎旗號招鄉市游手無賴遂至萬人添德自稱大都督大元帥不日移屯麻柳場時官軍猶視爲尋常咽匪不爲意賊因大熾轉掠七年與官軍抗經數百戰直至壬戌六月乃爲總兵田參將桂擒斬

冷天祿

東鄉人王三槐素業巫祝為人祈禳販賣私鹽賭博無賴習
白蓮教年三十餘皙而長面鬚髯有髭與東鄉達州及陝楚
同教聲息潛通久懷異志其始以邪教惑衆也謂其師為神
人所言近將遭大劫天地皆暗日月無光人民非被刀兵水
火即罹奇疾妻女為人淫掠世界必一大變惟入吾教可冀
免詞甚荒誕無涯涘愚蠢信之相率為徒唸經禮拜久之益
衆與本處同教之張子聰冷添祿等共十一人為倡首外結
徐添德羅其清等為援反形已具而湖北逆黨復接踵滋事

乃約添德及達州與其清及巴州身即從東鄉起事稱王元帥
聚萬人屯東鄉之豐城未幾走合添德既又與添德分管竄擾
雲陽安樂坪三槐素驍悍而又得冷添祿輩佐之故初起較
添德為強盛胆敢挺身入官軍大營兩次後勒公以計擒之
解
京梟示而冷添祿遂領其衆添祿短小精悍狡黠成性
以卦課為業與王三槐張子聰等同習白蓮教三槐就戮添
祿自為大元帥率衆仍屯安樂坪久之乏糧下山四處竄掠
與大軍對壘相持年餘添祿晏然如無事直至四年三月始
為總兵楊射死添祿手舞蛇矛悍詐異常官兵多中其詭計

在賊中最著名添祿雖死而其餘黨如張子聰劉朝選等猶
屢抗大軍猝難撲滅

羅其清苟文明

其清巴州人自其父羅定國已習白蓮教故父子兄弟同謀
為逆然其清無甚技能惟倚仗苟文明苟巴州望族一姓數
數百家文明頎而長有胆智以其清為老教推尊之為元帥
而身為副反方山坪與徐王二賊相應復結通江冉文儔太
平龍紹周為左右翼方山坪四面頗陡而頂甚寬廣上有水
田數百畝池塘房屋具備其清據之兩破巴州如入無人之

境未幾敗大鵬山全家盡殄文明後亦為楊遇春擒斬或曰
文明為其義子張某所殺獻首投誠後躋都司張一姓趙或
曰文明潛逸去實不死余游川東時見一道士語次留小飲
會日暮遂宿庵中詢其身世道士言昔年少時家頗豐因
誤習白蓮教拜首逆某為義子一日首逆遣人牽馬至門令
合家疾往既至授以刀矛云將造反正駭不知所為而渠輩
已殺人放火不得已隨賊徼逐久而習慣相與刼殺為樂洊
陞至偽總兵統數千人屢戰勝前後掠得男婦並銀物無算
嗣戰敗降官軍札授都司銜顧念在賊中殺人如許無惡不

作亂定後恐爲王法不容復潛遁荒山中旣自念王章雖漏豈逃天譴猛然省悟不如出家學道因至於此余覘其狀貌平常語言質鈍直庸人之最下者耳不知當日何以統賊數千指麾如意而儼然戎首也即此以推諸賊亦畧可知已妖賊原以邪術蠱惑鄉愚而其所謂術者直兒戲耳有命謀入民家舉家生命次第排算曰此王侯也此夫人郡主也最後至其家主大驚伏地曰此王爵命某訪求數十年而不得乃今遇於此前緣定矣授一鏡令自照則見巳冕旒黃服儼然天子夜使燃燈念咒羅拜燈蘂衝大如盤盂復取金鼓亂震戶內徹席爲門當堦側聽絕無聲響又云能撒豆成兵剪紙爲馬可使戰鬬一切妖妄如捕風捉影愚民信之遂首領不保及臨時官兵猶於馬上吹牛角三聲云放五昌而兵勇已刃及其頭古有異言異服之禁誠慮之於微也故爲
盛世之民者當各自愛其生惟正道是務耳

石香村居士曰我
國家威震八荒
武功甲於萬代干城腹心熊羆貔鶴桓桓糾糾卓厲無前矣賊氛之起罪不容死自陷

天誅至嘉慶七年十二月三省大帥合詞公摺　奏陳大局底定而餘氛猶未殄除淨盡零猴敗豕跳淵驀峽所在不乏直至十年始掃淸無遺類乃丙寅丁卯間陝西之南山漢南瓦石坪四川之綏定相繼兵變一時之叛而爲匪者大率前此之降賊居多則亦賊之餘氛也陝兵之變　宮保楊時齋時爲固原提督討平之餘竄入蜀爲羅軍門勦淨在綏定者勢已不可過養齋桂軍門時爲夔州協副將值巡哨一戰殄盡夫叛匪雖原桀驁成性猝難馴伏亦恐馭之之道或有未盡故兩省叛匪皆以折扣米糧爲詞是以凡爲將者之御士卒也必撫之以恩斷之以法接之以信使之以義臨之以莊而又詳其條教勤爲操練故有事乃可使其親上使長如手足之扞頭目無事則雍雍然如家人父子亦何情誼之不相通而肯背其上而作亂哉雖然非第御兵爲宜若是也有司之臨民也漫無教令禁無恩誼惟以勢制術馭鈐制其民由是而詞訟或不得其平刑罰或不中其罪甚至嚴其催科縱厥胥役士紳攔輿而苞苴盈門如是而轉謂百姓刁悍不我愛戴豈情也哉反是則州縣得其理而民氣自靜賊何由起賊既不起而兵遂可以不用又非獨州縣爲然也朝廷之設大吏

察屬安民是其專責其同上行私政以賄成者無論已即自能潔已守法尤宜勤為稽察庸劣為罷納不狥私情不執偏見黜陟公明實心實政如是則屬吏皆奮而賊源絕而兵民自安且非獨察吏為然也持此以待遐荒蠻猓則邱鼓邊亭滅烽幽嶂萬年可以無事而守在四裔矣方今

天子聖神文武百爾臣工大法小廉故風聲遠聽日際奉貢月寔

來賓

聖澤之所懷柔

皇威之所震叠巍乎遠矣而况其在列冠服而隸版章者哉垂拱

無為之治古人所謂千載一時者何幸於今日見之

編中紀事欲詳然斷不敢

上諭及

御製聯句詩注

聖謨煌煌見於邸抄見於通志不敢意為增減一字自荊州擒磔仙條王邪匪殺人條止則雜採文報及里巷傳聞考証五條則載後鑒錄至於堅壁清野團練修寨招撫脅從尤經濟之大者並採船山太史詩於後畧備一時事實云

上諭辦理教匪較當年底定三藩難易較殊齊壞此時帶兵大員若有圖海張勇其人自必早經蕆事諸臣敵愾宜力遠遜國初而其奏報不實鋪敘戰功冒濫邀賞之事何啻蒔莛難屢加訓飭而軍營錮習未能盡改若不申嚴禁令何以整飭戎行逆州首逆王三槐徐添德等惑衆倡亂軀猶爭類固屬自外生成亦緣司牧者平時不能化導撫綏又或縱容奸胥蠹役需索刁難逆匪遂借官逼民反之說因由勾連以致頻年潰裂

聖明洞燭嚴究貪縱之吏并

諭各省督撫所屬州縣有似此者概行叅劾其有素得民心如劉
青黎敦懷方積者即行陞擢於是貪墨屛退循良進用矣
韓昌黎言徵兵百萬不如召募數千誠以兵有名額營有遠
近調發需時鹽糧多費況兵未習其地民各衛其鄉此勦賊
所以必用鄉勇也然其民間自爲團練者聚則爲兵散則歸
農可無他慮至官募之鄉勇半皆流寓貧民隨時徵召協同
打仗技藝久既漸嫺悍狠已成素習在有功者邀賞得官不
乏其人而隨衆聚散者裁撤後若不妥爲安插則桀驁難馴
衣食無策更易流而爲匪屢奉

諭旨飭川楚陜各督撫因時制宜熟商妥議或分隸入兵籍或充
補壯丁或給以荒地官山或賞以絶田叛產惟在奉行盡善
耳
乾隆初年馬潮柱滋事既勦平天堂天馬寨兩江總督尹繼
善兩湖總督永常奏令安徽湖北兩省鎮道綠營每年會哨
高宗韙其言令各省撫僉議通行而沿海省分北自登鎮南至澳門
每年提鎮親身巡洋指地換旗報總督查覆此定例也及教
匪將平
上諭統兵大員於勦捕之便熟察情形與督撫議定章程每年三
省派出提鎮大員於川楚陜交界內定期會哨一二次奏明
遵照辦理
教匪滋擾五省一切征勦堵截所需兵馬甚多計調火器健
鋭兩營兵二千名
盛京二千名東三省五千六百四十八名直隸山東山西江西
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派出征兵五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名河南湖北陜西甘肅四川有賊省分調戰守兵六萬一千
七百九十四名共計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名練勇鄉勇
不在此數

馬則或由他省解往或由本省調赴軍營皆咨報兵部嘉慶
二年七月
特旨將八旗各營直隸出吉馬解營計八千匹餘皆各省滿營綠
營捐養額馬計直隸山東西雲貴解往者八千三十一匹有
賊省分解赴者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匹共馬四萬二千五
百六十三匹外尚有各省購買者
連年計蠲陜西徵額銀一百八萬六千兩糧八萬石湖北銀
三百六十七萬六百兩米十五萬四千一百石四川銀六十
三萬六千兩甘肅銀四十二萬八千兩糧七十一萬七千石

草二百一萬五千束河南銀二十萬七千兩均有奇尚有未
造報者緩徵帶徵不在此數
軍中所需以糧餉爲最亟其輓輸之費發自官帑而米則出
於倉穀碾運鄰省協濟截留漕糧三項自嘉慶七年止將領
官弁漢土官兵難民夫役所用餉陝湖川三省動撥米三百
四十萬五千六百二十九石有奇山西協濟谷七百八十石
有奇江西米二千四百石安徽六萬石湖南北截留漕米三
十三萬五千五百石
初用兵時但設總統以將軍總督兼充永保惠齡宜綿勒保

叠膺其任
上慮帶兵大臣勢不相下無所統屬各懷自私爭功諉過四年正
月
特授勒保爲經略大臣居中調度各路帶兵大員三省督撫悉受
節制貽誤重大者一面拏究一面奏聞遣永保賜以印信又
授明亮額勒登保爲參贊大臣嗣勒保獲譴暫授明亮那彥
成亦曾加參贊後授額勒登保爲經略德楞泰爲參贊卒以
成功
上念教匪既平領兵大臣沐雨櫛風備嘗艱阻以及徵兵轉餉圜

勇安衆之各督撫並在廷參預機謀翊承密勿之王大臣等
均各殫心力允宜普沛酬庸成親王曾參樞務璧書楹且予
一子貝勒儀親王仰休夏勤嘉謨時告予一子貝子慶郡王
定親王念切軍務醇謹勤愼各予一子八分公額勒登保受
任經略運籌決勝躬履行陣與士卒同甘苦厥功殊偉晉封
一等侯世襲罔替並授
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賞用紫韁德楞泰參贊師干奮勇超衆
所至克捷勛績炳然晉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賞用紫韁子
尹子副都統銜勒保復任川督後連獲首逆全境廓清晉封

一等伯加太子少保明亮多年宿將勤辦孝感賊成功最
要載念前勞加一等男西安將軍賽沖阿固原提督楊遇春
在將領中勇略尤著首功較多均予輕車都尉世職陝甘總
督惠齡從前著有微勞賞還一品翎頂湖廣總督吳熊光糧
運圍堡經理實心加太子少保從優議敘姜晟前在湖廣任
內並無貽誤倭什布前在湖廣亦曾帶兵剿賊平日官聲向
好均賞還二品頂戴福寧英善著有勞績福寧給副都統銜
英善給頭等侍衛陝西藩司溫承惠四川藩司楊揆甘肅藩
司文霈四川臬司劉清帶兵籌餉數載勤勞交部議敘大學

士慶桂董誥尚書戴衢亨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克矢忠忱承
旨書
勤慎小心慶桂董誥均予騎都尉世職尚書劉權之德瑛雖
行走軍機未久素日陳奏時有所見協辦大學士朱珪尚書
彭元瑞雖未入直樞廷亦能留心軍務每有敷陳均交部優
敘大理少卿章煦在軍機京章上行走始終其事從優議敘
宜綿前辦洞汝河賊尚屬認真以六部員外郎用景安平日
居官廉潔加恩釋放充當熱河披甲外各敘功陞賞有差以
上十條並見邸抄及通省志

嘉慶元年楚督畢沅奏荊州關帝廟旁掘得大小礮位及礮
子實由神明相佑即
諭令沅修飾廟宇織進恭繡神袍
御書扁額懸之
五年三月
諭梓橦爲文昌帝君桑梓之鄉官兵打仗殺賊屢次克捷未必
不由文昌黙佑著查明本有廟宇
頒發
御額

五年冬賊由黄𤅢河至定軍山夜分武侯祠前陰雲四起遥
望山前燈火旗幟無數賊驚駭折回南沙河兵民共睹無不
悚異陝撫陸有仁咨部奏准修葺祠墓
御書扁曰忠貫雲霄
賊之擾紫縣也其地大青山舊有廟祀東漢車騎將軍馮公
緄賊焚之翌日與官軍戰於山下賊焰甚熾忽藥局驟熱塵
近皆見火光中有赭袍將軍揮刀向賊遂大潰追奔三晝夜
賊將圍鄰水時前數日有童子沿街走且呼曰城中人勿怕
孔夫子帶三千弟子來守此城賊旋至衆異之乃各敬書至

聖位於堂者曰官兵至賊敗去城無恙吁麽麽小醜豈眞足
辱聖賢哉然亦足見人神之共憤也
長壽縣武廟素著靈異賊將至神像無故汗下數日後城果
爲賊破聞他縣亦多有此
賊至温塘井離開縣城僅六十里知城中無備疾驅而前路
問一白鬚翁曰此何地翁曰回避場也賊喜即迯去土神爲
之云
墊亭縣北關外六十里柏子埡神虎却賊神虎者張公苗母
也夫婦入洞修眞化爲神虎鄉人設像祀之嘉慶五年賊經

此晨炊將食殿後大吼三聲拏賊驚悸而遁
賊林之華將至石柱廳百姓悍悼有老儒謂其人曰毋恐我能退賊必不能入吾境衆以其素不妄語疑信半參一日賊擁衆至其地一山頗高峻山腰草木蒙茸雲氣鬱曾中一白鬚翁方巾道服閉目坐石上以塵尾麾賊且呼林之華曰此地非爾曹可到速返不然無噍類矣聲音朗暢賊驚羅拜叩之復閉目曰去去於是賊相傳仙人有指終無敢至石柱境者蓋卽老儒托之也
嘉慶元年春達州太平閒民謠云一二二三三兩三清風明月閒西川云云首句寓達州清風明月地名郎徐添德王三槐所居謠亦其黨造之也

湖北宜都人向瑤明從張正謨起事被擒供從劉盛才入教奉山西岳陽縣李犬兒爲主犬兒兩手有日月字下西撫蔣兆奎親往戶緝並無其人
灌灣腦之戰有白衣賊手執一物往來號召抵死不退總兵成德手發鳥鎗應聲而斃擄縛賊云白衣乃頭目劉盛鳴手執銅頭鐵蛇云臨陣舞動不怕鎗礮其矯誣如此
每賊將至其地前數日牛馬雞犬皆嘷後居民往往以此覘趨避意者殺氣先至也
賊未渡潼河時先有赤頭蠅數萬如蜂飛過凡蠅所到無不被患
冉添元入梓潼時往文昌廟求籤詞曰一人入都賊大喜未幾爲德參贊所擒檻送成都神已先告之矣
賊獲我兵勇鄉民備極慘虐其刑有烤火抽筒上炕洗澡等名絏所獲置地四面用火緩緩圍爇而死名烤火刀剗入臟拔竹木尾曲繫畢疾發之腸腹倒懸盡出是名抽筒蒸死爲上炕湯沸死爲洗澡餘率類此

邪匪殺人無算於是村犬皆食人其來也見死屍必跳躍齧臚如俗所繪獅子滚毬狀久之則狂噉飽又跳躑如初跳已又食往往無全屍亦妖氣所感也
考元史方外傳有白雲會白蓮會之名而欒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聚衆鼓煽妖言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間多信之因起兵
明之中年白蓮教屢起爲變山東汶上縣田斌妻連氏與白蓮僧惠金妖人楊惠煽亂所掠丁壯醉以藥咒之列陣前則憨戰不避死傷治河都御史詹瀚平之

四川大足縣祭伯貫以白蓮教挾衆爲亂僞號大唐大寶元年破合州大竹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州縣川撫劉自强討滅之

山東鉅野縣徐鴻儒以白蓮教倡亂破鉅野鄆城滕縣鄒縣截運河奪糧艘巡撫趙彦討之其黨高尚賓縛鴻儒降同時四川白蓮教賊洪衆白台仙爲巡撫朱燮元討斬

合州龔刺史堅壁清野並招撫議 公諱景瀚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圍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邑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但謂以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

國家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起事豈非明效

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悉市井無賴之人卽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埃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矜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難能而爲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名數冒領銀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鬬疑則易驚又各自爲

步趨紛則易亂即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鬨然而進亦鬨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

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輓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餉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值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百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日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爲日既久民力

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斂督責民必不堪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變將何以處之況夫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巖峭壁四面削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損傷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則又竭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捲

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貽悞此一難也賊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鳥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觔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趫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地隨時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勝

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見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退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竝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岐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分布於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拾命衝突亦未有不潰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分而我兵不得不分賊

合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擄戮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勦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勦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一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蕆事即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奔馳半月之久士疲氣阻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萎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儀隴而儀隴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効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少無所恃也故殺賊以安民令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

無所裹脅多一民即少一賊矣民居實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存一日之糧即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

要必先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者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其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矣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

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將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室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耆民舉爲寨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管銀糧稽查

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
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
者慮其爲間諜也即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
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跡可疑
而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另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累
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地若
干詳註冊內以備稽查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
或二三人編爲部伍爲鎗刀弓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
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
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
有警或鄰堡告急許以其半救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
中建倉數間富家國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爲給銀悉行收
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縣官兵經過即以此糧供支賊至
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銀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
及家稍充而貲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爲
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
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
搭蓋棲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

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糧勻攤於堡寨居民所有
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
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
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
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一家團聚無流離死亡之憂并不
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
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鋪皆空屋耳賊即千里焚
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
隣保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日非潰
而四散則輾轉於溝壑之內而已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
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
團聚糧不露處冬春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
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
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
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根本無所庇鄉村
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去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
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警則環而救之如手足之捍
頭目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

供給官兵糧食恐難兼顧蓋堡寨自籌足食已屬不易也若以銀購諸堡寨則可矣

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勞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尤關緊要堡寨之在大路者即安設夫馬遞送無須兵勇護之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省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虞再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陴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所容其桀驁不馴如啯嚕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其莠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悔悟者必安居乎堡寨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與俟既分號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

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民可以與樂成難以慮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矣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所行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網羅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即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裒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兩而已自是即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日需銀百萬者其費何如且尚未有底止也惟買糧爲費較巨而糧分貯

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欵是不獨省費且竝無所費矣一則甚其繁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保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錢穀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為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而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繁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事之先願平心而熟計之也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計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即所以殺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益多數月之後恐民之見賊將不逃而合之矣今不早為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伏惟垂採幸甚其撫議曰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謂撫者撫百姓之從賊者耳今百姓之從賊者大率有二一則被其煽惑者一則被其裹脅者被其煽惑者甘心於從賊者也然其中有辨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矯誣之詞妄作非分之想不懼不悔視死如歸此冥頑不靈非可以情理化導者也又有富者畏禍貧者貪利邪教以避災得財之說誑而中之一時不察翕然信從然素無不軌之志也一朝事

起官府訪查鄉里執訐既無詞可辨遂無地自容鄉勇利其田宅家產以多殺為功一言在教婦孺駢誅其存者不得不棲身賊巢以為苟延性命之計此愚民誤入其教而不能自脫者也被其裹脅者皆不得已而從賊者也然其中亦有辨精壯之民賊先拘係以苦之旬日之後強以拜師令隨行與官兵相遇授以戈矛驅殖前進倉卒打仗百姓既不及自明官兵亦無從辨識鋒及交加既欲貪已之生不得不致人於死而放火殺人之罪遂無所逃賊乃縱之往來自如而百姓已無生還之望矣此欲歸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或令煮飯或令放馬或令挑擡什物不給以糧自行覓食隨時搶掠餬口饑飽無常其苦萬狀日夜思歸然妻子為質則中心戀戀不忍遽離家業已殘則後事茫茫無可措置不得不隱忍隨行以圖苟活即有孑身易於逃脫而賊之防範甚嚴晝則雜以大索纍纍相繫如驅牛羊夜則閉之空房陳陳相積如圈豚犬蓋有十餘賊而制百十人之死命俯首帖耳莫敢先動者矣此欲歸而不能者也自嘉慶元年用兵以來吾民之死於賊者無論與官兵迎頭殺擊其衝鋒冒刃者皆吾精壯之民也官兵從後尾追則兜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

者不知凡幾矣幸而乘間得出守卡之勇坐營之兵盤而獲
之以為奇貨又致其罪冀邀厚賞非法考掠多方指證草草
數言即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幸而解赴大營委官
審訊而從賊日久放火殺人則罪在不赦問官惟守此兩語
以為盡職黠者狡詞變易則死於刑愿者據實自陳又死於
法其幸生者皆歷幾死而後得之什百中僅一二也夫律坐
喝令即下手亦從末減何況被賊所逼事不由己而徒泥其
迹不原其情風聲所布孰敢復出使賊益得藉口以鉗制吾
民此從賊之心所以愈堅而賊之所以日多也今蒙

皇上施浩蕩之恩開三面之網蕩滌舊染之汚與之更新伏讀
聖諭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
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
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欽此捧誦迴環無不感激泣下即此數語
已足感　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矣賊亦人也具有心
腹腎腸亦當感動悔過何況被脅之良民哉惟是愚民目不
識書謄黄遍貼賊中防守甚嚴一時未必周知即知亦或未
敢深信諭以空言不如示以實事之為深切著明也伏求
勅諭各路領兵大臣於大營中預備大旗一面上書招撫難民四

大字遇賊打仗以兵數百或數十人守之另立於山之上或
營之左右距營一半里許其有投棄器械來奔旗下者悉不
得殺賊方迎敵官兵不暇兼顧裹脅之民必相率來歸矣嚴
飭守卡員弁兵勇自賊營逃出或被盤獲者無論是賊是民
曾否放火殺人均不得擅殺送交地方官問其姓氏里居願
留者妥為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風声傳布孰不求生即或
所放者未必無一二真賊逃回賊營然賊既生還則百姓更
無死理在賊營之百姓無所疑慮益堅其向化之心乘間歸
者紛紛恐後矣此解散之一法也其有心地明白語言便捷

者予以重賞令其招徠招出十人者給以十人之賞招出百
人者給以百人之賞能殺賊縛賊來獻者更加優賚如係賊
之小頭目更為得力唐李愬之平淮蔡宋岳飛之平楊么皆
重用降將轉相鉤致賊心既散賊黨即離即使一人不返不
過失一真賊於事無關輕重若使一人成功則保全無數生
靈於
國家實有裨益此解散之又一法也抑某更有請者教匪及啯
嚕等執迷不悟非重懲之以威不能遽懷之以德而被脅百
姓受制於賊亦有欲歸不能之勢某三年軍營所見百姓逃

回者皆在官兵打仗之日官兵大勝則逃出者甚多官兵小勝則逃出者亦少是剿而後可以成撫而剿必須兵力今兵力少府兵仍宜添派精兵慎擇良將剿撫並用奇正相生兼行堅壁清野之法百姓自相保聚使賊無人可裹無糧可掠旬日之間不特被裹百姓投出相繼即真賊亦鳥獸散矣有明郎陽之白圭項忠先後擒斬劉千斤苗龍等數萬人而後原杰得以成撫治之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非忍於用威乃所以成其愛也至各省情形微有不同教匪四川爲多其裹脅川民亦衆今首逆陸續就誅賊勢漸形瓦解一加招撫來

歸必多是四川利用撫陝西習教者安嶺將軍山諸役殲戮殆盡逃入川者不過一千餘人兩年以來川楚逆匪往來與漢商雒一帶沿途裹脅皆隨裹隨逃故賊中陝民頗少無可招撫是陝西利用剿至湖廣受鄉勇之力亦受鄉勇之害殺戮過甚勢不相容不特楚賊不敢回楚即楚民亦不敢回楚無所用其剿亦未易言撫其來歸者量爲遷移方可相安無事是又在地方大吏之隨時變通矣謹議

南充令曾公詳定團練章程護川督宜通飭各屬倣照辦理札署曾公諱自柏

案據南充縣曾令稟稱邪匪滋事以來該縣陸路隘口九處水路大小渡口十九處會同文武員弁選撥幹練書役分往各要隘督同地方約保人等嚴密防堵仍不時親詣各隘督率巡查不敢稍事大意鄉勇一項不惟需費浩繁鹽糧不繼抑且有業者不願充當其無業遊民應充者無事則圖支鹽糧有事則退縮畏避徒滋靡費不足以資捍衛不若就糧戶居民聚集鄉團守望相助彼各有田園廬舍父子家室眉睫

之災誰不共切保護見在巡查卡隘親詣各鄉面諭衿約激以大義令其各保各甲選出丁壯自備器械口糧互相聯絡協力防堵妥議章程嚴立賞罰集成條約抄單傳示復圖繪山川形勢指明要隘先事預防旋據各鄉團衿約稟齎團勇花名計三十餘處每處有二三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民情頗爲踴躍均願自備器械口糧在於城鄉分頭堵禦近日賊匪擾至蓬州徐家場南部新鎮壩及圍攻營山縣城警報頻傳城鄉人民尚屬安堵並無遷避轉徙之狀等情本督部堂據此查賊匪並非別有伎倆不過恃衆亡命以期乘虛而入

凡各處團集鄉勇守禦稍嚴輒卽紛紛退避如營山渠縣大竹等縣皆於賊匪逼近城池之時帶領鄉勇奮力擊敗其明驗也然與其賊匪逼近城池始行設法抵禦恐地方已受蹂躪之慘莫若先爲準備大聲張威杜其窺伺之意所以保全生靈者更大本部堂與隨營司道講求守城守卡之策本之古人成法參以時下機宜共爲地方官指示開導者不啻唇焦舌敝乃庸懦之員以爲事有難行遲才之輩又復言過其實一聞警報惟以請兵請餉爲事而於守土二字竟不顧名思義良可慨也今據該縣所禀親詣各鄉面諭矜約激以大義令其各保各甲選出丁壯自備器械口糧互相聯絡協力防堵等語與前此合州龔牧所禀親赴各鄉勸諭紳耆約保立團設卡情形均係民情之所樂爲一經官爲經理自然倍加踴躍正古人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一鄉如此附近各鄉仿而行之則各鄉足資保障一邑如此附近各邑仿而行之則各邑足資保障推而至於各州各府無不然豈非在在銅墻鐵壁無懈可擊夫賊匪起自邪教邪本不能勝正而自官兵痛加屠戮之後卽在入教者亦未必無悔心之萌特勢同騎虎不得不挺而走險能竄一處卽走一處能延一日卽

活一日若各鄉各邑以至各州各府自爲保障賊匪無丁男之可裹無米糧之可擄勢將不剪自除況官兵四面兜圍籠禽檻獸何難一致蕩平倘計不出此一任賊匪衝突過境使賊匪日裹日多蔓延爲害何所底止合由六百里加緊通飭各屬各府廳州縣遵照辦理具報倘該地方官竟敢視爲尋常通行事件並不實力奉行無論賊匪失陷城池固當按律嚴辦卽潛逸境內漫無抵禦亦必從重叅究禀遵無違

○一每團製造紅邊黃布大旗一杆旗上大書某團義勇字樣團內派一強幹有胆力者執旗隨團總左右

○一團勇務須衣履緊紮綁帽上須繫號帶一根上亦寫某團義勇字樣

○一團內人家凡有防夜鳥鎗素習施放者卽備繩藥砂子團成一隊無鳥鎗者各製鋼利矛刀刀頭長一尺餘杆長八尺要堅硬木料裝逗結實其餘叉耙劔戟如有素習熟慣者各隨武藝所長備用兵器團成一隊

○一每團置三眼銃鐵炮二個巾鼓一面中鑼一面備用

○一遇地方有事團勇視團總旗幟所指爲趨向不得退縮畏避團總令兩人扛抬鑼鼓團總執槌欲進擊鼓團勇聞鼓聲急催則奮力向前放鎗砍殺欲退鳴鑼團勇聞鑼聲駐足徐退則步武不亂以防賊人返

追如有臨事退縮、不聽號令者、送官處治〇一每團須設健足探報四名、輪流走探、如報有賊至、先連放號炮三聲、團總團長卽率團勇堵禦、一面遣健足飛報本縣、其附近各團聞某團炮聲、卽遣本團健足飛往探明、回報該團總團長、迅率團勇各隨帶器械口糧前往接助、如有觀望遲緩悞事者、卽將該團總團長重究〇一本縣令旗信籖傳調某團、該團總團長卽率團勇依限飛馳、照信籖註定處所齊集聽候派遣、敢有延悞、稟明大憲依軍法從事〇一團內有技勇精強之人、據實報州縣派令傳習教演各團勇、團長總優禮以待、或

公議月費以酬其勞〇一過夜安歇、各團勇鎗刀器械俱要隨身安放、刻不可離、以防事起倉猝、不能徒手應敵〇一每團務須定一聚集公所、無事則合一團之人、或分兩班三班、議定雙单日期、輪赴公所演習武藝、空日亦可以各照家務、公私兩得、有事則齊集隘口、協力堵禦、不得偷安躲避、違者責成團總團長稽查稟究〇一地方有事、團勇日夜守卡瞭望、協力堵禦、並夜間伏路巡更、尤為緊要、必須輪流派撥、以均勞逸、如有推諉偷安、及虛應故事、不認真用心出力者、團總團長稽查稟究〇一賊匪所到之處、先以放火驚嚇人心、

凡有火起、卽當整頓堵禦、不可驚慌退避、違者稟明大憲依軍法從事〇一賊匪每於黎明人倦之時、踹營攻寨、無不摧敗、每夜至雞鳴以後、卽當加緊堵禦、不可以天色將明、放心安歇、致悞大事〇一紳約團長奉行巡查、派撥傳習教演、及一切堵禦要務、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擾累居民團勇者、立行拏究、追給領牌、仍倍罰不貸〇一各團相距在二十里內外者、每議一定期、於附近要隘處齊集會哨、或施放鎗炮、演試武藝、既足以壯聲勢、使賊匪聞風遠遁、又可以彼此認識、互相聯絡、方不失守望相助之義〇一各團距城遠近不一、必須與縣署聲息相通、方[illegible]事緩急、酌量辦理、每團各擇一明白曉事之人、常住本城平匪局內、凡有團內應行之事、隨時稟明核奪、

梁山令方公籌練兵修寨四事

一操練鄉兵、以備堵截也、各州縣非無鄉勇之患、有鄉勇而無訓練、實與無鄉勇等、梁山縣招募鄉勇共七千餘名、除陸續奉調及裁汰不計外、近存四千餘名、廣延精於技藝者三十餘名、教以鳥鎗刀矛等技、並操演之法、與臨陣之法、同鳥鎗在前、刀矛在後、鳥鎗不精、則臨陣手顫、而發必不中、一發不中、勢必棄鎗而走、刀矛手亦因之而驚、故必精鳥鎗、以收刀矛之用也、刀矛不精、不但刀矛手不敢近賊、鳥鎗手無可恃之人在後、其技即精、其心不定、賊徒驟進、亦必棄鎗而走、故必精刀矛、以收鳥鎗之用也、見在日夕操演、十月於茲、近復製硬弓四百餘張、及藥弩三萬餘枝、以為伏路守險之用、各義首鄉勇等、自顧身家、亦頗知用命、並時時勉以大義、秉教以作坐進退之方、逐日察看情形、似尚可用、如果賊人窺境、定當竭力堵勦、斷不致退縮遷延○一修鑿城池、以定民志也、縣城為四鄉居民之望、城中小有驚疑、則四境亦聞風而怯、查梁山縣舊城、高僅盈丈、兼以無濠可恃、恐愚民無識、易起猜心、現將縣之舊城、普加三尺五寸、平處俱挖長壕、傍山險處、修削並令陡峻、城工浩大、用度不貲、既未敢請領帑

銀、而當此軍需浩大、民力困弊之時、更不敢重勞民力、除將本年廉俸、全行捐用外、復傳集本城殷實紳耆約保人等、明白曉諭、旋據捐石捐木、出米糧者、絡繹而至、即令捐助多而人品正者、分董其事、所有出入一切不用一家丁一書役經手、其間是以用費較省、而成功亦較速、雖逐日工價、合計尚欠三千餘金、自當妥為辦理、斷不致絲毫有累公私、城內亦山甚多、俱於阨要處設立砲台、置自鑄威遠砲大尊、以備轟擊、其餘存城劈山砲、九子連環砲、共四十餘尊、鳥鎗約九百餘桿、火藥約一百餘石、鉛彈足用、刀矛軍器約五千餘件、俱係自為製備、其外卡鳥鎗軍器、尚不在此數內○一設法儲糧、以備緩急也、縣內常社兩倉共收貯穀二萬石有零、除奉文碾運軍米及支發本境鄉勇口糧外、見僅餘穀一千二百餘石、倉廒實為空虛、設有緩急之用、真不足恃、再四思維、無可為計、昨經首諭附近城郭居民、令將存穀餘石、先事運貯城內、設使賊人犯境、即可輕身入城、小民亦知未雨綢繆、殊屬踴躍、且見在官倉閒空、其穀石多而無地可以屯貯之家、茲已將官倉借給存貯、並明白曉諭、以將來設有事端、即當借給口糧、事竣照市價償價、梁山雖小邑、頗多知義之民、以故

鼓舞樂從尚不致疑於官吏〇一廣修山寨合力守禦也查賊匪自去秋起事迄於今日所入之處必先以虛聲恐嚇俟居民逃竄時彼則乘虛而入地方官雖欲禁止逃民而逃民終不可禁以故民心愈恐而賊勢愈張小民無識貴堅其志必置之於必不可死之地而後有不肯輕去之心民有不肯輕去之心而後賊無可攔入之勢梁山境內周圍數百餘里四面俱有古寨已令各路約保指名禀出大小不下三十餘處有周圍三四十里者有周圍十餘里及七八里者各不等大抵皆峭壁懸崖中通一徑見已親赴各寨逐加閱視普勸居民令其各家修整大約不過一月之內即可一律修齊其附近城郭之牛頭金城七十層子岩等寨日內即可竣工並聞賊衆行不裹糧待掠而食倘能絕其糧路勢不能枵腹持矛是以傍寨居民俱令其將存積穀石全數先行運寨寨上多備滚木擂石並按照寨之大小分給過山鳥鎗等件如果賊至各路居民自可就近登寨而守或十餘團守一寨或數團守一寨並諭各屬該居民於賊至之時勿與接戰但堅守不動使我四境之中路路可通寨寨相望不必互相策應而實有互相策應之勢賊仰攻不能掠食無所左梗右塞步步防人似有不待驅逐而自退之理

又籌辦團練章程

一每一保正所管之地爲一團又合數保正或十數保正之地爲一大團每小團設立團長一二人或三四人無論紳士居民務須其人心地明白曉暢大義向來爲一方之仰望者始准議立不必拘定資格亦不得徇私妄舉其大團議立團總一二人或三四人總理各團之事所有大團團總須各團公舉後訪查明確當面驗試如果可以勝任再行給札飭辦〇

一團內團勇須年力精壯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無論是否紳士之家有無田產均列名充當其外來流棍及團總團長素不認識者不得准充派定之後團總另造一冊某團長名下管領團勇若干開列姓名年齒呈送過硃以便不時親臨查點倘有違抗不願入團出力者許團總團長指名具禀治罪〇一每團製造紅邊黃布大桿旗一面上大書某團義勇字樣團內派一强幹有膽力者遇有事之時執之各團勇帽繫號帶一根上亦寫某團義勇字樣〇一賊匪詭詐百出常扮乞丐難民往來伺探團內務須嚴加盤查如見有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協力拏送究治如有別處携眷搬入團內者亦

須問明來歷、或有人認識、方准入團居住、○一團內製造軍
火器械、修卡挖濠、一應費用、着團總團長協同保正、向花戶
勸輸、但須就其力量秉公勸捐、既不得徇私勒索、亦不許任
其違抗、務使衆心咸服、如團總團長保正稍有挾嫌勒派等
事、一經花戶告發、定卽從重治罪、加倍罰追、○一團內人家
凡有防夜鳥鎗、素習施放者、卽多備繩藥砂子、團成一隊、或
另製營鎗、更妙、所用鋼矛刀頭長一尺、餘桿長八尺、堅硬木
料裝釘、其餘叉耙劍戟、如有素習熟慣者、各隨武藝所長、備
用團成一隊、○一團內有武藝精強之人、據實報縣、派令傳
習教演各團團勇、公議月費、以酬其勞、○一各團相距在二
十里內外者、每議一定期、於附近要隘處所、齊集會哨、或施
放鎗炮、演試武藝、既足以壯聲勢、並可使賊匪聞風遠遁、彼
此認識、又得互相聯絡、方不失守望相助之義、○一每團須
設有胆力熟道路之健足探報四名、輪流走探、如賊人在一
二百里之內、卽須去探、以便早為預備、賊人若將臨境、團總
團長、一面卽率團勇赴卡堵禦、如有三人之家、以一人居守、
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延者、卽以軍法從事、一面飛報別團、
別團團總團長、迅卽一面嚴守本卡、一面抽撥團勇、各隨帶

器械口糧、前往援助、如有觀望遲緩悞事者、卽將該團總團
長照軍法從重治罪、○一團內地方、須看明要隘處所、或山
梁、或舊寨、擇其易於守禦之地、築卡挖濠、安設鎗炮、如探有
賊匪臨境、團總團長卽帶領團勇在卡堵截、既有大卡深濠、
不但人人胆壯、易於堵截、卽賊匪亦不敢輕易來撲、每卡須
容二三十人、卡墻須高四尺、厚二尺、濠深八尺、寬八尺、四面
安弔橋、方為合式、○一立團雖各處分設、而有事之時、附近
幾團、務須彼此救護、如別團現在與賊抵敵、其附近各團、一
經聞信、卽須派人帶領團勇前往幇同堵截、同心保護、前卡
賊匪既不能過、後卡亦可保無虞、如有各保各卡、自悞大事
者、定照軍法從事、○一倘或有事之時、團勇日夜守卡瞭望、
協力堵禦、至夜間伏路巡更、尤為緊要、必須輪流派撥、以均
勞逸、如有推諉偷安、及虛應故事、不用心出力者、團總團長
稽查稟究、○一賊匪所到之處、先以放火與大聲喊叫驚人、
凡有火起、卽當整頓堵禦、不可驚慌退避、如聞聲喊、亦不可
胆怯、違者軍法從事、○一團總團長奉行巡查派撥、傳習教
演、及一切堵禦要務、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累居民團勇
者、立行拏究、追給領牌、仍倍罰不貸、○一縣令製就令旗信

鐵傳調某團該團總團長即率團勇依限飛馳照信鐵指定
處所齊集聽候派遣敢有延悞者照軍法從事○一各團距
城遠近不一必須與縣署聲息相通方可隨事緩急酌量辦
理每大團各擇一明白曉事之人常住本城凡有團內應行
之事隨時稟明核奪○一團規立定之後凡團內舊有居民
即不得任其搬徙如有違抗搬移以致搖惑人心者定將家
產房屋一并入官作為地方公用

按方公諱積號酉堂後溶歷四川布政使司歿祀棠山名宦祠

勒宜軒制軍善後團練疏

奏為派委道府丞倅等官分段辦理團練勦撫事宜以佐兵
力而淨賊氛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奉
諭旨以川境賊匪當此窮蹙之際往往從無兵地方逃匿以冀苟
延殘喘地方官自宜搜獲淨盡以絕根株著該督撫等督飭
各州縣多派鄉勇嚴密查拏該匪等無路逃竄不難淨除餘
黨蕆功更速等因欽此仰見
聖心燭照幾先預操勝算臣跪誦之下不勝欽服伏查川省教匪

滋事以來地方官勸諭百姓築寨集團堅壁清野連年頗著
成效惟是向時賊勢尚衆百姓僅能憑險自守欲得其殺賊
立功者不過百分中之一二近來仰仗
皇上天威官兵各路勦捕賊勢已十去其九臣昨與額勒登保德
楞泰彼此會合預將善後大局通盤籌畫定議俟辦完大股
之賊即將官兵分段駐劄搜勦餘匪盡淨方可徐議撤兵又
恐餘匪零星四散官兵蹤跡難周仍須激勵鄉團協力搜捕
而舊日鄉團祇能各自為守無官統率終屬散而無紀難期
得力若僅責成本管州縣則牧令等皆各有地方應辦事宜
其勢又不能常在四鄉辦理團練之事惟有遴委熟悉軍務
大員分路總理其事仍多派正佐各員分定段落各專責成
申明約束聯絡聲勢兵力之所不到則以民力佐之民力之
所不支則以兵力助之庶幾偵探易周而賊無潛匿之地但
此事必須乘官兵未經分駐之先辦出頭緒庶將來易於集
事是以額勒登保德楞泰與臣會合時公同議定章程臣當
即遴委曾辦軍務熟手之道府丞倅並飭司由省揀派州縣
佐雜各員指定段落各赴差所分段辦理以廣元蒼溪南江
通江為一段派候補道劉清總理以寧遠府知府德福佐之

並派正印官二員、佐雜二十員、分路經理、以太平、大寧為一段、派候補道鄭成基總理、以同知銜候補通判李在文佐之、並派正印官二員、佐雜二十員、分路經理、以達州、東鄉、新寧、梁山、開縣為一段、派成都府知府趙秉淵總理、以酉陽州知州張星煒佐之、並派正印官二員、佐雜十員、分路經理、以奉節、巫山為一段、派雅州府知府周景福總理、並派正印官一員、佐雜八員、分路經理、以雲陽、萬縣為一段、派知府銜候補同知直隸州劉大經總理、並派正印官一員、佐雜八員、分路經理、其餘忠州、墊江、酆都、涪州、長壽、江北、合州、定遠、岳池、鄰

水、大竹、廣安、渠縣、營山、儀隴、蓬州、南部、南充、閬中、昭化、劍州等州縣、均屬腹地、幅幀較狹、且將來大兵分駐後、該境賊氛自遠、應即責成該地方官經理、仍各添派佐雜二員幫辦、此次辦理團練需員較多、川省大小正佐各員、多有在軍營効力出身者、於防堵事宜頗多熟手、均勻合配、儘敷差委、凡各員分定段落後、每一寨一硐、挑選團練若干名、令寨首管領、每佐雜一員、管領寨硐若干處、每正印官一員、管領佐雜若干員、均以各該路道府總理其事、現在大小各員、俱已陸續前往、諸所分路查點寨硐團勇、造具花名清冊、刊立告示、條規、俟賞罰條約、正二月間可以辦定章程、此時川省大股之賊、惟苟文明一股人數較多、現有經略恭額、兩路大兵剿辦、自不難即時完竣、即湯、劉等逆雖尚未就擒、而其夥匪無多、勢極窮蹙、亦與他股零匪無異、彼時團練既成、大股已完、即可將官兵分段駐剳、凡遇賊至、零星無多者、本寨團練即為堵禦、附近寨硐亦共相策應、搜捕賊匪、稍衆、本段官兵就近剿捕、至團勇人等、有能斬獲匪衆及擒獻首逆者、照依賞格分別賞賚、正佐各員、督率有方、亦量加獎勵、所需經費、由總理道府稽覈撙節支給、倘有冒功濫事及辦理不善者、各治

其罪、設有賊匪悔罪來投、即由該委員就近訊明、若係緊要賊首、錄供稟報核辦、如係尋常夥匪、即查明籍貫、分別遞籍安插、俾得各安生業、不致再流為匪、如此民團既有統率、而兵力復相表裏、賊匪無避跡之處、必不能再延殘喘、統俟賊氛盡淨、再與額勒登保、德楞泰酌量情形、安設撤兵、以期一勞永逸、斷不敢專恃團練、稍存草率就遷之見、為此繕摺具

奏、

張太史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
羣盜如毛久未平棧雲來往一身輕干戈草草催離別婚宦
勞勞累死生有用年華拚棄擲無聊家計費經營關山銷盡
輪蹄鐵猛虎磨牙看此行
石磴縈紆戰馬饑入山符壘辟兵符殺人敢怨民非盜報國
真愁將不儒豺虎縱橫隨地有貂蟬恩寵愧心無荒寒驛路
匆匆過焦土連雲萬骨枯
輕裝休問辦裝錢短堠長亭望悄然燐火飛殘新戰壘枯骸
吹斷舊人烟此中託命惟奔馬何處招魂不杜鵑大帥連兵

甘縱賊生靈塗炭已三年
窮山避亂敞軍門威望遙遙萬馬屯不戰豈能收殺運無功
先已負君恩祗聞怨毒歸諸將可有心肝奉　至尊一樣沙
場征戍死模糊敢信是忠魂
功罪朦朧合自寬苞苴餽贈且偷安民窮轉覺軍中好寇過
惟從壁上觀俗吏飛騰推挽易妖氛飄瞥送迎難逍遙無服
談攻守不及鄉農早議團
故事虛張諭蜀文懸軍安養募新軍山中城破官仍在閫外
兵譁將不聞大賈隨營緣我寓連村無寇是誰焚烽煙未掃

偏流毒萬鬼含冤指麾尖
連城閉後萬山荒忍棄郊原作戰場賊有先聲如哄嚮官無
奇策任亡羊飄搖鴻雁飛難穩涼草弓旌氣不揚猶勝驕淫
諸將吏移營終歲避鋒鋩
憂慍書來遠寄同故人幾輩尚從戎能文未易恭軍事有口
都能說戰功為我經心籌去住看君彈指變窮通東溟西域
曾推幕猛將還應憶海公
斷無符檄混麒麟大酒肥羊誤保身擄劫翻誇神將勇需求
誰諒縣官貧賊能退舍尊旌取令敢梟渠起義民祇為英雄

惜成敗論兵安肯怨庸人
莫倚重關護益州時危曾困武鄉侯誰看鴻鵠猶扶未入佩
刀殘早賣牛戰鬥心疲千帳冷驚呼聲亂一城秋老師糜餉
成何事宵旰空貽　聖主憂
三川人滿欲烹珠曾問今年米價無餉道幾難通劍閣商船
新已斷夔巫蝗連糧運舟車險錯雜民風士馬麤猶幸未搖
根本地尚留嚴武在成都
漢沔東流雪未消軍符絡繹馬蹄驕倉皇鬼蜮來無定破碎
金甌轉適地險不關由我據城危幾度看人燒商於何止

開秦楚隴蜀河潼路萬條
發也橫行起禍胎桃花馬上看重來不貽巾幗先逢忿欲辨
雄雌已自猜黃鵠特飛貞女識白頭都爲美人開請[illegible]便是
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
千里奇峰拔宕渠才聞王槐三冉文儔又高均德徐添德城孤中夜
聲相應穴鼠空山技有餘焚掠難歸皆盜城風波未定且吹
噓傷心已亂無全策祗仗 天威盡剿除
議撫招降計已施凋殘民力久支持不明賞罰終何益真舉
才能尚未遲將相有權甘自棄英雄無種要人爲孫吳兵法

非天授誰竭誠謀報 主知
纔過黎州又鳳州含情重問草涼樓磨驢步步皆陳跡鳳棲
條條是別愁花鳥三春禁雨雪關河十里見戈矛元戎誰有
書生膽快馬輕刀自遠遊
長途心緒久寒灰蜀壘秦關去復回兩地有家離聚苦連營
無路夢魂猜幾人還唱從軍樂何日真逢撥亂才行盡殘山
重歎息年時已是賊中來
藥蔦巴渠鳥路長通奈連楚鬭豺狼天如有意將遊徼我忍
無情哭故鄉八口艱虞猶劍外一身飄忽又陳倉風詩已廢

哀重寫不是傷心古戰場

答石侯書

來書云頃閱所編紀時事廣傳聞昭勸戒倣
皇朝武功紀盛等書遵
欽定之旨而述之固文章之大有裨於世道人心者也然述則述矣何必編年且有日月不詳櫂紀於歲末有說乎曰賊匪之變擾攘數年不逐歲直書何由詳而不雜僕閱者爲目瞭然至於權書歲末則原本歐陽氏五代史梁太祖四年書劉鄩討張守進事註舊史不書忘其日月故書是歲之末而吳廷珍作糾謬已有月日可考特不能徵實耳此其例也又曰子

一書生耳何敢於公卿大臣皆以名書卽其書爵亦嘗以一爲斷更非矣昔宋景濂先生不云乎古人傳記多書名非特尚質亦爲文之體當然子孫有名祖考者龍門自序喜生談扶風叙傳稱生彪等是也弟子有名其師者仲子路答長沮之問是也後儒有名先聖先師者昌黎石鼓歌是也此類不堪枚舉後世謬爲恭敬於所尊或以號舉或以謚稱在當時固有知者歷一二世不知爲何許人矣作文欲紀事行遠竊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若在事文武官秩大小皆據當時現在而書升則書其所升之銜降亦如之各從其時而書他日之侯伯公卿在是時或微員布衣直書之正以見英雄豪傑不必生而富貴且亦前人舊例也又謂當時功績保無濫於耳日而多遺漏乎方舉此縣旋叙彼州頭緒亦棼而無紀胡弗分某師辦某路賊爲一篇俾各自成義爲猶醒目乎是則有難焉者五省大帥而外領兵之員數百大小之戰亦數百茲特舉其大概而言凡已見於編者其如何設謀如何取勝且不能一一殫述嘗有巴州人語於僕曰當官兵與賊戰於巴州時巴人張必祿者炊飯於缶將熟聞之不暇食繫缶驢尾提刀騎而馳值戰正酣官兵將不支必祿衝入陣左右突

殺數十賊追奔數十里而馬馳逐不已官兵招擁回營傷痕遍體不覺其痛馬猶嘶鳴躍踯始知爲尾後缶蕩甚故也斯謂與人一心成大功也必祿自是戰無弗克如此之類遺漏甚多又如公爵楊軍門誠村余軍門紫松胡軍門卓然智勇俱備爲一時名將平匪之役勳勞不少又如榮陽鎮曾公受曾州鎮馬公應國左江鎮楊公應元潮州鎮閔公懷義騰越鎮曾公耀宗河北鎮楊公明奎均躬歷戎行身經百戰者也此外尤難枚舉寡陋之譏奚辭至欲各帥分敘則有似乎史傳體用之寔非所宜復謂詳蜀而畧四省此尤非有成見也

蜀聞其詳則詳之陝甘楚豫聞其畧則畧之若夫廣時事之傳聞而表忠節懲逆亂以爲天下萬世之勸戒則此編之大旨也愚意若此倘別有以教我尤幸

答香農書

某頓首香農閣下來札云云固然然所稱各文員蓮壽軺倘督國岩領鄉勇隨營協勦如楚之督撫吳公姜公陝藩溫公川藩楊公肅藩文公勳績天人而知之其餘道府州縣以逮丞倅固不可勝數而異日之爲蜀省大員如曹霞城韋楧園建南陳觀察賛勦備胥團堡堵禦亦其選也下至大分如凌瑞溪等防守嘉陵江之類僕蜀人豈不備知之而不具載者不載所不必載也且諸公之心亦必自忘其勤勞而其傳亦何藉此況僕又何足以傳諸公哉閣下又謂卷中於蜀省官弁殉節及士民婦女之被害舉之而不詳陝甘楚豫則並不一及毋乃太畧不知蜀省官弁士女如何殉節之實不詳者皆得於蜀省志乘者也志乘不詳其如何殉節之實故僕亦無由而詳其不藉志乘而得者固無不詳也士女被害之名氏則連篇累牘不能備書但雖逃黜鬼簿之譏亦恐閱者之倦而思卧不得已而畧之也故於四省並抹而去之以歸淨勁覺蜀紀猶非文章之正體爾閣下其毋疑

答某名宿書

僕前書所欲請教於閣下者問編纂教匪之事作何體裁耳蓋欲倣史傳體而人事又太冗雜欲依鑑體而又不便編年故亟欲與高明商之也乃來書僅摘啓中小疵以覆是答非所問矣且其所駁亦未必當如聲偶獻欵句似謂平聲太多是亦不然語本宋儒黃𤤒之號之書獻欵字亦有仄音一讀如宋玉風賦憯悽惏慄清涼增欷註伊既切張衡南宿賦坐者悽欷註虛穀切又少陵羌村詩感歎亦歔欷上叶生還偶然遂下叶相對如夢寐又見王僧虔祭顏延之文其讀去聲

者不一而足又謂邑乘乘字宜仄固本朱註晉之乘而韻瑞已引爲平聲且與佛經之上乘中乘下乘同爲載事義也而三乘之用仄聲平聲未嘗拘也且古人四六只求宮商自協正不必區區於平仄漢魏六朝諸作者君豈未之前聞耶況此文自有不妥處如已用朝廷則國史字宜改爲信史既云保聚義旗則後句鄉勇便爲重複而學元忠王友直之上忽加營壘出入黨羽合離便爲不類緣一時高興率爾操觚又無明人商確故疵類間出行已自加更正何閣下乃舉舉於駁所不必駁耶來書云愛過骨月諒不相怪僕亦云然故直噴以告非傲狠自是飾辭拒諫也至於體裁究竟宜何取則竚望郵示幸毋吝教焉

附來札

吾兄採取遺聞表章人物是我輩應爲之事第筆墨一道流傳奠久魏文帝曰年壽有時而盡哀樂止乎一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尤未若文章之無窮是文章著述家所愼也吾兄近來所著諸書未得一見深爲悵然第前讀徵事啓四六中尚有失粘一二聯及平仄錯謬處如邑乘字自是仄音聲偶字想是偶字此不可不察也前大意看過其文不在行箚中尚

未能細勘耳狂瞽之言知相愛有過骨月不

題辭　　　　　　　　　　　　石香村居士自識

濡毫職血染模糊，寫出華嚴小劫圖。人比鵑林標玉露，家傳路史獻丹壺。河山日興，犂陰作，肅雪春回，萬卉蘇，華際昇平志，帝力。壤歌環聽遍康衢。

〔清〕陳殿蘭撰

岡城枕戈記二卷

清咸豐五年刻本

序

陳生香浦有文名饒經濟當賊警之初至也慨然以一邑存亡為己任條陳數千言大畧以為籌經費宜急募壯勇宜慎定賞罰宜先皆切中其要迨賊圍城攻奪江門前後數閱月邑諸紳在局襄贊機宜凡事經議定立予施行一切文告多出香浦手倚馬草檄援筆立就蓋其才之閎中肆外有大過人者矣軍政偶暇麈談列坐予以寇賊鴟張之

勢戰守艱難之情與夫易子析骸之慘雖為身所親歷目所親覩而先後倫次事過輒忘每語香浦筆之於書以備檢閱香浦曰唯唯而戎馬倥偬卒未能成編也今歲之秋香浦因公來謁袖出枕戈記授予予誦讀一過喜其遇事直書功無遺過無掩非獨史筆之縱橫也不禁喟然曰予與生等以文弱之質投筆荷戈廢寢食冒風雨置生死於呼吸定患難於指揮亦幾經勞瘁矣事不必求傳於後而世遠年湮恐其時其事其人謬舛於街談巷議之口以訛傳訛莫知底止而掌故者無憑取信是亦一邑之憾也即以此編付之剞劂以示將來可也用弁數言而為之序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秋九月友人陳應聘覺民氏
書於岡州官廨

後序

咸豐甲寅六月余以省侍寄跡古岡黃梁之枕未安紅巾之號卒起焚香咒米東西互從銅垣漆城旦夕告警況乎心驚遠道地處長圍僕本恨人家無淨土側身以望空登仲宣之樓滄海橫流獨臥王尼之轍者哉嗟乎風悲鶴慘人間何世宇宙雖大容膝不易關山無極愁雲已飛余時方行李遷移棲身別館日與陳君香浦莫君西溟諸子游朝看山水夕覽文史燈花未落談鋒交興骨肉燥渴復呼煮茗神魂蕭騷

乃至擊鉢朋遊之盛羈旅之懷可謂樂而忘返矣孰意黃星照命黑眚隨楊至七月既望旋遭岡城之變香浦以枌榆之難入裏軍務余因之稀疎益增落寞鼓鼙聒耳則悼甚流離烽火瘦人則悲深猿鶴聽雎陽之笛莫辨風塵吹越石之笳先零涕淚天意人事誰惆此悽愴傷心者乎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可支也車薪之烈非杯水之可救也當其螳臂已鼓鴟張方殷呑雲夢者何難銜社稷者安在斯時也雖欲括樗里之智效平原之節不休於戶口之遷徙即沮於兵食之單寡而卒之鼠魂不復虎穴重探市肆依然河山無異是可見陳平善計墨子奇材於孤城丸卵之時奠一邑桑石之固其亦責陸司牧而望重搢紳者之功歟余目擊時事心蹵羣流迭經艱虞乃告無恙今秋餘暇香浦復授余枕戈記讀而詳之可無濡筆一言藉慶樂郊之適乎嗚呼陸機入洛既無風雲之思梁鴻賃舂時多漂泊之感黃塵泛陌甲洗何年黑水頻波身傷異地彼少陵之居巴蜀尚賦北征子山之羈高橋猶哀南國余之追爲此序用抒鄙懷斯

又痛泥爪之飄零而嘆安危之有數者也

咸豐乙卯仲冬番禺蕭士彥藕舫氏拜撰

岡城枕戈記敘

海濱片壤受

國家涵濡覆育二百年於玆矣乾嘉之際秦隴楚蜀敎匪蔓延內地之變至斯而極而考諸方畧所載故老所傳其間食德飲和之民猶知敵愾同仇不甘從賊結碉立寨共保鄉閭未有當罷豫之餘而封豕起於閭閻蠱蛀茹於心腹如今日者我新會民風剽健喜械鬥然尙畏法不敢爲戎首顧乃一夫攘臂四鄉風靡維堞一間竟無半寸乾淨地論者遂歸咎於刼

運之無如何而刼運之所以無如何者抑曷故哉當夫寇難初起也在賊則破竹勢成在我則腹背受敵齊東卽墨河北平原以古方今諒無異是且也兵無銳士庾無見糧歎根本之已搖紙鳶信斷慨軍政之久弛誰是干城徒以邑侯陳公臨危不撓登高一呼留城諸紳戮力同心左提右挈其相與共患難誓生死者不過十數人卒能兩月孤城百戰無恙起銅駝於荆棘固市肆於苞桑然則觀其刼運之所以收卽知其刼運之所以發夫孰非人爲之也蘭年少素不更事時鄉團起議謬爲何菱塘孝廉所推許語所知日此大事邑之安危繫焉顧非其人不能濟可以共事者其陳某乎莫餉亭家鏡巖諸前輩亦以此相督策辭不獲遂追隨於諸先生長者之後得以深悉其情形今日者燐火不燃鯨波永息回憶始事之艱難終事之不易與夫羅雀掘鼠之慘猶恍然心目間也北窗偶暇秋風徐來爲之序次其事而編輯之起於東莞誌廣府之禍始也訖於江門誌新會之禍終也鄰邑之變畧記大概誌一時存亡呼吸之勢有如是

其危且急也若夫間叅鄙議不稍忌諱欲後之覽其事者卽以論其世也嗟夫大江南北尙接烽烟雲夢瀟湘猶開壁壘其所當凛杇索六馬之戒者又豈徒爲一郡一邑之事乎哉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秋八月新會陳殿蘭書於槐屋之讀舊書堂

同里何　瑺菱塘
兄　殿桂鏡巖仝叅訂
南海李長榮子虎
番禺蕭士彥藕舫仝編校
姪　文焯麗南

岡城枕戈記卷一　　新會陳[illegible]輯

咸豐四年五月十三日辛亥會匪何六糾衆踞東莞
石龍墟作亂
粵西軍興以來本省羅定南韶烽火相望猶屬
外匪竄擾旋卽撲滅至是潮州告警月餘何六
者或謂順德人在石龍墟糾集皮鞋油糖棉花
各行店工人俱無賴一旦舉事廣府之禍遂自
此始

二十二日庚申石龍賊何六攻陷東莞縣城執留城
官署都司莫其亮被執不屈死之省城戒嚴
廣府向登袵席各州縣原未有備石龍起事僅
十日團練未就何六交通內外是日午刻舉衆
至莫其亮方登陴禦同顧兵壯則已盡裹紅巾
遽開城門其亮新會人由江南軍營同委署都
司僅兩月遂及難時府試尚未告竣報至省城
震動多有不試而遁者
二十三日辛酉督部堂檄本營叅將衛佐邦帥師入

省
檄取兵勇七百名
二十四日壬戌虎門提督檄本營以兵二百赴虎協
防邑侯抗論罷之
本營兼轄開平新甯鶴山三縣兵額僅一千五
百名前赴援粵西已調八十名督部堂檄至又
須撥三百五十名地衛兵單邑侯患之特爲阻
止
二十五日癸亥提督再檄調兵邑侯力持不下上書

督部請止之
二十六日甲子叅將衛佐邦帥赴省師下較場祭旗
兵三百五十名餘皆新募壯勇多黃冲三村等
鄉人皆健鬥者
二十七日乙丑日南至衛佐邦帥師入省
衛公威望素著爲賊所憚其麾下戴朝佐聶其
光湯騏照俱勇敢善戰至是皆行識者憂之
邑侯召邑紳何鳳莫廷珪何朝昌黃震亨集議防禦
事宜

初督部調兵檄至邑侯深爲地方慮與衛叅將
謀集鄉團存城外委張朝顯受密諭謀諸舉人
何琯力贊之至是以四紳老成邀請集議
二十八日丙寅邑侯命典史方奎焯集岡州書院會
紳士議團練
午刻方典史至院紳士至者何鳳莫廷珪何朝
昌莫占衢張青柏譚振翊議者以爲事關重大
董理須人於是公舉何琯陳殿桂張靈源黃鑒
淳黎其康及予共六人是晚邑侯召明日公讌

辭
二十九日丁卯邑紳進縣署會議
進署者莫廷珪何朝昌莫占衢陳殿桂何琯張
靈源黎其康議城分四隅團練擇紳耆董其事
邑侯慰勞備至
時予與何琯主召募而諸老成主輪門派丁各
自爲守是日予至家兄殿桂處何琯黎其康張
靈源具在將約同進署邀予往予以年輕謝不
敏且謂諸公曰事急矣邑侯此召責望恭重輪

門可行於防夷之日而不可行於此時顧諸老成尙多異同今日之議一失策必貽誤盍定議而後進見乎何琯深以爲然而莫廷珪何朝昌已先入署於是皆入或議輪門或議召募語逾時無定邑侯議分四隅然章程究未就緒也

邑侯諭城內外各堡建柵欄設巡丁

六月初一日戊辰大雨開防禦公局於岡州書院

申刻始集局紳士甚寥寥議捐軍需不逾時卽散（時諸紳集局諸項小費尙無所出何鳳先捐銀十兩）

初二日己巳開簽捐軍需部定議輪門防守

擬照道光年間防夷事例按戶派丁各自爲守

邑侯諭各堡嚴看柵欄

限二更關柵除延醫覓穩盤詰請楚文武巡查准其放行外餘概不得擅開

初三日庚午議照籌餉例捐成數折派各殷戶軍需

初粵西軍與部議開籌餉例令各省捐輸本邑譚黃諸殷戶俱有捐輸至是議團練經費照數折派百分之二於是譚家捐二百兩（籌餉捐壹萬兩）黃家捐一百四十兩（籌餉捐七千兩）其餘未捐輸者俱不問寥寥數家皆知此議之無濟矣

初四日辛未邑侯倡捐軍需銀一百兩命公局募勇一百名送營調用

輪門勸捐俱無成議邑侯以事急先令公局募勇百名送營每日人給口糧銀四分邑侯先自捐出

初五日壬申議以紳士沿門勸捐

籌餉例折數無多主議者悔之於是議分派紳

士沿勸

初六日癸酉沿門勸捐

紳士分頭到各殷戶敦勸或有見面訴近況不同者或有閉門不納者紳士暴行烈日中數日僅得四百餘金

于時警報日急各富家惟辦一逃故雖苦口相勸而慳囊謹守厥後紛紛逃竄或半途被掠或入會獻金至再至三流離瑣尾卒之身名兩失是可哀也而主議者見四百餘金猶大喜謂可

支持半年眞夢夢矣

初七日甲戌議照捐賑成數派捐軍需

先是道光二十九年邑大饑殷戶捐米賑濟至是議當時捐米一石者折捐軍需銀壹兩數年之久人事多變前富近貧者一例責捐爲富不仁者復邀倖免朝行夕改終無實效論者惡焉

初八日乙亥邑侯諭花橋亭東頭虎山口等處設卡巡守發建卡錢拾千文

三處爲東西兩路要衝倘能認眞協守或免蔓延奈何逆鋒所到相率附從三處人爲最多嗚呼不足誅矣

初九日丙子邑侯命牛肚司巡檢張霈典史方奎焯嚴查下住館

城內外下住館各鄉自建爲赴城住宿之所不常有人其看館者往往容留開雜邑侯恐其窩匪巡查甚急

初十日丁丑邑侯嚴諭公局早定章程

畧云本縣諭飭團練已不啻三令五申乃數日

以來尙無端緒閭紳等在局有照籌餉計折照捐米成數之議皆未允協毋庸拘泥成案亦毋庸稍涉私心務期眾論之僉同尤須情面之必破限五日内妥辦毋延

數日來人心惶惑而議團議捐皆無端緒何琯憤不肯入局予以爲此局不成皆由輪門捐賑成例所拘因致書於方典史大畧言現今匪徒四起非同當時夷務無關內地可比非募勇無以防禦非籌欵亦難以募勇籌欵不外勸捐勸捐必須持公照籌餉非關桑梓既屬無多照捐米人事無常亦難畫一惟有破除情面公擬公勸又言募勇之多少宜早定養勇之額糧宜早籌勝如何賞死如何邮宜早通諭應何佈置應何完輯宜早會商書致方典史白之邑侯始知前局之虛遂有是諭

十一日戊寅邑侯諭杜阮井根捕外賊禁土匪

二鄉居縣治東北離城頗遠其子弟多强悍以劫掠行旅爲生地方偏僻四面皆山官兵到捕

莫能得其蹤跡邑侯恐其交通外匪因有是命

十二日己卯會匪陳天義糾眾攻陷南海佛山鎮作亂

佛山向爲商賈輻輳吾粵梨園皆聚於此作瓊花會館以爲聚會之所每班卒數百人類皆無賴所至處即誘人入會名三合會每逢五月下旬必散班一月名打秋班皆同佛山時又値各省未靖商業蕭條其趁工者遊手無藉天義者鶴山縣人往來佛山因而誘之賊益眾是夜佛

警報至邑人惶惑

十三日庚辰會匪馮坤糾眾踞鶴山沙坪墟作亂

馮坤沙坪劇賊且界連杜阮最足爲本邑害至是坤起爲亂識者曰新會之禍其在此乎

十四日辛巳番禺大石鄉土匪作亂

十五日壬午邑侯再捐軍需銀五百兩命典史方奎焯至局集富戶勸捐

是日富紳獨譚振翎至局方典史勸捐千兩爲首倡振翎以歸家商議爲辭卒不果

十六日癸未邑侯至公局勸捐軍需

紳士數人備衣冠迎接邑侯至迎時富紳未有至者特遣陳殿桂何琯往譚家敦請邀到在籍知府譚盛偉一人加捐銀八百兩

十七日甲申典史方奎焯至局勸捐

順德龍山龍江甘竹馬甯等處土匪作亂

十八日乙酉豬頭山土匪作亂

與甘竹賊相犄角橫行水陸往省之路遂不得通

邑侯再諭沙堤都會速團練

先已通諭未見定有章程以二鄉地當要衝再諭之

十九日丙戌邑侯示差役民壯協防章程

二十日丁亥在籍都司梁英忠倡議加募

予知事急與何琯特倡加募之說時首事諸紳中黃震亭決意不與事何鳳莫廷珪又以議不合不常到局其主議者以爲事尙緩且不必大舉持不允適梁英忠自鄉至知警信已確力主

此議當事者以其老戎行或必有見也始允之

二十一日戊子在籍都司梁英忠武進士許德元倡率武舉武生等集局會議加募加捐章程

梁英忠以爲警信日急非加募不足防禦惟加募則經費不貲尤賴勸捐勸捐非官爲之倡終恐觀望於是首倡捐銀三百兩親請邑侯加捐五千兩懸榜募勇衆論韙之是日有豪猾巨紳多方梗議何琯力呵之乃止

嗚呼梁公此來殆天眷新會而默有以啓其衷也維時妖氛四起餉絀兵單邑侯所恃勠力濟艱者惟公局耳顧乃道旁築室議論蜩螗主大謀者但爲兩端之談擁厚貲者只辦出亡之計何琯諸公心知其非而事權不屬言不足以信衆予以望淺年輕更莫能贊一詞每下局必到何琯處相與唏噓扼腕不知葬身何地也幸而梁公一出藉其位望遂決大疑六十日化險爲夷未始非此一舉基之雖七月初旬托病回鄉未克共此艱難然始造之功固不可沒也

捕獲會匪蘇賀伏誅

會匪中爲羣小所推重者始得爲首衆稱之曰阿媽有欲入會者必先糾金與之賀在本縣學充當門斗看守鄉賢祠數十年以此爲業黨類遍城鄉近因各處蠢動潛往小江岡背等鄉煽誘鄉民入會形跡叵測邑侯知之密語外委張朝顯闞其回城往執之窮治具服立杖斃

二十二日己丑邑侯示諭蘇賀黨類悔悟自新

公局傳請富戶至局簽捐

先是沿門勸捐每日奔逐甚苦公議以爲事關一邑安危識大體者皆當造局簽捐至是遣使傳請城內外殷戶至者頗衆

二十三日庚寅購軍器製旗幟

邑侯先捐銀交局製辦令職員張青柏掌其事

邑侯嚴諭各鄉堡送匪

邑侯懸賞格購捕謠言惑衆者

獲一名賞花紅銀二十大圓諭定給領

二十四日辛卯議紳士保人充壯勇

聞各處俱壯勇內變議令紳士的保

邑侯諭江門六廟值事繳炮

江門爲邑東要隘稍出之北街河口原設有炮台置三千斤大炮一位二千斤大炮一位八百斤五百斤大炮各三位太平久台傾圮不修其炮存在江門之北極殿先是通行各鄉團練諭至江門其六廟值事置不省邑侯知人無固志留恐齎盜令繳同

省城北燕塘等處會匪作亂

二十五日壬辰選壯勇

二十六日癸巳選壯勇

願應募者必憑紳士的保先報名到局點名挑選然不肖子衿亦有受賄混保者未必盡善類也

邑侯諭江門六廟值事速修炮台

繳炮諭至值事等抗言江門亦屬要隘現議修復炮台請留炮防堵邑侯許之

是時六廟本無修復炮台之意故爲此覆以梗繳炮之議已有匪人柬意其間江門俱貿易人當事習偷夸詐巧趨避雖遇此等事而仍不肯以誠心相告卒至貽誤厥後逆匪犯北門頻危者數次卽用此炮其罪可勝誅耶

舉人盧文盛請助江門團費

江門闤埠畏賊尋仇不敢說防禦二字文盛湖連鄉人往來江門舉行團練實無定章邑侯以其來請給銀四百大圓亦姑聽之而已

江門堡正尹士元等報至江門團練成請邑侯禁夜行許之

士元等上言已於陸路附近江門各鄉遍送花紅帖火藥金通知該鄉支更巡緝爲該鄉守土卽爲江門保障又另雇拖船八隻以四隻泊北街舊炮台地面以四隻泊沙仔尾河面并築木壩一個中空數丈用鍊橫截朝開夕鎖猶恐賊匪假冒商賈船隻乘勢闖進應請禁止夜行邑侯大喜爲之張示禁止

士元此議是耶非耶是時主其事者盧文盛唐

金華糾集貿易人等刊布向行團練章程抽派
舖租以作經費擇隘搭蓋篷廠每廠約派十人
八人不等看更防守信致鄰鄉勉以聯絡然二
紳既非江門土著之人而闔埠已辦菲道卽從
之計首事者將以輕心襄事者誰爲可恃奉行
故事紙上談兵溯其始事欺罔之罪猶可恕貽
悞之咎實難辨矣

邑侯諭各街嚴查容留住宿

歇店下住館廟觀寺庵祠堂均不許留生面人

住宿星相醫卜無家者亦不許容留如違許紳
士更保隨時覺察逮治

二十七日甲午選得壯勇四百名

軍器旗幟備

軍器按名給領旗幟分東西南北四大隊每大
隊又分十名爲一小隊其隊長各執旗一面俱
挑高長壯健者爲之

邑侯懸賞格購捕東佛逃匪

每名賞銀六大圓讞定給領

邑侯示諭軍民臨事自守門戶

不得奔馳搶掠防內變也如違許兵勇格殺勿
論

邑侯以蠟書赴省請調叅將衛佐邦同營會順德營
勦賊

二十八日乙未文武官紳揚兵北較場豎義旗行祭
告禮巡閱城陴邑侯犒賞有加

是日風和日朗軍容甚壯邑侯備豬酒遍犒壯
勇

營縣會示送匪軍民不許進城

聞賊情變幻有假裝送匪闖進者於是出示城
鄉送匪者只許以一人入城白官迎提不得擅
入

二十九日丙申文武官紳輪班查夜

分設卡防於城外豬山社稷壇以營員吳清華蘇夢
艮督之

欲控制東西兩路也每卡派壯勇五十名

加木栅於各城門外

三十日丁酉邑侯諭梅樹營設水師團練勇

防南路水道也

恩平開平新寧鶴山四縣屬鄉土匪作亂

四縣毗連新會至是西路遂梗

七月初一日戊戌邑侯懸防禦賞格

兵勇接仗日每名賞銀七錢獲一賊賞銀二十圓斬一級賞銀十圓兵勇傷者同局調醫仍給口糧陣亡者卹銀五十兩接仗一欵後以經費不繼減至三錢二錢不等

邑侯如江門諭團練

時甘竹烽火迫近江門邑侯知盧唐二紳不足恃江門所稱團練亦行故事聊塞責無實際至是親赴江門公所集紳耆無一至者遂還

初二日己亥邑侯諭江門繳炮并檄縣丞張景堂速

運同城

初三日庚子邑侯以蠟書赴省告急請調衛佐邦同

營

初四日辛丑邑侯嚴諭杜阮速團練

邑侯甚以杜阮爲憂屢諭團練復由江門發去火藥金其鄉僅益望樓一所夜間以八人駐守苟且將事因嚴諭之

邑侯諭江門鹹魚欄召集拖船

議防水路也以魚欄熟識各船戶專諭召集

紳士陳殿桂等如江門取炮不克而還

屢諭江門繳炮不應至是邑侯特遣陳殿桂等往取傳請六廟值事無至者謹於傳單上簽一允字俄而有數十人擁入廟僉稱炮須留守江

門不能取諸紳見其來勢甚兇恐有變遂還

彼數十人是何人耶時去狗山倡逆期尚數日六廟值事果不與謀何難列兇徒密入告或可潛捕首惡冀弭亂萌且官紳至俱不見更何心耶恐百口不能置辨矣

議守江門厓門

主議者以爲賊信急當守險江厓爲東西要衝兩路固城可無慮江門既不自守我可撥勇代守之并添重兵鎮厓門子曰議固佳惟江厓無

城可憑江門情形如此人心更叵測我以客兵戍其地非大隊不足以鎮遏顧城內兵勇僅此數城堞遼濶尙未敷自守且莞佛之變難皆自內作不必盡外匪此時若加募餉固難繼卽欲以現兵分戍脫中變何以應之眾亦以爲難議遂寢

搢紳生長太平交遊當道徒以年望卒膺重寄內念實無措手計惟有虛聲恫喝冀賊稍懾不吾擾卽可奏膚功塞人望若夫荷戈城上喋血

隍邊益久謝未遑也時主議者笑謂予曰子以爲賊臨城下此局尙有人在乎予變色曰公謂此局之設將專爲守江門庢門計乎厥後狗山變起紛紛鼠竄此時已窺一班矣

初五日壬寅屯米油鹽柴於公局

時以爲賊之成敗旬日間事無庸多屯故僅屯米三百石油七桶鹽柴亦不多

右營署守備吳元陞帥舟師勦賊於豬頭山

邑侯以蠟書赴省告急請調衛佐邦回營

分遣二人往恐有失也

初六日癸卯江門撤防四便門晏啓早閉

江門原無防也設廠看更向來故事耳至是則并此撤之益甘心從賊矣

邑侯諭公局舉堪資干城之士

衛參將赴省可用營員多已隨行城守不敷調遣邑侯令局保舉武舉武生聽調

邑侯諭江門鹹魚欄驅逐魚船

先是召船命下魚欄屢支吾不應其魚船之至

欄者皆來自外港船堅炮銃至是尙有百餘隻灣泊沙仔尾邑侯以其旣不應募恐不測故令驅出境

魚船皆恃各欄給資本故其受欄役如奴隸倘各欄能固結數十隻炮火精良之船外拒甘竹內壓杜阮江門保障之功當可不朽顧乃弁髦憲諭從逆甘心城面初次鈎獲之賊卽爲某欄司事箇日震追厥由來試問果何心耶

邑侯上書督部請調廣海寨遊擊馬玉麟硇州營都

司陳　至江門會勦

時訛傳馬陳二將奉調至厓門公幹故欲請就

近會勦然實無是事也

初七日甲辰杜阮鄉匪黃協成黃盛黃安糾眾倡逆

閉四門獨留大南門出入以官兵駐守稽查

杜阮人以作賊為生業更以一二劣紳利其賍物任意包庇遂成錮習鴿匪馮坤往來杜阮與協成等勾結倡逆是日糾眾在其鄉中之祖祠聚飲豎旗其紳士素不庇匪者悉遁

後獲呂逆子與諸紳詢其發難之由呂言當日甘竹豬頭山賊勢雖大猶外匪未遽至協成等倡逆杜阮迫處江門東北各鄉畏其積威相率送豬酒金銀恐或後我本為拒杜阮保江門計不圖黨類所迫遂至此其保境之言固不足信惟杜阮首禍則實在情事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庇匪養癰族紳不能辭責矣

駐江門縣丞張景堂署千總黃龍彪俱同城

汎地無兵人皆思亂黃千總為營員勇敢者後來守城多賴其力此時之去實欲留其身為後圖然而職守大義也法當任過黃千總亦不必諱其去耳

邑侯上書大憲請釋繫獄革貢黃駒回籍禁匪

黃駒杜阮鄉人歲貢生素得其族人歡心時因事褫革逮繫廣府獄至是杜阮警報至邑侯冀其或可禁請釋回

黃駒回籍賊已圍城勢難禁止然新會之難禍胎杜阮杜阮之橫咎由摺紳故後日東北局開

邑侯即用此公同董局務藉遏禍原其意深矣

初八日乙巳會匪陳松年呂萃進糾眾踞江門狗山作亂署守備吳元陞帥舟師同城

松年潮連岡頭人耿一目為拳棒教師萃進江門範羅岡人上舍生為江門六寮更目時杜阮起事通信江門索厚餽不則先屠毒其江門土匪東意已久復因而張大其詞人心惶惑陳呂二逆在江門素為儕輩所服遂以入會自保語乘機煽誘是日午刻豎旗狗山有眾數十刑牲

拜會吳守備適自豬頭山偵探賊同未審虛實恐不敢遂同是晚匪徒聚益眾

維時狗山之會賊不滿百吳守備所督舟師有快蟹四隻炮械具備而遽爾同城或者遂以此爲守備咎謂不即撲滅致燎原吾則以爲不盡然彼松年萃進者豈不知有快蟹四號灣泊江門豈不知數十人非四快蟹敵而故以此嘗試哉益其環顧黨類已遍江門預日撤防可窺其暫我舟師若棄舟登岸直攻狗山其能即時撲

滅與否是未可知倘賊徒以偏師乘虛踞我船擄我炮挫銳氣喪輜重將民情愈惑事變愈亟況安知非賊以此誘我乎且即立撲滅僅數十人其黨羽之伏而未發者將來謀愈密事愈難防爲禍不更烈乎或又曰賊既無所畏何不即劫我船炮而顧坐視其同城或亦其中餒乎是又不然益其念莞佛之陷如此其易鄰境之黨如此其眾其視蕞爾縣城直如夾囊中物區區快蟹不過取諸內府而藏諸外府耳要之毒蘊必發理勢應然觀於石龍大石何嘗不當時撲滅而燕塘之禍卒不可制益自金陵失險難起潢池賊視官兵久如無物非大創不足以收劫運亦不足以服凶頑故後日省垣一捷諸郡縣即以次蕩平其故可深思也爾時同城雖未知守備之意如何然由今以思其持重之見正未當厚非矣

越一日六廟值事有遣子弟裹紅巾致賀者有進百金爲賊壽者何前待官紳之倨而今待賊

之恭耶舉國若狂可勝浩歎

解圍後予晤一友人爲諸生者語予曰狗山起事東北方人皆以不得入會爲慮有一前輩勸其亟入會可免禍友人變色斥之其人笑曰予家有孝廉聲價重姑稍俟酸秀才何作態乃爾吁豈秀才遂可入會乎無怪乎東北方秀才入會者比比而登賢書者且不免稱大都督也時事至此有不忍言者矣

邑侯諭紳士何定章會理城守事宜

城守事宜營員概未經畫僉謂前任把總何定章現家居老行伍堪會理故有是命且不許營員從中阻撓

何公適有喪明之痛且揞紳此時逃亡者踵相接矣公一聞命卽收淚而起城之不亡多利頼之古稱可以共患難何公有焉

沈快蟹於河移其炮械入城

恐資賊用且備城守也

龍山龍江等處賊攻陷順德縣城執文武官邑人大

震

順德縣界連本邑仕宦殷富爲吾粵最城甚堅本月初四日被圍報至僉以爲斷無虞至是城陷人心益懼是夜復訛言賊至驚惶達旦

邑侯檄取厓門炮回城營弁朱漣楊遇諸途賺留不遣

邑侯知厓門守台官非其人無重兵留炮適齎幣檄至其守台官命把總陳榮先用船載回半途遇漣楊賺以城閉路絕不能進遂并回厓江厓之炮後俱齎賊侯之先見不可及矣惜乎阻撓之多也

初九日丙午何定章分設大炮於城障議修復窩鋪

時障上未有炮定章亟取快蟹運回之炮親登障擇隘配置窩鋪日久多坍塌定章首以爲言存城外委張朝顯以爲賊果至當背城一決何用紛紛爲梗其議幾至攘臂何瑄力主之遂鳩工修復因恃無恐

明季李賊圍汴京諸生張堅獻懸樓式守兵始

得展手足窩鋪卽其法也前人苦心經營幾於無微不周太平旣久人不知兵并不識窩鋪爲何用張外委營中錚錚者比來提調營務上無可稟承旁無可資助支持隻手備極勤勞未嘗不陰受其賜當時亦爲此議何耶倘何公之議中止十五日之變且將奈何吁亦危矣哉

公局再募壯勇一百名

購鉛藥製火器

初十日丁未都會鄉土匪聚眾應賊

官紳率兵勇登城分陴守禦
督帶官紳共四十四人兵勇一千四百名分段防守(兵照本營中軍府領餉部計其確數實難核也)另中軍守備馮瑞林帶兵四十五名前任把總何定章帶勇四十名與邑侯所帶民壯作爲遊兵有警則分路策應
邑侯諭拆西門南門知政門城外附城舖屋
十一日戊申大雨風縣署幕客唐廷楨赴省告急
賊匪充斥要隘阻截嚴搜往來公文搜獲卽將帶文之人殺害以此無人敢往唐廷楨浙江諸生幕遊新會慨然願往間關步行備歷諸險至十五始達省

紳士始會食於公局
邑侯加壯勇口粮
初召募時每名日給銀五分至是優加至一錢違令者以軍法從事
十二日己酉各處水關內外再加木柵
連日醫兒病甚劇予以局務無閒刻每日僅回家視一次醫藥悉付諸家人是日遂告殤先君同父兄弟五人僅出予時予又僅生醫兒甫周歲遽至是家人哭聲徹晝夜予亦肝腸欲斷正昔人所謂方寸亂矣顧念百餘年來遭此大變身旣在行間義不可以私廢公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霍嫖姚何如人而敢以此介意也於是黽勉終事不敢告勞今復一周歲矣回憶犀果洗兒猶如昨日爲之哽咽者久之
十三日庚戌獲賊諜於大南門伏誅

其人居城內之倉前街業採樵是日出城回守弁搜其竹楯內有紅布一幅逮治之云在都會鄉領回
東北方各鄉土匪聚眾應賊
毀城外附城民房
沙坪賊馮坤攻陷鶴山縣城知縣馬斌被執不屈死之
鶴山縣在邑之西北歸新會營管轄由陸半日可至是日敗兵紛紛逃回紳民益無固志遷避

出城者擠擁於道婦女乘輀者咫尺之地取錢數千在局諸紳或云出城葬山或云護送眷屬借辭潛遁局爲之空時留局者惟何琯何超光陳殿桂何定章張青栢及予並許德元等十數武紳士而已

時有勸予出城者謂必不守何自苦予曉之曰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彼女子猶能言之予雖無官守旣受邑侯託則官守也臨危而去之人其謂我何諸紳在局者多遷眷屬出城謂以身殉不可以家殉予亦以此勸內子而內子以亡兒之慘不欲生何避爲遂皆不出邑侯午刻到局環顧僅數人慨然曰從今日當死生共之耳聞者悽然

附記馬明府死難事畧

明府山陰人名斌字蓮峯庚戌科進士以知縣用補授鶴山縣鶴山兵額僅百餘城傾圮不可守先是沙坪賊紛起明府亟謀鄉團諸紳士不應沙坪賊勢日益張明府不獲已自

募人數十爲親兵帥以巡城至十一日營兵亦盡散禁弗能止明府知不免巡城時口占一律云時勢今如此登樓益自傷聲頻驚鶴唳誓欲息鴟張天地昏無色旌旗慘不揚惟餘丹赤在留待報君王迨十三日賊將至回顧親兵則已盡裹紅巾矣於是詔其弟曰時事至此尚何言吾聞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有官守者之義也不可逃顧兩大人尙在獨留兹憾耳汝其好爲之因贈以詩云尙有雙親在何堪永別期劬勞誠莫報慷慨亦徒爲恐負鯉庭訓應傷鶴邑危高堂煩侍奉忠孝兩心知亟揮之去曰吾死職守分內事歸語兩大人毋以我爲念遂被執急以磁器自戕不死自握其陰又不死賊以好言慰之並日以酒食進明府食已輒瞋目大駡賊終不加害閏七月中旬賊聞新會援兵將至且鶴邑鄉團已集恐明府從中發難遂遇害於坡山海口嗚呼鶴邑城圮兵單無可守夫人而知之

明府若挺身赴省以其情告大吏請發兵不則身留省會爲後圖明府可不死爲賊執時賊爲後來計不敢加害明府若稍假顏色賊不虞其中變明府亦可不死而明府乃必出於死益其所欲有甚於生者也夫大吏無死綏之節天下所以無完封彊州縣無死節之義各省所以無完郡邑粵東軍興以來逃而生屈而生者且勿論卽有官聲狼藉爲賊害乞憐不獲爲賊害雖云死難未有如明府之從容有爲者也鶴山鄰邑也表微闡幽大義也吾故亟附而記之他日輶軒之採志乘之載或得因此而考其詳焉庶幾不沒忠臣烈士之心也夫

十四日辛亥撤大南門知政門外浮橋

西南方各鄉土匪聚眾應賊

牛肚司屬無一淨土沙村司屬間尙有不起旗者而潛附別旗則無鄉無人矣

十五日壬子大雨江門賊陳松年呂萃進會香山古鎮及本邑各鄉匪大至犯東門等處邑侯陳公中軍守備馮瑞林親督戰大敗之

時賊信甚惡社稷壇豬山卡防均已撤入城內是日黎明賊眾數千奄至屯城外豬山等處旋直趨大東門初賊密約城中內應者以紅旗爲號適典史方奎焯禱關壯繆廟奉其廟中紅旗豎馬山賊以爲眞內應也備鼓樂負雲梯趨東門并分犯北門馬山邑侯馮守備聞角聲遽至親督戰督弁趙安泰首發大炮轟斃其前鋒執旗賊目各兵勇亦連發炮斃數賊賊失措乃返走兵勇十餘人縋城下追斬一級奪炮二雲梯五北門馬山亦斃數十賊賊急以火標射入城均爲雨濕熄午刻天霽復有數賊船入東河騎虎關守弁林得勝炮擊其頭船尾棚賊亦不敢近

本邑賊匪之起自是起於沙坪馮坤勾結杜阮成於陳呂二逆其間又有澳門渡接濟藥碼鹹魚船江門各省渡資以炮械無知入會者助以

資財於是東北一帶黎與漢起於都會應賊最早陳協槐起於外海盧位取起於潮連施連福起於裏村朱津起於丹竈何倫正起於白沙趙志盛起於皋頭張庸德陳萃確起於禮樂伍從第起於麥園李安起於蘇園梁世輔起於東甲其西南一帶蘇淑成起於梅岡林祥起於北洋黃連起於張村李象能李德炎起於七堡譚準綱起於南坦張龍李嗣想起於河村陳尙起於天湖郎黃植三起於水背其餘不甚著名無專

旗者不能悉數最可異者東北方荷塘石頭等鄉以搢紳倡逆更有明經諸生爲賊說合打單從中取利居然穿梨園衣冠坐竹轎來往招搖不以爲怪西南搢紳敝類尙少惟梅岡蘇淑成本鄉愚非積惡嘗爲陳松年拳棒敎師時各處變起其鄉紳中有業刀筆者畏禍及利其善松年敦迫其首應賊冀免禍且爲之部署此皆不忍言不忍記者各鄉賊黨或數百或數十或自成隊或附別鄉揭竿而起賊根皆出自各祖嘗

及其鄉富戶裹紅巾豎旗幟司馬都督元帥先鋒任意建號各鄉內復有往來更替者絡繹不絕合諸附城各堡賊約二十萬有奇嗚呼此乾坤何等時耶蓋誅不勝誅矣

是日張青柏適出城看修閘柵聞角聲紛傳賊至其姪在城外者咸牽袂苦勸毋入城何必自蹈火坑青柏曰吾奔走南北數十年甫息肩遠遭變故受邑侯託與諸公約本爲殺賊計賊至而去狗豬將不食其餘吾老矣誓與城存亡耳

絕裾而起縋城而入糧台始終賴以經理

迺賞守城兵勇

慶全勝也每人賞銀七錢

文武官紳徹夜巡城

自是以爲常風雨之夜巡查尤急

十六日癸丑何超光督拆城外沿河民房

防賊潛掘地道也賊時持鳥銃在對河出沒滋擾兵勇不敢下城何超光親督毀之

十七日甲寅夜賊築土炮台於豬山

是日東北門象山俱有賊攻犯泗水門北門各獲一賊

十八日乙卯夜大雷電雨風賊環城攻兵勇奮擊悉却之

初更候風雨晦冥雷電甚疾城堞上燈火盡熄賊潛以雲梯撲惠民門將及女牆電光一閃兵勇亟開炮照擊賊盡跌入塘中賊又於象山脚大王廟潛掘地道實火藥將發城爲雨濕滅庇民門知政門蟹口均有賊犯俱賴電光城上炮

得以照擊多奇中至三更賊始遁

是晚風雨固驟電光更奇予與何琯何超光劉鳳書許德元同坐於公局廳事大匡牀上其電光即在牀前約二三尺地迴環旋繞兩時許不稍近亦不稍離諸老人云數十餘年所未見時障上燈火不能燃賊窺其隙冒雨環攻勢將必得各卡兵勇到局取藥碼火器者說賊勢甚張皇予與諸紳冒雨分路勸勉各卡半途中遇人奔呼某城破某卡失守者復紛紛道路幾於人人有必死之志矣所幸三五紳士誓以死徇而邑侯與馮守備亦披雨衣親冒矢石何定章督局勇往來援應劉鳳書歐陽驥等護送茶粥不稍缺以故士心益固衆志成城否則一退怯賊即乘之事將不可問若夫雷電借光炮無虛發計是夜斃賊數十人事既修天必從之則又蒼蒼者之鑒觀不爽也枕戈之役以是爲最險亦以是爲最奇矣賊退後東門復有兵勇三十餘人縋城冒雨擣豬山賊營見賊衆乃還餘勇可

賈識者於是乎更知賊之不足平焉

十九日丙辰邑侯諭城內何莫黃譚區李六姓捐募義勇

城守甚單欲再募恐餉難繼因擇城內大戶責令各募五十人自備器械口糧賞卹送局聽調

南山堡紳士請以堡勇二十五名就近協防知政門邑侯許之

尙書坊何姓捐募壯勇五十名送營委用

何姓本邑城巨族祖嘗甚厚今稍替矣猶能首

應義舉衆論稱之（時戶勇議起各姓尙觀望何鳳趣其族首倡衆議遂定）

論風雨守城功賚弁兵有差

除額賞外兵勇人賞銀壹錢督帶官紳貳錢

南隅街鋪戶請以街勇二十名助戰並捐水車防火

邑侯嘉許之

其勇甚聽調策應各路頗得其力

賊設大炮於豬山

是日擊斃東門守勇一名

二十日丁巳賊犯蟹口城我兵擊却之（蟹口城在南門之左）

賊於隔河屋上張罟網安大炮攻城俄而又有數百賊過河勢甚張左右卡合兵亟開炮斃十餘賊乃却走

蟹口城舊有崩缺且稱要衝最難守賊初來時以東北門勇有內應故并力攻至是因官紳查督甚嚴內奸無所施賊屢失利遂專意蟹口連日攻犯炮聲大震豬山賊亦晝夜開炮碼入城中者如雨下然卒不傷一人

二十一日戊午附城各堡聚衆應賊

沙堤則有鍾賢泗冲則有李聚五福里則有陳士忠大墪則有黃瑞紫竹里則有馮桂涯灣則有陳巨芳帝臨堂則有楊松西墪則有余存他如德滋里東關頂花橋亭等處婦孺皆爲賊守望數十成羣稱元帥竪紅旗各在本堡迫人打單晝夜拜會紳士富商無知懼禍者獻金入會爭先恐後間有能屹立者亦但腹非不敢稍置議滔天之禍遂至是而極焉

賢街譚姓捐募壯勇六十名送營委用

邑城富戶首稱譚黃是時譚姓諸老成俱遷避城外獨留一後輩譚祖恩克襄義舉共濟時艱是亦可以爲難矣

崩城黃姓捐募壯勇五十名送營委用

二十二日己未南海九江賊擁衆大至

衆七百餘屯駐西墪各鋪戶內其賊首爲老介福稱寗鄉主帥改姓汪是日賊犯西門象山等處

老介福者九江鄉舉人年四十許擁巨富其來

新會也黨類多本鄉人最淫掠後爲別賊所擊殺殆盡餘又因援兵追至失道竄伏田野盡爲潮水淹斃介福僅以身免同鄉之日黨類親屬咸歸咎之噪於其室遂自殺夫生席豐厚身列賢書有何不足而忍爲此態正不知是何肺腑耳

南門莫姓捐募壯勇三十六名送營委用

二十三日庚申賊衆越河犯泗水門營弁李芳林擊走之

泗水門附城民居皆拆毀獨張桓王廟衆以其神靈不敢毀巋然特存向辰賊千餘負雲梯越河我兵急開炮賊不顧遽樸城復以賊數十登桓王廟屋上放火箭梯既近我炮無所施兵勇又避其火箭幾失措李芳林手擎大火罐急擲下中其上雲梯之賊賊不得上而賊所放之火箭亦落空無所傷兵勇復連擲火罐賊不支遂返走是日賊并犯北門知政門悉大敗

賊築炮臺於槽山

槽山在西門外賊築臺設炮晝夜攻擊西門象山等處

紳士帥壯勇守水關及漏道

時諜知七堡賊募善泅水者百餘人謀欲夜間先攻城乘我不備潛由水關入時水關雖築木柵尙無人看守至是調勇或八人六人不等以紳士晝夜督巡並防漏道

城內當鋪捐募壯勇五十名送營委用

二十四日辛酉東門區姓捐募壯勇二十名送營委用

二十五日壬戌邑侯始查封逃匿富戶房屋

賊勢猖狂軍餉告竭邑侯捐廉數千兩用殆盡敦勸各富戶捐輸而富戶以爲城必不守莫肯助一錢至是查封令出始有悔意稍多捐助

連日賊不來犯聞其作佛事慶五祖誕且薦亡賊云（五祖卽賊所云紹林寺僧）

二十六日癸亥賊犯知政門守淸化關紳士何勳光被炮死之

勳光舉人何超光之弟派守清化關其家近知
政門每聞賊至無晝夜輒赴之是日甫登城爲
飛礮所傷越日遂亡
各城上子基傾圮因備賊始用竹木支架之知
政門子基爲協防武生李輝光督修架過高城
堞不能蔽身賊中又有業打鳥者持鳥銃出沒
對河鋪戶內擊人多奇中以故知政門連日被
攻傷兵勇最多
賊築炮臺於大較場
用江門北極殿存炮碼重十餘斤正照北樓晝
夜攻擊穿壞北門城垣數十處幾坍塌
賊每犯北門必有二白鶴飛翔雲際亦一異也

岡城枕戈記卷二

新會陳

二十七日甲子開倉平糶
逆旗初起人皆逃避城外不爲守禦計即存城
者亦以爲城之破否皆旬日間事且各鄉農因
賊警多觀望早造穀不以時輸納故積粟甚少
米商稍有餘者盡窖藏不敢賣恐難生慮表持
錢入市者皆空返邑侯知其然議發倉穀分米
商領出碾礳交粮銀店開糶每升取錢十四文
菱角步李姓捐募壯勇二十四名送營委用
二十八日乙丑邑侯嚴檄富紳譚祖恩黃肇淳等速
備軍需
自二十三日至是日各卡均有接仗其額賞俱
未發閏七月初一日又屆發兵勇口粮期三十
日例須預備計尙須銀六千両而局櫃謹得一
千八百両兵勇來局討賞者相望於道予與諸
紳在局督辦諸守具及一切文檄已無閒晷又
際賊氛正熾恐兵變禍叵測討賞至者必曲爲

慰勞日益不給而中軍府衙門掌標馮安彪方日浮開遊兵名數索賞初中軍府設遊兵九十名歸馮守備親帶四路策應守備每日抽四十五人輪班以抒辛苦安彪則不計輪班每見仗日必開足九十名索賞不肯稍爲勾稽予與何琯極言指駁後始不敢內外交廹爲枕戈來第一拮据幸譚黃諸家竭力籌備至三十日午刻始僅足數

局議賞銀口粮銀除局紳晉轄外餘俱按期照數送中軍府掌標開發聞其所發口粮壯勇猶未敢刻扣至營兵則或有五分者或有七分者或有一錢者或有兵一錢而官反七分者或有左營兵得領而右營兵不得領者弁兵言人人殊多懷怨望且軍餉有無存亾所繫際茲支絀復何忍浮開濫取乎時何琯適有友送阿芙蓉膏慨然日當此時而此物適至豈將斷送我乎何琯每冐或囘家稍息聞角聲無晝夜風雨必急奔局料理官紳中有舞弊者雖强禦必面斥

不稍貸諸紳咸以其能決斷亦莫或阻撓以故圍城以來局務整齊軍餉樽節一時皆倚賴之

邑倭敦請在籍總兵何岳鍾之子何其晏捐軍需岳鍾謝病家居十餘年家巨富時以避賊出城邑倭請其子其晏捐家財濟軍餉其晏以不能自主爲辭邑倭厲色責之曰吾以爲老總兵受國厚恩且久歷戎事方將董率士民與城休戚業已先去爲民望今爲桑梓計諸人皆有捐助老總兵獨不能稍分宦囊爲 縣官守此尺寸地乎其晏無以對但唯唯謝過而已

二十九日丙寅邑倭容諭兵勇出城剿賊

賊連日攻擾我以兵單但固守不敢出城拒以致賊在城外橫行附城各堡賊益無忌衆以爲死守孤城非長策且使賊輕我至是始決意出城兵壯報奮勇者三百人

三十日丁卯賊聚葫蘆山焚毒烟薰西山卡

是夜北風甚大賊斂草於葫蘆山薰毒烟欲乘我兵昏倒即擁上俄而忽轉西南風賊遂返走

閏七月初一日戊辰暫停平糶
粮銀舖聯聚一處其糴倉米者擠擁街道且强
弱不均邑侯令公局另議辦理
賊築炮台於東門外糞地
邑侯射示出城諭各鄉堡起義赴援
賊攻日急省兵渺無消息闔城惶懼故有此示
能解圍者除計功請奬外賞銀三千兩
公局遣使敦請沙富鄉紳士張殿安赴援
西南牛肚司屬已盡應賊惟沙村司轄內尚有

淨土武舉張殿安雄長一方呼應素靈時亦有
訛傳其起義者遣使敦請不報
邑侯遣使諭沙村司廵檢劉超糾集義兵赴援
賊圍嚴密遣使甚難時募得一人爲乞丐狀沿
賊營丐食間關始達數日盼望同文僅不能行
三字盖上一沙村司廵檢鈐記而已
夫非常之舉必資非常之人沙富凌冲爲沙屬
大鄉其子弟素稱勇健且受紳士約束集而用
之得三千人可無堅陣各鄉紳若能稍念根本

首倡義舉聯數鄉之子弟督以數鄉之紳耆蕩
平之功指顧可就奈何懼禍心勝一籌莫展倘
援兵再稽禍致决隄彼數鄉者庸得安乎然求
勁草於疾風責臣心於板蕩則又比比然矣又
何恧焉
初二日己巳夜賊遷去北較塲大炮
或云賊恐援兵到移截要路也北門至是稍安
佛山賊擁衆大至
賊首爲吳祥黃植吳祥者開平縣人黃植者邑

之水背鄉人其初至也人不滿千因賊目多瀧
水口人就近招誘數日遂成大夥
邑侯諭各堡選壯勇登城協守
城廣兵單賊復環擾我兵無更替目不敢交睫
邑侯恐賊乘我倦遽欄入議令各堡挑選自十
八歲以上至五十歲以下之壯健者限二日造
冊繳局聽調交鋒之日人給工錢一百二十文
賊退仍回本處
邑侯懸賞格購捕陳松年吕萃進馮朝攀

朝攀紫竹里武舉因其兄弟馮彬馮桂倡逆時
誤傳朝攀寔未與列也

厓門敗兵逃回城

七月二十二日岡背副賊蘇英龍糾集七堡各鄉賊潛至厓門千總張兆鵬聞風先遁賊取其炮碼而去至是有一兵逃回始知厓門失守狀

初三日庚午泗水門兵勇出城獲賊諜二名

二賊到城下探虛實兵勇出不意遽執之

初四日辛未右營署守備吳元陞帥兵勇出城擊賊

黎明我兵由北關出吳守備手大旂先行直奔北較塲賊營賊不意我出遽驚潰追獲一人斬一級並釘塞其大炮眼劾力武舉馮建辰分兵由刺斜直奔豬山賊不測衆寡稍拒敵卽竄逸我兵奪其三百斤洋炮二位推其五百斤洋炮下坑焚其篷廠二所賊急鳴鉦聚衆屯五顯坑嚴陣以待我兵追至以賊衆恐不敵而還是役也馮建辰中飛碼傷而我兵窮追中伏死者二人然賊以我敢出城亦稍懾矣午後賊摧數千犯北門兵勇急擊遂却

譚祖恩捐茶油三十墁

城中油告盡譚祖恩家藏尙多遂捐出

初五日壬申尙書坊何姓捐石料修北樓

北樓極糜爛議修補苦無石適是年何姓建祠堂因賊警停工故多石料至是捐出鳩工修補十餘日始竣工

分四隅開平糶局

東西南北各設一局以紳二人官一人職其事

預日官紳親察本隅赤貧之戶驗核人口確數大丁日許買一升小丁日許買半升計口給票造冊存照限三日持票並米價赴局統買一次是日開糶計老幼男婦二萬三千口有奇

初六日癸酉邑侯諭兵勇赴倉平糶

兵勇不在四隅貧戶內限關口粮日分至營局領一籤書明人數赴倉總糶一次每人日二升每升取錢二十四文

邑侯示禁閉糴

屯谷不賣者許軍民出首充公願賣者照時價
交易短價强買者逮治
時米一石價值銀三兩僅量賣二三斗又必寅
夜方交易妨人知更有恐買者洩漏要其賭咒
始敢賣於是貧者得藉倉米而上中之戶反嗷
嗷待哺雖嚴禁仍如故也
倉米年久遠人多不能食予寄舅家一粥一飯
稍支持尙免此厄時縣幕唐廷楨因告援赴省
家中八人待哺甚亟其姪托蕭姓者告予日唐

公間關求援而家人朝夕呼庚此諸公責也予
因謀諸公局又苦局屯少防不虞不敢多與予
因爲搜買數日謹湊二石與之予家人均食倉
米不暇顧矣
邑侯令搜鄉宦李仕龍藏炮
守城炮甚少賊四面攻擊出没不時往往更換
挪移遷運勞苦仕龍曾任本營守備多藏炮因
避賊出城敎諭其家人借用謝無有邑侯令搜
其家得炮架二後其戚余書升代借出炮械數

件蓋知其不滿人心代借出冀爲其紓衆怒也
宜民橋七里紳士請以里勇二十名助戰邑侯許之
初七日甲戌誅賊一名祭陣亡兵
此初四日出城所獲賊也我兵亡二名故祭之
初八日乙亥賊犯庇民門象山等處我兵擊敗之
連日俱有賊犯然終不敢撲城
初九日丙子賊犯知政門我兵炮燬其火藥桶賊盡
死
是日賊分犯蟠口象山復在北門外豬山二處

嚴鼓搖旗若將攻城狀而潛以大隊屯駐百歲
坊鋪戶晒棚上架炮擊知政門逾時不休城上
炮適擊中其火藥桶延燬鋪戶二十餘所賊無
一人得脫者
初十日丁丑邑侯再加賞格購捕三首逆
每名加花紅銀至三千大圓（先是八百六百不等）
邑侯懸賞格捕內奸
賊每來犯城內必有狂走疾呼城破者居民日
數驚有一錢鋪收錢不及遽被掠又間間有收

買鉛碼者皆內奸也許軍民覺察捕治每名給
花紅銀二十大圓
維時內奸佈滿城市徒以官紳巡查嚴密未敢
發必窮治又恐速禍邑侯此舉亦欲默消其反
側之心而已
十一日戊寅賊聚豬欄街舖樓上擊五顯閣我兵擊
墮其舖賊敗走
賊屢攻泗水知政惠民三便門不得逞予語諸
紳曰賊知我四大門守具嚴屢攻三便門又屢

敗必移向庇民門一帶顧此處炮小難遠攻宜
亟移大炮一二位先守隘見賊急擊俾不能安
營庶可無慮謀諸馮守備不應初十日賊果在
對河一豬欄樓上安炮晝夜擊我兵猝無以禦
是日何定章伺隙急移炮置卡上照擊墮其舖
斃賊數人始退
十二日己卯南門莫姓不肖子弟糾衆索其族賑濟
擄禁其族老
圍城一月城市晏如官紳嚴察之功也且其時
非索賑時矣莫姓首發大難城以內各姓幾致
效尤則安危之機也故亟書之
十三日庚辰賊攻庇民門炮燬
賊置大炮於對河擺渡頭炮甫發忽碎裂掌炮
賊皆死
西山卡兵勇出城獲奸差李邦伏誅
午刻有五賊潛過葫蘆山容探附城衝要地西
山守弁何兆彪見之帥三十人縋城下追獲
其四斬一級李邦者城內倉前街人素以接帶

省城往來書信爲業七月初旬邑侯命帶文書
赴省告急半途從賊至是在獲內身上尚帶有
地圖馮守備手緘其兩耳始戮之
邑侯嚴捕莫姓不肖子弟
邑侯愷諭脅從諸賊
畧云陳呂二逆煽亂四鄉攻犯城邑業經官兵
屢挫其鋒查匪等多係脅從並非出於本心日
間粮食皆各鄉自派其祖嘗富戶接濟支用并
非首逆自出己貲有利則首逆坐收有害則從

逆均受又云狂悖之念萬一未償鎗炮之叢身首已解試問生同方居同井城内之與城外究竟何怨何仇以本地之人犯本地之境一旦事敗何處容身且爾等作逆將屆一月之期陷陣衝鋒死亡相繼所得幾何亦應猛省爾其前後審思無悔

闔城内文檄皆予襄辦此示頗切賊中情事後晤城外人云賊見此示暫多散歸且有感泣者

十四日辛巳邑侯嚴禁内亂

禁各姓子弟恐其效尤莫姓也

邑侯示諭城内病故者暫寄葬於象山洗硯池

四門閉死者皆暫厝家中穢氣四達故有是命

十五日壬午訛言援兵至

吳祥連日犯北門一帶我兵斬獲甚多賊屢被創急遣人赴佛山賊求援至是賊船數十號蔽江下泊沿滘口象山守兵望見以爲省兵至傳遍闔城歡聲雷動夜賊用小船放炮往迎始知是賊

十六日癸未夜賊衆數百潛撲象山我兵拒戰大破之

是日賊犯西門又屯大南門五顯廟對河放炮豬山賊亦嚴鼓吶喊終日不絕三更候潛以數百賊頂戴牛皮以禦矢石直撲象山我兵用大火礶急擲焚其牛皮屢却屢至如是數次斃賊無算始退

譚黃二姓收瘞内河死孩

水關皆閉嬰兒死者拋内河不能流通堆積不

堪譚黃二姓買棺盡殮之瘞諸象山

十七日甲申邑侯示許賊黨殺首逆自贖

其首逆内有欲歸正者亦許其互殺贖罪仍照賞花紅銀両

十八日乙酉微雨賊潛聚馬山下薰毒烟開地道我兵擊走之

賊爨馬山下民房置毒於火中烟上薰遂乘間穴地道我兵驚覺急擊烟亦隨熄賊乃走

邑侯許中戸糴倉米

由局發票赴倉糴每升取錢二十四文

十九日丙戌雨公局以蠟書告援於三江淩沖沙富墖嶺橫嶺

數日內賊衆千餘屯聚大雲山雷霆山乘雨發炮擊西門象山等處蟹口知政門泗水門亦日夜被擾勢頗危急而省援不至聞三江等鄉無專旗攻城者故公局遣使敦請起義邑侯亦以諭隨往卒無至者

省差同知督部堂許發援兵并聞省北之捷

初邑侯告急之使冠蓋相望陳嗣興唐廷楨在省亦糾集邑紳士黃文玉等上書請兵詞旨甚哀而省北事方急大吏爲腹心計未暇及至是衛㕘將帥兵赴北燕塘搗賊營大捷斬萬餘級是役也新會營兵當前鋒功第一邑人在省者復捐二千餘金助軍餉督部大喜許是日發援兵差急歸報更候縋城入人心始安

二十日丁亥雨縋人下象山採松脂製火把

二十一日戊子雨鶴山賊馮坤復竄至

馮坤盤踞鶴山縣城其至新會也或來或往非常駐鶴山鄉團克復縣城坤大敗盡棄輜重僅帶五百人走免每人僅得簑衣一襲至是復與陳呂二逆合營

二十二日己丑邑侯諭城外各鄉堡造良民册

城外咸知賊必無成諭出紛紛造繳其賊之强者亦勒鄉人列名册內實未能釐清然所以爲此無益之舉者亦欲使反側子自安耳

二十三日庚寅賊設伏於比較塲誘我兵驚覺而回

賊中之黠者往往結數人潛至附城地方探望我兵勇輙挾牌飛下突執之賊憤甚是日伏數百人於演武廳後故以二人作遊徼狀兵勇遽下城追將近見二人無急遽色遂止伏果起兵勇急走回城上亦開炮照擊賊不敢近

邑侯諭弁兵報奮勇

欲侯援兵至備夾擊也報奮勇者七百人

二十四日辛卯雨風賊放火箭入城

賊欲因風縱火擾城中公局日夜督水車戒嚴

以待其火箭亦卒爲雨濕熄

二十五日壬辰大雨風捕獲會匪曾至鴟女於深冲橋伏誅

匪徒入會者言語稱呼類多更改集成書一部其大部者名長衫其撮篇者名短衫語多不可解局勇巡街至深冲橋見有三人在一小店內傳觀此書局勇突前執之其一人跳免

二十六日癸巳大雨風賊攻小富冲

賊連日屯聚大雲山雷霆山乘雨急攻象山西門又在盤口庇民門五顯關小富冲等處隔河攻擊炮聲大震是日小富冲勇被炮死者一人

二十七日甲午漆製簑衣

兵勇簑衣日久多敝無以禦雨於是再製數百襲

二十八日乙未夜大雨風北門兵勇出城擣豬山賊營奪其炮而還

兵勇三十人奪炮二賊衆至乃返

集遊兵分防各城卡

縣署中軍府公局南隅街宜民橋七里南山堡各立遊兵四面策應賊退回原處是時連日大風雨兵勇苦甚議險要處撥遊兵一隊專駐城邊協防不他調於是南山堡勇調駐知政門兼顧泗水門宜民橋勇調駐小富冲兼顧清化關南隅街勇調駐象山秋月臺局勇調駐象山窩鋪兼顧西門中軍府勇調駐庇民門兼顧左右卡縣勇調駐盤口邑侯仍不時親帥策應各路數日風雨寒甚邑侯冒雨登城晝夜不輟每遇危險時必親當矢石炮碼雲集不稍避以故士卒用命始終不懈自圍城以來未嘗安枕倦極凭几稍臥聞角聲卽親至有勸其稍息者輒嘆曰我何能爲顧兵勇爲我勞苦我不敢獨安耳聞者悅服

二十九日丙申大雨風紳士登城勞兵勇普加口粮銀一日

卹風雨勞苦也

捕獲內奸張元於新和典肆伏誅

先是庇民門右卡有壯勇黃經者守城頗得力後有人由城外寄來一信云是家信經得信後意更怠其同卡勇咸怪之笑曰前信豈賊信乎每見其神情恍忽輒以此笑之且云將搜其行李二十八日雨甚大其卡弁戒各勇嚴守望經不應卡弁戲搜其行李實非搜也經心虛遽跳城逸追不及真搜之果得張元通賊信內云瑤步冲一帶可伏人約侯公局送粥即用毒藥入粥內兵勇食之必昏迷潛師來可得志弁得書

白諸馮守備知其爲新和店伴冞往執之對書法良是窮治其黨不肯吐明日誅之并榜其書於通衢是日遂停餉兵勇粥

八月初一日丁酉北門兵勇出城擊賊於北較場炮斃其執旗賊目并獲一賊

初二日戊戌城中鹽菜盡人食樹皮間有鹽揷標賣每兩值錢二三十文不等且攙以泥沙

賊廹大塱堡紳士黃震亨以書入城議欵大畧言騎虎之勢難中止邀紳士開城延入且索餽數萬両（賊初至時城內公信致黃託其勸賊歸誠立功至是賊因迫其議欵）圍城以來賊中情形不甚悉近日西門守弁黎其剛遣人偵探各鄉首逆姓名滙濟等處緞良民冊亦有客封隨入始畧知賊勢蓋此時從賊多散廵邏頗疎黃公少年時疎財好俠爲時推重醜徒雖暴不忍加戕且議團時首受重託之人也僉謂此公在城外賊中纖悉必以聞昔蠟丸奏策閔難卒平李安溪之功庶在是乎奈何

五旬之久僅得此書從可知賊勢猖獗良民被脅之慘人到此境將奈之何哉

初三日己亥邑侯示許用鷹銀

鷹銀省城用已久惟本邑尚未流行是時公私交竭各富戶所捐軍需多此種故示令通用

初四日庚子佛山賊呉牂以書議和

書用紅聯帖帖面書諭公局紳士五字僞銜署在前稱統領水陸兵馬後營大都督呉後用硃筆押日期當中盖一洪順堂大印外用大封包

若公文狀書內大約邀紳士餽銀十萬兩卽退兵且有託東閣先生妥議之語東閣者黃震亨號也後數日復由黃震亨寄入一函極道被迫之苦不悉記

初五日辛丑賊衆數百登葫蘆山挑戰西山守弁何兆彪率兵勇三人出城擊走之

未刻賊擁衆登葫蘆山第一頂向城辱罵豬山猫山各屯數百賊爲犄角勢炮聲大震兆彪帥兵勇三名持銃者一持牌者二潛自西山窩舖

出兆彪手大旗率先行直望葫蘆山進發豬山賊連放炮不顧遽登其第二頂去第一頂僅數丈彪揚旗隨兵放銃賊驟見驚潰互相踐踏多有巔滾至山下猶負痛疾走者彪卽占其第一頂猫山賊亦驚竄西山繼出兵勇數十人兆彪率以追北門亦出兵數十合追至北較場賊狂奔至通天嶺始稍息嚴炮以待我兵時象山亦出兵忘穿號衣西山疑賊伏遂鳴金收兵象山兵以孤軍難深入亦同列陣北門外相拒兩時始各歸卡賊雖放炮終不敢近

是日諸武紳登馬山督戰爲予言如此且謂當其登葫蘆山第二頂時去賊大隊僅數武爲之汗流浹背不知當局作何狀予謂昔劉寄奴以單騎驅敵想亦類是豈古今人遂不相及耶

初六日壬寅譚祖恩再捐茶油六墵

初七日癸卯賊以四火船入東河至曲背城水閣把總黃龍彪燬其頭船大破之

火船法用大渡船壹隻其桅高出城垣數丈中

置木架長丈餘架下首尾夾一車輪架中斜豎一長梯與城齊梯上橫架大木二條長約二丈木上密排厚板周懸罟帳板上火礶火箭具備並藏數劇賊裏以牛皮不避矢石先於其桅頂上用機關安噴筒一枝以一人薄桅上觸其機火卽發俟火向城上發我兵避火或稍却船中賊卽在下推動車輪搭倚城上其板上賊卽用火器擲入出不意隨火躍上并以小船數十載羣賊藏雲梯軍器以便乘機擁上初六日夜四

更賊先分犯西門馬山盤口等處又以大夥撲象山殊死戰不肯退四路並發我各路協防兵方策應不暇遽於五更候以火船四隻由東河入先以二船望水閣進發數小船隨之船甫將近桅上噴筒卽發火星直射城而我兵幾失措勢將郄黃龍彪伏劍喝曰如稍退卽按軍法俟其第一船較近親點噴筒燬其帑帳樓櫓桅上賊先驚墜板上賊亦紛紛隨墜聲如巨雷而我之噴筒延燬隔河葵屋并燃其帑帳內之火器

一時烈焰燭天値東風烟蔽城上對面不見賊之後船復欲冒死繼進風驟轉反燬其第二船之長梯火益烈餘賊遂遁頭二船賊盡死於火隔岸接應賊亦爲我城上炮擊走我兵下城斬二級奪木架一大小雲梯器械無算諸路賊以次俱走

此法聞有僧人教呂逆製造者蓋仿佛呂公車而爲之前月十一二間已偵探其鳩工製造方謂施之陸路故西門瑶步沖一帶空曠地皆遂竪木柱以阻其行且水閣河面甚狹更不預防何意其竟由此進乎倉卒之間遊兵旣爲諸路所牽守兵幾爲噴筒所郄卒之一人不撓遂屹崇墉則此功爲不可沒也故各卡戰功不書主名惟七月二十三日泗水門之戰則書李芳林此戰則書黃龍彪皆美鎭定也

初八日甲辰築水閘於東河

防火船再至也

初九日乙巳築水閘於承恩橋

小富沖壯勇渡河執佛山僞先鋒方孔支解之身上有一牌書左先鋒方孔衣間帶有一書乃呉祥遣往佛求借火器於陳天義天義不允借之回信也內有白兵在布前海日夜攻仗之語益知賊勢窮蹙賊稱官兵爲白兵

援兵至虎坑移檄入城

初省差回知督部已於十九日發兵又得唐廷楨信知二十三日兵已由省河進發計旬餘渺無音耗城中油鹽柴米俱盡人皆不知所出是

夜公文到始知援兵半途爲香山縣邀留解圍
事已竣前一日行抵虎坑海人心始大安
援兵至睦洲捕獲杜阬賊首黃安
初十日丙午邑侯禁城上縋人
援兵消息城外頗知其居民爭欲進城避兵邑
侯恐賊溷其中概不許進
十一日丁未邑侯諭紳士巡城
禁縋城之令雖出而兵勇利城外人之賄不能
止至是派紳士六人分地嚴巡違者逮治

十二日戊申公局壯勇出城擊賊不利而還
時賊勢衰我兵勇則驕甚是日東門勇三十餘
人出城燬五顯坑賊營幾數賊北門馬山勇亦
出城焚豬山炮臺局勇貪功以二十餘人遽由
曲背城下揚旗放銃賊驚竄追至江濘里口遇
其守路賊急放炮傷勇三人斃一人城上兵接
應而回
援兵敗賊於沿滘口奪其炮臺
舟師初進口豎紅旗其守臺賊猶謂別處賊至
不開炮追較近忽更豎白旗賊失措遂崩潰
十三日己酉外委張朝顯帥兵出城擊賊於豬山奪
其炮械
得三千斤大炮二位小炮器械無算
十四日庚戌援兵水陸並進大破賊於西螯沙堤橋
等處餘賊遁解圍
黎明卸海口營守備黃彬候補守備羅福安
舟師由沿口進發賊眾聚西墩炮臺開炮拒敵
逾兩時賊中碼斃者無算不肯退援兵色稍沮

黃彬急懸四百金重賞待有功親冒矢石兵復
振開大炮急擊隨炮烟嚴鼓直進賊驚愕遂潰
援兵先占其炮臺而督標千總王顯東莞縣副
貢生鄧林春己帥陸勇由汾水江進至沙堤橋
奮殺其守賊奪其炮追至金剛地焚其各處蓬
厰於是合兵登大雲山逐賊賊望西北歸路已
斷多從東南田中逃竄附城各堡豎紅旗應賊
者至是盡更豎白旗城內無兵接應援兵又恐
中伏不窮追賊多逸去

是役也我兵倘能以三百人出東門邀五顯坑一帶以三百人出知政門邀泗冲一帶城外之轉白旗者暫且不問沿途號召其同殺賊彼冀免罪必盡死援兵蹙其西北我兵握其東南當可使隻輪不返是時予與諸紳同邑侯登象山觀戰兩守備具在何琯與邑侯苦請速出兵無失機會卽各卡報奮勇者部署早定見逃賊咸憤憤欲滅此朝食而督令者執不肯致使殘寇入海禍結兵連循至十一月二十日白石之蹶

幾於不振一日縱敵誰任其咎當日謠言載道雖不足聽然由今以思究不能爲督令者解矣

十五日辛亥雨颶風大作論解圍功大犒水陸援兵

犒賞錢六百四十千文黄彬羅福安帶紅單船三十五號王顯鄧林春帶陸勇一千一百人另護兵拖船十五號水陸兵約三千人

邑侯命局紳發印票領人進城

初城內人避賊出城者甚多至是亟欲進城邑侯諭局紳十人自用私印發票給其戚友領親屬回城無十人印票者逮治杜冐混也予亦在十人之內但事變之後[illegible]莫辨予頗慎重不敢多發然亦甚府怨[illegible]

十六日壬子西城崩城外紳士馮植等捐資修復

西門瑶步冲一帶城垣坍塌四丈餘

十七日癸丑開大南門大犒援兵督帶官於公局

賊衆復聚於都會

連日附城各堡補送賊入城者甚多竄伏南方各田野之賊又爲十六日潮水長所淹斃且有因凍餒自縊於樹者纍纍相望然皆佛山九江

殘匪其本地賊多已從間道還聚江門是日復以數百賊控握都會

二十日丙辰署守備吳元陞會援兵潰賊於都會

賊已喪膽聞風先逃是日僅獲匪數名

二十一日丁巳吳元陞會援兵潰賊於江門

賊亦先遁援兵入江門掠取民間財物殆盡

賊如梳兵如篦自昔爲然於今尤烈聞前日都會之役尚有兵勇入民房淫辱婦女者誰任兵寄獨不稍念瘡痍乎然是役也賊皆起於內非

來於外則措紳亦應同其咎矣
二十二日戊午張青栢勸諭城外紳民捐修城垣
四城殘破急警不測時因援兵口根犒賞局中
所費不貲未暇議修青栢以爲此大事不可緩
顧事非分任難速藏因親出城說其紳民曰城
外負重咎非亟立功無以自拔可借手者其城
工乎城外人素推重青栢且懼罪於是滘灣河
南各舖戶大墪紫竹里等處紳民集議刻日鳩
工分段捐修

二十四日庚申邑侯諭富紳黃肇淳等總理公局糧
臺
同諭者梁揚韶譚傳李贊元鍾懋然莫龍章共
六人李鍾莫三紳展轉求免
遷棧穀入城添備城守器用
防賊再至也
二十五日辛酉兵勇捕賊至於江嘴賊拒戰公局發兵
擊散之
營弁帥兵三百餘赴江門捕賊路經江嘴遇賊
千餘拒戰我兵將不支公局聞信亟赴援賊遂
散獲賊二名
邑侯嚴諭各鄉堡捕賊
邑侯以爲各鄉堡紳耆董率不嚴致內變檄令
自捕違玩者逮紳耆治罪夷其鄉
二十八日甲子呉元陞會援兵捕賊次於江門
時陸賊雖稍靖而北街河口外賊艦數百與古
鎮賊犄角尚橫行故呉守備率千人分屯江門
汛地狗山等處而援兵則往來河面相機擊賊

九月初一日丁卯邑侯以紳士黃錫祺等行西南各
鄉號召義旅
時議賊若再至嬰城孤守非長策惟有召重兵
分次城外各要隘無事則捕賊有事則拒戰城
內兵可稍息且得從容接濟不至坐困顧城內
公私交竭難再募東北當賊衝宜自衛惟西南
可以分此任故邑侯諭檄每鄉捐募數十人赴
城聽調無至者予曰各鄉人方惴惴慮重誅其
紳耆之愚者難任事其黠者未信我懼蹈不測

軍資皆責其本鄉捐輸非說以利害桀驁者且中制惟有官紳親往號召庶有濟至是遣黃錫祺等往

初二日戊辰邑侯如江門議團練紳士陳殿桂何超光陳殿蘭從

是日到江門邑侯赴援兵行營議軍務命予與二紳往景賢書院集東北各鄉紳士會議紳士至者頗衆縣丞張景堂亦在坐外海鄉紳士陳某者首發議曰邑侯先諭捕賊繼諭團練顧此

時人情尙洶洶欲捕賊則不能團練今欲團練則不能捕賊二者不可得兼公等盍白邑侯定進止乎言已卽去予等語諸紳曰團練本爲捕賊計未有不捕賊而議團練者東北既貽悞於前當思補過於後此非獨邑侯與某等之事抑亦諸公室家之憂也向者之論奈何猶似舊時故態也外海巨族爲東北最其紳士既有此論諸紳益無成見唯唯否否而已

初三日己巳邑侯大集東北紳士於景賢書院定東北團練章程

先一日議未定邑侯問知其故是日親集紳士責以庇族匪釀巨禍聲色俱厲諸紳氣奪始定議論鄉大小募勇多寡按田畝派軍需命尹莘黃駒唐金華董其事以專責成開東北團練局於景賢書院

時東北紳士來見者率訴官兵之虐起禍之由與弭禍之方概未有及也惟尹莘慷慨論事多所建明東局之成實利賴之

初六日壬申邑侯舟次外海鄉諭捐軍需

初七日癸酉海賊聚衆於鯉魚山外援兵遁

呂萃進既敗糾合賊艦數百往來鯉魚山一帶勢復振而東局甫草創募勇尙須時日江門守具百未區畫徒以援兵在賊未遽入先一日黃守備辭行邑侯與予三人親往苦留始許留三日繼許一戰至四更後竟揚帆潛去邑侯及紳士皆同城

開西南公局於西南書院

時西南方各鄉勇以次至城故開公局命本方紳士董其事其鄉勇分次城外要衝其口粮由岡州公局每人日助銀三分餘皆本鄉捐輸

十二日戊寅海賊攻外海鄉其鄉人陳協槐紏之大肆焚掠而去（警至東北局紳有防賊畏仇者急將局懸憲諭撤廢潛逃一時傳爲笑柄）

協槐爲外海劇賊其攻邑城也稱南粤大元帥滛掠爲諸賊最而外海則邑之甲族也他且勿論即其守鄉之炮計有三百餘尊藥礮稱是當協槐兵敗潛歸其黨類應稍懾伏且吳守備師

次江門兵威大振爲族紳者倘能憑我軍聲乘彼奔敗以檻車繫致軍前宥其從誅其魁直如鼓洪爐燎毛髮耳然後嚴守具拒外侮彼海賊者豈能飛渡耶顧乃不此之務徒謂其終不我毒咸庇之邑侯至鄉將捕治紳士等猶力辯無其人迨夫海寇內犯倚作長城以鴟鴞爲鳳凰以蹠蹻爲夷惠卒之始則弛防繼則㪅藥反開壁以延賊之入而外海積累繁盛固已化爲茺烟瓦礫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吾編書至九月十二日外海之變而不禁有餘痛焉

十四日庚辰海賊入江門署守備吳元陞不戰而回賊復踞之

十五日辛巳吳元陞收復江門

江門復失人情頗震僉謂賊驟至勢難當趣戒嚴固吾圉耳馮守備獨曰不然賊之此來不過窺我江門援兵已退鄉團未集故蹈虛而入顧賊新剏衄重多散亡必未能遠至我若稍懾彼且得以從容召徒衆修戰具又懲於前敗再來

益致死我亦難守惟有乘彼新集我兵方潰回彼不虞我能猝至潛師而進可未陣而破此成敗之機也擊之便何琯亦以爲然是日將哺吳守備帥兵千餘以一路趨狗山以一路沿河岸進發二號快蟹則由東河泝流而上時賊船多泊汎前河面見兵至急開炮我兵稍却吳守備懸重賞二號快蟹水勇先下水沿岸兵繼之直撲賊船賊崩潰棄水走淹斃數十我兵奪賊船二旗幟炮械銀物無算而趨狗山之兵亦已擊

散其山上賊因日昏恐中伏未便窮追是夜復
守江門
維時殘燼猶伏死灰欲燃一鬨江變勢將蠢動
微是役事幾不可知也君子謂馮守備於是乎
能斷矣
十六日壬午海賊犯北街炮臺守臺兵擊退之
二十日丙戌張村賊黃連等復聚衆於朝透鄉外委
張朝顯帥兵往捕賊先遁
此亦西南方一隱憂也自是賊知官兵神速遂

不敢復爲亂階矣
二十五日辛卯召客勇於新寧縣尋遣還
時聞各處客民甚奮勇新寧紳士余福康書至
亦極言其可用於是因余福康召募得六百人
從征雅窑不及土兵甚旋辭之
二十六日壬辰夜梅樹營訛傳賊至城內戒嚴
初更後有走蜆艇三隻欲入梅樹營竊禾稻苦
爲水閘所阻移其栅時昏夜不能辨土人聞閘
栅動誤謂賊至遽鳴鉦於是鼓角齊鳴遠近響

應西南勇之次城外者盡奔赴始知誤獲艇一
內有五人餘二艇逸去
後有人言此五人亦攻城賊也且戒嚴之際驚
大衆勞軍旅律以師行之法殺無赦聞五人竟
爲紳士保釋弗治此亦解圍後一變景也然以
後皆保賊世界矣君子於此又何責焉
予時在何超光處私相慶謂事至此我輩可稍
息肩方泡芥片剖甜橙談甫暢遽聞角聲急奔
局又部署兩時許事稍定始回家見家人秉燭

立廳事前惶遽之狀尚可掬予乃自笑片刻之
娛天且不假自是日惟駐局不復作偷閒想矣
二十八日甲午築炮臺於江門沙仔尾調兵勇守之
江門東路已有北街炮臺惟西路尚疎因沙仔
尾有舊炮臺趾復築修之
二十九日乙未調紅單船守北街河
恐炮臺兵力尚單也
十月初一日丙申署守備吳元陞帥兵擊賊於雅窑
大敗之

時呂萃進橫行海面而陳松年與馮坤則聚於
雅窑將復煽衆吳守備帥兵千餘往擊之乘大
霧疾走數十里漸近賊始覺急開炮拒戰我兵
冒險直撲其壘賊遂崩潰生擒六賊斃數十奪
其大小炮碼火藥軍械衣物無算並搜出各賊
往來逆書數十函

十一日丙午吳元陞再擊賊於雅窑賊先遁焚其營
壘而還

官兵去後賊復盤踞至是官兵再至陳松年馮

坤皆膽落松年往投佛山賊後爲新會行營兵
所執檻送省局伏誅

賊攻沙仔尾炮臺守臺兵擊走之

時炮碼垂盡僅存六顆守弁何兆彪督兵勇不
稍退伺隙放炮無虛發賊乃遁

十二日丁未武舉馮建辰渡江門河擊賊兵潰於白
石

賊設伏於白石之蛇山後以小隊誘敵建辰遽
帥人數百渡河追之伏起兵返走因爭渡不及

淹斃兵勇五十三人

十五日庚戌邑侯懸賞格購城內賊

恐其溷進城也每名賞銀三十圓

十七日壬子再召勁旅於西南

因兵力尙未敷再命西南局紳往淩沖三村等
鄉召募得一千人名曰勁旅用爲前鋒日給口
糧銀壹錢俱由岡州局發

十一月初九日甲戌典史方奎焯及紳士帥兵勇捕
賊於西南

遍往西南各鄉檄其父老捕賊並勸捐軍需

十九日甲申中軍府署守備馮瑞林帥舟師捕賊次
於厓門

二十日乙酉吳元陞兵潰於白石

賊自十月十三十四二十一三日并本月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等日水陸并進日夜攻犯北街
白石兩炮臺大小十餘戰俱不得逞十六日辰
刻復擁衆千餘由雙龍過河分路攻擾我兵復
敗之燬其火藥桶渡河不及又淹死三十餘賊

海賊遂稍遠避陸賊尚多匿白石等鄉其鄉紳士見兵守備言賊可取狀是日吳守備乃帥兵勇千餘人驟至賊拒戰大敗我兵追斬數十級賊四竄有弁兵四百餘人謂賊無能爲欲入鄉肆掠以追賊爲名遠離其大隊分路深入賊伏盡起而海賊亦擁衆至四面圍困我兵勇競奔僅逃出百餘人尚有匿民家數日始走回者弁紳兵勇死者二百六十餘人圍外兵未審虛實亦返走

夫爲將之道紀律爲先故擇鄉兵以妨失道審地利以爲退途嚴隊伍恐賊之乘我散也戒淫掠慮賊之誘我進也是時逆賊連日攻擾我但孤守無進取賊且輕我則白石之役未爲失計徒以離伍肆掠將不知禁以致中奸謀喪軍實遂使六十日易子析骸之士幾盡坑於蹄涔沼沚之中倘非兩方之鄉團已集百戰之人心暫固九仞之功幾何不虧於一簣也

二十一日丙申再調兵赴江門

西南壯勇六百名遣武舉李維揚帥以往白石之敗人心甚恐得此兵至軍威復振

二十四日己丑邑侯犒軍於江門賊水陸并進我兵奮擊大破之賊盡逃去江門平

賊以我兵新敗或不支二十一日夜攻北街炮臺二十二日攻白石炮臺且以千餘人分三路渡河來犯死戰逾兩時均爲我兵所潰是日賊船復進北街河又以千餘賊分五路沿白石河岸開炮攻擊水陸一時並至勢張甚適邑侯以

兵勇連戰辛苦備銀親至江門犒賞辰刻行抵白沙聞炮聲疾驅至江門遠往督戰兵勇見邑侯至益効死張縣丞亦率街勇至狗山策應賊遂大敗死者無算我兵奪賊船八炮械甚多賊盡遁出境

蘭按江門既平之後本年正月重修北街炮臺又重修沙仔尾炮臺二月置造快船五號七月重修厓門炮臺皆因軍興而遞及者也至各處劇賊以次弋獲亦多在未撤局之時此何以不

記蓋是記也爲賊警而作也亦記其賊警時之事而已且賊未靖時事皆關於安危人咸知所奮發可以告後世者也不可不記也賊靖後其事其人或不盡然矣可以無記也蘭自軍興卽與局務每下局纖悉必記久而成帙適邑侯亦欲記其事以昭信後來詢諸同人知蘭已有成稿急索觀然苦於軍務旁午不暇編次語多拉襍時未有以應也今年秋始取篋中藏稿爲之節其繁瑣者十之四加以鄙論者十之二若其

中喪明之慘告羅之苦皆私事也何以記焉蓋仍視爲私記之意且以誌一時公私交迫之情也邑侯與諸交好觀之頗謂不乖於事實慫恿其速付梨棗蘭因念吾邑自入

本朝以來凡二次圍城（一次爲桂藩將李定國事在順治十年一次爲吳逆將馬雄事在順治十五年）俱奏底定然邑乘所載事多未詳致使二百年來以本地之人談本地之事從聞其畧言不足徵此亦一邑之闕典也是記雖爲一家之私言而代遠年湮之後父老子弟相與談往蹟溯遺事庶幾不至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或亦有裨於掌故耶遂徇諸公之言復記其軍餉數目及與難官紳邑侯小傳於後俾覽者有所考徵云

軍餉數目

郡邑有事士大夫放利而行聚衆而議束修有費薪水有費又復讌會揮霍以示雍容至於某工程某差使諸當事又必各薦其所私其膺薦者未必果堪此任而恃符乾没無敢勾稽以故

事雖纖細而所費不貲此皆向來積習也枕戈之變爲本邑百餘年來未有之大事而所用止此不可謂非諸紳力振頽靡加意節省之功也夫周官首重理財聖人亦言恒足倘司農仰屋而行間奪氣治亂之機間不容髮去年圍內經費除邑侯方典史楊巡撿倡捐外皆賴留城各富戸解圍後則多賴西南諸鄉東北雖稍崛强（東北如潮荷等鄉稱殷富徒以捐募壯勇衛江門各富戸遂不肯另有所捐不知西南亦何嘗不捐募壯勇衛城局助三分豈足集事東北之富不如西南之貧當時不無議論）而外

海亦捐數萬斗大縣城亦可謂悉索敝賦矣其應如何培元氣謀生聚是所望於守土者矣可無記乎記軍餉數目

咸豐四年六月初一日開公局至八月十四日解圍共用銀三萬一千兩八月十五日至十一月江門平共用銀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九兩七錢五分外另援兵到境開銷口粮銀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兩二錢五分犒賞援兵錢六百四十八千文作銀三百二十四兩十二月至五年

八月辦善後共用銀九萬九千六百兩外另置造快船五號採買夷炮五十尊用銀一萬二千兩重修庄門炮臺用銀五千兩此皆由局開銷至重修北街沙仔尾二處炮臺約用銀八千兩城外紳民捐修城垣約用銀七千兩城內各姓各堡捐勇協防約用銀一萬二千兩東北西南各鄉捐勇聽調約用銀七萬兩俱係捐辦之欵不由局開銷今但約其大數其有盈無絀之實數則無得而稽焉

與難官紳

昔人旌綿上之田溯陳蔡之厄凡以思患難之人也去秋之事急如風火當衝公簡鋭赴省之日正諸路賊信孔棘之時識時者高飛遠隱局外者目笑而存而二三官紳慷慨從事誓死勿去圍城之日賊射僞示入城購害諸當事甚急賊諜之在內者各將應募思逞而百折不回之概卒能上格天心默消奸宄雖官守之責門戶之寇各盡厥職何足云勞然回憶離亂相倚之

情生死周旋之際簞食豆羹未可或亡而謂一邑大事顧可泯沒其人哉然則欲記其人何斷乎則斷自邑侯請奬之文也請奬之人衆矣亦盡記乎則斷自與圍城之難者也若唐廷楨以幕遊覊旅挺身告援老母在城絕裾而起有國士之風焉亦所當記也馮異有言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吾願諸官紳交勉焉記與難官紳

興史方奎焯 安徽人擬請以府經縣丞 奏請陞用

潮連司巡檢楊奎生 山西人擬請以府經縣丞奏請儘先陞用

縣丞張景堂 山西人擬請咨部從優議敘

縣幕客唐廷楨 浙江生員擬請以府經縣丞歸雙月 奏請選用

千總署左營守備馮瑞林 本邑武舉

千總署右營守備吳元陞 順德人○二守備以職位較崇未經擅擬

藍翎把總署江門千總黃龍彪 本邑人擬請記名以千總遇缺即補並請 奏換花翎五品頂戴

外委千總黃龍光 本邑人擬請記名以把總遇缺即補並請 奏賞藍翎六品頂戴

劾力武舉馮建辰 本邑人擬請以千總拔補並請 奏賞藍翎

外委把總軍功記名把總衛象賢 東莞人擬請再記名以把總遇缺即補並請 奏賞藍翎六品頂戴

額外外委己請陞補存城外委何兆彪 本邑人擬請賞六品頂戴並請 奏賞藍翎

存城外委己請陞補把總張朝顯等詳請外獎有差○武弁兵勇百餘人不悉記

舉人大挑教職何琯 擬請 奏請以知縣歸部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並請賞六品銜藍翎

舉人何超光 擬請 奏請以知縣歸部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並請賞六品銜藍翎

附生陳殿蘭 擬請 奏請以訓導歸部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並請賞六品銜藍翎

原任把總何定章 擬請 奏賞六品銜藍翎

未入流張青栢 擬請 奏賞州同銜藍翎

舉人大挑教職陳殿桂 擬請 奏請以知縣歸部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

武生捐納把總歐陽驥 擬請 奏請以把總歸新會營儘先補用

武生劉鳳書 擬請 奏賞六品職銜

武舉李超元 擬請 奏請以千總歸營儘先補用

武舉蘇祥清 擬請 奏請以千總歸營儘先補用

武進士銓守備許德元 擬請 奏賞都司銜

武舉李其盛 擬請 奏請以千總用

廩生余書升關建中副貢黃錫祺武生莫臨莫冒疇何元江何安邦張國彪李輝光馮滏清武監生何士安從九品何杰 俱擬請賞六品頂戴

布衣林樾南莫汝能關定攀 俱擬請賞八品頂戴

監生崇文門副大使譚祖惠即譚祖恩
在籍廣西即補府經歷黃肇淳俱歸捐餉案內請敘
恩貢六品頂戴譚錫朋擬請奏賞州同銜
廪生張雲帆擬請奏賞六品職銜
廪生梁逵吉擬請奏請以訓導歸部選用

蘭按譚張梁三紳功在善後圍城時尚未與事也然亦在圍城之內共遭艱難故亟録之又按此時請奬文書尚未奉詔僅就其擬請者録入耳

邑侯小傳

自昔變故紛紜之會羣情震恐之時必有決大疑定大計者主持其上而後民心不致渙散衆志可以成城是故吳有公瑾曹瞞沮東下之謀漢有邳彤文叔止西還之議吾邑去秋之警藉非邑侯首倡義舉善任知人以彈丸之區當方張之賊其不至如順德佛山之慘者幾何哉夫蘗公行而燕齊立其社朱邑去而桐鄉奉其祠雖異日勳炳旂常傳存史冊區區小試詎盡生平然是記為一邑之私記其田夫野老不得覩史宬之籍者必借資稗乘之傳則邑侯里第出處正所宜附存備考耳記邑侯小傳

邑侯姓陳氏名應聘字覺民山東濰縣人陳偉堂協揆官俊其從父行也家世以科名顯山左道光乙酉以諸生應拔萃科貢　大廷戊子膺本省鄉薦癸巳成進士以知縣用補授四川新都縣旋調宰岳池以憂去職起復後選授廣東曲江縣道光二十八年題調新會縣其在新都

也適值猓夷寇邊官軍進剿大吏知其能檄赴峩邊廳軍營辦理轉餉諸務題補新會時有沮之者未獲赴新任又值西匊竄擾韶屬之英德等處曲江地實廹處風鶴時聞他人皆謂公稍干謁即可離此厄而公淡如也仍復晝夜巡防不避勞苦幾十閱月咸豐二年六月初一日始到任公今年五十七歲以西匪不靖慨捐私財數千金濟軍餉現奉　詔加府同知銜

跋

余嘗怪陳涉之亂事即起於閭左方臘之擾禍先及於睦州鼓其屠酤之衆兒其犬豕之性遂至戕虐長吏分裂名城然彼以末造窮黎季世暴政積憤思潰有由然矣至我
朝承平二百餘年膏澤漑民隆禮養士一旦蠢變倉卒何啚斯之易歟盖嘗恭讀
仁宗嘉慶十八年
手詔以因循怠玩責諸臣工而知自古潢池之兵紅巾之横雖曰天命人事亦有未盡者爲吾邑自李定國馬雄圍困以來歲月遥遠民生老死不知兵革即川陝湖河南山東及臺灣各匪皆以海内全盛閒生稂稗而蛙智處井螳臂當車兩粵未以爲憂也迨桂林南寗蝟集邊鄙江東楚皖鴟踞大邦人心揺揺始慮兵燹然疎弛積習久莫能返循至去年五月東莞首禍佛山繼亂吾邑紳董集議

請院猶復恫喝置懷泄沓將事模棱之謀雜出調停之説諠然及江門警報而所謂受重托主羣盟者已先騎承嗣之豬哀甚齊侯之鼠嗚呼何其痛哉夫世態者蒼狗也人情者飢鴟也臨之不威則呑噬動於呼吸持之不慎則涓滴成乎江河彼吕萃俊陳松年數人豈有賁獲之才武臏涓之機智而一夫攘臂四方接響時無朱儁遂搆黃巾之逆衆非冒頓且加白登之圍鋤耰棘矜銛於戟鐵梯衝鼓角竒如鬼神使非　諸大吏以將將之才遠馭羣帥平蠻之畧首懲元惡　邑侯及各紳士始勵田單之守繼邀信陵之救中招漁陽之旅終敗驪山之徒吾邑不爲虎口餘肉與肆中枯魚者幾希矣陳君香浦以仲華杖策之年具孟博登車之志邑議初集余大父即首舉之洎乎被圍籍以蔵事軍務餘暇復作兩城枕戈記詳載始末編年紀月取之綱目因事著議比於論贊至於行文古雅

命意褒貶益無不與史例通焉嗟夫樹木將壞乃罹羣蠹之災血氣既衰爰致二豎之入武備廢弛方增盜賊之憂誰掌厥成階之爲厲撫茲卷牘迹其初終當不獨吾邑之前車抑亦千秋之炯鑒也後之覽者尚凜馭馬之戒思穴蟻之言毋以巢幕爲太平養癰爲長策致伏戎生莽棄杖成林哉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冬日世愚弟莫淮桐西湄氏
頓首拜書于萬卷樓

〔清〕王之春撰

國朝柔遠記二十卷

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柔遠記二十卷

光绪十七年夏

五廣雅書局刻

國朝柔遠記敘

柔遠一書臣友王之春所輯也之春以文人兼武事馳驅江海間防北塘駐京口遊歷日本長崎横濱於中外交涉事見聞周洽暇則博稽
國朝掌故凡有關於遠畧者提綱摘要殫歲月之功成爲是書誠撫遠之宏圖綏遠之良策也夫秦漢而還多事四夷往往兵連禍結爲累世隱憂郎勒石燕然山繫單于頸致闕下而財窮力竭得其土不可治得其人不可臣隋珠彈雀之誚所難免焉至若兩晉南宋已事率皆君臣衢泄養癰貽患自小其朝廷史冊所書千載下讀之猶令人髮指其罪烏可貸哉昔宣聖與魯君論文武之政於遠人則曰

柔誠以遠人不可遽怵之以威也遽怵之以威則彼必震動不安又不可故示之以弱也故示之以弱則彼必狡焉思逞此而求一至善不易之經則非柔不爲功且夫柔之云者非我之自處於柔也道在順其歸附之心而孚之以誠信則柔者益柔所謂燮友柔克也化其獷悍桀黠之習而迪之以中庸則不柔者亦柔所謂高明柔克也今觀所編穆然仰見
列祖
神宗聲敎四訖廣乾坤覆載之恩宏遐邇一體之量揚丕冒之仁於囿外消反側之萌於無形用能梯山航海視遠如歸腹詠心歌無遠弗屆雖其間或剿或撫或戰或和不必盡歸一致而變通盡利要皆範躍冶之金陶汰之以適於用閑出林之虎馴伏之以安其常蓋自文武以後柔遠之政未有若是之盡美盡善可以行久遠而無弊者臣奉
命巡視長江兼閱海防屢欲彙纂我
朝懷柔遠人之謨宣布
皇仁於中外且舉數百年來先後任事諸公成敗得失之數藉資法戒期於臨事而不惑而簡練務煩苦無暇晷此書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故序以行之之春年甫強仕喜著書皆切於時務異日才猷愈老識見愈深文章經濟當更有進於今茲者則是書特其嚆矢耳

光緒八年仲春上浣臣彭玉麟謹撰

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運會之變遷人事之旋轉雖智者憂深思遠不能逆料於先時而知其所究竟惟一以前事爲法戒而衷於至當不易之理則百世之下猶可以燭照數計固不事區區推測之私也易曰知幾其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蓋恃此矣我

聖朝豐功偉烈厚澤深仁丕冒海隅無有遐邇乃或膺重寄者罔知大體坐失機宜往事具存前鑒不遠此王之春柔遠一書所由輯也夫閉關絕俗之說無論在今日爲迂談也卽質之三代盛王亦豈狷然自好劃堂奧而守之謂聊固吾圉云爾哉禹貢紀要荒周官有職方氏之掌明堂之位九夷八蠻如在幕庭故凡含生負氣之屬梯山航海翕然嚮至固時勢爲之不得不然者亦

列祖

列宗聲教之所訖非偶然也誠務修其德政則四海猶一家如天君泰而百體從令苟或失之則指臂之間亦驅使之所不及遑論其他乎道咸之間海氛日熾維時當事者每不諳於彼此之情形自互市以來申明條約轉危爲安而醞福倚伏之機又卽在是之春究心於當世之務獨於中外交涉緣起通商始末采摭不遺較之近時朔方備乘瀛寰志畧諸編或踳駁一隅或侈張博物皆無當於經世之實用惟是書綜稽掌故並恭錄

歷朝諭旨指示方畧黜陟人材非徒長駕遠馭之資亦考鏡得失之林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有心斯世者可以統觀前事而深長思矣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二月臣衞榮光謹敍

嘗謂惟聖知幾亦惟聖因天天之欲合四海爲一家也幾
早見於康乾之世幾見而先覺者我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也因天而弗違者我
文宗顯皇帝也康熙三十三年俄羅斯遣使來朝
上諭外藩朝貢固屬盛事總當以敉甯中國培養元氣爲根本
乾隆四十一年刑部奏駁李質穎讞英商獄不得其平傳
旨申飭反覆數百言
兩聖人燭微洞遠若皆逆知後世之有洋務者非知幾其神乎道
咸間海氛亟矣
文宗顯皇帝獨決大計社稷轉危爲安得以全力蕩平髮捻而海
外各國亦化干戈爲玉帛非因天弗違乎士大夫生當其
世出覩隮享承平上下數千年縱横九萬里胸中不能無
感慨有感慨斯有論列有發明此柔遠記之所由作耳記
凡二十卷編年繫月採輯至當將使讀者於通商大局知
其所原起知其所滋蔓並知其所究竟甚盛心也雖然事
之原起當所聞世事之滋蔓當所見世而事之究竟則尚
在未來吉凶悔吝變動不居至可喜亦至可懼懼將奈何
心
列祖
列宗之心而已矣心
列祖

列宗之心奈何自治其內而已矣十數年前人事之杌隉既以因
天心而挽回數十年後天心之禍福又將因人事而旋轉
理固有可必者記有之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
不尊親在古人原非託諸空言在我
朝尤可見諸實事何以驗之即於梯航重譯之十數國驗之
蓋莫不尊親之幾已倪也於此時果能極深研幾以承
天眖所謂柔遠人四方歸之
盛業不可以是編爲左券之操也哉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夏月臣譚鈞培謹敘

古今之國勢自唐虞三代至秦而一變井田封建諸法蕩
焉無存此一時也自漢唐以後至
國朝道咸中而又一變舉際天並海從古不通中華之國並
梯山航海重譯來同此又一時也斯二者皆天也雖然天
不變道亦不變蓋至變中有不變者存焉論者僉謂天主
耶穌諸教自明季闌入中土思奪吾堯舜孔孟之席吾謂
不然蓋不特彼教不能奪吾堯舜孔孟之席且深幸堯舜
孔孟之教將盛行於彼都而特自今日始何者堯舜孔孟
之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繇以不敝者也
天地之生人爲貴薄海內外諸國皆人也皆可與入堯舜
孔孟之道者也特自古不通中國又相去數萬里禮聞來

學不聞往教故不知有聖人未得聞其教耳天誘其衷以
互市故朋遊於中土而漸近吾禮義之教自當幡然大變
其故俗尙何慮其奪吾堯舜孔孟之席哉中庸不云乎惟
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物之
性且當盡況異域同在並生並育之中若聽其外聖教而
終失其性何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乎天心仁愛聖人有
教無類必不忍出此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此正堯舜孔孟之實錄也其曰舟車所至則今日之
火輪舟車聖賢早知之矣此聖教將行於各國之大機括

也夫聖教在中國亦以漸而及也堯舜都冀州其時惟今
山西山東直隸河南陝西數行省爲中原餘皆要荒服也
孔孟時吳越荊楚尙爲蠻服宋以來三江兩湖閩越黔滇
川粵始大盛文學比鄒魯謂非聖教之自近而遠歟我
朝雍正中滇黔川楚兩粵諸苗猺改土歸流亦自開闢以來
始沾
王化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萬里則中土業已徧覆無遺繇是
可以及外國矣然則堯舜孔孟之敎蓋漸推漸遠初無一
息之停也臣友王之春有見於此爰撰
國朝柔遠記自
聖祖訖

穆宗朝凡懷柔泰西諸國之事蹟皆備紀之雖不無猗那先民之
思然正以見
累朝聖人兼容並包如天之量天欲使堯舜孔孟之敎自中國以
施及蠻貊
列聖先天而不違故在二百年前即已啟其機括蓋天地無外聖
人無外故
列聖之包涵徧覆亦無外吾知百年內外盡地球九萬里皆當一
道同風盡遵聖敎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盛其必在我
朝之
聖人無疑矣目下泰西諸國皆能識華文仿中制譯讀四子五
經書丕變其陋俗英國近有比遞斯尼敎以躬行實踐爲

宗此即堯舜孔孟之正教也彼其所謂天主耶穌希臘諸敎已自悟其非而遷喬出谷矣豈非自然之氣機動於不自知

列聖早已啟其端哉之春又以己意撰蠡測卮言十三篇曰愼約議聯與國廣學校精藝術固邊防修船政興礦利防漏稅强兵力練民團禁販奴編敎民論鴉片皆時務切要之言語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反是則迂儒俗吏而已當今日之時勢强鄰相逼而來幾成戰國之局雖孔孟復生亦不能不因時而立制以孔子固聖之時者也孔子陳九經曰柔遠人來百工孟子極論交鄰之道已預知今日之時事此十三篇者皆救時之急務也雖然有本焉富强其末也孔子曰足食足兵必要其歸於民信又曰庶矣富矣必要其歸於敎之孟子曰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此我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歷世相傳之本務而不可一日忘者也洋人所奉者天主然而天道之所忌彼皆犯之殘忍天所忌也洋人於火攻則精益求精於鴉片則刱鴆毒以害人充其量不至盡天下之人類不止犯天之忌一機巧天所忌也洋人無事不用機械犯天之忌二强梁天所忌也洋人則以强淩弱以衆暴寡犯天之忌三陰險天所忌也洋人呑噬兼併每蓄意於數十年前而坐收後利犯天之忌四狡猾天所忌也洋人智取術馭得寸進尺犯天之忌五忘本天所忌也洋人不敬祖先廢

宗絕祀犯天之忌六黷武天所忌也洋人恃其船堅礮利不戢勢將自焚犯天之忌七專利天所忌也洋人上下交征利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犯天之忌八奢侈天所忌也洋人厚於自奉窮奢極欲犯天之忌九忌刻天所忌也洋人暗分朋黨彼此猜嫌犯天之忌十然則爲洋人計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亦斷難必其有終故惟幡然改從堯舜孔孟之敎然後不失乎人之性而無犯造物之所忌此堯舜孔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吾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言時務者雖師彼之所長尤當以堯舜孔孟相傳不變之道爲本務而後可與言富强也

光緒十年甲申三月臣李元度謹敘

昔道光時有臣曰魏源著一書曰

聖武記自

開國之初用兵次第以及康熙中勘定三藩乾隆時蕩平回部備載無遺述

皇朝武功之盛以傳示後世其意至深遠也今光緒朝又有臣曰王之春著一書曰

國朝柔遠記自順治以迄於同治於中外交涉機宜以及通商始末凡所以控御八荒懷柔萬國者皆在焉視魏源之書用意尤為深遠然源之書已風行於時而之春之書知者猶罕竊嘗受而讀之喟然而歎曰

天之所以宏覆無外而我

國家所以長駕遠馭陶六合為一家者其將在此乎昔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是說也儒者或未之深信及佛氏之書出而四大部洲之說興更為儒者所不道乃自泰西諸國通乎中夏則海外五大洲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阿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固皆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矣以是推之佛氏四大部洲可信而神農以上大九州亦可信夫神農以上如天皇地皇之類固荒遠難稽而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後又都魯載籍有徵學者亦皆信之然則神農以上君臨大九州者皆吾中國聖人而四夷無與焉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遠人來驩視道如咫此蓋分而復合之徵意者吾中國有大聖人將合大九州而君之以復神農以上之舊乎世徒見其人心計之奇巧器械之精良挾其長技淩犯我邊陲則惴惴焉懼中國之不可以為國而不知治天下有本有末其心計之奇巧器械之精良則天實啟之使得以自通於中國者也皆其末也若夫其本則固在我中國矣當孟子時有善戰者有連諸侯者有辟草萊任土地者人人以為得富強之策亦猶今西國之人心計奇巧器械精良雖孟子無以尚之也孟子則一言以折之曰盍亦反其本矣所謂反其本無他焉省刑罰薄稅斂使仕者皆欲仕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出於

其塗鄰國之民皆仰之如父母如此者在孟子時不過朝秦楚蒞中國而在今日則雖統大九州而為之君不難矣草茅微賤不足窺測

朝廷德意然竊見

聖天子精求吏治勤恤民隱一遇水旱偏災疆吏未及上聞而

璽書已先下問可謂得其本矣異時德洋恩溥使東西洋皆在怙冒之中以復神農以前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之盛軌此一編也非其嚆矢乎愚故曰視魏源之書其意更深遠矣

光緒十有一年乙酉秋八月臣俞樾謹敘

夫先王之訓耀德不觀兵止戈之文安民而和衆是以崇
密降於因壘有苗格於舞階雖近在要荒但示懷柔之意
豈遠逞聲教必伸撻伐之威我
國家文德覃敷遐邇馴伏四荒四極八殯八紘舉凡山經地
志所不能詳大章豎亥所未及步者罔不重譯獻琛攸關
貢獒納牛羊稱唐帝之畜牲進燕支為漢宮之顏色畏威
懷德者數十國薄來厚往者二百年迨夫光豐以來大肆
要求謂漢孰與我大稱兵竟逆顏行
列聖心切保民
戒深黷武
含容如地
覆幬辟天
准予通商重行立約因所利而利之視不勝猶勝也說者慮滋
蔓難圖植荆受刺謂他族之逼處迺非種之當鋤不知魏
絳和戎實深沈之至計趙范挑衅徒孟浪以貽憂景延廣
劍訥橫磨范文虎舟矜遠泛卒至禍延君國傾覆全師凡
此前車堪為殷鑒或又謂虎欲難逐象猛可馴既悔罪而
輸忱不必操之以蹙復效逆而犯順何可示之以柔歸獄
於始事之人責難於養癰之後則同舟無共濟隻手何以
挽狂瀾衆惑出矢言殺身究何裨時局當事之苦心莫諒
異時之公論自明今者回紇受盟契丹結好玉帛相見敦
槃聿修固不必厪杞人墜天之憂而續江統徙戎之論然

而揚湯不可以止沸抱火爠厝夫積薪竊恐卤莽者冀僥
倖以圖功畏葸者徒因循而貽誤不懲既往曷救將來否
則徒習佉盧拉丁之文僅通象譯狄鞮之語遂以華洋關
涉委諸傖傖交通適與為緣動輒得咎爰搜葺陳編考證
往事自定鼎起訖同治止仿綱目編年之體就中外交涉
之端詳晰編次著為是書俾顛末盡窺得失互證冀以默
消夫隱患實有難已之苦衷欲使善於約束羈縻或有裨
於久安長治也夫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仲夏月上澣臣王之春謹敘

凡例

一此書事實自恭錄
列聖上諭及
頒發官書外并搜錄當時諸臣奏疏與名臣撰述西人圖志及
各家私著可採摭者薈萃而成間有得之聞見者要必采
訪確實不敢稍涉虛誣所有管蠡之見間附於後

一我
朝統一寰宇珍賮之貢史不絕書是編本爲中西互市成和
諸事而作其於服從最久之藩部屬國年例貢獻與夫
封冊　命使　錫賚譙犒既列王會之圖自有職方之掌
不及備錄惟是　聲教所訖舟航雖直接東瀛而輪蹄亦
可徠西極所賴我內外藩服扞蔽其間攷策陳編莫非
累朝
文德所綏服
武功所戡定玆取其勢有交通事相關涉者并畧識其端俾
薄海咸仰瞻
盛烈

一此書編年以紀事於當日在事諸臣仿史傳一律書名
惟意在表見事狀除本官外凡封爵謚號不及備錄至
命官授職有關洋務者並揭書以繫事

一自開國訖同治一
朝掌故惟　起居所職　中祕所藏不能悉窺其外間傳播
於五大洲各國交涉事實搜羅畢載
皇上沖齡嗣位聰明天亶聲靈震疊萬國梯航來者日衆容俟
采訪著爲續編故紀元以來事均未載

一我
朝幅員之廣遠邁前代其　內府皇輿全圖及各家傳刻本
並五大洲各圖皆考證所資惟各直省沿海疆界島嶼前
人雖間有圖繪恆苦畧而不詳玆特將沿海各口及臺澎
瓊州各島詳細繪列著爲圖說附諸卷末俾言防海者得
以覽焉

一中西和約內載凡與各國公文均不用夷字此編惟恭
錄
上諭並昔日奏牘未便擅改餘均遵照和約不用夷字以昭大
同之盛

一此書搜輯陳編詳稽往事不過自備遺忘未敢問世而
索閱者多苦不暇給遂付手民以代鈔胥至事迹糾紛不
無譌漏容俟續補勘正焉

國朝柔遠記目錄

卷一
順治
卷二
康熙上
卷三
康熙下
雍正上
卷四
雍正下
乾隆上
卷五
乾隆中
卷六
乾隆下
嘉慶上
卷七
嘉慶下
卷八
道光一
卷九
道光二

卷十
道光三
卷十一
道光四
卷十二
道光五
卷十三
咸豐上
卷十四
咸豐中
卷十五
咸豐下
卷十六
同治上
卷十七
同治中
卷十八
同治下

國朝柔遠記附編目錄

卷一
瀛海各國統攷
蠡測卮言十三篇
卷二
沿海形勢畧
環海總圖
沿海輿圖
三島分圖
天下四海總圖

國朝柔遠記卷一

麟恭定
春敬編

甲申順治元年

秋七月修正歷法

初明太祖取元授時爲大統歷改太史院爲欽天監兼置回回歷科承用積久而差萬歷九年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來廣州香山澳後入京貢方物其人精推步之學士大夫皆重之自是而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等後先踵至皆善天文歷算瑪竇以三十八年四月卒其年十一月朔日食歷官推算多謬五官正

周子愚請譯迪我三拔所攜歷法諸書以資采擇禮部因奏取知歷儒臣與迪我三拔同測驗南京大僕少卿李之藻亦上西洋歷法薦迪我等時庶務因循未暇也崇禎二年五月朔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推算與大統回回互異光啟法驗擢本部尚書督修歷法因請開局舉之藻華民玉函旋又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等供事歷局譯書演算前後撰進歷書百卷後山東參政李天經代爲監督亦進歷書星屏儀晷時言歷者四家大統回回外別立西洋爲西局又魏文魁以布衣言歷徵爲東局屢測星行交食惟天經等所推密合十六年三月朔日食測又獨驗詔西法改爲大統歷法值

冠氛日亟未及施行明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詔輔臣李建泰督師剿賊命若望隨征修火攻利器行未幾賊鋒已逼京畿建泰入保定没於賊賊敗我 朝召為內院大學士若望隨至京師進所製星球日晷遠鏡并輿地屏圖請應用諸歷依西洋新法推算七月上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為重若節氣之時日不眞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歷稽大統回回舊歷所用節氣止泥夫古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況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處而概諸方故種種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

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明列篇首開卷瞭然得 旨試行乃以新法造時憲書 頒行各直省此我 朝用西人治歷之始然西洋國俗大都崇奉天主耶穌教利瑪竇來華卽奉有耶穌經像並盛言天主為天地萬物之主宰其徒黨繼至者相率和之或居京師或在各直省開堂禮拜以其說煽誘愚衆時廷臣已有惡之請驅斥者特當事因其歷法準驗不肯嚴為禁絕遂使彼教流染中華議和戰通貢市胥此濫觴萌櫱不札將尋斧柯殆謂是哉

臣按利瑪竇之師丁氏學於歐几里（著幾何原本者）遂得私淑幾何宗旨攜其書東來一時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為之潤色其文詞新法之行實於此始於是熊三拔龐迪我等測驗於前湯若望羅雅谷等編纂於後勝國祚終書成而迄不能用遭逢 聖代龍興因其成帙用備疇人之掌遂為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記有之曰有開必先其是之謂乎至於其徒益繁竟有藉新法以陰行其教法者則當時楊光先已先見及之矣

遣朝鮮侍子歸國

朝鮮為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為營州周以封箕子本中國地與盛京界鴨綠江 國初天聰崇德間 王師一再征之入其都城分畧八道諸島獲其王妃王子宗室

及羣臣家屬國王李倧委身歸命質其二子湼淏奉正朔歲時貢獻有征伐調兵護從一如明舊制後雖屢以失期違約被 詰責然 遣詔猶免其歲貢三之一是年以平定中原遣其質子還國免歲貢之半（其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減貢額僅存什之一）

乙酉 順治二年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詔行新歷法

先是六月湯若望上言臣於明崇禎年間曾用新法製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遭賊燬臣擬另製進呈今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日食分杪並起復方位圖像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開

列呈覽及期　命大學士馮銓同若望赴臺測驗與所算合有　旨行用新法

冬十一月以意大里亞人湯若望掌欽天監事

湯若望旣爲監正累加太僕太常寺卿　敕賜通微教師

丁亥順治四年

夏六月遣小呂宋使臣歸國

小呂宋本名蠻里喇一作馬尼剌在臺灣沙馬崎東南距厦門水程七十二更（海中行船分一晝夜爲十更炷香爲度每更約行六十里）旁多小島而小呂宋爲大四周各千餘里土蠻居之明洪武五年其使偕瑣里諸國來貢永樂八年與馮嘉施蘭復貢後久不至地產金珠瑇瑁燕窩海參烏紅木煙糖米穀閩人商販者至數萬人嘉靖中是班牙來其地互市是班牙卽西班牙（同治三年和約稱日斯巴尼亞或稱日國）隆慶中遣其臣墨瓦蘭（一作米牙蘭）駕巨艦東來抵蠻里喇豔其土廣腴謀襲取乃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許之乃製牛皮聯屬至數百丈乞如約王業許諾遂聽之是班牙漸營室築城設守禦萬歷初突以兵船襲殺其王以其地爲屬藩遣一酋來鎭萬歷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地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自是與中國通商貿易歲倍已又慮華人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奪二十一年其酋侵美洛居役華人助戰有潘

和五者爲其哨官蠻人待華人虐甚因謀刺殺其酋和五等盡取其金寶甲仗駕舟以歸失路之安南時酋子郎雷貓吝駐朔霧聞之率衆馳至遣僧至閩陳冤乞戮仇人償父命巡撫許孚遠以聞上飭閩浙督撫禮遣之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呂宋者盡逐華人於城外孚遠遣人招還然華人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其時礦稅使者四出奸宄蠭起言利有閻應龍張嶷者言小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採之可得厚利詣闕奏聞上納之遣海澄丞王時和偕嶷往勘呂宋欲殺嶷賴諸華人共解獲釋歸後呂宋疑　天朝將襲取其國諸流寓者爲內應謀盡殺之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巡撫徐學聚等告變嶷坐誅上並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其後華人復稍稍往而蠻人利中國互易亦不拒崇禎末遣使入貢使臣留閩未還先年福建平守臣送其使入都至是遣歸本國

秋八月佛郎機來廣東互市

佛郎機卽法蘭西一作佛蘭西歐羅巴洲大國也東界日耳曼及瑞士意大理亞南界地中海西班牙西界西洋大海西北界英吉利北界比利時日耳曼北極出地四十一度至五十度倫敦經綫偏西四度至東八度舊三十三部後改八十一部山海四周形勢險固民性謙和尚禮節而易反覆機變男女喜歌舞佚蕩軍士向勇

好戰前者傷亡後者繼進士好文學精醫科歷法文字爲各國誓約所循語言爲歐羅巴之官音狀貌衣服器用與荷蘭英吉利畧同土產銅鐵鉛錫礬煤水晶玻璃鐘表羽紗呢絨衣棉蔗糖葡萄其地漢以前皆山林土蠻好擄掠羅馬征服之（羅馬今意大里亞）漸知遵化後土酋自立爲國唐元宗時有臣曰鎚者才勇絶倫回回侵逼血戰破敵其孫甲利王當德順時平蠻靖難時羅馬內亂以兵取其地大半後與羅馬教主議復其西都之君號羅馬教主亦冊爲西朝之君至宋時國人往猶太國（即如德亞今土耳其藩屬）拜耶穌墓與回回交惡屢相攻戰與英吉利構兵互相勝負明正德時路義第十二王好戰爲日耳

曼王所擄贖歸國中素崇天主克力斯頓舊教與波羅斯特之耶穌教爭戰國王征之不能克乃聽民各隨所願而崇舊教爲多朝政有五爵分理數百年來嗣王多驕侈不恤下屢侵凌鄰國府藏虛耗斂怨臣民常致有篡奪廢置之事其始來廣州也以正德間據東南洋滿剌加（一名麻六甲今英吉利屬地）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甲必丹來貢方物請封詔給值遣還其使久留不去剽劫行旅掠買良民食小兒其使火者亞三復賓緣江彬得侍帝十五年御史邱道隆言滿剌加乃勅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宜卻其使臣明示順逆還滿喇加疆土方許朝貢御史何鼇言佛郎

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若仍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鬬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邊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方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絶於海澨蠻人雜遝於州城防禁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船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亞三侍帝驕甚明年武宗崩下亞三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絶其朝貢其年七月又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復拒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

王應恩禦之生擒其將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獲其二舟餘三舟賊復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礮即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鋐進之朝其小二十觔以下遠可六百步其大七十觔以上遠可五里火礮之有佛郎機自此始（職方外紀昔有佛王名類斯者惡回回據如德亞仮之始制大銃因其國在歐羅巴洲回回遂概稱西土人爲佛郎機而銃亦沿襲此名瀛環志畧火礮之法創於中國明初元駙馬帖木兒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歐羅巴人有投部下爲兵弁者攜火藥礮位以歸諸國講求練習又變通其法爲鳥槍遂爲戰陣利器）自是諸番貢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未幾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因陳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部議從之自是佛郎機得市香山澳又越境商於福建二十六年

巡撫朱紈嚴禁通番番無所利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禦卻之後又犯詔安官軍迎擊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紈用便宜斬之怨紈者御史陳九德劾其擅專給事中杜汝禎往驗言此滿刺加商人往來販鬻無僭號流劫事不當擅誅紈遂被逮自殺蓋不知是時之滿刺加卽佛郞機也紈死海禁復弛佛郞機遂縱橫海上無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鏡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此澳門有洋樓之始然佛郞機旋去澳不居今所居者乃葡萄牙也先是暹羅瓜哇占城浡泥諸國互市皆在廣州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高州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濠歲輸課二萬金佛郞機遂得混入久而諸國皆畏避之後僞稱滿刺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部議言必佛郞機也乃卻之番旣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吏莫之詰甚或利其貨寳佯禁而陰許之番又潛匿倭寇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今倭去而番尚存有謂宜剿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濠鏡在香山内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無啟衅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從之因設雍陌營千人戍之天啟元年監司馮從龍等毁所築城番亦不敢拒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

而中朝疑之過甚不許其朝貢又無以制之故議者紛紛然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爲變也至是廣督佟養甲疏言佛郞機國人寓居濠鏡澳門與粵商互市於明季已有歷年後因深入省會遂飭禁止請嗣後仍准番船通市自後每歲通市不絕惟禁入省會

臣按劉淵入而晉室亡祿山寵而唐室亂非我族類必鋤而去之江統徙戎之論不得謂非先機之哲也佟養甲援明之舊代佛郞機請許通互市其意原欲廣　聖朝招徠之仁昭覆載之量而豈知臥榻之側他人原未可鼾睡哉履霜而凜堅冰雨雪而先集霰春秋之例所以謹微而愼始者良有以也

壬辰順治九年

秋七月欽天監監正湯若望進渾天星球地平日晷儀器

西藏羅卜藏嘉穆錯達賴剌麻來朝

西藏卽烏斯藏古吐番今唐古特一作土伯特在川滇西徼外地分三部爲三藏前藏曰康爲察木多亦曰喀木在巴塘西中藏曰衛爲布達拉卽吐番建牙之所達賴剌麻居之後藏曰藏爲扎什倫布班禪剌麻居之又併極西之阿里爲四部北界青海河源古星宿海南界雅魯藏布江卽大金沙江上游爲古黑水由緬甸入南海西界雪嶺卽岡底斯山爲蔥嶺南幹東南界怒江江外卽野人境西南界廓爾喀通東印度卽東天竺今孟加臘英吉利屬地居萬峯中爲岷山大小金沙瀾滄怒江諸源所流匯地寒俪不宜稻

穀惟產青稞豆麥牛羊仰中國茶布及諸布施距京師萬四千里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贊普通中國元世祖封番僧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領其地西藏遂爲釋教宗主明代廣封法王國師諸號許世襲通朝貢其地僧多於民舊皆紅教（僧帽袈裟俱尙紅）其後專習祕咒流爲邪幻有宗喀巴崛起思改革卽會衆自黃其衣冠演大乘教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剌麻曰班禪剌麻皆能世以呼畢勒罕（華言化身）轉生自言所往弟子輒迎立之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贊普之裔世爲番王亦出家嗣宗喀巴始以法王兼藏王事二世根敦嘉穆錯自置第巴代理兵刑賦稅弟子稱胡土克圖則分掌教化始以

活佛聞於中國武宗遣使迎之不至三世鎖南堅錯名益震紅教之大乘大寶諸法王多改從黃教蒙古諸汗王皆拱手聽教令時順義王俺答躬入藏迎至青海鎖南堅錯戒其好殺勸東還俺答亦勸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遺大學士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邱然皆未嘗受封中國至五世羅卜藏嘉穆錯當我　朝崇德初蒙古喀爾喀三汗請延達賴明年因厄魯特使遣達賴書於是達賴班禪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各遣使自塞外繞道至盛京奉書及方物並獻卦驗知當一統及定鼎燕京復各遣使貢獻表頌功德　詔遣使迎達賴至是至京　上賓之於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　授金冊印　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剌麻　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送之自是塞上諸部安謐多賴其教誡以釋爭而諸番蒙古之嚮服中國亦時藉其用焉

（丙申）順治十三年

荷蘭表請修貢

荷蘭（今和約中稱和國）俗稱紅毛歐羅巴濱海之國東界日耳曼普魯社南界比利時西南界法蘭西西北界西洋大海北極出地五十度至五十三度英倫經綫偏東二度至五度地形低窪築堤以禦海潮人戶稠密大似中國江蘇田少而土膏腴草茂可資畜牧禽獸鱗介充斥自

昔專務通商故國小而富饒工技精巧善造氈呢羅絨羽紗嗶嘰鐘表古土番部羅馬征服之繼爲日耳曼所據蕭齊時地歸法蘭西置酋長法有內亂諸酋自立分十七小部後有不爾痾尼亞復併爲一北宋時海潮決堤居民皆沒都城幾沒積水匯爲巨浸曰亞爾零海明成化中爲奧地利亞所有正德時西班牙王兼王其地荷蘭舊分南北部北卽荷蘭崇耶穌新教南則彌爾尼王（卽比利時）崇天主舊教王以峻法抑新敎荷蘭人阿蘭治起兵拒西班牙破之復自立國分爲七部遂晏然富庶百數十年商舟遠泛與東南洋通貿易於麻六甲蘇門答臘遍設埔頭噶羅巴島爲大小西洋出入中國門戶

富盛甲兩洋亦據其海口建設城邑流通百貨由是迤東北之婆羅洲（即爪哇）大美洛居巴布亞大小諸島以次據岸立埔大抵東南洋諸島國惟小呂宋爲西班牙所有餘皆屬之荷蘭（小西洋諸島國今多屬英吉利）嗣聞葡萄牙法蘭西市香山澳豔之萬歷二十九年遂以大艦巨礮薄香山欲通貢市澳人力爲防禦引去有久居大泥（暹羅屬）之奸商誘之通賄稅使高寀其酋乃抵澎湖築舍爲久居計會撫按嚴禁通海始去然是時法蘭西橫行海上荷蘭思與爭雄復東來破美洛居各島後又奪臺灣據澎湖築城設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天啟三年乃毀所築城去已而互市不成則復築城澎湖掠漁舟

運土俾華人助築尋犯廈門官軍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款仍泊舟風櫃仔出沒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濱海郡邑爲戒嚴巡撫南居益至上言臣入境以來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先遣往交留巴（即噶羅巴）宣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交留巴王已往阿南國即荷蘭因與士瑛偕至大泥謁其王王言交留巴已大集戰艦議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見許必至構兵蓋阿南即紅毛番國而交留巴大泥與之合謀必不可以理諭非用兵不可部議從之四年遣將奪鎮海港口城之紅毛退守風櫃仔益發兵攻擊荷蘭窘求緩兵遂退兵澎湖之警

以息而據臺灣者猶敎習土番招誘華人耕作築平安赤嵌二城以自固崇禎間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乃私貿外洋十年仍駕四船來廣州求市總督張鏡心力持不可遁去奸民知事終不成不敢復句引而臺灣竟爲鄭成功所奪順治十年因廣東巡撫請於

朝願備外藩修職貢至是齎表請朝貢部議五年一貢　詔改八年一貢以示柔遠

丁酉順治十四年

夏四月欽天監秋官正吳明烜劾監正湯若望不實議罪赦免

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疏言湯若望所推七政書水星

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水星於二月廿九日仍見東方八月二十四日又夕見又言若望舛謬三事一刪除紫炁一顛倒觜參一顛倒羅計　命內大臣等公同測驗水星實不見議明烜詐妄之罪援赦得免

己亥順治十六年

安南入貢

安南今越南國北界廣東廣西雲南西界暹羅東南際大海北極出地自八度至二十三度中綫偏西自八度至十三度都於富良江南岸（富良江今亦曰紅河源於雲南曰河底江即梨花江又曰元江）地產五金絲茶漆靛木棉肉桂象牙胡椒諸香料衣冠仍唐宋之制職官選舉文字大都遵倣中國坐則

席地貴人迺施短榻倚循古制國中禁令甚嚴紅毛人以鴉片誘據交留巴復誘安南安南覺其陰謀犯者立置重典又嚴禁天主敎有入敎者殲滅之不與西洋通市（乾隆中阮光平以廣南篡據安南引法蘭西人爲助與之通市後遂據其西貢）地本古南交秦以交阯隸象郡漢置交阯郡後改交州唐置安南都護府五代時曲承美竊據始自立國爲外藩宋初封丁璉爲安南郡王三傳而爲其臣黎桓所篡黎亦三傳而爲臣李公蘊所篡李八傳無子傳其臣陳日炬陳歷十二傳而爲其臣黎季犛所篡前明張輔沐晟等蕩平其地置安南布政使後簡定季犛相繼復叛嘉靖元年莫氏篡黎上用張經言封黎氏爲安南都統使莫氏爲安平令（其南界之林邑古越裳氏地西漢置九眞日南郡漢末自立爲國後稱占城宋時併於眞臘稱占臘明代爲安南所併稱廣南以交阯爲東都廣南爲西都鎭以重臣爲藩封後廣南日強乾隆嘉慶中新舊阮氏皆以藩封得國）是年大兵征雲南莫敬耀首納款至軍貢方物

詔封爲安南都統使

夏六月明鄭成功陷鎭江進薄江寍總兵梁化鳳大敗之成功遁還海島

初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寓據臺灣爲琉球人所逐倭人又逐琉球而據其地天啟時泉州人鄭芝龍往附之因家臺灣倭娖爲荷蘭所逐芝龍與其黨入海爲寇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敗荷蘭寇閩之師積功官至都督同知福王立封安南伯南都破唐王稱號隆武芝龍及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奉之順治三年唐王被執死芝龍降於我　朝而芝龍娶倭婦所生子成功及兄子彩聯等并擁衆海上猶奉隆武年號而成功最強連陷濱海諸府州縣已而彩聯之金門廈門亦於七年盡爲成功所奪遣使朝桂王永歷於湖南封延平郡公屢陷海濱諸縣圍漳州十年　朝廷下令招撫令芝龍以書招之彩聯等皆降獨成功不從十四年永歷遣使進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至是聞　王師三路攻永歷於雲南乃大舉會浙江張煌言之師內犯江南圖牽制是月以海艘乘風潮上焚沿江木柵斷橫江鐵索破瓜洲遂陷鎭江進逼江寍謁孝陵移檄遠近東南大震時

上幸南苑議親征兩江總督郎廷佐佯通款以緩攻崇明總兵梁化鳳赴援化鳳望敵營不整因大出師以三路攻其前以勁騎繞出山後夾攻敵遂大潰又燒其海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遁還

辛丑順治十八年

鄭成功攻臺灣逐荷蘭而取其地　詔徙沿海居民嚴海禁

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崎嶇海上日久屢進取無功謀奪臺灣爲窟穴會荷蘭通事何斌逋負巨債投成功請爲嚮導至是進泊澎湖紅毛以大舟沈塞港口礮發潮漲丈餘數百艘倏抵岸遂克赤嵌城進圍王城半載不下

乃絕水源以困之荷蘭棄臺灣以大舶遁去鄭氏遂有
臺灣與金厦兩島相犄角　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
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以杜句通總督李率泰遂
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邊境八十八堡安置內地

國朝柔遠記卷一

國朝柔遠記卷二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癸卯康熙二年
夏六月荷蘭入貢
荷蘭自順治十三年請貢經禮部議准後是年始由廣
東入貢刀劍八皆可屈伸馬四鳳膺鶴脛迅速異常
詔嘉賚之
冊封琉球國王
琉球東洋小國也有三十六島紆蟠如虬龍流動故稱
流虬後改琉球南北四百里東西不足百里在日本薩

司馬南值臺灣東北都於那壩其島較大海風甚烈地
磽瘠少米民食番薯唐宋以來始通中國明初入貢太
祖賜以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後日本虜其王不屈
復送還國修貢如常舊有山北山南中山三部後中山
王并之以國小而貧為日本所屬役惟世奉中國正朔
先是國王尚質於明季請封未果使者留閩順治中轉
送禮部繳前敕印循舊典差行人張學禮副使王垓
賜一品服往冊封尋以海氛未靖暫停至是仍差學禮
等往竣事　賜王及妃蟒緞綾綢各四十八匹使還隨
貢槍刀扇紙琉黃蕉布胡椒等物自是定貢舟三年一
至許販鬻中土貨物免其稅國中貧以為利焉

甲辰康熙三年

克厦門金門展沿海居民地界

鄭成功既破荷蘭而有臺灣　朝廷遂誅芝龍及鄭氏在京者元年成功卒長子錦（一作經）守厦門入臺嗣立請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貽書招錦錦請如琉球朝鮮例不報時明桂王已滅而錦猶奉永歷年號至是繼茂率泰及降將施琅黃梧等進兵克厦門金門浯嶼降其衆萬八千錦遁歸臺灣始展沿海居民界復舊業

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不應黜湯若望

初徽州歙縣人楊光先告欽天監正湯若望傳天主教且其造時憲書有十謬一不用諸科校正之謬二一月有三節氣之謬三二至二分長短之謬四夏至太陽行遲之謬五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謬六刪除紫炁之謬七顛倒觜參之謬八顛倒羅計之謬九黃道算節氣之謬十歷止二百年之謬禮科議駁不准至是又摘本年是月日食交會之誤狀告禮部曰湯若望陽假修歷之名陰行邪教之實散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並京師共三十堂每堂一年五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牌繡袋妖書會單以爲憑驗請照大清律左道妖言二條治罪　旨下禮部會吏部同審

湯若望等及傳教之歷官李祖白擬大辟免死其作序之給事中許之漸罷黜

乙巳康熙四年

以楊光先爲欽天監正

是年特授楊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且以攻罷異端爲邪黨所忌潛伏殺機恐遭陷害力辭新職疏凡五上卒不准辭

丙午康熙五年

封安南國王黎維禧

時黎維禧繳呈明桂王永歷所給敕印　詔遣使封爲安南國王自後貢獻定六年兩貢並進貢道由廣西太平府入關不由海道

戊申康熙七年

秋七月欽天監監副吳明烜罷以治歷南懷仁爲監副

懷仁大西洋人於　上初元來華在監治歷劾奏吳明烜所造八年已酉歲時憲書七政民歷內閏十二月應是九年正月又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謬誤刑部議明烜罪奏　旨從寬杖四十革職以懷仁爲監副

己酉康熙八年

秋八月議欽天監正楊光先罪

光先在監數年吳明烜爲監副因本年置閏之誤明烜已爲南懷仁所劾光先自覺其非自行檢舉但時憲書

已　頒行乃下　詔停止閏月下光先於獄刑部議光
先罪當斬　上憐其年老加　恩從寛免死至是政
戌後遇赦歸行至山東暴卒（光先赦歸至山東暴卒時有謂其爲湯若望之黨毒
死者但東華錄祇云年老加恩免死囑人傳祇云歸卒其遇毒死之說諸書皆無明文當日傳聞之詞未知
確否）先是湯若望雖罷黜而羽黨實多天主教傳布中國
光先自憤其先憂之隱不白於天下後世嘗著不得已
書闢其教法深爲若望之黨所嫉其不得已上篇云歷
官李祖白天主教之門人也著天學傳概一卷其言曰
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子孫居如德
亞國此外並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說
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逖遂爲大東大西有

人之始卽爲中國有人之始夷考其時當在伏羲氏是
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天學固其所懷來也延
至唐虞三代君臣告誡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
稱帝以相警勵其在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
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魯論曰獲罪於天中庸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孟子曰樂天畏天事天何莫非天學
之法語微言是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噫小人而無忌
憚亦至此哉不思今日之天下卽三皇五帝之天下也
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賢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經四書是
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　本朝之君臣不爲邪教之
苗裔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柱下史毘陵許之漸

敬題噫異哉史臣諫官而亦爲此言耶雖前明之季學
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等多
爲天主教作序然或序其歷法序其儀器序其算數至
進天主書像未有序之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
諸人猶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
各一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直言覆載之內胥其教之
子孫祖白之爲書也則盡中國而如德亞之矣盡中國
之古先聖師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歷代之聖經賢傳而
邪教緒餘之矣豈止妄而已哉天主教不供君親是率
天下而無君父者而之漸之序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
父子而莫識其所爲卽儒者亦不能無憾噫是何言也

二氏寺觀奉龍牌尙識君臣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
如孝堂上雙親尙知父子況吾儒以天秩天序天倫天
性立教乎惟天主耶穌以犯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
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是莫知
父子何顚倒之甚也楊墨之害道也不過爲我兼愛而
孟子卽拒之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概之
害道也苗裔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
之道不息天主之敎不著孟子之拒恐人至於無父無
君祖白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許君爲祖白作序
是拒孔孟而尊祖白矣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
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

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粤之廣州西粤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東粤之香山澳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暗地往來若望藉歷法以藏身金門而棊布邪教之黨羽於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明綱之所以不紐者由廢祖宗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啟以歷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譏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守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國

人之政否我　朝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其下篇云天主教所事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像問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穌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猶萬有之不能自成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無造成實有不需器具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植等物然後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以爲人類之初祖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於

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者哀悔於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卽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爲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跡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猶未壞也問耶穌生於何代何年曰漢哀帝仁壽庚申二年

噫荒唐怪誕亦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凝非可造而成者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國皆天主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旣稱天主凡天下事皆天主主持當其下生三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旣無主則天不運行地不長養人不死生物不蕃茂乾坤或幾乎息矣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始乃生於漢之仁壽庚申天主造人當造盛德至善之人以爲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爲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且其子孫中又有聖有賢有智有仁不盡亞當之所爲又何人造之哉天主下生救之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登一世於熙皥其或庶

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
爲事又安能救一世之雲礽去惡而遷善以還造化之
固有哉釋氏銷罪祟善去惡彼敎但以奉耶穌毋子者
即升之天堂不奉者卽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
者皆惡人猶可說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
已顚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
耶穌生釘十字架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
之人而不能自主一身之性命乎豈有造化世界之上
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
而反唇相謗則雖道敎方士之剽佛謗佛不如是甚也
且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斷章以證其爲天

主而曰蒼蒼之天乃上帝所役使或東或西無頭無腹
無手無足未可爲尊況地爲衆足所踐污穢所歸安有
可尊之勢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也尊耶穌爲
上帝不可言也耶穌而誠全天德之聖人也則必一言
而爲法後世一事而澤被生民若伏羲文王之明易象
堯舜之致時雍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
明道德斯萬世之功也耶穌有一於是乎如以瘳人之
病起人之死爲功此華佗扁鵲祝由幻術之事非大聖
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
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爲更大也以上帝之
聖神廣運一一待其遇病瘳之遇死起之則已不勝其

勞況遇耶穌者一二不遇耶穌者無窮其救世之功安
在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
諱其死於王法至湯若望黠不若利瑪竇乃並其受罪
釘死直圖而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世
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因其不婚不宦而重之
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爲我隱患也不婚宦
者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
已事可鑒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又曰鷹化爲
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譏察當嚴揖盜開門
後患宜毖寍使今日詈予爲妒口毋使異日神予爲前
知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

臣按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不得已以
能言拒之甘負好辯之名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賴以不喪於天下後千餘年佛老之說陷溺
人心韓子不得已作原道以明先王之敎而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亦得未墜於地我　朝定鼎
之初湯若望挾其新法混入中國一時喜其歷法準
驗稍弛中外之大防遂致腥羶雜處光先不得已而
爲是篇言耶穌自稱爲上帝雖與福音書稍歧然閑
先聖闢異端義正詞嚴亦大有功於名敎而當時言
天學者右湯而左楊抑何不思之甚耶
冬十二月禁直省立天主堂

先是欽天監官依舊法推算康熙八年十二月當置閏南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値雨水卽爲九年之正月不當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監官多直懷仁言乃改閏二月逡　特旨許西洋人在京師者自行其教凡在各省開堂設教者禁之

庚戌康熙九年

金川土司嘉勒巴內附

金川在四川松潘廳徼外有二源一出小阿樹土司經黨壩入境爲大金川一源較近爲小金川皆以山產金礦得名二水合流後爲大渡河西南會打箭鑪河而南又東至嘉定會青衣水入岷江漢冉駹外徼隋置金川

縣唐維州地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萬山叢矗溪流洶湧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碉至是其土司嘉勒巴來附　上以其俗崇西藏釋教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

復起湯若望欽天監正

自是時憲書用西歷新法永爲定制（若望後以十七年卒）

夏六月意大里亞入貢

意大里亞一名以他里卽後漢書大秦國（以其人長大類中國故中國人以此稱之非其本名）又名犁鞬在歐羅巴洲南境東北界土耳其亞得利亞海西南并界地中海西北界法蘭西大山北界瑞士東北界奧地利亞北極出地自三十八度至四十六度英國中綫偏東自四度至十六度本昔之羅馬國卽天主教宗國歐羅巴列邦建置本末以額力西爲最著（額力西一名厄勒祭在意大里亞東希臘其都城一區之地昔并於土耳其今希臘仍自爲一國）當周時尙强盛爲希臘諸國漢始爲意大里亞所并卽羅馬也國創於周至漢而成泰西混一之勢東西分裂在東晉侵削在六朝及唐宋社之墟在明景泰祚歷二千餘年而後法蘭西英吉利代興利瑪竇始以萬國全圖幾何歷法天主耶穌經像汎海九萬餘里而入中國故惟意大里亞足以綱紀大西洋開古今中外一大變局其羅馬語言文字法制技巧諸西國猶宗之今疆土已裂爲十三國國王雖偏處東方而西部羅馬舊

都之天主教化王猶爲諸西國總持萬國全圖之說曰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二曰歐羅巴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三曰利未亞（一作阿非利加）亦百餘國四曰亞墨利加（卽米利堅洲）地當全球之半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蠟泥加洲（卽澳大利亞一稱阿塞尼亞）而五域中大地盡矣爲天主教之說者曰天主名耶穌卽救世主也一稱基督於漢哀帝仁壽二年（西人言天主生年亦不一有以爲在殷周者有以爲在虞夏者然以今西洋諸國紀年按之則此爲合）產於亞細亞西境之如德亞國卽猶太也（今南土耳其藩屬）天主爲上帝之子代天行化以聖教導民嘗贖人之罪代受酷刑釘於十字架而死死而復活昇天其教傳播西土有

彼得羅者產於羅馬爲天主十二門徒之首繼闡教化又有伯多琭寶琭二人至羅馬講明天主事理人多信之而後總王公斯瑺丁立殿以崇奉之卽今意大里亞敎化王所居是敎化王者所以代天主在世布敎之君也其說乆畧如此今夷考敎王厥初爲敎師當劉宋時羅烏西都爲北狄峩特族所據敎師乘機傳會福音之說引誘諸蠻而鈐束之遂操國權而加特力敎興焉天主敎分爲三總名克力斯頓敎加特力乃天主舊敎之名一稱洋敎又有額力敎波羅士頓敎爲諸國後起新敎一名西敎常以爭敎之故結黨相攻代中值法蘭西滅峩特以地歸敎師號敎化王以敎人尊信天主故又稱敎主總敎主死則各國分領之敎主會推一老成者以嗣其位諸有大事

則請命焉奉爲聖父神師各國有不遵敎者則滅其國或廢其君故各國王雖非其臣莫不致敬盡禮後雖其權稍替然如法蘭西之創霸英吉利北族之起兵皆先請命天主以至遠方來焚香者歲以萬計又拜天主母瑪利亞像籲禱尤虔故民多惰農自安林多伏莽捕亟則以天主堂爲逋逃藪此意大里亞敎王大致也顧國人習技能善推步往往挾度數之學以藏身餙天主之說以惑衆利瑪竇以萬歷九年來廣州歷久始至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稱大西洋人禮部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無大西洋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進貢則與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及天

主母圖旣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夫神仙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罪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不報帝竟嘉其遠來給賜優厚公卿以下咸與晉接利瑪竇安之留居不去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職方外紀以爲卽西班牙王名亞豐肅世傳歲差本原皆其攷定製爲一定圖像陽瑪諾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敎惑人又盛誇其風土人物遠勝中華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合乃與侍郎沈㴶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爲佛郎機所假託乞亟行

遣逐給事中余懋孳亦以爲言帝納之令豐肅及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時迪我等以明歷法在欽天監同測驗奏乞寬假不報乃怏怏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敎如故他如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畧熊三拔皆意大里亞人而湯若望羅雅谷等旣共纂成崇禎歷書若望遂入 本朝官監正至是國王遣使奉表貢金剛石餙金劍金珀書箱珊瑚樹琥珀珠伽南香哆囉絨象牙犀角乳香蘇合香丁香金銀花露花幔花氊大玻瓈鏡等物大西洋去中國水程八萬里其道由地中海西出大洋南行過福島島在利未亞洲之西西人言地輿者昔以此島爲中綫以分東西緯度東南行泛利未亞海過大浪山折而東過西南

海東北行過小西洋又東行至小呂宋入廣東境（此往時大西洋來華海道迂折所經故須八九萬里後益熟悉道里漸趨直徑至同治間各國商人在土耳其之東埃及國蘇彝士地開蘇彝士新河百七十里由西紅海達地中海以通輪舟較當日海道省二萬里）

冬十二月暹羅遣使請貢

暹羅國在東南洋東界越南南界海西南界滿剌加西界緬甸西北隅界南掌（即老撾）北界雲南北極出地八度至二十一度中綫偏西自十四度至十八度國都曰曼谷環境皆山東南海口即舊水眞臘國有二大水一瀾滄江發源青海經雲南入境至東埔寨入海一湄南河發源雲南之李仙把邊等河由北境會諸水而南入海國西南有科仔（一作埗仔）六坤宋腒朥（一作宋卡）大年（一作大呢）丁葛奴彭亨諸番部皆其屬國地饒沃產米尤多百物豐盛為海船市埠之最有銀錫金剛寶石犀象翡翠鸚鵡火雞沈速伽南降眞諸香烏木蘇木椶竹貓竹胡椒豆蔻阿魏冰片諸藥料材木作船甚堅美民多習逸俗崇佛教寺像華侈文字皆旁行後乃稍習中國字向惟知尊重中國閩廣人在其地者甚衆官屬亦多以中國人為之風俗勁悍習水陸戰堅木柵為營與緬甸同其國即古越裳地晉宋為扶南王隋唐為赤土國及婆羅剎地後分暹與羅斛二國元時暹嘗入貢始知其名羅斛後幷有暹境明洪武中貢馴象給賜印文始稱暹羅國與老撾南掌占臘千賓文萊鄰後幷為所屬萬歷二十年倭據朝鮮暹羅請潛師直擣日本兵部石星主之廣督蕭彥持不可乃已其西屬國舊有滿剌加柔佛正德中為法蘭西所破而葡萄牙荷蘭疊據之立市埠（今英吉利於舊柔佛立市埠即新嘉坡）然暹羅迄崇禎十六年猶入貢其效順中國如此至是遣使請貢換給印敕勘合許之

癸丑康熙十二年

暹羅遣使朝貢

暹羅既得請使還其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嘑陸坤司由提呀菩埃遂遣使臣握坤司吝喇邪低邁禮偕貳貢三貢使臣等具金葉表文貢馴象孔雀鮫布諸香有　旨褒嘉頒賜敕印自後職貢時通其入貢由海道抵粵東

春三月吐魯番入貢

吐魯番在天山南路時回疆各城尚有元裔汗王吐魯番蘇勒檀汗至是遣使入貢疏言臣國塞遭變亂不能進獻今地方稍平特遣兀魯和祭於一千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遠貢方物其紀年蓋用回教故也（回教以摩哈默德離本國之年為元起唐高祖武德四年）

甲寅康熙十三年

鄭錦陷漳州泉州汀州邵武興化及惠州潮州諸府縣

鄭錦自失廈門衰弱不敢內犯十二年冬平西王吳三桂反雲南靖南王耿精忠亦叛告援鄭氏許給以漳泉

二府錦遂渡海而西與合從進陷漳泉諸府精忠旋背
約
秋八月　命治歷南懷仁鑄火礮
西洋火器輕利時三藩背叛鄭錦復猖獗海上因　命
南懷仁鑄西洋火礮三百二十尊助大軍進勦
丙辰康熙十五年
收復漳泉諸府
耿精忠與　王師抗屢敗挫鄭錦又侵奪其地前後受
敵乃於是年反正導康親王傑書之師攻鄭錦遂復漳
州泉州諸府
俄羅斯人來　貽書其國察罕汗

俄羅斯一作鄂羅斯地跨亞細亞歐羅巴兩大洲北境
又兼得亞墨利加洲葛西模斯之一隅在歐羅巴者有
東西南大小加戛南新藩俄羅斯七大部（東俄羅斯卽比特華部新都彼德羅堡所在大俄羅斯則舊都莫斯哥所在）在亞細亞者爲東西悉畢爾
卽西伯利部（一作西比里阿）東西悉畢爾各分二區是爲新東
藩之四大部（西部二都莫斯一科利弗東部一雅古薩一卄查甲）合歐洲七部共
十一大部（聖武記以計由之舊都莫斯哥之新都西哈薩克之喀山合悉畢爾爲四大斯科又以奪阿藻東北之地曰司馬廉曰郭羅多曰佛羅尼三斯科及索遷舊疆之那爾瓦合爲八大斯科又按海國圖志俄羅斯全圖則於西七大部東四大斯科外又有依烏拉嶺東南哈薩克西北之三大斯科部落分合難以強同豈前後有變更抑載記有紛錯耶姑存此以備考）大部稱爲大斯科猶華言省
治也所屬有小斯科及柏興則若府治縣治然疆域東

接彌利堅洲（卽亞墨利加洲）之墨領海峽（墨領一作北亦或作伯淋）其古利
羣島則界日本東南界黑龍江蒙古新疆哈薩克與中
國相首尾南界黑海裏海波斯土耳其西界洲中海（一名波羅的海）
奧地利亞普魯社瑞典北至冰海北極出地自三
十八度至七十八度福島經綫自二十二度至一百六
十八度東西二萬餘里幾得地球面八之一國中央多
坦平惟東藩地負阿爾泰山大興安嶺之陰東西二洲
間則烏拉嶺自裏海以屬北海爲葱嶺北幹中以一徑
爲二大洲之關鍵大抵種植材用皆產西南境東多砂
磧瀉鹵北皆氷雪不毛而產五金珍寶及狐鼠貂獺海
馬鱗介之屬人民罕居夏則有晝無夜冬則有夜無晝

國人碧目深睛鬚髮黃赤黑睛者相傳漢李陵遺種各
部種族甚繁有天主敎回敎釋敎各以地之相近唯所
奉性勇悍樂戰鬬騎兵尤趫捷奴僕之數極多五爵至
以多寡爲產業之大小稅則猶循什一之遺兵則給農
田使養兵無事則兵亦助耕國人向多獷野近設學館
購書籍雅尙文藝朝以大臣分理國政然事少定例權
皆其主自操之故事多任臆常生叛亂自昔不通中國
漢則渾窳屈射堅昆丁零諸國爲匈奴所屬唐爲黠戛
斯骨利幹宋初有女王以國地分給其十二子至元初
爲阿速欽察阿羅思吉利吉思昂可新諸國日尋干戈
而太祖滅之以封長子朮赤（地皆在葱嶺北未至東方）阿羅思族裔

逃於北海之計由而臣於元俄羅斯即阿羅思轉音也元亡族姓爭俄族亦內亂明宏治中有部長（部長名伊挽瓦爾西）或稱宜萬王或稱以文第一王乞援於西費雅國（即瑞典國）假其兵以靖亂又起兵盡驅蒙古恢復舊疆自立爲汗又幷東方之西比厘阿（即東悉畢爾）始抗衡歐羅巴洲傳至萬歷季年國亂有彼得羅王（一作比達王）發憤修政潛遊荷蘭諸國船廠火器局講習工技歸國選授才俊建設藝館遂破瑞典而建新都即號彼得羅堡（新都在東俄部一名比特革其北海舊都曰莫斯哥自遷新都後復還舊都至道光中爲佛郎機所燬今仍都彼得羅堡）攻取南方以資遊牧通海路以廣貿遷招俊傑以任將帥國勢日强疆土益闢其與我　朝通商也當　龍興之初其東部曰羅剎者（地里備考以爲此係南俄部端戈薩司之兵善騎善戰領兵者爲彌特厘）由東洋海岸收毳鑛之貢沿菴雅臘河至麥加湖（即呼倫貝爾泊）徑抵黑龍江北岸據雅克薩尼布楚二地樹木城居之侵擾諸部時我大兵亦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爾及使犬使鹿各部兩師相值各罷兵歸又越興安嶺南向侵掠布拉特烏梁海四佐領崇德四年我　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城兵退而羅剎復城之順治十一年遣兵逐之十五年調高麗兵逐之又數遣大臣督兵以餉不繼而返而十二年及十七年俄羅斯察罕汗兩附貿易人至京奏書亦絕不及邊界事至是其商人尼果賚等至　上召見之貽察罕汗書令管東羅剎毋擾邊陲

丁巳康熙十六年

收復惠潮諸府

上年康親王之師收復漳州泉州後至是惠州潮州亦反正鄭錦遁入厦門

戊午康熙十七年

鄭錦復侵沿海城堡

錦在厦門復集衆侵沿海城堡　詔復遷濱海居民申舊禁

秋八月遣意大里亞使臣歸國

意大里亞以九年入貢至是　召見於　太和殿賜宴遣歸　上以其遠泛重洋傾誠慕義　錫賚之典視他國更優

己未康熙十八年

總督姚啟聖提督楊捷解漳州泉州圍進克海壇金門厦門

鄭錦將劉國軒等復陷海澄官軍死者三萬餘都統赫穆林提督段應舉皆遇害　詔罷總督郎廷相以姚啟聖代之與提督楊捷夾攻解漳泉圍國軒遁還海澄扼守諸島相持久不決乃厚積舟師幷檄荷蘭夾板船助剿未至官軍已克復海壇海澄進逼厦門國軒遂棄金厦二島遁歸臺灣

庚申康熙十九年

貝子賴塔貽書招鄭錦
先是總督李率泰貽書招錦至是貝子賴塔復貽書招之錦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地姚啟聖不可
辛酉康熙二十年
復展沿海居民地界
時沿海府州縣及金廈二島均已收復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疏請沿海民展界復業從之
壬戌康熙二十一年
築黑爾根及齊齊哈爾城
築城備俄羅斯侵軼也自十九年附尼果賚等 貽書察罕汗久未有答書而羅刹仍潛侵淨里溪等處遷延

不去復東掠人畜於赫哲費雅哈飛牙喀奇勒爾諸地藪我逋逃阻我索倫貂貢將割據黑龍江東北數千里甌脫地 上以其密邇留都不可滋蔓又重開邊釁因遣都統彭春等以兵獵黑龍江徑薄其郛偵形勢於黑爾根及齊齊哈爾各築城戍之置十驛通水運又令喀爾喀車臣汗斷其貿易以困之
癸亥康熙二十二年
夏六月水師提督施琅征臺灣平之鄭克塽降
先是鄭錦頻年出兵在外用陳永華言命子克𡒉監國長而才然婢出也二十年錦卒成功妻董氏入間言殺克𡒉而立次子克塽襲延平王幼弱不任事事皆決於侍衛馮錫範人心益失於是總督姚啟聖奏鄭錦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時琅將劉國軒貽書啟聖請如琉球諸國例稱臣入貢啟聖以聞 上不可 命進兵將出師啟聖欲候北風直取臺灣施琅欲乘南風先取澎湖奏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留督臣廈門濟餉 詔從琅策時劉國軒擁衆守澎湖甚嚴我軍次七罩灣適潮漲舟乘以進會颶風夜發怒濤山立國軒壘壁環二十里四面列巨礮琅親督大艦衝圍矢集琅目不少卻國軒自率二萬人泊牛心灣別屯萬人於雞籠嶼相犄角琅乃分兵三路以五十艘出雞籠爲奇

兵分敵勢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又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爲戰酣鏖竟日聲震數百里焚百餘艘殺萬有二千人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是日將戰黑雲起敵方相賀忽聞霹靂皆驚愕失色遂大敗國軒由吼門冒險突圍而逸我軍乘勝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丈餘舟師平行而入鄭氏驚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於是遣僞官鄭平英等齎表至施琅軍前降琅請 頒赦招撫 上諭鄭克塽曰帝王撫御寰區仁覆無外即海隅日出之邦無不欲其咸登衽席共樂昇平爾祖父

自明季以來出沒海洋盤踞島嶼本朝定鼎後爾祖鄭
成功竊據海隅甘外王化以及爾父鄭錦句引奸徒窺
伺內地屢經剿撫頑梗怙終爾方童稚妄思效爾前人
倚險負固飄突靡常故特選將練兵出洋進剿爾等果
能悔罪投誠率所部偽官軍民人等悉行登岸將前罪
盡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務令得所爾等其審圖順逆善
計保全以副朕有罪施仁至意克塽遂率劉國軒馮錫
範等俱薙髮降臺灣平臺灣在閩海中縱千有餘里衡
四五百里地脈自福州鼓山越大洋為澎湖諸島又東
二百里為臺灣起雞籠山南盡沙馬碕東南渡洋為小
呂宋東即大東洋東北直琉球日本北則朝鮮盛京西

北為青徐江浙海疆西與福泉興漳相值西南走交廣
檣帆相接濱海土地饒沃一歲三熟山前多泉漳惠潮
民徙墾山後皆土番所居曰社有三百餘社分生熟二
種生番居深林密箐言語不通熟番亦與居民雜處通
市而皆射生飲血嗜殺械鬬土產布穀五金煤礦毛羽
皮革竹木絲漆蔗糖甚豐其地古不與中國通罕有至
者即宋史所謂澎湖東有毘舍那國是也明嘉靖後海
賊林道乾竄踞後為鄭成功所有至是施琅言臺灣一
島之地實腹內數省之屏蔽棄之恐轉資荷蘭 上
可其奏命籍之初置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曰諸羅
乾隆時改嘉義分設彰化曰鳳山以知縣理之又設兵備道一總兵
官一以統轄之飭戎備焉
開海禁
時沿海居民雖復業尚禁商船出洋互市施琅等屢以
為言又荷蘭以曾助剿鄭氏首請通市許之而大西洋
諸國因荷蘭得請於是凡明以前未通中國勤貿易而
操海舶為生涯者皆爭趨疆臣因請開海禁設粵海閩
海浙海江海榷關四於廣州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
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署吏以蒞之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
夏四月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圍雅克薩城
先是都統彭春征雅克薩城二十三年正月羅刹懼乞

降官軍獲其鳥槍以歸未幾羅刹潛據雅克薩如故
上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統兵圍之阿達哈哈番
馬喇言若取羅刹田禾則羅刹不久自困侍衛關保來
亦以為然 上諭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以
所刈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並進以所刈禾船載以歸已
而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取田禾 詔責之 特命都
統瓦山與薩布素等詳議以聞於是會奏我兵擬於四
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城招撫如不納款則攻其城
倘萬難克取即遵前 旨毀其田禾以歸 上又諭
云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刹無故犯邊收我
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

地剽劫人口搶擄村庄壞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刹竟不報命反擾害益甚爰發黑龍江兵扼其往來之路羅刹又竊踞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勦滅今大軍將逼臨雅克薩城姑再宣諭羅刹倘仍抗拒則大兵相機而行四月官軍乘冰釋水陸並進將神威將軍火器置前急攻之其頭目額克里舍勢窮乞降克其城歸其人於雅庫舊部

（丙寅）康熙二十五年

秋九月　詔薩布素班師

是年正月羅刹復以五百人攜火器來據雅克薩依舊址築城以居薩布素率所部二千人圍攻之死守不去值荷蘭貢使在都稱與俄羅斯逼鄰乃　賜書付荷蘭轉達其汗時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國東方距已遼遠且限以行國非若西北之西費雅西南之圖里雅（即普魯社今布國）近在肘腋所必爭也於是商議復書海道往還迅速九月復書卽至言中國前屢　賜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構衅之罪自當嚴治卽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許之遂　詔薩布素等退師

葉爾羌汗遣使來貢

葉爾羌在葱嶺東漢莎車地順治初回疆各城尙皆有汗皆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非回回族哈密有巴拜

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葉爾羌則阿布都汗皆以葉爾羌爲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至是表貢稱臣成吉思汗（即元太祖）裔承蘇賚滿業汗蓋是時尙未爲回酋所有逮準噶爾攻破回疆各城後無復表貢

（戊辰）康熙二十七年

置定海縣

定海縣舊曰舟山一曰翁洲在甯波海中周百餘里卽越句踐欲徙吳夫差甬東之地先是順治三年大兵定浙東明監國魯王航海先至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遂入閩明遺臣多附之五年其將張名振阮駿陷健跳所王朝先旋攻斬斌卿於舟山迎魯王居之七年閩浙總督陳錦言浙東舟山海寇及各寨山寇皆以故國爲名狼狽相倚交通閩粤窺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請進兵由定海關出海乘風潮半日可到攻其不備錦旋與都統金礪等會兵進破四明諸山寨乘大霧渡海克其城魯王遁赴厦門錦遂奏設陸兵千水師二千以守後又爲鄭成功所破據官軍復攻克之提督田雄言舟山不難於復而難於守請以滿兵駐防增戰艦補水師分汛偵勦嗣因海警稍息議政王等言舟山本棄地守亦無用應令都統率兵回京康熙二十三年巡撫趙士麟總兵孫惟統疏言舟山爲甯郡藩籬請移定海總兵駐守二十五年奏請設縣治至是建縣　賜名定海屬甯波

府而以舊定海縣爲鎭海

秋九月漠北喀爾喀蒙古各部來附

喀爾喀蒙古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居於北庭（即古北匈奴單于庭元代稱和林）有子十一徙漠南者爲敖漢柰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九部其季子格呼森扎賚爾仍留漠北析部衆分授七子爲七旗分東西中三路各立汗掌之是爲土謝圖汗及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部其地東界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北界俄羅斯南訖瀚海以皆在漠北故喀爾喀終明代不見於史　國初崇德時平漠南插漢部喀爾喀遣使貢名馬甲冑元狐白貂鼠及俄羅斯火槍回部弓箙鞍轡阿

爾瑪斯斧　詔定歲獻九白之貢（白駝一白馬八曰九白）其後相繼歸誠編入八旗駐京蒙古者爲舊喀爾喀有順治中及初元來歸　賜牧喜峯張家兩口外之札薩克左右翼爲內喀爾喀其外喀爾喀在漠北中葉專佞刺麻懈武事所部復自相構兵爲厄魯特覬覦準噶爾汗噶爾丹因之挑釁是夏遂大舉入其庭喀爾喀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衆瓦解先後東奔於是戴青台吉等二十八人各率所部入邊請降　旨准於汛界內遊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其弟率兩翼台吉及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入汛界乞降沿邊阿霸哈納諸台吉皆從之內附

己巳康熙二十八年

冬十二月俄人來歸雅克薩尼布楚城

先是俄羅斯使臣費岳多羅額克里謝等由陸路至喀爾喀土謝圖汗境文移往復至是始與我領侍衞內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一循烏倫穆河（一作綽爾納河）相近格爾必齊河上游之石大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俄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呼（一作古）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盡屬俄羅斯乃歸我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定市於喀爾喀東部之庫倫立石於黑龍江兩岸刊泐會議條款雜用滿漢拉提諾（一作喇第納）蒙古俄羅斯五體文字於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自後貿

易之使每歲間歲一至未嘗稍違節制

庚午康熙二十九年

秋七月　詔親征噶爾丹八月朔左翼兵大破之於烏蘭布通

噶爾丹西域厄魯特四衞拉蒙古之綽羅斯部台吉也簒殺兄僧格長子索諾木阿拉布坦而自立爲準噶爾汗以詐力兼幷四衞拉（曰綽羅斯牧伊犁曰杜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河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即塔爾巴哈台曰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徙青海）又思北併喀爾喀使人激怒土謝圖汗土謝圖汗執而殺之因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無是事守備懈噶爾丹因領勁騎襲破其帳土謝圖汗潰遁傾國大奔途遇我使臣張

鵬翮等往俄羅斯喀爾喀遣使乞援使臣以使事曉之噶爾丹偵知我師不爲喀爾喀也復蹴之幷擊破其左右翼部及哲卜尊丹巴大剌麻等於是土謝圖三汗及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部衆俱奔潰先後投我漠南乞降噶爾丹亦遣使入貢遂得兼有回部青海漠北益驕蹇　上勑還喀爾喀侵地率衆西歸不聽至是以追喀爾喀逃人爲名選鋭東犯侵及烏爾會河尚書阿爾尼等以蒙古兵擊之失利侵及內札薩克　上遂詔親征　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全福爲左翼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寗爲右翼右翼遇賊於烏朱穆沁戰復不利噶爾丹遂乘勝而南尋停止恭親王兵　命康親王傑書會兵駐歸化城　上巡兵至博洛河屯回鑾八月朔撫遠軍躡賊於烏闌布通大戰破其駝城賊驚潰噶爾丹夜遁

辛未 康熙三十年

車駕幸多倫泊　受喀爾喀蒙古汗王朝

多倫泊（在獨石口外二百五十里）即元上都地　上以新附喀爾喀衆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先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皆豫屯多倫泊百里外　車駕臨莅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營十火器營四分二十八汛環御營而列傳　諭內外蒙古移近　御營五十里不得入哨內屆期陳鹵簿　御帳殿於綱城南　受朝　賜宴次日　上躬擐甲冑大閱申嚴約束土謝圖汗等具疏請罪宜　勑諭分左右中三路爲三十七旗割內蒙古水草地俾游牧近邊仍留其汗號比內札薩克各旗而建彙宗寺於其地以安其剌麻時噶爾丹與達賴剌麻及厄魯特各台吉遣使上尊號卻之

國朝柔遠記卷二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壬申康熙三十一年

詔免朝鮮常貢

先是征準噶爾時以火槍便利制勝因立火器營於是朝鮮國王進鳥銃三千桿　詔永免朝鮮黃金及青藍紅木棉等貢

甲戌康熙三十三年

俄羅斯遣使入貢

時有二犯逃入俄羅斯俄羅斯遣人送回理藩院行文獎之遂復遣使入貢　上閱其章奏　諭大學士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俄羅斯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

丙子康熙三十五年

車駕復親征噶爾丹噶爾丹遁走

先是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敗遁後仍侵掠我臣服之喀爾喀且害我使人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己　上恐勞師襲遠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因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人僞許內應噶爾丹果沿克魯倫河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札爾陀音遂踞巴顏烏蘭因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從歸化城進發揚威將軍覺羅舒恕西安將軍博濟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由鎮彝取昆都倫一路前後起程皆爲西路將軍薩布素統盛京甯古塔黑龍江科爾沁兵沿克魯倫河進爲東路　上自統中路大兵出獨石口皆赴瀚海約夾攻沙磧不宜車乃雷大礮駝載子母礮每駐營　上親撫士卒行至滾諾爾遇雪從官及軍士服物由車運者及暮不至時一等侍衛海清從　上命海清以駝載既至之內府帳房及食物柴炭分賜令棲息舉火軍士歡躍如慶更生　上又諭曰馬亦畏寒其肥者猶可無恙其瘦者或致凍斃宜順風馳二三里許令人圍繞之使氣息漸溫則無妨矣可傳諭眾知之行至西巴爾台聞有俄羅斯助虜之信大學士伊桑阿力請回鑾　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虜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一退則虜盡銳向西路不其殆乎遂躬率兵前行諸軍以次進發抵克魯倫河　上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先遣使告以　駕至噶爾丹不信登

北孟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因　命領侍衛內大臣搜討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三日至拖諾山而還噶爾丹中途欲拒戰而衆奔不可止沿途遺棄老弱輜重廬帳器械無算　上駐蹕克勒和碩而　命領侍衛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

夏五月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大破噶爾丹於昭莫多

噶爾丹西走適西路兵遇之時我師度磧士馬飢疲難馳擊費揚古謂非反客爲主以逸待勞不可乃距敵三十里止營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卻誘之至昭莫多遵　上所授方略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而麾

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臘河北陣於西將軍孫思克以綠旗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虜冒矢銃鏖鬬至暮不退費揚古遙望虜陣後人馬不動察其婦女駝畜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大敗之夜追三十里比曉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人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噶爾丹妻阿奴頑悍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於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

秋七月　命內閣翰林院修平定朔漠方略

時　上因噶爾丹遁逐之盡境而止勒功於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班師凱旋御史阮爾訓疏言我皇上御極以來如天覆育罔不率俾乃冥頑如噶爾丹自外生成致　聖主赫怒躬董六師親臨朔漠恩威遠播算無遺策益自啟蹕以迄回鑾往返一百日之內跋涉五千里而遙迅奏膚功丕揚神武爲從古帝王所未有請宣付史館敬述方略勒成一書布之中外傳示無窮　詔下禮部翰林議如所請是月遂　命內閣翰林院等官修平定朔漠方略

秋九月葉爾羌回酋阿布都實特來降

噶爾丹當強盛時攻破天山南路各城盡滅元裔諸汗

乾隆中蕩平準部時惟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自喀喇沙爾來降外此西域已無蒙古遺種其回教祖謨罕驀德一作摩哈麥一作馬哈麻又稱派罕巴爾二十六世孫瑪墨特已於明季與兄弟分適各國自墨德一作墨克古天方即波斯東踰葱嶺居喀什噶爾乾隆時霍集占兄弟雖誅其先世和卓墓仍令回戶管守至今尚存子孫散處西域各城人皆崇而奉之亦各有長時葉爾羌回教酋阿卜都里實特亦爲噶爾丹質諸伊犁至是噶爾丹敗遂乘閒率其子額爾克蘇爾唐脫身來降　上賜銀幣遣官送至哈密仍歸葉爾羌

丁丑康熙三十六年

春二月　命北平大將軍馬思哈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征噶爾丹　車駕幸甯夏

噶爾丹屢敗後精鋭軍資喪盡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絶背叛欲西歸伊犁則畏兄次子策妄阿拉布坦之偪欲投俄羅斯俄人拒不受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窮蹙無計迺遣使納款　行在探　朝廷意　詔數其罪令親身來降仍許以喀爾喀恩例待之而噶爾丹倔强終不至至是迺　遣馬思哈費揚古分兩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千每兵二名從僕一人馬五匹四兵合爲一伍帶百日口糧前進　車駕復幸甯夏就近指授機宜

閏三月噶爾丹自殺部屬皆來降朔漠平

時　車駕復自甯夏進駐白塔噶爾丹左右親信間大

兵將至皆密款附噶爾丹遣其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禽獻噶爾丹進退無地至阿察阿穆塔臺仰藥死其下丹濟拉一作其姪丹吉喇以噶爾丹尸及其女鍾齊海來歸餘衆盡降自是阿爾台山以東皆隷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有餘里而反喀爾喀於漠北增編爲五十五旗大臣請行慶賀禮　上曰噶爾丹之死乃天所助昔喀爾喀窮蹙來歸不得不允其内附噶爾丹假此搆難犯我邊境是以爰整其旅爲一勞永逸之計我師所至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土而庶草蕃無事悉稱意今西北永甯其不致獲咎者幸矣宜先謝天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

夏四月減粤海關額稅

上諭大學士等廣東海關收稅人員搜括商船貨物概行徵稅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且海船亦有自外國來者如此瑣屑甚覺非體著減額稅銀三萬二百八十五兩著爲令

置定海榷關英吉利來互市

英吉利與東初稱英圭黎一作膺吃黎或作諳厄利歐羅巴洲强國地本三島孤懸大西洋迤東兩島相連南英倫一作英蘭國都倫敦一作蘭頓在焉北蘇格蘭一作斯葛蘭一作斯哥西亞又作師古泰迤西別島曰阿爾蘭一作愛倫島又作伊爾蘭三島各分數十小部旁各有羣島東界荷蘭南界法蘭西海峽半日程北至大北海西至

大西海北極出地五十度至六十一度經綫偏東一度至西十度有奇都臨但西河一作坦米斯一作達彌塞河宮室壯麗舟車輻輳商貨充牣工藝精巧爲歐羅巴一大都會國有大書院以聚學徒凡刑名星歷醫術藝事各有師學多藏書文字用二十六字母切字多正字少旁行斜上謂之拉體納書向奉克力斯頓天主教後改婆羅特士頓爲耶穌新教人多長大白肌碧睛髮拳黃故亦稱爲紅毛地產銅鐵錫煤呢羽其珍産異種多從商舶呆自遠洋土雖腴而地狹人稠歲以海舶移罪犯及窮民於荒島給貲墾闢又奪據各島爲藩屬如外大西洋之北亞墨利加洲西南之亞非利加洲海濱亞細亞洲之印

度及各島與東南洋之阿塞尼亞洲（此洲在南極下西人最後得之爲五大洲即澳大利亞島）凡數十處遠者距數萬里皆立市埠收貢稅及種植而以海舶聯絡之故在西洋諸國尤稱雄富其國古爲土番部落後有北狄峩特族據之漢時羅馬渡海略定其地屬意大里者四百餘年六朝時峩特族卑勒敦據之爲據蘇格蘭之斯各多比德斯兩部所攻求援於安各羅安各羅亦峩特族兵强地偪因脅降之後分爲七唐貞元中有豪酋平七國爲一後大尼（即嗹國）復據之宋眞宗時英北族有酋曰威廉（一作給列爾美）請命羅馬教皇伐大尼破之遂王本國嗣王顯理第二克伊琳大洲（即阿爾蘭）元至正中併蘇格蘭國旋分爲二明初國屢亂

以改尙西教（即耶穌新教）與西班牙相攻勝之勢遂振萬歷間有女主卒無子英人奉蘇格蘭王嗣位二國合一稱英吉利古不通中國至天啟間始有聞又未來華故不見明史順治初其王遇弒嗣王强民習洋教（即天主舊教）不從招荷蘭王率兵至荷蘭王遂入即王位是爲威廉第五自後國勢益振及臺灣平開海禁設四榷關浙海關在甯波商船出入海港往返百四十里中多礁后每回帆逕去英吉利貨船時往來澳門廈門復北泊舟山（即定海縣）甯波海關監督屢請移關定海縣部議未許至是監督張聖詔以定海港澳闊深水勢平緩堪容番舶亦通各省貿易請捐建衙署移關以便商船當增稅銀萬餘

詔可乃於定海城外道頭街西建紅毛館一區以安置夾板船水梢人等此英吉利商船來定海之始然時雖通市亦不能每歲來華也

（己卯）康熙三十八年

四川提督唐希順克打箭鑪

打箭鑪在四川西徼明正土司所屬地高寒因山爲城西通裏塘巴塘達西藏時西陲多擾提督唐希順遣守備王允吉等率兵攻克之以其地爲番夷互市通貢總匯入藏驛路所經因定界於中渡

（庚辰）康熙三十九年

俄羅斯遣使齎表至

俄羅斯使臣齎表至京師　上諭大學士曰俄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海之隅然甚誠敬噶爾丹窘迫求救於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畫疆界即獻尼布楚地以東爲界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忒吳郎海諸部落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爲士中人後俄羅斯强盛并吞之能遂獻還允當軫念也

（癸未）康熙四十二年

額濟納土爾扈特人來降

土爾扈特種人在額濟納者見朔漠盡平亦相率來降詔編置一旂與阿拉山（即賀蘭山）厄魯特蒙古同游牧甘涼塞外

乙酉康熙四十四年
冬十一月　詔翰林院習外國文字
時大學士等以俄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繙譯進呈
上閱之　諭曰此乃拉提諾託多烏祖克俄羅斯
三種文也外國文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
字母者朕交刺麻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
平上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意甚明中國平上去
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之者少漸至
棄之問翰林院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聲則不能知
中國所有之字外國尙知之特不全耳此後翰林院宜
學習外國文字

戊子康熙四十七年
秋七月免暹羅貢使貨稅
暹羅國王森列照拍廣拍馬嘑陸坤司由提邪菩埃遣
陪臣入貢　詔貢使所攜貨物免徵其稅
己丑康熙四十八年
秋七月許商船由內洋販米赴甯波紹興
時浙江巡撫黃秉中疏言甯波紹興等處連歲歉收米
價騰貴計惟招商可平市價而溫台二府豐收米賤格
於出洋之禁請許商民由內洋販運以濟甯紹從之
辛卯康熙五十年
土爾扈特遣使入貢

土爾扈特本厄魯特四瓦剌部（一作衛拉即瓦剌音轉）之一其游
牧地曰雅爾（即今塔爾巴哈台）爲元脫歡及也先裔明季所部
和鄂勒汗與鄰部有釁率其子書岱青等投俄羅斯俄
羅斯以其行國也指裏海額濟勒河之南圖里雅（即普魯社）
東哈薩克北無城郭地使之游牧其舊地則輝特部居
之至和鄂勒曾孫阿玉奇仍回舊部嗣汗以女妻策妄
策妄離間其子散札布率萬五千戶來伊犁盡沒入之
而逐散札布阿玉奇遂全部仍投俄羅斯至是聞準噶
爾敗亡遣使假道俄羅斯來貢　上欲悉其要領旋
遣兵部郎中圖理琛等往報之假道俄羅斯經西悉畢
爾及喀山兩斯科使臣過境其邊臣以察罕汗命致禮

餽以兵護行往返三載以五十四年三月歸備記所經
爲異域錄數萬言繪圖呈　覽其河道大者曰色棱格
河曰厄爾齊斯河皆發源中國（色棱格河出漠北阿爾泰山東額爾齊斯河出
阿爾泰山西）流入北海其近北海處夏至無夜冬至無晝後
俄羅斯人至亦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爲北海堅
冰凝結人不能至云
癸巳康熙五十二年
春二月海盜程尙義降
是月　上諭朕昨問投誠海賊程尙義伊等出洋行
劫遇西洋船懼其火器不敢逼近惟東洋船則掠其銀
米亦不盡取以此商船仍往來不絕中國與西洋地方

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六十里爲一更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浪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常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俄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俄羅斯距京都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即土爾扈特地方皆與俄羅斯接界俄羅斯倚土爾扈特馬匹土爾扈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西去溫多斯坦布海兒夜兒根等處產棉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棉八十層曾以鳥槍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地甚熱而多石日出時耕種輒熱死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性

好鬬常結隊以殺擄爲事人心亦智若婦女被人擄去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地亦熱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後裔又有一支化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最寒往時有人築室而居明年往觀之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信不誣也

丁酉康熙五十六年

廣東碣石鎭總兵官陳昂請禁開堂傳教

初嚴傳天主教之禁各省私設教堂未奉追毀又以西人得自行其教日久法弛漸相煽惑總兵官陳昂因言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省開堂聚衆此輩居心叵測目下廣州城內外尤多加以洋船所匯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循例嚴禁毋使滋蔓從之

戊戌康熙五十七年

秋九月　命皇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屯靑海

征準噶爾也先是噶爾丹自殺其下丹濟拉以其尸幷其女來歸其兄次子策妄阿拉布坦初逃居土魯番遣使乞降已而乘隙收集伊犁遂奪其尸以獻　上以策妄方親附又其地遼遠費轉輸遂畫阿爾台山即庚金山以西俾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遂思併厄魯特爲一杜爾伯特先已附之於是迫逐土爾扈特汗阿玉奇父子

仍投俄羅斯又贅和碩特汗拉藏之子丹衷於伊犁而使大策零敦多卜於先年秋潛兵由騰格里入西藏襲殺拉藏汗遂自立爲四部總汗是月又覆我將軍額倫特侍衛色楞援藏之師於喀喇河　上恐其左右憑陵將不可制於是　命皇十四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靑海南北路諸軍皆從大將軍取進止旋起程暫駐西甯

以楊琳爲兩廣總督

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報可

己亥康熙五十八年

夏六月永甯協副將岳鍾琪撫定裏塘巴塘
四川打箭鑪西三百餘里爲裏塘又西數百里爲巴塘
皆通西藏西甯雲南孔道各有土司舊屬前藏時策零
據藏番酋多爲所誘大軍將進討都統法喇令副將岳
鍾琪領綠旂先抵裏塘其酋目達哇等語不遜鍾琪乘
其無備擒送首逆七人斬之隨宣　詔撫諭進收巴塘
令成都教諭楊世祿先招撫其酋結果翁布二人遂齎
其土地戶口冊籍詣軍降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春正月　詔大軍護噶爾藏達賴剌麻赴西藏
第五世羅卜藏達賴剌麻之卒也其第巴（官名）桑結欲專

國不使班禪剌麻代持教欲使眾尊己遂匿不發喪唆
噶爾丹使覆喀爾喀及噶爾丹敗竄又使其胡土克圖
濟隆代爲乞和以誘我追師及　詔加詰責始惶恐具
奏而立紅教之僞剌麻與策妄及拉藏汗交惡拉藏誅
桑結而立博克達山之剌麻爲達賴青海諸蒙古不之
信別以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爲眞達賴擁至西甯塔
爾寺坐牀兩部爭議未決策妄已遣策零敦多卜侵藏
襲殺拉藏汗而禁其所立新剌麻及覆我援藏之師
上乃封噶爾藏爲宏法覺眾第六輩達賴剌麻　賜
冊印　命平逆將軍延信等自青海率滿漢兵及諸蒙
古汗王台吉等送之入藏　命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定

西將軍率兵自打箭鑪出軍容甚盛
免西洋人德克里罪
初以妄行陳奏獲罪　詔從寬禁錮未幾赦之
秋九月大軍入西藏賊將策零敦多卜遁回伊犂西藏平
大軍既進賊將敦多卜自拒中路凡三襲我軍皆敗走
將軍噶爾弼自南路進至察木多（即前藏）奪橋據險欲俟
中路兵偕進恐期久糧乏用副將岳鍾琪計即招土司
前驅集皮船以渡直趨布達拉（即中藏）分兵斷賊饟道沿
途招降番目傳大小第巴各廟剌麻宣示拯救至意時
北路牽制之師將軍富甯安傅爾丹祁里德等亦分途
進擊準噶爾邊境降其宰桑焚其積蓄獲牲畜萬計敦

卜多無援應又腹背受敵遂大潰由騰格里舊路（騰格里海）
（在布達拉西北其北岸大山有鐵索橋之險策零侵藏所經）竄還伊犂得達者無幾
兩軍既會於藏搜討僞藏王達格咱賊目藍占巴及宰
桑剌麻助逆者諸蒙古汗王台吉遂擁新達賴登座
詔賜以土地人民而取博克達剌麻歸京師以拉藏舊
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事葢自五
世達賴剌麻卒後（羅卜藏卒於康熙壬戌年）西陲擾亂三十餘年至
是始定　御製文紀事勒石大招寺（大招寺在布達拉之薩喇城爲西藏諸城之首寺爲唐公主所建爲駐藏大臣會諸貝子大剌麻議事之所）時將軍有乘勝來
年大舉之請因哲卜尊丹巴剌麻代策妄請罪　諭令
自戢暫停進兵西藏既定於是　遣理藩院主事勝住

偕剌麻楚爾沁等往圖西徼外山川以阿里西三百餘
里之岡底斯爲天下衆山水之根蓋卽葱嶺南幹時回疆未收故疑岡底斯卽崑崙

壬寅康熙六十一年

暹羅運米至蠲其稅

時暹羅貢使言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
石　詔令分運米三十萬石售於閩廣浙江免收其稅

癸卯雍正元年

安置西洋人於澳門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稱西洋人雜處內地在各省起
天主堂邪教徧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

西洋人除送京効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
改爲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奏　諭遠夷在居各
省已歷年所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
地方擾累沿途勞苦

甲辰雍正二年

春二月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奮威將軍岳鍾琪征叛酋羅
卜藏丹津破走之青海平

青海在西甯府西豬水七百餘里海中有二島不通舟楫惟冰合可通卽古弱水西回疆南衞藏北玉關袤延二千里古西戎地漢爲
鮮水諸羌後爲吐谷渾唐末入吐番始隸衞藏崇佛教
明封番酋爲禪師國師復併入套酋俺荅後元裔和碩
特部和碩特亦厄魯特四部之一固始汗自西域來據之南併衞藏
國初崇德中遣使自塞外通貢順治初導達賴剌麻
入　覲受　封　賜金冊印旋卒有十子一在套西一
在西藏居青海者八部叛服不常及噶爾丹襲殺鄂齊
圖汗固始汗兄子青海和碩特諸台吉懼稍內附康熙中
駕幸甯夏時宣　諭八台吉皆入　覲　詔封固始汗
子達什巴圖爲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有差爲近藩及
達什巴圖子羅卜藏丹津襲爵從大軍定藏歸以唐古
忒及青海舊皆和碩特屬部已爲固始汗嫡孫仍冀總
長諸部於元年夏誘諸部與盟令復故號而自號達賴
渾台吉以脅諸部不從者加以兵親王察罕丹津遂內

奔河州關外又誘青海大剌麻察汗諾們汗使從己諸
番剌麻等同時騷動寇掠西甯　詔侍郎常壽往諭爲
所執　上乃　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
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討之羹堯先分兵防其
內犯又守險扼其入藏及通準噶爾之路遣諸將分攻
潰其黨羽各蒙古貝勒貝子公等多來歸降其脅從部
落十餘萬是年正月鍾琪進攻黨賊剌麻沿途焚其寨
堡寺舍斬馘六千惟丹津負嵎於柴木達距西甯一千餘里羹
堯請調兵四萬分四路進攻西甯松潘汪州布隆吉鍾琪請乘春
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　詔從鍾
琪策是月出師先後殲殪其守險偵伺之賊賊無哨探

乃蓐食銜枚宵行百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猶未起倉
皇大潰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軍循河源西窮追
至桑駝海無路而返而丹津已横越戈壁投準部矣俘
其母妻弟妹逆目斬馘八萬降數萬擄獲無算往返兩
月　詔封羹堯一等公鍾琪三等公勒碑太學鍾琪旋
進勦黨賊土番於莊浪衛西山郎唐石堡城禽斬大半賊甓
乞降又乘時勘定西甯番奏倣土司設番目隸廳衛而
增置大通安西河州梛溝各衛改西甯衛爲府青海辦
事大臣駐節於此追繳諸番兵器及明國師印敕限每
寺剌麻毋過三百闢青海地千餘里分　賜各蒙古
暹羅貢稻種果樹

暹羅貢船内梢目水手九十六人本中國人貢使求免
回籍許之
夏六月定來粤洋商船額數
通政司右通政粱文科奏查香山縣澳門地方明季嘉
靖間租與紅毛居住屢年來戸口日增居心未必善良
不可不嚴加防範以杜隱憂今宜設一弁員在澳門彈
壓凡外洋人往來貿易不許久畱並不許内地奸民句
通爲匪則地方安靜庶不致有意外之虞奉　旨交兩
廣總督孔毓珣詳細訪詢籌計妥確以聞毓珣回奏臣
查其地原有香山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又澳
門内旱路十餘里地名前山寨設有城池關門不容西
洋人擅入内地現有都司守備領兵駐防四面妥設礮
臺控制是原有官兵彈壓惟嚴飭用心巡查無庸另議
安設矣惟是康熙五十六年定例禁止南洋不許中國
人貿易澳門因係夷人不禁獨佔其利近年每從外國
買造船隻駕回貿易船隻日多恐致滋事臣擬查其現
有船隻仍聽貿易定爲額數朽壞准修此後不許添置
以杜其逐歲增多之勢至外國洋船每年來中國貿易
者俱泊省城黄埔地方聽粤海關徵税查貨並不到澳
門灣泊報可
秋九月山東巡撫陳世倌請禁回教不許
東撫陳世倌疏言左道惑民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敬天

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爲歲年黨羽衆盛濟惡害民
請概令出教毁其禮拜寺　上諭此種回教原無一
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爲中土所崇尚率皆鄙
薄之卽彼教中稍有知識亦似有不得已之情從無平
人入其教門之理則彼所謂教者亦止此數非蔓延難
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
何能惑衆朕令汝等嚴禁眩幻駭人動衆之事如僧道
回回剌麻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除不但
不能徒滋紛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
冬十月安置西洋人於廣州
時　上諭孔毓珣如西洋人之安插亦未甚妥外來

之洋船發放尤屬不當今命爾總督其地其盡心竭力一一料理毓珣奏稱查各省居住西洋人先經閩浙督臣滿保題准有通曉技藝願赴京効力者送京此外一概送赴澳門安插嗣經西洋人戴進賢等奏懇寬免逐回澳門發臣等查議臣思西洋人在中國未聞犯法生事於吏治民生原無大害然厤法筭法各技藝民間俱無所用別爲一教原非中國聖人之道愚民輕信誤聽究非長遠之計經臣議將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暫令在廣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許出外行教亦不許百姓入教遇有各本國洋船到粵陸續搭回此外各府州縣天主堂盡行改爲公所不許潛往居住業會同將軍撫提

諸臣具題其澳門居住之西洋人與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二百年日久人衆無地可驅守法納稅亦稱良善惟伊等販洋船隻每從外國造駕回粵連前共二十五隻恐將來船隻日多呼引族類來此謀利則人數益衆臣擬將現存船隻編列字號作爲定數不許添造並不許再帶外國之人容留居住亦經具疏請　旨此安插兩種西洋人是否妥協伏候　聖裁再外來洋船向俱泊於近省黃埔地方來回輸納關稅臣思外洋遠來貿易宜使其懷德畏威臣飭令洋船到日止許正商數人與行客公平交易其餘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撥兵防衛看守定於十一十二兩月內

乘風信便利將銀貨交淸遣令回國則關稅有益而遠人感慕亦不致別生事端矣奉　諭朕於西洋教法原無深惡痛絕之處但念於我中國聖人之道無甚裨益不過聊從衆議耳爾其詳加酌量若果無害則異域遠人自應一切從寬爾或不達朕意繩之過嚴則又不是矣

乙巳雍正三年

春二月　詔安輯臺灣降番

先是福建巡撫黃國材於二年十一月疏報臺灣鳳山縣南路山前生番歷歷等五社北路山後生番八里岡等六十五社諸羅縣北路山前生番本祿等四社男婦

五千七百九十九名口歸化至是續報臺灣彰化縣內山巴萊遠麻著獅子頭等社生番男婦八百五十一名口歸化尋奉　上諭生番野性難馴全在地方文武官弁安戢得法封疆大吏當嚴飭屬員施恩布教令其心悅誠服永無變更方不愧柔遠之道

秋九月禁民入番船

本年六七月間粵東到英吉利洋船三法蘭西洋船一皆載黑鉛番錢羽緞哆囉嗶嘰諸貨又續到哥沙國咖喇吧國嗎吧喇斯國洋船英吉利洋船皆載胡椒檀香蘇木黑鉛停泊黃埔總督孔毓珣奏請委員彈壓稽查不許內地閒雜人等擅入夷船生事併嚴飭牙行公平

交易務在年内乘風信盡令開發歸國奏 旨嚴加約束不可寬縱

丁未雍正五年

蘇祿入貢

蘇祿國在南洋小呂宋羣島西南婆羅洲東北地當赤道下三島相連島甚渺小惟兼有婆羅洲東北隅地由廈門往水程百一十更產明珠玳瑁蘇木降香藤條鸚䳇戶口頗繁而民食不足本巫來由繞阿番族勇悍善鬬民多習爲海盜地磽瘠食不足糴於別島廈門商船至蘇祿水程百二十更國有東西峒三王明永樂中并率妻子來朝後併爲一西班牙既據呂宋再以兵攻蘇祿反爲所敗是年其王遣使至閩貢方物並求内附

上以其險遠不許

春三月開閩省海禁

閩督高其倬疏言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繁山林斥鹵悉成村落無田可耕流爲盜賊勢所不免臣再四思維惟廣開其謀生之路如開洋一途前經嚴禁但察富者爲船主商人貧者爲頭舵水手一船幾及百人其本身既不食本地米糧又得沾餘利歸養家屬若慮盜米出洋則外洋皆產米慮透消息則今廣東船許出外國豈福建獨虞洩漏慮私販船料則中國船小不足資彼之用似開洋於地方有益

請弛其禁尋下廷議行

夏四月葡萄牙入貢

葡萄牙即布路亞（一作博爾都噶亞一作波耳都欺）歐羅巴極西小國北界西班牙（即大呂宋一名日斯巴尼亞）西南臨大西洋北極出地三十七度至四十二度英綫偏西九度至十二度國有三大江皆源自西班牙有二學歐羅巴高材多出其中土產果實絲綿善釀葡萄酒其地古名盧西達尼本西班牙西境後爲回國所併三百餘年宋紹聖時西班牙恢復故土有臣曰英黎給將兵有功王妻以女以盧西達尼數城封之其子襲位攻破回部拓地漸廣國人奉以爲王是爲葡萄開國之祖後與西班牙並立明嘉靖間有賢王以馬努以利能立法制稱極治至孫英黎吉當萬歷八年阿非利加洲回部來侵戰沒無子國仍爲西班牙所并隸者六十年西政貪殘葡人起兵逐守者復立故王支屬與西搆兵二十餘年賴英吉利起兵助之國迺僅存先是歐羅巴諸國元代以前罕通別土葡人精天文厤算用儀器測量星日躔次度數知水陸方向遠近宏治間國王遣善操舟者駕巨艦望南駛行循阿非利加西洲之西沿海越赤道下遶大浪山（即吸朴）東北行歷阿非利加東境抵五印度國復東駛至麻六甲又從蘇門答臘噶羅巴海峽徧歷東南洋諸島所至輒畱葡人立新埔正德十一年先後至中國舟山甯波泉

州隆慶初至廣東香山縣濠鏡（即澳門）請隙地建屋歲納
租銀五百兩時上方珍玩皆中涓取辦於粵當事利其
居積寶貨便供給總督林富代爲請葡人遂築樓館營
埠市於澳是爲歐羅巴通市粵東之始後西班牙荷蘭
法蘭西英吉利諸國相繼東來爭闢新埠葡亦建藩部
於南亞墨利加洲嗣因國內亂其小西洋東南洋各埠
咸被諸國侵奪僅餘澳門爲諸國東來之逆旅萬歷初
意大里人利瑪竇來華士大夫方與講求厤法葡人亦
以能治厤聞朝議改用新法亦居其人於澳門故粵人
稱居澳者爲大西洋其國終明代未嘗朝貢至是遣使
臣麥德樂表貢方物抵粵巡撫楊文乾遣員伴送至京

召見　賜宴於常賚外　特賜人葠緞匹瓷漆器紙
墨字畫絹鐙扇香囊諸珍加　賞使臣旋　命御史常
保住伴送至澳遣歸國麥德樂在澳天主堂率洋商誦
經行禮恭祝　聖壽

議入天主教烏爾陳等罪

時已革宗室貝勒蘇努子烏爾陳蘇爾金庫爾陳以結
黨亂政後私入天主教　廷議請卽正法奏　上諭
烏爾陳等不遵滿洲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
改遣王大臣等分晰開導乃伊等固執不願悛改如此
昏庸無知與禽獸奚別何必加以誅戮烏爾陳等非力
能搖動政事斷不可姑容於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與
否並無關係今王大臣等因蘇努父子從前所行大逆
不道請將烏爾陳等卽行正法所奏雖是但朕從前已
將伊等之罪暫行寬宥今復將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
其故必以爲伊等因入西洋教被戮轉使伊等名聞於
西洋著將烏爾陳等交與步軍統領阿齊圖擇一地方
牢固鎖禁俾得窮究西洋道理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
然在朕前奏請改過也

宣諭釋道天主等教同異

佛誕之日適與西洋國使臣表賀事相值　上因
諭廷臣云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西洋人又極
詆佛道之非互相訕謗指爲異端此皆以同乎己者爲

正道異乎己者爲異端非聖人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概斥之爲異端
乎凡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爲世道人心之
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卽主宰也自古有不知敬
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之敬天有何異乎若曰
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以
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朕意西洋
立教之初其人爲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謂立
教之人居然自稱爲天主此理之所無也釋氏以清淨
無爲爲本明心見性爲功若必棄置倫常同歸寂滅更

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藏奸宄此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讀聖賢之書庶民奉爲坊表倘以詩書爲弋取功名之具科目爲廣通聲氣之途或逞流言邪說以動人聽聞或工豔曲淫詞以蕩人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凡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獎善懲惡戒淫殺明己性端人品爲本其創設之人自非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謬說遂成異端矣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說尤爲誕

幻天主旣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世若云奉天主者卽爲天主後身則服堯服誦堯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西洋人精於厤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抒誠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甯謐其善不可泯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刺麻之教亦不輕棄而不知者輒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見也總之人心不公見理不明以同己爲是異己爲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品類不齊習尙不一不能强異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長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方得聖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

六月禁內地民久留外洋

先是康熙末以噶羅巴及呂宋皆紅毛西洋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內地民希圖獲利往往留在彼處有旨交廷臣議准其附洋船帶回內地至是奉　諭云聖祖仁皇帝綏靖海疆且不忍內地之民轉徙異地實仁育義教之盛心但數年來附洋船回者甚少朕思此等貿易外洋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月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益衆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內地如此則貿易之人不敢稽遲在外矣

秋九月與俄羅斯訂恰克圖互市界約

俄羅斯察罕汗卒後其妃代臨朝爲叩肯汗遣使臣薩瓦暨俄官伊立禮與我理藩院尙書圖禮善喀爾喀親王策凌在恰克圖議定喀爾喀北界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固特山至博移沙嶺（咸豐八年中俄和約載有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碑當卽此地）爲兩國邊境而互市於恰克圖議定陳兵鳴礮謝天立誓（庫倫檔案載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兩國大臣議定由恰克圖鄂爾懷圖兩處中間界址所立之鄂博起橫至西邊鄂爾懷圖色楞格河起至沙畢迺嶺共立鄂博二十四處由布爾固特依山南巴彥梁起至東邊額爾古納河源之阿巴哈依圖山分界共立鄂博四十八處後嘉慶二十三年會勘一次有手具地圖存案）

定俄人來京就學額數

俄羅斯國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薩克者崇回教其東境近蒙古者崇佛教康熙間嘗遣人至中國學剌麻經典以綏東方之衆並遣子弟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舊會同館派滿洲助教一人漢助教一人教習之至是定俄人來學剌麻者額數六人學生額數四人十年更代爲例

冬十月平臺灣叛番

高其倬疏報臺灣水連沙等社兇番自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作亂後不納賦餉肆行劫掠臣令臺廈道吳昌祚等率弁兵番壯分路裹糧進勦擒首惡骨宗等各社相繼歸誠

國朝柔遠記卷三

國朝柔遠記卷四

戊申 雍正六年

春正月　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祹定邊界

先是雲貴總督高其倬奏安南國邊滇疆界有內地舊境一百二十里應卽清理於賭咒河立界國王黎維祹具奏陳辯　上命總督鄂爾泰再行確查給還八十里於鉛廠山下小河內四十里立界國王復疏辯五年五月頒　敕該國王不必以從前侵佔內地爲嫌中心疑懼拳拳申辯爲此無厭之求則亦負懷遠之仁矣九月復　遣內閣學士任蘭枝偕左都御史杭奕祿等往諭未至國王奉　敕悔罪上表謝至是復以鄂爾泰所查鉛山廠山地立界並　敕杭奕祿等齎　敕往諭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疆界原屬行之內地未令清查及於安南也督臣高其倬以職任封疆詳考志書兼訪輿論知開化府與安南分界處當在逢春里之賭咒河於是一面設汛一面奏聞比因該國陳奏朕特降旨令撤汛另議立界又恐高其倬固執己見復命接任總督鄂爾泰秉公辦理鄂爾泰體朕懷遠之心定界於鉛廠山下小河較舊界已縮減八十里誠爲仁義盡至朕統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旣列藩封尺地莫非

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地祇以兩督臣定界時該國王激切奏請陳訴甚爲不恭該國王旣失事上之道朕亦無由施惠下之仁非朕初心也頃鄂爾泰呈進該國王上年十二月章奏知該國王深感朝廷之仁自悔從前之失詞意虔恭朕甚爲嘉悅在王旣知盡禮在朕便可加恩況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爲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爲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

二月減朝鮮貢米

禮部題朝鮮國補進貢物奉　諭朝鮮年貢之例每年貢米百石朕念該國路程遙遠運送匪易著減去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每年進貢江米四十石便足供祭祀之用永著爲例

夏四月禁索洋船規禮

先是粵撫衙門內班門子胡龍超持署巡撫阿克敦諭帖往虎門調取暹羅國船主葉舜德到省押繳銀六百兩方准開艙舜德謂我輩仰慕　天朝航海載米被風飄流到粵今去此銀兩將來國王著落賠補關係身家性命龍超不聽舜德因初來粵貿易船已進港不得已賣米繳銀至是楊文乾來撫粵舜德同番官乃喇稟陳前事文乾據奏稱　皇上德威遐播遠方絕域重譯來朝竭誠進貢爲從來所未有　皇上格外加恩何等深厚而阿克敦反向遭風之洋商勒索規禮若傳至遐方在阿克敦之聲名固不足惜其如　天朝國體何臣再四思維即暫借公項銀六百兩令司道等傳齊番官番商當堂曉諭此項銀兩並非署巡撫所得俱係衙役家人勒索今已究出照數發還免爾等回國賠補葉舜德等感激　皇恩歡呼舞躍而去請此後嚴行禁革永著爲令奉　諭料理甚當可嘉之至

五月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兵入西藏討叛台吉阿爾布巴誅之留兵駐防

先年冬西藏噶布倫（藏中官名）貝子阿爾布巴及公隆布鼐台札爾鼐等忌貝子康濟鼐欲投準噶爾　上命內

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臘往藏撫綏繼　遣左都御史查郎阿副以都統邁祿領滿漢兵鑾儀使周瑛領川陝兵與滇兵三路俱進師未至藏而台吉頗羅鼐已先率札什倫布及阿里兵邀其去路至是擒阿爾布巴等獻於軍　詔封頗羅鼐爲貝子總前後藏事移達賴剌麻於裏塘以避準噶爾而留僧格馬臘周瑛等分駐其地是爲大臣駐藏之始又　詔頒唐古特字律例而收前藏之巴塘裏塘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中甸維西屬雲南設二廳治之立界碑於南墩甯靜山嶺西各土司仍屬西藏厥後與準噶爾成和章嘉胡土克圖代爲達賴剌麻請以巴塘裏塘仍還前藏　詔以其商稅　賜

之地仍內屬

閏七月禁運米出洋

先是　上聞近海地方偸運米石出海之弊尚未盡除　諭交清查之員一併嚴查是月御史伊拉齊奏稱臣已與督撫臣會銜飭沿海文武各員嚴禁稽查數月並無一盤獲雖向有無賴小民因西洋人收買希圖重價將米石載小船偸渡出界近亦無之惟聞有窮苦漁船多買食米零星賣與洋船聞松江府城天主堂西洋人畢登榮莫滿託言暫住養病時或出門拜客士民多有歸其教者揆此西洋人常有貿易船隻往返走洋恐有偸賣米石之弊又聞各省尚有潛住之洋人煽惑愚

民實無益於中國而有損政教仰懇　皇上飭江南督撫令各府州縣細查如有潛住之西洋人盡行報出作何遞送回澳之處一面料理一面奏明通行各省督撫一體遵查不惟黜異端以崇正學亦可杜偸運米石出海之弊報可

秋八月浙江總督李衞請嚴日本防

日本國古稱倭奴唐始稱日本在東海中平列三大島北曰對馬與朝鮮相值中曰長崎與浙之定海相値華商多互市於此水程四十更南曰薩峒馬與溫台相値餘小島甚多極東北之蝦夷島與俄羅斯東海屬島相距北極出地自二十九至四十七度自東北至西南縱斜約五千里東西相去約九百里物産不豐惟出黃金紅銅習用中國文字技藝皆精美其王相傳自開國不易姓秦始皇遣方士徐福求仙將童男女入海不返遺種所在多有漢始通中國唐宋皆嘗入貢元世祖遣范文虎興師十萬伐之至平壺島大風破舟文虎等盡棄其師逃歸自是有輕中國心明初入貢後屢寇掠沿海郡縣嘉靖間胡宗憲爲總督以計擒斬渠魁戚繼光俞大猷等協力勦之患始息萬歷時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幾爲所併　國朝龍興東土始震懾聲靈不敢復動雖通商市亦惟我之估舶往而彼不來至是有蘇州余姓洋商言倭王原中國人苗裔歷世相傳若土酋爲之則

王不能享祚民皆有災臣下雖極强盛猶奉以虛名從無簒奪之事而號令征伐一秉於上將軍不由國王主持因此將軍肯出重聘倩內地人教演弓箭藤牌偸買盔甲式樣初有福州民王應如於天文戰陣事涉獵不精而好談論首受萬金爲教陣法不久卽死復薦一廣東長鬚年滿千總每年受倭數千金爲釘造戰船二百餘號習學水師又洋商鍾覲天沈順昌久領倭照貿易倭人信託鍾復帶去杭城武舉張燦若教習弓箭每年得銀數千沈亦帶去蘇州獸醫宋姓療治馬匹又商人費贊侯薦一紹興革退書辦在倭講解律例復因不能通曉逐歸留我等銅鉛質當凡貿易人到倭皆圈禁

城中週砌高牆內有房屋開行甚多名土庫止有總門
重兵守之不許外走得知消息到時將貨收去官爲發
賣一切飲食皆其所給回棹時逐一消算扣除交還所
換銅觔貨物押往開行至聘去之人則另在隱密之地
造船之說吾等嘗親聞之等云浙督李衛聞知遂奏稱
日本雖蕞爾島夷恃其銅礮攻擊甚遠刀械犀利非常
前明曾屢爲患　本朝威靈懾伏屛迹多年從無干犯
中華　聖祖仁皇帝俞允會議於東洋貿易止許
內商往販禁其自來原有深意今彼不惜重貲招集無
賴習學內地弓矢技藝無故制造戰船姦懷叵測不無
窺伺恐乘隙欲爲沿海搶掠之謀然前明水師未設戰
船不修被其突犯登陸始與接戰使得展其跳躍之長
故從前江浙地方多受荼毒今沿海水師星羅碁布戰
船駕駛精熟官兵皆能奮勵用命倭夷平素未諳水戰
設或有警臣等聯絡鄰省會同堵截邀於海中勦殺攻
其所短自獲萬全不致上厪　聖懷但彼狡謀惟在
重利引誘凡愚人孰不貪婪往墮術中故江浙閩廣好
事棍徒甘爲心腹通風走線甚多伊要得內地之信頗
易而中國欲知其的耗實難今若遽將訪出之徒張皇
拏問則販洋往來人多傳至彼地恐至激而生事臣愚
以爲　天朝之待外夷罪惡昭著者必申征討之誅
若迹涉隱微則當示以羈縻防範未然臣現密飭沿海

文武營縣及各口稅關員役藉盤詰米穀軍器名色嚴
行稽查凡出洋裝貨包箱各物悉令開驗一應水手舵
工商人奴僕附搭小客俱著落互行查明籍貫年貌取
保結限期回籍返棹進口點驗人數缺少者拏究其水
師兵船嚴督各鎭協營整頓礮械練習攻戰之具不時
哨巡耀揚威武以爲有備無患之計一切廢弁驗其因
公罣誤原無大過不在解發安置之列而人材尚可效
用者分別收錄食糧不使閒居窮苦爲人所誘姦商無
賴通同句引之人俟訪實後相機另行拏究明正典刑
彼時倭夷聞之知事已敗露防範嚴密自必震服
天威絕其邪心矣奉　上諭當年　聖祖曾因
風聞動靜特遣織造烏林達麥爾森改扮商人往彼探
視回日復　命大抵假揑虛詞極言其懦弱恭順嗣後
遂不以介意而開洋之舉繼此而起朕即位後亦經念
及尚未暇諭卿所以此奏深合朕心又聞噶喇叭呂宋
聚有漢姦不下數萬朕經屢次密諭閩廣督撫加意體
訪具奏且復聞日本與朝鮮往來交好蹤迹甚密云云
總之安內攘外要不出前諭固本防患盡人事以聽天
命爲第一良策也

冬十月飭沿海邊備

初李衛奏稱日本島嶼與浙江江南洋面最近止三十
餘更路程風順四五晝夜可到今浙江原屬臣轄江南

沿海地方近又奉　旨命臣節制卽當知會督撫提臣調度嚴防但其乘風飄忽四路可通閩廣山東天津錦州等處俱祈　皇上密飭督撫諸臣一體留心防察則雖有姦計亦無所用矣奉　上諭所見甚是隨便皆密令訪察防範此通頒諭旨一例及卿庶不露卿首先陳奏之迹也是月初六日兩廣總督孔毓珣遂覆奏云思我　皇上聖仁威武四海嚮風蕞爾島夷諒無他念但浙江督臣李衞稱既有所聞則粵東與日本亦屬一水相通且南洋之禁初開諸番羅列防範自宜更加嚴密臣已嚴飭沿海各鎭營勤練舟師設備火器於汛口出入人船嚴行稽查礮臺時加瞭望今奉　諭旨

臣俟會審事畢卽赴厓門虎門澳門附近緊要海口親歷查察舟師幷汛守礮臺其不能周歷之處分委道府大員巡查如有應行奏　聞之事臣自當具摺密陳至於水師以礮火爲重其砂礮等項必應存留奉　上諭此事虛實未的只可密飭防備不宜明顯致令風聲遠播外夷生疑畏之心

冬十一月立洋商總

初風聞日本句誘中國無賴商民往彼教習技藝於是嚴禁商船出洋自外洋回棹之船亦加意盤查嗣密訪察知別無狡志又知與西洋天主教結爲世仇雖東西海面俱通彼此不能相容凡商船往倭有奉此教者立卽加害並鐵鑄天主之形令下船諸人脚踹登岸又彼地人惟沙思馬一處（日本轄八十一島內有薩摩州番言撒子馬卽薩司馬之譌音地在日本西南）最爲勇悍其地俱不足慮浙督李衞奏稱各洋商貿易不宜遽行禁絕且從前止領夷人倭照我　天朝並未定有到彼作何管束稽查之法今擬會同江南督撫諸臣於各商中擇身家最殷實者數人立爲商總凡內地往販之船責令伊等保結方許給以關牌縣照置貨驗放各船人貨卽著商總不時稽查如有夾帶違禁貨物及到彼通同作姦者令商總首報於出入口岸處所密拏倘商總徇隱一體連坐庶幾事有責成可杜前弊容臣到蘇公同議定辦妥再爲陳覆至是覆奏辦

理東洋商船事宜略云綏來柔遠　聖主廣運之鴻模杜漸防微人臣守土之專責日本海島小邦密邇江浙內洋向通市易數年以來設立倭照挾制客商始則要求禮物繼則勒帶人貨干犯禁條不一而足臣每留心密訪誠恐徑竇不塞積久生端隨將前奏所聞先後拏獲各商人等親帶赴蘇會同署江省督撫二臣范時繹尹繼善復加細訊內鍾覲天首先供吐留爲代帶武舉張恆晫現在東洋已令伊父寫信前往設法喚歸又費贇侯供認曾帶崇明縣醫生周岐來往彼治病業經回籍經臣於途間喚到面訊是實據稱夷人每事訪求　天朝故實新聞諸樣書籍無所不有又李昌謀供

認留帶所畫慶祝　萬壽圖西湖四季及城隍山迎
會景象現有底稿起出非係中國輿圖又柯萬藏魏德
卿二犯供認留於閩省請留壁峰等九人前往東洋在
普陀洋面爲臣訪知先差弁員等候盤獲又沈順昌供
認留允攜帶弓箭未曾製備其私造迷鏃箭頭一萬箇
欲趁李商之船帶去情由嚴訊堅未肯認又鄭大山供
伊堂弟鄭大威現在東洋未回曾往廣南代帶去家象
野象各一象奴二人尚存活象一現在長崎今年又託
吳瑞觀帶象配數係風信不順未來並訊據鍾覲天等
供出尚有楊澹齋帶去秀才孫太源沈登偉在彼講習
大清會典中原律例未曾歸浙又朱來章之兄朱

佩章先曾帶去閩人王應如教書已病歿在洋又閩商
陳艮選帶去廣東人稱係甯波住居之年滿千總沈大
成實楊姓冒頂前往教習陣法現在彼處又郭裕觀代
帶僧人馬匹各等情今朱來章先經臣訪聞誘喚至署
問知情由前已奏明後又供出留帶過各項書籍五百
本當即收具的保同俞孝行給與銀兩各自置貨密往
東洋探信去訖其陳艮選因在日本未回已令海口文
武等候緝拏郭裕觀係廈門人密咨福建尚未獲到以
上各供與臣前所訪聞不爽惟輿圖盔甲軍器式樣因
未現獲雖在狡飾而臣揆其情節大象尚由安南取送
則此等事皆有之總緣夷人嗜利於商船回棹時各指

名令其攜帶違禁人物不遂其請即有指照退貨之舉
而商人貪倭照貿易惟命是從若不嚴加稽查將來無
所底止伏思我　皇上德威遠被六合之内皆同胞
與況遠夷絲綿綢帛服食器用久仰給於　天朝未
便遽行概加屏絕惟是各省商人多在江浙二處出口
賢愚不等散漫無紀非設商總盤查無以專責成臣與
范時繹尹繼善公同酌議當面傳集洋商博訪利弊令
其公舉殷實老練之人數名臣等又加察訪甄別派出
閩浙各商李君澤等八名立爲商總責令分省稽查一
切盤驗舉首之法詳細開列使之互相牽制從此不敢
妄有夾帶其現在犯案各商按其情罪輕重監禁取保

並將家口查明交鄰總看守俟所遣朱來章俞孝行回
棹及招歸張恆晫等到日探明夷人實在行徑再爲酌
量定擬請　旨分別發落合將臣等會核設立規條飭
行曉諭示稿繕進再查康熙五十六年定例除安南通
商外其餘西南諸洋禁止往販今福建督臣高其倬奏
請西南諸洋許往貿易已荷　聖恩允准臣愚以爲
江浙與閩洋相同自應循照福建近議准行則例一體
嚴行查驗等云奉　上諭覽詢訪各情形俱悉此議
甚屬妥協事事俱宜如此留心命卿總督浙江朕於東
南一隅早釋顧慮之念矣此項商總既專責成公私俱
賴以濟宜再三詳審務須得人爲要應達部者咨部存

案可也

配

雍正七年

英吉利復來通市

英吉利自康熙間通市後亦不常來至是始互市不絕又康熙末年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奏言臣徧觀海外諸國皆奉正朔惟紅毛一種奸宄莫測中有英圭黎(即英吉利初稱)諸國種族雖分聲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從之

減免暹羅例貢

暹羅自順治初即效貢職維謹至是減免該國安息速香袈裟布匹等貢並 御書天南樂國扁額 賜之

西南洋諸國來互市

先是康熙中雖設海關與大西洋互市尙嚴南洋諸國商販之禁自安南外並禁止內地人民往販比因粵閩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請是年遂大開洋禁凡南洋之廣南港口柬埔寨及西南之埼仔六坤大呢吉蘭丹丁葛奴單咀彭亨諸國咸來通市廣南國北接安南漢曰南郡晉唐後曰林邑占城明代占城爲安南所奪以封其臣阮氏爲附庸阮氏本中國人以地險兵强自爲一國屢與安南構兵(嘉慶季年廣南農耐王阮福映以舊阮滅新阮始併安南爲一國改號越南)港口國東南濱海國王鄭姓地數百里眞臘舊境又稱本底國柬埔寨即舊眞臘自稱甘孛智譌爲澉埔只轉爲柬埔寨(柬又有訛作東者)一作平波底阿其地北接占城南際海盡處爲爛泥尾由粵虎門經七洲洋七千二百里地近赤道天氣炎熱禾一歲數稔土產鉛錫犀象翠羽孔雀瑇瑁蘇木降眞沈速諸香檳榔豆蔻海參燕窩故舊名富貴眞臘其先本扶南屬國王姓刹利氏後並扶南有之隋代入貢至唐國分爲二北多山號陸眞臘南多水號水眞臘久復合爲一國宋屢入貢與占城爲仇滅之而王其地改號占臘明初國猶富盛職貢不絕至

國初已弱小僅存爲安南暹羅所役屬不復仍眞臘故號自列於王會竟與港口皆併於廣南而廣南又併安南稱越南焉(越南以眞臘故地爲西都嘉定省今爲法蘭西所有名西貢)柬埔寨

西界暹羅內海暹羅西南海岸有地由西北伸於東南連山如脊山東有小國七首曰埼仔一作斜仔距廈門百八十更南曰六坤再南曰宋卡(一作宋腳閩音謂腳爲卡)或作宋腒勝俗信佛不食豬與回回同惟君臣嫡庶之分甚嚴再南曰大呢即大年再南曰吉蘭丹中華人多在二處采金地多瘴癘惟溪水清涼浴之可已疾俗嗜鴉片土番善標槍時出劫殺行人再南曰丁噶奴一作丁加羅國人終身不出境向無航海者極南曰彭亨音近邦項當海濱地盡處北極出地一度離中綫偏西十三度轉西即舊柔佛有地曰息力(一作息辣)一名烏丁焦林一名星架坡往時丁噶奴單咀彭亨皆柔佛所屬後番部徙別

島遂爲大西洋東來四達扼要之地（嘉慶中英吉利據其地名新嘉坡爲南洋第一埠頭閩粵人謂之新州府）諸國地各數百里皆很䑋裸國巫來
由番族類裸跣夾刃出入與眞臘同俗皆歲貢暹羅爲
屬國所產金銀鉛錫犀象翡翠玳瑁蜜蠟胡椒檳榔沙
藤蘇木氷片沉速伽楠香諸物亦略相同至是海禁旣
弛諸國咸來互市粵閩浙商亦以茶葉瓷器色紙往市
後並准帶土絲及二蠶胡絲其往也由粵東虎門至咢
萬山經七洲洋至舊柔佛用未鍼計水程九千里若由
柔佛轉循海岸而西北則爲麻六甲明代已爲大西洋
葡萄牙和蘭疊據爲市埔矣（今又爲英吉利新藩）
（庚戌）雍正八年

夏五月浙江總督李衛毀杭州天主堂
初西洋人德瑪諾在浙有　旨催令回京瑪諾呈稱老
病寒冬長途難行李衛委員驗明代請寬限調治至是
委官伴送至廣東澳門安插杭城天主堂因此閒空地
方官請撥役看守李衛奏稱西洋人原異域外教無知
愚民多有貪伊厚利暗入其教並及駐防旗下亦染此
風甚有關係臣前設法嚴禁始知斂迹此等深心結納
意欲何爲乘此未可再留根株以杜日久後釁查勘規
模制度與佛宮梵宇不符伏思海洋中惟天后最顯靈
應即外夷西洋各種人無不敬畏　本朝屢奉
敕封褒崇凡近海處俱有大廟商民往來祈福獨杭州

控扼江海未有專祀臣意將天主堂改爲天后宮擇德
行羽流供奉香火則祀典旣淸而異端請其萌櫱矣報
可
福建巡撫劉世明請禁民習天主教
時閩撫劉世明奏言福建民習天主教者闔家俱喫齋
臣通飭嚴禁得　旨但應禁止邪教惑衆者從未有禁
人喫齋之理若將此等妄舉以爲盡心任事實力奉行
則大誤矣
夏六月大將軍傅爾丹等率師征準噶爾敗績副將軍查
弼納巴賽副都統戴豪海蘭西彌賴定壽蘇圖侍郎永
國死之

噶爾丹旣死其姪策凌多爾濟奔阿爾泰山北稽首稱
臣　仁皇帝受降凱旋朔漠蕩平其後休養招徠
部落漸强稍侵犯喀爾喀　仁皇帝練兵籌餉爲
深久計會策逆死子噶爾丹策零嗣少年聰黠善撫士
卒諸台吉樂爲之用　上決意征之　命傅爾丹爲
大將軍副將軍查弼納巴賽副都統戴豪海蘭西彌賴
定壽蘇圖馬爾齊侍郎永國塔爾岱達福等皆從征八
月會師於科布多城噶逆遣將僞降言其國攜貳與哈
薩克迭戰經年馬駝羸弱可襲取也傅欲進師定壽請
耀兵境上全師凱旋永國海蘭等皆以爲然傅不從出
境數百里及博克託嶺聞賊至遣蘇圖往勦傅移師東

陷和通淖爾(譯言下澤也)定壽蘇圖等中矢殞西彌賴率本部援之兵潰身殉永國戴豪海蘭自縊於幕棧上查弼納躍馬舞刀賊皆披靡潰圍出不見傅恐蒙陷帥罷復入陣死達福殿軍被殺巴賽血戰死之惟塔爾岱冒鋒矢出中槍血殷征衫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事聞 上震悼貶傅爵 賜卹諸臣家

(辛亥)雍正九年

滇徼外西南諸夷來貢獻

先是四年雲貴總督鄂爾泰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始一勞永逸

上知其才可辦寇以爲滇粵黔三省總督任以其事爾

泰勦撫兼施自四年至九年事大定其在滇徼外先革土司後勦倮夷及進勦瀾滄江内孟養茶山諸土夷則在滇西南極邊界連緬甸事平昇普洱爲府於思茅槪攬壩設官置戍以扼蒙緬老撾門戶惟瀾滄江外仍歸效順之車里土司江内土蠻全改流設官於是西南諸夷咸内附効貢職廣南富州土府州各願增歲糧而永昌邊外孟連土司獻銀廠維西邊外怒江(一作潞江)野夷(夷有怒夷猓夷怒夷卽狢㺄野人爲戳猓烏魯爾莵族種人名老卡止剳唇塗以五色獵牲爲食又爲赤髮野人)歲輸皮幣於騰越州邊界老撾(卽南掌國古越裳氏)景邁(卽八百媳婦國)皆來貢馴象其四川青海間別有番族土司小部落隸西藏者不可勝數

巴爾布來附

巴爾布卽巴勒布亦作庫爾卡又稱白布或稱白木戎地形長狹北接後藏雪山東界哲孟雄西南界孟加拉亞加拉部(英吉利屬)天道和煖產稻穀其人亦雕題種類釆衣塗額短身陰鷙俗尙佛教地分布顏罕葉楞罕庫庫木罕三部所屬仍有小部至是遣使至藏請内附駐藏大臣具奏允准須 敕書三道並 賜蟒緞玻璃瓷器旋於十二年三部罕各奉金葉表章貢哈達珊瑚琥珀卡𢇁緞布孔雀及地圖謝 恩後爲屬部廓爾喀所併(在乾隆時)

(壬子)雍正十年

噶爾丹侵喀爾喀部落超勇親王策淩大破之於光顯寺初傅爾丹既敗虜勢日張因闌入喀爾喀時策淩遠屯他戍酋帥利其厚資欲擄其游牧其副曰彼爲盟長北藩之最强者若激其怒以遏吾歸路諾顏難生還也諾顏譯言君也不從因破其塞擄其妻孥驅牛羊數萬以行南犯大青山 上命大學士馬爾賽佩撫遠大將軍印一等侯李杕副之率兵數萬遏其歸路虜知有備因而南擄諸蒙古策淩聞警趨歸知妻孥已被擄計無所出時理藩院侍郞綽爾鐸轉餉至彼因謁告故且欲奔訴於 朝綽爾鐸笑曰蒙古諸藩以王爲最 朝廷方倚以辦賊今雖妻孥失陷勁卒尙存若統率諸部遏

其歸路可一戰成功妻孥可全疆域可復　朝廷必厚賚酬勞收功遠矣策淩遂反旆向敵其護衛某能日行千里嘗立高峰上拱手作鵰立狀賊人不覺因命其潛入賊營悉知其虛實然後檄調諸部落蒙古兵得三萬人曰賊衆三十萬以一誅十可以禦敵矣乃日行三百里至光顯寺曰其險已爲吾據賊雖百萬可成擒也寺左河右山衆請登山據險曰賊知吾據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反難成功也因命諸滿軍背水而陣諸蒙古軍於河北而自率勁旅萬人伏於山側且屬諸將曰聞胡笳聲卽率以進部署始定賊果大至滿兵佯敗虜衆適追掠間聞陣後作胡笳聲須臾旌旆徧滿山谷策淩倏作

蒙古語曰策淩在此阻君之行因率衆從右山下馳如風雨擲帽於地曰不破賊不復冠矣我軍無不一當百爭先用命谷中之尸可踏而行也河北諸蒙古聞笳聲結隊以進復半渡擊之虜衆大潰其副戰死噶逆馳白駝夜遁河水盡爲之赤先是馬爾賽之師屯於烏蘭城以爲虜不復經此日置酒高會李杕故馬爾賽惟其言是用諸路捷書至諸軍咸欲出師立功邀賊歸路馬爾賽不許賊竟得從容去　上大怒斬馬爾賽於軍杕遣戍超勇王策淩等論功　封賞有差

瑞丁來互市

瑞丁國卽瑞典一名蘇以天又名綏亦古粵中呼爲藍旂國在歐羅巴極西北境與挪威（一作挪耳瓦又作諾魯威）同一區有連山脊起自北而南瑞在山之東境東北接俄羅斯西費邪斯科（卽瑞國芬蘭舊境割與俄人者）東南距波羅的海（卽州中海）西距大洋北至冰海地形南北長而東西狹北極出地五十五度至七十二度英中綫自東五度至二十二度北境岧蕘荒寒少人夏至日輪橫行地面冬令夜長九時不見日者七十五日夏令晝長九時不見月者七十五日暴熱多蚊過此則霰雪交集南境稍沃可耕多湖澤五穀不足民食番薯俗奉波羅士頓特教（卽洋教）俗靡無盜士好文學專心技藝推求金石草木性質窮極天象爲西土麻法之宗土產銀銅鐵錫硫磺木料皮貨古爲

土番部落宋時有大酋建城邑爲瑞典立國之始與嗹國相爭爲所兼併明正德時全復故土　國初其王加爾祿斯曾敗波蘭大呢俄羅斯三國之師聲震一時終以好戰而敗割東境芬蘭以講於俄羅斯國遂以削至是始來華互市計至廣東海程六萬里

閏五月平臺灣大甲西番

閩撫趙德麟奏臺灣北路大甲西番殘害官兵經總兵呂瑞麟道員倪象愷已將脅從等社撫定續有鳳山縣南路姦民聚衆傷兵經提督王郡追勦解散其大甲西番土官率令全社就撫時議者因臺灣屢次叛亂有請建郡縣城垣者　上曰臺灣非內地比其易於收復

亦因賊無險可據設有城垣必負嵎抗拒更費兵力矣故臺灣郡縣僅種刺竹爲衞

秋七月禁來粵洋艘停泊黃埔

粵東外洋商艘舊泊虎門口外康熙五十年間移入黃埔番禺縣境距省城四十里早晚演銅鐵大礮居民驚恐右翼鎮總兵李維揚謂省會之地何得容他族逼處請飭令仍在虎門海口灣泊有 旨交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閱看回奏彌達等覆云臣等查虎門所屬亘海汪洋風濤甚險口外口內皆不可長久灣泊若現在夷船停泊之黃埔逼近省城一任洋商揚帆直入早晚試礮毫無顧忌未免駭人聽聞該鎮臣所言實有可采伏查香山縣

澳門河下上至沙窩頭下至孃媽閣地闊浪平現今澳夷各洋船皆在此停泊安穩無虞況從前洋艘原泊此地緣康熙二十五年粵海關監督臣宜爾格圖據澳夷目唛囉哆等結稱澳門原設與西洋人居住從無別類外國洋船入內混泊題部覆准故至今各洋船皆移泊黃埔但臣等詳查澳門原係內地西洋人不過賃居豈容澳夷視爲已物如云澳門爲西洋人之地不便容別國洋艘停泊豈黃埔內地顧可任其久停耶請自雍正癸丑爲始凡各外國夷船仍照舊在澳門海口拉青角地方與西洋澳夷船同泊往來貨物即用該澳小船搬運仍飭沿途營汎往回一體撥槳船護送礮位軍器不得私運來省如此則內地防範周密夷船亦無漂泊之虞矣報可

癸丑雍正十一年

春二月禁販鐵出洋

時有商民陳秦使販鐵出洋經閩洋巡船查獲稟陳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將貨物入官並奏請通行嚴禁奉 上諭如此實心任事何患諸弊不除吏治民風之不就理也殊屬可嘉之至

冬十二月姦民蔡祖伏誅

初姦民蔡祖往呂宋日久是年九月忽偕呂宋二番人來閩並攜番錢四甲箱約五千金於大担門外雇小船

夜投漳州福河廠蔡家村將招人入天主教閩安協副將張天駿稟知總督郝玉麟密諭汀漳道郭朝鼎漳州知府王之琦查獲船戶水手供出蔡祖帶番人聖哥在後坂社嚴登家立諭龍溪縣知縣孫國柱拏獲嚴登及聖哥並搜出天主教圖象等書蔡聞信潛逃尋於安福縣西演深山內捕獲玉麟隨將蔡祖等所得聖哥銀及行李番錢等給還差員押往廈門覓呂宋便船載回彼國圖象等書銷燬船戶水手等杖徒蔡祖照左道惑人律絞決

甲寅雍正十二年

準噶爾遣使求和許之撤西師畱屯戍

青海羅卜藏丹津之走投準噶爾也策妄納之　朝廷
遣使索獻不奉　詔西師旋罷及策妄死子噶爾丹策
零立狡黠好兵屢犯邊　廷議討之多以天時人事未
至難遽圖大學士張廷玉以爲當討遂　命傅爾丹爲
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出北路岳鍾琪爲甯遠大將
軍出西路會策零遣使特磊表獻丹津中途聞師出而
返因　詔兩軍緩出賊旋劫西路科舍圖牲畜嗣又遣
賊將大小策零敦多卜犯北路官軍喀爾喀親王策凌
於九年秋大破之鄂楚勒河十年秋又大破於哈剌麻
齊泊追至鄂爾昆河擊斬大半賊幾就殲而我師以援
應不至收軍　上震怒斬縱賊失機將帥於軍前而

以左都御史查郎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復大
破賊於布隆吉河賊自是不敢深犯而遣使請和
上以大軍久暴露至是降　諭罷征而　遣侍郎傅鼐
學士阿克敦往準噶爾　諭以利害策零遂遣垂納木
喀齎表請貢有　旨諭定疆界比阿克敦等歸又遣哈
柳隨至京奉表云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具奏恭進
　大皇帝聖明去年令達什等以阿爾台遊牧事具
奏奉　大皇帝諭旨爾請喀爾喀與厄魯特以阿爾
台山爲界俱照見在駐牧無相掣肘言辭恭順朕甚嘉
之故復遣使前往幸蒙　聖恩鑒允不勝懽忭又
諭旨有云分界之處尚未指明蒙古遊牧無定若不指

定山河爲界日後邊民生釁於久遠之計仍無裨益前
者我遣垂納木喀具奏亦正爲此耳令議定界請循布
延圖河南以博爾濟昂吉勒圖烏克克嶺噶克察等處
爲界北以遜多爾庫奎多爾多輝庫奎至哈爾奇喇博
木喀喇巴爾楚克等處爲界我邊界人等仍在山後遊
牧不得越阿爾台嶺其山前居住蒙古部人止在札卜
堪等處遊牧彼此相距遼遠庶可兩勿牽涉謹此具奏
奉　諭朕爲天下共主無分畛域一視同仁凡有奏請
可行則允之不可行則卻之百請亦不允也爾言厄魯
特無過阿爾台遊牧其言近理朕卽信之又請蒙古止
居札卜堪見今蒙古遊牧原未嘗踰札卜堪也爾又請

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等處北以遜多爾庫奎等處
爲界謂卡倫大半向前布延圖托爾和兩卡俱在爾國
界中意欲我卡倫稍向內移此必不可行之事爾豈不
知乃復牽牽而言乎況設卡防守所用不過數人何關
輕重然自我　聖祖時設立之卡倫豈可於今忽
移動之乎夫休兵息民永歸和好卽定界與否亦非要
事但使彼此遊牧互相隔遠卡倫則安設如故至科布
多並不復駐兵止於每年應署地時各遣二三十人前
往巡視約不相害如此區處爾之猜疑亦可盡釋矣台
吉其遵旨定議凡使命往返二載始定議以阿爾台山
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亦不得過界西

遂量撤西師北路築城於鄂爾昆河留戍卒屯田防狄西路則於哈密巴里坤置戍

夏五月遣東波蔗孤綿難民回國

上年八月廣東欽州龍門協營汎有遭風洋人小船一男婦大小三十四人訊係東波蔗孤綿國人前往暹羅貿易行至東京海面遭風擊破大船過小船逃生因西南風飄到知州徐志培將船戶西利并難番男婦護送至省總督鄂彌達飭司撫恤給發口糧至是有內地二商船往安南港口鄂彌達隨飭將難番按口計程給糧令分搭二船便道回國隨經奏 聞奉 上諭飄溺之患最爲危險憫惻之懷何分中外亟應加意撫恤

乙卯 雍正十三年

春正月小呂宋來廈門乞糴

小呂宋麥收歉薄附洋船載穀二千石銀二千兩海參七百觔來廈門易麥提臣王郡以例禁五穀出洋奏請

詔曰國家嚴禁五穀出洋者乃杜奸商匪類暗生事端若各國米糧缺少隨時奏聞朕尚酌量豐餘以濟之今載穀易麥更近情理著均平糶糴以濟其用

丙辰 乾隆元年

冬十月裁減荷蘭稅額

初荷蘭通商粵省歷年納稅尙輕後另抽加一之稅洋商深爲不便至是 諭曰朕聞外洋紅毛夾板船到廣時泊於黃埔地方起其所帶礮位然後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給還至輸稅之法每船按樑頭徵銀二千兩左右再照則抽其貨物之稅此向例也乃近來夷人所帶礮位聽其安放船中而於額稅之外將伊所帶置貨見銀另抽加一之稅名曰繳送亦與舊例不符朕思從前洋船到廣既有起礮之例此時仍當遵行何得改易至於加添繳送銀兩尤非朕嘉惠遠人之意著該督查照舊例按數裁減並將朕旨宣諭各夷人知之

丁巳 乾隆二年

秋閏九月遣琉球難民歸國

是夏琉球有載粟米棉花二船遭颶風傷損飄至浙江

定海縣境總督大學士嵇曾筠等貲給衣糧修整船桅器具交還餘貨咨赴閩省附同奏上 諭曰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國船遭風飄至境內者朕胞與爲懷內外並無歧視外邦人民既到中華豈可令一夫失所嗣後有似此遭風漂泊人船著該督撫飭有司加意撫卹動用存公銀兩賞給衣糧修理船隻并將貨物查還遣歸本國以示朕柔遠人之至意永著爲例

戊午 乾隆三年

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請通西藏并通市許之

初厄魯特噶爾丹曾入西藏爲剌麻歸篡其兄子自言受達賴剌麻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及策妄阿布坦

立與拉藏汗結昏姻而襲殺拉藏禁其所立達賴又擄各廟寺重器送伊犁固爾札廟而阿爾布巴等之害康濟鼐亦欲往投準噶爾自是𨑳兵駐藏皆以防準夷爲要噶爾丹策零初立即請赴藏煎茶聲言欲送還所擄拉藏二子 詔嚴兵爲備至是策零因成和請通市又請入藏煎茶皆許之人馬皆限以數於是盡罷西北兩路兵凡策妄策零及後那木札三世皆請赴藏煎茶每費不貲而 朝廷亦 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焉

庚申乾隆五年

秋九月蘇祿來請朝貢許之

先是雍正六年貢方物求内附未許是年國王送回內地遭風商船並請朝貢許之

壬戌乾隆七年

冬十一月優恤英吉利遭風巡船

英吉利巡船在大洋遭風飄至廣東澳門遣酋目至省城求濟總督策楞令地方官給貲糧修船隻遣之

癸亥乾隆八年

秋九月減免暹羅米船商稅

先是元年六月暹羅國王咨禮部言往時 欽賜蟒龍大袍藏承 恩亭上歷世久遠難保無虞懇 恩再賜一二又每年造福送寺需用銅斤求暫開禁采買部議不可 詔特賞蟒緞四匹加 賞銅八百觔後不爲例至是奉 旨暹羅商人運米至閩源源而來嗣後外洋貨船帶米萬石以上者免船貨稅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之三即載米不足五千之數亦免船貨稅銀十之二嗣是閩撫陳大受奏言閩商前赴暹羅販米其國木料甚賤應聽造船運回給照查驗報可閩督又奏准商人赴暹羅運米至二千石以上者查明議叙賞給頂帶

丁卯乾隆十二年

金川土司莎羅奔叛

戊辰乾隆十三年

夏五月禁商民從呂宋國天主教

己巳乾隆十四年

大學士經略傅恆討金川叛酋莎羅奔降之

金川自嘉勒巴內附庶孫莎羅奔以土舍從岳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奏授金川安撫司遂自號大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以女阿扣妻之 上即位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奪其印與地檄諭始還之已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不遵諭反傷官兵巡撫紀山請勦 命雲貴總督張廣泗督四川進屯美諾澤旺所居以澤旺弟良爾吉從時莎羅奔居勒烏圍兄子郎卡居噶爾厓廣泗奏調兵三萬分二路一由川西入分攻河東一由川南入分攻河西皆阻險不前諸將多失事請增

兵　上命大學士訥親往經略起岳鍾琪赴軍自効
訥親至限三日取噶爾厓總兵任舉戰沒廣泗輕訥親
不知兵以事相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又良
爾吉本與阿扣通甚不利官軍之助小金川陰爲賊耳
目廣泗以漢奸王秋之言信任之師久無功　上逮
廣泗　廷訊不服斬之訥親尋亦賜死而　命大學士
傅恆代其任至則斬良爾吉阿扣王秋斷內應具奏軍
事本末略云訥親初至不察情形惟嚴切催戰致任舉
敗沒銳挫氣索一以軍事諉張廣泗廣泗又爲奸人所
愚惟恃以卡攻卡以碉攻碉之法無如賊碉林立致傷
亡數千臣查攻碉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是我徒攻

石而賊從暗擊轉得攻人且碉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
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碉高銳建造甚巧數日可成
缺壞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攻一碉難
於克一城即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即有三百餘碉計
旬日半月得一碉亦非數年不能盡惟有使賊失其所
恃而我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分地奮攻而
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碉勿攻繞出其後即
以圍碉之兵爲護饟之兵番外備既密內守必虛我兵
從捷徑擣入則守碉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可不攻
自潰又云鄉導必用土兵小金川尤爲驍勇今良爾吉
已誅澤旺與賊爲仇驅策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彊

而少雜棱綽斯甲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而彊幹不
足革布咱兵銳可當一路雖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不
可恃亦可資其兵力前此每得一碉即撥兵防守致兵
力日分即使毀碉而賊又立卡是守碉毀碉均爲無益
今賊仍各處增碉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碉惟俟四
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擣巢穴以取渠魁必能報捷
上以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良將任舉已不釋
然及是聞其地險力艱轉恨訥親廣泗不早以實告且
屢奏　皇太后息武甯邊之諭反復寄諭　命班師
時兩路兵已連克碉卡賊聞官軍決計深入又斷內應
大懼莎羅奔故德鍾琪乃遣人乞降鍾琪輕騎徑抵其

巢賊見其親至大喜翌日遂從鍾琪皮船出洞詣軍傅
恆升壇幄責其抗　命莎羅奔稽顙誓遵六事歸土司
侵地獻凶酋還兵民納軍械供徭役乃宣　詔赦其死
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班師　詔封傅恆一等威勇
公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碑太學

庚午　乾隆十五年

駐西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誅叛賊朱爾墨特死
之增兵戍藏

朱爾墨特郡王頗羅鼐之子襲父封以駐藏大臣不便
於己先奏罷駐防兵陰通書準噶爾爲外應旋襲殺其
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謀變傅清拉布敦覺之欲先發

而左右無一兵迺以計誘至寺手刃之旋爲賊黨所害時五世班禪已卒達賴使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禽逆黨以聞　詔以二臣先事靖變　贈一等伯而　命將軍策楞班第來藏永禁西藏及準部往來之路自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剌麻增駐藏大臣兵千五百戍之

秋

九月準噶爾宰桑薩喇爾來降

初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皆梟雄及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次子那木札爾立童昏狂惑多戮宰桑爲諸台吉所殪立其庶兄剌麻達爾札而大小策零兩部裔欲立其弟策妄達什大小策零本同族台吉以謀勇爲策妄

父子兩世將兵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首被翦鋤故達什達瓦妻先率所部叩關來投徙熱河編旗籍薩喇爾者達什達瓦宰桑也不自安時賽音伯勒克又將奪其戶口分賞各宰桑故薩喇爾率所部千戶來降　命安插察哈爾地方尋授散秩大臣及後阿睦爾撒納襲殺達爾札而達爾瓦篡立其杜爾伯特台吉三車稜又率三千戶來降　上俱封其降人卹其部衆

辛未　乾隆十六年

夏六月緬甸遣使來朝貢

緬甸國古朱波地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又稱蒲甘乃其王城在滇徼永昌南二千里北界騰越野夷東北界雲南南掌（即老撾）南界暹羅拃榜加剌海西界東印度英吉利屬地西北界前藏北極出地自十五度至二十七西綫自東八十九度至九十八水有瀾滄江怒江（怒一作潞）西有大金沙江（即檳榔江所匯源出西藏名雅魯藏布江）皆自雲南貫境國中恃以爲險而大金沙西南與東恆河合流入南海天時溫熱穀果極豐禽獸繁衍虎象甚多產五金鋼鑽鹽硝硫磺信石紅藍寶石性貪詐尚佛教唐宋皆貢中國元數征之明初置宣慰使司（明宣慰使司有六曰車里曰木邦曰八百大甸曰老撾曰孟養其一即緬甸後增爲十）萬歷閒其酋莽體瑞併吞諸部又臣木邦蠻暮隴川千厓孟密諸土司

屢犯邊後爲劉綎鄧子龍擣阿瓦（即緬都城）破入之巡撫陳用賓又約暹羅夾攻破之自是不敢內犯永歷入甸其臣李定國遣使約古喇暹羅議犄角攻裂其地而　大兵已取永明王於阿瓦遂不果雍正九年緬與景邁交鬨景邁（即八百媳婦國）遣使至普洱求貢乞比暹羅南掌總督鄂爾泰疑而卻之緬偵知之遂揚言亦將入貢益兵攻景邁破之而貢竟不至怒江東有波童山銀場與滇邊之茂隆銀場近至是場商吳尚賢說緬王莽噠喇以貝葉表文及塗金塔馴象十敂關求貢雲貴總督碩色以聞　上諭朕思緬甸越在荒裔自前明嘉靖後職貢不通我朝定鼎之初即能禽送朱由榔傾心效順茲復

專遣陪貳齎表闕廷向化奉琛具昭忱悃向來蘇祿南掌等國入貢筵宴賞賚俱照各國王貢使之禮所有緬甸貢使到京一應接待事宜亦應照各國王貢使之例以示綏遠於是　親御太和殿受使臣朝賀　錫賚緬王緞帛玉器有差

國朝柔遠記卷四

國朝柔遠記卷五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壬申乾隆十七年

春二月布魯克巴入貢

布魯克巴在後藏南北界前藏帕爾東界貉㺄野人南界阿薩密西南界孟加拉皆阿薩密孟加拉今英吉利屬地　西界哲孟雄哲孟雄後為廓爾喀所并東西長而南北狹亦轄五十城為紅教剌麻總持之地天時物產勝西藏頗類中國產棉花大黃惟漢民罕至舊分布魯克一名德白拉仁一名比葛畢斯尼兩族雍正十年兩族相仇殺先後赴西藏投誠貝子頗羅鼐為和解之尋各遣使入藏奉表謝兩族旋合為一乾隆元年貢方物至是其汗諾彥林親又遣使入貢　上曰布魯克巴迺遐方部落傾忱向化甚屬可嘉著優賞以示褒異嘉慶後布魯克巴為廓爾喀所并

癸酉乾隆十八年

春二月暹羅入貢

先是乾隆十四年暹羅入貢有　御書炎服屏藩扁額之賜至是入貢并懇　賜人蔘纓牛良馬及通徹規儀內監部議不可　詔賜人蔘

夏四月西洋博爾都噶里雅遣使入貢

博爾都卽葡萄亞一作布路亞遣使巴哲格伯里多瑪

諾入貢奉表言臣父昔年仰奉　聖主聖祖皇帝
世宗皇帝備極誠敬臣父卽世臣嗣服以來纘
承父志敬效虔恭臣聞寓居中國西洋人等仰蒙
聖主施恩優眷積有年所臣不勝感激歡忭謹遣一介
使臣以申誠敬因遣使巴哲格等代臣恭請　聖主
萬安並行慶賀伏乞　聖主自天施降諸福以惠小
邦至寓居中國西洋人等更乞　鴻慈優待再所遣使
臣明白自愛臣國諸務俱令料理臣遣其至京必能慰
悅　聖懷其所陳奏伏祈　採納得　旨覽王奏並
進方物具見悃忱
（甲戌）乾隆十九年

春二月蘇祿入貢禁商民充外洋正副貢使
時蘇祿國蘇老丹嘛喊味安柔律噒遣使附閩人楊大
成船入貢福建巡撫陳宏謀以聞部議查該國於雍正
五年始奉表通貢至乾隆七年復修職貢茲該國王遣
使嘮獨萬喳喇等齎捧表文方物來閩應如所請給夫
馬勘合委員伴送來京所帶土產貨物聽照例貿易免
徵關稅惟查該國以楊大成列爲副使楊大成卽武舉
楊廷魁緣事被斥復藉出洋貿易冒充該國副使若不
嚴加懲儆恐內地民人習以爲常出洋滋事不應如該
撫所題僅交原籍管束請照例改發黑龍江充當苦差
並行文該督撫知照該國王嗣後凡內地在洋貿易之
人不得令承充正副使至該國王願以地土丁戶編入
天朝圖籍伏思我　朝統御中外荒夷向化該國
土地人民久在薄海臣服之內該國王懇請來年專使
齎送圖籍之處應毋庸議從之
秋九月厄魯特輝特部阿睦爾撒納偕和碩特杜爾伯特
台吉來降
阿睦爾撒納和碩特部拉藏汗孫其父丹衷妻策妄女
先生子班爾珠而丹衷被戮妻改適輝特部酋遺腹生
阿睦爾撒納及噶爾丹策零死次子那木札爾汗位昏
亂妄殺諸台吉共殪之而立其庶兄剌麻達爾札阿睦
撒納性陰很見準部內亂思搆之而已乘其釁與其黨

謀立其弟策妄達什不遂因與大策零之孫達瓦齊偕
奔哈薩克達爾札遣台吉將兵追討阿睦撒納潛回舊
部備精銳突入伊犁襲達爾札殺之恐人不附己以達
瓦齊族貴立爲汗而已爲輝特台吉居雅爾（自塔爾巴哈台）以
母兄班爾珠爲和碩特台吉又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
女而襲殺達什納降其子納默庫而遷帳於額爾齊斯
河合行三部特功驕蹇遂與達瓦齊生隙達瓦齊因自
領精兵三萬使驍將瑪木特將兵八千夾攻之阿睦撒
納不能抗遂與納默庫班爾珠挈輝特和碩特杜爾伯
特三部衆東奔至是款關內附　上大喜封阿睦撒
納爲親王二台吉郡王瑪木特見諸台吉內附必召大

兵又知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降授內大臣

乙亥乾隆二十年

春二月　王師征準噶爾其部衆皆來降

阿睦撒納之來降也　覲熱河言伊犂可取狀　上久知其爲部衆畏服可驅策嚮導乘機大舉大學士傅恆贊之遂定議出師以尚書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撒納副之瑪木特等爲參贊永常爲定西將軍薩賴爾副之班爾珠等爲參贊降人三車稜納默庫等皆以所部兵從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二千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進其同族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皆先後迎降各台吉宰桑道左獻酮酪羊馬至札哈沁有

得木齊巴哈曼集及宰桑敦多克各率戶口百千降

上諭軍機大臣如細查伊等戶口恐其反生疑惑當曉諭伊等仍舊安居毋使驚懼似此則投誠必多於是師行數千里無阻

夏五月師入伊犂達瓦齊南遁回人執以獻

是月朔西路軍皆會博羅塔拉河達瓦齊素嗜酒不設備倉卒率宿衛走保伊犂西北格登山我師長驅追襲降人阿玉錫等以二十餘騎往覘乘夜突搗其營賊瓦解多不戰而降達瓦齊南走回疆投烏什城爲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獻幷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　上御午門受俘皆赦其死幷封達瓦齊親王霍吉斯郡王入旗籍回酋大小和卓木在伊犂者使歸舊部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

秋八月阿睦撒納叛

初厄魯特四部部各有汗綽羅斯治伊犂和碩特治烏魯木齊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不相君臣自綽羅斯準噶爾强盛伊犂始爲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十年　上欲俟伊犂大定仍衆建而分其力而阿睦撒納欲爲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與其黨聚謀逆蹟漸著將軍等密以聞　旨令阿睦撒納九月至熱河覲至同四部台吉受封至是阿睦撒納中途遷延行抵烏隆古河近札布堪舊游牧詭言暫歸治

裝由間道逸去四出煽亂伊犂諸剌麻宰桑蠭起應之時大兵已撤留伊犂兵僅五百班第等力戰被圍死之西路兵亦退　旨逮永常治罪以定邊左副將軍策楞代之仍分兩路進討

英人來甯波互市

時英吉利商船收定海港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船商華苗殊請於甯紹台道轉詳大府請收泊定海運貨甯波許之踰年遂增數舶

丙子乾隆二十一年

秋七月　王師追阿睦撒納進征哈薩克連戰敗之

哈薩克回部之大者也西人稱曰韃靼里亦曰達爾給

東北界科布多之烏梁海南界塔爾巴哈台東南界伊犁北界俄羅斯西南界浩罕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地分三部左部鄂爾圖玉斯右二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其左部自古爲行國逐水草游牧爲古康居地廣草蕃茂多馬牛風俗物產文字略與蒙古準部同而語言稍異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右二部則有城郭爲古大宛大夏地北極自三十六至五十一度西綫偏東四十三至七十八度厄魯特強盛時哈薩克皆爲所屬歲納馬是春　大兵討阿睦撒納長驅至特克勒河阿逆遁入哈薩克左部誘煽其汗阿布賚拒命策楞以頓師不進褫職至是將軍達爾黨阿哈達哈分西北路進討阿布賚遣和集博爾根以四千騎走魯隴而自率千餘騎西行我西路軍進破和集前隊二千於雅爾隴山擒其渠楚魯克又破其後隊二千騎而北路軍亦敗阿布賚於亳沙隴克山下獲渠帥昭華什遂抵伊什河阿逆僅隔一谷將軍信諜者言令駐軍阿逆復徐颺去乃遣所獲渠帥歸諭令禽獻阿逆往返稽延而準部降夷宰桑皆變阿逆自哈薩克潛歸會諸賊於博羅搭拉河準部復大擾

丁丑乾隆二十二年

秋七月哈薩克來獻馬請通貢市

諸降夷之叛也　上以準部夷酋甫受封賞歸輒叛

知厄魯特不可以德懷是年三月　命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北路右副將軍兆惠出西路大加搜討會諸部自相吞噬又痘疫死亡相望官軍長驅至賊皆敗走逆酋先後授首阿睦撒納復遁入左哈薩克兆惠及參贊富德窮追深入其地阿布賚汗懼遣使請罪表貢良馬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往投使人先收其馬阿逆驚徒步夜走入俄羅斯界乃擒獻其黨而和集博爾根亦率三萬戶納款軍門會其西部與中部搆兵阿布賚使與我使臣單騎入兩陣間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適富德方追準部逸賊至右部軍于莽格特城遂詣軍納款齎表京師其表文曰哈薩克小汗臣阿布賚謹奏中國

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額什木汗揚吉爾汗以來從未得通中國聲教今祗奉　大皇帝諭旨加恩邊末部落臣暨臣族靡不歡忭感慕　皇仁臣阿布賚願率哈薩克全部歸於鴻化永爲中國臣僕伏惟中國

大皇帝睿鑒謹遣頭目七人及隨役共十一人齎捧表文恭請　萬安並敬備馬匹進獻謹奏　上諭哈薩克汗阿布賚悔過投誠稱臣入貢遣使至營情辭懇切見在護送進京哈薩克一部素爲諸厄魯特所畏去歲叛賊阿睦爾撒納逃竄往投我師追擒直入其境阿布賚率其部落遠徙數千里旋欲縛獻阿逆以贖前愆爲阿逆所覺遁回準噶爾復肆鴟張然阿逆所以煽惑諸

厄魯特及回子等衆者惟恃一哈薩克耳玆阿布賚旣已請降約以阿逆如入其地必擒縛以獻則叛賊失其所恃技無所施此一大關鍵也朕心實爲之慶慰哈薩克卽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昔漢武帝窮極兵力僅得其馬以歸史册所傳便爲宣威絕域玆乃率其全部傾心内屬此皆　上蒼之福祐　列祖之鴻庥以成我大淸中外一統之盛非人力所能爲也著將哈薩克汗阿布賚降表繙譯宣布中外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於是授所部王公台吉世爵定三年一貢歲一市於烏魯木齊以馬羊易緞布而稅其百一惟北哈薩克未通中國云

秋八月俄羅斯假道黑龍江運糧不許

俄羅斯請由黑龍江挽運本國口糧　上以其違約不許

冬十一月禁英商來浙互市

廣督上言浙關正稅視粵關則例酌擬加徵一倍部議從之得　旨楊應琚所奏勘定浙海關徵收洋船貨物酌補贛關船稅及樑頭等款並請用内府司員督理關稅一摺已批該部議奏及覩另摺所奏所見甚是前摺竟不必交議從前令浙省加定稅則原非爲增添稅額起見不過以洋船意在圖利使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貨價値旣賤於廣東而廣東收口之路稽查又加嚴密卽使補徵[illegible]樑頭而官辦止能得其大槪商人利析秋毫但予以可乘終不能強其舍浙而就廣也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爲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甯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貿易爲正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但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可傳諭楊應琚令以己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凡番船至廣卽嚴飭行戶善爲料理並無于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

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甯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若可如此辦理於粵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淸看來番船連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輝等利於避重就輕甯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誘並當留心查察如市儈設有洋行及圖謀設立天主堂等事皆當嚴行禁逐則番商無所依託庶可斷其來路耳如或有難行之處該督亦卽據實具奏尋覆奏遵　旨曉諭番商洪任輝等回帆並札行甯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見在並無設立洋行等情弊報聞

戊寅乾隆二十三年
春正月俄羅斯獻出阿睦撒納逆屍準部平
阿逆逃入俄羅斯　上命理藩院移文索之俄羅斯以渡河溺死聞既而患痘眞死遂移屍至恰克圖請大臣往驗　上諭桑寨多爾濟等據俄羅斯邊界報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出痘身死今將身屍送至恰克圖等處請遣人驗看等語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罪惡貫盈身死屬實琳丕勒多爾濟向認識阿逆今天氣寒逆屍尚未腐壞接到此旨桑寨多爾濟即遣琳丕勒多爾濟速往恰克圖驗看並曉示彼處頭目云爾等念爾國和好將逆賊之屍送來以彰信義大皇帝深爲嘉悅又

諭準噶爾一事自用兵以來伊犁既已蕩定而哈薩克汗阿布賚等亦輸誠内嚮實皆仰荷　上蒼之默佑列祖之鴻庥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逋逃未獲以致勞我師旅於今三年茲此賊一日未能成擒則西事一日不能就緒不得不極力追捕以爲邊圉久遠之計非朕好爲窮兵黷武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去歲聞阿逆竄入俄羅斯境内俄羅斯向爲和好之部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況阿逆罪大惡極尤非他逃人可比當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向索今據辦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等奏稱俄羅斯畢爾噶底爾差圖勒瑪齊畢什拉等前來移文内稱阿逆逃至伊境渡河被溺隨經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將屍獻出等語若惟恐不能取信於天朝而亟亟以獻屍爲確據者夫以阿逆之負殘狡詐貽害生靈負恩悖叛天良滅絕即暫逃於顯戮必難逭於冥誅斷無久延視息之理其身死諒無可疑至俄羅斯之收留叛賊始未嘗不欲撫而用之及其已死無可希冀然後獻出亦係其實在情節且彼既以謹守舊約克全信義爲詞自不當逆料其詐拒而不受更行深責也況國家之所期必獲者不過阿睦爾撒納耳今其人已死其屍已得準噶爾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爲順應之舉斷不肯恃我國威誅求過當萬一所獻不實意

圖欺罔則其曲自在俄羅斯彼若妄生事端則朕可以上告天地而下對臣民再興師問罪亦未爲遲即無知苟安之徒亦無從議朕爲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逆時衆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庥也即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讓之極矣而於邊患甯稍救耶即如俄羅斯既已收留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屍獻出設從史貽直陳世倌所議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乾之爲朕甚恥之朕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

度勢因物順理不但初無構釁於俄羅斯之心卽此用
兵三年雖未如康熙雍正年閒之久而朕已慮衆人之
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未獲萬難中止初非朕之本意
也向使前後在事諸臣果迅合機宜則叛賊自不至逃
竄亦當早爲弋獲何至展轉愆期此用人不當實朕之
愧然統計連年軍興征調皆出自公帑不但未加賦閭
閻而賑恤有加於往歲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逆
屍已獲伊犁全部悉入版圖徐謀耕牧纘承　皇
祖　皇考未竟之緒而自古未通中國之哈薩克
亦皆稱臣納貢其於我皇淸疆宇式廓萬年久安之道
爲有益爲無益朕亦不更置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

回部原可計日平定不必更煩動衆所有阿睦爾撒納
身死俟解到之日驗明戮示以彰國憲先將此通行曉
諭知之未幾厄魯特叛台吉舍楞害我都統唐喀祿自
伊犁復逃入俄羅斯我使索之又不與　上怒絕其
恰克圖貿易
秋七月布魯特來附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爲古烏孫西境西部十有五
則昔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皆游牧無城郭
人貧而悍好擄掠疆域風俗亦皆介準回之閒東部在
天山北準部西南舊游牧特穆爾圖泊左右爲準部所
逼西遷寓安集延　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散處新疆

回疆卡外部長稱鄂拓克稱其君曰比先年六月將軍
兆惠追厄魯特逸賊至其界遣侍衛往諭其薩雅克薩
拉巴噶什兩部其鄂拓克遣使獻牛羊百頭將軍設宴
而示之講武咸大詫服於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啟台兩
鄂拓克凡四部共二千餘戶其薩婁鄂拓克亦以所部
五千戶來歸五部幷遣使入朝貢馬其西十五部在天
山南及葱嶺西麓部各百千戶皆以額德格納部長之
大兵追逆回霍集占徑其地其渠阿齊畢一作阿奇木阻回
酋與戰奉書將軍率所部二十萬口願爲臣僕以未出
痘不敢入中國遣使朝　京師　上嘉之加其渠散
秩大臣頭目皆　賞翎頂於是東西兩布魯特皆內附

設二品至七品頭目由將軍大臣奏放歲進馬受　賚
互市如哈薩克之例遣使巡其部落如內地焉
塔什干來附
塔什干干亦作罕明史作達失干亦城郭回部在喀什噶爾
西北千三百里東界布魯特東南界浩罕那木干東北
連哈薩克右部漢康居大宛交界之地平原多園林果
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舊爲右哈薩克屬部是年參贊
大臣富德追討哈薩克錫拉至其地遣使撫諭回衆先
有準噶爾逸賊額什木札布在其境內卽擒以獻時所
部吐爾占文與右哈薩克戰我使諭以釋爭相睦乃大
感悟奉表求內屬遣使朝貢惟又附浩罕爲屬城益以

弱小介於哈薩克浩罕之閒故皆得而役屬之
葉爾羌回酋霍集占叛官軍進討圍庫車破其援兵
回部在葱嶺東天山南路卽漢西域城郭三十六國大
小回城數十莊堡千計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舊
皆佛教今回教初回教祖國曰天方（今阿剌伯）在葱嶺西數
千里當隋唐閒（回教紀年起唐高祖武德四年）有墨德墨克國王謨罕
驀德（一作瑪哈穆特或作摩哈麥或作馬哈麻又稱派罕巴爾）生於麥加性聰敏初
服賈贅於寡婦家大富因入山讀書數年欲於佛教洋
教外別創教門以自異造經三十篇禮拜持齋禁食猪
肉徒黨日盛遂據有廣土鄰部皆畏而從之其教遂蔓
延西土傳二十六世有瑪墨特者與兄弟分適異國於

明季東踰葱嶺而居各城靡然從之康熙中值厄魯特
盡執元裔蒙古諸汗幷質回酋於伊犂及噶爾丹敗回
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歸 聖祖優䘏之遣歸葉
爾羌是爲霍集占之祖至其子瑪罕木特欲自爲一部
仍爲噶爾丹策零所襲執幷羈其二子長布拉敦（亦作博羅尼都）次霍集占使督回民墾地輸賦卽所謂大小和卓木
也（猶華言聖裔） 二十年 王師定伊犂釋布拉敦歸葉爾
羌使統舊部而留霍集占居伊犂掌回務阿逆之變集
占助逆 王師再克伊犂遁歸布拉敦初欲集所部聽
約束霍集占以曾助逆自疑阻欲乘準部反側未安
王師久勞自立國乃集其伯克阿渾等自立爲巴圖爾

汗回戶數十萬皆靡惟庫車拜城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鄂對等不從皆奔伊犂我招撫之副都統阿敏道旋被
害於庫車事聞乃以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率滿漢兵
萬餘進討五月由吐魯番進攻庫車霍集占兄弟率烏
槍兵萬餘由阿克蘇捷徑來援六月我軍邀擊擒斬過
半霍集占兄弟率餘兵入庫車城鄂對曰賊不株困圍
城勢必遁請伏兵兩要隘以待雅爾哈善不爲備兩逆
酋果以四百騎出西門夜遁於是布拉敦奔喀什噶爾
霍集占奔葉爾羌守庫車回酋阿布都亦以八月突圍
出餘衆開門降 上迺誅失機之將軍參贊 命將
軍兆惠富德自北路移師而南兆惠以步騎四千先行

十月至葉爾羌賊已堅壁淸野掘濠固守我師就黑水
河結營賊數萬來攻築長圍以困我受圍三月掘井得
水掘窖得粟賊駭爲神時富德在北路聞黑水營圍急
卽率兵三千冒雪赴援
（己卯）乾隆二十四年
春正月官軍大破回賊於葉爾羌還駐阿克蘇
時副將軍富德中途遇賊五千騎轉戰四晝夜渡葉爾
羌河距黑水營三百里賊愈衆不能進適巴里坤大臣
阿里袞以兵六百解馬駝至副都統愛星阿亦以千兵
至三路進逼賊壘兆惠亦勒兵潰圍出賊敗潰入城兩
軍還駐阿克蘇俟師集繼進

禁絲觔出洋

時禁英吉利商船赴浙貿易於是皆收泊廣東每夏秋交由虎門入口又時方嚴絲觔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侍堯言近年英吉利洋商屢違禁令潛赴甯波今絲觔禁止出洋可抑外洋驕縱之氣惟本年絲觔已收請仍准運還奏入報可

夏六月收復回疆各城酋逆西遁官軍追討至巴達克山回衆皆降

先是四月遣兵援和闐復二回城至是兵二萬馬駝三萬皆集阿克蘇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逆酋見前此，王師以四百戰數萬以三千

戰守數月已震讋兵威又回衆初念其先世推戴恐後及霍集占虐用其民衆皆解體莫肯效死兩逆酋遂棄城驅人畜逾葱嶺西遁欲投敖罕不報迺赴巴達克山我前鋒追及哈喇渾爾（即葱嶺巔之黑龍池）斬獲五百又追及阿爾楚山斬其驍將阿布都又追至伊西洱庫河迺巴達克山界霍集占以萬衆據北山及迤東諸峯決死戰我師緣北山巔俯擊又分扼其走路賊潰無所逃乃令鄂對等樹回纛招降凡降回衆二千牲畜萬計逆酋兄弟乃挈妻孥及舊僕數百人走巴達克山兆惠等遂撫定喀什噶爾葉爾羌二城投順者免罪查出各城遷來回衆二千五百餘戶均送阿克蘇備屯田以喀什噶爾爲參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與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爲西四城烏什阿克蘇庫車闢展爲東四城并東路哈密土魯番哈喇沙爾共十有一城分設辦事領隊大臣鎭之又各設三品至六品阿奇木伯克理回務不得專生殺回疆平

秋七月下英商洪任輝於獄

時英吉利商人洪任輝必欲赴甯波開港既不得請自海道直入天津仍乞通市甯波並訐粵海關陋弊是月

命福州將軍來粵按驗有徽商汪聖儀與任輝交結擅領其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監督李永標家人七十三等苛

勒有狀併擬罪如律永標以失察革職以誘唆之劉亞遍戮市英商洪任輝　上命押往澳門圈禁三年滿期交大班附船押回於是粵關規費裁改歸公總督李侍堯因奏防範外夷五事一曰禁夷商在省住冬二曰夷人到粵令寓居洋行管束三曰禁借外夷貲本並雇倩漢人役使四曰禁外夷僱人傳信息五曰夷船收泊黃埔撥營員彈壓皆報可

冬十月巴達克山來獻逆回酋馘請歸附遂入貢

巴達克山一作八答黑商葱嶺西南城郭回國也漢烏秅國距葉爾羌千餘里北界敖罕西界布哈爾南界北印度之克什彌爾距北極三十六度中綫偏西四十四

度明永樂中嘗通貢其地羣山環繞城東負徙多河西岸有縣度之險田土膏腴兼耕鑿牧獵之利戶口十餘萬先是逆回酋霍集占兄弟率餘衆奔至其境詭言假道往墨克國(一作塞克即波斯)謁其教祖而謀襲據巴達克山又以其酋不親迓怒斬其使欲約鄰部擾之縱兵肆掠其酋素爾坦沙怒拒戰于阿爾渾楚嶺先後禽布拉敦霍集占兄弟副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即窩罕在其國東北境)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逆酋與已同派罕巴爾欲縛獻恐為諸部所責霍集占復陰約塔爾巴斯國使攻之溫都斯坦亦興兵謀奪逆酋兄弟乃還其兄弟于密室殪之而獻其馘(是時惟霍集占函首軍門其布拉敦尸被盜去二十八年巴達克山始獲其尸并妻子來獻惟布拉敦次子逃入敖罕故敖罕有逆酋遺孽)率所部十萬戶降明年遣使入 朝貢刀斧及八駿馬受 封賞甚厚自是貢職不絕

博羅爾來附

博羅爾葱嶺東南城郭回國也北界東布魯特東界乾竺特南界雪山西界巴達克山去北極三十七度偏西四十二度四境皆山西北有河人戶三萬餘有部落室居無文字別一種族與諸回部語言不通衣帽似安集延深目高鼻濃髭男多女少恆數人共一妻俗甚陋土半沙鹵故人多貧苦地惟多桑葚為糧飲山羊血馬湩為酒其酋日比以人口為賦稅生子女納其半貢於各回城為奴婢取值給用至是因巴達克山內附亦舉所部三萬戶詣軍納款

冬十一月浩罕來附

浩罕即敖罕一作霍罕又曰哥千葱嶺西回國距喀什噶爾西五百里漢大宛地東界布魯特北界哈薩克西南皆布哈爾環之去北極四十一度偏西四十六度有四大城曰瑪爾噶朗曰納木干最西為浩罕城其酋居之又有賽瑪爾撻廢城即元人所置撒馬兒罕行省以封駙馬帖木兒最東一城曰安集延其人好賈遠游遍天山南北路故西域統名浩罕為安集延四城皆濱那林河(一作納林河水從葱嶺西流入鹹海)又有小城三塔什干部雖哈薩克族亦兼附之故又稱浩罕八城風俗略同南路諸回城土著耕種而富強勇鷙過之性陰狡習攻掠與布哈爾為勁敵時大軍追逆回霍集占逆酋遣使欲投安集延不報既而將軍遣侍衛撫定布魯特西部至其境其酋額爾德尼迓入城日饋羊酒瓜果餼糧氈罽良馬詢訪中國疆域物產風俗形勢兵馬器械侍衛盛宣 朝廷德化額爾德尼畏慕奉表并上將軍書稱為至威至勇如達賚札西特之將軍旋貢馬 京師然亦無所謂汗血者未幾烏什之變回賊所遣赴浩罕之巴敦布為布魯特禽獻又是時霍集占兄弟為巴達克山所殲其遺孽逃至浩罕尚留其地

壬午乾隆二十七年

阿富汗入貢

阿富汗卽愛烏罕一作尼士丹又名阿付顏尼在巴達克山西南回部大國也北界布哈爾東界印度南界俾路芝西界波斯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介漢大月氏安息境兼明哈烈俺都淮之地永樂間曾偕哈烈通貢國分九部有三大城每城相距二十餘程首部曰喀布爾（一作喀奔一作甲布爾）都城壯麗戶口殷繁天氣酷熱多雨境多沃壤俗重耕種勝兵十五萬惟鳥槍刀矛無弓矢土產鐵錫礬鹽硫礦氊毯國本波斯東境明正德時有巴爾卑者割取三城爲國康熙初乘波斯衰亂兼并全

土未幾波斯復興攻滅阿富汗後波斯又亂阿富汗王子仍收復東境與波斯并立當逆回霍集占爲　王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稱將赴阿富汗往默克祖國爲巴達克山擒殺阿富汗酋愛哈默特沙及溫都斯坦（卽北印度之塞哥又稱克什彌爾）興師問罪巴達克山懼貽以中國文綺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擾己國罪阿富汗遂與連和以兵拒溫都斯坦渡河而取其地於是組織雕鏤工匠畢備奄宦傳令文物爛然阿富汗亦聞中國之盛未知道里遠近遂因巴達克山內附遣使偕來以覘中國廣大于是年貢刀及四駿後屢貢良馬是爲中國回疆最西之屬國再西則默克等回敎祖國（卽今阿剌伯）皆古安息條支境過此卽地中海接歐羅巴洲矣

夏五月寬絲觔出洋禁

英吉利商人啗嚹等以絲觔禁止出洋其貨艱于成造求仍照前通市粵督蘇昌奏稱洋商籲懇代奏酌量准其配買情辭迫切奉　諭前因出洋絲觔過多內地市價翔踴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織紝然自禁止出洋以來並未見絲觔價平亦猶朕施恩特免米豆稅而米豆仍然價踴也此葢由於生齒日繁物價不得不貴有司恪守成規不敢通融調劑致遠夷生計無資亦堪軫念著照該督等所請循照東洋辦銅商船搭配綢緞之例每船准其配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千觔以示

加惠外洋至意其頭蠶湖絲及綢緞綾匹仍禁止如舊不得影射取利自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爲常

秋九月釋英人洪任輝於獄

先是英吉利船來粵攜番官公班衙番文懇釋洪任輝疆吏飭駁至是三年屆滿釋洪任輝交大班附舶載回兩廣總督照會英吉利國王收管約束毋任潛入內地英吉利來粵商人由是知所斂戢

癸未乾隆二十八年

冬十二月准琉球買絲

琉球國疏請購買絲觔部臣議駁旋奉　諭琉球本空

遵循例禁第念該國爲海澨遠藩織紝無資不足以供章服據奏情詞懇切著加恩照英吉利國例准其歲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千觔用示加惠外洋至意餘悉飭禁如舊所有稽察各關口岸及出入地方仍加意嚴查以杜影射

甲申乾隆二十九年

春正月博羅爾遣使來朝貢

博羅爾既因巴達克山內附旋與巴達克山釁爭來乞援葉爾羌都統新柱爲遣諭巴達克山還俘罷戰博羅爾遂遣使入　朝貢劒斧及玉柄匕首又博羅爾東有乾竺特地接後藏無城郭宮室鑿穴以居有米麥其俗

敬火每晨向之禮拜（即唐代所稱景教舊俗）其酋曰汗國貧寡以人口爲賦與博羅爾同俗至是亦同內附歲貢金一兩五錢

布哈爾來附

布哈爾（哈或作噶）即西哈薩克又稱塞（即薩克之轉音）或稱札（一作甲）布西人又謂之木哈臘葱嶺西大回國也距葉爾羌四十驛西北界俄羅斯北界哈薩克東界浩罕東南界巴達克山及克什彌爾南界阿富汗西南界波斯幅員恢闊部落甚多抱鹹海而達裏海爲古大夏大宛西境即元之卜花爾其鄂勒推帕等屬城匝阿母河左右皆元行省撒馬兒罕所轄明永樂宣德兩朝陳誠李達使西域皆嘗經其地但彼時疆域甚小其後撒馬兒罕分裂布哈爾得其地之大半稱韃靼里（或作韃而靼）都城曰布加拉亞去北極三十九度西綫偏東六十四度氣候煩炎冬無大雪產馬駝棉布金玉珠寶五穀及骨種羊俗長騎射性強悍時與浩罕搆兵昔惟與我通市二十五年回部平遣使　敕諭是年其部長因巴達克山請以所屬內附益慕中國之盛大而來也此外或爲附庸小部力不能自達　天朝者尚有數十部落

秋七月罷閩浙總督楊廷璋

黃仕簡奏稱廈門洋船陋規內總督每年得受銀一萬兩巡撫每年得受銀八千兩奏　旨朕以當此法紀肅

清之日督撫受恩深重何至任意貪婪若此如果屬實則大奇之事楊廷璋溺職負恩罪實難逭但此等陋習料非僅福建一省爲然別省幸而不致敗露則亦姑置不究今既訊有確據豈可不示以創懲楊廷璋擢任封疆以來尚能實心任事是以簡用大學士仍留總督之任乃不能正己率屬致啟屬員巧爲逢迎借端欺蝕之漸不但不堪表率封疆即令其還京供職亦有何顏面復廁綸扉耶姑念其宣力有年齒復衰邁不忍據加擯斥著加恩賞給散秩大臣來京效力自贖

秋九月釋朝鮮國人犯禁罪

時朝鮮國人樸厚贊等十人越江偸打貂皮被駐防兵

拿獲部臣照會朝鮮國王國王奏請卽正法　上諭樸厚贊等違禁越江卽行正法原屬罪所應得第念向來此等罪犯曾邀格外從寬若遽前後參差未免或有向隅之憾是以定擬時已有　旨改爲監候然在中朝字小之仁雖不妨過厚而於藩服越邊之例禁又豈可稍弛倘日久因循該屬不知奉教條而輕犯法轉非加惠該國至意嗣後遇有似此罪犯應將首惡之人明正典刑以昭國憲此案不卽照此處分者以未經申諭於前事同不教而殺所不忍爲耳該國王其約束所屬宣示朝章如復不悛朕亦不能爲奸民曲法屢宥也刑部可行文該國王知之

乙酉乾隆三十年

秋七月籍桑寨多爾濟家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奏劾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私與俄羅斯貿易　上特命尚書阿里袞查辦又派軍機章京往張家口查得桑寨多爾濟將皮張物件私售屬實奏　諭桑寨多爾濟自幼養育內廷受恩深重於停止俄羅斯貿易後理宜嚴加查禁今乃首先給票射利深負朕恩其罪實難寬宥著阿里袞查明伊祖丹津多爾濟所遺家產外其餘俱照入官

秋八月俄羅斯綽爾濟剌麻丹巴達爾札等請附

瑚圖靈阿奏稱丹巴達爾札等遣索特巴稟稱伊等游牧地近邊境情願歸順　天朝但恐被俄羅斯追索致生事端請於和好改約時歸順方安並探恰克圖停止貿易之故再請歸順時遣卡兵邀迎奏　諭丹巴達爾札等遣索特巴來稟特以我停止恰克圖貿易或搆兵端如不歸順伊等游牧地近慮先受害若豫歸順又恐我擒執送還故來探信如遣人再來瑚圖靈阿當云我皇上統一區宇外藩慕仁歸化無不容納爾果輸誠歸順代奏後必加恩收留如恐執送俄羅斯則從前俄羅斯曾收留我國逃人舍楞等此時豈有將爾等送還之理至于恰克圖貿易特因俄羅斯近年諸事推諉不能卽速完結且增加稅額以致物價昂貴是以停止並非

欲搆兵端倘俄羅斯敢于滋事彼時再行裁度丹巴達爾札等如欲歸順聽從其便否則亦無抑勒之理若請遣兵邀迎我天朝亦斷不行此誘人之事曉諭後遣還可也

丁亥乾隆三十二年

冬十二月將軍明瑞征緬甸大破其兵於蠻結

緬甸自莽氏吞併諸土司惟暹羅南掌卽老撾越裳氏古景邁卽八百媳婦國古剌諸國與之抗又忌茂隆銀場吳尚賢波龍廠貴家相傳爲明桂遺臣之後木邦土司及場商吳尚賢說緬酋麻哈祖一作莽噠喇入貢旋以事爲滇吏追還斃諸獄而場衆散緬酋亦爲木疏土司甕籍牙所篡以兵擊破貴家

木邦貴酋宮裏雁敗竄近邊孟連土司奪其孥賄爲貴
酋妻囊占襲殺永昌守楊重穀誘宮裏雁戮之木邦酋
亦走死緬益無忌擾及孟連耿馬諸內屬土司囊占弁
怨中國族緬土目內犯車里土司官軍三路俱敗時三
十年事也　詔大學士楊應琚自陝甘移督雲貴會賊
漸退官軍乘閒收復應琚遂奏緬可取狀使人誘致孟
密孟養整邁蠻慕諸土司使獻土實則地懸緬境而移
文檄緬言不降卽進討緬乃大出兵攻陷木邦景綫時
副將趙宏榜襲克新街緬來爭宏榜走還賊尾而入分
兵圍騰越永昌各營汛襲猛卯城應琚皆不以聞
上廉得其實諸將多以失守逗留論死應琚亦以貪功

掩敗賜自盡而　詔明瑞自伊犂以將軍兼雲貴總督
大舉征緬議以將軍率大兵由木邦孟艮攻東路參贊
額爾登額由孟密出新街水路會于阿瓦緬甸都城以前月
出宛頂至木邦獲積糧留參贊珠魯納按察使楊重英
以兵五千守之明瑞自率兵萬二千爲浮橋渡錫箔江
至蠻結賊二萬立柵十六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兵
先據山左哈國興等三路登山俯薄之一呼直偪其壘
連破三柵餘皆宵遁大獲糧械捷聞　詔封明瑞誠嘉
毅勇公
臣按緬甸古朱波地明時置三宣六慰緬酋莽氏至
乾隆時莽喇𡃁素畏茂隆波龍一作波童二廠茂隆廠吳

尚賢者石屏州民家貧走廠爲胡盧國大山王蜂筑
所信任與開茂隆銀廠廠大贏有壯丁數十萬波龍
廠貴家宮裏雁者一作桂家宮裏燕故永明遺裔自號貴家
開波龍廠亦有壯丁數十萬二廠强盛爲莽氏所畏
隱然爲滇省屏藩旣而尚賢思得胡盧王封號說莽
酋入貢而已實欲乘其利不得志怏怏歸滇大吏迫
繫之獄餓死而茂隆廠敗宮裏雁素輸緬甸歲幣及
甕籍牙篡立不復輸甕酋攻之宮裏雁不能支攜家
屬徒衆千餘及貲財內徙寄住孟連地方孟連土司
刁派春收其兵器戶索銀三兩令安插於猛尹各圈
寨雁不欲受土司管轄已相嗟怨總督吳達善知其

有明代所遺七寶鞍索之雁不與吳遂挐其妾婢六
人赴石牛廠派春又重索雁妻囊占牛馬童女囊占
怒襲殺派春雁實不知七月永昌守楊重穀欲邀功
誘禽之布政使姚永泰曰孟連之變雁不與知况其
夫婦不睦避居兩地今若留雁可爲緬酋之忌按察
使張坦麟審稱雁雖堅供不知情但勢窮來歸先令
妻屬詭計歸服以致劫殺應正法吳以前鞍不與故
切齒於雁從張議殺雁撤諭緬人以雁旣誅殺囊占
及凶目等當卽拏送時囊占已嫁緬酋之弟懵駁緬
人以爲有心指其淫行益忿恨會木邦罕黑相句結
而二廠敗散緬無所畏遂侵擾內地之耿馬闌入孟

定耿馬土司罕國楷石牛廠委員周德會聞永順鎮田允中已進發率練兵截殺普拉布吳以德會為殺良冒功置之法而緬人益輕中國遂侵猛籠景綫各隘口吳畏葸惟戒官兵不與戰而已嗣任總督劉藻挈丞令數員於除夕猝發抵普洱分檄各路之兵時發時止人莫知所從　上以陝督楊應琚調任而降劉為巡撫劉懼自裁楊又信副將趙宏榜之言謂各土司樂內附懵駁之母勸其子臣服有機可乘率二百人襲蠻暮之新街緬酋遣頭目偽乞降宏榜不察犒而遣之永順都司劉天佑騰越都司馬拱垣領兵四百自翁冷出關會新街宏榜方祭纛饗士卒賊

數千乘船猝至力戰相持者兩日夜遂與馬拱垣等潰圍屯鐵關壁再戰木邦復失利有　旨賜楊應琚自盡遂　詔將軍明瑞大舉討緬時議二路出師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於阿瓦緬都城也路經木邦留參贊珠魯納等以五千人守之為後路聲援明瑞以萬二千人擊賊于蠻結賊結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總兵哈國興登山三路俯擊連破二柵賊宵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竄喙伏不敢復抗矣會明瑞一目中傷幾殞數日稍愈復進兵至象孔迷失道而軍中糧匱不能復進又慮猛密之師或已先入而

將軍退兵則法當死聞猛籠有糧且與猛密近遂定計赴之時值歲除駐兵數日果多糧倉賴以濟終不得猛密消息遂還師糧雖多牛馬倒斃莫能運人攜數升餘焚之賊掠我病兵知糧盡悉眾來追綴我後至蠻化我營山頂賊營山半明瑞伏兵箐中晨起吹三波倫啟行賊蟻附而登萬眾突起槍礮聲如雷賊驚墜自相踐踏屍滿山谷殺數千人由是不敢追近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攻之不入得波童人引道由間路出賊又先分兵襲木邦陷我師珠魯納死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趨猛密也攻老官屯不克頓兵數月奉　詔援明瑞

遂撤師於是老官屯之賊亦至賊眾麕聚共四五萬人而額爾登額之援兵終不至還至小猛育距糧台僅二百里明瑞度兵可自達乃令諸將達興阿總兵哈國興等領兵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隨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阿總兵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血戰無不一以當百已而札拉豐阿中槍死觀音保發矢連殪數賊留一矢以箭簇殪喉死明瑞身負數創氣僅屬力疾行二十里拔劍割辮髮令家人持歸報而縊於樹間蓋自章子壩遇賊賊眾日增我兵日減孤軍無援轉戰六十餘日每晨起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未

入於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士卒同之所攜
皆饑疲創傷而撫循備至無一叛心擬之漢李陵之
禦單于無以過焉其死也非不能自拔也特以阿瓦
未至猛密無音懼無以返　命遂誓以身徇而
上亦有全師速退之旨以路阻未達豈非天哉方軍
勢益蹙明瑞戰益力謂左右曰非不知竟死也正欲
使賊知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則深知所畏而
後來者易於捷事耳其謀國之深又豈徒慷慨赴死
者嗚呼烈丈夫矣

戊子乾隆三十三年

春大軍引還緬人來追將軍明瑞參贊觀音保皆死之緬

人貽書請和不報

先我軍雖捷而緬境益險狹師進至象孔迷失道賊燒
屯積馬牛芻草度不能至阿瓦乃向孟籠獲糧至歲除
而北路之師無音問乃取道大山土司擬向木邦以歸
緬知我軍糧盡悉衆來追我軍且戰且行日三十里至
蠻化我軍營山巔賊營山半明瑞謂賊輕我甚乃五鼓
吹波倫三啟行而盡伏箐以待賊聞聲爭上山來追萬
槍突出賊潰墜坑谷皆滿殺賊數千然是時賊已分路
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軍旋凡六十日至
小猛育（距宛頂糧台二百里）追賊已蝟集數萬而　詔移北路赴
援之師不至明瑞乃令軍士乘夜出度皆得自達而自
與巴圖侍衛親兵數百斷後與賊血戰領隊大臣札拉
豐阿中槍死侍衛親兵皆散明瑞觀音保皆死之時二
月十日也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懼再討旋歸俘卒八
人齎貝葉書附以楊重英及木邦土司苗溫之書詣軍
求和書云昔吳尚賢至阿瓦敬述　大皇帝仁慈樂
善我緬王用是具禮致貢蒙　賜緞帛玉器自是商旅
相通初無仇隙近因木邦蠻暮土司從中播弄興兵爭
戰致彼此損傷人馬今特請循古禮貢賜往來永息干
戈副將軍阿里袞以聞　上以軍所傷亡僅十之一
二然將帥親臣皆捐軀非大舉無以雪憤　命絕之勿
報而　命大學士傅恆為經略阿桂阿里袞為副將軍

再圖大舉

秋八月復准俄羅斯來恰克圖互市

瑚圖靈阿奏稱恰克圖通商一事業將理藩院議定十
三條行知俄羅斯廓密薩爾廓密薩爾願一一欽遵辦
理奉　上諭俄羅斯既知遵照章程著准其通商其
由內地前往貿易人等交理藩院辦理遣往（凡俄羅斯貿易之事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

己丑乾隆三十四年

秋七月經略傅恆征緬甸孟拱孟養土司皆迎降

傅恆以四月至軍徵滿漢兵數萬馬騾六萬軍械皆刻
期集恐師老氣懈不如乘銳用之不及俟霜降是月渡

夏鳩江而西（即大金沙江上游亦曰濱鄉江）孟拱孟養土司皆迎降各
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于軍緬人時方刈穫未能
集兵又非其腹地故歷二千里兵不血刃士馬已觸暑
雨多疾病又未習道路勢難深入矣

冬十月　王師大破緬於蠻暮江復圍老官屯緬人請和
師旋

初擬大軍渡戛鳩江從孟拱孟養由陸直擣阿瓦偏師
由東岸夾江下取孟密而遣提督哈國興率兵及工匠
至野牛壩（在蠻暮）造舟以通兩軍聲勢至是戰艦成閩水
師并集阿桂東路軍從虎踞關至乃迎經略合軍而進
以是朔渡江抵蠻暮出金沙江緬已列舟江口水陸來

犯國興及海蘭察率舟師乘上游上風蹴之殺溺數千
阿桂循東岸令步兵矢銃兩發而勁騎從左右鈔入賊
大潰阿里袞西岸之師亦捷而傅恆及阿里袞已病乃
擬不向阿瓦而剿老官屯賊壘（前歲額爾登額阻兵此地）屯臨金沙
江我軍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柵皆鉅木環以三
濠外臥大樹銳其枝外向我軍大礮擊之木洞而柵不
塌哈國興斫籌中百丈老籐爲長絙募敢死士三千人
夜往鉤之輒斷乃挾膏薪踰濠火之柵木濡潤不能爇
後穴地道實火藥轟之柵突起丈餘我軍挺刃以待柵
忽落如是者三不復動葢柵坡迤下地道平進土厚之
故然緬自是震懼乃遣人立柵遞文請於兩軍適中處

親來議款復以其酋孟駮書至阿桂與諸將議進止皆
以水土瘴癘願罷兵乃令明亮國興等往會其頭目眇
旺模責以進表納貢歸逃人返土司侵地緬亦欲我歸
其木邦孟拱孟養三土司議未決而緬去國興乃單騎
入其柵定議而還時阿里袞已卒傅恆以疾退居銅壁
關　上以大軍再破賊足張國威　諭班師於是緬
酋遣使齎貝葉書詣經略饋方物陳請入貢遂焚舟鎔
大礮而還遷木邦孟拱蠻暮三土司於關內

（辛卯）乾隆三十六年

夏六月土爾扈特來附

土爾扈特阿玉奇之復投俄羅斯也居額濟勒河兩岸

世以南岸爲王庭而居其台吉等於河北自康熙中入
貢後至乾隆十九年復貢傳至阿玉奇之孫烏錫巴當
二十二三年　王師定伊犁凡厄魯特之逃入俄羅斯
者悉隸烏錫巴部爲新土爾扈特於是兩岸各十餘萬
戶氊幕牲畜不可勝計初康熙中俄羅斯曾徵土爾扈
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特兵不習戰多創至是叩肯
汗復徵其兵攻圖理雅土爾扈特兵屢衂其族台吉舍
楞方叛殺我都統唐喀祿自伊犁逃往盛言伊犁可取
狀新投人同辭附和勸還故土烏錫巴年少信之與其
台吉刺麻宰桑定議於冰合時將北岸部落同渡東徙
適河久未凍烏錫巴遽率南岸十餘萬口啟行沿途破

俄羅斯邊城四俄羅斯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羣起環攻其輜重牲畜迺改道各邊界戈壁地絕水草旬日飲牛馬血以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去冬月至是始及伊犁卡倫僅存廷贏七萬餘口將軍舒赫德嚴兵爲備遣人迎詰烏錫巴與其下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辭且云俄羅斯經典教尚不同願依中國興黃教之地奏聞廷議以降人中有叛臣舍楞疑有姦且受俄羅斯叛藩恐啟釁

上以舍楞前竄時我再檄索之而俄羅斯不與是我詞直土爾扈特既背俄國若復干我彼將焉往且求生而致死不仁急之使鋌而走險不智乃受其降　命理

藩院移文其邊吏告以土爾扈特本中國部落舍楞乃我叛人歸斯受之無爽盟約俄羅斯亦無他言收其故地改建他藩部與我通市如故封烏錫巴爲汗以下王貝勒公台吉有差給牲畜官茶米麥羊裘布棉氊廬費帑金二十餘萬供億宴犒勞來相望降夷息喘如歸獻西洋鐘表火槍及所受明玉印乃　賜哈拉沙地爲游牧著勒士斯土爲王庭開都河兩岸可耕牧地如其故地仍分新舊二部各設札薩克新部二旗在烏梁海烏古隴河統于科布多參贊大臣舊部在伊犁北路統于將軍有事徵調合之康熙初緩服青海之舊土爾扈特四旗與四十二年來降同阿拉善山阿拉山即賀蘭山游牧之額濟土爾扈特故今有和博克薩素布勒罕有齋爾有晶河有庫爾喀喇烏蘇諸土爾扈特各旗

丙申乾隆四十一年

春正月定西將軍阿桂俘金川叛酋莎羅奔及索諾木兩金川平

先是莎羅奔歸順未幾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逐澤旺及革布咱土司侵掠鄰境不已　詔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即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以女妻澤旺子僧格桑由是兩金川相倚爲奸時澤旺老病郎卡亦旋死三十六年郎卡子索諾木誘殺革布咱土司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

及明正土司遂與官兵戰　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以歷載養癰又按兵不進　賜死　命大學士溫福自滇赴川尚書桂林爲總督溫福由西路桂林由南路進討僧格桑懼求援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次年春克復諸土司地未幾官軍三千陷沒桂林匿不以聞被劾乃以阿桂代參贊赴南路以皮船宵濟奪其險狹進抵美諾僧格桑及妻妾已先後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檄索諸木獻僧格桑不應　上以賊酋同惡相濟宜一舉並滅　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分三路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扼險不得前別取道

駐營木果木合提督董天弼屯守底木達溫福仍襲前
此以碉卡逼碉卡之法修築千計兵二萬餘大半散於
各卡索諾木陰使小金川頭目由美諾溝出煽諸降番
使復叛遂羣起應之首攻陷天弼營劫糧台而潛襲木
果木溫福不嚴備賊突薄大營四面躪入溫福中槍死
師大潰海蘭察赴援殿衆由間道出小金川復陷惟阿
桂軍獨完乃授阿桂定西將軍副以明亮增調健銳火
器營索倫吉林兵進剿轉戰至美諾盡復小金川　敕
進討大金川而大金川自初用兵以來增壘設險嚴密
十倍大軍三路進攻阿桂首克羅博瓦山旣阻那穆山
乃從間道克色淜普寨又力克薩斯甲重險乘勝直臨

遜克宗壘勒烏圍外障賊震懾酖殺僧格桑獻其尸及妻妾
頭目至軍乞赦已罪阿桂檻送京師而攻益急賊亦死
守乃冒險克墨格山距勒烏圍二十里賊退守康薩爾山復頓
兵兩月四十年春力攻克之復聚守朗噶寨巢愈近守
愈堅且地多雨雪又數月乃克之七月始抵勒烏圍其
官寨西臨河礪牆堅厚柵卡層立敗賊咸聚守我軍先
破卡寨柵數十重南路明亮軍攻河西以絕其援而以
大礮環轟官寨破之則莎羅奔兄弟頭目已先遁赴噶
爾厓矣九月復進攻西里碉柵中槍礮雨下我兵亦立
柵以漸進逼焚其木城次攻克科布曲山遂進據瑪爾
古山俯瞰賊巢索諾木之母姑姊妹及番目多出降惟

賊心腹死黨皆在圍中而河西軍之阻額爾替山又阻
札烏古山者至是河西分拒之賊亦稍喪膽明亮富德
亦所向克捷合軍徇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噶
爾厓築長圍斷水道困之大礮晝夜霆擊飛走皆窮索
諾木窘急遣其兄乞哀不許乃從莎羅奔及頭目妻子
挈番衆二千出寨奉印獻軍壘自　王師討小金川閱
二載而有木果木之潰又復小金川移師進討大金川
又閱二載餘至是始克蕩平獻俘　廟社論功行賞
有差而緬甸西南夷皆震懾矣
庚子乾隆四十五年
秋七月西藏羅卜藏巴丹伊什班禪剌麻來朝

初四世班禪剌麻羅卜藏垂吉崇德中同達賴遙貢賑
治初達賴入覲班禪以年老未偕至是六世巴丹伊什
來祝　上七旬萬壽詔倣札什倫布廟式建須彌福
壽廟於熱河接見于　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舊以
賓禮優之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從之至京接見
于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昔　世祖禮達賴處
也未幾以痘終京師比舍利龕歸　車駕幸西黃寺送
之時七世達賴年少未受封及班禪卒乃使齎冊印往
封初　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習回語番語及
班禪入朝復習唐古特語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外此
五世達賴大弟子章嘉胡土克圖康熙中自藏來朝

命住持㮰宗寺（在多倫泊）章嘉通宗乘爲　世宗藩邸
所敬禮其第二世呼畢勒罕轉生多倫泊曾奉　詔來
京譯定大藏經咒又佐莊親王允祿修同文韻統是爲
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亞于達賴班禪二
支皆以神異鎮服僧俗而藏中之紅帽黑帽各小支皆
不能與黃教等又達賴班禪及哲卜尊丹巴歲遣貢使
不列朝見年班餘如駐漠南北蒙古及洮岷之大剌麻
各有班期或歲至或三歲至惟入朝黃則仍內地冠服
之制

（甲辰）乾隆四十九年

米利堅來購茶

米利堅（米一作彌）即美理哥西語名奈育士迭（華言合眾國也故又稱兼攝邦國今和約中即稱合眾國又稱美國）粵東俗稱花旗（其旗方幅紅白相間右角上另作一小方黑色上以白點繪北斗七星形）北亞墨利加洲大國也北界英吉利屬地東界亞蘭的海（即大西洋）西界大洋（又稱外大西洋即大東洋）南界美詩哥及得撒（一作德沙）海灣東西約萬里南北數千里北極出地二十五度至五十二度西綫自西七十度至百二十七度押罷拉既俺大山環其東落機大山繞其西此洲山自北而南以落機爲宗猶亞細亞之昆侖也水以密士失必（一作米西悉比）爲綱曲折萬里會密蘇爾釐河南入海猶中國之黃河也此外名水曰阿巴拉濟哥剌曰哥倫比亞曰朝比勒曰德拉瓦勒北境迆西有大湖分四汊曰衣羅乖（一作翁大羅）曰休崙曰蘇必力爾曰密執安迆東又有伊爾釐及安剔衣釐阿二湖相屬諸湖皆北與英吉利屬地分界國中平原沃野數千里水土平良天時和正土產五金礬礦石炭絲麻蠟蜜五穀蔬果棉花材木藥料凡二十七部外有四小部首部爲戈攬彌阿（一作哥倫米阿）都城在焉（立國始由華盛頓其都城即以華盛頓爲名）其地明以前尚荒蕪民居亦罕（外國史略云美理哥未闢之初土人以獵爲生食肉寢皮不知開墾然今鋤地掘出墳墓似古有實大城邑或日本高麗曾到之地）宏治五年意大里人哥倫（一作哥龍）請西班牙國王遣船初尋得此土十年又有亞美理哥（即墨利哥）至此遂以名洲繼有哥爾德斯訪得此洲赤道北土而葡萄牙人嘉奴東經利末亞洲（一作阿非利加）

洲歷印度至中華而東遂西抵美理哥而返繞大地一週始知爲圜體是時英吉利亦調船航海抵北洲開墾法蘭西和蘭諸國聞風踵至各據爲屬互爭不已萬歷閒英吉利首開創費治彌亞之地建城置官天啟中因人眾遂分居新韓賽羅底島及緬部名新英吉利康熙初又奪荷蘭屬地改新約基旋並奪瑞典之新遮些底拉華時法蘭西亦開墾新地於其北建礮台以防英英總制止之不可請於王遣兵船與戰三載英佛兩將皆創死而英卒奪據其土蓋百數十年漸拓而有十三部戶口百數十萬以後商賈日盛英人心侈遂欲加重稅餉時有公司船自中國販茶至例賣者納稅而責令買

者納之土人不服於是南駕羅連部相約不買公司茶
治彌亞新約基茶船皆被驅逐波士頓之茶至爲土人
投諸海王聞大怒發兵至將他稅皆强勒倍徵民死不
肯從各部衿耆會議欲與客民仍前和好收回新令撤
兵英王不聽增兵焚掠居守大酋督征愈急衆皆怒遂
潛約各部出壯丁整戰艦推華盛頓爲帥於乾隆四十
一年檄告各國數英吉利王凌虐之事遂自立新國以
拒英英王見檄益怒愈增兵入境時新國事起倉卒軍
需器械未備華盛頓激厲其衆奮力拒戰經年而英師
漸老又得法蘭西和蘭等皆有憾於英出兵相助凡血
戰八年各國之師數十萬傷亡不可勝計英王知終不

可勝議和罷兵聽自立國盡割其南境腴壤而僅存北
鄙不毛之地華盛頓既定國欲謝兵柄歸衆恐英人敗
盟堅留之於是仍各部舊領不設君長而推華盛頓爲
大伯理壐天德即總統也仍以四年或八年爲限任滿
則從各部中公擇可者不世及新國既立即於是年遣
船至中國購茶是爲米利堅來粤互市之始
乙巳乾隆五十年
冬十月釋西洋人巴亞里央於獄
先是大西洋人入中國者意大里亞爲多自歷用西法
因許其設堂京師自相傳教於是踵門受廛之輩皆以
入京當差爲名而歐羅巴洲各國聞風而來者足跡遂

徧于各直省巴亞里央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地方官
查拏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
人事聞交刑部審擬永遠監禁旋　諭此等人犯不過
意在傳教尚無別項不法情節且究係外夷未諳國法
若永禁囹圄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城天主堂
安分居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粤以
示柔遠至意
丙午乾隆五十一年
封鄭華暹羅國王
暹羅鄰緬甸東南與緬世仇自明巡撫陳用賓曾約暹
羅夾攻緬破之而桂王入緬其臣李定國遣人約古剌

暹羅犄角攻緬各遣使報諾而吳三桂已取王於阿瓦
故緬事起楊應琚亦有約暹羅夾攻之奏　王師再舉
亦有用暹羅之議值暹羅爲緬殘破議遂寢未幾暹羅
竟爲緬酋孟駁所滅四十三年暹羅民憤緬苛虐推其
遺臣鄭昭起兵盡復舊封復出師侵緬航海來貢且告
捷　朝廷不使亦不止也及昭子華嗣立亦材武緬酋
孟雲不能支徙居蠻得至是華仍表貢請封　詔封華
暹羅國王
戊申乾隆五十三年
緬甸來貢
先是老官屯之役與緬目議款班師緬旋以木邦孟拱

鑾暮三土司未歸不肯入貢且貽書來索阿桂遣都司
蘇爾相齎檄答之復被留　敕阿桂於秋冬率偏師擾
之阿桂以偏師不可深入不如休息數年外約暹羅同
時大舉　上以大舉非計乃罷阿桂以大學士溫福
代之旋值金川叛阿桂溫福皆赴四川緬亦方用兵暹
羅三十八年緬目得魯蘊遣孟迤等入關議時方急金
川不暇問未幾緬酋孟駁死子贅角牙立四十一年兩
金川平緬懼再討請人貢并求開關市因出蘇爾相而
楊重英不至乃　命阿桂及李侍堯重赴滇勘邊界嚴
兵備緬酋孟魯殺贅角牙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甕
籍牙季子孟雲前此兵釁皆未與聞又值暹羅復國與

之構難乃思附中國既聞暹羅鄭華受封益懾甚於是
由木邦齎金葉表文金塔一馴象八及寶石番毯諸物
款關稱臣入貢并歸楊重英等表言已嗣國家深知孟
駁父子前罪久欲進貢因暹羅侵擾是以稽遲　上
洒諭暹羅罷兵
庚戌乾隆五十五年
秋九月安南阮光平入朝
初安南國王黎惟譓明嘉靖初爲其臣莫登庸所篡惟
譓走保淸華其孫維潭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氏阮氏之
力世爲左右輔政後鄭棟乘阮死孤幼出之使王廣南
而自專國事至棟將篡國而忌廣南之强乃誘其土酋

阮岳阮惠攻滅廣南王及棟死其子内鬭惠起廣南兵
攻滅鄭氏而阮氏復專國國王黎維禑以兩郡維禑
旋卒嗣孫黎維祁立惠又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而使
貢整留鎭都城整思扶黎拒阮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
十惠旋使其將阮任攻破東京整戰死維祁出亡遣使
投訴中國時五十三年事也明年　朝廷命粵督孫士
毅及提督許世亨出師討惠惠敗走克復東京維祁復
國惠復集廣南之衆於正月朔夜來襲皆以象載大礮
官軍倉卒禦敵衆寡不敵遂潰維祁挈家先遁士毅奪
渡富良江走還鎭南關世亨及總兵張朝龍以下皆擠
溺死維祁母子復來投惠既踞安南自知買禍大懼

王師再討又廣南方與暹羅搆兵聞暹羅貢使將入京
恐乘其後洒敂關謝罪乞降改名阮光平遣其兄子光
顯齎表入貢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君臣又
蠻觸自相爭非敢抗中國且請立廟祀死綏將士并請
親覲京師　上以維祁再棄國并冊印不能守是天
厭黎氏不能存立阮光平旣請親覲非前代莫黎僅貢
代身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來曲僑吳丁陳莫黎
阮互相吞噬前代曾郡縣其地反側不常不足廑南顧
憂乃　允其請維祁編旗籍安置京師至是光平來朝
祝　上八旬萬壽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
賜冠帶　封安南國王遣歸後二年卒子光纘嗣立

緬甸遣使來朝賀　詔封孟雲緬甸國王

時値　上八旬萬壽緬酋孟雲遣使朝貢乞　敕封又緬自中國閉關市以來土產象牙蘇木翡翠碧玉銅廠恃雲南官商采買者皆壅滯且頻年用兵暹羅國用日絀至是并請開關市皆許之旋遣使　賜敕印　封孟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

國朝柔遠記卷五

國朝柔遠記卷六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壬子乾隆五十七年

秋七月大學士福康安討廓爾喀降之

廓爾喀本巴勒布念四汗城名地當孔道故名獨著自古不通中國俗彊很習攻戰既以小部兼併布顏罕葉楞罕庫庫木罕三部五十八年其酋剌納巴都爾復併哲孟雄巴作木朗洛敏湯諸部疆域廣長數千里戶口百餘萬遂與我西藏以交易滋擾初後藏班禪剌麻以四十五年來朝祝　上七旬萬壽　朝廷禮之如達

賴剌麻　錫賚優渥王公以下布施山積是冬班禪卒於京師舍利西歸其兄仲巴方治商上事（商上藏中掌財賦之秩）珍瓌貲貨盡爲所有一無施舍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紅敎不得分惠憤唆廓爾喀藉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爲詞於五十五年春入寇唐古特兵不能闕我援剿之侍衛巴忠等復調停賄和以賊降飾奏諷其遣酋瑪木野入貢受封明年藏中歲幣爽約廓夷責負償復冒險深入大掠札什倫布仲巴挈貲先遁剌麻俱潰走全藏大震　上知駐藏諸臣不足恃　命大學士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爲參贊率兵進征由青海草地至藏是夏所調索倫及金川土練兵皆集敗其屯聶濟隴

絨轄之賊盡復藏地六月大舉深入首奪鐵索橋之險次破東覺嶺之險進至雍雅山直抵朗古廓夷震慴乞降不許復三路進攻六戰六捷深入七百餘里踰大山二重奪其夾河北岸之山其南岸大山後即其國都陽布之地是時其國南鄰印度之披楞即孟加拉亦即甲臘爾明史作榜葛利已為英吉利屬部披楞其都城名一名噶里噶達佯以兵船赴援而陰窺其邊境廓夷兩支大敵益懼再遣使軍前乞哀時我軍進攻小挫而境愈險且恐大雪封山難返乃允其降盡獻所掠藏中財寶歸被執之噶布倫而獻舍瑪爾巴之尸并貢馴象番馬樂部請永遵約束定五年一貢所貢象馬由定結大

路經披楞之巴爾底薩小部迂道月餘始至藏其部長備米草人夫護送並蒙　賞賚大軍摩崖紀功而還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千戍藏自是駐藏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其四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與達賴會同選授定經費巡查額制事權始一又以歷輩達賴班禪各多親族營私專利致召兵戎自是　特頒金奔巴瓶供大招寺遇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駐藏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掣之以息爭蓋漠南北與青海各蒙古及滇蜀各邊土司皆崇信黃教邊民强横故因慈悲以銷殘殺假靈異以降服其心此神道設教之微意也而非乘用兵之

後亦無由變革焉

與俄羅斯訂恰克圖市約

先是俄羅斯納我叛賊舍楞絕其恰克圖貿易已而復開市五十四年又以納我叛人閉市嚴禁大黃茶葉出口至是俄人復以為請乃由庫倫辦事大臣與訂市約五條有云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因你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開市

癸丑乾隆五十八年

秋八月英吉利來朝貢

先是五十七年十月英吉利商人波朗亞免質臣等來廣州以其國王雅治命稟請督府因前年　大皇帝

萬壽未申祝釐今遣使臣馬戛爾尼等將由天津入貢經粵督郭世勳奏聞奉　諭准其所請至是英吉利使臣至京庚午　上御萬樹園大幄次引　見正使馬戛爾尼副使司當東等已卯　賜英吉利國敕書曰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所有齎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涉推恩加禮已令大臣等帶領瞻覲錫予筵宴疊加賞賚用示懷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人雖未來京朕亦優加賞賜俾得普霑恩惠一視同仁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

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准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卽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准復回本國此係天朝定制想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爲無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爲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譯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制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彊人以所難設

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若云爾國王爲照料買賣起見則爾國人在澳門貿易非止一日原無不加以恩視卽如從前博羅都噶爾亞意大理亞等國屢次遣使來朝亦曾以照料貿易爲請天朝鑒其悃忱優加體恤凡遇該國等貿易之事無不照料周備前次廣東商人吳昭平有拖欠洋船價值銀兩者俱飭令該總督由官庫內先行動支帑項代爲淸還並將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爾國亦聞知矣外國又何必派人留京爲

此越例斷不可行之請況留人在京距澳門貿易處所幾及萬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卽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卽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無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貢使等安

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乂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又因其使臣越分干請罔知大體使諭使臣於朝復　敕誡其王諭曰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已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處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又據爾使

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發賣做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更斷不可行京城爲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于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見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即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

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爲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不在此停泊爾國要此海島何用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

住爾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踰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住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衆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覈之事宜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爲妥善又據稱英吉利國夷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

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夷商貿易往來納稅皆有定則西洋各國均屬相同此時既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徵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爲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嗣後爾國夷商販貨赴澳門仍當隨時照料用示體恤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節粵海關徵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于他處海口設行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無庸另行曉諭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異說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民人交接妄行傳教華夷

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
可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國使臣妄說爾國王或未能
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
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于體
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
朕之錫予優加倍于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
天朝法制攸關即爲爾國王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
再明白曉諭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將
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
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
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

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懔遵毋忽特此再諭

冬十二月遣英吉利使臣返國

初英吉利貢舟至天津七月抵都後貢舟即先還泊定
海及獻見事畢九月貢使回國　上令使臣由內河
至定海放洋　特簡軍機大臣戶部侍郎松筠以兵護
行所過提鎮陳兵接護貢使於路求請寓甯波市茶絲
各物松筠爲奏懇免稅既而抵杭州以行李從人登定
海貢舟使臣仍請道內河達廣　上念其重譯輸忱
許之飭松筠回京　命兩廣總督長麟督帶過嶺是月
使者自粵乘貢舟返國葢此次英人藉貢陳乞本謀立
馬頭減關稅如澳夷事例意望舟山（即定海縣以舟珠音近故又稱珠山）
既未遂所求　上恐其至澳句煽他國夷商開邊釁
故　特簡重臣陳兵衛護行　諭旨覆奏皆用六百里
馳遞火票排單嗣　上念英夷貪狡終恐日久生心
復以前頒該國王　敕諭一道宣示兩廣總督入交代
內俾後來知所從焉

乙卯乾隆六十年

英吉利復入貢

先是五十八年英吉利貢使將歸有　旨許再來款貢
時在粵之大班波朗上事國王備貢物由商船寄粵請
代進署兩廣總督朱珪譯其副表以前年貢使入都賞
賚優渥藉乞表悃忱又言　天朝大將軍前年督兵

至的密英國曾發兵應援的密即廓爾喀此指五十七
年大學士公福康安用兵西藏時也英人葢以是明其
效順之忱奏入　敕書賜賚如例

己未嘉慶四年

廣南酋阮福映禽獻海寇　詔暴安南納叛之罪

安南王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虛耗商舶不至乃
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禾辦軍饟爲名多招中國
海盜爲鄉導入寇閩粵江浙各省奏禽海賊屢有安南
兵將及總兵敕印　詔移知安南初不謂國王預知也
會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乞師暹羅克復農耐奪其富
春舊都幷縛海賊莫扶觀等來獻皆中國奸民受安南

僞職者又上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 詔以阮氏父子臣事天朝乃招納叛亡藪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冊印不保滅亡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

壬戌嘉慶七年

春三月英人窺澳門

時英吉利突來兵船六泊雞頸洋淹留數月意窺澳門住澳之大西洋人稟訴兩廣總督吉慶云英吉利兵船泊零丁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洋房恐其滋事懇求保護吉慶飭洋商宣諭回國至六月始去特遣其酋陳

謝謂法蘭西欲侵澳門故舉兵來護譎言請勿輕信意將掩其迹也會住京之西洋人索德超等言其事于工部侍郎管西洋堂務大臣蘇楞額 上聞馳詢吉慶以英人開帆日奏得 旨有犯必懲切勿姑息無隙莫擾亦勿輕率

秋七月蘊端多爾濟請巡俄羅斯邊界

時喀爾喀親王蘊端多爾濟請巡查恰克圖東西卡倫奏 諭俄羅斯交界四十七處卡倫向來未定巡查之例今蘊端多爾濟奏稱明年四月親查恰克圖西十九處卡倫後年再查恰克圖東二十八處卡倫逾十年與庫倫辦事大臣輪流一次往查亦屬嚴肅邊界之意著照所請行但俄羅斯人等多疑著蘊端多爾濟於巡查卡倫以前明白曉諭使俄羅斯固畢爾納托爾等知巡查原欲永清二處交界並無別故自不至心生疑懼也

冬十二月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

阮福映復破東京盡有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構兵始末爲先世黎氏復讎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 詔封福映越南國王而歸黎維祁遺櫬及黎臣懷故土者還國蓋新阮篡黎十餘年而復滅于舊阮例仍六年兩貢並進

乙丑嘉慶十年

春三月英吉利來貢

時英吉利國王遣其酋多林文附商船來粵獻方物奉表云英吉利國王雅治管愛倫等處地方呈 天朝大皇帝從前 太上皇帝恩威遠播四海昇平今 大皇帝仁慈威武天下太平均同一德凡有本國人來中國貿易俱蒙一體公平恩待因 天朝百姓不能來我國貿易我已分付在港脚等處地方官員如與中國相連地方遇有 天朝百姓兵丁人等務要加意相待即遇有別項事情要我出力我亦十分歡喜效力我與法蘭西國前已修和因和之後伊國彊悍無理是以我今復與伊國戰爭我今本意原欲和好無事豈料伊國彊横凌辱致我不能忍受又於海口地

方設立重兵顯有歹意我恐被伊國佔奪無奈亦止得設立重兵防守並非意存好鬪我雖然與伊國戰爭仍可照舊來中國貿易通好並無阻滯那法蘭西國海口雖有重兵我已用兵圍住伊不能出口此外又多派兵船護送是以我貿易船隻可保無虞又幸遇　大皇帝聖明卽使法蘭西國有著人到中國謠言疏間我國我想　大皇帝必不聽信再伊國不獨存心想戰占奪我國並欲占奪我之屬國伊國若兵力不能相敵伊必另設陰謀卽伊國恃彊設計我國均能設備提防可保無虞查該法蘭西國內已亂十三年法蘭西老國王爲人甚好竟被伊國人弒害深爲可憫可恨如今伊國

有一人做國長存心無道意欲惑亂人心使通國之人不顧五倫不畏天地我想伊斷不能惑亂中國　大皇帝英明素著定然洞察其奸恭祝　大皇帝長享四海昇平之福具本國些須土物伏乞　大皇帝賞收經粵督倭什布繙譯呈進幷奏云查英吉利國王表內所稱與法蘭西國爭鬪及法蘭西有著人到中國謠言疏間等語查係嘉慶七年六月間有住澳之夷目委黎多寄信與在京之西洋人索德超言英吉利有大戰船六隻近澳門停泊恐有覬覦情事轉呈管理西洋人大臣蘇楞額具奏　諭旨查詢經前督臣吉慶查奏英吉利護貨兵船均已陸續回國其泊澳門外時並未滋

事因該國向來恃彊澳夷是以驚疑今該國王表文所稱謠言疏間之語自係指前事而言本年該國亦有護送貨四兵船來廣隨貨船仍回國並無絲毫滋事且貿易夷船英吉利貨物最細較別國買賣殷厚該國目商均稱恭順臣等窺測其隱因與法蘭西釁觸相爭恐爲離間有妨貿易故於表內特陳其事密詢洋商潘致祥等僉稱係此意該二國僻居西北海外去粵東甚遙斷無虞別滋事端語似可信可以仰慰　聖廑嗣奉廷寄覆奏云伏查外洋各夷商並該國商船俱無兵船惟該國王貨船始有兵船四隻護送在虎門外交易後同貨船回國不少逗留臣等亦派兵役防送至各夷貨

船均有礮火器械自資防範原准攜帶該國原表歡喜效力等語自係聞洋面不靖或需伊等出力之意如澳門夷目願備兵船幫同出洋緝捕臣以體制不符出示停止揣其情形不過藉協捕爲名冀免此船出入納稅而英夷得聞此事亦希效尤免稅又恐澳門夷船有功或待彼國冷淡意不過如此至各國夷船旣大多載礮火洋盜俱不敢搶劫澳門等處又有師船巡防不致少有疏失可以無廑　聖念奏入　上命齎貢入京按例　頒賞幷　諭新任總督那彥成以整飭戎備勿令澳門近地致有竊掠貽笑遠人其護貨兵船停泊總當循照舊規勿令逾越爲要

夏四月禁西洋人刻書傳教

御史蔡維鈺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奉　諭京師設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參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願來京學藝者均得在堂棲止乃各堂西洋人每與內地民人往來講習並有刊刻書籍私自流傳之事在該國習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講論立說成書原所不禁至在內地刊刻書籍私與民人傳習向來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創立異說妄思傳播而愚民無知往往易為所惑不可不申明舊例以杜歧趨嗣後著管理西洋堂務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卽行查出銷毀並隨時諭

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務當安分學藝不得與內地民人往來交結仍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銷不得任聽胥役藉端滋擾致干戾咎

圈禁西洋人德天賜於厄魯特營房

廣東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拏解刑部並究出傳教習教多人刑部奏將各犯分別定擬得　旨德天賜膽敢私行傳教不惟愚民婦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復信奉並用漢字編造西洋經卷至三十一種之多若不嚴行懲辦何以闢異說而杜歧趨且該國原係書寫西洋字內地民人從無傳習今查出所造經卷俱係刊刻漢字其居心實不可問此在內地愚民已不得傳習而旗人尤不應出此關繫人心風俗者甚巨所有寄信人陳若望在堂講道之漢軍周炳德會長民人劉朝棟趙廷盼朱長泰漢軍汪茂德或往來寄信或展轉傳惑著照刑部所擬發往伊犂給厄魯特為奴仍先用重枷枷號三箇月以示懲儆民婦陳楊氏以婦女充當會長尤屬不安本分著發往伊犂給兵丁為奴不准折枷收贖民人簡恆曾代為寄信請人傳教漢軍佟恆善經反復開導執迷不悟俱著枷號三箇月滿日發往伊犂給厄魯特為奴周炳德汪茂德佟恆善既自背根本甘心習學洋教實不齒于人類均令銷去旗檔德天賜來京當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書傳教

實為可惡著圈禁厄魯特營房交慶傑嚴為管束以杜煽惑

五月管理西洋堂事務常福罷

甲申朔　上諭向來西洋堂事務俱派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而歷任總管之大臣等不能實心經理其派委司員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無實卽如近日德天賜等妄行刊書傳教煽惑旗民此皆由歷任該經管大臣官員等平日不能認眞查察以致伊等敢於私通書信往來交結現在管理西洋堂事務之常福著無庸兼管改派祿康長齡英和管理其應如何設立章程嚴加管束之處著祿康等悉心妥議具奏尋議酌派司員到

堂稽查設立堆撥輪流巡綽撤毀堂額天主字樣禁並
旗民彼此往來封禁該堂女堂房屋稽察海淀各堂寓
所譯驗該國投寄信書編造服役人數册檔示諭習教
治罪條款禁止收買藥材洋草從之
禁旗人習天主教
時有佟瀾色克舒敏李慶喜因傳習天主教革職交刑
部審辦刑部奏佟瀾等俱願出教請革職免其治罪奉
諭佟瀾等均係旗人且任職官輒敢棄背根本學習
洋教見雖據供明眞心改悔但恐因一時畏罪求免伊
等全家久爲邪說所惑一經釋放或仍私相崇奉其言
殊難憑信佟瀾色克舒敏李慶喜仍著在刑部羈禁將
伊家屬傳至令其當面告誡各將洋教不祀祖先不供
門竈等事全行改革仍交各旗查明伊全家出教屬實
由該管參佐領具結詳報再行釋放如釋放後再敢私
行習教卽加倍治罪決不寬貸
秋暹羅入貢
時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獲捷復須　敕諭解之
緬聞亦敂關求入貢疆吏以非貢期卻之緬亦自是循
例修貢不絕
冬十一月申嚴粤省傳教禁
奉　上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朕恭閱　皇考高
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內欽奉

聖諭以西洋人蔓延數省皆由廣東地方官未能稽察
防範所致向來西洋人情願進京效力者尚須該省督
撫奏明允准後遣員伴送來京何以此次羅瑪當家竟
公然分派多人赴各省傳教澳門距省甚近地方官平
日竟如聾瞶毫無覺察自有應得處分倘嗣後仍有西
洋人潛出滋事者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卽當重治
其罪等因又奉　聖諭以孫士毅奏委員伴送西洋
人德天賜等四人進京已敷當差嗣後可無庸選派俟
將來人少需用之時另行聽候諭旨等因仰見
皇考禁絕邪說訓誡嚴明至意當德天賜等進京效力
之時在京西洋人已敷當差卽　諭令停止選派可
見西洋人等來至內地授徒傳教爲害風俗早在
聖明鑒察之中粤省澳門地方洋泊往來該國人等自
因赴廣貿易與內地民人句結始能惑衆傳教如果粤
省稽察嚴密何至私越內地乎本年因江西省拏獲爲
西洋人送信之陳若望及山西省民人李如接引西洋
人若亞敬傳教等案業經根訊明確分別懲創嗣後著
該督撫等飭知地方官於澳門地方嚴查西洋人等除
貿易外如有私行逗遛講經傳教等事卽隨時飭禁勿
任潛赴他省致滋煽誘其有內地民人暗爲接引者卽
當訪拏懲辦庶知儆懼並當曉諭民人等以西洋邪教
例禁綦嚴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網俾無知愚民各知

遷善遠罪則西洋人等自無所肆其簧鼓卽舊設有天主堂之處亦不禁而自絕此尤潛移默化之方該督撫等惟當善爲經理實力稽查絕其根株正其趨向亦整風飭俗之要務也

冬十二月禁俄羅斯商船來粵互市

先是有𡀔哂國商船二來粵請互市總督那彥成駮不許監督阿克當阿不候札覆遽令開艙卸貨有 旨將阿克當阿同前監督延豐巡撫孫玉庭議處至是總督吳熊光查奏得 旨據吳熊光等奏查明𡀔哂國卽俄羅斯國向例止准在恰克圖地方通市貿易本有一定界限今該國商船駛至粵東懇請越關卸貨自應照例

駮回乃延豐擅准進埔卸貨實屬冒昧且該國商船于十月初八十七等日先後進口延豐于二十九日始行具奏又于咨商總督後並不候那彥成回咨輒以意見相同之語揑詞入告其咎甚重前經降旨將延豐降爲七品筆帖式尚不足以示懲延豐著卽革職接任監督阿克當阿因延豐已准該夷商起卸一船貨物亦卽不候那彥成移知率准後船進埔卸載吳熊光孫玉庭未經查明遽准開船回國均屬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吳熊光孫玉庭阿克當阿均著交部議處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駮回毋得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制

戊辰 嘉慶十三年

秋九月英人謀襲澳門不果

初英吉利有大班喇咈者約孟甲剌(卽孟加臘)兵頭以兵船十艘窺伺安南爲安南所燼無顏返國以所餘艘順抵粵洋其船大者番梢七百中者二百小者百人他槍礮劒刀火彈稱是舊制英吉利護貨兵船泊十字門外時貨船未至乃紿言護貨旣而兵頭度路利揚言法蘭西侵據大西洋國主遷于亞美利加洲英吉利與大西洋世好慮法蘭西入澳滋擾因以兵來助其實不得逞于安南思佔澳門爲補牢計也澳夷不敢校然英人懼中國不從亦未敢顯言據澳總督吳熊光飭洋商諭大班

俾兵船旦夕回帆度路利不聽將入澳登岸定居澳夷理事官委黎多服從詭云國主有書許令安置八月二日以二百人入三巴寺百人入龍嵩廟以二百人踞東望洋百人踞西望洋在三巴寺者復移于西洋市樓熊光與監督常顯諭洋商挾大班赴澳慰遣堅不肯行乃下令封艙禁貿易斷買辦移駐澳左翼碣石二鎮師船五十紅單船三十六自虎門進省防護而英吉利復續來兵船八每船番稍六七百泊雞頸九洲洋虎頭門在東莞縣爲中路海洋進口要隘左翼鎮駐兵于此建礮臺焉是月朔日以三兵船闖入虎門進泊黃埔熊光奏聞得 旨英吉利夷人藉稱大西洋地方被法蘭西佔

據該國因與大西洋鄰好恐大西洋人之在澳門者法蘭西欺阻貿易輒派夷目帶領兵船前來幫護所言全不可信而且斷無此理見在先後到船九隻皆帶有礮械火藥等物竟敢灣泊香山縣屬雞頸洋面並有夷兵三百名公然登岸居住澳門三巴寺龍嵩廟分守東西礮臺實屬桀驁可惡該員等見將該國夷船停止開艙派員剴切曉諭俾夷兵退出澳門方准起貨並稱夷人若再挨延即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食所辦尚是但究竟如何嚴切曉諭及見在作何準備之處全未奏及所辦太輭邊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覬覦飾詞嘗試不可稍示以弱此時如該國兵船業經退出澳門則已如尚未

退出澳門吳熊光即行遴派曉事文武大員前往澳門嚴加詰責以天朝禁令綦嚴不容稍有越犯大西洋與法蘭西彼此搆釁自相爭殺原屬情事之常中國並不過問即如近年緬甸暹羅二國互相仇殺業經叩關求援大皇帝一視同仁毫無偏向至于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紮之事而爾國兵船輒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若云因恐法蘭西欺侮西洋前來幫護殊不知西洋夷人既在中國地方居住法蘭西焉敢前來侵奪以致冒犯天朝即使法蘭西果有此事天朝法令俱在斷不能稍爲姑容必當立調勁兵大加剿殺申明海禁又何

必爾國派兵前來代爲防護若云洋匪未淨欲思効力天朝尤屬無謂海洋盜匪屢經剿辦不過東竄西逃旣經兵船四路禽拏不日即可殲盡餘孼又何藉爾國兵力乎看來竟係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佔住大干天朝例禁矣爾國臣事天朝平素遣使進貢尚稱恭順乃此次無知冒犯實出情理之外本當即行拏究姑先明白曉諭爾若自知悚懼即速撤兵開帆不敢片刻逗留尚可曲恕爾罪仍准爾國貿易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一面即當封禁進澳水路絕爾糧食並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爾等後悔無及如此逐層曉諭義正詞嚴該夷人

自當畏懼懍遵吳熊光等仍當密速調派得力將弁統領水路官兵整頓預備設該夷人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剿辦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國威而清海澨此於邊務夷情大有關繫該督不此之慮而惟鰓鰓于數十萬稅銀往復籌計其于防備機宜全未辦及吳熊光孫玉庭均懦弱不知大體且吳熊光孫玉庭此次來摺僅由馬上飛遞亦屬遲緩此次著由五百里發往吳熊光等卽速遵辦並傳諭常顯知之又　諭英吉利國所遞原稟繙譯進京朕詳加披閱稟內所敘之詞多不恭順如所稱該國王多派戰船兵丁赴中國海面若法蘭西國人來至澳門預備防堵等語殊不成話該國王旣知爲

中國海面卽不應派兵擅入況法蘭西國夷人並未來至澳門何得藉詞越進天朝兵精糧足卽外藩部落或敢猜驁思逞不難聲罪致討若蠻觸相爭攸關求救天朝一視同仁斷無偏護何須該國王豫籌防堵耶又稱法蘭西係各國仇人該國王派兵作敵以期保護中國博勒都雅英吉利三國買賣等語尤屬謬妄試思天朝臣服中外爽夏咸賓蕞爾夷邦何得與中國並論又稱天朝海面盜案甚多商販被劫該國王派備兵船情願效力剿捕等語究係意存輕視見在海洋水師兵船梭織巡緝沿海各口岸斷絕接濟盜匪日形窮蹙豈轉待外夷相助種種措詞背謬于邊務夷情大有關繫該督等接閱夷稟早當驅逐駁飭乃止以停止開艙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食虛言由尋常馬遞入告且該督等具奏後該國夷船曾否退去亦未據續行馳報吳熊光不應如此糊塗懈怠實出意想之外試思邊防重地任令外夷帶兵闌入佔據礮臺視爲無關緊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該督等接奉此旨卽將夷船見在情形及如何密飭籌備之處速行奏聞無論退去未退去卽由五百里具奏

冬十一月遣永保赴粵查辦

先是吳熊光撤香山虎門兵回營自衛九月二十三日度路利率兵目十餘散兵四十水梢二百自黃埔以三板船三十餘直抵會城入洋館二十六日又載三板船十餘以禁斷買辦爲名云至十三行公司洋館取其儲蓄碣石總兵黃飛鵬時統師駐省河飛礮擊之斃英兵一傷英兵三始懼而退其入夷館者自若也又值封艙令下大班請還累年洋帳載所已市茶出口或退茶洋行而價銀息銀全償監督常顯嚴詞飭駁續來商船皆泊零丁洋停其帶引入埔會英吉利祖家（卽歐羅巴本國）一船主至以封艙愬大班曰犯中國而絕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不如已先時英船七月抵廣換貨後十月卽可回帆至是停滯港外數月各國商人亦咸怨之十月十日奉抗延剿辦之 諭各路官軍雲集距澳門八里之關閘二十里之前山寨復增兵防守英人乃大恐慮其貿易之停也始議遷眙澳番約以番銀六十萬圓犒軍澳番輸款英吉利之兵總悅大班乃具狀歸誠請給買辦復開艙以入埔其入澳英兵撤遣回國熊光許焉是月七日遂先後起椗去十一日復開艙驗貨熊光遂以英吉利兵船全數退出澳門入奏奉 諭此次該國夷人自七月來至澳門在守數月有餘夷情叵測必有所爲而來何以又無故而去且所稱見聖諭嚴明兵威壯盛業已不敢抗違之語所見係何諭旨所派係屬何兵並未一一聲敘況夷稟尚未呈遞吳熊光輒稱夷船風信一過卽不能開行如果切實懇求卽准其開船見好於

夷人豈非示之以弱乎外夷來至內地貿易輸納稅課原因其恪守藩服用示懷柔並非利其財貨若沾沾以徵榷為重無怪該夷人肆意居奇意存輕視也永保馳抵粵東即會同韓崶詳查英吉利夷船因何擅入內地自七月至今呈遞夷稟幾次吳熊光如何批示所稱水陸兩途嚴密布置官兵所派係屬何兵節次稱奏派員剴切曉諭並聖諭嚴明之語所見係何諭旨所派係屬何員因何全行退出有無豫准開艙貿易之事逐一奏聞仍嚴切曉諭英吉利夷人以爾等擅入澳門實屬冒昧斷不能仍准貿易倘自知悔罪畏服倍加恭順于二三年後再行懇請彼時爾國貨船亦止准在澳門以外

停泊俟奏聞大皇帝俟旨遵行設再欲攜帶兵船即當永斷貿易聲罪致討倘永保到彼後吳熊光業已准令開艙即當查明因何允准是否係該國夷人具稟懇求抑係吳熊光先行准令開艙該夷始行退出之處一併據實具奏不可稍有隱飾旋罷吳熊光以永保為兩廣總督韓崶為廣東巡撫

國朝柔遠記卷六

國朝柔遠記卷七

己巳嘉慶十四年

春二月增築澳門礮臺

時永保道卒韓崶抵任查閱澳門奏稱澳門西洋人舊設礮臺六坐自伽思蘭至西望洋礮臺迤南沿海一帶石坎形勢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由此登岸今擬加築女牆一道增高四五尺共長二百餘丈該處夷民等亦歡欣願辦奏　旨俞允於是前山寨設遊擊守備水師千總各一把總外委額外外委各二募馬步兵四百分

左右哨為前山營一把總率兵六十防關閘況其閘外之望廈村並派弁兵協防又於虎門亭之新埔山添建礮臺蕉門海口排樁沈石以杜繞虎門進獅子洋之路層疊鈐束以資控制

夏四月吳熊光譴戍伊犁

時奉　上諭各省封疆大吏守土是其專責遇有關涉外夷之事尤當立時親往勘辦務臻妥協方為無忝厥職前此吳熊光在兩廣總督任內英吉利商船帶兵入澳佔據東望洋娘媽閣伽思蘭三處礮臺雖向係西洋商人防守所設但究在中國地面即與闌入內境無異吳熊光身任封圻即應立時驅逐況此次該夷兵遇

官兵開礮並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嚴飭諭旨亦卽畏懼開帆遠去是該夷兵尚知震懾天威無他伎倆設吳熊光於該夷兵登岸之初卽親往彈壓曉以大義一面調集官兵防守該夷兵自必知所畏憚卽時退出庶足宣示國威吳熊光於此等要事遲至月餘始行具奏旣未親往查辦該夷兵目求見又止派員往諭並不面詢斥逐雖開艙在夷兵旣退之後而許其開艙究在夷兵未退之先是奏報旣屬遲緩辦理又形畏葸且屢次夷人具稟及吳熊光批示並轟斃夷兵等事俱未入奏亦屬含糊吳熊光由軍機章京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不次超擢用至軍機大臣經朕簡用歷任三省總督

非新進不曉事者可比乃種種錯謬實屬孤負委任吳熊光前已革職著拏問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擬具奏熊光尋遣戍伊犁

夏五月定廣東互市章程

時百齡代永保任兩廣總督抵任二日馳赴澳門詢訪盡得英人覬覦實情遂奏請俟本年英吉利國貨船到時預遣員弁偵探得　旨所見甚是該國夷人素性獷橫譎詐雖見據夷商喇咈所稟夷兵不敢再來之語亦未可深信上年該夷人來澳時吳熊光等不立行查辦旣失之於寬此時自應濟之以猛俟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卽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勦倘止係貿易船隻並遞謝罪哀懇稟件亦應飭令停泊港外該督一面奏聞俟朕降旨遵行百齡又奏酌籌民夷交易章程經軍機大臣議覆奉　諭所議甚是嗣後各國護貨兵船俱不許駛入內港夷商銷貨令卽依限回國並令洋商早淸夷欠其澳內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民人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戶給照銷照俱責成澳門同知辦理夷商買辦選擇殷實之人始准承充至向來夷貨到粵皆由該國自行投行公平交易以順夷情而服夷心今該督等請由監督不論殷商乏商按股攤籤竟以外夷貨財爲調劑乏商之計事不可行著仍查明舊例妥協辦理

六月造米艇

先是吳熊光督粵請造登花戰船緝捕洋盜至是百齡奏查登花船難於購料成造仍請添造米艇以期迅速竣工俾資緝捕奉　旨粵省勦捕匪船米艇具有成效前此吳熊光忽以米艇不能遠出外洋請改造登花艦二十號往來外洋緝捕將米艇全行收入內洋防守見經百齡等查明此項船隻所需桅舵大料因須在外洋購覓是以二年以來未能購得且此時卽購料成造一經風浪掣損將來亦無料換修仍屬不能應用況粵洋綿亙四千餘里止仗此二十船之力在外洋策應捕盜甯不顧此遺彼皆吳熊光全無主見不過逞其臆度之

詞妄思更改而於空言陳奏之外仍無實際斷不可行百齡等現已估計船身價值計其一船所需足造米艇兩隻請將原估登花船二十隻工料銀十五萬四千餘兩改作大中小米艇四十號以期節浮糜而便駕駛所議甚是著卽照所奏辦理又諭云遂溪縣東海地方先經吳熊光議請設立參將專營在督撫各標抽丁防守嗣吳熊光又以東海不產瓢木奏請停止建營改募水師添船緝捕今據百齡等查明該處沙土鬆浮建築城堡礮臺難資經久又與廣州灣遙相對以一隅駐守之兵當四面可通之路亦復難資控制是此事亦不可行吳熊光始則並未詳細確查繼知事有所難又復回護

前議不肯據實奏明更改一味遷延且如何改募水師添船若干並如何派人管帶之處亦全未議及殊屬因循闒茸毫無振作玆百齡等請將新造米艇二十隻專在東海巡防以二十隻在西路洋面策應其配駕巡兵卽於通省水師按數勻派旣可無庸建立營汛亦無庸改募水師其吳熊光原議裁撤督標後營及提督兵丁之處本與營制不符且陸路口岸防守緊要斷不可輕議裁革百齡等所見皆是此時應行分別歸伍撤募之處亦均照所奏辦理至目下粵洋緝捕緊要而水路營伍皆屬廢弛該督等務當振刷精神實力整頓以期設一兵得一兵之力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為不負委任

庚午　嘉慶十五年

英商請減行用銀不許

行用者每價銀一兩奏抽三分以給洋行商人之辛工也繼而軍需出其中貢項出其中各商攤還洋貨亦出其中遂分內用外用名目此外尚有官吏之需求與問遺之款接亦皆出於入口出口長落之貨價以故洋利漸薄是年大班喇咈等訴於廣東巡撫韓崶略曰始時洋商行用減少與夷無大損益今行用日夥致壞遠人貿遷如棉花一項每石價銀八兩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約四錢耳玆棉花進口三倍於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約銀二兩卽二十倍矣他貨稱是各洋行費用皆

由祖家貿易攤還其何以堪伏懇照舊酌量裁減遠人幸甚韓崶與總督監督及屬僚核議僉謂洋人無利可獲或可杜其借來遂不許

辛未　嘉慶十六年

秋七月申嚴洋人傳教禁

時奉　上諭西洋人居住京師原因其諳習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備欽天監職官之選昨據管理西洋堂務大臣查明在京者共十一人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謙三人見任欽天監監正監副南彌德在內閣充當繙譯差使又畢學源一人通曉算法留備敘補賀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歸國此外學藝未精之高臨

淵等四人俱已飭令回國見在西洋人之畱京者止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職差使者出入往來俱有在官人役隨地稽查不能與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其老病者不過聽其終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員弁兵巡邏嚴密諒不敢有聽其傳教惑衆之事至外省地方本無需用西洋人之處卽不應有西洋人在境潛住從前外省拏獲習教人犯每稱傳播始於京師今京師業已按名稽覈徹底清釐若外省再有傳習此教者必係另有西洋人在彼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畱不可不加之厲禁除廣東省向有西洋人來往貿易其居住之處應畱心管束勿任私行傳教有不

遵禁令者卽按例懲治外其餘各直省著該督撫等飭屬通行詳查如見有西洋人在境及續有西洋人潛來者均令地方官查拏具報一面奏聞一面遞交廣東遣令回國如地方官辦理不力致令傳教惑衆照新定條例嚴參重處若內地民人私習其教復影射傳惑者著地方官一律查拏按律治罪將此通諭知之

甲戌嘉慶十九年

春正月禁洋商運銀出洋

蘇楞額奏稱近年來夷商賄通洋行商人藉護回夷兵盤費爲名每年將內地銀兩偷運出洋至百數十萬之多復將低潮洋銀運進任意欺蒙商賈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請　旨飭禁奉　上諭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貨物相準俾中外通易有無以便民用若將內地銀兩每年偷運出洋百數十萬歲積月累於國計民生均有關係著蔣攸銛詳細查明每歲夷商等偷運足色銀兩出洋實有若干應如何酌定章程嚴密禁止會同妥議具奏

冬十一月禁英人傳教

先是乾隆間英人司當東隨入貢使臣至京後貢使歸司當東畱住澳門誘惑愚民甚衆至是　上特降旨聞有英吉利夷人司當東前於該國入貢時曾隨入京師年幼狡黠回國時將沿途山川形勢俱一一繪成圖

冊到粵後又不回本國畱住澳門已二十年通曉漢語定例澳門所住夷人不准進省司當東在粵既久夷人來粵者大率聽其教誘日久恐至滋生事端著蔣攸銛等查明司當東有無教唆句通款蹟如查有實據或遷徙安置奏明妥辦

冬十二月申定互市章程

兩廣總督蔣攸銛密陳洋商貿易及酌籌整飭洋行事宜奉　上諭粵省地方瀕海向准各國夷船前來貿易該夷商遠涉重洋懋遷有無實天朝體恤之恩然懷柔之中仍應隱寓防閑之意近來英吉利國護貨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駛至虎門其詭詐情形甚爲

巨測蔣攸銛示以兵威派員詰責該大班始遞稟謝罪此後不可不嚴申禁令該夷船所販貨物全藉內地銷售如呢羽鐘表等物中華儘可不需而茶葉土絲在彼國斷不可少倘一經停止貿易則其生計立窮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該督等當深明此意謹守定制內固藩籬不可使外夷輕視嗣後所有各國護貨兵船仍遵舊制不許駛近內洋貨船出口亦不許逗留如敢闖入禁地卽嚴加驅逐倘敢抗拒卽行施放槍礮懾以兵威使知畏懼所有該督等請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及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號及清查商欠不得濫休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並不准內地民人私往夷館之處均照所議行

乙亥嘉慶二十年

春三月申禁鴉片煙

鴉片煙一曰波畢一曰阿芙蓉又曰阿片本罌粟殼所造產印度之孟阿拉(卽孟加臘一曰明呀哩首部曰加爾吉達又有八里拏及麻哈默冊皆孟阿拉屬邑均產鴉片)及曼噠喇薩(卽麻打拉薩)孟邁(又一作孟買又稱港腳)馬刺他(一作麻爾窪)盎叽哩唧肚(二部皆在小西洋)諸處有公班白皮紅皮大小土之分明中葉始入中國(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及龔雲林醫鑑)康熙初以藥材入口每擔稅銀三兩又每包加稅二兩四分五釐時尚無吸食(雍正中年希堯刊集驗良方屢載鴉片亦不聞吸食)其入內地附西洋諸商船歲不過二百箱自英吉利在孟阿拉

購片土立市埔至乾隆二十年因搆釁翦滅孟阿拉乘勝蠶食五印度諸部其中東南三部則全爲所役屬地產棉花(棉花亦元太祖用兵印度時移種入中國稱吉貝布)又產鴉片英人倍徵其稅遂專擅印度鴉片之利(此外產鴉片之地惟馬刺他不盡屬英轄而煙土亦多由英埔孟邁出口又跨亞歐兩洲間之都魯機亦歲有千餘箱米利堅運之來華)其運載亦附英人船旂船名格拉巴約載三百甕(千六百八十斤爲一甕)每箱載兩滿每滿各重六十七棒(十二兩爲一棒一作磅)其價自一千三百至千五百魯卑不等(五十先士值一魯卑二魯卑值一番銀)以分售各處(英吉利本國原禁食鴉片外洋吸食者有都魯採印度及無來由各番族)乾隆季年閩粵吸食漸多粵督奏禁入口然官吏奉行有名無實嘉慶初元申禁鴉片躉船在黃埔者改泊澳門或急水門

而私銷如故每年已三四千箱至是粵督蔣攸銛等奏查禁鴉片章程奉 上諭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多由夷船夾帶而來嗣後西洋貨船至澳門時自應按船查驗杜絕來源至粵省行銷鴉片煙積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處分恐伊等瞻顧因循查拏不力嗣後有拏獲鴉片煙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員等有得規故縱情事應嚴參辦理外其僅止失察者竟當概行寬免處分至所請獲與販煙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別紀錄加級及送部引見並軍民人等拏獲獎賞以及誣良治罪之處俱著照該督等所請行

冬十月西洋人蘭月旺伏誅

時湖南耒陽縣查獲西洋人蘭月旺授徒傳教巡撫翁
元圻以聞奉　諭蘭月旺以西洋夷人潛入內地遠歷
數省收徒傳教煽惑多人不法已極著翁元圻嚴切訊
究審明後將該犯問擬絞決奏明辦理其供出之犯按
名查拏務獲並飛咨各該省一體嚴緝究辦耒陽縣知
縣常慶查緝認眞於此案辦竣後送部引見再行施恩
十一月禁買洋人奇巧貨物
時蔣攸銛等奏查洋商拖欠夷人貨帳銀兩業經停利
歸本請勒限分年清還奉　上諭此項洋商節年拖
欠夷人貨帳銀兩據該督等查明各行欠項自嘉慶十
七年至十九年共還過銀一百三十萬兩零見尚欠夷

帳一百六萬兩按照欠數多寡分定年限歸還該商等
經此次清釐之後自應遵照定限一律清還毋令再有
拖欠惟是該夷人以貨易貨乃壟斷盤剝任令疲商賒
欠即明知有不得過十萬之舊章朦朧匿報亦應嚴行
飭禁近年內地銀兩爲外夷貿易攜去者動逾百萬日
久幾同漏卮著該督撫及該監督留心稽察如外夷有
以奇巧貨物攜至洋行私行留用此等物件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令其將中土財貝潛就消耗殊爲可惜果能
實力禁絕該夷人等知內地不寶異物不能行銷則來
者漸少易去銀兩亦必日減亦節財流之一道也
丙子嘉慶二十一年
夏六月英吉利遣使入貢
初英吉利造修職貢未如所望舉兵來澳門又不得逞
仍思藉貢輸忱以希　恩澤五月英吉利公使加拉威
禮來粵東遞稟云英國太子攝政已歷四年感念
純皇帝恩德仰慕　大皇帝仁聖於上年九月遣
使起程來獻方物仍循乾隆五十八年貢道由海洋舟
山一路至天津赴都懇總督先奏時總督蔣攸銛方入
朝巡撫董教增權總督事許番官晉見故事督撫大吏
見暹邏諸國貢使於節堂貢使皆拜伏如陪臣禮加拉
威禮不肯迫洋商白總督議相見儀往復再三教增不
得已許之其日總督及將軍兩副都統海關監督畢坐

節堂大陳儀衛加拉威禮上謁免冠致敬通事爲達意
教增離座起立問英吉利國王好復坐乃詢貢使行日
程途允爲入告加拉威禮徑出此即所議相見儀也當
教增立詢時將軍以下皆振衣起副都統張永清獨據
案不少動意殊拂然比教增奏入而貢使羅爾美都副
貢使馬禮遜乘貢舟五已達天津　上命戶部尙書
和世泰工部尙書蘇楞額往天津率長蘆鹽政廣惠料
理貢使來京一晝夜馳至圓明園車路顚簸不堪又衣
裝皆落後詰朝　上升殿受朝會時正使已病副使
言衣車未至無朝服何以成禮和世泰懼獲譴遂飭奏
兩貢使皆病　上怒卻其貢不納遣廣惠伴押使臣

回粤
秋七月蘇楞額和世泰廣惠等降革有差
初英吉利貢使齎表　上覽表文失辭抗若敵體復
鋪張伐法蘭西戰功有要挾意又值理藩院迓接不如
儀　上故疑使人之慢絶不與通羅爾美等旣出都
有以實入告者　上始知不盡貢使之罪復降　諭
錫賚追及艮鄉酌收貢物仍　賜國王珍玩數事並
敕諭其王交兩廣總督蔣攸銛俟貢使至粤頒發　敕
諭曰爾國遠在重洋輸誠慕化前於乾隆五十八年
先朝　高宗純皇帝御極時曾遣使航海來
庭維時爾國使臣恪恭成禮不愆於儀用能仰承恩寵

瞻覲筵宴朕是以錫賚便蕃本年爾國王復遣使齎奉
表章備進方物朕念爾國王篤於恭順深爲愉悅循考
舊典爰飭百司俟爾使臣至日瞻覲宴賚悉倣
先朝之禮舉行爾使臣始達天津朕飭派官吏在彼賜
宴詎爾使臣於謝宴時卽不遵禮節朕以遠國小臣未
嫻儀度可從矜恕特命大臣於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
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
容改異爾使臣面告我大臣以臨期遵行跪叩不至愆
儀我大臣據以入奏朕乃降旨於七月初七日令爾使
臣瞻覲初八日於正大光明殿賜宴頒賞再於同樂園
賜食初九日陛辭並於是日賜遊萬壽山十一日在太
和門頒賞再赴禮部筵宴十三日遣行其行禮日期儀
節我大臣俱已告知爾使臣矣初七日瞻覲之期爾使
臣已至宮門朕將御殿爾正使忽稱急病不能動履朕
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止令副使入見乃副使二人
亦同稱患病其爲無禮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責卽日遣
令歸國爾使臣旣未瞻覲則爾國王表文亦不便進呈
仍由爾使臣齎回但念爾國王數萬里外奉表納贄爾
使臣不敬恭將事代達悃忱乃爾使臣之咎爾國王恭
順之心朕實鑒之特將貢物内地理圖畫像山水人像
收納嘉爾誠心卽同全收並賜爾國王白玉如意一柄
翡翠玉朝珠一盤大荷包二對小荷包八箇以示懷柔

至爾距中華過遠遣使遠涉良非易事且來使於中國
禮儀不能諳習重勞脣舌非所樂聞天朝不寶遠物凡
爾國奇巧之器亦不視爲珍異爾國王其輯和爾人民
愼固爾疆土無閒遠邇朕實嘉之嗣後無庸遣使遠來
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
俾爾永遵故茲敕諭又　諭此次英吉利國進貢使臣
至天津海口登岸特命蘇楞額廣惠傳旨賜宴令其謝
宴行三跪九叩禮如合式卽日帶京如不諳禮儀具奏
候旨其原船勿令駕駛仍由原路回津泛海回國蘇楞
額廣惠故違旨意徑行帶來又縱令原船私去伊二人
之咎在此因事已不妥又命和世泰穆克登額迎赴通

州演禮以七月初六爲限限内如儀再行帶來滿限尚未如儀卽行參奏候旨和世泰穆克登額於初五日含混具奏初六日徑行帶來朕於未初二刻御勤政殿召見伊二人先詢以演禮之事伊二人免冠磕頭云並未演禮及至再問以既未演禮何不參奏和世泰云明日進見必能如儀此一節伊二人之咎已同前二人矣至初七日早膳後卯正二刻朕傳旨升殿召見來使和世泰初次奏稱不能快走俟至門時再請二次奏稱正使病泄少緩片刻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卽諭以正使回寓賞醫調治令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俱病俟正使全愈後一同進見中國爲天下共主豈有如此

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國不治重罪仍命廣惠護送至廣東下船近日召見廷臣始知來使由通州直至朝房行走一夜來使云進見朝服在後尚未趕到便服焉能瞻謁大皇帝此等情節和世泰見面時何不陳奏卽或遺忘或晚間補奏或次日一早具奏俱可直至將次升殿總未奏明情節伊二人之罪重於蘇楞額矣若豫先奏明必改期召見成禮而返不料庸臣誤事至此朕實無顏下對臣工惟躬自引咎耳四人之罪俟部議上時再行處分先將此旨通諭中外及蒙古王公等知之尋議上得 旨蘇楞額革去工部尚書鑲紅旗漢軍都統加恩以三品頂戴降補工部左侍郎仍留總管内務府大臣廣惠降内務府八品筆帖式和世泰革去理藩院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仍留公爵總管内務府大臣穆克登額革去禮部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降補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冬十二月英吉利貢使回國

先是英吉利貢使返粵總督蔣攸銛亦宴賚如常仍免其歸舟茶稅遵將辦理一切奏聞奉 上諭英吉利國貢使不能行謝宴禮儀乾隆五十八年到粵時並未給與筵宴此次自無庸彊令入宴行禮該督等所奏頒賞使臣筵席三桌仍賞給牛羊等物所辦甚是至另片所請再行頒發諭旨宣明該貢使等失禮之咎令該國

王自行查辦殊可不必前該督所奏刊刷告示發給該國來粵貿易各船朕卽諭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降旨飭定停止該督尚未接到復爲此奏總之此事蘇楞額一誤於前和世泰再誤於後朕權衡裁度恩威並濟厚往薄來辦理已爲允協此後勿庸多煩詞說該貢使如此狡詐卽頒發諭旨伊歸國後亦豈不能隱匿揑造虛詞以自文其過竟當置之不論較爲得體俟該貢使到粵該督於接見時當堂正正諭此次爾等奉國王之命來天朝納貢不能成禮卽屬爾等之咎仰荷大皇帝深仁大度不加譴罰仍賞收爾國王貢物頒賞珍品此乃天高地厚之恩爾等回國不可不知感激至爾國向

在粵東貿易卽係爾國一定口岸倘將來再有進貢之事總須在粵東收泊候督撫具奏請旨遵辦毋得徑往天津卽駛至彼處該官吏亦必遵旨駁回爾等豈非跋涉徒勞如此明白宣諭伊等自當畏威懷德不必與之辯論曲直也朕又思英吉利國於乾隆五十八年入貢時懇請在浙江甯波貿易此次該國貢船來往經過浙洋並未寄椗其意似專欲來天津貿易以遂其壟斷之謀該督總當設法將伊國來津之意嚴行杜絕使之不萌此念卽來亦不能徑達方爲妥善至波臣等五人旣均係夷商見在仍准該國貿易自不必全行驅逐致啟其疑卽聽從其便可也是月英吉利貢使回國瀕行攸

銛等復宴於海幢寺曉之曰　大皇帝不寶異物後可勿勞貢獻如必欲入貢廣東爲爾國貿易之所貢舟應收泊廣東毋徑赴天津致令駁回使臣唯唯攸銛復曰爾國通市廣州於今百年凡爾之俸餉經費一惟於市取辦市之貲每歲以數千萬計其利溥矣中國之裨益於爾尢大矣繼今以往宜効順毋自誤使臣應聲曰凡市中國與本國兩利毋徒爲我計也於是天津增設水師置總兵官一未幾又省之

丁丑嘉慶二十二年

春三月雲南徼外逆夷高羅衣伏誅

時臨安邊外逆匪高羅衣滋事雲貴總督伯麟以勦撫事具聞得　旨逆夷高羅衣膽敢自稱窩泥王並將附從漢奸等僞封官職裹脅至萬餘人搶擄江外土司地方復率衆搶渡窺伺地方實屬罪大惡極事關邊境軍情伯麟此摺僅由三百里具奏殊屬不曉事體嗣後奏報皆當由五百里馳遞俟辦理完竣卽由六百里馳奏見在僞封軍師之漢奸章喜業經禽獲訊明該逆等犯事緣由伯麟雙林等已派調本省官兵及廣南土練定期進勦此事務須一鼓撲滅不可因循疲玩如見調兵力尚有不敷貴州官兵素稱趫捷該督卽行添調或一千名或五百名迅速來滇選派曾經出師打仗奮勇將弁帶領迅卽進勦此時賊衆初集兵貴神速趁此煙瘴

未起之時立卽禽渠掃穴不可靳惜小費遷延時日若辦理遲緩一至暑熱瘴生官兵卽須撤退使賊得以乘暇裹脅秋冬再舉則勞費更重伯麟等務勉力辦理將首逆高羅衣及逆姪高借沙等尅期禽獲淩遲處死其餘烏合之衆自必卽時瓦解其章喜一犯暫行牢固監禁俟首逆就禽質訊明確一幷淩遲以伸國法而靖人心未幾悉數禽獲誅之　上又諭云首犯高羅衣以江外夷民膽敢謀逆滋事據該犯供稱因江西湖廣等處漢人在夷地貿易取利甚爲刻苦遂借驅逐漢人爲名聚衆謀逆等語夷民愚蠢無知多因內地民人私往夷地或潛相煽惑或激生事端釀成大案致勞兵力戕

害生靈此案拏獲之僞軍師章喜一犯卽係漢奸見將首從各逆悉數擒獲邊境敉甯正當趁此出示曉諭嚴飭沿邊各州縣凡內地民人不准私往夷地貿易侵奪夷人生計若有私越邊境者查明嚴禁治罪務令弭患未形勿再滋生邊隙爲要

己卯 嘉慶二十四年

冬十二月禁廈門洋船運茶

時董教增奏閩省廈門洋船請仍返運茶葉 上諭軍機大臣等所奏甚屬非是前閩浙等省販粵茶葉多由海道運往經蔣攸銛以洋面遼濶漫無稽查恐有違禁夾帶等弊奏請仍照舊例改由內河行走業經明降

諭旨通行飭禁自諭禁之後洋面日見肅清海口無從偷漏卽黠夷如英吉利不能串通奸商私用售買亦皆遵奉禁令虔受約束爲法甚善必應永遠遵行今董教增忽請准廈門洋船仍返運茶葉則與由海返粵何異明係受奸商慫慂冒昧陳請董教增著傳旨申飭所奏不准行

國朝柔遠記卷七

國朝柔遠記卷八

臣 彭玉麟 菾定

臣 王之春 敬編

辛巳 道光元年

申鴉片煙禁

初禁鴉片時已裁稅額禁雖嚴而私銷益廣價亦日增鴉片躉船泊於澳門者繼仍移入黃埔皆於貨物中夾帶私售至是查出奏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經事後查出者加等治罪

壬午 道光二年

以阮元爲兩廣總督

時鴉片躉船又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窑口說合則有行商賄通則有關卡衙門一切規禮攬運則有快艇護送甚至礮械拒捕於是躉船歲來粵漸增至萬箱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元憂之乃疏禁鴉片以嚴馭洋商爲務遇事裁抑之有洋船在黃埔殺人元必得犯人乃已洋商不能庇犯人自刎死又有擊殺民婦者亦絞決抵罪洋人憚之然元當日又有暫事羈縻徐圖驅逐之密奏後乃日卽因循矣

丙戌 道光六年

秋八月回孽張格爾寇回疆陷西四城　詔授大學士長齡揚威將軍討之

初回酋大小和卓木以叛爲巴達克山禽殪獻馘布拉敦（亦名博羅尼都）長子阿布都里旋亦俘入次子薩木克留匿浩罕有三子次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落奸回假以斂財惑衆嘉慶末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百寇邊官軍敗之禽斬幾盡張格爾棄騎逃出塞官軍亦返　上褫逮斌靜代以永芹嗣是逆回屢寇掠內地回多爲其耳目往捕輒遁領隊大臣以兵二百出塞掩之不獲則縱殺游牧之布魯特妻子百餘其酋汰克列憤甚率所部追覆

官軍於山谷　詔以伊犂將軍慶祥代永芹奸回阿布都拉陰通賊堅稱逆裔無子慶祥信之不爲備是夏六月張格爾糾布魯特安集延五百人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之墓（地去喀什城八十里）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率兵千往剿殺賊四百圍大瑪雜賊突圍出各回應之旬日萬計慶祥盡調營卡兵還令烏凌阿穆克登布將之迎戰渾河先後沒於陣賊遂圍喀什噶爾張格爾懼我援兵速至求助於浩罕許以喀城玉帛子女浩罕酋將萬人至張格爾尋悔酋怒卽自以所部攻城不下率兵宵遁張格爾遣兵追覆其衆降者三千勢益張是月喀城陷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相繼陷伊犂將軍長齡奏逆酋已據巢穴全局蠢動斷非伊犂烏魯木齊援兵六千所能克復惟有速發大兵四萬以萬五千護糧二萬五千進戰　詔授長齡揚威將軍山東巡撫武隆阿陝甘總督楊遇春均參贊會兵阿克蘇特頒　密諭十條指授方略而賊陷各城後進至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四十里）時援兵自庫車哈拉沙至者擊敗其渡河之賊賊退走南岸我兵亦渡河再敗賊禽斬千百賊遂不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虞

丁亥道光七年

廣東巡撫朱桂楨毀英商公局

初粵城外民居失火多斥爲平壤英商欲廣其公局以

次侵占拓地數里地當渡口居民欲返故地不得控於總督李鴻賓置不理粵人謂其受賄乃乘其入　覲控於巡撫朱桂楨桂楨素有威望洋商憚之受控立置通事於獄洋行懼誤開艙事免究乃親督折毀之

春二月大軍克復回疆西四城逆回張格爾敗竄浩罕

賊陷各城盡戕兵民雖黑帽回亦以非其支派縱白帽回虐之阿克蘇阿奇木伊薩克等潛遣人赴和闐結黑回各伯克縛僞帥獻城會冬封山兵阻城復陷二月六日大軍發阿克蘇深入半月未見賊已糧盡日食瘦駝羸馬賊忽決河阻我軍戈壁中轉得水以飲士馬進至洋阿巴特賊二萬據橫岡我兵分路奪岡賊敗潰禽斬

其半盡得糗糧牲畜以濟師乘勝至沙布都爾回城破賊數萬殪其渠復進至阿瓦巴特回城賊依岡背河我軍以勁騎各五百分探間道繞賊後晨壓賊壘而軍步兵居中騎兵張左右翼進賊佯退欲誘我登岡而反乘之我軍槍礮進偪藤牌兵虎衣虎帽躍入陣賊馬驚亂而我千騎已突擊其背賊大潰禽斬各半殪安集延二渠追至渾河北賊悉衆十餘萬背城阻河而陣築壘列銃勢張甚我軍先遣死士夜擾終夜讙囂會大風起撼木揚沙大雺晦楊遇春曰天贊我也雺晦中賊不辨我多少又不虞我即渡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千騎繞下游牽賊勢遇春自率親兵驟渡上游前鋒扛礮轟

之聲勢與風沙相並賊驚擾比曉我兵盡渡乘勢衝入賊土崩遂復喀什噶爾張格爾已先期遁浩罕獲其甥姪及安集延夷帥推立汗薩木汗並從逆伯克先後殺賊無算生禽四千遇春及提督楊芳遂分途復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　上以出師期殄元惡乃臨巢兎脫棄前功留後患長齡等皆受譴仍勒限捕賊

冬十二月參贊大臣楊芳追禽張格爾於喀爾鐵蓋山張格爾初以厚利啗安集延入寇及四城破安集延挾括回戶張格爾又濫誅殺失回衆心及逃至浩罕不受傳食諸部落亦漸不能供時中國馳諭諸部禽獻者爵郡王賊愈遠颺長齡令楊遇春楊芳出塞搜捕遇春屯

色勒庫芳屯阿賴（阿賴葱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爲喀城赴浩罕之路）絕徼饟道愈艱而芳遇浩罕伏賊鏖戰一晝夜始嚴陣出險　上責諸將孤軍突入老師糜饟　命留兵八千防喀城餘九千令隨遇春入關以芳代參贊又將軍等留密奏　手諭以事平後可否倣土司分封之例令籌議長齡言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之信達賴已成錮習即張逆就禽尚有子姪在浩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如伊薩克等效順均非白回所心服惟有赦回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時羈在京師者令歸總轄四城庶可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奏善後亦言留兵則不敷戰守兵多則難

繼度支不若以兵饟歸幷東四城無需更守西四城漏卮　上均責斥之　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是月長齡等密遣黑回出卡揚言大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木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軍歲除不備入卡煽衆圖襲喀城仍由開齊山入阿木古回城黑回要拒賊知有變即折奔出卡芳率兵三路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斬幾盡張格爾棄騎登山見勢逼欲自刎副將胡超等督兵奪刀生禽之捷聞　詔封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阿克蘇貝子伊克薩晉郡王餘賞賚有差郊勞受俘如舊典

戊子道光八年
春正月英大班部樓頓遁回
初洋船到口大班等恭請紅牌來省館詰朝穿大服佩
刀劒詣各洋行行商或先辭以事不見俟再來然後往
答一惟行商言是聽自來船益多銷茶益盛行商爭仰
厚潤於洋船將到行商卽出遠迎又常踞十三行之英
酋能通漢字漢語常矜其出入口稅餉歲幾百萬而澳
番貨稀稅少翻得坐享澳門市易租賃之利每欲效之
遇新來商船多方煽動嗣因粵撫拆毀圍牆柵欄商船
皆泊零丁洋不入口開艙以八事入稟要挾又糾各國
人附勢惟米利堅不從謂我國有船至汝英國貿易必

遵英國制度今來中國圖覓利耳如無利卽請汝亦不
來何喋喋也向例洋船到卽開艙交易事畢止一二月
及寄碇外洋旣久貨物霉蒸食用亦絀大班部樓頓見
難了事至是潛附舟遁歸而行商以貿易久擱行用無
出齊至澳解勸適有火輪船自孟加拉來者令其作速
開艙毋悞貿易事遂寢
粵洋行司事謝治安以罪下獄
先是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家屬自大班公司旣
設出入自便是秋遂有大班挈一洋婦來粵城時東裕
洋行司事謝治安爲置肩輿出入久之侈然自大翻不
許行中人乘轎入館大吏聞之立拏究治安死獄中大
班輙架大礮洋館外設兵自衛大吏恐激變乃遣通事
諭令撤兵礮速遣洋婦回國於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
患病需人乳爲引請俟稍愈遣之
辛卯道光十一年
冬十月浩罕求復通貢市許之
初張格爾就禽逆妻及子布素普時年六歲尚留浩罕（一云張逆子有布作魯克二人皆在浩罕）又助逆之阿坦台汰列克未獲長
齡那彥成竝檄諭浩罕縛獻逆屬浩罕遣使來賀言被
虜兵民可獻出惟回經無縛獻和卓子孫之例那彥成
屢遣間購之幷招諭布噶爾巴達克山達爾瓦斯諸部
使與浩罕攜貳　上以么麿無關邊患　敕防兵嚴

守卡倫禁其貿易以困之不必貪功生釁那彥成遂先
後奏安內制外數十事悉　允行因嚴禁大黃茶葉出
卡而盡驅內地夷商諸夷被逐出卡竝沒其貲咸憤怨
聞大軍已班遂奉張逆兄玉素普爲和卓木糾布魯特
安集延將入寇回郡王伊薩克密報賊警喀什噶爾參
贊大臣札隆阿不信及十年八月警至始遣兵禦之敗
績卡外賊遂猖獗　詔參贊大臣哈朗阿楊芳赴阿克
蘇調兵進勦而賊已圍喀城及英吉沙爾又分寇葉爾
羌辦事大臣壁昌率漢回兵屢卻之札隆阿亦三敗賊
衆而伊犂參贊大臣容安將援兵抵阿克蘇不卽進敗
賊復葉爾羌而喀英二城圍久不解　上逮容安以

哈豐阿領其兵進破其中途之賊比至英吉沙爾賊已馨掠回城皆解圍出塞伊薩克先以疑謗黜還舊職葉城阿布都滿以助守功仍襲其祖霍吉斯郡王封時浩罕聞大兵將三路出討亦築邊牆又遣使求貢俄羅斯乞援俄人不受浩罕乃遣頭目赴喀城訴前事請通貢市　欽差大臣長齡以聞　命悉如所請浩罕大喜遣使來抱經盟誓納貢通商而以兵巡俄羅斯界張聲勢然浩罕於二十二年竟爲布噶爾所破滅虜其王子伯克遣使來告捷立浩罕酋之弟爲布噶爾附庸

癸巳 道光十三年

英商公司罷

西洋市廣東者十餘國皆散商惟英吉利有公司公司者數十商集資營運贏則計本均分凡通商他國之始造船礮修河渠占埠頭築廛舍費輒巨萬故惟衆力易擎不足則國王亦貸以貲本資其轉運故貿易一出於公司其局初立於印度繼立於粵東及通市日久壟斷他商揮霍公帑費愈重利愈微又初設公司限三十年及限滿而公司欲專其利不肯散局以助本國兵餉爲詞請再展三十年而開支仍多浮冒且於運回之貨居奇踊貴百物滯銷國人皆不服展控國王請廢公司爲散商各自貿遷類爲大班等所持故公司與散商交惡初公司貲本銀三千萬圓主事二十四商首領二人司機密每商捐銀二千五百圓贍之道光十年本國計入公帑銀萬有五百萬圓公費出九千萬圓公欠項千五百萬圓公司貿易已無利十二年計貲貨自本國及印度運出者估價三千萬圓而所售回僅千六百萬圓公司乃遠遜散商國主慮其黨與日多駸不可制是年遂散公司局盡收帑本聽商自運而第征其稅

甲午 道光十四年

盧坤復請設英公司

初廣東英公司未散時各大班恃其勢大金多每抗衡中國官吏至是公司散勢本渙而易制時盧坤新任粵督誤聽洋商言以英公司雖散而粵中不可無理洋務

之人遂奏請　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王遂遣領事律勞卑一作勞律以是秋由澳來粵大吏以未經通報闖入省河疑非其國王所遣乃派員押回澳門

丙申 道光十六年

英人遣義律來粵

律勞卑既逐英國王繼遣義律來粵議在粵設審判衙門專理各洋交涉訟事其貿易仍聽散商自理然其時各洋貲本首推英商而義律是冬攜妻子來粵名雖爲約束商人水手不管貿易實則總攝其事洋行尤謹事之在粵諸番咸仰其鼻息不敢異同

定食鴉片煙罪

時鴉片煙禁循名不核實徒資奸蠹是歲已銷至三萬餘箱太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遍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愚以爲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鶩利且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錢購買應將紋銀番

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有　旨交議而一時議者謂其有傷政體於是內閣學士朱嶟給事中許球封章迭上幷陳澳門近日情形請嚴治漢奸奉　上諭鴉片煙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爲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窰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源據實具奏至許球另片所稱澳夷情形是否實有其事著一幷議奏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絀疆臣奏覆悉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凡吸煙販煙例禁始而枷杖繼而流徒者至是請皆以死論

丁酉 道光十七年

廣東復設水師巡緝船

先是鴉片躉船由澳門移入黃埔道光初　嚴旨查禁乃復移至零丁洋（在老萬山內其地水路四達）洋貨艘至先以鴉片寄躉船而後以貨入口閩浙江蘇商船皆在洋販運粵則在口內議價後潛從口外運入六年總督李鴻賓專設水師巡緝船而巡船受私規銀日且逾萬私放入口

其年突增至躉船二十五艘煙土二萬箱十二年盧坤督粵因裁撤之而奸商私販日充斥至是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巡船仍沿舊規且與之約每萬箱另餽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至師船代運進口副將韓肇慶以此獲功擢總兵賞孔雀翎而鴉片遂歲至五六萬箱矣

戊戌 道光十八年

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禁食鴉片行保甲連坐法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卮意在嚴吸食之罪名定保甲之連坐其略云近年銀價昂而錢價賤每紋銀一兩易制錢千今則兌一千六百有奇耗銀於內地實由粵中洋船鴉片煙盛行漏銀於外

洋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爲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句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塡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臣不知伊于胡底查鴉片煙製自英吉利嚴禁本國人勿食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輭弱既以此取葛𠺕巴又欲誘安南爲安南

嚴禁始絕今則蔓延中國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聾發聵請仿周官重典之法治以死罪又云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又云伏請　飭諭各督撫嚴飭府州縣淸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通都大邑往來客商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逾限吸食者照常人加等子孫不准考試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官保甲辦理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辦理庶軍民一體上下肅淸漏巵可塞銀價不致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疏上　詔內廷諸臣及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奏最剴切言鴉片不禁絕則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上謂深識遠慮之言遂　詔來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尙書　頒欽差大臣關防赴粵東查辦

己亥道光十九年

春正月欽差大臣林則徐至廣東查禁鴉片煙

林則徐是月馳驛抵粵與兩廣總督鄧廷楨申嚴煙禁頒新律以一年又六月爲限吸煙罪絞販煙罪斬時嚴拏煙犯洋人不敢庇匿於是鴉片躉船悉寄碇零丁洋凡二十二艘聞欽差至將徙避則徐欲窮治其事咨會水師提鎭飭各營分路扼守傳令在洋躉船先將鴉片悉數繳銷方准開艙又傳集十三洋行商人伍怡和等令傳諭各洋公司商人估較煙土存儲實數令卽稟覆幷索歷年販煙奸商查頓顚地二人查頓聞風遁去義律先知其事託回澳門住冬不至各洋商觀望遷延不覆及事亟義律始來省入洋館中如弗聞適顚地乘間逃脫則徐遂以兵役監守洋館而於省河琶洲獵得二

礮臺設橫筏以斷其小舟往來移咨海關監督封閉各
洋泊黃埔船貨物停其貿易撤其沙文而羈禁之（凡漢人受雇洋館充其買辦者日沙文）洋人供應旣窘消息不通躉船之在洋
面者亦以兵役防守斷其水陸接濟餉道垂絕義律懼
始謀於各商通查躉船所存煙土實數呈出凡二萬二
百八十三箱飭卽駛赴虎門候收繳
夏四月欽差大臣林則徐燬鴉片煙土
先是則徐會同鄧廷楨赴虎門咨會提鎭統各營兵船
分布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稅口稽查於是泊零丁洋
之躉船二十二艘先後駛至虎門繳出煙箱如數收畢
每箱償茶葉五觔復傳集外洋各商令其具結永不售

賣煙土事後犯者人卽正法貨船入官據奏奉　旨所
繳鴉片煙土飭卽在虎門外銷燬完案無庸解送來京
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讋該大臣
等唯當仰體朕意覈實稽查毋致稍滋弊混則徐遂會
同督撫提鎭率員弁悉集虎門監視銷燬將煙土就海
灘高處樹柵開池浸以鹽滷投以石灰頃刻湯沸自焚
啟閘隨潮入海是時中外屏懾遂下令盡逐外洋躉船
與澳門奸匪躉船一朝失利遂生觖望義律恥見挫辱
遂以此鼓動國人敎唆國主英吉利國王謀於上下議
院僉以此項貿易本干中國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士
丹衙門遞稟求禁並請禁印度人栽種波畢又有地爾
庄者在倫敦（英國都）作鴉片罪過論以爲旣壞中國風俗
又使中國猜忌英人反礙通商之局英王韙而是之然
自燒煙之信傳入外洋茶絲日見翔踊銀鋪利息長至
六分義律遂以爲鴉片興衰實於國計民生兩有關係
國王惑焉則徐因兩次照會該國王始則懾之以威繼
則懷之以德詞義嚴正
秋七月廣東水師參將賴恩爵敗英人於九龍山
時林則徐諭令各洋船先停洋面候查丈量船身入水
漬痕尺寸必無夾帶鴉片斤兩者方准入口開艙各國
商俱唯唯如命英義律獨違抗不肯具結謂必俟其國
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而遞稟請准其國貨船泊

近澳門不入黃埔則徐嚴駮不許又禁絕薪蔬食物入
澳義律率妻子及被逐奸商與住澳之五十餘家同遷
去澳寄居尖沙嘴貨船義律甚懟憾乃潛招其國兵船
二又取貨船配以礮械假索食突攻九龍山參將賴恩
爵揮兵發礮沉其雙桅船一其所雇躉船逗留漢仔者
亦旋爲水師攻燬義律懼求澳門洋人轉圜願遵新例
惟不肯卽交毆斃村民之犯又遞稟請毋逐尖沙嘴貨
船且俟其國王之命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兇犯未繳擲
還其稟而義律益怨
以林則徐爲兩廣總督
冬十月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擊敗英人英船遁出外洋

時我師船五艘在洋巡歷英船見我師紅旗遂來攻天
培發礮應之斷其船頭鼻又壞其柁樓英兵多落海死
餘遁還尖沙嘴時英人又窺我官涌岡營以小舟登岸
來攻亦多爲我礮所斃我師連勝英船恐我師乘夜火
攻又毒水泉無可吸飲義律乃宵遁出老萬山外洋

十一月罷英吉利互市

先是申嚴煙禁大理寺卿曾望顏請封關禁海盡停各
國貿易林則徐力陳不可及義律抗兵旋奉　上諭
英吉利夷人自議禁煙後反復無常若仍准其通商殊
屬不成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較我朝撫綏外國恩
澤極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我直彼曲中外咸知

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卽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於是
遂下封港之令自廣州澳門大小河口悉派師船封禁
防範英貨船先後三十餘艘皆不得入其往來偵探之
船爲我師船搜捕人煙俱獲一日數起英商人人怨懟
義律義律不得已於是復遣人投稟乞恩言今諸事擾
亂心多憂慮自後願照　大清律例辦理請仍許英夷
回居澳門則徐以新奉　諭旨難驟更復嚴斥堅與之
絕而英貨船皆泊老萬山外洋不肯去惟以厚利啗島
濱亡命漁舟蜑艇送致薪蔬且以鴉片與之市故寄椗
雖遙而冒險趨之若騖

廣東增嚴海防

林則徐自至粵時卽使人日探刺外洋情事翻譯洋書
購其新聞紙具知洋人藐水師而畏海濱梟徒及漁船
蜑戶乃募壯丁五千人給月餉銀六圓贍家銀六圓其
費皆各商捐助於虎門橫檔嶼設鐵鍊木筏暗樁購各
國洋礮二百餘增列兩岸守之而雇同安米船紅單拖
風船六十備戰艦以大舟二十小舟百備襲攻則徐親
赴獅子洋校閱弁購舊洋船爲式令兵勇日習躍登中
艙分攻首尾之法務乘晦夜據上風爲萬全必勝計其
內河各口非有沙礁者盡增防兵守禦屹然

庚子 道光二十年

春正月廣東遊擊馬辰焚匪船於長沙灣

林則徐既督粵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籌水師船未可
遽出外洋乃以所募漁船蜑艇配以弁兵令遊擊馬辰
率之先分赴各洋島澳潛伏約晦夜乘潮退往潮漲還
出其不意突攻之於長沙灣焚運煙濟英匪船二十餘
弁岸上篷寮生禽奸民十餘焚溺無數英船倉皇開避
我兵乘潮急退無一傷者

夏五月林則徐遣兵逐英人於磨刀洋

時英船匪船泊磨刀外洋林則徐遣師船往襲之以火
焚英杉板船二艘英弁目數人有英船帆桅著火棄椗
逃去延燒大小匪船十餘禽獲漢奸十餘時義律先回
國請益兵其文武多主戰其商賈皆不欲最後卜於羅

占土神三得戰闍國王遂命其外戚伯麥率兵船十餘及印度兵船二十餘來粵遂以其先至之大小兵船十二火輪三泊金星門則徐以火艘十每兩船緶以鐵索乘風潮往攻英船皆亟避去又懸重賞募斬獲英酋目以下等級有差獲兵艦者火藥礮械繳官餘悉充賞於是漢奸皆爲英人所疑忌盡遣去英人莫測內地虛實不敢復駛進粵海口

閩浙總督鄧廷楨敗英人於厦門

英人見粵防嚴密徘徊旬月無隙可乘遂起碇乘風東北去林則徐飛咨閩浙沿海各省嚴防閩督鄧廷楨偵知英船將取道厦門預募水勇在洋巡邏時英船泊南澳島西北水勇僞爲商船乘夜駛近英艦突以火罐噴筒攻其柁尾殲英兵數十焚其帆桅二艘英人猶疑海盜仍駛至厦門遞書求通貿易廷楨不答英船來攻廷楨調水師迎擊口門外不克乘夜以師船收港時水師提督陳階平已先期告病因督兵備道劉耀春固守礮臺囊沙壘垣自衞敵礮不能透遂轟破其兵艦一英船屢卻遂復乘南風犯浙

六月英人寇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總兵官張朝發死之

定海縣卽舟山故地四面皆海無險可扼英船自閩洋遁至偵其無備思據爲初游奕洋面守者以爲賈舶不設備是月初四日洋艘分二幫一向西行駛（此卽義律赴天津之船時未至定海也）一北入定海火船兵船大小二十六艘輪煙蔽天時總兵張朝發將親督水師出洋令中軍遊擊羅建功護在營遊擊王萬年等分路堵勦翼日突有洋艘二駛至道頭街知縣姚懷祥偕建功登舟詰之則手出文書脅懷祥獻城（時英統兵者一統領水師伯麥一統領陸路兵官布爾利其文稱啟定海縣主速將所屬海島堡臺一切投獻惟聽半箇時辰卽行開礮轟擊等語）懷祥不答退謀於朝發請於道頭街扼守朝發曰城非吾責吾領水師知扼海口而已不可縱之登岸時英船已連檣而進建功等以外洋礮火利於水不利於陸請以水陸各兵半撤至近城之半路亭扼守半撤入城登陴接應朝發不可

次日朝發督水師出港口有英杉板舟徑來投函（此卽聲明粵東燒煙歸咎林鄧寔所遞天津書略同）朝發不受麾軍士開礮擊之英舟乃逸初七日英兵船並列口門內外朝發統各營放礮相持英人以飛礮自桅檣上注攻其左右軍各營潰兵士傷亡無數船亦碎沈朝發方親接戰猝中礮傷左股不能軍親兵救之回鎭海而殞於是英舟徑泊城下先是朝發出港懷祥與典史全福謀城守令四門皆塞以土袋語建功曰在外者主戰戰雖敗不得入在內者主守守雖潰不得出蓋欲以致之死地交相厲也及朝發敗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不得入相繼回鎭事亟懷祥見城內無兵預遣全福赴村堡募鄉勇數百甫至卽潰

懷祥獨坐南城上英兵梯城入懷祥奔赴北門以印交僕送府自投明魯王諸臣叢葬處梵宮池死之全福持刀立獄門有勸之去者曰吾職在此安敢逃及寇至大罵不屈被戕

臣按懷祥號履堂福建侯官人嘉慶戊寅舉人道光乙未大挑補定海縣是年五月蒞任卽修葺張太傅肯堂止水亭初太傅守翁州築雪交亭於邸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語人曰此吾止水也後大兵破翁州公及四姬一子婦一女孫諸僕婦暨參軍事之儀部蘇兆人等廿七人共殉於此一時相繼殉難者吳稚山尚書並監國妃嬪及大臣文武等數

十人皆葬於北門補陀之茶山名曰同歸域其下為成仁祠祀殉難諸臣卽懷祥投水處也懷祥殉難之前二日集幕中諸人語之曰守土之義不可不死君等寇至則去盍早圖之乃各按館金遣去揮淚而別觀此知懷祥非徒惓於友誼卽造次顛沛間亦從容不苟出北門過成仁祠曰此昔人殉難處吾何憾遂投池死昔太傅以雪交亭為止水死志已決今懷祥到任卽首葺之不踰月而難作則是亭又懷祥止水之先識也典史全福字疇五甘肅人性剛直幹事明決卒與懷祥同殉總兵張朝發以七月五日歿於鎮海當其受傷落水遇救回鎮豈有意逃死哉撫臣謂其愎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未免不樂與人為善故士民憐之海外彈丸之地纍然為古戰場越二百年劫運重逢前有殉國之義旅後有死職之三忠舟山片壤浩氣鍾焉與弔湘哀郢同千古矣

以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赴浙視師

時伊里布任兩江總督　特旨命為欽差大臣馳赴浙江視師勦賊

秋七月廣東禦英人敗之

定海既陷英人分出之船復游奕於閩粵各洋突攻關閘（在澳門後）我守兵礮沈其數小舟傷英兵數十已而林則徐偵英帥士密兵船五在磨刀洋遣副將陳連升游擊

馬辰率五艘勦之每艘兵五百馬辰一艘先至卽乘上風攻之礮破英帥船頭鼻遂欹側英兵多溺英帥窘甚以小舟十餘來圍舟小礮低我船外障木排襯以糖包無損而英船乘間遁獲其帥旗

八月英義律來天津要撫

時大學士琦善任直隸總督義律乃駛至天津以其國巴里滿衙門照會中朝宰相書遣人詣大沽口上之大略言粵東燒煙之釁起自林鄧二人因及索價不與遭其詬逐是以越境而來遂入浙港之由且多所求索一索貨價二索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各港口為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之船

貽累岸商六欲盡裁洋商浮費義律又言在浙時曾遞
書總兵不受再遞書巡撫亦不受不得已始越天津呈
訴琦善據奏遂力持撫議天津道陸建瀛謂英船尚踞
定海逆情顯著而託以請撫爲詞是據邑以要我也請
以此時奪其舟船而羈縶其酋長俾繳還定海然後徐
議之琦善不可旋宴其酋目二十餘人皆連蜷箕踞有
舞槍飛刀於座上者琦善爲之動色以溫言撫之許以
奏乞　大皇帝格外恩施並遣重臣詣粵東平反煙
案英酋大喜時火輪兵船先後至津者八艘聲稱尚有
兵船在後義律見琦善假以辭色因張大其國之富强
及船礮之堅利出入抗行意得甚及議定後遂起碇去

以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
　義律之在天津督院遞詞乞撫也有中堂若赴廣東我
們卽可永遠和好之語琦善深祕之義律旣去遂請入
都面陳撫事中樞力贊之遂　頒欽差大臣關防令琦
善馳赴粵東查辦
烏爾恭額免
　時浙撫烏爾恭額以失守海疆自請嚴議奉　旨革職
畱任續因英人赴津追論其事奉　上諭烏爾恭額
當該夷前在浙江投遞稟帖欲求轉奏乃於接收時並
不將原書呈奏遽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各處紛紛
投訴實屬昏憒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伊里布委員解

交刑部治罪烏爾恭額被逮入都奉　旨交大學士軍
機大臣同刑部會訊供稱當日夷人投遞書函已在攻
破定海之後況書係固封其中措詞是否得失未便折
閱自念守土之官旣失城池罪名難逭今未克復定海
卽爲呈奏原書爲罪更大是以送還謹於籌辦摺內將
退還原書大略情形具奏未經詳晰聲敘係因彼時防
守海口安撫居民日夜籌畫精神昏憒不知請　旨定
奪自揣謬妄糊塗辜負　天恩祇求從重治罪遂
赦沿海督撫遇夷船投書卽收受馳奏
　臣按烏爾恭額在浙不能預防邊患授之以瑕咎無
可諉而其不受英人投遞之書未爲謬妄琦善欲徇

　義律之請遂謂其壅下情於上達實則還書之舉尚
不外持之以正也
託渾布代英義律奏事
　義律行過山東巡撫託渾布具犒迎送奏曰義律馬利
遜等自天津回南過山東內洋接見時甚爲恭順聲稱
伊等此來志在乞　恩今幸蒙　大皇帝鑒察欽差
大臣赴粵東查辦不勝欣感不敢在途滋擾詰以來船
止五隻餘船抵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曾糾約孟雅喇國
兵船四十隻孟雅喇卽東印度之孟加喇爲後援嗣蒙　恩旨恐該
國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故由天津起碇後先撥船三隻
由天津迅速回南止其前進云先是琦善在　上前

多造賸語廷臣皆未之問迨東省奏至始知義律之來意謂此行如蒙允准卽回粤聽候查辦否則糾約兵船在後卽張紅旗圖滋擾於是中外皆知琦善之志衰而氣餒矣

罷兩廣總督林則徐

初定海告陷　上以邊釁之開燒煙實啟之時粤東奏報拏獲煙犯奉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獲奸犯亦未能盡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以對朕也林則徐遂具摺請罪附片請戴罪赴浙圖勤大意謂該逆所憾在粤而滋擾乃在浙粤省無可乘之隙故窮蹙

而思他逞也則徐旋罷以怡良暫署總督事

以江蘇巡撫裕謙署兩江總督

時裕謙署兩江總督見英寇披猖深懷憤激聞琦善粤東之行不禁浩歎適義律南歸迂道過江蘇裕謙懸重賞購之急乃潛赴鎮海

伊里布犒英師

時英義律由天津來浙乘肩輿入伊里布大營衢州守備周光璧厲聲叱之始步而入伊里布方接琦善撫議咨會與義律分庭抗禮諸將皆莫敢言並遣家丁張喜赴英船犒師往來不絕英水師統領伯麥踞定海數月聞撫事定聽洋艘四出游奕至餘姚有土人誘其五桅船入擱淺灘獲黑白番數十人內番婦一人裝飾甚盛有傳爲外洋公主者伊里布聞之飛檄餘姚縣設供張委員護送入粤

冬十二月英人陷沙角副將陳連升及其子舉鵬千總張清鶴死之

琦善以十月抵廣州尋授兩廣總督至卽查義律繳煙印文欲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欲斬首劫英船之副將以謝英人軍情憤怨義律又請撤沿海諸防虎門爲廣州水道咽喉水師提督駐焉其外大角沙角二礮台燒煙後益增戍守師船火船及蛋艇扒龍快蟹悉列口門內外至是裁減兵艘遣撤壯丁殆盡而水師多化爲漢

奸又撤橫檔暗樁而義律乘舟往來反得探水誌徑內地虛實盡泄凡報漢奸緝鴉片探敵情者輒被訶斥務反則徐所爲又專任漢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本義律所奴視於是益輕中國義律遂日夜增船櫓造攻具招納叛亡首索煙價（義律初在天津投書但索貨價及見內地報書不復及禁煙事遂索煙價）繼求香港馬頭且行文趣琦善速覆而數遣人挑戰琦善亟使人欲諭止之義律曰戰而和未爲晚也是月十五日突攻沙角礮臺副將陳連升兵六百英船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攻其背連升以地雷扛礮擊斃英兵四百餘而火藥已竭援兵不至英人並力攻礮臺陷之連升及子舉鵬千總張清鶴皆力戰死之英人又

以火輪三板赴三門口焚我戰船十數艘水師亦潰
總兵李廷鈺乞援琦善不許
英人進攻大角礮台千總黎志安受傷推礮落水潰圍
出礮臺陷英人悉取水中礮分兵戍守於是虎門危急
水師提督關天培守靖遠礮臺總兵李廷鈺守威遠礮
臺游擊馬辰守靖遠礮台各僅兵數百遣弁告急不應
廷鈺回至省城哭求增兵以固省城門戶琦善恐妨撫
議不許文武屬僚亦皆力求初允遣兵二百繼增至五
百以小舟乘夜暗渡分布各礮臺惟恐義律知而義律
仍挾兵力索煙價香港並行文水師提督限三日內回
覆琦善據奏略曰該逆不候回文輒行攻擊迨兩礮臺

破後提臣請將該夷前次來文從權照復藉作緩兵之
計庶可量爲布置函致前來伏思此間水師兵械技藝
廢弛已久經該夷猖獗之後益形氣餒爲今之計總須
設法先行止住夷船俾得並力籌辦而該夷前日來文
本戰後再商之說臣以該夷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
否反屬兩難若如該提臣所稱將前日來文從權照復
而今次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照復此間更
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具報之書總應聽
候回文何以輒先滋擾不若借此作爲詰問之詞觀其
是何意見再行登復庶以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禀復
文書既於　國體無傷或仍可設法羈縻甫經備文去
後復准提臣函稱十六日將虜我官兵何一魁釋放仍
致該提臣文書一件交其隨帶經提臣籤復發去隨又
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於三日內照復等語隨
代提臣具覆將文稿寄交繕發告以業經行文諮詢俟
其登覆再辦
廓爾喀請效順
廓爾喀西南境與英人所屬東印度孟阿臘一作孟加拉或作八察
接壤世相仇也是時聞英人入寇卽致書禀駐藏大
臣言小國與底里一作第里之屬地相接每受其侮今聞底
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欲率所部往攻底里所
屬以助天討時廷臣不知底里卽英吉利屬地孟阿臘

京屬卽指中國之廣東顧答以蠻夷相攻　天朝例
不過問於是廓人罷攻印度之師而英人入寇無內顧
憂矣後江甯款議成英人歸印度者以此大驕廓爾喀廓爾喀則反脣於駐藏大臣云一說當英吉利大
擾江浙時廓爾喀因求助餉往攻印度不許遂自以兵乘虛往攻大有破獲英人回救不及乃以所得中國銀
數十萬贖其俘千人以和
國朝柔遠記卷八

國朝柔遠記卷九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

春正月琦善以香港許英

粵東時已許償煙價銀七百萬圓而英義律索香港甚力琦善慮虎門失事許之而未敢入奏乃歸浙江英俘易定海義律度香港未可驟得先遣人赴浙繳還定海續請獻出沙角大角礮臺以易之琦善乃以出查礮位爲辭陰與義律訂期會於蓮花城義律出所定貿易章程並給予香港全島如澳門故事皆私許之

琦善伊里布罷

時義律繳還定海伊里布在浙接粵東咨文遂以收復定海聞　上諭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屢次奏報始以兵礮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札即信以爲眞殊非初命赴浙勦辦之意仍令折回本任時　上已知琦善不足任遂　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爲參贊大臣赴粵勦辦琦善罷

暴英人罪

先義律因琦善許給香港請用關防爲據琦善未敢遽從但屬其安靜守候既咨伊里布以收復定海省釋囚俘遂據義律來文附奏　上大怒奉　詔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於此該夷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攻占縣城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民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出礮臺之語不足深信卽使眞能退地亦只復我疆土其被戕之官兵罹害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勦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卽馳赴廣東整我兵旅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處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聲明大義拒絕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受夷書膽敢附摺呈遞代爲懇求是何居心且

據稱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阿精阿怡良等並未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

籍琦善家

時義律以香港業經琦善允給遽諭居民以香港爲英屬埠又照會我大鵬營副將令將營汛撤回粵撫怡良以聞略言自琦善到粵以後如何辦理未經知會到臣忽外閒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僞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等語方謂傳聞未確蠱惑人心隨據水師提督轉據副將稟鈔僞示前來臣不勝駭異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均歸中國之同

知縣丞管轄而議者猶以爲非計今該夷竟敢脅　天
朝士民占踞全島該處去虎門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
州縣勢必刻刻防閑且此後内地犯法之徒必以此爲
藏納之藪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
恐犬羊之性反復無常一有要求不遂必仍非禮相向
雖欲追悔從前其何可及伏思　聖慮周詳無遠不
照何待臣鰓鰓過計但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掌並敢
以　天朝百姓稱爲英國之民臣實不勝憤懣第一切
駕馭機宜臣無從悉其顛末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預備進剿並令琦善同林則
徐鄧廷楨妥爲辦理均經宣示臣等晤見時亦請添募

兵勇以壯聲威固守虎門礮臺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
窺伺多端實有措手莫及之勢現既見有夷文僞示不
敢緘默謹照錄以聞奉　上諭香港地方緊要前經
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覬
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在廣東通商並
給予香港泊舟寄住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
此時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其公然占踞怡良
所奏覽之曷勝憤懣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
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格外施恩且
伊被人恐嚇奏報粤省情形妄稱地理無要可扼軍器
無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摘舉數端危言要挾不

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
革職拏問所有家產即行查抄入官初琦善之陛辭也
　面諭以英夷但求通商則已如要挾無厭可一面羈
縻一面奏請調兵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英人攻陷礮
臺　上震怒有煙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
旨并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剿　命林則徐鄧廷
楨隨同辦理然琦善不與則徐廷楨議事又不增兵爲
備時將軍奕山參贊楊芳隆文已在途次　廷寄令兼
程赴粤而琦善仍以定海收復撫事可成續奏香港地
勢及現在籌辦情形　上恐奕山等到粤復踵權宜
請撫故輙將琦善前後摺奏及　硃批交將軍等閱看

復奉　廷寄言英夷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
芳先行赴粤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
行該將軍等到粤後務即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不
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
事少加寬縱又密飭將軍等訪查當日琦善與義律屢
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
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逐一查奏
以兩江總督裕謙爲欽差大臣赴浙視師討英
初裕謙代伊里布任兩江總督聞伊里布在浙逗留不
敢進兵心弗善也至是伊里布回任　上命裕謙爲
欽差大臣馳赴浙江會提督余步雲迅剿裕謙始專任

浙事意謂犬羊之性非大加懲創無以善後遂上書主
剿並以義律心懷叵測繳還定海之說恐售其欺請
飭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統各鎮官兵仍行前進奉
上諭所奏極是逆夷攻踞定海之後姦淫搶掠荼毒生
靈凡我士民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浙以順
討逆以主逐客以衆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
佇望該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時定海鎮海等處尚
有英船四出游奕裕謙遣兵節次焚剿並誅其酋目一
人初英將踞定海虐使定民用法嚴酷殺人者先以刀
割裂其皮納入水銀周身灌注活剝而懸焉裕謙既獲
其酋亦令如法誅之又英人之死於定海令掘其尸焚

之通衢以洩定民之憤事聞於粵粵東撫事方定英人
又以報復爲詞以圖犯浙
春二月英人寇虎門水師提督關天培死之
時義律聞大兵將至所請必不行謀先發初六日以火
輪兵船直抵虎門提督關天培守靖遠礮臺礮中英舟
一有頃英船連檣而進我軍衆寡不敵紛紛潰散天培
中槍自刎礮臺陷威遠橫檔各礮臺聞警亦潰總兵李
廷鈺副將劉大忠皆敗走虎門陷各隘所列大礮三百
餘幷林則徐前購西洋礮二百餘門皆爲敵有英師乘
勝直薄烏涌湖南兵千餘初至倉卒出禦粵兵退湘兵
且戰且走阻水溺死者半總兵祥福拒戰不克與麾下

二將赴敵死之烏涌去省六十里城中大震十三日參
贊楊芳抵粵時各路官兵未集而虎門內外舟師悉被
燬楊芳議以堵爲剿使總兵段永福率千兵扼東勝寺
陸路總兵長春以千兵扼鳳凰岡水路亦僅掘濠築壘
未沈船下樁獵得及二沙尾稍狹雖堵塞而無兵礮守
禦英人初讋楊芳宿將威名又不悉內河形勢未敢深
入而漢奸盡探虛實以報二十四日英船將闖入省河
經鳳凰岡官兵擊退俟潮長南風大起英人又增兵船
杉板三十餘艘乘風擁至官兵轟擊英船恃其堅厚冒
死深入飛礮火箭並力注攻楊芳懼蹈虎門覆轍復議
羈縻

美利堅爲英人請款
時英人雖扼險要然見　朝廷赫怒琦善鏁逮恐林則
徐起用我軍一振和議永絕且洋船兵費浩大亟欲通
商以裕餉又初停止英人貿易時迭經　上諭仍准
西洋恭順之各國照常通商及英人犯順各國商船俱
阻外洋不得入黃埔各國亦皆咎之及虎門烏涌潰陷
於是美利堅法蘭西諸國貨船隨英船後進口適鳳凰
岡官兵與英人相持美利堅領事赴營請進埔開艙兼
爲英人緩頰謂英人既繳還定海仍不敢更有他求惟
通商乃　天朝二百年來　恩例懇仍循舊制並呈出
義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照常貿易如帶違禁貨物

卽將貨船入官之文又言英之商人幷未隨同滋事若該貨船入口藉可制服師船時定海師船亦至粵舳艫相望偏樹出賣鴉片之幟楊芳見敵入堂奧守具皆乏而煙價香港皆不索亦欲姑藉此緩兵以退敵收險遂與巡撫怡良聯銜奏請　上以其復踵灌窆請撫故轍嚴旨切責不許

三月　詔林則徐會辦浙江軍務

時靖逆將軍奕山參贊隆文及總督祁墳並抵廣州奕山問計於林則徐則徐言寇勢已深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英船退至獵得大黃滘之外連夜下樁沈船岸上迅壘沙城守以重兵大礮爲省城外障俾彼

不能制我之命而後調集兵勇船礮以守爲戰俟風潮皆順葦筏齊備再議乘勢火攻應出萬全奕山不能用

有　詔林則徐以四品京堂馳赴浙江會辦軍務甚去冬浙閩總督顏伯燾與浙江巡撫劉韻珂兩江總督裕謙並有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功罪至是裕謙赴浙代伊里布故有是　命

夏四月官軍夜襲英人不克英人犯廣州城

義律聞和議未可成復索烟價及香港楊芳以攻其未備水勇未集不欲浪戰奕山見各省兵至者萬有七千合粵兵數萬遂聽部將之言冀倖一勝以提督張必祿屯西礮臺出中路楊芳由泥城出右路隆文屯東礮臺出左路以四川餘丁及祁墳所募水勇二百駕小舟攜火箭噴筒分路而伏於朔夜突攻英船適逆風焚其二桅船二杉板小船五英兵焚溺死者數百義律自洋館登舟竄免幷誤傷美利堅人數十英兵大集反乘順風以攻我我兵退保入城英船入碇十三洋行前河南兵禦之殺傷相當燬我師船三艘時總兵段永福守天字礮臺副將岱昌參將劉大忠守泥城礮臺總兵長春守四方礮臺義律仍投書約戰翼日英兵水陸幷攻我兵皆反走天字礮臺八千觔礮未放卽爲英兵錮以鐵釘泥城爲佛山鎮要道岱昌大忠聞礮倉皇遁港內筏材油薪船及水師船六十餘艘皆爲英兵及漢奸所燼遂

回劫十三洋行燒城外市廛火光燭天英又分兵繞東而北往攻四方礮臺臺據省城後山俯瞰全城層崖峭徑一夫可以當關山下英兵僅百餘而守臺兵千望風爭竄墜崖死者無數督撫閧急飛檄閩中新至水勇往援將軍阿精阿以省城緊要令截回礮臺被奪英人旣據險要乘夜築土城運礮藥於上於是闔城軍民如坐穽中矣英人日夜以火箭礮彈俯擊入城幸大雨不爇箭彈多墜空地然外城低薄英人幷力專攻東南隅人無固志楊芳日坐城樓督戰急輒身當其衝廣州知府余葆純復請講款義律索煙價千二百萬美利堅商人居間許其半議旣定奕山慮傷　國體乃奏初八日焚

擊大挫凶鋒續稱義律窮蹙乞撫求准照舊通商永不售賣鴉片將所償費六百萬改爲追交商欠　上乃不復深詰約限五日交銀先令粵海關出二百萬圓餘從藩運兩庫給之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城英船始退虎門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金山隆文憤恚病卒

廣州義民敗英人於三元里

初將軍參贊屢奏粵民皆漢奸故遠募水勇於閩令官兵擒捕不問是非皆殺之又湖南兵以騷擾故與民勇相仇而英人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還以市恩及英兵日肆淫掠與粵民結怨撫議既定士民以大帥無謀官兵怯懦議論沸騰適英人以得賂撤四方礮臺兵

肆掠城外初十日將擾佛山鎮取道泥城經蕭關三元里里民憤起報復號召各鄉壯勇槍械雲集四面邀截英兵終日衝突不能出死者二百餘殪其渠帥伯麥月霞畢獲其兵符黃金劍雙頭手礮義律亟馳援復被重圍時揭竿起者百有三鄉不械而集衆至數萬義律亟遣人突圍出告急於余葆純葆純慮敗撫議馳往解散竟翼義律出圍登舟免時三山邨民亦擊殺英兵百餘獲二礮及刀槍九百餘件佛山義勇三百餘亦圍攻各英兵於龜岡礮臺乘風縱毒烟以眯其目殲英兵數十又擊破應援之杉板船新安縣武舉庾體羣於初四日以火舟三隊自穹鼻洋乘夜潮至虎門攻其後比英船驚覺火舟已逼後艙火藥轟發燬其大兵船一餘船遁竄十七日英船漸退出大船有膠淺者鄉民復將截而火之欲奪回講款之銀義律移文總督出示曉諭衆始解散事先後　上聞　詔責諸帥調集各省兵何反不如區區義勇俱交部議義律亦慚憤强出僞示言百姓此次刁抗姑與寬容後毋再犯粵紳民亦回檄討之義律偵知內河有備竟不敢報復且知粵市之未可復開思變計矣

秋七月英人犯廈門陷之總兵江繼芸及副將凌志都司王世俊死之

英人之受款廣州也我師則救一時之危英亦亟欲得

銀以濟餉皆未及議通商章程及義律受困三元里畏粵民之悍不敢入內河貿易各洋商又不肯赴香港乃復索沙尖嘴及九龍山將軍等弗許而內河修復礮臺增設要害不復能闖突羣商以咎義律議款時未索他埠乃詭稱英國王褫義律職改命濮鼎查爲兵帥欲復擾沿海又英人曾犯廈門失利故意圖犯浙藉修閩怨閩浙總督顏伯燾赴廈門增防而輕鄧廷楨之僅僅自守不能用攻遂請餉造戰艦五十募新兵五千水勇八千欲出洋馳擊而於口門外峿嶼青嶼大小儋增三礮臺備多而力分及粵東議款成有　旨裁兵節餉而閩洋日來洋艘游奕方督修船礮備出洋攻擊初九日英

船已泊鼓浪嶼翼早駛進廈門先以火輪船東西往來試礮路我兵禦於嶼口礮沈其火輪兵船五而英諸船蜂擁齊進以多船注攻一礮臺破再攻一臺以小舟分路登岸我守青嶼仔尾嶼鼓浪嶼之兵雖三面環擊而礮臺皆磚石未壘沙垣自辰至酉大半被燬官軍不能存立水陸皆潰金門鎮總兵江繼芸中礮落水死延平協副將凌志署淮口都司王世俊水師把總紀國慶楊肇基李啟明皆力戰死英人反旋我大礮轟官署皆燬興泉永道劉耀椿同知顧效忠皆走伯燾退保同安英人據廈門肆掠鄉民陳姓以五百人抗英五千衆英用車礮民用抬槍英兵死者百傷者千陳姓死者三人傷

者十三人耳英人遂不敢久駐大幫駛赴浙江惟留數艘駐鼓浪嶼伯燾即以收復奏　聞

八月英人復攻廈門副將林大椿游擊王定國戰死

英人留鼓浪嶼之酉復招工匠增造小舟爲窺伺內河計至是復以大船五小船三十餘入廈門木椿港礮沈我師船五副將林大椿游擊王定國中礮死提督普陀保總兵那丹珠督兵禦之礮沈其大船一始退出初顏伯燾力排撫議意氣甚銳及至喪師奉　諭逆夷沿海滋擾廈門尤其垂涎之地該督不能先事預防致倉卒失事咎無可追姑念夷人豕突而來弁勇奮力抵拒擊沈夷船六隻此時業已收回著從寬免其治罪降三品頂戴留任

英人復陷定海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死之

裕謙正月赴浙英船時已去定海謙任事剛銳而未嫻武備力援林則徐而則徐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蓋廣東鹽運使王篤於　召見時救琦善而排則徐及則徐去而浙事亦無所倚時各省方裁兵節餉忽聞英人在粵新增兵船聲言將移兵入浙時伏暑南風潮旺裕謙方次嘉興乃奏以統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兵並徐州鎮兵五百前赴鎮海相機籌辦因言洋人以通商爲命而通商有一定馬頭奕山等既爲籲懇　天恩自當籌及全局與之要約堅定爲一勞永逸之計斷

無僅令其退出虎門仍復滋擾他省之理現既聞有赴浙之謠何以不向該逆詰問明白轉行咨飭嚴防以致沿海各省訛傳不一不但各省調防之官兵未便請撤即居民人等亦皆當同仇敵愾舍本業而荷戈以待應請　旨飭下靖逆將軍奕山向該逆嚴行詰問究竟是否誠心乞撫抑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使各省有所遵循臣不勝翹悚待　命之至其時英人赴浙語雖傳播而奕山以撫事方定未便上聞遂復奏　廷寄詰該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且果別有思逞斷無先將傳播逗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將江浙調防官兵酌量裁撤不必爲浮言所惑以致縻餉勞師及裕

謙抵鎭海而厦門已告陷於是飛撤定海總兵葛雲飛同嚴州鎭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鎭總兵王錫朋統各鎭兵五千嚴守定海是月初英酋濮鼎查郭士利等果以大小火輪兵船二十九艘先犯乍浦以礁險不利而退十二日復犯定海初以四舟駛進竹山門我軍礮破其頭船大桅退去十四日英兵繞吉祥門入攻東港浦爲我礮所卻由竹山嘴登岸國鴻等督兵禦之殺傷相當會連日陰雨轉戰泥淖中士卒漸疲十七日英人三路進攻以小舟渡兵登山撤舟死戰首陷曉峯嶺錫朋中槍死壽春營潰有頃竹山門兵亦潰國鴻死之雲飛扼道頭街孤軍巷戰敵揮刀削其半面猶手刃殺數人

植立崖石間而死定海復陷　上聞謂其以四千殘師當二萬巨寇均從優賜卹初英師退去議築定海外城雲飛欲包市埠於內左右以山爲城有諍者曰天下無一面之城此海塘非外城也敵若左右踰山入卽在城内矣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師勞請環内城爲郛勿包市埠勿倚外山庶城足衞兵兵足守城裕謙未親勘不以措意至是失事果如所言

英人陷鎭海縣　欽差大臣裕謙及狼山鎭總兵謝朝恩死之英人進據甯波府

英人踞定海數日乘勝自蛟門島進攻鎭海鎭海以笠山爲外障招寶山爲内屏上有威遠城明代築以禦倭者時鎭海防兵僅四千裕謙使提督余步雲率其半守之總兵謝朝恩率其半守金雞嶺相犄角而自駐鎭海城督之及定海警至裕謙上東城見招寶山張白旗疑之（西洋戰則張紅旗和則挂白旗）乃約期盟神誓衆步雲託足病不赴二十六日英船薄鎭海分犯各營裕謙登城督戰惟金雞嶺兵力戰擊殺英兵數百而步雲詣城上請遣外委陳志剛赴英師議款又請退守甯波不許步雲初不令士卒開礮英兵向招寶山復以小舟載兵由山後石洞攀而上步雲卽棄礮臺西走裕謙令截止潰兵不能止英據招寶山俯攻鎭海城金雞山守兵見之亦亂朝恩率親兵三百拒戰中礮死二山既陷督師營亦潰英兵

自北門入裕謙知不可爲令副將豐伸泰護關防送浙江巡撫遂由東門赴學宮投泮池未絕家人至援之出舁至甯波有傳英人以十萬金購裕謙者左右復以小舟載抵餘姚而瞑進至西興壩（左蕭山縣境）巡撫劉韻珂探弁至爲購棺衾抵杭州死已五日顏色猶生時鎭海文武皆棄走甯紹臺道鹿澤長遁入慈谿縣丞李向陽死之甯波距鎭海六十里忽聞步雲走還郡中大驚而英人探水至邵港於是知府鄧廷彩以下皆覓小舟奔上虞步雲復單騎走居民遷避一空二十九日英人以大小兵船直薄靈橋門城虛無人其酋郭士利率衆入踞府署張僞示安民郡以西水漸淺狹英人旋以杉板小

舟進至餘姚我兵望風潰復犯慈谿城中逃散已盡英人亦不守焚掠而去

臣按鎮海之地明人刻石於威遠城上以爲平倭第一關蓋浙省之咽喉而東南之門戶也使裕謙當日以步雲守孤懸之定海三帥抗天險之雄關步雲雖有貳志何至開門揖盜又使於白旗預懸時申明軍法如穰苴之斬莊賈原不爲專抑或如魏絳之於揚干戮其麾下一人以殉則諸將弁必皆股栗自致於死地計不出此以三鎮敢死之將而置於必不可守之城以庸碌無能之人而授以險要必爭之地卒至以隨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鵲力竭軀捐無裨國事是

豈有數存其間耶然一腔熱血報國拳拳烈魄忠魂原不讓唐之張巡宋之劉錡以獨步矣而論者謂其以剛愎取敗比之楚子玉趙括不亦過哉

法蘭西來粤輸情

初英人再犯定海乞援於法蘭西時有法兵頭至香港傳聞英酋濮鼎查自浙潛回屢與法兵頭會遂有奏英逆糾集天竺佛蘭西小呂宋諸國同惡相濟者有 旨交靖逆將軍奕山曉諭解散於是法兵頭懼以助逆干天朝詰責自香港來粤垣求見奕山聞其有兵船在後欲令反攻英人兵頭答稱英法新和無衅此來先須講款若款議不允方可藉詞交兵奕山疑而遣之

仿造安南船礮不果

時有越南國人阮得烘來廣州訴新會船戶梁潘輝等昔曾遭風漂至越南壞船借伊銀未償在省守候追欠復呈稱伊見英人如此猖獗不過恃船堅礮利本處戰船力不能敵越南所造船頗堅厚皆甘露鬼子駕駛如中國給國王文書當可代造每船約費四百金但越南與英人近無嫌隙事宜機密語經 上聞 敕下兩廣總督祁𡊮廣東巡撫梁章鉅並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訪確𡊮等覆奏云越南雖產木植若造堅厚大船亦非數百金所能辦卽造成該船式樣本地無人駕駛前督臣林則徐仿製越南軋船四隻內港外洋均不可用

是其明徵又越南之於 天朝久稱恭順聞昔曾戰敗英人至今兩不侵犯此特見之前人說部係嘉慶十三年事迄今三十餘年英人日見强肆且與越南未再交兵未聞有英人畏懼越南之語又續奏略云臣等以此事所關重大因據越南國人阮得烘稟詞會同隨時密訪有貿易越南之順德縣民人周彥才來省稱本年八月伊甫自越南回家越南現因英人滋事亦隨時警備造戰船數隻每船三桅四十餘槳船身以硬木爲之厚五六寸或七八寸不等又仿造英吉利屬國新洲貨船十餘皆堅重有餘而靈動不足該國銅礮少鐵礮亦不甚大又寓兵於農戰陣多以象力取勝能陸戰而不

善水戰該國由都城出海三十餘里各外國貨船如至該國入港時先將各船礮械搬岸代為看守俟出港時交還是越南向恐各國在其國滋事並未聞英逆有畏懼越南之說其瓊山縣民陳姓所言亦略同又鄉勇中礮手林九曾被張保招去與越南打仗後經投回因令管帶之紳士密向查詢據稱越南船有金蜥銀蜥之名如天津來粵貨船式堅牢而不能使駛其內河船有名牙釵者長十餘丈闊二丈槳百枝亦看風勢為遲速曾被張保打沈數隻似難與英人對敵又欽州知州黃定宜稟稱本籍廣西龍州與現任之欽州均與越南東北境毗連惟距該國都富春二千餘里傳聞該國向製巡

洋大師船二隻皆附近居民合力采堅實大木造成以銅包底俗呼銅皮船約載二三百人船雖堅而不靈外有巡洋小兵船用籐為之亦止載至四五十人雖行駛較便第遭風撞礁亦即破散前此該國修造巡船大者數月小者幾一月始竣是工匠亦非迅速查道光二十年間該國頭目阮廷豪等兵船在崖州洋遭風破壞遞至欽州轉送回國撈獲三銅礮重者八十餘觔輕者三十餘觔式與內地過山鳥槍相似又越南現聞英人滋事慮其擾邊亦修防守去冬添造戰船至今尚未畢工時探英逆消息又道光中該國奸民陳如海糾結內地匪黨楊就富等在南洋狗頭山嘯聚劫掠該國兵力不足曾請內地舟師幫捕始殲厥渠魁可見該國巡船並不得力臣等於該國情形節次訪查大略相同伏思該國世受　天恩素稱恭順現在國王阮福暶新受敕封尤當感　恩圖報如果船堅礮利兵力精強斷無不竭誠報効而該國王並未表文陳請亦未呈懇督撫轉奏其力不從心未能與英人為難已可想見其事遂寢

臺灣道姚瑩敗英人於雞籠港

初英船至鹿耳門外泊馬鬟隙洋官兵擊走之然臺澎外洋時有英船往來是月十五日艋舺營參將邱鎮功等以遠鏡窺見一雙桅大船多帶杉板在萬人堆洋有

人升桅頂瞭望當即警備次日英船駛進礮擊三沙灣礮臺壞一兵房姚瑩督鎮功率守備歐陽寶等接應鎮功手然八千觔大礮擊斷英船桅索船即退出風潮驟湧衝礁擊碎落水死者甚眾有鳧水登岸或上杉板駛竄者鎮功督兵追擒黑番四十三人手刃四人游擊安定邦守備許長明千總陳大坤等各擒獲有差又有白黑番二十餘人駕一杉板在大武崙港外次早淡水同知曹謹帶壯勇搜捕至草嶼有白番二人紅番五人藏匿壯勇直前擒斬獲其洋圖冊頁洋書皆繪記山海形勢城池人物車馬形狀是役共擒紅白黑番百三十八斬馘三十二人捷聞奉　上諭覽奏均悉昨生擒夷

人漢奸多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爲强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僞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姚瑩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庸諱匿

九月以大學士宗室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大臣赴浙討英人

英人既陷甯波鎮海侵軼四出浙省大震巡撫劉韻珂告急於　朝詔以奕經爲揚威將軍文蔚特依順俱參

贊　飭調陝甘兵二千隨赴浙江進剿以怡良爲欽差大臣赴閩會辦軍務

時英船在閩省尚踞厦門鼓浪嶼　詔怡良以欽差自粵東赴閩會同剿辦尋罷顏伯燾以怡良代爲總督

冬十月揚威將軍奕經次蘇州

奕經是月抵蘇駐軍館滄浪亭時浙撫專任西路防守自江以東則坐待大軍有以專閫距浙太遠爲言者奕經不納英人在甯海聲勢甚盛紹興東逼慈谿求援日亟奕經以兵力尚單復遣赴淮徐招募山東義勇欲俟各路兵齊聚而進

十二月大兵次杭州

先是十一月浙江大雪匝晝夜平地深數尺英酋濮鼎查畏寒南赴福建甯波英兵及漢奸儘三千人而奕經方次嘉興時　詔舉沿海智勇之士廣咨方略奕經雖設匭聽人上書然凡言練兵選將申紀律備火器者以爲常談即立功宿將前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投劾亦不用徒託腹心於幕屬年少寄耳目於蘇浙州縣前泗州知州張應雲獻計謂英人入内地皆漢奸爲嚮導然不過啗之以利非有恩義之結令其效死今甯波紳民靡不延頸以望大軍而漢奸多其鄉人誠能以重賞招撫我兵攻城使爲内應此兵法所謂因間也奕經深然之遂專以購反間爲得計定議進取甯波鎮海一路以

應雲主之定海一路以知州王用賓主之並充左右翼長軍抵杭州特依順至自福建奕經不甚與議令駐守杭州惟與文蔚率師進駐錢塘江

國朝柔遠記卷九

國朝柔遠記卷十

臣 彭玉麟恭定
臣 王之春敬編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

春正月揚威將軍奕經復甯波鎮海不克

大兵進次紹興府將軍參贊定議同日分襲甯波鎮海使敵不相援應張應雲先約甯鎮紳士令所購漢奸內應而未能質其家屬反以我軍舉動輸敵英人聞大兵將至悉聚守甯波應雲請刻日渡曹娥江先據慈谿為戰地乃下令移營進發二十三日奕經大兵營東關在紹興文蔚駐慈谿東門外以四千人使金華協副將朱貴

參將劉天保分屯長谿嶺及大寶山以圖鎮海總兵段永福以四千人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以圖甯波應雲率所募鄉勇千五百人駐駱駝橋為南北兩軍策應甯波在鎮海南約以晦日首尾幷舉俄而師期洩英人知之反令漢奸句結鄉勇倒戈相向兩軍見事急先期進剿遂以二十八日三路分襲甯波鎮海其踰甯波西門入者盡為英兵所殺南門則洞開縱我兵入英兵踞街樓兩旁火彈雨下我軍信漢奸言謂軍至即開門縛獻英酋未攜火器潰退英伏兵自北門截之前後受敵陣亡二百餘永福聞敗即退至東關其慈谿之兵天保欲立首功先發甫至鎮海城外即大呼譟英兵警覺火礮齊發招寶山英兵亦應之天保退走越日駱駝橋鄉勇中夜悉自驚潰奔入大寶山其由乍浦顧漁舟渡岱山圖復定海一路之師半渡亦為英人所覺焚燬大半

臺灣道姚瑩敗英人於大安

初英人屢窺大安港在淡水廳彰化縣界見防守嚴不敢駛近至是有三桅船一帶杉板船四欲入口姚瑩令淡水同知曹謹彰化知縣黃開基護北路副將關桂游擊安定邦等馳往堵禦設伏於迤北之土地公港英人見大安有備復退出巡檢高春如謝得琛所募漁船粵人周梓等以土音招英船漢奸與語誘從土地公港入為暗礁所擱船即欹側伏兵齊起時船距岸甚近關桂等以大礮

攻擊英人急不能脫船破落水死者無數逃上杉板及跳登漁船者得琛等率兵勇圍擊斃白番一紅黑番數十生擒白番十一紅黑番三十八並漢奸五獲礮共二十門及刀械與甯波鎮海官物蓋攻浙之兵回至閩洋窺伺者捷聞奉 上諭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該夷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擱淺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自是英船不敢再犯臺灣

二月英人攻慈谿營金華協副將朱貴及其子武生昭南督糧官即用知縣顏履敬死之

官軍襲甯波鎮海既不克反墮漢奸空城計然祗喪亡

金川精兵二三百尚無大失朱貴率陝甘兵六百回屯大寶山收集駱駝橋潰勇圖進攻劉天保謝天貴領河南兵各六百為左右翼初四日英人由小西壩登岸由夾田橋繞慈谿東北門攻大寶山朱貴麾所部迎擊以扛礮數十擊退者再英兵傷亡三四百仍冒死前進而左右兩軍按兵不動自辰至申貴軍饑渴交加猶誓死格鬬戰方酣鄉勇亂竄或反拒官兵英兵乘間抄襲山後有三火輪船進大亭江直逼山下巨礮火筒射燒營帳煙焰障天左右軍卽驚潰反衝亂其陣朱貴腹背受敵見勢不支卓豎所執大旗於壘怒馬馳赴斬數十級身受重傷馬踣復躍起奪敵矛左右衝盪復中火槍乃

踣子昭南以身障之格殺數人被創無完膚同時麾下二百五十人皆死焉督糧官卽用知縣顏履敬素與朱貴意氣相得糧臺距大寶山二里登高觀戰良久奮起曰吾不可不助易短衣持佩刀奔赴其僕止之不可乃執梃以從俱中礮死時文蔚駐長溪嶺里鏖戰時有請往援者諍久之始許發兵二百薄暮未遣而敗聞侍衛容照司員聯芳等請退避遂宵遁至東關全軍遂潰以後營夜被漢奸焚燬奏聞次日猶未至也長谿嶺營旣潰軍氣大喪初七日將軍參贊棄紹興走西興巡撫劉韻珂飛檄毋許一卒渡江違者軍法從事於是文蔚仍回紹興奕經渡江回杭州

以耆英為杭州將軍

起用伊里布

伊里布旣回兩江總督任後以家人張喜往來洋船事涉通番逮入都奉　旨遣戍至是大兵敗績於慈谿巡撫劉韻珂以事勢危急奏陳十可慮末曰凡此十者皆屬必然之患非皆屬無解之憂若不早為籌畫則國家大事豈容屢誤現在將軍奕經赴海甯州查看海口參贊大臣文蔚留紹城調還前路防守究竟此後應作何籌辦將軍等似尚無定見臣渥被　生成若不將實在情形直陳倘省垣不守臣粉身碎骨難蓋前愆伏乞

皇上俯念浙省實在危急獨操　乾斷飭將軍等

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俾浙省危而復安卽天下亦胥受其福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又片奏云臣前請將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效力贖罪未蒙　允准恩出自　上臣何敢復行瀆請惟念該革員獲罪究屬因公且其按兵不戰究與僨事誤國者有別我

皇上愛惜人才凡中外獲咎臣工苟心迹可原咸荷棄瑕錄用或令戴罪立功不知凡幾如周天爵林則徐等亦皆令其及時自效仰見　聖德如天不使諸臣終身廢棄伊里布與周天爵等同係譴戍情罪似均且公忠體國並無邀功近名之心現在將軍等差委需員除隨帶司員外又調取各省丞倅牧令來浙並令本省

之員舉生監查辦事件若老成謹愼不貪功不圖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備器使況該革員為英逆所感戴卽其家人張喜亦為英逆所傾服若令其來浙或該逆聞之不復內犯亦未可定可否仰懇 天恩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效力贖罪之處出自 聖裁如蒙
皇上鑒其無他望賜采納旋奉 密諭劉韻珂奏請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効力贖罪已有旨令隨耆英前往矣現在浙省剿辦既難得手則防堵是第一要務萬不可再有疏失該將軍等惟當激厲衆心協力守禦不可因前此失利稍存畏葸致該逆乘機更肆猖獗耆英此來已諭令與該將軍等相度機宜通籌大局臨

時自必密商至防堵保衛是將軍參贊等專職倘有疏虞獲咎孟浪朕惟將軍等是問該將軍等接奉此次密諭惟有默識於心斷不可稍露風聲致令在事員弁兵丁羣相觀望貽誤事機也

臺灣兵備道姚瑩奏籌海防

初英人寇大安雞籠皆受創在粵英船聲稱大舉報復
上憂臺灣單薄 廷寄臺灣為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剿難保無匪徒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於一切堵剿機宜自必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

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券著達洪阿等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時得祿病故而怡良方授閩浙總督舊制以臺灣遠在海外軍情不必由閩中督撫轉奏兵備道與總兵得專摺奏事於是達洪阿姚瑩覆奏云臣等查臺灣戍兵名雖一萬四千內除澎湖兩營隔海噶瑪蘭一營遠在山後其山前一廳四縣地亘一千餘里海口林立民情不靖現當戒嚴若遇大幫洋船實形單薄欲請兵內地則本省海防吃緊缺額戍兵尚難補足欲請兵外省則客兵地利生疏且遠隔重洋緩不濟急惟臺人習鬬膽氣較優且自衛鄉邦

其情較切若曉以大義優其爵賞尚可有為是以臣等自二十年八月先後赴南北路督同廳縣委員遍諭紳耆聯各莊團練義勇半守本莊半聽官調已據各屬冊報練勇四萬七千一百有奇請頒義旗腰牌此皆平時不領經費調用始給口糧其各海口則自二十年洋船窺伺臺灣擊退後及上年厦門失守洋船再犯雞籠臣等陸續添派守口常駐弁兵三千六百六十八名益以調募屯丁義勇水勇五千五百餘名其分防陸路守城及澎湖兵勇均不在內惟兵勇分駐只可禦三數洋船設有大幫則需調取陸營兵及團練義勇出禦仍遵
聖訓不與海上爭鋒俟其登岸設伏擊之伏思用兵

之道氣不可餒貴從容布置言不可夸貴切中機宜謀
不在奇貴深明事勢人不在衆貴協力同心洋人之長
在火船火器守禦之法其要有五一曰塞港各省近皆
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港與三崑身
之新港最寬深新港現用大竹簍及木桶載石塡塞國
賽港則以不堪用之哨船並製大木籠千餘載石堆水
中均設兵勇守之至四草港與安平大港對峙安平爲
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内復製大木排四座
上架大礮攔截港門更製長二丈大木攢數百枝上施
大鐵鑽帶鉤貫以籐條横浮水上以罣其船此塞港與
守港之法也二曰禦礮沿岸設石壁外以竹簍貯土作

礮堆或用大竹簍夾築土牆長數百餘丈下更挖濠埋
釘桶竹簽或布鐵蒺藜臣達洪阿近更製地雷埋伏數
十處以待三曰破其鳥槍水中用竹筏上設木架張牛
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進岸上則於籐牌外新添翻架
五十名爲一排後藏小銅礮抬礮抬槍可以破其鳥槍
火箭火鏢又鍊翻被手法用五十八人爲隊以水溼棉被
張其兩角兼執兩刃排列而前長矛鳥槍隨進較籐牌
更爲得力四曰守城臺灣郡城逼近海邊安平卽係西
城三郊商賈雲集之所向有礮臺三座近更加築堅厚
復圍建木柵七百餘丈守以義勇城内八坊八十二境
諭令紳士鋪民每段樹柵自選壯丁稽查嚴守現在送

冊亦五千餘人此臣等籌防城内外之大概情形也五
曰稽察奸民夷雖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句引廣東厦門
甯波本洋商所聚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貪其利故爲
之用臺灣向無洋商洋舶不到似無此患而民情不靖
則其患更深昨鳳山逆匪張從竟以廣西逃軍在廣東
與通番奸民句結回臺糾人爲英内應幸爲臺灣縣知
縣閻炘擒獲首從伏誅並究出英用漢奸劉相蘇旺爲
主謀本年夷首濮鼎查復自定海遣夷目顛林偕漢奸
黄舟等以重貲來臺窺探欲行句結久卽被獲而南北
匪徒上年復痛加殲剿惟是英逆既屢次失利懷憾轉
深果否遂能戢其邪謀尚在未定臣等益當督飭文武

隨時嚴密稽查以防意外之虞且夷囚現在郡監一百
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甫經奏請
訓示設未奉到　批回而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
除内患是爲要著至臺灣惟郡城臨海最爲險要其餘
廳縣皆距海數十里民莊皆用竹圍足禦夷礮獨海口
沙地水鹹不能種竹惟令各口添礮墩土牆相機辦理
又各口惟雞籠三面環山險峻可守滬尾兩山對峙一
港中通其險次之此外則一望平沙港門皆在水中或
有暗礁沈汕猶可限阻洋舟否則全仗人力自當相度
地勢而行不能一律辦理現令各民莊自相結聯倘洋
人登岸卽同官兵設法邀擊益兵事頃刻變易全在不

失機空非成法所能盡者亦惟存乎其人將吏果皆有勇能謀是又臣等之愚所不敢遽信也臣等才識庸愚當此鉅任惴慄時深何敢遽操必勝惟有竭誠畢慮仰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

三月廣東遣通事至浙

時廣東遣諳悉英語之通事二人來浙 上命奕經等將所獲夷目幹布爾詳訊該國一切情形奕經覆奏云臣等遵將 諭旨各條飭司員詢該白番等供稱自英吉利國都至廣東總視風信順逆爲遲速速則一月即至香港至遲亦五六月可到所過地方若佛蘭西急欲羅士郎罵達剌沙姑路庇介罵勒格新嘉坡等處皆

英吉利所屬所經他國均難指實或船上淡水乏食遇洋面附近之山即以小船攏岸取水其地名未能細辨至克倉米爾乃孟加剌所屬孟加剌又英吉利所屬英船止到加剌吉達其地小河可通克倉米爾亦有陸路距加剌吉達約千里復有陸路通魯愼大呂宋佛蘭機等處此次來浙均該國王所調英吉利兵其呂宋孟加剌雙鷹國人不能當兵所同來之各國洋人乃船長僱來辦事及充水手該國女主乃因前國王無子立其姪女名域多喇賛英吉利所屬渣罵剌國王之子名鼻連士阿剌拔國人稱爲法是滿乃該國第一等官職不預國事至欽差提督等名從未聽聞非女主所授想皆私立名色至犯浙一切事件從前則占那麗架蘭頓調度死在定海後則占那哥付調度其人向在甯波厦門定海等處占那哥付乃罵達剌沙之句連那官即陸路兵頭也義律去年由廣東回國其有無音信來浙均未能知鴉片煙土乃孟加剌米鄉所出就深山僻處秘造即其本國苟非製造之人俱不准入觀蓋恐洩漏其術彼不得專其利英吉利及美利堅佛郎西大呂宋花旗雙鷹等國俱係赴孟加剌益米各處販入內地祇圖貪利實無詭謀等云

夏四月英人犯乍浦副都統長喜同知韋逢甲以下死之

英人據甯波見我軍曠日持久欲乘勝逞志浙西偵知

尖山海口沙淤舟行多窒遂思北窺松江造小蛋船爲入淺河計索甯波紳士犒軍銀百二十萬員許退兵遂於三月二十六日去甯波而撥船專守招寶山要口是朔鎭海英船亦退去惟留四舟兵千餘守定海餘悉出大洋偵之初不知所往奕經遂以大兵收復甯波聞初九日突犯乍浦分泊西山嘴唐家灣先以船礮列陣與官兵相持而以小舟登岸攻東門不克轉攻南門漢奸縱火內應城遂陷副都統長喜禦之受重傷投水前鋒救出越日卒同知韋逢甲率義勇防堵海塘礮傷左脇亦越日死佐領隆福禦賊於天尊廟火起突圍出窮追者至隆福掣佩刀奮砍數人力竭自刎驍騎校該杭阿

守北門城陷有勸之走者叱去遂死之佐領果仁佈妻搭搭拉氏城陷懼受辱有勸避去者氏曰若遇賊則求死不得矣遂與二女投井死生員劉𢜁松城陷出走遇英兵逼書僞示不從被戕傭工陸貴遇英兵令抬礮不從被槍死木工徐元業英兵逼之導搜婦女不從以刃自刺庠生劉東藩女年二十二未嫁賊以刃脅東藩女懼辱投井死劉進女鳳姑年十九聞城陷出避遇英兵復返英兵尾之急遂痛詈被戕凡官弁兵民婦女殉難者七百餘人兵備道宋國經退守嘉興

臣按英兵自入浙以來所過城邑民人皆先走避惟乍浦濱於大洋出其不意豕突而來罹禍最酷然下

至兵民婦女無靦顏求活者具見　國家養士之隆食士之報皆知以忠義相激勸可謂難矣

伊里布釋英俘於獄英兵退

時耆英伊里布先後來浙劉韻珂既續奉相機籌辦之密諭遂與奕經趣伊里布至乍浦有　旨授伊里布乍浦副都統英人踞乍浦數日揚言進攻嘉興伊里布至仍遣家人張喜見英酋郭士利告以撫事有成令先退至大洋先是乍浦接仗我軍生擒英人十六名械送嘉興獄郭士利索之急伊里布許俟船退即遣還英人如約遂以收復乍浦奏聞

修復虎門礮臺

時御史蘇廷魁奏言聞英人爲孟阿剌攻破該逆兵船紛紛遁回請乘機修築虎門礮臺及粵垣外燕塘墟大沙河龜岡各要隘以資防禦有　旨交靖逆將軍奕山等確訪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奕山覆奏略云臣等伏查本年二月間風聞英逆所屬孟阿剌地方向有英國兵目領黑白番兵各數百駐守因黑番出兵多傷亡僅白番兵不敷駐守該兵目於去冬勒派土著商民充兵役因而搆怨羣起刺殺兵目並將白番兵數百焚斃殆盡嗣據香港探報英人前佔孟阿剌埠頭藉產鴉片厚利得充兵餉因被孟阿剌麼恡鬼子將八顛之弟殺死奪回鴉片埠以致兵餉不繼臣等以得自傳聞究無確

據留於前摺內奏及是該御史所奏不爲無因惟該逆兵船是否因此遁回前飭查探其說如果屬實自不應復有兵船駛至乃現在英逆兵船火船又陸續駛到三十餘隻查探已有向東行駛者餘船或云留泊香港或云亦欲駛往江浙是番船駛回孟阿剌應援之說實未可信但近日又訪聞英國之東有恩田國（恩田國即緬甸國之音譌）相距約三月水程英人欲得其地被恩田國計誘於本年正月殺斃英兵萬餘名現在干戈未息又聞英逆先與喀布爾打仗現又與治拉拉拔打仗有地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奪回該逆深恐喀布爾與治拉拉拔相和好又訪聞喀布爾與孟阿剌各處總名印度等語奴

才等竊思該逆在海外欺凌各國因而各國與之為難似係事所必有而現在查詢該國人眾所有孟阿剌恩田國及喀布爾各情節或稱得自傳聞或稱並無其事所言地名亦恐傳播語音不無譌錯一時殊難得實云

國朝柔遠記卷十

[seal]

國朝柔遠記卷十一

夏五月英俘嘡嗎等伏誅

先是淡水雞籠海口擒獲英人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將提郡查訊因嘉義匪徒滋事暫停及事平仍分起提解來郡委臺灣知府熊一本知縣閻炘帶習英語之宋廷桂何金逐一研訊將奏誅之復奏 上諭御史福珠隆阿奏請暫留罪夷以便解省訊究一摺臺灣擒獲逆夷多名如果尚未正法即著劉鴻翺飭令達洪阿等按照該御史摺內所陳千里鏡一節毋庸查究外其

餘逐層究詰明白曉諭務得實情密籌辦理冀有裨益於攻勦機宜姚瑩覆奏畧云臣等欽奉 諭旨後復加研訊據黑番頭目咀莉啞等供稱伊等均紅毛望結仔咁勝油各島人駕夾板洋船向屬英人管轄每年俱納鴉片煙土為貢稅前年中國查禁煙土無從銷售英王遂索納金銀各島亦因煙土難銷無金銀供應仍求收納煙土英王即於檳榔嶼望結仔實力等處雇調兵船七十餘隻在孟加剌會齊大船用八九百人小船五六百人每人月給番銀四五圓至十餘圓不等又漢奸數人沿途賣貨買物供用令大頭目帶各船至中國與領事義律求通商因中國嚴禁如初即帶各船至虎門舟

山厦門等處滋擾去年英王撤回義律另以璞鼎查爲
領事大頭目隨派三十餘船攻厦門續派二十餘船再
攻浙江又派伊等三桅船三隻來臺窺伺伊等船於八
月十二日晚先到雞籠外洋其同來二船不知何處阻
停伊等遂於十六日駛入雞籠口與官兵開礮相攻被
岸上礮擊倒大桅伊船立破船中番官三人一名可失
萬一名巴剌不一名龍不希見勢危急一於拜天後跳
海一傷目其一同白番數十黑番三百餘及漢奸數十
分駕杉板船四隻逃走官兵乘船追至諸夷或投海死
或被殺死伊等均被生擒船上大小礮三十餘門及藥
彈金銀器物俱各散失此該夷船聽從英逆各處滋擾

來臺被擒原委也詰以漢奸姓名里籍據稱漢奸俱粤
人前英人在廣通商與管事白番相識是以雇在各船
照料伊等實不知其姓名詰以製藥製礮該逆能否造
辦據稱火藥船隻俱在本國及息辣製造礮用銅鑄伊
等但能用藥點放不能造辦詰以硝磺米石由何處偷
漏所需內地何物接濟畏懼中國何項兵法據稱硝磺
米石俱由息辣孟加剌等處運來或各處漢奸接濟船
中所帶乾麪粉餅極多非必需內地之物至在中國打
仗最怕擱淺是以到一海口必量深淺最怕火攻是以
船之兩舷皆用夾木中層注水以防礮火等語臣等復
詰以檳榔嶼望結仔息辣孟加剌實力等處是否國名

所獲圖冊番書是何奸計據稱孟加剌實力是英國屬
島檳榔嶼望結仔息辣三處是英國大碼頭在葛剌巴
一帶順風亦須四五月方到中國至所帶圖冊是沿途
各島及中國地圖番書是管船白番甲畢丹之物伊等
黑番俱不識字莫能解說等供再三嚴詰矢口不移臣
等查該逆番等因天朝不准販賣煙土輒聽英人調派
分至各省滋擾實屬罪大惡極若如該御史所奏解省
審辦非惟現乏文武官兵護解過海且此項黑番俱各
島烏合愚蠢之人問以秘要情形不能明晰且恐洋面
番船聞而截奪應否仍照臣等原議即在臺正法以彰
國憲而快人心抑如該御史所奏暫緩正法之處臣

等未敢擅便尋奉 旨將頭目監禁留存聽候諭旨其
餘概行正法於是將雞籠擒黑番一百二十三名除受
傷在途在監身斃外又留存頭目咀莉啞哈吻叻嘛二
人其餘望葛等一百十七名斬決又將大安生擒紅白
黑番四十九名解郡訊供後亦留存紅番頭目顛林大
夥長律比二夥長吧底時三夥長科因諫呢副頭目怒
文白番頭目伊些駱黑番頭忍滿七人其餘紅番肶哩
等三名白夷密林等十名黑番伊騷等二十九名悉誅
之

英人陷寶山江南提督陳化成死之

寶山城東南爲吳淞黃埔交匯入海之口實爲上海崇

明管鑰洋面寥闊不如口內之東溝江灣可設伏火攻惟東西礮臺有礮三百餘又海塘高厚礮不能透塘上土堆如雉堞可蔽身小沙背則塗灘峭岸險亦足恃江南提督駐松江府陳化成莅任六日而定海警報至遂馳赴吳淞口相度形勢建營於海塘高岸激厲將士拊循軍民冬則踏雪巡營夏則海潮盛時水深及尺未嘗移營及乍浦失守江浙騷動總督牛鑑駐師上海有兵三千籐牌八百化成恃以無恐是月三日英火輪船四由外洋探水入輪煙蔽天鑑驚疑束手適奕經檄令權宜設法羈縻之遂遣弁齎禮物赴英船不答初八日英船開礮化成亟麾令然礮沈其二艘又折其二艘之桅

斃英兵三百餘人鑑聞之喜出寶山南門登塘觀戰適為一飛礮驚退滁州兵在後者走河南徐州兵皆潰總兵王志元亦走英兵遂由小沙背登岸化成前後受敵中礮死東溝江灣之兵同潰英兵遂入寶山牛鑑走嘉定自丹陽句容回江甯武進士劉國標負化成尸匿蘆葦中越十日嘉定知縣練廷璜求得之殯於瞜城民爭詣哭奠繪像祀之事聞 賜諡忠愍時江浙士民謠曰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同化成殉難者守備韋印福千總錢金玉許林許攀桂把總龔齡增外委徐大華姚雁宇等七人

英人陷上海典史楊慶恩死之

上海距寶山八十里居民聞警即遷徙文武各官買舟將遁典史楊慶恩聞之求見上官言事不得而返比吳淞失守參將繼倫率兵棄城去兵備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先後走松江所募福建水勇乘機焚掠慶恩頓足長歎作牘呈上官竟投筆曰吾亦從此逝矣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囊得百錢與舟子其僕意其避去從之舟至中流慶恩突躍入水僕號呼曰此我主上海捕廳也舟子不顧急搖槳去僕求救不得亦走十一日英船駛至上海城已空無人比英兵退慶恩家人求之於周家渡蘆叢中見番尸十餘中有漢衣冠者則慶恩也乃斂以歸事聞奉 旨優卹

英人犯松江府壽春鎮總兵尤渤禦卻之

英人既入上海十三日復以火輪杉板駛至松江時尤渤統壽春鎮兵二千調守松江整陣以待英師開礮渤令我兵皆伏避之礮過而起則我礮齊發相持半日而退次日復至亦如之英人不得逞而返英人又將窺蘇州以火輪船探水至泖湖輪膠於水草乃還遂於二十日退出吳淞口

夏六月英人陷鎮江副都統海齡闔門死之

英人又以杉板小舟擾及無錫界並崇明靖江江陰境鄉民聚衆逐之不勝去遂自福山放洋游弋圖入長江而未測江水淺深沙綫曲折及內地虛實乃劫沙船導

火輪船駛探知各險要皆無備沙港荻洲皆無伏乃決意深入先是有鎮江紳士請於常鎮通海道周頊以圖山關江流狹隘可兩岸設防且備火攻頊乃親往相度形勢紳士爲指陳堵截守禦事宜頊笑曰鋌而走險彼必不來來則俟其擱淺而圖之若先糜數萬金以設萬一之防誰其任之遂不設備初八日英船乘風潮直入進薄瓜洲城兵民已逃盡轉窺鎮江參贊大臣齊愼湖北提督劉允孝督兵禦於城外相持三日勢不支退守新豐距郡城四十五里城中守具不備又未團練民勇相助惟駐防兵千餘綠營兵六百副都統海齡率之以守初攻不克英人乃佯攻北門而潛師自西南以火箭

射入城延燒房屋乘間梯城入守兵皆潰居民紛紛逃出乃焚滿營海齡爲所殺闔戸盡焉頊及鎮江知府祥麟丹徒知縣錢燕桂等先後棄城走鎮江素繁富英人積憾駐防焚殺擄掠慘甚甯波寶山

淮揚鹽商賂英師

京口既失英船礮聲震江岸瓜洲儀徵之鹽船估舶焚燬殆盡梟匪乘間劫掠火光百餘里揚州爲鹽漕交匯自京口逾江泝流止半日程淮南北場運商人惴甚時漢奸諜者揚言英人戒師期將因糧於揚以規取江甯非速備贖城費以求免禍且旦夕至贖城者英人挾兵索賂之口號也商人聞警將盡室行有江壽民素善淮

商門客自請往訶之諜者以告馬利遜呼之入索賂款六十萬壽民請減其半英酋方欲疾趨江甯意不在揚許之時淮商皆中落咄嗟莫辦具白於運使但明倫不可商人日納賂以行成不猶愈於齎糧而藉寇乎明倫啾唶無以應乃作商人提借之款飭總商具領事後歸償即日交壽民致送鎮江英船遂於二十八日進逼江甯東南大震

秋七月英人犯江甯耆英伊里布牛鑑與英人成和

英火輪兵船八十餘艘連檣溯江而上自觀音門至下關（在江甯北河外）烽火照徹城中時牛鑑自吳淞敗還沿江警報曰亟而不謀守禦　朝廷方厪慮漕運咽喉與沿海

之民已　敕耆英便宜從事羈縻之又英酋已先奉其國王諭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費煙價即鴉片亦不再販故在乍浦亦有前往天津求和遵國王所諭之言而耆英方自浙啟行伊里布亦奉　詔自浙馳至未敢自專故鑑惟日促耆英之至而飛書照會英酋以欽差大臣已奉　諭旨允定和好不日可到以緩兵是月初三日伊里布亦遣家人張喜偕揚商夥詣英船羈縻之其酋璞鼎查謾語曰耆將軍未知何日到我軍數萬遠來轉輸難繼方謀就倉城中若欲俟耆將軍速爲我辦餉稿三百萬治邸舍城中入而徐議可也二人歸告時壽春鎮兵已抵城下將校陳平川等皆憤怒請決

一戰鑑不許曰然則請閉城登陴而守鑑遽拂衣起駐
防將軍德珠布在座亦拂衣起江甯故南都城守嚴重
將軍祿綸牡督府有急事亦需將軍令箭然後啟英船
初至德珠布亟傳令閉諸門時居民戒京口焚掠之慘
方遷避去猝聞重閉之令有路藉死及委殯去者鑑與
德珠布交疏相劾伊里布調停其間約以已啟申閉及
敵情叵測鑑猶恐誤撫局不設備德珠布怒卽閉內城
授兵登陴居民益恐時張喜復至英船英人要求各款
一索煙價商欠兵費銀二千一百萬一索香港爲市埠
並通商於廣州福州厦門甯波上海五港口一英官與
中國官用敵體禮餘則劃抵關稅釋放漢奸等款未請

鈐用　國寶喜言煙價兵餉廣東已給過六百萬今索
價更奢索埠更多若何馬利遜言此我國所索豈卽中
國所許此次通商爲主不重在銀錢但得二三港留易
餘則中國裁酌可也而諸大吏未卽覆初六日耆英入
城按各款稍駁詰之適英酋聞增調壽春兵至謂我借
款緩師初八日突張紅旂揚言今日如不定議者詰朝
攻城意蓋欲款局速成非望所求盡允而諸帥卽夜覆
書一如所言亦絕不及鴉片煙禁翼日遣侍衛咸齡布
政司黃恩彤甯紹臺道鹿澤長往告各款已代請俟
批回卽可定約遂急驛馳奏且謂敵設礮鍾山之巔全
城性命在呼吸實則山頂極峻礮無由上且距英船數

十里又謂乾隆時征緬棄銅壁關外五千里云云
上覽之憤甚時軍機大臣謂兵興三載糜饟勞師曾無
寸功靖難息民撫之便遂許之惟福州省會飭以泉州
換給所請鈐用　國寶著易以該大臣關防時三帥以
將修好遣喜等約期相見馬利遜英官名其人能爲漢語　謂喜曰
我洋人不諳中國禮節欽使制府必欲來者請以本國
平行禮見蓋惟舉手加額而已十五日耆英等暨侍衛
司道詣英舟與璞鼎查等四人相見卽用其禮議訂盟
約十七日復親具牛酒犒師英酋忽辭不見亟遣喜往
問故馬利遜曰前議款無可更易有一不從則請相見
以兵耳諸帥奉　批旨懼撫事中沮祕不聞惟奏乞俯

如前請又稱鈐用　國寶乃該國王所藉覘向背從違
者否則各議條皆不行　上雖知諸臣危言要挾而
度其終不能戰也遂許之而耆英等果於覆奏後卽已
一如所請十九日率僚屬赴靜海寺在儀鳳門外　璞鼎查兵
衛導從入寺相見將議款各畫諾二十一日璞鼎查偕
馬利遜入城至上江考棚答謁大吏集隊仗鼓吹聲礮
迎入璞鼎查雖兵頭而馬利遜辯給多智酒酣馬利遜
言我兵本不敢輕入內江緣七次遣人沿江探水至蕪
湖遇險狹處周視蘆葦間不見一兵然後敢入若和議
不成長江天塹固將一決勝負也耆英詫甚謂彼何以
識長江天塹之語故有傳其爲漢奸仕英者初英船抵

下關嘗由陸分擾及句容鄉鎮又漢奸所在充斥恩彤令城內挨戶行保甲法立柵給牌嚴啟閉以防內奸民甚德之自張喜通撫事恩彤與英酋往還日密人以是譏之又英人自以異言異服初未敢輕出至是侈甚恣意游覽有英人見婦女之皙者執手調謔居民憤甚羣捽而毆之其酋怒將趣衆赴闘恩彤亟往謝而酋必欲按問乃枷鎖軍犯數人詭謝旋諭軍民謂外洋重女輕男執手是其本俗居民愼勿滋事端遂傳爲口實

法蘭西人來江甯

法蘭西及美利堅與英吉利皆世仇英人入犯幷阻諸國貿易諸國欲各調兵船來粵與之理論林則徐曾兩

次奏及以琦善一意主和而止琦善甫褫逮美利堅酋卽出調停故有但許通商不索一切之請乃廣東誤攻殺美利堅數人故不肯復盡力而法蘭西酋於英人再敗盟後卽來兵船二兵帥一幷請代造二船曰水底鴉能伏水中攻船底否則請火藥及兵餉銀數萬代攻虎門香港之英船又請以船礮駕中國而教我兵駕駛運用之法可倣造十船分布各海口俾英不敢逞奕山祁墳皆遲疑莫之應其酋又請赴浙江代爲議款使英人不敢爲無厭之求否則藉與爲難奕山亦不肯奏及怡良以聞又恐其情叵測坐視遲延半載至是月駛赴吳淞則英人已深入法人因請我船導之入江而官吏申

請稽時比至江甯則款議已成數日璞鼎查懼其搖撼撫事遣舟迓之問勞有加法兵頭猶謂戰則求援和則不告數詰讓之而英人待之益恭法兵頭懊喪而返於是分提藩運各庫銀給付本年六百萬議款二千一百萬本年交六百萬餘分作三年完結至八月杪英船出江九月始盡回東海其鼓浪嶼及定海則俟三年銀數交後始撤

劉韻珂致書耆英伊里布牛鑑

江甯撫議定浙撫劉韻珂恐人議其奏起伊里布爲請撫之地以解浙危又見所允款議多礙大局遂致書耆英等畧云聞撫局已定念計出萬全自當預防後患而鄙人不無鰓鰓過慮者查英船散處閩粵浙蘇較多其

中稱有他國糾約前來者又聞粵東新到洋船十隻倘該逆退兵後或他國出而效尤或卽英人託名復出別肆要求我未能深悉夷情安能盡服醜類此宜慮者一該逆曾在粵就撫迫給銀仍復滋擾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謂今酋目等辦理不善撤回別生枝節此宜慮者二該逆屢有前赴天津之言去年投書之某今年所獲之陳祿皆云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碼頭又不及天津殊爲可疑此宜慮者三通商必明立章程各有關口應輸稅課倘仍四商抗課勢必難聽一經禁止必啟事端此宜慮者四通商之後民人與該國獄訟應聽有司訊斷倘此後各省案涉

夷人彼乃抗不交犯如粵東林維美之案何以戢暴而服民此宜慮者五罷兵後各海口仍需設防如修造礮臺戰船添設兵伍營卡本以防海倘該逆猜疑阻撓致海防不能整頓此宜慮者六通商須治奸民今內地漢奸現投該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安插否則勢必恃夷犯法不逞之徒將陸續往投以害良民倘該逆庇護官法難施必尋釁隙此宜慮者七既定碼頭則除通商地面餘皆不容泊岸倘任意闖入致民眾驚惶或掠取婦女牲畜民人糾合抗拒彼必歸咎於官興兵搆怨此宜慮者八通商原非割地而現已毀定海城垣造洋樓亘數里洋兵挈眷以居有據地之意倘各省均如定海

舉腹內之地畀人轉瞬即非我有此宜慮者九中國凋敝之故由於漏銀出洋今各省洋船漏銀更甚利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行國用民用之生計已絕嗣後雖准以貨易貨更須嚴禁漏銀出洋而釁隙即開於此此宜慮者十至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承示須勸紳富捐輸歸款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已鉅甯郡爲全省菁華又爲洋人搜括一空去歲復遭災歉各屬飢民滋事業經勸捐賑濟實已竭蹷從事若責以賂夷之款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勦夷之銀可勸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勸捐他省完善之地或有可勸捐

浙省凋敝之區萬難勸捐惟諒察之又云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如病證本合用大黃芒硝忽爾瞑眩一醫遽易以參朮後醫知其誤仍用硝黃而配方雜亂佐使無等屢試益劇於是庸醫羣以爲硝黃不可用再投參朮不復瞑眩而痼疾遂成矣就令大勢而論文官愛錢又惜死武官惜死又愛錢加以兵無鬭志民有亂心帑藏空虛脂膏竭盡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英人反覆姑不具論即善後事宜而論已儳焉如不終日導之爲逆者漢奸也其爲逆主謀及荷戈相從受其雇役者何止萬人英雖戢兵若輩肯散歸田里乎如仍混迹於英藉勢作奸犯科官不能詰

吏不能捕況英既以兵脅和固已夜郎自大通商碼頭清道而來文武官吏皆將趨避取人財貨掠人妻女又敢問乎一也名曰四處碼頭實則隨地可到假令深入漸進遨遊各城市孰能禦之二也不軌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即屬長城三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又將執民以媚夷地方官祇知有夷不知有民四也水師將弁本皆懦怯洋盜出沒伺劫祇須懸一英旗我兵便已膽落五也挾兵通商自必免稅沿海諸國大率爲英人脅服此後貨船皆附入英人我設關而彼收稅六也黃巖一縣無不吸鴉片煙晝眠夜起杲杲白日闃其無人月白鐙紅乃開鬼市煙禁大開鬼世將成

七也兩年來干戈擾攘專爲禁煙專爲漏銀今煙禁仍開銀盡可待八也夫國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恃以納稅課通貨物者銀也今法窮於夷銀盡於夷雖欲戰兵其將能乎然大局既壞攻補兩難而徒責今日之庸醫殺人則亦未爲平允耳

臣按韻珂此書指陳後患深切著明而法窮銀盡二語尤足駭通商後一切弊端而論者每惜其言行之不符蓋江甯之撫雖耆伊二相成之而二相之來江甯實韻珂使之但韻珂用意深巧既幸紓目前之難又自惜身後之名撫局既定恐貽天下後世口實特爲此書以貽三帥覽者見其置身局外反覆千言必

謂當日撫局韻珂未嘗與聞殊不知薦起伊里布疏中雖不及一撫字而該逆感戴傾服等語早已失言至是又倡爲攻補兩難和戰俱敗之說以自諉韻珂其黠矣哉故統觀其前後奏詞謂韻珂未與撫議恐百喙不能辯矣

冬十二月逮治沿海失事文武官論罪有差

撫議既成洋船盡退廷臣交章論劾有謂竭千萬民之脂膏保二三庸臣之軀命者　上亦念誓師命將戰既無人和眞失策追論前事　詔以不守長江險隘逮治牛鑑以耆英代之又褫逮領兵將帥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等交刑部治罪按律問擬斬監候有差惟余步雲以裕謙家人控於都察院奏聞　上以其情罪最重卽行正法其餘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縣及領兵官失事逃走者懲處有差

以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廣東督辦通商事

綱免沿海被寇地方錢糧

罷臺灣鎮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

江甯議款成約各歸還俘獲而臺灣先後英俘百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　旨伏誅惟以白酋還之璞鼎查抵厦門積懷慚恨遂訐臺灣鎮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冒功貪賞擄殺其遭風逃難商民幷張僞示思與臺灣搆怨而主款官吏及失守文武亦忌之肆爲蜚語瑩等中奏

云臣等遵　旨釋還英俘及此次遭風英人業將兩次委員護送並厦門英官來臺灣情形具奏茲據各稟委員張肇鑾護送此次遭風洋人二十五名已於十月初八日交訖其委員盧繼祖梁鴻寶護送釋回頭目顛林等九十名因風於十月二十一日始到厦門先有洋船在港口守候卽將顛林等攜去鼓浪嶼尚未給回照風聞璞鼎查已到厦門與鼓浪嶼夷酋札士必作何忽生異議以爲臺灣正法之洋人皆係遭風洋商不應正法等語臣等不勝駭異查臺灣洋面自上年八月初一後卽有洋船南北遊奕並無風暴初九日始有颶風至十二日申刻卽止該洋船係十三日申刻泊雞籠外洋十

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萬人堆十六日卯刻駛進口門
對三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我兵即放礮回擊
見其桅折繩斷船即退出口外衝礁擊碎該船來臺遊
弈在未起颶風之先及到雞籠洋已在風息之後且先
泊外洋後進口門中歷三日之久何得謂之遭風如係
商船爲何開礮攻我礮臺且尙有所獲洋人大小礮位
多門及戰甲可證及九月初五日又有三桅洋船至雞
籠攻我礮臺石壁燒我哨船一隻因上岸洋人爲我兵
礮斃始退似此攻戰交鋒何竟不言而以遭風藉口本
年正月大安之役先有三桅洋船三隻在彰化五汊港
外洋臣等設伏定計密遣漁船誘其擱淺擊破除殺溺

外生擒顚林等四十九人及廣東奸民鄭阿二黃舟等
五人起獲礮械內多甯波鎭海各營軍器鐫有字號並
起獲浙江提督水師號衣旗幟各二署溫州鎭左營守
備本汛水陸程途山水形勢冊一浙江巡撫札溫州左
營包游擊捕盜又札包游擊查獲販買鴉片之犯各二
弁穎州營左軍葛守備札辪外委查守兵陳廷倫各印
文現俱存庫可驗若係商船何有此物其爲在浙騷擾
之兵船無疑且據該夷目及奸民鄭阿二等供稱係璞
鼎查自定海遣來持書尋臺灣逃軍張從等內應而張
從已於上年由臺被獲正法果有其人似此供證確鑿
乃揑稱遭風商船以飾其在臺挫衂之恥夷情狡詐一

至如此且事在和議未定薄海同仇卽使洋船實係遭
風亦當乘勢攻擊方爲不失兵機豈有釋而不擊禽而
不殺之理况洋人夾板雖多中多派用商船打仗勝則
稱爲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爲商船以諱其短此無足
怪乃於和議已成之後追尋前事謂臺灣不當以其人
正法成何理耶臣等幸逢　聖明在上此等無理之
言本不足上瀆　宸聽但夷情難定其在臺者已感
激恭順於先而在厦者忽爲此飾情翻異之說誠恐訛
言易滋於大局甚有關係現在來臺洋人雖已悅服但
江浙大幫洋船尙未南歸不可不防患於意外今旣有
所聞不敢不據實上陳　聖鑒又奏云前此僥倖成

功實由仰承　聖訓先事指示機宜又得文武員弁
紳士義民人思敵愾憤切同仇且督撫臣深悉海外情
形屢次令臣等便宜行事不爲遙制是以臣等不避嫌
疑遇事逕行具奏故能不失機要境土安全卽正法之
夷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獲皆羈留久之迨該逆
連犯乍浦吳淞始奉　旨正法誠以海外奸民屢次句
通滋事衆至百數十人久恐生變彼時尙未就撫不得
不除內患仍留其頭目未肯全誅臣等仰體　皇上
格外之仁安敢濫殺敵未就撫兵商皆我仇讎况騷擾
有據前後奏牘具在祇以上崇　國體下固人心張我
軍威作我士氣乃蒙　聖主俯鑒海外孤危內安外

擾之難十倍內地不惟臣等及全臺文武屢邀　寵
恩迥逾常典並以臺地人心浮動之區紳士義民能知
大義每於　賞勸獎勵之中特加優異　聖謨廣遠
燭照遐方所以鼓士氣而勵戎行迥非臣下所能企及
臣等力小任重本深以爲懼臺灣之賞愈厚則英人之
忌愈深觀該酋示中有云中華之辱莫甚於此其情亦
可見矣厦門與臺灣對峙洋人在厦設立碼頭商船往
來貿易臣等在臺實犯彼之大忌今僞示稱請大臣代
奏伸寃諒此廻蜮之情斷不能逃　聖鑒而臣等密
邇仇讎彼必藉口而來滋擾縱使防禦周詳人心鞏固
第方今受撫之初豈可以一隅致礙大局伏乞　皇

上天恩將臣等開缺即日撤回聽候　欽派大臣到
臺查辦俾臺灣免生兵釁至臺灣各口要隘設防兵勇
前已酌量抽減以節經費今夷既與臺灣爲難不得不
仍行嚴備並求　迅賜簡放鎮道以重地方而專職守
時諸大吏慮兵端再啟各據洋人遞詞入奏者英竟劾
臺灣鎮道冒功達洪阿姚瑩遂罷

國朝柔遠記卷十一

國朝柔遠記卷十二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癸卯道光二十三年
春正月　詔怡良讞臺灣獄
時英酋流言四布欲罪臺灣鎮道以雪憤詔閩浙總督
怡良渡臺查辦並奏　廷寄儻此案稍有隱飾不肯破
除情面以致朕賞罰不公不明又誤撫夷之局將來朕
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凛之愼之怡良旣渡臺
卽欲傳　旨逮問而臺郡兵民望其騶從相與喧譟不
已達洪阿亟諭解之次日又持香炬赴愬行營復經鎮

道撫循遣散而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合詞申理怡良懼
激變受其詞慰而遣之然旣奏　明諭不欲誤和撫之
局思從權完案至是宜傳　上意迫鎮道具供以兩
次洋船之破一係遭風擊碎一係遭風擱沈實無兵勇
接仗之事據奏又稱此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
所能爲該鎮道志切同仇理直氣壯卽辦理過當尙屬
激於義憤惟一意鋪張致爲藉口指摘咎有應得達洪
阿姚瑩遂不敢堅執前情求奏請治罪
夏五月逮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入都
怡良等奏上有　旨逮達洪阿姚瑩入都交刑部會同
軍機大臣訊結議上奉　上諭該革員等呈遞親供

朕詳加披閱達洪阿等原奏僅據各屬文武士民禀報
並未親自訪查率行入奏有應得之罪姑念在臺有年
於該處南北兩路匪徒疊次滋擾均迅速蕆事不煩內
地兵丁尚有微勞足錄達洪阿姚瑩著加恩免其治罪
業已革職應毋庸議初姚瑩就逮時上浙撫劉韻珂書
云瑩與達鎮軍以禽斬夷俘爲夷目誣愬大帥相繼糾
彈更有摭拾浮言爲彼之助者致干　震怒逮問入都
旣負　聖明特賁之恩又孤上台知薦之德惶悚難
言卽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承明諭原奏未嘗不
是惟斬俘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
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顧尚有未白於

左右者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鎮道冒功上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已美未有稱舉衆善
而以爲冒功者也雞籠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
日皆在臺之北境兩次擒夷均非鎮道身在行間惟據
文武士民禀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旂幟
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
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
衆也雞籠之破洋舟雖以衝礁大安之破洋舟雖云擱
淺然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咸奮於殺敵乘
危取亂未失機宜洋舟前後五犯臺洋草嶼賊船句結
於外逆匪巨盜乘機散亂於內卒得保守巖疆危而復

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第無
以鼓舞而驅策之焉能致此況當時各路禀報皆稱接
仗計誘所獻夷囚礮械衣甲圖書旣驗屬實復有綠營
旂幟軍衣刀仗與浙江巡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
確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敵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
我民人戕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閫外曾無
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
之報咸額首稱慶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醜
類亟當飛章入告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
三軍挫敵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鎮道不
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辭哉鎮道原奏皆據衆報

彙敘未言鎮道自爲卽文武禀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
民亦未有控文武攘其功者怡憲渡臺逮問鎮道成算
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勢洶洶鎮軍懼變親自拊循慰
諭乃散翌日衆兵猶人持香一炷赴　欽使行署泣
愬而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具呈爲鎮道申理者甚衆皆
未邀臺案議敘之人也雖憲批不准然皆已受其辭有
案可稽則鎮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洋舟到口三
日後乃開礮我兵亦開礮相持大安洋舟實爲漁人所
誤擱淺兵民因以乘之當時陳辭初非臆造詎料就撫
後追憾臺灣擒斬其人徧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
於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參而臺灣冒功

之獄成矣在諸公刱鉅痛深以爲甫得休息深懼再啟兵戎謀 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憲抵臺次日傳 旨逮問以所訪問令鎭道具辭瑩與鎭軍熟計英人强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膚愬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鎭道不去而英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英或別有要求又煩 聖廑大局誠不可不顧且愬出英人若以爲誣英必不肯服鎭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 國諸文武卽不以爲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鎭道引咎而已蓋英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勵士旣撫以後道在息事安民鎭道受 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

鎭道見英僞示卽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摺在口守風閩怡憲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鈔呈怡憲舟次繕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本懷將來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此案夫世俗紛紛皆由富貴功名之念重君臣道義之念輕耳苟利社稷卽身家在所不計古有殺身成仁毀家紓難者彼何人哉怡憲不諒志士立身以爲及此尙形强嬌頗相詰責不能辯也至臺灣鎭道奏事乃 國制也隔海文書往復不能刻期軍中朝夕百變若事事請命則貽誤多矣惟念大君子有知己之感區區微忱幸亮察之又與方植之書云年前接讀手書及論洋務文深爲嘆息所論何嘗不中無如任事人少畏葸者多必舍身家性命於度外眞能得兵民心寄事局之全察時勢之變復有强毅果敢之力乃可言之此非鹵莽輕躁所能濟事也雖有善策無幹濟之人奈之何哉今世所稱賢能矯矯者非書生則獄吏但可以治太平之民耳曉暢兵機才堪將帥目中未見其選也況局勢已成挽回更難爲力耶瑩五載臺灣枕戈籌餉練勇設防心殫力竭甫能保守危疆未至僨敗然舉世獲罪獨臺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鎭道受賞督撫無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況以英人之强黠不能得志於臺灣更爲膚愬之辭恫喝諸帥逐鎭道以逞所欲江南閩中彈章相繼大府銜 命渡臺逮問成見早定不容剖陳

當此之時英爲原告大臣靡然從風斷非口舌能爭之事鎭道身爲大員斷無嘵嘵申辯之理自當委曲以全大局至於臺之兵民向所恃者鎭道在也鎭道得罪誰敢上控大府外結怨於兇酋乎委員迫取結狀多方恐嚇不得不遵於是鎭道冒功之案成矣然臺之人固不謂然也始見鎭道逮問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勢洶洶達鎭軍懼激變親自撫巡婉曲開譬衆兵乃痛哭投戈而罷士民復千百爲羣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亦足見直道自在人間也覆奏已上

天子聖明令解內審訊尋繹 諭辭嚴厲中似猶有矜全之意或可邀末減也委員護解啟程當在五月

中旬大局已壞鎭道又何足言但願委身法吏從此永
靖兵革以安吾民則大幸耳夫君子之心當爲　國家
宣力分憂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榮辱也是非
之辨何益於事古有毀家紓難殺身成仁者彼獨非丈
夫哉區區私衷惟鑒察焉倘追林鄧二公相聚西域亦
不寂寞或可乘暇讀書補身心未了之事豈不美哉

以兩江總督耆英赴粵督辦各國商事

江甯和議亟成法蘭西美利堅人先屢居間議款皆不
得與頗有違言其年冬伊里布以欽差大臣至粵東議
互市章程英人欲各國皆就彼挂號始輸稅當事每曲
徇英人意於是法人美人皆憤言我非英屬國且從未

猾夏憑陵何反厚彼而薄我不肯從又英酋先受困三
元里不敢復市廣州及議款成許以廣州貿易而粵民
羣起拒之聚衆數萬殺英人於市又殺英官於澳海焚
其館而掠其貲督撫再三諭散之璞鼎查時在粵不敢
報復而歸咎於官吏伊里布旣以始終附成和議爲時
指摘又見粵事多棘手至是以憂卒　詔耆英往接辦
遂許法美二國互市皆如英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
與官吏平行英人反以此市德於各國而各國之從以
合

甲辰 道光二十四年

英人築福州烏石山

時劉韻珂任閩浙總督英領事官李某以有事請見韻
珂不得已許之及見則請立通商碼頭欲於會城內外
自南臺至烏石山造洋樓南臺在福州城外烏石山則
城內形勝之地韻珂難之紳士許有年等亦聯名稟阻
且以上年粵東阻止入城爲言領事怒訴於兩廣總督
耆英謂二十三年粵人阻止入城之議係督撫藉端推
諉今閩人又將效尤請飭照會閩浙總督加意彈壓耆
英言和約第二條所載領事官住五處地邑並非專指
城內而言今百姓同聲疑阻豈能遽治以違抗之罪至
十一條內聲明兩國屬員往來平行照會此乃文書往
來非指住處而言未可牽引比附然値交還欠款照江

甯約已付甲辰年銀二百五十萬應將舟山鼓浪嶼退
還中國於是英公使在粵言該國領事在閩應將原約
准在福州城內建樓今旣不許恐交還鼓浪嶼之約亦
將背盟閩粵兩督與之往復辯論英公使乃請以二日
退還鼓浪嶼但退還後仍請在彼處建屋以居者英言
約內但有五口居住之說是福州廈門可造房屋鼓浪
嶼不得造房屋然英人執之如左券矣

臣按李領事初欲在白塔寺賃屋居住居民沮之卒
援福州建造房屋之議擅入城中佔居烏石山閩人
知爲虎頭生角形家所忌而不能阻始歸咎於當事
之不善處分而韻珂遂因此被劾去

乙巳道光二十五年

俄羅斯國進呈書籍三百餘種

㫖英奏准設天主堂

直省開堂傳教自昔例禁綦嚴至五口通商亦無許其增設教堂聚徒講教而江甯議款定自英人法蘭西美利堅皆不與又法蘭西貨船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省傳教者爲多殊不便於中國之禁於是二國相繼詣粤督呈稱天主教勸人爲善並非邪教請弛習天主教之禁耆英據奏部議准於海口設天主教堂惟不許奸誘婦女及誆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自是西洋人寄居五口者皆設天主教堂按房虛昴星値日之期七日一

宣教法洋商是日停止貿易入廟禮拜謂之安息日歲以爲常然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衅端官吏調停其間而已

冬十二月英人入廣州城義民禁之

英人既於福州烏石山建樓居大僚與修往來晉接之儀英人因是冀入居廣州城粤民謂洋人向不准入城爲　天朝二百年來例禁況五口通商粤東但有澳門不聞廣州也合詞愬於耆英請申禁不省乃大集南海番禺紳耆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爲一甲八甲爲一總八總爲一社八社爲一大總旬日間城鄉鎭市鐙旗相望衆議洶洶不藉官餉亦不受官約束良莠錯雜浸浸與官爲仇矣英酋璞鼎查之返粤粤民卽禁其入城酋方逞志於江甯懼見挫遂逡巡去嗣有洋艘至請入見耆英難之至是其酋復以事請面商耆英乃遣廣州知府劉潯赴英舟謂將曉諭軍民訂期相見粤人偵知之於城廂徧張揭帖約以英酋入城日閉城起事適潯自英船歸民有擔油者犯其前導隸捽而笞之市人譁曰官方淸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爲魚肉也一時烏合乘衅而起隨潯噪入府署聚至數千人闖入内宅取潯衣笥搜其冠服焚之堂下曰彼將事夷不復爲　大淸官矣潯踰垣奔

訴督撫懼激變亟出示安撫之乃散又揭帖議切十三洋行英酋遂逸去自是廣州民遇英人登岸輒多方窘辱之英人不堪反以爲大吏指使也數貽書責讓耆英不能辯而懼敗撫局無計以弭之謀於粤紳則曰此衆怒不可與爭也又曰吾鄉之民能爲　國家効力勦賊不願從撫也若督撫將軍一朝下令示以能執干戈禦外侮者受上賞某雖不武亦願備前驅耆英無以答也時番禺紳士潘士誠發憤捐貲延法人雷壬士於家造船礮水雷演試如法先後奏聞進呈　詔廣東新造戰艦交其承辦毋令官吏侵蝕於是粤民乘間以翻撫局英人入城之議不果行

丙午道光二十六年

黃恩彤免

初黃恩彤爲江甯布政司助成和議撫局已定升授廣東巡撫至是被劾罷歸

以徐廣縉爲廣東巡撫

冬十月以葉名琛爲廣東布政司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

春二月與瑞典及哪威國訂通商約

哪威本名挪耳在瑞典西境負大山之背地形長狹如帶北抵冰海西抵大西洋南與嗹鄰其境稍沃夏日長九時冬夜長九時極北冬有夜無晝夏有晝無夜地旣荒寒不毛居民身不逾四尺以魚爲糧本嗹屬國嘉慶中各國公使會議於維也納以瑞地近嗹者歸嗹而以哪威屬瑞瑞自雍正間來粵商船亦歲至粵人呼爲藍旂國時法美諸大國通商俱得倣英和約條款而瑞本小國不能盡循因請並訂通商條款耆英雖督兩廣實兼總理五口通商善後事宜辦理外國事奏請許之遂與瑞公使李利華訂約三十三條而耆英旋內召矣

以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廣東巡撫

夏五月耆英赴召至江蘇讞獄與英人成和

時五口通商上海最盛洋人暇日輒駕杉板船四出游覽而英人尢橫有麥伯思舟泊青浦境與居民衅爭適

有縣之糧艘集舵工水手等助居民相搚擊英衆多傷并毀其船滬領事聞之詣上海兵備道某請按問主者窮治首從兵備道亦素惡其橫又以事關地方不應越訴乃謾語以鬬毆細故不足深詰領事怒語侵之兵備道拂衣入謂上海知縣曰番漢雜處平民鬬毆此犬兎之逐耳執民以媚夷吾不爲也英人求直不得乃遣副領事羅伯孫等以小火輪至江甯陳訴時李星沅新任總督適閱綠營兵聞之亟遣員弁馳詣下關偵之領事求入城見總督面訴星沅欲援舊檔止之不可乃准前此英酋與耆英等相見於上江考棚用平行儀節越日遂遣員弁導之入城江甯民以王寅報恩寺之怨相與喧噪英兵呵逐之居民競投磚后擲其酋導行之員弁委曲調護始得入考棚因訴青浦被毆劫毀船貨値若干萬及上海道不爲申理星沅權詞撫之令回上海聽候奏請查辦英舟乃起椗去星沅方奏委布政司赴上海適耆英自粵東內召過江蘇遂奉　旨讞其獄耆英恐失英人懽於緝治青浦水手外又以賂款作賠款而置兵備道於劾典星沅以此不懌踰年遂以疾乞養歸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

俄羅斯商船來上海求互市不許

初嘉慶間俄羅斯由黑海沿裏海南侵游牧各回部英吉利旣據東南兩印度漸拓及溫都斯坦即中印度而北於

是葱嶺西自布哈爾愛烏罕即阿富汗數大國外凡韃韃里一作韃靼皆幷於俄夾恆河城郭回國半屬於英道光十九年愛烏罕與沙蘇野相攻沙酋求救於英印度兵頭愛酋亦走愬於俄俄起兵南攻巴社即古波斯國取機洼水哈臘即布哈爾欲復愛故地以窺印度思奪英鴉片稅餉之利英亦嚴兵爲備於是英俄邊界僅隔印度歌士一大山爭戰不休英亦思自息搆爭議未定而粵東罷英互市聲其罪讐英者咸快之俄亦思結援中國遣使自比革爾起程來華約中國以兵二萬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英惴甚或欲乘俄未至速入寇或料中國未必遽信俄言而防守中印度綦嚴英旋助土耳其即都

魯機與俄血戰數年始講和而罷逮江甯撫議定法蘭西美利堅未與議者旋亦照英例並在五口通商而俄人自嘉慶十一年貨船來粵駁回後至是有一船亦來上海求市經大吏奏明駁回蓋其商船偶隨諸國私來非奉其國命故即回帆去又俄皮貨珍貴如貂狐海龍駝絨灰鼠之類專售中國若由海船而經炎方鮮不蛀朽故通市之在恰克圖而不由海道以此然俄恃其強亦常至各口後遂有四國聯盟合從稱兵事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

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進爵有差

先是耆英奏　召將去粵英人以其管轄五口又原議

撫事大臣堅執江甯前約請定入城之議耆英以粵民爲詞請徐圖之期以二年後當踐約英酋復要其入告許之耆英既去英人益桀驁視後至蔑如也又以往時預撫局者先後去粵更多所要求遂復以入城照會總督徐廣縉粵紳乘間說廣縉曰彼求無厭公能盡厭其求乎否則需者事之賊也今吾粵民耽耽者皆在英矣若公投袂一呼則負杖入保者皆至何憂不克至是英酋文翰堅請入城與總督議事廣縉辭之而自出虎門詣英舟文翰出所求通商各款並申二年入城之約廣縉不荅歸與巡撫葉名琛畫戰守策時南海番禺各鄉團練之師先後並集紳士請師期廣縉告曰洋人志期

入城不許則必挾兵以要我當先守俟其動而後戰則曲在彼矣越日英舟闖入省河連檣相接輪煙蔽天廣縉復單舸前往諭以衆怒不可犯文翰謀質廣縉舟中以要請俄而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文翰大懼乃請罷兵修好不復言入城事廣縉徐以溫言撫之遂開艙互市如初奏入　上方悟粵民之可用而前此諸臣皆以畏葸故失之覽奏大悅　諭曰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畧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躪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迭次奏報辦理

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貲禦侮紳士實力匡勷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摘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勛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發去花翎二枝著即分別祇領穆特恩烏蘭泰等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候補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賞給三品頂戴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眾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者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親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及給予扁額之處著該督撫等獎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恩膏以慰朕意餘均著照所議辦理時粵東好事者倡言將欲乘勝沮其通商文翰聞之而懼貽書廣縉請重定粵東華洋通商之約於是粵紳言於廣縉曰洋人覬覦入城誤自江甯之約未經顯揭耳今必欲以粵東專約請者須首嚴洋商入城之禁明載約中以杜其後文翰見眾怒洶洶不敢堅執遂莅盟粵人又要以

出示曉諭洋商恪遵新約亦許之廣縉以聞登入檔案

自是英人在粵稍斂戢矣

國朝柔遠記卷十二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辛亥咸豐元年

耆英免

時 上初嗣位英人以火輪船駛赴天津稱來弔大皇帝喪直隸總督以聞 上召問大學士穆彰阿耆英以請助執紼出自外洋修好之忱對意在許之 上知其情叵測一旦假以辭色必有覬覦非分之求與其卻之於後不如拒之於前 命直隸總督諭遣之英人亦遂起碇去 上見其情恭順始悟前此

逞志邊疆實自議撫諸臣未戰而先示之以弱故洋艘既退卽分別譴責以耆英爲首罪先罷斥並 特頒詔諭爲當年主戰得罪諸臣昭雪

詔雪達洪阿姚瑩寃

初 上在潛邸卽深知達洪阿姚瑩之寃至是 詔告天下有曰當時政府力排異己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於是臺灣之獄大白姚瑩等尋起用

秋八月與俄羅斯定伊犂塔爾巴哈臺互市

中國與俄羅斯初止在恰克圖通商掌以部員仍總於庫倫辦事大臣至是俄人請增伊犂塔爾巴哈臺互市由伊犂將軍奕山參贊大臣與之定約奏准通商章程十七條

癸丑咸豐三年

春二月廣西賊洪秀全陷江甯洋人助逆

廣西金田賊洪秀全初亦以習天主教糾衆煽亂去年冬由湘陷漢陽武昌是年正月東竄陷沿江各城是月進陷江甯未幾有洋人自上海以火輪船泊下關與之句通先是賊攻長沙兩江總督陸建瀛請閱兵九江祭看沿江要隘時有獻守江之議者謂洋人自就撫通商以來甯波上海各口均有舟師若遣員赴彼賂其領事兵頭等俾以火輪入江助勦足備不虞事不果行及賊

犯江甯時湖南提督向榮奉 命爲欽差大臣以長江無備檄蘇松太道吳健彰與洋人議商而領事兵頭等答以不助官亦不助賊健彰知不可另募紅單夾板船以應及洋船突抵下關賊初疑爲官兵之借助也將拒之其人曰爾無我虞此來爲通市耳乃徐出其槍械火藥示賊軍賊大喜鼓吹迎其酋入城與之聯教通欵俾常接濟軍火由是其酋來往賊營蹤迹詭祕雖江甯人不知其助官助逆也時賊營掊掠沿江大小城邑財寶山積洋人大獲其利

秋八月廣東人劉麗川作亂陷上海知縣袁祖惠死之

香山人劉麗川初與上海兵備道吳健彰有舊欲藉此

負緣出入健彰聞其在滬多不法又以身居監司不復與通麗川遂生觖望窺道庫關餉甚饒乃糾集在滬粵人及福建之靑巾江右南贛之編錢會黨數日間得二千人闖入上海縣城首戕知縣袁祖惠遂入道署以兵脅健彰突有洋館頭目格吒之挈健彰去逆黨乃刦庫餉據城張僞示㸔以洋行公司鈐記所刦餉銀鎔爲番錢益招致亡命寇掠旁縣將句粵逆進寇蘇杭聞洋館領事溫那治留在江甯與粵逆通麗川求代爲納款許之乃託貿易遣火輪船二駛赴江甯時鎮江駐大營巡船見火輪船游弋江上形迹可疑水勇徑登其舟拏獲槍械火藥及洋人二名并僞函僞摺函卽溫那治寄與

賊目書稱前在南京蒙相待優厚并爲照顧貿易之事我等同敎中人決不助官與衆兄弟爲仇今寄來火器火藥各若干祈早爲售脫摺卽麗川稱臣於秀全求援應者并獻倭刀一柄時兩江總督怡良駐常州親訊不諱遂咨粵督欲聲洋人助逆罪終以內患方殷恐誤撫局不遑究詰健彰以通番養賊革職尋起用

乙卯咸豐五年

春正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復上海擒劉麗川誅之

劉麗川陷上海後連陷川沙靑浦南匯及嘉定寶山諸廳縣聲勢響應各土匪附之官兵屢進攻不克巡撫吉爾杭阿謀設長圍斷其援而上海北門外洋涇濱爲洋人租界四周築牆樹柵官兵不得立營壘而賊轉於洋行南首據陳家木橋堅壁以通軍火餽餉官兵束手時賊勢日熾商賈裹足各國貿易亦衰於是吉爾杭阿乃謀之各國法蘭西提督辣厄爾首請助順復與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商暫讓南首馬路聽官兵築營壘而美利堅人懼毀其牆外房屋有難色乃許以估價賠回議旣定遂於先冬首擊退扼橋之賊漸移營而前距壘而攻之官兵水陸攻圍六門約期皆備雲梯而賊自城上槍礮火包雨下兵勇不得上時北門附郭有高屋一區官兵得而據之俯視城中礮斃紅衣賊目數人日有斬獲二十七日賊來撲橋聲言掠洋涇濱各商亦勒兵嚴防

與官兵并力拒擊賊又鈔襲橋營後皆擊退之追至城濠擒斬僞將軍林阿朋歲除日官兵攻城失利傷亡百數十人正月朔旦吉爾杭阿巡壘見城賊僅放鳥槍無大礮知其藥彈將罄乃密期諸營夜發是夕賊見官軍失利又以歲首開筵盡醉有百姓偵得之以告遂導官兵由東南梯而入賊衆倉卒覓槍械不得驚潰麗川率百餘賊縱火由西南門縋城走總兵虎嵩林督兵追至虹橋廣西兵復邀截之生擒麗川斬之時官兵攻東南法兵備西北又派營將以拖罾船截其由江入海之路遂獲全勝復上海及旁縣

臣按溫那治始則助賊攻而終則乘其敝所謂利盡

而交疏也若賊勢不衰則且益助之爲暴患有不可勝道者有謂洋人之情扶强而抑弱豈虛語哉

丙辰咸豐六年

秋九月英人犯廣州大學士總督葉名琛督義勇拒之

中西前約載凡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在英船潛匿者英官查交華官若華官探聞在先亦准照會英官移取其英人犯法逃華者亦如之是月初十日有洋艇張俄羅斯國旗來粤河水師弁兵見所載皆華民將罪之通番遂械舟子十二人送省船主以愬領事巴夏里至舟查勘營弁不爲禮巴夏里怫然乃照會粤督以營弁不應擅執且明舟子無罪請釋之總督葉名琛不許又

因包公使以請許之英水師提督西某欲尋釁名琛遣送舟子於領事廳而領事以事關水師弗受二十六日英水師遂攻我黃埔礮臺名琛遣雷州知府蔣某至領事廳詰其由時西提督亦在焉同答曰傳言誤聽屢乖二國之好歸語總督當入城面議之蓋意不在舟子欲藉面議爲入城計也名琛以道光戊申己酉間已與英人重定粤東之約辭之而粤人亦執前約及英人示諭洋商不准入城載入新聞紙者上書爭之時名琛已奉

頒欽差大臣關防督辦洋務巴夏里遂屢致書名琛謂壬寅請款凡領事官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粤東禁入城以來傳言誤聽壅隔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不省於是英人興師攻粤城粤民率團練義勇入保英人遂不克逞復請釋甲入見亦不許

冬十月廣州義勇禦英人屢卻之

英人既積憤是月英水師遂攻我虎門橫檔各礮臺越日又毀我大角頭礮臺及亞西娘二礮臺時沿河礮臺皆有官兵義勇協防凡英艇經其側即開礮相持無虛日十七日有花旗美利堅旗號船自澳門入經沿河礮臺兵勇不辨誤擊其貨船二彌領事致書粤督亦不省因與美人有隙已而英人又移兵攻近城礮臺粤民城守者見英人猖獗咸思洩憤於是積薪灌油燬英人洋行六

時洋艘至粤者爲義勇沿河截擊人船多傷官不能禁有英火輪船尾繫划艇載爐餘珍玩自省河至虎門夜半突有華艇蟻集開礮轟擊輪船亟棄划艇而遁

丁巳咸豐七年

冬十二月英人法人連兵陷廣州城

先是英人攻廣州不克馳告其國主集上下院議之英制上院爲大臣下院爲紳士其相臣巴米頓力主稱兵而紳士不從有謂宜先遣公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不許而後稱兵我有詞矣於是簡其伯爵額爾金來華擬由粤入都先將火輪兵船分泊澳門香港以俟又遣人約法蘭西連兵法人聽命額爾金至粤初謀入城不可與水師提督領

事等議款照會粵中官吏俟其復書定進止名琛以其書語多狂悖置不答亦不備英人遂糾合法蘭西彌利堅俄羅斯合從稱兵適法兵船來粵遂合攻城城陷執名琛歸於其國將軍穆克德訥巡撫柏貴以聞奉

上諭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

大學士裕誠覆英俄法美書

英法踞粵後自知背約因效義律赴天津往事歸罪粵中官吏以自說乃與法美俄三國議各遣屬官赴江蘇見兩江總督以書求轉達　中朝宰相侯照覆於是四國各遣屬官由上海至蘇州時兩江總督何桂清駐常州趙德轍任江蘇巡撫見之以遞書告德轍乃咨送桂清以聞大學士裕誠既得各國書旋覆英國云爾英國在廣東舉事皆由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已將伊革職並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英國差官欲修和好可速赴廣東與黃宗漢會晤本大臣參謀內政未便預聞外國之事故特札江蘇督撫轉諭覆法國書略同覆美國云英法二國連合起兵爾花旗不預獨能修好排解我　皇上實嘉賴之但英法起兵實因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將伊革職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花旗國官果能從中排解可速赴廣東會晤其覆俄羅斯書則云爾俄羅斯與　大清向有私約廣東稱兵爾國亦不預惟爾國向在黑龍江貿易並無立馬頭通商之說如有相爭事件可速赴黑龍江我國自有　欽差大臣在彼可以面議勿庸與本大臣議事

咸豐八年（戊午）

春三月粵紳侍郎羅惇衍翰林院編修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設團防局

時英法踞廣州民多不附而北門外九十六鄉素與洋人為仇謀保衛計佛山鎮紳士倡設團防局首嚴清野禁絕漢奸相約洋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侍郎羅惇衍等親赴各鄉團練得數萬人揚言戒期攻城英法聞之而懼是時將軍副都統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內應悉收駐防兵械脅降旗民司道聞佛山起義間行出城惟巡撫以英法防守不得出初中西釁起地方官嚴禁華人受外洋雇役省城既陷英人逼令巡撫示諭以中外講和不日罷兵通商爾等凡在麥高香港等處（麥高與香港對洋香港在珠江口北麥高在南其民多仰食於外洋）為英法署中辦理文案及受雇役人等前遵示辭退者仍速回原署照舊辦理毋得觀

望不前團防紳士聞之謂中西釁啟漢奸向來違抗封艙之案必先撤其沙文（沙文卽華民受洋人雇役者）使之供應窘絕遂出示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等處為外洋人教書辦文及効力雇役人等統限一月內回家違者收其家屬或繫其親族於是漢奸歸者二萬餘人洋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以告領事巴夏里偽諭華民言現今公使水師提督在天津與　大清議和不日卽可通商爾等仍各還原業卽地方官亦應仰體　皇上之意毋再阻撓致激他釁因遣火輪船一往新安張示鄉勇突發殺傷數洋人並殺其帖示之士民麥高之示亦得不懸英法在省垣者

聞之旋起兵攻陷新安

臣按佛山之局紳民同心聲勢響應惜不能成紀律之師故築室多謀而攻城鮮效繼以天津之役滬上之行執政主和疆臣觀望紳民之掣肘愈甚義氣為之不伸是以卒鮮成效君子惜之

夏四月英人法人連兵犯大沽游擊沙春元陳毅死之

先是大學士裕誠覆英法美俄四國書令其分別在廣東及黑龍江候查辦時四國人已至上海而英額爾金及水師提督並法兵船踵至阻之不可遂由海道徑窺天津三月四國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請轉達入都總督譚廷襄以聞　上命戶部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赴天津與廷襄商辦夷務直沽去海口二百里一曰大沽港南北岸均設礮臺為天津門戶港外沙淤一道凡海舶入口所必經稍不習輒虞擱淺四國投書時廷襄先遣人以小舟導之行自此洋人數以小船探水廷襄以時方議款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洋艘漸習又以遠鏡窺礮臺虛實時美俄請款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是月初八日以小輪船及杉板數十闖入大沽口官兵開礮相持不克前路礮臺陷游擊沙春元署游擊陳毅皆死之同殉者陳榮石振岡全布增錦蔡昌年恩榮季榮長富廣均劉英魁諸人副都統富勒登太營北岸守後

路猝聞前軍失利兵皆驚潰後路礮臺亦陷京營礮械俱失

罷直隸提督張殿先天津鎮總兵達年大沽協副將德奎

廣東義勇謀討洋人

時英人在廣州聞城外白雲山有鄉勇屯防以兵百餘人往及見鄉勇人眾懼不敵次日復調兵千人偕進而鄉勇已去英兵追至數里外欲返其酋怒追至日中戰傷者五人暍死者六十餘人其醫生（外國出兵皆有醫生隨後）亦為鄉團擒殺時義勇聞洋船北犯天津心愈忿膽益壯不時潛燒其居又殺法美及印度兵數人且有潛置毒飯中為法人所覺故亦不願居粵城

奕山以松花江左岸地與俄羅斯
中俄自康熙雍正間曾再定邊界至是乘我粵寇方棘與英法美合以圖我然三國志在邀利俄則欲蠶食我邊地雖不與英法攻擊大沽而以邊地為請　朝廷命往與黑龍江將軍議於是將軍奕山以是月十六日會俄國東悉畢爾將軍岳福在愛琿城議定和約先劃分中俄東界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訥河至松花江海口為俄羅斯屬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為
大清國屬地由烏蘇里河至海之地如接連兩國交界之間為兩國共管其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止准中國俄國行船他國船不准由此行走其黑龍

江左岸由精奇里河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凡滿洲人原住之屯及所佔漁獵之地永遠居住仍歸黑龍江將軍副都統管理俄羅斯人等不得更相侵犯於是繪圖作記以滿漢俄羅斯三體字刊立界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率師赴天津防勦京師
立團營
時京師戒嚴五城皆設團防局以惠親王綿愉主之
起用耆英
英吉利兵頭及公使率以五等伯爵充之畀以全權職銜示將在外不受中制之義時　朝命侍郎崇綸烏爾棍泰至天津英人以從前議款皆以相臣總其事崇綸等不足當全權之任辭不見惟得與美俄二國使臣往來而已二國復以撫事請　上命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赴天津查辦惠親王綿愉宗室尚書端華大學士彭蘊章會奏已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
起用　上召對密幄即日　賞侍郎銜偕赴天津並
諭自展謨謀不必附合拘泥時直隸總督譚廷襄已照會美俄使臣至天津商辦二使臣遂偕來與桂良花沙納相見
五月　賜耆英自盡
耆英抵津往謁英使不得見有言英人與耆英有隙者蓋耆英內召時英人以其通商原議大臣請照江甯約

定入城議耆英許奏請而未敢以聞故英人以此懷恨桂良聞之懼阻撫事請　召回耆英　上不悅耆英即回抵通州　廷寄令仍留天津自行酌辦耆英徑由通入都告僧格林沁以初五日可抵軍營時綿愉方自僧營歸途接僧營遞致耆英函乃與巡方處宗室大臣議謂洋人叵測耆英並未辦有頭緒輒藉詞卸肩且未奉　特旨擅自回京因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耆英即在軍前正法奏　上諭耆英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擅自回京不惟辜負朕恩亦何顏以對天下是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派員即將耆英鎖枷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比

奏覆　上謂耆英擅離差次之罪輕而誘過卸肩之
罪大乃　賜自盡

廷臣請罷撫議

初桂良等至天津紳民遮謁道左請率團練助官兵防勦桂良撫而遣之英有里國太本嘉應州人世仰食於外洋隨英公使額羅金以行營參贊爲謀主鬨桂良至卽持所定新議五十六條自海口至要挾桂良允准桂良辭之適津民與洋人釁鬬里國太在焉衆憤起擒之謀殺之桂良譚廷襄聞之恐誤撫局亟遣員弁解散釋里國太送回舟時　廷臣僉謂洋人叵測喜怒不常非大彰撻伐不足以振　國威於是部寺臺諫聯章請罷撫

議侍講殷兆鏞一疏尤切著其畧云洋人犯順以來無識庸臣但求速和了事　社稷隱憂不遑復顧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旣誤之於前致貽今日天津之患今之執政者誤之於後貽禍更有甚焉者矣近聞和議垂成爲賠償兵費等款以堂堂大一統之中國爲數千洋人所制輸地輸銀惟命是聽而禍之尤烈者莫若京城設館內江通商各省傳教三條聞者椎心雖婦孺咸知不可古語云毋滋他族實逼處此宋太祖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京師重地外夷朝貢猶且禁其出入防其交接禮畢遄返毋許逗留安有强敵世仇而聽該酋置館雜居齊齒胡越橫行輦轂羌逆布滿街衢自古及今實所未聞近惟琉球國都英人盤踞滋擾甚至闖入王宮莫敢攔阻此其患無俟臣縷述也長江自吳泝蜀中貫天下之半與海口情形不同海口通商已爲失計然譬之人身猶四肢癱瘓之疾也內江華洋雜處則疾中心腹矣東南漕運非海卽河大江爲出入所必經設一旦江海並梗何由而達仕宦商賈之往來章疏文報之馳遞海非要道河實通衢洋人但以數船橫截江路則南北將成兩界維揚漢口鹺綱疲敝梟販競作再得逆人爲逋逃主鹽利勢必盡歸彼有而官鹽將廢不但此也所佔口岸太多聲勢愈大與漢民交接事件愈煩釁端亦易於起地方官袒夷則民拂袒民則夷拂彼視虜

一總督宰相如縛犬豕其包藏禍心無所不至臂猶養虎在檻養盜在家隨時可以猝發此議若成大事便去欲求爲東晉南宋之偏安豈可得哉至於傳教一節臣不知其所謂天主者何人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天主自行其教可耳何必游歷各省僕僕不憚煩苦若是近日之長髮賊亦奉天主教者也其煽惑句結已可概見矣彼知輿地廣輪之數山川阨塞之形兵衛之强弱壤地之肥瘠到處交結豪俠賑恤貧窮爲收拾人心計該逆蠶食海外小國皆用此法有明徵也謀國者曰通商傳教此時姑先許之俟各省軍務完竣然後舉行夫民困於鋒鏑久矣賊燄雖熾人心未渙猶

冀重亨　昇平若去一寇復招一寇天下何望將吏士民無不解體而散心或曰屆時徐議所以拒之之策臣恐積弱之餘萬難發憤現值兵臨城下大臣猶曰釁不可自我開相率靦顏忍恥況許於前而拒於後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誰肯爲　國家出力耶或逆有要約不待賊平遽入內地布置周密與長髮賊隱爲犄角否則擊賊自効別有要求否則奪賊之城邑而有之以爲非取諸我也種種棘手謀國者曰不和則戰戰果有把握耶臣請詰之曰然則和果有把握耶夫和果有把握從前反覆姑勿追論第自今歲北竄以來我之委曲順從不爲不至何以猖獗日甚可見諱戰求和和愈難成成

則禍且不測謂戰必無把握何以前年李開芳林鳳翔等北犯凶燄數倍於番卒至片甲不返此無他當時一意於戰故有進無退今則一意於和故反勇爲怯也現在僧格林沁兵威已壯講求戰守振刷精神該逆頗知畏懼近日天津人民爭鬬之事該逆亦避其鋒鹽梟海盜有欲焚搶洋船者有跪求　欽差總督願糾衆打仗者　欽差總督不許故未敢擅動耳不得以偶經小挫遂謂津民不足用也試　飭桂良譚廷襄等鼓勵兵民於文武屬吏紳士中得如謝子澄者統率之懸購重賞隨宜施設並令附近州邑廣募壯勇聽候調遣一面明降　諭旨大張撻伐順天直隸京官有願回籍團練者

命設法辦理如此多方准備一旦役焉思逞僧格林沁大兵扼之於前各路鄉勇躡之於後加以洩水塞土諸法洋船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而謂不足制其命者臣不信也聞廣東九十六鄉民風驍勇前年平紅頭賊皆賴其力洋人往搜軍器受傷而回又糾南海番禺兩縣合鄉民聲言洋人入我界者不論何人登時殺死遂不敢入三月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到處團練已有數萬人至今曾否打仗無有捷報意者　朝廷未與主張耳抑羅惇衍等恐如黃琮寶㻾之獲咎耶擬請　優旨作其銳氣刻日大舉惟黃宗漢稟承執政主和之議繞道遷延請　飭速往會勦勿再徘徊觀望轉掣紳民之肘務

使同心協力迅奏膚功天津洋船聞之必有折回自救者而我截其海口歸路雖未必聚而殲旃要非孟浪以僥倖也謀國者曰一戰不勝奈何曰請添兵再戰戰有勝有敗和則有敗無勝矣曰勝之於此報復於他處奈何勝之於今報復於後日奈何曰始終不忘戰而已矣犬羊之性但經懲創往往不敢報復觀於道光年間臺灣失利惟有藉手耆英以報達洪阿等而至今不敢垂涎臺灣其無能亦可見矣自古兵凶戰危原非得已盡人事以待天成敗利鈍雖諸葛亮不能逆覩謀國者動以事無把握搖惑　聖斷箝制人口沮喪士氣坐失事機其意直以望風乞降爲快抑又何也比年各省用

兵勝負無常得失互見諸臣何不以事無把握爲慮而亟欲橐弓戢矢耶伏願　皇上通籌大局深顧後患知敵欲之難期饜足念事勢之尚可挽回左右親貴之言未必盡是大小臣工之策非盡無稽執政諸臣請放洋船内駛者何人請允酋目要脅者何人清夜思維或亦自知狂謬祗緣畏罪怙非陽作執迷不悟　皇上不忍遽誅應請面加　訓示俾各改心易慮收效桑榆否則難逃常憲　嚴諭譚廷襄等非分要求不得妄奏事至則戰無所依違他如奕山之以黑龍江外五千餘里藉稱閒曠不候　諭旨拱手授人此尤寸磔不容蔽辜臣知　皇上之必有以處之也　訏謨既定　渙

汗斯頒薄海懔然咸知　上意所在庶臣民之志固而蠻夷之風懾　天討聿新操縱在我或遂戰之或終撫之再行臨機應變臣非不知今日所言者　皇上已厭聞之特以事屬憂危情深迫切濡淚瀆陳伏乞
聖明洞鑒

欽差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花沙納與俄人美人及英人法人定和款

英人法人攻大沽礮臺時俄美二國不與其船仍泊海口　上頗嘉之遂准俄人黑龍江邊界議以桂良花沙納充全權大臣於是月十三日先與俄使公普在天津議定和約十二款初八日又與美使列衞廉議定和約三十款俄美又爲英法居間十六日桂良等遂與英使額爾金議定和約五十六款專條一款又與法使若翰保悌斯大陸義噶羅議定和約四十二款補遺六款時疆事孔棘桂良等曲意從之

國朝柔遠記卷十三

國朝柔遠記卷十四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六月遣桂良花沙納巡視江蘇

先是大沽礮臺未修海防戰守多棘手　上甚憂之及桂良罷兵議撫之奏至並呈天津和議各款　上謂稅則事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　特旨飭洋艘先回上海而派欽差馳赴江蘇是月初六日　命桂良為欽差大臣頒發關防偕花沙納基溥明善往上海並同兩江總督何桂清籌議諸國通商稅則條約

廣州義勇復省城不克

總督黃宗漢初莅任即獎諭粵東人民畧云道光二十年間予以道銜奉　命來粵歷四年逮署臬司曾目擊英人屢欲入城皆為爾等攔阻時予愛爾等民人及民人敬予有如父子兄弟後升山東臬司及陝西藩司雖去粵邦數年未嘗一日忘爾等人民之忠勇也今予奉　命來粵不啻舊邦爾等民人亦如見舊王但借粵東河山風景如昨而變故多端更異往昔即如梧州肇慶俱有匪徒吾民之苦亦已極矣今又加之以外禍其何以堪竊思洋人本以通商為事今乃不務本業日事攻戰查彼國人現居省城者不過數千離本國甚遠豈能舉傾國之師而來我中土廣省地方一朝號召雖數萬人不難一呼立至此固明知之目下城廂內外民房半為英法所據商賈遷徙民人離散彼亦情知廣人憤怒實深是以在城斂迹不敢外出日夕防守寢食不安且英人量己之力不能取勝而求其舊仇之法人以助之予恐數年後法人亦必受其欺焉花旂在粵通商多年謹守前約不務攻戰予實嘉之現英人聞我　皇上調集大兵不日可至儻能洗心悔罪我　皇上必寬宥之不然則是冥頑自取罪戾必盡殲之無赦爾軍民有能出資助餉恢復城池者定當一一保奏是月十四夜四更義勇七千人潛來襲城圍其三門梯城將登門外有英人巡夜局藏積火藥義勇爇之轟發地震數里

而未傷及英人英兵迎擊義勇敗績微有死傷

秋八月撤廣東團防局

初天津議撫咨會粵督值英人攻陷新安姑戢兵以俟粵民聞撫事已定而會城未返無不決眦指髮侍郎羅惇衍知番情狡詐不能帖然就撫乃託巡緝土匪請緩撤佛山團練局粵督以聞洋人難端果復起欽差大臣桂良到滬即照會四國訂期商定稅則事英法言粵督黃宗漢暨紳士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於天津定和後仍行招勇且徧出賞格謂有能送領事巴夏里首者賞銀叁萬兩甚至開礮傷斃我兵致不得已攻陷新安請問是何意見桂良懼撫事中阻答以彼時粵中因江西

南贛等處均有賊蹤道途梗塞天津咨會未到所致英
人乃云必欲刻期商定稅則先須罷黃總督及粤紳團
練之兵許之
冬十月定英法美通商稅則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
等及法美使臣皆先後來滬惟俄以陸路通商不與英
使額爾金往東洋遣領事三人來會議所定各款三國
畧同凡通商稅則一冊善後條約十款（按美人和約初稱合衆國此約稱亞美利駕後祇稱美國）彼此畫押各國由使臣齎回候其國王覆
書來天津呈請換約桂良等奏入奉　旨依議時英人
以條約准增設長江海口貿易馬頭欲先察看沿江形

勢定約後即遣水師領事以輪船入江溯流至漢口踰
月而返法國傳教人亦紛紛赴各省請設天主教堂賃
小船入內河地方官不復詰是年冬法教士至浙垣留
數月始去
西班牙葡萄牙二國請立約
西班牙即大呂宋（一名干絲臘一作以西把尼亞又作是班牙即中西和約中日斯巴尼亞今止稱日國）東界法蘭西南距地中海西界葡萄牙北距大
西海北極度自三十六至四十三英綫偏東自一度至
十三境有大山數疊劃分三土中土為歐洲最高地天
時燥熱產五金珍寶果實牲畜漢為意大里西境晉以
降迭為北狄回部所據後亦分散明成化中諸部復合

一為始建國有女王疑大海西復有國土宏治初遣其
臣哥倫（一作閣龍）駕巨艦西尋得亞墨利加洲南土驅土番
以國人實之墨西哥祕魯智利諸國皆為所屬大獲銀
鑛之利嘉靖初復遣其臣墨瓦蘭航海而南轉東至亞
細亞洲南洋之蠻里喇據其地建埔是為小呂宋檣帆
遂達粤東故粤東所用洋銀昔皆呂宋番餅恃富不修
政遂至衰亂康熙中王殁無子奧地利與法蘭西王爭
所立卒立法王之孫乾隆末與法共攻英吉利為所破
嘉慶中法王拏破侖廢西王而自立其弟為王西與英
共攻法得復國然國勢衰弱亞墨利加藩國多叛僅存
古巴及小呂宋而已及中西五口通商西班牙與其鄰

國葡萄牙嚮在粤東貿易至是皆來上海見英法俄美
皆立條約遂並呈請謂　天朝通商二百餘年於我
大皇帝
恩准立約我等各國事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立約
不但來往無憑且恐受有約之國藉詞脅制桂良初堅
拒之復諭滬商詢之英法諸國皆云大西洋各國向無
統屬未便阻之桂良據奏　朝議未許
桂良致書英法美使臣議通商善後事
時通商諸國紛集領事以下弊端難稽桂良思稍為之
防因照會英法美各公使畧云天津和約載貴國人民
若有蓋印執照准聽前往內地各處惟此項印照務由

各領事察看請領之人實係體面自愛者方准塡發不可誤給有關緊要是以照會貴大臣等商酌究應如何妥辦方免滋事希詳細示覆其無和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國視同一律祇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查貴國商民如或犯案可交領事懲辦此外各國領事皆係商人本是無權管束且已亦走私作弊豈惟不能服衆反使衆商效尤本大臣等商議如各國欲設領事必須各國特放一員方准管事不得以商人充領事致有名無實至貴國新開通商口岸自須每口設一領事官俾得妥爲管束但領事官向有數事蓋向來領事官屢於關礙和好事不稟本

國上司無情無理恃强妄爲實於和好大有窒礙應特請貴大臣轉飭各領事嗣後有與地方官意見不合彼此辯論之事各稟大憲請示遵行不得仍前由領事官自出主見務使恪遵條約永敦友誼又如中國官憲本未輕慢領事而領事每指爲輕慢則品級先當明定章程以杜爭論查三國條約領事官與中國道臺同品又查法國條約大憲與中國京外大憲俱用照會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兩國平等官照相並之禮等語援照此意領事官旣與道臺同品總領事應與藩臬同品如此定明方免爭端又查上海近有中國船戶由各國領事給發旗號計

船三十餘隻日漸增添殊多不便此等船戶向不安分然無外國旗號猶不敢玩法爲匪今恃旗號爲護符地方官因有外國旗號欲加之罪諸多掣肘遂致無所不爲犯案纍纍上海如此各口可知尤慮釀成巨禍致啟中外爭端萬不能不立法禁絕擬請貴大臣卽飭各口領事官嗣後永不准以貴國旗號發給中國船戶前已給者撤銷本大臣仍示諭如中國人有擅領外國旗號者嚴究俾知警戒凡此均爲永全和好度兩國有益無弊英公使額羅金復云前准貴大臣等來文請本大臣將中外交涉之件公同法美兩國各大臣會議其中諸節實屬緊要俱當熟商未及率覆惟再四虛心籌酌外

亦同法美兩國各大臣會議若以本國官民而論來文所敍礙難各端本大臣則休毫無過慮一則天津條約定准英民入內地通商遊行之議本國切願盡心勸辦防其借此美舉反致妄行定必嚴飭各領事官凡非體面和厚之人萬不許給照一則英國旗號其例甚嚴任載噸數必滿定額有英人或爲資主或爲船主方給旗號如貴國船艇未遵例擅敢升豎英旗須直行知會領事官必能設法懲究杜絕此弊一則所稱領事官數事凡本國派員出境已到各邦當待官民必以公平和洽爲準倘貴國官員恆同此心一體行辦則彼此官員和誼自必永存勿絕倘有不合意見之處卽各宜早報上

憲此法實爲妥協爾國大憲往來密邇則有事直捷奏
聞致免兩邦爭執肇釁興戎至于未立條約各國民
人貴大臣詢以作何辦理本大臣似難置答何則因有
不歸本國所屬民人諸凡作爲本國不任其責除將茲
款轉報秉政各大臣奏候御覽外合先奉一詞果在各
口海關派曉暢練習著名誠實之員徵餉皆從一律辦
理相待商民毫無偏袒諒貴大臣所指情弊必大半消
除至來文所稱因貴大臣等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詢訪
思貴國原爲大邦貴大臣職推大員本大臣敢敬問中
土大員何必措不明外事之詞泰西各邦並無難達祕
密之景各國都城人皆可履其地若恭遇　大皇帝

特派稱任大員前往西土　命以凡有益於國體係其
無礙應知之學必得明了本大臣不論別國而本國則
必以實心友誼接待如有意博訪審察各節任便咨詢
通徹由此兩邦永存和好之據日見增廣係全周妥矣
法公使噶囉覆云前准照會奈忙不得覆所以遲延至
今現本大臣奉本京都來文云和約條款甚屬得當本
大臣諒本國同英國諸件俱要速商以求完結但本京
都發此文時仍知廣東兇惡之事日日加增嗣後有文
行至本京都者尚未接回文本大臣諒回廣東至香港
時或能接到如不到本大臣亦必於回本國之前知會
全權大臣布會同英國欽差並中國官員商量一並辦

妥各本大臣不數日卽欲起程蒙貴大臣諸般厚情所
辦諸事悉皆允和以後中國與法國各遵和約一切有
礙之事盡行消除貴國諒信法國眞無二意可永結同
心之好矣又美公使列衞廉覆云准貴大臣來文本大
臣細心察閱其中所問所論俱屬歷練爲友好起見本
國向與中華和睦今仍此心詳覆於後一美國商民之
進內地也接天津條約有云中國有何利益施及他國
准美國一體均沾是則美國人之進內地既同他國所
有請執照等情均應准行當如英法兩國一般俟大伯
理璽天德既得國會紳耆議允批准和約後必明立律
例交領事官禁止不請執照或强請執照等事本大臣

亦當呈明國家設立章程致免美國商民違犯貴國憲
典可也一整理有約無約各國之法也本大臣身爲和
好大國奉使之員向知此事自應變通然稍有難行今
請將中國所能行者畧爲陳列首應與討問欲立約之
國定立條約也前西班牙國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
葡萄雅爾（雅言卽亞字長言之音亞一作牙）亦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
約自當稍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卽任其仍前如是本
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國公使凡此國領
事奉遣至別國者若不得所往之國準信延接卽不得
赴任今凡有稱領事而中華　國家或省憲地方官不
肯明作準信延接者彼卽無權辦事是則中國於此等

兼攝領事卽可推辭不接已延接者亦可刻卽聲明不與交往設有美國人兼攝無約領事藉此作護身符以圖己益者地方官可以直卻不與延款遇有事故著彼投明美國領事自應隨時辦理間或美國人兼攝領事而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地方礙情代為辦理者亦可對彼說明並非職守當然祇由於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稱領事有與海關辦理船隻餉項事宜者地方官可卻以必須按照條約遵行儻彼固執己見干犯制例者中國地方官自應用强禁阻前在天津時本大臣照會桂中堂花冢宰以中國必須購造外國戰艦火輪船者特為此故足徵所言非謬也一領事不得

干預貿易也現美國定制凡干涉買賣者不得派作領事官一領事與地方官爭論也前此動多牴牾本大臣深為怨憤亦與貴大臣同心今既奉本國大伯理璽天德命飭為使臣業經設法將一切事宜妥為辦正嗣後果有仍前事款請照知本大臣定當修正若領事官有何不合之處地方官按理據實直斥其非不與共事本國國家並使臣斷無可控之端但最善之法地方官將己職守攸關並合理之處照尊國之法據直論列自可申理矣一按定品級總領事之說也總領事之設美國奉使駐紮中華者從無此制一發給旗號也本大臣曾面詢領事官據稱從無給發細查底冊亦向無此事本

大臣復嚴諭領事嗣後無致有此也以上業已據問直達猶有管見須照知者以本大臣之意貴大臣似宜上奏 大皇帝定立 國家旗號各省咸皆遵守俾中國公私船盡行升用蓋美國制度凡本國之人必用本國旗號泰西各國莫不皆然今中華貿易之盛而無旗號以保護何不亦如他國之法使商船與盜賊有所區別而免商民之借用與假冒外國旗號哉茲本大臣現已將奉使職守之事全行妥辦一俟護理有人再行照知卽當起程返國惟願貴大臣諸事順適咸宜至天津約內所云永久和好及遇有要事襄助之語美國固以友好為心中華有何需用美國之處美國定當以和平

之法竭力襄辦但請貴國亦謹守約款所載及訂定各事務使一言一字不脫漏是本大臣與美國之厚望也厥後中國造輪船購戰艦用龍旂亦多采其議桂良據奏

臣按英人詞意始則諉卸末寓譏彈中則似謂天津所定條約皆可一律准行其居心殊不可問實里國太主之也美人雖稍恭順然措詞大意似謂中國欲定章程須分別有約無約之國又謂中國不允呂宋立約而葡萄亞今已取求又似欽使等已有所允意葢澳番寄居中國盤踞已久美人因得窺其淺深假使西班牙葡萄亞來請立約時曉之以理感之以情

懷之以恩怵之以威雖犬羊之性難馴蛇豕之心必戢計不出此竟思以毒制毒徒貽魑魅之訕笑莫禁梟族之效尤縱虎入林開門揖盜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當時執事之人責亦有所難辭矣

己未咸豐九年

夏五月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敗英人於大沽口

時各國來天津換約尋桂良上海原議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現在設防令各國換約之舟改由北塘（在大沽口北十餘里）海口入皆唯唯惟命惟英船先抵天津海口俄羅斯繼之突背前約闖入大沽口直隸總督恒福遣員持約前往輒令改道不聽二十四日英船駛至灘心將鐵鏁用

炮炸裂時僧格林沁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十三艘皆豎紅旗挑戰復將港口鐵鏁鐵樁拉倒遂逼礮臺開礮轟擊我兵放礮相持沈燬其數船餘船亦中礮不能行駛逃出攔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以步隊接戰我軍又大敗之轟斃數百生擒二人里國太亦受傷我提督史榮椿副將龍汝元都司齊連布護軍校塔克愼千總王世興把總張文炳陣亡奏　上諭此次夷人受大創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遂操全勝之算著僧格林沁先在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所有在事文武員弁另行查明保奏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督戰奮不顧身致被礮傷殞命實堪痛惜著交部從優議卹並於直隸天津及各該原籍建立專祠其同時陣亡之海口營都司齊連布等均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

與美利堅換約

大沽之役美利堅之舟後至恪遵滬約改道北塘呈遞國書直隸總督具奏　上諭英法俄羅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闖入大沽口內以致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美利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請進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來京呈遞國書本日據

桂良等將該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恭敬出於至誠所有該國使臣齎來國書准其呈遞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跋涉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鈐印交恒福前至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換約之後永遠和好以示朕懷柔遠人惇崇信義至意

臣按美人初亦與英法合從內犯特其國在外大西洋距中國逾遠且建國未久猶遵循華盛頓遺規不敢輕動凡遇兩國相爭必調停其間以聯交故其國亦以近少戰爭馴致富庶合其全部得儕於數大國之列當其來請換約非不欲效英俄之肆志並可聯

絡英俄及見英俄已受大創諸欲皆不得逞卽思居
閒排解而勢已決裂不可挽回故特卑詞陳請易倨
爲恭　上念禍亂方深固結其心或可攜貳其黨
是以但示賞罰之公不存逆億之見其後同治十一
年藩籬頗能自固遂自恃其強悍突以兵船至朝鮮
意圖搆釁吞併其國並先行文照會欲朝鮮國王與
該國公使面議朝鮮覆書云我國雖小爾國雖大斷
不能與爾國之臣會話又云我國以四千年文章禮
義之邦三千里峻險膏腴之地斷不能一旦輕棄並
將照會擲還美人嬲之不已朝鮮出兵驅逐美兵登
岸肆擾及一千三百里互有斬獲傷朝鮮帶兵官一

員旋以受傷兵十一人醫愈送歸欲易其被擒者朝
鮮拒之致書云我國之人旣已被擒無論死活其權
卽操於爾國不復過問所云爾國之人有被擒者屬
其送還其權亦操之於我國不能送還也美人技無
所施引兵而退朝鮮卽收其國之習天主教者凡四
千餘人盡誅之聞朝鮮所用盔甲重四十觔內布外
包銅鐵又竹盔約重十餘觔兵器悉遵古制頗不利
戰而以口舌折衝竟使強鄰不敢輕萌窺伺毋亦上
下同心有非我族類必鋤而去之之意地利不如人
和詎繫夫大小强弱哉

庚申咸豐十年

夏六月英人法人復寇天津直隸提督樂善死之
英人旣敗於天津復自粵東募潮勇數千人圖報復是
月英人法人以兵輪船再泊天津海口時　上命僧
格林沁嚴防大沽南北兩岸及海口報至僧格林沁度
其仍取道大沽或徑由北塘襲大沽後路乃以重兵守
大沽南岸而預伏地雷火礮於北塘兩岸以俟英人懲
大沽之創而窺北塘礮臺未設守兵乘之入口初未敢
登岸及駐北塘連旬乃潛通內地奸匪盡得我虛實挖
去地雷長驅而入副都統德興阿以兩營守新河拒戰
而敗英人據新河復進據唐兒沽而以小火輪舢板分
由大沽口入膠淺不得進懼我軍乘之乃張白旂請款

僧格林沁欲爲致人之計令官兵靜以待之二十六日
英舟忽得水轉動闖入大沽口其由唐兒沽撲入者逕
襲北岸礮臺直隸提督樂善督兵拒戰中礮死時僧格
林沁向守南岸礮臺屹然不動英人未敢驟犯　上
聞英兵已登岸　命大學士瑞麟帶京營兵一萬赴通
州扼守

秋七月僧格林沁奏　詔班師至張家灣天津遂陷
時執政有奏請罷兵議撫並　召回僧格林沁以戢英
兵僧格林沁謂我退一步英必進一步北岸礮臺雖小
挫然得此軍扼此要地猶足捍衛畿輔今自撤藩籬如
津門何如京師何爲憤惋泣下乃自天津退軍張家灣

距通州五里初七日英人遂陷天津

臣按是時大沽北岸礮臺雖失而僧王一軍尚據南

岸彼猶有所憚也王既率師內衞英遂乘勢直驅聞

洋船泊津守者僅千數百人每夜各船四面然鐙以

爲疑兵其登岸踞廟寺者人更無多時以數人持槍

巡邏廟外以防警津民有議焚其舟殲其人截其歸

路者當事恐礙撫局弗許惜哉

復遣僧格林沁進軍通州

先是　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恆祺來天津

議撫洋人以其官卑不足當全權之任弗見也尋　命

大學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良抵津照會洋人商和

局英公使額羅金參贊巴夏里請增軍費及准在天津

通商並請各國公使酌帶散兵數千人入京換約桂良

以聞　上大怒嚴　旨拒絕　飭僧格林沁瑞麟仍

進守通州防內犯

副都統勝保率師入援通州

英法見和議不就於津城均張白旂僞求款而以所募

潮勇及所部兵二萬餘北上募勇無紀律不能約束初

懼有伏兵未敢深入繼知無備沿河戒行擾及河西務

廷臣復有以撫事請者輒張皇寇勢且以　上駐蹕

海淀非所以備不虞請即日　移入大內及洋氛內犯

左右又歷贊巡幸二十四日　硃諭內廷王大臣等入

朝侍　命遂有坐鎮京北之　旨又云將以巡幸之

備爲親征之舉於是亟　召副都統勝保刻日會貝子

綿勳調八旂禁兵萬人赴通州助勦勝保聞寇氛甚逼

上疏力諫謂不可爲一二奸佞所誤　上意稍安

八月英人犯通州

英兵自河西務薄張家灣遂犯通州　上命怡親王

載垣赴通議欵時桂良及軍機大臣穆蔭皆在英使額

羅金遣其參贊巴夏里入城議和請循天津原議並約

法使會商翼日宴於東嶽廟法使無詞巴夏里起曰今

日之約須面見　大皇帝以昭誠信又曰遠方慕義

欲觀光上國久矣請以軍容入王見其語不遜答以須

請　旨定奪久之巴出王密會僧格林沁計擒巴夏里

送京師以法使尙恭順仍禮遣之兵端復作時　上

適秋獮自　行在詔以恭親王奕訢爲全權大臣守京

師豫親王義道吏部尙書全慶宿衞紫禁城大學士周

祖培守外城大學士桂良駐城外防勦

詔南軍入援

勝保既敗遂急驛奏　行在請亟　召南軍入援謂

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西逆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

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槍礮近無可施必能大捷

蒙古京旂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

進與賊相搏西逆自必大受懲創請　飭下曾國藩袁

甲三等於川楚勇中挑選若干名派員管帶卽日起程
赴京以解危急卽日奉　諭逆夷犯順撫議未成現在
外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挑選
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
於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數千名卽派
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
翁同書傅振邦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妥
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刻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
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
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釋英人巴夏里

時團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等集議中州
會館籌辦團練城守事恭親王桂良皆駐城外英人索
巴夏里恒祺請釋之勝保不可黃宗漢請殺之議未定
英酋請開安定門入與恭王面定議和王見都城內外
係一身安危因遷居廣甯門外瑞麟文祥從焉祖培倡
言於廷曰撫議已成彼攻我拒均之失信不如納之乃
約以次日定和議而釋巴夏里於獄遣恒祺送歸巴夏
里等來訂換約之期
九月和議成
和議既定是月十一日與英人交換前約並續增新約
恭親王具護衛儀仗入城偕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尙書
趙光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宴英酋額爾金於禮
部大堂分左右列坐通事往反傳命宴畢換約續增條
約九款翼日與法人換約亦宴法使噶羅於禮部大堂
續增條約十欵和議既成英法使臣請將前後條約頒
行各省大吏按照辦理恭親王據奏奏　上諭恭親
王奕訢等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一十二兩日業經
恭親王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英法兩國互
換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
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約
內應行各事宜卽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
理旋與俄人換約俄使臣伊格那替業幅與王大臣等

相見續訂和約十五款此後通商不論恰克圖及現准
英法二國通商各海口分別酌議另立通商稅則條款
大半與英法同惟續增條約大意在申定兩國邊界凡
黑龍江及西疆交界之處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以防
異日爭端許之
臣按和議既成論者每歸咎當時王大臣不肯力爭
任洋人之予取予求致臥榻之側爲他人所鼾睡不
知當時京兵新敗於內援師遠竄於外其平日矢口
以忠憤陳說者拨手咋舌不能發一策出一謀甚或
逃匿之不暇恭親王以天潢之胄躬捍大難屹然不
搖雖迭蒙　行在密旨趣其滬蹕而以社稷爲重

不動聲色力持大體既杜其無厭之要求卒能委曲成和此其所保全者大而其所設施者遠也執事後之議論以訾局中之艱危烏乎可哉

詔止勤王之師

時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北巡撫胡林翼聞洋氛犯闕鑾輿北狩熱河京師戒嚴未奉入援之　詔即往復籌商作北援議八條疏請帶兵入衛畧云臣自恨軍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務旬日之間徽甯失陷又聞夷氛內犯憑陵郊甸東望吳越莫分　聖主累歲之憂北望灤陽驚聞　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應懇　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　飭派一人帶兵

北上冀効尺寸之勞稍雪歉天之恨尋以和議既成奉上諭皖南北均當吃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南湖北均爲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毋庸來京

臣按英人連兵各國乘虛內犯原恃我東南未靖故敢安肆披猖當時若陽以和議與之羈縻而徐待外省援師戮力殲勦　翠華北狩狐鼠無城社之憑義旅南來虎狼入圈阱之內縱不聚而殲旃其能不俯首帖耳以聽命於我哉　上欲以誠信待外洋且不忍生民之塗炭既允和議即止援兵固足以昭覆載之仁而亦適會所開欲使中外一家以闢數千載未有之創局耶

法人請助剿粤逆卻之

時粤逆洪秀全久踞江甯侵擾數省勢益猖獗法使噶羅意在修好且欲獲漁人之利因誇其船礮堅利謂大國如有所需聽從銷售若仿式製造則派匠役前來教習操演又請於海口助中國勦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兵船悉聽調遣王大臣等先後奏聞　行在　上不許

以廣東九龍司地與英人

九龍司巡檢屬新安縣地鄰香港總督勞崇光先租與英使巴夏里至是續定和約即將其地付英人管轄與

香港並爲英屬地而徙其民

國朝柔遠記卷十四

國朝柔遠記卷十五

庚申咸豐十年

冬十月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

時各國交涉紛煩軍機處難以兼理因議建總理衙門奏　上諭恭親王等奏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一摺均係實在情形卽照原議辦理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卽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卽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內滿漢

挑取八員卽作爲定額毋庸再兼軍機處行走輪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爲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並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其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及內江三口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惟牛莊一口歸山海關監督經管其餘登州各口著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管理所有各國照會隨時奏報並將原照一併呈覽一面咨禮部轉咨總理衙門並著各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並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不准稍有隱飾

俄人請助剿代運不許

俄人換約之後亦有助兵剿賊代運南漕之請王大臣等以聞奉　行在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替業幅亦卽隨後換約該酋見恭親王等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兵於陸路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又稱明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美國商人及中國粵商情願領價採辦台米洋米運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美旗幟卽保無虞等因中國剿賊運漕斷無借資外國之理惟恐江浙地方糜爛

兵力不敷剿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但恐該國所貪在利藉口協同剿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法郎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尚可爲救急之方卽日迅速奏明候　旨定奪至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年能否辦理新漕尙無定議然漕糧爲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商所稱采辦運津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王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嗣經袁甲三奏覆略云我軍剿賊向來水陸兼籌並非專恃陸路長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龍

舢舨拖罟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良
遞著戰功果能統率得人妥爲駕馭不難得其死力非
中國無水兵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請
我軍由陸路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以
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號而謂必可得手臣愚
未敢遽信也且我軍廣楚各勇係內地民人尚有因糧
餉不足延不起碇並結黨肆搶情事矧外夷之人祇能
將就牢籠而不能服我節制者乎此時協同勦賊卽謂
自備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
功要挾所求無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偶有小挫或船
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藉誠如

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也
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爲難亦多
挾廣勇而來萬一私相句結其禍更烈卽令杜其句結
而以桀驁不馴之徒兩相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
横生況夷人素習天主敎本年六月卽有墨利加國借
英夷船駛赴金陵傳敎之事髮逆之煽惑人心亦藉天
主敎爲名與該夷所習相同難保無暗中句通情弊一
旦奉　命而來久居內地引虎入室並且爲虎添翼恐
此時招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卽去也體察情形熟思
審處非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無利區區愚衷竊
以爲必不可行惟求　皇上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

其悔之於後不如慎之於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
爲就撫實則包藏禍心若眞有利於我該夷亦必不肯
爲我謀上年俄夷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
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火器予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
繼果藉詞遷延逞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安知非
俄夷唆使邪且俄夷向於內城設館人地最爲熟悉本
年聞在天津議事者卽前往俄館之人都人尚能識之
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至交
商買米借用俄美旗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
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恐更
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於海運事宜未能深悉應

如何設法轉輸曾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另候
聖裁國藩煥有齡等覆奏尋至旋奉　上諭恭親王
奕訢等議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瑞昌王有齡等各摺片
稱江南官軍尚未能進勦金陵卽令夷船駛往非但不
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持如薛煥所慮句結生變
尤宜預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陸路進勦非獨經過地
方驚擾卽支應一節諸多窒礙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必
至索請多端經費任其開銷地方任其蹂躪等語並於
英酋威妥瑪來見與之談論終日該酋已吐實語謂勦
賊本中國應辦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於彼何益
非但俄法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卽英國得之亦不敢謂

必不據為己有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為證借夷剿賊流弊滋多不可因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性猜疑轉生叵測惟告以中國之兵力足敷剿辦將來如有相資之處再當借助以示羈縻並設法牢籠誘以小利法夷貪利最甚或籌款銷其槍礮船隻使其有利可圖即可冀其軀就以為我用儻上海夷人諄請助兵剿賊著曾國藩薛煥量為獎勉續有兵船駛入內地案照條例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現在兵力設法攻剿逆賊毋再觀望至法夷槍礮既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演造亦令曾國藩等酌量辦理即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製造或將

彼船撥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其受雇助剿祇可令華夷自行辦理（二語係硃筆點改）於大局或有裨益仍即在於通商稅內籌辦至代運一節由薛煥招商運津無論華夷一體販運無須與該夷預行會商美性較純與英法不同其應如何駕馭俾其感順以杜俄夷市德於彼之心亦著曾國藩等妥為辦理於是助剿代運之議遂寢

辛酉　咸豐十一年

春正月考取滿漢軍機章京入總理衙門辦事

江西布政使張集馨赴九江辦理開市事宜

初英酋卜魯士照會同時換約之王大臣稱現行天津新議第十款所載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本國現擬於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惟現江西尚未安靖所有兩口通商之處照後開章程暫行辦理凡有英船上下大江裝載貨物無論進口出口應納稅餉均在上海或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關監督皆宜妥為設法務使各船遵行再英船欲上大江當向海關先行報明所存保護船隻之兵器火藥鉛彈若干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注明給發儻查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軍器藥彈等物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以上各節應請查照並咨湖北

江西各大吏一體遵辦總理通商衙門據奏允准覆以南省軍務尚未肅清長江道路是否疏通應由貴大臣斟酌辦理時江西巡撫毓科奏九江通商事屬創始關係甚巨恐非九江關監督一人所能辦理擬請遴委藩司大員赴潯會同籌辦現藩司張集馨詳稱徽地巨寇分股竄陷東流建德上犯湖口彭澤勢甚披猖潯郡一帶商賈屏跡此時遽往商辦不但交易無人尤恐逆氛肆擾有礙外國舟行應請展緩赴潯因亟飛章　行在而英水師兵頭霍某遽以小火輪兵船五載兵八百偕洋商於初二日自吳淞口起碇駛赴長江初十日抵鎮江於雲台山（在鎮江城西門外）規造公署商棧其水師提督和

普赴江甯上游參贊巴夏里亦相繼赴九江漢口皆沿江探水登岸測驗形勢商民不知所爲所至震駭文報沓至南昌毓科亟飭集馨帶員遄赴九江辦理建立通商馬頭之事

二月英人始立漢口市埠

前月二十六日英國火輪船一抵漢口其酋威司利行商韋伯通事楊光讓等渡江至武昌見大學士總督官文漢遂覓棧房一所議歲給房租銀四百兩留楊光讓住漢是月朔巴夏里續以小火輪兵船四載兵數百至漢偕屬官往見官文亦稱查辦九江漢口開港事以九江諸事未定先來漢勘地建棧通商其水師提督賀布

亦次日率屬官二十八人來言將往上游探水非有他意官文遂飭於所經地方文武沿途迎護巴夏里因於楊林口（在漢口鎮下街尾）定基橫闊二百五十丈縱長百一十丈府縣會勘立界藩署給丈量地基租約鈐印交在漢領事同地方官集居民議價立券照給畢聽英商與築棧房應納丁漕歲由英商赴縣清完其他國來漢立埠須在英行以下擇地葢棧不得上占正街議甫定賀布自上游返旋與巴夏里先後東行留夏某以小火輪船一碇泊漢口是爲英人立漢口市埠之始

英人始立九江市埠

江西布政司張集馨赴九江途接廣饒九南道文恆署九江知府程元瑞亟報遄抵九江未幾巴夏里自漢口至與會商租地立市事而巴夏里欲先察上下游地勢始定議十三日遂偕往湖口諸酋僉以湖口地扼鄱陽總滙爲江西門戶欲在彼立市委員馬長康告以湖口城內多亂石城外俱沙土難建樓棧且峭岸急溜風濤險惡商船難泊必多裹足又地接建德東流時虞賊擾水陸防軍雜處易啟釁端不如九江且符原議巴夏里始與諸酋以遠鏡四覷以盤盛水銀測驗地底果皆沙石遂允回九江十五日於龍開河（在九江府城西門外）東量地橫闊一百五十丈縱長五十丈巴夏里謂弓步未準再按指南鍼以繩較準得縱長六十丈內民居三百餘戶巴

夏里議給每畝錢五十千不願者地方官酌提公費津貼遂依議立永租地基約以一百五十畝科算丁米正耗銀數按年由領事清交德化縣歸入編糧項下集馨遂與巴夏里聯銜畫押各執一紙是爲英人立九江市埠之始

夏四月美人始立九江市埠

先是三月美國水師總領施碟烈倫以火輪船至九江尋去是月美商金甯謙及瓊記旗昌行商等由漢回泊九江擇地勘定琵琶亭（在九江府城西門外）空地三十畝以地勢低窪遽興工填墊布政司張集馨遣人往詢答云我國在此貿易不大擬不設領事通商事均商人自主惟租

地換約須俟領事至時會辦集馨因彼國與俄國領事皆無消息遂請回省值粵匪上竄黃梅洋商疑其聞警潛回傳入總理衙門再被劾罷歸後美領事別列子至集馨已罷通商事悉以九江關監督經理別列子不往會商而洋商輒集工匠就前勘地砌牆築垣居民以未給價阻之別列子始赴道署止許照英國價例給發監督以紳民所稱此雖濂溪書院空址然在大街繁盛之區與龍開河偏僻有水者不同駁詰之別列子悻悻去監督因照會駐漢口總領事始准依民間買賣然較前所勘定之界亦增索至五十畝又以地在龍開河西與英界事同一律監督遂飭地方官會同劃界其價較英

商稍增是爲美人立九江市埠之始

初購外洋船礮

時粵逆披猖恭親王奏請購買外洋船礮謂粵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原其故由於道光間沿海不靖其時散遣之潮勇從逆之漢奸窺見 國家兵力不足遂句結煽惑乘閒抵隙一發而不可驟制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內憂外患其事不相屬而其害實相因臣等現辦理外國各事期於拔本塞源是以上年曾奏請 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洋船礮並請 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爲自强之計不使受制於人然購買船礮未知曾國藩等是否辦理而時事孔急未便再事因循自英法住京後臣等遞次接晤窺知各國心志不齊互相疑貳是以彼此牽制未敢逞志卽如俄羅斯侵占吉林等處邊界英法兩國均以爲非益其意恐俄國日益强大不獨爲中國之患卽伊等亦不能不暗爲之防是其猜忌之情可以想見臣等探聞英國本有與粵逆兩不相犯之約法國雖欲剿賊以誇其勇而爲英國之所制亦不敢自主迨本年三月間巴夏里自長江來歷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江楚各軍紀律嚴明惟餉項不足船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自籠絡英法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暱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賊爲志不難漸次

掃蕩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間並無堵剿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剿則北路必受其衝是以上年曾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須有三支水師其一則由江北造船但造船必須設廠購料興工非年餘不成自不如用火輪船剿辦更爲得力南省雖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臣等詢之赫德據稱外洋火輪船大者每隻數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槍礮其費不過數十萬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之者可雇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人一時不能

畫習亦可雇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柁司礮而中國雇用外國人英法亦不得攔阻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此等款項據赫德單稱征收洋藥正子稅外一經進口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仍照另行納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數十萬可作為購買船礮之用臣等令其將船礮洋槍價值分晰開單先行呈送如蒙 俞允擬將價值奏明後即請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款購買並給赫德札文令其購買運到時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俟駕駛得法再入大江應請 飭下曾國藩等熟計遵行

至法國歌士耆來見亦稱現欲回國請給令其購買船礮札文伊即稟請該國王代為購買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再行扣還等語臣等以英法事同一律未便意存軒輊如伊必欲請辦亦應照赫德開明價值先給一半似於事亦無所損有 旨交曾國藩等籌辦而南北洋購置外洋船礮由此起矣

秋七月俄人美人設領事於漢陽

先是湖廣總督官文咨總理衙門稱英國領事官及俄美二國貨船已陸續抵漢而俄美並無領事官任意裝載往來漫無稽攷請妥議遵辦總理衙門尋訂定章程凡各國商船往各通商口岸必須設有領事官管理方准貿易如該國無領事官准託別國領事官代理亦須別國領事官允管方許該商開艙貿易否則任意前往不惟不准貿易即該國人有被人凌害情事地方官一概不理江蘇巡撫薛煥因飭上海道傳諭美國在滬領事美領事覆稱漢口通商已另派西地惠林士為領事此時想當任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亦傳諭俄國領事孟第孟第言該國並未另設領事官亦無船隻前往漢口貿易恐係別國假冒或該處官吏查報未實後江蘇海關道忽接俄國領事夏德爾覆稱現奉本國駐京欽差委本領事兼理鎮江九江漢口等處本領事因轉請美國駐漢領事惠林士代理本國漢口通商事務云

臣按俄人貪狡與英無異其不敢如巴夏里之顯肆奸猾者蓋幅員雖闊於諸國而多荒寒曠廢之土國主類好大喜功民多不從其所欲往往掣肘歷代罕通中國元太祖滅之以封長子朮赤元衰始漸恢復疆宇日以强大我 朝定鼎聲威遠震重譯莫不梯航俄亦遣侍子入學成中外大一統之盛顧彼族貪惏成性不知感 列聖懷柔之德乘我多難未平合縱外洋要挾百端狡焉思啟我 顯廟度量如天念其輸情內向已二百餘年故可以包容者終不欲邊釁自我而開乃彼妄思逞蛇豕之情得步進步反覆無常即領事之設彼若無船貨至漢何必

託他國代理孟第所言率憑臆對而彼國之覬望徘
徊形迹詭祕亦可概見矣
與布路斯及德意志諸國立約
布路斯一作破魯斯即普魯社國一作埔魯寫在歐羅巴中央東
界俄羅斯南界墺地利亞西南界日耳曼北抵洲中海
即波羅的海首部曰伯靈爾西部雜於日耳曼者則與法蘭
西荷蘭比利時鄰北極度自四十九至五十六偏東自
六度至二十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土產五金硝
磺五穀果牲畜俱備舊屬日耳曼康熙中乃自立國嘉
慶初奪歐塞特里及波蘭屬部旋爲法蘭西所敗割其
地大半及法王爲俄人敗退布人遂聯諸國攻之入法

都恢其故土加益焉逈增修國政勸農工講軍實利器
用遂爲西土顯國向來粵港通商人以其旗識之稱單
鷹國五口既開旋來上海比見英法等國換約亦呈請
照辦江蘇巡撫薛煥不可其使臣斐悌理阿里丕艾赴
天津呈三口通商大臣請立條約總理通商衙門欲令
法公使阻之法使言布路斯爲我與國德意志公會各
國又布路斯與國也彼國亦久商粵中今求立約請照
我國條款有減無增王大臣以　聞有　旨令布使在
天津守候　命總理各國事務倉場總督崇綸充全權
大臣赴天津會崇厚酌辦布使呈條約四十二款附款
一條通商章程十款另款一條稅則一冊所代呈德意

志公會各國部名均照該國條約辦理惟准布國以五
年後許派秉權大臣一員駐京兼辦各國事餘與法國
條約略同遂以是月二十八日定約德意志者日耳曼
列國總部名舊名邪馬尼居歐洲中原縱橫數千里爲
古大國明代盛強奧地利布路斯皆其屬部康熙中奧
布強大皆自立國日耳曼散爲三十六國大者千餘里
小者百數十里稱王者四如古五等諸侯各君其國嘉
慶中爲法蘭西脅降法王旋喪敗各部始復爵土二十
年歐洲各國公使會議維也納奧地利國都以奧布本日耳
曼所分而嗹與荷蘭壤地交錯遂合稱同盟四十國有
大事會議道光二年公會議兵制同盟仍三十六國中西

和約所列各國部名邦晏撒遜漢諾威威而顛白而額巴敦黑辛加習利黑足達而未司大
布倫帥額阿爾敦布爾額魯生布而額撒遜外抹艾生納撒遜麥窜恩撒遜阿里廷部而額
撒遜各部而額大拏掃宜得克比而孟地安阿而得疊掃郭定安阿而得比爾你布而額立貝
實瓦字部而魯德司苔實瓦字部而孫德而士好遜大支派之各洛以斯小支派之各洛以斯郎格
缶而德昂布而士以上二十五國模令布而額水林模令布而額錫特利子以上二邦律百克伯磊
門昂布爾以上三漢謝城惟漢諾威四國同治五年爲布國所併國人多聰明闊達西
土以爲貴種英法立國之祖皆其國人故視爲宗國布
路斯東西八部入日耳曼公會者六各國商船亦時來
粵故布人代爲之定議立約俾事同一例焉同治十年布國亦改
爲德意志故今祇稱德國
八月增設長江洋關

初議洋商入長江進口出口正稅均在上海鎮江關交納九江漢口無征收故原訂章程第七款有沿途任便起貨下貨不用請給憑單不用隨納稅餉之語江蘇巡撫薛煥謂如此則毫無稽攷應飭令洋商將運進長江之貨除完海關正稅不計外其應完內地半稅先在上海完者由上海給憑單上駛出口貨物如在漢口及九江出口者先在漢口九江完稅由該關給憑單下駛似此上下稽核始無偷漏之弊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因奏請增設漢口洋關謂今春髮逆上犯漢口巨商大賈遷徙一空所到洋貨皆於各行以貨易貨暗運而去不交進口貨單亦不報出口貨目以致毫無稽查其應完

子口稅雖有上海來文而領事等則云先完正稅當後完子口稅於條約所當查辦者反置不理其應完出口貨稅則英使謂當仍至海關交收及司道傳詢領事等則稱漢口無關亦無監督稅事司員憑何稽納此皆意存欺蔽也若竟聽其往來自便則長江數千里隨處可載貨卸貨將沿江上下之利盡歸外洋而中原脂膏將竭且有內地奸商船插洋旗藉此私售私買甚至將米糧銅鉛禁運之物運出難免不銷售賊中關礙大局實多非獨偷漏稅課已也至釐金原濟軍餉而洋商執一稅不二稅之說未允抽釐不思納稅出自洋商收釐取之華商兩不相涉又內地商人現赴湖南北產茶處購買勸謂英商雇夥違抗釐金似此情形則內地商人皆可稱洋行雇夥內地貨物皆可指洋商採辦山鄉市鎮皆可作通商口岸將條約所稱不逾三口之文祗成虛設皆由無憑稽查故也惟有於漢口設洋關收稅照海關明定章程並設官行盤驗入口出口在地收票發票並禁華洋雇夥往各埠采辦悉由商販自運到漢入行售賣庶可杜絕弊源亦與前議條約相符現飭漢陽府勘擇地基設立關卡並請添設監督一員督辦關稅事務以專責成報可於是九江亦循照漢口辦理先後均設洋關

九月與英人訂長江通商章程

時漢口九江均設洋關而章程未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與英使卜魯士議暫訂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納稅章程五款（卽各口通共章程）由是各國貨船出入始有可稽

國朝柔遠記卷十五

國朝柔遠記卷十六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壬戌同治元年

選募洋將授美英法人等官

粵賊淪陷蘇松常太各城上海以各國通商所在賊未遽擾然勢漸危逼蘇松太道吳煦及前蘇松糧道楊坊初雇印度人充伍又欲增募呂宋人爲兵蘇州人王韜獻策曰招募洋兵人少餉費不如募壯勇而雇洋人領隊平日以洋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當可收效從之美國人華爾來華煦初雇令管帶印度兵旋有 旨撤印

度兵華爾願隸籍中國煦留令管帶常勝軍協守松江時滬上通商諸國亦慮賊擾亂商務阻礙貿易雖英人曾與粵賊有兩不相犯之約至是亦謀自衛於是英水師提督何伯法水師提督卜羅德並率船礮列守禦備攻剿有 旨英法兩國自換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上海幫同剿賊具見眞意爲好克盡友邦之誼著傳 旨嘉奬並嗣後如有外國協同助剿之處著薛煥隨時迅速具奏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協助之意薛煥督華爾等首破賊於松江之迎禧濱天馬山賊別據高橋華爾偕美人白齊文邀同英法兵并攻其右參將李恒嵩擊其左大破之奉 旨華爾白齊文均 賞四品翎頂旋以攻燬蕭唐周浦各賊壘并加三品頂戴華爾以副將補用及收復松江甯波鎭海慈谿各城何伯卜羅德均以在事出力蒙 嘉奬於是洋弁咸願爲中國效用矣

優卹陣亡諸洋將

初華爾帶印度兵隨攻嘉定太倉再克松江屢攻青浦遞受重傷至是賊復窺甯波陷慈谿華爾攻克慈谿城中槍洞胸回甯波死江蘇巡撫李鴻章飭以中國冠服斂葬有 旨嘉憫從優賜卹仍於松江甯波建立專祠他如法國兵官勒伯勒東助官兵克復甯波慈谿餘姚權授總兵克上虞進攻紹興親然巨礮炸傷頭項而殞

同時傷亡者有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其接帶之法弁達爾第福先領洋槍隊隨官軍攻剿回滬管帶法國教練勇權受江蘇副將法提督令赴甯領勒伯勒東所部亦以急攻紹城中槍殞又法提督卜羅德亦在南橋督戰陣亡先後均獲優卹

春二月與俄人訂陸路通商章程

俄人先止在陸路通商故定約於陸路綦詳至是通商陸路更增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俄之把公使在京議定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於天津續增稅則一冊

秋八月暫波里國啲啥國來營口互市卻之

通商各海口既增外洋素不著聞之小國亦多聞風來

華有暫波里國商人德勒邪領法國執照來營口租房設行又有咘哈國商人阿文亦來營口將設行而無執照盛京將軍咨總理通商衙門轉詢法公使哥士耆亦云暫波里國名未經列入布國和約不知係何國所屬之國惟本國領事並未呈請批准濫爲別國商人代發執照自當嚴飭遂函致英國牛莊領事請即行阻止將法執照掣回兩國商人遂逡巡去

九月與英人續訂長江通商章程

長江既設洋關去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使卜魯士所訂長江試辦章程及納稅各款尚未盡一至是復與之續訂長江通商統共章程七條

癸亥同治二年

浙江巡撫左宗棠禽白齊文

初華爾戰歿白齊文統全隊索餉數十萬未應遂劫餉銀潛投僞忠王李秀成爲之謀主勸秀成盡棄江浙兩省地斬伐茶桑焚燬廬舍然後并合大隊轉戰直趨北方據秦晉齊豫上游中原之形勢以控東南其地爲水師力所不至乃可以逞秀成弗聽齊文旋爲大兵所擒以條約無專治洋人之款致之美領事領事遣之約毋再入中國白齊文復由日本潛至漳州助賊

臣案白齊文美之無賴子也始助官兵繼助賊反覆無常狠子野性惟利是趨袁甲三云外洋協同剿賊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無厭可稱先見之明此時川廣湘淮諸軍將皆貔虎士盡能羆克復城池業已大半豈上海賊壘不能掃除英法美見賊勢已蹙堅請助剿意欲邀功我　皇上不忍拒絕過甚恐啟猜疑轉生叵測偶爾借助以示羈縻乃因未遂所欲遽投賊營甘爲效死其不敢顯與我爲難者並非因新約初定恐失信於　天朝實見我軍威大震不敢抗衡也孰知天道惡盈天心悔禍賊固殄滅彼亦就擒自作孽不可逭其白齊文之謂乎

夏五月與丹國立約

丹國即嗹馬一名嗹國一名大尼在歐羅巴洲西北地隘合羣島

始成國東界波羅的海即中海南界日耳曼西界大西海北隔海與那威鄰北極度自五十三至五十七英綫偏東度自五至十一國都在西蘭島有加的牙港扼波羅海數千里咽喉設關榷稅土惟產五穀牲畜往時民以捕魚操舟劫掠沿海後有賢主修政督滅那威服瑞典明初猶强後乃衰弱嘉慶中與法蘭西和約同襲英吉利英人先舉兵圍其都城乃乞盟其來市粵東也以雍正時粵人稱爲黃旗國至是遣其使臣拉斯勒福窪地瑪羅多羅福等來華抵天津徑赴京師署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該使並未知照無故來京亟函知總理衙門飭城門阻之而英使言丹國來人乃僦館賓客請勿阻

總理衙門以丹使此來無非恃有奧援儻力阻其入則英人必起難端遂置不問英威妥瑪復代請立約恭親王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不循中國定章擅越天津來京議約輕視我中國中國不即驅逐已爲懷柔之至萬難允其立約威妥瑪乃言丹與英爲姻婭之國並援法使爲布路斯葡萄亞代請換約之例固請王大臣等欲行拒絕恐厚彼薄此貽英人以口實許之太易又恐紛紛效尤因語以丹使如欲中國允行必須循中國章程仍回天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方可立約否則不能威妥瑪詞屈請嗣後外國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告知中

國常例又爲函致三口大臣代爲之謝大臣等以聞有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籌議定丹國和約五十五款通商條約九款稅則一冊大略與英國同

秋八月與和國立約

和國卽荷蘭康熙中曾以夾板船助勦臺灣鄭氏故與中國通商最早至是見西洋諸國踵至亦來天津援例呈請立約三口通商大臣以　聞朝議許之卽由三口通商大臣在津與其使臣訂和約十六款另款一條

甲子同治三年

遣人出洋採辦機器

西洋諸國製造船礮皆以機器爲之用力少而成功多曾國藩因廷臣有採買外洋船礮之議謂上海已設製造局不如購其機器自行製造經費較省新舊懸殊於是遣粵人運同銜容閎出洋採辦各機器

夏五月優獎洋將戈登及出力各員弁　頒賞有差

英人戈登見中國優待外人遂投李鴻章麾下二年春接帶常勝軍權授江蘇總兵同官軍攻克福山及太倉崑山各州縣嗣蘇常省府城肅清將常勝軍遣撤鴻章奏請加提督銜　賞花翎黃馬褂　賜提督章服四襲幷表功旗幟功牌其繙譯軍火局礮隊兵官及打仗隨營各洋弁由英公使總稅務司查開請獎凡一等二十八人阿里查等六名各給一兩四錢金寶星摩爾安德

二十二名各給一兩二錢金寶星二等滿士費滿三德二十四人各給一兩金寶星三等愛林十二人各給銀牌由蘇松太道仿造交各領事分給佩帶陸續資遣莫不懽忭以去他如日意格德克碑投左宗棠麾下者宗棠因材器使厚糈以縻之官階以勵之故咸樂盡其力焉

秋九月與日斯巴尼亞立約

日斯巴尼亞此從和約所自稱又止稱日國卽西班牙咸豐季年曾與葡萄牙求立約不得請而去至是援西洋諸小國皆得立約之例復來天津呈請　朝議許之　命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同三口通商大臣與其使臣依撤別拉嘎多

利嘎瑪議定和約五十二款專條一款同治六年崇厚復與日使瑪斯公立文憑一件

乙丑同治四年

以兩江總督兼理南洋大臣

南洋自五口通商外洋麕集換條約諸事交涉紛繁咸豐八年曾頒　欽差大臣關防或歸兩廣總督或歸兩江江蘇督撫兼管是年始定歸兩江總督專責於是有南洋大臣之稱每年額撥南洋經費洋稅項下江海關二成粵海山海浙海閩海滬尾打狗二口二口在臺灣各關四成華稅項下分解一半照四成例算並派各省釐金項下江蘇浙江各二十萬湖北廣東福建江西各十

五萬協濟南洋籌辦海防及添製船礮軍械之需

夏五月左宗棠再禽西洋叛將白齊文及助賊洋人克令細仔誅之

白齊文初爲官軍所擒以和約無專治洋人之條致之美領事領事遣之約毋再入中國白齊文復由日本潛至漳州與英人克令細仔投賊并爲左宗棠軍所獲福州美領事慶樂請令歸國正法宗棠以其罪大不許委弁自閩解蘇審辦道經浙江蘭谿匯頭灘舟覆解弁及白齊文三犯皆溺死

秋九月與比利時國立約

比利時舊名彌爾尼壬一名北義歐羅巴小國也北界荷蘭東界普魯社西部西南俱界法蘭西西北界大海北極自四十九至五十一度英綫初度至三度地溫土腴物產繁庶製造精良本荷蘭南部明初荷蘭王查理好兵喜誅戮南部叛之附入西班牙康熙中歸奧地利爲藩屬嘉慶初法蘭西王拏破侖兼并諸國南部及荷蘭先爲所奪及法王敗荷蘭復立國南部復與之合然南部仍天主舊教荷蘭尚耶穌新教輕視之道光十一年南部遂別立日耳曼小侯爲王稱比利時國以兵拒荷蘭而法人助之荷蘭絕其港口乃造鐵路火車轉運達海其國商船　國初曾來粵東後久絕迹道光季年法人復爲請通市而貨舟不至及五口通商亦赴上海呈請

立約巡撫薛煥以布路斯使臣不遵理諭徑赴天津此時續至之國若再嚴拒必至效尤前往且比利時在各口通商素稱安靜此次來滬亦無從中指使具奏至是因西洋諸小國既皆得立約遂　簡欽差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董恂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酌議與其使臣金德俄固斯德訂定和約四十七款通商章程九款稅則一冊其使臣實兼帶法國和國西班牙寶星云

丙寅同治五年

春正月與英人法人議定招工章程

時中外和好已大定諸色人等彼此皆得雇覓不相限制而尚未詳定章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遂與英法

二國公使各訂定招工章程二十二條又三節

秋九月與義國立約

義國卽意大里亞歐羅巴古一統之國卽後漢書大秦

國其王常欲通漢爲安息卽波斯今巴社白頭回國遮遏不得通桓

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

玳瑁始得一通東晉時分東西王東王至明代爲土耳

其所滅西王則都羅馬劉宋時㢴特族滅之立國三百

餘年法蘭西取之以都城奉天主敎皇後分合不一諸

部時尋干戈嘉慶中法王拏破侖略定爲藩部及各國

公使會議於維也納分其地爲九凡大部四小部五總

爲意大里亞至是亦請立約　朝議許之由總理各國

事務大臣及三口通商大臣與之訂定和約五十五款

通商章程九款

冬十一月以沈葆楨總理福建船政

時講求海防力圖自强閩浙總督左宗棠因請創立船

政派重臣總理　上命沈葆楨總司其事專摺奏事

先刻木質關防印用一切事宜及需用經費均與英桂

吳棠徐宗幹等商辦時葆楨方丁憂在籍以材非其任

力辭不許

十二月採買外洋機器至

容閎自前往西洋至是採辦機器百數十種至上海交

製造局是爲鐵廠曾國藩言閎往返三載不避艱阻請

予奬勵有　旨議敘

丁卯同治六年

春三月設同文館於京師

天文算學中幾何一書原本西洋人歐里几得作其學

有傳出自冉有後中國喪失流傳泰西彼土智士得而

專精用以推步故　國初臺官參用西人時京師有洋

館乃議設同文館並招集士子學習推算及泰西文字

語言而雇西人教習廷臣諫疏皆留中御史張盛藻請

毋庸招集正途　批諭以朝廷設同文館取用正途學

習原以天文算學爲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爲機巧於讀

書學道無所偏廢大學士倭仁因上疏云數爲六藝之

一誠如　聖諭爲儒者所當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

所見天文算學爲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有

不可不深思而慮及之者請爲我　皇上陳之竊聞

立國之道尙禮義不尙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

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

未必傳其精巧卽使敎者誠敎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

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

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

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吾

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

宗社焚燬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　朝二百年來未

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憾至今　朝廷亦
不得已而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恥哉議和以來耶
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爲煽惑所恃讀書之士講明
義禮或可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　國家所培養
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爲之不伸邪氣因而彌
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衆咸歸於夷不止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諭大學士九卿科道云西
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仰見　聖慮深
遠雖用其法實惡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復揚其波
而張其焰邪閒夷人傳教常以讀書人不肯習教爲恨
今令正途學習恐所習未必能精而讀書人已爲所惑

適墮其術中耳伏望　宸衷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
局而弭隱患天下幸甚疏入不報

夏四月籌造輪船經費

曾國藩奏月今添造輪船運河隄工皆萬不容緩之事
查江海關洋稅一項自扣款結清以後提解四成另款
存儲部庫本係奏定專撥之款不敢動用絲毫惟餉項
萬緊仰懇　天恩俯准酌留二成以一成爲專造輪
船之用以一成酌濟淮軍奉　旨俞允

六月沈葆楨入船政局任事

沈葆楨既力辭船政不許左宗棠奉　命西征復再三
敦勸葆楨猶屢辭終莫獲請至是服闋不得已起任事
猶舉七難入告稱臣之材望迥非左宗棠比而所處之
地又各不同洋人性善疑非其素所信服之人動生疑
忌日意格德克碑久隸左宗棠麾下其公忠果毅親見
之而習知之固宜爲之盡力臣於二將無一面之識其
難一也輪船經費與別項軍需不同稍不應手便礙大
局其難二也紳受治於官者也爲所治者忽然與之並
列其勢必爭其難三也官之於民有分以相臨故威則
知懲恩則知勸紳與士民等耳恩威俱窒其難四也欲
速則不成惜費則不成其難五也外國可法之事無多
而製器之工實臻神妙其人非有聰明絕異之質但此
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不以見難自阻不以小得自足此

意正自可師內地工匠專以偷工減料爲能用意卽已
迥別故不患洋人教導之不力而患內地工匠向學之
不殷非峻法以驅之重賞以誘之不足以破除痼習其
難六也日意格德克碑功成之日既獲厚利又得重名
名利所歸妒之者衆求分其利求毀其名皆在意料之
中稍涉游移則前功盡棄左宗棠威望足以鎭之非臣
所能及其難七也具此七難何敢輕率從事惟念時事
多艱　皇太后　皇上且旰食宵衣焦勞中夜
若爲臣子者狃於避謗遠罪之私智何以上荅　君
父而自立於天地之閒是以再四躊躇欲辭不敢計惟
有毀譽聽之人禍福聽之天竭盡愚誠冀報　高厚鴻

慈於萬一臣所深恃者　諭旨諄切知自强之道斷自
宸衷以萬不得已之苦心創百世利賴之盛舉必
不爲浮說所搖但願共事者體　朝廷之心以爲心勿
以事屬創行而生畏難之見勿以議非己出而存隔膜
之思則大功之成拭目可俟矣

戊辰同治七年

夏四月南洋派輪船赴天津助防

曾國藩奏上海鐵廠製造火輪船及廣東艇船仍須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時捻匪張總愚竄擾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請派輪船赴津助防　上飭曾國藩與巡撫丁日昌撥上海捕盜輪船至津巡查海口而上海兩舊輪船方修整不能遠駛適福建新造華福寶輪船購米上海國藩添給洋礮檄令北行

閏四月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閱洋礮輪船工程

初國藩擬會同丁日昌履勘外海水師營伍核議章程是月初十日國藩至上海駐鐵廠查閱洋礮輪船工程洋人聞國藩將至遣巡捕呵禁行車清道以待既至諸國領事皆來謁國藩嘉其意亦禮遇之

秋七月調曾國藩補直隸總督整頓練軍

六月遣使出洋與美國增定條約

時外洋諸國公使領事等交錯來華周知內地虛實而中國於外洋情事僅得傳聞未親歷目覩有以彼能來我亦能往爲言者於是　特派欽差爲重任大臣二品頂戴志剛孫家穀均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赴大東洋抵華盛頓美國都城名與美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酌訂條約八款

己巳同治八年

春三月與俄國續訂陸路通商條約

俄人陸路通商章程以元年所訂未備復商增改於是
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其使臣續訂陸路條約二十二款

秋七月與奧斯馬加國立約

奧斯馬加此從和約所自稱或止稱奧國即奧地利亞一名歐塞特里阿亦歐羅巴大國東北界普魯社俄羅斯東南界土耳其抵亞得亞海及意大里西界瑞士日耳曼北極自四十二度至五十一經綫自東六度至二十四地高燥產金石宜人物氣序溫和唐時法蘭西取其地號奧斯的里元初日耳曼酋攻克之立爲王稱東國傳至阿爾麥配匈牙利一作寒牙里女主國合於奧遂爲大國明正德時國內亂迎西班牙查理第五爲日耳曼王破法蘭西其弟嗣位又臣服意大里諸部遂稱伯西土康熙三十九年日耳曼各部皆自立從此東國稱奧地利亞不復稱日耳曼後又侵得波蘭地幅幀日廣嘉慶中其國君進稱可汗

和約中稱大皇上法蘭西王拏破侖侵伐四鄰日耳曼列國皆納款奧獨不爲之下及拏破侖喪敗歐羅巴諸國各遣公使集議維也納奧國都城名返法所侵各國地以日耳曼散弱難自立乃議立公會聯結爲與國以奧爲盟長日耳曼近始別自爲德意志或止稱德國故論歐洲國勢以俄英法奧爲稱海禁開時即互市廣東粵人以其旗識之稱雙鷹國至是亦請立約 朝議許之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及三口通商大臣與其使臣訂定和約四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稅則一冊

庚午同治九年

夏五月天津民擊殺法國領事豐大業

初天津奸民張拴郭拐以妖術迷拐人口爲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擒獲伏誅桃花口民團復獲迷拐李所之武蘭珍送縣供稱受迷藥於教民王三於是民閒喧傳天主教堂遣人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爲藥料又以義塚內屍骸暴露者皆教堂所棄人情洶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道周家勳等往會法國領事豐大業帶蘭珍赴堂同訊鞫蘭珍語多支離與原供不符譎弗能定崇厚遂回署適士民觀者麕集偶與教堂人違言磚石相拋擊豐大業徑至崇厚署咆哮忿詈崇厚撫慰之不從以洋槍擊崇厚不中走出路遇傑復以槍擊之誤傷傑僕居民見者萬眥齊裂遂羣起毆斃豐大業鳴鑼集衆焚燬教堂洋房數處教民及洋人死者數十人

命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赴津查辦教案

崇厚上疏自請議並請 飭大員來津查辦 上諭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衅現在設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繫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旣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徒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衆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毀仁慈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爲首滋事之人查拏懲辦俾

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迴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國藩覆陳據天津道來稟武蘭珍所供之王三業經弋獲必須訊取確供武蘭珍是否果爲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爲教堂所養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此兩者爲案中最要之關鍵從此兩層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諭旨飭臣前往仍垂詢臣病臣之目疾係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因病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一面先派道員博多宏武等迅速赴津會同天津道府

詳訊辦理

夏六月罷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

是月朔曾國藩復奏　上諭曾國藩奏所稱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日內如可支持即著前赴天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國藩遂力疾啟行作遺書誡其二子云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恐致激成大變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禀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所囑凡二千餘言比國藩行至任邱函致崇厚先將俄國誤傷之三人及英美兩國之講堂

速爲料理不與法國併議遂次奏　上諭此案起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爲最要關鍵必須切實根究曲直既明方可另籌辦法至洋人傷斃多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懲辦此事亦難了結初十日國藩至天津津舊有水火會皆諸俠少矜尚意氣不畏彊禦咸豐初粵賊北竄津郡士民倡團擊退之畿輔賴以保全自西洋通商民教時時相訌當事者委曲求全或未能持平津人怨民氣之不伸也冀國藩至力反所爲甫下車咸來進策或欲藉津人義憤之衆驅除洋人或欲聯俄英各國之交專攻法國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氣或欲調兵勇以爲應敵之師國藩以粵捻方平

西陲未靖海內凋瘵方資休息未可遽肇邊衅又接譯署函有鑒於旋戰旋和之失宜一意保全和局遂示諭士民宣布　聖主懷柔外國息事安民之意故致崇厚書則云禍則同當謗則同分報友人書則云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　君父及放告投訴數百人訊及挖眼剖心皆無事實惟拐匪案拏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無賴供詞反覆狡展國藩令緩訊以爲洋人轉圜之地法公使羅叔亞來見以四事相要曰賠修教堂曰埋葬豐大業曰查辦地方官曰懲究凶手羅叔亞旋照會請將府縣官及提督陳國瑞抵命國藩拒之與崇厚會奏稱王三雖經供認授藥武蘭珍然且時

供時翻仁慈堂查出男女訊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決之必無是事至津民所以生憤則亦有故教堂終年扃閉莫能窺測可疑者一中國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恆久留不出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可疑者三仁慈堂所醫病人雖親屬在內不得相見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兩三屍可疑者五百姓積此五疑衆怒遂不可遏仰懇　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謠傳多係虛誣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已將道府縣三員均撤任聽候查辦尋奉

上諭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又奏請

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
示矣此次陳奏各節固爲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見惟
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
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起衅也初國藩本不欲加罪
府縣因叔亞要求不已崇厚又屢以爲言國藩以其久
習洋務姑從之及劾疏甫上旋自悔憾內閣鈔發奏稿
不全都人士見之謂國藩亦偏護洋人貽書相責國藩
惟自引咎而已崇厚猶力主府縣議抵並盛言洋人兵
彊礮利不許卽將發難國藩乃漫應曰彼以我爲無備
而畏死乎吾已密調隊伍若干糧餉若干況我自募勇
剿賊以來此身卽已許　國卒荷　聖祚綿長之庥賴

將帥用命之力轉戰數千里掃盡狂氛蕩平巨寇刻下
舊勳名將雖止十存四五然如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
楊岳斌輩類皆念切時艱心存　君國且久經戰陣
其才十倍於我我年逾花甲有渠等共匡　帝室何
死之足畏崇厚嘿然退乃馳奏法國勢將決裂曾國藩
病勢甚重請由京另派重臣來津辦理國藩見羅叔亞
要求罔饜不復信崇厚言因　諭旨垂詢覆稱焚燬教
堂之日衆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所
能消滅其爲謠傳已不待辨至迷拐人口實難保其必
無臣前奏請　明諭力辨洋人之誣而於迷拐一節言
之不實不盡誠恐有礙和局現在焚燬各處已委員興

修王三安三該使堅索已經釋放查拏凶犯一節已飭
新任道府拏獲九名拷訊黨羽惟羅叔亞欲將三人議
抵實難再允所求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
法重彼若不擬構衅則我所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
轉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仍難保其無事　諭旨
所示弭衅仍以起衅確中事理且佩且悚外國論强弱
不論是非若中國有備和議或稍易定竊臣自帶兵以
來早矢効命彊場之志今事雖急病雖深此心毫無顧
畏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
極艱難謀畫必須決斷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洋務
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使外患漸深不可收

拾　皇上登極以來外國彊盛如故惟賴守定和議
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愚民憤
激生變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儻從此用兵則今年卽能
倖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卽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
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實天下生民之福惟當隨時
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臣以無備之故辦
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敢不略陳所見疏上
卽日奉有張光藻劉傑交部治罪已屬過當若在津正
法萬難允准之　諭
命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督師入衛京畿兵部尚書毛
昶熙赴天津會辦教案

崇厚既奏稱曾國藩病勢甚重請另派重臣來津辦理教案奏　上諭此案關係頗大該督抱恙甚劇照料或有未周已諭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辦理但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惟該國兵船業已到津意在開衅不可不預爲防範已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

秋七月毛昶熙李鴻章丁日昌來天津保定

毛昶熙既奏　命以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隨行是月初五日至津適英國公使威妥瑪亦至毛昶熙約洋人會議既集欽按理抗辨洋人不能詰羅叔亞固執前說徑行回京崇厚

適奉出使法國之　旨請入都　陛辭　上遂命昶熙署理三口通商大臣國藩遂與會奏羅叔亞回京緣由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並將連日會議問荅情形具報總理衙門又請將福建船局購辦京米截留二萬石儲津以備李鴻章軍餉時鴻章督辦陝西軍務奉帶兵防衛畿疆之　命卽日率師啟行星夜兼程至潼關馳奏洋人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幫同行兇主使動手等語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必須將府縣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當堂質訊乃可成信讞而服衆心丁日昌啟行時亦奏稱自古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　宸衷獨斷不可爲衆論所搖又稱百姓紛紛聚衆地方官不能認眞彈壓過誤似亦不輕奉　上諭該使臣非禮之求斷難遷就而於近情之請必當趕緊辦理以示誠信此時如將下手滋事之犯按律懲辦則洋人自不至節外生枝再歸咎於府縣二十五日日昌至天津卽日懸賞勒限緝拏兇犯

詔提督劉銘傳來直隸統率銘軍

時劉銘傳以病假在籍曾國藩謂欲保和局而安民之道在預備不虞以爲立國之本因請　旨檄催劉銘傳

赴直隸統帶銘軍並陳明江面水師與洋面不同彭玉麟楊岳斌現均在籍必思所以捍禦外侮徐圖自強之法奏　旨報可越日又　諭該督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其中委曲求全萬不得已之苦衷在稍達事理者自無不諒刻下府縣一層堅持定見當可就我範圍如能將爲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拏務獲訊取確供按律議抵大局似可麤定近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初起時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爲目前苟安之計卽使創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有名無實遂使　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彊何時可平外患宵旰焦憂無時或釋

八月調曾國藩補兩江總督以李鴻章爲直隸總督
總理衙門奏天津一案與洋人照會往來辯論情形奉
諭鈔寄令曾國藩迅速緝兇詳訊嚴辦催取府縣親
供及早結案適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　上命國藩
仍督兩江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國藩疏陳前在假期
內馳赴天津實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諉臣目病甚重江
南庶政繁殷若以病軀承乏貽誤必多目下津案未結
仍當暫留會辦一俟奏結即請開缺調理奉　上諭
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碩望前在兩江
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目疾未痊但能坐鎮其
間諸事自可就理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毋庸議仍著

俟津案奏結即前赴兩江之任毋再固辭時派陳欽劉
錫鴻丁壽昌會訊天津府縣國藩與毛昶熙丁日昌親
臨覆訊遂奏呈府縣親供奉　上諭天津教案尚未
辦有端倪爲日已久若不趕緊辦結必致另生枝節著
李鴻章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丁日昌督飭承審各員
認眞研鞫及早擬結二十三日國藩等會奏審明津案
兇犯分別定擬計供證確實者十一人無供而有確證
者四人共計可正法者十五名擬軍流者四人擬徒者
十七人報解送府及鈔呈陳國瑞供詞奉　諭陳國瑞
既與津案無干涉毋庸令總理衙門刑部覈辦惟報解
府縣送部附片奏稱天津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

循聲臣之初意豈肯加以重咎過聽浮議舉措失宜遽
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外間物議紛紛不平此
次該革員等入獄誠恐洋人執臣原奏欲得而甘心則
臣之負疚愈深請　敕刑部細核供詞從輕定議以平
天下吏民之情臣亦稍釋隱憾並申陳各省民教滋事
實情籌議預杜後患之法時大學士倭仁亦抗疏稱我
　列祖列宗開國以來未嘗有枉罪臣子之事況
天津一案公論昭彰守令之辦理不善勢必處於無可
如何並非指使張守賢聲素著皆久在我　皇太
后　皇上洞鑒之中往者林則徐姚瑩達洪阿之獄
事情重大十倍於茲我　宣宗成皇帝曾爲息事

安民稍施薄譴旋以民望所歸復職大用我　文
宗顯皇帝登極硃諭猶謂忠臣盡忠宣力深責當時宰
相不能扶持今我　皇上亦欲息事安民亦斷無不
思　祖制罔顧憲章之理又云自古朝有忠臣仇
敵所忌善謀國者斷不肯喪國家忠臣之氣以遂仇敵
忮害之心漢殺鼂錯以悅吳楚究不能止吳楚之叛而
徒貽景帝以刻薄之名宋殺岳飛以悅金究不能禁金
人之欺而徒貽高宗以忘仇之罪我　皇上自必上
法　祖宗豈肯襲漢宋之誤今日重罪守令以謝
夷人將來此端一開何以立國惟有仰懇　天恩施
格外之仁以存正氣而培國脈於一時權宜之中仍爲

百世不拔之計　上深納之

九月安置張光藻劉傑於黑龍江

初按察使錢鼎銘奉　諭仍將府縣解赴天津時府縣已請假他出奉　上諭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　旨治罪人員卽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候查辦乃該革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揑病遠避尙復成何事體　朝廷令該革員赴津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置身事外曾國藩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國藩因飛檄催光藻傑來津先後赴案遂奏該員自六月十六日撤任卽行請假臣見其本無大過故允所請後奉到

諭旨卽飛檄催提目下均已到案惟法國照會總理衙門指稱該府縣主使證據應按照所指情節逐一質訊再取具親供錄送核辦至查拏兇犯現已獲三十七名仍飭盡數弋獲從嚴懲辦以杜外患後續獲犯八十餘名國藩委員質訊株累者分別開釋具奏並以辦理遲延自請嚴議將府縣交刑部於是讞詞畢具刑部奏獄上初六日遂奉　諭前因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於民敎啟衅一案事前既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當經降　旨革職交刑部治罪嗣經曾國藩等取具親供並將該革員等押解到部茲據刑部奏請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彈壓撫綏革職例從重發往軍臺効力並以案情重大應如何從重改發之處請旨等語該府縣責任地方乃於津民滋事不能設法防範致匪徒乘機戕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拏獲情節較重且該革員等於奉　旨交部治罪後張光藻竟敢私往順德劉傑亦私往密雲任意逗留尤屬藐玩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効力贖罪以示懲警至津民因懷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彈壓輒敢逞兇殺害至二十餘命之多且將其仁慈堂內貞女殺害尤爲兇殘現經曾國藩等拏獲滋事人犯審明分別情節輕重將馮瘸子等十五犯擬以正法小錐王五等二十一犯擬以軍徒既屬情眞罪重卽照所擬將馮瘸子等卽行處

决小錐王五等分別發配安置經此次嚴辦之後各省地方官務當曉諭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生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持平妥辦務使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案始結

冬十月罷三口通商大臣

毛昶熙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自以爲虛糜　朝廷之祿徒撓督臣之權卽欲奏請裁撤因津案未結難於入告至是始奏裁通商大臣并歸直隸總督辦理以一事權奉　旨交李鴻章議覆鴻章覆上請裁併後增設海關道一員管理各國交涉事並議上新章十餘條均報可譯署又議總督兼辦通商事務必近駐天津方資鎭定

於是總督定以每年氷泮開河後駐天津以冰合封河
後回保定
閏十月以直隸總督兼理北洋大臣
自咸豐十年專設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於天津至是裁
歸直隸總督兼管因有北洋大臣之稱　頒發關防
十一月以陳欽爲天津海關道
陳欽以部郎在總理衙門有年洞悉中西交涉情形以
會議津案曾國藩留奏欽辯才足以折服强悍詭心足
以感動彼族請署理天津知府至是總督李鴻章請准
增設天津海關道欽以記名道與選用道沈保靖同擬
進奉　旨以欽補授

國朝柔遠記卷十六

國朝柔遠記卷十七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辛未同治十年
秋七月募子弟出洋學藝
西洋工藝專精船礮堅利中國籌辦海防常雇洋匠教
習至是曾國藩李鴻章會奏派委刑部主事陳蘭彬江
蘇同知容閎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從前
斌椿志剛孫家穀等奉　命游歷海外親見各國軍政
船政皆視爲身心性命之學中國當師倣其意藉通其
法查照美國新立和約擬先赴美國學習計其程途由
東北太平洋（太平洋即大東洋亦即外大西洋）乘輪船徑達美都月餘
可到已飭陳蘭彬等酌議章程所需經費請　飭下江
海關於洋稅項下按年指撥勿使缺乏並請　飭下總
理衙門將該員所議章程酌核奏　旨報可
與日本國立約
日本在明代藉市貢煽誘沿海奸民寇鈔海疆不已至
我　朝始伏處東隅不敢動康熙以後雖通市而禁絕
貢舟然亦惟我之估帆往而彼之商船不來及聞西洋
諸國咸得在中華互市去年遣使來上海請通商立約
並致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略云日本國從三位外務
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大輔藤原宗則致書於　大

淸國總理外國事務大憲臺下茲者我國往昔以降與
貴國往來交誼特深方今與西洋諸國定約貿易者或
謂我國未曾與貴國結盟竊思我國雖僻處海隅尙非
遠隔重洋貴國聲教仰慕久矣大西洋各國且荷一視
同仁不分畛域諒不肯令我國受西洋諸國脅制擬早
年遣使來修盟好祇以國家多故未果然此事終不可
久曠也今本省業經奏准權派從四位外務權大亟藤
原前光正七位外務權少亟藤原義質從七位文書權
正鄭永甯等命往貴國定其通信通商正約或駐劄京
師或往來各港等因該使臣等投至貴憲臺下則祈隨
時接待聽其陳述本國所望事件並求貴憲著實周旋

從善襄成本省特附此書致上謹言書末紀明治三年
歲次庚午七月總理衙門據奏議駁不許至是復遣使
來天津懇請通商立約時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兼
理北洋大臣閱其照會恭順又鑒於西洋諸國不遵理
諭徑赴京師若行嚴拒勢必效尤前往遂允代奏
上以聲教西被而不東漸非所以宏懷柔遠人之量
廷議允行　命鴻章照會日本使臣酌擬章程鴻章遂
與其全權大臣從二位大藏卿藤原宗臣伊達氏訂修好
條約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於二十九日畫押奏
　批准將約互換刊行各處使彼此官民咸知遵守
所設領事官在福州者兼管厦門臺灣淡水在上海者
兼管鎭江漢口九江甯波在香港者兼管廣州汕頭瓊
州通商各事

壬申同治十一年

春二月許美國領事官代辦瑞士國商務

瑞士國一名蘇益薩又稱綏沙蘭在日耳曼南輿地利
西法蘭西東意大里北幅幀縱橫各數百里萬山壘峙
中峰高入雲霄歐洲大河多源於此地產五穀藥材俗
儉樸馴良少兵革稱西土樂郊古屬羅馬後屬日耳曼
元代日耳曼王重歛苛虐瑞士人逐守吏推頭人據險
拒之遂自立國分十三部皆擇鄉官理事不立王侯嘉
慶初法蘭西攝王拏破侖以兵力强取之改十九部拏

破侖敗各國公使會議於維也納益以他國交錯之三
部爲二十二部仍聽其自推鄉官諸大國不得箝制有
瓦烏的部居民造時辰表歲獲銀數百萬其商舶至中
國以無約小國不設領事官至是請美領事代辦商務
美公使照會稱遂次蘭國經總理各國通商衙門覆准
此次美國領事代辦該國事務祇可照料不能兼攝至
通商納稅等事仍照向來無約各國祇准在海口通商
其內地口岸及內地游歷設局招工等事均不得一律
均霑美使照覆更正遂次蘭爲瑞士國美領事雖得照
料瑞士國商務不得稱瑞士國領事官然是時上海通
商如昂不爾瑞威敦各小國無論有約無約所設領事

類多商人兼充地方官惟不與印文往來間用信函亦不稱爲領事官云

冬設招商局

時八荒四極自古絶域不通之國咸來賓享互市各海口李鴻章恐中國之利盡爲洋商所侵失業之民悉爲洋人所誘因請設局招商自置輪船分運漕米兼攬商貨冀稍收回厚利奏　旨報可於是除天津舊有局棧外於上海設招商總局又於牛莊煙台福州厦門廣州香港汕頭甯波鎭江九江漢口及外東洋之長崎橫濱神戸西南洋之新加坡檳榔嶼安南呂宋等十九處各設分局委道員朱其昂盛宣懷許鈐身唐廷樞徐潤葉

廷眷等先後入局專司其事

甲戌 同治十三年

夏四月日本犯臺灣番社

先是日本有船在臺灣遭風破壞土人救出難民官爲護送交回上海領事是月初三日忽有日本船一號來後山沿海地備載糖酒嗶吱諸物云欲與生番聯和立馬頭通市續有劉穆齋等雇墨西哥國人嗶嚕之船亦來後山岐萊至花蓮港觸礁船破時有加禮宛及七交川等五社生番助之拖曳船人因以溼物分給各番且求寄住番莊嗣有成富清風及嗶嚕經頭圍語縣丞鄒祖壽云此次失去洋銀千餘圓意藉向生番尋衅至是突以兵船三路進攻番社一由風港一由石門一由四重溪路各五六百人生番紛紛逃竄牡丹高士佛加芝來竹仔各社咸被焚又聲言進攻龜仔角社其時尚有兵輪船泊厦門於是臺灣戒嚴

命船政大臣沈葆楨渡臺灣設防

臺灣報至總理衙門王大臣請派大員查看情形

上以李鶴年事繁　命沈葆楨領輪船聲言巡閱臺灣相機籌辦葆楨遂密奏日本越境稱兵此其意有所圖尚何待問卽示以撻伐之威並不得謂釁開自我惟近來議洋務者非一意畏葸苟安目前不恤貽患將來則專務高談義憤快心不妨孤注一擲於　國家深遠之

計均何當焉臣夙夜思維謹以管見所及爲　皇上陳之一曰聯外交倭人狡譎非常其稱兵也西人曾斥其非我將情形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公評曲直如其恍於公論斂兵而退上也否亦展轉時日我得集備設防其鬼蜮端倪亦可隨時探悉一曰儲利器日本之敢於鴟張者恃美國暗中資助又有鐵甲船二號雖非完璧而以推尋常輪船則綽綽有餘彼有而我無之水師氣爲之奪則兩號鐵甲船不容不購他如洋煤洋火合膛之開花彈以及火龍火箭之類尤須多辦明知所費不貲必有議其不量力者然備則或可不用不備則必啟戎心乘軍務未興之時尚可爲牖戸綢繆之計遲則無

及矣一曰儲人才此時欲消除萌蘖須得折衝樽俎之
才黎兆棠膽識兼偉洞悉洋情臣請調之前來以期集
思廣益毋失機宜一曰通消息臺洋之險甲諸海疆欲
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由福州陸路至廈門由廈門
水路至臺灣水路之費較多陸路之費較省合之不及
造一輪船之貲瞬息可通事至不虞倉卒矣
初日本有數兵船寄碇瑯璚是月二十日以一船載生
番俘馘及傷亡兵回國餘船續赴廈門又以一船赴後
山載兵百餘過噶瑪蘭入雞籠口買煤瑯璚遂無倭船
其登岸之兵二千餘人分駐大浦瑯璚龜山時以輪船
日本攻生番網索加芝來等社

運糧械濟軍又以財物誘降番社其牡丹各社已破者
番衆逃匿絕巘遂移兵脅龜仔角社社番誓死不降網
索等十一社社給一旗加芝來社番目人復導之攻硓
社二十八日以二百人從石門入八十人從風港入破
三社殺生番數人倭兵死者二十餘傷者五十餘人
命福建布政使潘霨赴臺灣會商設防
時　上廑慮臺疆　命福建布政使潘霨赴臺灣幫
同沈葆楨籌畫並會商福州將軍文煜巡撫李鶴年提
督羅大春等辦理　諭云現在日本兵船登岸各國船
隻復駛往福建洋面較李鶴年所奏情形尤為喫緊著
沈葆楨懍遵前旨與潘霨愼密籌畫隨時會商文煜李

鶴年等悉心布置毋令日本侵越並預杜各國覬覦方
為妥善著文煜等將撥餉撥兵事宜妥速籌辦毋誤事
機日本是否回兵臺灣鎮道如何與之理論即著據實
奏聞
五月沈葆楨潘霨至臺灣
沈葆楨潘霨奉　命後均於是朔率洋將日意格斯恭
塞格由馬尾啟程分乘安瀾伏波飛雲各輪船霨船直
放大洋葆楨暨日意格等兩船沿各口查察抵南日（山島名在興化海中）
海壇鎮總兵黃聯開巡洋亦至葆楨詢悉洋面
情形越三日抵澎湖登勘礮臺形勢翼日抵安平霨已
先二日至既接臺灣鎮道具悉日本侵擾情事遂奏稱

辰下所宜行者三曰理諭曰設防曰開禁開禁非旦夕
所能辦必外侮稍定乃可節次圖之理諭一節則臣霨
過滬時業與彼國公使柳原前光往復辯論該酋始則
推諉繼忽自陳追悔為西人所賣商允退兵有手書可
據乃到臺後察其情狀恐未足信則設防萬不容緩臺
地亘千餘里固防不勝防要以郡城為根本城去海十
里而近洋船礮力及之有餘海口安平沙水交錯望之
坦然中一小阜突出俗呼紅毛臺盖明季荷蘭國揆一
王踞臺灣時築也為地震所圮而磚石堅厚遺址尚存
礮亦鏽而不適用近日西洋礮火猛烈磚石礮臺雖堅
不足恃臣擬仿西洋新法於是處築三合土大礮臺一

坐安放西洋巨礮使海口不得停泊兵船而後郡城可守又北路淡水噶瑪蘭雞籠一帶物產殷厚蘇澳民番關鍵尤他族所垂涎故日意格謂急須派兵船駐紮且去郡千里有事鞭長莫及臣等商派靖遠輪船迎提督羅大春鎭之並飭長勝輪船同通曉算法之藝生轉入山後周迴量水淺深探其形勢鎭道等添招勁勇著力訓練多籌子藥煤炭以備不虞又稱防務方始費用殷繁臣等既駐臺地時有動支若俟省城展轉撥解恐難應手致誤事機可否將臺灣鹽課關稅釐金等款應行解省者儘數截留歸臺灣道衙門支銷俾遇事得迅速舉行再有不足則由省城撥解而來以免支絀又稱臺

澎之用內地班兵也當時以新入版圖民情浮動若用在地之兵恐其聯爲一氣計弭內變非計禦外侮也積久生弊班兵視爲畏途往往雇倩而來伍籍且不符何有於技勇臣昨到澎湖踏勘陂陀周迴數十里無一山一田一樹爲向來未見之瘠壤然颱颶作時臺南數百里舍此更無泊船之處地則極要守則極難守將吳奇勳謂此地班兵七百餘人皆疲苶不可用該處不生五穀民以捕魚爲業自少至老衽席風濤誠招此輩以易班兵民間既開生途防務尤爲得力臣等商諸鎭道咸謂全臺均宜照此辦理否則弁兵缺額俟內地募補而來動淹累月緩不應亟且臺地閩粵兩籍互相箝制可

無意外之虞卽使弊端踵生事平不難改歸舊制可否將臺澎班兵疲弱者先行撤之歸伍其曠餉招在地精壯充補以固邊防皆奉　旨允行

潘霨夏獻綸赴倭營

是月初八日潘霨偕臺灣兵備道夏獻綸隨員張斯桂洋將日意格斯恭塞格等乘輪船由安平冒風濤出海日昳抵琅𤩝登岸宿車城詰朝抵倭營晤其中將西鄉從道以葆楨照會並柳原前光書函與之辯論及來報謁復逐條窮詰中將詞屈霨旋復造其營中將辭以病霨及獻綸遂遣人傳各社番目惟牡丹中社里乃三社以避倭不出至者凡十五社百五六十人服飾詭陋言

語啁啾通事譯傳大意皆謂日本欺凌懇求保護因諭令具狀均願遵約束不敢劫殺霨等宣示　國家德意加以賞犒番目等咸求設官經理永隸編氓遂歡欣鼓舞而去霨等因中將不出將還中將內慚復來謁仍堅以生番非中國版圖爲詞及示以臺灣府志所載生番歲輸番餉之數與各社所具結狀倭將羞憤霨等厲聲曉譬乃復婉謝以耗費無著爲言及復以理斥倭將請遣人附我輪船一至上海致書柳原前光一請廈門電報寄音回國暫止添兵霨等遂返而風潮愈厲輪船已退入澎湖改由番社陸行鳥道獸蹊蜿蜒如綫與從飢憊止宿風港翼日抵枋蓁始出番境及回府城往返凡

十日

日本與牡丹社番議和

日本遂牡丹社番遂踞其地旋有輪船二先後至一逕往後山射蔡港一載兵二百倭婦十餘泊射蔡港（在龜山下）攜食物什具農器及花果草木各種分植龜潭後灣為久居計復購土人約牡丹社番目於保力莊議和其壯路王字番不肯和者成富濤風請兵往攻益欲兼營南北兩路諸番也有倭兵數人在柴城挑一民婦其家人斥之為所戮傷鄉鄰一時憤集爭投以石倭兵被擊傷遁去思率黨尋仇其魁謂衆怒難犯且將與番社議和何可遽啟衅端力阻之益至是日本亦畏番之地險而

民悍矣

沈葆楨請派水師提督彭楚漢率師來臺灣

時日本見我嚴防番地皆登版籍番民久已歸化難盡誘又自知力不能敵詭謀已無所逞然猶虛聲恫喝冀倖有功適沈葆楨奏　諭云日本若能就我範圍斂兵回國自當消弭衅端儻再肆志妄為即當聲罪致討不得因循遷就轉誤事機沈葆楨與潘霨當相度機宜悉心籌辦應如何調撥之處著會同文煜李鶴年妥速布置以維大局葆楨覆稱倭奴雖有悔心然窺我軍械不精兵力不厚貪鷙之念積久難消退兵不甘因求貼費貼費不允必求通商此皆有萬不可開之端不可勝窮之弊非益嚴儆備斷難望轉圜倘恃其款詞日延一日奸民乘隙搆煽必致事敗垂成班兵惰窳性成募勇訓練無素擬請於北洋大臣借撥久練洋槍隊三千於南洋大臣借撥久練洋槍隊二千如蒙　俞允請　飭其雇輪船來臺乃有勦敵之軍前接新任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天津函云是月可以抵閩所有臣等請撥北洋洋槍隊三千人如該提督尚在津門應懇　飭令統帶來臺以資各營表率提督羅大春經臣鶴年奏留內地不能不從新改圖南路迫近倭營則以鎮臣張其光專其任該鎮原有部勇一營並內地調勦廖有富之兩營更增募五營以遏衝突臺北之要甚於臺南常有倭人

窺伺則以臺灣道夏獻綸專其任該道原有部勇一營擬添募一營以杜旁竄又據張其光稱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打仗勇敢夏獻綸稱浙江候補道劉璈甚有勇略各請奏調前來合無仰懇　飭兩廣總督浙江巡撫派令刻日東行俾收臂助臺民尚義而難持久且漳泉粵三籍氣類不同須得人聯絡前署臺灣鎮曾元福熟悉民情鄉評亦好臣等擬令其倡南北鄉團以資保固並分招後山鄉道諭致屯番生番各頭人與之要約此布置陸路諸軍情形也閩廠輪船除來往各口傳遞信件外不敷調遣擬於滬局添調數號由統領吳大廷督帶來臺彌補空隙此續籌布置水軍情形北洋畿輔重

地南洋財賦奧區所借洋槍隊倭兵退後卽令歸防彼時召募勇營亦當漸臻馴熟至倭情叵測更當隨時偵探一切防務宜更區畫者續當馳奏

與祕魯國立約

祕魯卽孛露(一作北盧)國在南墨利加洲北界可侖比亞東界巴西南界玻非利亞西距大東洋南極出地自三度至二十三偏西自六十九度至八十四境有安達斯大山高入雲霄東則沃野穀果草木皆美地產金銀惟不產鐵以攻銀鑛故農事皆荒恆苦饑饉古土番地明嘉靖中西班牙旣得此洲新地於可侖比亞聞祕魯銀鑛尤旺遂懸軍深入番王懾於礮火不能抗遂爲所據鎮

以大酋歲收金銀多於墨西哥國益以富故其俗亦奉西洋天主教　國朝嘉慶時西班牙爲法蘭西所困屬藩皆叛祕魯因與智利合兵逐其守者而自立國分七部道光初分東南高祕魯之地別立爲玻非利亞凡六部至是亦請立約　朝議許之由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與其全權大臣總兵葛爾西耶訂定和約十九款專條一款

六月埤南番目陳安生買遠來歸化

埤南通牡丹社北路由海道繞山南而東輪船日半始至陸道由下淡水穿山百七十里可通其地西準鳳山膏腴遠勝瑯璚番社七十有二丁壯萬人倭久垂涎畏其強悍不敢逼潛使人句引藉爲聲援潘霨在瑯璚已慮其煽誘埤南諸番面詰倭將至是諜知番目陳安生等將應之亟商夏獻綸令同知袁聞柝往招安生等番目五人立薙髮隨來叩謁葆楨分給銀牌衣服遣歸派弁兵送之令從山後探路出山前聞柝又招來番目買遠等五十六人葆楨均撫諭犒賞派船送歸番目等喜謂沐　皇上深恩小民得居山自食其力今日本肆虐心實不甘乞派兵防護葆楨嘉其誠懇令聞柝募土勇五百駐其地無事以之開路有事以之護番名綏靖營

日本移兵於風港三家厝

時山後有大鳥萬千仔帛二社爲倭脅誘倭旋增兵駐風港又遣諜至茄鹿塘(離風港二十四里)潛探沈葆楨以地近枋藔宜防急飭營將王開俊由東港進駐枋藔以戴德祥一營由鳳山駐東港爲後應倭知我有備相戒益嚴又由龜山分兵營於三家厝而以輕舠自風港沿岸至枋藔測水以輪船運衣糧接濟時葆楨遣驛夫齎文赴瑯璚至平埔倭兵阻之葆楨因移書詰其中將西鄉而倭人水野遵入豬勝束高士佛諸社聲言索前年琉球被戕人屍首攜遠鏡周覽各山又自後灣開道達龜山巔其風港之營又將分駐平埔爲援應因遣其通事彭城中平來探至瑯璚謁委員周有基訊以前日中國所

議柳原前光何以尚無覆書並問中國四處布兵何意
有基以巡查漫應之葆楨知其心已動其氣必餒因照
會倭將勸令回兵否則大兵雲集必將不利於爾倭將
志益阻退

以提督唐定奎統軍赴臺灣助防

時李鴻章亦深慮臺地兵單及沈葆楨請借撥洋槍隊
卽奏以屯徐州之淮軍十三營令提督唐定奎統之至
瓜洲以輪船分次赴臺葆楨遂奏稱澎湖為臺廈命脈
所關守備弱處臣等正四顧徬徨及連接李鴻章覆函
如久旱得霖大喜過望臣等飛派輪船迎之兵力既厚
彼族詭謀或有所懾而中沮然東洋探報變態日增勿

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備之但非大枝勁旅仍無以壯民
氣而戢戎心惟懇　恩催其迅速前來臣等非敢貪功
好戰但倭情如此不能不先事圖維仍請　旨飭彭楚
漢速赴水師提督新任庶臺灣澎湖氣脈藉以靈通金
廈諸防亦資鞏固奉　旨俞允又潘霨先募前煙臺稅
務司博郎練洋槍隊而屬前署鎭曾元福為招土著壯
勇五百交博郎教習至是霨偕元福博郎等赴鳳山舊
城募土勇并勵鄉團因親履海口之打鼓山大科園五
塊處踏勘要隘建兵柵以待淮軍分駐

沈葆楨撫降生番

沈葆楨欲招撫臺南北路生番南路擬由下淡水開山
路通埤南遣人隨埤南番目從山後探路出山前既知
埤南番與西路各社番素隔絕葆楨恐入山愈深則用
力愈難且慮有他虞首宜招徠及遣總兵張其光自鳳
山往勘麟樂上元諸莊（在下淡水）詢之土人始知由潮州莊
通埤南路直而坦時崑崙饒望祖力扶圳鹿坡角四社
番聞總兵至來求見其光撫慰遣還抵下淡水有山豬
毛社番總目求見且願出力其光駐騎待之又有扶里
煙六社番目率百餘人迎謁其光分賞銀牌衣服諭以
薙髮引路開山皆首肯歡呼云惟有番丁受賞歸途為
屯番伏槍傷斃一人都司丁汝霖以白其光其光不卽
往查遽回府城又不告知葆楨葆楨奏劾旋以無妨大

局仍留任俾訖其事此招撫臺南生番情形也北路自
蘇澳至岐萊港水程百餘里懸流逆浪舟行甚險陸路
二百餘里則懸崖峻峭古木老藤叢雜兵難大進於是
擬開平路以寬一丈山蹊寬六尺為準屬夏獻綸由旂
後乘輪船往巡繞道澎湖紳耆言前有倭船駛近放礟
居民驚駭獻綸諭令亟辦團練自衛以輪船添募水勇
駐之於是淡水葛瑪蘭各廳屬皆設鄉團蘇澳地扼衝
要民番雜處獻綸恐易啟釁遂躬駐其地葆楨慮蘇澳
至岐萊水陸艱險路未開而獻綸以一營駐之力太單
令增募土勇兩營有事則充伍無事則開山俟路成則
分移岐萊諸處墾荒運火藥數萬磅給之獻綸遂開岐

萊新道節次設寮駐勇復增募勇夫三百料匠二百同入山伐木不十日開路近千丈臺北生番自此多歸附矣

國朝柔遠記卷十七

國朝柔遠記卷十八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秋七月哨弁李長興卻倭兵於茄鹿塘

時倭營在後灣風港者蓋房掘濠豎竹圍日演槍礮又以酒食召居民而給以綾布氈扇諸物旋以輪船載兵六百並雇琉球工役百餘人軍糧槍械稱是於初三日乘昏夜至茄鹿塘向防營壘發槍礮以小船載兵將登岸哨弁李長興密令兵勇伏竹圍內誡無譁俟既近起擊之倭見我軍寂然久之知有備遽斂隊退時美國人格塞爾在倭營來郡訪洋將斯恭塞格並探柳原前光到京所議若何中國調兵何意斯恭塞格據公法荅之且告以李讓禮為厦門恆領事挐解往滬格塞爾意沮而去

籌造鐵甲船

初沈葆楨奉 命防臺即言鐵甲船當購電報當設遂招電線洋匠到臺擬從臺灣府城北至滬尾轉白沙渡海過萬安寨（在福清縣）登陸至馬尾（在福州省城東）先從陸路起工洋匠請回滬與外國電局商議洋將日意格以臺地與滬粵隔遠采購多艱因晉斯恭塞格於臺自請歸滬另雇工匠購辦物料葆楨並諭其定買鐵甲船二旋雇來礮臺洋匠頭帛爾陀魯富二人槍礮洋教習都布阿拉

保德蛤利孟貝魯愛四人到臺令於安平海口相度要隘繪圖以進葆楨旋疏陳防務略云臺地六七月間颱颶時作琅璚浪湧難泊輪船龜山倭營又當風衝亦難站腳倘我陸兵厚集乘此烈風暴雨併力合剿彼鐵甲船不得近岸孤軍懸絕不難盡殲之海隅此等情形想亦倭所深悉所以日來情狀倍見張皇若八九月風浪漸平彼之輪船必麕集海岸互爲攻援我之防水較防陸更亟此時非多備戰艦不爲功現在柳原至都款服與否尚未可知臣等夙夜深籌既望淮軍即至又盼鐵甲遄來蓋爲此耳又疏請併力防務以伐戎心聞李讓禮爲厦門領事所擒又爲滬領事所釋雖信否未可知

究一李讓禮之去來何關大局我若可以自信彼亦無所能爲淮軍計日可以到臺臣爵復於初四日馳赴鳳山飭將營棚薪米一切具備南路得此勁旅可壯聲威提臣羅大春已赴蘇澳揚武輪船往載其原部楚勇一營夏獻綸派朱名登所招楚勇聞亦成軍日內均可東渡北路亦足資捍禦澎湖守備素虛現借海關凌風輪船駐彼教習分閩廠六船隨之合操陣法並兼顧地方惟安平之礮臺擬照西法興築所雇洋匠初至尚未施功而臺地自六月以來暴風猛雨迭作通計臺城二千七百餘丈倒塌千有餘丈圻裂又三四百丈固由始基不慎亦緣臺地常震土弱沙鬆甎石難購所致見已發

銀由臺灣知府周懋琦轉飭紳士分段監修多加蜃炭厚砌基址冀以外防衝突內固人心而役鉅工繁非一時可畢電線已有成言近復翻異屢經日意格駁詰乃欲以舊線搪塞臣等飭其不許遷就致重款虛糜然電線尚可緩圖而鐵甲船必不容少臣等曩派船政總監葉文瀾同日意格赴滬定買近據函稱所議英國之船非英使周旋其間無從成購丹國一船合約垂定旋以不肯擔承直駛入中國及換中國旗號復致中變日耳曼一船有船無礮製成且逾十稔水缸只堪包用兩年臣思　國家擲此巨款原爲利用起見倘費百餘萬帑金易一朽爛之船將益爲外人所侮臣囑日意格勿憚

往復之勞務求堅緻之物倘議購不成不如鳩工自造雖三年求艾要可計日成功南北撫番開路諸事勇夫齊集畚鍤日興惟中路水沙連秀姑巒一帶爲全臺適中之區腹背膏腴之壤故洋人在臺者每雇奸民帶往煽惑番眾聞該處社蘩竟有教堂數處深林叢嶂罪人積匪往往逋匿其間如逆匪廖有富等即恃以藏身而彰化之集集街近復有甃厝斃命之事安保日後不爲倭族句通斷我南北之路臣等與營務處黎兆棠商令募兵前往撫番搜匪並開路設防要之倭將非不知難思退而其主因貪成虐不惜以數千兵民爲孤注之舉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倘入其彀中必且

得步進步此皆屢試屢驗之覆轍早在　聖明洞鑒
之中議者以爲臺地得淮軍得鐵甲船則戰事起臣等
以爲得淮軍得鐵甲船而後撫局成夫費數百萬帑金
殲此貪主所陷溺之數千兵民不特無以體　皇上
徧覆之仁抑且不足示　天朝止戈之武臣等之汲
汲於儆備非爲臺灣一戰計實爲海疆全局計願　國
家勿惜目前之巨費以杜後患於未形彼見我無隙可
乘自必帖耳而去但寬其稱兵既往之咎已足見　朝
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伏懇　皇上堅持定見
以卻之彼暴師於外怨讟繁興不待揮我　天戈而
內亂將作倘議者徒急欲銷兵臣等恐轉成滋蔓矣

沈葆楨請獎稅務司好博遜
夏獻綸來蘇澳招撫岐萊生番首查倭人劉穆齋失銀
社番有無盜劫以防倭人藉口滬尾稅務司好博遜習
知倭情願相助許之令與委員偕至蘇澳集訊船戶卑
魯等知日本人破船後銀物均搬至岸雇人守之惟欲
從生番租地及許月給引線人辛資則給有洋銀其稱
失銀千圓則均不知獻綸立飭瑪瑪蘭通判洪熙恬委
員張斯桂與好博遜乘船往勘花蓮港倭人遭風破船
處研訊其地頭人李振發暨南日番目潤瀾加禮宛社
番目八寶並居民曾生等其詞大略與卑魯同無劫掠
事惟先後受雇值工價銀百八十圓其租地銀則以番

目來益不受而止番目等隨繳出日本前給旂物及城
主靜兒玉利國上田新助三人合具原單成富清風題
扇又詢猴猴社番目籠爻孝禮亦云五月間該船回泊
南風澳尚見內有三倭人所攜箱籠諸物具在獻綸遽
稟葆楨因奏稱查日本和約第三條禁商民不准誘惑
土人第十四條約沿海未經指定口岸概不准駛入第
二十七條約船隻如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准地
方官查拏今臺後岐萊地方中國所轄並非通商口岸
此次前赴岐萊之成富清風兒玉利國上田新助雖准
該國領事品川請給遊歷執照何得潛往句引土番種
種均違和約現已確查岐萊各社並無竊盜銀物應毋
庸議其繳出旗扇各件臣等當即發交蘇松太道沈秉
成轉給駐滬之日本領事收回將前次所給遊歷執照
追銷惟前聞到岐萊者爲劉穆齋此次番目所供俱係
成富清風據洋行呈出成富清風名紙背印字穆齋其
爲一人無疑其違約妄爲之處應由該國自行查辦以
後該領事請發執照應查明實在安分之人方許發給
一面鈔錄城主靜等原單暨各民番供結咨呈總理衙
門照會其外務省轉飭該國領事照章辦理以弭衅端
至稅務司好博遜深明大義踴躍從公涉履危途弭我
邊患除地方官及各委員俟彙案保獎外合無仰懇
　天恩飭總理衙門先將好博遜酌議獎勵以答其效

順之忱

提督唐定奎統軍駐鳳山

唐定奎統洋槍隊自徐州起程沈葆楨派輪船七號赴瓜洲迎載是月十二日均抵澎湖以小輪船陸續載至旂後登岸分駐要地定奎自駐鳳山縣城軍勢甚壯定奎往謁葆楨備籌攻戰方略葆楨深以爲然屬其蓄銳養精以俟 朝命定進止

秋八月日本遣人來軍致書

日本素惡天主教痛絕西洋人近見諸國縱横海表與我立約通商遂復變易衣冠事事仿泰西亦欲稱雄東海屢爲諸國所愚比窺伺臺灣見我軍威甚振民志甚

固意頗悔然猶冀美國人援助不即旋師至是其酋遣吉利用通等六人自瑯璚來致書一復葆楨責其傷我鄉民阻我驛書之事請以後公差給予執照一復勸其退兵謂當俟柳原前光及久大保商定彼兵進退應需主命葆楨恐倭情狡詐藉覘虛實亦密遣人往偵知倭人頭給附近奸民洋銀七百圓酬其招番及收前琉球死者髗骨之勞又給近番號旂布物惟疫瘴流行日有死亡其副都督川琦通事彭城中平管糧官富田等相繼染疫似重值所雇美人機愼爲入牡丹諸社繪圖亦病甚歸自是倭營已情見勢屈矣

提督羅大春同知袁聞柝剿撫臺灣叛番

羅大春在北路開山自東澳縋鑿幽險至大南澳嶺（嶺距東澳二十餘里）有番賊伏叢莽伺我軍翼日踰嶺刊木兵役方瘁凶番數百突以刀標鳥槍從林薄來犯都司陳光華守備黃明厚千總王得凱等率勇迎拒傷斃數番始各駭散我兵亦傷五人進至大南澳平埔廣長數十里有竹園番四十餘社集衆數千將邀我軍架巨木爲臺憑高下瞰大春患其據險力拒猝難剿平遣人往撫其渠皆聽命因增募勇夫千人以助役葆楨又調駐臺南東港總兵戴德祥前往而咨唐定奎分營駐東港爲枋藔後援南路則袁聞柝督人夫自赤山披斬荊棘踰獅頭山入雞籠坑埤南番目陳安生等已率番衆循山闢路

出崑崙坳以迎我軍附近番社亦各繳倭旗歸化崑崙坳及内社番目率二百餘人請領開路器具爲前導聞析各加賞犒旁有望祖力社番目武甲素仇埤南率衆伏箐林放槍邀截之埤南番格殺武甲等三人聞析馳諭望祖力社亦悔罪求撫葆楨恐聞析孤軍深入無後繼令副將李光進扼雙溪口游擊鄭榮進駐内埔爲應援時淮軍均在鳳山張其光與南澳鎭總兵吳光亮所募粤勇二千亦至旂後軍聲愈壯

秋九月日本兵大疫多遁歸

時沈葆楨奏 上諭日本兵船在後灣風港一帶意圖招誘番衆恫喝村民日久相持情形漸怯現在防務

漸臻嚴密惟中路水沙連秀姑巒一帶地方最為緊要刻下該處社藔竟有教堂數處並有逃匪逋匿其間難保倭族不暗為句通肆其煽惑即著迅速籌商妥為調派一面撫綏番衆搜捕匪徒一面開路設防力求固守毋使倭族得售其奸安平礮臺著沈葆楨設法興築臺城倒塌見經發款興修著即飭令周懋琦認眞經理鐵甲船必不可少沈葆楨等當切實籌辦力圖自强閩廠准其興造得力兵船以資利用續奉　諭云日本雖未啟兵端然日久相持終非了局現在淮軍續抵鳳山羅大春所調泉勇業抵蘇澳滬尾雞籠等口亦擬調募兵勇扼紮布置漸臻周密當隨時聯絡以壯聲威剌桐脚

莊民有句引倭兵往攻龜紋社之謠當飭令王開俊迅傳該處民番解仇息事毋任別滋事端鐵甲船購買未成仍著沈葆楨妥速籌議以資得力修築礮臺勢不容緩著沈葆楨等迅速辦理毋失機宜羅大春招勇開通番社該處事務愈繁需餉愈鉅著文煜李鶴年王凱泰設法籌濟於是葆楨設防益嚴密唐定奎厲兵以待戰潘霨夏獻綸巡視諸軍稽核練丁清查番社戶口給印牌以固人心民番俱歡欣遵辦倭無間可乘續到輪船一載兵七百餘一載琉球工役二百餘皆多備藥彈及鍬鋤繩索器具將為久駐之計者旋亦遣歸並載回受疫兵役千三百餘人後至遞信之船皆不復留泊惟初七日倭忽移兵一棚至新街渡莊民將戶出壯丁二人設防守倭遽撤棚歸營翼日倭列飛輪大小銅礮於營外添兵巡邏為衛旋張示云新兵之至乃替換舊兵非有他意各莊其安堵如故然營中疫死日多醫云水土不服所致皆涕泣思歸遁歸者日益衆倭將不能禁

築安平礮臺

張其光派員赴上海購大鐵礮十恐洋式礮臺遽難集事先以巨筐盛沙土小石堆垛為蔽及雇來礮臺洋匠沈葆楨以候補知府凌定國與洋將勘定三鯤身基地（地濱海距安平及臺灣府城均七里有奇）先為圖以進礮臺方式四向共寬百八十丈角為凸形中為凹形凸列大礮以利遠凹列

洋槍以防近高丈六尺厚丈八尺有奇外周重濠寬丈注水深七尺臺容千五百人置大礮五小礮六兵二百七十二輔以洋槍隊資防守臺下為避礮室以備更番休息後為倉庫以儲軍糧藥彈其牆則三合土壘成層層撐以竹木以防敵礮外圍以甎其厚五尺以防久雨地震坍塌之慮計磚六百萬竹木灰石稱之惟臺基盡沙地運土須十餘里甎則由泉廈購運遂以定國董其役凡半載畢工而內地江海各要隘礮臺亦以次倣築

增臺灣各路番地防營

先是沈葆楨剿撫番地分三路開山黎兆棠領中路羅大春領北路袁聞柝領南路時兆棠雖招募成軍其地

途經叢雜岩壑深阻水沙連等地久為逋逃藪擬先搜積匪次撫生番新軍不敷分布請益兵葆楨令吳光亮率粵勇兩營自郡城赴之大春既至大南澳值大風雨棚帳皆飛兩溪盛漲決為四渠工役停阻結筏以渡番賊從叢莽中狙擊守備黃明厚等各受鏢傷又犯蘇澳碉樓大隊追至始退散我軍復進至石屋平坡數十里營茅深丈餘惟山水頗清腴前為濁水溪距石屋十餘里路極險仄各社亦語言互異其通事鬻以欺番為利號番割番無所訴則邀殺以洩憤故通事入番惴甚其絕深阻者亦不能詳故每進必畱兵以防後路大春商於葆楨以輪船配兵械駐海口移戴德祥營益以新募勇分屯

蘇澳以壯聲援葆楨屬大春仍加意招徠許民番咸助開山闢析在南路開闢已越崑崙坳近埤南界距崑崙坳八十餘里俯瞰臺東滄瀛在望惟入山愈深番社愈雜沿途畱隊扼險兵漸單亦請增營為後繼葆楨令張其光率粵勇兩營馳赴內埔調前路各軍以次進駐

冬十月日本遵約撤兵

初潘霨函致倭使柳原前光申前約及照覆以未得聯銜印文為詞沈葆楨如請換給而柳原已由滬入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之辯論其使臣雖詞屈而未能就緒是月初九日葆楨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稱倭事議定三條辦法已畫押互換大久保即赴臺灣會同其中將撤兵所有修道建房倭人所費不貲已許給銀四十萬兩撤兵後營房概交付中國官收管當先派妥員馳赴倭營驗收即派兵駐守以便籌辦善後事宜因附寄會議憑單並互換條約及給總稅務司赫德劄各一初十日倭領事福島九成偕通事吳碩謁葆楨云大久保已往琅嶠特令面陳一切並開呈事宜五條一從今約五六日間敝國撥船必齊到琅嶠載兵回國應請如期駕至該地與我西鄉中將會彼此料理交代事宜又貴國所派兵員現不過充交代之用彼此照應可不必多・從前兩國大臣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其沈潘兩大臣與西鄉中將曩日一切來往公文

亦宜就琅嶠交換一我國人民被生番殺死遺骸就當時收埋舊址更建墓碑表之將來如有親戚朋友航海就近港口之際藉便登岸掃祭者務望使伊即日登岸拜奠而歸一交代事訖即望貴道飛劄及電報上海道臺處轉申北京總理衙門查照一本國現在廈門派設領事將來如在貴臺所轄之地有交涉敝國事件務望貴道速即照會敝領事以便照辦葆楨以撫局已成允其所請惟於登岸祭掃一節飭臺灣道照覆約來時須有領事官蓋印執照祭畢即歸俾免生事派臺灣府周懋琦領員弁於十三日赴琅嶠并照會西鄉從道令按照條約交代飭遊擊鄭榮率安撫軍一營由赤山拔隊

自陸會之大久保已於初八日抵瑯璚次日倭兵束裝以牛車載槍礮器具登舟懋琦同委員陳謨都司沈國先於登岸時郎函知西鄉從道十四日西鄉遣通事吳碩請懋琦往交出葆楨前發照會五件懋琦亦將倭營前發照會兩件還之且索與民間交涉字據西鄉允諾因出酒果相款排槍隊送懋琦歸十五日領事福島九成送來本處人民租地合約七紙並告知先撤風港之兵懋琦派巡檢周有基及把總沈如生往十八日風港倭兵登舟復寄繳風港租約呈詞十一紙懋琦恐民間尚有遺字西鄉函復謂管內數員病故無從尋檢以後均爲廢紙遺營房三十七間二十四日西鄉從道將龜

山營兵及夫役凡千餘人悉登舟遺人交草房百有二間板木千二百有五片懋琦復以有基偕千總郭占鼇照收西鄉船是夕去餘船次日盡去懋琦亦回郡而晋鄭榮安撫軍分駐龜山風港賫彈壓葆楨遂將倭兵盡退各情形具奏

遣使駐外洋各國

初中西既成和諸國先後各設駐京公使一人加以全權之號名雖保護商民實覘中國動靜曾國藩李鴻章王凱泰均議奏請遣使外洋　上初以事屬創行未報臺灣事定鴻章再疏略云各國互市遣使所以聯外交而中國並其近者亦置之殊非長駕遠馭之道同治十年日本初議條約臣與曾國藩均奏請於立約後中國應派員駐紮日本管束我國商民藉可聯絡此舉未可再緩擬請　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遴選熟悉洋情練達兵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員請　旨賞給崇銜往駐日本聞橫濱長崎箱館各處中國商人約近萬人既經立約不可置之度外俟公使到彼應再酌設總理事官分駐口岸自理訟賦以維　國體不特此也泰西各國亦當　特簡大臣輪往兼駐重其祿養定以年限以通情款其在中國交涉事件有不能議詰或所立條約有大不便者徑與往復辯論隨時設法商辦似於通商大局有裨經總理衙門王大臣等議覆奏　旨報可

臣按通商各國在　京師設公使於行省設領事非必欲聯中國之交也蓋欲備知中國情形乃彼來而我不往則彼於我不啻燭照數計而我於彼反如正牆面而窺暗室也自遣使分往絕域而後各國之地形物產風俗政令我亦可盡悉其離合轉變我亦可隨時偵探馳報見聞既確聲教自通不致情事隔閡我乃得以張弛駕馭其間閩中華人在外洋者暹羅約二十餘萬呂宋二三萬新加坡七八萬檳榔嶼五六萬新舊金山十餘萬長崎神戶橫濱等處亦各以萬計公使既出於是復分設領事大事由公使核辦而貿易訟獄之事則領事扶持調護之商之害官爲

釐剔商之利官不與焉而後中國之人不致爲外邦所凌虐仍爲中國之民內地富商大賈知　朝廷設官外洋不棄我輩皆可廣爲招徠絲茶大宗亦可自爲運銷而中國之權既自操斯外國之利亦得分矣

國朝柔遠記卷十八

國朝柔遠記卷十九

瀛海各國統考

臣

臣

昔吉甫著玁狁之功李牧樹匈奴之望漢繫單于之頸唐犂突厥之庭大丈夫手揮十萬橫磨劒縱橫邊外勒天山碑鐫燕然銘然後入玉門關封萬里侯誠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然古之所謂立功塞外者不過如禹貢之荒服職方之蕃國與中國相距實不甚遠即史傳所稱昆堅丁零黠戛斯大秦骨利幹諸國亦屬張皇王會之盛而偶通重譯耳若騶衍九州之說山海十洲之書尤爲傳聞髣髴渺

而無據地球九萬里誰能畫井計疆而學章亥之步也哉自有明中葉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航海西來中土始有西人之跡逮我　朝守在四夷而利瑪竇陽瑪諾湯若望南懷仁穆尼閣奈端輩接踵相望而後五大洲之國喁喁向化誠開虞夏商周漢晉唐宋元明四千餘年未有之局今試按其地而計之在東南曰亞細亞洲其地東距東洋中國在焉餘則有朝鮮日本琉球及俄羅斯之東境西距紅海黑海地中海其國則有五印度阿剌伯南距印度海其國則有越南暹羅南掌緬甸及南洋羣島北距冰海其國則有布哈爾波斯愛烏罕俾路芝基發諸回部及土耳其之東中兩境此亞細亞洲之大略也在西北爲歐羅巴洲

黃海注其中黑海界其東地中海横其南大西洋海浮其西烏拉大山亙其北都於黃海東岸之彼得羅堡者俄羅斯也都於西岸之斯德哥爾摩者瑞國也都於南岸之哥卑的給者丹國也迤東爲普魯士之東部其都曰伯靈瑞國之西爲瑙威其都曰格里士持阿拏丹國之南普魯士之西爲日耳曼實居歐羅巴洲之中普魯士之南日耳曼之東爲奧地利亞其都曰維也納奧地利亞之東南枕黑海接亞細亞界爲土耳其其都曰君士但丁土耳其之南爲希臘其都曰亞德納斯日耳曼之南爲瑞士瑞士之南斗入地中海爲意大里亞列國日耳曼之西北臨大西洋海爲荷蘭其都曰亞摩斯德耳登荷蘭之南爲比利時其

都曰不魯舍北斯日耳曼之西比利時之東爲普魯士西部兩部夾日耳曼之左右盖普魯士本日耳曼所分之國也比利時之南普魯士西部之東南瑞士之東爲法蘭西其都曰巴黎斯法蘭西之西南爲西班牙其都曰馬特西班牙之西臨大西洋海曰葡萄牙其都曰里斯波亞法蘭西之西北有倫敦蘇格蘭阿蘭爾三島鼎峙海中爲英吉利倫敦卽英吉利之所都也此歐羅巴洲之大略也在西南爲阿非利加洲其地廣莫而荒昧僅東北一隅近印度海紅海地中海其國則有埃及一曰麥西砮北阿阿北西尼亞等國在西爲亞墨利加洲分爲南北兩境南亞墨有巴西孛露卽祕魯智利波非利亞金加西臘等國北亞墨之

大國爲米利堅卽花旗小國爲墨西哥餘無所聞焉此亞墨阿非兩洲之大略也又南洋之極東有大荒島曰澳大利亞又曰南亞細亞卽世所稱新金山也其地自爲一洲約二萬餘里荒曠無人近人比之亞細歐羅亞墨利加阿非稱爲五大洲而實英人之所闢卽英吉利遙領之屬地也故論五洲之土地亞細爲最大亞墨頗與之相埒阿非視亞細之半歐羅視阿非之半澳大僅甌脫耳而論各國之強弱阿非之埃及等國雖聲敎稍通實受役於歐羅北亞墨之米利堅於乾隆四十年華盛頓奮其沈雄之才卓然崛起駸乎有若敖蚡冒以啟山林之勢與英吉利血戰八年遂割亞墨之南境而國以立地廣人眾通商最多勢與

歐羅諸大國抗衡風土略近中國流寓多華人而克累弗尼亞省尤眾世稱舊金山卽其地也然自開創以來分國爲二十餘部不以位傳子孫而以伯里璽天德主之四歲一易退位者與齊民齒民無常主而百餘年恰無爭戰之事誠非好大喜功之國南亞墨之孛露邇歲始通中國而相去益遠地小而貧故談海防者不急於阿非亞墨澳大三洲而在於東西南三洋東洋卽亞細之東境日本在焉自秦時立國西漢時卽與中國通隋唐宋屢入貢元范文虎伐之無功明代復通貢然數犯邊稱倭寇焉　國初通國書定銅船采買之制同治中始立和約近日效法泰西而衣冠易唐制度禮樂非漢文章矣惟能禁鴉片煙天主

教不使之入境足以差強人意其地與高麗琉球相毗東與俄鄰既與高麗立約而於琉球則滅之識者已知其非無意於高麗也西洋卽歐羅巴諸國以俄羅斯爲最大英吉利法蘭西普魯士皆強盛勢可相敵若土耳其若奧地利亞地土雖大而已日就頽弱其餘小國鱗次櫛比錯雜其閒諸大國各肆其鯨吞蠶食之心互相兼幷互相猜忌亦互相救援頗似春秋五伯爭雄之世而俄羅斯爲諸國所忌因忌生嫉合縱而連橫又成戰國同謀抗秦之局俄之土地東有西伯利八部界中國之北面西連高加索五部南鄰印度遠包中國之西面迤北則波羅的海東五域三十七部再西則波蘭十四部又跨海逾墨領峽據北亞墨

利加之一隅曰監加札隸西伯利部康熙中擾我索倫立碑定界遂通商於車臣汗部之恰克圖其後日益南向道光中脅降西域回部布哈爾諸族通波斯以噬印度漸與後藏相鄰咸豐中兩次請地自黑龍江以東雅克薩尼布楚諸城烏魯木齊以西伊犂庫車阿克蘇諸城皆割而據之而喀什噶爾葉爾羌乘機竊據同治十三年以重兵降回部之基發通道於巴克達山至北印度之克什米爾幾有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之患又東得日本薩莫蝦夷之地以科爾立十八島易之更跨東海繞出高麗之東開礦采煤鐵近又駐兵黑龍江界將營造火車路以通中國雖因通商日久歷二百年不敢開釁而其心未嘗不叵測也英

吉利倫敦五十二部蘇格蘭三十三部阿蘭爾三十二部三島地輿廣輪不過中國一省惟屬地爲最多西得北亞墨之北境東得五印度迤南得南洋羣島越海控馭皆在數萬里之外建藩部四曰孟加臘曰麻打拉薩曰孟買曰亞加拉孟加臘之東北緬甸之西北有阿薩密部本土夷崇佛教英人據爲別部東距騰越猓夷怒夷隔之南距前藏猗綸布魯克巴隔之去中國僅咫尺又南印度之南海中大島曰錫蘭古狼牙修地英人滅之循海而東阿克剌朗谷兩埠取之緬甸再東則有新嘉坡麻剌甲檳榔嶼三埠地近暹羅又得澳大全洲又有別島曰搿日倫敦爲互古人迹不到之處又由倫敦至澳大所經之地有太平洋

之飛幾島亦稱屬焉又有獅山諸地在阿非之西界特墨拉拉諸地在南亞墨之南界遙領之國誠有更僕難數者但倫敦三島地本褊小山澤之利開采殆盡惟仗印度爲外府兵餉皆取資焉近年英主稱徽號以印度綴國號之下其殆有平王東遷之志歟又聞謀開鐵路由印度以通雲南其殆有改趨西道之志歟未可知也法蘭西地方二千里建八十六部其人精於算學機器尤長於用兵號令如山萬足一步前者雖死後者不敢不進火器之利冠於泰西嘉慶時其王拏破崙第一百戰無前威行西土卒以弗戢自焚亦吳王夫差之流亞也同治中其王拏破崙第三與普國搆兵爲普所虜其大臣竭矮士等復與普和改

用米利堅之俗不立君以首領統國政同治十年踢矮士任首領十二年麥馬韓代之麥馬韓者拏破崙第三之大臣兵敗不能死君亡不能救又從而代之而國人皆以爲賢賢者固如是乎前咸豐八年以兵船往越之南圻先後侵踞嘉定等省設西貢總督以治其地嗣復添造戰艦扼富良江踞順化佔海防河內處處偪緊雖黑旗黨之劉永福爲法所憚而孤掌難鳴正不能測其所終近又營埠暹羅蓄意緬甸無非爲撤我藩籬之計也法誠無賴之尤者也普魯士東西二境共八部本日耳曼所分之國地小於法兵亦弱於法然其君臣勵精圖治卒能破法蘭西割其愛勒塞斯洛脫七城之地仿之樂毅破齊不是過焉誰謂

小國之不能勝大國也亦在人之自彊而已德意志本三十六列國奉之爲主雄視四方即英俄亦憚其彊盛惟時天主教盛行各國皆尊禮之而法蘭西爲尤甚獨德國大臣畢士麻克惡之盡奪教主之權繩以官法故教至德國而窮萬國公報云教人猛如虎貪如狼德意志搏而縛之翦其爪牙又云教人久持太阿德人奪其柄而擊之批其頰而扼其喉德之彊盛畢士之力居多故語其相業泰西之管夷吾也論其拒教又泰西之西門豹也畢士亦人傑也哉意大里亞爲歐羅巴古一統之國漢書謂之大秦其後日益衰微嘗爲土法所併屢滅屢復如楚縣陳封陳之舉至嘉慶二十年各國仿葵邱衣裳之會尋宋虢弭兵之盟大會於維也納各反侵地修好息兵遂定其國爲九大國有四曰羅馬教主踞之曰多斯加納曰薩爾的尼亞曰拉布勒士小國有五曰巴爾麻曰摩德那曰盧加曰摩納哥曰勝馬里虐道光二十八年薩爾的尼亞王威克安耳依馬努嗣位能中興其國咸豐十一年遂爲合衆國復故號取羅馬都之收教主之權而國稱彊國焉土耳其本回部崇瑪哈穆特之教與泰西殊趨其地分中東西三境東境五部中境六部在亞細亞洲內西土八部都城所在俗無彝倫政無綱紀屢爲俄人所侵陵同治十三年國主以荒淫被廢是又蹈陳靈公之覆轍也奧地利亞盛時日耳曼意大里皆其藩屬今則儕爲與國瑪加本其附庸近已

合爲一國疆域三千餘里亦大國也瑞士分二十二部不立王侯推鄉官理事近日交歡於德力黜教黨立爲合衆之國國勢方興未艾也希臘本古名邦今爲新造之國地分十部國小而治瑞國處窮髮之北瑞典二十四部挪耳瓦十七部北負冰海貧苦特甚丹馬國尤小地形從日耳曼北出如人舒臂與瑞國南境相迎距國分五部小而貧矣西班牙三土四十九部國弱於法而地相若明時航海得呂宋地遂成大國道光中女主依撤伯爾拉立屬地多叛同治中大臣廢女主而迎立意大里亞世子阿馬得牙在位二年其前王之從子登卡洛斯遙奉女主之子阿耳分所既而自立戰爭不休阿馬不安於位遜歸國人迎立

阿耳分所屬國復合而登卡洛斯則儼然敵國矣葡萄牙本小國處西海之濱附於西班牙地分六部明隆慶時航海至廣東乞租香山濠鏡隙地疆臣林富代請於朝許之因立埠於澳門實爲泰西通市之始荷蘭比利時本一國所分東十一部爲荷蘭西九部爲比利時比利時無足重輕荷蘭好勤遠略南洋島嶼占據最多但德國寖昌而又偪近肘腋荷蘭恐終爲德屬而南洋夙爲荷埠者若隸於德則東道關鍵德人握之是又爲英法所必爭也南洋諸島國臺灣之南爲呂宋再南爲西里百島西里百之東北爲摩鹿加再東爲巴布亞大島西里百之北爲蘇祿再西爲婆羅洲由厦門趨七州洋過昆侖而南爲蔔甾巳再西

爲蘇門答臘大小亞齊在焉巳蘇兩島相望海口之峽曰巽他卽舊港地爲歐羅巴西來要道蘇門答臘之東北有大島爲新嘉坡龐喇甲稍西別一小島曰檳榔嶼明以前諸島國皆稱朝貢同列藩服迨歐羅巴人航海遠來其始以重幣購片土爲埠艤舟立市盤踞旣久漸而劫其君奪其地百餘年間翦滅殆盡惟蘇祿以彈丸僅存邇年來呂宋亞齊之人逐西班牙荷蘭所置之吏復自立爲國於是南洋各島皆有勝廣求六國後之勢五印度在緬甸之西兩藏之西南地方數千里明時葡萄牙荷蘭經營其地立市通商　國初英人毆而奪之而南中諸部有爲英滅者有聽其置吏而空存守府之名者有受役爲藩國者僅廓爾格克什米爾新的亞信地等國尚能自存餘皆隸英籍矣蓋自同治以來法蘭西侵占安南之嘉定省英吉利侵占緬甸之朗谷俄羅斯踞我黑龍江日本滅我琉球國而且通商之埠日多交涉之事愈繁卽所定約章亦多挾制要求必遂其欲而後已所以縱談時務者或投袂而起曰寇不可長也是宜戰或借箸而籌曰釁不可開也是宜和有老成持重者曰藩籬不可不固也是宜守而究之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和設我之防閑不密兵甲不堅彼將入我堂奧踞我臥榻欲與之和不可得矣如我之防維旣嚴士卒思奮彼且因通商之故永訂盟好何敢踰鴻溝半步哉故欲保中外之和局不得不防之於豫因就臆見

所及可以彊兵可以富國可以興利可以除害者著卮言十三篇明知管不可以窺天蠡不可以測海而有觸斯鳴其敢避夏蟲語冰之誚也乎

蠡測卮言十三篇

慎約議

成周之建封諸侯也其誓詞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鐫玉版鏤金枝藏在盟府子子孫孫永保用享降及春秋互相雄長彊凌弱衆犯寡有能內尊外攘事大字小者則狎主齊盟以爲諸侯主故魯史一書大抵皆紀會盟之事也然昔之所重者在修好故珠槃玉敦昭皇天而告之則重誓詞今之所重者在通商故綱舉目張列條款而晰之則重約議所謂公法者卽萬國之合約章程也然法既曰公自宜顧名而思義曩者中國與英法兩國立約時皆先兵戎而後玉帛被其迫脅兼受朦蔽

所定條款受損實多往往有出乎地球公法之外者厥後美德諸國及荷蘭諸小國相繼來華立約維時中國於洋務利弊未甚講求率將利益均霑一條刊入約內一國所得各國安坐而享之一國所求各國羣起而助之遂使泰西諸國協以謀我挾以要我幾幾有固結不解之勢同治十年日本遣使來求立約兩江督臣曾國藩直隸督臣李鴻章先後商訂始將均霑一條刪去約中並載明日本商民不准入內地販運貨物限制綦嚴飭經該國屢次翻悔每每斥駮現聞各國駐京公使聞有會商之事日本獨不得與其尚未聯爲一氣者未必不因約議之稍異也約議之不可不慎非明徵歟至若洋人居中國不歸中國官管理試問華人之居外洋者何如外國人到中國不收身價試問中國人之到外洋者何如（華人到美國每人每歲收稅銀一二元不等）且中國所徵於各國商貨之入口者稅甚輕華船至外國納鈔之重數倍於他國卽以鴉片論在孟米出口每箱徵銀六十磅中國稅銀僅十磅中國出口茶稅每箱僅徵每百元之七五不上一成至英國入口所徵不下四五成至於煙台之約且彊減中國稅則幾於諠賓而奪主合彼此而較之公於何有法於何有更有詞雖甚公而法甚不公者如十六款所書英民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中國人欺凌擾害英民皆由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詞甚公矣不知中國之法重西國之法輕如華人與洋人同犯命案華法

必議抵西法僅罰鍰果孰利而孰害耶又如公法所書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俄美四國與中國立約嗣後不得視中國在公法之外玩其詞意重視中國乎抑輕視中國乎親待中國乎抑疏待中國乎嘻異矣雖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條約非一成不變者也下屆更修和約之日宜明告各國曰某約不便於吾國某法不便於吾民某稅不合於吾例須斟酌以協其平彼如不允則據理直爭百折不回彼亦無術以處之也且前之彼所挾而要求者以滇案未清耳今前案既結彼已無所藉口且英國於條約之內事尚未能盡行理已先絀茲復以理相折諒英有不得不允之勢英既允餘無慮矣卽或各執一詞相持不決

則因此款於我稍有所損必取別款之稍有益於我者以抵之變通盡利亦不必過為操切務使利害相權贏絀相當於是案中國律例合萬國公法別類分門折衷至當勒為成書庶不至事事受制於人有太阿而倒以持之也善夫曾國藩與威妥瑪書曰他日換約去所不便擇其便者此誠不易之通論不然過為優容遇事曲從將我之所謂懷柔彼之所謂尊奉也我之所謂含宏彼之所謂畏葸也物必自朽蠹始得而乘之氣必自餒人始得而侮之而可不嚴以辨之慎以將之哉

聯與國

秦之所以兼幷者遠交而近攻蜀之所以抗魏者聯吳而釋怨多助者彊寡助者弱其大較也　聖朝撫有函夏韋韝毳幕之邦皈關麕至亙古莫京猶復簡命重臣輶車相屬於道重之以盟誓申之以條約一視同仁言歸於好撫夷之道至矣盡矣然而各國之情僞不同彊弱互異有可為我用者有不能為我用者試得而約言之俄人狡詐彊悍歐洲之地蠶食殆盡其邊疆直接中國東西北三面延袤幾至二萬里其近邊如浩罕諸國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落皆脅之以兵威實欲盡撤我藩籬若東三省近邊之地不獨庫頁島歸於俄卽黑龍江綏芬河吉林等處所屬之

穹廬亦多為所割據而且經營回疆侵占伊犁久視我為弱肉而不能為我用者也日人短小精悍性情堅僻其主亦好大而喜功邇年來入臺灣議朝鮮廢琉球依附西人妄生覬覦駸駸乎有得步進步之勢此亦不能為我用者也然日之不敢逞志於我者恐俄之乘其虛也俄之不敢逞志於我者恐德之躡其後也德人以兼幷坐大為利二十年來敗丹敗奧敗法今猶增兵協餉如臨大敵者惟欲一挫俄人然後與民休息耳其與我通商之處為數無多而情意尚屬密洽其前相蕭活曾游中土擩染我　朝敎化資深景仰是德可為我用者也美國志在通商且素暱於我其前總統格蘭忒感北洋大臣李鴻章接待之優曾

與日主爭及琉球曉之以順逆之理聳之以彊弱之勢大意直我而曲日旋有瓜分琉球之議日主含糊其詞遂力斥其非是美亦爲我用矣法人自八十年前拏破崙兼幷各國有囊括四海之勢厥後一蹶於英八年前其姪復蹶於德方今元氣初復執政紛更未暇遠略俄人常欲聯之法人因畏德不敢結俄而其心未嘗不嫉俄也雖前以傳教之故見惡於我近以安南之故有隙於我而欲牽制俄人不得不與之羈縻英人向以水師之彊器械之精稱雄長於亞細亞德與法皆不及其於俄人則鄙其武備之不精復忌其彊宇之日擴前既不許泊兵船於黑海後復不聽攘土地於天山是固俄人之所畏者也日人之於

英尤敬而信之邇來變制度更服色改正朔一一惟英法是崇是固以英爲護符而不敢出其範圍者也若英人之於中國前雖讎敵今則友邦其急急於通商者不過惟利是圖非欲擾我民人貪我土地也而且略知信義頗尚豪俠自立約以來於公法研之最熟其曰中國有事各國調停言雖不可恃而亦非全不可信也目今法國有創深痛鉅之情英國有唇亡齒寒之懼中國欲馭日人而制俄人首宜交德次宜交美以及瑞丹普日和比義與諸小國皆宜聯絡輸誠結以信義非必藉爲外援而荷戈執殳供我驅策第使之不爲人助卽不啻爲我助以夷制夷所謂以毒攻毒也雖然各國宜交而俄倭與英法遂不必交乎而非也彼以和來我以戰往不可也孤立無援與生釁同亦不可也是宜防患於未然弭變於無形可以信孚者以信孚之可以術馭者以術馭之內峻其防外弭其隙而緩急輕重之閒是在能辨之者

廣學校

今之自命爲通儒者以洋務爲不屑鄙西學爲可恥有習其言語文字者從而腹誹之且從而唾罵之甚至屛爲名敎之罪人嘻甚矣夫所貴於儒者貴其博古耳通今耳試問今之儒者通各國言語乎通各國文字乎卽叩以各國之名能通知乎徒拘拘於制藝之末而學問經濟盡於是而已矣方今海防孔亟而所謂熟悉洋務者不過市儈之徒正宜培養人材攻彼之盾卽藉彼之矛誰謂西學可廢哉又況西學者非僅西人之學也名爲西學則儒者以非類爲恥知其本出於中國之學則儒者當以不知爲恥卽以文字論古之制字者本三人下行者爲蒼頡從左至右

而旁行者爲佉盧從右至左而旁行者爲沮誦泰西之字實本於佉盧也天文歷算本蓋天宣夜之術周髀經春秋元命苞等書言之詳矣墨子曰化徵易若鼃爲鶉五合水火土離然鑠金腐水離木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此化學之祖也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重學之祖也臨鑑立景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被上光故成景於下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此光學之祖也亢倉子云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汽學之祖也禮經言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百物露生電氣之祖也關尹子言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可以爲之淮南子言黃埃青曾赤丹白礜元砥歷歲生澒其泉之埃上爲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中國之言電氣詳矣至於圜一中同長方柱隅四讙圜規寫攴方柱見股重其前弦其軲法意規員三神機陰開剞劂無迹城守舟戰之具蛾傅羊坽之篇機器兵法皆有淵源墨言理氣與管子關尹子列子莊子互相出入韓非子呂氏春秋備言墨翟之技削鵲能飛巧輗拙鳶班班可攷泰西智士從而推衍其緒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國載籍之外儒生於百家之書歷代之事未能博攷乍見異物詫爲新奇亦可哂矣但西學規例極爲詳備國中男女無論貴賤自王子以至於庶人至七八歲皆

入學在鄉爲鄉學每人七日內出學費一本納（合中國錢三十文）在城爲城學每人一月出學費一喜林（合中國銀一錢七分）如或不足地方官捐補其曰鄉曰城者特就地而言之其實卽鄉塾也塾中分十餘班攷勤惰以爲升降其不能超升首班者不得出塾學藝鄉塾之上有郡學院再上有實學院再進爲仕學院然後入大學院學分四科曰經學法學智學醫學經學者第論其敎中之事各學所學道其所道無足羨也法學者攷論古今政事利弊及出使通商之事智學者講求格物性理各國言語文字之事醫學者先攷周身內外部位次論經絡表裏功用然後論病源製藥品以至於胎產等事更有技藝院格物院均學習汽機電報織造

採礦等事又有算學化學攷驗極精算學兼天文地球句股測量之法化學則格金石植動胎溼卵化之理再有船政院武學院通商院農政院丹青院律樂院師道院宣道院女學院訓瞽院訓聾瘖院訓孤子院養廢疾院訓罪童院餘有文會印書會別有大書院數處書籍甚富任人進觀總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長無論何學必期實事求是誠法之至善者也中國取士止分文武兩科文科專尚時藝錢穀兵刑非所習也武科雖以騎射技勇見長究之武經尚未識為何書遑問韜鈐前此髮捻等匪跳梁其建大功而蕩羣醜者武科中人乎抑非武科中人乎然而武科正大可用也方今戰守之策不外水師火器兩途誠能於武

科中設三等以攷試之一試以山川形勢進退之方二試以算學機器製造之能三試以測量槍礮高低之度其兼擅衆長者不次超遷其專工一藝者量材任事選將之道將於是乎在近年來我 朝總理衙門派幼童出洋學習萬里從遊法至良意至苦矣但童子何知血氣未定性情心術愈染而愈失其本來盡棄其學而學恐盡變於夷者也不如將西國有用之書條分縷晰譯以華文刊行各直省書院每院特設一科請精於泰西之天算地球船政化學醫學及言語文字律例者為之敎習或即以出洋學習之學成返國者當之其學徒則選十歲以上廿歲以下不得過長以致口音之難調亦不得過穉以致氣質之易染

又或於科歲兩試所錄文武俊秀擇其有志西學年亦相當者就其性之所近專習一科其理易通其效更速又況名列庠序咸知自愛既可以收當務之益復不背於聖人之敎而諸生之數奇不偶者又別闢一途以博取功名誰不樂於從事哉至於在院膏火宜倣龍門書院章程官為籌備肄業期滿歷試上等者准赴京都同文館或總理衙門攷驗攷驗之後或給以經費赴外國大書院學習三年或派赴總理衙門及船政機器等局當差或充各國出使隨員諳譯庶幾人材日廣風氣日開不獨長西人之所長何難駕西人而上之哉現 京都設有同文館滬上設有廣方言館近復創立中西書院廣其額至四百餘人分為

兩院其法以疏通文字者為超等以年齒稍長而讀書多者為一等其餘各有差凡三等超等一等以午前學西學午後學中學二等以午前學中學午後學西學三等以年較少專習中學而緩西學恐以西學分其心也粵東與蘇州新設有西塾專敎西語西文西算設綫案報測電諸學設額雖少可以漸推而漸廣為洋務培植人材正未可量鄙人聞之因不禁喜色相告也

精藝術

西人之所長者技藝耳中國爲人才藪豈無智能之士與之並駕而馳者執業不精故讓他人之我先耳西人每製一器專心致志而爲之稍有苦窳必從而改造之甚至守愚公移山之法父而子子而孫至再至三務期抵於精而後已雖費鉅金不惜也中國偶有舉動旁觀必從而擬議之阻撓之未睹其成先慮其敗故懷才之士亦不敢輕於一試技之所以不良也方今海防喫緊南北洋機器局務一體舉行循循乎有蒸蒸日上之勢然中國雖設其局仍倩西人以握其樞機彼爲我用而我實爲彼用也竊以爲機器一項最宜講求爲類甚多而水雷火器尤關切要電

報次之水雷有三曰伏雷埋伏以待敵利於守也曰行雷曰送雷直趨敵舟利於戰也設伏雷之處又宜多設浮表疑雷以誤敵人令彼防不勝防而猶恐不足以破之也故行雷送雷濟之行雷之類不一大約以奧國所創之魚雷美國所製之箭雷爲最良送雷亦有桿雷索雷之分魚雷者形長而兩端銳或用銅殼前藏棉藥尾有螺輪中腹蓄氣撥輪自行箭雷曾在天津造試其行較遲此皆游行水中稍露形迹所謂多方以誤之也索雷者以長繩繫曳於小艇之後或左或右直趨敵舟相擦而過則雷相觸而發桿雷者縛雷於桿端其桿連於艇首斜插敵舟之下發雷以轟之若募敢死之士平日操練精熟手眼敏捷何患不

勝哉且今之對壘者先用槍礮其器以銅礮爲良又以德人所製之克鹿卜礮爲最精而陸路行山之礮不若用十二磅彈礮其體輕其質堅礮子合膛且命中而及遠所配開花彈計藥一磅可及數十里之遙其彈可炸百餘片殺敵多而取攜便誠利器也至若水陸近攻宜用氣球小礮彈配開花其功與十二磅彈礮同又魯國所造之壘迭兒魯士礮其形不甚大其用極爲迅速制如六門槍四周有八輪皆以螺釘縮之不用之時即可卸置倘有失利分委而棄之不至爲敵人之資此尤可以戰可以守也洋槍亦有前膛後膛之分論運用前膛不若後膛之靈論修整後膛不若前膛之便然當殺敵致果之時總取其靈巧者爲

宜若德之馬地尼英之士乃大法之查治布美之七響至三十四響後膛槍又德之新製後膛茅塞槍皆屬可用其槍之機器不必過多亦可便於修理而後門火管須用銅托又須多備一副以備不虞但一礮有一礮之性質各槍有各槍之規模彈固分夫大小藥必權其錙銖務須自行製造庶幾操縱自如若一一仰給於人購諸外國一旦有事羣起而爲閉糴之謀徒手何能禦敵又況我能擊人亦必防人之擊我倘或以劣爲優以舊爲新不徒受其紿而實受其害乎是宜選出洋學習之返國者或倣其式而造之或更心裁獨出以鬬巧而爭奇精益求精日就月將彊盛之圖端在於斯邇來機器局製造槍礮業有成效而議

者猶謂可以省費則將成之功敗於一旦獨何心哉電報一節本屬末事然有益於商民兼有利於軍國葢兵貴神速先發方能制人昔普法搆兵普人於行軍處徧設電報而盡毀法人之所設卒以敗法電報之效彰彰如斯我
國家版圖日廓各省距京都或萬里或數千里一旦疆場告急而飛章入奏　廟算遥頒動經數十日恐有鞭長莫及之患查津沽爲近　畿水道門戶宜先設一電綫由是而吳而浙而閩而粵凡屬海疆及西北近邊諸要隘次第舉行無事以便商賈其利猶小至事關緊急乃見奇功近又有德律風者如傳聲器亦藉電氣以行數百里閒直可對語斯又便之至便者也總之制器尚象利用本出於

前民幾何作於冉子而中國失其書西人習之遂精算術自鳴鐘創於僧人而中國失其傳西人習之遂精機器火車本唐一行水激銅輪自轉之法加以火蒸氣運名曰汽車火礮本虞允文采石之戰以火器敗敵名爲霹靂凡西人之絕技皆古人之緒餘西人豈眞巧於華人哉吾深恐華人之大巧而仍自安於拙也

固邊圉

昔充國籌邊止上屯田一策匈奴斂迹惟畏李牧一人當務之急握其要不必取其繁也　國家守在四夷甌脫之地綿亙萬餘里而西之新疆中之張家口東之東三省尤爲喫緊之處固不可稍留罅隙而予人以窺伺之端張家口山海關一帶有險可據雖兵力單弱幸有李鴻章淮軍練軍人悍器精星羅棊布移緩就急暫可無虞新疆回捻初平湘軍聲威俄人畏服左宗棠置辦一切善後事宜斟酌盡善固已無懈可擊但土地遼濶半就荒蕪一宜廣開屯田一宜分設官守我　朝分職本遵成例而道與時爲變通正須因地而制宜若將新疆一帶分別各道編爲州

縣以專責成兼設巡撫以歸統轄庶成金湯永固之基而無鞭長莫及之患屯田一則現已次第舉行尤須推而盡利不可得半而止更將蠶桑鹽礦等務廣開利源變磽地爲沃地不言防而防自固矣東三省爲發祥之地
列聖陵寢多在其中尤宜加倍愼重極力防維以重根本竊以爲蒙古之部落宜整頓也吉林之金匪宜收撫也海參崴宜設領事也琿春宜設知府也黑龍江之馬隊宜招也鄂倫春之獵戶宜編也何以言之蒙古素多忠義勇敢之士自來用兵屢資其力無如各部窮苦其勢渙而不振現聞伯王承乃父僧王之遺爲諸部旗所信服若令其部署邊防嚴加整頓每年給若干金以爲制械犒賞之用則

西北邊陲不啻增一雄鎮矣金匪之頭目曰韓顯忠其人公正而有才統率其衆數十萬人甚有條理祇以挖金爲業不敢秋毫犯吾百姓嘗懷報効之心恨無請纓之路名雖爲匪而實非匪也若撫爲我用令其各攜家口成村而居俾墾荒地塡實空虛既可不費一餉而可比之屯軍矣海參崴地屬於俄與我國最爲密邇近來華人之商於此者日見其多一有事故皆歸俄官主持偏重偏輕在所不免若設領事與之會辦不特爲華商之主宰兼可覘俄人之動靜琿春與俄偪鄰實爲滿州之門戶前雖派員辦理實未設有專司所以該處旗民往往爲俄人所侵侮若設官以爲之牧則中澤可以奠哀鴻卽邊疆可以捍戎馬矣

至若黑龍江之馬隊一往而衝突無前素稱雄於天下鄂倫春之獵戶百發而槍礮皆中恆見畏於俄人若將馬隊之隊兵復爲招之以壯聲威將獵戶之戶口逐爲編之以入行伍以我國之所長中俄人之所懼安敢不俯其首而帖其耳哉至於設險守隘秣馬厲兵應有之義亦不必爲讆言也已雖然固邊者不可不恤藩以藩服卽邊疆之屏障也　國朝邊藩有四曰安南曰緬甸曰暹羅曰南掌海藩有二曰高麗曰琉球緬甸見侵於英國勢日蹙暹羅依附於英朝貢不入南掌介於暹羅之間已有不能自存之勢是三國者無庸高論矣安南屢爲法人所侵削現雖割地求和而西貢不復東京堪虞勢亦岌岌矣況安南接壤

中國入鎮南關以後陸路可達內地倘全境爲法人所轄將來稍有違言直可叩關而至爲今之計鎮南宜增兵額以絕其覬覦內地之心南洋宜設兵船以塞其往來自便之路滇粵設邊防以固我之門戶東京添戍兵以固彼之根本且與法人約西境各路仍歸安南設官治事惟通商口岸歸法人置領事管轄再將通商事宜斟酌改定列安南爲自主之國同在會盟之中法人雖不能事事相從而見我國全力之所注亦必顧大局而畏公法不敢日肆其吞幷之心萬不可苟且因循浸尋而爲琉球之續也琉球既爲倭人所滅夷爲縣鄙幸此案至今未結尚有轉機查琉球原部三十六島北部九島中部十一島南部雖有十

六島而周迴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島早爲日人所佔僅存一島當其廢滅之候中國疊次直爭已有割島分隸之說在日人之意欲以南島歸我而換利益均霑之約李鴻章奏以南島瘠貧得地而不能治卽予之球人球人亦不能藉以爲國以無用之物而增受害之約得不償失力持正論球案所以延閣也況此一役也爲謀主者薩摩人耳國人甚薩摩之日彊不以爲然者亦半現復遣官遣兵勞費不支而又迫於淸議或亦稍有悔心乘其悔而圖之事尚大有可爲也高麗歷遵聖敎恪守藩封而北偪於俄南迫於倭式微之嘆幾不能免與其杌隉而堪虞何必堅確以自守若與西洋諸國立約通商俄倭雖欲思逞西人

恐其妨於商務必從而助之我又從而援之彼此互救易與圖存以此制彼意在斯乎總之藩服之地與內地同以後與各國換更和約宜將恤藩一則刊入約例與之休息又復勤修邊備不遺餘力凡遇交涉之事悉以和平中正之心行其忠信篤敬之道未事無虛憍臨事無牽延有事無畏葸無事無荒怠事之應理者始終如一以行之事之不可允者百折不回以絕之據公法合約爲辨論本人情物理爲周旋即或自作不靖則曲在彼而兵威不揚我有備而同心敵愾又何畏彼之堅甲利兵也哉

修船政

自閩滬設立船廠以來華人漸通西法以機器造機器成效彰彰而議者謂機器可廢船廠可停彼非不知輪船之利也誠以華廠造船之價半倍於洋廠購船之價同一利器與其多糜帑金不如節省繁費意非不佳惜狃於近見而未總全局以籌之也洋人之所以悍然與我爲難者非不知我民心之甚固也非不知我兵力之尙彊也而敢於得寸思尺要求無已者恃有兵船謂彼能來而我不能往耳今欲防洋而仍購洋人之船且倩洋人以爲船之主是發之者洋人收之者亦洋人中國雖有船謂爲無船可也即謂此船仍爲洋人之船亦可也則何如自造之爲得也

方今要務全在戰守兵船爲急商船爲輔其事須並行而不悖往年中國特設招商輪船奪洋人之所恃收中國之利權殺費苦心洵爲良策然自議定華商買僱輪船章程而後除招商局外無一人入廠購船更無一人入廠租船者何也良以船價太昂成本重大恐有折閱兼之風濤可畏是以裹足不前今欲暢通商務使之日新而月盛不如於圖利之中更加鼓舞之權凡有富商招集股分造一船出洋者船價與洋廠等而又照軍功例酌賞職銜駕駛三年獲利甚厚者更優賞之名利兼收誰不踴躍而從事況華商出洋販運與洋人歲時相接則聲氣可通利弊情形見聞眞切遇有交涉事件亦可調停折服利於商未必非

利於國也至外洋各埠華民有願得兵船保護者當自籌養費報明領事請公使轉咨船局派船游弋或一年或半年更調他船藉資歷練其一埠不能養一船者則合數埠共養之如是則船局不必更籌養船之費兵船並無坐耗國帑之名海道之沙線可以熟中外之聲氣可以聯商民資其捍衛公使可壯聲援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若夫兵船之制其名不一利於水戰者曰鐵衡船利於攻堅者曰鐵甲船利於肆擊者曰轉輪船利於環攻者曰蚊子船而總以鐵甲船爲最精近日美國更造碰船其前鋒利如椎遇鐵甲船直前撞之轟然破裂其價亦甚廉計鐵甲船一號費在百萬餘金碰船一號約二十餘萬金省一鐵甲

船可造碰船五六號將來出洋征勦必須鐵甲船十數號以備戰攻目前用費不充不如先造碰船分駐海口防禦可期得力然後續造鐵甲船以成全盛之規正所謂由漸而入者也但海口甚多節節設防恐兵船不能如是之眾是宜將近海各省分爲四鎭擇地立營各設水師多築礮臺旣防之於洋面復防之於海口務使聲氣相通指臂相聯方爲萬全之策查津沽爲京都咽喉而奉天之牛莊山東之煙台皆爲要害若僅設防於津門而東奉二口全無牽制之兵防猶未固也若以直東奉爲一鎭以鐵甲船或碰船數號以蚊子船轉輪船十餘號立營於旅順口並威海衛之中添築礮臺相爲表裏又設分防於大連灣據奉

直之要隘則北可以聯津郡東可以接牛莊而北洋之防以固江浙僅設內防長江只有礮臺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旣不能戰又何以爲守若以江浙長江爲一鎭如北洋例立營於長江口外旣可以固我天塹復可以照應寧波舟山一帶而中洋之防以固臺灣爲七省門戶地頗豐饒覬伺者多宜立營於澎湖以爲閩省重蔽是福建臺灣宜爲一鎭也粤省華洋雜處洋船蟻集較之他省尤爲緊要宜自爲一鎭一體立營以守之而分防於瓊州北海等處則南洋之防以固至東西各洋亦宜每洋派一鐵甲兵船巡遊各埠名衛商務實諳敵情庶處處收海防之實效不徒博海防之虛名也已雖然船政宜修矣而造船駛船尤不

可不得其人也華匠雖有巧思而堂奧初窺聞見未廣總不如洋人之精是宜選上等華匠及出洋學徒之聰穎者親赴外洋各廠參互攷訂務得其術他日藝成返國果能神明變化可廣其傳酌賞官職使之綜理廠務則工匠之賢否經費之多寡瞭如指掌不至受欺於匠人則造船得人矣船主柁工大副二副等色人目中國每每闕乏卽有可爲大副二副者類皆幼童出洋之學徒性根未定嗜好易染於量星探石測風防颶等件尚未講求事關緊急恐未可靠查泰西船政本有專門之學其法須先通數國言語文字並嫺天算地輿諸術然後官爲攷校如能測度數諳風潮以及各國海口礁石之有無水勢之淺深測驗表

度措置器機一一合法方能充副柁工閱歷三年不致誤事方升爲正柁工如果心靈手敏可操一船之權然後升爲船主鄭重周詳有如此者中國欲收船政之益宜仿其法選十餘歲之世襲聰慧子弟（成童則習不能染世職則人不能幹）或聘教習或出洋學習務使精益求精確有把握則中國多一船卽有一船之利雖縻費於目前必程功於異日自强之機自固之術胥於此矣前兩江督臣沈葆楨嘗以未辦鐵甲船爲憾事其遺摺有云天下之弊在於因循目下若節省浮費專注鐵甲船未始不可集事若復徘徊瞻顧執咎無人事機呼吸遲則噬臍老成之慮深且遠矣

興礦利

地不愛寶久而必宣此自然之理也泰西之所以稱富彊者精於礦務耳但外洋國雖日富而山澤之利已窮中華國儲不充而山澤之利實富其故何也西人以採礦之故窮山僻壤搜羅無遺不徒金礦將盡卽煤鐵之礦亦盡所以爲西人慮者恆謂數十年後雖有船而船不能行其說實大有所見中國爲財賦奧區雲南出銅山西出鐵湖北江西湖南出錫齊魯荊襄出鉛臺灣出硝以及伊犂淘金和闐採玉礦產之富誠爲五大洲所未有所可惜者產於地而仍棄於地耳非不知礦利之大有益也一則因前明殷鑒之不遠一則因機器款鉅之難籌查明萬歷廿四年開礦遍天下命中官爲礦使徧富民爲礦頭礦無所得勒民墊賠甚至誣爲盜礦從而傾陷之所以國脈民命交受其困流毒者廿餘年嘉靖三十五年開礦費三萬餘金而得銀二萬八千五百不足償失成化間採金於湖廣等郡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千餘兩前事如此宜後之開辦者之掣肘也不知明之所採者金銀礦也意在聚斂且任用非人事之所以易敗也今之宜開者煤鐵礦也意在便民且當務爲急事之所以必成也方今海防孔急不得不用輪船用輪船不得不需煤鐵倘必取給於洋人是洋人添一利藪中國又多一漏卮機器款本甚鉅措辦爲難但試辦之初何必賴此各省防營頗多若在某省

開礦先倩西人之精於礦學者或用滇黔川邊老民之諳習者測量衰旺確有把握然後以防營開採果得巨礦再以機器濟之豈遂爲晚乎又或謂開礦於地脈有礙聚集多人恐生事端此又一孔之儒之目論也伏讀乾隆五十二年十月　諭曰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帶開採煤窰及鑿取石塊自元明以來迄今數百餘年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從未聞以關係風水設有禁例豈開採硫磺遂至於地脈有礙卽云開採硫磺恐集聚多人滋擾地方則每歲採取煤觔石片所用人夫不知凡幾豈皆善良安分之徒何以並未見有滋生事端之處　聖諭詳明最足破世俗疑惑之見又或謂山澤地塹無非民業祖父所遺子孫世守

卽給價而買之此應彼否奈何曰此尤易爲謀也地不必歸於官而利轉得分於民未有窒礙而不行者或又問曰開礦之利其利安在曰開礦有礦稅利於國帑也鐵可以造船煤可以行船利於海防也開礦用營兵藉其力兼習其勞利於兵也兵之口糧出於礦稅利於餉也開礦之處多在叢巖既有營兵客匪不敢占踞利於防盜也冶鐵需匠運煤需夫養活不知多人利於窮民也火化之宜人人賴之煤價既廉貧民受惠利於日用也其利如此可勝言哉又況銅鐵煤礦之類中國之所出者多則外洋之所入者少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富強之基舍此無他術矣倘若掘土而得金破石而得玉此尤　國家之福而爲天下臣民所額首也抑又思之開礦卽可開鑄雖屬緒餘正可相輔而行近來洋人收取中國大錢出洋鎔銷卽中國商民亦多蹈此弊者故錢價日昂大錢日少亦宜一體設法禁止並於開礦處開局鼓鑄亦流通國脈之一道也

防漏稅

從來王道不尚富彊聖世不言功利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之爲愈也　國家深仁厚澤薄其稅斂有準乎什一者有數十而取一者恤民之艱待民之厚蔑以加矣自道光二十二年大開海禁維時當事者不知中國稅額輕於各國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約之時洋人各貨進口納稅後聽華商販運各地所過關稅祇案估值每百兩加稅不得過若干分稅於華民者輕故稅於洋商者亦輕也厥後天下多故軍餉支絀於是始爲権貨抽釐之法創辦之始洋貨亦在各子口征課尚無異詞迨咸豐八年中西重訂條約始定洋貨土貨願一次納稅可免各子口征收者每

百兩征銀二兩五錢給半稅單爲憑無論運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斂其無半稅單者逢關過卡照例抽釐體恤洋商可謂至矣然洋人欲壑難塡猶復藉端要求煙臺條約定於租界內不收洋貨釐金卽洋貨之運入內地者不論華商洋商均可領半稅單此又格外通融之法無如日久弊生漏卮難塞華商之黠者串通洋人互相蒙蔽往往洋人代華商領半稅單而私取其費者華商亦代洋人裝運各貨而冒用護照者漢奸與洋人譸張爲幻流弊滋多近又有三聯單者無論往何地購何貨先在洋關報明數目繳半稅方可領單領單之後聽其採辦運行沿途釐卡不敢過問至貨到時查明數目相符如數繳稅於是各商民

利其稅輕而期速趨之若鶩以中國自主之權而爲洋人所把持釐金之受困不已多乎查始権釐時歲收二千萬今之所收者不過四分之三而且日少一日有損無益於是董其事者嚴爲比較藉杜侵蝕密設分卡以防偷漏而究之委員之侵吞滋甚胥役之訛索益繁徒困於民無利於國故縱談時務者慨然謂釐金之當撤也然則謂釐金果宜撤乎目今軍務雖平元氣未復　國帑猶未裕也防兵不能裁也海防猶未措辦也設或更起事端款將奚籌豈旋撤之而旋設之乎然則謂釐金不宜撤乎洋商之包攬華商之偷漏徒供虛耗未獲實功何樂而爲此也爲今之計不如去釐金增關稅於釐務無所損而商民則有益

焉何以言之所謂裁撤釐金者非必盡天下之釐金而撤之裁之也不過於通商各埠或洋貨或土貨去其釐而加其稅耳若明定章程核計道路之遠近如某貨自某處至某海口須經幾卡應釐若干某貨自某海口至某處路經幾卡應釐若干一總稅之不必節節稽征是釐雖撤而實存而包攬偷漏等弊雖奸商無由施其技矣且關稅交納之後運行無阻不必守候而驗貨不必逐卡而留停欲至某處可刻期而待爲日更速成本較輕卽所加之稅實隱攤於貨價之中而取償於售主商民又知某貨之不復納稅也更樂於販運銷暢益多所謂於商有益者此也況洋人所藉爲口實者動謂中國釐卡林立收數互有異同以

致洋貨阻滯不行若撤釐而加稅彼亦何說之詞而說者謂關稅已有成規從而加之洋人必不能允不知所加之稅即所抽之釐與其散而征之不如總而稅之兼之洋人稅額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爲斷更有值百取六十值百取百者若以值百取二十爲準華稅之重猶從洋稅之輕舉是以折之彼將何詞以對又或謂釐金取之華民權歸中國自主若歸幷於稅倘洋人於下次修約時復以稅重爲詞利權不幾爲所撓乎是宜聲明加稅免釐之故如欲減稅仍舊抽釐庶可以永杜洋人之口也抑又思之稅出於商欲充稅務先宜暢通商務西人之所以富彊者官商一體耳所有贏餘公家存之即有折閱公家認之故能重

其本而來即厚其利而返中國之集成巨款出洋貿易者尙鮮其人是彼以貨而取中國之銀我不能以貨而收回中國之銀利源不將竭乎計洋人入口之貨每歲售值八千餘萬中國出口之貨惟絲與茶爲大宗近來印度等處皆植茶桑出數與中國相若倘幷此而失之是誠有出而無入矣又如呢布一項洋人買中國絲棉織成之轉售中國每歲約銀三千餘萬良由機器便捷所以獲利甚厚若我亦仿織之亦可開一利源或疑用機器以代人工恐奪小民之利不知洋布羽呢本非中國之物與民業毫無關涉況製自中國可省運貲價必更廉便閭閻之取求攻洋人之利藪是誠一舉而兩得者也伏讀嘉慶十九年正月諭曰洋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貨物相準俾中外通有易無以便民用若將內地銀兩每年偷運出洋百數十萬歲積月累於國計民生均有關係仰見　聖慮淵深於中國銀兩出洋之患早已　洞鑒今時事更非昔比出數照前更鉅若之何不早爲之所也宜急令地方官廣勸農民於山谷隙地遍植桑茶繅絲製茶之法尤宜加意講求務使較勝於印度將來所出愈多價可酌減貨精值廉何患銷路之不廣而且招集商股以機器造呢布若成本不敷或援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世榮請借帑銀嘉慶十七年蘆商義和泰懇借運本均敕部議行之例是誠無損於國而大有便於民也總之出口之貨宜求其多而稅則輕之入

口之貨宜杜其來而稅則重之收我利權富我商民擴我遠圖胥於是乎在

彊兵力

後周世宗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柰何朘民之膏養此無用之物乎誠哉是言也我

朝兵制每省編置綠營而同治初年克復東南數省近又收復回疆皆賴歷年招募之勇而經制之兵未聞有一軍足以勝敍敵致果之任者何也蓋勇爲新募非精壯不收兵皆舊充而疲老未汰也然年力富彊技藝嫺熟之人皆不願充兵而願當勇其充兵者皆市井無賴衰老疲弱者耳蓋勇糧每月四兩餘銀卽每年扣發兩月每月尚得銀三兩有奇而戰兵馬兵之糧皆不及焉守兵步兵更無論矣故兵額雖多與無兵等查清淮練勇雖有三千八

百餘人而散漫無紀疲傯居多前任各漕臣明知其然皆以爲一時裁遣恐滋事端隱忍相安不加整頓署漕督臣譚鈞培莅任不及三月汰其衰弱歸幷於馬步各營頓然改觀已成勁旅以是見任事之在人認眞也直隸綠營改立練軍創自前督劉長佑曾國藩莅任時復重新整頓成效已著各省有倣行而未盡改者有全行未改者今欲變其錮習不如以綠營爲練勇兼寓減兵增餉之法爲最善常人之情勤則奮而逸則偷綠營向以防守爲名且有此疆彼界之分而一切築城盤池修堤治河諸役非其任也而且安居於家待炊而食目未睹乎戰陣身未經夫沙場名爲戎行之士實等遊惰之民以之執戈而衛杖愚者亦謂其不可誠仿練軍之法汰其弱者老者留其彊者壯者列幕而居於城墉之上日加操練倘有工役一體派行卽有徵調無分畛域則力以愈用而愈出技以愈練而愈精三年之後而謂兵之不彊無是理也又況利之所在人必爭之中人之產歲獲百金則有餘若能準情酌理照舊章而優增其餉則一人爲兵而舉家之事蓄於此取盈焉得之可以自贍失之必至自危誰不勇於自彊而肯以游惰致遭斥革哉或者謂目今餉項支絀建議者方欲減之如煙臺紅單船募廣東水勇五百名月餉自十五兩至八兩不等今擬改爲額兵一律給銀三兩以期節費增餉之說萬不能行不知所增之餉卽出於所減之中誠使用一兵

卽得一兵之力雖裁十兵之餉以幷養一兵猶愈於額多而無一兵之可用也昔武侯治蜀以減兵而勝魏岳忠武以背嵬兵五百而破金兵在多乎哉

練民團

三代以上寓兵於農無事則躬耕有事則敵愾誠良法也降及後世此制不講久矣惟民團則差近之而論者謂民團無濟於事軍興以來未聞有民團爲國家出力者而實非通論也民團設自民閒不供調遣既不調遣何能殺賊而立功不過自相保護有備無患而已雖然而正謂民團之無益於國也是又不然湖州之趙忠節紹興之包義士自備軍餉訓練民團卒能捍衛一方非其功歟廣東之民團當英人入境時一敗之於三元里再敗之於三山村且焚其雙桅船一艘非其功歟又如澧州之五福團岳州之平江團安徽之廬州團四川之中江團江蘇之溧陽金壇

團類皆實事求是不務虛名勝於召募者多矣攷德國兵制民除殘疾外悉充伍籍法國章程部民能効力者即籍爲兵普國君臣臥薪嘗膽國人莫不知兵遂以敗法英俄諸國近皆效之葢泰西各國寓兵於士農工商之中有警則人皆可將士盡知兵猝爾徵調可集數十萬不糜兵費實足兵額至慨至當正未可因其夷而夷之也我　國家設立武科州縣取士爲數最多而自身列庠序以後往往無所事事爲農則可恥爲商則無貲名雖爲武而實無用武之地若一體舉行民團先擇武生中之可爲什長者百人設局訓練教以刀矛槍礮等法學成則各教其所轄之十人十人學成又各教營中之人昔吳起對魏武侯曰用兵之道教成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主待客正此謂也雖然團既設自民閒權宜操之長上使不歸地方官管轄恐其桀而不馴宜案名造册繳之官府官府案時簡閱果有深知武略者酌保官職以示鼓勵其有不知陣法者又必延師教之兼教以禦敵立身諸大務以作其忠義之氣則鋤耰亦可敵愾婦豎亦喜談兵國不費餉人盡知方以之滅敵可也以之禦敵亦可也以之自守可也即以之報國亦無不可也自彊之基與自固之術孰有愈於斯而且古來名將多出田閒衛青牧豬樊噲屠狗陶桓公燕居

而運甓祖豫州中夜而枕戈練兵之地安知不即爲選將之地哉而或有爲粉飾承平之說者曰我　國家政事修明紀綱整飭潢池既無盜弄之變遠邦安有窺伺之心若處處練團兵日日修守備不獨遠人相視而竊笑即民情亦俶擾而不安無戎而城不幾流於士蔿之所爲乎不知居安不可以忘危有備乃可以無患若各直省舉行民團或且視爲具文而沿海各處之民團不得不爲之講求葢洋人之所畏者不在中國之官而在中國之民則何弗因其所畏而爲未雨之綢繆耶

禁販奴

國家戶口日廣生齒日繁謀食之徒往往不擇地而蹈以單孑一身涉重洋萬里致使　天朝百姓受奴辱於洋人誠可憫矣其尤爲慘酷者粵東澳門汕頭等處西人設招工館應其招者名其人爲豬仔人也而畜名之卽以獸畜之命名之意已乖天和然此猶明明招之也更有寓粵洋人串通奸商誘賣鄉愚於秘魯古巴亞灣拏等處其始或炫之以財或誘之以賭又或候指爲負欠强曳入船有口難伸無地可逃每年被拐者動以萬計及抵彼埠充以極勞極苦之役少憩卽刑告假不許生入地獄之門死作海島之鬼且其中不無良家之子貴胄之兒不能勞苦駭死

風濤望斷家鄉斬絕宗祧誰無良心而忍聽其如此哉後雖此風稍熄近又故智復萌刑者不可復贖往者不能復返不亟思所以禁之則中國之良民不盡入異域之畜道乎近賴兩廣總督張樹聲關心民瘼迭次出示嚴禁沿海地方拐販又與招工局嚴立條約凡應招之人先取親族甘結次取街鄰保結然後報明華官華官親加詰問果屬情願毫無逼勒然後令該局造具淸冊正副兩分詳載年貌籍貫並中保姓名送華官蓋印至出洋時聽華官登舟案名查點後方准駛行卽以副冊咨行當地領事官領事官於船到時亦案名查驗如有冊上無名或姓名年貌不符者卽以拐販論船主加等懲辦船沒入官其無領事之處永遠不准招工如是則拐販之風可以絕卽情願應招者某處若干人某年若干人皆有成案可攷中外均便稽查洋人見中國之鄭重民數如此其至也亦不敢肆意凌虐此誠萬不可緩之急務也卽已出洋爲奴之人亦不可徒作旁觀之太息宜令各國公使領事認眞淸查密爲保護昔有販阿洲黑人爲奴者英國集商禁止出貲贖釋堂堂　天朝果能自庇其民倣英人贖黑人之例是誠出水火而袵席之也然而言之匪艱行之維艱積習難返鉅款何籌視溺而不援天下無此忍者從井以相救天下又無此仁人是不過徒托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也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編敎民
國家崇正學闢異端　敎澤涵濡數百年於玆矣而欲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之藩籬借天堂地獄之說以蠱惑我民心者其泰西之傳敎乎泰西本基督一敎其後分而爲三英吉利德意志丹麥荷蘭瑞威頓璐威瑞西等國所從之敎耶穌敎也意大利奧馬加比非利亞法蘭西日斯巴尼亞葡萄牙比利時等國所從之敎天主敎也小亞細亞歐羅巴東俄羅斯希臘等國所從之敎希臘敎也各分門戶互結黨援卽在西國已起爭端迨明季天主敎始入中國從者尙少厥後利瑪竇南懷仁等挾天算地輿之學來遊內地其所著七寳等書理亦與儒者相近故

當時士大夫皆與之遊不甚鄙之至道光咸豐間法人屢遣敎士學習華語奔走四方開設講堂於是奸民遂借進敎爲護符詐鄉愚凌孤弱占人之妻侵人之產及至事發敎士私相袒護或匿之講堂或縱之海外人民怨極羣思報復遂至燬敎堂毆敎士滇案甫結津案旋生中外幾於失和皆天主一敎階之厲也第急於傳敎者祇屬法人實與他國無與中國人民未及辨此統聞洋人之名而卽惡之一見洋人之來而卽避之因甲嫉乙在所不免且法人本非富強其所以自備貲本周流勸導必欲廣其傳者實欲以小利小惠收拾人心人心既附然後可以惟吾說之是從此中固大有所利耳不料利不能圖害且隨之欲以

之愚人者適以之自愚上年普國之戰敎人實啟其端西班牙謂法國獨居惡名受其實禍伊慼自貽將誰之咎近聞印度拒額力士敎德國逐耶穌敎葡萄牙西班牙皆籍敎黨財產入官意德利封敎堂七十餘間簿籍其産此誠自爲消長之機現法人已知中國之良民斷不入敎其入敎者不過傭工貧民耳村嫗社婦耳卽有桀黠莠民藉圖生計其實亦陽奉而陰違於是自怨自艾深悔從前傳敎之失各國又羣起而咎其傳敎之非可見秉彝之德出於自然發於天性而天堂地獄之說不足以勝之也但華人之已入迷途者亦復不少欲救其弊宜將敎民開明年貫姓名報明地方官另編爲一册卽敎士亦應歸地方官約

束遇有事故依華法秉公照辦敎士不得過問庶幾入敎之民仍不失爲中國之民卽敎士亦無所逞其庇縱矣尤可慶幸者自美德二國派員來華親瞻　中朝敎化而後實深欽慕卽各國亦莫不佩服現在泰西之人學者必習中國言語文字所有五經四子書概行刊刷先刻華文而以西文註釋之日日諷誦其景從之心較之中國人之人彼敎者爲更切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敎仁之至義之盡天理人情之極則無一毫矯彊於其閒而凡有血氣者自可不言而信不勸而從也將來漸推漸廣風氣日闢聖敎盛行率薄海食味辨色別聲之人而皆不敢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敎之外天主云乎哉

論鴉片

攷李時珍本草綱目阿芙蓉俗名鴉片性澀有微毒並未言能殺人之事今則生食者急以殺之吸食者徐而殺之而不解人之何以甘受其殺而不辭也當西人鴉片入境之初禁煙之議持之甚堅奈始則操之過急繼則縱之過寬流毒至今幾無術可以挽回計鴉片進口之數每年約七萬餘箱每箱售銀五百兩總計值三千五六百萬中國每箱收稅三十兩計銀不過二百二十萬中國漏出之銀每歲實三千數百萬兩之多果孰得而孰失乎中國利源之涸可立而待也於是薦紳先生目擊時艱羣起而議之有謂宜禁內地之仿種者有謂宜禁洋藥之入口者有謂

宜加洋藥之稅者更有謂不必禁內地之種方可分洋人之利權者然其中皆有弊焉方今各直省除江西湖南外餘省之種罌粟者日多無論不能驟禁也即能禁止而吸食者爭取購於洋人是又爲洋人之敺而予以壟斷之權也外洋入口之貨以鴉片爲大宗利源所在誰肯遏之且既不能禁之於前何能禁之於後相持太甚適啟釁端至若加收釐稅則價愈昂價愈昂則吸者可以漸稀似亦補救之一法然每見吸食之人雖饔飧不給猶必多方設法以謀煙貲幾見有因價貴而不食乎況所加之稅洋人即隱增入售價之中於洋人無所損而吸食之貧民益促之貧也若謂聽內地之種冀以所出日多藉分洋人之利不知出愈多則價愈賤價愈賤則吸者愈多遍地而種之必盡人而吸之將使中國之人生盡爲吸食鴉片之人死盡爲吸食鴉片之鬼可不悲乎惟有不收洋藥關稅嚴禁吸食庶不至貽笑於洋人而絕中國無窮之隱害我　國家政令風行捷於影響惟鴉片一項屢禁而如不禁者以釐稅未免耳既收其釐而不准其售有是理乎收釐既爲官物而吸食則爲私犯有是禁乎且獨禁下民之吸食而官府之吸食如故有是情乎所以雖有禁煙之令亦不過視爲具文隱忍相安旋禁之而旋弛之耳今若不收釐稅則購取吸食者即科以私罪誰敢復犯且禁煙是我　國自主之權洋人不敢過問洋藥雖不禁其入口而苦無售處

則不禁之禁也而內地之種更不禁而自除矣而說者曰方今海防孔急凡製造船政及出使經費等件皆取給於關稅欲並此而免之司權政者不爲是言也不知關稅不可免而洋藥之稅則不得不免免之無大損於國不免實大害於民　國家爲民除害雖費鉅款在所不惜況區區洋藥之稅乎　如以　解項支絀刻欲彌補則免於此者可加於彼權變自在人爲耳況　朝廷善政停免捐輸然停捐所以重名器而免洋藥之稅所以恤民命也則安得不免其稅而嚴爲之禁耶其戒煙之法官府限若干日庶民限若干日犯者庶民照例嚴辦官府加等其貧民戒煙而苦無藥貲者官府若能設法酌給是又法外之仁而變通

盡利者也上年盛道宣懷在天津創設戒煙局已著成效各直省似可踵而行之總之鴉片本屬毒人之物泰西各國淮播種而不淮吸食卽日本越南亦禁之甚嚴惟中國之人習焉不察受其毒蠱者已百餘年其吸食之人荒時廢業毀體傷財是誠可憐可痛若能永遠禁止弊絕風淸則國脈以培元氣以復利源以裕是則蒙之所深幸也夫

國朝柔遠記卷二十

臣彭玉麟恭定
臣王之春敬編

沿海形勢略

直隸與山東聯壤卽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筦鑰由淮達萊片帆可至登萊乃泰山餘絡凸生於海東南北三面巨浸文登營控北山之險尤海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旱門灘九峯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橫沙磧聯絡潮勢至此沖激澎湃舟難猝達文登更扼東海之要甯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衞隸焉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踞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卽爲遼陽洵天造地設之要區也北直

蘇州沿海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常熟之福山港白茆塘太倉之劉家河七了港嘉定之吳淞江黃窰港爲往來之通衢二吳之門戶一府之要無逾於此長洲則泖湖浩淼吳江則鶯湖接連吳縣則太湖交通皆出入逕道腹裏之關鍵一縣之要於斯爲甚其次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屬要害至如淮揚東瀕大海俍山當江海之吭蓼角掘港界場之東南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鶯游山界淮之東北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

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率皆濱海要區尤宜相地置備焉南直

兩浙形勝大半負海論列郡之隘口温則飛雲橫陽館頭台則松門海門甯則定海太浹湖頭渡紹則三江沙門杭則龕赭兩山嘉則乍澉二浦杭居腹裏而以錢塘港海門爲分口南岸甯紹北爲松嘉極西盡處爲杭州沿海之中可避四面颶風之處凡二十三可避兩面颶風之處凡一十八其餘下等安嶴可避一面颶風之處不可勝數然定海爲甯紹之筦鑰舟山又海外之藩籬澳凡八十有三昌國衛四面環海到處可以登泊蓋江南控制在崇明浙東扼險在舟山天生此二處屹峙汪洋以障蔽浙直門戶洵

江南浙東第一重鎮也兩浙

閩嶠二面當海者興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漳是也其地之衝要如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甯州之尤險者蓋地勢自西北而東南至省城盡之矣福甯則海居南面惟福甯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原爲烽火門水寨連江縣原爲小埕水寨莆田縣原爲南日水寨同安縣原爲浯嶼水寨漳浦縣原爲銅山水寨其間島澳叢襍巨艘悉可寄碇登涉焉南閩

粵省襟江帶海其東出海則虎頭門門之東曰南頭係全粵之門戶其西出海則崖門門之西曰廣海衛惟香山澳居省西南外番住泊於此蓋嶺南沿海諸郡惟惠潮與閩連壤柘林爲嶺東第一關南澳當閩粵交界在大海之中左爲閩疆指臂右迺粵省咽喉可以設險可以屯田原設南頭參將廣海守備控制於外虎頭門把總防守於內又添一部水軍往來捍禦周且備也東粵

按京師天津東向遼海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甯遠出旅順口鴨綠江達高麗右袤東南山東利津由海倉口登州至成山衛登州旅順南北隔海遙對東懸倉島西匝兩京登萊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海船往盛京天津率以成山爲標準轉西南之靖海鼇山靈

山遂至江南海州海州下廟灣上乃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沈實東向紆長支條縷結名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如往山東必恃沙行以寄泊江南沙船底平少擱無礙閩船底圓架接高昂涉此頗險兼之江浙東向澎湃外無屏山緩其水勢故潮汐比他省爲更急如往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東開行一日夜避過此沙方敢北向凡登萊淮海之稍可寬其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皋通州至京江口內很山外崇明以爲筦鑰崇明上鎖長江下扼吳淞東有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山毘連浙之甯波定海外島他如嘉興之乍浦錢塘之龕子餘姚之後海甯波之蛟川要

疆相聯實內海之堂奧皆藉定海以爲外藩衢山劍山更出定海之外汪洋巨浸洵稱要害江浙外海連馬蹟山北屬江山南屬浙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山大奧廣泊可百餘艘南之島嶼由衢山岱山至定海由劍山長塗達普陀普陀直東而外即洛迦門有東霍山夏月回洋船經此賊艘伺劫尤多且與盡山南北爲犄角南自崎頭至昌國衛接內地外有韭山弔邦等山賊匪出入無常此則甯屬也自甯入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則佛頭松門楚門外則茶盤石塘枝山大小鹿在在爲賊艦經由南接樂清溫州瑞安金鄉蒲門爲溫屬內海樂清東峙玉環外即三盤鳳皇北屺南屺而至北關及閩

海連壤之南調此則溫台內外海巡寄泊樵汲之區也閩海內白沙埕南鎮烽火三沙五虎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小崳閭山東永至白犬爲福甯福州外護左翼之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爲右臂外自磁澳至草嶼石牌洋隔於中海壇大島環之是閩安爲全省之咽喉海壇實右臂之扼要福清萬安南視平海內虛海叁是爲興化外有南日湄州再外烏坵蓋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北屺東霍衢山江之有馬蹟盡山係海壇之所當加意者泉州北崇武獺窟南祥芝永甯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連金廈以達漳州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鼇古雷銅山縣鐘可以寄泊南澳以分閩粵

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凡三十六島其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南風波恬浪靜黑溝白洋皆可暫寄待潮山低洋大水急流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日未了內悉暗礁惟一港蜿蜒非熟諳者不敢放棹澎湃之東即臺灣北自雞籠對峙福州白犬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州銅山延綿二千八百里西則一片沃壤自海及山淺闊適均約百里許西東穿山入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箐生熟番蟻聚建一郡四縣志考備載郡治南抱七崑身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達鹿耳門鹿耳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港汊雖多僅可容澎船三板其巨艘之可以出入者

惟鹿耳雞籠淡水港而已南澳東懸捍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閩粵海洋適中要隘外有北澎中澎南澎俗名三澎內自黃岡大澳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乃潮郡支山入海匪艇出沒尤甚賊爲潮產居多赤澳一洋自甲子南至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中之碣石立一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濘九州洋各嶼至老萬島嶼門戶叢雜到處可樵可汲粵匪不第艚船艟艦即內河槳櫓漁人皆能出海剽掠藏垢納污莫此爲甚粵省左捍虎門右扼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亦全粵之要津外海內河奸宄不少況共域澳門外

防番船與虎門爲犄角未可輕視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爲洋艘番船徑行之準下接於崖門戙船澳馬鞍諸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衛也高郡電白外大小放雞下隣雷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中懸硇州皓有礁沙非深諳者莫敢内行實則高郡端藉沙礁之庇雷州三面濱海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以及白龍之江平萬甯袤延千七百里海安下廉州宜南風上宜北風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水道相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瓊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度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之山海港澳尢多沿海州縣環繞熟黎

熟黎環繞生黎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一西一南周圍陸路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沿海沈沙行舟艱險内山生黎嵐瘴殊甚往宜熟而不宜生然生可往熟而不可入内界熟黎水土習宜是以夾介其間此亦外海稍次之臺灣惜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縱產沈楠等於廣南甲於諸番又非臺地之沃野千里所可同日而語矣爰採大略以備披圖便覽焉

之春記

海防非可與江河同論也蓋護田疇固城邑與防江河之意同而所以治防之道則異舊有海防通志籌海圖編等書乃前朝專言備倭之略匪特卷帙繁瑣抑且時勢互殊今則

皇輿整肅海宇澄清内備塘工以捍潮患煮滷以益民生外則招徠懷遠異產珍錯竝各洋魚蝦蠃蚌苔蘇藻蟄亦利育斯人於無既惟是巨浸茫茫島嶼星懸梟獍潛蹤帆檣浮跡爲奠乂斯民計不得不周以邏察而邏察權宜又當先審諸形勢焉各省沿海郡邑志載職其地者原可按圖索驥至於全局形勢舊聞有總圖藏於

天府外省罕得覽焉今沿海圖考前人諸書之所載并見聞之

所及統邊海全疆繪成一卷今昔情形異宜又細加考輯參以註說亦可收指掌之助云爾

一是圖第繪邊海形勢其毘連内地諸竟自有郡邑各圖可攷凡海疆州縣雖抵海邊較遠者亦必酌量方位書載以便查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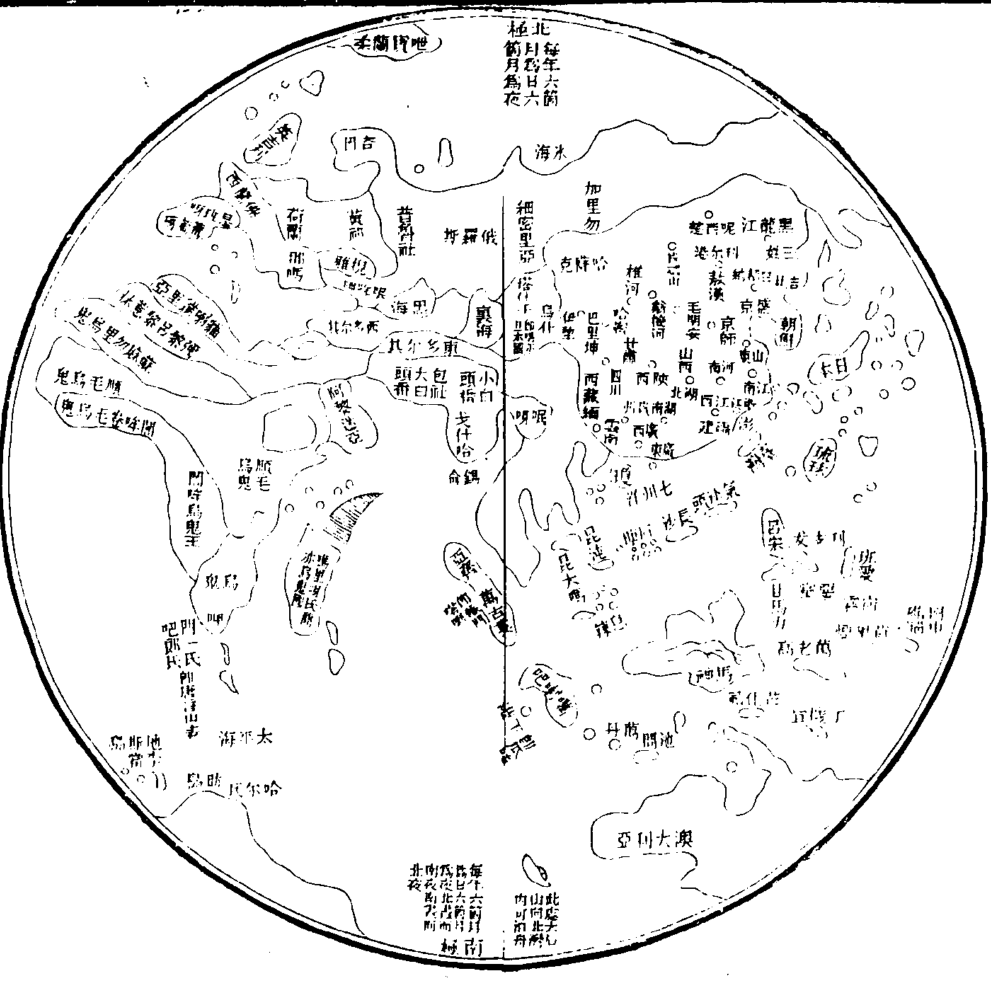
一水師重鎮駐劄之所與郡縣佐貳分防之處第書地名即可按查

一外洋險要與内洋島嶼厖雜港口衝僻爲此圖肯綮是以詳細咨訪按核現今情形確繪卽將各說於每段下分晰註明使閱之了然

一聯省相接界限大段載明至州縣分界每有改歸曾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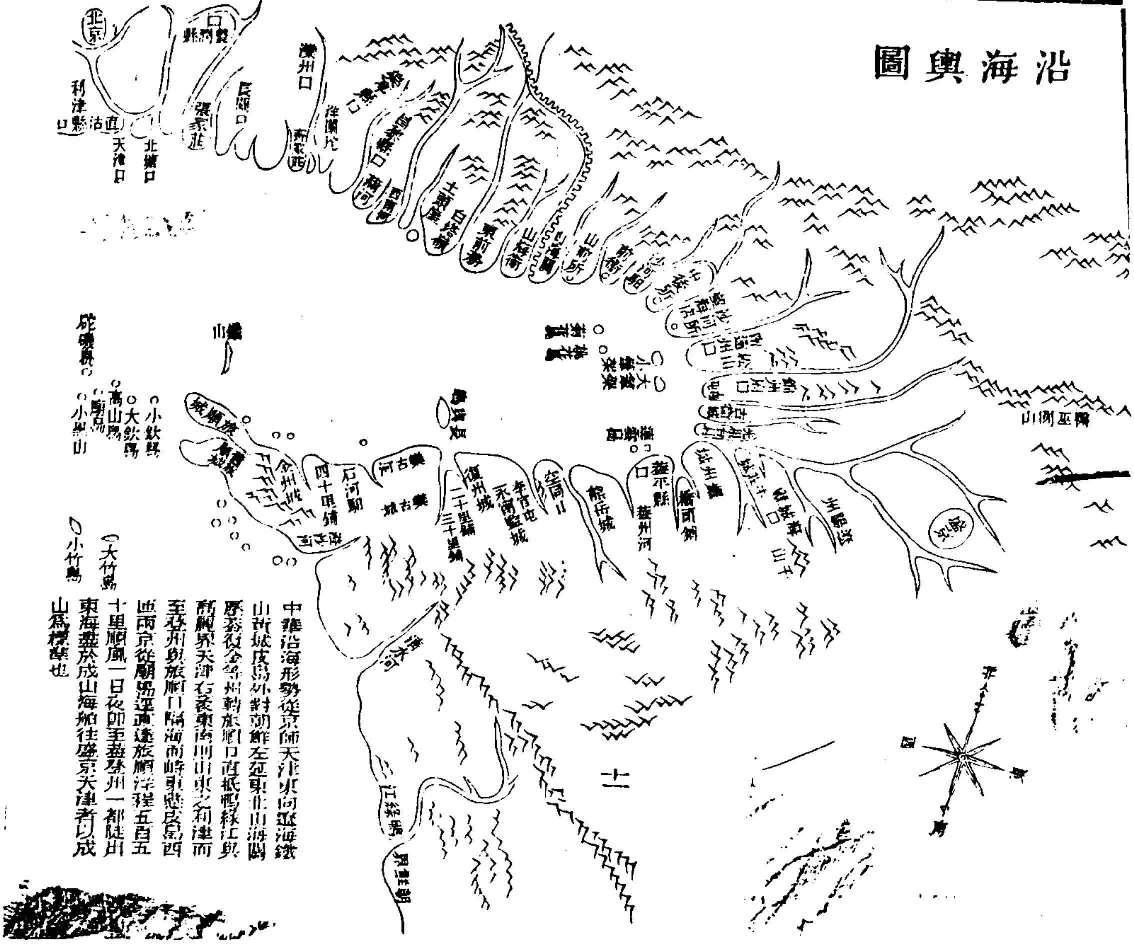
之處可勿繁及

一卷首冠以二十四籌分向環海全圖於以先見中華地之沿海大勢如此後閱口岸細圖其遠近險易更加明悉至中華所屬邊海界共七省起遼左　盛京東南盤旋轉山東至廣東東南向轉西而抵交阯以天度分得二十七度有零之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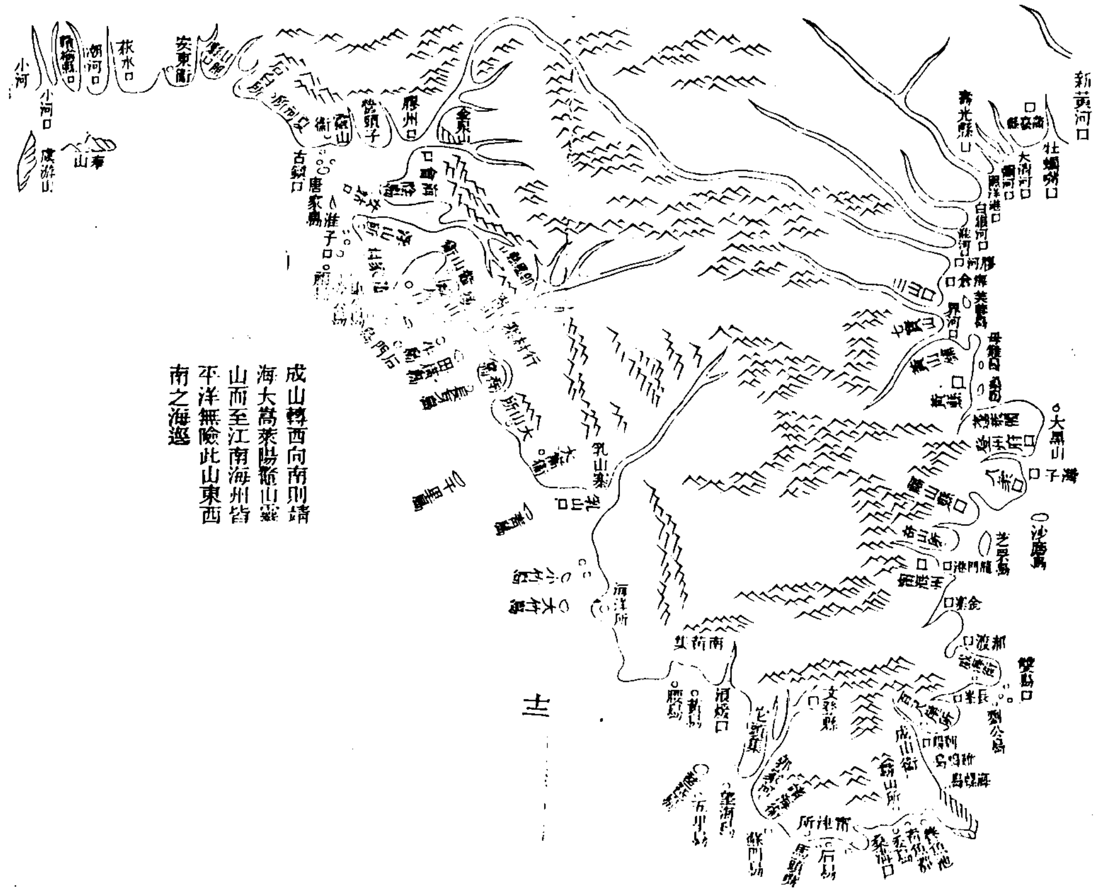
右環海全圖以中華爲主立二十四向分四海如日本琉球等爲東洋下接呂宋至文萊馬神等爲東南洋自交阯安南沿暹邏嘛喇甲柔佛下接萬古晏至噶留巴爲大南洋如哌呀大小白頭番而至阿黎迷亞抵烏鬼國沿海爲小西洋自烏鬼向南盡岬處繞北而西轉入中海之北面哌咩哪嗎葡萄呀又繞西之英吉利杏因總厲大小洋其各洋所書地名係查現今名稱照書在舊輿圖所載古前國名勿錄也但閱者以舊圖舊名按其方位核之便知今之某處即前之某國矣再此圖尚止坤輿全地之半面合之天球緯線内一百八十度内之地若界周天之三百六十度圖全地圖須用兩球對看但彼一球在大西以西之地即大西地方吾人亦從無到者何況大西之西耶是以勿繪入卷且此卷第爲中華沿海形勢用之圓圖冠首欲以先見七省通邊方隅大局暨環拱外洋各國所由定向取程耳餘詳談瀛錄界連日本圖說

沿海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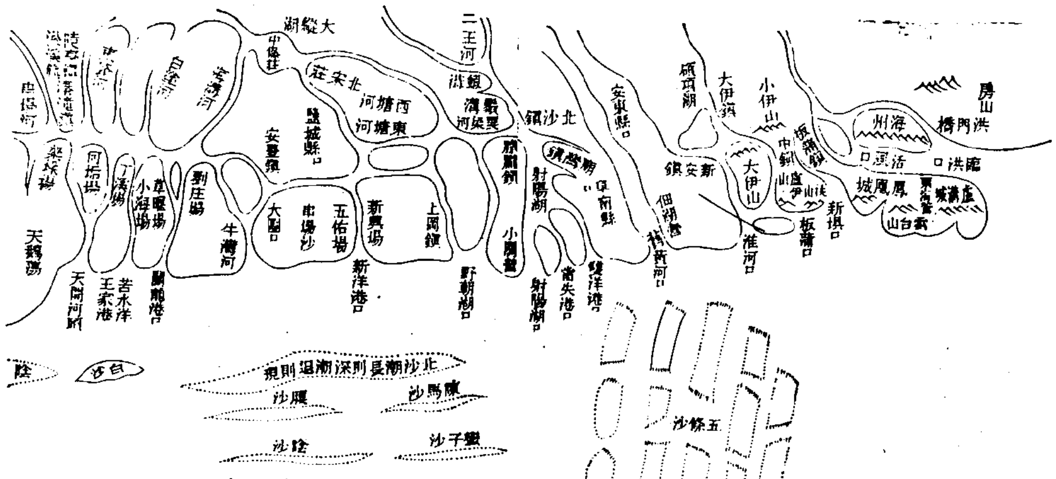


中華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至海鐵山哲城虎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歷寧遠金州旅順口直抵鴨綠江與高麗界天津右袤東南則山東之利津而至登州與旅順口隔海而峙東起成島西世兩京從廟島迎直達旅順洋程五百五十里順風一日夜即至登州一都陸出東海盡於成山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爲標準也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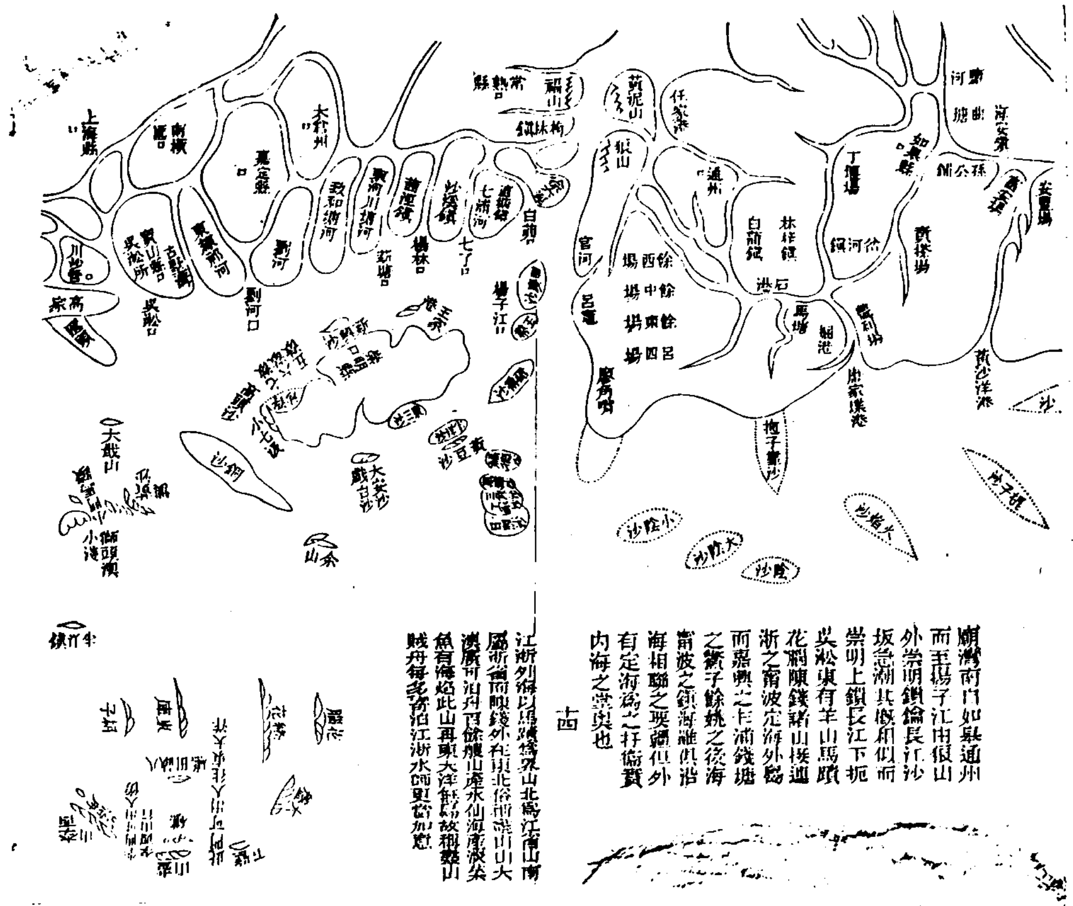


成山轉西向南則靖
海大嵩萊陽鰲山靈
山而至江南海州皆
平洋無險此山東西
南之海巡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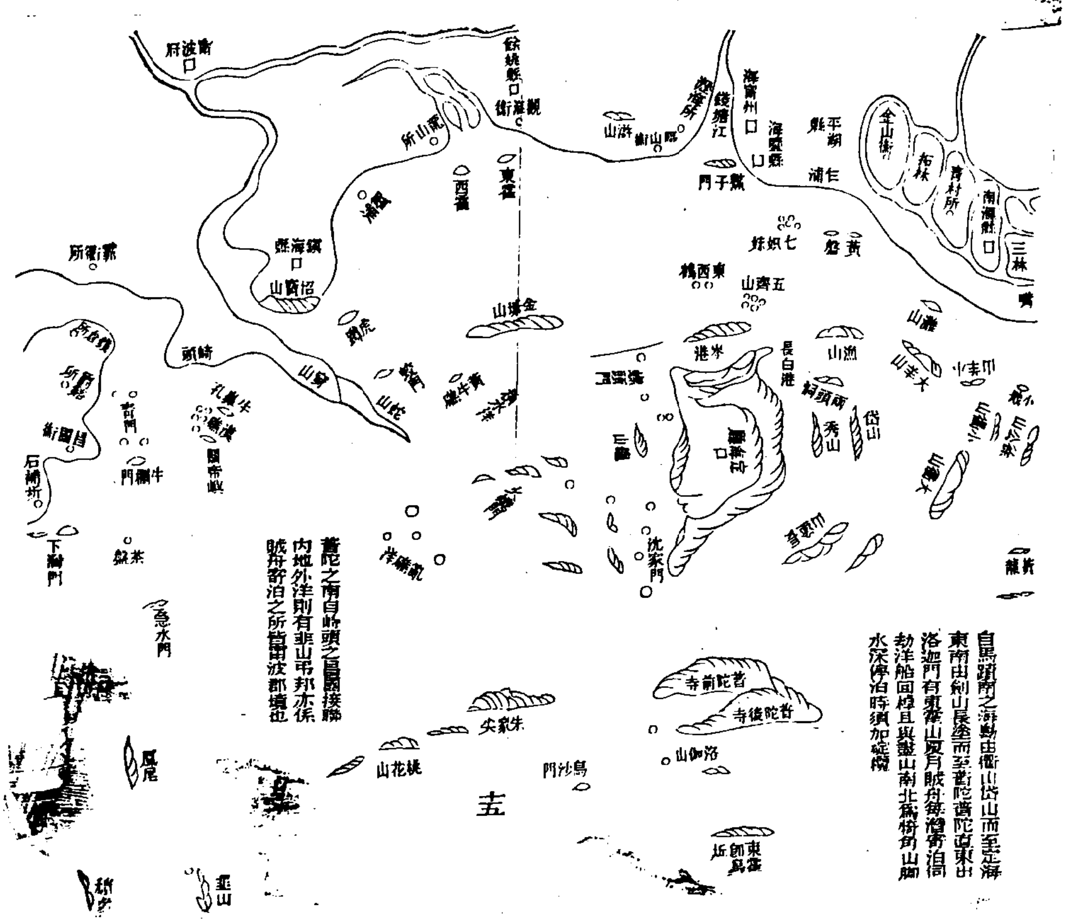
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泥沙
入海則沉實支條纏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沙或淺
或沉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
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擱無礙閩船到此
則斷難停泊因底圓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播
漲則碎折更兼浙江海潮外無衛扞屏山以緩水勢東
向澎湃故潮沙之流較他省為最急如遇西風則避船
隨潮閃避不損壞是以閩廣船往山東行走者從盡山
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所以登萊淮海稍
寬海防職由五條沙為其保障也



廟灣南門如皋通州
而至揚子江由假山
外崇明鎮稐長江沙
坂急潮其險相似而
崇明上鎖長江下扼
吳淞東有羊山馬蹟
花腦陳錢諸山接連
浙之甯波定海外島
而嘉興之乍浦錢塘
之鱉子餘姚之後海
甯波之鎮海雖與沿
海相聯之要害但外
有定海爲之捍衛實
内海之堂奧也

江浙列海以馬蹟爲界山北爲江南山南
屬浙省而陳錢外在其北係浙直山山大
澳廣可泊舟百餘艘山産水仙海產淡菜
魚有海焰此山再東大洋無島故稱盡山
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宜加意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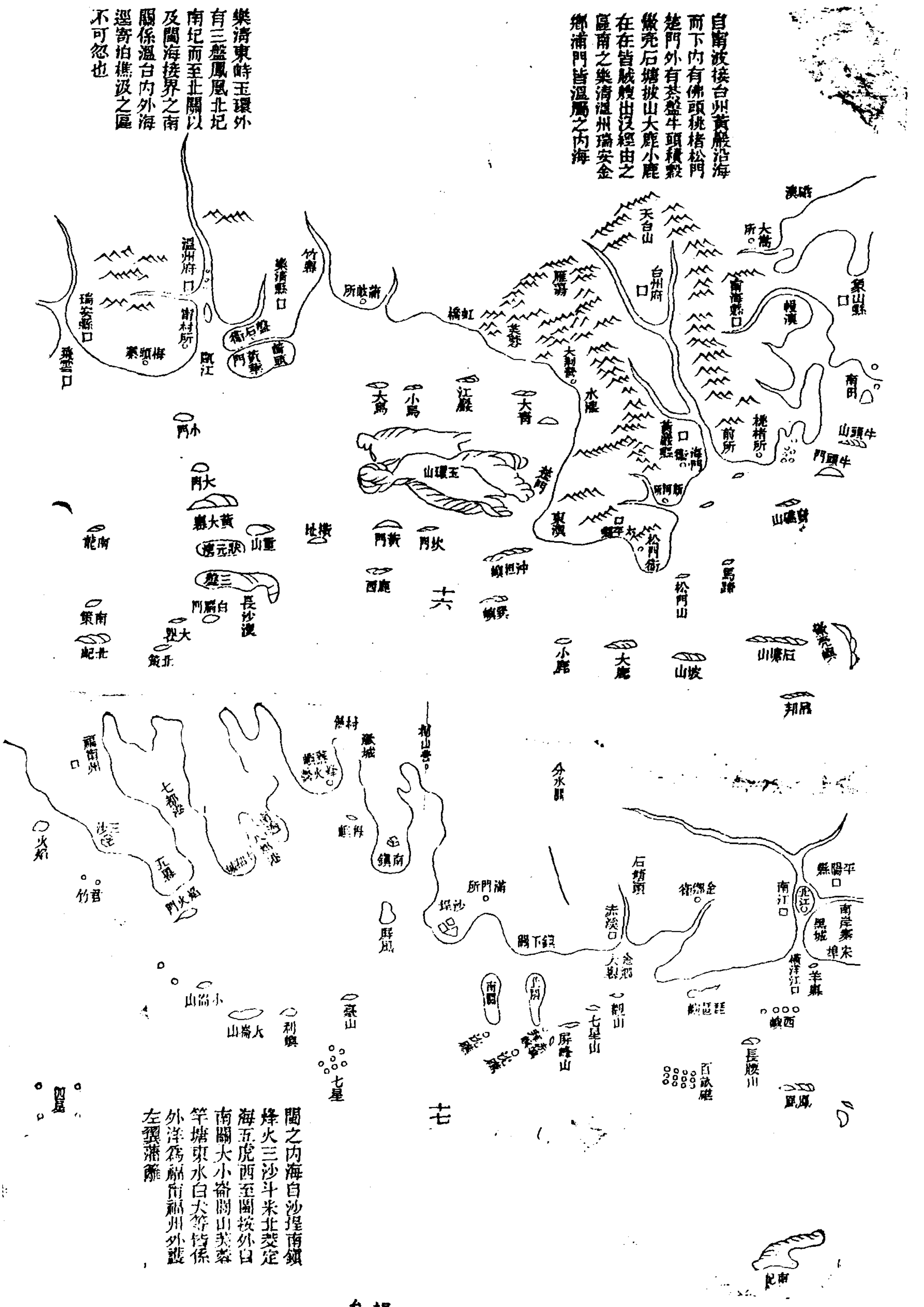
普陀之南自岵頭之昌國接聯
内地外洋則有韭山弔邦亦係
賊舟寄泊之所皆甯波郡境也

自馬蹟南之海勢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
東南由劍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出
洛迦門有東霍山夏月賊舟每潛寄泊伺
劫洋船回棹且與盤山南北爲犄角山腳
水深停泊時須加旋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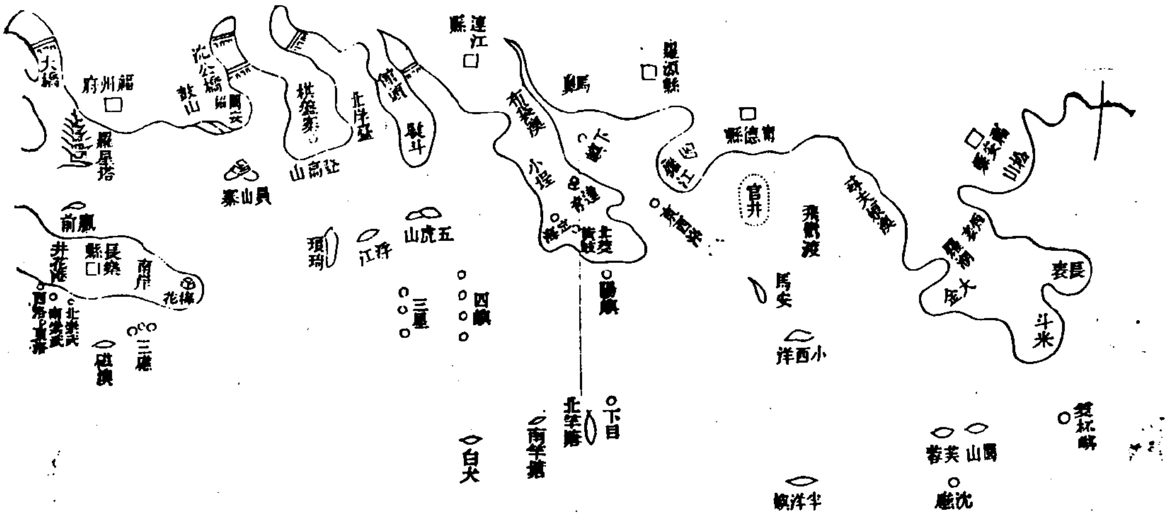
十五

自甯波接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有佛頭桃楮松門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鮲羌后塘披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之樂清溫州瑞安金鄉蒲門皆溫屬之內海

樂清東峙玉環外有三盤鳳凰北圯南圯而至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係溫台內外海巡哨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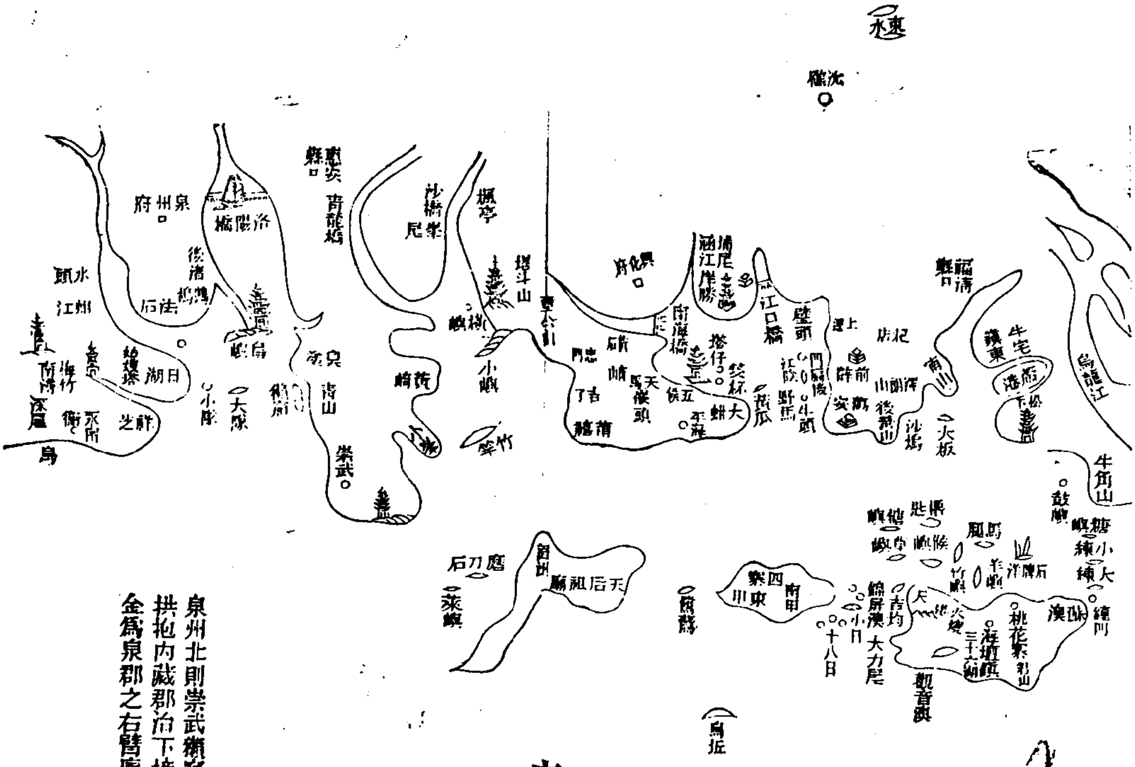


閩之內海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五虎西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小崳閩山芙蓉竿塘東水白犬等皆係外洋為福甯福州外護左翼藩籬



南岸長樂之梅花鎮東南安為右臂外自磁澳而至羊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閩省水口咽喉海境是為閩省右翼扼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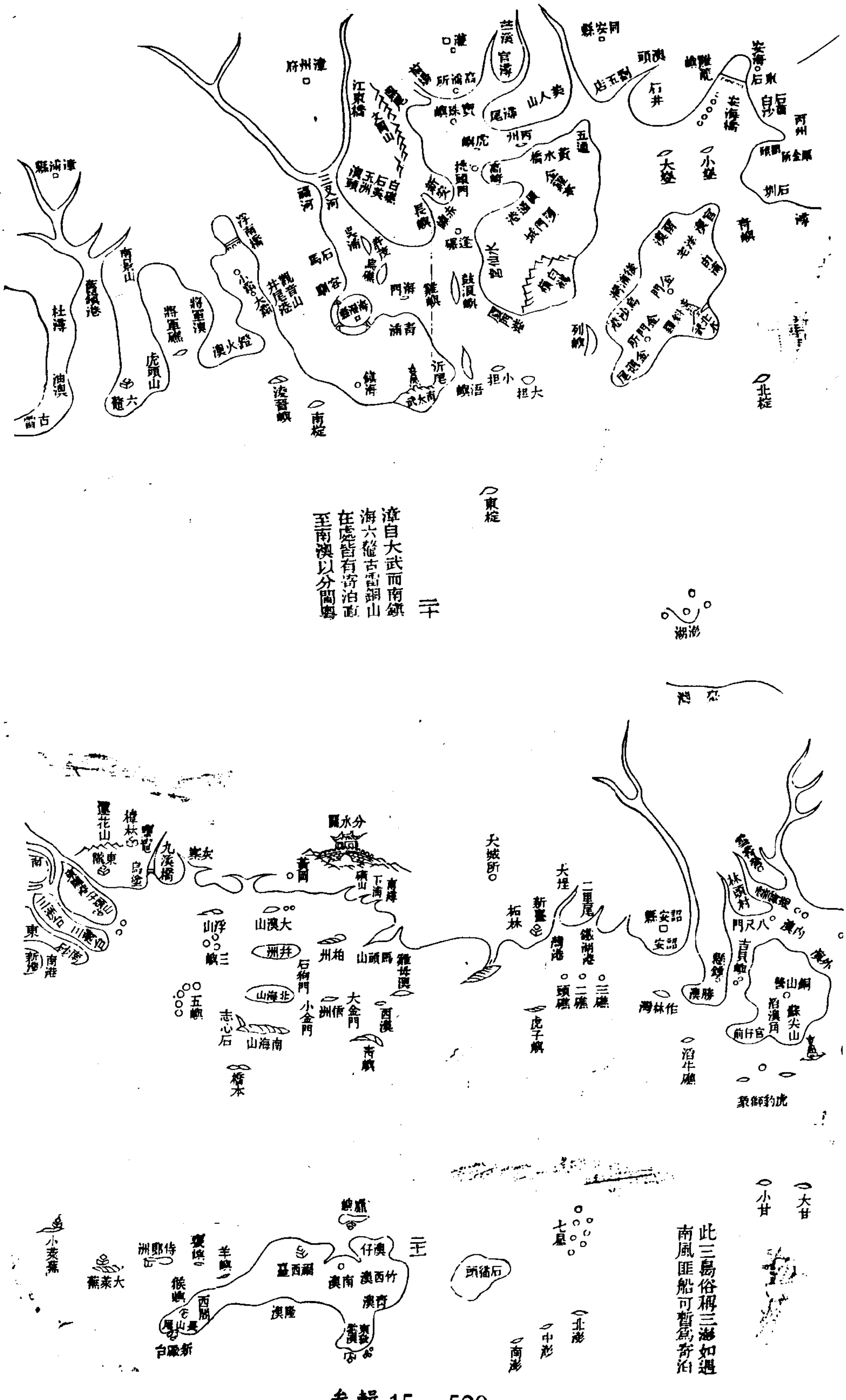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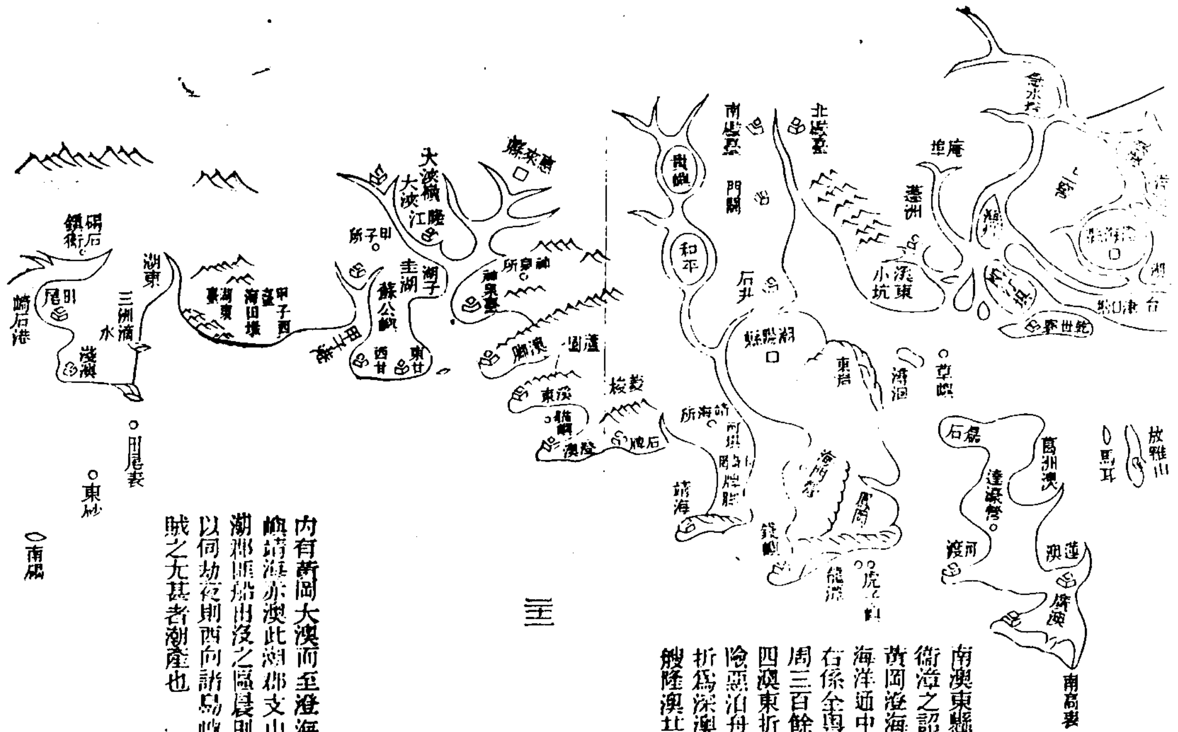
泉州北則崇武獺窟南則祥芝永甯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為泉郡之右臂廈為漳郡之咽喉也

七

由福清之萬安南福平海內虛海套是為興化外有南日湄州再外即烏坵海壇俱為遙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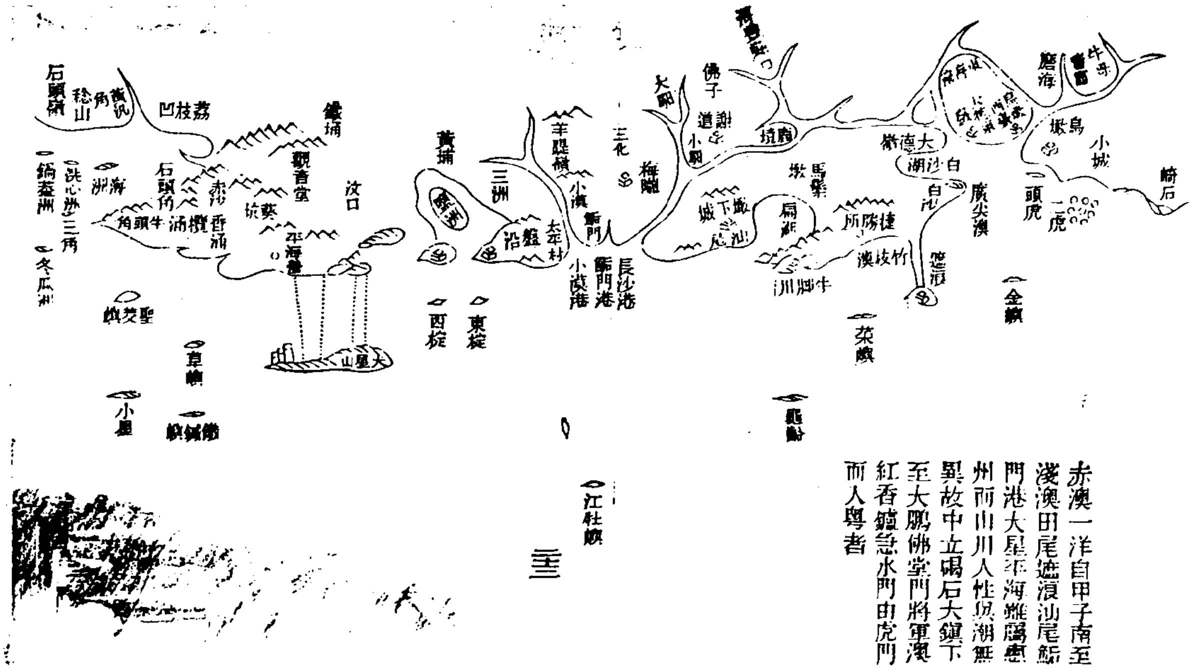


漳自大武而南鎮海六鼇古雷銅山在處皆有寄泊直至南澳以分閩粵
廿
此三島俗稱三澎如遇南風匪船可暫爲寄泊
卅
漳州府
海澄縣
同安縣
劉五店
澳頭
大擔
小擔
南碇
北碇
東碇
浯嶼
大武
鎮海
六鼇
虎頭山
將軍澳
杜潯
古雷
澎湖
分水關
詔安縣
大城所
懸鐘
南澳
東碇
大甘
小甘
七星
北澎
中澎
南澎
小麥蕉
大萊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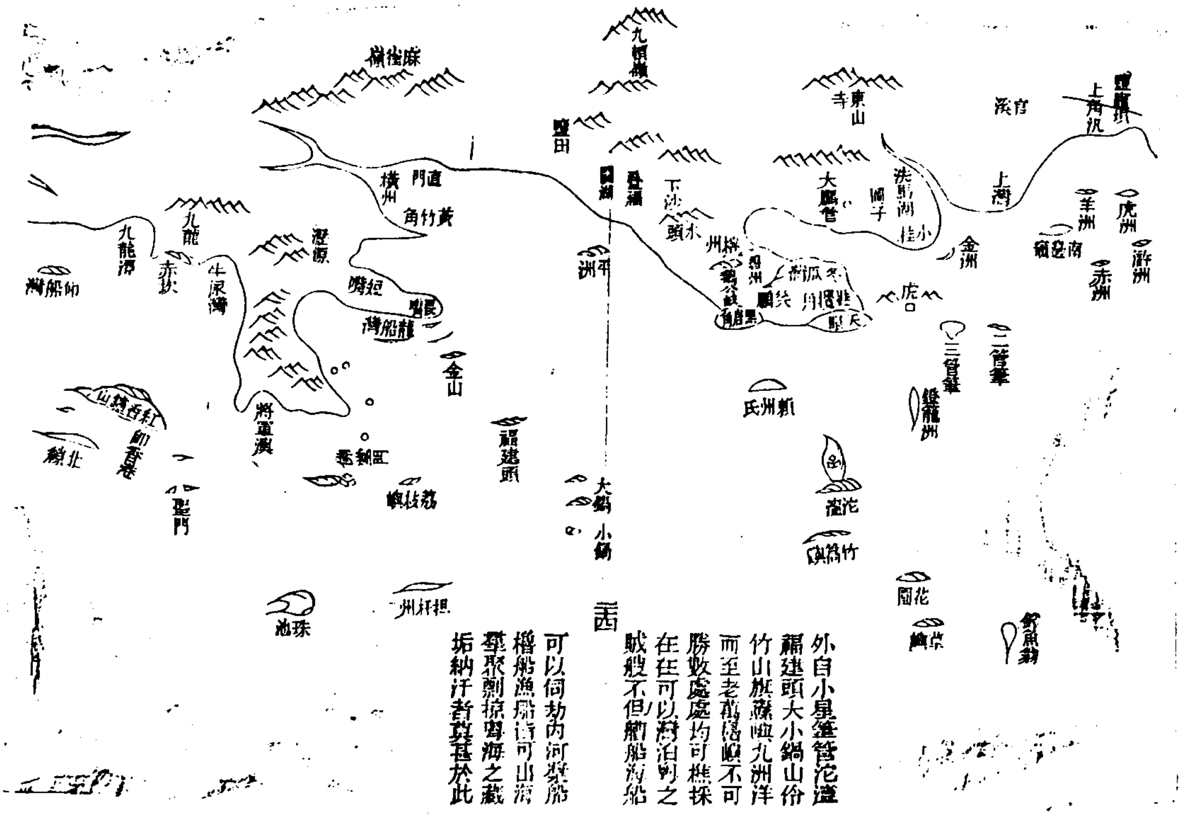


南澳東懸海外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區右係全粵東蔽地周三百餘里中分四澳東折爲青澳險惡泊舟患之西折爲深澳可容千艘隆澳其門戶

內有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潮郡文山入海處但係潮郡匪船出沒之區晨則遠颺於外洋以伺劫夜則西向諸島嶼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潮產也



赤澳一洋自甲子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鮜門港大星平海雖隔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中立碣石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鑪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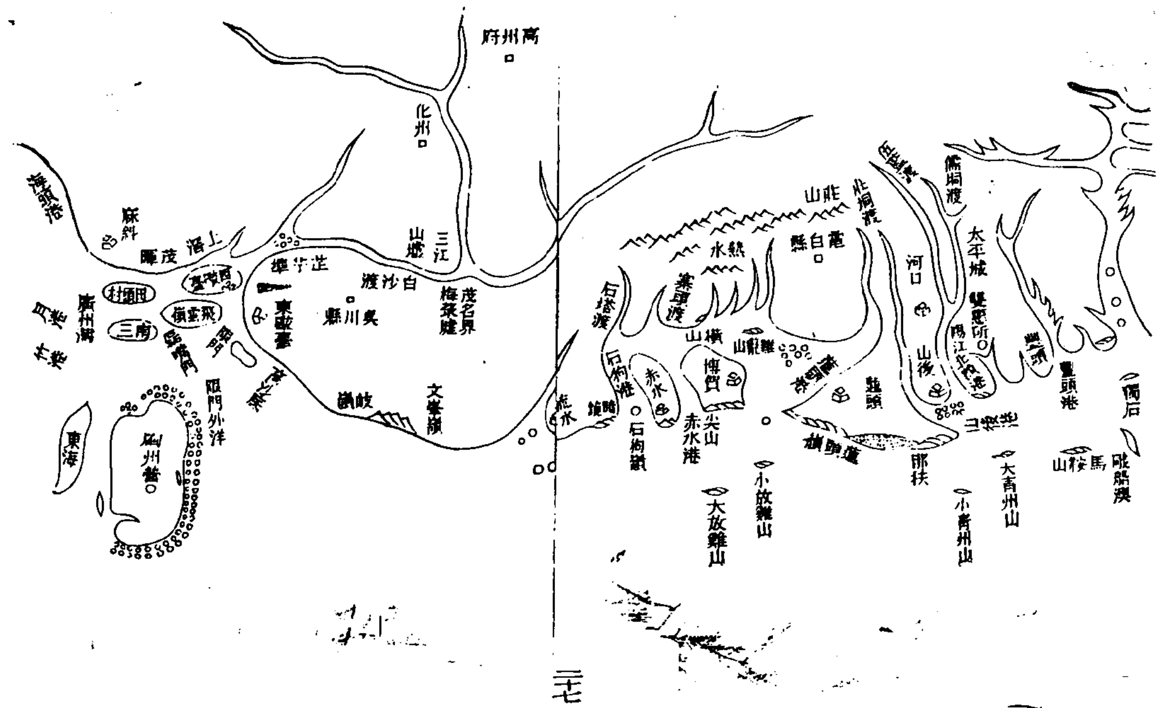


外自小星笙管沱濠福建頭大小鍋山伶竹山旗纛嶼九洲洋而至老萬碣嶼不可勝數處處均可樵採在在可以灣泊為之賊艘不但艚船蚵船可以伺劫內河漿艀櫓船漁船皆可出海羣聚剽掠粤海之藪垢納汙者莫甚於此

廳治左扞虎門右抱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出沒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船與虎門為犄角不可泛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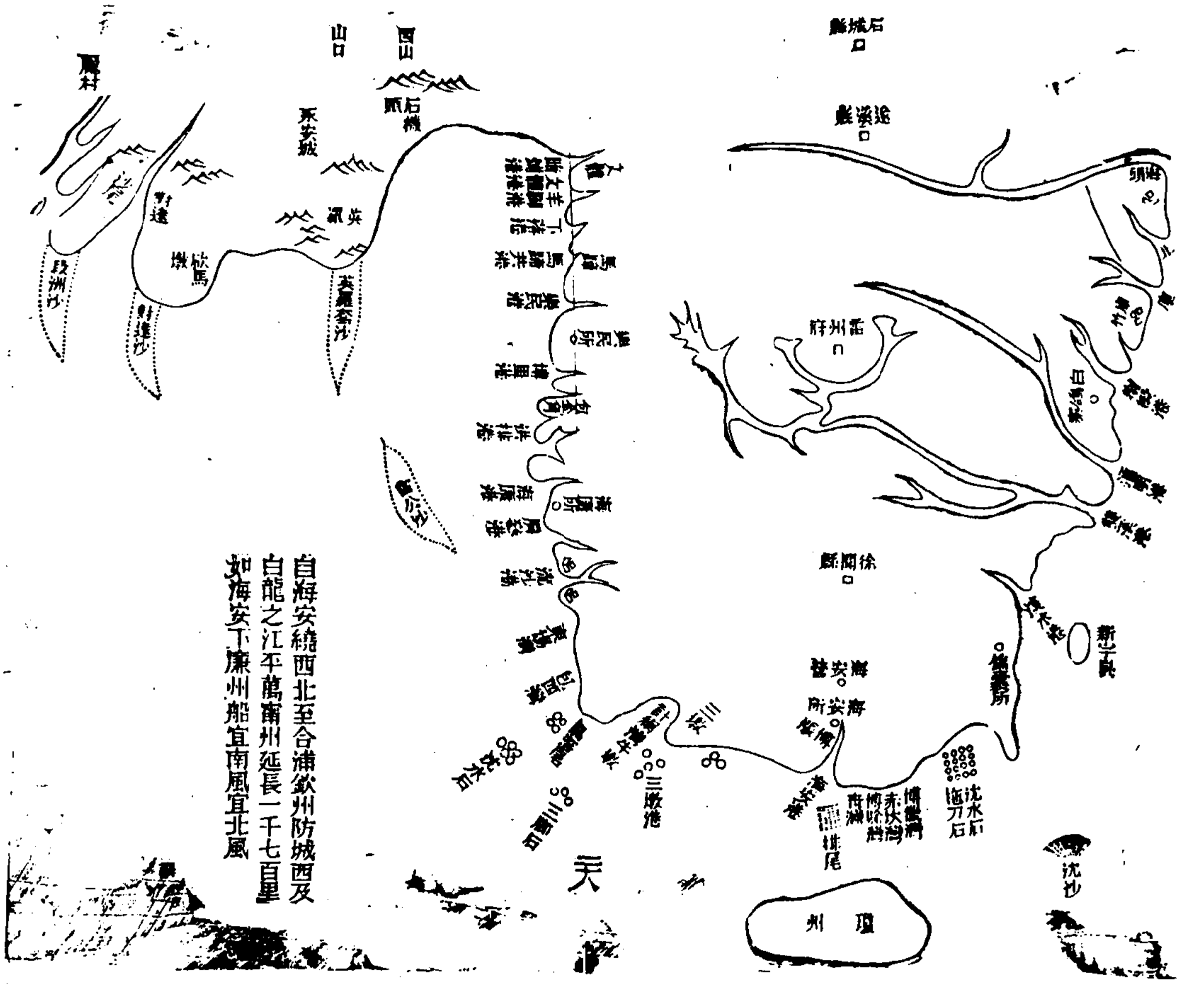
三六

外洋十字門而至老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山之標準下接崖門三竈大小金烏緒上川下川礁船澳馬鞍山此肇慶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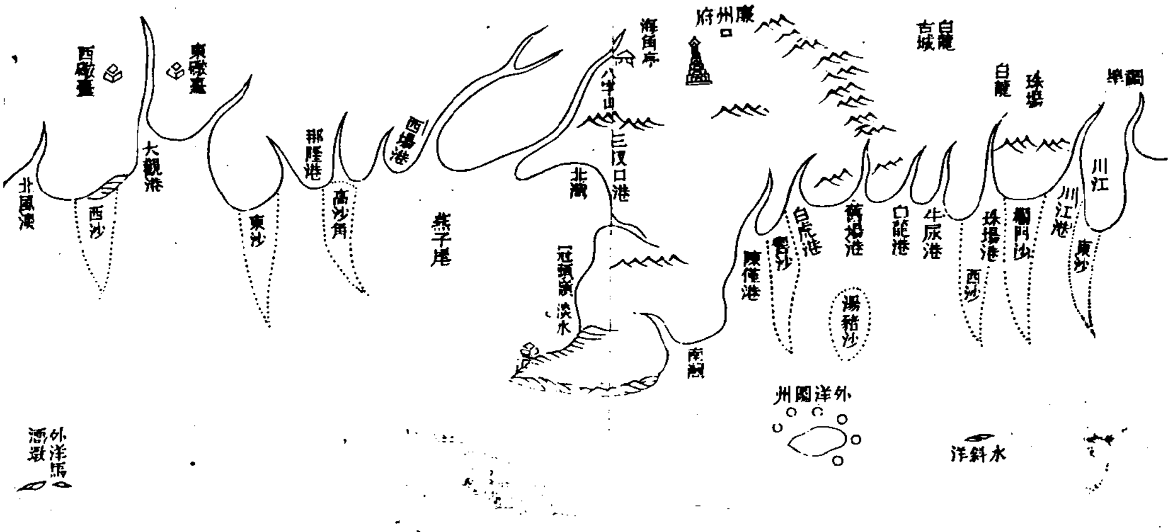


三七

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硇州下鄰雷州之白鴿錦囊而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硇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洋逕者莫敢內行而高郡海賜貫諸沙礁之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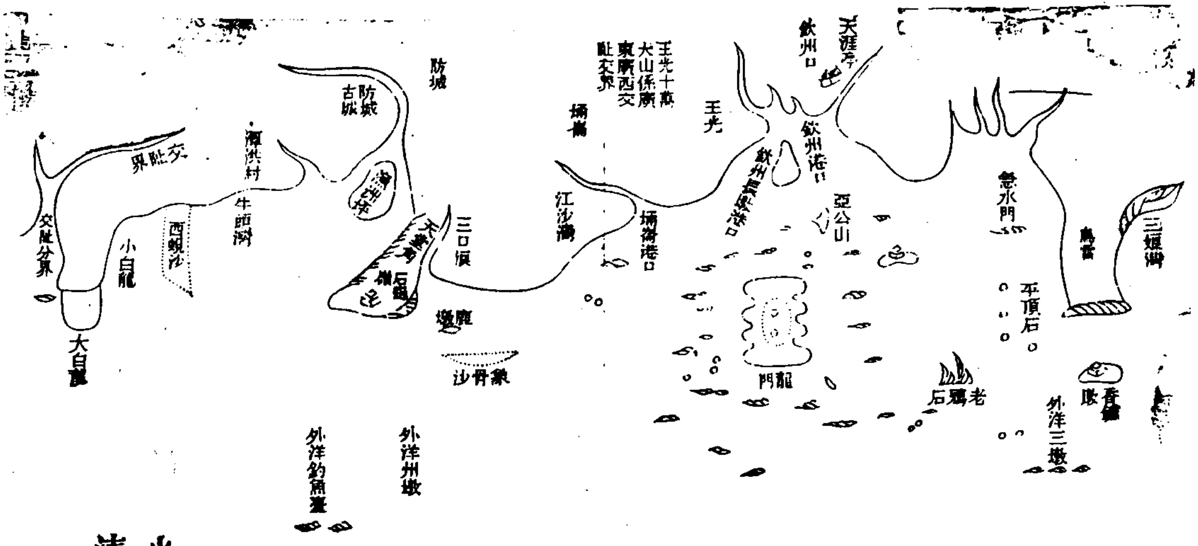


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西及
白龍之江平萬甯州延長一千七百里
如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宜北風



自廉之冠
頭嶺而東
白龍調埠
川江永安
山口烏兎
處處沈沙
難悉名載

廿九



光緒七年六月
清泉王之春謹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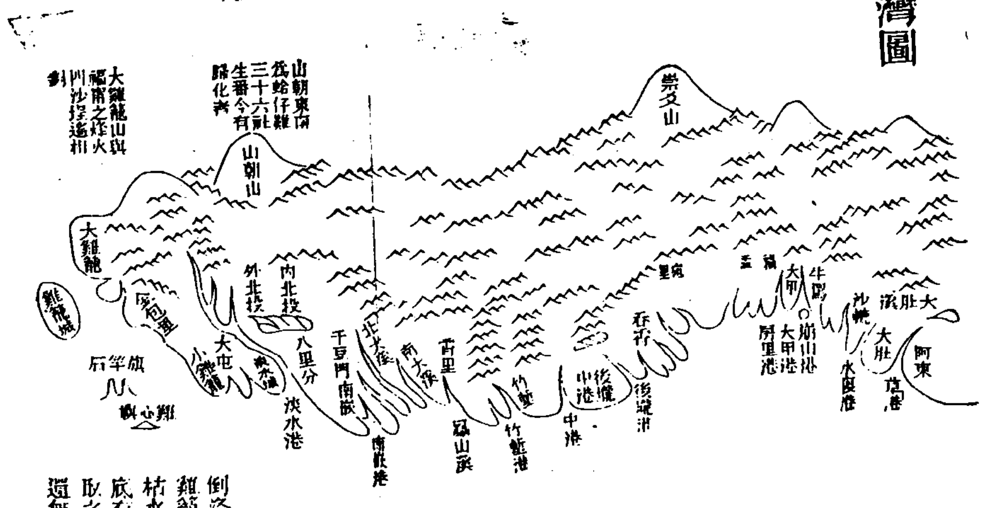
三十

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阯是以亭建海角於廉建天涯於欽誌邊徼遼盡之處

臺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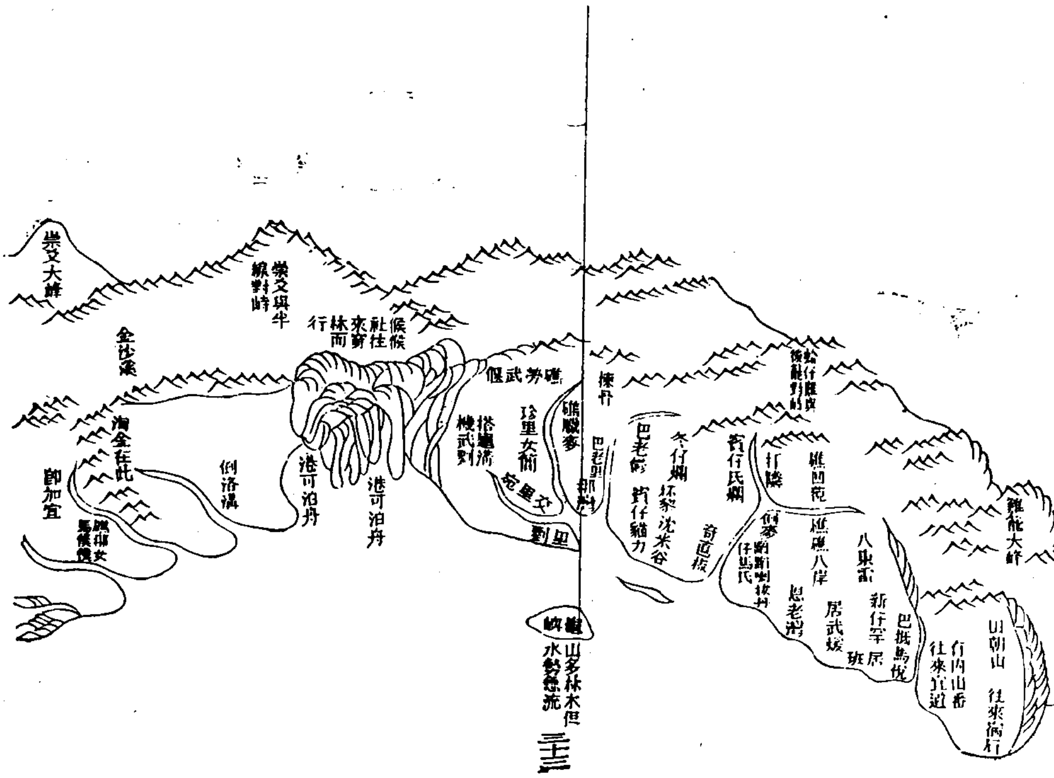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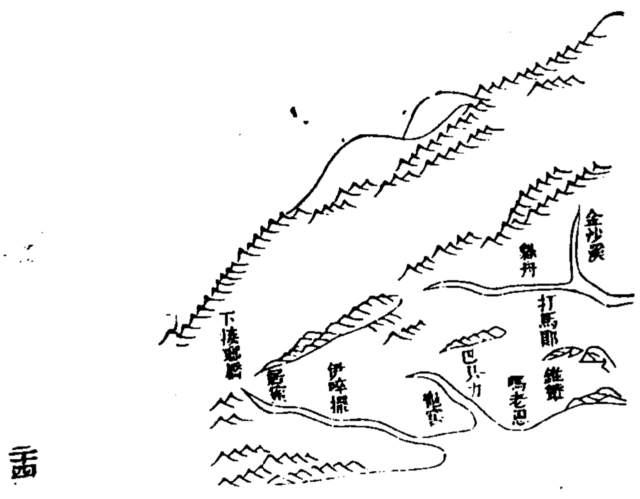
臺灣圖



倒洛滿產金土番間有攜至雞籠淡水易布者但其地山枯水冷巉巖峻峭迴流旋水底有金沙土番探金入水底取之如小豆不服水土者生還無幾

臺灣後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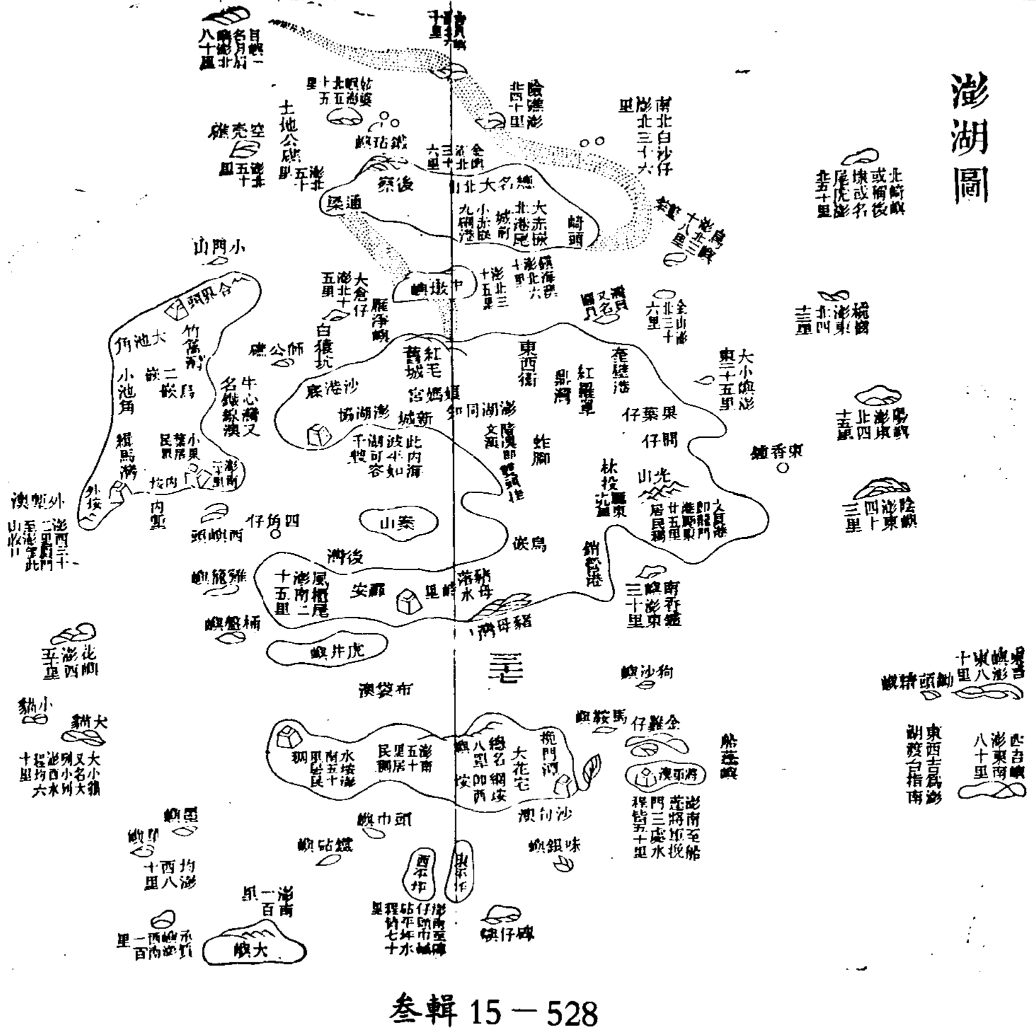
彭湖之東水程四更抵臺郡鹿耳門進口又一更至郡城其境坐東南面西北延袤一千五十二里（乾隆甲午年文量得實）與閩之福興泉漳四郡對照（分註各港口下）西面一片沃野沿海至山最濶處不逾百里建一郡四縣在籍居民雖曰五方雜處實閩粵人爲多（土產風俗載諸志乘）郡治南抱七崑身至安平鎭大港隔港沙洲接鹿耳門再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線皆西護府治全臺地脈發軔於福之鼓山自五虎門山蜿蜒入大洋中爲竿塘（又名關嶂）白畎二山穿海至臺之雞籠山起脈磅礴千餘里南至沙馬崎爲盡境（相傳地脈自此又穿海直通呂宋）有府治西之木岡山爲郡少祖通郡山勢皆西向內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民與熟番爲界熟番與生番爲界如橫穿山徑由生番境抵東面沿海約四五百里內崇山疊箐蜂窠蟻穴野番類聚即熟番亦畏之而熟番內亦係種類不一語言不同悰悍不易馴也港之可互艘出入惟鹿耳門與雞籠上淡水等港如鳳境之赤山打鼓等港亦通大舟但內海難容多艘其餘內路之蟯港北路之鹽水八掌港笨港海豐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僅平底之澎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進出如雞籠山爲度琉球日本之規路南沙馬崎爲渡呂宋小南洋等標準誠扞禦內地沿海要疆也

大海洪波只分順逆惟廈至臺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廈自大嶝或浯嶼放洋水深碧或翠色如靛初渡紅水溝色

稍紅赤尚不甚險次渡黑水溝色如墨自北流南又稍窪下廣約百里湍流腥穢有紅黑間道者異蛇及兩頭蛇遶船游詠風則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此更進爲淺藍色入鹿耳門水色黃白如河水矣渡臺用巽巳針東南風爲順望見澎之西嶼頭貓嶼花嶼可進若計程應至澎而諸嶼不見定失向矣急收原處候風自澎至鹿耳門以北極爲準夜無星定表巳偶偏子午則流入大洋

又福建閩安鎮與臺之淡水城東西相望計水程只七八更若由淡水放舟半日程卽望見竿塘山自竿塘趨定海岸行大海中五六十里卽五虎門兩山對峙勢甚雄險乃閩省門戶門外風力蕩舟入門靜綠淵渟再進爲亭頭再十里卽閩安鎮

至洋面雖分一日一夜爲十更焚香作度每更約六十里但洋面風潮順逆有遲疾其法以木片於船首投入海人從船首速行至船尾其木片正與人行齊到更數准若人至船尾木片未至爲不上更而遲或木片先人至則爲過更而疾矣



澎湖圖

厦門自大嶝放洋過紅水黑水溝望見澎之西嶼頭貓嶼花嶼均可收泊洋程七更如內海則八罩媽宮北港遇北風亦可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嶼皆可寄碇倘風平浪靜即黑溝白洋均可暫寄以俟潮流向南之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其澎之水師以媽宮前爲內海北面大北山南面八罩嶼東之陰陽東吉西之外塹大池角等均屬外海洋帆遇南風宜巡緝花貓大嶼諸島恐有匪船停寄形勢則內港可容千艘外港不容方舟四圍島嶼有五十餘大者三十六島離澎總不逾百里水程周遭三百餘里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日未了內皆暗礁礌石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能棹進如東去臺灣由東吉洋四更至鹿耳門

瓊州圖

瓊州屹立海中從雷郡之徐聞縣海安所度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隔洋面一百二十里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又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山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其通府境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境至崖州五百五十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三百九十里自海口之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又名靑瀾港樂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盂港崖州之榆林港與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裊港儋州之洋鋪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挽泊民船現僅靑瀾榆林洋鋪三處水深可泊輪船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爲艱險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往熟黎而不可往生黎生黎可往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夾介其間以水土上習宜故也此亦海外大地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非若臺灣沃野千里之比所產沈楠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耳

國朝柔遠記卷二十

跋

道光咸豐以來　朝廷以如天之量涵育遠人許各國通商以息兵禍紓民力旣中外如一聲教所可臮者舟車民物往來迻遣於是豪達識時者流綜其緐賾著爲專學號曰洋務偁之者衆則機詐騖利之徒往往依傅於其閒致其事見訾於賢士大夫而經濟之學又隱然有門戶矣臣竊有慨焉以爲事局之變時會啟之人心之聰明才智亦將日新而無窮惟士大夫以根柢之學出而究習庶務舉其要領洞而明之俾　國家有幹濟之才否則賢能者旣以爲不足道樂道者又非其人日逞其伺便乘利之謀而莫能燭其情僞得失之所在前事之債鮮不繇此然則洋務者固今日之所急而所以講求洋務者則惟恃賢士大夫有以盡其實事而收其實效焉爾臣奉　命視學來粵且三載權藩司臣王之春以所輯　國朝柔遠記十八卷坿編二卷見示臣受而讀之蓋記　國朝以來中外交涉之事旣詳且盡而坿編諸作於各島之地理形勢以及情志之向倍蓺事之得失物力之盈絀尤能藹乎言之殆臣所謂賢士大夫盡其實事者乎且其所言如此而平日之經濟勛烈固足副之當丙戌丁亥閒越南之事旣定法蘭西請勘其界　天子命使赴之時方官高廉兵備道法人於欽防以西諸地嘖有歧辭之春堅持舊址据證明碻詰折夷使不少假借使臣賴之其事以蕆曩歲案試廉

欽彼都人士尚由由樂道之頌其能不置此固其經濟之

一耑而臣所謂盡實事而收實效者又灼然有明驗矣不

禁三復斯編竊願世之賢士大夫汲汲焉求當世之先務

勿使愚不肖者起而承其乏則於著書者之意殆有當也

光緒庚寅二月臣樊恭煦跋於西江舟次

邊事彙鈔十二卷

〔清〕朱克敬撰

清光緒六年長沙刻本

遵事齋鈔

光緒庚辰首

春琹于長沙

劉韞齋侍郎原札

邊事彙鈔一書每事論斷
準時度勢折衷務當出筆亦極
簡透必傳無疑恭刊鑒定愧
甚亦幸甚將來遇便人進京擬
多要數部寄歸至好留寄
邵作生少宰以實前言

郭筠仙侍郎原札

賜示邊事彙鈔持論未必盡脫前人窠臼而精確處爲多
卷首一序略見大意自明以來能及此者鮮矣尊著多種
尤以此爲完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可以爲不朽之盛業
鄙人懷此十餘年竟不及編次而公乃以醫藥之暇成之
是何神勇節節皆有議論似彙鈔字尙未甚妥直須云邊
防論要耳南宋事似太多直當斷其要義而已不足詳論
也續通鑑成于明世所言多不足據論之愈詳反恐貽誤
後世不責楚僭王而責包茅先儒持論多如此鄙意不然吳楚自爲蠻夷楚之建國遠在唐虞以前而吳亦自

爲國不與中國盟會是以春秋之世楚于周未嘗一通聘
也彼其僭王何足責哉齊晉侯國僭稱公矣僭王之與僭
公同也不能謂李自成僭號永昌爲必不可恕其稱闖王
尚可恕也先儒不達古今時勢以有此論聖人修春秋自
稱吳子楚子晉侯齊侯于彼僭亂何屑一責之哉蠻夷稱
子聖人亦自斷以古義要知吳楚之稱子固亦無所受命
也鄙人每謂論古事直須放開眼界儒先相襲之議論論
理皆是論事則可据依者實無幾也南宋事亦然秦檜之
罪在險陰賊猾荼害忠良惟李林甫爲能略相仿佛而忮
毒尤甚其功罪都無可論直不足汙筆墨也希陶日記極
有意趣別是一種文體多使人意遠吾見其係另鈔本并
不擬還之也

序

國家當全盛時四夷八荒莫不稽首闕廷稱臣奉貢間有違距命一將軍將數千之衆卷甲直馳俘民而縣其地更無俟智士之籌謀勞臣之奔走也惟心不欲和而力不能戰然後屈伸變化邦交之說尙焉海疆多事談邊者標奇眩詭竟若丹經祕笈非其人而莫傳吁可怪已夫敵情戰地今古不同而交接之理强弱之形則千秋不易國之强弱在人而不在法戰之勝負在气而不在器和之可否在我而不在敵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得不爲外人所竊笑乎閒居讀史采歷代以來中外交接之事合爲一編稍加辨論與天下有心者商之光緒庚辰中夏暝庵自識

邊事彙鈔卷一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皋蘭朱克敬暝庵編輯
　　　　　　　　　　　新寧江孝棠蕃生參訂

周成王六年越裳氏重三譯來朝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朝周公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公錫軿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

暝庵曰越裳來獻自由慕德而周公若謙讓弗遑豈聖人之自圎哉遠人叛服無常其來也視爲意外則其去亦無傷威重且可杜子孫好大喜功之漸後世率以遠人來庭誇耀功德甚至分據一隅動稱重譯來朝八荒請吏抑更鄙而可憐矣指南車即機器之權輿可見奇巧之器聖人非不能爲然不以此教民者不欲洩造物之元氣動天下之爭心耳

周惠王二十一年春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人問師名齊侯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

瞑庵曰齊桓之時楚勢日張臨之以武固難必勝責之以義亦難保其必服故桓公不責其僭王號滅諸姬而但以包茅細故及昭王無據之事罪之使其易于承任且易于諉謝得其稍屈卽成盟而還最得控制蠻夷之法故能始終霸業而楚亦不敢遽逼王室

周簡王二年吳入州來初申公巫臣獲罪奔晉楚子重子反以私怨盡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于是請使于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瞑庵曰巫臣竊妻奔晉其罪甚微子重子反不能爲國愛才反以私怨滅分其族致令通吳謀楚爲患邊疆浸成入郢之禍書所以惡娼嫉也夫國之强弱係于人才猥鄙小夫識不足以知人才不足以馭遠量不足以兼容挾其尺寸繩墨抑錮天下之賢豪坐聽軼材之負乘以致勢窮力絀受制强鄰不自咎責反謂中國人才實不如敵豈知造物生才本無方域方召衞霍不產窮荒王猛張賓實生內地未嘗刻意求才而嘆天下無才不能舍己從人而謂才不適用可乎人才不舉百事隳頹誤國殃身古與今一邱之貉若重反之有意害賢更無論矣

周靈王三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德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瞑庵曰晉悼之霸由于修政養民和戎特其一端耳觀傳所稱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其法制井然節用以爲富蓄力以爲强與管仲治齊相仿故國勢日昌諸侯畏服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後世恃和忘戰苟且婾安而借口于絳抑亦謬矣觀平公以後和戎如故而霸業日衰厥爲楚屈則平公怠荒諸侯肅爽之故也國不自强而求弭外患豈可得哉

周元王三年十一月越滅吳初越王句踐兵敗棲于會稽說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夫

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又召范蠡而問焉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于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于國王問于范蠡曰節事奈何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庫實民眾殷無曠其眾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反天時五穀稑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

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于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沵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

召范蠡而問焉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姑待之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吳人敗績遣使請成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王其勿許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鼈

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遂滅吳

瞑庵曰句踐事吳甘爲臣僕舉室偕行甚至于嘗穢不褻可謂能忍矣然沼吳之功不全恃此觀其悔過引咎略無所吝推誠任賢若布衣之交愛養國人若父兄之于子弟而又蓄謀甚秘立志甚堅歷數十年不怠以此謀敵雖併天下可也何有于吳使南宋君臣能見及此

則朝堂之哭可以不必五國城之恥可以終雪矣句踐之甘于屈辱者以屈爲伸後世之不甘于屈辱者以叫噪爲伸而終于屈辱無已可慨也

周赧王二十年趙滅中山初趙武靈王欲變服騎射以圖中山謂肥義曰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變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欲成高世之功卽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

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睹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變服也吾恐天下笑之對曰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變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變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變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于親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于論賤行政在于信貴今變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見也今寡人恐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變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不可王卽之公子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

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鄉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沙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地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沙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齊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

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于子公子成乃聽令國人皆變服後遂以燕齊之師滅中山

瞑庵曰主父論變服覺有至理然此謀敵之一端而非經國之大計也身爲萬乘之主當任賢能蓄財用厚民生則國勢日强外侮自息不務出此而沾沾于變服騎

射抑亦陋矣或謂主父變服卒滅中山其功固不可掩不知以趙之强攻蕞爾之中山爻益以燕齊之師雖不變服亦無不勝五方異俗各有短長國之强弱初不係此秦滅六國豈皆效六國之服乎後世談邊者多效武靈所爲以爲舍此卽無以自强豈知敵之技巧日新我之仿效嘗後捉日追風終不能及而國用日虛國勢益弱將更爲敵所乘矣

漢高祖六年九月韓王信叛降匈奴七年帝自將擊破之會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復教匈奴寇塞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間使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旣匈奴寇代代王逃歸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匈

奴歲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瞑庵曰高祖以布衣削平天下芟刈羣雄當時兵力未必不敵匈奴何以平城一挫遽議和親蓋爾時大亂初

平天下瘡痍未復儲積未充若更連兵塞外則百姓愁苦豪傑乘之必蹈亡秦之轍帝又久在軍中明于勝負之數審己量敵知匈奴未可遽滅故暫從和議蓄力以待子孫劉敬和親之言似爲無策冒頓親殺其父何有婦翁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帝固知之矣豈信冒頓過于張敖乎蓋匈奴所貪者財物借和親以賂遺之可緩邊寇而遣使往來又可察其虛實英雄作用固別有在武帝發憤用兵而和親不絕意亦同此有唐一代竟奉此爲安邊上策其愚甚矣

漢惠帝三年春與匈奴和親匈奴冒頓寖驕爲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未絕傷痍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即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瞑庵曰冒頓遺書本因高帝新崩人心未定欲激怒呂后誘漢兵出塞而取利耳報書遜謝最得以柔克剛之道蓋蠻夷不知禮義以惡聲反之彼不爲辱我則損威忿而興師則更墮其術中報之以禮其計立窮故轉而求和然亦賴當時將吏能謹備邊匈奴不能深入故謬爲慚謝若彼力能逞雖日日和親時時遜謝亦終無益或者謂高后能以禮服人冒頓慚謝發于至誠則迂矣三代以後之人心雖堯舜不能使之無競況貪婪之戎狄乎此安邊之貴于自振也

漢文帝元年南越王佗稱臣奉貢初高祖十一年五月使陸賈立趙佗爲南越王呂后時禁越關市鐵器佗遂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太后遣隆慮侯周竈擊南越會暑溼大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遣陸賈使南越賜佗書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去帝號

瞑庵曰趙佗乘秦亂據有南越初非受地于漢高祖王之不過羈縻貢獻絕關市而致怨叛曲在高后文帝時

中國兵力足取南越而帝不欲以力服人遣使致書推誠相示而倔彊自服厥功懋矣且仁君之心但期天下之安不必盡爲已有佗本人豪能治其國故帝亦聽任之書辭謙厚讀之使人意消佗雖跋扈安得不爲理屈哉後世妄自尊大蔑視遠人甚或本非臣屬之國而臣屬待之邊吏憑陵狎忤恣所欲爲一旦憤而興戎則又恇怯張皇聽其要挾抑何所見之不蚤也自度力能制勝而不遽加兵知其德與力皆不及而俯首臣服帝之仁佗之智可稱具美

漢文帝六年匈奴復請和親初冒頓遺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並遺之繡袷綺衣諸物至是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既至降單于甚親幸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瞑庵曰出使絕域性命若游絲父母妻子如永訣敵之嘗試要挾日出不窮邊之安危國之榮辱全係乎此非忠誠堅毅者不當其選氣節之士慷慨請行且不可遣況說猾詐小人本不欲行而彊遣之不善用人如此兆釁貽禍固其宜矣

漢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畜甚衆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卽還

瞑庵曰觀帝此舉及問馮唐之語其發憤于匈奴久矣

第此時匈奴益强非小戰小勝所可竟事而中國之力又未能出塞遠爭故養民蓄力以待後賢人但知武帝雄才大略攘斥四夷不知實帝之深仁厚澤蓄而貽之也

漢文帝後二年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外方之國或不甯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甯今朕夙興夜寐

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暝庵曰文帝賢主當漢家全盛之時與匈奴和親詔告天下而曰俱棄細過曰結兄弟之義毫無夸飾之詞何其誠而大也蓋全生民之命養中國之力審時覩變正賢主之妙用本無可恥又何足諱後世儒生一聞和字

强者怒于言弱者怒于色即萬不得已而和亦必掩飾其辭結盟通聘妄曰來朝上表稱臣詭云和好而于國中用人行政蓄財養兵諸事絕不講求欲以虛文尊國體而國體日卑受辱愈甚何其愚也

漢文帝後六年冬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絕漢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中六年六月匈奴寇雁門上郡上郡守李廣擊走之

暝庵曰自高祖至今屢結和親而匈奴寇邊不止婁敬所謂子孫爲臣者果何如哉力不能戰和豈能久武帝所以發憤也

漢武帝元光二年六月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使聶翁壹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牧者乃攻亭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暝庵曰既與和親而又誘之不信甚矣後世中國爲夷狄所輕往往坐此狃小利而忘大信害莫甚焉武帝英主乃亦出此殊不可解若謂和親之後匈奴亦屢寇邊

是尤而效之矣豈中國之體哉貪而無親夷狄之本性我常守信彼以詐來則絕之有辭我若先之啟侮興戎將有不勝其悔者矣武帝當全盛之時故以無道行之猶能制勝要不可訓也

漢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李廣四將軍擊之皆無功元朔元年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備之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築城繕塞募民徙居之五年春匈奴右賢王侵擾朔方命車

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乃引兵還六年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再出定襄前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兵皆敗

瞑菴曰武帝時匈奴寇邊不已不大用兵將有東晉之禍帝承四朝休養之後兵力財用沛然有餘故發憤興師勝固前進敗則復來使匈奴不得休息帝又能修明政令翦剔豪彊消息天下之貨財策馭一時之俊傑積二十餘年始克成功安邊豈易易哉後世書生動言攘斥閉戶談兵對圖叱虎眞可笑也戰陣之間死生呼吸百戰之將無必勝之權況書生乎使蘇老泉陳同甫將百人攻小寇勝敗未可知況庸人乎

漢武帝元朔三年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强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餘衆逃遁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間西去還復爲匈奴所得會

匈奴亂逃歸元狩元年復遣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初騫自匈奴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多善馬馬汗血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澤以東南接羌隔漢道焉大夏在大宛西南前使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度大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

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竝出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于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夷

瞑庵曰漢武之遣張騫後世多以爲好大喜功不知帝所患者匈奴西域諸國散弱無統多爲匈奴役屬比而病漢通西域正所以翦匈奴之翼兵法所謂伐交也豈貪其土地貨物哉史遷怨帝特甚語多抑揚班固仍而不改致英主遠略與秦隋亡國之君竝論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春霍去病以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眾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秋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幷其眾降漢詔發車二萬乘迎之渾邪王至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矣

瞑庵曰勞師遠涉力戰窮追雖張威武而夷狄種類終不能絕因其來降而善處之使之保塞以虜備虜水土既習技能相同聲息易聞無徵兵轉餉之勞安邊上策也

漢武帝元狩三年作昆明池帝將伐昆明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瞑庵曰武帝欲伐昆明而習水戰于苑中與句踐臥薪嘗膽無異果毅堅忍即此可見一端宜其逐匈奴而臣諸夷也

漢武帝元狩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上語諸將議大

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以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令前將軍廣幷于右將軍軍出東道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燒其

積粟而還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瀚海斬七萬級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匈奴以北矣廣與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大將軍還過幕南乃遇之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自殺

瞑庵曰兵法尚嚴夷狄以治兵之法治國簡而易行嚴而難犯故能驟彊中國以治國之法治兵率尙姑息故

雖地廣兵多往往不敵武帝善于馭將居胥之戰爲用兵以來第一大捷而李廣失道大將軍不敢稍寬威克厥愛宜其所向有功也

又曰武帝大舉開邊破斬匈奴用兵僅十萬明代防邊遼薊一方用兵至十五萬延綏一方歲需餉銀八百餘萬其君臣之能否可覩矣論者多謂明亡于邊餉而不究其主闇臣庸何耶

漢武帝元鼎二年置酒泉武威郡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支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域始通于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

葱嶺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乃于渾邪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又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

瞑庵曰通西域斷匈奴之臂又絕其通羌之道則其勢益孤兵有用力于此而收效于彼者孫子所謂不戰屈人卽此類也張騫出使絕域屢建奇功可謂曠世之傑

亦由帝善于用人一切機宜財貨恣其所爲不加限制故得展其所長耳

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襲殺遼東都尉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在戰國時故屬燕秦爲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國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蠻服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役屬諸夷及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爲外臣保塞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

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逾年平之置樂浪臨屯元菟眞番郡

瞑庵曰蠻夷不庭諭之可也征之可也殺其送者詐以爲功開邊釁而傷國體以直與敵以憂貽君父罪莫大焉武帝知而不問又美其名而賞之其誤甚矣朝鮮欲見天子乃遣人向化之機若善馭之正可用爲藩衛不咎邊臣壅閼使者妄殺而率爾興師雖當國勢極盛之時幸克有功終非上策

漢武帝元封三年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又數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門

矣

瞑庵曰漢通西域而姑師樓蘭皆爲匈奴耳目可見西域不服則匈奴亦不可破而西北兩虜相比擾邊爲患滋甚遣使出師豈得已哉後之譏議武帝者盍設身處地思之

漢武帝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匈奴自衛霍渡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爲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長安會匈

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爲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上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瞑庵曰匈奴雖經大挫而力未甚窮終不冒服和親請朝反覆無信乃知力不能勝而恃信以和終無益也

漢武帝元封六年秋以宗室女爲公主嫁烏孫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乃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爲

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匈奴詔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乃以昆彌爲王號云

瞑庵曰烏孫尚主匈奴與西域遂相猜貳用間伐交計之善者惟以宗室女詐爲公主失信夷狄已不可訓致令孫烝祖母從其國俗則蔑禮傷化尤非人主所忍言我先自處于夷狄而望夷狄之敬我得乎大抵輕信重利棄禮便私乃蠻夷之本性然見中國之有信禮未嘗不敬而畏之爲中國先示以不信彼乃倍其不信以欺我中國先待以無禮彼乃倍其無禮以報我隄防既決然後歎息痛恨于前事之非亦復何益甚或不悔前失而益爲詭譎權宜以求濟事則亡且隨之此先王所以兢兢于守信崇禮也

漢武帝太初二年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初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立年少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

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既而猶以爲遠乃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于匈奴

瞑庵曰臣叛其主天下所同惡也以中國天子而聽叛臣之言伐國趣利勝亦可恥敗更無名漢廷公卿竟無一人諫阻者想見武帝嗜利師心不謀而動其覆軍殺將也宜矣

漢武帝太初三年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

出善馬以降時議者皆願罷宛兵上以爲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大發兵出敦煌益發天下七科適載糒給貳師于是貳師復行以兵多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相與謀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爲

王與盟而罷兵

瞑庵曰小國不下則諸侯輕漢自是禦夷至論非直貪其善馬也武帝雄略遠謀不肯苟簡以移後患論世者豈可以玩兵黷武議之

漢武帝天漢元年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匈奴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會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于是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旣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衞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爲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虞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乃使衞律降武武終不屈

瞑庵曰單于恐漢襲己故卑辭請降及漢遣使則知無意發兵故復倨傲而留其使弱則臣強則叛稍急則伏

稍緩則又生心反覆無常蠻夷故態武帝老于邊事洞達夷情叛則伐之降則受之和親則許之旣和而復來寇則又伐之彼無定我亦與之無定故終能破滅匈奴後世謀國者動謂蠻夷可信成盟之後卽保無虞得不爲遠人所笑乎

邊事彙鈔卷二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臯蘭朱克敬瞑庵編輯

新淦江孝棠菊生參訂

漢武帝天漢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廣利引兵隨之遂得解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瞑庵曰李陵兵敗不敢歸而降敵足見漢代用法之嚴或謂法太嚴則有才者無由補過轉爲敵資不知反覆

不忠之人雖有微才緩急何恃甯使降敵不可撓法馭將之要術也

漢武帝征和四年罷輪臺戍先是桑宏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徒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至是武帝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立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

瞑庵曰武帝之世匈奴日強寇邊益亟若不力與之競將有東晉南宋之憂武帝深知其害又自量國勢足以開邊故發憤用兵不憚竭中國之力以事邊塞及是匈

奴遠遁邊境漸甯自當與民休息輪臺一詔深自引咎特欲戒子孫之黷武非眞悔其前事也觀其謂太子曰我爲其勞貽女以逸又曰四夷侵陵中國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蹟也意可見矣若不通籌全局而貿然出師則蚤爲亡秦之續矣行之數十年而後悔過其可及乎讀書者當別有會心不可隨聲贊歎

漢昭帝始元二年秋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

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衞律等與顓渠閼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爲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肎會龍城匈奴始衰

瞑庵曰武帝撻伐之功至是始驗未幾而匈奴入朝矣是時漢之强盛遠過匈奴然未至極困雖有和親之意終不肎降其倔彊難馴如此後世國勢漸衰不思自振恃和議以保境豈不哀哉

漢昭帝元鳳三年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

之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瞑庵曰烏桓不恭發兵擊之可也聞匈奴出兵反欲邀擊其義何居充國之言老成確當霍光從范明友之議且戒不空還是專欲貪功矣幸事機巧合不及匈奴遂擊烏桓立威而還向使迎擊匈奴而兩虜釋恨共擊漢軍明友覆亡所不足惜而兵連禍結貽害無窮矣史稱光不學無術信哉

漢昭帝元鳳四年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初樓蘭王死

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復遣吏士田其國伊循城以塡撫之

暝庵曰昭帝時兵力甚强樓蘭反覆討之可也懷之亦可也誘而刺之不足立威實以貽笑介子所爲同於盜賊豈中國所宜霍光當國措置邊事如此而不爲外夷所侮者承武帝之餘烈也後世不察而謂狙詐亦可立功勢必至召寇生事矣

漢宣帝本始二年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

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絶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竝出使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明年五月匈奴聞漢兵大出奔遠遁軍遂罷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産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暝庵曰武帝開西域以弱匈奴至此始收其效我爲其勞貽女以逸豈虛言哉

漢宣帝地節三年十二月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發諸國兵及所將田士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爲王收其餘民東徙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與之元康二年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匈奴

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上因魏相諫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暝庵曰車師爲漢與匈奴必爭之地旣已得之豈可復棄充國談邊每多切中宣帝因魏相之諫輕捐要地失算甚矣

漢宣帝元康元年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

之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爲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劫南道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瞑庵曰蠻夷叛服兵機得失其間不能以髮奉世便宜

發兵遂定西域可謂社稷之臣矣豈直使不辱命哉

漢宣帝神爵二年以鄭吉爲西域都護匈奴日逐王率其眾降漢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封吉爲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督察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瞑庵曰是時漢政清明賢才盡力國勢日強故鄭吉能宣威于外安遠者必始于近非偶然也

漢宣帝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于是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時議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不幸爲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瞑庵曰匈奴內亂因而滅之非明主所忍況單于可滅其種類終不可盡徵兵轉餉遺累滋多望之所言深得先王柔遠之道未幾而匈奴來朝矣誰謂德不可恃哉

漢宣帝甘露三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五單于爭立互相攻殺呼韓邪兵敗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事漢呼韓邪從之引其眾南款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從之上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入朝贊謁稱臣而不名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

精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暝庵曰匈奴荒遠倔彊于四夷中最爲難制國分勢弱是以來朝非盡由慕義也優其禮貌上于中國王矦最爲得體葢彼之土地本非受之于漢慕義遠來固當待以賓禮且遠人叛服無常先旣讓而不臣後卽不來亦于國威無損後代自倚彊盛奴視外藩及至國勢漸衰猶復確守舊章不肎稍貶一旦勢窮情見則又稱臣稱姪無所不爲何慮之不蚤也趙宋以後外患日深而于

漢唐接待遠人之道絕不考索庸人劫于兵威則謂苟能舒禍屈辱何傷不知敵所圖者土地耳貨財耳不遂其欲雖隆以虛文終無益也村塾腐儒目不覩古史以爲中國之尊天造地設不知國之所以尊者德耳力耳不能自振而欲挾虛名以加强敵則危亡隨至屈辱其可得乎譬如原任總督之子身無一命而責司道以庭參之禮馬鄭之裔目不識丁而欲爲庠序之師雖愚者知其不可矣國體之尊卑視强弱爲轉移初不以中外爲區別談邊者所當留意也

漢元帝初元三年春罷珠崖郡珠崖諸縣叛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諫上從之詔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暝庵曰荒遠之島聽其叛服使不內犯足矣勞師遠征設官置戍爲累滋多元帝罷之是也

漢元帝建昭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初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遣使求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旣至爲郅支所

殺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會康居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素怨烏孫遂引兵西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上疏自劾陳言兵狀卽日引軍進薄康居城下鹵楯在前戟弩在後土城外有木城發薪燒之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

乘之康居引郤漢兵推鹵楯竝入土城中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縣稾街十日湯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萬里振旅宜有使者勞迎今司隸反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讐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儌幸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訟其功于是封延壽爲義成侯長水校尉賜湯爵關內侯射聲校尉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

尉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

瞑庵曰郅支寖强將爲邊患是時漢力足以制之陳湯矯詔發兵倉卒定變深合人臣出疆之義與擅開邊釁迥殊腐儒以文法繩之已屬無謂至計其虜獲財物則猥瑣刻薄益令豪傑灰心矣邊城所失動數百千萬發兵征討連年不決所費又數百千萬庸人不是之惜而專計虜獲之財謬妄不通可鄙可恨

漢元帝竟甯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以休天子民人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以十事對略曰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孝武世斥奪此地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得用少安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

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以大利不可一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纔足候望通烽火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愚民猶尚犯禁何況匈奴豈能必不犯約三也中國設關梁置屯戍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逃亡四也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起而背叛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必出亡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犯法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卒徒勞苦功費久遠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卒有他變障

塞破壞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對奏上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許嘉諭單于曰單于上書嚮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暝庵曰匈奴力絀來朝本非誠意恃其保塞而遽罷戍則倉卒復叛我反爲其所乘侯應所言可謂老成遠識

漢成帝河平四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初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纍若鞮單于立因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既罷伊邪莫演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卜吉凶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詭詐之謀上從之至是單于遂入朝

暝庵曰撫馭夷狄莫重于信谷永杜欽所論理正慮周不愧安邊碩畫單于來朝其效見矣

漢成帝河平四年罽賓遣使來獻初武帝通西域罽賓以絶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元帝時遣使者上書謝帝放其使者於懸度絶而不通至是復遣使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杜欽說王鳳曰罽賓前親逆節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非計也業已受節可送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一至云罽賓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出封牛孔雀珠璣珊瑚虎珀流離明史西域傳其國傳有照世杯光明洞澈照之可知世事云

暝庵曰杜欽揣測夷情洞若觀火但既知其詐召其使而明諭之收回成命可也送之皮山而還則失信遠人究不可訓

漢哀帝元壽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先是匈奴單于上書請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公卿亦以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

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故前世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留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之禍書奏上召還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烏孫自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及是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

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

瞑庵曰是時漢德寖衰不能威遠以禮羈縻猶懼不蔑況朝而不見乎揚雄所論誠是然不自彊雖禮待之終不能久匈奴西域之臣漢乃武宣餘烈非當日君臣之功哀帝不知警懼反以爲榮其陋甚矣

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春盧芳奔匈奴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等擊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于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因使和集匈奴芳遂上疏請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之芳還內自疑懼乃復反匈奴遣騎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

瞑庵曰盧芳反覆小人固不足論光武英主既許其朝而終止之亦非示信之道況爾時兵力破敵有餘當初叛時即宜盡力征討何必遷就委蛇自傷威武乎

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初莎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屬漢復置都護帝不

許旋復遣使爲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戎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令諸國失望因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此始恨至是寖以驕橫欲兼幷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

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于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瞑庵曰光武初定天下不欲遠事西域勞擾中國未嘗非老成深慮但此時與漢初不同先朝威信猶在天下戴漢無復二心遠人慕義因而撫之正可安邊耀德小有勞費亦不宜惜乃既授莎車以印而又中變諸國堅請都護又復遲疑不決致强虜生心小國失望殊非綏遠之道帝蓋倦于勤矣

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正月匈奴日逐王比來降日

逐王比與單于蒲奴相攻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塞降漢願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屬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十月比遂立爲南單于奉藩稱臣于是分爲南北匈奴

瞑庵曰中國空虛遠事荒服誠屬失計降則受之叛則聽之未爲不可也

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先數年鮮卑嘗寇遼東彤擊走之至是復入寇彤以計招降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絡繹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二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竝入朝貢

瞑庵曰祭彤安邊不在李牧之下有賢臣則百政皆舉何邊警之足慮乎

又曰中國多事蠻夷乘閒寇鈔祭彤能相機用兵使之

一創不敢復來可謂良牧余嘗謂軍國大事皆寓于吏治中守土官得人則國威自振邊境自安正不必高談夷務也

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初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單于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

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

瞑庵曰光武中興政令修舉國勢日彊單于內附更備外藩變夷順逆在我而不在彼前此公卿議不受降蓋一隅之見也

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幷請

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重其國益虛歸念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彪因立稾草竝上帝悉納從之

瞑庵曰大亂初定不勤遠略自是老成確見然兩虜猜貳中國兩利而俱撫之正王者綏遠之略班彪洞達夷情言皆有物皇太子所論匹夫之諒不足用也且漢乃兼受兩國之降非助北攻南安得謂之失信乎

後漢明帝永平元年秋遼東太守祭彤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瞑庵曰漢用祭彤而東夷畏服不敢生心至緣邊屯戍皆罷籌邊者可不加意人才乎

後漢明帝永平八年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

事北單于求合市帝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先是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朝廷不從至是乃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

瞑庵曰夷狄叛降本無一定在我所以馭之何如耳吾力有以制之雖懷疑終不敢叛力所不及雖結之以誠終難久恃馭遠之道必以自彊爲先漢置度遼自彊之

一端也縱無南北之犄此制亦不可少

後漢明帝永平九年匈奴遣子入學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暝庵曰崇尚儒術似與邊事毫不相涉實則治國之要道綏遠之大經也學校興然後有人才有人才然後可以立政安民練兵威遠蓄財用以備餽餉精器械以備

戰征不學而成者惟上聖爲能大賢以下一藝以上莫不須學天下棄書不讀而挾區區文法之機詐工匠之心思欲以彊國制敵不亦難乎後世人才之不古若邊患之日深多由于此明帝此舉可謂知本匈奴入學德化神矣

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以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皇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初夜共奔虜營殺匈奴使者明日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當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雄張南道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兜題爲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超將其前所從三十六人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信其巫言求取超騧馬超佯許之令巫自來取巫至超卽斬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素

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之因鎮撫焉已從間道至疏勒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釋兜題而遣之國人大悅由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

暝庵曰自光武不遣都護而西域遂絕班超懸身絕域

能以數十人斬虜定變膽識固是絕倫而竇固能表其功明帝能擢用疏遠尤見上下同心政修賢舉宜乎遠人畏服絕徼復通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于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明年春北匈奴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卻之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

耿恭遣其司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急擊之遂引去冬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于柳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卒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殺其使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章帝乃遣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建初元年正月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中郎將鄭衆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盤山爲井煮弩爲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暝庵曰武帝之通西域本所以弱匈奴西域附漢匈奴必爭其勢然也自光武不遣都護而西域遂絕班超擊斬北使而西域復通至是明帝即世耿恭戰敗復罷都護可謂失算

後漢章帝建初五年春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初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茲可

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計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于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于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

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乃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春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超又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元和三年夏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楨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通章和元年秋超復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瞑庵曰班超規畫邊事洞中機宜且成算在胷謀定而

戰章帝能專任超超能不留李邑明斷公忠君臣並美宜乎克就大功終漢之世西域不能爲患也大抵邊事不暫勞不能久逸但當熟揣彼己量力而動耳高祖以匈奴貽武帝光武以西域貽章帝英雄所見略同

後漢章帝章和元年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掾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卽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募人鬭諸羌胡羌胡不肎遂叛出塞更依迷

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二年冬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脅小月氏胡訓擁衞胡令不得戰開

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衞羌卽解去訓遂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

瞑庵曰張紆獲號吾而遣之威惠竝用羌人遂不復叛是眞善于安邊者誘降毒殺則非豪傑所爲蓋羌人之叛由傅育挑釁罪尚可原悔悟來降責數而遣之自可相安無事若謂既降不應反覆則激而倒行中材不免以聖賢懲忿守理之學責之愚悍之蠻夷不亦難乎幸爾時國勢方強鄧訓善于用兵故能隨時戡定否則邊患從此滋矣一人之身忽智忽愚一心之計或得或失臨事者可不懼哉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到之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憲又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其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二年七月憲出屯涼州三年二

月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瞑庵曰北匈奴已微弱來降竇憲乘其虛危興兵斬割虛張級數勒石紀功無恥甚矣北匈奴種類甚多豈能遂滅如果能之何以不爲此與寇準欲邀契丹稱臣同一夸誕不足信也

後漢和帝永元二年春月氏遣使貢獻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不

下鈔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兹求食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兹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瞑庵曰月氏請尚主而班超拒之腐儒則以爲能尊國體庸臣則以爲不達夷情皆非也超在西域蓄財練兵已非一日自度力足以制月氏故拒之使諸國不敢生心雖暫用兵可以永弭邊患否則拒之而興戎許之而長侮均誤國耳籌邊者所以貴自强也

後漢和帝永元三年冬以班超爲西域都護龜兹姑墨温

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

瞑庵曰班超始終邊事威行諸國復置都護明帝得人之效彰矣

邊事彙鈔卷三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皐蘭朱克敬瞑庵編輯
新寧[illegible]生參訂

後漢和帝永元四年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昭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

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倡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然上竟從憲策五年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於除鞬聞竇憲誅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耿夔旣破北匈奴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瞑庵曰竇憲欲張大邊功以擅權固寵故請立北單于

非爲國計也北虜請降已非一日竇憲始則伐之繼則又請立之單國大事專以私意去從其跋扈可想觀憲誅而於除鞬叛則賄賂交通皆所不免袁安所論洞達情勢和帝竟不能用於除鞬既叛又不聞賞安之謀一誤再誤矣

後漢和帝永元六年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爲單于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

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爲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幷力責其部衆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于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閉門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爲等恐幷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

瞑庵曰安國告杜崇而崇斷其章是必有陰事爲安國所持朝命責其部衆而崇徽遽加攻殺益覺生事邊陲大抵遠人之叛多由邊將恃威淩藉肆意誅求一旦憤極而叛重耗兵財枉戕生命焦頭爛額之輩借以成名國家元氣陰受其害論者不咎庸人之僨事但曉曉于遠人之難服吁可悲也

後漢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犂王汎于陳睦故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瞑庵曰班超邊功遠過衞霍使後世爲將者皆能如超則中國永無邊患可也

後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冬詔邊郡舉孝廉詔曰幽幷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瞑庵曰撫接夷狄以人爲本萬古安邊之要道不可以常談忽之後世籌邊互有利鈍要不外得人失人但當事者不覺論事者亦不察耳舉邊才以任邊事因地制

宜亦用人之一法

後漢和帝永元十四年春復置西海郡諸羌降附安帝永初元年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追促發遣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于是諸種愈驚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

討之

瞑庵曰樂生惡死好逸惡勞羌胡猶是情也內附之後苟得安居何肎爲亂內地人民妄加陵役貪庸之吏平日既多苛索有事又曲意左袒不肎持平以致憤極而叛釀亂既成則束手無策委禍國家覆轍相尋古今不絕可慨也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先是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尙于疏勒詔徵尙還以段禧爲都護保龜茲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于是罷之

瞑庵曰班超鎭邊威震諸國易以任尙而立叛都護遂罷邊事得失全係人才毫髮不爽籌邊者尙加意哉

後漢安帝永初四年春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言于太尉張禹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憚今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園林單外二

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戎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網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

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川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慰安之

眼庵曰以邊人子弟爲邊吏旣繫其心又資其力較之分徵遠戍其功百倍況漢都長安更無輕棄涼州自撤屏藩之理虞詡所論可謂老謀深算鄧則苟且之計强附于保境息民後人當設身細思不可爲其所誤

後漢安帝永甯元年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初西域諸國旣滅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

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于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略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維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然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一無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爲不可許也宜于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

虜勢必弱爲害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將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難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來者不過稟食今若拒絕勢歸北虜夷虜竝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

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瞑庵曰通西域以拒匈奴深得以夷制夷之法武帝為後嗣計者甚長安帝時國勢寖衰力不能庇西域遂復為匈奴所役朝中欲伐匈奴誠不量力公卿議閉玉門則更小兒之見不能禁敵之犯塞能禁其不入關乎班勇所論精詳洞達不愧父風惜爾時中國虛耗徒有屯戍之名而無鎮護之實終為匈奴所有耳

後漢安帝延光元年七月高句驪王遂成降初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元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

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已而宮死子遂成立時姚光為元菟太守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至是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陲少事

瞑庵曰伐人之喪失中國之體寒遠人之心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姚光鄙夫何知遠計陳忠所論可謂經國大猷漢用其言遂致東陲率服其利溥哉

後漢順帝永建四年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瞑庵曰因地儲粟因民為兵深得以逸待勞之法虞詡籌邊不在李牧之下

後漢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武陵蠻反初武陵太守言蠻

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瞑庵曰庸人喜事因小利以大禍國家戕賊生命人主不明往往為其所誤虞詡之言千古獨論順帝不從卒致邊患簡選良吏治平之要于安邊尤要之要者後世舍此不圖而皇皇于籌餉選兵究何益哉

後漢順帝永和三年閏四月以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先是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侍御史賈昌討之歲餘不克百官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附之李固駮其七不可而請任祝良張喬固曰荆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不可一也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堪復鬬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致費若此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禦敵當復更發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苦四州之卒赴萬里哉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眼庵曰發將無益州郡可任八字萬古安邊之大道後代邊事措置多方究其所歸用此則安舍此則危莫能易也李固能薦賢帝能用人故嶺外不勞而定

後漢順帝永和五年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與中郎將梁竝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擊破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梁商上表曰馬續素有謨謀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瞑庵曰吾斯車紐爲寇單于本不預謀況又脫帽謝罪責其嚴約部衆勿令再擾足矣逼使自殺以致激變匈奴重勞士馬大抵庸將之待蠻夷愚吏之待百姓當國勢強盛則抑辱侵淩等諸土芥一旦憤而爲變小則勞民傷財大則貽憂宗社而已之身家亦復不利覆轍相尋千載不悟奈何哉

後漢順帝永和六年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爲幷涼刺史梁商謂之曰戎狄荒忽無常而統領

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務在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帝命馬賢討西羌敗歿三月武都太守趙沖擊破鞏唐羌詔沖督河西四郡兵時郡將以皇甫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羌遂退卻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必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儌功退不能溫飽以全命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與趙沖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帝不能用羌遂寇北地轉寇武威帝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命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明年羌降乃罷軍屯

瞑庵曰羌性反覆本難控馭來機劉秉馬賢等皆不善撫卹何能安邊梁商皇甫規洞達邊情所論尤多切要帝不能用以致三輔震驚幸羌無遠志旋叛旋降不至大爲國患耳非張喬之力也

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實遣人刺匈奴吾斯斬之元年秋吾斯復反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掠幷州王暢薦實于朝以爲中郎將實募人刺殺吾斯送首洛陽明年進擊餘黨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實降時匈奴兜樓儲先在京師明年遣之歸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觝百戲立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瞑庵曰吾斯背叛馬實不能討而刺之殊非豪傑所爲

然兩敵相攻遣間出奇偶一爲之未嘗不可順帝更立其子厚加慰賜深得鎭撫遠人恩威竝用之道

後漢桓帝永壽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弛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還之

瞑庵曰漢祚寖衰鮮卑強盛已肇五胡之亂中外迭爲消息其勢然也李膺爲將羌胡畏服得人之效斯彰使漢室諸臣皆如李膺非特永無邊患亦且無當塗之禍矣

後漢桓帝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除幷涼一年租賦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幷涼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幷刺史太守下詔除幷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瞑庵曰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寬民租賦是安邊要術攘外必先安內能使州郡震栗戎狄自然綏懷不待戰勝

也

後漢桓帝延熹元年十二月以种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瞑庵曰先宣恩信然後加兵是威遠之大本有必勝之兵而決不輕用三代聖王所以柔遠也後世強則驕矜弱則屈辱有所恃而輕用其威無所恃而曲加遷就厥敗鈞也

後漢桓帝延熹九年四月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時徵張奐爲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乃復拜奐爲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幷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皆降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鈔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各置大人領之

瞑庵曰久任張奐鮮卑自不能爲害何必加封力不能討而封之徒爲遠人狎侮庸人舉動令人憤嘆

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于鄴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爲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魏曹操因留之于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眾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以監督之

瞑庵曰空襲位號官監其眾與後代土司無異處分甚當至五胡之亂由司馬氏政亂主昏不能控馭非立法之咎也然戎狄久居內地本其猛鷙殘忍之性又習知中國情勢爲亂較易平之較難江統所論亦安邊者所宜知耳

蜀漢昭烈帝章武三年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因士燮求附于吳吳以爲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牂牁越巂皆叛應闓丞相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後主建興三年春始往征之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祗如

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初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瞑庵曰民安食足然後用兵其本已立其勝不待戰而知即不勝亦必無患用兵之略綏邊之方胥不外此不設官不留兵尤爲久長之計七禽七縱則三代聖王智力更非後人所能學步陳壽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抑何謬也

晉武帝太康二年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

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策也十年四月鮮卑慕容廆降以爲鮮卑都督廆涉歸之子也先是涉歸死其弟刪篡立既而國人殺刪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爲鮮卑都督時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以遼東僻遠遷于徒河之青山後遂據遼東

瞑庵曰羌胡雜居內地自是禍基郭欽所言未嘗無見然使俊傑在位政肅威宣則異類皆成黎獻何待猜防否則欲爲羌胡所爲者天下皆是可盡徙乎

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劉聰陷洛陽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于鄴分其衆爲五部使居幷州左賢王劉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强

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于是兼學武事及長蝯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薦於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時樹機能方陷涼州晉主問將于李憙對曰陛下誠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十年更受匈奴北部都尉淵輕

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太熙元年又以爲匈奴五部大都督惠帝永興元年自稱大單于先是成都王穎表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絶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勿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

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幷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恐非宿衞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冬淵自稱漢王遷都左國城歸之者愈衆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十二月寇太原西河郡永嘉二年十月徙都蒲子稱皇帝四年七月淵卒弟聰弑太子和而自立五年五月統衆入寇六月陷洛陽遷帝于平陽

瞑庵曰劉淵文武兼才梟雄絶世得明君駕馭用之實安邊之良將遭逢昏亂遂伐中原乃晉之自亡非淵能亡晉也孔恂見禍幾先誠有遠識然亦得其一端耳主闇臣庸百度隳廢則隴畝徒隸之人皆能作難陳勝吳廣不產于窮荒赤眉黃巾起于州郡八王懿親實亂晉國何必異族始生禍心向使惠帝廢淵不用或竟殺之晉遂能久安乎故曰晉自亡非淵亡晉也

晉愍帝建興三年進代公猗盧爵爲王詔進猗盧爵爲代

王置官屬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瞑庵曰法簡而嚴有令必行外夷之長計其勃興無敵以此其易亂而不能持久亦以此蓋本商韓之術而加峻者中國以仁義之道稍參其術則强且可久惜無知之者耳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石勒自稱趙王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幷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

貌而免之懽家鄰于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攻陷郡縣後爲漢將屢破晉兵封平晉王至是自稱趙王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

瞑庵曰石勒才遜劉淵而崛起奴隸頗知行政用人故能竝駕豪傑割據一方司馬騰以宗室爲大將而掠賣胡人以充軍實石勒以羯胡爲寇而禁胡人不得陵侮

華族相提而較晉爲勒虜非不幸矣方倚嘯上東門時王衍計不果行或以爲惜此大誤也晉政不綱如是除一石勒何救敗亡況勒一將之才生當盛世授以邊郡銜策而進退之甯敢踰範王衍虛浮無實竟以勒爲不可駕馭之雄晉室無人于此可見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都統烏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鞬卒烏孤嗣立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

瞑庵曰國無大小在能自立務農講武禮賢修政乃立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制人力不敵而受封能屈能伸英雄治略漢高之于項羽唐祖之于突厥皆用此也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三月夏王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竝築之勃勃以

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

瞑庵曰綜覈名實用法峻嚴專務一事不顧其他凡戎狄驟興莫不由此外洋製器窮極堅利亦倣此意中國習于虛緩遂駭爲神奇其實皆能之而不爲耳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七月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不至而修洮陽泥和二戍置兵馬魏遣兵伐之拔二戍及馮太后之喪使人告哀伏連籌拜命又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

魏主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于是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暝庵曰不恭而歸其俘以德感之頗有帝王大度綏邊者所宜法也

後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冬柔然大破高車又擊降旁近諸郡其國復彊遣使請和于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使者責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表言宜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不當使王人銜

命遠虧國體不從

暝庵曰魏與柔然俱起塞外弱則臣服彊則為鄰事理之常張倫所言乃文士虛憍之習欲以自尊適形其陋漢文帝與趙佗宣帝與匈奴皆讓而不臣無傷于大爾時天下分裂各據一方地不過數州而表頌夸言動稱撫御萬方奄有九有南以北為胡虜北以南為島夷如嬰兒鬬口亦鄙而可憐矣

後魏恭帝二年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竝契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

暝庵曰柔然國破來奔突厥來請正辭拒之可也力不能庇遣之他往可也盡付其使殺之國門損國體失人心于此極矣

隋文帝開皇三年四月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突厥數為隋寇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

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八道進兵大破之

暝庵曰天下多事戎狄内侵開國之始兵力有餘自宜急戰以嚴中外之限省子孫之憂一勞永逸校之歲輸繒幣而仍不免征戍者得失懸矣宋初不能用兵因循糜絡卒致遼金之禍亦憚于慮始也

隋文帝開皇四年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初周遣

長孫晟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眾彊弱及還上書隋主曰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眾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俾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由是諸部果相猜貳晟復縱行反間達頭阿波與沙鉢略遂連兵不已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瞑庵曰遠交近攻縱間以離其黨是謀敵勝算用之邊外尤宜孫子兵法首重用間後代此事遂廢鄰比之國使命罕通邊民出關懸爲厲禁而外夷往來探刺吏亦弗覺我之虛實彼已周知彼之情僞我常夢夢此所以屢爲敵弱也

隋文帝開皇四年九月隋與突厥和親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更封以爲大義公主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

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瞑庵曰戰勝之後與之和親亦安邊之一法虞慶則能使沙鉢略稱臣可謂不辱君命然亦恃當日國勢彊盛耳既許和親又以亡國之女代之失信戎狄更啟兵端殊非勝算中國好欺往往如此

隋文帝開皇七年春沙鉢略死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處羅侯與沙鉢略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爲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禽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瞑庵曰叔姪相讓中國所難獲敵請命尤爲恭順誰謂戎狄不知禮也處羅侯既臣于隋則處羅侯之讎即隋

之譬也舍而不殺不足以示寬大徒失向化之心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十二月吐谷渾殺其可汗世伏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尙主從之自是朝貢遂至

瞑庵曰依俗尙主在彼則可請于中國則斷不可允文帝從之與漢武之失略同迎主還朝別以公主妻之慰遠人之情示中國之禮于安邊最宜何當日廷臣竝無見及此者殊不可解

隋煬帝大業三年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啟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夏帝北巡次榆林郡啟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秋帝令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諸胡驚以爲神帝幸啟民廬帳啟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

瞑庵曰無子臣萬國之德而慕其名虛耗中國以夸夷狄未有不敝者幸則爲漢武不幸則爲隋煬後世賢君所宜深戒行殿行城窮極工巧近日外洋頗倣此意人駭爲神吾見其速斃也

隋煬帝大業三年十月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矩因

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至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瞑庵曰裴矩撰西域圖記隨事究心自是邊臣之職或謂啟主侈心則甚不然煬帝亡國之道甚多開邊特其一事不必爲矩咎也

隋煬帝大業四年三月倭國入貢倭王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禮者勿奏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國其王迎

清相見與說大悅遣使隨清來貢方物

瞑庵曰此卽今之日本也倭國初見于漢志再見于隋書國小而俗奇悍煬帝以滅流求之威與師征之卒不能克其彊有自來矣蠻夷書無禮者勿奏國是藏醜之法然何如閉關絕使不啟其侮之爲愈乎

隋煬帝大業六年春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

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慙不能答

瞑庵曰飾富誇盈欲以威遠無補于事徒爲遠人所笑何其愚也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爲手啟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淵乃遣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借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瞑庵曰唐祖借兵突厥在當日必有萬不可已者若旣懼其侵暴又僅須數百人則何如勿借恐屬史臣飾詞倉卒之間苟求濟事不計久長急而求之緩而棄之殊

非彰信推誠之道

景東劉龘齋先生鑒定

皋蘭朱克敬瞑庵編輯
新寍江孝棠芾生參訂

唐高祖武德七年春封高麗王建武爲遼東王帝以隋末戰士多沒于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又請頒厤乃遣使冊封之

瞑庵曰力足以戰而先示恩義遠人未有不服者輕用其鋒一有挫衄數世不振雖結以恩更爲所狎矣

唐高祖武德七年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奈何爲此以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還

瞑庵曰遷都避敵計之下者況焚棄都會乎我能往寇亦能往賊至長安則焚長安賊至洛陽將更焚洛陽一再徙而國亡矣我棄膏腴而彼經營之則敵愈張勢愈逼庸人妄說不足論也

唐高祖武德八年正月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于戎狄雜畜被野

瞑庵曰互市得法亦于中國有益後世多諱言之何其隘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突厥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寖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

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覘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囚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

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許之斬白馬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暝庵曰乘我之虛傾國而來非欲必戰將要挾而盟我也六飛親出責以背盟有必戰之形而不遽戰囚其使以為請和之地敵兵遠來無所恃而有所戀安得不驚懼請盟太宗審敵揣情洞如觀火膽識誠不可及然亦

恃謀臣猛將足以禦敵固敢出此使徽欽效之則終為虜耳有國者所以貴自彊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時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元璹言于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暝庵曰太宗所言覺三代聖王去人不遠有鞭撻四夷之力而專用仁義以此綏邊何遠不服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眾合十餘萬分道出擊屢戰皆捷虜獲甚眾突厥散弱至是遂來朝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嘗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暝庵曰高祖稱臣突厥但為乞師計耳非受其爵土有君臣之分也弱則臣人彊則君人敵國交接之常無足深諱太宗痛心不忘故能自彊制敵治安中國四夷自服萬世不易之經後代彊則凌人待荒國皆若流官于使臣則更視同奴隸及夫衰弱又計較于稱謂之虛文而不求自彊之實不知古所謂陪臣者其君之爵土皆受之天王世蒙恩養故不敢比于王人稱臣稱姪稱兒稱孫名異而卑屈則同苟能自強稱臣何害不能自強雖欲長作藩臣亦不可得能如太宗之痛心則為太宗

不難矣
唐太宗貞觀四年七月以李大亮爲西北安撫大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爲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上從之

瞑庵曰根本枝葉之喩確切不移當中國全盛時聽其自爲君長而治撫綏有法可以久安窮兵務遠力不能

繼一旦勢衰羣起爲亂雖欲聽其自治不可得矣

唐太宗貞觀四年十一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來朝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瞑庵曰秏中國以奉外夷慕虛名受實禍英主安有此病太宗能從魏徵之諫勝于漢武遠矣

唐太宗貞觀五年正月以金帛贖突厥男女八萬口

瞑庵曰是時太宗之威能行于突厥而仍以金帛贖取俘囚不相强脅可謂仁至義盡矣

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先是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不許至是林邑復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各付使者歸之

瞑庵曰不責細過不受奇物皆攻心之上策也

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二月康國求內附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遠服之名無益于用而糜敝

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瞑庵曰不勞百姓以取虛名仁主之所能也英武之君能見及此尤不可及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以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絶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辟延陀

可汗遣使請爲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明年五月至磧石文泰聞唐兵臨磧石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于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于遐荒四夷

皆悅服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

瞑庵曰高昌無禮不遽加兵璽書曉示不悟而後討之侯君集又能奉宣恩意不伐新喪庶幾王者之師魏徵所論至爲明切太宗不納其言竟置州郡豈忘根本枝葉之言乎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先是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奉表求婚上未之許弄讚遂帥衆二十萬進寇松州上命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至是弄讚遣其大論祿東贊獻黃金珍寶爲聘乃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

瞑庵曰戰勝而許和親尚于國體無損但外夷叛服全視中國盛衰不在和親也漢武和親乃用間之術後世不得其意遂以爲安邊上策殊可笑也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延陀既敗遣使請婚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

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元齡曰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省母涼州其故部劫之以降薛延陀何力不屈拔佩刀割左耳自誓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言其狀上卽命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歸遂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豈可食言何力因請敕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上乃詔幸靈州與眞珠可汗會禮眞珠大喜益捘賦馬羊充聘薛延陀本無庫廄調斂諸部不亟集又度磧乏水草畜口耗

死過半失期不至乃責以聘禮不備詔絕其婚

瞑庵曰房元齡之言頗形怯懦契苾何力之計又詭譎不端非所以示信夷狄不許和親而防其侵掠唐力之所能也何必沾沾于一女子乎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宜爲戎昱所譏也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十月帝如洛陽命房元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先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郜鼎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而責其使者悉以屬大理及是上至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大總管帥兵自萊州泛海趣平壤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管帥步騎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

瞑庵曰高麗藩國爲賊臣所弒不受其貢而討之宜也然正當審量國勢見可而行否則勞師勤遠內患旋生不若還其貢獻謹吾邊防爲善之善也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卻之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卽蓋蘇文）遣使謝罪幷獻二美女上以歸還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羅詔勿

受其朝貢復議討之

瞑庵曰高麗之役本討逆臣不聽謝罪可也旣已還師又因表辭失檢待使不恭重勞師旅是憤兵矣太宗于此可謂進退失據荒遠之國本不知有禮義旣不能以中國文教化之而又苛求儀節果何謂哉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以羊進達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伐高麗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羊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

瞑庵曰此議甚當蠻夷不可綏懷者惟以此策困之反主爲客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之善者從古夷狄之疲中國莫不由此反其道而用之則自困矣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四月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置燕然都護府以素立爲之統瀚海等六府皋蘭等七州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

朕才不及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嘗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進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獨朕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瞑庵曰太宗所言字字皆有心得非身體力行者不能

道五事中多用人行政之要其末乃是綏邊綏邊之要又在一視同仁不在精兵利器可謂得其本矣後之籌邊者能效太宗所爲則四夷自服不必皇皇于和亦不必憒憒于戰也

唐高宗永徽元年九月右驍衞郎將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初太宗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高侃發兵討之至是侃至阿息山車鼻發諸部兵皆不應遂以數百騎走侃追獲之送京師獻于廟社及昭陵而赦之置狼山都督于鬱督軍山統其餘衆于是突厥諸部盡爲內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十都督二十二州分統之

瞑庵曰突厥既破別擇豪帥立之庶可相安慕拓地之名多置州郡徒滋邊患其後突厥屢叛用兵不休效可見矣古先哲王之于夷狄來則禮之去則聽之不務廣地之名不誇威遠之略非其才不及後人也不欲貽子孫百姓之憂耳蓋中國之人久習政教垂一定之法雖中才亦可守成夷狄很悍叛服無常非盛德大力不能撫馭盡吾德力所至而不爲之限後世德力稍衰怨叛紛起征戰不已賦斂日繁必重困小民速亡其國故甯

謙讓而不爲也

唐高宗龍朔二年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等擊敗鐵勒于天山先是回紇同羅僕固犯邊詔以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討之及是鐵勒九姓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辥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

瞑庵曰仁貴殺降大損國信堅戎狄爲亂之心使後人竊于招撫其罪大矣唐不加戮而反賞之何也

唐高宗龍朔二年十月𨒱海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𨒱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絶二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絶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譖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絶尋死十姓無主附于吐蕃

䀹庵曰邊將擅殺藩王朝廷不問紀綱何在非獨見笑遠人貽患邊塞也高宗庸憒不君于此可見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寘左右

豈可使醜類入侍軒闈上從之

䀹庵曰高宗此舉昏謬已極幸能從諫不至階禍然亦可見其胸中憒憒矣

唐高宗咸亨三年二月徙吐谷渾于靈州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䀹庵曰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千古夷狄之强皆由此道近日西洋諸國所以雄長海洲憑陵中夏者亦不外此愚者寡識狡者欲誇敵以張議和之烈遂以爲皇古所未有堯舜禹湯所不能不知此皆中國所能而歷代賢君所已行者但後世習于訢愒不肎發憤行之故爲島夷所脇耳

唐高宗儀鳳三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以李敬元爲洮河道大總管九月敬元與吐蕃戰敗績先是詔以劉仁軌鎭洮河軍仁軌每有奏請多爲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知敬元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元固辭上曰

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元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九月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元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敬元收餘衆還鄯州帝加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衞將軍

䀹庵曰安邊難于力戰有將帥才而不能守邊者未有非將帥才而反可守邊者仁軌薦之高宗聽之如此用人安得不僨厥事

唐高宗調露元年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

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初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將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伐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詔四鎭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

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

瞑庵曰行萬里外不持寸兵而能俘執叛酋冊立藩國其功在衞霍之上其智勇與班超王元策等然彼則變生倉卒不得已而應之此則處心積慮懷詐以行雖權宜濟事終非綏遠之道

唐高宗永隆元年七月吐蕃寇河源先是吐蕃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至是入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

瞑庵曰置烽戍開屯田不勞中國而邊備自固必如此方能持久否則轉餉徵兵枕戈守障數十年後財力不繼無邊患而中國自敝矣

唐中宗嗣聖十三年九月吐蕃遣使請和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衞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鎭戍兵竝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

此豈非有兼幷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鎭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鎭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鎭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

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最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瞑庵曰求和而請罷兵割地明是要挾不發其詐而窮其所難使曲常在彼不絕其和而使之內訌處置極當

唐中宗景龍二年十一月突騎施娑葛犯塞將軍牛師獎戰沒遂赦娑葛立爲可汗初娑葛統有父衆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教忠節以千金賂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忠節如其言楚客等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會嘉賓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楚客頭楚客表以悌代元振娑葛遺元振書言我無仇于唐宗尙書受闕啜金欲加擊滅故懼死而鬭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冊爲十四姓可汗

瞑庵曰朝臣受賄先爲夷狄所輕不饜其求遂開邊釁彼有所挾而責曲于我師出有名朝廷不察率加征討每至兵連禍結貽害一方夫朝臣不知有君外夷安知有中國不責朝臣之不忠而責外夷之無禮甯足以服人心有國者欲弭外患必當先淸內姦武氏果于殺戮

乃流以悌而不誅楚客殆爲所蔽耳甚矣去佞之難也

唐元宗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入寇以辯訥爲隴右防禦使往擊破之上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六年冬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瞑庵曰吐蕃入寇既不能讓之遠去又恥于敵國之禮以致連年用兵後雖得其上表而負固不服究與敵國何殊中國好尙虛名大都如此

唐元宗開元八年六月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悔懼幷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諸部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瞑庵曰遠使絕域不以死生動念其忠誠足以格豚魚何不可以服夷狄安邊者尙慎擇人哉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四月遣使如突厥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侍郎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矣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于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下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尙主突厥求婚獨不與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眞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瞑庵曰懼擾封禪誘之使來粉飾太平已屬可恥使者旣許代請朝廷又不許婚失信遠人何以勸後且同一和親何愛于吐蕃何嫌于突厥庸人舉動良不可解

唐元宗開元十四年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州置長史勃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遣吏于唐是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

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于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強遣之門藝棄眾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瞑庵曰黑水請命武藝加兵已失藩國之禮其弟棄眾來奔深明順逆武藝不知慙悔猶敢上表請誅無狀已極元宗不能聲罪致討而支吾遷就自取狎侮太宗盛德掃地矣

唐元宗開元十五年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矣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㚟勒兵躡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渡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騎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

暝庵曰此時唐力不能及遠故吐蕃敢于驕倨然終不自省懼力圖修政以服遠人而因憤逞兵侈心轉廣奔蜀之禍已胎于此不必玉環蠱惑也

唐元宗開元十八年十月吐蕃遣使入貢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爲此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戎狄之長策乎上悅卽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暝庵曰强則驕慢弱則請和論勢不論理蠻夷常態中國處置惟當自量德力無定局也惟明所論乃馭戎之一事夷情反覆豈可長保和不忘戰謹飭邊防斯爲上策耳至于張功要賞以有事爲榮猶屬盛世之事若衰世庸臣則虛張敵勢恫喝朝廷專以能和爲功業矣

唐元宗開元十九年正月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暝庵曰吐蕃求書正是向化之機中國迎機導之使漸知禮義卽可漸息兵端于休烈所論愚陋狹隘不及裴

光庭遠矣

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九月冊南詔爲雲南王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阯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羅閣始强大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于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卒爲邊患

暝庵曰蠻夷叛服以强弱爲轉移分則弱弱則易撫合則力聚勢强必不馴服此理較然易知乃邊臣受賂而

請朝廷貿然許之君臣如此時政可知矣嘗謂賈子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語實封建救弊良謨後世于朝貢之國往往窮力遠征置爲郡縣屯兵轉餉貽害無窮何若分建君長聽其自治之逸乎且心志不齊形勢禁格爲亂較難卽有怨叛以夷攻夷亦省勞費安邊經久之法也

唐元宗天寶十載四月高仙芝擊大食敗績初仙芝僞與石國約和因兵襲之虜其王以歸石國王子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鎭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略盡

暝庵曰從古有守信而不勝者未有用詐而成功者卽僥倖一時終亦必敗仙芝懷詐襲人故挑邊釁又無定亂之才徒致喪師辱國庸人偏喜生事眞可恨也

唐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上遣使借兵囘紇囘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囘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與郭子儀等共復西京先是上欲速得京師與囘紇約曰克城之日土

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囘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京師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囘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于滻水之東

暝庵曰肅宗借兵囘紇以赴君父之難較高祖之用突厥情勢更迫但當日宜許以重謝不宜許以盡得財物耳倉卒之間計不及此既有成言事後萬難爽約廣平王能權宜降志以禮服人可謂仁而有智腐儒或以卑

屈失體譏之亦陋甚矣天之作君以為民也苟可以濟生民勞心辱身在所不惜況一拜乎

唐肅宗乾元元年七月冊回紇英武可汗以甯國公主歸之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毘迦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

暝庵曰唐借回紇之力收復西京以女妻之深得睦鄰之道肅宗不以宗女曆充公主能以國事為重同德同

心可見中興之象如此和親何傷中國之大何致為外夷所侮

唐肅宗寶應元年九月回紇舉兵入援上遣中侍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乃起兵至三城見州縣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可汗至是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節度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适至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拜舞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諸軍發陝州屢戰皆捷遂復東京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

暝庵曰回紇再入中國見州郡邱墟遂有輕唐之志苛責雍王鞭撻侍臣皆由此而起入東京後肆行殺掠亦由無所顧忌此時雖令廣平王拜之甯可止乎凡借用

外兵必中國先能自立乃可收效否則喧客奪主後患方深不僅受其狎侮而已肅宗承業中興祖宗遺澤猶在中國兵力尚強故能幸濟非可為常法也

唐代宗廣德元年正月回紇歸國回紇部眾所過鈔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

瞑庵曰馬燧善用權謀能使强虜斂手才略可愛儒者恥于用權動多拘礙不知權以利人權以安國卽經綸天下之大經無所謂非也天下官吏不皆馬燧道路小民何知大計小有爭競卽起兵端益可見借師强敵之難矣

唐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長安吐蕃入寇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

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漸爲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相繼淪沒至是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遂陷西京幷取劍南西山諸州

瞑庵曰富强日久恣意開邊中國虛耗已極而朝廷不悟臣下不言變起倉卒天下騷然徵兵入援夷狄乘機爲寇此勢所必至者廣德之亂基于太宗成于明皇而代宗適當其厄然大亂之後武備不修不用郭子儀而任程元振亦有取敗之道不盡先人遺禍也

唐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瞑庵曰夷狄乍入中國人心不服得地而不能守故每利于和可以坐收繒幣亦或徵調未齊鄰援未至則以和紿我而潛謀攻取擄掠旣饜士馬倦勤然後大言恫喝要我以盟詭狡情形昭然方策中國數爲所愚千載

不悟敵至驚惶敵去不思修備恃和爲安又不求自强持久之道眞可怪也子儀因請和而增備可謂洞達夷情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皋蘭朱克敬香庵編輯
新寧[illegible]生參訂

唐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道死吐蕃爲渾瑊所敗引去既至邠州遇回紇復共入寇時郭子儀屯涇陽聞二寇有隙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

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衞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寇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前陳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

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藥葛羅追擊破之京城解嚴

瞑庵曰子儀單騎見虜後世傳爲美談在當日實係無可如何之計然亦恃平日恩信在人故奮然孤往僥倖聽從耳若平日專用權詐雖有膽智才辯何濟艱難甚矣立信之不可不早也

唐代宗大厤三年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回紇可敦死以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

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耶回紇慙厚禮之

瞑庵曰唐待回紇本無失禮涇陽之役曲有所歸蕭昕正言責之隨即慙悔孰謂蠻夷不可禮服耶然必自處于禮乃可責其無禮自處于信乃可責其失信班固所謂常使其曲在彼也

唐代宗大厤四年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蓄馬蕃者非我誰使之于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瞑庵曰董晉有辭不辱君命然亦緣中國漸甯力足相拒耳戎狄貪惏責報無厭眞不可忽也

唐代宗大厤七年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

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瞑庵曰兩京之復回紇實與有勞厚加賜遺未爲不可聽其橫暴京師則太怯矣總由中國不能自强懼開邊釁故委曲隱忍耳然觀蕭昕董晉之事則回紇未嘗不可禮諭客使無禮不便加戮書告其主聽自懲罰于睦鄰之誼無傷何以計不出此

唐代宗大厤十三年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

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瞑庵曰唐待回紇可謂厚矣其結盟可謂固矣然而初隨僕固犯京今又無故寇邊卒以兵敗引去可見中國不能自强雖和無益後人多以外夷能守信義我不開釁彼必不冐敗盟覩匈奴之于漢回紇之于唐時叛時和隨盟隨寇豈盡中國開釁乎史策具存願與天下有

識者共論之代宗不問初非大度包容葢亦知夷性反覆雖問無益即使得其遜謝而行人未返邊警先聞徒貽笑耳

唐代宗大厤十四年八月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爲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贈上復使韋倫報之

瞑庵曰代宗此舉頗得柔遠之道葢彼既遣使而又寇邊則不受其使可知俘配遠方于事無益反使彼得有辭恩遣以愧之雖不能終止其寇亦可暫時甯靖耳

唐德宗建中元年六月回紇頓莫賀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秏而本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

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瞑庵曰俗以樸强以文弱中外盛衰胥不外此分嚴則情隔文繁則事泥用侈則國貧其來有漸其朽無形中國不知悔夷狄不知懲均可怪也

唐德宗建中元年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

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怒突董獻策光晟請殺之光晟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爲不禮突董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讐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後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其國回紇相頡子思迦立休等于帳前雪中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

瞑庵曰客使爲暴中國人數不多以威禁之可也執而歸之可也張光晟輕違朝命擅殺多人貶官豈能塞咎唐失刑矣回紇反覆卽無光晟之事亦難久安但中華禮義之國豈可自踰短垣授人口實以水洗血之言能無愧乎

唐德宗貞元三年三月以李晟爲太尉初吐蕃尙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元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旣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侯邢君牙遂以君牙爲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鎭尙結贊素畏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唐可圖也乃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

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聞尙結贊之言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

瞑庵曰吐蕃卑辭求和潛用反間其計誠狡然亦由德宗生性闇猜故墮其術人君馭遠首貴用人心腹重臣忠勳素著者且不能保戎狄之盟獨可信乎不能用李馬以制吐蕃而能結吐蕃以攻回紇乎何不思之甚也

唐德宗貞元三年五月遣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吐蕃屢寇邊遣崔澣往使詰其負約尙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今明公欲修舊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請必使之主盟澣還遂遣瑊與吐蕃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尙結贊請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

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尙結贊請各以甲士列壇東西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中悉爲所禽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發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禽瑊至其營將卒皆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鎭上大驚謂渾曰

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既而上遣中侍齎詔遺尙結贊不納而還

瞑庵曰撫馭夷狄固貴推誠然必有備而後可用力不足而示德鮮有不敗者吐蕃反覆非止一朝縱不劫盟和豈能久德宗欲以誠信結之渾瑊竟不設備仁而近愚矣後之籌邊者幸鑒戒焉

唐德宗貞元三年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

心屈己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邪是後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

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敵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何如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爲可怨耳上曰朕與回紇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

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凡泌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與天竺皆久慕中國代與吐蕃爲讐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四年十月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

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仍請改號回鶻許之乃冊合骨咄祿爲回鶻長壽天親可汗

暝庵曰回紇有大功于唐雖中間反覆而知禮服善較勝吐蕃與之和親以公主妻之本無不可德宗思小怨而忘大計幾如婦人之見李泌洞達邊情通籌全局其所辨論尤理明辭婉使人意消濟時之彥亦萬世安遠之模也使宋明有此人國祚何至遽絕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爲其下所殺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

阿啜爲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紇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名聞塞外

暝庵曰此亦一時權術回紇初立方欲求助于唐故不敢驕耳威名遠聞恐不係此

唐德宗貞元十年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于雲南異牟尋許發五千人與之至是遣五千人前行異牟尋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牟尋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爲冊使立異牟尋爲南詔王

暝庵曰雲南介于兩大故左右依違崔佐時直發其隱使之顯絕吐蕃其膽智與班超相似然亦由唐力足抗吐蕃故雲南得專所事李泌成謀于此益見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九月以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

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節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于北邊

瞑庵曰可見景略安邊自有才略非僅高坐怒叱也與遠人交徒恃客氣尊已卑人適取侮耳

唐憲宗元和八年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瞑庵曰邊臣貪賂先毀隄防使彼得乘間以窺我直辭以要我涓涓不已遂至滔天貪人敗國自古已然奈何哉

唐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詔寇成都入其俘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巔遂謀入寇以蜀卒爲向導襲陷嶲戎邛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嵯巔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爲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瞑庵曰從古邊患總由將帥非人杜元穎負乘致寇罪固當誅嵯巔入郛而反抗表其目中豈復有唐國家不能用賢動爲外夷所侮可鑒也

唐文宗太和四年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

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瞑庵曰此時唐之威令不及河北何能及遠用李德裕

而邊境粗安卒見得人之效贊皇籌邊確有心得分守不如聚鎮深協機宜禍不在身四字尤中文臣尙口之弊有明一代邊事之壞皆由于此願後世文臣鑒古知今勿妄談邊事而專求治安中國之道政舉民安邊患自息矣

唐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

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瞑庵曰貪小利而失大信誠非中國所宜德裕受降其見未廣但僧孺所論亦策士夸詡之言未盡可據吐蕃反覆非止一時唐不能自保雖不受叛臣兵亦將至苟能强雖受維州彼亦無能爲害虜之叛服在我而不在彼按此時吐蕃彝泰多病委任大臣國勢衰弱故不爲邊患非和親守信之效也

唐文宗太和七年六月以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瞑庵曰載義之言直而有理自足動人然必其才略政

令先已播聞故能使遠人畏服否則口舌雖工其如彼之不聽何

唐武宗會昌元年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先是回鶻爲黠戞斯所破其可汗兄弟嗢沒斯等與餘眾款塞求內附稽留久之及是天德軍使田牟欲擊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

也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已而嗢沒斯誘殺赤心擊走那頡啜率所部來降詔以嗢沒斯爲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爲歸義軍

暝庵曰見強敵則畏縮遇潰兵則邀功邊將陋態大抵如此李德裕處置深合機宜廷臣不敢保何況戎狄二

語尤爲明切戎狄之性弱則來歸強則叛去誰能保之今之欲保外夷者皆爲外夷所愚者也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遣使慰問太和公主回鶻烏介可汗先是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時朝廷未之知李德裕請遣使齎詔嗢沒斯訪問公主所在從之及是回鶻烏介可汗邀擊黠戛斯達干殺之刼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上賜烏介可汗敕書喻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接應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八月回紇寇大同川三年正月復侵振武劉沔襲敗之迎太和公主以歸

暝庵曰烏介借城事本不順唐主答之意厚辭和未失綏遠之道而飄忽寇鈔卒賴劉沔擊之乃去可見中國力不能禦雖善辭命終不能息其禍心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二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

先是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令蕃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于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于中國豈敢遽求賂遺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敘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爲然乃以趙蕃爲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

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

瞑庵曰武宗求地之說可謂下愚數千里之地彼若能守豈肯輕以與人如不能守何待于求徒爲遠人所笑費餉勞師特其後也李德裕審論邊情條理明析詔辭溫雅正大不失中國之體每讀陸宣公李贊皇制草令

人慨想唐代人才之盛雖文字無關武備而訓辭典雅足見中國有人亦威遠之一端也

唐僖宗乾符二年正月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卭崍關成都大震驃信遣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詔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尋以爲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修復卭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至是蠻不復入寇

瞑庵曰揚兵假道明是恐脅庸人孫子所謂辭驕而益進者退也楊慶復斬使詈辱可謂善審兵機高駢聞警不懼因緣膽識過人亦平日慘淡經營確有心得乃能致此非苟爲大言也

唐僖宗乾符四年二月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先是高駢奏遣僧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酋龍許以公主妻之時駢方築成都羅城恐蠻寇驚役又以蠻俗尙浮屠故遣景仙往酋龍果禮之信用其言已而法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後辛讜復遣攝巡官徐雲虔如南詔牒使稱臣奉表貢方物法見雲虔與抗禮謂南詔已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表

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比還受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至是復遣使請和詔許之

瞑庵曰南詔荒悍强則爲寇弱則請和而又不肯表貢志可知矣中國不思備禦之方而斷斷于稱弟稱臣皆客氣也使稱弟而烽息民安固中國之大利稱臣而終

日爲寇亦何貴此虛文高駢雅有邊才曲事羈縻正欲徐修守備書生無識更以筆舌與爭豈不可笑

唐僖宗廣明元年六月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初南詔遣使求和親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爲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中和初南詔上表款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瞑庵曰天下疲弊亟當綏外以治內必令稱臣可謂不知緩急且唐與回紇吐蕃時而君臣時而兄弟甥舅獨何嫌于南詔謂其遠而小乎是畏强凌弱非禮義之邦所爲也謂其昔嘗臣我今爲叛亂不可恕乎則高祖嘗臣突厥何以後更滅之崔澹之論千古雷同誠鄙人所大惑不解者

唐昭宗天復二年三月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夷狄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武宗會昌以來爲國

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宜喻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阻其謀從之

瞑庵曰韓偓處置頗當國之安危在我我不能自强而以戎狄爲援終無善策此時國勢垂危心膂肘腋且不可保况遠人乎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四月契丹遣使如梁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爲之及耶律按巴堅爲王尤雄勇奚及室韋韃靼咸役屬之按巴堅恃其强不肯受代七部劫之按巴堅不得

已傳旗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別爲一部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後稍以兵擊滅七部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衆三十萬侵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晉王不許留之旬日厚贈遺之按巴堅旣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瞑庵曰戎狄反覆大抵如此後世欲結外援者幸考前事而三思之

唐昭宣帝天祐十三年十二月契丹稱帝改元契丹主按

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舒嚕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舒嚕后勇決多權變按巴堅行兵御衆后常預其謀按巴堅嘗擊党項留后守帳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先是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于契丹按巴堅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于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舒嚕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按巴堅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敎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按巴堅待之益厚及是稱帝遂以爲相

瞑庵曰按巴堅崛起一隅饒有勇略又佐以舒嚕之英明延徽之練達立國經野井然有條故能雄長東方創垂大業韓延徽入晉不用復歸而遼主待之益厚兩國優劣興衰卽此可見矣

唐昭宣帝天祐十八年十二月契丹攻幽州晉王往救力

戰破之契丹主走歸晉王引兵躡契丹隨其所止見其野宿之所布槀于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

瞑庵曰大凡興國用法必嚴夷狄尤甚但其規模疏簡人不苦而易行衰世立法繁密而文具空存百無一實謀國者不求所以立法用法之意而徒求之于器用造作不亦遠乎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唐遣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按巴堅聞莊宗遇害慟哭曰我

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我于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鎭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瞑庵曰唐太宗聞突厥亡而令羣臣儆戒契丹主聞莊宗死而止酒罷獵英雄所見略同豈得以中外限之姚坤木强足以媲美鄭衆有使如此邦家之光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契丹主按巴堅殂按巴堅卒于夫餘城舒嚕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然宜往見之遂殺之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于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趙思温當往不肎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敬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于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臂令置墓中

瞑庵曰外夷輕禮尙威易致篡亂幼主新立懼强臣不附左右爲姦故借此誅殺以立威去惡其中必陰有區別非苟爲芟夷者斷臂置墓堅忍絕人具此性情陶以禮義爲忠臣孝子節婦信友亦復何難嘗謂外夷之俗獷而堅中國之俗文而脆往往爲其所弱舒嚕以一婦人其才識智勇皆非五代諸主所及他可知矣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契丹德光立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託允俱乘馬立帳前爲諸酋長曰二子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託允慍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唐

瞑庵曰當時天下大亂中國無主劉龔王璘輩所爲皆禽獸不若契丹以母后秉政措置具有條理德光又能

孝事其親任用賢佐雄視諸夏宜矣中國所恃者禮義外夷所恃者氣力二者之勢相當衰亂之世中國先自滅其禮義而堅忍之氣猛悍之力又遠不及外夷安能與之爭衡哉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四月唐置緣邊市馬場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于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詣闕

瞑庵曰遠人詣闕供頓繹騷甚非中國之利後唐此舉勝于漢武帝唐太宗遠矣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三月契丹遣使如唐初契丹錫里策喇卜與特哩袞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于羣臣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策喇卜契丹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稍副其求乃遣策古錫里與俱歸契丹以不得策喇卜自是數侵雲州及振武

瞑庵曰夷狄稱兵惟利是視不愛其骨肉何有一將且彼能選任何患無人如其不能歸之何害楊檀所見殊隘但留則俱留歸則俱歸狐疑許拒徒令爲寇有辭則尤爲失計耳

後唐清泰三年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敬瑭鎭河東陰蓄異志唐主疑之移鎭天平敬瑭拒命詔張敬達將兵討之敬瑭懼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主求救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

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許俟中秋傾國赴援九月契丹主德光將五萬騎自陽武谷而南至晉陽陳于虎北口大破唐兵敬瑭遂滅唐自立

瞑庵曰石敬瑭叛主稱兵借師救死稱臣稱兒皆所不惜鄙夫患失已無羞惡之心劉知遠老謀深算確中機宜然惟英主乃可與言豈所論于敬瑭哉

邊事彙鈔卷六

景東劉韫齋先生鑒定
臯蘭朱克敬瞑庵編輯
新甯江孝棠芾生參訂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六月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重榮耻臣遼見其使者必箕倨慢罵或潛殺之遼以爲讓晉王遜謝六月重榮執遼使伊哷遺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等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爲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之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

爲晉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握重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甯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讐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今天下粗安創痍未復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秏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秏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甚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瞑庵曰石晉爲契丹所立既拜受冊命又使桑維翰跪請終日乃得苟全其得國固可羞矣安重榮果有廉恥即不當事晉既已臣晉而又耻事契丹覥然以中國自尊以外夷待敵且明知強弱懸殊而故挑邊釁以禍國

家人雖下愚必不至此殆欲激怒強鄰乘機起事耳桑維翰表辭非獨知禮守信亦審時度勢之言晉主能聽故不至及身而亡

後晉高祖天福八年九月晉執遼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于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于獄凡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

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横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絷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皆爲延廣所沮

䁰庵曰晉之于遼義等疆臣不得比于藩國更非唐代請兵突厥回紇可同重貴昏主延廣妄人不究事理併不審事勢徒以大言召禍其死宜矣稱臣稱孫有何分

別實所不解

後晉出帝開運二年六月遣使如遼遼連歳南侵中國疲于奔命邊民塗地遼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舒嚕太后謂遼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于遼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遼謝過遼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晉以遼主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

䁰庵曰遼太后之言洞達中外情勢亦保國永祚之良謨中國知此可以無開邊之禍外國知此亦不至因好大而亡近日外洋諸國機械日新開拓日廣論者皆震其强吾見其速獘而已

後晉出帝開運三年十一月遼大舉伐晉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遼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遼主大舉伐晉趣恆州杜威等聞之

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遼可破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與遼夾滹沱而軍遼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議引兵還旣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應夜募壯士斫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威不可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師斷晉糧道及歸路軍中恟懼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

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爲遼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皆絕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晉主欲親征不果旋遣兵分戍澶州河陽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遼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

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爾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遼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諸軍奪氣遼人逼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等謀遣腹心詣遼主請降遼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于外軍士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爲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遼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遼主引兵而南遣

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于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遼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傳住兒入宣遼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以晉主命召桑維翰殺之遷晉主于開封府以兵守之遼主賜晉主手

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趨河陽捕景延廣遼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十萬橫磨劍安在喬榮出前紙示之延廣懾伏乃鎖之

瞑庵曰重貴竊承偏業近逼强鄰旣不能降心事大又不能奮力自强敵兵壓境猶復調鷹禁中所任用者又皆景延廣杜威等佞鄙小夫不亡何待從古能自强之主必不肎輕開邊釁敢大言以挑强敵者必不能修政用賢所以强者自强弱者自弱而至于亡也石晉事不

足深論錄之以爲後來之戒

後晉天福十二年正月遼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遼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遼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遼主謂判三司劉昫曰遼兵應有優賜宜速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民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遼主居洛陽數月諸鎮多叛兵民或殺長吏轉攻遼軍遼主歎曰

我不意中國之人難治如此又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遂大掠府庫及官司宮女引兵北還

瞑庵曰遼既滅晉不卹其民而專括財貨宜不能長有中國也

又曰中外異俗勢難强同既不能以中國之法治中國其强必不能久欲强彼從我則其亂愈速蓋中國之人機詐百出非盡威力所能制先王所恃以維繫者禮義廉恥之大防耳若併此去之則豪傑竝起各逞智能刑罰雖峻不能盡人而誅士馬雖强不能盡野而薙甯可旦夕安乎遼主知難而退頗有遠識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月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瞑庵曰不能自强而徒忌人之和好皆小兒之見也遼能奮發其勢足以滅周不必借力于唐如其不能通使何害遼人甚多能盡刺乎使遼遣一將領數千騎責問行人死所則邊釁頓開周主將復爲重貴幸爾時遼政

中衰無暇及此耳

宋太祖開寶八年三月遼遣使來通好先是遼涿州刺史邪律琮遺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至是遼遣使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遼宣徽使馬峰固諫乃止

瞑庵曰遼與宋和遣告北漢甚得交鄰之禮兩大相睦小國之憂北漢主不知儆懼而反欲攻遼何其愚也亡國之君所見常出人意表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三月宋伐北漢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冀王迪里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迪里敗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

瞑庵曰遼方與宋通好而又出兵救漢外夷難信如此而今人乃獨信西洋此余之所大惑不解者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六月宋伐遼圍幽州七月與遼耶律休格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帝既滅漢欲乘勢取燕

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元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律休格救燕時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貲械不可勝計自是遼好遂絕

瞑庵曰宋祖初定天下懲唐之失盡削藩鎮兵權故兵力最弱乃欲遽復燕雲志非不壯但遼地甚廣又憑積勝之威晉漢以來中國畏之如虎宋盡力攻取亦無必勝之權若及此時和好我得休息彼亦未敢生心策之上也不務出此輕用其鋒遂至連兵不已終宋之世中國不振可惜也

宋太宗雍熙三年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

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釁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李至上疏力諫帝不聽遂進兵田重進潘美頗克州縣曹彬至涿州糧盡引還爲遼所掩全軍敗潰棄戈甲如邱山既而潘美楊業等亦敗復失雲應朔州

瞑庵曰後世論者多以宋室初定天下不乘兵力取燕

雲遂至子孫不振此皆不考事實之過也宋之兵力本不及遼太祖太宗一再興師皆爲所敗非能復燕雲而不取也余則以爲此時兵力雖不能戰猶足以守不及此時嚴約與和爲失算耳

宋太宗雍熙三年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主及蕭太后率兵南下以邪律休格爲先鋒都統時廷讓帥師數萬竝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契丹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

屬李繼隆爲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格諜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卽引數十騎逆之旣至帳下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潰敗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

瞑庵曰自曹彬敗後遼師乘銳而來宋幾不能自保太宗能悔前過赦敗將蠲民租知所以自守自强故不致播遷之禍所謂善敗者不亡也

宋太宗端拱二年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請于沿邊建三大鎭各統十萬衆鼎峙而守仍令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宋琪請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取燕必克

琪又言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兵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

瞑庵曰此時宋之與遼其勢不得不和宋琪等一時賢者皆不諱言和帝嘉納之而臺諫亦無以和爲詬病者興國之所以異于末世也

宋太宗淳化五年七月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高麗數以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甯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慰之自是不復入貢

瞑庵曰高麗請伐契丹自圖報怨耳太宗拒之甚善彼不朝貢于宋無傷若因此興師則兵連禍結貽害無窮矣

宋太宗至道元年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卻之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瞑庵曰條捷諭民不得謂之輕脫契丹寇邊自開寶以

來殆無虛歲豈盡由邊臣召釁宋之得國甚易故兵力最弱當太宗時惴怯如此宜子孫之不振也

宋太宗至道二年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洛苑使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爲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出呂端請發兵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瞑庵曰太宗守文之主其才略本不足鞭撻西戎李繼遷前甫入貢茲又邀奪運餉蓋已知宋無足畏矣西夏之患實昌于此

宋眞宗咸平二年十月契丹入寇都部署康保裔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朗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堅冰滑不可上契

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眞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會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于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遂戰沒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

禦之次于大名未幾契丹引還

瞑庵曰自將臨邊不聞決戰僨事之將又不加戮宋代用法太寬亦致弱之一端也

宋眞宗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大舉入寇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蕭達蘭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延渥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

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瞑庵曰寇準頗識邊情出沒無常使我不得休息外夷之困中國多用此術既不能力戰窮追使之創懼擇要緊守亦是安邊長策

宋眞宗景德元年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報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復其巢穴此請殆不妄于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瞑庵曰兩國連兵雖常勝不能無損契丹請和實緣久戰兵疲初非用詐因而許之益厲吾衆益嚴吾守斯爲上策眞宗恐其難保亦何愚也中外議和斷無能保久

長之理寇則拒之和則與之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而已不求諸己而望敵不敗盟其可得乎

宋眞宗景龍元年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飮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

安閬州人請幸城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十二月渡河次澶州道中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

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御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因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

付準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準遣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覘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燕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

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昇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媿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

衛士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帝遂還京

瞑庵曰契丹請和宋遣曹利用往議利用未還而契丹兵又入境此非求戰也揚兵以速成耳寇準料之已審故敢勸帝親征前後計議早已成算在胸識定則膽足非貿然以往者庸人驚懼嘆羨議論紛紜皆屬夢囈契丹本不欲戰因親征而稍減邀求非因親征而始議和

也至獻地稱臣之語則未免夸誕是時契丹之兵不過攻城失利非奔北死亡不能自振準何能使之稱臣獻地乎太祖太宗所不能而謂眞宗能之乎

宋眞宗景龍二年正月大赦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牛馬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

瞑庵曰既和之後必如是振作經營方能持久若和議一成即優游富貴歌舞昇平則根本既虛敵有所乘民無所恃患不旋踵矣

宋眞宗景龍二年正月置國信司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僅賀蕭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書外夷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是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爲然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瞑庵曰宋之與遼國勢幾不相敵契丹立國又在宋先併稱兩朝有何不可眞宗外夷乃使臣誘勸之意非有

國者所宜自矜也譬之世俗稱官長爲父臺乃以民之父母爲譽使之顧名思義耳而官吏亦自稱爲父母官不亦鄙乎王曾所言未免書生夸誕之習幸爾時國運方隆君臣多明白理勢不致以虛文挑實禍至南宋則國勢愈衰喧爭愈甚矣

宋眞宗景龍二年七月歸幣于契丹凡三十萬緡自是歲以爲常契丹亦歲遣使報聘

瞑庵曰歲幣之事當時多以爲憂後世尤以爲恥其所見皆未廣邊境用兵動費數百萬歲幣數十萬不過數

縣租稅王者何惜此費不以甯民厚往薄來經有明訓亦于國體無傷但當審度時勢如果彼必不靖我力可以遠征則當發憤興師爲一勞永佚之計若不過彼此攻掠小有得失則徒擾民生秏帑藏兩損無益轉不若歲幣之費小而安矣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吐蕃冟勒斯賚請伐夏州不許冟勒斯賚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噶爾城以宗噶爾僧李立遵爲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州亦敗衆

益怨之冟勒斯賚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噶爾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冟勒斯賚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冟勒斯賚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因是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瞑庵曰吐蕃請擊西夏不過欲借宋兵餉以拓地自强耳帝不許而遣將備邊可謂洞中機要徽宗時女眞約共攻遼而童貫遂行昏明用殊興亡所由判也

宋眞宗乾興元年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契丹主聞眞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邪律陸音等來弔祭置眞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眞宗諱者悉改之

瞑庵曰觀契丹所爲外國何嘗無禮中國動以禮義自矜而于交鄰大典絕不講求能無愧乎

宋仁宗天聖七年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瞑庵曰一視同仁毫無中外之見遠人安得不服景德

以後邊警稀聞雖由契丹多故不暇內侵而民夷絕無纖芥何嘗非盛德所感乎

宋仁宗天聖九年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再使契丹益加禮重

瞑庵曰道輔守禮而契丹知愧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果

能實踐躬行雖極蠻貊無不達矣

宋仁宗寶元元年十月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自立爲帝國號夏遣使奉表詞頗抗傲羣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誅滅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嘗請置之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二年六月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禽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

瞑庵曰元昊帝制自爲本不榮宋官爵所以稱臣者利

宋賞賜耳爲寇不已當思備禦之方下詔削官徒爲所笑吳育所論洞達情勢仁宗不聽何其闇也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趙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任福領兵七千聲言巡鄜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餘積而還

瞑庵曰元昊嗣位後屢次寇邊宋兵輒敗狄青韓琦小有克捷亦終不能深入可見當時武備之弱外夷侵侮總由中國不能自强非盡彼之雄傑也

宋仁宗慶厤元年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元昊爲寇不已帝欲大舉討之經略副使范仲淹力主撫綏韓琦以爲虜衆不過四五萬人我兵逐路自守勢分力弱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其破可必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衆只守界濠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請遣近臣相度進攻帝不能決

瞑庵曰韓琦議論頗達邊情仁宗既欲發憤大舉又不盡用其言恇怯狐疑何能濟事仲淹持重意在攻撫並施慮非不遠但此時元昊猖獗已極斷非招撫所可羈

縻仲淹之策當用于既勝之後不當用于未戰之前耳

宋仁宗慶厤元年正月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于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遣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會元昊亦求盟于韓琦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行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趣鎮戎軍盡出其兵命任福等將之以禦元昊福輕進敗沒

瞑庵曰韓琦確有將才臨事規畫條理井然任福違戒

以致失機使終用琦未必不能再振仁宗不察遽爾貶官宜邊事之日急也宋代措置邊事動輒乖謬仁宗令主亦復不免豈天意耶

宋仁宗慶厤二年三月契丹來求關南地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

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並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呂夷簡奏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瞑庵曰契丹與宋和好有年見宋疲兵西夏遂有請地之舉敵之動靜在吾治忽馭遠者可不愼歟蕭特默之來覘虛實以爲進退非敢必得地也富弼接待有禮遂使奪氣輸情其忠毅誠不可及惟云不敢愛死及歐公顏眞卿之比則所見殊短是時宋未甚衰契丹立國頗尙文治何肯輕戮鄰使以直與人皆不知彼已之過也

宋仁宗慶厤二年五月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

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眞宗駐蹕之所城焉

瞑庵曰夷簡此言深得伐謀之道然不能蓄財養兵求自强之實則親征亦不可恃況築城乎

宋仁宗慶厤二年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

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于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瞑庵曰王德用深曉兵謀此時宋之國勢已不能戰有將如德用故尙能和凡和者必有兩不相下之勢乃可持久否則情見勢絀動爲敵制名和而實降矣

宋仁宗慶厤二年七月富弼還復如契丹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

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鹵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肎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

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

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

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爲太宗所禽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邪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徹兵自是通好如故

暝庵曰富弼和遼往復辨論以王陵周勃之忠兼蘇秦張儀之口幸而得成葢契丹之意本不欲戰而亦不憚戰故敢以奔言要脅宋不欲戰而竝不敢言戰故奉使者更難措置計當時國運熙隆政令修舉韓范歐富一時俊傑卽晏殊呂夷簡輩亦非中下人才加以民氣無

傷財用未絀而屈已議和其難如此豈古人皆不今若我强彼弱則可用兵彼我皆强則當審勢酌理以期兩全今之洶洶言戰者盍考古事而熟思之

邊事彙鈔卷七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皋蘭張[illegible]瞑庵編輯
新甯[illegible]參訂

宋仁宗慶厤三年正月元昊上書請和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夷相半人困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种世衡又以計遣王嵩遺書間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奇兄弟皆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知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帝亦以西鄙用兵日久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龎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

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王嵩使與文貴以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彊不肎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鼎國烏珠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往諭帝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册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烏珠之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舍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

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

瞑菴曰元昊疲困請和許之可也或和而復寇防之可也稱臣與否于國事毫無損益乃因稱謂虛文經時不決終以銀絹買其稱臣旋復叛去亦何謂哉宋人談邊尚虛文而略實事往往如此

宋英宗治平三年四月夏人寇邊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鈔熟戸擾邊寨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蔡挺遣將擊走之會朝廷發歲

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

眼庵曰宋力不能及遠而强諒祚稱臣本屬無謂使來不遜詔旨不遵取辱已甚何貴此虛文哉爲宋計者使有小過容之不問可也絶使留幣嚴兵守塞亦可也乃既以輕舉招侮寇邊之後又復照常賜幣措置乖謬如此安得不爲猾虜所輕陸詵所爲差强人意然諒祚反覆其謝罪不過戲弄中國賺取銀絹無以待其來寇仍不止也

宋神宗熙甯二年十月城綏州先是夏人寇秦州既而秉常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許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秉常遣旺孟克來言欲先得綏遠命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旺孟克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旺孟克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眼庵曰夏人狡詐其侮弄中國不止一事此特其顯著者外夷惟利是視利所不在則守信義以責我苟有所圖則悍然不顧矣後之談邊者幸深鑒焉

宋神宗熙甯七年三月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

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䘏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楡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刱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爲免役

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于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瞑庵曰遼之疑宋勢所必然人主有國自當立政修備豈能以敵之愛憎為作止我能自立彼雖疑忌無如我何不能自立雖愛我終必內侵凡畏敵之疑而撤邊備者皆愚陋小夫不顧國家之利害苟求已身之無事耳彼疑我謀卽撤邊備彼疑我生聚將盡民而殺之乎彼疑我開拓將盡地而與之乎肉袒以冀豺虎之憐必無幸矣神宗憤累世之弱專任王安石以謀富强更立新法轉至擾民不知治國之法先聖哲王講求已備後世衰弱正由廢弛不行非病少也舊存之法已成具文新立之法又能保其實踐乎韓琦所論諸事皆切中時弊亦古今立國安邊之道所云可疑之形因而罷去意在諫止新法非後人愚懦媚敵之見也

宋神宗熙甯七年十月遼女眞部節度使烏古鼐卒烏古鼐之先曰函普自高麗來居完顏部凡六傳而至烏古鼐稍役屬諸部會五國富聶赫部節度使巴延瑪勒叛遼遼將致討烏古鼐襲而禽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眞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粥者以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震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穆延部舍音復叛遼烏古鼐伐之舍音敗走烏古鼐將見遼將自陳敗舍音之功行次拉林水有疾而卒子合理博嗣

瞑庵曰凡外夷能雄長一方者其君相必有才識其立國必有規模遼金諸史可考也陋儒束閣不觀了凡綱鑑易知錄等書又多廢削不載遂疑外夷之強皆由戰鬬汲汲皇皇學其利器以求勝而不知實為遠人所笑也

宋神宗熙甯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

報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遼人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遼人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肎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

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遵勖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絶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

瞑庵曰國無中外得人則强疆埸之議經時不決沈括往使數語而成學之不可已矣也豈獨大臣哉

宋神宗熙甯八年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瞑庵曰沈括辨論已足折服遼人宋君臣何不據典力爭而輕許割地想安石方力行新法無暇及此耳後世併以靖康之禍歸獄安石未免深文但中國無人爲外夷狎侮則邊患必日甚一日不可救療耳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

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瞑庵曰將與之國賢士常棄敵來歸然必我之政令人

材遠勝于敵乃能使遠人慕義徽宗昏主童貫穢鄙闒
人不自度德冀幸大功宜其及矣

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女眞阿古達舉兵攻遼取甯江州遼主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靑于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曾嘉努舒固特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舒固特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史愛錫拉布往詰之阿古達曰我小

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諸將定議會兵攻遼屢破遼軍

暝庵曰阿古達智勇兼備而治國交鄰具有禮義鄰邦日强有國者所宜警懼遼宋二主絕無見聞安得不敗遼納金叛始終不遣使金人得以有辭尤不可解

宋徽宗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建隆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思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思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暝庵曰金勢日張遼亡在卽宋不知懼而反欲合兵攻遼愚妄已極又以徽宗爲君謀及蔡京童貫不亡何待

宋徽宗宣和元年正月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金主遣李善慶等持國書幷北珠生金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旋遣政齎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報聘至登州聞金已受遼封政遂不行遣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欲與女眞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瞑庵曰宋爲遼弱久矣金能破遼而宥臣宋乎亡國之君其闇妄一至于此高麗之言深達時勢其國有君故雖逼强鄰尚能自立

宋徽宗宣和元年六月詔童貫罷兵關右旣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强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

瞑庵曰童貫用兵連歲並無寸功諷夏來朝又爲所侮朝臣皆不敢言徽宗亦懵然不察更加官賞昏德如此豈待金人而後亡哉

宋徽宗宣和元年六月遼遣使册金主爲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遼遣邪律訥格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旣而訥格復至金金使呼塔噶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册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乃使烏凌噶贊謨如遼迎封册册至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册乖體式如依前書所言然後可從贊謨至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蕭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兵之計當議進兵乃命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格爾習兵一千鎮守多昂摩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絶

瞑庵曰此時遼之于金求和不得幸彼失策自來請封急當許之爲緩兵修備之計乃復爭論虛文因循不決以底敗亡不爲忍恥之句踐而爲好大之夫差何其愚也後之籌邊者幸孰思之

宋徽宗宣和二年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並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中書舍人吳時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王黼斥爲腐儒時遂求去又

有安堯臣者上書曰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臣恐異時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蓄銳伺間以逞其欲此臣所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趙良嗣至金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議之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

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時貫與蔡京力主燕議熙河鈐轄趙隆極言不可貫不悅鄭居中亦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一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爲多少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義稍寢

瞑庵曰合謀攻遼志非不大但此時政紊兵罷內亂在卽何暇及遠宋知遼之可攻而不知己之不足以攻遼知金之可倚而不知金能取遼卽能取宋庸佞滿朝愎諫輕舉殆亦天奪其魄耳

又曰遼宋通好有年旣無疆埸之警又無必不可解之讐忽爾棄舊謀新不知是何肺腑百年舊好且不可恃須臾之盟金人能信我乎趙隆武夫知其不可而蔡京童貫輩醉生夢死旣得富貴安冀功名以國僥倖倂不保其身家可悲也

宋徽宗宣和四年三月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童貫聞金數敗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鄭居中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王黼獨

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不取燕雲女眞必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邪律湻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勿責朝散郎宋昭上書乞誅王黼童貫趙

亘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乎疏上除昭名編管海南

瞑庵曰金之滅遼已在旦夕而宋方勒兵巡邊旣約合攻又不能盡力徒欲乘遼之危借金之力坐享其成世有如是易立之功名易得之土地乎舉朝童駁豈獨蔡攸宋昭之言可謂切直宋不能用而反罪之卽此足以亡國

宋徽宗宣和四年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貫至高陽關

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牓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趣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邪律淯聞之遣邪律達什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與之和貫不納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衞將軍致仕

瞑庵曰遼之衰弱已極而宋兵一出卽爲所敗金人固聞之矣靖康之禍已伏于此宋遼友邦脣亡齒寒之諭童子知之爲宋計者能救則救之不能救則閉關修備以防侵軼遣使如金以弭邊釁可也不自量力乘亂邀功于義利兩無所當种師道之言深切著明遼主之言

理直氣壯宋之君臣不悟不媿殆亦利令志昏耳

宋徽宗宣和四年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敗績延慶兵潰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至亘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請令公之子三太尉（延慶次子光世）以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

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併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下其租稅當輸本朝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尼瑪哈曰若不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良嗣至燕謂金

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責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此外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

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禽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

歌詩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尋加武泰節度使

瞑庵曰宋兵再出再敗尚不知止不能敵垂滅之遼而欲求地于方張之金人卽昏愚何至于此豈運值天亡不能自主邪兵敗而反加官亡國政刑大抵如此

宋徽宗宣和四年十一月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及平灤等州既而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不肎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

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幷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固新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也金人不聽至汴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于金既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

良嗣許以二十萬石五年四月金主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詔赦兩河燕雲勒碑以紀功

暝庵曰宋之虛實金早知之六州之許併非本意特以遼尚未滅姑紿宋耳宋君臣猶在夢中斷斷爭辯豈不可嘆

又曰燕雲州縣皆金人力戰而得宋無銖兩之勞妄求分地其愚已極金人因而弄之與地取租甚于商於六里童貫輩欺主邀功甘受其侮金之視宋固已不值一錢長驅而入豈貿然哉

宋徽宗宣和五年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遼人張瑴為金守平州或說瑴降宋以圖復遼瑴聽之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王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瑴聞之自謂得計未

幾金人襲破平州瑴走還金人來責背盟且索張瑴朝廷不得已斬首送之由是舊降將卒俱解體

暝庵曰宋愚而弱金狡而強其欲蠶食久矣甫與之盟又納其叛及遭責讓則又斬首與之顛倒乖謬自速其亡

宋徽宗宣和五年十一月金人來歸武朔州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

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索之不遺監未期年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甞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瞑庵曰以金之强尚不欲違言于宋而宋乃屢欲生事于金眞不可解尼瑪哈洞達情勢遠計久長迥非童貫王黼輩所及興亡之機卽此可見

宋徽宗宣和六年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

邪良嗣口許何足爲憑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瞑庵曰金欲內侵方患無釁許糧而背之安得不怒然此趙良嗣爲之朝廷實不與聞任用小人隨在足以亡國不獨邊事也

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金將尼瑪哈斡喇布分道南侵初斡喇布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勿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喇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邪律伊都劉宗彥亦言宋可圖金主乃決意南侵命尼瑪哈自雲中趨太原斡喇布自平州入燕山分道並進先遣人至宋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以緩其備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旣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甯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旣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

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旣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勒默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貫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勒默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州郡用存宋朝宗社貫聞氣褫不知所爲卽託言赴闕稟議遁還京師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進圍太原斡喇布復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藥師守邊募兵至三十萬多以金寶賂權貴朝廷信任之至是竟叛降金于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斡喇布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遂懸軍深入欽宗靖康元年正月

梁方平軍潰于黎陽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師兵二萬退保滑州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濟也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破滑州何灌奔還徽宗聞斡喇布渡河即與童貫等出幸鎮江

瞑庵曰金之圖宋非止一日既得要領然後興師其鋒固不可當而宋君臣猶熙熙沓沓上下相蒙不亡何待

又曰徽宗恣意荒淫國空民怨雖無外患勢亦必亡金人適逢其會耳上無人才下無兵食所倚爲屏藩者貪

冒無知之童貫諂詐不測之郭藥師一夫夜呼難免出走況鐵騎長驅乎

宋欽宗靖康元年正月以李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金兵猝至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京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義會內侍奏宮中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皇恐受命宰相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明日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

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偪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瞑庵曰李綱守城之議未爲不是金兵遠來不能久留堅守數日援師漸集和議必成王夫之以沮遷罪綱乃痛莊烈殉國借事舒憤耳非篤論也

宋欽宗靖康元年正月癸酉斡喇布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

帝竟從邦彥計命鄭望之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
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
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
問納張瑴事命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曰上皇朝事已往
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
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
言棁怯懦恐誤國事不聽棁至金軍斡喇布盛兵南向坐
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喇布謂之
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

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
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之地而以宰相親
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遣還乙
亥棁與金使蕭三寶努邪律忠王汭等偕來是日金人攻
天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
首數千級何灌力戰而死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
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僅得金二十萬兩銀
四百萬兩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

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卽宰相當往親
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
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
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
尙何有三鎭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
求去帝慰諭之曰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
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
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竝持三鎭地圖示之庚辰
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金游

騎大掠于城下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適至擊金人敗
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种
師道入援至洛聞斡喇布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敵勢
方銳願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
見情露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
自振何憂敵哉揭牓沿道言种師道領西兵百萬來遂抵
京西趨汴水南徑赴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
牟駝岡增壘自衞帝聞師道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
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眞不知

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
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
軍師道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
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
而殲諸河不聽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虜
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
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

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
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
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
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都統制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
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心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
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
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
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
夜斫敵營欲生禽斡喇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
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
斡喇布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綱帥諸將出救與金人
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卻之師道復言劫塞已誤然兵
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
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騎擾之不十日賊遁矣皆不果
用斡喇布遣王汭來讓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李邦彥曰用
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更
遣宇文虛中使金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
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帀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

金幕府斡喇布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
敏李綱竝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
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遣肅王代質許割三鎮地時勤王
兵益集斡喇布陰懼遂不俟金幣數足引師北去京師解
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
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
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瞑庵曰從古中外搆兵反覆生釁多在外夷獨宋之與
金其曲皆在中國無故約金攻遼示人不義一也本約

合攻而兵出再敗妄求分地二也許糧而不與三也通好而納其叛將四也兵臨城下方與議和而又擊之五也負此五曲加以朝政不綱羣姦塞路賢良盡于黨碑財富竭于花石國亡君虜不亦宜哉李綱种師道所論非不洞達兵機但此時宋之武備久弛將士聞風喪膽擊之則敗伏于路則先走追其惰歸則不前雖有神韜祕略將何所施堅壁固守徐與議和俟其倦歸急修吾備猶不失爲中策併此不知所以亡也

宋欽宗靖康元年五月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京師自金

兵退上下恬熙置邊事于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朝廷厭之乃以綱爲宣撫使以代种師道綱固辭帝不許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綱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甯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劉韐乃以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戰敗解潛與敵禦于南關亦大敗張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金人戰于文水敗績折可求師亦潰于子夏山于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俱空

瞑庵曰遭此巨創不痛革前弊選任賢良急修戰備而上下恬熙幸敵不至以國家安危寄之二三庸將此輩當日多由蔡京童貫而進以賄賂易富貴者緩急之間豈復可任李綱忠直長于謀議而實無將才置之幃幄委以腹心實可定亂乃惑于羣小進退二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宋欽宗靖康元年八月金尼瑪哈斡喇布復分道南侵先

是朝廷以肅王爲金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倞曰金有邪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眾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喇布及尼瑪哈執政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爲內應仲恭還見斡喇布卽以蠟書獻之斡喇布以聞于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尼瑪哈所得復以聞于是金主復命尼瑪哈斡喇布分道南侵

瞑庵曰此時宋之國勢阽危人心駭散力圖自守尚恐

不能乃不量虛弱妄欲乘機卽使趙倫等所言皆實宋兵北往亦無不敗之理況徒爲敵所愚授以敗盟之柄乎

宋欽宗靖康元年八月王雲以給事中使斡喇布軍還言必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知唐州至是太原圍益急朝廷遣著作佐郎劉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喇布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哈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鎭乃拜雲刑部尚書再往許以三鎭賦入之數九月尼瑪哈破太原金師日偪南道總管張叔夜

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鍔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瞑庵曰金人所以不堅拒和議者正以中國地廣勤王兵多未敢必勝耳和議未成金軍日偪而反罷勤王之師愚孰甚焉

邊事彙鈔卷八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皋蘭朱克敬暝庵編輯
新甯江孝棠芾生參訂

宋欽宗靖康元年十月金尼瑪哈斡喇布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及加其主徽號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御史中丞呂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衞京城疏入不省金人入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

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左遷吏部侍郎帝以太原眞定已破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王雲至金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斡喇布尼瑪哈亦使王汭等來帝乃命康王往使半道爲金人所卻遂止及王雲還言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鎭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鎭何㮚曰三鎭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地亦來不割地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

㮚辯論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併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金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威勝隆德澤州皆破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尼瑪哈令軍中取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回亦奔還金師渡河河南將吏皆棄城走尼瑪哈既渡河不復

言三鎮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于是京師戒嚴遣馮解李若水往使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斡喇布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遂止相州金師日偪廷臣共議城守孫傅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訪得無忌于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御金軍朝廷信之使募兵守禦金斡喇布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遣使往報未幾金斡喇布兵至城下屯劉家寺尼瑪哈屯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于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衞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何㮚募奇兵皆操瓢行乞羸劣之人未就紀律因作亂殺使臣內前大擾斬數十人乃定都人又殺東壁統制官辛亢宗詔罷民乘城代以保甲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

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河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瞑庵曰強敵及城戰守略無可恃舍出奔之外更無他策唐恪所論與張叔夜請幸襄陽皆深達時勢之計惜帝不能用反聽何㮚迂謬之言以致身爲囚虜吁可悲

也

宋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勤王兵至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敵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金人復遣蕭慶來堅請帝出會盟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王宗濋出戰敗還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百可用然亦仆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

會天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復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金人復遣使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㮚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迓王乃止于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解曹輔與宗室仲温士䞍如金軍請和既至尼瑪哈卽遣還不與交一語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金人分四翼譟之京兵皆潰京白叔夜自往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帝聞城破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何㮚欲親帥都人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尼瑪哈斡喇布曰自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不獲已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尼瑪哈軍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尼瑪哈斡喇布言其主

欲別立賢君宜于族中擇一人爲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何㮚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十二月帝還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先是金遣蕭慶入居尚書省凡朝廷事皆先關白及是復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會諸路兵十萬人援道遇金兵不戰而潰

二年正月帝復如金營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帝至郊張叔夜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帝至青城數日都人日出迎駕而尼瑪哈畱不遣金主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二月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

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且邀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瓊偪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暨六宮有位號者皆行共三千餘人金人偪帝及上皇易服畱之營中日遣人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未幾竟立張邦昌擁上皇及帝北去

暝庵曰敵已圍城徵兵不至出戰不利急師死士潰圍遠走別畱一二大臣與之議和選將徵兵以圖恢復金人兵少必不敢追天下兵糧無非宋有其勢足以自立卽議和亦易于成計不出此而給于和議進退狐疑卒致舉國北遷宗社淪覆蓋徽宗平日所用無非庸佞小人本無識略可濟艱難況身履危亡苟求免死其所建白無非各顧身家豈復知有君乎一二忠直有謀之士又情隔分疏其言驟不能入欽固不明亦由徽之貽害也此時金已滅宋其不能遠有中國者特以來自遠方風俗迥殊制度懸絕民不相安耳否則一紙詔書羣庸俯首張劉韓岳諸人或屈下僚或在草莽雖有智勇皆無所施南渡半壁其可得乎人主不能自強而幸敵之

可勝冀敵之冒和皆必亡之道也北宋之亡始誤于童貫之邀功繼誤于何㮚輩之遷延待和而實由宋之不能自強其國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信哉

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卽位于南京時尼瑪哈北去畱兵分屯太原眞定河中磁相河間帝命馬忠張換將所部自恩冀趨河間襲之黃潛善等復舉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爲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帥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詔止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未幾金人復陷河中及解絳慈

隰單密諸州

暝庵曰圍城時往復議和至于上表稱姪括金送營而金人仍挾二帝北去改立異姓是無所謂和矣黃潛善猶欲遣使祈請割地求和愚昧顚倒一至于斯究之使者未還金兵又至和之效果安在乎

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寗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中道奉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及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

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綱至請開府襄陽隨時巡幸張所亦請帝還京師且言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帝雖然之終不能用

暝庵曰凡議和者畏敵之強事事遷就不敢失其歡心自是常情而稍能立國者雖卑辭厚幣等于藩臣一切行政用人尙不肎爲敵所制至若宋之于金已爲寇仇矣求和不得矣反欲伺其喜怒以爲用舍是助敵自攻也顏岐素無狂疾何得爲此狂言不過借金人以脅制朝廷黨邪傾正耳高宗旣燭其姦不加顯戮無志中興于此可見張所謂國之安危不在遷都固是正論然此時城郭圮壞戶口凋殘仍駐汴京其勢頗難自立李綱開府巡幸之言實爲上策惜高宗不用耳

宋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

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

暝庵曰李綱所論極是國能自立何待祈請彼方以二帝爲奇貨豈可墮其術中

宋高宗建炎元年六月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不報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

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人心疑駭澤撫循軍民修治樓櫓

屢上疏請帝還京師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皆不報

瞑庵曰宗澤規畫本末釐然使用其言十年後故地可復惜高宗志不在此耳

又曰宗澤請帝還京雖非萬全之策然往來巡幸以繫人心未爲不可何必決計南遷金以使僞楚爲名意已無宋留屯河上又未進攻而宋人必欲委曲求和不知是何肺腑縱使不殺足示寬大金之強非一使所能損宋之威非一使所能振君父之讐亦非一使所能報也

宋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

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

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李綱言張所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李綱

又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

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

章奏至終夜不寐卒致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于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未

豈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再疏求去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乃落職提舉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

瞑庵曰李綱所畫中興諸策先後有序措置尤中機宜使用其言宋必不終南渡高宗決計苟安故綱謀不用而汪黃之言易入吁可悲也張浚本非姦邪而胸中毫無黑白觀其劾李綱薦秦檜沮岳飛動無不謬殆以君

子而行小人之事者宋齊愈主立邦昌罪固當殺浚乃以此告綱然則曲端之罪重于齊愈乎

宋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遣朝奉郎王倫使金詔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倫出應詔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尼瑪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

瞑庵曰王倫忠毅有才通達事勢乃范蠡文種之流視南宋諸賢頗無愧色後儒惡其議和遂加以無賴之名且與秦檜汪黃并論冤矣倫之議和志存社稷非賣國苟圖富貴也細心讀史者自當辨之

宋高宗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楚赫攻漢上鄂爾多烏珠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埒渾趨淮南洛索與薩里千哈富自同州渡河攻陝西尼瑪哈至氾水關孫昭遠走死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洛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

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破同華州進破潼關王瓊棄陝州入蜀中原大震二年正月烏珠攻東京為宗澤所敗遂不復東

瞑庵曰黃潛善請和之使杳無消息而金人大舉南侵仍賴宗澤力戰方能稍卻可見不自強而議和和終不成即成亦不久也

宋高宗建炎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授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兵南

侵已畱王倫朱弁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畱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瞑庵曰擇使而用貳臣高宗無識于此可見

宋高宗建炎二年八月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

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瞑庵曰金人南侵不已諸將盡力抵禦而朝廷終日望和志在苟安故氣終不振趙子砥之言洞見千古和戰利弊得計者昌失計者忘可深鑒也

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二月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門下中書侍郎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而潛善伯彥旣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畱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瞑庵曰國之强弱全係人才用人如此不亡幸矣汪黃之罪不在主和而在偷安誤國讀史者當細心分別

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二月金尼瑪哈破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瞑庵曰夷狄之將而能尊聖宜夫雄視一時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正月金尼瑪哈破徐州韓世忠兵潰于沭陽敵遂入淮泗二月劉光世兵復潰金人破天長軍帝聞金兵猝至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鎭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曰駕已行二人相顧蒼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武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追至

揚子橋而還帝至鎭江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鎭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命留朱勝非守鎭江決計東幸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稾以行

瞑庵曰平日不能用人修備以致蒼皇出走激厲將士力爲戰守之計一面遣使議和尚不失爲下策錄用張邦昌家屬則愚謬甚矣和之成否在敵與我之國勢耳

彼力能進用其所愛卽舍我而去乎設用邦昌而兵不退將舉國與之乎如我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帝固知之矣又何憒憒如此眞不可解

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帝至杭州赦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鎭江南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豫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俟至秋冬金人再舉驅虜舟檝江淮千里數道並進至此後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帝不能用未幾金人焚揚州而去

瞑庵曰不赦李綱以悅金人是猶見虎而自斷指臂冀其哀憐也愚亦甚矣金兵日偪擢張邦昌親屬而仍不

退錮李綱以悅之遂能舍我乎庸主佞臣借此以快私意塞衆口耳蓋所謂邦昌親屬者必潛善之黨而李綱贛直亦非高宗所喜論者多謂潛善借強敵邀挾高宗猶未得其窾曲也馬擴之言洞達機勢然高宗庸軟平日豪無預備變起蒼皇人心渙散雖有善策亦無如之何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帝如江寧以江寧爲建康府五月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遺尼瑪哈書願去

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瞑庵曰宋之宗社垂危高宗請去尊號羣臣不獻一謀而洪皓奉使尚能守義不屈如陰霾中覩日月令人意氣奮揚國可亡而中華正氣終不可滅殆以此耶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烏珠大舉南侵破磁單密州又破興仁府帝以金人復來遣工部尙書崔縱使金莅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屈死八月又遣杜時亮及宋汝爲使金請和致書于尼瑪哈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以諭意與尼瑪哈書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金人不答帝遂如臨安

瞑庵曰卑屈至此極矣而金兵不退併不答書可見國不能自立雖百計求和終無益也

宋高宗建炎三年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邵至濰州見達賚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賚怒囚之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未幾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下詔親征侍御史趙鼎力諫乃止十一月金人破建康杜充叛降金帝

聞充降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十二月烏珠自建康趨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抵臨安聞帝在明州遣阿里富埒琿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越四日次昌國縣四年正月金人破明州遂襲帝于海帝走溫州

瞑庵曰高宗航海太后播遷宋祀不絕如線而金兵窮

追不已仍賴岳飛楊沂中等稍稍戰勝且北兵不悉海道然後引還非宋之不求和也更非敢妄開邊釁也不能自强彼將滅我何和之有後之恃和爲固者幸熟思之按此時秦檜雖未南還汪伯彥黃潛善具在宋朝非無主和之人但金欲滅宋不肎遽允耳書生多以主和罪秦檜何視檜之重也

宋高宗建炎四年四月韓世忠邀擊金烏珠于江中大敗之烏珠走建康復引兵襲敗世忠遂趨江北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靑龍鎭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

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鎭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而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起詰諸獲者蓋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能濟俘獲甚衆虜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鎭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二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達賚自濰州遣貝勒塔葉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

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且以火箭射其篛篷烏珠從之俟風息乘小舟出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

世忠軍大敗奔還鎭江烏珠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眾凡四十八日金人自是不敢渡江

瞑庵曰世忠此戰雖先勝後敗而烏珠頗爲所窘金人始知南北異宜宋未可滅和議之成實機於此

宋高宗建炎四年七月金烏珠趨陜州張浚聞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陜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列檄五路之兵來

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以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金人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金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金乘勝而進關陜大震浚退保秦州

瞑庵曰宋之積弱金之積強已非一日以吳玠曲端之智勇尚且屢爲所敗張浚何人乃敢貿然輕舉關陜既失恢復之途遂絕蓋江淮之間地勢平衍利害相共易于攻取難于屯守由蜀出秦則憑險以控敵戰守皆宜也

宋高宗建炎四年十月金人縱秦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賚爲其任用達賚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達賚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

趨漣水軍自言殺金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賚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賚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如金但且守且

和而專意與金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瞑庵曰高宗身歷艱難自度己之才具與東南之兵力財力皆不能抗金決計求和固非一日出此時金人亦有厭兵之意秦檜巧佞之士善于揣摩故以和說達賚而得歸又以和說高宗而取富貴不過會逢其適耳其志本不在于安宋亦非其才能合兩國之好也後世以和罪檜與以和稱檜皆屬夢夢

宋高宗建炎四年十一月金人破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紹興元年十月金將默哷自鳳翔額勒濟格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額勒濟格先至陳北山索戰玠命堅陳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默哷方攻箭括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于是烏珠會諸帥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玠軍相距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連發不絕繁如雨注金人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待之金軍遇伏擾亂玠縱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

瞑庵曰富平敗後諸將幸能守險和尚原之戰又能大挫敵鋒自是金人始覺宋兵能戰取宋之志漸衰而和議興矣輕騎馳驟敵人所長憑險雕擊以逸待勞中國所長堅守各邊養兵蓄財伺間徐進恢復之計無善于此曲端吳玠固嘗言之惜張浚不能用耳

宋高宗紹興元年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建炎時金立劉豫爲齊帝使守河南豫嘗置招受司于宿州以誘通逃至是復以陝西地畀之于是中原盡屬于豫

瞑庵曰金得河陝且不能有而以畀豫宋復中原遂能

固守乎大亂之後城野凋虛取易而守甚難書生動言恢復蓋未嘗身歷行間又不細審事勢耳

宋高宗紹興二年九月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疆土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

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瞑庵曰議和之舉非止一日高宗屢使致書金人不答非倡于倫也至是金人亦有和意故倫得乘機進說倫之主和實欲休兵養力與汪黃秦檜不同史以倫思歸而倡和議抑亦冤矣

邊事彙鈔卷九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皐蘭朱克敬暝庵編輯
新寧[illegible]生參訂

宋高宗紹興三年五月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十二月尼瑪哈遣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絕不報聘至是金使始來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鑑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瞑庵曰金既欲和遣使與議俾民力得以漸休未始非策邀求無厭戎狄常態史謂秦檜與金通謀殊屬文致金果可以滅宋雖割長江與之兵必不退檜何能爲但此時金已厭兵宋亦稍能自立卽不與地和亦必成檜

與高宗曰望速和以圖宴安爲可誅耳常同所言實中外交接之要道此時宋之和戰全屬于人而諸臣憯不自知佞者以和爲功業激者以濫戰爲忠義紛紜爭訟卒抵于亡良可悲也

宋高宗紹興三年五月詔李横等班師還鎭禁邊兵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暝庵曰此時宋之國勢本未可以用兵不侵齊可也公然示禁則沮忠義之氣矣然猶曰懼開邊釁也至禁招納則無理已極世豈有棄民而能立國者乎當其始則

妄納叛將以召敵兵至今日則併中國之人棄之庸人舉措無往不謬所以亡國敗家相屬也

宋高宗紹興四年三月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千劉夔帥步騎十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陳散漫後陳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烏珠陳于東韓常陳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千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

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陳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兵扼其歸路又敗之自是金人屯鳳翔不復輕動矣

暝庵曰吳玠兄弟一時名將然其初亦屢爲金人所敗蓋武備久弛喪亂之後人心驚餒雖有智勇亦無所施至是經歷既久訓練漸精防守漸固遂爲西南屏鄣竭金人之力不能與爭王船山謂敎而戰不如以戰敎眞

閱歷有得之言也

宋高宗紹興四年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而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賊馬應槍而斃餘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皋復隨州

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震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敵

暝庵曰觀岳飛營田之議固非濫圖進取者使久任之必能漸復故疆但深信忠義又遭際艱難志氣憤激故爲小人所忌併不爲君子所容高宗庸才更不足以知豪傑其殺之也固宜

宋高宗紹興四年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裕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又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暝庵曰此時秦檜已還通問之使屢往而金人遷延邀挾仍議出兵和固非檜所能主矣

宋高宗紹興四年十月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

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韓世忠領軍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

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向于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前將軍聶呼貝勒問官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對聶呼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陳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多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禽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兵于天長之鵶口橋解

元至承州設伏以待又決河以遏之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議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于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瓔爲江西沿江制置使

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自建康移軍太平州鼎復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大喜進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

暝庵曰此時國勢人才迥非澶淵之比高宗親征不過示敵必死稍挫其兇驕之氣非眞能決戰也趙鼎贊行誠不可少喻樗老謀深算亦未可非高宗親次平江又

有韓世忠大儀之捷然後金之和志漸決自古中外相持未有全不能戰而能和者何今人之夢夢也自烏珠北還金人已無必戰之志但金欲和而仍不廢戰宋欲和而併不敢言戰此所以常爲金制耳親征之舉差強人意

宋高宗紹興五年五月遣忠訓郎何蘚使金中書舍人胡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與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

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敵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

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暝庵曰胡寅此疏專爲當日君臣因循怯懦而發實中時弊蓋南渡君臣非但不能戰并不能和然必欲罷和絕使以圖恢復則亦一偏之見張浚所論通達事體寅卽以此求去書生客氣殊屬無謂

宋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岳飛復蔡州九月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十月張浚會諸將于江上進討劉豫豫告急于金金主召諸將相議之博勒郭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會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

暝庵曰觀博勒郭之言則金人不欲久戰可知宋人不悟日夜求和求之愈堅則金人拒之愈甚眞可哀也以

金之强尙欲以豫捍宋爲息民之計江南一隅又當殘敗之後而書生動議興師報讐復境以口舌爲干戈以國家爲兒戲其志與求和者異其愚略同

宋高宗紹興六年十二月張浚還自鎭江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爲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

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耳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暝庵曰方欲力圖恢復而相臣意見先殊何能濟事張浚志銳才庸將略尤其所短趙鼎所論頗識時勢浚不能降心相從鼎復悻悻求去忘君父之大讐爭一己之私憤使秦檜得乘間而入長惡遂私二帝不復浚鼎與有罪焉

又曰張浚專以私心用事如殺曲端排趙鼎沮岳飛皆非純臣所爲其立議與秦檜異而誤國同其立身勝韓侂胄而僨事同後儒以南軒之父且始終主戰故多曲筆附之或詆爲姦邪則又太過葢無用之君子而賦性闇愎遂近于很戾之小人其心無他其形跡則無以自解王安石之流也

宋高宗紹興七年二月遣王倫如金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達賚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暝庵曰奉迎梓宮可也求地于敵其愚甚矣彼若能守豈肯與我若其不能當自取之何以求爲

宋高宗紹興七年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復遣之倫將還達賚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倫至會甯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達賚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布力言不可東京留守額爾袞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敖

拉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博勒郭位在斡布上達賚額爾袞附之由是博勒郭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八年五月遣倫及太原少尹烏凌噶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尙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

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講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七月秦檜復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十月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

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己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于是朝論藉藉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句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于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

瞑庵曰宋金議和凡十餘年至此始有端緒蓋金因劉豫不能禦宋反勞征戍于國不便故又以地與宋而坐收租稅猶是契丹故智宋之君臣藉此休兵奮力自强潛圖恢復可也稱謂尊卑無關國計苟能戮力則存人者卽可虜人越句踐唐高祖前模具在不能自强則危亡且至欲久爲藩臣其可得乎諸臣譁譟痛哭朝堂泥虛文而不求實是殊屬無謂至秦檜傅會和議則專爲一身富貴以誠待敵之語不過支吾衆人亦非其本意也盟之敗否在我而已我無以自立非特虎狠之金不

可保卽素崇信義之中國亦不可恃唐滅突厥宋攻契丹其名久矣檜之巧詐甯有不知爲此言者正欲自託于愚爲異日敗盟卸罪地耳

宋高宗紹興八年十月以句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

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句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瞑庵曰秦檜巧餂主意以取富貴如淵甘爲鷹犬誠屬無恥然當此時勢舍和之外竝無立可滅金之策趙鼎再相已不復排和議而紛紛言戰自號爲君子者初無安內攘外之奇謀徒欲以國家爲孤注爲姦人所排亦由自取也

宋高宗紹興八年十一月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官胡銓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尙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

己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于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庭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言不可和胡銓抗疏極言略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卹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不能致君于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尙

可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甯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于公論改銓監廣州都鹽倉

瞑庵曰會開胡銓等持論甚正居心甚忠而于當日事勢實未審切國之强弱在乎用人行政不在和與不和使如銓計竟斬三人遂足以卻强敵乎高宗雖愚斷無甘爲臣僕之理顧力不及耳危急存亡之際身受者覺之局外斷難參與平日不勸以自强臨事徒爲激論雖痛哭流涕何能動聽乎秦檜之心則苟圖富貴其言則未嘗不是讀者不以人廢可也曰以誠待敵曰但欲濟國事不論成敗併不計毀譽矣身任艱難者當奉爲明訓

宋高宗紹興八年十二月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九年正月以和議成大赦張浚在

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亦解士氣潛消彼或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况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于全勝期收效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倘令稽首以稱藩之

語檜益怒遂成讐隙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爲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年矣

瞑庵曰屈膝請和爲君父計爲宗社計爲異日報讐雪恨計耳大赦行賞何爲哉張浚岳飛吳璘所論慷慨分明有宋臣民皆當鏤心刻骨乃高宗習不知愧秦檜竊以爲功是豈復有心肝高宗秦檜之爲萬世罪人不在

主和而在以和爲慶和者紬于力慶則安于和矣

又曰范如圭之責正秦檜所樂受謗者愈衆則得主愈專此一德格天所由來也如圭所論者千秋秦檜所樂者及身富貴人各有心豈可同年而語

宋高宗紹興九年七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烏珠言于金主曰達賚博勒郭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卽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達賚謀反金人執之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居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

瞑庵曰此時秦檜已攝冢宰受封冊矣而王倫被執和議中乖蓋因達賚死而金之諸臣復有異議耳可見和之成否權皆在金高宗不得自由何況秦檜而當時論者多謂金人縱檜歸宋爲主和之人何其不審國勢而重視秦檜也

宋高宗紹興十年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

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尙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于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瞑庵曰贊和議不必皆小人因秦檜而進則決非君子人之賢否不在言和言戰以和爲能藉此干進則無所不至之鄙夫也

宋高宗紹興十年五月金烏珠薩里干分道南侵復破河南陝西州郡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布然之及

達賚誅遂大閱國中兵于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薩里干出河中趨陝西烏珠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嚕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于是東京畱守孟庾南京畱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畱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薩里干入同州趙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

瞑庵曰反覆無信外夷之常以誠待敵而不設備終必爲敵所欺渾瑊是也況秦檜巧詐小人本無誠意乎觀諸將之潰頗見攻取之易而保守之難當時諸臣競言恢復豈未深思邪

宋高宗紹興十年六月吳璘敗金人于扶風薩里干走鳳翔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璘與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淸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金人攻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干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金人先于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眞百十七人薩里干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薩里干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東京副留守劉錡奉命北行聞金人敗盟南下卽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下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轅輪埋城上又徹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麤畢而金兵

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禽金將阿哈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傷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嚕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射之金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

市井兒戲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金兵大亂百人者聞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震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奮烏珠至城下

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置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時大暑金人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肎已士殊死鬬入其陳刀斧亂下金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烏珠拔營而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號鐵浮圖戴鐵兜鍪周帀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錡軍以槍摽去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金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錡以拒馬木爲障

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金人不敢近食已復徹拒馬木深入大戰又破之棄屍斃馬積如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

瞑庵曰金宋之和往復祈請備極卑辱積十餘年而始成不兩年而金復敗盟南下仍賴吳璘劉錡等力戰然後引還和之難恃備之不可已也如此

宋高宗紹興十年七月岳飛擊走金烏珠于郾城追至朱仙鎭大破之先是飛赴西京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旨班師會飛已復河南州郡至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朝廷聞之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陳雲與金人戰數十合殺傷甚眾烏珠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

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薩巴千戶百人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敵屢敗必還攻潁昌女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陳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還汴兩河豪傑李通等率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僉軍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我自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凌噶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鎭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龍虎大王之將噶克察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

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諭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奏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因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

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還烏珠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權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瞑庵曰金人屢敗其氣頗沮乘此收復兩河增置守備然後遣使更與議和爲休兵養力之地策之上也促召飛還棄地求和高宗雖愚何至如此蓋非不欲復中原懼岳飛之難制耳秦檜陰知其意慫慂成之其罪猶當末減也

宋高宗紹興十年八月貶祕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及喩樗陳剛中淩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盟等七人嘗不主和議爲秦檜所惡至是皆降黜之

瞑庵曰不主和議未必皆賢因此用罰則傷士氣失人心矣摧折愈甚意氣愈張明知利害所在斷不肎稍事變通和之一字君子以爲大戚任其事者無非巧猾小人苟和自便無復遠圖宋之所以終衰也

宋高宗紹興十年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刱屯田軍凡女眞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戸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瞑庵曰金得河南始封劉豫又以之歸宋蓋慮宋人來爭轉滋勞費也至是見宋實無志中原然後屯田自戍加意經營以金之强審愼如此南宋君臣動言恢復何其易也岳飛唾手燕雲亦興到語耳盡南宋諸將之力更得英武之君經營十年庶幾故疆可復觀河南州郡屢得屢失效可覩矣儒者不設身處地而憑臆以談時事據理以折古人庸有當乎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進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密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皐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于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竝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府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于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張俊楊存中

嫉劉錡因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七月遂罷劉錡兵命知荊南府岳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肎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烏珠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八月罷飛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瞑庵曰高宗非不欲復中原但旣無明識大度又無長駕遠馭之才惴惴焉惟恐諸將難制故急欲收回兵柄屈己議和觀其罷韓劉諸將心可知矣秦檜揣知其意故贊和議以取富貴又藉以傾排異己檜特鄙夫之巧者耳非姦人之雄也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九月莫將還自金烏珠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烏珠遣光遠還要官尊望著者為使十月檜奏以魏良臣為稟議使復使金

瞑庵曰可見和之成否全在于金諸將力戰金人亦罷其勢不能滅宋故不得不和高宗不能自強故以得和為幸秦檜無恥攘為己功不足深論後世儒者亦復以此訴檜則不思甚矣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月秦檜矯詔殺岳飛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購飛部曲告飛事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肎曰為大將甯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

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于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鎭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鎭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著獄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

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鈞無驗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能區區爲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敎卨以臺章所指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迹卨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檜竟殺之獄中金人聞飛死酌酒相賀世忠素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豪傑莫不延頸以望弔

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帝不聽遂乞歸隱居湖上

瞑庵曰高宗慮岳飛難制欲殺之而無因故假手于檜秦檜探知其意故悍然殺之而不疑高宗欲行意而不受其名檜則陽受惡名而微露上意兩人巧相接搆如見肺肝不然高宗雖愚豈有宰相殺大臣而憒然不知且不問者乎有謂飛力沮和議飛在則和不成故秦檜殺之者此尤影響之論當時沮和者甚多何以獨殺岳飛況兵柄已解高宗欲和飛豈能獨身出戰又有謂秦檜通金殺飛以媚敵者亦于情事未確兩敵相角力鈞伐謀則用貳臣爲間金之力制宋有餘檜雖欲爲金用金固不屑後人寃飛惡檜造爲金人縱檜主和以證檜之賣國其實皆非檜所能也世忠陰悟高宗之意故辭祿保身爲范蠡游湖之計抗章論檜特託故耳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和議成金烏珠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

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命何鑄往使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甯烏珠等遣人來復求商州及和尙方山二原十二月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秉和尙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于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十二年二月何鑄還自金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先遣鑄還四月金遣左

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至八月始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瞑庵曰割地稱臣在建炎初已言之至是然後得請高宗以爲大幸秦檜以爲大功實則休兵養力金之善自爲謀也觀後金亮決計南侵橫來挑釁和議之效果安在乎

邊事彙鈔卷十

昊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皋蘭朱克敬瞑庵編輯
新寍江孝棠芾生參訂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金人約各置榷場于兩界于是置盱眙榷場官監與北商貿易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金亦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瞑庵曰分置榷場則界限分明疆場之間不致生釁亦談邊者所宜留意也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京自

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得歸以王倫有才辯獨留不遣未幾命爲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

瞑庵曰洪皓等仗節不屈宣義遠夷足爲中國生色王倫往反議和卒死于外尤爲可憫後儒于倫每多貶辭誠一孔之見也夫倫之議和上之欲安社稷次之亦欲自立功名與汪黃秦檜輩苟圖富貴者迴不相同豪傑之士庸有細行不矜而頻歷艱難必伸其志見危授命

大節凜然其守與皓等同才猷則遠過之腐儒不諒猶可說也史亦詆倫無賴至與汪秦竝論不亦冤乎

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初剛中爲中書舍人言禦敵爲今日先務敵彊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彊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帝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瞑庵曰千古安邊之要盡此數言果能如此何必諱和

惜高宗非其人耳

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二月金籍諸路兵初金主亮問其近臣曰吾欲伐宋何罪而可張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亮喜遂定議南侵至是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凡二十七萬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及諸路舊貯軍器竝致于燕

瞑庵曰金亮恃强而不修政虐用其民以圖混一宜其亡矣此十餘年中宋人能選任賢良生聚敎訓則乘敵之敝中原一舉可復惜高宗闇亂志不及此耳

又曰可見彼欲興師雖百計承順亦必不免覘金亮㫖意南侵必欲滅宋豈臣事之不恭乎疆埸之開釁乎國不自强而望敵之哀憐其亡必矣

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道夫前使金金主亮將欲南侵陽設爲詰責之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欲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以爲不然道夫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瞑庵曰戎狄無親何盟之恃果欲敗盟豈患無辭高宗不思修備而反罪良臣下愚不移至此極矣

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六月遣王綸使金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瞑庵曰王綸爲誇美之辭以悅庸主掩耳盜鐘苟相蒙飾中國相沿之陋習亦小人固位之金鍼也古今邊事

多誤于此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襄陽府先是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計南侵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

瞑庵曰聞敵敗盟然後修備想見平日醉生夢死凡無事而苟安者其國必危不必強敵也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主亮遣使徵漢淮之地亮嘗遣畫工寫臨安湖山圖己像立馬山上至是遣高景山

王全來賀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如所戒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

瞑庵曰彼實有心挑釁雖百計巽順于事何益高宗之忍辱至此極矣而終不免南侵此豈釁自我開不能事大乎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五月詔議舉兵帝命宰執召同安郡王楊存中三衙帥趙密至都堂議舉兵又召侍從臺諫集議陳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帝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時已先命吳拱守襄陽又命主管軍馬司成閔部兵三萬戍鄂州詔以金使語諭諸路統制郡守監司隨宜應變以吳

璘宣撫四川仍令王剛中同處置軍事六月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節制諸路軍馬

瞑庵曰邱瓊山謂秦檜以和存宋論似奇而實謬未和以前十六年無歲不戰宋未亡也既和以後休兵不過二十年敵又渝盟其勢不得不戰向使金亮不死兩國決命例以烏珠前事宋亦未必遽亡宋所以存者金無賢聖之主高宗亦無甚失德耳非以和也恃和存國其國必亡南唐後蜀是也宋之事金卑屈之禮已極承奉之計已窮而終不免加兵稱臣納貢皆不足惜所惜者

二十年有爲之歲月付諸因循至于今日倉皇應敵仍無勝算耳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金主亮大舉南侵衆六十萬號百萬遠近皆震十月金人渡淮劉錡屯楚州拒之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會王權兵潰錡退駐揚州金遂陷廬州帝聞權敗詔楊存中陳康伯議航海避敵康伯奏曰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帝又欲散百官康伯奏曰散百官主勢孤矣因請下詔親征帝從之金人破揚州劉錡拒之于皁角林力戰卻之十一月

錡病還鎭江葉義問遣李橫代之與金人戰敗績盡失兩淮之地亮築臺誓師尅日渡江會報曹國公已卽位于東京亮大驚召諸將帥謀北還李通曰無功而還則衆散于前敵乘于後甯保萬全宜渡江焚舟破宋而後北還亮然之率軍趨揚州至瓜洲屯龜山寺虞允文以舟師扼之江中亮詔諸將尅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懼與耶律元宜及唐古烏延共謀殺亮元宜然之明日帥衆薄亮營射殺之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鎭江軍議和

瞑庵曰稱臣納貢仍不免于加兵休兵二十年敵既臨江仍不外浮海之計國不自强戰固促亡和亦不能久存也向使金亮不死則宋社將傾秦檜雖亡湯思退万俟卨具在其能待以誠而哀之退乎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正月金遣使來聘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

瞑庵曰高宗于議和之後能修政敎民蓄銳以待則乘金亮之死捲甲而趨中原可復嗣主新立必不能勞衆力爭畫疆振旅與之通和中興之業成矣翫愒苟安坐失機會仍受敵之報諭不亦哀哉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閏月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埽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

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遂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仍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欲畱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金人以十萬眾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孝宗隆興元年三月赫舍哩志甯以書抵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圖們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爲南攻計

瞑庵曰乘弑亮之亂進兵可以必勝既勝而與之議所

求必得不于此時決計待其亂定而後遣使欲憑口舌以起積衰其可得乎

宋孝宗隆興元年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出師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力陳不可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因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洲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金赫舍哩志甯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聞志甯軍止萬人心易之會金博索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薄城下列大陳顯忠屬宏淵併力夾攻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金兵大至遂入城謀固守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我兵不還懼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不可孤立遂夜引還至符離師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張浚上疏自劾

瞑庵曰凡謀敵者必蓄力有素然後可以乘人之敝高宗因循二十年孝宗欲鼓一朝之氣恢復中原豈可得

乎史浩老成深慮非恇怯主和者比此時舉兵雖名將亦難必勝張浚庸人更無論矣

宋孝宗隆興元年八月金人復以書徵地及歲幣赫舍哩志甯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附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征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急于求和參政周葵守自治之說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

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彫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旣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説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附人則不可從也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仍如志甯前書所言帝大怒竄仲賢郴州而湯思退又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

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矢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州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功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于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後行未晩也十一月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以禮物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陳康伯等言金人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皆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二年正月胡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旣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

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言宗社大計宜稟上皇請命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慚而止三月詔張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害要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卽徹兵歸

暝庵曰金主雖承大亂之後國内空虛其不欲戰決矣虛聲恫喝不過欲遂其求且速和議之成宋之君臣非不知之而終爲所脇蓋江南彫敝之餘高宗又不能撫綏振作内顧兵餉人才一無可恃有不戰戰則必亡孝宗鋭志中興而符離覆轍實足寒心此湯思退之計所以卒行也思退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數語切中當日書生之弊然思退主和不過苟圖富貴旣無忠愛之誠心又無恢復之遠略何能以此折人乎周葵自治王之望自守之言皆當時要務孝宗明主何不深思力行

而空慕張浚之大言終從思退之下策良可惜也

又曰當時儒者大抵以戰爲君子以和爲小人躍然成風不可辨說以致賢姦混雜人主無所適從虜國終于不振其實人之賢否豈在和戰史浩主和不失爲君子韓侂冑主戰不免爲小人亦觀其生平何如耳專尙意氣不審國勢不惜人才腐儒誤國與姦臣等也

宋孝宗隆興二年四月罷張浚七月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匱後更徹海泗唐鄧之戍

暝庵曰不乘海陵被弑時用兵金亂旣定宋力實不相當議和亦非得已併徹邊備則大誤矣安不忘危雖和好亦當修備況和議未成乎若謂恐敵猜忌和議難成此則當先與要言以死爭之畏虎而自支解不如袒裼搏之矣

宋孝宗隆興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

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敵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靑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暝庵曰孝宗議和已較勝于高宗益是時金勢漸衰不暇攻宋爲宋計者外結歡盟内修政敎和非所恥也果能愛日自强稱姪者何不可以稱朕納貢者何不可以受琛胡銓之言非不忠直然究竟何術可以自强何術可以自勝恐亦未之思也

宋孝宗隆興二年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思退急欲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徹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爲同都督

瞑庵曰議和可也徹備則自伐其國置獄以罪忠諫則自促其亡矣思退才識下于秦檜數等孝宗知之而不斥何也

宋孝宗隆興二年十月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破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

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附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赫舍哩志甯分兵攻楚北都統制劉寶棄城遁金人陷楚州時魏杞雖已易書帝怒金人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如約而金繒不具恐格事機乃行已而帝用錢端禮言復遣國信所大通事王忭持周葵書如金師得金師報書以歸杞乃渡淮

瞑庵曰以兵脅和外夷長計原不待思退誘致而鄙夫求保富貴無所不至之情念之令人驚怖孝宗有志中興何以任用此輩敗壞國家眞不可解此時金非甚强而宋人習于苟安每戰皆北一敗于符離再敗于楚州遂有不得不和之勢孝宗徒有大志而無遠略胡銓等敢爲直言而不能任事百折千回仍不離湯思退之計君子無術轉使小人藉口良可悲也

宋孝宗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之禮杞至

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附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先是王抃還因赦沿邊被兵州軍詔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仿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附之士咸起甯居之心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瞑庵曰此時金國虛秏其勢不能用兵孝宗又稍能發憤故魏杞之說得行國貴自强于此益信稱臣稱姪相去幾何禮者自卑而尊人三代以前天子稱諸侯曰伯父曰伯舅而文德內修威行無外後世專尙虛文不勤實政終爲外夷所弱何其鄙也

宋孝宗乾道三年九月金主幸保州詔察訪所過州縣官

金主秋獵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過州縣官又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凡堂宇曾經宴寢者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令仍舊居止又嘗諭宰臣曰朕每

次舍秣馬之具皆假于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有似此者竝償其值

瞑庵曰金自海陵驕恣國勢浸衰世宗勤政愛民百度振起彼得量力宋固不能與爭而當時賢者專以和議爲恥譁譟不休亦太不知彼己矣

宋孝宗乾道五年正月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

瞑庵曰俊卿措置具有方略使能持久力行則數年而守固數年而可戰矣惜孝宗志鋭才疏又不能選任賢能良法終成畫餅耳

宋孝宗乾道六年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不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嚮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內攘外泛使不可輕遣

瞑庵曰俊卿所論于國勢敵情皆確有所見切當不浮非特救時良策實千古交鄰之規與江湖派浪談經濟者迥殊孝宗不用眞可惜也

宋孝宗乾德六年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受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

或勸止之乃得歸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對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以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退戰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瞑庵曰力不能制敵而卑辭祈請雖日遣一使亦屬徒勞何宋之愚也成大上書不過書生客氣究于國家無補南軒所論切中時弊使用其言則故疆可以漸復宋

祚可以中興世多謂儒者不能應變觀南軒規畫通達周詳可行可久豈空談經濟者所能乎

宋孝宗乾道七年十月金人遣使致聘金遣烏凌噶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

瞑庵曰當時諸臣攘臂裂眥而爭者皆此等虛文其實國之强弱敵之進退全不在此略實事而尙虛文宜其愈爭愈下矣

宋孝宗淳熙二年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

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棄衡奏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于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時湯邦彥新進奉使于金冀僥倖集事李彥穎奏邦彥輕脫必誤國不從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流之新州

瞑庵曰國以土地爲寶豈口舌所能得孝宗智識愈趨愈下人臣任事義不辭難況此時宋金通好奉使竝非難事邦彥反覆避就罪固當誅孝宗不察而浪遣

之不能中興于此可決矣

宋孝宗淳熙二年九月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初夏國主仁孝爲其相任得敬所脇分國與之求封于金金主以問宰相尙書令李石等曰事繫本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肎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偪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最久一旦偪于賊臣朕爲四海主甯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至是高麗將趙位寵又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瞑庵曰金主拒夏相之求封誅高麗之叛將頗有帝王大度而宋與金和往往招納叛人致開邊釁孰得孰失籌邊者當有辨焉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三月金遣使來弔祭帝遣中書檢正公事京鏜爲報謝使金人循故事設燕用樂鏜力辭金人不可鏜率其屬竟出館門館使以白金主曰南朝直臣也命如其請及還帝以其能執禮特進官權工部侍郎

瞑庵曰京鏜使能守禮稍洗中國之羞賢于祈請百輩

矣

宋甯宗嘉泰四年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金自明昌末北部哈達錦與桑節袞特強擾邊又有光嘉喇者尤桀驁屢脇諸部入塞而卓木布亦叛連歲用兵濆餉空乏洎諸部平定又築濠壘備戍守議者謂金勢已弱有勸韓侂胄立不世勳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議恢復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封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

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說陳自强請遵孝宗典故刱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强兼國用使掊克民財州郡騷然開禧元年四月太學生華岳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甯

瞑庵曰此時宋之貧弱已極韓侂胄志小謀大知敵之可乘而不知我之未能乘敵孟浪北伐其敗宜矣辛稼軒一時人傑不揣國勢輕贊用兵何也

宋甯宗開禧元年五月金以布薩揆爲河南宣撫使金主

聞南朝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白于金主時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使及新置兵

瞑庵曰金主識略頗勝于宋然不先開釁可也竟徹邊備則誤矣金雖衰地廣兵多數倍于宋金不敗盟宋先

發難何其妄也

宋甯宗開禧元年九月遣使如金韓侂胄欲審金人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未幾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

內著作郎朱質乞斬金使不報

瞑庵曰金主之言正大和平深得睦鄰之道宋不知愧而反欲挑釁安得不敗故犯先諱與王全之呼趙桓同一無賴金之守信如彼宋之無禮如此勝敗之機豈待兵交而決哉世有升降地有中外而先王經緯天地之禮終不可滅考古驗今未有無禮已甚而不亡者金亮韓侂胄其一端也

宋甯宗開禧二年四月金人命布薩揆會兵河南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五月下詔伐金

韓侂冑聞郭倪復泗州及新息褒信虹縣乃議降詔伐金
未幾郭倪攻宿州敗還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而潰十月金
兵分九道南下十一月金將完顏匡破京西州軍布薩揆
破安豐軍進圍和州十二月赫舍哩子仁破滁州遂入眞
州淮西縣鎮皆沒金人雖屢勝而內亂甫定頗厭用兵布
薩揆講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邱崈獲之詰所以
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
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
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旣而元靚回得金行省
文字崈以聞于朝韓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
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金營議和崈乃
遣劉祐持書于揆願購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
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
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
兵師旦等豈敢專權文還崈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
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
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三年五月邱崈上疏乞移書金帥
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冑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

繫銜侂冑大怒罷崈四月遣方信孺使金軍信孺曰開釁
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對之侂冑默然信孺持張
巖書以行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
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
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
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
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
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
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
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
以誓書來脇以危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
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
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
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
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
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匹犒師銀一千萬兩
方可議和信孺還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
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冑

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斥貶信孺更

遣王柟使金

瞑庵曰盈庭計議積數年而用兵一戰奔北仍歸于和且求和不得國本不立率爾興師未有不愈趨愈下者自有此敗後世庸臣遂以戰爲大戒其實不能自强和亦必亡但少緩耳覩金人命護韓琦墳實因侂胄主戰預爲講和之地固不敢自謂必勝尤不料宋之無恃而戰貿貿若此也及見宋兵屢敗乃復用烏珠故智恫喝張皇要求不已向使宋人困而發憤爲背城五戰之言則彼智立窮而宋之君臣至愚極懦仍墮彀中眞可哀也

邊事彙鈔卷十一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皋蘭朱克敬瞑庵編輯
新寧劉[illegible]生參訂

宋甯宗開禧三年十一月誅韓侂胄請成于金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絀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榮王曮復具疏言侂胄再起兵端將不利社稷皇后力贊之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史彌遠共圖侂胄彌遠得詔與錢象祖等伏兵太廟前收侂胄殺之時王柟使金議和未決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告以誅侂胄事和議始決遣柟持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斲棺取首函送于金金人歸侵地

瞑庵曰韓侂胄柄國十餘年終日言戰而實無戰備與秦檜主和同一苟取富貴而不及其令終此庸庸所以樂言和也按齊東野語金人得侂胄首葬之諡曰忠謬謂其忠于謀國謬于爲身也未知何據

宋甯宗嘉慶四年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塔邁珠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釁汝何言此邁珠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盾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釋邁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求和蒙古主不許

瞑庵曰邁珠識在機先可謂智士金主反以擅生邊釁囚之愚陋甚矣國家武備即無外患亦不可弛豈能畏

彼之疑開關待寇如金主之言盡徹邊備即可永無邊患乎此與秦檜湯思退之徹備略同亡國君臣乖謬如出一轍眞可怪也

宋甯宗嘉定七年五月罷金歲幣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略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邪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女眞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女眞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女眞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

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瞑庵曰西山之言字字精確此時宋之自保當如救焚拯溺乃徒聞罷金歲幣而一切實政均未施行是仍束手待亡也

宋甯宗嘉定八年十一月以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人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値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

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亡金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而不絕之哉且重于絕之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于將亡之金而不能不啟釁于方興之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寇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之存亡爲我之

欣戚聞危釁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秏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壞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説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説而忽昭昭之警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身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于終篇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瞑庵曰西山所陳皆立國之本果用其言宋祚不當遽隕金之危忘在邇助金拒元非宋力所及急修邊備幸可自全恃金爲障幸金之災皆無策也

宋甯宗嘉定十年四月金人分道來侵初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迹不宜用兵

以益敵金主卽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請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至是復發兵侵宋宋遣趙方等禦之

瞑庵曰蒙古之患方亟不思睦鄰保境而反事南侵憎不曉事更甚于宋宜先宋而亡也

宋甯宗嘉定十年六月詔伐金下詔伐金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暝庵曰金誠可伐而宋未可以伐金無與金絕而修好于元汲汲自强或能保境乃金不自量而南侵宋又不自量而北伐何愚妄之相若也

宋甯宗嘉定十一年十二月金主遣使來求和不納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乃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布薩安貞爲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暝庵曰宋既未能滅金彼來請和何不可許葢宋之君臣徒慕伐金之名爲文誥以誇境內非眞蓄志復讐也

宋甯宗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暝庵曰蒙古之勢日强宋與通好未爲失策但既知敵之强當恐懼自修恃和苟安已屬不可乃不聞修備而與金連兵濫耗財力既與蒙古通和又殺其假道之將進退失據安得不亡

宋甯宗嘉定十七年三月金使人來請和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牓諭軍民更不南侵

暝庵曰金之初興嘗以戰脇人之和至是求和于宋求和于蒙古至再至三而卒不免于亡可見以和圖存決無勝算也

宋理宗紹定四年五月蒙古侵金使綽布干來假道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類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類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類先趨寶雞綽布干來假道于淮東以趨河南

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圖類聞綽布干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暝庵曰蒙古假道自是晉獻故智宋懼脣亡則當勒兵備之婉言謝之或不計利害志必復讐則出兵會之均無不可輕殺使人歸直于彼是召禍促亡也庸夫逞其小憤不顧貽害國家無識者或反讚其忠義悠悠憒憒可勝嘆哉

宋理宗紹定五年三月金遣曹王鄂和爲質于蒙古請和四月蒙古退軍河洛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

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鄂和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爲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博索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于道旁老幼遮擁西南軍士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僅一幼子令往作質矣汝等

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經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以酒炙犒兵且以金帛賂諸將蘇布特乃退屯河洛金主御端門肆赦

暝庵曰金主求和與徽欽無異而蒙古攻城不已卒至力盡欲退然後許和可見和之無益

宋理宗紹定五年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絶

暝庵曰枉殺多人于國無益申福所爲幾同小兒然此時金之國勢和亦亡不和亦亡不必以絶和誤國咎之

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功成以河南地來歸六年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齊爾代金取唐州九月金使完顏阿固岱來

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來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淸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固岱至朝廷不許

端平元年正月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滅金

瞑庵曰宋與蒙古合縱世多尤之以爲蹈海上之覆轍余獨不然宋遼本無嫌怨無故棄舊謀新已先背義何能取信于鄰金則不共戴天之讐苟可報復雖危宗社猶當爲之况助金未必久存滅金未必遽亡乎宣和時宋未甚弱金之地勢又界遼宋之間宋遼犄角勢足相當蒙古飈發泉湧所向無前宋卽與金併力斷不能支而觸怒强鄰其亡愈速是宋之從元未甚失策滅金之後更絕元好乃眞迷謬耳

宋理宗端平元年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史

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幷俘囚張天綱完顏哈拉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骨于大理寺獄庫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强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

瞑庵曰假人之力幸得復讐近偪强鄰危亡在卽宜懼不宜喜也獻俘論功無恥極矣無知極矣

宋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趙范等請收復三京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淸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甯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

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遂殺立以降八月蒙古復引兵至洛陽趙葵軍潰棄汴而歸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甯日矣

瞑庵曰宋之與元强弱懸絕謹守和盟力圖保境尙恐不及乃不量德力無故興師徼地是元尙無意滅宋宋

自促其亡也邱岳喬行簡所言利害昭然庸愚共解而理宗迷復豈天奪其魄邪

宋理宗端平二年正月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鋭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爲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

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振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

暝庵曰此時除講和繕守之外更無他策理宗安冀恢復直是坐地捫天孟珙謂介胄之士不當言和亦不免書生客氣

宋理宗嘉熙三年三月孟珙復襄陽十二月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垭砦得捷于巴東夔州以全珙屢遣兵至襄鄧撓蒙古軍又間焚其積聚四年二月以珙爲四川宣撫使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勒巴圖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衞

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又刱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耕敵至則出戰珙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暝庵曰孟珙頗有邊才惜爾時主懦臣庸國勢日蹙閫外孤軍終難支拄耳戰既不能必勝何不議和修備力圖自强誠不可解

宋理宗嘉熙四年四月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暝庵曰蒙古既欲議和宋人何以不決明知以和爲餌斷不可恃藉此暫休兵力徐謀應敵之方亦一策也豈此時求秦檜湯思退人才亦不可得邪

宋理宗淳祐元年十二月蒙古使伊拉瑪斯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蒙古使伊拉瑪斯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拉瑪斯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有意外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會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

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且死伊拉瑪斯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偪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暝庵曰蒙古方有國喪不欲用兵故遣使議和宋人正可乘此通好安邊養力乃守將不俟朝命擅執使臣朝廷亦置不問政之不綱官之不職概可知矣

宋理宗寶祐五年正月蒙古攻襄陽入其俘八月蒙古主莽賚扣分道南侵先是伊拉瑪斯等被囚久之伊拉瑪斯死餘使者至寶祐二年始釋還蒙古主怒乃自將南侵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布爾察克由潼關趨沔州

暝庵曰蒙古南侵不必盡由執使但先行無禮使彼得以藉口殊失睦鄰之道耳

宋理宗開慶元年八月呼必賚悉兵渡淮遂自將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呼必賚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鑪山俯瞰大江宋兵以大舟扼江

渡董文炳帥死士數十人前進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櫂疾趨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博戰宋兵大敗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甯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暝庵曰蒙古之來勢如風雨其蓄謀則非一日而宋人

至此始飭邊備議遷都豈君臣皆在夢中邪

宋理宗開慶元年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時賈似道以樞密使督兵江漢間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及北兵至乃老弱護賄者降將儲再興騎牛領之虎臣禽再興似道入黃州蒙古攻鄂州急城中死傷逾萬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以蒙古主

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拉克岱爾等謀立阿里克布克遣托郭斯括民兵因集羣臣議郝經曰今國內空虛諸王觀望所立脫有非常腹背受敵與宋和便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拔砦而去

瞑庵曰國勢阽危如此而所任又皆庸瑣鄙夫安得不亡乞和暫存會蒙古有事耳非似道之力也邱瓊山以秦檜有存宋功然則似道之功亦不在檜下矣

宋理宗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兵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表稱諸路大捷鄂州圍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還朝

瞑庵曰觀賈似道所爲則秦湯固未可非宜後世以和議爲功烈也

宋理宗景定元年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眞州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譔福華編稱送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

充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似道皆隱之淮東制置李

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眞州宜與處分不報
瞑庵曰秦檜志保富貴尙望國家苟安賈似道欲保富貴併不顧其身家小人之最無用者似道所爲不足深論獨不解理宗何以毫無知覺當時羣臣何以寂無一言
宋理宗景定三年九月蒙古以阿珠爲征南都元帥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啟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南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

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諸萬戶隸山東
瞑庵曰觀此詔則蒙古亦非必欲滅宋益蒙古疆域甚廣又風俗樸野不豔繁華其視江南蕞爾亦蟲不甚介意耳宋人既與議和又不能循禮通好而任用鄙夫肆行詐妄不亡何待當此之時望秦檜湯思退如祥麟威鳳矣哀哉
宋度宗咸淳八年十一月遣使入元封劉整爲燕王元執使者殺之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詔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甯人齎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
瞑庵曰宋之社稷不能自保許加王爵誰其榮之以此謀敵眞同兒戲
宋度宗咸淳十年八月元主詔數賈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巴延總諸道兵與阿珠阿爾哈雅呂文煥行省荊湖博囉干安塔海劉整達春董文炳行院淮西兵二十萬九月巴延趨郢州博囉干趨淮西十月巴延入漢屠沙洋破新

郢十二月渡江破鄂州引兵東下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開府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王侯邸第皆輸助錢穀且覈釋道租稅備用
瞑庵曰君國危如累卵舉朝無一直言三學生尙復諛誦姦臣虛張兵勢是宋之綱常盡滅人心盡死矣國何能一日存乎
宋帝顯德祐元年二月賈似道復遣宋京如元軍請稱臣

奉歲幣如開慶約巴延荅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來面議既而孫虎臣等與元兵戰于江上軍衆皆潰似道奔揚州奏請幸海朝廷不聽陳宜中以似道喪師誤國奏誅之十二月遣柳岳奉書于元軍前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姦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柳岳還陳宜中復奏遣陸秀夫等詣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秀夫等見巴

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太后乃與帝出降

瞑庵曰至此求和豈復可得凡以和罷兵者必其國俗能自存敵人亦無全算耳若彼能必勝則俘而縣之自足饜心何取稱臣納貢乎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十一月遣兵伐緬初朝廷屢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十九年二月復遣諸王桑阿克達爾擊緬二十年十一月平之西南諸夷皆降置邦牙宣慰司

瞑庵曰緬甸遠在雲南之外征之甚勞得之無益元之疆土不下二萬里草創經營已覺日不暇給舍本逐末庸有當乎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十月大發兵擊日本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錫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日本殺之至是命阿樓罕爲右丞相率師十萬討之十八年七月阿樓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于海島而還阿樓罕既卒詔以左丞相安塔哈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

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得還者三人

瞑庵曰以元之兵力征一日本自謂搖手可得而竟遭挫敗隻矢不還可見安邊之難古聖王所以諄諄柔遠不以戰伐爲功不以微小而忽也

又曰元之幅員甚廣既得中國不思立政安民而疲敝中國以事窮荒失策甚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命索多將兵擊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

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命索多討之已而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索多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索多軍力戰乃得還

瞑庵曰占城一小島耳滅之不足伸威徒儆中國何世祖之汰而愚也占城蕞爾小國而恃險反覆激怒强鄰亦非保國之道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四月復命高麗王睶及安塔哈發兵

擊日本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睶及安塔哈領征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又造船五百餘艘中丞崔彧及昂吉爾皆諫止不從

瞑庵曰日本遠在海外勤師遠征已屬非策因覆敗而起憤兵則更誤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七月遣鎮南王托歡假道安南擊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封子托歡爲鎮南王與左丞李恆往會索多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給軍托歡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非便遣兵守境二十二年五月托歡移攻安南入其城日烜遁走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會盛暑淋潦軍士多死乃謀引兵還交兵追擊之索多李恆皆戰死二十四年正月復詔托歡督諸軍擊安南屢戰敗之陳日烜棄城走托歡進至海上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明年三月阿巴齊復攻之將士被疫戰多不利乃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遏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死傷過半幸得北歸

瞑庵曰世祖初定天下不卹中國而務欲開邊多殺師

徒耗竭財力終不能盡遂其欲亦何謂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燇襲位布呼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寗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奉命遂使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立道至安南謂日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導率眾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

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熵泣謝出奇寶為賂立道卻之因要其入朝日熵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明年閏月遣其臣何惟巖阮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熵懼卒不至乃復遣吏部尚書梁曾往徵之曾至諷之入朝日熵不從三十年八月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廷臣以日熵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勒吉台等整兵糧復議伐之

瞑庵曰安南既已臣服又肎入朝中國之威振矣正當示以寬大赦其罪而緩其來乃得綏遠之體輕信讒言更加苛責既啟戎心又傷威重何元祖之不智也

邊事彙鈔卷十二

景東劉韞齋先生鑒定　皋蘭朱克敬瞑庵編輯
新寧江孝棠芾生參訂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以伊克穆蘇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初右丞孟淇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伊克穆蘇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為鄰境葛郎國王所殺其壻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救弼等遂並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卻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亡失

貨貝直五十餘萬帝以其失亡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闍耶之罪弼與伊克穆蘇沒家貲三之一唯興以不與議得免

瞑庵曰荒遠之國素不通問遣使被黥自取辱耳因此興兵又增耗失不自咎悔更沒諸將家貲室怒市色愈出愈乖世祖舉措幾與隋煬無異及身不亡幸也

元成宗大德三年五月立征東行省高麗王昛既復爵已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昛不能服其眾乃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克哷濟蘇為平章政事共理之昛厚斂淫刑

國人羣怨於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王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甯肯為汝家國地邪昛泣謝罪且請子謜還國姦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闕鞫之流安西十年五月昛卒遣謜還國仍置行省鎮撫之謜尋更名章奏言國中饑饉供億不勝請罷行省從之

瞑庵曰正外國之君臣自是盛舉然藩國甚多威靈豈能徧及生釁召兵亦多由此終不若無動為大也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立塔斯特穆爾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巴延特穆爾所殺后讒之於帝遂廢巴延特穆爾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斯特穆爾為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特穆爾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還京師

瞑庵曰此時天下分崩自顧不暇乃欲遠立國主於高麗安得不自取敗辱蓋元人累世好兵威力遠屆子孫習為故常不復審時量勢也

明太祖洪武五年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熞自立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部已受表主事曾魯取副封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是卻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瞑庵曰日熞本中國所立叔明篡逆以詐來嘗不受其貢深得國體此時天下初定不能聲罪致討因其謝罪而撫之雖絀威武要可息事甯人且荒遠島國亦難概繩以法也

明太祖洪武七年正月遣總兵吳禎巡海備倭倭屢寇瀕海州縣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奉表入貢未幾寇掠如故乃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

瞑庵曰稱臣入貢而仍不免用兵可見通好之無益邊備之宜修也

明太祖洪武七年十一月高麗李仁任弒其王顓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為嗣於是仁任立禑仁任既弒顓又殺朝廷使者而遣使來告喪陽言朝使實盜所殺今已誅

之帝疑其詐拘其使而遣使弔祭已仁任又爲故主請謚帝曰是欲假朝命以鎭撫其民且掩其弒逆之事不許釋前使還自是朝貢皆不納

瞑庵曰高麗事與安南略同而兼殺中國使者其勢較難羈縻蓋恐聘問往還卒遭戮辱則邊釁更滋釋使絕貢頗得控馭之宜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十一月遣僧宗泐使西域帝以佛經遺佚遣泐偕其徒往求之三年而還泐還額埒蘇軍民萬戶府拜哲萬戶府俱遣使隨泐朝貢

瞑庵曰無故求經絕域且誘遠人入貢生事邊陲甚非中國所宜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禑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已而帝諭政府令遣官往視嗣王何如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無赦及是禑又上表請襲爵幷乞故王謚乃遣使封之賜故王顓謚曰恭愍

瞑庵曰高麗之絕已久而其主表貢不已因而封之足示懷柔窮兵遠討終非中國之利帝英明遠見又老于兵事故雖有威武不輕用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築城練兵以備之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强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衞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砦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爲然

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衞所竝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

瞑庵曰海防仍當以陸爲主我有所憑彼無所掠敵雖强終不能爲大患湯和所規雖非雄略亦可久之策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成桂在國威權日甚瑤雖爲所立慮禍必及已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得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

朝鮮

瞑庵曰太祖初志甚大于安南高麗皆不稍假借晚年閱歷漸深乃以荒遠置之好事者或笑其氣餒實則安邊之長策也

明成祖永樂元年三月始以大甯地畀烏梁海改北平行都司爲大甯都司徙保定以大甯地畀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鎭自北平兵起帝旣誘執甯王權乃選烏梁海三千人爲奇兵從戰數有功及天下旣定遂割大甯地畀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甯

盡爲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瞑庵曰割地償勞最爲失策成祖以篡得國與石晉無異倉卒借兵遂忘遠慮終明之世不離遼患蓋始此也

明成祖永樂元年四月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帝聞烏斯藏僧哈里馬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齎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馬彬使瓜哇蘇門苔刺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加剌柯枝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瞑庵曰通使絕域最爲國家弊政幸而招徠秏中國以奉四夷徒勞無益稍失控馭則邊患蠭起貽害無窮漢武開邊乃迫于不得已成祖效之果何爲乎

明成祖永樂元年閏月封胡奃爲安南國王惠帝時黎季犛弒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𤅬復弒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奃尋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奃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奃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爲眾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齎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僞奃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奃旣而前國王日煃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帝始悔

封奃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奃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納天平于安南至芹站山徑險惡奃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事聞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瞑庵曰蠻夷自相君長原可不必深究天平來奔畱之京師給以官祿足矣憤怒興師徒取勞辱且成祖自問德過胡奃乎

明成祖永樂三年六月遣中官鄭和使西洋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蹟之多齎金幣率兵三萬七

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有二由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徧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徧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禽番長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絶然中國前後秏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多沒于外

瞑庵曰西洋之通中國始此多行不義貽禍後人明棣之罪浮于秦政海國奉貢皆賈人託名騙取賞賚耳何

足多乎

明成祖永樂四年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十二月張輔軍出憑祥進破隘留雞陵二關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斬木通道奪諸關隘安南人阻水爲城聚兵固守輔破敵于嘉林江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敵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敵大潰遂攻東都遣別將取西都三江州縣皆降敵焚其宮室倉庫遁入海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敵以海舨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等以舟師橫擊大敗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騶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改名交阯置交阯布政司分府十七直隸州五衞十二以行部尚書黃福領之

瞑庵曰揚兵海外滅其國俘其君可謂武矣然島國甚多篡弑紛紜安得盡取而正之設官置衞徒秏兵財且

滋後患尤非策也

明成祖永樂六年八月交阯復亂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誘羣盜據山自稱大越大軍還卽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州縣多響應事聞帝命沐晟將兵討之晟與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明年春復命張輔等帥師助晟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帝勢益張七年十一月輔進師鹹子關敵以舟蔽江爲營官軍衝擊乘風縱火俘斬無算追至太平海其黨鄧景異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衆皆潰于是季擴自言陳氏後請紹

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至神投海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中及其黨送京師惟陳季擴遁去帝詔沐晟討之召輔還晟追季擴于靈長海口大敗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爲交阯布政使不受命剽掠如故乃更命張輔會晟討之敵據月常江列栅樹樁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樁以進自率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敵大敗是冬復敗之于生厥江十二年三月進師羅蒙江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禽鄧景異阮鎔等季擴走老撾追獲之檻送京師交阯復平

瞑庵曰遠人恃險叛服無常拓地愈廣控制愈難近秏中國元氣遠貽子孫之憂古聖王于要荒之服但事羈縻不苛禮法其所全者大矣

明成祖永樂七年五月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韃靼知院阿嚕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于巴什伯里立爲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七月以邱福爲大將軍將精騎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爲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朐河福帥千騎先驅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率輕騎馳往每戰敵輒佯北福銳意乘之敵奄至圍之數重福戰沒八年二月帝自將北征衆五十萬出塞次楊林戍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于鄂諾河大敗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移征阿嚕台次青楊戍度雲飛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陳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帝擊敗之追至廣漠戍而還是年冬阿嚕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瞑庵曰迎立元裔顯與中國爲難遣使往諭又復被殺再不用兵勢將不能自立矣發憤親征勝之而納其貢頗得馭遠之道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瞑庵曰叛而伐之服而禮之控馭外夷如是而已成祖

措置此事頗合機宜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堝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江急引兵赴堝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覆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瞑庵曰破海寇之法惟有引之陸地而與戰奪彼所利用我所長則進退自如勝算在我矣劉江可謂知兵

明宣宗宣德二年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

吏士北還交人好亂叛服不常永樂十六年正月中官馬騏以采辦擾苦交人俄樂巡檢黎利乘機作亂命榮昌伯陳智等討之黎利敗走老撾黃福久在交阯頗著恩信二十二年九月召福還交阯復亂盜孳起黎利復陷茶籠陳智等與戰敗績宣德元年四月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大將軍往討黎利通素無將略兵敗為利所圍復遣安遠侯柳升將兵往援升遇伏戰死諸軍盡沒王通聞升敗益懼因與黎利約和且敎利立陳氏後代表上之帝得表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臣期以一年禽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許楊士奇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阯語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于是遣侍郎李琦等齎詔撫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繼絕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師衛所府州縣官吏盡徹軍民還詔未至王通陳智等已還官吏軍民多陷交阯

瞑庵曰明得交阯叛亂相繼征戰不休是漏卮也王通力竭黷和其才雖懦其為國謀未始不臧宣宗許之是也

又曰宣宗所為不愧帝王大度夏原吉輩拘泥成規專務夸飾庸夫常談良可鄙恨但兵敗之後必稍振威武方可撫綏否則徒事羈縻終為遠人所玩非久計也

明宣宗宣德五年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甯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瞑庵曰無故棄險致邊備空虛朝廷無人可知豈外夷之罪乎

明宣宗宣德六年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三年夏李
琦還自交阯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暠物故陳氏子
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陳氏卽有後利
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敕諭利及其國人令
徧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
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爲
利乞封帝乃遣兵部侍郎張徹齎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

暝庵曰明之威令實不能及遠而泥于祖宗疆土不可
輕棄之說勞師糜餉展轉數十年仍歸羈縻表貢前此

數十萬生靈數千萬庫帑皆付滄波矣豈不哀哉

明宣宗宣德九年八月衛拉特託歡襲殺韃靼阿嚕台子
穆納山託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嚕台
見王克復世讐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
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來歸

暝庵曰蠻夷相攻歸命中國勝者因而撫之敗者收而
衈之帝王之大度亦綏遠之常謨也

明宣宗宣德九年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諸將言衛拉
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
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
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
耳乃止

暝庵曰招之而又襲之是帝王而穿窬其行也何以服
人小人貪利生事貽誤大局往往如此楊榮之論正大
明切所全實多

明英宗正統七年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故事衛拉特
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
應費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戶部侍郎劉中敷等俱以缺供

饋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
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
易弓藏衣于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
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
不問

暝庵曰既立定限而又聽其多人入關恣爲姦宄一切
不問庸闇至此宜其虜矣

明英宗正統九年正月遣成國公朱勇等分兵四路擊烏
梁海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爲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

乃命朱勇出喜峰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萬人分勦已而諸將皆奏捷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遂並加封賞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衞積怨遂導衞拉特入寇會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入寇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甯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額森戰于陽河敗歿諸邊守將俱逃匿邊報日急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亦不納十四年七月車駕發京師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畱振㤽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淸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

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八月車駕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辥綬帥師四萬往援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畱待之卽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詔曹鼐草敕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闖入衆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也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甯伯劉安都督郭登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敗報聞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珵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尚書胡濙首

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太監興安皆是謙言議遂定九月于謙等白皇太后命郕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遣使告衛拉特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叛閹喜甯復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鎭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從之乃詭言奉上皇還京十月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破紫荆關長驅而東過易州至良鄉進次盧溝橋上皇作書

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賊數百人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喜甯嗾額森邀大臣迎駕帝遣王復趙榮出城朝見喜甯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亨伏兵擊敗之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爲羅通所敗額森氣大沮喪又聞勤王兵且至乃夜

拔營大掠而去景帝景泰元年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五月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時額森兵久戰頗多死亡而托克托布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攜貳于是額森決意欲和又恥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參政旺札勒托歡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齎使令還而以敕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齎文書講和守將郭登以聞帝厚賚使者令與旺札勒托歡偕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乃命李實羅綺馬顯等齎璽書往諭衛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瑪爾

等復至言于館伴云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會羣臣多請迎上皇者乃更命楊善及趙榮爲使齎金銀書幣往衛拉特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八月楊善至衛拉特奉上皇還自是額森屢遣使帝皆不報羣臣多以爲請帝不從于謙爲兵部尚書亦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洗馬劉定之疏言北庭遣使宜敕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然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爲

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帝訖不聽但賚使報書而已

瞑庵曰王振猥瑣閹人而欲僥倖邊功以圖非分其行事與童貫略同卒之負乘致寇國危而身亦不免視汪秦輩忍恥蒙譏苟全富貴智更不若矣

又曰土木之變論者多歸功于景帝之力敵人無所要挾故英宗速還固矣然亦由當時國勢尚强邊將能戰京師能守額森不能得志遂還上皇爲息兵要幣計耳否則我雖立君彼將深入求和不得何論迎駕宋高宗

南渡中國未嘗無君而金人略無所憚後世多咎宋人祈請太殷致金人愈肆要挾此甚不然凡挾質以求者必求其力所不能取秦之于楚懷項王之于太公是也金之力足以吞宋屢遣祈請不報乃蔑宋而漫置之非有所要也明之君臣戮力又承安南麓川屢勝之後兵力餉力皆足以戰晢師再舉衛拉特未必能當額森外懾强敵內蓄隱憂雖欲不還英宗其可得乎有明一代邊事嘗以和議爲戒蓋矯南宋之弊而過者劉定之之論似亦未可盡非

明英宗天順元年三月韃靼保喇寇邊帝復位卽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眞卽眞亦秦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犯甯夏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爲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三年正月保喇復犯安邊營石彪等擊敗之四年八月保喇復分道入寇掠雁門而去五年六月保喇寇涼州八月遣馮宗王竑等將兵擊之保喇請和帝

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既而保喇爲瑪拉噶所殺瑪拉噶遣使屢求通貢帝許之然韃靼諸部叛服無常時爲邊患朝廷嘗以重兵防守之

瞑庵曰終明之世北邊無甯歲以元之子孫散處沙漠者甚衆也明人聚精會神注意邊防每以趙宋爲殷鑒降則受之寇則禦之于籌邊不失中策腐儒多謂明以戰亡不知明之困于防邊乃任將不專理財無術耳非盡好戰之過也

明憲宗成化七年正月以余子俊巡撫延綏九年九月總

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破之十年閏月子俊築邊牆東起淸水營西抵花馬石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牆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子俊以寇出無常間道鈔襲官軍反格于外欲築邊牆捍之每患牽擾及王越紅鹽池之捷寇稍引去乃併日興築三月而成先是邊餉歲需八百二十五萬牆成戍減餉亦省矣

瞑庵曰有明邊略頗倣漢代雖兵力不逮未能遠涉龍庭而嚴兵謹戍寇來則戰寇去不追得中才專任之卽

可無事惜乎朝無令君政歸閹豎居閫外者功罪淆于門戶進退制于宮中坐甲逍遙戰守皆絀財殫民困尋抵于亡非防邊之失計乃國無政而君不求才也可勝歎哉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諳達寇山西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卻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之詭言用計禽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等散處河西諳達獨盛歲數擾邊二十六年四月復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款總督侍郎翁萬達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三十年三月諳達復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請貢馬互市祐以聞邊將仇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

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瞑庵曰諳達再三求貢及開馬市不過利中國財物耳精選而厚其償安遠人之心示中國之寬大藉此休兵養力如其反覆則整軍出擊曲有所歸和戰隨宜權仍在我此善之善者而羣臣詬爭視爲大厲蓋明代邊事多懲宋人之失尙戰黜和習成風俗不問事理之是非事勢之利害專以攻擊和議爲賢國儆民彫終已不悟吁可悲也椒山先生忠義激烈自是千古人豪然疏中

所論十不可五謬按之當日情勢殊多未確況諳達乃請貢求和與金宋前事迥異何勞賢者以死爭之蒙竊惑焉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七月諳達寇邊叛人趙全邱富誘諳達大舉入寇厝掠諸邊攻薊鎮京師戒嚴三十六年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復攻大同三十八年二月錫林阿復寇灤河掠薊州京師大震四十二年十月錫林阿復入寇大掠順義三河邊將趙秦等戰死京師戒嚴四十五年七月錫林阿復寇萬全衛邊將馬芳擊卻之穆宗隆慶元年

九月諳達復寇山西游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二年十一月錫林阿復入寇邊將馬芳襲敗之四年九月以李成梁爲遼東總兵官諳達諸部屢窺塞下十年間大將死者數人成梁至大修戎備甄拔將校軍聲稍震十月諳達孫巴噶奈濟內附授指揮使尋遣歸五年三月諳達以巴噶奈濟之歸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閣臣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封諳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諸酋長受官有差由是西塞諸部歲來貢市不用兵革者二十餘年

瞑庵曰諳達連歲寇邊幾無甯日自巴噶奈濟歸而父子欣然納款諸部效恭邊烽甯息固由恩義懷來亦緣兵力相當敵未能逞耳明代籌邊專力戰守我困而彼亦疲間與之和差可持久是故能戰然後可以言和能敗然後可以言戰不能戰而和未有不爲敵所餌者不能敗而浪戰畏敗而不戰未有不爲敵所劫制愈趨愈下者

又曰明代防邊分遼薊宣大延綏三路各屯兵十餘萬統計每歲需餉二千餘萬耗天下賦稅之半民安得不困亂安得不滋向使愼擇將吏精練而少其屯嚴守而毋輕戰沿邊守令固結民心堅壁淸野以自衛則歲費三數百萬卽可安全何至耗財殫力自促其亡明非亡于戰亡于不能戰而浪戰耳不獨此也武宗以後嗣無令辟委任姦佞屠戮俊良門戶譁爭賢愚莫辨牧令掊克民不聊生用財吝而不覈馭將嚴而不明洎乎末造朝無遺賢野多餓殍人主孤立莫與枝梧雖不加賦民

亦必亂雖無邊患國亦必亡豈僅和戰之失計哉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直據海島挾倭爲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相招致之釋直母妻于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甯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之岑港將吏以爲入寇陳兵戒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

不信要一貴官爲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强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阿梅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眼庵曰誘其來降而殺之在我爲無名於寇爲失信昔李愬得李祐吳繡林而淮西平今王本固斬汪直而海寇張推誠之與懷詐相去遠矣納叛誘降皆安邊所忌殺降尤不可訓而覆轍相尋古今不悟今人每詬蠻夷反覆安知蠻夷不謂華人無信自古已然乎

庚子荓蜂錄三卷

〔清〕不著撰者

清鈔本

庚子荓蜂錄卷首上

○雜志目錄

諭旨恭錄
軍事摺奏
袁京卿摺奏
鄭侍御摺奏
廷方伯摺奏
盛京堂摺奏
南省督撫電奏
榮相國電牘
公稟督憲稿
電稿彙錄

洋員條陳
英日籌華章程
德日電書
全權文憑式
全權照會
議和條款
義和拳源流考
妖言
拳匪戰書
拳匪咒語
懲禁拳匪示諭
聯軍示諭

傅相示諭
山東緝匪記要
滄事誌詳
東三省失守始末記

○附印

弔津郡文

庚子荓蜂錄卷上

諭旨恭錄 所錄未能全備僅就知者錄之

正月二十日奉
廷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嚴禁拳會一摺上年山東巡
撫電稱山東義和拳會以仇教為名到處滋擾并及直隸南境
一帶地方疊經諭令直隸山東督撫派兵彈壓此種匪徒私立
會名聚衆滋事恐無知愚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廣迨至釀成巨
案勢不得不用兵勦辦所傷實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着直隸
山東督撫剴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聚
衆滋事係屬違禁犯法務須革除積習勉為良民倘仍執迷不
悟復蹈故轍即行從嚴懲辦勿稍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該地
方官如遇此等詞訟案件即當秉公審斷但分曲直不論民教

勿許稍涉偏倚用副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欽此

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
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拳會中多有游勇會匪
混迹其間藉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燬電桿鐵路似此愍不
畏法其與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
拏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勦辦以昭炯戒現
在人心浮動遇事生風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應實力保護俾
護安全而弭禍變欽此

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昨因拳匪滋事業經明降諭旨分別辦理此等鄉愚良莠
不齊其辦法不外乎嚴拏首要解散脅從現在直隸及附近京
城一帶到處人心浮動若不迅速籌辦何以禁邪慝而淨根株
着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直隸總督嚴飭各該地方官並
統帶各員如拳匪中實係滋擾地方甘心為亂者即當合力捕
拏嚴行懲辦不得互相推諉如再因循定為崇禮等是問決不
寬貸其有隨聲附和並無滋擾實迹者亦應剴切曉諭立時解
散無任再啟釁端欽此

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西教傳播中國歷有年所該教士無非勸人為善而教民
等亦從無恃教滋事故民教各行其道均各相安近來各省教
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徧查優
劣而該匪即藉入教為名欺壓平民武斷鄉曲諒亦非該教士
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

護鄉里並未滋生事端是以迭降諭旨飭令各地方官妥為彈
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匪如有藉端滋事極應嚴拏懲
辦是教民拳民均為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不分教會即有
民教因案涉訟亦屢諭令各地方官持平辦理乃近來各府廳
州縣積習相沿因循玩愒平日既未能聯屬教士又不能體恤
民情遇有民教涉訟未能悉心考察妥為辦理致使積忿已深
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為名倡立團會再有奸民會匪附
入其中藉端滋擾拆毀鐵路焚燒教堂至鐵路原係國家所造
教堂亦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情焚毀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為
難實出情理之外昨已簡派順天府兼尹軍機大臣趙舒翹前
往宣撫曉諭該團民等應即遵奉一齊解散各安生業倘有奸
民會匪從中慫恿煽惑希圖擾害地方該團即行交出首要按

律懲辦若再執迷不悟即係亂民一經大兵勦捕勢必父母妻子離散家敗身亡仍負不忠不義之名後悔何及朝廷深為吾民惜也經此次宣諭之後如仍不悛改即着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等各率所部實力勦捕仍以分別首從解散脅從為要至派出隊伍原所以衞民近聞直隸所派各軍不但未能保護彈壓且有騷擾地方情事即着直隸總督裕祿從嚴查辦並着裕祿派員查訪倘有不肖營哨各官不能嚴束勇丁即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此旨即着刊刻謄黃通行曉喻軍民人等一體知之欽此

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近畿一帶拳民藉端滋事人心浮動迭經諭令嚴行查辦乃近來京城地面往往有無賴之徒三五成羣執持刀械

游行街市聚散無常若不亟行嚴禁實屬不成事體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均有緝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責豈容此輩麕聚輦轂紛紜擾攘搖惑人心除諭飭管理神機營王大臣等將所部弁兵全行駐廠並遣派馬步隊伍各按地面晝夜梭巡倘有匪徒聚衆生事即行拿辦外並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飭該管員弁兵役人等各分汛地嚴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結黨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嚴拿懲辦毋稍疏懈以遏亂萌而靖地方欽此

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近來畿輔一帶土匪滋事擾及京城地面迭經明降諭旨撫諭解散並飭京營及近畿各營分途勦辦乃近日焚刧之案仍復屢見迭出奸匪造作謠言以仇教為名波及良善於朝廷命令視若弁髦論其結黨橫行戕殺有據即使係託良民冒稱鄉義試問自來立國之道果有姑容亂民以致自困者乎況現經派員查訪拳民結黨實有游勇會匪混迹其間肆行搶刧昨復令剛毅趙舒翹等前往良鄉涿州等處宣布朝廷德意所有安分拳民業已具結悔罪齊心解散足見各處焚殺之事顯係奸匪所為朝廷但論其滋事與否以為良莠之別此等匪徒亟宜嚴加懲治不容稍有藉口着宋慶督飭馬玉崑剋日帶隊馳赴近畿一帶沿途實力勦捕仍着以嚴拿首犯解散脅從為要義至派出各營務宜嚴申紀律不准藉端滋擾以靖奸宄而安良善將以通諭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十五日永定門外有日本書記生杉山彬被匪徒戕害之

事聞之實深惋惜鄰使在京本應隨時保護現在匪徒蜂起尤宜加意嚴防迭經諭令各地方官認真巡緝密為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輦轂之地竟有日本書記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事前既未能防範出犯亦未能拿獲實不成事體着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拿兇犯務獲盡法懲治倘逾限不獲定行嚴加懲處欽此

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昨因拳匪滋擾禁城曾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梭巡旋拿獲造言生事喧譁惑衆之犯業經交刑部正法詎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掠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胆沿途喊殺持械尋仇任意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夕數驚居民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至此

若再不嚴行懲辦為禍不堪設想着步軍統領嚴飭各地面官
兵並着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兼添派武衛中軍弁兵
會同彈壓加意梭巡遇有持械械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
衙門即行正法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即嚴拿不准再事姑息其
僅止附和脅從等犯自應飭令分別解散遞解其城內設立壇
棚應盡行拆毀並派載瀾載功溥良載卓巡查街巷遇有隊伍
緝捕不力隨時稽查參辦至各城門啟閉出入尤宜加意慎重
着派崇勳載澧普深伊立布克蒙額英信松鶴色普徵額德雲
分駐九門監查啟閉出入九城以外着五城御史一體認真查
辦並責成中城御史陳壁偕率辦理並着派慶親王奕劻端郡
王載漪貝勒載濂大學士榮祿督飭派出各員及馬步各營並
地方文武實辦遵行如有疏懈貽誤即行據實嚴參欽此

同日奉
上諭李鴻章着迅速來京兩廣總督着德壽兼署袁世凱着酌
帶所部迅速來京如膠澳地方緊要該撫不克分身着揀得力
將統領帶來京此旨着裕祿分別轉電李鴻章袁世凱毋稍遲
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

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近因民教尋仇匪徒乘機燒搶京城內外擾亂已極着各
直省督撫迅速挑選馬步隊伍各就地方兵力餉力酌派得力
將弁統帶數營星夜馳赴京師聽候調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
勿得刻延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五城御史文瑛等奏京城地面情形日亟請安民心而弭

禍變一摺着派李端遇王懿榮為京師團練大臣會同五城御
史督率弁兵嚴密稽查加意巡邏城門出入亦按時啟閉以靖
閭閻欽此

同日奉
上諭近因民教尋仇訛言四起匪徒乘亂燒搶迭出所有各國
使館理應認真保護着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
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衛不得稍有疏虞如使館
眷屬人等有願暫行赴津原應沿途一體保護惟現在鐵路未
通若由陸遄行防護恐難周妥應仍照常安居俟鐵路修復再
行查看情形分別辦理欽此

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現在京師糧價昂貴錢店紛紛關閉商民交困亟應設法
維持着戶部將京城旂綠各營兵丁六七兩個月應領錢糧一
併預行放給並先發給三個月兵米用示體恤而資周轉至現
錢短少市面未能流通並着戶工兩局趕緊加卯鼓鑄分別搭
放總期便民利用以靖閭閻欽此

同日奉
上諭昨因銀號爐房被焚以致寶銀無從周轉錢店紛紛歇業
當經諭令步軍統領衙門等示諭各商酌中定價設法流通現
聞恒和等銀號亦暫閉門該號等開設有年素稱信實居民與
之交往甚多一經關閉貽累殊非淺鮮着步軍統領衙門傳集
四恒等號商人剴切曉諭應令速籌照常開設如因票存過多
處及銀錢短絀一時應付不及並着該衙門示諭市面所有存
號零星銀錢票先行陸續開放其數目過鉅票存一俟爐房復

業周轉從容該號等自能隨時應付並由該衙門派令弁兵妥為彈壓倘有匪徒藉端搶掠即行嚴拿從重懲辦以便民用而靖地方欽此

五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近日京城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勦撫兩難洋兵麕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將來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均受國厚恩誼同休戚時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海沿江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時勢緊迫企盼

之至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

五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現在各國業經開衅京師戒嚴所有城守事宜亟應妥為籌備着派載勛載濂督飭八旗滿蒙漢驍騎營官兵嚴密防守並派都統裕德廣忠符珍敬信恩佑貴恒副都統苓車布朗阿等八員各按段落晝夜梭巡均歸載勛節制毋得稍有疏虞欽此

同日奉

上諭裕祿奏洋人肇衅猝啟兵端連日接仗獲勝一摺覽奏實深嘉慰我華與各國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決裂恃其堅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砲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戰經裕祿四處分應復經我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鎗砲相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擊壞兵輪二艘殺敵不少衆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亦復執干戈以衛社稷此皆仰託 祖宗之昭鑒神聖之護持使該團民萬衆一心有此義勇着先行傳旨嘉奬將來事定後再行加恩爾團民等惟當同心戮力禦侮効忠始終勿懈朕有厚望焉欽此

同日奉

上諭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 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以就我範圍遵我約束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陵我國家侵佔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

等恃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衅如前保護者恐傷吾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 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 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 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

古執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
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
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
我恃仁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
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
有同仇敵愾陷陣冲鋒抑或尚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
格懋賞獎勵忠勛茍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
奸朕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滅
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義和團民分集京師及天津一帶未使無所統屬着派莊
親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並派左翼總兵英年署右翼
總兵載瀾會同辦理印務參領文瑞着派為翼長諸團衆努力
王家同仇敵愾總期衆志成城始終無懈是為至要欽此

同日奉

上諭着戶部扎放粳米二百石交剛毅等分給義和團民食用
欽此

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中外大開戰衅直隸天津義和團會同官軍助戰獲勝業
經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督撫如能招集成團藉禦
外侮必能得力如何辦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尤宜急辦將此
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李鴻章李秉衡等各電均悉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

料所及朝廷重邦交從不肯輕於開衅奏中所稱中外强弱情
形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團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正在勦撫
兩難之際而二十日各國兵艦已在天津力索大沽砲台限二
十一日二點鐘交付羅榮光未肯應允次日各國即開砲轟擊
羅榮光不得不開砲還擊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原非衅自我開
現在兵民交憤在京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此都中
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難逆料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懍
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所當為相機審勢竭力辦理是為至要
欽此

同日[illegible]

欽奉　懿旨神機營虎神營義和團民各賞銀十萬兩甘軍武
衛軍前曾賞銀四萬兩着再各賞銀六萬兩該軍士等當同心
戮力共建殊勳以膺懋賞欽此

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昨已將團民仇教勦撫兩難及戰衅由各國先開各情形
諭知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矣爾各督撫度勢量力
不欲輕搆外衅誠老成謀國之道無如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
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衆不下十數萬自民閒以至王公府
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勦之則即刻禍起肘
腋生靈塗炭只合徐圖挽救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似不諒朝
廷萬不得已之苦衷爾各督撫知內亂如此之急必有寢食難
安奔走不遑者安肯作一面語耶此乃天時人事相激相隨遂
致如此爾各督撫勿再遲疑觀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如[illegible]
疏失惟各督撫是問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欽此

同日

欽奉　懿旨此次在京出力各營昨已有旨分別給賞以示鼓勵矣現在宋慶所部之武衛左軍業已陸續到京着一併賞銀十萬兩由宋慶均勻分給着仍督飭將士等同心戮力共維大局迅奏膚功欽此

同日奉

上諭中外開衅以來我　皇太后迭次頒發內帑徧給將士義團　慈恩優渥有加無已當此時局艱危爾將士等必當感激圖報共建殊勳其有奮勇力戰殺敵致果者定予以不次之賞如有臨陣退縮畏葸不前者即在軍前正法並將統兵各員嚴治其罪現在大沽砲台已被洋人佔據着裕祿督飭羅榮光等各營並義和團民迅圖恢復毋稍遷延至行軍以紀律為先

各營弁兵如有搶掠財物騷擾地方等情除將滋事弁兵就地正法外並將該管營哨各官以軍從事倘統帶各員不能嚴加約束亦必一併從嚴治罪勿謂言之不預也欽此

同日

欽奉　懿旨京津各營兵丁及義和團勇均已分別賞給銀兩所有守衛之八旗滿蒙漢驍騎營着賞銀一萬兩兩翼前鋒八旗護軍着賞銀一萬兩由該王大臣等均勻分給以示鼓勵欽此

同日

欽奉　懿旨天津軍務吃緊在事各軍及助戰團民均屬得力着共賞銀十萬兩以資鼓勵此項銀兩着裕祿先行撥給仍着裕祿督飭各營團將登岸洋兵分投堵截不得任其北竄一面規復大沽砲台以固門戶均為至要欽此

六月初二日奉

上諭御史文璪等奏五城地面匪徒任意搶劫請飭拿辦等語即着統兵王大臣及統率義和團王大臣等諭令參領及義勇遇有勇丁及冒充勇丁之土匪搶劫立即拿獲送交各該王大臣等訊明即行正法欽此

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此次中外開衅其開事機紛湊處處不順均非意計所及該大臣等遠隔重洋無由深悉情形卻不能向各外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今特為該王大臣等縷悉言之先是直東兩省有一種亂民各就村落練習拳棒雜以神怪地方官失於覺察遂致相煽成風旬月之間幾於徧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

皆視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為仇教之說五月中旬猝然發難焚燒教堂戕殺教民闔城洶洶勢不可遏當風聲初起之時各國請調洋兵入京保護使館朝廷以時勢頗迫慨然破格許之各國通計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國慎重邦交之明證也各國在京使館平日與地方尚屬無怨無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後未能專事護館或有時上城放鎗或有時四出巡街以致屢有放鎗傷人之事甚或任意遊行幾欲闖入東華門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憤異口同聲匪徒乘隙橫行燒殺教民益無忌憚各國遂添調洋兵中途為亂黨截殺迄不能前蓋此時直東兩省之亂黨已鎔成一片不可開交矣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亦恐直東兩省同時舉事兩省教士教民使

無遺類所以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以此爾時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暫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議間突有德使克林德赴總署途中被亂匪傷害之案德使蓋先日函約總署該署因沿途擾亂未允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亂民皆挾持虎之勢並護送使臣赴津之舉亦不便輕率從事惟有飭保護使館之兵嚴益加嚴以防倉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員面見守台提督羅榮光索讓砲台之事謂如不允便當於明日兩點鐘用力佔據羅榮光職守所在豈敢允讓乃至日果先開砲擊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啟却非衅自我開且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衅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衅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國萬不得已而作此因應之處該大臣等各將此旨詳細向各外部切實

聲明達知中國本意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各該大臣在各國遇有交涉事件仍應照常辦理不得稍存觀望將此各電諭知之欽此

六月初四日奉

上諭天津各海口最關緊要必須厚集兵力方足以資防守聞天津水會七十二局不下萬人該處民人素懷忠義若能與義和團民聯為一氣亦足以壯聲勢而挫敵鋒着劉恩溥剋日前往天津迅速招集水會挑選強壯編成隊伍與武清東安通州三處義和團民分起擇要駐紮並着會同裕祿發給軍械賞給銀米令其認真訓練以禦外侮欽此

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現在統籌戰備電綫梗阻一切公文俱由驛遞軍務事煩尤應迅速各直省驛站兵丁馬匹向多缺額廢弛已久不免稽延着各將軍督撫嚴飭有驛各地方官核實稽察認真整頓並酌量添設馬撥馳送倘有遲誤惟該管地方官是問至直隸海疆交戰敵情虛實去向尤宜聯絡偵探着裕祿嚴飭直境各州縣多設探報密訪確實隨時馳聞毋稍刻延欽此

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直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中非無良善之徒祇因惑於邪說又恃教士為護符以致種種非為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不可解之仇現在朝廷招撫義和團民各以忠義相勉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真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着各省

督撫通飭各地方官遍行曉諭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妥定章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既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即一律驅遣回國免致勾留生事仍於沿途設法保護為要該督撫等當體察各處地方情形迅為籌辦勿稍疏忽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陳璧奏戰局既開宜速籌糧食一摺着劉坤一於清江浦一帶設立轉運總局委派前福建興泉永道惲祖祁督辦將各處糧食妥籌採買由內地水陸分運到京以資接濟所需腳費准其作正開銷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省並着各該撫派員設局採運其東南各省應行運京軍火器械並着隨時妥速

起運應如何設立分局之處即着該督撫督同派出各員妥為
辦理毋稍延誤如惲祖祁未回江蘇其清江總局着劉坤一遴
委廉幹之員赶緊趲辦至所稱沿江沿海販米出洋及粵省准
販土米五十萬石出洋亟應一併禁止之處着沿江沿海各督
撫及廣東巡撫德壽一體嚴禁毋稍寬縱將此由六百里諭令
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直隸總督着李鴻章調補並兼充北洋大臣現在天津防
務緊要李鴻章未到任以前仍責成裕祿會同宋慶妥籌辦理
不得因簡放有人稍涉諉卸欽此
六月十六日奉
上諭現在中外開衅各直省軍務倥傯所有本年恩科鄉試如

果展緩數月未始不可舉行第恐天氣漸寒各士子倍形勞苦
且遠省放榜過遲於公車亦多窒碍著即展緩至明年三月初
八日鄉試八月初八日會試以示體恤各省已放正副考官即
着回京供職至庚子正科鄉試及次年會試並着按照年分以
次遞推禮部知道欽此
六月二十日奉
上諭御史劉家模奏請勸捐助餉一摺現在軍務緊急需餉孔
殷各省紳商食毛踐土當能激發天良毀家紓難着各省督撫
遴選公正紳耆設法勸辦有能倡捐巨資者奏請破格優獎其
餘按照海防捐例分別獎敘並須妥定章程嚴防弊竇於籌餉
之中仍寓恤民之意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六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此次中外肇衅起於民教之相鬨嗣因大沽砲台被佔以
致激成兵端朝廷誼重邦交仍不肯輕於決絕迭經明降諭旨
保護使館並諭各直省保護教士現在兵事未得各國商民在
中國者甚多均應一律保護着該將軍督撫查明各國洋商教
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縣者按照條約一體認真保護不得
稍有疏虞上月日本書記杉山彬被戕正深駭異乃未幾復有
德國公使被害之事該公使駐京辦理交涉遽遭傷害惋惜尤
深應仍嚴飭勒拿凶手務獲究辦所有此次天津開戰後除因
戰事外其因亂無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損失物產着順天
府直隸總督飭屬分別查明聽候彙案核辦至近日各處土匪
亂民焚殺刧掠擾害良民尤屬不成事體着該督撫及各統兵
大員查明實在情形相機勦辦以靖亂源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裕祿等奏天津失守自請處分一摺直隸總督裕祿着革
職留任提督宋慶着交部議處欽此
六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袁世凱代奏善聯許應騤請保衛使臣各摺片春秋之義
不戮行人朝廷辦法亦豈有縱令兵民遷怒公使之理一月以
來除德使被匪民戕害現在嚴行查辦外其餘各國使臣朝廷
苦心保護幸各無恙着即知照欽此
同日奉
上諭各路統兵大臣凡夙習洋操及用洋裝式洋口號者務即
悉數更換仍歸舊日兵制欽此
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現在天津失陷京師戒嚴斷無不戰而和之理惟春秋之義不戮行人一月以來除德使被亂民戕害現在嚴行查辦外其餘各國使臣朝廷幾費經營苦心保護均各無恙但恐各督撫誤會意旨以使臣為議和之地竟置戰守事宜於不顧是自弛藩籬後患更何堪設想着沿江沿海各督撫等振刷精神於一切戰守事宜趕緊次第籌辦倘若漫無布置萬一疆土有失定惟該督撫等是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

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兵勇改練洋操以至服飾一切均用洋式貽誤匪淺當經諭令各省一律仍歸舊制惟恐各省或因改練業已成軍憚於紛更仍沿用洋裝洋號將來必致為害着再申諭各路統兵大臣務即悉數更換統歸中國舊日兵勇服飾是為至要欽此

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劉坤一等奏相機審勢妥籌辦法一摺朝廷本意原不欲輕開邊釁曾書致各國並電諭各疆臣保護使臣及各口岸商民為盡其在我之責與該督等意見正復相同現幸各國使臣除葛德祿外餘均平安無恙日前並給各使館蔬果食物以示體恤如各國恃其兵力進犯各省自應保守疆土竭力抵禦即使目前相安無事亦應嚴密籌備以防意外之變惟總不欲兵釁自我而開一面將坦懷相與之意宣示各國使館共籌補救之方以維大局不得輕聽浮言致多齟齬是為至要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

七月初四日奉

硃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奏參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羣僚許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

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因近畿民教滋事激成中外兵端各國使臣之在京者理應一律保護迭經總理衙門王大臣致書慰問並以京城人心未靖防範難周與各使臣商議派兵護送前往天津暫避以免驚恐即着大學士榮祿預行遴派妥實文武大員帶同得力兵隊俟該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妥為護送倘有匪徒窺伺搶掠情事即行勦擊不得稍有疏虞各使臣未出京以前有通信本國之處但係明電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為辦理毋稍延擱用示朝廷懷柔遠人坦懷相與之至意欽此

同日奉

上諭前因中外釁端未弭各國商民教堂之在華者本與兵事無涉諭令各督撫照常保護現在京畿大兵雲集各路統兵大員亦當仰體此意凡洋商教士均當設法保全以副朝廷懷柔遠人之意教民亦國家赤子本無畛域可分惟自拳教釁以來該教民等多有盤踞村莊掘濠築壘抗拒官軍者此等跡同叛逆自不能不嚴行勦辦第念其實係迫於畏罪之心果能悔禍自新仍可網開一面昨據宋慶報稱寶坻縣大簿甸教民經該軍剴切曉諭該教民等均願呈繳軍械平圩填濠自行解散各就村屯居住是該教民等非盡甘心為匪亦可概見所有各處教民如有感悔投誠者着該將弁及該地方官一體照此辦

理不得概加殺戮其各處匪徒假託義民尋仇切殺者即着分
別查明隨時懲辦以清亂萌欽此

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各衙門當差人員紛紛告假殊屬不成事體着各該
堂官查明如有未經告假私行出京人員着即行革職其已經
遞呈告假者將來到署銷假時着將各該員前資註銷以示懲
儆欽此

七月十三日內閣抄奉

上諭此次中外啟衅各國不無誤會中國地方官亦有辦理不
善之處兵連禍結有乖夙好終非環球之福着授李鴻章為全
權大臣即日電商各國外部先行停戰仍將應行議結事宜分
別妥商請旨遵行欽此

七月二十六日內閣抄奉

上諭我朝以忠厚開基二百數十年厚澤深仁淪浹宇內薄海
臣民各有尊君親上効死勿貳之義是以盪平逆亂海宇乂安
皆賴我 列祖 列宗文謨武烈超越前古亦以累朝親賢夾
輔用能宏濟艱難迨道光咸豐以後漸滋外患賴 廟謨默運
卒能轉危為安朕以沖齡入承大統仰稟 聖母皇太后懿訓
於 祖宗家法恭儉仁恤諸大端未敢稍有隕越亦薄海臣民
所共見共聞不謂近日衅起團教不和變生倉猝竟致震驚
九廟 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然禍亂之萌匪伊朝夕
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泄沓相安之習何至一旦
敗壞若此爾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試念平日之受恩
遇者安在今見國家阽危若此其將何以為心乎知人不明皆

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塗炭朕尚何所施其責備耶朕為
天下之主不能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復何所顧惜敬念
聖母春秋已高豈敢有虧孝養是以恭奉 鑾輿暫行巡幸太
原所幸就道以來 慈躬安健無恙當可為天下臣民告慰自
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責無旁貸其部院堂司各官着分班
速赴行在以資整理庶務各直省督撫更宜整頓邊防力顧邊
圍前據劉坤一張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務照常如約保
護今仍應照議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齊苟無聚
衆作亂情形即屬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體撫綏毋得歧視
要知國家設官各有職守不論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 祖
宗養士之恩深維君辱臣死之義卧薪嘗胆勿託空言於一切
用人行政籌餉練兵在在出以精心視國事如家事毋怙非而
貽誤公毋專己而輕排羣議滌慮洗心匡予不逮朕實不德庶
幾不遠而復天心之悔禍可期矣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七月二十八日內閣抄奉

上諭自來圖治之原必以明目達聰為要此次內訌外侮倉猝
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於一旦是知禍患之伏於隱微為
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
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
替直陳無隱當此創鉅痛深之後如猶惡聞讜論喜近諛諛朕
雖薄德自問當不至此設平日未懷忠悃臨時漫摭浮詞甚或
假公濟私巧為嘗試則爾諸臣之負朕實深苟具天良不應有
此所冀內外臣工各矢忠忱共支危局庶幾集思廣益用以救
弊扶衰朕實惓惓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八月初八日奉

上諭戶部尚書崇綺持躬方正學問優長同治年間由翰林院修撰洊升卿貳屢掌文衡朕御極以來深加倚畀特擢正卿旋任盛京將軍轉吏部尚書於管理地方及辦理部務均能不避勞怨悉心供職及後引疾家居上年冬召見該尚書精神甚為矍鑠特命在宏德殿行走用資輔導旋命管理禮部改戶部尚書近復派充留京辦事大臣方期共濟時艱長承恩眷詎本日據榮祿奏七月二十一日以後榮祿偕該尚書退守保定該尚書因恢復無力竟於本月初二日殉節於保定蓮池書院洵能舍生取義大節無虧覽奏曷勝震悼崇綺着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並着加恩予諡入祀昭忠祠派廷雍就近前往奠祭靈柩回旗時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伊子幾人現在有無官職該旗查明具奏請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貞至意欽此

同日奉

上諭帮辦武衛軍事務前四川總督李秉衡持躬廉正辦事公忠起家牧令洊升封圻所至祛弊懲貪民情愛戴經朕特擢四川總督旋因事降級因病在告上年特召見該督幸其精力未衰特命前往奉天查辦事件旋命巡閱長江水師藉資整頓諸務初起特召來京該督冒暑遄行受命督師甫及到防倉皇出戰以致師出無功此實由於兵非素練將士不能用命朝廷並未加該督以失律之咎乃聞李秉衡以兵敗潰退竟於七月十七日殉節於通州之張家灣雖尚未見奏牘訪聞業已確實悼惜之懷曷云能已李秉衡着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着加恩予諡入祀昭忠祠派廷雍前往奠祭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伊子幾人現在有無官職着盛京將軍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軫卹忠藎至意欽此

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奉　鑾輿暫幸太原當經先後派出榮祿徐桐崑岡崇禮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陳夔龍充留京辦事大臣復令慶親王奕劻回京會同李鴻章與各國議辦一切事宜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勦除不可直隸地方義和團蔓延尤甚李鴻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責無旁貸即着該護督飭地方文武嚴行查辦務淨根株倘仍結黨橫行目無官長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責成帶兵官實力勦辦以清亂源而安氓庶欽此

八月十五日軍機處奉

廷寄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會奏摺片暨李鴻章初九日電奏同日覽悉七月二十一日之變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該大學士等與國同休戚力圖挽救宗社有靈實深鑒之所陳各節悉屬目前最要機宜慶親王奕劻計約初十日可以到京本日復有旨加派榮祿會同辦理現在俄外部充為撤兵是誠有可乘不可一誤再誤該大學士應即馳赴天津先行接印仍即日進京會商各使迅速開議至罪己之詔業於七月二十六日明降諭旨播告天下該大學士此時當已接到自行勦匪一節該大學士未到任以前已責成廷雍認真辦理本日亦有明發諭旨矣其餘皆當照請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後朕恭奉

慈輿一路安善現距太原兩站駐蹕久暫俟抵太原後體察情形再定進止此次變起倉猝該大學士此行不特安危繫之抑且存亡繫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勉為其難所厚望焉此旨仍着端方轉電李鴻章等知之欽此

八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慈輿暫時西巡所有與各國應議事件已派王大臣等妥為商辦各省將軍督撫務當照常辦事鎮靜民心勿令擾亂保守疆土勿稍疏虞於交涉事件仍遵迭次諭旨按照條約辦理儻有各種匪徒藉端生事嘯聚焚殺意圖乘機作亂着即派兵立即勦平勿令滋蔓擾動大局各該將軍督撫受恩深重自當共濟艱難消弭隱患用副朝廷諄諄誥誡至意欽此

八月二十一日　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廷雍奏拳教相仇釀成大變現仍糾衆請旨飭辦一摺此次禍端肇自拳匪迭經降旨痛加勦除茲覽所奏該拳民猶復胆敢在交河等處嘯聚殺害良民搶刼財物藐法已極非從嚴勦辦不足以懲凶頑姑念該拳民等多為拳匪迫脅自應分別辦理着直隸各路統兵大員凡有拳民聚集處所勒令呈繳軍械尅日解散倘敢抗違即着痛加勦除以清亂源而靖地方欽此

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此次釁端實由拳民無故肇禍教民因而疑懼以致兩不相下擾攘非常不知教民拳民均我赤子朝廷視民如傷該教民等但能各安本業自應照常保護無所用其疑慮着各直省督撫諄飭各該地方官開誠布公切實勸導俾各教民咸知一視同仁之意坦然無疑如常安處至拳民多係拳匪迫脅亦何忍不分良莠概加誅戮並着各該地方官明白曉諭即令解散歸農倘仍敢糾衆麕聚不知感悟一旦大兵所指不分玉石後悔莫及勿謂不教而誅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閏八月初二日奉

上諭此次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蓋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乘輿播遷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責而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均着革去爵職端郡王載漪着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並着停俸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該衙

門嚴加議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刚毅刑部尚書趙舒翹着交都察院吏部議處以示懲儆朕受祖宗付託之重總期保全大局不能顧及其他諸王大臣等謀國不臧咎由自取當亦天下臣民所共諒也欽此

同日奉

上諭大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業經降旨深為惋惜因思該使臣駐華以來辦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協朕追念之餘倍加軫惜着賜祭一壇派大學士崑岡即日前往奠醊靈柩回國時並着南北洋大臣妥為照料抵本國時着再賜祭一壇派戶部右侍郎呂海寰前往奠醊用示篤念邦交軫惜不忘之至意欽此

閏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大日本駐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一事前經降旨緝
匪懲辦因念該書記生在使館當差理應一律保護乃因事出
倉猝遽爾被戕實深軫惜着派禮部右侍郎那桐前往致祭並
賞給祭葬銀五千兩靈柩回抵本國時着內閣侍讀學士李盛
鐸派參贊官一員再往奠祭用示篤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欽此

同日奉

上諭為政首在得人近年來各督撫保舉人才不免瞻徇情面
汲引私人是上以實求下不以實應大負朝廷求賢若渴之意
現在時局艱危需才孔亟各封疆大吏均有以人事君之責務
各激發天良虛衷延訪如有才猷卓著克濟時艱無論官階大
小出具切實考語迅速保荐以備錄用倘該督撫等仍蹈從前

積習濫列剡章一經任用轍至貽誤定將該原保大臣一併嚴
懲決不姑容至整軍經武端賴將才近來各營平時訓練並不
認真講求一經徵調漫無紀律甚至擾累民閒實堪痛恨各省
制兵防營星羅棋布諒不乏折衝侮禦之才各督撫如果平日
留心考察覈實保荐何至臨敵潰敗不可收拾若此即着各該
督撫力祛錮弊務選真才有堪膺專閫之任者即行保奏用資
採擇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閏八月初四日　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鹿傳霖奏詞臣殉難請旨優卹等語翰林院編修王廷相
勵行敦品學有本源經李秉衡調赴軍營臨難捐軀大節凜然
殊深惋惜着追贈五品卿銜交部從優議卹伊子舉人王晉豐
以身殉父遇救得生洵屬孝行可風加恩着以主事用用示篤

念忠藎至意欽此

閏八月初六日奉

旨現定閏八月初八日啟鑾西幸長安清江所設轉運總局着
即移至漢口清江改為分局自漢口以上應如何添設分局之
處着劉坤一張之洞飭令惲祖祁妥籌辦理欽此

閏八月初七日　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朕恭奉　慈輿駐蹕太原將近兩旬該省適值荒歉千乘
萬騎供億維艱食用皆昂坻生滋累每一念及惄焉難安且省
城電報不通京外往來要件轉輾每多延誤不得已擇於閏
八月初八日啟鑾西幸長安沿途供項及到陝起居服用祇取
便道承辦各員不得過事鋪張致滋糜費至於籌糧籌餉責在
疆臣着各該督撫實力籌畫源源押解東南各省轉運較易並

着將籌定糧餉迅解行在以資接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御史彭述奏乘輿西幸敬擬沿途應辦事宜一摺此次啟
鑾西幸長安該御史所陳隨扈人員分起啟行及沿途供應不
得過事鋪張本日業經分別降旨矣惟各軍兵勇人數眾多務
須嚴加約束方不致擾累地方着統兵大員各按起數各殿各
軍之後嚴密督察如有騷擾情事即按照軍律懲辦至兵勇過
境居民不免驚疑往往將鋪戶盡行關閉或居奇抬價致兵勇
覓食維艱現經降旨責成各該統領嚴為鈐束居民人等無所
用其疑懼着山西陝西各巡撫速飭各地方官即行出示曉諭
黏貼驛站大道俾眾周知至隨行太監及王公大臣等所帶跟
隨人等沿途仍恐不免有滋擾情事着英年岑春煊隨時稽查

奏明從嚴懲辦欽此
閏八月十一日　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鑾輿行至義安村地方突有瘋人郭敦源自稱義和團頭
目異言異服衝突儀仗實屬不法已極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介休縣知縣陳曰稔於此等匪類並不查拿其平日縱容義和
團可知着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欽此
閏八月二十八日　行在六百里排遞
上諭劉坤一等合詞籲懇事定回鑾先行宣示各摺片覽奏均
悉此次拳教紛爭剿撫兩難以致釁起鄰邦震驚宮闕朕恭奉
慈輿於槍林彈雨之下倉皇西幸中途跋涉蒙塵艱苦萬狀
有為該督等所不忍聞者朕馭下無方業經引咎自責並將辦
理不善之王大臣分別重懲原期和議速定早日回鑾以安宗

社而定人心詎有甘就偏安輕棄京師之理現在奕劻李鴻章
在京與各國使臣尚未開議洋兵在京分段據守即來往官民
亦難自便若遽議回鑾試問如何景象但使各國與中國真心
和好不奪我自主之權弗強以所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議自
當即日降旨定期回鑾至目前巡幸長安原係暫行駐蹕前降
諭旨已甚明晰凡此不得已之苦衷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諒詎
該督等老成謀國尚未能仰體及此耶此中機括朕籌之已熟
該督等惟有謹守封疆接濟行在朕實有厚望焉將此由六百
里諭令奕劻李鴻章綽哈布壽蔭常恩善聯劉坤一張之洞許
應騤魏光燾德壽于蔭霖俞廉三袁世凱劉樹堂王之春聶緝
槼盛宣懷知之欽此
九月初十日奉
上諭本年屆應放學政之期除奉天山東安徽浙江陝西均無
庸更換外順天着陸寶忠去江蘇着李殿林去山西着劉嘉琛
去河南着林開謨去甘肅着吳緯炳去福建着檀璣去江西着
吳士鑑去湖北着蔣式芬去湖南着載昌去廣東着溥良去廣
西着劉家謨去雲南着田智枚去貴州着趙惟熙去欽此
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此次肇禍諸臣縱容拳匪開罪列邦貽憂宗社前經降旨
分別懲處現在近畿一帶拳匪尚未淨盡以致地方糜爛思之
實堪痛恨若不嚴加懲處無以服天下之心而釋列邦之憤端
郡王載漪革去爵職與已革莊親王載勳均着暫行交宗人府
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發盛京圈禁怡親王溥靜已革貝勒載
瀅着一併交宗人府圈禁貝勒載濂業經革去爵職着閉門思

過輔國公載瀾着停公俸降一級調用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
着降二級調用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派往查辦拳匪
回京後語多縱庇本應從重嚴懲現已病故免其置議刑部尚
書趙舒翹查辦拳匪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無飾詞着
革職留任已革山西巡撫毓賢在山西任內縱容拳匪戕害教
士教民任性妄為情節尤重着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
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中外諸
臣迭次參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國使臣電奏亦從未提及朕
仍據實一體嚴懲可見朕於諸臣處分輕重一秉大公毫無偏
袒當亦薄海內外所共諒也欽此
十月十二日　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甘肅提督董福祥從前在本省辦理回務歷著戰功自調

京以後不諳中外情形於朝廷講信修睦之道未能仰體遇事
致多齟齬本應予以嚴懲姑念甘肅地方緊要該提督人地尚
屬相宜着從寬革職留任其所部各軍現已裁撤五千五百人
仍着帶領親軍數營赴日馳回甘肅扼要設防以觀後效欽此
十月十八日　行在內閣抄奉
旨奕劻李鴻章全權敕書用寶即着照所請辦理欽此
十一月初六日　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慶親王李鴻章電奏並條款均悉慁勝感慨值此時局艱
危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大綱十二條應即照准其餘詳目仍
應竭力磋磨該親王等務當勉為其難惟力是視以期挽回全
局欽此
十二月初十日　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
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
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絃伊古以來代
有興革即我朝　列祖　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
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非盡雍正乾隆之舊大抵
法積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
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
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
期漸圖富強　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
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偽辯縱橫妄分新舊康
逆之禍殆更甚於紅匪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貴為等票誘
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名巧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

之言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
朕籲懇　皇太后訓政乃拯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
翦除亂逆　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
除舊執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覩今者恭承　慈
訓壹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迹查我中國之弊在
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
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
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就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
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械器
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
信行必果遵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
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圖利身家之積

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總
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着軍機大臣大學
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
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沿當
革當省當併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
材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
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　慈謨斟酌盡
善切實施行自幸太原下詔求言封章屢見而今之言者率出
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淺見更相襲亦更相
非兩囿於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歸於窒礙難行新進
講富強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談正學又往往不達事情爾中外
臣工當鑒斯二者酌中發論通變達權務極精詳以供甄擇惟

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無難於補救苟失其人
徒法不能以自行姑無論此有百短亦不問彼有一長若咸以
拘牽文義為認真以奉行故事為合例舉宜興宜革之事皆隱
廢於無形之中而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為不治之病欲去此
弊慎始尤在慎終欲竟其功實心更宜實力是又改絃更張以
後所當簡任賢能上下交儆者也朕與　皇太后久蓄於
中事窮則變安危強弱全係於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
言塞責省事偷安憲典具存朕不能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年五月閒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勦撫兩難疊次
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
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經朕一再

垂詢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以致
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
和衷尚著勞勛應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着開
復原官該部知道欽此

同日奉

上諭禮部尚書啓秀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着先行革職着奕
劻李鴻章查明所犯確據即行參奏從嚴懲辦欽此

同日奉

上諭京師自五月以內拳匪倡亂開衅友邦現經奕劻李鴻章
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綱草約業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
由諸王大臣等荒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勦
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致邪焰大張

勢不可遏復主令魯莽將弁圍攻使館竟致數月之閒釀成奇
禍　社　稷傾危　陵　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塗炭朕與
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
諸王大臣信邪惑匪上危　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前
者兩降諭旨尚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再分別等差加以懲
處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堂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
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着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
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
妄言主戰致肇衅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
出違約告示亦應得着革去爵職惟念俱屬懿親特予加恩
着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
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為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

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內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
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着傳旨即行正法
並派按察使何福堃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
縱庇拳匪釀成巨禍又並會出違約告示本應置諸重典惟現
已病故着追奪原官即行革職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
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魯莽雖圍攻使館係由該
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
悅服格外從寬着即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於載
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情有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
着加恩革職定為斬監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尚書趙舒翹平
日尚無疾視外交之意其查辦拳匪亦無縱庇之詞惟究屬草
率貽誤着加恩革職定為斬監候罪名英年趙舒翹均着先在

陝西省監棻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業已殉
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着革職並將卹典撤銷經此次降諭以
後凡我友邦當共諒拳匪肇禍實由禍首庆迫而成決非朝廷
本意朕懲辦禍首諸人並無循縱即天下臣民亦當曉然於此
案之關繫重大也欽此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年夏間拳匪衅起憑持城社挾制
朝廷當此時所頒
諭旨首禍諸人竟敢竟於事機紛攪之際乘間矯擅非出
朝
廷之意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微言宣示於中外臣民諒能默諭
現已將首禍諸人分別嚴懲着內閣將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七
月二十日以前諭旨彙呈聽候查明將矯擅妄傳各諭旨提出
銷除以重綸音而昭信史欽此

十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本年夏間拳匪搆亂開衅友邦朕奉
慈駕西巡京師雲
擾迭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
與各國使臣止兵議欵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和議十二欵大
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量中
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
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能不為爾天下臣民明諭之此次拳
教之禍不知者或疑國家縱庇匪徒激成大變殊不知五六月
開屢詔勸拳保教而亂民悍族迫人於無可如何既苦禁諭之
俱窮復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變朕與
皇太后誓欲同殉
社
稷上慰
九廟之靈乃當哀痛昏迷
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勉强扶掖而出於槍林彈雨中倉皇西

狩是
慈躬驚險
宗
社顛危闤闠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
匪所致朝廷其尚護庇耶夫拳匪之亂與信拳匪者之名亂均
非無因而起各國在中國傳教由已久民教爭訟地方官時有
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傷教官無持平辦法民教
之怨愈結愈深拳匪乘機寖成大衅良由平日辦理不善以致
一朝驟發不可遏抑是則地方官之咎也淶涿拳匪旣焚堂燬
路亟派直隸練軍彈壓乃該軍所至漫無紀律戕害良民而拳
匪專恃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
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此則將領之咎也該匪妖言邪說煽
誘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謬無知平時嫉外洋之
强而不知自量惑於妖言詫為神奇於是各邸習拳矣各街市
習拳矣或資拳以粮或贈拳以械三數人倡之於上千萬人和
之於下朕與
皇太后方力持嚴拏首要解散脅從之議特
命剛毅前往諭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數萬亂民胆敢紅巾露刃
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我
皇太后垂簾訓政將四
十年朕躬仰承
慈誨夙昔睦鄰保教何等懷柔而況天下斷
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當此之時首
禍諸人叫囂隳突匪黨紛擾患在肘腋朕奉
慈聖旣有法不
及衆之憂實成尾大不掉之勢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則首禍
王大臣之罪也然當使館被圍之際屢次諭令總理衙門大臣
前往禁止攻擊並至各館會晤慰問乃因槍砲互施竟至無人
敢往紛紜擾攘莫可究詰設使火轟水灌豈能一律保全所以
不致竟成巨患者實由朝廷極力維持是以酒果冰瓜聯翩致
送無非朕躬仰體
慈懷惟我與國應識此衷今茲議約不侵

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娭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為各國既定和局自不致強人所難著奕劻李鴻章於細訂約章時婉商力辯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為重當視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議之必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也當京師擾亂之時曾諭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時開釁東南之所以明訂約章極力保護者悉由遵奉諭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務得以保全而東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惟各省平時無不以自強為詞究之臨事張皇一無可恃又不悉朝廷事處萬難但執一偏之詞責難君父試思乘輿出宮風鶴驚心昌平宣化間朕侍 皇太后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飢寒不如黎庶不知為人臣者亦嘗念及憂辱之義否總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為此言並非追既往之愆尤實欲

儆將來之玩泄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誥誡臥薪嘗胆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以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夫無事且難支拄今又遭此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巨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款仍當深恤民艱保荐人才不當專取才華而當内觀心術其大要無過去私心破積習兩言大臣不存私心則用人必公破除積習則辦事着實惟公與實乃理財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國脈之轉機應即遵照初十日諭旨妥速議奏實力舉行此則中外各大臣所當國爾忘家正己率屬者也朕受 皇太后鞠勞訓養垂三十年一旦顛危至此仰思 宗廟之震驚北望京師之殘毀士

大夫之流離者數千家兵民之死傷者數十萬自責不暇何責人所以諄諄誥諭者則以振作之與因循為興衰所由判實之與敷衍即強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舉賢才開言路屢次剴切申諭中外各大臣其各凜遵訓誥激發忠忱深念殷憂啟聖之言勿忘盡瘁鞠躬之誼朕與 皇太后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自五月二十四以後迄七月二十以前諭旨多出矯擅非皆
兩宮本意理合恪遵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諭一律刪削茲編猶備錄不遺者以明
朝廷刑戮無私而盜權矯制之奸雖死有餘辜焉

軍事摺奏　中

頭品頂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奴才裕祿跪　奏為洋人肇衅
猝啓兵端官軍連日力戰並收撫義和團民協助獲勝情形恭
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於本月二十一日將洋人欲佔
大沽砲台情形急迫請　旨飭派董福祥統帶所部來津接應
等因馳　奏在案旋據羅榮光專差來津聲稱二十日夜戌刻
各國官兵向該提督索取砲台乜兵該提督未允恐啓衅端等
語隨又接據該提督函報洋人因至丑刻未讓砲台竟先開砲
攻取該提督現在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兵船二艘天黑遠
望不真未知沈否等情奴才當查洋人既在大沽開砲兵端已
開津防萬分吃重即分飭駐紮天津之武衛軍並本處練軍各
營隊嚴加準備以防不測並因天津義和團民近已聚集不下
三萬人日以焚教堂殺洋人為事當將該團頭目傳集示以收
撫之意該團頭目等均稱情願報効　朝廷義形於色正在籌
辦間據各營報稱見火車十餘輛裝載洋兵由陳家溝北上該
軍當拆鐵路攔截彼即開砲攻打致傷數兵我軍亦遂開砲回
擊隨有洋兵麕至意欲包圍營盤我軍相機抵禦戰至夜分始
行收隊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復分路出戰我軍隨處堵截各
營砲台轟擊義和團民亦四處分起助戰合力痛擊至日暮始
將洋兵擊回而紫竹林租界洋房已焚燒不少二十三日卯刻
復出隊攻擊洋人因巢穴難保力戰尤猛我軍會合團民與之
鏖戰良久敵勢力漸不支各隊盡力攻擊午後愈形窮蹙紛紛
竄匿奴才與聶士成商酌現事已如此決裂似難輕易挽回擬
即一鼓作氣使洋兵巢穴盡覆以壯我軍之威而奪彼族之氣

再議併力接濟大沽至大沽距津一百餘里電綫不通防守情
形若何尚未續得確信惟傳有樂庫被焚之信危急可想而知
現已將軍粮城一帶鐵路拆毀並啓陳家溝鐵閘洩水以杜洋
人續行進兵之路並探聞各國前次進京兵隊千餘人因前後
鐵路全燬為拳民困於楊村一帶欲由水路竄回天津亦經分
隊往禦此洋人開衅連日力戰獲勝並現籌防守之實在情形
也奴才伏查此次中外開衅實緣民教相仇勢不兩立情勢所
迫遂致猝啓兵端自開仗以後民心極固兵氣甚揚將領胡殿
甲何永盛及各營官弁均能齊心努力奮往無前奴才惟有妥
為聯絡竭盡心力辦理但彼族經此大創斷不甘心各國之兵
勢必尚有大舉以一服八軍事萬分棘手以天津現有兵力待
八國麕至之師其何能支相應請　旨調撥大軍星速赴津以
維大局理合由六百里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
上聖鑒訓示再京城各國使館尚有洋兵四百餘人聞拳民仇
教亦尚在城內現天津情形如此勢迴與前不同應如何妥籌
權變之方伏候　宸斷施行謹　奏奉　硃批另有旨欽此

五月二十九日發

頭品頂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奴才裕祿跪　奏為續報連日
戰守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前於五月二十九
日將洋人分路竄擾官軍極力抵禦情形恭摺馳陳在案二十
九日早有洋兵數百名並教民多人由火車站緣鐵路竄至錦
衣衛橋意圖接應竄擾武庫之洋兵經練軍會同武衛前軍並
義和團奮力擊退是日午間又由西沽武庫圍牆出有洋兵數
百人攜帶洋砲在武庫對面白廟地方影身樹木一帶直攻我

軍營壘我軍開砲對擊戰至一時之久始仍退回西沽該洋兵
因連日被我軍攻擊無路可走又無援兵接應遂於是夜在武
庫三面縱火乘間竄逸我軍望見火起即一面出隊追擊一面
會合民團水會將火撲滅洋兵均紛紛繞路向老龍頭火車站
奔竄我軍將火救熄察看分存兵械子彈及砲位所用引信等
庫九座被焚其餘鎗砲等庫尚皆無恙是日午間洋人又在紫
竹林用砲向我南門外海光寺旁之製造局轟擊多時不期砲
子落入海光寺廚房登時火起燒及廟宇致延局中木料廠並
廠房數十間仍存五十餘間廠內機器雖有損傷尚可修理西
沽武庫未被洋人佔據城南製造局洋人亦未闌入現均分飭
嚴守又東門外距城二十餘里之機器局洋人屢圖撲犯自二
十七日至三十日所來洋兵均經隨時擊退迭有斬獲六月初

一日早該局西面又有洋兵來攻經護守西面之武衛前軍營
官潘金山嚴飭營兵潛伏不動俟其將近用排鎗轟擊退而復
來如是數次擊斃洋兵多名我軍正在傳餐遂見紫竹林突出
洋兵二千餘人仍攻西面該軍統領姚良才恐潘金山衆寡不
敵復抽調防護東北兩面哨隊援助戰未逾時而軍粮城又突
出洋馬隊千餘與洋兵會合四面包剿我軍仍竭力抵禦鎗砲
子彈如雨潘金山右腿被鎗子洞穿裹創力戰至申刻忽有砲
彈墜入該局棉花藥庫洋兵即乘勢闖入其時四面火起我軍
抵敵不住遂退至堤頭我軍傷亡營哨弁勇共計三百餘名洋
人亦傷損不少該局周圍延袤二十餘里地方遼闊洋兵入圍
僅佔一面查探祗焚棉花藥庫等處機器各廠尚未損壞仍當
嚴飭該軍聯合民團赶緊設法擊退是日當機器局被攻吃緊

之時又有洋兵由河東上竄在陳家溝搶修鐵路橋座布圖分
我兵勢武衛前軍後路統領胡殿甲會合民團截擊連開巨砲
擊斃洋兵不少並將陳家溝洋人所修鐵路轟燬洋兵紛散奔
回租界初二三等日洋兵並無大隊出犯惟在租界馬家口一
帶日夜出隊誘戰並分兵由火車站於河東哨探致燒鹽坨民
房均經我軍隨時擊退此上月二十九日以後連日戰守之情
形也至大沽一帶哨探仍有各國小火輪兵船十餘艘停泊塘
沽其來津之兵皆以帶水小輪拖帶民船裝載兵以俄國為多
並有該國所雇修鐵路工人及教民在內大沽通新城之萬年
橋被洋兵拆毀軍粮城以上民拆鐵路均未修復現浙江提臣
馬玉崑督帶所部於初三日已抵天津得此大枝勁旅援應津
郡民心均稍安定奴才與該提督面商進戰機宜必須先將紫

竹林洋兵擊退然後會合各營節節進剿直抵大沽方可得手
當由奴才與馬玉崑聶士成羅榮光隨時相機商辦總期迅將
大沽砲台恢復以固門戶所有連日戰守情形理合由六百里
加緊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着即會商馬玉崑等節節進剿赶期將大
沽口砲台恢復以資扼守欽此
裕祿片　再各屬義和團民先後來津隨同打仗茲有靜海縣
獨流鎮團總張德成帶同所部團民五千人於本月初二日到
津來謁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現飭擇地駐紮聽
候調遣並酌給軍火粮食除俟立有功績另行奏奬外理合附
片具奏此外各團總如靜海之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
均尚可用合併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着

即妥為聯絡調遣以助兵力欽此
六月初八日發
頭品頂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奴才裕祿跪 奏為進攻紫竹
林連日接仗並大沽一帶近日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
竊奴才前將本月初八日以前各軍戰守情形並籌進剿機宜
馳奏在案初九日復與馬玉崑聶士成會商現在武衛左軍進
紮火車站以扼紫竹林西北要路其南門外海光寺一帶係爲
南路要隘商令聶士成率領步砲等營移紮該處分投擇地修
築砲台以為三面進攻之計初十日聶士成在於小西門圍牆
土台上安設七生八脫砲兩尊布置已定即燃砲轟擊焚燬紫
竹林洋樓一座洋兵馬隊五六百人奔回跑馬廠地道內潛藏
少頃復出將往馬家口接仗又經開砲截擊適中其隊洋兵隊

伍四散奔竄是晚聶士成由該軍內挑選奮勇數名乘船渡河
潛至跑馬廠將近子刻見有洋人及教匪三百餘人逆用手雷
拋擊傷斃甚夥餘俱驚潰我軍哨官枀得貴亦被地雷轟傷甚
重當將該處洋樓三座焚燬即飭前左右各路砲步隊馳往跑
馬廠及八里台扼紮又馬玉崑一軍連日在火車站一帶進攻
與洋兵日夜鏖戰數次並用砲轟擊紫竹林兵氣甚奮初九日
會同武衛軍之隊三面圍攻東局守備胡殿甲親率所部極力
往攻我軍開砲五次該局煙霧彌天洋兵紛紛敗竄我軍乘勢
亂擊鎗斃甚多洋兵恐我軍追及自將紫竹林浮橋拆斷維時
駐紮鹽坨之軍亦開砲助轟洋兵以急渡中砲落水者無算並
擊死敵馬四匹駱駝四頭初十日我軍復在東局與洋人接仗
東西兩路用砲互擊中以伏兵突起三面夾攻傷斃洋兵多名

餘仍退回東局斯役我軍亦有傷亡是日晚間復有洋兵多人
向馬家口潛進其地係淮軍營官蔣順發周行彪防守適義和
團張德成亦率團民數千在彼處駐紮登時併力擊退洋人即
乘勢追下並抵紫竹林交界將附近租界一帶之洋樓焚燒多
處洋人竄匿樓房一所抵死守禦至夜半始行收隊十一十二
兩日我軍仍三面燃砲還擊紫竹林擊焚洋樓不少洋人亦在
小營門暨租界樓房用砲還擊並時向河北及城內施放開花
砲彈官署民房炸壞多處間有傷斃人口十一日夜聶士成率
隊往攻小營門洋人擕砲遁去該軍駐紮該處仍與馬玉崑聯
絡攻擊其各隘口洋人仍於每夜出隊窺伺我軍分路防守隨
時抵禦均尚嚴密此初九至十二日連日接仗之情形也至大
沽一帶近日迭據偵探內河停泊洋船十餘隻並未有續行進

口兵艦唯每日皆有帶水小輪上下拖帶民船數艘或裝米洋
兵數十人數百人不等其被傷洋兵運回大沽者亦復不少並
據副將韓照琦稟稱本月初八日該營在火車站地方與洋人
交戰洋人馬隊百餘人由河堤而來步隊三百餘人由新城夾
攻該副將分隊奮擊戰至一時之久洋兵傷亡數十人始行敗
走該軍斬獲首級二顆奪得戰馬三匹鎗刀衣帽數件兵丁陣
亡一名受傷三名等語日內曾否續有戰事尚未據稟報此
大沽一帶近日之情形也查洋人恃其租界樓峻牆堅又因砲
火之利彼以俯擊我以仰攻負隅甚固奴才與馬玉崑聶士成
商酌必查探其安設砲位及儲子藥之所先用巨砲轟燬方可
會合民團一氣進攻無損精銳並尤須設法包剿後路使彼進
退失據易就驅除現四川提督宋慶奉 旨帮辦北洋軍務月

內即可抵津奴才謹當遵　旨隨時會同該提督與馬玉崑聶
士成熟察機宜督飭將士穩慎進取以期迅掃敵氛所有紫竹
林連日接仗並大沽近日情形理合由六百里加緊恭摺馳陳
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奉　硃批另有旨欽此
六月十三日發
裕祿片　再正在繕摺間據武衛前軍營中軍王懷慶稟報直
隸提督臣聶士成於本月十三日卯刻在天津南門外八里台
地方督戰陣亡奴才聞信不勝驚愕查該提督自初十日帶隊
移紮天津城南海光寺後連日力戰先進據洋人跑馬廠及八
里台一帶焚燒洋樓三座復奪取小營門洋人砲台業已具報
近日接仗情形摺內陳奏十三日丑刻有洋兵大隊來襲該軍
督聞信馳往督戰洋兵四面環擊鎗跑如雨該提督兩股均受

砲傷猶督兵不許少退營官宋占標勸令退後將息該提督奮
不可遏仍復持刀督戰又被鎗子洞穿左右兩腮項側腦門下
寸許等處復被砲彈炸穿腸出數寸登時陣亡其營官宋占標
亦隨同殉難經弁兵等將該提督屍骸奪回奴才接報後當飭
該營將其身後事宜妥為料理伏查該提督聶士成秉性忠純
勇敢素著其從前剿髮捻各逆並光緒十六年剿平朝陽逆匪
二十年中東之役扼守大高嶺迭著戰功久在　聖明洞鑒茲
以臨陣捐軀身受重傷死事甚為慘烈當此軍務方急之際遽
失良將莫不同聲悼惜該提督係一品大員應如何　賜卹之
處出自　鴻慈至該提督所部武衛前軍馬步三十營並現因
軍務吃緊在蘆台添募之兩營刻值戰事方殷未便無所統率
應統歸浙江提督馬玉崑總統調遣以資應敵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本日欽奉　上諭
統帶武衛前軍直隸提督聶士成從前著有戰功訓練士卒亦
尚有方乃此次辦理防剿種種失宜屢被參劾實屬有負委任
昨降　諭旨將該提督革職留任以觀後効　朝廷曲予矜全
望其力圖振作藉贖前愆詎意竟於本月十三日督戰陣亡多
年講求洋操原期殺敵致果乃竟不堪一試言之殊堪痛恨姑
念該提督親臨前敵為國捐軀尚非退葸者比著開復處分照
提督陣亡例　賜卹用示　朝廷格外施恩策勵戎行之至意
欽此
頭品頂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奴才裕祿　幫辦北洋軍務大
臣四川提督奴才宋慶跪　奏為續報連日接仗情形恭摺馳
陳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裕祿前將本月初九至十二日進擊

紫竹林戰事並提督聶士成十三日力戰陣亡各情形馳奏在
案茲查十三日聶士成在八里台自丑至卯與洋人血戰三時
之久力盡捐軀該兵隊因主將陣亡勢難抵敵遂退至西教廠
洋人由海光寺門衝入並海光寺縱火該軍後路哨官潘鴻生
帶快砲二尊在南關外小橋扼守極力抵禦擊斃洋兵多名旋
因眾寡不敵陣亡哨長一名軍士受傷不少敵鋒仍未稍挫淮
軍前軍營赶到抵敵該統帶卞長勝率隊接應練軍統領何永
盛亦帶新鎗隊中營弁兵向前迎擊洋兵始向紫竹林退走又
武衛前軍統領胡殿甲是日早間在河東興隆街燃放巨砲將
租界紅樓轟壞傷斃洋人甚多下午復親率本隊並快砲二尊
會同義和團長張德成並團民多人由馬家口進攻紫竹林用
砲轟擊毀洋樓一座擊死洋兵數十人洋人遂紛紛竄出即在

租界接仗該兵圍等街出復入洋人用排鎗亂擊互有傷亡日暮團民不能支持因各將隊撤回十四日夜提督馬玉崑親率該軍左路統領祭將郭殿邦右路統領記名總兵李大川帶領步砲隊六營由老龍頭火車站進攻冀可毁其鐵路李大川率隊鼓勇先進當將鐵路奪佔郭殿邦隨後接應方將得手乃洋兵避於牆垣之後鎗砲雨集李大川中砲陣亡營官守備孫祥雲游擊蘇豁然亦先後殁於陣中弁勇傷亡甚多力漸不支適奴才宋慶督率後隊接應始得撤隊是夜探聞洋人死傷不少十五日黎明洋人分隊來攻興隆街鹽坨等處我軍開砲轟斃多名均各退走午間洋人復至馬家口安砲向水師營進擊致將該營望樓擊燬幸不久即行撲滅其開花炸彈城內東門南門城外河南河北均有被擊之處經武衛前軍統領周鼎臣以臨碼頭所安大砲向敵旁擊三十七砲洋兵不能安守始收砲停放此十二至十五日接仗之情形也奴才宋慶奏 旨幫辦北洋軍務已於十四日抵津與奴才裕祿及馬玉崑察看近日戰事熟參進剿機宜伏查洋人固守租界恃其地廣而牆堅各巷口俱有埋伏地雷火彈我軍肉薄攻堅最為兵家所忌然又不可任其久踞以致勢餤愈熾且探聞大沽口外各國兵輪來去無定時有數十艘在彼停泊口內現有兵船十隻魚雷艇三隻軍粮城以下火車尚可通行鐵路兩旁亦暗下地雷防我攻奪就目下軍情而論勢非斷火車及小輪船之路不能制其死命而天津現有兵力戰守僅敷分布實無餘力兼顧山東撫臣袁世凱現准奏派登州鎮總兵夏辛酉統帶所部六營赴日來津援助不日即可到防藉資接濟惟將來攻取大沽節節進剿

仍必須厚集兵力方可相機區畫奮迅圖功至此次武衛左軍在老龍頭與洋兵血戰該統領記名總兵李大川營官守備孫祥雲游擊蘇豁然身先士卒中砲捐軀死事極為慘烈合無仰懇 天恩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昭激勸出自逾格鴻施所有連日接仗情形謹由六百里加緊集詞恭摺馳奏伏乞
聖鑒 訓示謹 奏奉 硃批李大川等力戰捐軀死事慘烈覽奏殊深悼惜均着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欽此

裕祿等片 再奴才宋慶奏 旨幫辦北洋軍務已於六月十四日抵津一切文移事件應鈐用關防以昭信守除刊木質關防一顆文曰欽差幫辦北洋軍務大臣關防敬謹鈐用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六月十六日發

袁京卿摺奏 京卿諱昶字爽秋浙江人因拳匪之亂連上三疏爲當道所忌遂遭殊禍

奏爲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鉅患披瀝
直陳仰祈
聖鑒事竊見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亂京師連
日　召見王貝勒內外廷臣工　聖躬焦勞爲　宗廟社稷深
維至計廣　諮下問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紓　君父之憂勞負
罪無狀內愧且憤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　上諭卯有山東河
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名目實係白蓮教餘孽奉
嚴旨密拿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
東撫袁世凱遵　旨覆陳言萬無招撫編爲營伍之理言之最
爲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
燈自稱明裔妖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兵掩捕擒獲就地正

法絕無能避槍礮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証上年臣詢提督程文
炳該提督乙未年駐軍近畿有山東義和拳又自稱金鐘罩紅
燈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槍利刃試其技立時見血傷斃
是妖術全不可信確鑿無疑而其匪首廣樹黨羽久蓄逆謀妄
稱明裔煽亂其爲邪教爲亂民又確鑿無疑臣於上年十一月
十三日蒙　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爲名滋事臣曾面
奏係邪教倡亂應預爲撲滅各情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撲止
滅十餘巨股東省晏然始而士紳誤信謄謗謂該撫不應用剿
此皆不學無識之徒以邪爲正近亦帖服以該撫辦理爲是臣
去年冬曾以勞乃宣說帖商之總署諸臣奏明請　旨飭下東
撫辦理旋因東撫辦有頭緒遂寢未奏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
入直隸直隸督臣觀望遷延養癰成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

實難辭及淶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爲名叛跡昭
著乃電奏力請勦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
已延及永清霸州淶水戕官未痛辦遂致匪胆愈張焚燬盧保
鐵路京津鐵路電桿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線比者　國家派
員出內帑借洋款所經營一旦焚毀數百萬巨貲深堪惋惜又
焚殺教堂教民數百處將來議償亦不貲伏以民教互仇積成
憤毒地方官稟承　國家律令自有平心讞獄辦法但憑案情
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斷不容匪徒自行報復乃自本月十六七
日該匪胆敢潛入京師盜兵　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
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　宮闕實爲罪大惡極萬不可赦
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京城財產精華所聚焚掠一空士
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賈盡行閉歇失業餉項亦艱於匯兌給發

氣象蕭索已極自有亂民不法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
笑各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鋒情急自衛現兵祇有四百十
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六日樞臣啟秀等傳　懿旨慰問
各使館並及公使之妻該公使等感戴　聖慈淪肌入髓口稱
調洋兵爲衛館保命絕不干預中國　國家公事匪平無事即
行撤回指天誓曰其詞決非虛偽爲今之計惟有先清內城之
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勦乃
可免洋兵助勦情勢顯然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統帥意見參
差事權不一以致互相觀望轉誤事機現在歷奉　嚴旨飭令
步軍統領武衛中軍與各御營禁兵嚴拿首要各犯刻即解散
脅從將城內外設立壇棚盡行拆去乃官兵觀望拳匪橫行如
故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遵　旨所擬十條章程實止虛文

何曾實力做到此事權不一之故也拳匪膺聚京城久且煽惑
愈多致生巨變伏乞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恭行
天討上安 九廟下靖兆民一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剿
且撫之法得以便宜從事先肅清 內城地面遵 旨立即出
示偏諭軍民人等凡遇頭紮紅布身繫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
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縛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
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賞銀五百兩
餘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均准報名候予奏獎該大學士為
國重臣應扼要坐鎮不宜勞以細事須差委得人襄助乃可
分理伏見武衛軍幕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畧內閣學士
桂春忠勇明決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鋆素有清操府丞秉署
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 旨交大學士榮祿參贊謀畧遴派武

衛中軍得力將弁挑選勁兵分為十餘隊隊長如得力每隊止
槍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請 旨暫閉前三門嚴禁游民祇
准出不准進分路搜捕匪徒務令各空廟廢祠根株淨盡瞬命
提督衙門刑部遴派明幹司員多人分駐各汛段官廳隨將拏
匪徒畧訊口供稟明統帥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頑餘者解散
驅逐出外城之外遞解回籍事平後再行正法若干匪造冊奏
報或謂該匪人多不可勦不知祇匪首倡亂餘多愚蠢村農幼
壯不一或謂匪有邪術臣愚以為漢末張角黃巾元末破頭潘
關先生皆有妖術卒歸擒斬該匪晝伏夜動動言請神此乃符
咒扶鸞請仙五鬼搬運之邪術一遇聲光並見之物陽氣熾烈
如槍砲等物立即轟斃若云匪術能避鎗礮何以十六七等日
該匪連攻東交民巷使館洋兵放槍立斃數匪非又擊斃帥府

衚衕拳匪四十餘名拆毀其壇京師軍民數百萬受 國厚恩
實無一謀叛者叛逆祇拳匪首要數人耳一經擒斬申 國法
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志自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廳亦應督同
綠營練勇水會一體照辦城匪既清各公使館蒙 天恩保護
感激再生之恩則續調之洋兵自可阻其來即來亦可以城匪
既清無庸自行保護折之令其撤回總之周禮稱治亂國用重
典康誥稱用其義刑義殺內匪事在必勦無可游移若因循不
勦招撫之亦一受命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禍敗不可勝言
與其外兵干預代行勦辦必至拳匪洋兵互相鬪閧喋血京師
轉致玉石不分殺害無數良民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不如我自
行勦辦尚可示以形勢杜彼族之口實以維持大局 廟社不
驚萬民幸甚大學士榮祿公忠體國如特奉 明旨責成既專

收效乃速交涉之艱乃可審機因應所有目前急圖補救之法
務一事權以弭巨患緣由披瀝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明裁斷謹 奏
奏為密陳內訌外侮禍亂日急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披瀝
愚忱仰祈 聖鑒事竊自上月念四日德國使臣克林德逢遇
槍斃之後該匪遂攻擊各國使館提督董福祥所統甘軍尤與
聲勢相倚狼狽為虐使館附近居民遭池魚之殃者不可勝計
東城一帶京城私宅刦掠殆盡該匪既以仇教為名波及使館
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轂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盡
決伊古伊今實為罕見當匪徒初攻使館時莫不謂旦夕關使
可剷除董福祥且屢以使館盡燬告矣今已廿餘日洋兵死者
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徧於東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衆自詡

能避槍礮之術而今安在夫以數萬匪徒攻四百餘洋兵所守
之使館至廿餘日之久猶未能破則其伎倆亦可概見尚得恃
其血氣之勇收禦侮之效哉若云真義和團確能為國宣力其
尋釁焚殺皆依附其間之偽義和團所為一類之中既分真偽
擾亂已極且既容附入之偽者無惡不作則真者亦非善類可
知況歷奉 嚴旨禁止持械尋仇焚燬刦掠並令解散出城該
匪竟置若罔聞橫行如故無論真偽總之藐視王法均為冥頑
不靈罪在不赦愈撫則愈聚愈縱則愈驕 臣前次奏請一專責
成大學士榮祿用且勦且撫之法未蒙 俞允施行今禍亂日
亟愚妄之見尤不敢不冒死瀆陳於 聖明之前伏於春秋之
義兩國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
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燬使館盡殺使臣各國

引為大恥連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
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 臣愚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
我 國家與泰西各國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傳教平日教
民倚勢魚肉鄉里以洋教士為護符地方官或者希圖了事抑
制平民亦屬不免民心怨忿仇視教民是皆臣等辦理不善貽
害至今負罪實甚 臣何敢謂民教相仇其曲全出於民特任令
自相報復殊失國體譬如鄉里之間兩家有隙而子弟僮僕肆
行鬭狠燬鄰居之室而殺其闔人為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鄰居
之詰問必不向子弟僮僕而向家主為家主者又烏得以子弟
僮僕不受約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且泰西各國
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穌者傳天主教者曰神父傳耶穌教
者曰牧師該匪亦不辨為所傳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向

宗希臘日本向宗佛教該兩國從無入內地傳教之事該匪更
不知何國有傳教之人何國無傳教之人見異服異言者統呼
之為毛子銳以殲雖為快無論勢有所不可理有所不宜且我
駐洋各使臣非銜 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臣而不
勝忿忿先殺我使臣以償之是直易刃而自殺其使臣也 朝
廷方賜各使館蔬果米麥以示懷柔該匪乃倚驕將為護符肆
行攻擊外人轉疑 朝廷陽欵陰袒謂非縱令恣意凌轢其誰
信之夫使館無恙將來與各國復歸於好各使臣受 皇
太后 皇上懷柔之恩自當激發天良剖言禍之肇自拳匪
猝不及防非 朝廷姑息所致釋其本國疑忌之心事半功倍
轉圜較易若使館盡燬使臣盡戮則我 皇太后 皇
上此時懷柔之恩外人烏從而知之欲自釋於各國雖百喙亦

無從解免今各國紛紛調兵以代剿匪為辭疑之者謂乘機窺
竊信之者謂其心無他 臣愚莫測其究竟而拳匪種種無法早
當痛勦本不待外人諄請更何待外人代庖 臣愚請保全使館
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 嚴旨切責提督董福祥飭令甘軍悉
行退札城外不許重至東交民巷比暱匪徒向各使館攻擊違
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離匪勢較弱則剿除亦較易一面仍請
責成大學士榮祿尅期將拳匪一律驅逐出城以救燃眉之
急再圖勦洗永杜後患 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
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為密陳大臣信崇邪術悞國殃民請 旨嚴懲禍首以遏亂
源而救危局仰祈 聖鑒事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 神京

震動四海響應兵聯禍結牽掣全球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
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捻匪負嵎十餘年蹂
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　四省竊據三四
載考之方畧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
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為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
匪教匪之亂上自　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為匪而今之拳
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為匪
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
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有槍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
洋四字號召羣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
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
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說

謂我　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
力馳驅以答　栽覆之德斯可矣若謂際茲　國家多事時局
維艱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為安扶者傾之對能扶之
即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
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
各國中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
奮發忠義為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
服其氣概今　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謂
横挑邊釁以天下為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
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
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滅與
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為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

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衆千百人持義
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　朝
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
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
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即京師之人亦莫不知
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為錄用地步欺妄　君上莫
此為甚又裕祿奏稱五月廿日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礮台屯
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礮攻取該
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
兵分路出戰我軍隨處截堵義和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
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沈洋船焚
燬洋房實屬並無其事而我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

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日洋人攻擊大沽
礮台係裕祿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怒
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
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
力積有微勞蒙　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
仰荅高厚鴻慈乃比匪為奸形同寇賊迹其狂悖之狀不但辜
負　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非董福祥
武員可比而竟憒憒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布合在廷諸臣
謬見誤為我　皇太后　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
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
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
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啟秀膠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

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甫入京師
之時仰蒙　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　垂詢勦撫之策臣等
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
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　皇太后　皇上之前面
斥為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
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　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
月間剛毅趙舒翹奏　奉　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勒令跪香
語多誣罔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員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
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告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
解散覆　命既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獮薙似此任意妄
奏　朝廷盡一詰責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實無
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

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
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
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
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拳
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
徐桐剛毅等實為釀禍之樞紐若非　皇太后　皇上
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　國法恐廷臣僉
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
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為孤注之一擲
何以仰答　列祖　列宗在天之靈臣等愚闇時至今日間不
容髮非痛剿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
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　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敢

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為義民拳匪之勢益張
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氣愈衆使毓賢去歲能力勦該匪斷不
致蔓延至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致闌入京
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尚不敢大肆其焚掠
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　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
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
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為之
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並非
國家本意棄仇尋好　宗社無恙然後誅　誅臣等以謝徐桐剛
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
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鄭侍御摺奏

江西道監察御史鄭炳麟跪 奏為時勢危迫義和團萬難深恃請 乾斷獨伸以遏亂萌而持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聞蠢士成一軍與義和團屢次交綏互有勝負業經陳明在案天下事得諸耳聞不若得諸目睹者之尤為可憑臣寓東單牌樓二條衚衕與帥府院相近廟內有義和團四五十人練習刀棍月之十六日午刻突來洋兵將義和團殺斃無遺此其未可深恃者一也義和團專與教民為仇城內焚燬教民房屋延及平民者不少前門外大柵欄一帶焚燒舖戶三千餘家闤闠林立盡成焦土豈皆屬奉教之人乎此其未可深恃者二也月之二十一日臣早聞出城行至天橋來義和團五六十人首纏紅巾腰繫紅帶手執刀棍半皆無識幼童無知鄉愚觀之幾同

兒戲奚足禦敵此其未可深恃者三也義和團專假神符之力煽惑人心豈無一二久練者能避鎗炮刀矛於其間然必倚神附其體始悍然不顧若神去其體則瞑然罔覺軍情瞬息萬變此其未可深恃者四也我 朝嚴禁邪教嘉慶年間天理會八卦教幾至釀成巨禍幸將匪首林清拏獲永絕根株此次義和團分坎卦乾卦等字安知非八卦教之餘習且有邪術即有破法邪不侵正破之最易此其未可深恃者五也約舉五端可知大畧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惟有請 宸謨剛斷不至付孤注一擲以致土崩瓦解之勢大局幸甚生民幸甚謹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天津來洋兵輪三十餘艘意在恫喝要挾大有虎視鯨吞之勢此時萬不可與之失和我中華財賦全視海關入款若一失歡心則餉源立絀此其不可失和者一也甲午之役僅倭國尚不能與敵若合數大國之師協以謀我衆怒難犯此其不可失和者二也義和團神術即足寒洋人之胆然直隸有拳民豈各海口各直省均有拳民乎此其不可失和者三也各國傳教載在約章義和團無故擅殺教民焚燬教堂是彼之理直我之理曲以曲敵直難保必勝此其不可失和者四也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中華餉未充裕兵未精鍊海軍亦未成軍且師出無名無以激厲將士此其不可失和者五也有此五端必須策出萬全毋貽後悔冒死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五月二十三日發

江西道監察御史鄭炳麟跪 奏為和議將成籲懇 明詔宣示 回鑾日期以安民心而定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

拳匪肇亂搆衅列邦以致 乘輿播遷生靈塗炭為唐宋元明以來未有之奇禍雖合九州之鐵不足以鑄此大錯然臣歷讀五六月間先後詔旨惟以保護使館剿辦拳匪為事不過一二王大臣淆惑 聰聽業經降 旨嚴議以昭公允揆之 聖躬固如日月之明天下人民共見共仰者也憶自 聖駕西巡百官之愛慕萬姓之謳思即至婦人孺子亦且感且泣日夜禱祀惟冀掃除 宮闕指日 還都復遊於化日光天之下其情發於不自知迫於不容已蓋我 朝深仁厚澤二百五十餘年其所由來者漸矣況京師為根本重地 宗 社攸關 陵寢具在一旦輕棄其地奚以上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孚億兆蒼生之望又值陝西連年荒歉供給維艱即使山川險阻足可憑恃而我 朝定中國大統收萬方豈不念 列祖 列宗創業艱

難而去而他適以局促偏安於一隅乎如不得已必欲重建
陪都以為 遊幸之地則莫如洛陽二堵高昂三塗險塞被山
帶河適為居中之地此次 蹕路若由河南經過較為平坦且
可以相陰陽而觀流泉為後來經營締造之謀未始辦計之得
也現在欵議將成惟有籲請 明降諭旨預定 回鑾日期以
播告天下俾中外咸知以遂臣民之願以撤外洋之兵大局幸
甚臣憂慮所及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謹 奏

廷方伯摺奏
廷雍片 再直隸候補道譚文煥原係行伍出身冒捐道員因
案革職嗣又開復分發直隸其平日行止荒謬聲名惡劣久為
仕途所不齒前以天津開衅該員與拳匪互相標榜乘勢招搖
竟敢擅開局庫將快利軍械任拳匪搶奪一空至其訛索富商
誘娶民女種種劣跡路人側目天津失陷後該員復持督署令
箭號名拳匪數千人盤踞獨流一帶附近各處拳會均恃該員
為護符擾害地方勢將倡亂正在查辦間忽於本月初十日據
稽查保甲委員報稱該員率領着名拳匪數千人進省闔城紳
民驚慌即時紛紛遷徙出城該員旋來謁見奴才於廣坐中嚴
加詰責始尚巧言飾辯繼亦理屈詞窮悻悻而出奴才即派員
帶兵前往該員寓所看守回報該員即時逃逸奴才慮其逃後
必將滋亂當派統領范天貴帶隊追襲行至高陽地面該匪等
逞凶抗拒格斃八人該員由間道遁去生擒一人混名三只手
者解省訊明供詞語多悖逆當即正法人心始定伏查中外開
衅肇自拳匪該員猶敢號名拳衆乘機圖亂若不嚴加懲辦恐
拳匪兇燄日張後患無已除嚴密查拿並將該犯供摺呈送
行在軍機處備查外相應請 旨將直隸候補道譚文煥即行
革職嚴拿俟拿獲到日訊明嚴辦以申法紀而定民心理合附
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奉 硃批譚文煥着即行革
職嚴拿務獲訊明懲辦欽此

盛京堂揩奏

盛宣懷片　再此次拳匪流毒畿疆不三月而致　宗社顛危
乘輿播遷非常之變禍根實伏於山東省撫臣毓賢前在東
省倡為義民之說縱令會匪仇殺教民如大刀會梅花拳會等
目無法紀凡牧令指為匪者必唱斥緝辦者必撤參去冬在京
結徐桐剛毅等多方煽惑自稱為拳首並揑稱義和團不畏鎗
砲一概虛言徧傳都下及其在晉誘洋教士五十餘人至省斬
誅身為疆吏一味任性竟不一念天下大局如何收拾臣在滬
聞德國使臣統帥及各國總領事皆指為釀禍之魁恭讀閏八
月初二日　上諭此次開衅致禍之由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
拳匪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等因仰見　聖明在上正本清
源足為中興基礎惟溯厥由來義和團實倡自毓賢王大臣之

所以縱庇拳匪皆惑於毓賢之說　朝廷制律議罪以起意者
為首自當嚴治毓賢之罪以謝天下併以謝各國臣又聞德使
穆默面告戕彼德使德王必欲禍首抵償方能雪憤此次兵犯
保定意欲生擒毓賢苟為先發制人之計伸我　國法即以存
我　國體如毓賢者本為　社稷蒼生所不容實難稍事姑息臣
在上海熟聞其說為大局計不敢再事緘默謹附片據實密陳
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奏

南省督撫電奏

江督劉制軍鄂督張制軍會銜電奏密陳大計揩稿照錄如
左
奏為密陳大計以救危亡恭揩仰祈　聖鑒事竊以此次拳匪
肇亂中外搆兵馴至決裂不堪實為千古所罕見各國因聽駐
使之言歸罪於誤信拳匪之王公大臣必欲嚴速懲辦方可議
和臣坤一臣之洞每晤各國領事及經過洋員剴切開導亦以
閏八月初二日　諭旨囑其轉達外部催令開議停戰而各國
以事未施行疑係空言搪塞固執前說衆口一詞觀於德日所
覆國書及美總統之言其情可見若不迅速懲辦現在聯軍已
抵保定並聞將趨正定似此深入不已萬一漸引而西斷非程
文炳董福祥所能敵亦非百二山河所能阻不得不仰懇　宸

斷立將該王公大臣分別治罪安置毋令隨　扈以平各國之
憤以釋各國之疑當可早日開議該王大臣誤用拳匪或出一
時愚昧惟各國嘖有煩言勢將危及　宗社即以身任咎亦所
宜然古來當國輔臣每遇水旱盜賊輒以佐治無狀自請罷斥
義固應爾史冊可徵況輕開鄰衅　乘輿播遷該王公大臣應
亦體諒及此且由我速辦尚存自主之權去可復還奪可復與
若遷延日久時局日非深恐將來要索益堅轉非該王公大臣
之福此外各省有釀成拳禍殺戮無辜之員應行重辦　朝廷
自有權衡臣等自五月以来驚魂欲斷血淚將枯自維待罪疆
圻何敢妄預內政第事關存亡大計不得不冒死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榮相國電牘

直隸藩台轉送李欽差劉制台張制台鹿撫台松撫台俞撫台鑒來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强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　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為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至　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於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竟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七次無以免力疾出陳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羣臣內對皆衆口一詞諒亦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　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衆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嗣再竭力設法轉圜以圖萬一之計始定在總署會晤冀可稍有轉機而是日又為虎神營兵將德國使臣擊斃從此事局又變種種情形千回萬轉至難盡述慶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為萬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慟慟　本朝深仁厚澤惟有仰　列聖在天之靈耳時局至此無可如何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尚希密為布置各盡全心祿泣電復

公稟督憲稿

具節略闔郡紳商士庶懇

恩俯准擇地開仗以保億萬生靈事竊自肇衅以來人心惶恐無所適從日前恭讀

上諭自應痛剿洋人凡在商民何敢妄參末議惟念砲火兇利我有所施彼有所報居民血肉之軀何以當此查公法兩國開戰有互保商民之例我不擊彼紫竹林洋樓彼必不擊我城關廛市近日河東之慘目不忍睹耳不忍聞誠恐巨砲互飛千萬商民立成齏粉惟有叩懇

恩施稍遠城廂擇空曠之地以伸我撻伐之威以退彼突竄之路俾闔郡得以生全為此億萬商民泣血瀝陳不勝待

命之至

六月初二日稟

電稿彙錄

當拳匪肇亂京津時外釁頻開聯軍北上大沽失守京師危急兩湖總督張香帥電致各省督撫請會銜電致各國出使大臣轉達各外部懇請停戰茲將香帥致東撫袁慰帥電稿並慰帥覆電及擬致各國欽使公電均照錄於左

○鄂督張致東撫袁電稿

拳匪作亂致召洋兵大沽失陷京城擾亂　兩宮震驚大局危急北望焦灼赴援入衛均來不及竊思惟有各省督撫聯銜電告各國外部代　朝廷表明並無開衅之意請其按兵停戰俟李傅相到京妥議以紓　兩宮目前之急台端願列銜與否望即刻電復以便發電此電係請英美日三國勸各國其應合俄法德三國外部一并電致請李傅相酌示之洞啓

○東撫袁慰帥覆電稿

湖北張制臺鑒公電甚佩但兵匪協攻交民巷紫竹林聞有顧貴親督戰似不能全諉諸匪亂況內事係似為人迫脅恐新聞尚多可否在電內添拳匪布滿京內外政府現為挾制等語以為自解地步是否乞酌示勘印各督撫致駐各國欽使轉告外部電英京羅欽差美京伍欽差日本東京李欽差請速將原電譯成西文轉送外部務請配送華文免失語意

○擬致各國欽使公電稿

北方拳匪違旨滋事各國人口物業致遭損害京內外數百里華商華民財產焚燬億萬至戕殺日本使館隨員乃各官辦理不善之故實非　朝廷意料所及致各國兵艦遽佔大沽砲台大局恐成決裂現在我　皇太后　皇上已電召李中

堂來京必係與各國妥商辦法免致失和惟李中堂抵津尚須半月而各國日內進兵不已設或再有戰事將來更難轉圜徒令各匪乘機肆惡良民多遭慘害今各省督撫並未奉有開戰
諭旨可見　朝廷並無失和之意務期婉商各國政府迅電天津各兵官力勸各國暫行按兵停戰俟李中堂到京請　旨開議必當妥為了結不啓戰禍官兵方能專力剿匪目下長江沿海一帶各督撫力任保護之責諸國洋人均可無庸顧慮若天津再有戰事則南方必將牽動事機危迫務祈迅飭施行某等同啓即望電覆

○津通失陷後鄂督張制軍江督劉宮保電致上海英德法俄美日六國領事官稿照錄如左

○七月二十三日電稿

頃接烟台來電內開聯軍十九據通州擬攻東直門等語查現在尚未得我　兩宮出京確信如聯軍果攻京城砲火所至勢必震驚宮禁萬一有意外之危險全國人心憤激從此將不知禍之所止況南方保護之局各督撫均係奉　旨辦理倘各國不顧　兩宮則何以處南方督撫萬望貴領事飛電聯軍各兵官切實詢明如何辦法得有萬萬不至震驚我　皇太后
皇上之實據使南方各督撫及各省民心不致激成大變務望二十四點鐘內電復萬急至盼

○七月二十四日電稿

昨電請貴領事飛電聯軍不致震驚　兩宮急盼兩日復電係天下臣民急切盼望之意頃接出使大臣電各國外部語意均甚好并接出使日本大臣李電日本政府已允保護　兩宮想

各國篤念邦交用意亦必相同是　兩宮可以平安南方各督撫聞之萬分感慰東南保護之約各督撫必當盡力肩任請逕電知會貴政府為感無既

洋員條陳

○俄國外務大臣蘭斯鐸擬辦中國條陳六則

一使中國向各政府遵約辦事

二將拳匪起事首領正法

三各政府向中國索償賠款即照此次起亂以來失傷實數論賠

四各政府仍照舊佔駐北京至大沽之間一帶鐵路

五各政府不必將直隸讓出仍須擅管以垂永遠

六各國索賠之數由荷蘭國公議會議定以示公道

○某國副將代中國籌擬善後條陳十二則

一請　皇上復辟以一事權

二掃除奸佞裁汰冗員

三滿人不得放督撫

四革除釐金增加稅餉

五增加兵丁月餉

六不拘資格擇賢而用

七准外人與華人互相聯姻久之嫌疑自泯

八准外人開礦以三成報効中國國家

九令各省各府州縣廣設各種學校以育人材

十廣設報館以開民智

十一各省駐防旗丁除當兵外餘均不給錢粮准其自謀生理

十二平文武之權

英日籌華章程

○英國議訂章程六條

一我英急宜協同歐亞各强國迅速派兵入京解散使館之圍保全各國公使務使中國政府不得壓制各國公使及歐洲各國之自行保護本國官民及為本國官民雪恨之權

二揚子江及揚子江毘連之處本由該管總督等與我國商定會同保守以後我英無論水陸師團亦理宜與該管督臣等協力相助平定匪亂以符定章而軍民所到之處該總督等亦當設法預備糧食使我西人有所供給該總督等亦須始終如一不得中道悔盟

三我英此次既阻止他國瓜分中國亦宜照會各國循章辦理

四中國亂事平靖之後其將來政事或由北京主政或由他處分政其權仍歸華人而歐西各國欽使斷不從中干預

五各國欽使自此以後理宜益加留意設法將華兵謀歸西官訓練以便兩獲其益

六我英既聯合强國之兵代中國掃除內患中國亦當酌償兵費以免虧累

○日本國議訂章程四條

一中國政府宜將與西人為敵之人及端王一併治罪並邀請各國出場公同相議和結之事

二復請皇上親政其內政事宜應聘文明大國之名臣輔治

三此次須向各國預借國債五六萬萬兩以備賠償各國之用以海關作抵長年利息一分

四我撤各處蘆金

德日電書

○朝廷曾以恤使敦和兩國書分致德日朝廷其答覆之兩電書照錄如左

威廉第二皇答曰　大皇帝欲表悔禍之意無取乎奠醊之虛文也惟嚴究慘殺中外無辜人士之正凶而罰必當其罪則我公使之案結矣改立政府百度維貞滌舊染而煥新猷此為第二要義給還旅人損失之公私各款償付各國勞師動衆之鉅金益之以重訂約章力保永無後禍夫如是敝國亦暢然意滿無事苛求矣

明治天皇答曰　賜祭敝國書記生事特貴國之典禮云爾朕甚願勸歐洲各國修好罷兵特無如口將言而囁嚅且逆料言之必不見從則不如其姑已也為　大皇帝計首宜嚴懲禍首不少假借次宜立直內方外時中之政府長新苗而斷亂藤三宜速返燕京撤簾復辟逆料他國無盤踞不去之意解紛排難朕始可藉手有資矣

全權文憑式

大清國大皇帝敕諭現因與大　國共敦睦誼特授管理總理事務衙門和碩慶親王奕劻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與各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商議便宜行事豫定條款予以署名畫押之全權該大臣公忠體國夙著勳勞定能詳慎將事締結邦交不負朕之委任所定條約朕親加查閱果為妥善便行批准特敕

全權照會

○慶王李傅相致各國欽使照會底稿照錄如左

為照會事照得本年入春後義和拳匪擾及近畿一帶以致向所未聞之奇禍層見迭出始則各國使館被圍繼則各國兵隊彙至京中隨至　乘輿播遷遠地試憶此事未出以前若語人曰數月後當有此事誰其信之今者　朝廷始知左右諸王大臣之縱庇拳匪妄啓禍端是以一面將該王大臣等照中國例交各該衙門嚴議一面派本大臣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俾得迅速開議和局以了此事惟應與議者並非一國且應議之事各國又有不同加以事出非常應議一切種種較難再四思維不若先將其事之綱領與議各國會定通行之專約後將其事之詳細按照各國情形各定分約此外俟通商條約應否改定均已辦妥再將約內關繫各有應行事宜者另定善後章程以期彼此獲益永無窒礙茲將擬先議之通行專約特擬底稿附送查閱以便各國大臣會閱並請將中國現在如何辦法各情形電達貴國外部俾期速將應辦之事早日完結專此　附送並鈔錄分送各國大臣查閱外合即照會為此照會該大臣請煩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附抄件通行之專約擬底

現在　皇上此次數月內節節出有意外之變心中甚為不爽是以特派本親王回京面陳此意並與本大臣以便宜行事俾得商議一切先將後開之條款作為各國會同中國定立專約之底稿

計開

一圍攻使臣公館極犯萬國公法之要條為各國萬不准之事
中國一面自認此次之大誤並應許以後必不致再遇有此
之事
一所有此次應行賠補之各事各款中國自應認賠一面請各
國分派人員查明開單送交再行酌定商辦
一至日後貿易交涉一切事宜應由各國擇定如何辦理或換
舊約或另立專條將舊約略為增改或將舊約全行作廢另
議新約均可即由中國照行後將善後章程分別酌定辦理
一此次所定之專約係中國與各國通行之大綱俟此大綱
領定妥後各國大臣在總署各處所加之封條均可起去一
面由辦交涉之各大臣照舊赴署辦公此外另應由各國將
此事之詳細與中國分定某國之分約次第妥議俟應賠補

各事各款全行辦妥或定有如何辦理之法即由各國陸續
退兵
一此次各國派兵專為保護使臣起見並無他意現既彼此開
議和約各國應先行停戰
再第四條內之各國分約與第三條內之各通商條約無涉
各有各辦法至專約首頁各國銜名次序如何書寫列定一
切即可於會議時而定
○照文信函底稿
逕啓者開議一事本王大臣本日已備文照會貴領袖大臣並
分行各國大臣在案茲擬於本月廿七日兩點半鐘面商一切
應請貴領袖大臣轉知各國請其屆時同臨貴署或請貴大臣
等移玉亮鶴廠總理衙門公所齊集會晤即請示覆以期兩便
為禱專此佈達順頌日祉

議和條款

西歷十二月二十四號即華歷十一月初三日由北京領銜欽使日斯巴尼亞欽差葛君會同各公使面交中國全權大臣慶王李傅相和議大綱十二款備有英法德漢四國文字各一分以法文為憑漢文則為譯文茲將譯文原稿備錄如左

○本年五六七八等月即光緒念六年四五六七等月間在中國北方省分釀成重大禍亂致成窮凶極惡之罪實為史冊所未見之事殊悖萬國公法並與仁義教化之道均相牴牾茲將其情節尤重者開列於左

○一西歷六月二十日即中歷五月念四日 大德國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大臣內大臣男爵克因公前赴總署之時被奉

令官兵戕害

○二同日京師各使館被官兵與義和團匪勾通遵奉 內廷諭旨圍困攻擊直至西歷八月十四日即中歷七月二十日聯軍救至方止而彼時中國 國家乃令使臣向各國政府宣傳躭承保全使館之旨

○三西歷六月十一日即中歷五月十五日 大日本國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奉差公出被官兵在城門戕殺又容居都中及各省之諸國人民均被拳匪官兵慘加戕害淩虐或被圍攻僅賴極力抵禦方獲保全而其各項房舍無不毒遭焚劫

○四各國墳塋之被污瀆在京者為最甚至墳塋被掘骸骨殘暴

因以上各節遂至各國為保衛各本國使臣以及人民之性

命並戡定變亂起見遣派軍隊前來乃當此各國聯軍赴京之時遇中國軍隊抵敵祗得奮勇擊敗而中國既自表明悔過認責並願挽回因此事變所生情勢於是諸大國公定允如所請但由各國酌擬懲前毖後必須定而不移之要款施行今將各款臚列於左

第一款○原任德國克大臣被害一事 欽派親王專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國 皇帝國家慚悔之意遇害處所樹立銘誌之碑與克大臣品級相配用辣丁德華各文列叙中國 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

第二款○西歷九月念五日即中歷閏月初二日 上諭內及日後各國駐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須照應得之罪分別輕重盡法嚴懲以蔽其辜 諸國人民被戕害淩虐城鎮五年

內概不得舉行文武各等考試

第三款○因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中國 國家必須用優榮之典以復日本國政府

第四款○中國 國家須在各國墳塋曾遭污毒發掘之處建立銘碑以昭滌垢雪侮之意

第五款○運進中國之軍火暨專為製造各種軍火之各種機料照諸國後定之則仍不准運入中國

第六款○凡有各國各會各人等以及為他國執事之中國人民因近來各事身家財產所受公私各虧中國均認公平賠補中國 國家須籌定各國所能允從之理財辦法以為躭保如何賠補以上所開虧損以及如何措還國家措款之地

第七款○各國應分自主常駐兵隊保衛使館並將使館所在

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第八款○京師至海道須留出來往暢行通道故與其有礙之
大沽砲台一律削平
第九款○為京師至海道暢通不使有斷絶之虞由諸國應分
自主酌定數處備兵駐守
第十款○中國　國家務須在各屬廳州縣將聲明上開兩端
之　諭旨張貼兩年俾衆週知　永禁軍民人等入仇視諸
國各會違者問死至開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殺害凌虐各國
人之城鎮停止各項考試亦在此列中國　皇帝務須
諭旨一道通行布告以各省督撫文武大吏及有司官於所
屬境内皆有保持平安之責如復肇傷害他國人民之亂再
有違約之行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官員即行革職

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開脱别給奬叙
第十一款○凡通商行船各約以及關乎通商各他事宜各國
以修改為有益者中國認與商議更改
第十二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必須革故更新及諸國　欽
差大臣覲見中國　皇帝禮節亦應一律更改其如何變
通之處由諸國酌定中國照允施行
以上各款若非中國　國家允從足適各國之意各本大臣
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之望
穆齊姚萬康畢薩薩西克格　以上係照外國字母次第畫押
德奥比日美法英義日本荷俄
西歷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南洋大臣劉峴帥就和議十二款中酌商數條又擬增一
條告諸某國領事茲照錄其辭如左
一第二款懲辦禍首一節懿親不加刑各國通例中國政府
允將各王公分别遠戍圈禁並永遠革爵子孫不准承襲
其餘各員除毓賢獲咎最重明正典刑外餘仍分别懲辦
惟内有一時礙難遽辦者應暫緩辦
一第五款禁運軍火器料一節中國既認保護商教之責不
能不購製軍械嚴防土匪能將此條删除最妥否則不禁
料物仍嚴禁私售濟匪
一第六款賠償費用一節中國入不敷出患貧已久此項償
款各國酌定數目不宜過多庶免中國籌措為難
一第七款使館留兵應酌定數目務宜從少以期賓主相安
一第九款由各國酌定數處派兵駐守一節兵數亦宜從少

尤不可干預地方行旅以免兵民猜忌
一第十一款更改約章務使妥善無礙商民至計中國利權
一擬增一款各處教堂應申明舊章不預詞訟並妥定專條
務求永遠相安之法
○○慶王李傅相照復各國和議十款照錄如左
為照會事照得本月初三日接該各國欽差全權大臣公議
和約十二款業經本爵等電奏現奉　大皇帝電旨慶親
王李鴻章電奏並條款均悉昌深感慨值此時局艱危不得
不委曲求全所有大綱十二款應即照准其餘詳目仍應竭
力磋磨該親王等務當勉為其難惟力是視以期挽回全局
欽此除恭錄知照外本爵等展閱各條款有尚須引中其義
詳細聲明者並有體查中國情形不得不與諸貴國商酌者

條為永敦睦誼共保太平起見茲將各條開列於後望准照
復是荷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第一款○此次肇禍由於民教不和懲前毖後當將永遠相安辦法公同妥議和平詳細章程以安遵守
第二款○內載諸國人民被戕害淩虐之各城鎮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各考試等語查各府廳州縣所管城鎮甚多查明何城何鎮地方如有戕害淩虐諸國人民之事按照條約將該城該鎮住籍人民不得舉行各考試其他城別鎮並無干涉仍應照常考試以分良莠而示勸懲
第三款○此次和約簽定批准之後凡外國兵隊除第七款酌留保衛各使館及第九款由京至海邊暢道酌留屯兵外所有在京以及在天津保定之兵請酌定日期全數撤回本國

未撤之前不可分往各州縣城鎮至令居民驚懼無以為生如有被軍隊拘留之地方官應即釋回
第四款○各國現與中國重敦睦誼所有各軍隊占據北京之地西宮禁城垣衙署倉庫以及一切公家物件均應酌定日期全行交還中國國家
第五款○使館屯紮衛隊酌定兵數詳訂約章以期彼此人民相安
第六款○內凡各國各會各人等以及為他國執事之中國人民所受公私各虧中國自應認賠惟中國所入賦稅有限亦各國所深知必須通盤籌畫此次賠款為數不少將來入口貨稅則不得不商議加增應如何加增之處俟後另議專章
第七款○內載各使館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概不准

在界內蓋房等語此次境界係由何處起至何處止應將公所劃出並須先行勘定界址以便傳諭該處居民遷徙
第八款○中國內地土匪隨地皆有且均執有洋鎗火器中國兵勇若無精利槍械僅恃內地土槍難以抵禦所有第五款禁購外國軍火並製造各種器械似應酌定禁止年限一俟限滿仍可照常購買
第九款○內載京師至海邊暢道諸國應分會主酌定數處留兵駐守等語（此下數有闕字）以免附近居民驚懼至此暢道中國人民任便行走各國不得攔阻中國國家並力保護各國人民由津至海邊決不使有斷絕之虞如果保護得力三年後各國亦可酌量撤去各處駐守之兵隊
第十款○內載凡通商行船各約以及關乎通商各事宜各國

以修改為有益者中國認與商議更改等語查各國以修改為有益者自係中國與各國均有利益起見如果各國以修改為有益者中國自應認與商議更改
○○慶王李傅相致各國駐京欽使和款說帖照錄如左
十一月初三日接讀各國欽差全權大臣公議款約十二款足見各國與中國真心和好曷勝欣感所開各款業經本爵大臣電奏現奉中國　大皇帝電旨所奏十二款大綱應即照允等因欽此旋於十七日接各貴大臣送來條款並葛大臣照會內開所有要款施行其詳細條目應請貴王大臣議妥以便當面答覆而免遲延各等因本爵大臣當即遵照前奉　諭旨署名畫押查諸貴大臣所來條款共十二款中國業經允從足适各國之意自應照條約末節所稱撤退京

戢一帶駐紮兵隊未撤之先自應停戰止兵不可派兵分往各州縣城鎮四出騷擾致令居民驚懼是為至要其餘詳細條目欲商各事開列於後

第一款○德國欽差克林德事照辦

第二款○西歷九月二十五日即中歷閏八月初二日　上諭業將該王大臣等治罪旣據貴各國大臣條款仍請嚴懲自應照款內所稱分別輕重治以應得之罪等語奏請嚴加懲辦　又載諸國人民被戕害淩虐之各城鎮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考試查各府廳州縣所管城鎮甚多應查明何城何鎮地方如有戕害淩虐諸國人民之事自應照辦此項自指學政歲科試而言至鄉會試係各直省合考之事其有戕害淩虐諸國人民之城鎮應仍照前項查明辦理其他城鎮並無干涉者仍應照常考試以分良莠而示勸懲

第三款○日本書記生杉山彬事照辦

第四款○各墳立碑事照辦

第五款○運進中國之軍火暨專為製造軍火之各種器料照諸國後定之則仍不准運入中國查中國內地土匪隨地皆有且均執有洋槍火器中國防勇若無精利槍械難資彈壓設紛出滋擾中外商民均不免受害應請酌定年限限滿仍可購買至製造軍火之各種器料甚多其有國家必需應用者應由總署隨時知照准其購買

第六款○中國國家須籌定各國所能允從之理財辦法以為擔保如何賠補查賠償各款須量中國之力或寬定年限或推情量減必須通盤籌畫中國歲入歲出各款為　諸貴國

所深知此次賠款尤屬額外加增凡中國籌款有可設法增益之處如加關稅加釐稅通郵政行印花稅之類現已各國通行諸望鄰邦一律照允

第七款○各國駐兵護衛使館並使館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不准在界內居住查此項駐兵務請酌定數目詳訂約束章程庶可兵民相安不致越界滋事至使館境界係由何處起何處止應將內有公所衙署劃出並須先行勘定界址以便傳諭該處居民遷徙

第八款○大沽砲台事凡有礙暢道議令平毀

第九款○京師至海邊暢道諸國酌定數處留兵駐守查此項駐兵共計若干分紮幾處應先行商定並由各國為定約束章程以免附近居民驚懼駐兵專為各國保護官商之用於中國地方及行旅均無干涉中國國家並力任保護各國人民由京師至海邊決不使有斷絕之虞如一二年後各國查明中國保護得力亦可酌量情形撤去各處駐守之兵隊

第十款○各省文武大小官員於所屬境內均有保護各國人民之責如再有傷害他國人民之亂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官員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查中國地方官屢奉　嚴旨本有保護各國人民之責如再有傷害各國商民等事自應按律重處惟此次肇亂實由民教不和懲前毖後自當籌永遠相安辦法應公同妥議和平詳細章程立為專條以免教案日繁民不堪命官不勝參

第十一款○凡通商行船以及關乎通商各地事宜以修改為有益者中國認與商議更改查各國以修改為有益者自係

為中國與各國均有利益起見凡有損中國利權及商民生計稅課款項等事當非諸貴國所願其通商各地事宜以修改為有益者中國自應認與商議更改

第十二款○各國覲見中國 皇帝禮節如須變通更改之處自應臨時彼此商酌定議

以上各款均係就諸貴大臣開來各款引申其義參以鄙見詳細聲明並非另有更改如諸貴大臣公同商酌並無異議應將以上各節附註於開來各款之後即為將來議約底本至條款末節所稱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除在京保護使館及由京至海邊酌留屯兵外其餘在京及保定天津等處地方兵隊應請從速酌定日期全數撤回其佔據北京天津保定等處宮禁城垣衙署倉庫均應交還中國國家想各貴

國與中國共敦睦誼定荷照允施行

義和拳源流考

義和拳邪教也在嘉慶年間已曾嚴禁斬絞充發分別創懲故未釀成大禍蓋由當時之大官小吏皆能杜漸防微認真查辦所以該拳匪旋起而旋滅也乃至今日死灰復燃朝野上下竟深加寵信以致激成大變不可收拾可勝歎哉茲將嘉慶年間
上諭奏稿各一則恭錄於左以考拳匪之源流焉

○嘉慶十三年七月戊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眾匪徒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眾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橫行鄉曲欺壓良善其滋

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為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真踹緝清查保甲密訪為首棍徒姓名聚賭械鬭之案拏獲盡法懲治並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至清查保甲雖屬緝匪良法但地方官寄耳目於里胥保正設里保之中皆其黨類仍不肯據實舉報總在府縣各官平日留心體訪隨案查拏將首犯嚴辦使脅從者知懼不敢隨同為匪自不至釀成巨案株累多人若胥吏等以在官人役敢於通同包庇尤應密拏重辦剷除積蠹著交江南安徽河南山東各督撫認真查辦所有潁亳等處各府州縣遴選廉明幹練之員取其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責令隨時整頓如此內有舊係簡

併缺分而地方今昔情形不同初任之員難資治理者不妨奏
明吏調果能化俗宜民著有成效加以獎勸塌茸不職者立予
糾參○接錄　那文毅公彥成奏疏　奏為遵
旨查辦並將先已訊出端倪奏明密拏事竊臣於十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十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王秉衡即王景曾其族分住
直隸灤州及盧龍縣等處以大乘教清茶門分住外省傳徒斂
錢茲王秉衡自直隸至楚省復來江南傳徒柳有賢轉傳全宗
有傳至逆犯方榮升釀成巨案該犯實為禍首現已拏獲解赴
湖北訊明嚴辦昨據那彥成奏於盧龍縣緝獲王殿魁等犯並
查提王姓充徒各犯分別審辦石佛口王姓一族世傳邪教歷
年久遠蔓延數省現已屢次犯案著那彥成即派委幹員前往
灤州及盧龍等處將王姓族中傳教之人全數收捕勿令兔脫

一名解至省城嚴行審訊訊明後將為首傳徒者問擬絞決其
為從者分別發遣流徒并向各犯家中嚴密搜查將所藏九蓮
如意皇極寶卷真經元亨利貞鑰匙經及一切邪悖經卷全行
起出封送軍機處呈覽務令盡絕根株勿稍留遺孽除惡務盡
切勿姑息欽此伏查臣前在河南辦理教匪所有拏獲教犯逐
件審訊彼時即係盛泰等隨同辦理臣即屢諭盛泰等令將各
處習教之人何處最多傳自何人逐人訊問逐件留心以備查
辦務絕根株庶免別滋事端而盛泰亦最肯用心存記又在保
定府任內審辦邪教最多是以直省傳習邪教源流惟臣與盛
泰稍知梗概今欽奉　諭旨謹據臣等所知略為陳敘當即據
獲到教匪各供滑縣鬧事之人俱係震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稱
為東方震宮王老爺門下其王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荷澤

縣人王中已於乾隆三十七年犯案正法林清徒黨多係坎卦
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為北方元上坎宮孔老爺門下其孔老爺
係首先傳教之山東甯陽縣人孔萬林亦已於王中案內正法
至大乘教全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稱
為南方離宮頭殿真人告老爺門下其告老爺係首先傳教之
河南商邱縣人告生文已於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又訊有
清茶門教係灤縣人王正紀所傳當即拏獲辦理訊係灤州石
佛口王姓分支當時即已飭令密記存查臣於到任後查辦各
項教匪查得嘉慶十六年經温承惠審辦過鉅鹿縣民孫維儉
等係以吳二瓦罐所傳之好話教即離卦教改名大乘教賄串
孔傳標借修尼山祠宇為名惑衆斂錢一案將大會首孫維儉
等五名分別擬以絞決監候二會首宋連捷等九十餘名連吳

二瓦罐一併擬遣其散會首盧珍明等一千六百三十餘名奏
准取具悔結存記檔冊再犯加等治罪十七年又經温承惠拏
辦過前案內散會首復圖興教私雕偽寶印蓋護道榜文之劉
幗名等三十餘名口分別斬決發遣是年又拏獲灤州李家套
民董懷信等三十餘名傳習全丹八卦教審出曾經入教男婦
五千一百餘名將董懷信等分別斬決發遣其餘男婦取具悔
結存案十八年冬間大乘教案內擬絞監禁之大會首李經在
監勾結同教田克岐散旗謀逆經署督臣章煦及臣在軍營訪
聞分起委員拏獲李經等奉　旨當下辦理旋又究獲八卦教
內首要逆犯張九成楊遇山宿元謨劉坤并河南離卦教首告
生文之孫告坦炤劉功等分案奏明擬以淩遲斬遣惟查愚民
私相傳習邪教一時原難稽查是在地方官時刻留心於曾犯

教案之犯曾經習教之家不動聲色嚴密稽查務使不驚不擾
隨案究其源流庶可斷其傳習臣仰荷　皇上畀以幾輔重
任秉承　指示夙夜實力整飭不敢稍存疏懈斷不肯令邪教
復萌釀成鉅案除陸續拏獲滑縣潛逃從逆各犯並林清案內
應行緣坐餘黨不敘外其離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如所列安
平縣傳習離卦教之楊俊等究出首先傳教吳二瓦確之子仍
稱少富家之吳洛雲並其徒大頭目路運等一案交河縣傳習
一炷香離卦教之齊聞章等搜出違背十王經卷一案滄州吳
久治路老等傳習佛教門一案青縣李八葉幅明等傳習義和
門教一案又青縣邊二從習白陽教預知逆情一案景州葛錫
華等從習離卦教預知逆情一案祁州邢士魁等傳習如意教
搜獲妄造表名掛號總冊一案故城縣葛立業傳習義和門拳

棒預知逆情一案均經訊明教名雖別俱係離卦教之子孫徒
黨逐知奏明分別凌遲斬遣在案現又訪獲青縣尤明等傳習
義和門離卦教一案東鹿縣馬楊氏傳習紅陽教搜獲飄高老
祖經一案亦經奏明從嚴究辦至石佛口王姓傳教一案臣先
即存記前在湯山差次面奉　諭旨飭拏赴楚傳教之王姓當
經臣派員在盧龍縣安家樓莊訪獲自江南回籍之王殿魁並
其子王朝萬二犯提省嚴訊據王殿魁供認於乾隆五十七年
即在淮安栗水泗洲江甯等處傳徒伊即在山陽開糧食店五
六年回家一遍并據供出伊族人在湖北傳教共有三人一名
王書魯一名王泳汰一名王興建王書魯先在江南儀徵縣傳
教即在彼住家王泳汰王興建俱在盧龍縣安家樓莊住又有
在山西傳教犯案王如青之次子小名來子伊族石佛口有兩

支俱在旗分東西兩院王如青是東院人其餘在安家樓莊及
閻家莊係屬一支俱係民人等語續又據委員稟在安家樓莊
拏獲王三樂王三畏二名訊據供稱伊等均未習教惟伊次兄
王三聘又名王紹英曾在山西傳教犯案業已奏辦伊三兄王
三顧從前亦往山西回家後旋患瘋迷於本年四月內外出不
知去向臣以王三樂王三畏所供全係狡卸且該族之人類多
傳教犯案因查從前辦過王烈案內有王際昌王漢倬王秉鈞
三犯分發邢臺等縣充徒行司提省質訊至王殿魁供出在湖
北傳教之王書魯一犯現准湖廣咨會內開樊萬興案內之王
姓即王大鼻子已准江蘇省拏獲核與王殿魁所供形貌相符
其王泳汰王興建二犯亦在湖北傳教當即飛檄各委員飭拏
一面奏蒙　聖鑒在案今據百齡等奏將緝獲之王亮衡即王

景曾解楚嚴辦查與王殿魁供出在湖北傳教之王書魯名不
相符復提王殿魁研訊據供王書魯原係景字排行又名王景
曾即王大鼻子屬實等語臣業經咨會湖廣督臣審究至王姓
世習邪教分往各省傳徒蔓延數省屢次犯案怙惡不悛灤州
盧龍等處附近　京畿並係　盛京往來要路斷難容習教匪
犯潛蹤誘煽誠如　聖諭必當將該族習教之人全數收捕分
別懲辦嚴密搜查邪悖各經卷務令盡絕根株不使稍留餘孽
臣前經派委保定府同知汪前赴該州密拏已據獲到教犯王
三樂王三畏王鳳台王來子等四名已飭提省審辦並仍令該
員在於該州石佛口盧龍縣安家樓及閻家莊等處實力查拏
現又恭錄　聖諭密劄前委查勘永平府屬一帶道路之清河
道韓文綺令其遵　旨就近督拏該族習教之人並搜查各項

邪悖經卷解省嚴行訊辦斷不敢稍存姑息以期仰副　聖主除惡務盡之至意謹　奏　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

按今之義和拳即離卦教義和門之徒黨所傳光緒初年有土匪黑虎傳習此術勢甚猖獗官兵不能擒獲李秉衡任直隸冀州知州設法招撫匪首徐某等編成義和團故又稱義和拳為義和團惟黑虎抗不就撫聞今之拳匪總頭目即黑虎也

按今之紅燈照即紅陽教之徒黨所傳其誦咒升高之妖術當即本諸邪悖之飄高老祖經也

○自拳匪蠭起以來愚者惑之智者非之國家縱容之各國剿滅之而皆未知其所由起也蓋此等匪徒由來已久名會不一故令人莫測端倪即有識者心知其非而不明其所以然

恐亦不敢當面擯斥今特約略言之以告當世齊豫兩省往往有奸民匪類結勾黨羽倡名立會名曰紅磚社又名乞刀社又名大刀會又名虎尾鞭又名榮華會又名天理會又名白蓮教又名義和拳總名八卦教以煽惑為營生以搶掠為職業其支派則實始於黃尤善符咒幽幻之術其術精者能造霧迷人拘風集大又能搬運之術然一遇須風雷雨冰雹閃電則其術不靈故當雨水調和之際向無此等匪徒蓋邪不侵正理之使然者也至其族類則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宋之郭藥師元之山童明之徐鴻儒桑沖本朝則嘉慶間之王倫林清咸豐間之宋景師程五姑皆崇奉其術以倡亂天下此即近日拳匪之相衍為派者也至就其巢穴言之昔黃帝戰蚩尤於涿鹿涿鹿即今之涿州故至今涿州為拳匪窩巢

林清起事始於黃村而清又隸籍黃村故至今黃村為拳匪出沒之地且此匪本以齊豫之地為最盛故去歲匪亂之機先發於山東而昔年白蓮教之亂實始於河南由是觀之昔之匪即今匪之先導今之匪即昔之之流派豈非彰明較著者哉嗚呼凡此之說皆有載籍之可徵特以　朝廷任用非人故釀成今日之禍良可概已

妖言（傳佈者甚多筆難盡述　僅就聞知真確者錄之）

○其一

神助拳　義和團　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無倫　女行姦　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　仔細觀　鬼子眼珠俱發藍　天無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發怒　仙發怨　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　非白蓮　念咒語　法真言　升黃表　敬香烟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著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　都學全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　拔綫杆
緊急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　心胆寒　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　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體
仙人藝　定滅洋人一掃平

右傳云山東聖府抄傳

○其二

紅衣紅面會紅巾　紅髮紅鬚趙楚陳　遍地小神忙亂亂
一聲高叫震乾坤　二百餘年屬大清　平空天地起刀兵
二三不見三三少　幾股清烟透大清　黃旗九竿列西東
一段黃沙耀眼明　八面威風諸鬼叫　一聲鐵胆鬧江東
可笑可笑不用問　黑阻路　白當道　眾神驚　諸鬼叫
披金甲　開鎗砲　雲霧消　紅燈照　三五七八就知道
那時可笑不可笑　昔時清定二百秋　前人拆廟後人修
紅花落地黃花起　二八千戈二八秋　爾等不必叩求仙
世間大事總由天　若問賊匪吉凶事　還得壽陽那一年

得逍遙　且逍遙　騎火馬　過土橋　小亭洞口刀鎗砲
前有鬼　後有妖　神鬼叫　命難逃　若問太平日　小將
纔過壽陽橋

右傳云係呂祖乩語

○其三

總名是一千　九百九十三　釋迦去了世　不日改天年
三元李靖造　應在庚子年　暗有九宮門　明有八卦圍
懸起紅燈照　化生小煤烟　乾坤一掃淨　明主定中原
安下二八六　定在一四三

右傳云係碑文此碑從任邱縣八里莊井内掘出

○其四

兵馬俱動人受災　這纔把吾洞門開　南至黃河北至海
個個俱在實地埋　此山非得吉人拆　但得佳山一人來
天賜黃金一萬兩　後輩子孫作將才

右傳云係碑文此碑出在景州南四十里南橋村

○其五

庚時信去了　謹防黑風口　電信不久長　江山問老叟

右團匪以烟桶為黑風口皆須嚴故云

○其六

大清官　錢買的　你問我　我問誰　連送

右傳云裕祿請乩問民教失和事故乩書此四句

○其七

在家好　在外好　在數難逃

右傳云係乩語

○其八

洪鈞老祖降壇曰年年有個七月初七日牛郎會親之日衆民傳到此日之夜家中老少不論男女全要紅布包頭燈燭不止向東南方三遍上香叩首一夜不許安眠如若不為者牛郎神仙不能降壇亦不能救衆民之難傳到十五日一為此自八月初一日至十五日衆民不許飲酒如若飲酒一家老少大小必受洋人之害九月初一日與初九日為月之首初九日為重陽之日必將洋人剪草除根衆民不許動烟火如若不遵者閉不住洋人之大砲至十五日衆神仙歸洞　七月初七日十五日九月初一日初九日此四日不許動烟火多言示盡此單千萬千萬誠信　衆善人急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十張免一家之災百張免一方之災

右係匪黨刊印遍貼各街巷者

○其九

庚子之春日照重陰君非桀紂奈佐非人最恨和約一誤至今割地賠欵害國殃民上行下效兮姦宄道伸紅燈照兮民不達津義和明教兮不約同心金鼠漂洋集時達本命年待當重九日剪草自除根

右傳云係劉伯溫道人碑文

○其十

庚子義和拳戊寅紅燈照丙午建風起甲子必來到壬午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紅燈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雙月庚子纔算苦等到乾字號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帶紅布為記面向東南方燒香大吉人死大半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

孔聖人
張天師　傳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傳並無虛言

○其十一

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圖人心忠孝節廉於今精神不泯
為一時少留佳話亦驚亦喜仗神威以寒夷胆農工商賈從此怨恨全消

右傳云係關聖帝君降乩聯語

○其十二

快馬神騎　八卦來急

右焚教堂後園匪傳令各家用黃紙硃書此八字貼在門旁

拳匪戰書

統帶津靜鹽慶義和神團曹　謹以大役佈告六國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齊集本當掃平疆界玉石俱焚無論賢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塗炭爾等自恃兵強如不畏刀避劒東有曠野堪作戰場定准戰期雌雄立見何必縮頭隱項為苟全之計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可無完卵神兵到一處一概不留爾六國數十載之雄風一時喪盡如願開戰定准戰期

六月初一日

拳匪咒語

○練拳咒

天君地佛（四字）阿彌西來求天百生（八字）阿彌陀佛四代達摩（又八字）阿彌西在多拜大佛（又八字）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十三字）指天天開指地地開一踩脚就來（二十一字）一打天門開二打地門來真心習武藝請下佛咒來

此外咒語尚多因伊等多不肯告人故不易得然即此可以類推大率皆荒謬不可解而伊等默念畢即昏不知人騰身跳舞蓋邪氣有以助之也

○閉鎗砲咒

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神鐵廟鐵蓮台鐵人鐵衣鐵避寨止住鎗砲不能來天地玄我日月照我（此是咒文每念一遍）

哂（音西）嗹（音連）哆（音多）嗡（音翁）嗹啦（音拉）（此是咒語每念十遍）

此外尚有一咒內有抱着冰山閉火門句其餘語句皆忘記然皆無濟於事蓋伊等愚妄無知若以為鐵可以禦堅冰可以禦熱耳可笑已極

○附錄拳匪藥方一則

烏梅（七個）毛草（三錢）杜仲（三錢）

據云能解救誤喫毒物者用涼水沖搗灌之即愈

懲禁拳匪示諭

欽命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督理營田兼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兼理鹽政監督臨清鈔關袁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英教士卜克斯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肥城縣境內四槐樹被匪戕害一案當經本部院電奏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袁世凱電奏山東平陰肥城兩縣匪徒聚衆滋事將教士架至毛家舖地方該署撫設法購救並派馬隊兜拿卒以防護不及教士被匪徒殺害等語覽奏殊深惋惜各國傳教載在約章疊經諭令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隨事隨時認真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山東地方竟有教士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各員事前疏於防範已屬咎無可辭若不即將凶犯赶緊緝獲尚

復成何事體著袁世凱迅將疏防之該管各官先行參處一面勒限嚴緝凶犯務獲懲辦以靖地方而敦鄰好欽此當即恭錄轉行在案查各國教士來華傳教載在約章迭經欽遵　諭旨督飭地方官認真保護各在案此次卜教士中途遇害闔之殊深惋惻電奏奉　旨赶緊緝獲凶犯懲辦當即嚴飭肥城縣金令猷大等欽遵辦理旋據金令等先後報獲案犯吳方城吳經明龐燕木孟洸汶李潼闢多名批飭解省發司審辦並承准總理衙門電咨英國駐京竇大臣委派領事甘伯樂來東觀審旋經臬司提犯訊明將孟洸汶擬斬監候吳方城擬絞監候該兩犯秋審應入情實案關交涉情節較重業經奏明請　旨提前懲辦已先後於二月十六日將孟洸汶處斬二十三日將吳方城絞決以昭炯戒吳經明聽糾共歐素不安分應永遠監禁龐燕木夥同滋事應徒二年李潼闢屢有案犯本擬監禁十年惟已現報病故應毋庸議地保路秀繹劉曰香石長安徐榮湘等事前既不竭力救阻事後又未從速報官不知所司何事應笞責革役永遠不准復充並議及郵款及建造教堂經費銀九千兩又該處鄉長捐給立碑費銀五百兩均由司庫先行墊發交由洋務局遞送英領事核收此外議在平陰縣給地約五畝以為建造教堂之基址亦已飭縣撥給所有疏於防範之文武各員昨已附片奏參候　旨定奪除再嚴飭各地方官隨時認真彈壓保護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諭仰軍民人等知悉知悉爾等須知各教士入內地傳教係奉　諭旨允准亟應共敦輯睦悉泯猜嫌以仰副　朝廷柔遠善鄰至意斷不得再有糾衆鬧教情事致干嚴辦其各懍遵毋違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

二月三十日

欽命直隸布政使司布政使覺羅廷　為剴切曉諭嚴禁邪教惑人匪徒搆衅事照得奸匪設立教會名目拜師傳徒恃衆生事定例重則斬絞輕則遣軍罪名何等森嚴近來義和拳匪假託邪術惑衆滋事並拒敵官軍不服彈壓實為罪不容誅各州縣已將拿獲之匪首訊明實情稟請督憲批示就地正法在該匪首等甘心為亂目無法紀死有餘辜而被誘習拳者多係鄉愚無知誤於神靈附體能避鎗砲之說羣爲相從不知該匪首假言欺人盡屬虛誕前蒙督憲派委文武大員帶兵前往河間一帶查辦所有拒敵官軍之匪首或已臨陣拿獲或竟當場擊斃可見能避鎗砲之說顯不足信爾等果係安分守法專為保衛身家鄉里自有別項武藝可學豈可聽其邪術誤入迷途以

致身陷重罪該妖僧匪首等專以殺滅教民為名或只圖斂財
或另有狡計多係無業之徒毫無顧忌輾轉脅從凡有生業之
人何苦自投法網要知教民雖奉外國之教究是中國之民歸
中國地方官管理如犯一切科條仍照中國律例治罪約章具
有明文該教民居住城鄉除迎神賽會費用得免攤派外其餘
糧租差傜雜稅及一切有益地方等項與民人一體完交毫無
歧異　朝廷一視同仁覆幬涵育凡在食毛踐土自應各具天
良勿忘根本爾等同居鄉里非親即友何可歧視相仇而教民
亦應自如大義斷不可自外生成且天主耶穌兩教本是勸人
為善自應謹守教規同遵　王化嗣後教民與民人務當各敦
和睦永保平安遇有爭訟到官應聽官公平判民人固不得逞
志妄爭教民亦不得揑詞誣告慫恿教堂教士妄佔便宜自然

嫌疑俱解不致積怨日深而拳匪亦無從妄布謠言勾結滋事
除通飭各州縣將著名首要拳匪會同防營協力嚴緝務獲究
辦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闔省紳民諸色人等一體知悉
自示之後如有從前被拳匪引誘習學者即速悔悟准其免罪
不許輕信邪說再行學習亦不得聚衆生事致干重咎以後不
論會不會教不教但敢有為匪肇衅者定當嚴行拏辦不稍寬
貸倘再有拳匪前来煽誘勾結無論何項人等不得容留該處
地保或將該拳匪捆送或赴官署密稟拘案嚴辦自應酌量給
賞如敢狥隱不報察出同干咎戾該教民等亦當謹守教規専
心為善不得欺凌平民有意尋衅如遇爭訟到官尤當聽官公
平審斷不得揑詞訛賴致干誣告反坐之條爾紳民人等亦毋
得妄信謠言歧視教民總期畛畦俱化民教相安共敦和睦之
風享昇平之福本司實有厚望焉各宜懍遵毋違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　　日
欽命巡視五城察院示　照得義和團會　拳法延及京師　誘教年
奸民借此名目　符咒煽惑無知　聚集通衢僻巷　此等擾害地面
少健兒　更有張貼揭帖　惑人愈出愈奇　此等擾害地面
科斷何止杖笞　急應迅速籌辦　毋使邪術潛滋　嚴飭
司坊局委　輕則解散為宜　情節重者拿辦　罹罪後悔已
遲　派勇晝夜梭緝　專查形迹可疑　責成甲捕牌長　防
範在乎先時　分段傳諭禁止　清查五日為期　父兄容縱
子弟　鄰右瞻狥親私　發覺一律懲責　慎勿伊戚自貽
前曾示禁在案　須悉言出法隨　總思消患未然　因而告
誡無遺　本院再行曉諭　故違重治凜之
四月二十六日

聯軍示諭（擇其要者錄之）

大日本軍

若有匪盜　速來稟報
派兵嚴拿　保護良善

紅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四大日本軍

右各舖戶恐匪徒搶掠多請此告示挂門前用布寫

天津城破後一日日本安民告示

大日本軍　為

出示嚴禁盜風以保良善事茲查無賴游民乘此兵馬混亂之機徘徊閭閻肆行搶劫流害不勘實屬痛恨我大日本軍本以仁義為主安民為先見此情形不忍袖手坐視茲派隊兵巡邏坊閒嚴緝匪類以付重辦以圖安良至於各

街紳董老耆等見聞棍徒橫行須速喊報或行窩藏均坐同罪一經查出毫不寬貸凜凜特示

右仰知悉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右告示用漂白洋布書寫懸挂城門旁聞此稿為朝鮮人所創按天津城雖係各國合力攻破而日本之力為獨多故日本先出示安民且各戶所插白旗行人所持白旗無論何處並何處之人其旗上亦多半寫大日本帝國順民或大日本帝國戶人等字樣

暫行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大俄國陸軍武員倭　大英國陸軍武員柏　大日本國陸軍武員青）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拳匪滋擾竟肇衅端乃有官兵與之同謀公然開仗實屬無理取鬧不成事體今致各國勁旅奮擊痛剿津城內外烽烟全絕查各國出師無非為剿伐匪類保護官商起見事出於不得已非因他故爾等良民或有被賊匪脅從因與甘心為逆者有所區別應加原諒既往不咎且業經自稱順民定應一體保護但清國官員全行奔逃地方事務無由清理茲各國公同酌議擬暫行便法遴派英俄日三國武員辦理地方事務所有地方事宜會同辦理暫將直督行臺充作衙署自本月初八日赴衙任事本都統等既膺各國委派自應和衷協商以清理地方保全良善為念今蒞任伊始除俟有約束章程嗣後另行出示外合亟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諭城廂內外紳士商民人等知悉自後各宜安分營生無須驚恐其徙居逃匿者望爾等之鄉鄰親誼傳諭回

家俾安舊業倘有於地方或身家未便等事准其本人或紳董稟報本衙門漢文司員以憑核辦但除莠即所以安良爾等宜各知之如有串通匪徒滋事或窩藏不報者一經查出或被告發立即嚴拿治以軍法決不寬貸勿謂言之不預也凡屬紳耆亦當明白勸諭上以輔有司之不逮下以圖地方之安寧本都統等有厚望焉特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告示　寔貼

暫行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倭　賢　青）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現據紳商先後來轅稟請各街設立華巡

捕一案原為綏靖地方保護紳商得以安居復業起見本都統等甚屬欣慰應即照准茲將城廂內外各地方劃為八段添設華捕巡查一切并每段公舉公正紳商六名相助為理雖無管理巡捕之權遇有不法情弊亦可親赴本衙門漢文司員稟陳前項華捕仍聽候洋巡捕作為領袖統為本衙門巡捕官管轄以一事權為此示仰津郡城廂內外紳商人等遵照尅日按段公舉安協紳商六人將所保之華捕年貌籍貫開單親帶來轅以憑本衙門漢文司員核辦可也切切特諭

茲將城廂內外劃分各段開列於下

一城內以鼓樓中間分界分為東南西北共四段

一由東門外南城根至南門外又由扒頭街南斜街閘口洋貨街河沿至馬家口共為一段

一由南門外西南一帶至西門外橋子止共為一段

一由西門外大街及西北各街及河北等處共為一段

一由北門外城根及估衣街宮南北東新街東浮橋止共為一段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告示 實貼

都統衙門漢文司員丁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天津附近各村鎮均歸都統衙門管轄所有地方一切事宜均可來轅稟請核辦至各村鎮添設華捕保護地方一事亦可公舉妥協紳董前來都統衙門本漢文司員稟商辦理為此示仰各村民人等知悉各宜遵辦特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 實貼

暫行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寶凌青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百貨釐稅並房鋪各項捐輸現在一律開辦為此示仰津郡城廂內外各街店鋪住戶人等知悉爾等如有物業即應遵奉後開章程踴躍輸將開列清單前往鍋店街都統衙門官銀號即慶善銀號內投報完納銀兩其銀色須呈交行平白寶至各項鋪捐亦須遵章完納違則議罰均自閏八月初一日開辦其各遵辦毋違特示

茲將釐稅並房鋪一切捐款章程開列於後

一先設立分卡四處一在陳家溝釐捐局一在三岔河口工部關一在西碼頭工部關一在北浮橋天津關以便經過各項貨物驗單放行

一釐金按照舊章辦理

一稅餉所報之稅其數在五兩以上者另加徵費用銀二錢

一鋪面住房兩樣房捐房租每百兩抽捐銀三兩係由房東輸納

一鋪捐頭等當捐每月抽銀二十五兩二等當捐每月抽銀十兩其餘零星店鋪分為六等頭等捐銀每月抽收二十兩二等每月抽收十兩三等每月抽收七兩五錢四等每月抽收五兩五等每月抽收二兩五錢六等每月抽收一

兩　茶館捐銀每月抽收三兩　飯館頭等捐銀每月抽
收五兩二等每月抽收二兩五錢　客店頭等捐銀每月
抽收二兩五錢二等每月抽收一兩五錢三等每月抽收
一兩　澡堂捐銀每月抽收三兩　烟館捐銀每月每燈
一盞每月捐銀二錢五分
一船捐頭等擺渡每月每隻抽收五兩二等擺渡每月抽收
二兩三等擺渡每月抽收五錢鹽剝等船捐銀由現在至
年終每隻抽收八圓跨子船每隻五圓漕船每隻三圓
一車捐東洋車每輛每月抽收三錢地扒車每輛每月抽收
五錢轎車大車每輛每月抽收五錢小車每輛每月抽收
二錢
一戲劇等項捐銀每家每月二十五兩

一燒鍋店捐銀每店每月五十兩
一建造房屋捐銀每張執照抽收一圓
一接春並運不納稅貨物執照護照等捐每張抽銀三毛
此外未曾開列之店舖等項嗣後如欲續辦捐輸自當再
行明白宣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八月　日

告示　實貼

都統衙門漢文司員丁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舖面住房兩項房捐如房租係每月租銀
一百兩即抽捐銀三兩如房租係每年租銀一百兩即抽捐
銀二錢五分均按月抽收因聞有人誤會日前本衙門所定
房舖等捐章程故特聲明前意為此示諭仰各舖戶住家知
悉特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　實貼

都統衙門巡捕官謨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匪徒時將違禁物件暗藏棺木之內捏作
靈柩為此示諭津郡城廂內外諸色人等知悉嗣後如有靈
柩抬往郊外葬理必須先赴都統衙門稟明本衙門發給准
照並須街鄰取具保結方可辦理特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　實貼

暫行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倭青寶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李榮起趙蓮舟李洪太王永慶等四名前
在天津充當義和拳匪首戕害民命作惡多端賀義柱霍常
有等兩名前於五六七等月在靜海縣地方充當拳匪領袖
亦有殺人為惡情事現本都統等審實均定死罪於九月初
二日在侯家後地方行刑特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　實貼

大俄國修理塘沽天津北京鐵路副將葛　為

出示曉諭事

一鐵路修好以後如有人將鐵路毀壞或偷盜鐵路有用東西並設法陷害來往車輛一經拿獲按軍法從事

二鐵路附近村莊凡能瞧見鐵路之處如眼看毀壞鐵路之人並不攔阻亦不拿送迨經查出而壞鐵路之人業已遠颺惟有將能見鐵路之各村莊一併焚燬

三鐵路中間橫穿往來道口俱有一定處所准其通行倘有不按道口混行亂走無論車馬人夫護道兵丁即用鎗打

四鐵路附近各村莊如有義和拳居住或有與之往來並暗中窩藏借住者該村莊知之並不舉行一經查出將該村莊全行燒燬

五如附近各村莊有與鐵路相關之要話准該村自持白旗親到就近車站無論楊村及某車站均可面見該處管站之俄國人商量辦理

以上所示各條如能遵行決不給爾吃虧受苦倘敢藐視不遵本副將言出法隨不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　實貼

暫行管理津郡城廟內外地方事務都統寶倭青法富司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津郡街市地面窄狹於各商運往貨物甚為不便茲本都統等公同商定所有周圍城牆全行拆盡即以此地改築馬路之用其靠城牆各房間仰各主速行拆去其各房磚瓦木料等准各房主領回收用為此示諭各居民人等知悉仰即懔遵毋違切切特示

右諭通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告示　實貼

拆城一事為千古未有之奇故將此告示登錄其餘由關口至南門外又沿河至鐵橋又由北門至玉河濱等處拆毀民房修築馬路亦皆各有告示但其拆房築路之事當不止此數處此後尚須次第舉辦故此等告示概置不錄又拳匪正法亦皆各有告示但錄不勝錄故僅將處治拳匪李榮起等之告示登載其餘亦概置不錄

暫行管理津郡城廟內外地方事務都統寶倭青法富司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本衙門僅管理天津城池暨土墻以內地方現將天津縣屬境暨寧河縣屬之新河以南一帶地方全行管轄界內居民盡行保護該民人等亦當恪遵本衙門所訂律章辦理茲將各處地方劃分五段第一段係津城並土墻內以及附近土墻之三四里地方所有村莊開列於後葦廠東于莊辛莊白廟小于莊大直沽田莊小孫莊四角寺堤頭大紅橋西于莊西沽新莊大覺菴楊莊小園大園東樓小王莊西樓佟家樓三義莊賀家口小劉莊第二段謂之城北段第三段謂之城南段係由楊家莊起至老米店止此兩段以河為界第四段謂之軍粮城段係由楊家莊起至葛沽止第五段謂之塘沽段係由葛沽起至海濱止另有地圖一紙粘貼於下城外四段每段俱添設司員一員駐紮第二段名曰城北段司員現派　充補第三段名曰城南段司員現派

費立爾充補均駐天津第四段名曰軍粮城段司員現派德格特充補駐軍粮城第五段名曰塘沽段司員現派渥勒塞芬充補駐塘沽各段內一切事務統歸各司員辦理民間事故已在司員衙門呈控審判各節該民等若不悦服亦可來本衙門上控各司員衙門均設有收稟箱隻華歷明年正月初七日以前各村莊須公舉紳董三名充當村正開列該紳董等銜名清單稟報司員衙門存案初十日以前該司員等親往各村與各紳董商辦每村應設華捕若干名并號衣款式須與天津相同各項事宜至各村民人田產光緒二十七年暫免上忙錢粮如有稅釐等項均歸司員徵收給予收條為據本衙門并四司員衙門西國官員并文案繙譯及各項差役均不准收納民人禮物如違查出懲辦該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餽贈為此示仰各項民人知悉特示

右 諭 通 知

清國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 日

告 示 實貼

傳相示諭

○楊柳青鎮示諭一則

欽差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大臣為直隸總督兼 欽差大臣授為全權大臣與各國有電商事件京津綫斷暫在上海料理稍緩即赴天津昨已奏明畿疆拳匪潰兵充斥所在焚掠荼毒生靈奏請飭下直隸總督嚴飭文武及各路援兵認真剿辦在案茲有通飭三事一司道府廳州縣應照常辦事不准擅離職守凡土匪潰兵生事擾民即准以軍法從事仍諭正紳辦團捕匪俾閭閻各安耕穫毋得驚擾其守土文武有聞警棄城遠颺者一律照例拿問一面便宜委署一通飭各統兵無論本省外省及武衛軍凡直隸應調悉聽直隸總督節制一體約束隊伍靜候調遣如有騷擾查出立正軍法仍將人數及餉械數目飛稟核明酌辦一通飭各屬文武凡在地方民團無論習拳與否須聽官吏約束倘有故違禁令殺人放火縱淫擄掠及糾眾聯會拒捕抗官既為亂民即屬土匪由地方官一律痛剿並准被害之人格殺無論以上各條電由護直隸總督代繕本文蓋用關防示諭徧行順直各屬遵照除咨行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文武官弁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均宜守遵自顧考成各保身命倘有違犯嚴譴之後悔無及矣切切特示

右 諭 通 知

光緒二十六年 月 日

告 示 實貼

[illegible]北方某處示諭二則

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調補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 為
剴切曉諭事本閣爵部堂昔任直隸二十餘年綏輔良民皆
吾赤子去任六年爾等之念本閣爵部堂猶吾之念爾等也
今者恭承恩命重蒞畿疆共安分守己者皆吾良民視如子
弟其犯上作亂者即係賊匪必加誅夷拳匪倡亂動以攻教
為名實則焚掠劫殺坐使生靈塗炭宮禁震驚罪大惡極法
難寬宥爾等一為所惑身家性命盡付東流豈不可痛本閣
爵部堂眷懷舊治不忍不教而誅為此剴切示諭軍民人等
知悉爾等以後務宜堅持定見知拳匪乃害我性命之人陷
我身家之事父教其子兄率其弟深惡痛絕勿聽邪言其有
為拳匪脅從者悔罪來歸許其洗滌本閣爵部堂為保全各
省人民起見爾等從則免害違則受禍各宜三思勿貽後悔
懍之切切特示

右諭通知

光緒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　實貼

直隸爵閣部堂示

本閣部堂蒞直　前已二十餘年　合省安分良民　向來深信吾言　今年拳匪倡亂　爾等被惑牽連　身家性命不保　殘殺慘不可言　爾等想亦深悔　務宜力改前愆　視拳匪如仇敵　保爾全家安然　如有被裹脅從　許其改悔從前　倘再執迷不悟　自蹈法網堪憐

○京城示諭一則

摘其所載三大端照錄於左

一招所有武員各歸本任其歸董聶兩軍門之軍留落天津者當聽本督號令以便遣用

二各武弁如察出係屬團匪頭目者立即梟首不貸匪黨則當盡行剪滅

三各鄉村首領舉行操演團練藉以自衛以防團匪侵凌須遵照上官軍令不得藉操練為名肆行擄掠

山東緝匪記要

拳匪起於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則山東巡撫袁中丞緝匪之功不可歿也茲由濟南友人寄示袁中丞緝匪事蹟次序秩然爰特照錄是編以資考證○東省義和拳自直隸故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流入東昌各屬再自東昌而曹州而濟甯而兗州而沂州而濟南潛滋暗長已非一日至己亥夏秋間其勢始熾然仍出歿黃河以西而恃直境為逋逃藪十有一月袁中丞到任即毅然以調和民教緝辦拳匪為務出示剴切曉諭先後至廿數次之多匪徒仍抗諭不遵始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往捕一面密飭各州縣懸賞購綫分投踩拿陸續拿獲匪首王立言等多名咸置之法未逾兩月匪勢頓衰首要殲除餘黨解散地方一律安謐當復派員分赴各州縣確查被擾村莊戶口不分民教概予撫恤匪戢民安頌聲競作是為袁中丞初次緝匪之明效大驗論者謂今日之維持大局奠安東境其設施蓋即基於下車之始也　以上東省緝匪志一○臨清州屬之武城縣距直隸故城清河最近故匪黨闌入亦最先有拳匪頭目王玉振者因與清河某莊有仇謀往報復糾同和尚徐福暨朱西蚣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等各率黨二三百人百數十人不等於庚子二月初九日竄入茌平博平司家營一帶擾犯清平縣境之許莊擄人勒贖清平梅大令汝鼎帶領勇役跟踪追捕匪已竄入高唐之袁王莊十一日傍晚又竄入夏津之師堤莊肆行搶掠夏津屠大令乃勛亦率隊捕之匪又回竄清平之松林莊旋又旁竄武城之楊莊武城龔大令敦仁電稟袁中丞中丞以境內拳匪斂跡已兩月餘地方

甚以安謐何得容外匪竄入境中勾結滋事應亟勦滅遂派武衛右軍馬步前隊王領官開福督隊勦捕未及戍行哨長閻鳳鳴適率十數騎巡緝至楊莊猝與匪遇該匪膽敢列陣開槍以拒閻哨長以該處村舍太密恐傷良民輒佯退誘戰匪以其怯也從而迫之閻哨長麾眾開槍應聲而倒者凡十餘匪適東字前營戴管帶守禮自北來東字左營李哨官文成亦由西南援應前後夾擊又斃悍匪二十餘名匪首王玉振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均在其內並當場生擒匪犯朱西蚣范小陳巷等十一名范小陳巷旋即因傷身死朱西蚣等九名由龔大令稟奉袁中丞批飭發交東昌府洪太守用舟訊辦分別正法監禁是役也閻哨長能以少敵眾論者多推許武衛右軍訓練為有實效云　以上東省緝匪志二○禹城為濟南府屬與臨邑陵縣平原恩縣等處毗連均距直隸邊境甚近故拳匪亦不時出沒其間往冬袁中丞駐重兵於禹城先後獲辦首要多名匪黨已漸斂跡不意三月十四日有外匪王立東李傳和約同王文義張得勝閻朝義宋仁義等各糾黨徒一百人竄入臨邑田家口地方經袁中丞訪聞當即飛飭各營縣限五日內務獲嚴辦逾限即行撤參十六十七兩日該匪等又竄入禹城之王彩武莊暨臨邑陵縣交界之百家莊路家莊肆行搶掠禹城許大令源清會同濟康營哨官馬外委占元率隊廿名馳往查拿匪已西竄十八日該匪在王彩武莊迤西之王家寨住宿分贓武衛右軍馬右隊呂哨長長順探實即率馬勇十八名會同許大令等趕往追捕匪又竄至臨邑之龐河正在距河八里地面之邱莊糾眾搶奪呂哨長等即向前圍捕該匪輒敢列隊抗拒陣前斃黃

旗一桿有騎馬匪首數名指揮其閒餘匪皆頭裹花布包巾結髮袒胸形同瘋癲槍矛齊進勢極兇橫維時帶去勇役僅五十餘名衆寡懸殊經許大令等力加激勸無不奮勇直前馬勇谷魁賓張維身受重傷仍不少卻呂哨長李哨官並身先士卒馬步環攻先擊倒匪首王文義貫其胸又有一騎馬桿匪王某亦連馬一併擊死張得勝伏地叩頭喃喃作法甫起即經官軍擊中頭顱馬隊遂乘勢趕上奪取閻朝義所執大旗手刃之宋仁義亦被槍擊斃並生擒李凡仔等四名餘匪逃散奪獲長槍三十餘桿又五把大旗一桿神像一軸符咒多件紅布花名冊一本內載有統領前敵總辦糧台暨某哨某隊等名目僭充偽職形同叛逆不知者猶以義民目之義民固如是乎李凡仔四名發交許大令歸案嚴辦據供搶刧重案甚多實難備載　以上

東省緝匪志三○往年直省拳匪多起於清河故城一帶故僅蔓延曹州各屬而不及武定本年直境遍地皆匪而以天津所屬之滄州靜海鹽山慶雲為尤甚武定府屬之樂陵海豐則與鹽山慶雲壤地相接者也竄擾既易煽惑自多袁中丞訪聞樂陵境內之范家屯楊安鎮半角屯張義莊張舌莊前後董家莊暨城東之孫家堰莊均有外來拳匪私設會廠脅誘愚民情事密派武衛右軍馬隊任統帶永清率隊馳往查拿五月十六日任統帶率領孟哨官敎曾暨先鋒右路左營郝哨官耀宗會同樂陵縣何大令業健馳赴半角屯拿獲私開拳廠之宋清雲又至前董家莊拿獲拳匪董關來邊法三犯歸案嚴辦其拳師張成芝係衡水縣人先期逃避飭緝另結任統帶旋奉調他往袁中丞又派馬右隊孟領官恩遠前往堵防十九日據報直隸鹽山拳匪竄擾三間堂孟領官當即會同何大令馳往堵緝未到匪已聞風先逃是夕孟領官採知孫家堰地方有外匪在該處竄聚遂又帶隊往拿當場轟斃著名匪首孫長星等三名生擒匪徒孫洛泉等二十八名並搜獲神牌一紙銅佛一座義和拳點名單妖符一張妖訣多張槍械刀矛五十餘件餘匪散逃迨孟領官等收隊回城更漏已五轉矣所獲各犯內有受傷者七名一併交縣訊辦分別監禁正法旋探聞鹽山衆匪多至七八千人時有窺犯三間堂朱家寨之謠因又稟由袁中丞添派幫統先鋒右路各營張都司奉先管帶先鋒後路左營張副將勛先後馳往駐紮以資防禦武定府屬勦匪凡數十次是役則其蒿矢也　以上東省緝匪志四○樂陵縣境之朱家寨與直隸鹽山慶雲寧津毗連六月十四日有寧津匪徒一千餘人竄入

朱家寨附近之張家橋等莊肆行搶掠是日卯刻呂哨官長順馬哨長玉魁帶馬隊三十名巡緝邊境行至朱家寨北五里遇匪於途匪分三股迎敵層層圍裹居中則以抬槍轟擊兇猛異常馬隊左右盤旋極力抵拒正相持間適孟領官恩遠聞警馳援有王哨長名德成者帶馬勇十名六十餘件八卦手旗一面是日天氣酷熱各弁勇於烈日之中苦戰六點鐘竟無一受傷者十五日滄州又有匪徒二千餘人黃夜搶掠縣境李名揚等莊焚燬房屋任情殘殺何大令得報後又約同孟領官馳往迎擊甫到三間堂該匪已竄往慶雲境中並探聞有分股旁竄海豐回攻樂陵縣城者孟領官即率隊回顧城防而甯津拳匪復聚二千餘人於十七日巳初由張家橋一帶分正南正東西北三路直犯朱家寨並謀暗襲縣城午後又有鹽山匪徒數千人

竄聚東北鄉之大許家莊與甯津之匪徒相應合十八日午刻甯津拳匪先由正南一路犯朱家寨分執黃色龍旗孟領官派呂哨官帶馬勇二十六名偵探匪踪又遇匪於路並不戀戰輒向東竄逃呂哨官恐有埋伏未追而鹽山拳匪又自大許莊來犯呂哨官遂飭馬哨長分隊禦之正酣戰間甯津另股匪徒已由西北繞入朱家寨我軍為鹽山之匪牽掣不及往救致將寨內房屋一律焚燒匪復出寨抄襲我軍之後三路合為一我軍幾為所乘呂哨官率隊前後衝突一以當百每放槍一次即斃匪二十餘名如是者十餘次共斃匪近三百名匪勢不支遂仍分路竄逸收隊又生擒匪徒田玉一名奪獲黃色龍旗一面青馬一匹擡炮二十桿刀矛二百餘件包頭紮腰無算孟領官聞警趕到已收隊片時矣十八日孟領官又在邊境王木腿莊格

殺拒捕悍匪十餘名生擒匪徒王長會等六名搜獲擡槍十桿刀矛二十餘件大車一輛牛驢各二頭又在大邦家莊拿獲匪徒李文德等三名一併交縣歸案嚴辦有躬與其事者側見呂哨官長順以三十人王哨長德成以十人衝入千餘匪重圍中十盪十決力拯中堅卒能殲厥渠魁擊退匪衆謂其一身俱是膽也　以上東省緝匪志五○武定府屬之海豐縣亦與鹽山慶雲滄州毗連屢有滄州匪首王之臣慶雲匪首楊樹林糾同海豐土匪楊子明牛三標等由青縣一帶入境竄擾六月初該匪等竟敢手持令箭入城挾制官紳勒索軍械糧食海豐縣管大令得泉無兵無械姑漫應之一面飛稟請兵彈壓袁中丞於未得稟之先已有訪聞亟派張副將勛由樂陵往捕初七日率左右兩哨趕到海豐初八日一點半鐘突有頭帶黃巾腰繫紅

兜之拳匪八百餘名麕聚海豐南關意欲入城索取糧食軍械管大令出城勸諭不聽張副將即飭兩哨勇丁一百三十餘名備戰並單騎向前叱令該匪退回該匪不但不從且見我軍人數無多羣持刀械上前猛刺致傷護勇吳起恒前胸維時全隊已趕到南關因市廛之中不便迎擊張副將遂躍身上屋諭令商民閉門各弁勇隨即相繼而升該匪亦有追踪而上者張副將即傳令開槍拒擊惟屋多地窄不便施展僅轟斃悍匪三十餘名擊傷數十名該匪遂即敗走張副將又下房率隊追緝馬隊哨長謝允卿亦即帶隊踵至隨同尾追該匪見關廂外地段甚寬揮戈返鬭遂又擊斃悍匪七十餘名前後共擊斃百餘名受傷及搶去屍身者亦約有一百餘名並生擒匪犯五名餘悉奪路逃竄提訊所獲匪犯知匪首楊子明暨直境著名首要是

役擊斃甚多屍身均可辨認又奪獲大旗三面刀矛一百餘桿包巾兜肚一百餘條移存縣庫備查維時直隸滄州拳匪亦聚有二三千人於大踞城勒釋要犯並戕害統領直隸練軍梅筠如軍門所部勇丁三名梅軍門整隊迎勦亦擊斃悍匪多名生擒一百餘名咸置之法先是滄州拳匪潛約鹽山慶雲樂陵海豐等縣拳匪同時起事分踞城池互相響應自東省有樂陵海豐兩次痛勦直省滄州一次痛勦擊斃首要甚多餘匪咸震慴軍威不敢復逞矣海豐牛家莊匪首牛三標者與楊子明均用離卦字號為海豐陽信兩縣著名渠魁初八日戰敗後逃往陽信境內避匿十五日張副將又派謝哨長馳往拿獲交縣訊辦稟奉袁中丞批飭就地正法梟首示衆海豐拳禍遂因之而紓

以上東省緝匪志六

滄事誌詳

距滄城五里許曠野無垠屋宇突起是為耶穌教之總堂規模最宏敞焉英人牧大衛牧師也渤爾德醫士也兩君各主斯堂素謙抑邑人德之然與官紳無交際非夙好也五月亂變起拳匪環門外伺察嚴相汲絶勢殊岌岌淮軍統領梅公州牧商公偕邑紳西劉君謀保護無善策乃謀出洋人於險計既定無以通聲息劉君任之密遣人訂約屆時滅燭從驅車疾至寒暄畢道來意洋人未敢遽信也謂居則死於堂行則死於途與其出遇害毋寧死此猶有勤事之義焉劉君殷殷勸駕計畫周至料無意外虞始改容謝益衣竊竊諸夫人抱嬰兒至初再歲挽之屆膝俯首作謝狀劉君惻然相與泣下當門初啟匪見百餘人闌入及辭出匪益麇集洋人股慄劉君叱之乃退幸上首猶未至至者疑有伏不敢深入且事機密非鄉愚所及料得以從容救人然亦危矣越日求車重值不能得乘夜深急以乙車迎入城守門者以衛兵眾弗敢拒至營易裝渤之妻女外人一女醫士一僕婦合六人兩車强能容露其足則華人轎也從以馬隊步兵分節衛送疾行百六十里至海口浮海去此十七日事也翌晨匪首王之臣率黨來既掠教堂而焚之遂與官紳結怨四鄉響應集者二萬肆口索財物意在挑釁城處閉時大吏方以拳匪為義民下檄徵調匪亦以有所庇傷兵侮官激成二十九日之戰初軍士恐其術神無鬬志至是塞井刲根欲絶其飲啜兵憤甚適梅公下令劉發鎗奮擊進匿呼救死者枕藉開城追殺連覆其巢俄頃間殲二千人聞風膽落在斯一舉追戰後數刻而某欽差詞團之檄至矣嗣梅公解貴州提督任人咸為商

公危然氣不少衰練鄉勇築圍牆防禦加密商公擒著匪萬一瘋子祁邦喆等及黨羽數十人先後戮於市罪輕者罰錢即以恤教民被害之家執法平允其嘯聚者梅公剿於七里淀剿於王官屯剿於舊州剿於程家林多則千人少亦百人他及鹽山慶雲南皮官軍一至根株立除鄰境海豐營為鹽匪窟與團仇殺藉端焚掠害及良民梅公討平之人心稱快說者謂事機相值間不容髮曩使匪首早至必難脫洋人之厄不拯洋人則團與營無涉何有二十九日之創懲待徵檄已至欲剿不能蔓延勢成詎易奏今日肅清之效可知時事雖棘全賴蒞事者識力之優及夫洋兵四出搜捕獨不波及滄境者詎不以匪蹤已絶不煩越俎而深喜官紳措置有方為全省所希及哉梅公印東益字如筠商公印作霖字辰卿劉君印元禧字祉庭他如范受之副戎天貴袁道平遊戎世坦徐和甫貳尹增耀團練管帶李桐軒鳳來諸公或掌戎行或參軍幕先後贊助之力為尤多云

東三省失守始末記

嗚呼自古至今啟釁之徵失地之速蓋未有過於東三省近事者已先是六月十一二等日海蘭泡有俄兵數千欲假道愛琿卜奎（按即齊齊哈爾城）至哈爾賓保護鐵路俄海蘭泡將軍固畢乃脫爾先以公文告黑龍江將軍壽軍帥壽軍帥不允其言曰江省鐵道當由敝國自行保護若貴國必欲發兵前來則本將軍惟有以軍火從事旋得俄將軍覆文曰江省鐵道貴國代為保護敝國實不能深信然中俄二國久敦睦誼二百餘年從未輕啟邊釁今貴將軍定欲與敝國軍火從事足見貴將軍英雄勇武實為中國不可多得之員敝國亦惟命是聽惟貴將軍圖之十五日壽軍帥發電信致愛琿副都統鳳翔令戒備且曰如俄兵過境宜即迎頭痛擊勿令下駛而鳳副都統自度愛琿兵備空

虛強弱不敵不足以一戰乃電致壽軍帥諫阻釁端軍帥置不省十七日清晨有俄國兵艦五艘拖帶駁船十三艘載俄兵一千數百名從黑龍江下駛鳳副都統發電告壽軍帥即晚得壽軍帥電力申開戰之議於是愛琿所練靖邊各軍即開赴沿江各溝駐防十八日晨又有俄兵艦一艘裝載軍火等物下駛其護送者為邊界官廓米薩爾（官名）闊利士密德（人名）當駛至愛琿工江二十里三道溝時即有我國統兵官恆統領出而阻止曰奉有軍帥電飭不許俄國兵艘往來江上廓米薩爾即舍舟登岸與之辨論恆統領堅執不允廓米薩爾含忿回舟令軍士放兩槍相恐赫繼將開炮而我軍之炮先發俄兵官二人殲焉廓米薩爾亦中炮急裹創乘杉板回海蘭泡事後鳳副都統以兩軍互擊情形電告壽軍帥軍帥即發電致俄將軍固畢乃脫爾責

其輕易開仗啟釁之咎惟俄實尸之其電由鳳副都統派武弁送至廓米薩爾處時廓米薩爾已受重傷僅存一息而猶能張目與此武弁言誓必翦滅黑龍江而後已自十八日開仗後黑河統兵官崇統領即連日開炮向海蘭泡攻擊俄兵亦以開花炮還擊十九日我黑河電報局被開花炮擊毀二十及二十一日俄派馬隊數騎至愛琿城東驅二十八屯民眾之一大屋中焚斃無算逸出者不及半其在海蘭泡貿易之華商約六千餘人先於十九日被俄兵驅之江邊詐以派船護送歸國商民聞言即在江邊忍飢露立待之一日夜之久二十日下午忽有俄馬隊持槍兵三十名持斧兵二十名向商民砍擊槍斧交下商民出不意惶遽奔逸均墮黑河而死其泅水得免者僅百數十人蓋亦慘矣二十二日鳳副都統見俄兵在江東恣行焚戮意

良不忍遂派統領王仲良營官張某率馬隊三百渡江驅逐俄兵並以保護屯民甫過江即與俄兵遇兩軍鏖戰一時之久我軍亡者十三人受傷者五十餘人前隊顧鎗彈將罄軍心兇懼而王統領與張營官已先自逃遁幸而後路撞鎗隊奮勇直前始將俄兵擊敗俄兵死傷不下百餘人均向江邊竄逸適有俄艦行經是處即將敗兵及死傷者載歸二十三日前敵營務處來部郎鶴鑒於江東之敗恐孤軍虛懸為敵所乘且三百馬隊之渡江非其本意實由鳳副都統主其謀故來部郎恨之即乘此時遽傳令過江之兵盡行撤回俄兵見我兵單勢怯果萌奪愛琿之意即於二十四日排炮江邊向我軍轟擊愛琿之失實基於此焉論者咸謂來部郎逞私忿誤大局撤藩籬之備失犄角之勢實為罪魁禍首焉二十五日有俄兵五十名從五道溝

過江我軍駐守彼處者僅有二哨即將俄兵擊回江東二十六日又有俄兵馬隊六千名從黑河上游五道河偷度黑河崇統領營中曾登高望見之而以其衣華軍號衣疑為漠河金礦護礦之兵遇亂逃回故未敢以炮轟擊迨其登岸始知為俄兵已措手不及崇統領所部各兵即時驚散退至愛琿崇統領亦陣亡二十七日俄兵即由西山陸道直撲愛琿其時鳳副都統已奉將軍電飭赴前敵督隊遂率駐防各溝之靖邊軍退至兜溝子無與俄軍迎戰者二十九日俄軍遂入愛琿城（以上記愛琿失守事）俄軍既入愛琿後我軍即退守兜溝子其地距愛琿七十餘里俄軍旋於七月初四日率兵進攻仍用開花彈迭擊鳳副都統以戰為守相持累日顧以兜溝子地勢平衍雖有高岡不足以資扼守且鎗炮皆銹澀不足用較俄軍之命中及遠兼用鋼彈者

有利鈍之別故我軍累戰失利死亡相屬兼以黑龍江行軍素無棚帳軍士晝則忍饑苦戰夜則露宿咸出怨言有離心鳳副都統知難抵禦又恐將士譁潰因以兜溝子難守情形電告壽軍帥於初十日結陣徐退十二日至距兜溝子一百六十里之北大嶺（按即內興安嶺）其地為愛琿之後路齊齊哈爾之門戶最為險要而二百年講求邊防者從未於其地築一炮台設一重鎮故倉卒時不能阻敵兵前進維時俄兵見我軍退守亦即跟蹤而入十六日全軍進逼大嶺鳳副都統急率隊迎擊交戰時許我軍有洋鎗無短刀俄兵兼而有之其利自倍於我故我軍之當前敵者非陣亡即奔潰後隊亦幾為牽動鳳副都統見勢不支全軍盡覆因即傳令各軍暫為退守徐圖計策十七日晨俄軍在山下（按即北大嶺）架開花大炮向我軍猛攻鳳副都統傳令全軍

出隊迎敵循師而誓曰有退後者斬兩軍既相接鳳副都統自統前隊督戰前軍童統領稍退卻即傳令斬首示衆童懼奮勇直前後軍乘勢繼進我軍勇氣百倍大敗俄軍俄之將士死傷者無算我軍恆統領炮傷一臂陣亡者營官瑞某一員武備學堂描炮學生亦受重傷軍士陣亡者亦不少而鳳副都統亦以率隊督戰故自辰至酉親放四百餘響力竭不少休左腿右臂受鎗子兩傷甚重墮馬者三遂由左右扶之回營至晚嘔血數升而亡士氣增焉鳳副都統既亡遂由壽軍帥之第七子代統其軍即夕以鳳副都統力戰陣亡情形電告壽軍帥軍帥聞信失聲痛哭曰天何奪我左右手耶即傳電令第七子為治後事視之如父又親赴北關設位而哭欲即將將軍印信交副都統薩保護理而自赴前敵督戰薩副都統不允乃派程雪樓太守

為總統飭令前赴北大嶺迎敵程至軍即照會俄國統兵官停戰議和又親入俄軍以情告俄將領設盛饌款待一如平日並允程太守停戰議和勿傷百姓之請惟欲率師至卜奎親見將軍屬程太守曉諭沿途居民凡俄兵所過有門懸白旂者可免禍於是太守率隊先行為俄軍前驅商民皆安堵如常咸頌太守之功不置經墨爾根百爾多兩城時遍插白旂以迎兩城中各有副都統一員皆先期逃避或有言其降敵者未之詳也是時卜奎城中所有練軍半在北大嶺迎戰半調防哈爾賓故城中兵備空虛不足備緩急壽將軍平日辦事勇敢頗為人所稱許顧以爾時各路軍情迭變警報沓至方寸遂亂不暇簡練士卒惟日操練義和團百餘人恃為長城嘗於初七十五等日傳諭城中軍民不得炊爨作食人咸非之有部曹王輔臣者將軍

舊友也嘗上書於將軍微諷其開釁之非將軍怒遂於二十三
日與臨陣脫逃之張營官同時請令正法於是衆皆解體二十
八日城中傳言哈爾賓之俄軍已越東大嶺即日進逼卜奎於
是將軍傳令閉城二日縱商民逃逸八月初二日程太守先至
卜奎即入見壽將軍面陳與俄軍停戰議和事宜且言俄統兵
官已率師前來必欲親見將軍壽將軍聞之自度終不能親見
俄將與議和事又不欲使城中居民無端罹禍又自念世受
國恩宜闔門殉難遂決計以死報　國以謝東省之民乃先令
其妻及婦子速自裁又親提其幼女納諸儲水器中幾致淹斃
幸經人救起得不死將軍時已仰藥圖自盡亦經人解救未死
初三日俄軍前隊陸續抵卜奎城程太守出為照料供張頗具
其軍均屯紮關外民間苦不知有敵至午後忽聞鎗炮聲大作
將軍即傳令閉城令程太守出偵其故旋知是時適有奉天仁
字軍到卜奎與俄軍遇即開鎗相擊俄軍亦還炮禦之鏖戰良
久仁字軍力不支陣亡將士二百餘人餘均逃逸初四日晨俄
軍後隊亦到俄將必欲入城見將軍將軍聞之即作遺書致俄
將請勿殺民人書畢呼從者舁柩入朝衣朝冠從容卧柩中取
金器吞入腹中驟不得死命其子開鎗擊之其子手戰不忍發
誤中左脅不死又命其家將繼之一鎗中小腹猶未死呼聲愈
厲家將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開一鎗洞胸而亡時
俄軍已將入城乃急掩柩以親軍二百人倉皇護送出城途中
被俄軍攔截均由親軍力拒得奪路而出俄將猶疑將軍未死
時副都統薩保已降俄特令率軍追之期得將軍之屍卒不及
而返是日俄軍遂入卜奎城（以上記齊齊哈爾城失守事至是黑龍江省已全歸俄國）　說

者曰俄人之窺伺東三省也久矣有自東三省南歸者輒言其
地土脉膏腴擅畜牧之利其穀食之堅好迥於內地收數亦每
倍之地又多產金俄雖有金礦不之逮也且俄僻處西北地多
不毛欲東向以與歐洲諸國爭衡分中國之權利古人所謂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形格勢禁實多不便故其欲得東三省之意
雖三尺童子亦自知之不自今日始也今歲乃乘北省團匪之
亂藉保護鐵路為名遣重兵入內地許之則強賓奪主之勢成
而禍將在日後不許則彼之啟釁為有辭而禍即在目前壽將
軍既有守土之責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其力拒俄請卒至
兵戎相見蓋亦勢所宜然不能為將軍咎也將軍受事日淺軍
實空虛不足禦敵人蓋諒之惟誤信團匪倚為干城實為忠有
餘而智不足卒至地失身亡以死報　國識者蓋哀之矣綜論
其受禍之故約有二端其最近之禍根則在晋昌之慫恿當聯
軍攻京師之時　朝廷嘗諭令各直省督撫將軍各自保守
其疆土　朝廷不為遥制惟不可以和之一字橫梗胸中壽將
軍奉　諭後心知黑龍江兵餉短絀不足與俄戰乃電致奉天
商議戰守事宜時晋昌方為奉天副都統事事與奉天將軍增
祺立異即電覆壽將軍力主戰議並約於六月十三日同時與
俄人開仗軍械糧餉許由奉天接濟由是壽將軍恃以無恐毅
然決戰至戰事已急奉天援軍卒不至直至俄軍兵臨城下仁
字軍始倉皇奔至一戰而敗大局遂解其禍一也至其最遠之
禍根則實由於以邊荒視東三省不以內地視東三省夫東三
省幅員最長幾佔內地十分之七自內政言之則為　王迹肇
基之地　祖宗陵寢之鄉比於周之豐鎬漢之豐沛就外交言

之　盛京之東吉林之南皆與高麗毘連而吉林黑龍江二省之北則更處處與俄羅斯接境刁斗相聞烽煙相望若準古人移民實邊之例勇夫重閉之議宜如何慎固封守偵察外人動靜以備不虞乃二百數十年以來　聖君賢相代不乏人獨於東三省重地則視如甌脫畧不經意　國初時大小臣工有羅重咎者以及罪囚之免死者率皆遣戍東三省為實民計當時言者謂不當以桀驁不馴之人置之風氣渾樸之地致為地方之累乾隆中葉京中旗民滋生益衆坐糜口糧當時計臣上疏謂當簡其餘丁遣居東三省計口授田使自耕植無事則且耕且習戰足為倉卒之備有事則人盡為兵足以禦外侮使其說果行又得人而治之土地闢田野治人民富庶百物繁昌使東三省燦然改觀則至今無邊釁可也會其說不行後有接踵言之者率被　嚴旨獲重譴蓋我　朝入關後八旗軍士除駐防各省外餘皆聚之京中　祖宗自有深意不容臣民置喙加以當國諸臣苟安目前吝費省事小民安土重遷故不能計及久遠也而廣莫無垠之地勢與其空虛之景象遂益為人所窺見而動其狡焉思逞之心矣其官制則合三省之大僅寥寥三將軍十數副都統夫內地諸行省率百里設一縣數縣設一府數府設一道而東三省乃反是官數既少又類以世胄處之率養尊處優不甚留意邊事其尤著者中俄交界地方所設立之界碑以前嘗被俄人歲歲移置曾不知覺至今有馬駝界碑之誚固由俄人處心積慮至為深鷙而亦由我　朝不勤遠略有以致之即東三省輿圖亦多荒畧鮮善本不足資後人講求故咸豐十年一役舉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之大地盡以與俄曾

不之惜蓋不必待至今日已知東三省之非我有矣同治以後始盛言邊防京朝官之摺奏士大夫之議論頗注意東三省防務近年以來始派重臣設練軍然為數既少不足以資防守而任事之人方且恣為姦利不知振作去歲奉天仁育兩軍總統致被言官奏劾　朝廷降　旨查辦戮一營務處重譴兩總統以示警其明証也卒之强鄰逼處疆埸多故邊將非人事機遂會於是舉　列祖　列宗所險阻艱難百戰而得之者一旦拱手而讓諸他人其所由來者蓋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昔謂讀武侯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必非忠臣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必非孝子吾謂讀庚子荓蜂錄而不流涕者必非仁人亦必非忠臣必非孝子也且夫兵家之勝負國事之廢興民生之休戚社稷之安危中外之和戰畺域之闢蹙國家代有史不絶書若盡讀乙部之書而槩爲之痛哭流涕非瞽瞍之子而日號於田非杞梁之妻而長哭於

室無病而呻非狂則悖迺讀荓蜂錄一書不知涕之無從也欲明其故可得而言夫凡用兵之道皆迫於情事之不容已也不幸而敗挫即割地求盟其又奚悔乃獨以謾誕不經之說愚頑無賴之徒起而淂罪邦交開端兵事塗炭生民播越

鑾輿震驚

宗廟爲天下後世笑豈不哀哉凡有血氣者莫

不椎心泣血太息痛恨於無窮也

光緒庚子冬十有一月望後三日

數奇生書荓蜂錄後 特

附印

弔津郡文 并序

自謂非狂生藁

津郡至近日居然一都會也。自海禁既開。梯航輻湊。貨產雲屯。聚落鱗次。鷄鳴狗吠。煙火萬家。土著之鄉。鯢齒日繁。僑寓之所。犬牙相錯。故車走康莊。不時挂轄。人游城市。終日駕肩。一椽茅屋。論價百緡。半畝田廬。寄居數姓。可謂繁庶已。自燕晉旌節。推移津門。故需次官人。聯鑣結軌。同寅僚友。公館之所萬區。旁午軍書。游幕之賓滿座。冠蓋縱横。通衢立塞。闤闠標牓。比戶皆官。其繁盛一也。數十年來。津郡科名尤熾。舉孝廉則繼踵掄元。應禮部則連翩翰苑。登賢書者一縣廿餘人。選庶常者每科五六士。故絃誦之聲。比屋窗響。居倫之子。銳志讀書。其繁盛一也。工賈之邑楙。亦逾昔年。賣漿屠狗。盡享小康。織屨當鑪。居然巨富。

負販之家。衣皆錦繡。傭保之役。食必旨甘。若夫擅鹽田之利。盡國課而自肥。通瀛海之商。為傭奴而不恤者。其下箸萬金。集裘千腋。踵事增華。更不待言。其繁盛一也。乃光緒庚子夏。竟以拳匪大絕邦交。倉卒搆兵。勢難緇遁。遂於六月十八日城陷。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趙括不免易言兵。孔氏所以慎於戰也。嗟乎。三里之城。俄成焦土。百金之產。蕩為窮黎。駢積以死。陵下之骨誰收。竊負而逃。舟中之指可掬。槍林礮雨。等赤子於鴻毛。戰艦魚雷。震黃河之鱗甲。轟然一聲。魂飛霄外。孑遺百姓。游若釜中。妻孥未死。悉數流離。鷄犬何辜。并遭荼毒。其安命而待死者。大有食玉炊桂之憂。其遠徙而離鄉者。備經席地幕天之苦。况夫冥鄉情悍。誰憐被難之民。漂母風微。殊少窮途之飯。於是夜哭之聲。終宵不絕。天降之禍。亘古無斯。赤壁之殃。無茲慘痛。黃巾之毒。遜此猖狂。赫赫官紳。求蓬戶之安而不得。紛紛性命。與無知之物而同殲。尸填溝壑。睢水不流。骨埒嵩邱。燕雲寡色。稍有血性。偶動天良。未有見之而不摧心。聞之而不酸鼻者也。又其甚者。以閨閣之賢媛。動遭污蔑。以髫齡之弱質。即被摧殘。惟貞烈之婦人。薄熊掌而嗜義。忼慨之女子。葬魚腹以全名。遂使七尺鬚眉。愧茲巾幗。九州豪傑。哀此椒蘭。此人生之極痛。斯世之奇菑也。夫以繁盛之區。頃刻而淪為鬼蜮。鮑明遠之賦蕪城。庚子山之哀江南。未足寫此淒涼。方茲沈痛。鳥飛不下。獸挺忘羣。昔聞其語。今見其事。嗟乎。市塵之區。占為營壘。閭鄽之地。闢作戰場。天光慘慘。不雨亦陰。日氣沈霾。雖午不暖。斷堞頹垣。一堆瓦礫。名園古剎。都作灰塵。尤可悼惜者。黃腸暴露。魂魄無依。白骨荒寒。子孫飲痛。十里長亭。游魂夜泣。萬家碧血。燐火宵明。生人

大戚。至此為極。近則失業良民。謀生乏路。名門舊族。覓食無方。衣冠狡獪。或息惡木之陰。清白門楣。恥飲盜泉之水。餓死奚辭。甘卧袁安之雪。求仁可得。敢忘周室之薇。有心人非徒切民生之病。而尤懷世道之憂也。所可恃者。時局雖艱。人心未去。其君子不懈於正學。思有體而達用。其小人不惑於浮言。知有悔而莫追。賈生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萌。旨哉言乎。物過盛則當殺。禍既亟則必悔。天其或者痛懲繁華之積習。大警於斯邑。而去其疾也。有不禁拭目竢之。而想望太平。翹首企之。而待觀新政者已。爰述斯篇。以誌悲悼。其辭曰。

緊津郡為隩區兮。信

京師之門戶。恐唇亡而齒寒兮。宜設險以講武。築礮位於海口兮鞏

皇鐵於萬古。耀金甲之貔貅兮。洵有力之如虎。歲四時而簡閱兮。肅戎行而操卒伍。惟營壘之大啓兮。軍書因而旁午。矢盡上弦兮。弓皆滿弩。寰海鏡清兮。如天之祜。一旦用師兮。不虞莽鹵。古人有言。天未陰雨兮。徹彼桑土。維先綢繆兮。其誰敢侮。疆宇無驚兮。吏民安堵。運籌於帷幄之中兮。實賴當　朝之宰輔。非漢之衛霍兮。即唐之房杜。故黔首無蹂躪之苗兮。蒼生脫干戈之苦。既物阜而民康兮。豈登高而歎何怙。乃歲次庚子之年。哭起紅巾之蠱。未歷兵事。口尚臭乳。謬託鬼神。一羣牧豎。及陷於亡。自投網罟。更有奇誒。妄呼仙姥。小家碧玉。弄姿媚嫵。招集女徒。四方簧鼓。一倡百和。徧於齊魯。穢迹漲天。赤日不昕。雖薦馨香。神其必吐。邪說誣民。擢髮難數。舉動支離。地恫天怒。鄉愚無知。倚為肺腑。一朝熸威。并遺淫虜。身殲名裂。恥及父祖。大錯鑄

成。庚由自取。嗟乎。肉食者謀。為民之主。弭禍於無形。防患於未覩。奈何曲哭徙薪之見少。焦頭爛髮之無補。甘受葬蜂之一螫。麗然碩人之俁俁。嗚呼。噫嘻。悼津門為文物之邦兮。竟玉石而同焚。熾咸陽之一炬兮。火三日而猶熏。天陰陰而愁慘兮。散十里之妖氛。血長流而漂杵兮。暴白骨於斜曛。老弱轉於溝壑兮。障沽水而不流。痛殘骸之駢積兮。比枯胔於邱墳。塗萬姓之肝腦兮。染碧草而皆纁。抗介推之勁節兮。與祝融而為羣。暝魚腹而不顧兮。偕河伯為慇懃。世多忼慨之志士兮。猶勝義憤於釵裙。誠一時之激烈兮。貽百祀之芳芬。嗟叢叢之林木兮。遭不時之斧斤。悼纍纍之荒塚兮。掘朽骨而集蟲。死者長已矣。生者又崩分。私祭夜哭。月靜則聞。想魂招魄。弔不成文。礮震肉飛。血瀑三軍。土崩瓦解。泯泯棼棼。時事至此。抑何足云。惟時酷暑炎虐。

炎颷烙背。蚊聚荒郊。螢生污穢。轉徙流離。寢食具廢。楚雨酸風。地天冥晦。翁將就墓。子甫及晬。我生不辰。欷歔相對。士棄詩書。農失耜耒。家累千金。慘同瓦碎。有米難舂。荒邨無碓。釜甑生塵。顏色如菜。李華弔古之文不盡言。鄭俠流民之圖不能繪。苟且偷生。又奚置喙。然而雖曰天之災。其實由於人之悖。今乃寒沙朔雪。清涼徹髓。憑弔烟沽。臨風揮涕。感茲滄桑。其顙有泚。悵負郭之室廬兮。俄為他人之旅邸。嚼寒菘之爛黃兮。竟曰其甘之如薺。眺方城之屹屹兮。次第而斬其根柢。雖巧婦之炊兮。而嗟其無米。雖祭先之祀兮。而囍於酒醴。即昏冠之儀兮。豈復成禮。痛我生遘茲厄運兮。不知其伊於胡底。將抗嗌而自盡兮。實家貧而親老。將抑鬱而終吾生兮。恨生平未伸其懷抱。將終宴而改此度兮。恐傾銀河之水不能澡。將布衣疏食以自高兮。又恐

蘇秦復生。不見禮於其嫂。唯日酣恣於文史兮。覺韓蘇之才。與長江同其浩浩。恨余生之晚兮。不得嬉游於滕嶧。藉札翰以自娛兮。少慰半生之潦倒。丈夫不獲遭遇於時兮。固當以肝膽芬芳。下感百靈而上盟有昊。